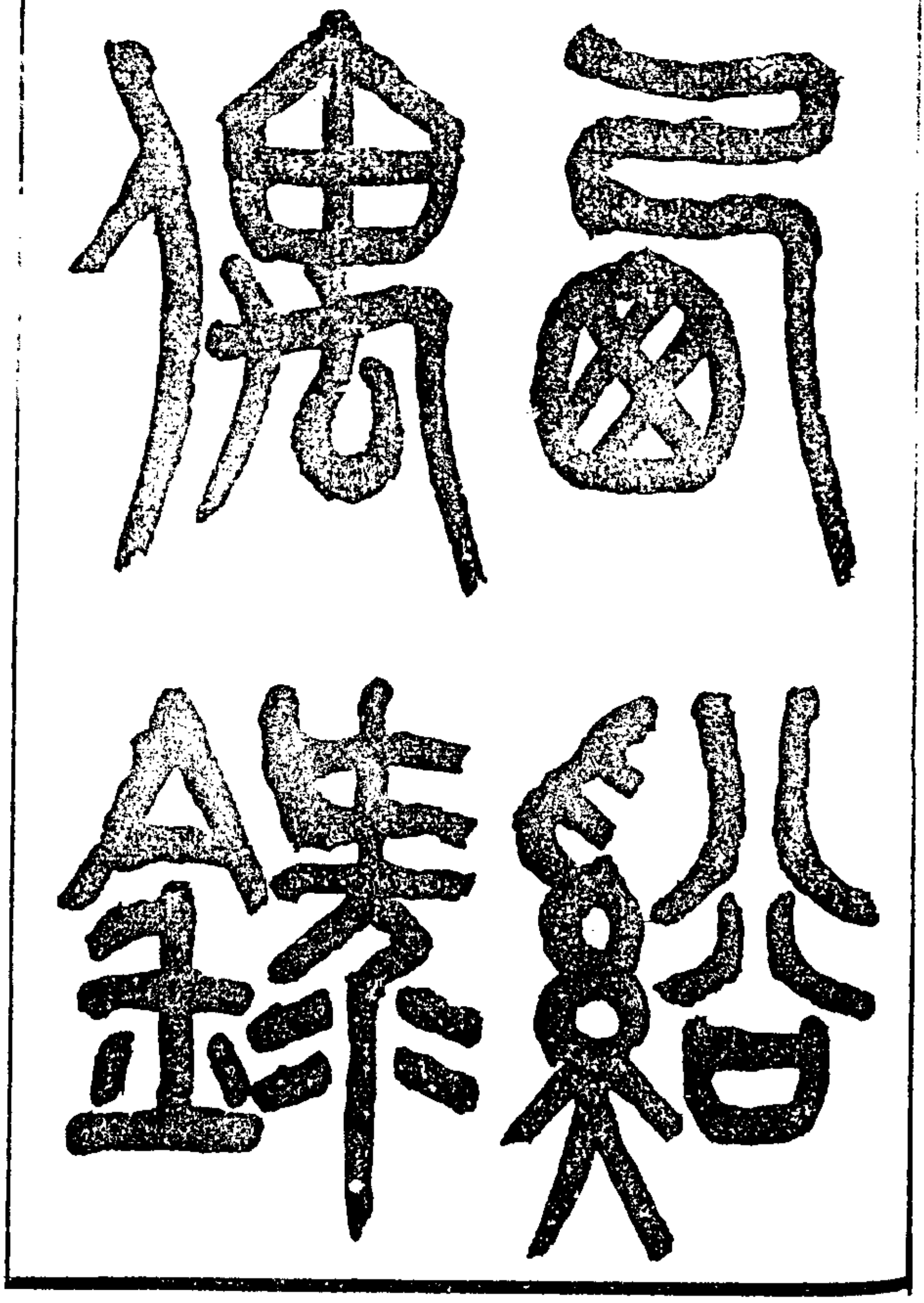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四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太乙舟文集八卷……清　陳用光撰　清頌堂　一
西溪偶錄一卷……清　何彤文撰　南陵先哲　二三七
孟塗駢體文二卷……清　劉　開撰　食舊堂　二八九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清　胡　浚著　刻鵠齋　三三三
樗寮文續稿一卷……清　姚　椿撰　邈　園　五七一
汪孟慈文集一卷……清　汪喜孫撰　灤雅齋　五八七
瘦石文鈔外集二卷……清　孫　錤撰　古棠書屋　六二七
傳經室文集十卷賦鈔一卷……清　朱駿聲撰　求恕齋　六四一
韻蘭序一卷……清　梁紹壬撰　香　豔　七四一
深柳堂文集一卷……清　沈登瀛著　適　園　七四五

太乙舟文集

凡人立身有本末師友有淵源學力有涯涘國史家傳所不能備者讀其專集[illegible][illegible]可攷焉此集之所以足重有不備因文筆[illegible][illegible]然文筆不工則其集亦不傳外舅陳石士夫子嘗詔（寯藻）曰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攷訂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於二師之說無偏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魯山木諸輩以下皆濡染浸漬遠有端緒而祈嚮所專則惜抱姚先生

是法實事求是議務持平不[illegible][illegible]於漢宋之爭而精思所詣其言自足爲世法不規規於韓歐之貌而眞氣所薄其文皆有關乎世教視學浙江時疏罷宋孫覿專祠天下頌其風烈而（寯藻）所尤服膺者諫垣諸劄子也論以道口賊情形謂宜諭將兵者廣召謀計之士與圖破賊不必專恃大礟轟擊則有戎昭果毅之勇而無玉石俱焚之患論邪教滋蔓之原則以爲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愼簡之方河南山東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言洞

機要符於

廟算睢口決上營田三策一曰急興修堵決口之工以工代賑一曰令地方官曉諭買田者募民耕種耕田既可得食買田亦無廢土一曰依廢員効力營田水利之法令大吏於因公詿誤者責其分段興修湔雪有路則人樂赴功復於廢員効力一事更專疏論之於庠讀書蘄致用也如夫子之論豈非實可見諸施行還至而立有效者哉夫子曾撫城府旂賢趨士門無留客其獎進後學也諄諄

款款因材曲誘挾一藝來者無不揄揚微至若不容已於言所甄拔士但稍異俗學輒降抑祓濯不復以籍混相待故凡游夫子之門者莫不滿所欲以去而飲和飫德其氣質且久而自變焉夫子於甲戌春分校禮闈（寯藻）實出門下既復重之昏姻妻以愛女後堂絲竹幸得與聞用於立身本末師友淵原學力厓涘若皆有以窺見放佛今讀太乙舟集證諸平昔聞見其氣善其語質不以羌衍之辨鶩亂經義不以申韓之術周內人倫信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矣是集編定者梅伯言農部刻布者黃右原比部也右原性資淳實風義尤切於師門謂寯藻受夫子知愛深當弁言集首竊惟夫子以癸巳春出使浙中越一年而寯藻奉諱家居比夫子還朝未期月旋歸道山寯藻尚未禫也積二十年師恩摯眷瞻仰末由今乃效李漢之序昌黎是重足悲已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　南書房行走

受業塤祁寯藻謹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動靜陰陽之殊譬之查棃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炎葯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物與衆味之長則名與味乖而救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能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難蓋於人也固如此新城少宗伯陳公爲古文學得于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至柔而不可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或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稟其眞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攖撅于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于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

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齟齬于岸崖也雖歿世後誦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僞爲之哉夫甲冠而乙戴之途人不能辨也至耳目也鼻口也雖親兄弟不能相爲貸故公之文世有疑爲異者而不惑不變以爲是天與之貌也昔方侍郎苞倡古文學于桐城性嚴簡能持高論文亦如之公與侍郎旨務以文章義法詔後進于世毀譽未數數然也而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眞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于公其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神道碑銘

宜興吳德旋撰

侯官林則徐書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

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

贈光祿大夫常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學者所稱凝齋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

母曾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郎潢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勤兩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吏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補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總纂

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同考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或會試總裁公性和易不與人競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

驟遷至內閣學士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幼學於舅氏同里魯進士仕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於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公奉祿所入悉費於施予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皋之

子嫁之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公之先自凝齋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澔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秋則仿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於己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於襄公至臨歿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

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録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公於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恒自降抑卽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而不自矜如此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寧祝貢士淦故凝齋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於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稱之具矣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illegible]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台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毛汝誠祁嶲藻譚蘭祜曹被孫三人大煥大慶大基曾孫一人曾璋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於某所梅郎中曾亮既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曰

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匪懈既厭寶不矜其聲謙謙致美撝而非鳴多賢之門韞此懿德顯詩刻碑昭示無極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孟春之月吉日建

9146 m 110.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宣城梅曾亮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加三級紀錄四次[illegible]書并篆蓋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

贈資政公世僖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

贈光祿大夫光祿生守詒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陳州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嘉慶六年成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同編修供職歷官至禮部左侍郎階資政大夫公自少師魯進士仕驥好為文章及壯師姚學士鼐以為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為義法宗晉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枘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甫有意乎其為人也其為御史甚暫然嘗建深遠之慮不趨避形勢攟摭細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或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為人客奈何嘗與貧族同年生至則賦詩弈棋盡日暮忘所事而近然於師友誼至篤以千五百金置兩師祭田而通儒文士必忘分交友前後為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為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

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為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為福建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為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推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義道光十五年三月自浙江讞成復

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藏木於家汝藥其半疾其逃遄曾亮聞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上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及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候補郎中蘭蓀高臺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三[illegible]適皆王姓以道光十六年月日葬公於新[illegible][illegible]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公者莫小子某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

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

歎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鑱詞以奠陰墟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棊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僕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譽我愔愔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悲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蹐跼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躓埋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萬過于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

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巵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襲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闈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送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闌樓大檞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粗粗杏衫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慫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棊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

悉覽青門坍歸尚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婿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勗勸莫仗厚恤孤因非意所望而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忽忽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冀無終窮公疾始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迸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為計深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詞苦危曰我為文子知我師孰宜[illegible]當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蹢閭揮涕予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乎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摶摶之天博博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逝哀惟其靈佑尚饗梅曾亮

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陳公行狀

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　贈資政大夫

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　贈光祿大夫

父守貽河南陳州府知府　贈資政大夫

公諱用光字碩士又字實思世居江西新城縣陳州五子公次三七歲喪母魯夫人逢忌日哀慼如成人庶母姚宜人卒喪之如所生事長嫂極恭戒其因奕廢書即屏奕具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升司業歷中允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閣學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文穎館總纂兩為甲戌乙卯會試同考官一為乙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正考官福建浙江兩省學政壬辰會試覆試閱卷大臣貳會試總裁自幼學

曾進士仕驥爲古文及遊江南師桐城姚學士鼐其詩文遂一以爲學嘗以謂文章之事必合義理考證而後成奮然欲以經術通文章張絕學而說經者自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閒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于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解雖不必盡合于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畧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

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寔事求是爲本以專門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于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杜氏而遵何休至說之出於宋儒者因便抵巇文致大惡詆論驚衆不顧所安而性理道術之談矯之惟恐不甚涉之惟恐其汙相尋遂于小言碎義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眞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于空疎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君也治

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扶微起廢之術則君之貴戚大臣也事一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從不可以爲純臣治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不可謂之正學蓋公生平學術之大旨如此故于毛詩深斥陳氏稽古編而于春秋則自仿東萊讀詩記爲春秋屬詞會義斷手于襄公而未成又取近時人言行可紀者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及商定陳澔集說四書通義未定本常置左右一室中手抄胥錄零章片句纍纍者數十百本暇則過

從賓客詠調棊酒終日無倦容與人交歡然終身後生有文藝未成立者扶植之靡所不盡稱人廣坐薦寵褒賞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嘉興王曇涇縣包世臣公爲會試同考官薦其文雖未售人皆以爲能暗中得奇士主試江南上元管同中式公喜曰吾今乃得管生不虛此行常州吳德旋工爲古文公至浙館之幕中爲文必經其商訂乃自信常曰吾文自不及秦侍郎王學博況前人乎謂秦瀛王芑孫也然有問者於文章之淵源雅俗

信深于中矢口不移不以世俗意瞻顧循護蓋公雖天性和易與人無崖岸城府而介然之操不爲詭隨見于文字者亦其一端也公爲御史時甚暫然大軍圍滑縣賊時陳奏皆中機要自御史同編修益貧甚端午召客戒曰至日吾啟後門待君客問故笑曰避債客耳人勸其出遊公曰游客非近臣事也無挾焉固徒爲勞有挾焉則不可嘗有貸于友人至則忘之談奕終日而返稍有餘散瞻親友如未嘗貧乏者兄弟貧者歲周之至變產舉債

不輟爲外舅舅氏及師姚學士立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同年查禮勤夫婦繼卒無子公娶其女爲子婦而子其幼者撫顧侍郎阜之子嫁之故俸祿所入隨手輒盡然未嘗一日憂其貧居官雖久不遷亦無進取意選官有期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悞竟忘往弔由學士驟遷至侍郎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任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使事畢適有廢員訐告事部命公爲　欽差留訊獄成

以道光十五年三月至京　上賜平定回域圖與客敬觀歡笑未三日而病謂從孫溥曰吾生平不足於宋史茲事體大欲創述難矣惟屬詞會義一書先人所遺命幸不死角巾南歸與爾共成之疾革嘆曰　皇上再賞假　恩至矣吾不能勉強支厲副　聖恩命也無如何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娶曾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先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臺縣縣丞孫大煥大慶大其曾孫曾璋女七人適

曾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嶲藻譚蘭祜曹被公子蘭第以曾亮年家孚幼習其學與文告曰將備史館採擇願有述也遂撰次顛末謹狀上元梅曾亮

太乙舟文集錄

清頌堂叢書

卷一

論攻滑縣賊摺子
應　詔言事摺子
論營田水利摺子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論孫覿專祠摺子

卷二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說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大夫士廟無主說
名位篇上
名位篇下
雜說
十五弟彪字說
四子字說

卷三

先考行狀
先母事述
姚先生行狀
齊召南傳
武虛谷家傳
臧和貴傳
李毓昌傳
忻州知州魯公家傳
蔣省齋家傳
費給諫家傳

馬一齋先生家傳
書許所望嵇恭人家傳

卷四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家大人命代作）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自訟室記
重修黎川新館記
習勤書屋記
阢臺記

隱圖記
仁術堂記
勉學堂記
重修江東橋記
山木舅氏祭田記
渭川外舅祭田記
姚姬傳師祭田記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蜀岡紀遊圖記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謝文節祠後記
遊石門洞記
韜光步竹圖記

卷五

復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與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寄姚先生書

柬習之
致魯賓之書
復魯賓之書
與魯賓之書
復賓之書
答賓之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與伯芝書
再擬　國史館總裁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英煦齋師書
上錢辛楣先生書
上翁學士書
上王侍御書
與秦小峴方伯書
上韓理堂先生書
與張桐岡先生書
與鄧鹿耕書
與劉仲矩書
再與呂禮北書
與管異之書
與梅伯言書
諭汀州諸生

卷六

山木先生周易注序
輔孝二書序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録序
清芬世守録序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翠微山紀遊詩序
恩餘堂輯稿序
南池文集序
南池類稿序
惜抱軒尺牘序
法梧門文集序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龔海峰文集序
家仰韓兄文集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金源紀事詩序

方彥聞儷體文序
銀籐花館詞序
鑑湖歸舟圖序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董君棋譜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東甌文存序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重刻居官寡過錄序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魯賓之文稿序
魯習之文稿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說文會問疏證序
紅葉山房文集序
惜抱軒經說後序
莊子章義後序
南石先生制義序

存素堂制藝序
重刻一隅集序
續一隅集序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祝人齋先生集序
徐心莽文稿序
振綺堂書目序
觀齋集序
錄先大父語書後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袁簡齋尺牘跋
山木先生書冊跋
韓幼嶶四書文冊跋
鑑湖詩集跋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白鹿洞講義書後
九倉斂散籍序跋

卷七

送伯芝南歸序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送劉夢塗南歸序
送童觀察序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送陳秋麓還官安慶序
贈譚琴巖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送姚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送鄧嶰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送梁芷鄰儀曹擢守荊州序
送劉筠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仲兄朗亭四十序
贈集正五十序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壽洪稚存序

魯南畹七十壽序
鄧東嵐太守壽序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繹堂制府六十壽序
楊伯溪先生八十壽序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陳旭峰助教七十壽序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卷八

西湖德馨祠碑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伯兄青梧府君墓誌銘
從兄仁山侍郎墓誌銘
從兄子玉方墓誌銘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誌銘
兄子蘭祥墓誌銘
叔母魯恭人墓誌銘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誌銘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誌銘
席姬墓誌銘
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誌銘
楊蓉裳墓誌銘
尚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誌銘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致仕[illegible]齋
顧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誌銘
內閣中書潘君墓誌銘
潼川府知府魯君墓誌銘
劉芝崖墓誌銘
姚子方墓誌銘
王叔和墓誌銘
鹽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誌銘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誌銘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誌銘
魯賓之墓誌銘
劉葦間墓誌銘
徐母曾太孺人墓誌銘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志亡兒蘭瑞殯
壽曄厝志

韓理堂先生墓表
鄧質山墓表
魯習之厝志
魯習之哀辭

新城陳用光實思

論攻滑縣賊摺子

竊以那彥成進攻道口賊巢全行攻燬逆賊退屯滑縣勢已窮蹙指日傳城進勦尅期可復天威所臨士氣百倍竚聽鐃歌奏凱露布報捷矣臣聞兵法因時制勝務審敵情勝而好謀其功彌速今之賊黨皆椎埋不逞之徒毫無知識既已被圍窘足爲患第恐人急則計生彼自知必死或爲走險之

謀伺我軍稍懈潛謀衝突防範一疎或至遁遯此不可不慮也臣聞兵法有急擊勿失者有徹圍破賊者有用降賊以破賊者有得內應以破賊者唐王式攻裘甫于剡連勝賊而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凡三戰而擒甫此急擊勿失者也漢朱雋圍韓忠旋乘城而入矣忠退保小城乞降雋不許而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出戰遂大破之此解圍而破賊者也唐李愬得丁士良吳秀琳李祐等而擒吳元濟此用降將之效宋明鎬得貝州民汪文慶等爲內應而擒王則此用內應之效兵機萬變不可遙度略舉數端可例臣按元和郡縣志曰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高堅峻險臨河有臺故曰滑臺臣未身至其地若如元和志所言則雖圍城而未易拔城臣觀那

彥成所奏第云攻克道口未必已圍滑城也如其已圍則急攻緩圍兩端宜所審用如其未圍則李愬明鎬之謀或可施行臣料賊雖勾結各股未必衆志如一況彼本以財利誘人而爲逆今當攻掠州縣之後未必不因爭奪財利而自結仇怨惟我師攻急則合謀以拒大兵我師稍緩則其中豈無以賊圖賊之人其脅從之衆豈無稍明順逆之人而思逃賊以自歸者臣料我師必尙未能急攻則此時正可用間夫兵法用間購賞招降誘戰其謀

非一令購賞之策將兵者未聞用之而特煩
皇上之特詔則將兵者之鮮謀可見矣前奉首告
免罪之
上諭聞者咸以爲
睿慮周詳動合兵機而皆一本於
皇上平素好生之德卽此可以散賊黨而固人心
矣臣愚以爲滑縣左右賊固蜂屯民亦蟻活可否
更請
皇上特頒密諭令將兵者廣招謀計之士與圖破

賊之策不必耑恃大砲轟擊則有我昭果毅之勇
而無玉石俱焚之患益足以著覆載之仁矣

應　詔言事摺子

竊以逆賊林清挾持左道煽誘愚民蠱伏已深疣
決遂肆顧蝮蝎之技止於毒螫桀伏梟獍之誅寧
累覆載之德而
皇上乃猶省躬罪己下詔求言自非堯舜之用心
孰克疇咨之廑念臣自奉
詔旨以來經涉旬月深思致患之原竊以爲大端

有二一則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愼簡之方一則
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何則順天府尹
古之京兆尹也漢時必以治行尤異者遷京兆宋
王安石欲困蘇軾乃以爲開封府尹則京兆尹之
難爲而期于得人更重于他守令也明矣漢之京
兆與二輔不相統屬故趙廣漢以爲得兼治之則
治犯法者當可差易今制大興宛平屬於順天府
而順天府尹之位亞于直隸總督爲府尹者則由
欽命以有才望之卿貳爲之其制較古爲尤善然

選大興宛平者第由於直隸總督之題升府尹雖
會銜而不能專主開升此二縣大抵以資格深而
闒冗無才者授之積習相沿數十年于此矣夫春
秋之例王人序于諸侯之上今制京縣知縣列于
正六品夫固春秋之義也京師爲首善之區奈何
使闒冗無才者爲之彼既無才安能責以發姦擿
伏之治臣度向來題升者之意必以京師之地百
司具焉綱維所布固已條敎詳明爲大興宛平者
但能不失期會簿書之責固爲稱職不若畿輔他

縣差務殷繁必須才吏始能無悞然則雖升其官若不失乎尊崇京縣之意而不求其才則寖失乎鄭重牧民之心夫徵徭固國家常制供張本民所應辦因供張而或致擾民其責在于知縣安可不重其選臣非謂畿輔他縣可以無須才吏也然但知詳于畿輔他縣而不知詳于大興宛平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愚以為若詔直隸總督今後題升大興宛平者不得徒循資格堪升之例必有治行尤異之才方與題升而順天府尹亦復使之

得兼保舉參劾之權則良吏之才必出矣臣聞湯斌為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為良吏後且致位卿貳復以名臣顯然則有湯斌之巡撫不患無郭琇之知縣巡撫得其人則知縣自能稱其職林清之謀發于同興而滑縣知縣固因捕獲逆黨旋被賊害則山東河南之事不可以責其大吏也然臣以謂未得察吏之道者逆黨之謀匪伊朝夕其勾結如此之廣蹤跡往來數年之間兩省守土之吏豈其絕無聞見苟能先事豫防則龔遂渤海之化未必不可戢潢池之盜惟其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見聽遂至一發而莫知所措則先事之疎兩省大吏固不能辭其責臣聞古之聖王有不必峻刑罰而可以震疊天下者在示之以嚮往之途而已昨奉

上諭特寬失察處分此固已飭吏治而作其任事之氣矣

皇上近復因那彥成之奏

特允以孟屺瞻為滑縣知縣

聖人之明目達聰務盡乎執兩用中之道也如此可見撫藩大臣苟能實心察吏而非有徇私市恩之心則有所保奏未嘗不蒙

俞允臣觀史傳所載凡名臣之由薦舉顯者不可勝數獨近來州縣特少其人其循例保舉堪升者止敘虛詞而鮮臚實事臣愚以為苟其有私雖循例之保舉未嘗不可以市恩苟其無私雖破格之超擢不必復疑其逾例臣聞陳宏謀巡撫江蘇時

知平望都司白雲上之才特奬勵拔擢之其所與白雲上手札以公事相策勉有古名臣風至今人以白雲上爲賢將而以陳宏謀爲知人夫白雲上一武臣耳而陳宏謀能留心奬勵之此所謂以人事君之義也近日劉清亦州縣起家而今果能爲皇上辦山東之賊夫人才何地無之但貴有以奬勵鼓策之耳方今山東已大就寧謐河南軍務亦將次奏凱臣聞河以南飢民頗衆可否特詔兩省大吏于所屬州縣中有能撫卹飢民實

著勞績其中兼有解散盜賊之方者自州縣丞倅以下兼及將弁特許保奏予以超擢則不獨激勸之有方而亦可消患於無形矣

論營田水利劄子

臣聞聖人之爲治也貴乘時而善因其勢時有可爲而爲之則無後事之悔勢有可因而因之則見易行之效此爲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竊惟我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於諸臣工因循惰弛之習屢下諭旨至再至三則當今之時固百僚震動悟恭趨事赴功之時也然而事有未舉而功有未見者其因循之過在於見事之不確而任事之不勇其見事未確是其才識之不及非可以強而猝致也其任事之不勇則大率以經費之未裕相顧而莫知所措手臣請舉其大者言之睢口之決於今歷幾月矣去年之未敢動工修堵以其時河南亂民未平恐其乘機而生事也今則大功已奏不必慮宵小之潛踪矣而至今未聞興工幸今尚未解凍不

見可患之形若至三月以後江南春雨既多或有衝決則其爲漕運之患者大矣且臣聞山東河南餓殍載路而河南爲尤甚開封之民有拆屋毀磚賣取百十錢以餬口者其一畝之田不過賣百文本地之民富者皆貧無力買田其買田者大率客戶然田雖買而無人爲耕大率買二十頭田而所耕者不過二頭以客居之人非遊宦則商賈不能塗體霑足以從事南畝而本地之人則已死亡過半矣其或業已下種今春得雪麥苗初長則又爲

居民取其初長之葉以果餓腹是則開封一帶數
百里之地其可耕之地而無耕之之人甚多於此
而乘其勢以利導之臣愚以爲有三策可行焉一
則急與修堵決口之工俾爲工者得藉以餬口是
以工代賑之法也一則令地方官出示曉諭諸買
田者俾多出貲募民耕種耕田者既可得食買田
者亦無廢土其勢無不樂從其事實爲兩便一則
做廢員効力營田水利之法令河南大吏于因公
罣誤而非有私罪者令其分段辦理以官職之崇
卑分落段之大小彼將藉此免罪而爲出身之路
則雖竭財力以從事宜無不奮勉者由以工代賑
之法言之則
國家本有修河之費由買田募耕及廢員効力之
法言之則不必謀經費而坐收水利溝渠之益所
謂因勢利導莫急於此由此而推之山東昨
皇上俞李鴻賓疏濬泉源之奏矣泉源不徒有資
運道兼可資水利除有妨運河不可作爲溝渠外
凡可以溉田者宜聽其訪查確實聽民之所便使

民自爲之由此而推之江南鳳陽穎亳一帶皆可
曉諭百姓使自爲之臣向聞鳳陽居民春則出省
謀食冬則歸里此皆惰民不知自爲生計嘗怪司
牧其地者何以未嘗一慮及此及閱靳輔奏疏乃
知其爲安徽巡撫時固已爲鳳陽地方荒蕪籌及
溝田之法且其所謂生財之道斷宜做此溝田之
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則益
國利民無窮無盡正與今日事勢符合而陸隴其
條陳靈壽縣事務言水利當興條亦有云與其蠲
賑于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賑
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臣伏查嘉慶四年
以來就直隸一省而論
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不下一百
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
國帑之賙卹就直隸一省而十餘年間累數百萬
若合天下計之數更倍蓰
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若使決口
不修江南或有水患疆吏

奏聞皇上必復議賑卹當此經費未裕之時臣實私憂切慮以爲百姓徒爲不終日之計而使國家有難以爲繼之恩非良策也臣請以居民自謀生計者喻之今有家于此有數頃之田聽其荒蕪而所以爲仰事俯育計者惟資借貸以謀生借貸愈多家計愈絀若節衣嗇食專力耕田則歲入終有所得積之既久可以無借貸而自充裕矣天下之大非一家之比也有無窮之利而不及時乘勢以謀之無異于有數頃之田而聽其荒蕪者也

論令廢員修興水利摺子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上諭因姚文田之奏通諭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州縣官務體朝廷貴粟重農之意以勸課農桑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念軫民依惟欲海內戶有蓋藏民無失所此

實心實政之所發揮而堯舜禹湯之所同揆也臣聞耕九餘三國之常經自古不能無水旱之災而可使民無飢寒之患者惟其蓄積之足恃也臣伏思皇上特沛之殊恩自嘉慶四年以來凡賜賑之費不下三百餘萬其蠲免之費又不下一百餘萬以閭閻之生計而至特煩國帑之賙卹十餘年間累數百萬皇上如天之仁至優極渥無可復加矣然而一遇偏災百姓仍不免于飢寒者臣嘗深究其故矣東南之民火耕水耨其隄圩之防蓄洩之宜民知自力故一遇偏災沐賑卹之恩而民力易蘇西北之民惟知恃天而不知恃人人力不盡故雨少則憂旱雨多則憂潦其幸遇豐年雖相安于無事而一遇偏災則惟國家之賑卹是賴夫以歲之不可恃而賑卹之不能已也雖皇上愛惜蒸黎不惜歲糜帑項以奠其生然使百

姓每歲惟恃蠲賑之
恩而不能自爲蓄積之策則是百姓徒爲不終歲
之計而使
國家有難以爲繼之
恩也臣愚欲使民富惟在務農而欲務農必先水
利然水利之興驟欲使民自爲之則西北之民其
習于恃天者既罔知措力之處雖使州縣官日張
示曉諭而民未必知于樂從則亦徒有具文而鮮
獲實效若欲自官爲之則

國家現當經費未裕之時遽須先出
帑金以事疏濬隄防斷屬難行之事臣愚以爲或
可倣照營田以廢員効力之例令直省廢員有能
任此事者令其自行招募與修水利而以官職之
大小分段落之多寡始于一二州縣易于興修處
試爲之二年之後著有成效即予開復原官如此
則有三利
國家不須先出帑金而可使閭閻實受旱潦無憂
之利其利一也廢員知有此出路則不甘自廢棄
而于所辦農桑水利又即他日服官要務悉心于
此則推而行之於他日亦駕輕就熟而
國家又可以爲造就人才之策其利二也各省督
撫飭所屬州縣勤務農桑不過通行札諭以爲具
文固由于因循之積習亦由于興利之成規無從
著手是以畏難苟安今見有行之著效者則倣而
行之亦易于爲力而督撫察吏之虛僞即其自爲
督撫之賢否亦于此可見其利三也

論孫覿專祠摺子

竊惟各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
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
粹即亦忠節昭彰名實相符始馨俎豆詎容僉壬
之士濫膺斯選臣前年恭承
恩命忝貳禮臣初入容臺檢閱文冊十二年二月
二十七日見儀制司咨覆江蘇巡撫咨陽湖縣宋
名臣孫覿奉祀生事臣與尚書耆英汪守和等俱
訝孫覿本非端人正士何以得稱爲名臣何以得
與承襲奉祀當時因奉祀生孫翬唐本係旁支權

充今已病故應以其嫡子孫原之嫡子熊飛接充
臣部以與本部
奏定章程不符應不准行所有孫畢唐遺缺應由
該撫查明孫畢唐嫡長子孫承襲繪具詳細宗圖
冊結咨辦臣等因俟江蘇咨覆後再行核議具
奏臣旋奉
恩命出任浙江學政臣抵浙視事後據嚴州府淳
安縣詳宋臣方應辰奉祀生事衢州府江山縣詳
宋太學生徐應鑣闔門殉節應予奉祀生事臣覆

核方應辰宋時名儒其祀典載在學政全書承襲
奉祀條內固當准予接充徐應鑣之一門忠烈係
近從郡縣志乘查出雖尚未列入學政全書亦復
可與接充若宋孫覿則學政全書承襲奉祀條內
本無其名臣又伏讀
高宗純皇帝四庫全書提要於孫覿鴻慶居士集
條下詳著其劾李綱附和議黃潛善汪伯彥引之
使掌誥命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故其文稱鴻慶
居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生平出處至不足

道趙與時賓退錄摘其作韓忠武墓志極詆岳飛
之謬覿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
周必大聲價相埒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
存之而具列其穢迹於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
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
而不可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是則
謨訓所垂嚴於斧鉞如覿品行豈可復予祠祀以
與名儒名臣並列現在未知江蘇咨覆已達部否
如其未達臣恐伏懇

皇上特降諭旨黜其專祠永不承襲奉祀如其已
達亦懇
敕交禮臣遵奉
諭旨咨覆江蘇撫臣更正前誤庶俾文士知所炯
戒其於風俗人心似有關係

太乙舟文集卷二　　頤堂叢書

新城陳用光實思

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説

蘭瑞問曰孔子恥巧言令色孟子惡機械變詐之巧而曾子言孝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何歟余曰善哉問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豈唯説詩凡讀書莫不皆然古之屬辭者各有所當豈一端而已道所以守官也學所以爲道也而春秋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孔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曰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記又曰情欲信而辭欲巧凡以屬辭而已道固有偏舉言之者韓子所謂道爲虛位也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而辭不及於下達御輪之屬則固未嘗賀也且夫以巧變居心而致飾以悦人之不可也豈顧問哉從乎欲以自便其私則爲佞者之所以喪仁從乎道以盡其視無形聽無聲之事親則非巧變不足以爲孝抑是言也曾子之教人子也詳矣本孝篇曰以正致諫以德從命大孝篇曰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辭固不厭其詳矣而此所云孝子巧變父母安之者與中道則從不中道則諫之文相次以此爲事父母之道也巧變者小則察視乎起居飲食所憂樂之端而大則盡其幾諫而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之實今夫父母之愛子也至矣奬其善而掩其過其過之未彰而形似之近善者猶且奬誘之以使之自悟爲子者則不然知親之有過而諫之不見從而置之曰既已諫矣其有得失於吾無問焉恝以居其

心而慤以見於辭是人之愛其子也又不從其事親而從其親之待己嗚呼彝倫攸斁其不以此歟聖人慮天下人之不知事親也故詳著其辭於易之蠱蠱之六爻言子父者五焉而彖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巽之六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者丁也後庚者癸也辛更新也丁丁寧也癸揆度也天之道周於旬紀日以之紀歲以之人事象焉大則著乎國家條教之施而小則著乎家庭日用之事夫家庭

日用之事大抵兄弟之先後伯叔之往來衣服飲食之豐殺財賄布帛之出入也其行之而仁與行之而有禮與明恩而著誼人咸頌且樂之其行之而傷於仁與其行之而違乎禮與其始之也有漸而其既之也有害是蠱象也其父母之不知而其子知之則有所更新丁寧揆度於旬日之間者不可以已也夫是之謂幹蠱彼裕之云者雖非必恝且懟也而終必及之故曰往吝戒之也曰用譽勉之也才小者勉乎日之旬德盛者孫乎歲之旬唯

巧變者能之藺瑞曰屬辭之有異既聞命矣顧以爲飲食起居之譽親者可以安父母若親之不中道而翹之毋乃類攘羊之證與且用譽云者非善則歸親之謂也曰直躬證父者暴其親之過以爲己名是故與比其親之過以便己之私者皆不可謂之人也曾子言兄之有過猶曰養之何況於其親積誠於己而揆度於後甲先甲以巧合乎事理而變其親之過夫孰從而暴之已之譽親之譽也父母安之用譽之謂也善則歸親孰大於是夫古之篤行有闇修於己而人莫知之者矣而況孝子之於親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說

君子之謹其言也終身焉耳矣少之所以事長賤之所以事貴不肖之所以事賢莫不於言焉先徵之言必麗於事事有是有非有知有不知有疑有不疑然而莫不以謹爲貴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者他日告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夫豈貌爲恭而故爲隱哉不以賢知先人之

實發於心之所不自覺而形於事之所誠然其告子路者所以告凡爲學者也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鄭氏說迂晦而不辭觀孔氏釋之謂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己知而後明然鄭氏所謂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云者則固謹言之道也鄭氏分句以爲解朱子則謂兩句宜連屬讀之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事務強辨不然

則是以身質言語矣而近儒方氏苞則謂事爲人所疑苟無惡於己志久將自明不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雖在己若據而有之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是三說者朱子其至矣固足以該鄭氏之說焉方氏之說微傷於巧然亦君子之言也由鄭氏之說可以明謙由方氏之說可以明厚夫人之於言終其身無或離之者而莫不以形其心奮於言者華其心之華也仁者其言也訒其心之訒也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孔子知其蔽之所在

故告以達者之道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他日又語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子路子張聖門之賢人也而夫子戒之如此況今之學者乎夫能慎於少與賤之時及其長而貴也無患於剛愎矣能慎於其所不疑之事則於其所疑者無患於專固矣謙者厚之發也汰者薄之發也循循於鄉黨子弟之事而精之則可以爲聖人悖之則不免於言僞而辨之誅是故曲禮少儀皆言弟子之禮也其於進退應對升降出入周旋之節委曲繁重以馴習其心知百體者既詳且著矣又特明其義於是兩辭焉此先王之世所以多成德之士而聖人之言道所以不外乎庸德之言行也乎

大夫士廟無主說

古之聖人制祭祀之禮以教民孝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一也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以饗祭而主以棲神自天子以達於庶人宜無不同者而鄭氏之說曰惟天子諸侯有

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得毋非聖人意與曰此三代之通義也大夫之不敢同於天子諸侯猶之七廟五廟之別云爾意夏殷以來皆同此制而禮軼不可考周實因之而其遺文見於士喪禮故漢儒著之說如此也何休云天子主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言天子諸侯而不及大夫明其不得立主也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曰凡君則固以別大夫士矣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

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故記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又曰虞而立尸有几筵蓋於新喪之際立之重以明孝子之所繫心及虞而有卽遠之義焉由是而之乎祭則將以事尸者事神也何氏之學異於鄭氏而崔皇諸儒則傳鄭學於南北朝時者而其爲說皆如此然則鄭氏之說豈得謂之無稽乎且夫祭莫盛乎朝踐尸至朝踐而始入而特牲少牢詳延尸之禮而無迎主之文則大夫士之祭不敢同於天子諸侯其見於禮經者亦明甚矣春秋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於主於廟對舉並稱則主固在祏不常位於廟矣天子諸侯有主而不常位於廟大夫士無主則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是故衞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祭所出之君固不同於祭所出之大夫以是爲不敢干諸侯之等差云爾或曰然則有主固非與曰立尸則可以無主尸之禮廢則不可以無主三代之立尸也聞之師曰是三代相沿於

上古之禮而秦漢以來之所不能爲也故程子論立主之道必取象於三才焉蓋古今之異宜然也

名位篇上

名與位之原出於天天者理而已矣理在而氣數隨之其參差錯出非其常也君子道其常是故無苟得之名亦無苟得之位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春秋時之大人何足畏哉人實而位虛人待居位而位待居人君子實其虛嘗樂乎己之能稱夫位之待之也位待我而我不至位我無憾爾已位待人而人不能稱位位懸於虛而其待夫人之實固在也爲仁則大夫之賢者必擇而事尊位則雖不賢者亦畏畏其君形者而已天固有所不能勝亦有所不必勝今夫十畝之圃而植木千章焉其向陰向陽之榮瘁固殊矣微獨木雖所庇之草亦然天之仁不欲草木偕榮耶然既已向陰矣安必榮如灌溉之培護之一旦氣與數皆至彼向陰者之榮也

覩向陽者斧斤或尋焉瓦礫或壅焉其榮瘁固有殊焉人之所以靈於物者曰志志于穀者非所以爲學也其學備而穀必及之者理也其不必及之者氣與數也人當順乎氣與數以事天而天不必強其氣與數以從人故人曰參差錯出者非天而吾曰參差錯出者固天之所以爲天三代而下之言名者吾惑之曰吾有名何必位言位者亦如之其如之者有二從乎富貴利達之說者君子之所鄙也從乎施利澤於人而不務浮薄之詞以譁世

取寵者君子之所取也然而意從乎富貴利達者恒假夫施利澤之說以自遯是故爲名者必笑之雖然笑之誠是也其所以爲名者果君子之名耶古之名一爲道而已今之名三曰以攷據名也曰以詩名也曰以詞名也是三者而出於爲道之餘非君子之所棄也於道無聞而徒爲譁世以就寵雖後世有述焉君子不謂之名也古之爲道者內以善其身而外以施諸人人不知而不慍焉故朝聞而可以夕死朝夕之間隱微之地自喻而無以喻諸人也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顏子之行無所表見徒以孔子稱之乃聲施至今此所謂沒世之名也顏子蓋所謂畏天命者夫是以有此名也吾嘗謂天之以名與位與人也嘗恕嘗隨其大小及夫賢不肖之能自克者而轉移以畀之後世有善相者如所稱唐裴晉公嘗餓死而終相宋錢宣靖見許於陳希夷一稱其所立一稱其所轉術家之說小說雜錄之紀載似無足稱者然春秋時以容貌辭氣決人休咎者多矣劉康公單襄公之所

述豈有誣哉魯叔孫東門晉三郤向陽而自撥其根裴晉公定氣數於俄頃唐之初葉王勃楊炯四人以詩名裴獻公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范文正爲晏元獻擇壻曰富皐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至卿輔元獻以修整者爲優卒壻富後鄭公終以相業顯安道雖貴而朱子不滿之故世以文正謂張竦俊爲知人也裴獻公之學雖不及文正然其知兵審吏亦非苟冒於富貴利達者其決王勃諸人後皆驗其言誠

當王勃諸人之名誠不足以倣獻公之位也位誠不易居獻公豈遂足以稱夫位者然天之與人苟非貪戾殘賊終覆厥位者雖其人志乎穀天猶且隨其才之小大聽其所自致而使之終安此天之恕也此天之仁也今夫學不至乎穀乃足以聞道聞道乃足以立名名立而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大人名立而不居位則爲畏天命之君子名不可不立而非立苟得之名也位不可不畏而非畏苟得之位也君子道其常固以之自勵而不以之論人

也

名位篇下

或曰名與位之皆不可以苟得也以名策人人猶勉於博聞好古以位策人是率天下而爲突梯脂韋也且志於穀者天恕而與之位人其無志於聖賢矣子之言毋乃傎乎陳子曰唯唯否否言固有所屬道固有所麗事固有所會物固有所階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斯言也萬世其猶龜鑑焉是故言毋輕毋妄其重且誠者得位矣行毋輕毋放其重且謹者得位矣好毋偏毋蕩其審而節者得位矣惡毋偏毋激其審而容者得位矣容貌舉止毋傾側毋縱肆其端愨而安詳者得位矣此道之所麗也道之至者由是而精焉其粗者未始非道之所麗也會於事而見取於人階於時而人則取之人之所取天之所取也天愛百穀果蔬而謂其不並植蘭蕙荷菊乎哉是故有人焉言則輕矣俄而重且誠焉

則天稱其重且誠者而與之行則輕矣俄而重且謹焉則天稱其重且謹者而與之好惡容貌舉止之不適乎衡矣俄而適乎衡焉則天稱其適乎衡之淺深大小而與之匹夫可以階卿相一命之士可馴致于高官厚祿夫固皆其自取也彼悉戾乎是而得乎位者有之矣彼其才氣固亦有以取之然且未知其所終也彼爲名而言行好惡容貌適乎衡者前世有得位者矣可覆按而與王勃諸子相證也使王勃諸子易其浮躁淺露而以適乎衡

庸詎不可以享爵祿天與之以名使傳其文詞于後世而彼不能自適乎衜以待天之所厚是王勃諸子之過也楊盈川得天稍勝于三人而不能益致其敦篤故僅以一令終然究其所得固愈足以明三子之失矣或曰如子言則得位者之言行容貌好惡果皆適乎衜耶𢾾諸古今其未必悉然也且昌黎韓子所謂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者何說耶曰言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行而輕者有之矣然必其無害於重者也好惡而偏者

有之矣然必其無害于節與容者也容貌舉止有輕脫者矣然必無傾側及縱肆者也表著之言結襘之視彼容有合焉彼徒習時俗工語言者誠有愧于其位矣聖賢之居位也衜不越時俗言語之中而自能立其審時俗正語言之則庸人反是戒宴樂之奢淫也而可以屏酒食而不御乎彼言行好惡容貌之甚害乎衜也其位必顛天罔嚴之矣彼未至乎是而徒爲庸人之所爲則天亦以庸人待之而不必遽奪其位彼爲名者之言行容貌好惡之不適乎衜而未甚害乎衜者其大小之位固猶有可以自致者矣其甚害乎衜者災禍始罔不及于其身焉且夫爲名者不期而浮躁淺露至又其甚則不期而放辟邪侈亦至彼固自恃其名之足以當夫位而又見夫居位者之不概人意也外有所甚薄于人而內有所甚矜于己矜則情可縱而欲可肆頽然放然以自靡于邪而不知弱者以自困其身而強者以害人家國彼不知位之不可輕而居位者未始無足以當夫名者也且夫突梯

脂韋者其言行好惡容貌其安能有與于衜耶學而至于彀者固有間矣其于衜究未必適合也洪範五事次于五行而好惡必歸于皇極天之所錫唐虞三代凜之矣爲名者毋恃其名而求當于衜居位者自媿其位而反求其不至彀之學能是者其于吾言必有取也夫

雜說

鉅海有物焉其名龍其得於天地者至厚其性最靈能嘘氣以成雲作雨而潤萬物故鱗蟲三百六

十而龍爲之長蛟似龍者也其得於天地者未嘗不至而其性悍戾不能下於龍遂逞其奇能異術以震驚百物而畏蛟者或附之夫天地本無奇也則得乎天地者亦無奇也龍惟無奇是以爲龍而蛟乃不然故君子惡之惡之惡其拂天地也或曰虺三千年化爲蛟蛟三千年化爲龍則蛟固化龍者也曷惡焉夫能化者必其相類蛟既不類乎龍矣孰從而知其能化也是故古之帝王季秋則命漁人伐蛟誠惡之也雖然蛟能化其悍戾之氣而自下於龍與龍爲無奇又惡知其不能化龍也

麥之植於西北也多薅其苗以厚其根治花卉者亦必刈其駢生以求其碩君子觀于二者而知善反之功大也夫爲功於此而責報於彼此不可必之數也爲功而欲速其功必小小功而食報其報亦薄此又自然之勢也居自然之勢而於不可必之數必求快己以自便君子謂之弗思耳矣是故苗既遂矣猶必薅之生既駢矣猶故刈之天下有以損爲益者此類是也嗟乎益而猶損焉彼固有待於損者宜何如以處之也哉

十五弟彪字說

綺縠之美不足以禦冬珠玉之貴不足以止飢夫人而知之也然而重綺縠者百倍於布帛寶珠玉者百倍於菽粟何也亦震乎其外焉耳夫不計及於冬之不足以禦飢之不足以止則夫人之重而寶之也固亦宜然無足怪者誠使當飢與寒之時雖置綺縠珠玉於前有不暇顧者矣此人心有同然也君子推是心以立其身富貴利達外之耀也孝弟忠信內之懿也人有孝弟忠信而不得夫富貴利達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病其身人有富貴利達而未必能孝弟忠信者矣然而君子不以之榮其身其病之榮之之心在人則爲是非之心而在己則爲廉恥之心廉恥之心人之所本有也要在於能充之是以其身立而不潔之行無以加乎其身充之之道無他亦曰務吾孝弟忠信之實不以富貴利達之見汨吾天性如是而已予從弟彪爲三叔父之第六子由大宗以派行十五叔父名

之曰彪而字之曰成甫俾予爲之說予聞之揚子曰或問言成文動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夫外之彪必由於中之弸亦可見君子之重內而輕外矣一言一動莫不稟乎其所以成文成德之實此中之所以弸而外之所以彪也孝弟忠信莫不由言動而修焉然則爲君子者可不知所務乎吾家自高祖以來積德累行以遺後人後之人坐享富貴利達或乃震乎其外而忘乎所以致此之實祖德不以此而替與此爲之曾孫者其責甚重而其充之之功尤宜日加詳焉而不可以怠而忽之也余願與成甫暨羣從兄弟交相勗也

四子字說

予竦於經學然望其子之能治經所謂厲人夜半生子取火視之而冀其勿類我也經莫尊於易字長子蘭瑞以易庭易之爲道大矣然聖人惟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而夫子之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凡人之去聖賢也甚遠而過不能以一日無人非學無以爲人而學莫先乎改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也蘭瑞闇於讀書而喜通世事讀書闇則無以明理世事習則易悅紛華人之生也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焉紛華之悅其履乎悔吝也幸耳悅之而欲以遂之則機巧之智生而縱恣之習敢去敦厚之風而逐浮囂之好此不讀書之爲患烈也去闇莫尚乎能思改過必先於務實稟無恒之戒以求補過之方蘭瑞其毋忘觀象而玩其辭也次子蘭滋性剛而開明年十三輒能察人意旨之所向夫剛不以制慾而以忤物其開明不能先意承志於父兄而徒爲與世俛仰於行事吾懼其他日之薄而猾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惟敦厚故温柔詩三百篇其纏綿悱惻之旨蘭滋可以諷於口而返諸身矣故字之曰詩庭三子蘭第性實而爲我四子蘭豫性濶略而爲人雖皆幼也然各見其端倪焉吾懼夫性實者長而有自私利之習性濶略者長而有放蕩之行也必見大而慮遠然後能不徇利必循度而守約然後能不逐物字蘭第以書庭

其能勉疏通知遠之學乎字蘭孫以禮庭其能持恭儉莊敬之則乎先太恭人夢蘭而生孫故諸孫皆以蘭冠其名今人取字或務於矜詡飾視聽者之所爲吾則以吾之所媿而有望於諸子者正告之其於經義淺而可以究其深其於四子之所患皆當而有以救其失四子毋忽吾言雖守之終身可也

太乙舟文集卷三

清頌堂叢書

新城陳用光實思

先考行狀

府君姓陳氏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種木先世居新城城內自曾祖浣修府君始遷居西鄉之中田里曾祖以洴贈朝議大夫曾祖妣李氏贈恭人祖世爵贈資政大夫祖妣魯氏贈夫人考道乾隆甲子舉人戊辰進士贈光祿大夫妣楊氏贈一品夫人府君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伯父恕堂府君守誠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前卒次府君次叔父履堂府君守中乾隆庚寅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貤贈中憲大夫前卒次叔父繹堂府君守訓分巡濟東泰武臨道擢江蘇按察使前卒次叔父果堂先生守譽乾隆辛卯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誥封奉直大夫長姑母長於府君姑夫內閣中書楊尚鉉前卒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涂志紘次姑母少於府君姑夫太學生曾勷前卒府君體質魁梧性嚴重而心慈厚內和睦家庭而外任卹於鄉黨親戚接人處事一以誠意至義之所在斷斷不少假借焉少隨侍先曾祖浣修府君治生計於南昌能得浣修府君歡心先祖凝齋府君晚家居恕堂府君已出仕矣遂一以家事任府君凝齋府君卒府君居喪盡禮服闋由前豫工例捐員外郎以乾隆二十九年出補兵部武選司居年餘以伯父恕堂府君卒於家急引疾歸先是居南昌時恕堂府君爲門戶計嘗有所貲助人及折閱弃券者不下數萬金府君旣與諸兄弟以所受分於凝齋府君之產業重勻攤析分之矣及是痛伯兄以官事復毀其貲乃諗諸兄弟復析產如前勻攤時諸叔父皆敬聽無後言人稱陳氏之孝友者上則賢府君及諸叔下則賢恕堂府君之長子伯兄元蓋伯兄於家庭間事無不就府君謀府君所欲

謀者亦惟伯兄能行之故伯兄之卒府君及吾母魯太恭人哭之慟及吾母魯太恭人棄養而府君遂惘然無所向因自號曰半癡翁嘗語煦等云汝知吾命名之意乎自汝伯兄歿而吾外失一助自汝母歿而吾內無助也府君嘗憫附近鄉鄰之困于荒歉也以祖母楊太夫人七十壽辰奉楊太夫人命出數千金買穀倡首於各村落建立義倉春借於民秋還於倉歲積其贏以爲儲蓄自是附近居鄉不憂歉歲至製衣被以貸人及施藥棺木諸

事歲行之不爲倦蓋府君家居者十五年至庚子春奉楊太夫人命乃復出凝齋府君爲宋儒學晚以授吾舅氏魯山木先生仕贛而居南昌時知名士如南昌彭文勤元瑞鉛山蔣心餘士銓武寧汪輦雲軔皆樂從凝齋府君遊因訂交于伯父恕堂府君及府君府君內守凝齋府君家法而外能得友朋之益於山木心餘文勤輦雲皆各取其善府君之家居也嘗割宅以居心餘而經紀輦雲之喪挈其孥以居於中田輦雲之子孫遂爲新城人及

府君之在官也文勤已入直內廷不能數數見惟蔣心餘先生以編修居外城數以詩詞相切磋府君故工塡詞至是詞益進其他所往還皆敦尚樸實氣誼之士偶以宴會來者皆敝車羸馬無豪縱奢侈之習蓋府君性厚而識通所取益於友朋者以敦實行爲先不孝用光入翰林時作書訓之曰稱職爲難當日夕奮勉不改秀才家風方慰我念讀書當守祖訓切實有用四字不徒涉獵爲能也汝性頗近浮華宜急改之交

遊尤宜愼重不可濫交也嗚呼覩府君之所以訓用光則府君之自處可知矣故人嘗舉萬石君質行勝於齊魯諸儒爲府君頌蓋紀其實也初官兵部時尙書爲諸城劉文正公府君以武選司稿進會武弁有名曌者文正舉以問曰是何字府君曰是唐時所製字讀若照文正笑曰君何從知之府君亦笑曰向不知此字以昨閱稿細攷得之耳文正以府君語樸誠而察其居郎署勤愼端愨無奔競習遂大器重府君及再入京師文正已卒矣府

君嘗語及文正之知己而嘆息不置云居數歲監督南新倉旋推升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戶貧乏不能運米府君出私財七千金貸之或諷府君以勿受人欺府君曰吾行吾意之所安而已他不之問也乾隆五十一年出補安徽潁州府知府未至調太平府書中丞麟素知府君府君來謁迎謂曰太平事簡君才治大通橋有餘分其半治太平足矣退而語康茂園方伯基田曰此眞一千石也凡他郡縣難了案牘皆檄府君往聽斷之府君皆執法以治不爲苟且詭隨之行而其待同寮也一以樸實退讓自處人不能以府君之獲乎上藉爲趨附故皆重府君之伉直而彌信府君爲長者繼而朱石君孫補山兩相國來爲巡撫總督交重府君方欲卓薦而府君丁祖母楊太夫人憂歸矣復服闋出補官以乾隆乙卯秋補河南陳州府知府抵任未數月值楚北亂民爲患於秦楚蜀之間陳州所屬縣毗連潁州界府君命申嚴邨落防守而團練民壯爲守禦策當守太平時嘗修太

白樓虞雍公祠于采石有文士來遊者嘗與登臨飲酒賦詩以爲樂及來陳州嘗欲修蘇子由亭未及爲而乞病歸以嘉慶六年三月至家府君居官居鄉一以實心實力任事於財利不爲毫髮自私計於人有善則稱有過則戒困乏則助自一家羣從以至親戚朋友故舊之子弟莫不因其親疎之宜以行其意臨川令常州莊君槦以事去官非其罪也府君代爲捐復初居京師時買宅一所而署之名曰黎川新館曰以居吾邑之計偕來京師者再入京師嘗雪夜與補山孫相國宴坐曰吾輩擁爐不知門外雪深幾尺彼露處者其若何若因縱談及遠戍之苦曰甘肅冒賑案彼罔知法紀者罪無可逭顧其間亦有以株連且其家室何罪今伏法者若而人遠戍者若而人未減者若而人俱已籍沒家室不能歸以金資之歸可乎補山曰吾固有此意君能助之則大善府君曰諾因各捐萬金畀人攜之往蓋藉以得歸者數百家嘗念中田地卑下而水淺多沙瀕水居者歲有水患語煦等曰

若得二萬金爲濬河身取其沙以築隄則宅者不憂墊隘矣且水日深而隄上植樹木鬱然若屏幛則人之居此鄉者仕宦亦顯貴於形家言亦爲利甚大也嘗取祠傍數百金地址爲居室而未能予其值因欲就其傍建藏書樓藏凝齋府君遺書而奉凝齋府君像於樓傍爲義學以居子孫之讀書者其贍之以義田學田費皆數千金嘗曰此吾事也壬戌以書訓用光曰吾居家得與三五兩叔父白首相聚甚樂所不慊意者不能即修藏書樓及

擴充學田義田而已蓋府君勇於爲義以利物濟人爲心自少至老無倦不獨當家貲饒裕時輕財好施而已雖官京師斥去家貲大半及兩爲郡守歸而兩鬻田萬金以償逋戶辛酉壬戌之間家無餘資矣而於宗族鄉黨間猶惓惓於義所欲爲也如此府君體素壯無疾又善自調攝日兩食每食飲酒兩小杯一飯一粥而已偶感疾輒去飯粥少閒仍清齋如是者數十年人以府君顏貌之豐又善自頤養咸謂可登耄耋也嗚呼孰謂以微疾遂

至不起耶初五六月間府君以臀左患癰藥敷治之已愈至十月患胃氣痛服藥一吐而愈頤六七日則又發至十一月初遂劇然猶臥起如常惟減食耳嗚呼孰謂至初八日早飯纔兩口遂覺痛劇至酉時遂棄不孝等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于雍正九年正月初十日戌時距卒享年七十八配魯恭人廬陵訓導淮之女乾隆辛卯進士原任山西夏縣知縣仕驥改名九皋山木先生之姊前卒子六長不孝煦充四庫書三分館校閱議敘舉人

加捐光祿寺署正魯恭人出次不孝繼光三通館謄録議敘加捐州同嘉慶四年川楚例加捐知州選補甘肅寧州知州庶母胡宜人出次不孝用光庚申科順天鄉試舉人辛酉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壬戌授職編修充
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校
文淵閣校理戊辰科
欽命河南鄉試正考官魯恭人出魯恭人臨終以庶母姚宜人無子命用光奉以爲慈母次觀音保

庶母曾氏出早殤次不孝瑨光庶母方氏出次不孝瑾光考取欽天監肄業天文生庶母湯氏出女二長適山西典史同邑楊錕第六子以滔庶母李氏出次適同邑吳中杰庶母方氏出甥孫三孫十二人長蘭祥邑廩生不孝煦出次蘭畦不孝繼光出次蘭瑞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林蘭森俱業儒不孝煦出次蘭芬不孝繼光出次蘭滋蘭第蘭豫俱業儒不孝用光出次蘭靄不孝繼光出次科孫次曾孫俱幼不孝瑨光出長子煦婦姑母楊孺人

次女也次子繼光婦原任湖南郴州吏目同邑黃世逢女三子用光婦原任山西直隸忻州知州同邑魯瀠女五子瑨光婦候選從九同邑魯某某女魯姑母娣之女也六子瑾光婦同邑余某某女孫蘭祥婦鉛山蔣編修士銓孫女臨清州州同知廉女蘭畦婦同邑孔某某女蘭瑞婦壬申科舉人施南府通判東鄉吳居澳孫女庚申舉人國子監博士嵩梁女蘭林婦同邑江某某女蘭森聘涂氏涂姑母孫女也蘭芬蘭滋未聘蘭第聘吳氏吳氏妹

女也蘭豫聘王氏同邑王鴻女蘭靄科孫會孫俱幼未聘孫女十四人長孫女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三不孝煦出次適己亥恩科舉人候選訓導鉛山蔣知節子立民重甥孫二不孝煦出次適楊姑母孫某某重甥孫二不孝繼光出次適候選州同同邑涂青崖長子慕郊不孝繼光出次適舅父魯山木先生孫應祜應祜前卒不孝用光出次適涂青崖次子慕祁不孝用光出次適同邑王鴻子心尹不孝用光出重甥孫三次適原任南海縣知

縣王軾子汝誠重甥孫一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繼光出次適平涼縣知縣新建趙質彬子某某不孝繼光出次未字不孝煦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次字建昌府同知長洲譚元子蘭祜不孝用光出次未字不孝用光出曾孫四人長福長孫蘭祥出集福次孫蘭畦出增福廣福長孫蘭祥出曾孫女一字孫壻王心尹子次孫蘭瑞出嗚呼不孝煦瑨光瑾光侍疾無狀致府君以康強無恙之身嬰小疾遂至棄養不孝繼光用光復宦異地不能親

湯藥視含斂不孝煦等何以爲子何以爲人終天之恨百死莫贖矣惟痛念府君生平事事可以傳示子孫當家饒裕時府君得行其所欲爲及晚年家中落雖府君胸次豁達不以財賄耗聚爲念而環視親族鄉黨之間府君所欲抒平生之懷以繼繼繩繩施行未已而鬱而未伸者多矣此數年中府君嘗自肩輿往各村落察視義倉斂放穀事凡自中田來者皆能言府君于義倉事至老猶不倦也府君生平言行茲就不孝煦等所能記憶者忍

淚濡墨略陳梗概要亦第言其大略而已於府君之志事尚未能得其萬一也惟冀當世有道德能文章之仁人君子錫以銘誄俾後世子孫有所稽攷則生生世世感且不朽不孝男煦繼光用光瑨光瑾光泣血稽顙謹狀

先母事述

嗚呼吾母之亡至今二十二年矣吾九歲喪母吾母彌留時乳母抱而泣于牀側迄今長大追憶吾母之聲音笑貌雖尚髣髴一二而不可得其詳矣吾母頎身高準鼻以上類大兄行無款立無倚後雖患羸疾而居室無惰容未病時每夜予自塾歸必課之讀舉日間所成誦者與予同覆誦至夜分乃止嘗記讀至子貢問士而夫子舉言必信行必果以爲士之次則戒予曰汝曹他日無爲硜硜之小人也後既病嘗傾荷取露以飲日取而貯之瓶中予每從索飲兒時以得食爲喜吾母亦笑而不問也疾既甚歸寧舅氏家余適患風疹家人秘不令吾母知會有自舅氏來者以告吾母遂遽歸而

見吾無大疾意始釋歸時日已晡慈母擁予面庭而坐吾母歷階而升其景狀至今猶在目中也嗚呼孰知未逾旬而吾母亡矣吾歲婚於舅氏之族嘗爲州將于山西曰潢者其家與舅氏鄰當母在舅氏時數數召吾婦來與之竟日坐問其能爲女紅否嘗讀書否取嘗自簪金釵手授之指階下一婢女曰汝欲之否翌日汝來吾家嘗令侍汝歸也嗚呼孰知以聞吾疾遽歸未逾旬而疾已殆不能召吾婦來矣婦爲予言在舅氏家吾母意戀戀有

異常時豈自知其不起之疾不能見其子婦之承
歡而將于是永訣耶嗚呼痛哉吾母事舅姑能孝
接娣姒姑姊妹能和以睦待妾媵僕下寬而有禮
其詳見舅氏所爲誌中今所述者獨一二瑣褻事
吾之所能憶者止于是矣嗚呼二十二年爲無母
之兒今年已三十日月則已遠吾母之聲音笑貌
蓋永不可復見矣歸氏所謂天下乃有無母之人
信乎其言之痛也自今以往其常守毋爲硜硜小
人之訓以貽辱於吾母氏也

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基康熙壬子科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孔鋏邑增生贈翰林院編修
父淑贈禮部儀制司員外郎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
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
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名德人
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
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
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
司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
名御史庚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爲會試同
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啟以大臣
薦徵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
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
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
院距生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

五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
劉海峰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
父薑塢編修與海峰故友善也先生濡染見聞益
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爲宗
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
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
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
說發揮義理輔以攷證而一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
時與歙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

麟殿麟以爲不可卽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己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尚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尚未知信從及既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先生已衰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

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嘗居鍾山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趣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彩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既歲主講書院所得束修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資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寧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縣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蔕毋忘孝友嗚呼覩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

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利之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舉海峰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

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尚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先生始娶張孺人前卒生一女適張元翰前卒繼娶張宜人生子二景衡壬子舉人戊辰大挑知縣今補泰興縣師古監生女二長適張通理次適潘玉側室梁氏生子一雉業儒孫四景芳賜景衡出

誦師古出楷雉出女孫三曾孫一[illegible]曾女孫一俱幼用光自庚戌歲謁先生於鍾山書院及癸丑受業於鍾山者八閱月自後歲以書與講業辱先生所以期望之者甚至而迄今無所成就今聞先生之喪蓋失所依歸有甚於他門弟子者矣先生居家孝友睦姻任卹之詳用光所不及知者致書與景衡兄弟俟其詳列而編次之茲先以先生平日爲學爲文之大旨所習聞而略知之者論次之如右以待國史之采擇嘉慶乙亥冬十月受業新城

陳用光謹狀

齊召南傳

齊召南浙江天台人幼而穎敏鄉里稱神童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學使何世璂舉選拔貢成均嘗稱於衆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中副車十一年癸丑詔復詞科之制總督陳元章學使帥念祖以博學鴻詞薦乾隆元年

召試於保和殿欽取二等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授檢討四年充武英殿校勘經史官又充明鑑綱目館纂修官八年四月御試翰詹於圓明園列優等擢右春坊右中允旋轉左以原銜署日講起居注官晉翰林院侍讀丁父憂歸以前曾承辦禮記漢書考證諭令在籍編輯陸續交武英殿經進先是京察及一統志館議敘屢列一等及十一年綱目告成議敘仍列一等奏旨於起官日加一級服闋入都命仍在武英殿校勘經史十二年補原官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旋晉侍讀學士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主順天鄉試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五月御試翰詹於乾清宮榜未發奉上諭在阿哥上書房行走以一等第一名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甫一月補授禮部上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諸臣莫有對者召南具悉原委並其款識以

上大悅曰是不媿博學鴻詞矣九月禮部於西苑
樓前侍班伏觀
御射發十九矢皆中的
上騎還圓明園顧尚書蔣溥與召南曰不可無詩
召南翼日進詩四首序一篇
上卽俯和
命內監持稿示公其知遇之隆如此旋充續文獻
通考館副總裁侍班暢春苑大西門奉
特旨勘定通禮十四年四月充

冊封婉嬪副使二十九日自
圓明園直上書房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
石負重傷幾殆程學士景伊亦自上書房歸驚馳
入告
上爲動容賜藥三瓶
特遣中官就寓探問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
上見阿哥果親王頻問爾師傅病如何須時差人
探問後於木蘭圍場中又問阿哥九月回
鑾又問大學士尚書

賜乾鹿肉十五束
聖眷隆厚如此十月病稍閒詣
宮門請
聖安
召對於
宏德殿行步猶艱
天顏惻憫曰爾病尚未愈須加意安養召南因口
陳懇解職任回籍省視老母
上慰留再三請益力

上言冬寒如何可行十一月具摺哀懇俟春和時
由長船回南
上始可其奏猶傳太醫劉裕鐸邵正文診脈處方
召南單門寒素起自田間不藉引援不由推轂荷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而召南受寵若驚奉身若
不及
天鑒密微一誠相感蓋不獨以其學優而文贍也
召南自通籍以來同詞科及翰苑諸臣拜文集石
刻紗葛筆墨之

賜者錫賚便蕃不可勝紀十六年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召南再迎
鑾數蒙
恩召對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入京恭請
聖安即蒙
召對慰問良久內監扶起
命與尚書沈德潛仍赴上書房與諸阿哥相見以
詩文質正辰入未出有扶掖者不拘常儀旋乞歸

二十七年三十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再迎
鑾俱蒙
恩慰問三十年
幸敷文書院
御製詩疊頒
命召南與學臣及諸生和詩進呈
賜筆墨硯時召南主敷文書院為山長也三十
年召南之族子周華小時黨呂留良逆邪邀

恩寬免僅予遠戍及戍歸刻其書呈於巡撫熊學
鵬並列召南十罪學鵬上其書於
朝讞定磔周華其近族弟姪子孫論大辟者凡十
人召南逮至京法司當召南徇隱之罪而盡籍其
產
高宗純皇帝鑒召南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
三召南歸旋卒年六十有六卒時言不及家事惟
云瀕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馬驚觸石而得萬金良藥以生族

子之獄而荷從寬典今日考終牖下雖死猶幸齊
氏子孫生生世世宜如何銜結以報也召南所著
述其在史局則一統志中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
建雲南其所編輯其外藩屬國向無底本召南創
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召南
所輯也其分撰經史攷證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
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
國志五卷隋書律歷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歷天文
二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于西北而闇于東南

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一覽可悉又有史漢功侯第攷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藏於家

武虛谷家傳

君姓武名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六年選山東博山知縣官七月而罷博山產煤炭上官取給焉使民挽運又按戶納錢買馬以增郵遞且充芻秣之費君皆裁去邑有孝子

節婦必先榜其門而後具狀請旌又建范泉書院以教士居官數月耳欲爲者將次第舉行而杖軍役之事興軍役曹君錫杜成德者隸步軍統領衙門假緝捕爲名而招結無賴十一人橫行州縣人莫敢誰何入博山三日不去君則悉捦之將治以法君錫成德出牌擲堂上不稍屈君揭其脛而數之曰此
朝廷縣堂也余奉
朝廷命宰是堂者也余知有
朝廷烏知所謂步軍統領且牌稱所到之處報縣協捕若來三日矣不吾面何也牌稱二役耳十一人奚自來一一杖之君固以治營卒酗酒事巡撫欲君與某弁和君弗聽而積之忤也及聞是事慮獲咎於步軍統領又入丞劉某之譖遂劾君濫刑能官日縣民赴省垣乞留者數百人巡撫悔之適入覲令君偕行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抗聲謂巡撫曰君劾某令何不明疏其罪顧乃以虛辭陷彊項吏耶時步軍統領意未解聞此言愈怒遂

以吏議沮格之而君以不能復官歸君少有異氣年十二即能屬文塾師課之經輒能舉疑義以相質難十七喪父十九喪母哀痛毀瘠以讀書自勵君分官中外三十年無儋石儲君又不問生計衣食幾不能給歲大水伊洛漫溢居室傾圮君自負敗木插泥潦間壅以沙石覆以菆葦穴一隙通天光偃僂而入不廢吟嘯嘗於風雪中取枯柳供爨薪手僵斧墮傷足血涓涓溢誦讀自若君身八尺腰腹十圍狀貌奇偉多膂力嘗攜弟柩南歸方盛

夏多雨過泥濘輒手助推挽足重繭不以爲勞方未第時居京師從朱笥河先生遊及里居聞笥河訃徒步往奔其喪嵩縣典史某賢而死於官貧不能歸解衣資之去又嘗假貸息置義田以瘞遺骸在京師某顯官爲君父門下士欲君一見終不往其天性摯愿而介介自守又如此君在笥河先生門以樸學爲同遊所推服其自京師旋貧不能歸仍至博山授徒東昌主講清源書院修魯山郟縣寶豐三縣志凡五年始歸里安陽令趙君希璜與

君同受業於笥河先生者乃延君至署訂金石文字君旋以病歸家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君遂卒於家時大臣專疏薦君迨
特召之
旨下而君歿已逾月聞者無不惜之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授堂劄記金石三跋授堂金石續跋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堂詩文若干卷

太史氏曰余與虛谷爲同年友交相得也君懷用世志慷慨自期許方在魯山時楚匪至唐鄧君議當於交口鎭設兵扼荊襄之險於西山諸村塢立保甲以杜賊之來計未行而賊果至君信可謂有用才矣乃卒以忤權貴爲世所棄雖然棄之於千萬人而取之於一二人其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況垂死而受
聖天子之知遇乎哉

臧和貴傳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喜許氏說

文學謂世行小徐本轉寫譌異或據大徐補之益失眞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說文繫辭十五卷又刺取許氏所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其爲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富禮堂少從其考讐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婦諸節行爲書數百卷蓋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

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封肉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爲七言辭敎之乃合卺其責難於兄庸爲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爲怨誹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陳用光曰世之爲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爲余言愼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

未之見也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爲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爲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爲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李鉉昌傳

李鉉昌字阜言山東卽墨人也嘉慶戊辰科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鉤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伸漢冒賑狀具清冊將揭制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金君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寢後包祥至入室君方苦腹痛而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帶縊之嘉慶十

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復於淮安守王轂轂遣驗視之報曰尸口有血也轂怒責驗者四十遂以自縊狀上有沈某與君同至江寧久未得君耗往山陽就君至則君死已閉棺其族叔李太清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稿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鉉昌鉉昌不敢受恐負

天子蓋復總督書稿諸僕所未知毀去者也沈某與李太清偕行至君家君婦某氏有噩夢其家屢有怪異也棺至啟視面如生沈某以銀針刺之針

黑沈某曰是有冤不可不白矣李太清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聞

命提王轂王伸漢偕其衆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開棺驗君尸其知縣驗有日矣包祥自山陽來謀爲之地也天忽大風雨棚盡撤不能驗山東按察使朱錫爵自至驗之君尸惟胸前骨如故餘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具聞於朝

天子震怒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於極刑而命官押李祥至君墓所摘心祭君王轂王伸漢各論如法江南總督以下皆貶謫有差贈君以知府銜封其墓

天子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於墓上君無子

命訪其家立嗣君卒時年三十餘

太史氏曰甚哉聽訟之難也悲夫李君冤理於

天子而情不能白之於大府又聞君棺之歸也有即墨人荊某者少與君同學長而爲吏於縣中暮出門見輿馬傔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轎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吾聞君死矣今胡爲者君曰吾固死也死而爲城隍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甚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問之君婦方慟哭欲開棺視君也荊某後數日果卒鬼神之事儒者所不道然沈某疑君死端緒不發於荊某君之叔懦愚人也何由敢訴諸

朝哉傳君之事者不一余所聞沈某事乃得之於吾從子希祖聞于吏部楊君者

忻州知州魯公家傳

公諱潢字守原號緯驪一號渭川

贈公長子少負奇氣不事家人生產既困甚隨婦翁王君遊京師遂留居琉璃廠肆性善別古字畫玉石以是稍稍居積作書賈而身遊士大夫間與陳伯常守誠蔣心餘士銓交善裘文達公嘗欲經紀某君喪歸江西屬其事伯常薦君才可任三日而事集文達以是奇之居久之遂入貲爲山西知州凡歷任霍渾源兩州攝平定州調忻州爲渾源

時有武生醉毀其鄉之佛寺鄉人縛而訟之公公疑一人醉安能毀寺沃之水醒而問其故生具伏曰非有讐也醉而逞力故及此公不信生曰試之磚可矣命累巨磚與人齊生以一指中擊之有裂痕深至地公曰是不啻能援廟桷矣材如是何爲酗以逞也諭遣之歸生卒爲善士知沂州有翁殺其婦與女孫者其子誣服殺妻公疑之訊得其姦乃抵翁以義絕故殺平人罪州人以公爲神明或衍爲小說戲劇以頌公云居山西十餘年所任事無不辨性明決而不能爲媕婀與按察使某不相能而朱文正時爲布政使獨器之公初娶王氏無子繼娶李氏生子枚才而早卒公初迎養父母居山西及是皆歸公念母老投牒以終養請文正再三留之不能得其巡撫某亦素重公問公曰孰可繼公者某公以白金八千乞公薦己公却之而薦某州牧某曰其人貧而性鎮靜且文不可越也巡撫卒聽公公將歸忻州人迎公至所立生祠具酒饌以餞公焚香跪路左以送者相屬復醻金二千爲公歸貲公笑受而盡留以爲書院膏火費書院公所創也公居官時凡寄貲爲遠祖近祖廣祭田學田諸事皆以屬其族子仕驥學者所稱爲山木先生者也其事具詳於山木集諸尺牘中公歸而復加擴充焉公兄弟四人公皆推己所餘廉俸與之立產業其三從四從兄弟賴以舉火者甚衆公既歸事贈公尚數年贈公乃卒公居家內事父母以色養親故往來者皆以公爲法外以善化宗族鄉里凡以事來就公決者得公一言莫不服年五十[illegible]卒於家在京師所娶李氏生子二果本生女一適陳用光妾生女二適陳玘蔣知重

陳用光曰伯常予世父也山木予舅氏也先君與公交後於世父公既歸乃爲余議婚余爲公壻數月而公卒千於公家得覩公所與山木往還諸書肫然一本之恩何其篤也公未嘗讀書而所樹立如此彼被服儒者宜何如然公卒後而其子貧困乃爾甚嗚呼天爲之耶人爲之耶

蔣省齋家傳

蔣省齋諱祝字賡三省齋其號也先世居于歙後遷于杭遂爲杭州人祖某父某君舉康熙庚子鄉試雍正癸卯成進士以殿試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充會典館纂修官兼充景山教習乙巳散館以第二等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主講敷文書院高安朱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宋史載岳少保武穆謚君至西湖岳少保廟讀其碑得明王世貞所書宋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武勅事據以入傳而世始知少保謚忠武其勤

于事如此旋丁父母憂服除補官京師四川巡撫紀公奏請偕君往欲補君緜州知州旋至京師奉
旨以知州發直隸用至則署樂亭縣事清釐積案千餘遂知晉州吏部推擢雲南永昌府同知引疾歸時年六十九居家十餘年以乾隆戊子六月十六日卒距生于康熙丙寅九月十三日得年八十三初官知州授奉直大夫以孫詩
貤贈朝議大夫子[illegible]人孫[illegible]人曾孫[illegible]人君之知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立保甲事　不擧州民有

白某者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勸諭之白卒泣悔爲良民州俗悍喜鬥君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蠟丸醫受傷重者俾不死而傷人者得免于抵所全活無算治逾年獄幾空州瀕滹沱河歲葺隄君于隄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謂爲蔣公柳隄制府方觀承薦于朝引
見
賜朝衣一襲會報蝻災君自朝京旋治所禱八蜡

廟民見飛蝗蔽滹沱河而南去民乃相率爲歌以紀事且泐石于城隅云永昌有土司頗骫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卒戢會他處苗有爲亂者君率民禦諸境賊不敢入永昌以無擾其自他郡避難來者君撫給其衣食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民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乎君曰苟利于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以借義倉穀得不飢乃大服公言永昌產銅厰事屬于守銅有羨守取之君攝守時以其羨半歸之公半以給

洪縣民大府入
覲嘗舉君以對
上謂眞廉吏云君既歸家居課孫以小學近思錄爲敎蓋雍正乾隆間士大夫崇尚宋學如此君之成進士總裁爲朱文端公其同考官所薦則台河孫文定公人謂君不負文端文定也

贊曰余與君曾孫詩友詩爲君行狀二千餘言視余屬爲家傳書曰學古入官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君者其不媿學古而爲民父母者與君家

居時有直隸雲南數十人送衣物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刺史去所治時不受民嚮遺吾儕皆各以事受其惠者今欲以歸諸其家仁和令以致于君而浙中大吏屬能畫者爲作圖以紀事嗚呼觀于此孰謂民而不可感以恩乎

費給諫家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勲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蒙士吳江人也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本
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博野縣知縣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謙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錫蕃得
旌如制錫蕃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
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恭人爲次于君生十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敎其前母子及己子皆使

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恭人復謝世而家大困君既食貧自奮於科第痛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母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戶諸兄弟惟君是倚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

以進士書籤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焉及敘勞十一人者皆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鄉試分校官皆勤愼以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核眞才如恐不及嘗因其地之士習美惡而

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則爲具裝以使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戶部現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史遺意以安靜惻怛勞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獧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中外如所言又嘗言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察官不能周知吏因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注者禁勿錄蓋君之當官其言行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子一蘭墀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墀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

給事君藹然儒者之容也蘭墀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而有體遂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事爲學而好以其才智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遂專意勤弗懈於中途弗囘於旁趨署其齋曰翽翽署

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爲人旣屢絀於鄉試泊如也乾隆初年開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舉謝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某欲見之而不能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若干歲先生先世爲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

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爲桐城人萬歷中進士歷官至太僕卿諱孟楨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孝子諱懋襄者其七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廿餘年間人多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爲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爲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書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魁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爲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明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旣伏誅山東旋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爲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穎州亂民沙

占魁楊四王書子某互勾結伺隙表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人爲隊長率八百人至亳霍邱民乘亂攻掠者所望旣往定之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僞爲逃丐投詣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爲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有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擊殺數人凶獰萬人

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賊者夙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於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衆亦潰沙占魁等竄至丞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鎗土埠上曰賊至二百步發令衆伏地勿動曰鎗發乘烟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屠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

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阮中丞巡撫河南時嘗令其教五營鎗法又攜之至浙依屠儀徵也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爲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汎

論曰山東之平功由鹽運使劉清劉公爲余言河南亂民來山東者人雖衆心未必合若俟官兵集始擊之糧不足餉軍而賊志既定攻之難破吾既以語撫軍遂率五百人破數千烏合之賊不折一兵而山東無虞非吾之能也國家之福也當川楚賊未起時官兵方征苗有大小章者犵犵也其習俗界於苗與民之間苗人畏之嘗力抗苗而官軍魚肉之迺怨而叛去溆浦嚴如熤卒招降之與共破苗嚴君後以佐川楚軍功官至漢中府知府自爲記其事始末甚悉嚴劉之功皆爲

朝廷顯擢矣人多知之者所望兩辭盧鳳道朱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方以諸生應鄉試而張永祥今浮家於揚州余迺因吳清夫徵君賢湘所記所

望事而刪潤論著之如此以語世之好奇者且附著張鐵鎗云

稽恭人家傳

稽恭人蔡生甫先生之配也年十五母沈孺人卒父屆天翁喜其才使主家政內事父兄撫弟妹外供賓客事無不舉稱父意年二十四嬪于蔡孝子翁姑也如事父而處貧家躬親杵臼使翁姑安其養而樂其賢尤有人所難能者故先生悲之曰恭人嬪蔡以來半生在憂勞蹇難之中也先生作恭

人行狀援其鄉先輩徐蘋村學士倬所述稱宜人之賢曰恭人宜人之姪孫女也余生平境遇與蘋村大略同恭人與宜人同爲寒士妻而孝於親誠敬於祭祀儉於己而樂施於人明於御下能使人畏其明而樂其寬亦無弗同者宜人享年七十有七恭人享年七十有六蘋村之述宜人也年八十有一余之述恭人也年八十有二事固有曠世而相感如此者先生用光爲庶常時分教習師也用光官京師時數謁誨於先生雖未及登堂拜母而

習聞恭人之賢今讀先生所爲行狀敬述懿美以慰先生之意若其世系子姓之詳具於誌銘茲不著

論曰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蓋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皆言妻道也所謂富者以其德不以其財若恭人之佐先生於居貧及先生貴而其貧如故然而能協於富家之吉者夫非以其德乎恭人治家能見其大米鹽零雜不屑屑爲苛察嘗謂苛則下必有受其病者京師人相述以爲名言然其寬若是而人不敢欺則以其明也嗟乎易之四妻道也亦臣道也爲臣而能知富以其德之義者寬何以不失之縱嚴何以不失之苛固有道以處乎其間哉

太乙舟文集卷四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家大人命代作）

新城陳用光實思

先贈大夫故有撫琴圖模寫特肖予命善畫者摹寫副本而加拓焉攜之吳中而泐諸石將奉像于藏書之樓下使吾家子孫入室而覩像登樓而讀書惻然思手澤之尚存悅音容之已邈勉圖奮立以紹祖武即至他日身處困窶而有敢議及遺書書舍者即治以不孝之罪泐石之像既就乃附記

其始末如此嗚呼世人常患貧不能竟學然自古居貧而成名者較之處富厚之家爲多先贈大夫少從大父治生計於會城而卒以學業顯今之子孫席先世之業無衣食之累而其能以力學著者何未之見也人事之不齊境遇之不可恃安必他年常如今日貧窶非所患其不能力學而辱身敗行以覆墜先人之業則後之人其尙戒之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梅崖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舉進士同年而余舅氏魯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余不逮事祖建寧距新城僅二百里而近聞先生嘗一再訪余大父於中田而余年十三四時見舅氏校刻先生遺文嘗以不及見先生爲憾聞舅氏述先生之狀貌容止及其言論意氣則傾聽之不厭也及年稍長與舅氏之族弟縯及舅氏第三子嗣光皆喜讀先生文皆喜從先生自論其文語以究其所以爲文之旨而輒效之舅氏既見姚姬傳先生于皖江歸而以梅崖集寄質之姚先生以爲恨不識其人

舅氏又常命用光以所爲文寄質于姚先生癸丑歲余從姚先生于鍾山受古文學以歸而溯其始非余舅氏之誨及嘗私淑于先生固無由知古文學也張亨甫明經際亮先生之鄉人也年少而銳志爲古文學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而與先生之後人遊處甚暱因得見先生之遺像而自摹副本以藏諸篋笥既攜以來京師因以示余且屬爲之記余諾之累月而未敢措筆蓋敬慕先生欲倣先生之文體爲之而及其注于手乃歎先生爲絕塵而

奔瞪乎其不可及也余昔未見姚先生時嘗夢見之及見乃不類亨甫言此幅較其家藏本僅得其七八夫後進仰企前輩通之夢與敬其像一而已類不類無足爲輕重也余以通家子弟而得瞻先生遺像於四十餘年之後亨甫以同里後進而珍藏副本踰數千里而護視維謹蓋皆不勝其私淑服膺之思云

自訟室記

汪君均之顏其所居曰自訟之室又以鐫一印章

謂余嘗與同意也𢌿余印章而索爲之記於是余與均之同有此室名矣傳曰畏我友朋余兩人交相策勵安能已於言乎余好奕嘗與人奕罷輒思其舉棋之誤自訟曰柰何有可勝之道而取敗如是比再奕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則嘗推奕以自訟其言行曰柰何知忠信篤敬而偭弃如是今日如是比明日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夫知其然而不能然非明不足以察理而勇不能以蹈義乎吾所知者尚有然吾所不能自知者庸有冀乎然則學之不可不講而自訟之不可以虛詞謝也明矣均之應京兆試落解後嘗與余曰嘗夢登一山若陟其梯有人屬講論語義二章者余既講而寤其二章則曾子所以述顏子孔子所以答衛靈公也夫有若無實若虛自訟之原也此顏子所以不貳過乎軍旅之事亦學者所宜講習子路有其學故夫子許以從政而今之答問陳也如是然則范文正之所以語橫渠先生者固非迂論乎余嘗謂人暇能思論語孟子義有內心者也今均之不忘自

訟而徵之夢復有然余敢不畏之乎好奕者廢事愓日此亦余宜自訟之一端乃爲之記如此書贈均之而屬均之書一幅以規余均之名正鋆桐城人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陳用光書

重修黎川新館記

君子之敬其鄉也蓋樂與其鄉之人共循夫敦厚仁恕之習焉力之所可爲者則竭其力以圖其安事之所當盡者則竭其智以正其事昔孔子言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而其居鄉黨也以似不能言

著夫鄉黨所相沿之禮而行之可以與王道以孔子之聖處事而其言如不出諸其口然則君子之所以敬其鄉者信乎其不以才知相先而惟以敦厚仁恕相尚也士大夫之官於京師者非一邑之人也其與其邑之人相聚則猶之乎其鄉也

國朝大一統建首善自京師始士大夫崇敬鄉之誼于是有府州縣各建之館吾新城之館居正陽門之東久矣其地俗所謂長巷四條衚衕者先大夫官兵曹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

三眼井者先大夫乞假歸時出所購之宅爲吾邑西館故吉州知州喻心筠實忠前郿城縣令黃仰岱奕瑞皆居是館成進士而嘗經理其館中之事先叔父繹堂府君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椿樹衚衕者先大夫於乾隆庚子補官兵曹與繹堂府君易其所購之宅由是西館乃建于今地自先大夫及從兄觀從子希祖希曾及用光遞居之者垂四十年墻垣屋宇日久頹壞屢欲新之費重莫舉及希祖去年歸而其宅空今年周貞木編修之楨商子邑人分其宅之前與山西賈曉嵋貟外大夏居而資其價直以修其前宅其後宅爲屋若干則更鳩資助修之以居邑之應禮部試者其前宅價直以六年爲期凡修治之費爲白金九百兩計其子金得白金一千五百四十八兩六年及期而宅還爲館假力以復舊觀資人以成己事事成而費不鉅廢于累年而新于一日貞木之爲此可謂智當于爲者矣館故有黎川新館區其經理館中事有條規其購此兩宅有契約凡計偕

而東館不能容者先大夫及從兄輩居此時嘗別租宅以居之舊區朽壞某年用光嘗乞蔡生甫先生之定爲更書之欲作記而未及爲今年邑人謂余宜終爲記之余惟先大夫之爲此既竭其力以圖邑人之所安矣其有所讓于德有所咨于事教有所必詳智有所必盡俾吾新城之人不徒以科第仕宦爲榮而以敦厚仁恕爲尚是居東西館者之所當同勉也余故樂諸君子之奮于義而更爲宣其意其館中條規前所定及今所增者皆具別

幅其年爲道光元年七月上澣爲之記者陳用光也

習勤書屋記

余少時嘗喜誦韓太傅嬰所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言蓋日嘗三復之余今年六十有五矣昨日今日之所考以日計之蓋積日得二萬四千九百日矣其念之入也惕惕以秉時而并日其念之出也悠悠以玩時而愒日積念

與積日較銖兩不能符積日之盈數既以之自愧又嘗舉厲人生子視勿類我之言以戒諸子今蘭第以懶雲名其齋與吾少時意大異余滋懼焉爰易之以習勤夫勤念歸厚而德崇勤念治生則事立厚於己而必忠厚於人而必恕不忠不恕之念可不勤於自省乎治生非逐利也今之士不能爲農則當師其作勞之意以易其紈袴之習勤則善心生玩愒其必懲矣杜子美雲在意遲之語昔人謂其近道蘭第之意其亦有取於此然慕恬澹而不事事則頹然自放而智慧不生有義理當前而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者矣大學所以言正心而以心不在爲戒也故懶不可以爲名也余懼蘭第誤予所趣故屬祁堉書扁作此記以示之

阨臺記

陳州城南附郭里許有臺屹然不知始何時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散弩臺以控阨黃巾者或曰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蘇子瞻氏嘗以前說爲近而謂後說爲不足信矣顧至今尙沿其名曰厄臺後人或

易之曰絃歌臺臺下置絃歌書院康熙年間翰林院學士揆敘作碑文亦沿絃歌以立言昔先君守陳州嘗命用光檢書籍攷其實時適未攜東坡志林無以決其疑後考得之先君已離陳州矣嘗攷漢陳愍王傳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言合以附郭之形勢則東坡之言其信且守禦之備曰臺春秋時因臺以爲固者多矣魯莊公三十一年春夏秋築臺於郎於薛於秦一歲之中而三築臺其非爲遊觀於遠地而以資守禦四境可知也今制

行軍儲糧之地曰糧臺大宰非名之有相沿者與今年陳州守李雲軒振翥以卓薦來報政于朝與相見於煦齋尚書師座次用光語之曰以陋易厄則音近而字訛其實矣尚書師曰子曷不爲文余當爲書之俾雲軒刻諸石以正其失也雲軒嘗佐治睢工出己財築垣以守新茭工上人甚稱之其才既嘗見諸事矣余嘗聞陳頫間有賈逵鄧艾通運渠屯田之遺制存焉倘可攷其利而興之與夫攷證是非以匡謬正俗稽古者之事也博求利病

以善俗宜民司牧者之責也余既承尚書師之命輒推其說以諗于雲軒是爲記

隱圃記

士之官京師而非著籍織輔及顯貴擁厚貲者類僦屋以居無有園亭花木之勝雖有之亦不若家江南者之依山面水靜深而幽曠也偶以春秋佳日挈朋挾觴擇乎寬廣之野寂寥之所以自寄其意顧亦不能數數至以一日之流連而詫爲平生之勝事此家於南者所以誦仲長統樂志論而慨然以興也趙象庵先生家距京數百里官中書買宅一區地不廣而能以其隙蒔花木貲不厚而樂以其暇召賓客人聞其花木之盛雖未嘗與主人面遊焉而無所拒其花木四時皆具而藝菊尤精汪瀞雲農曹是以有菊隱之圖其曰隱者度詞也猶曰吾樂乎是云爾予數與秦小峴司寇法梧門學士吳蘭雪舍人陶琴坨大令飲酒賞花於先生之家諸君皆數賦詩而學士大令之詩尤多予不工吟咏自媿無以稱先生之數招也今乃索其菊

隱圃而爲之記昔歸震川嘗記洪氏之菊窗矣彼其居近吳淞江有山水烟霞之趣宜震川以擬於長統之所云者今先生居京師甲第鱗集之地而獨能不限於境而適其自樂如是則知夫人苟內有所得而無所擇於地而蘄于自明其志者將何如哉先生名鉽其從子□與予同舉進士先生子丈人行云

仁術堂記

君子之爲仁也苟勢所可行雖所處下而必奮雖

所事細而弗僻惟設厥誠以究所成以爲其術之可推也遑曰吾責不在是與掩骼埋胔官政也紀於月令或曰是周公之所經營也而吕氏竊之以爲名故明堂陰陽記特載於明堂別録焉夫官政之所舉有司之事也倡義之所醵士大夫之仁術也官政之所舉曰順生氣云爾顧官聯之所及曷嘗不通乎四時士大夫之仁術曰致吾不忍之心云爾就聞見之所及而思以釋其患曷嘗不佐乎官政士庶民能爲是猶引而進之也矧其爲士大

夫乎嗟乎俗之偷也細民之役於利也聞有受募直以應役者或取骨畜產以售給或剖暴朽構以報塞人物羼錯神鬼恫怨倡斯義者樂其名而不察其欺則欲以造福也而禍且及於其身余聞姚秋農尚書朱虹舫閣學言浙中之軼事而痛之是故貲既醵矣任其事者必擇夫醇厚之士事既任矣稽其實者必竭其攷核之才吾有誠而人能同其誠斯行之無疢於成也斯議也倡於宜黃黃樹齋編修而醵貲之厚則夏森圃觀察之力爲多既買屋置齋以爲贍斯事之具而復構堂以居任事之人余亦與於斯議者以編修之屬爲記乃詳言其利病之所在以示後之人且以交儆夫今之任事者也

勉學堂記

宋陳石堂先生之學由輔氏而溯於朱子博而能約有體有用余讀其經義字義諸文大抵推闡前言考驗人事使爲上者得以審治平之要爲下者得以究修齊之功蓋粹然儒者之言也余官翰林

時讀先生惟則定國賦而善之顧未及細考其居址學派也及督學來閩按試福寧閱郡志乃知先生爲寧德人字尚德其所居石堂學者因稱爲石堂先生因以詢福寧諸生無知者試事竣晤魏和庵翰林致中屬爲訪其遺書和庵言尚可購諸民間余大喜遂屬和庵及余門人寧德令周梅閣立寧爲繕寫成帙將謀付梓及旋福州和庵梅閣俱以書來曰已繕寫成帙爲廿二卷矣余亟喜披覽因出按興化試遂攜之行篋三復紬繹朝夕不厭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近時爲漢學者詡詳說之功而鮮返約之思其爲宋學者或又徒勦襲語錄之緒餘而無自得之實二者交譏而未有以相勝也若先生之遺書則固可與北溪直卿後先輝映閩中宋學最盛先生固歸然爲宋末一鉅儒也先生常作勉學詩以勗其邦人余既以勉學顏試院之堂屬侯官李蘭卿太守彥章爲隸書扁額矣今來興化復屬莆田諸生彭鳳岐爲書勉學詩

將刻之石以寄福寧而復爲此記以勗爲宋學者夫先生之學非福寧之所得私也而莆中爲先生舊遊之地當日承學士甚衆今以詢莆中士子乃多不知先生之姓名與福寧士子同其陋蓋近時士不說學之習甚矣余願天下士皆勉爲先生之學庶不媿說約自得之旨不獨爲閩士言之而於閩士尤三致意云道光十年秋九月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記

重修江東橋記

江東橋故虎渡橋也其石材博而厚當創橋之初屹然巨觀自前朝固便利之久矣近數十年來既傾且圮過客以小舟渡凡一再始達余去年歲試固以舟渡也其時錢翼堂大令方募貲重修之未竣工今年某月日工成余科試漳州過是橋果堅鉅稱壯觀余試泉州時以未得遊洛陽橋爲憾今履是橋而喜諸君之能相與以有成也乃踐去年翼堂見屬爲記之諾而諗于衆曰橋之利於人也修橋者之樂人之利之也是仁術也且有司以仁

術治其民鄉黨之長者以仁術濟其鄉黨而因以及夫不知誰何之人之登是橋者是皆惻隱之心之所發也夫惻隱之心於不知誰何之人而思有以利之則凡所以利其親故相厚者當何如所以利其宗族一體之親者當何如苟能推其心而用之其于親故宗族間其必能不以貨財蔑禮義也其必能不以好惡相攻奪也其必能棄小忿而重懿親也泉漳之以爭鬬攘敓蒙惡聲也久矣而顧有能樂輸財以助成此橋者固知其惻隱之心之

足用也良有司推是心以平曲直讞獄訟而使民預絶其不肖之心而相趨于仁讓鄉黨之長者推是心以勸化其鄉黨與父言依于慈與子言依于孝與兄言依于友與弟言依于恭與朋友言依于信熙熙然不以貨財蔑禮義焉藹藹然不以好惡相攻奪焉肫肫然棄小忿而重懿親焉吾見漳泉爭鬬攘敓之俗擴然其一變而可以仁名其里也是良有司及鄉黨之長者之所優爲也則斯橋之成豈獨利涉之一端而已知皆擴而充之焉吾固

謂泉漳之俗之可變而趨于仁也時道光十年十一月既望爲之記者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也

山木舅氏祭田記

山木舅氏以通儒之學勵樂貧之操自爲諸生逮夫通籍而歸家待銓數十年中惟以課徒自給積其館穀之餘置田五十餘石而已歲辛亥謁選京師得山西夏縣居官三年不名一錢以甲寅夏卒於官歸葬於家惟餘養廉所得一千五百金嫡子之存者三人悉舉與其庶弟五人逾七八年諸庶弟既已用去其一千五百金而五十餘石之田亦斥去無餘二十年中諸子皆奔走衣食無恒產以自存用光官京師心憂之而無以爲策也戊子秋幸奉

命督學閩中及歲辛卯始出其養廉白金四百寄弟璜光屬爲買田五十餘石以爲祭產俾諸子得資其値年所得以供朝夕饘粥昔帥仙舟中丞爲陳春澂師置祭產二千石其買田之券皆鈐以浙江巡撫之印俾他人不得覬買此田而後人雖貧

困亦不得盜賣也余亟喜其法之善頗自愧所置田僅復舅氏自置之舊額而未能爲謀擴充也既屬璜光以田券具呈新城縣爲加鈐印而與庶表弟景陶表姪應祥議輪年値祭之法舅氏子嫡四人庶五人嫡長肇熊前卒子三應祥懋本樹本嫡仲肇光前卒於井陘遂次子一應祉前卒羲以嗣光之孫恩第爲嗣嫡叔嗣光前卒於京師子二廉本元本恩第即廉本之第二子也嫡季迪光前卒子一元鼎庶長景韓前卒無子尚未議立嗣庶仲

景蘇卒于京師子一杏春庶次仲景陶庶叔景范殤例不立嗣庶季景伊景陶景伊皆尚未娶議每年嫡庶各一人歛其穀以備祭掃其餘則以贍其家兄弟八房四年而周所值四年以後復以次輪値之其所買之田別具簿冊亦鈐以郟縣之印吁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今吾諸表兄弟子姪皆士也其所以有恒心而不失吾舅氏樂貧之操者吾望其能守家法於不替且可以益大其家聲則是區區之祭田其嚆矢也道光辛卯秋七月受業甥陳用光謹記之以示其後人

消川外舅祭田記

用光之議婚於魯氏也實吾山木舅氏爲通兩姓之好顧自余娶婦後未逾年而外舅卒逾數年而吾婦之生母卒吾婦同母兄弟各一人兄曰宗泰弟曰宗岱其嫡母所生兄卜臣枚前卒於吾外舅之任所其嗣子曰盛煊吾外舅自忻州乞養歸時既悉分其所得廉俸與諸弟而與諸子之產業不過三千餘金未有田也余婦兄宗泰既納貲爲縣

佐分發江蘇試用不數年被吏議奪職閒居既前用去其所分產一千餘金並其居室亦已鬻去適數年婦弟宗岱亦已罄產無餘而盛煊之產則前已無存矣十數年來其兄弟叔姪皆以客遊餬口余來閩中婦兄前卒其長子早夭其幼子不知漂轉存亡惟婦弟及盛煊前後來閩謀舉火之策余謂客游非常策也乃以白金五百兩屬吾姪孫瀛爲買得祭田六十餘石分婦之兄弟三人爲三房輪年値膲其長兄卜臣士也而聰敏於學既早夭無子而嗣盛煊其兄弟及盛煊皆廢學仲兄又前卒今惟季弟宗岱及子萬保姪盛煊三人存耳其田券亦鈐以郟縣之印如吾舅氏山木先生祭田法夫不能爲士則農工商賈皆治生之正業也其不能爲農工商賈則閒民也其或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博奕好飲酒迺逸迺諺則且爲惰民吾見有惰民鬻及其祭產者矣今之法足以存其田而不足以治其人吾望吾婦弟勤身厲行率其子姪謀治正業以毋墜吾外舅之家聲也爰記其顚末以

示來者

姚姬傳師祭田記

用光欲爲吾師置祭田於庚寅冬託人攜貲寄皖而其人未克寄及辛卯春三月佟方伯景文北覲用光始以八百金屬其交鄧嶰筠同年存侯姚氏來取時鈐以中丞之印而屬吾師之甥孫馬元伯瑞辰經紀其事先是吾師之姪孫石甫瑩以書來曰先叔祖墓下有鬻田若干畝今贖歸之其可爲祭田及余至邵武吾師之仲子籀君師古來余語之故籀君曰吾家亦尚有他所田當贖者余問其値則並石甫所議贖者合計之値可六七百金余曰君歸與元伯謀更取所餘貲買田擴充之得全數則書以語我籀君歸而尚未有書來也余爲先舅氏山木先生置祭田議諸子分年値醮之例以初買祭田之年予最窘乏之次房俾藉以給其饘粥及次年然後以孟仲叔季之次分房爲分年今爲吾師諸子謀亦如之吾師之長子禔壼持衡最苦若値壬辰癸巳而籀君彥耿以次得甲午乙未其可乎既以是作書與籀君彥耿而記其顚末如此元伯其力持經久之規俾吾師墓田祭掃之餘諸子得粗給饘粥無爲終歲客遊作依人計也辛卯八月望前新城門人陳用光記于福州試院之思位齋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謝文節公後文信國七年而殉國其絕粒實在愍忠寺今所謂法源寺也嘉慶初年朱文正議建祠於寺中以寺僧之沮購寺後隙地閱十餘年而始成其詳見姚文僖所爲記祠成後又數年文僖以屬江西値年者董其事道光七年用光復購得祠旁地乃謀改建正殿十二年壬辰秋用光以其事屬從孫延恩十月祠成其規模頗宏敞矣夫文節之忠無知愚皆知之不待論著而始明不以建祠而始著也景致命遂志之烈而建祠於絕粒之所感俎豆馨香之報而江右士大夫同展其桑梓之敬蓋文正公第以抒其敬崇節義之心而祠宇既立祀事宜肅吾鄉人實肩斯責焉且豈獨吾鄉人

而已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輸貲以佐建祠者皆海內士大夫懿德之好也千百年後瞻斯祠之蠲潔巍煥與柴市信國祠同爲京師勸忠厲節之祀固非若琳宮梵宇徒以資游覽之區而已是則文正創建是祠之意攷古者所咸致其愾慕慨歎之情也爰記其顚末如是其出財以佐成斯舉者別立碑列其名以示後之人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季冬月新城後學陳用光謹記

蜀岡紀遊圖記

蜀岡紀遊圖者余同年友張芥航河督紀其與余同遊之圖也時維癸巳之春余奉
命視浙江學路出江淮既與芥航相見於袁浦別去會芥航勘工於高郵寶應間與余復相見於揚州俞陶泉都轉乃招與同作蜀岡之遊初就桃花庵飯飯訖登舟至平山堂徘徊久之循西徑訪第五泉泉不可見矣有欄而標識者非泉之所出也出登舟沿洞以求盡湖之勝而三賢堂高詠樓皆不可登惟遙見其欄檻基址而已芥航慨然謂昔嘗及其盛時今頹敗若此盛衰可感不獨爲遊覽慨也翼日與余別芥航返清江而予則來杭州視事之暇偕海帆中丞課士於詁經精舍登第一樓謁文瀾閣朱子祠問昔所謂小有天園湖心亭皆頹敗不可遊乃彌憶芥航語與海帆嘆息者久之余數十年前於蜀岡于西湖皆嘗遊皆非其盛時而已覺其衰之可感若芥航之曾及其盛而今遂見其衰其爲感自尤至矣夫池館亭臺之盛衰遊觀者之寄興而已不足以爲事之重輕然亦足驗

物力之豐絀人事之廢興焉設有能復修池館亭臺之舊其不獨可資遊觀者之歌詠且足以見物力之轉絀而爲豐人事之由廢而復興也夫物力人事之轉移由于天而亦由於人其權非遊觀者所能操而操諸司牧斯民者之心且天下事固有立於此而驗於彼者然則芥航賦詩所謂我輩艱虞同此日其可謂不諉諸氣數之偶值而有自任其轉移之權之心者耶芥航屬錢叔美爲之圖而屬余爲之記圖中五人豫贊山太守益部宮眉觀

察錫淳俞陶泉都轉德淵而芥航與余也芥航未得至西湖而有願遊圖余嘗題之詩今以此記覼海帆海帆其亦有感于斯也是爲記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學使者之職所以考德行講文藝廣敎化美風俗也前明屬其事于提學道我朝特重其制不責以民事而專命以敎士三年旋朝報政則更命儒臣一人爲之雖在編檢科道部郎而居其職者其體制儀文與督撫等蓋國家廣厲學官之德意至優以渥而任其職而能無愧者爲尤難矣高宗純皇帝賜學臣竇光鼐有克己之訓光鼐是以榜于楹以當座右之銘有勤思克己以厲儀型之語夫己何以克己于何在不公不淸貪黷是營者夫人知戒之矣能戒乎是而葯樂體制之崇賜祿之厚苟以溫飽爲志者其己曰鄙惟晏安是耽而不能綜核名實以期得士者其己曰倦僕御胥徒之言是聽而不察其罔者鄙之屬也因陋就簡於發策決科之習而不能導士以紬繹經史者倦之屬也克其鄙與倦尙不足爲仁而可憚其難乎前竇公者有姜鴻臚橚雷副憲鋐以宋學敎士吾聞而慕之後竇公者有朱文正阮芸臺兩相公以漢學敎士吾聞而慕之鄙之己吾能戒之矣倦之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繹彝訓而省身余雖已受代其敢忘自疚乎使院之門外有題名碑自順治以來居是職者次第書其名于石以俟後來之遞增余乃志其自疚之端爲之記時道光十四年秋八月之下浣也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范文正公之名德世之所共仰也其崇儒術以造士則固與其功在社稷者並著蓋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皆其所扶掖而獎厲之者而授橫渠先生以中庸先生終成鉅儒與周程並列後世遂崇祀文正於夫子廟之兩廡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文正之有功於學校誠無愧於配饗矣文正之專祠在文正生時青州及邠慶二州之民與羌

屬既皆畫像立生祠及其歿後宣和五年慶師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夫捄災衛邊功在民振興學校功在士自宋及今二大端之所著仰盛烈而示後世固亦已有專祠矣杭州舊有范府君廟在梅東高橋明時以祀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爲土穀神蓋皇祐初公守杭州時發粟捄饑爲衛甚備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當時既德之延及後

世報功之祀不衰而習俗相沿及於督學署中亦祀文正爲土地之神夫土地之祠世俗之稱經傳所無也古者祭祀大夫五祀而已諸侯則祭其境內山川學使者之職與督撫同列擬於古之諸侯今世土地之祭古者境內山川之祭也余初至署謁祠詢之人則曰土地之神白鶴仙也昔有白鶴之神翔集此地有庇於人故至今祀之此其說既不雅馴而余周覽祠宇見有聯語頌文正敎士之功者笑曰是杭人德公之賑饑而奉公爲土穀之祀因凡署之有土地祠遂沿及於學使者之署也爲楹聯語者雖不能知古無土地之祠而頌及於文正之養士其識固正今直當去土地之名而特稱爲文正祠則名正而祀典亦尊後之爲學使者能思齊於文正之養士是文正之所享也杭之士有能爲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張橫渠之學者文正其亦歆其祀而許之也余不揣固陋爲正其祠名而作文記之以告來者時道光十四年仲冬月上浣

謝文節祠後記

謝文節公之抗節絜於文信國人莫不知之矣信國致命在柴市而歷今有專祠文節餓死於愍忠寺而後之人無爲之立祠者姚秋農先生嘗惜之既請於朱文正招同志醵金建祠於愍忠寺之北顧逾二十餘年而其工始就其詳見先生所爲記蓋事之難集而苟力爲之亦卒無不可成也如此余嘗求文節之事實于宋史而惜其文筆蕪雜不足以發人志氣昔太史公之合傳不獨以見其事

之本末且舉其人之聲音笑貌如相接于几席之間蓋義法存而詞氣亦與之昭彰焉今自劉應龍以下諸人惟徐宗仁之死于厓山略近之其餘雖賢皆不當與文節合傳者明錢士升南宋書知與信國同傳矣而其詞闒薾無文假使歸震川宋史成其爲信國文節傳當必使人歌泣如讀太史公書而惜乎其未能成書也秋農先生以祠事屬用光諗諸江右之鄉人用光復建客座三楹于旁其恢閎其規模將俟諸後之有力者乃爲後記以勸

來者云

遊石門洞記

自麗水以達永嘉舟行甌江中兩岸山多樹木多石木石之上下草茸茸鋪青翠下臨江水澄碧深演仰睇俯瞰涉目可玩行七十里至石門洞兩岫峙若門從洞口入履石磴循田疇迎瀑而行至誠意書院謁劉文成像書院已廢矣山內外之田皆寺田也文成像居後堂前有廳事皆空廠無門壁瀑與廳事正相對雷翠庭先生所爲題扁曰噴玉也余試温州竣舟旋處州重遊焉雨後瀑較前益大垂厓若紳崖峻而當瀑垂處若稍窪其中故瀑之垂也直而婉迴翔而容與如雪之激如雨之霏其下深谷水紺碧色近瀑則雨濺衣袂坐廳事而納衆景使人欲舍世事而居之不忍去也既歸舟行一日始至麗水舟溯流而上東西行也緯夫就南北路轉易其緯挽之徑及欲轉時背陡崕亂怒灘濼中流而就夷曠崖之陡也其石如俯如立如趺坐齦齶露而肘趾錯象物之形若可以名舟往

返二百餘里每當旋舟時余輒喜迴旋瞻矚之乃笑曰崖岫之可名惠定宇之言九經古義也其有能言山川之體勢脉絡者則顧亭林錢莘楣之攷証史事也若居洞中而納衆景非深歷其境者不能其洛閩諸儒之所以究微言而闡大義乎翠庭先生爲督學時余舅氏魯山木先生嘗與襄校之役余少時讀先生遊石門洞記而心慕其境今幸得續雷公之使事而身履舅氏所遊之地恧然媿學行之不足以希翠庭而愴然思舅氏之不得見

誦荀卿子所云弟子通利則思師之言蓋盡然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韜光步竹圖記

道光甲午秋鄉試既蕆事揭曉後數日中丞宴兩主試於雲林登韜光循竹徑而上至庵少憩余與伊裕堂都統英惇甫尚衣步行至觀海亭徘徊久之沿石磴下十數武右折有地廣數丈餘僧徒方構屋其間未竣工余笑謂若舍世事而居此習靜俛納湖江之清光仰矚雲物之變態由是靜察此心之出入可以企心齋坐忘之道矣僧徒既不能知此吾黨亦第窮一日登臨之樂而不能久居其愈於僧徒無幾也都統尚衣亦笑以爲然既遂步行至雲林過書藏置姚姬傳先生經說詩文集及余所刻書數種屬僧徒簿記之而歸湖州費曉樓丹旭善寫生因屬爲作韜光步竹圖夫西湖之勝隨人所自得不獨雲林也浙江山水之勝亦隨在可以聽人自得不獨西湖也而韜光在西湖之雲林爲最勝余與中丞諸君適遊此又適得曉樓善寫生而屬爲之圖其亦人事之可喜者矣程梓庭制府時以閱兵至杭州後數日亦自續爲雲林之遊屬曉樓爲補入故圖中有五人吳退旃少農椿徐廉峰編修寶善梓庭制府與中丞及余也甲午仲冬月新城陳用光爲之記

太乙舟文集卷五

清頌堂叢書

新城陳用光實思

復姚先生書

得正月二十二日手書具審體中安適於仲春之杪當往江寧計今當已達彼用光曩承舅氏緒論求所以誠其身者聞先生之說益以自信事先生今十年矣學未成而懼行之隳文未進而懼業之廢夙夜之矢將終身焉中間涉歷世故搖惑萬端恐負謗於師門累更迭復然於出處大節固十餘

年守之而不敢渝易稱即鹿无虞詩美卬須我友用光於此有不勝其怵惕者方今仕進惟科舉一途既連辱於有司妄欲改試京兆念石君先生海內所稱君子人也用光雖嘗以通家子得謁於皖城今此北行將謀纔見庶幾磨厲所業以期有用于世故前乞先生書以爲介紹而先生過爲推許其於汲引之意則厚矣懼用光之不足以副之也既拜賜之辱且自明其慚恧之誠伏惟鑒察用光今歲筮得大過二爻沈潛乎卦義反復乎爻辭驗之于身世之故而察之于動靜之間其剛也其過也涉乎世者嘗有吝矣不敢不悔也勵乎行者嘗不及矣不敢不勉也能充之則有以爲酬酢萬事之具不能充之則且使其身僨焉如不終日斯言也用光雖未能踐焉固將終身誦之矣行期屢易淹留至今孟夏決當首塗侍教未知何日山川間阻南望神馳爲學之方從政之要尚冀提撕時及俾得以時警發茲有蘇州便人囑其持書投至江寧有示付之攜還可也

與姚先生書

三月之末附書於南歸者計今當已達用光遂於首夏趨塗今居京師月餘矣南來客少未奉手書眷懷眠食引領增憶用光比爲論語義疏汎濫於諸經傳說益知朱子之學誠爲己耳非有爲乎人也今之爲漢學者誠爲人耳非有爲乎己也胡氏之傳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尚書後乎朱子者也二子者論議之迂名物之略誠有過焉而攻朱子者叢擊之不遺餘力曰吾漢學也春秋每

月書王以爲孔子之筆此服虔說也而賈氏因之其不書王以治桓賈逵說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賈而黨之曰胡蔡而伐之黨乎其所異而不知因伐乎其所同曾是以爲愈乎人心之相勝至無已時也不顧義理之安而攻乎名之所難犯以爲己名夫胡蔡其蒿矣也生心作事之害非獨儒生之論議而已然則先生倡宋儒之學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豈得已乎京師雨後風氣益涼今溽暑時也然袷衣未嘗去體用光治經之暇惟事舉業閉門讀

讀寂若深山出處之節自守之閑曩所聞於先生者未嘗踰越也石君尙書昨已謁見辱教誨之甚至用光不爲海內君子之所擯尙當益繕治其學行以無負爲知我者訴病矣屬有南下者附書問安所欲請誨具於別紙冀賜書惠及

寄姚先生書

自乙卯之冬拜辭里第曠違顔色兩載於茲去歲擬重作南遊及秋復思爲歸計輒緣牽係事皆中止延及于今行止靡定以此遂未能常修稟問上問起居而懷思明德未嘗不矯首南望自悵其事與願左也顧嘗念先生之所期於用光者學以致夫道自古師弟子之相授受固貴乎親炙而其傳之能習與否必視其人之自力苟終日侍側而志氣不從則如其未侍焉爾已用光曩者在江寧時是也苟千里阻隔而服膺師說而弗懈則如其日侍焉爾已而用光今者乃不能然晝作夕休與物營營悲年歲之不與悼壯志之無成今年已三十矣自視此心蓋不免于旦晝之牿前兩辱書以治

心見勗用光不敏請從事於斯焉不敢復蹈于自欺之蔽也去歲與盧南石學使往還頗論及正嘉前輩作文之旨觀其自著亦足相副因思用光沈埋於科舉之學久矣欲悉屏去正嘉以後作者勿觀而專力於歸唐諸子由是以治古文亦無他歧之雜庶昔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苦所作不能多僅得三數藝而自視究未能工因抄錄之並附他作學爲科舉之體者呈請鈞誨俾得有所遵守伏冀先生詳爲之訓示焉用光世父嘗造園

一所于居室之東頗足登眺家大人遷祖廟於園之東而建樓於園中以貯大父藏書及大人自太平歸而園已非舊觀矣樓故面西其西有亭亭則則既毀爲居室而樓之前耳目壅塞大人易爲東向而懼後之人或將并其樓而弃之乃摹大父之像而泐諸石將祀像於樓中使後人不敢議遷毀既自爲敍其緣起且欲得先生爲之記以示久遠今并畫像奉寄且命用光詳書以請于先生伏冀從其請而惠賜以文

寄姚先生書

向嘗承論管子天下才後世求其人不可得若東坡介甫皆非宰相才之說比讀荀子益信因竊以爲荀子之才不及孟子然苟使其得位行道其所成就當不在夷吾之下賈生陸相才幾近之而不能及其深也以此意求古賢之才略之遠近未知其有當否至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荀子已引用之而以爲道書之說竊意道書者三代相傳舊說古聖之說也僞古文者竊取之以爲堯之語舜則不必然矣而理則當也程朱諸儒取之以爲歷聖相傳之心法以理斷之未爲不可也書缺有間矣二帝三王之微言容有錯出於各家之傳記者別白而標舉之是即無異於尊經由是以推周子太極圖說固無嫌其得之於道家矣今之爲漢學者辨其授受之源而以爲非河圖洛書之所有昧其所自得而斤斤於同異之間豈獨其心之不公耶抑亦其考之未審矣愚意如是伏乞裁示

寄姚先生書

三月來未奉手書頃乃得端午日所賜書並詩文六種所以誨用光者諄諄詳盡忻忭警惕不能已已用光居此數月藉得收拾身心溫理舊業於經史大端似略有所得而治形家言則苦其轇轕無與決其疑而歸於一者又執卷終日不能目驗山川形勢雖使果有所得亦趙括之言兵而已近日形家書以葉九升爲善本而蔣子鴻范宜賓則攻之朱雀源於生氣葉氏以爲水法是已而蔣氏以屬大元空五行滅龍則穴歸于右而葉氏以爲歸

於左納甲之說寅戌申辰似未可屬坎離也而葉氏以屬之鄙意漢儒言名物制度有確當者矣而舛誤者亦復不少若蔣氏之流不啻龍溪卓吾之言汪洋徜徉而不得所據彼象山陽明說雖少過而固有使人可據守者焉如彼其書用光未得見之也用光比讀鄭康成禮記注厭孔氏之繁冗思通驛於鄭朱以破世之宗漢攻宋專己守殘之習力小而思舉重任未知其能成此志否也夫子水法四格比始得其端緒而未能旁推交通以證其

說今略就日夕所讀書雜舉其一二端以求折衷於夫子惟冀有以詳示之爲幸用光比于此刊行莊子章義其字句須訓釋者用光據陸氏盧氏附入茲以副本寄覽其所爲禮記亦大略似此而疏義則另附於經後然此則須遲之十年以後矣外寄同鄉鄧氏所刻老佛五種書其牋注不必佳而安般守意經在內鄙意此書所言與參同契可相表裏夫子覽之以爲是否用光比有說經文字數篇匆促未能抄寄當俟明年攜質也

寄姚先生書

壬戌冬詣桐城癸亥秋過皖城皆未獲侍杖屨雖屢訊問起居安吉精神愈健而數載暌隔曠燕居側坐之私虛執經請益之願事阻而跡違意存而身繫今此居北南望愈遠又自去秋來未奉一書懷慕之思益不能已用光去年過泰安得聶君泰山道里記乃有先生一序爲用光向所未嘗見者意其爲少作不入集或以其迹之未化而故去之然愚以其文乃神似子長近時執筆者無能彷彿

其萬一也以是推先生往時裁取之過嚴蓋有文若是而不存焉者多矣用光嗣是當留意訪求而先錄此文寄覽其當入集固宜存之其或可去亦望示其所以然俾用光得藉以研求乎文事也用光曩時閱梅崖集以爲不可及比乃覺其氣少懈而骨格未堅譬之樂鮮純繹之音譬之木鮮密栗之致二者望溪似猶未至焉梅崖於望溪乃彌不能及已近時王鐵夫爲文不可一世用光去年得見其十二三誠有過於梅崖者然其於冲淡自然

之詣亦似未之有得夫昌黎變排比之習而以疎勝昌黎不獨以疎勝也歐陽曾王氏取其疎而得其所以爲疎者故能各獨成其體後之人無其學而徒爲冗散汗漫使不可合於尺度固宜其見詬病於世也然司馬子長所以勝孟堅者曷嘗必以縝密爲貴乎先生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非獨濟之以密也先生謂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其所長在於疎固非冗散汗漫而不可合于尺度也先生往昔之論用光今者乃恍惚乎似有

見焉書以質之夫子冀有以指示之所懷千萬書難悉達

與姚先生書

陶意雲處寄來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七日兩書具審道履沖和爲慰前此所寄書及爲用光蘭雪評定文字俱收到矣弟去歲秋間從鄧同年廷楨處曾寄書及以先履堂叔行狀呈政求爲作先叔墓誌者不知此曾達否王竹嶼南旋復有雜文及書託寄度於今正可達耳用光非不知慕古者顧官

京師數年學未能盡而職未能稱外不能效世俗取聲勢得美仕而內不能具甘旨終年侍養親之側與俗汨沒志嗟跎而無成年荏苒以增齒嘗自念古人之學富矣欲跂而及之宜加其學焉用光竊聞先生長者緒論既知其途矣而人事之牽綴性情嗜好之不得所制中痞而思既悔而旋迷者屢矣既無所得於此遂欲解俗之殘以求吾所謂志者是以去年有南歸就先生之說顧家累既重舟車之資未易具官京師饘粥之資其親友貧助

之者每歲須得千餘金若遽爾言旋無以對親友且婚嫁之事又至矣微先生言得館之難今固且隱忍於此而未能行也古之人未有不以行道爲志者用光幸居館中治文字無政事之責然求其所謂祿養者而不可得也五六月間當求得御史以爲乞外郡之地此於古人之義遠矣然今之居館中者大都如是道之可行也與吾學未有以稱之用光固惟此之爲策耳承先生爲籌出處之道故敢述其近狀

寄姚先生書

敬啟者既作前書將發而陶意雲持十月廿三日手書至讀之知今歲不返桐城計前所發信比當次第收到矣本朝之有考據誠百世不可廢之學也然爲其學者輒病於碎小其見能及乎大矣而所著錄又患其不辭用光嘗服膺明儒之尊信宋儒而病其語錄之不辭也先生獨舉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並重之說以誨示人而所自著復旣傳且猶奄有三者之

長獨闢一家之境用光嘗謂唐宋諸賢至夫子而集其成焉蓋天地間文字相嬗至今而必不能不有此境獨非得其正且至者無以發之然則論文章於今日先生功邁於震川矣鐵甫見未及此固宜以其考據爲病也鐵甫嘗自言生平所較勝於人者東京六朝之功頗深也而深恨未識先生使得見先生聞先生之議論其學當必有進鐵甫嘗爲用光言宜留意兼采左史班固之茂密夫以東京六朝入西漢是綴孤白以爲裘也其兼采左班之茂密譬列雜彝龍勺而不廢敦卣意其言固猶有可采者乎乞夫子爲明示之用光嚮頗不喜惠定宇明堂大道錄比見翁覃溪先生與胡雒君書亦以此爲畔道之作所當辭而闢之者覃溪先生又言與其過信漢儒毋寧過信宋儒此非近日諸儒所能爲之言也用光頗悔與覃溪先生蹤跡之疏矣用光比閱近儒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其說專與朱子爲難而其考訂名物頗有是者用光向嘗辨其據小序以難朱子者數條今欲盡成其說俟

其成當以質之夫子耳用光欲擬明人之集震川尺牘而爲夫子集書札其抄所自得者成帙矣他處蒐羅亦積日頗有所得今抄往在里第所得四札而不知姓氏者乞夫子爲標示之因思魚門莘楣覃溪諸君子往日必有與夫子往來之札未審能檢出并寄借抄否若以附於夫子尺牘之後他日并夫子筆記及蔀塢先生各書筆記刻爲別集以傳此則歐曾諸集之所未有也胡雒君豫章沿革攷未審能記其家尋取寄示否山木門人吳君

喜用光之啟蒙師亦作新城沿革攷此皆聞先生之風而起者用光亦思以次學爲之用光爲十月中娶婦事煩俗不可耐今幸了却矣居京師中乃經年無伏案之功今頗愧悔欲自臘月初爲始每日排比作經史功課前所云黃石齋禮記其書總名石齋九種今日再求不可得南中如有是書乞先生代購求之其易學似頗別具奧解也八月書已得茲寄吳禮部復書一函禮府家傳一冊乞查收又用光寄揚蓉裳一書乞爲轉致之近作古文有副本者亦望寄示

寄姚先生書

去冬陶意雲至得手書具審杖履安適今開歲又逾月矣意雲之弟北來當必復有書見示而今尚未至用光比泛濫經傳每有所疑質之以夫子之說則融洽精核必有所折衷舉昔人執單辭偏據之失而一空之此誠爲經生之鉅製用光自信爲汙不至阿其所好之公論也而於說九江據漢志之文則有不能無疑者漢志得目驗之實固非後人所可並論矣朱子以湖名易江名固似有改易經文之失矣然經文固言治荊州之水也鄙意言尋陽以下之江固統括于江漢朝宗於海句內其言九江與沱潛雲夢之辭相屬則朱子以洞庭當九江似未爲失洞庭當堯時未必無泛溢之患禹功施於揚州之震澤未必不施於荊州之洞庭洞庭受湘沅雖未入江似亦可名之曰江也且言雲夢而洞庭似不宜略也禹時名之以九江而後人名之以洞庭猶震澤具區太湖之異其名也則朱子固未嘗改易經文也班氏之目驗豈敢臆議其非而以經文方域之所繫辭意之相屬求之用光不能無疑謹效直而勿有之義請益于左右惟夫子誨示之爲幸李安溪以彭蠡爲巢湖與夫子同而其說微異今錄數段寄質亦望有以誨之焉用光比讀王遵巖文覺其辭繁而不能成音震川則雖常語而亦可成誦以此知震川之不可及也近日經史及唐宋人文所蓄疑者甚多亟欲依侍講席以待剖決若果得差南行固幸矣不然七八月

間終當籌南歸之策耳外文一篇呈誨

寄姚先生書

到京後發書五六通並以韓理堂古文孔撝約公羊通義高文艮所評擬龍疑龍兩書及用光自作文兩篇陸續奉寄未知俱得到否數月來未奉一書殊深馳戀家兄在江寧計寄書當更易達而反遲滯意家兄勤于公事未能數往謁候起居耶用光頃數謁覃溪先生諄諄以古義相勗因述曩與夫子詩酒過從又嘗作古文會令人想見前輩風流今則爲古文者無其人矣又夫子嘗曰文筆業已成家今用光齒過夫子居京師之時而窺尋緒論其所自作曾不能絜李翺皇甫湜于萬一其可媿恧寧有量耶覃溪先生窮經以博綜漢學而歸於勿背程朱爲主其識自非近人所及然其論夫子經說謂不當自立議論說經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則用光不敢謂然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前人成說有可以爲左證者有不可以爲左證者儒者學古以其自得義理兼所目驗事實參互考

訂歸于一是必欲于前人成說一字不敢移易是今人所嗤爲應聲蟲者也雖依附鄭孔安能免門戶之見哉朱子之學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躬行心得非諸儒所能幾及而其窮經之餘又精通文律故其詁經文義十得七八用光嘗謂東漢人拙于文辭雖邠卿康成亦然凡其說之難通者皆其拙于文辭所致也文辭之在人乃天地精華所發周秦人無不能文者諸經雖不可以文論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則不可以通經今人讀孔賈疏未終卷輒思臥其爲說轇葛繚繞不能啟發學者志意非疎于文事之過耶然則說經而以古文行之其有益于後人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哉韓昌黎所注論語惜後世無傳本使其傳于世朱子必亟稱之矣用光恐覃谿先生之說貽悞于後學敢私質其說于夫子

寄姚先生書

幾及一年未奉手書懸念起居見之夢寐頃家兄遣人來收到三書乃知去冬內有二札家兄今始

同寄接讀之餘喜慰無已然用光今年亦曾三寄書其兩次皆由家兄轉達來書未提及豈尚未收到耶昨一書乃從江寧王舍人鼎文託綴行轉寄則固須此月下浣方可到耳所寄經說詩文集皆收到用光去年固以所存經說一部送與覃溪先生矣用光嫌其下筆處塗乙未當僅于蘇齋匆匆一閱而未與用光攜歸則此次固不必再送去矣用光意先生于古文無所得其治經亦似纖細處多而下筆苦于繚繞不休其論詩亦似有晦澀之病有喜人同己之意其於夫子經說以所論梓材康誥為不然而以絲衣說吳憮音近假借字為極當但惜其無他左證用光意投壺禮文固即左證矣如先生論石鼓文斷其為成王時事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為據外此亦未有他左證也頃有論荀虞易一條抄録呈覽用光比與兒輩講關雎之亂查朱子語類三條皆與注中樂之卒章意同而似皆未明了張稷若以儀禮合樂詁亂字似甚確合樂有六詩而曰關雎之亂猶學而為政以首章

標題也合樂在正歌告備之時即可曰卒章不必別有他卒章也因思夫子言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似亦因合樂所奏而感及其德哀而不傷似指卷耳說之為當求淑女而不得不至于哀也嗟懷人而寘卷耳于周行則哀而不傷矣然無左證惟朱子嘗云此詩意文王居羑里時作而惜其時不可考朱子之慎如此用光意以此言哀似較專以關雎一詩言之者為更合未知前人已有言之者否茲以所為師摯之始一節文及與舍姪書一篇呈覽前所與家中兒弟書稿如尚存几席乞為檢寄又法帖題跋刻本亦望寄一二部頃尋得夫子所為孟通議先世墓表一篇查存稿中未有今以寄覽似當補入也五家叔已來金陵否舍弟舍姪得依侍經席眞三生之幸其學雖淺未能有受教之地然坐春風沐化雨即後生之福也

寄姚先生書

用光今校刊先大父外集茲先將第一卷寄覽先大父於鄉黨之間能調和貧富而成善舉也如此

舍間諸兄弟輩能守此意魯氏斷無前年之訟矣今訟尚未了未知將來如何結局也爲之三歎慮事之法不本于學問則動必得咎用光于指揮署被盜事若持之以鎮靜詳審則盜可獲而事亦就辦乃惑于總憲之言不能無希世取容之意而適以獲咎雖聖主特與優擢而用光自反則實以自訟也平日之所學者何事乃明知告密者之妄言而顧欲捕賊以自劾此之謂失其本心矣用光於去年十月

十二得御史今年十月十二歸翰林此似亦前定之數人或以斷翰林前俸爲用光惜用光則謂此無庸計也欲接俸者爲易於開坊也用光謂此卽願乎其外之思惟一日居翰林則當盡一日之職肆力於學而委心任運此用光之所當自力者

東習之

習之足下前在山聚談兩日此心浩浩然乃遂匆匆言歸意殊不樂數日來未得手書未知卽日體中如何無恙否懸念之至僕歸來都無一事可告足下者近復爲三叔父校對十三經石刻無暇治經惟早晚可讀書耳校對時又徒潦草塞責大失古人卽事卽學之旨奈何奈何足下讀古人書事事反求諸己惻惻然自覺其心之放此眞爲己之學爲僕所心折者雖然易有之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足下于學聚問辨之功信有之矣于寬與仁之義則似尚未至也大抵吾人爲學固以收斂靜一爲主收斂靜一則日自覺其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知不足則惟勉以

期其足而已而顧自況愈下若有所不勝然者則是以自下之心而反入于自畫之意以至謙之意而反成爲自滿之心其辨在幾微之間而其失爲終身之累程子曰人有過惟改之而已悔之過甚亦足爲心累夫自視抑責之意過多則古人暇豫自得之意不見而吾之學遂難以底乎正大光明此非寬以居之之義也子曰力行近乎仁仁以行之此易言謂純亦不已也然既以仁爲言則固有藹然肫然之意在焉足下前與僕言每樂言矯以

爲非矯之過則不能以造乎中夫矯輕警惰張子固嘗有是言矣然矯以至乎中非矯而至于過也荆公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矯過而至于枉則此心不能無重輕心有所重輕則已非藹然肫然無適無莫之字矣又况措之于躬見之于事于人情有所不合而是非毀譽以起是非毀譽以起而心不能不應之則忿懥好樂有所之而互相爲害其于易之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不亦大相懸絕矣乎足下言治心然處事而不得其平則心固由以不治矣內外固無二致也程子定性書固宜日三復焉僕之自治尤疎于足下然以己之不治而見足下之失匿而不言亦卽非所以自治也僕之所患大抵懦弱輕惰四字足以盡之語云見人則明自知則昏足下有見于僕之所患更有他者望不惜時有以規之

致魯賓之書

久不奉書惟侍奉安吉讀書益勤厲也古文學之難成久矣有志而不能成者或病於才弱或病於學疎僕之才弱於足下而學復遜足下之勤辱相望不能副可愧何如夫學宜勤矣然朋友講習及聞見之資於外得者亦不可少方望溪嘗以所作文示李巨來巨來輕之曰縣以桐名者不一矣今曰吾桐後世孰知爲桐城耶巨來文豈足以望望溪然此言未始不當矣夫文有虛有實虛者骨脉神氣也實者名物度數之見於文字間者非攷證之博則每患其疎故姬傳先生嘗以攷證誨學者也僕侍姬傳先生久又嘗旁采莘楣覃溪諸君說於攷證知其塗轍焉而筆不足以副之嘗以氣弱爲恧兹得專力文事當益發奮以成其學也承相望之切輒率臆以報

復魯賓之書

奉手書得近著及所鐫削用光文皆當知足下之勤勤于用光也獨所論教人爲文之法則于義不協懼足下執此意以徇世好則無以蹈山木之盛軌自山木死今無復言學古者矣不以是望足下

無可與望者足下所謂法者正嘉諸君子之法乎正嘉諸君子之法無所與于科舉之學用光所謂學古者豈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乎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亦無所與于科舉之士雖然君子之教人也不語以其所不能至而亦不絕之以其所可從厚期之以生其仁義之心而利導之以紓其踴躍自奮之力科舉之學俗學也然而其所誦者未嘗不與學古者同豪傑之士無所待于人而自能學古然猶有上知之資溺于科舉之學

而不返者矣若中下之資無與扶掖之則彼將自畫于所從事而進則以自矜退則以自廢自矜則妄妄則倍心生自廢則倭餒則鄙心生挾冊而居於一室其鄙與倍不之見也及歷之事而見焉然後譏之爲俗學夫惡知其病之所自來也鄙倍者利心之所爲也善不明則固以利爲善矣足下所言者二事也用光見其通焉至若所謂時文之法敏者可一月得之鈍者亦可三數月而得之無俟朝夕與之語也凡爲文以氣爲主氣非學古于何生有法而無氣則土偶之官骸而已以學古而至于裂規矩弃繩墨則尤不當吾嘗以法繩今之文士有偭背者矣以繩學古者則十或一二焉然則一二人究不可謂之學古者也用光固中下之資也人之譽之者皆世俗之見也惟山木善誘之乃能知學古爲可慕而積所聞見以略知古人之涯涘其受業于山木固深且久矣若足下聞山木之論甚暫而未詳而所學已適于用光乃忘其所自得而易一說以誨人毋乃近于惑與世之不以學

古爲教彼其素闇于此毋怪其然也不然則或有忌恨之見存焉若好學如足下而猶惑于世俗之說則追山木之盛軌者更誰屬也用光與習之與足下同事山木今習之已矣微足下用光固無可爲盡言者狂替之罪無所逃幸足下諒督之

與魯賓之書

去冬辱手書並承示雜文數篇反復數過乃與足下曩者之意境相遇念昔與足下及習之三人相策厲以問學今習之已矣用光於學無所增益獨

足下養親課子鍵戶讀書是宜坐進此道加勝萬倍今以數年之別居千里外奉尺寸之書而不啻並坐而與爲言矣且得考其近日之志業此其欣忭何可勝言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用光敢舉其聽得而求合於姬傳先生者請質於足下夫爲文非立言也立言之道非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莫屬自漢以來惟程朱諸儒誠有紹絕學之功是以可謂之立言焉若夫釋經訓詳攷典則及詞章之善言情事猶故老之述舊聞時鳥好花之娛於耳目備采擇而已曷足以云立言雖然文具而事顯藝精而道合事足以察古今道足以資愚智燦著者其迹也鏗鏘陶冶者其情也其質足以媲周任史佚之所稱而其詞足以鼓舞學者使之趨於道德而不倦蓋喜爲文者聲華榮利之事其鮮得而干之也則推其功而謂之立言夫孰曰不宜夫古樂之存於今者希矣今之鐘鼓弦管五音繁會其遂足以云樂乎樂莫尙乎琴然使今之善鼓琴者進而言太古之音其必無幾矣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吾嘗謂古樂無以求求諸文則足以當樂詩歌其小成也古文辭其大成也樂不可遺器數故爲古文辭者不徒尙乎聲而必求所以實之今夫噫氣之鼓萬竅怒號者其聲耶然而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其必有所激矣風而厲氣之逆也其各以時至而無傷於物歲序之所以不忒也爲古文辭而博稽乎載籍調劑其心氣者何以異是姬傳先生嘗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義理考據其實也辭章其聲也用光比致力於三者而媿未有以聚之也足下專志銳力其於義理得其正矣宜求其精焉者於考據得其要矣宜求其確焉者於辭章得其清矣宜求其恢奇而典則焉者博問於友朋而詳考乎見聞吾與足下共勉之而已冬間北來可相見攄其所懷並勉勵於學古之道率此先報

復賓之書

承手書勤勤懇懇以世之爲攷證學者務枝葉而

忘本根逐細碎而舍遠大事空文而鮮實用權用光樂小道之可觀忘致遠之戒泥且心思固陋則見之文字者氣不足以舉其詞其有害於古文之學也足下之於用光可謂敦輔仁之思者矣同治古文二十餘年而用光迄今無所成非足下振發其志氣孰與策勵之感何可忘感何可忘雖然用光非能爲攷證學者也吾師舉義理考證詞章三端訓示學者用光雖嘗從事斯語矣顧知其途而行之不力譬適遠途者或日一里焉或日數里焉或數日不行焉車敝馬羸而欲以至乎千里之遙其何能濟用光方以自媿謂足下宜策其惰不謂當舍攷證於不爲也且吾師之所謂攷證豈世之所謂攷證乎用光嘗因吾師之說而推以合乎宋儒格物致知之學蓋今之言學者咸以適用爲要矣而攷其見諸事者或失則重或失則輕或畸輕而畸重或前重而後輕欲興利而不知利之所由興欲去害而不知害之所由去機有由伏埶有其度流有必濫莫塞其源苟翊其見之所及而不知

不合乎古人永終知敝之道其原由於知之不致故意不能誠而事不能辨也以是知格物致知之說之不可易而循吾師考證之說則於宋儒之學未必其無所合也用光之意蓋在乎是固非欲以名物象數之能攷證矜其博識也足下知尊信吾師之說而所以策用光者乃舉其同趣而異嚮者以爲言似未察用光之意也且足下所舉閻朱二家之學亦正有辨百詩以漢學訾宋學其詞氣之偏駁者非學者所當法也其攷證之精核者則固古人實事求是之學不可不法矣竹垞之爲人不足論其學亦不逮百詩然博聞強識則今人固未易幾也其文字雖無當於古文之業然以其該洽凡言學者往往不能廢之往日吾鄉亦嘗有聞山木之風而爲古文者矣然卒之無成者以其無學也無學則無以輔其氣定其識世人以古文學者多空疏職是故也且能以攷證入文其文乃益古吾師嘗語用光云太史公周本紀賛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史公之攷證也其氣體

何其高古何嘗如今人繁稱博引刺刺不休令人望而生厭乎史公此等境詣吾師文中時時有之此固非百詩竹垞之所能知也然則以考證佐義理義理乃益可據以攷證入詞章詞章乃益茂美自今以往用光願與足下同切磋於是以求其成焉耳矣比亦屢有所作文字俟少暇時當寄質

答賓之書

得六月間手書具承相望之懷又知息意北行養親却埽而勤力於通鑑之學今世之爲學者鮮矣

夫人之通塞繫乎時而學之篤實存乎我雖伏處里閭未嘗不有經世宰物之學在焉此非所謂立德立功之根柢耶今之爲漢學者破碎穿鑿令人不樂觀雖僕亦以爲然足下議之當矣顧舍是而使人得以空疏誚我徒以機軸氣體爲古文辭雖明之茅鹿門今之朱梅崖皆深有所得於古文者而不免病是也故用光奉姬傳先生考證之說而願與足下講習者意在此也用光嘗謂爲古文辭者非詩人之所得同年而語也詩人如沈宋温李其行之佚蕩浮薄不足道然使絜李杜於韓歐蘇曾王諸君子其亦有差次矣何也以其見諸實用者李杜爲不足恃也胡身之不以文名而其於通鑑之學則深且博足下爲身之之博而又工文用光今且以此望足下柳子厚云鏗鏘陶冶時時見古人情狀此言格律聲色也用光所謂合乎樂者此也無格律聲色不足以言古文辭其謂合乎樂比擬之詞爾非謂古文辭之音響節奏即樂之音響節奏也夫天下之道有本有末有淺有深局於

末且淺者固不足與語矣求其本與深焉者而遺其末與淺焉者此高語性命之學而不究諸事物之失也爲古文辭乃亦類乎是格律聲色古文辭之末且淺者也然不得乎是則古文辭終不成自韓歐而外惟歸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荊川皆莫逮焉本

朝則桐城之文非他人所能及亦惟在於是爾不能相見聊以達意

與伯芝書

昔姬傳先生與吾書云讀宋儒書是致知工夫此語從未經人說過却極精當耐人玩味惜此書在陳州燬去中尙有論黃太沖文字雖不入格却寫得出論亦極當餘數通亦尙有論文字語惜吾只記此耳吾甚恨之頃覃溪先生評吾一詩云作不入所以作不出此語亦精極伯芝此刻正有作不入所以作不出之病不然鄉試題大可發議論何以格格不吐可見胸中蓄義理不多也姚先生評方百川吾猶及史之闕文語極可玩味昔山木先

生嘗教人看明文待孫起山評語此眞循循善誘也頃見邵叔宀一印章用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吾甚喜之學然後知不足前輩大抵如此姚先生所以聽吳殿麟批抹其文改至數四也若負氣護前便是諱疾忌醫終身無益矣因信尙未發復草此一段勗伯芝當不河漢其言也

與伯芝書

戊申己酉之間山木先生嘗與用光言註經之難唐人義疏辭繁而不了當使讀者易生厭棄若深

於文事者以高古簡質之筆爲出之斯不朽之盛業也時讀易因卽爲易注山木素熟於

御纂周易折中因取

純皇帝周易述義參用之山木旣謝世吾昨爲刋行此注室如曩謂此注多采安溪不若刻山木文集更足以見山木之學吾曩時亦喜室如議論之高矣昨爲兒輩講易因取山木注重讀之於吾言行意見大有警發其取資於折中述義皆約其旨而融洽之因憶山木曩時之言蓋其時山木正與

姬傳先生論說經文字意固以此說經也說經而有益於人身心視徒以記誦該洽自詡相去遠矣室如議論高而不得其實曩時謂瑟莽先生刻試牘而不刻江愼修儀禮亦與此說同爲賢者之過頃與一作令同年論醫理謂仲景醫中之聖然有云輕可去實此四字大足爲處劑要訣吾忽悟此言大有理豈獨言醫雖以之治天下可也管葛之所以得王荊公之所以失正在於此四字有得失耳爲學文亦然室如細思其所以然否蘭瑞於六

月二十五日舉一子甚可喜吾名之曰酉福吾以辛酉成進士望其念祖修德云

與伯芝書

頃檢取姬傳先生手札中有一書論作袁隨園墓誌事尋之不可得書言作此文時勸先生勿爲者甚衆其人卒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詆先生以謂如生毛西河朱竹垞時有爲兩君求誌者安能不作作而不著其過以存厚不飾其辭以惑世誼也必并其能而沒之豈君子之誼乎先生此論用心最公吾初裝先生手札爲一巨冊及汝以敔爲手卷而此書不見意或汝去之去之非也人有必不可沒之名亦有必不可護之過其詬詆者固非君子之道矣或護其過而并去持論最平者之言用心有所倚而律己之閑或因之而亦弛是故君子愼其靡也吾於人無所苛求況隨園先生向嘗辱其稱引而與以教誨者乎徒以姬傳先生之手札而不欲其終失汝宜爲尋得之歲紀之在甲子也凝齋府君鄉舉以之盛德之報周於數而復其始汝襲累世之庥殆奮跡接武以慰祖父於今年乎有其名者不可無其實獲其福者歸於有其德察凝齋府君之用心而務靳肯之家庭日用之間經權委曲之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吾望汝之勿爲常子弟也制舉業亦宜留意以爲不足爲而薄之者夸也以爲無與於學問之事而淺視之者闇也代聖賢之務爲詩詞者薄之無足怪爲漢學亦薄之彼其研究乎經史之同異者非孔孟之歸而孰歸乎

與伯芝書

伯芝行後一月而吾改歸翰林此朝廷異數恩也望見諸長者爲吾述安之之意且吾於此見天道焉吾素非喜事者而乃奏被盜事不啻其喜事矣人或以爲他人所牽累非也子苟能鎭靜寡惑於人言其惑於人言是固功利之心也乃遂使之改官是天之不欲子有功利之心也

君之恩天之道也鎔金者投鉛錫於爐中則必提

之使出而後爲純金今之改官是天之出吾鉛錫而使爲純金也予敢不敬承乎凡人遇事貴能自反伯芝試自反其亦有鉛錫之當出者乎伯芝其出之他日懸純金於五都之市而曰無人之售之者吾不信也予校刊凝齋府君外集今以一帙寄汝予反覆之深得處鄉黨法伯芝知重之曷不爲伯叔言其所以推行之者乎

與伯芝書

憶六月曾發六號又六號兩信此月所發信內列

第七號而爾瑞不知乃外列不列號可見其粗心此次我乃仍列第七號也前信內寄莊子二部可以一送賓叔茲又抄姚師與劉明東書與賓叔作詩不可作草頭名士作古文不可作鄉黨自好之文一以貫之也廣仁莊事已平矣而魯氏乃爲衆姓建莊在彼雖出於私意而其名則公吾家無私意而所爲則近於私以彼之公絀我之私吾陳氏此後無以服衆矣欲清葛藤惟合而後能斷分則必不能斷或因他事生波瀾彼來則我亦不能不

應不能聽其自顛自倒也此皆十五叔信中語信雖出於十五叔而其辭伯芝之辭則其見伯芝之見也伯芝之才可以明了於事而今乃不明於事伯芝之意極尊宋儒而其識見全非宋儒吾欲伯芝之明於事乃蹈成事不說之咎而復與伯芝言之伯芝當能知此意也典屋詩抄寄與汝汝欲此詩何爲吾今作詩文頗多而總無愜心處看來吾於虛處斷不能步趨吾師惟當努力於實處以冀步趨十分之一二耳

與伯芝書

昨日從鍾溪處送到四月廿九日第七號書具悉一切攷證之學古人惟事其實而已至本
朝始立其名前輩如顧甯人閻百詩錢莘楣諸君子亦惟事其實而已近人爲其名者乃僅僅掇拾遺闕以爲博攷核名物度數以爲精而罔知其大者焉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則攷證不徒不足爲吾病而且有資於吾學韓柳歐曾蘇王及明之震川皆不深於考據然惟諸君子則可吾輩所稟受

之才力不能及諸君子之萬一而欲以空疎不學之辭冀能立古文之業則無望焉已且使韓柳諸君子生於今日亦必不薄攷證此古今之異也觀韓柳諸君子集中所論辨者無攷證之名而何一非攷證乎典籍流傳以推闡而義益出有後人勝於前人者矣求之耳目之外此近日爲攷證之失元明人無是也近人譏元明人不學而所求乃在耳目之外此其所以失也伯芝以元明人爲求之耳目之外此未攷元明人集之辭也且伯芝不喜攷證而喜搜求散佚然則所搜求者詞章之學而已此則更下攷證一等矣然能搜求亦未嘗無益居貨者牢籠萬貨以爲吾有此良賈也務畜收而嘗貯丹漆金錫者之無用則亦不足以因時而乘利吾學中有因時乘利者攷證義理而以期適用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也義何以能比不有資於攷證乎然則攷證非格致之學乎里中樹木曾氏諸君縱人伐之而今議培植之此與吾家角勝而與我以曲之術也吾家於此事不議不論此事勢則然雖差勝於不知機而更爲議論以求勝者矣然不可謂之有得也子產治鄭爲政者之事也居鄉者安能行之節曰師其意亦非以威臨之也伯芝之意在於能以威臨之始爲才故曰齒爵二尊者當權子產治鄭之意以用之此內不足而求之外之辭也陳仲弓王彥方何以能化其鄉里彼亦何嘗齒爵俱尊乎能化其鄉里者匹夫爲之而有餘不能化其鄉里者齒爵俱尊者爲之而不足山木先生之爵未嘗尊而居鄉時人固有信服之者矣且子產治鄭伯有伯石公孫黑諸人其剛柔異施何嘗一於威也夫處事有世法有古人以義制事之法今之從政者其有善舉不過世法之善者爾吾輩自當求制事之義于古人然苟不得其當則反不如世俗之法之無害於事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若於世法之不善者反師之而自以爲有合於古人以義制事之道則惑之甚者也伯芝治安溪之易吾以爲不若治望溪之禮既可博求義類且伯芝方當爲舉業之學於闡發義理更

有資助也望溪外集刻本望覓一部寄我否則且以所得者寄我讀過俟後再寄歸耳

再與　國史館總裁書

前者妄陳鄙見輒蒙有所采錄昨所呈各傳復荷簽示商改謹已一一如命增損矣用光嘗恨壯歲以來從宦無師有疑莫質今已五十餘矣執卷徬徨靡所請業乃幸得因官行文字得聞前輩緒論是無師而有師也其爲欣幸曷可言喻頤弟子於師不廢辯詰趙商張逸各有質論見之鄭志不獨

孔孟之門諸賢人也今輒抒管見如左有所可否乞賜裁示用光聞善爲政者無變今之法而能行古之道善爲文者無變今之體而能用古之法繁簡張弛與時消息雖在爲文何獨不然史傳貴在傳其人俾可見於後世而已馬班諸史無所謂附傳也劉向歆宜專傳而見於楚元王傳中不云附猶曰其子孫也孟子荀卿列傳列愼到田駢三鄒子之屬而標題但曰孟荀不注旁以附其嚴朱徐賈諸傳俱平標諸人不云徐賈以附嚴朱也惟范氏蔡茂傳附郭賀則以賀釋夢而茂辟以爲掾也然賀居官有殊政嘗爲顯宗所褒異蓋以類相從各有命意今之爲傳雖不能全用其體而未嘗不當略存其意又昔之爲文苑傳者邊讓趙壹之流其人皆偏宕之士今旣嚴絕偏宕之士不以入傳矣則入傳者皆有守有爲之士不獨其文學可稱而政事亦當紀雖不能盡然而可紀者必當詳紀之以待後人之采擇故用光於汪堯峰傳舍芸臺先生錄四庫提要議論之虛語而錄陳午亭相國

紀載之實事其朱竹垞傳用光所附者尚有數人以館中諸君謂附傳不宜多列人數姑徇其意而獨存譚吉璁者以其爲朱氏之中表又同舉鴻博而嘗有守城之功也且用光觀古人立傳之意更有一說林苑云者羣材總集之區也若其人有傑出之材則以專傳爲貴董江都鄭康成不入儒林司馬長卿不入文苑是也今之列儒林文苑者異日苟有馬班之才出焉豈無特取而爲專傳者乎然則今之儒林文苑中專傳之人不啻皆異日之

附傳者也故用光謂今之爲傳不必以馬班自居
而惟詳列其事以待異日馬班之采擇蓋文章之
事與世相嬗豈獨用光今所爲者曰草創云爾雖
老前輩所酌定者猶之其草創也其修飾潤色不
能不有待於後之人也居館無事不敢妄行謁見
雖見亦造次不能以辭自達故敢以書達其請業
之誠非有炫暴之思也如有可采乞賜裁示

上英煦齋師書

自吾夫子擢居步軍統領以來中朝士大夫皆相

慶謂必能肅禁旅而嚴翊衛人情業業倚以爲安
矣昔唐李師道納兵於東郊之留後院謀爲變小
卒以告留守呂元膺亟追伊闕兵攻賊賊遁去是
時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
若都人賴以安而明正德時畿輔盜攻霸州謀以
十一月朔車駕出郊官省牲犯御蹕時兵部尚書
何鑑未寢既自具帖子以聞於宮內又縋城賞報
通州良鄉涿州各嚴守備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
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翌日武宗問今

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
迄暮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當九月初惟無如元
膺者乃有十五之事及夫子還而人乃仰之如呂
留守矣頃奉
上諭議
增
廟典禮各護衛事用光迂愚之見以爲今日事勢
與明不同而何尚書之調度或有可師其意而用
之者九月十七夜城內人情惶恐賴夫子取造言

者插箭徼示訛言始息人咸頌以爲有周亞夫堅
臥不起之風夫處大事者鎮靜與嚴整必兩相備
猶之議獄者剛決與仁恕必兩相成方今訛言未
息雖大半出於鄙俚之言固不可爲所搖動也然
亦不可不密爲之備又近捕治餘黨亦似有過於
密者叛賊固不可稽誅愚民或苦其株逮光武之
焚與王郎交通者書札曰使反側子自安似更爲
定亂之良法吾夫子造膝之對自必有大異乎常
人者書生迂愚之見惟鑒察之

上英煦齋師書

初二之
奏其冒昧之咎在用光一人其迹似乎喜事其情
似乎貪功但用光之意則實不在此用光雖騃愚
然素謂處事者宜以鎮靜爲主當去年九月廿後
尚持此論何況今日用光騃愚喜以古事律今事
唐李師古爲亂於曹或告韓宏曰翦棘夷道兵且
至矣宏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用光
嘗借此以律告曹黑臉者謂苟欲爲亂安有定期

而使人知之者則其不欲以捕治曹黑臉爲功可
知矣但此事不可信而爲此言者亦亂民用光方
諭司坊官密爲訪緝并可藉此以得祝顯等踪跡
而不意指揮署中乃適有此事用光當時亦苐令
捕役等密爲訪緝未欲具
奏也歸寓時過茹總憲寓中偶述及此古香前輩
謂此安可不
奏萬一此眞曹七之黨巡城何事豈可不急捕治
用光當時訥于言詞未能以未經訊明未可具
奏之言力止總憲是總憲之張皇亦用光之訥于
言詞有以成之未可以之咎總憲用光惟以自咎
而已至總憲既決意具
奏用光苟能自不具摺方見鎮靜用光復不能然
是用光既以累人又以失己一言不愼其咎至此
聖諭所責忙亂之咎夫復何辭至指揮署中之事
當指揮面稟時用光見其垂涕泣而陳訴又素知
指揮署中止有皂隸數人又隔彼上房數層一時
未能捕得行兇之賊自係眞情斷不疑及於姦拐

也使當時指揮竟被菜刀擲傷致死其因姦拐行
兇雖亦應究訊而究以先緝正兇爲要今指揮未
死而正兇亦未獲用光當時亦只急於緝兇未暇
究其所以行兇之故也設當時不即具
奏則刻下亦只移交刑部緝兇之案而已指揮當
時口稟執燭持刀情形方以脫死爲幸安有邀功
之念惟用光以述之總憲而不能鎮靜以其適與
收禁曹七同日之事遂疑及於其爲同黨此用光
與總憲之疑非指揮之疑也用光于初一日午刻

往會遊擊王元凱未晤而遊擊與守備皆于夜間來用光方與彼言城營宜一體望其同力協緝安有事在可疑而遽有邀功之念用光既以不知大體媿見夫子又恐武弁或與司坊官有隙於夫子前所述或有參互特述當日情形以明用光之媿

上錢莘楣先生書

莘楣先生閣下用光器質孤陋學識弇鄙伏首誦書自總角以迄於今三十進不能揣摩世好竊榮名于甲科退不能劘襲學問之末流以譁世取寵

獨守一先生之說闇汝自處以妄冀乎古人傳世之業而氣孱力弱乘以驕惰學焉而莫見其成爲之而不著其效若用光者譬材則擁腫而乘則駑駘也其于有道君子魁閎豪傑之門宜其見棄之久矣顧自癸丑之冬介姬傳先生之書而以謁于從者嘗辱閣下誘與深言奬掖備至質以所業則賜之鑴繩不憚詳委且示以自若俾知所由用力之方驚喜踴躍出于非望及其既歸而姬傳先生復以書來曰閣下嘗稱用光于東浦方伯曰如某之治古文其必有成焉材之下而褒之逾量榮施非分而下士知奮若用光者其何幸而得此既以感厲子中五年其未有迨而還顧時序遷流學無增進則又未嘗不恧然汗出愁焉其無以自處也夫力薄則功苦時久則慮遷志雜則神明亂更變多則反而事夫始秦人有善治田者得沃土而勤播種歲收獲倍一旦去而事治鑄及貨獎惡而弗售則舍而復夫農夫弃本業而逐邪贏嘗試于非所素習者以儌一時之利固不可耶嗚呼此壽陵

餘子之所以見笑于邯鄲也用光幼受古文業於舅氏及試於有司而屢絀焉思所以投時好者還而爲之其屢絀也如故十餘年間好惡貿亂心志回惑及其既久乃恍然悟曰夫文者人心善惡之所形足以驗世之治亂而還爲治亂之所從出文盛則世治文衰則世亂君子由之以復性小人由之以還善背是道也故上自易詩書禮春秋下至諸子百家以及于稗官野史淫詞俚曲學士大夫之所諷誦野人孺子之所謳歌可喜可懼或悲或

泣舞蹈迴旋不能已已所感殊途則其受感也亦異致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夫子之文章子貢以爲可得而聞誠以性情之際惟文爲深昧乎此措之於事爲則悖形之于威儀則野然則所謂性與天道者要亦不外乎此誠知好焉固未有可以易業而他徙者也伏以閣下之學魁冠一世用光聞閣下之名自成童後已識之久矣幸而得拜謁于堂下又辱閣下逾分之知顧自以學術蕪雜治經史傳記雖略知指歸而未有成說昨者復不戒于火所爲雜文悉皆燬去未能繕錄以求裁正第因人南還輒敢修函啟問起居兼自述其所以從事于文者以質于閣下伏惟閣下閱其愚而有以教之幸甚閣所著廿二史攷異付梓業已蕆功自三國志而上前者已辱惠賜矣今去人來北倘得更畀全書則尤不勝有深幸焉

上翁學士書

覃溪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儁之君子而祓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于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飫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才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嘗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勵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緜蠻之首章曰緜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于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緜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

以事牽不果于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覿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須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摹大父之遺像將奉祀于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閤下念曩者于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上王侍御書

懷祖侍御執事用光聞之學莫貴乎得其本通經學之本也知通經則得其本矣是故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其爲時之久如此也旁求之諸子百家傳記方言小說靡不參互考訂以求一當其所務之博又如此也時既久故思慮有所必通務既

博故有以濟其聞見之所不及漢之儒者莫不從事乎此及其獘也穿鑿傅會之失益滋則反昧於爲學之本宋儒揭其本以救之而及其獘也空疎無據之病復起故今之學者以漢學相倡和而考據之精冠于前代其著書立說馳聲譽于海內者肩相望而踵相接也執事以鴻才實學爲前輩之魁傑而郎君之賢能繼其志純終領閒修業不遑息版用光伏處下風聞而思慕如景星慶雲之在天企而欲見之者久矣昨者謀應都下之試求得姬傳先生之書將以介於從者而謁於左右見盧南石督學而以達于執事之觀覽小儒穴見無足當乎大雅而比諸候蟲之時吟則氣機所感固有不能自已者他日因緣得至都下而進謁階墀將有深於是者以執經而請業焉惟執事之不鄙棄之

與秦小峴方伯書

曩聞舅氏山木先生居京師時與閣下過從至熟得所商榷舅氏文字一冊閣之信知閣下之用意

於文章者爲甚深矣去年於楊員外芳燦處得讀所著詩文全集及旌旆朝京師託蓉裳以舅氏遺蹟乞題而顧未得接言論於執事夫今世之爲古文學者至少其自詡爲能者皆張乎其外者也襞績以爲古苗軋以爲奇非所謂有內心者矣先生之文獨無競於世之心而有進乎古之學一篇之中清醇沖淡之旨使人往復之而不厭此其識高於人遠矣夫見草木之榮滋而知其爲春氣之發生者不必皆在乎萼跗也根之茂葉之蕃條枝之遂天地之文在是焉苟翦綵帛以爲之雖萼跗皆具矣非實有爲之榮滋者非草木也夫文亦何異於是詞具而氣質神味不存焉者亦非文也用光少事山木先生長而受業於姚氏之門雖樂趨是塗而才與學不足以稱之每自媿其無成聞閣下之風而慕望之久矣茲乃因外弟魯迪光進謁之便而通書於左右並質其所見如此素所作文字本不多又散漫未之收拾茲以去年所爲述典一篇寄覽惟閣下之有以益之也

上韓理堂先生書

理堂先生竊以人之生也有其所以爲人之道而道之積于躬也在乎學以來之古今言學者衆矣同源殊流紛然各出綜其大端不越三者程子所謂文辭訓詁儒者是也事文辭者或馳于爲人事訓詁者或至于無用故程子以爲仔肩道統非儒者之學莫屬顧儒者之學自南宋以來復歧而二之程朱陸王之辨紛數百年而未有定也嗚呼自漢以來功利之私承秦餘習泯泯棼棼無所寧止世之學者棄康莊而趨曲徑徇一得而昧大同孔孟之學是以不著于天下其間董子以正誼明道之說救正人心而漢之學始一振越數百年韓子以仁義道德之說攘斥佛老而唐之學始一振又越數百年周子言止靜二程子言格物致知存誠主敬俾學者有所從入之地而宋之學於是大振迨宋南渡子朱子紹周程之統其爲說也尤詳以備而千聖之學得周程而大振者賴以不墜數百年間代不過一人數千年間不過數人焉耳後之

學者承經喪道否之後坐享諸賢之遺澤得以自得夫爲人之道顧乃于其說之切而當者畔而去之自便其意以幸一得而不期至乎其極此其于聖賢爲己之道爲何如此有志之士所爲感慨奮發辨析疑似極于毫芒斷然主一以爲歸直以昌明正學救正迷溺爲己任而不辭也間嘗攷後儒所不滿于朱子者在補大學格物致知一傳雖篤信朱子若明之蔡虛齋林次崖本

朝之李厚庵皆以傳爲不必補惟明之薛敬軒胡敬齋本朝之張楊園陸清獻則篤信之而不疑用光幼習膚學于聖經不能稍窺其萬一亦安敢以妄論其得失然受業于舅父山木先生先生命以朱子之學爲學間嘗比古本大學及二程子朱子蔡氏林氏李氏所論定者而詳攷之則見夫古本大學似無倫次其爲必不可從也無疑二程子所定其序見矣而尚未見其秩然條理之妙惟朱子所定使夫學者優游饜飫反復于其書而不能釋至于蔡氏所定謂格物傳自具于古本中者則其爲說復偏格而無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林氏從之而李氏亦不能以大異則亦猶是蔡氏之失已矣然則讀大學者必以朱子之說爲歸無疑也從朱子之說則傳之補有所不能已者而或者以爲朱子不能闕疑昔孔子之作春秋也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孔子作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子之補傳殆猶孔子之作春秋也孔子以春秋維既熄之王迹朱子以補傳啟學者希聖之

階所謂權也其補傳貫通程子十六條之說以出之其先後本末之間使學者誦之悠然而有以自得入德之方誠莫是先焉矣用光賦質凡鄙雖從舅父學間嘗搜討先儒諸書然都無心得秋間自省試歸來舟中無事靜驗夫此心之所之則紛然人心之擾而衜心之萌則微而無以相勝因思周子以無欲爲學聖之要而非從格物致知入門則意不能誠安能無欲以是益確信朱子大學補傳眞千古聖學入德之門也用光日奉舅父所命以

爲學故日夕所爲肄習者本之六經以求其質究之諸史以求其義繹小學近思錄以惺其神考薛胡張陸諸子以博其指凡以事夫身與心而身與心究未之治也此用光之所爲惺然自恧者也伏以先生學朱子之學者用光之聞而慕之也數年于茲矣既嘗緒聞夫昔者先生之所以爲政今又得讀所爲制義益恍然於藹如之旨顧念未立之身本不敢妄有所瀆于左右奉舅父命錄一二近作雜文以就正輒序其所從事者以獻于左右伏惟賜裁擇焉以示之途

與張桐岡先生書

桐岡先生几下用光自來陳州聞先生及武君虛谷之名思欲見其人訪求其詩文未得也久之得武君所著書數種讀之愛且敬因是益慕先生而以未及謀見爲憾去年冬莫丐西華張學博爲錄取先生之詩文以來詩數十首文數篇耳然而淵博之識沈邁之氣足以扶持學者之志氣而使之自奮之荊山者寶其片玉窶人獲徑寸之珠則傳

而玩之以用光之學術淺陋譬操豚蹄而祝滿車及履乎好時之阡陌輒忘其非己有而欲坐閱其倉廩以爲快也海內學者衆矣精攷據者室于文習詞章者疎于學獨先生能兼之爲古文辭能得其氣振起後學非先生其孰任之方今爲古文辭者幾同絕學能得其法者惟桐城姚姬傳先生工爲之用光雖嘗師事而未能幾其萬一也先生以古文自任度必有心得者用光質雖駑下然其慕望之誠冀先生之有以誨之也夫爲古文之學者必其身制行能不苟故其詣視爲詩詞者爲尤難以先生之清德介節爲人所推重者久矣大河南北用光所願見者惟先生及武君二人武君既前卒不及見用光適爲事拘絏不及爲造廬請謁之行故輒抒其愚見並寄詩文二冊以請誨如閔其愚以爲可教而教之幸甚

與鄧鹿耕書

曩時讀先生四書蛾術編於孟懿子問孝一則有未敢奉以爲然者比作四書正義反覆於語類或

問彌見朱子解經之善學者未全讀朱子之書而輒欲以爲異無當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而使其子學禮於孔子其所謂禮亦郊勞至於贈賄之儀爾非有見於先王之禮也孔子以其善補過而稱之所謂與人爲善也非果謂其知禮也使其知禮則所以守臣節而無歌雍之僭強公室而爲後嗣之訓者當自有在而求之左氏無文焉則不得援僖子之命以學禮而謂孔子之訓懿子以象賢也或問以設撥爲葬之僭禮歌雍爲祭之僭禮援據

明確庸詎非漢儒實事求是之意而今之爲漢學者輒以朱子爲索之空虛雖莘楣先生亦有此失毋論東原西河願先生之勿效之也文理密察見於中庸窮理盡性見於易孟子學孔子者別孟子於孔子非學者所敢出言理則足以該禮言禮不足以該理理之節文正朱子善於解經之辭奈何以相病乎宋儒有奉母之命母既歿而日誦佛經一卷者朱子以爲平日鮮諭親於道之學從親之令爲孝固不間於存歿也世之忘親而不知孝者無論已固有天性甚摯而察理未明者執爲其親諱之說而或護其親之非以爲是諱之可也以非爲是不可也生則盡幾諫之誠歿則勉幹蠱之義懿子雖不足以語此而孔子之言以詔萬世故程子謂無違之旨爲凡爲人子者言之朱子既宗其說而復兼列三家僭禮之失用光謂朱子解經毫髮無憾此章之義舍朱子莫可從也又敬不違違字義與此無違義絕不同西河乃據彼以解此其可笑有不足置辯者至其辭氣謾罵巧詆自蹈鄙

倍吾黨復豈可援引及之先生好學深思其所成就非用光之所敢望而有不敢爲附和者輒妄抒其鄙見以質於左右

與劉仲矩書（名祖憲福建甲寅孝廉）

望足下書久矣陳君來得手札及知途中患瘧久始達黔比已得補永從欣慰欣慰用光嘗謂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也於一縣之事無不知而必思爲之所則其縣無不治矣今足下惡健訟之繁而思所以化其澆憫輕生之多而思所以化其愚審保

甲之害而思所以得其利置其身於後圖而惟以民事爲事可謂心誠求之者矣守是心而勿渝因其地之所宜而益精求其施措之方吾知足下必大遠於俗吏之爲也夫人相習則從其言事相習則究其法言之不從其人之未習也法之不究不可云習于其事也頃見一治疾者以爲當用某方及用之初若甚効後乃潰決四出不可復禦其悔乃疾未至是而某方非所宜用耶其所以神而明之者非耶昔人言治羸疾者不可用黄栢知母等藥誘之使陰氣益虧竟成羸疾矣猶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適足以召亂也保甲之爲良方無疑也然而行之而無益於弭盜且足以使爲善者蒙其害亦無疑也處劑者用成方而必有增減爲治者用古法而必有變通變通之道無他在于習其事而已今之行保甲者失周官比閭族黨佐行教化之意而反鄰於商君相連坐之法非徒其法之未究抑亦其用意之相左矣足下有誠求之心久之則民必與相習相習則必從足下之言從其言則所舉充保正者必敦慤任事者也非無賴喜事者也且人既習於足下矣雖不行保甲而官民一體不啻其行保甲也鄙見如是足下以爲何如承誨示蘭瑞懇至感甚彼今疾未除根間常一發比來發時覺比前稍輕承惠肉桂俟冬間與胡君商爲處劑耳

再與呂禮北書

昨日從周稚圭方伯處寄書畣相望之意並請枉駕爲上思之行俾兒子蘭滋得受教益不知此書於何時方達桂林蘭滋曾否能致書幣達其意先生能從其請否仰企之懷曷能已近日古文之學惟桐城得其宗足下之文其於姬傳先生之講貫若有相遇以天者其筆力且欲突過仲倫矣足下未嘗見姬傳先生也而由先生之緒言以自奮其功力其所得遂已至是視用光向曾受業於先生而至今無所成就者相去奚啻倍蓰顧猶虛懷下問詢以得失循是以上企古人他日所成就非用光所能幾及可決也所示大著今輒以鄙見綴於

簡末未必當也惟采擇而互與商榷之爲幸用光之師先舅氏山木先生受古文法於朱梅崖其在吾江西卓然成一家言者也姬傳先生之門人有管異之同梅葛君曾亮皆深造有得勝於用光惜異之今年秋病殆矣葛君則年齒甚壯精進未可量此數君子之業與王惕甫張皐聞吳仲倫不相上下仲倫聞在杭州先用光至三四日前行惜未與之晤也兹寄山木先生集一部交蘭滋面呈用光北行至吳江阻雪未得發舟中呵凍書此致復數千里相望惟珍衛自愛

與管異之書

曩者惜抱先生亟稱足下之才用光蓄願見之思者十年于兹矣兩過江寧皆不相値今夏劉明東來此應順天試意明東舉于北而足下舉于南固人間可喜事乎顧卒皆報罷科名不足重惟不得聚居而相與講習之爲悵悵也昨于鮑覺生先生處知足下方輯吾師筆記又來索尺牘頃見與覺生書又歆然以學不足爲言而未嘗以失意於決科爲憾足下信可謂有內心者矣此固惜抱先生所望于足下者也夫古文辭傳之于世必才與學兼備而後能有成才不可強能而學則可勉致然學有二其存乎修辭者異乎南北朝人之所學爲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學而銖積寸累以求其義理爲古文而得其途者其所得又有淺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雖修辭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淺雖修辭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蘇氏曾氏之于歐陽才與學兼備者也繼歐陽而庶幾及之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之學不足而修辭之功至焉者也繼韓而瞠乎其後焉然習之持正可之尙足以自立生宋人之後而學不足微特不能絜習之持正可之諸君子且不能如爲南北朝人之所學者之有成矣鄙見如是足下以爲然乎用光弱于才而疎于學嘗媿負吾師之所傳明東又以貧不能已于遊惟足下闇然一室貧而力于學故願聞其學之所在而先以書通其意

與梅伯言書

昨以沈君文及用光復某君札存覽以爲何如定葬所言派別非而其鐫刺郜文處則是沈君才不及定葬而取逕正則似勝于定葬也孫過庭言作字云先求平正後追險絕作文正復如此未能平正而遽求險絕譬之孩提之童而欲舉烏獲之鼎效魏犨爲距躍曲踊也其不至於絕臏折足者無幾矣然某君所見似倘未及此其所見未忘乎六朝之綺麗而震慴乎簡齋之炫耀爾年少所見未定固宜有然用光少時亦嘗有此論嘗以此質之

吾師吾師與用光尺牘中所以有簡齋豈世易得之才云云也吾師措詞渾入不覺之不知正當用光論才之說也用光比年來乃知簡齋之才雖橫絕而用之於古文則全無是處以此服足下所見之卓也某君執所見不化雖與抹正惟以語足下下當必以爲然也近人於舉業能員別白古人家數者少而臆斷其近似者則多如陶庵臥子面目亦時彷彿能喜之足下爲應舉文且宜出其面目以使人知其澤古之功若欲渾化其體則非場屋所宜也

諭汀州諸生

使者初來以閩中爲宋元儒者之鄉近雖其風稍替而績學博古之士聞不乏其人則暢然喜又聞士習散敝其以竿牘與州縣官相恫疑恐喝者亦不乏其人則適然驚使者欲返其舊而歸之淳既作文宣諭其意矣復於觀風課命題特以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勉諸生以自反而不患憂患之學比按試諸郡既鮮遇博聞之士而其以訟事互訐者

所至輒有何諸生之不自克也去年歸化學生監賴章聯陳璡等援乾隆四十八年按察使司所諭生監宜守本分胥役毋得侮辱斯文通飭各學之碑文爲例欲重申其說而更爲州縣以戶婚細故拘生監班房不移學收管者示之禁使者既飭戒諸生以毋得干預外事而復令歸化校官錄寄按察使司文及今閱校官所詳乃建寧府知府之文非按察使之文也其或年久碑泐無案可稽因亦事之所有其州縣官不知愛士而聽任胥役輒拘

生監於班房固亦不能保其事之必無然此自係乎爲吏者之賢否於諸生無與也若以有碑文而謂足杜州縣官之聽任胥役諸生旣失之迂矣若以有碑文而遂藉以爲挾制官吏之具則諸生已自蹈於非僻其用心毋乃險乎使者固知諸生以受辱之忿而出其迂見以鳴於使者之前非果有險心也然其弊之所極不能不爲之坊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諸生第修慝以厚其躬而不必以

一朝之患爲患使爲吏者以諸生之厚而亦化於厚悪然自反其所爲是諸生之與人爲善也諸生何不自力焉

新城陳用光實思

山木先生周易注序

近人治周易者因李鼎祚集解所列三十餘家而推求其宗系闡荀虞之緒綸繹爻變之指歸升降消息推而至于歸魂世變其於漢儒之說可謂明且該矣然欲藉之以求合於夫子學易寡過之旨則茫乎莫得其歸宿然則治易而欲有益於學者之身心舍宋儒之道無由也余嘗謂王輔嗣注易明于人事首變漢儒之法雖言理精密不及宋儒蓋其學未有以副之然循其說以立身行己亦足以發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故程子言治易使人先讀王氏注誠有取爾也夫王氏且不可廢況程朱乎

國初治程朱之易者莫善於安溪李氏余舅氏山木先生嘗亟稱之戊申己酉間與諸生徒講貫四聖人立教之本因爲此注其說本程朱及旁采安溪者爲多蓋非以著書也欲使學者知觀象玩辭之要而已然余每讀一過輒于日用動靜之間有所警發焉因取以課諸子而謹序其緣起如此余嘗見程魚門先生自序其易注其說與山木先生合顧但見其序而已未見其書也夫學者治易誠欲以淑其身心而非以爲名則由安溪以溯程朱其於山木先生之言固必有合也夫

輔孝二書序

知有所不及博采廣詢以漸進於知學者之近思也況以之事親乎推己之所得著書立說以公之於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況以之輔孝乎倉公傳于司馬氏堪輿微諸天老而今世人恒以術數少之於堪輿尤斷斷焉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朱子嘗述伊川之卜地而譏呂伯恭之不知是也然則事親者之於二術固宜盡心焉昧沒於平時而鹵莽於臨事均謂之不有其親余不及侍先大夫含斂痛不能知先大夫病狀既躬蹈不慈不孝之罪矣今卜宅兆尚未得也因發憤取岐伯郭璞以下諸氏書讀之以自責其所不

知於前者以自勉其所待知於後者漢陽吳生泰初從余學舉子業出其先世愼齋先生輔孝二書乞余爲序先生於二術初亦不知與余同而卒能自得且著書博采廣覽不主一說無專己守殘之失無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而以自足之過先生故儒者其思不誠近而其心不既仁矣乎余舅氏山木先生兼精二術余從學時未嘗請業及是今欲叩之而舅氏已前卒矣悼哲人之既萎幸成書之得見而彌以痛其事親之多疚也乃泣然爲之說如此云

河南耿氏富春軒藏書目錄序

富春軒者耿徵君震國與其兄華國讀書之齋名也耿氏居襄城自奉政君顯以學行仕宦著於明者數世崇禎末富春君偕二子殉難及我

朝而以文學稱者相接也富春君嘗購書金陵合奉政所積得三萬五百七十卷傳至訓導君應蛟而目錄遂失又五世孫廸吉乃就其父孝友君所著書并先世所藏重加編目又備著孝友君所手鈔及累世自著書目附於後仍繫之富春軒者從其朔也子興宗以示余求言余謂學者學爲忠孝而已忠莫著於死事孝莫大於承先志耿氏忠節著兩世可謂不媿其所讀之書矣而後嗣又能裒集遺書兢兢守之惟恐失墜不可謂賢乎富春君游高忠憲黃石齋之門而百樓先生爲孫徵君奇逢弟子雖籍西平別於襄城然固興宗五世從祖也孫徵君隱居伊洛實開我

朝湯文正潛庵之學余觀耿氏自著書有中州道學編孝友君手抄書有蘇門大社譜意其所述者孫氏之學乎文正繼孫氏後以宋儒之學顯名蓋康熙雍正年間士大夫風概如是今乃有掇拾漢儒緒餘而譏宋學爲空疎者余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述微言以示將來吾黨事也興宗之師鮑侍講桂星與余同事姬傳先生興宗又辱以文字問於余余因念昔吾祖凝齋先生實爲宋學而遊太學時購書於京師以歸家大人爲藏書樓以庋之其事與耿氏有相類者余既慕耿氏之多才嘉興宗

之有志故與之言宋學以為士君子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其所嚮往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不獲見道學編大社譜二書並約與宗他日相示云

清芬世守錄序

嘉興錢文端公以文學受知於
純廟晚年以尚書致仕歸家而食俸
上每作詩猶頻寄書使和以進其母陳太夫人摹古畫冊既屢
賜御題而復得登藏於

石渠寶笈蓋儒林之至榮古今人所未有之遭遇也乾隆甲辰年文端孫錢端以曾祖母所畫四子講德圖進
上既題詩卷中而復
題其卷首曰清芬世守今海寧州學博泰吉是以有清芬錄之輯蓋成王命康叔之治沫邦惟曰濮小民以聰聽祖考之彝訓而康王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亦兢兢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為戒周之盛時其所以垂訓者如此故郡人士之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因其衰以思其盛乃曉曉于言行可望之都人士也我
朝之治化絜于成周禾中之風俗美於沫土而錢氏子孫多才俊其以文學發聲名得爵位者接踵鵲起可謂數百年望族矣而學博所自為文乃有曰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為美其有佚游曠業者則相與戒之何其與聰聽由禮之言相似也旨哉斯言余嘗舉以示吾家子弟以為此清芬

之所以世守也昔胡康侯之教法冠於北宋從之遊者出而人見之不問而知為胡先生之弟子余蓋甚望學博之以教其家者教其士余家與錢氏為世好近復申之以婚姻余家家法向以嚴肅純厚著而近數十年來羣從子弟亦稍渝謹厚之習矣余故序是錄不禁有慕乎學博之言也

擬虞道園翰林珠玉集序

有元至治天歷之間以詩名者稱虞揚范揭而文靖公尤卓然為諸家之冠公嘗自定其集曰道園

學古錄而自負其詩如漢廷老吏間嘗發而讀之其詩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諸作者靡不察其升降所由派別所在而淹貫出之精密老健符所自言信乎其爲一代之能者也公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累遷至翰林侍讀學士其時與歐陽元虞伯庸柯敬仲諸人相唱和爲詩如金鐘大鏞鏗訇震耀極文章之盛事故好事者于公所自輯更錄其在朝應制諸作爲翰林珠玉集以著一時之盛又以爲來者模也抑嘗貢公所

爲送李彥方閩憲詩慨國初許文正表章程朱之功而其學者或顯背謗毁之欲彥方之有以正其俗汲汲然以明道爲已任此其用意之深遠尤非詩人所能及矣蓋公早年固嘗從吳文正公遊聞所以爲學之本故其所用心如此嗚呼此尤學公詩者所不可不知也

翠微山紀遊詩序

翠微山京師之西山支山也以寺而得名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足以饜遊者之目而發物外之想乙丑九月八日梧門學士與吳蘭雪舍人偕遊拔蘚攀石盡歷諸勝二日而返共得詩若干首初約陶大令琴坨與余同往余二人皆不果琴坨乃盡次其韻爲詩而囑余爲之敘予雖未登翠微然其幽深峭削木石寺觀之勝乃悉遇之數君子之詩其物外之想因之以益深焉夫人之游於物外者樂其靜而曠也曠不可以耳目拘靜不可以世俗累遊而有所得與居城市而亦有所得者其固有同焉者存耶山中之僧近山而居之野老稚

子日習於山而若無覩也士君子一至而愛且慕之不置士君子日居城市而若無覩也山中之僧與野老稚子至焉而驚且異之且愧其僻陋而莫能遊於是也其愛慕驚異之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則士君子之所以勝於山中之僧與夫近山而居之野老稚子者宜必有在也讀琴坨詩爲一發其覆焉

恩餘堂輯稿序

唐宋以來名位與文章兼盛者唐之張燕公蘇許

公權文公宋之韓范文富皆有集至元明則虞文靖楊文貞為之冠蓋偉人盛業殊稟得之天授續學勤于人力發揮蘊蓄潤色聲名信今傳後固其所也吾師南昌彭文勤夫子少以詩文名著有潛源詩鈔顧通籍後已佚其稿及入直南齋受
高宗純皇帝之知遇晚歲復膺
仁宗睿皇帝之眷顧數十年間所作皆應奉文字其退直應人之求及隨時綴筆者多隨手散去故惟夫子自定經進稿數十卷傳于世其他文字雖

門弟子未得徧讀也今夫子第四孫春農學士邦疇裒所藏弆及訪輯所得者合夫子自定稿中讀書跋尾策問存課二種並以付梓名之曰輯稿而命用光為序其意用光竊惟夫子經進稿文字固當頡頏燕許今輯稿中詩文亦大率與權文公為近其在吾江右則文靖文貞之遺也夫子與先府君及世父恕堂府君為總角交用光庚申歲來京謁于門屏夫子與語先曾祖之軼事用光所未及知者又嘗語先曾祖厚期夫子之說蓋移晷始出及辛酉得列門墻嘗呈一文夫子親筆點竄數字且示以文貴生氣逸出之旨用光自以通家子弟幸得為門弟子方冀追隨几席親承指授漸摩薰陶庶幾可成其業顧壬戌冬乞假南歸及癸亥冬補官來京而不及見夫子矣蘇許公集世無傳本自陳振孫作直齋書錄時已慨為未見然則春農蒐輯之功既可見誦芬之思而用光幸得執筆為序追慨請業之無從而尋繹緒言如承語笑蓋不勝流連懷慕之意云

南池文集序

南池先生先大父執友也乙巳歲用光年十八曾山木舅氏攜以謁先生於蟠山居信宿先生語以心性之學臨行復以所著一帙贈余蓋先生嘗毀其所梓行之集余未及見所贈者其近著也先生之孫某余姑之子也今年以先生文集命予校定而屬為之敘蓋距見先生時越二十有七年矣距先生卒時已若干年而吾舅氏之卒亦已十有八年矣竊惟舅氏嘗日攜謁先生之意蓋將使知吾

家先人爲學之本夫學必本宋儒而後其處心也無私其制事也有道身何以誠由於明善明善而思誠則可以動物不明善而不誠則不足以悅親善不能明則失其本心矣牿亡之端大之在貧賤生死富貴之間而微之在朝夕動靜語默之際故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先生之言學也如是余嘗以是語吾家羣從云先大父以躬行爲學吾輩世守之其循循規矩罔敢踰越蓋其矢此意矣惟當益拓聞見而求合於先人之所以爲學者則處事

無偏倚之弊而立心免澆薄之過顧余浮沉世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嘗懼無以稱舅氏相望之意然則讀先生之集而反躬自疚安得不益慚且恧也先生之文論學者爲多即其泚文字亦皆質樸而自然合乎矩度先生本不欲以文章自見其少作又皆毀去今所存者僅得若十篇先生姓涂名登字于岸一字南池顚白號嶠山學者人稱之爲南池先生云

南池類稿序

涂南池先生嘗自定刻其文集曰南池類稿凡若干卷後自刪去大半所存僅數十篇先生歿後孫金蘭錄未刻者爲三帙並已刻一帙屬用光勘定將以付梓用光釐爲八卷而序之曰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其學喜王陽明氏乾隆甲辰年先大母八十壽先生來中田余隨諸叔後進謁先生所爲作甲辰再至中田記也及乙巳先舅氏曾山木先生攜余壽嶠山居再宿先生勗余以儒先學贈類稿中近文數首而別自是後遂不及繼見

先生矣先生文蒼莽自遂而發揮儒先義蘊言心性者居多其警發學者辨義利求放心誠足以羽翼道教矣若其大學古本說自立一論異於朱子並不同於明時諸儒之說非用光之所敢從也然以爲先生爲學之宗旨在焉故亦不刪去而列於卷首以俟後世之論定其第二卷時習編類聚論孟中庸之語足以見先生用功於身心之學昔先大父嘗倣近思錄例輯四子書爲一編而自識所見語於簡端者數十則甲辰乙巳間山木舅氏嘗

舉以授用光用光手錄存篋中攜至陳州燬於火今惟用光所錄所識語數十則副本存耳其輯四子書原編存羣從家者求之不可得矣今讀時習編乃想見先大父與先生相切磋以正學之大概而用光不能寶守手澤其可愧恨爲何如也先生已刻稿中有增訂危太樸雲林集及湯義仍問棘堂集序皆與先大父同校刻者用光乃未嘗見此二書而先生所與用光類稿中近文有論鹿忠節爲學一首則今刻本鈔本皆未之有然則先生文尚當有散佚者俯仰四十餘年間而聞見之參互若此余與涂君念先澤之易就湮沒思力學之難爲繼述其可不撫是編而日有警策乎道光二年冬除夕前二日陳用光謹序

惜抱軒尺牘序

余編輯惜抱先生尺牘凡八卷既屬山西門人郭汝驄付之梓迺爲之序曰韓柳文集無所謂尺牘也有之自歐陽公始後人編輯者遂於書記外列尺牘一類用光嘗問其體於惜抱先生先生曰是

雖不足爲文然必取材于梁昭明文選及東晉人諸帖則其詞雅馴矣然先生自定其文極嚴尋常應酬之作雖他文皆棄去其尺牘皆無存焉者用光自侍函丈以來二十餘年中凡與用光者皆藏弆而潢治之爲十冊因更訪求之與先生有交遊之誼者寫錄成帙而先生幼子雉及門人管同復各有錄本余皆錄得之乃成此八卷先生經說詩文前後集及筆記雖皆已付梓然各自爲部而所修四庫書題識一冊先生以早退當時修書者不列入題要故今不入之集中余嘗欲他日總輯先生全集以四庫書題識入之題跋類而尺牘則附之書簡後焉昔孫覿聞宣卿侍郎以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游戲之作櫝藏焉而爲之記乃作詩美之彼生不同時猶護惜之若是況用光之受業函丈者乎用光又嘗慨編陸清獻公全集者于公所題跋白鹿洞條規東林會約諸編乃使人不可讀不知當時何以舛誤若是用光於先生已刻筆記外續有訪得并取所題識於

各書簡端者彙錄之將以附于筆記之末今尚未卒業乃先識之于此蓋以明余之護惜先生文字不啻宣卿而又以警余他日之編先生全集勿爲編陸清獻集者之續也時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正月初三日新城陳用光謹序

法梧門文集序

自叔孫穆子有三不朽之言而後世文士遂銳志於立言之業然吾謂言之立也別是非辨賢否陳天德明王道苟其言之當則如周任史佚之所述臧文仲之旣沒而言立後有賢者皆能識之初何嘗有文章之名哉西漢人莫不能爲文及魏晉南北朝而其體益雜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王蘇遞尊之而肆力於文章之事於是始有古文之名顧求其本必由於躬行仁義而成其業必由於調劑心氣苟其人之不賢與雖賢而不盡力於文章之事者皆不足以與乎此而及其業之旣成則遂傑然足以當不朽之目然則以文爲立言之道其源雖異於古之所云而其實足以相配此文章之密因世遞增而亦人心之感於天地自然之文有所不能已於此也余曩時聞梧門先生居成均時博學能文而愛士汲汲如恐不及心嚮往之及居京師過從至密先生每作文必以示用光商榷至再三必從之而後已其心之虛也如此此古君子之用心所謂躬行仁義之本雖不以文字見世之士猶當奉以矜式況其文之旣工且富焉矣乎先生之文沖淡夷猶俯仰揖讓有歐陽氏之遺風讀其文者如見先生樂易可親之象焉辱先生以序文見屬乃爲之說如此世之人苟能由先生之文而得先生之用心則於立言之道所爲該本末而一之者夫固有以得之矣

郭頻伽續刻文稿序

頻伽與余少同受業於姬傳先生學詩於簡齋先生未之面也而其志趣同其先後居鍾山書院也亦同然余于詩文皆無所成就其有媿于頻伽負詩名而能自成其體於簡齋之外者多矣頻伽索予序其續刻文稿而以書來云不敢自絜於藉湜

庶幾區洪趙德之倫是予之所當自居者也而頻伽顧以自居乎余少時嘗編集韓門弟子爲一帙後至京師校全唐文又別錄皇甫持正文爲一帙時時省覽嘗以爲是皆孤峰特嶂不足以語嵩華之勝也余志昌黎則於諸君子姑舍是云爾及今年日老氣日下自視所業一成再成之不足言其視藉湜蓋自居猶部婁也其內疚于心非一日矣近人言古文者秦小峴王惕甫惲子居張皐聞吳山子諸君皆各成專集頻伽讀書多取材博造意遣詞蔚然成采其派別雖殊于秦王諸君子而其集固可與俱傳蓋正集續集皆足以供學士大夫之采擇也余與之同媿爲未能副姬傳先生之期望者若頻伽之請而爲之序虢彌愧所業之不逮頻伽云

龔海峰文集序

世或謂考證之學足以累文辭是不然將由夫搜舉細碎矜名物之偶獲以爲美與是爲攷證學者之所不取也豈徒病其文固已病其學將由夫明

辨審問以助篤行與是君子之所以畜德也既已有其學自必有其文學也者土也文辭者其土所生之物也土美則生物必茂不資土而詡其華是翦綃綴帛之枝葉也物固有資於土而爲黃茅白葦者矣以茅葦而笑蘭蕙是不察其質之殊而姑欲抗舉夫翦綃綴帛之枝葉也建寧朱梅崖先生以古文辭名乾隆間龔海峰先生其受業弟子也海峰先生不以攷證名而其爲文沛然暢達中論辨經史往往得其指要固有爲攷證學所必取之說者其論時事如論臺灣之招撫論甘肅鹽法歸地丁之得失論甘肅省垣宜建于涼州其議川楚軍事機宜議剿議撫議堅壁清野皆實事求是控制合度其後川楚奏凱卒以堅壁清野成功夫人之爲學內以篤其行外以適于用而已博學而不能明辨則內與外交困攷證者博學之事也先生雖不以攷證名而其學如是宜其文之工已先生官甘肅久晚以川楚軍功膺卓薦來京其時用光乞假歸先生旋卒于京師不得相見嘗以爲恨今

其嗣受穀豐穀以先生文乞序于用光將以付梓乃著其所見論列之如此受穀豐穀嘗乞姬傳先生爲先生墓誌會姬傳先生卒不及爲用光之舅氏魯山木先生亦梅崖弟子也用光私淑梅崖而又嘗受業于姚氏嘗聞義理攷證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論而媿其學之未有以副之也讀先生文乃益增嚮慕之思云先生名景瀚字海峰福建某縣人某科舉人乾隆辛卯進士由知縣起家累官至某

家仰韓兄文集序

人之志於學也其能幾於成者有命焉能自力者不謂之命雖然其業未易就也余於庚戌歲始學古文辭於姬傳先生時年二十三年少氣盛謂業可立就先生微哂曰子逾十年規模粗具爾余頗訝先生之易視予也今已逾三十年矣自視其文於時人尚不能軼王惕甫秦小峴惲子居輩何況敢望姚先生之門墻頃與吳蘭雪論詩謂余學不力則詩不進迺循念先生之言而憮然於其所爲文也仰韓雖辱愛余命以序所爲文顧余奚足以董仰韓哉仰韓與余同師事先生有年年長於余十歲昨者郵寄其文十餘篇遲之三年余始妄抒其見報之今所刻者多余所未見其文當益工也念余兩人皆年就衰而仰韓獨自力以究先生之業余雖媿而不敢不勉也遂書此以爲之序

白鶴山房詩鈔序

余友葉仁甫工爲詩余於壬申歲既嘗序其少作矣時仁甫固未刻其詩也及官清河道乃次第付

諸梓比擢都轉年餘續有所增而屬余復爲之序蓋仁甫與余同以戊子生同舉京兆同成進士官翰林二十餘年以文字相切劘雖中閒官異地不少閒其意氣之合不獨以婚姻之誼也今之屬余以序者蓋欲余言其所得余少雖好爲詩然實未有所得雖與仁甫倡和嘗自媿其工弗如也茲何足以言仁甫乎然世之知余者往往先稱其詩余嘗笑名之所在非實之所在世事固類有然也夫古人以詩言志而不必存其名今人以詩成名而

固可以考其志詩三百篇自周公召公衛武公尹吉甫外其餘感歎傷喟之作大抵皆人之代言非必其所自爲願欲考其作者之名氏類不可得古人之不重名也如此今人之於文辭其所業也有志者又往往因文以見道故自宋以來凡以集垂世者其人之志行存其中其時事之得失隆污亦見於其中然則舍虛車之飾而以核考業之功夫論詩者豈非以友輔仁之一事哉仁甫官中外皆勤於其職業而志嘗慨然欲有所爲於世其爲都

轉也翛然自處而欲振刷衰敝俾
國家實受通商之益其他日名位所至後之論詩者宜可隨時以考其志也余昔所作序斤斤致辨於格調間以明仁甫所得踰於流俗者不足以盡仁甫矣

吳蘭雪遊武夷詩序

吳蘭雪遊武夷得詩十餘首寄余京師且曰吾詩音節自古人出而能出奇於古人之外子其爲我序之余嘗聞古文法於姬傳先生矣曰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古文之格律聲色詩之音節也不求於是何以爲古文何以爲詩大興翁覃溪先生言詩最嚴余向嘗患其言音節繚繞而不可解蘭雪曰先生之言音節最佳吾有領之於語言之外者余近數見先生亦若有相契於余心者乃曰蘭雪之言不謬也夫惟中有所得者學古人而能化古人且能化而況於今人之言乎且夫武夷之幽深阻峭其草木烟霞之變幻葱鬱惟能詩者遇之而成色歌之而成音天地之氣之鼓

盪於是者其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詩人之以爲詩者其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嗟夫知夫此言者可與言音節矣

金源紀事詩序

青浦湯虞樽運泰作金源詠史樂府若干卷其子敬甫顯業爲之注既刻板行世矣敬甫遇余於周小運觀察所而索爲之序余取讀之貫串書籍詞氣馳騁既以爲工矣而其屬辭有未愜余心者眞文忠公請絕歲幣一疏識議同於賈董非書生之

迂言也其立朝敷政必本正心誠意爲言者蓋以心不正意不誠則好惡不得其當將有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矣如是何以爲修政事屆羣策收衆心之本舍此而言修政事則亦空言而已宋之所以棄君子而用小人正所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然則正心誠意之言安得鄙之以爲迂論乎稗說中鍾庸大鶴之詞不雅馴儒者難言之虞樽意在尊文忠而引用及焉不幾於詘笑文忠乎儒者之觀人於其素胡樞密邦衡素君子也

其論王倫未嘗失實倫之死於金勢無復之非果死節也不當紀王倫而譏邦衡也其餘亦有瑕瑜不相掩之文而此二詩則大者余欲俟暇與敬甫商論之俾請於虞樽得改之而後善而敬甫以疾卒於京師矣虞樽敬甫家庭之授受可謂博聞強識好學不倦余不識虞樽使敬甫不死當必以余言爲然惜乎其竟死矣小蓮哀敬甫之好學而旅死所以護視其喪者甚勤令復申敬甫之請乃書余所見以爲之序如此云

方彥聞儷體文序

余未嘗爲駢儷之學顧於其源流派別攷核之嘗熟往者喜楊蓉裳農部芳燦之文也蓉裳之言曰吾之爲儷體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諧以悶采而得古錦之觀以悶響而得孤絃之韻是則吾之所取於玉溪生也蓋本

朝之爲儷體文者至衆而討論之精則後來者往往軼出前人之上若蓉裳之文取格近於邵叔宀孔顨軒而易其樸而爲華取材富於陳其年吳園

次而易其熟而爲澁其於此事信可云三折肱焉矣彥聞明府往嘗與余唱和爲詩歌於京師及來爲令於閩而乃知其工儷體文昨自福州郵以示余蓋與蓉裳有異曲而同工者蓉裳固彥聞之鄉先輩也蓉裳爲人樸誠若不見其才之能有爲者而其爲伏羌令嘗著戡亂之功人謂民感蓉裳之誠故潛以賊謀之謀告而蓉裳得掩之以守城而定亂也然蓉裳絕口不自言上官亦無有舉其功而特擢之者今閩中無亂民而其俗之凋獘甚矣

舞文抵法者接踵而興閩縣爲赤緊而其俗之弊自若也上官咸知彥聞之才故自丞定調取以治首邑彥聞發揮儒術當必有異乎俗吏之所爲者行見膺不次之擢其遇合適於蓉裳矣歐陽子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余故序彥聞之文而舉誠能動物以爲言以爲彥聞必能深究乎誠求保赤之學也

銀籐花館詞序

詩餘之學肇於唐末歷代工之者無慮數十家至

我朝而朱竹垞氏稱大宗焉余少時謁姬傳先生於江寗先生語余曰子來從學甚善顧子之意何居將專工一家之業以蘄其至乎抑欲滙聚古今文士所能以矜於人乎夫人之材力有所能有所不能才廣而好爲苟難君子之所戒也曩余官京師王西莊謂余曰始吾畏子今不畏子矣鄭康成不以文名曾子固不以詩名古之人且有然矣今子欲合康成昌黎子美太白下逮姜史鍾王爲一手毋乃志奢而願難副乎余心韙其言乃舍棄詩詞而專力於古文之學今子欲學古文亦宜仰此意若詩餘儷體非殫畢生之力爲之不能工子材力不相近則於二者姑舍是可耳用光少亦好爲詞自是遂不敢復作休寗戴竹友曹郎好爲詞棄舉子業及他嗜好而專爲之既工矣頃官京師以視余余讀而屢復之不厭其竹垞序戴錡之詞以爲能兼南北宋人之能事顧其詞余未之見也竹友與同姓同爲休寗人意因其支屬與使竹垞見竹

友詞其當歎賞之爲何如余不逮竹垞而爲竹友作詞序謂竹友之業精於勤爲喜而余專爲古文辭之無所成爲可媿也

鑑湖歸舟圖序

鑑湖歸舟圖者余乞富春周芸皐編修凱爲翁鳳西太常歸餘姚之所作也太常以湖南布政使入覲求補京職居數月乞病將歸余向於譚退齋所聞太常名既相見於侍講謝向亭宅中數過從得見所注困學紀聞徵引宋人說極博太常猶以未

得多見宋人集爲憾余讀盡七八卷猶以未得全讀其餘爲憾也太常之爲是書云本於邵二雲先生先生云王伯厚采綴其所聞之說掇其菁英而未具其全文且有未舉其名氏者若能蒐訪標引俾後世讀者不獨知其所從來且備見采綴之意則功恢於閻百詩全謝山矣太常自居儀曹及歷滇黔粵楚數十年中仕宦所至輒手是編不置其於近人若錢竹汀先生及他知好苟有可采亦具著卷中塗乙補綴凡四易稿而猶未定其自所論

說亦多精核使二雲先生今尚存其必以爲太常之有功於王氏固邁於閻全也余不及見二雲先生聞先生有孟子疏尙未梓行屬太常爲借其稿本太常氣靜而性恬與人言論沖易簡質使人見前輩敦厚之風其居官當必多善政足見學古之效者余既惜未能悉知之今幸得相見方樂得朝夕過從問學爲事而太常將歸矣爲是圖以致餞聊以致其不能攀留之意昔宋王文忠爲會稽風俗賦所舉儒學則有若王充沈珣謝沈謝承孔愉孔祛賀孝先虞伯施諸人如太常者當以是求之若賀知章以乞鑑湖一曲爲詩人所稱不足以盡太常也

湯雨生罷釣圖詩序

古之善畫者多武臣唐李思訓曹霸宋趙令松皆官至武衞將軍其本居武職若劉永年吳元瑜郭元方李延之之屬皆是也載諸傳記流及後代至思訓之子昭道官中書舍人而世亦沿其父官別之爲小李將軍官以藝傳藝不必以官著往往皆

然而畫其一端也雨生雲騎尉以其祖若父殉節臺灣蔭得今職嘗官江南矣以事罷去非其罪也大吏爲奏復其官謁選來京師工詩善畫與余一再晤語恂恂有儒雅風既以其秋江罷釣圖屬余爲之辭而雨生今方得官廣東隸撫標將與余別日者廣東頗有海賊未靖雨生之才必見委任於大府則吾請以釣喻餌之投諜之縱與鯤鮞之不取鯨鯢之必得與昔韓昌黎以文驅鱷魚於潮州而陳文惠則捕而戮之無昌黎之誠而薄文惠之

所為與挾文惠以訾昌黎者皆非也且何以云事當其機哉吾聞曹不與有兵符圖極工世所未嘗見也雨生如求之而得其意其於畫也思過半矣系之以詩曰餌投五十犗智出任公子果能牽大魚固非濫淵比身閒未得閒持竿今且起但制橫海鱗莫傷寄書鯉

董君棋譜序

漢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列於兵技巧而唐書則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一卷韋班棊圖一卷列於

雜藝術類揚子雲曰斲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棋之有圖譜所以明其法也顏師古曰蹵鞠陳力之事附於兵法今世不傳蹵鞠之法而棋譜則流傳獨廣蹵鞠習於戲而棋則學士大夫喜為之亦所謂智士樂思慮之事與言棋之攻取形勢者以為近兵而邵子觀奕以為算法明則自能取勝余嘗學九章算法未之有得也雖嘗好與人奕而於邵子之言亦不達其旨每以自愧焉常州董君今之奕秋也選今人圖譜自施夏以下凡若干局分為上下卷余嘗覆譜之不啻按行魚復浦觀八陣陣法而與程不識論部勒之術也又嘗以為奕之道戒貪則姑舍兵法而以勵守身之思焉獨愧於算術之未悟昌平王君北堂深九章之學與董君習董君以邵子之語語之其有以誨余乎是為序

屈氏義莊書田序

昔惠先生士奇之說地官吾有取焉其言曰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才出其下

以次復於上有過惡由其下以次及於上猶是周官比閭族黨州鄉勸善糾惡慶賞相共刑罰相及之意非若商君什伍連坐之法急之以暴也蓋古者政詳於下故其上之政簡夫相受相保相賙相救民之所以自致其恩誼也然而曰使之云者則政行於其間矣不然何以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哉自周官之法不行而賢士大夫能敦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者往往足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若范文正之義田是也常熟屈氏四世之立義莊書田其

信可謂能法文正者與當屈傳野先生自景州牧歸後置贍族田其子畢節令君晉發增置安濟堂其從孫雎寧教諭文基又續捐田今農部君廷鎭復本其嗣父奉政公文在所遺膏火田捐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孝友之風四世弗懈盜恢以宏洵可謂賢矣景州之爲贍族田自爲之記畢節之爲安濟堂沈文愨公德潛爲之記農曹君之爲書田姚秋農侍郎亦爲之記矣農曹君復檢諸記及其義莊規條暨夫由縣牒部勒石示後

諸文示用光俾更爲之序夫牒部以垂後者爲歷世久遠計也人家子孫賢否不能齊固有漠視其先人良法美意而因以自利者矣行之官而恐不得其人若常平社倉之建有不若聽民自任爲可杜吏胥之欺蔽者勢位之足以閡夫事權也行之民而恐不得其人若義莊義田之建必聞諸官而勒之石可示法守於後世者禁令之足以輔夫仁義也人與法相維惟賢者能與時消息而守良法美意於勿替農部其可謂能用心於久遠者矣吾家義田向亦嘗牒于部者故不辭而爲之說如此云

東甌文存序

余歲試處州竣將往溫州陳鏡帆廣文以王景山先生儒志編及所輯東甌文存贈余且索爲文存序今世教學者惟以應舉文爲利達之誨鏡帆不取得科名之文而獨蒐輯其鄉先輩之有學而未得科名者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懷慕其風尚誠足多也雖然余之語鏡帆者猶有進夫溫

處二郡在宋元時多名賢宿儒而近今數十年來語浙中之文學輒以溫處爲下駟余考其實未嘗無上駟之才特聞見陋而前輩師承者少也頃在溫州求得陳止齋葉水心文集讀之水心集賴雷翠庭學使有重刻本而集中同安朱先生祠堂記中幅以後脫文不相屬者未及校正其他文當尙有之止齋集則無重刻本矣處之龔深父季元衡溫之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其所著述猶有可攷者乎樂清之錢熙載賈元範與王梅溪同邑其質

行足以型方訓俗葉水心有樂清縣學三賢祠記而至今尚得知其人余在閩嘗屬福寧之守令爲梓行陳石堂先生普之文集而今尚未見其成書也夫樂舉緒言以風誘後進訪求懿德以勸勵末俗其有文者求其文其無文者求其行博蒐廣采而編輯成書力不能梓者則多録副本以語同志之士此固表微闡幽而使後生子弟知所愾慕之尤大焉者也鏡帆居温之永嘉而秉鐸於處之麗水其能推儒志之例而更求二郡先賢之著書於吾所舉之龔季周鄭薛錢賈諸君之外更有所蒐輯焉彌足以訓後生子弟之博聞多識而漸摩成上駟之才是則余所期於鏡帆者乃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重刻陳文節公止齋集序

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于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爲多而於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嘗以未見文節之左氏章旨及文集爲憾比按試温州得乾隆年間所刻文節文集喜爲搜獲惜字多漫漶闕悞未爲善本乃與海帆中丞謀重刻中丞亟喜從之屬錢生士雲爲校訂錢生購得明正德本爲正其訛誤補其闕佚若改正德本之四十年爲十四年紹興爲紹熙則參攷歷代帝王年表甲子而得之尤爲詳審可喜也文節之學行及其文詩之醇雅典茂爲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當自得之四庫全書提要言左氏章旨存于永樂大典者已殘闕不能成帙余他時當校正補刻之比又得趙子常文集亦思與重刻也樓攻媿序文節集稱其于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蔡幼學胡宗周勉遊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此可見文節攷究之詳當時諸生能務實學之習惜三人之文字無從見不能知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集既成余爲序其緣起因附著之以致其愾慕云

重刻居官寡過録序

昔魏弱翁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奏請施行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以爲古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嘗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孟堅未詳載其文欲博采他志傳稽其歲月以究其設施之迹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務大體職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縣始州縣之難爲也不履迹以求憲雖有愛民之實心不足以自效漢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於三代也今之去漢遠矣其所當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於漢也其所謂故事者因革損益之大端也吾以爲今之爲州縣者且置因革損益爲後圖而先勉其誠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誠求也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遑問乎其他其心而能誠求矣雖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卽知所去利在而卽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他葢别於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謂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爲兢兢也山右胡格臣衍虞著居官寡過錄一書其所言皆州縣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
朝有守土之責者之條教葢自制府中丞以至州縣司李及未仕者之論著條舉件繫皆冠以格臣所自爲之說約而賅切近而當於情事雖今日州縣皆可旦夕奉之以爲誠求之道余從仙遊明府劉肖庵功傑所得之亟勸其梓行以公諸世肖庵湖南人也爲仙遊有政聲余先友袁易齋先生嘗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禮部主事嘗著圖民錄一書亦深言誠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嘗梓藏其書今舉以贈肖庵乃言及格臣是書夫寡過者所以誠求之階也能寡過而後能誠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於余言也已道光庚寅季秋月下浣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序

重訂讀書分年日程序

元程畏齋先生本朱子意作讀書分年日程一編以示學者俾知誦數講貫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爲科舉之士言之也然而爲科舉之學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經蔑古之失而漸以邇夫博聞強識之途乾隆年間
特詔天下郡縣學校頒發此書以勵學者嘉惠儒

林之意豈非至優極渥而爲士子者所當敬謹遵奉勿替者與福建爲朱子過化之地宜其襲衍前聞力學稽古之士所在多有余初來時方欲訪求其人以與宜究考亭之緒顧自按試列郡以來知其不足以深言及此其於科舉之學亦惟以苟得速化爲事而鮮能以博綜古訓爲貴者余實惘焉因取是書錄其易明易從者刊示多士使知自課之法其父兄能以是課子弟亦可知其事非迂而其效易覩夫遵

朝廷之功令至順也循前賢之遺規至明而易從也上知之士無所藉於聞見而自奮於考古之業者雖難驟遇其人中材以下苟能讀是書而用其法以自課則積累之久及其成功與上知一而已余蓋以是望閩士也

魯賓之文稿序

賓之爲厚畬先生季子承先生家法工制舉業及見山木先生則學爲古文而專志於梅崖先生之體格日手梅崖集一編不置時年十八九與余及習之朝夕相策勵也賓之少羸弱多病山木舅氏嘗指用光語厚畬先生曰此子固多病者今雖瘦然體頗充實矣吾叔其無以賓之爲念也然賓之既壯而其瘦如故目光炯炯喜論文性沈靜方行矩步無文士輕佻習乾隆壬子與習之同舉江西鄉試一應禮部試下第歸不與計偕者逾十年嘉慶丁丑始奉母命北行既成進士未
廷試而丁母憂歸歸謀葬母于山中遇疾卒余爲誌其墓悼君之文工而命嗇志大而學未逮其成

也君之于古文既亟稱梅崖後雖聞姬傳先生論而不易其說當丁丑應禮部試時余先約之寓余家既來而與余縱論及所業蓋文有所規勗亦交相歎所學之未就無以追古人之絶境也嗚呼孰謂君歸而遽卒余今裒刻其遺文乃僅得此數十篇也余能無慟乎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魯習之文稿序

習之爲古文承其家法後乃益傳以翁覃溪姚姬

傳兩先生之講授覃溪君所從舉拔貢師也初得拔貢時嘗居試院日侍師爲攷證學兩遊京師所業益進其爲文則守姚先生之矩矱而傑然欲自成其體顧不及多作今所刻者多少日文後所附益僅數篇而已君所爲校正禮記爾雅說文諸書中多覃溪先生商榷語然皆未成書余初未之見也余兄子蘭祥爲裒集以歸其兩子余索之於其子乃録副本而將俟他日別刻之蓋君之博核精當與賓之文筆之俊傑廉悍皆非余所及余後君死而姚魯二氏之家法余皆未有以衍其緒也序君文而痛君亦彌以誌余之媿也辛卯八月陳用光序

山木先生文集後序

乾隆庚子辛丑間山木先生嘗自刻其未經梅崖先生評定文爲外集四卷及丁未游安慶見姚姬傳先生歸而自定其文爲初編次編三編寄質於姚先生姚先生爲論次之其本今存用光所及辛亥作令於山右自刻其官行文字爲翠巖雜稿先生既下世其叔子嗣光屬用光以全集乞姚先生爲刪定之嘉慶戊午姚先生以寄用光於陳州諾爲之敘而未及爲也用光今據姚先生所論定本編次爲十二卷其文之前後則先之以梅崖先生所論定者每卷之先後皆如是而翠巖雜稿則列爲外集十三卷十四卷又附以先生族弟賓之文爲十五卷先生叔子習之文爲十六卷先生少從先大父凝齋府君研究儒先之書而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既受古文法於梅崖先生而其所自得沖澹夷猶別成其體於梅崖之外其爲人嚴毅刻苦以自守誠懇肫摯以待人其於宗族親戚鄉黨間因事而導以義因人而勉之善數十年鄉人皆仰爲鉅人長德也嘗成進士後需次當得知縣或勸之出者先生曰吾自度迂疏無濟於時伏處里閈勉爲陳仲弓王彥方不亦可乎及晚年以身累不得已謁選得夏縣而非其本意也顧自先生出而鄉黨風氣漸趨澆薄及先生卒於官迄今卅餘年而先輩敦厚之風渺然盡矣讀先生文孰不慨然

有今昔之感乎用光九歲而失恃先太夫人屬伯兄有光用光於先生謂舅氏其終能教二子以正學先君子約堂府君官京師時復屬先生爲經理十倉之斂放事用光居家塾嘗見先生與農夫野老雜坐問晴雨乃有以知稼穡之艱難及稍長以次得聞儒先之派別古文之義法及己酉省先君子於太平辛亥歸而先生以謁選北行矣自是惘惘無所依恃至於今日已四十年而用光年亦六十有四矣追惟提命如昨日事而齒衰而學不加

進無以稱傳習之望校刊遺集安得不愴然以思悄然以悲也先生文向惟韓理堂一敘鄧盱原太守謂王蘭泉侍郎亦知先生者所爲敘宜并刻之乃并其贈敘祭文及姚先生之墓志盱原之敘同列於卷首而用光詳述其淵源之所自及校訂之義例爲之後敘云先生名仕驥晚更名曰九皐此墓志所未及詳者特著之庶俾後之人無惑於卷中前後稱名之有異也道光十一年秋七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督學使者受業甥陳用光謹敘

說文畣問疏證序

余少時嘗喜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爲善學誠哉是言也叔重生漢東京去古雖較近然其未嘗親見制字之人而承其口講指畫則與後之人一而已及後見錢莘楣王西莊段懋堂孫伯淵諸君子皆極尊許氏學爲之闡述其旨者各有成書而莘楣之說爲尤善其謂參商二字爲連文叔重非以商

訓參誠足以釋顧氏之疑矣然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其詞不雅駁顧氏以爲豈孔子之言錢氏無以難之也又過信吳越春秋弓生於彈彈起古孝子之言以爲可證許氏弔從人持弓會敺禽之訓爲可信夫作吳越春秋者豈果在叔重之前乎而乃引以爲據乎吾師姚姬傳先生嘗謂說文日在草中爲暮其說近鑿用光亦以爲然爾雅釋山山西曰夕陽郭注云暮乃見日山之與草高下懸絕矣山雖未嘗無草而顧必以日在草中爲訓乎

吾師又謂許氏有功於字學而未嘗無失小學之義容有許氏所未詳而漢儒尚有別傳者其說誠精當吾謂許氏之學後儒闡發許氏之學皆當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也甘泉薛子韻好學深思之士也爲說文畣問疏證以闡發錢氏之旨而亦有捄正其失者從余來閩襄校文之役甚勤且當余嘗欲舉其所疑於許氏者與之商榷而行至汀州痛其一病而歿以爲天之生好學之士何不永其年以竢其成也乃爲梓行其疏證而

爲之序時道光十一年八月望日也

紅葉山房文集序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四書文固發聞士子之利器也今夫志於求士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得其所用心則以爲善士在是焉志於用世者於漠不相知之人而因文而受其拔取則以爲知己在是焉其拔取而得科第固可以有師弟子之分矣其第拔取而未能得科第而士猶以師之名被焉者士之謙且厚而非志於求士者之所敢必居也何者一日之文而得其用心第得半之道雖其由之得科第者亦必如昌黎之於陸宣公曾子固蘇子瞻之於歐陽公師弟子始皆可以無媿若猶是尋常之知遇而已則有是科即有是師弟子曷足多乎而況其固未嘗由之以得科第乎鄉會試之分校官第有拔取其文之權而非有必得科第之權也余己卯分校禮闈得鄭君祖球文拔取以登諸主試者而未能使之成進士旣出闈得見其詩古文十餘首以爲其用心誠慕乎古與其四書

文相稱思數與相見顧旋聞其病復旋聞其卒驚歎悼惜以爲何天生才不樂觀其成之如是也去年其令弟夢白方伯以所梓文集寄示且索爲序嗟夫鄭君之志與文余旣甚愛之矣使天假之年雖晚達安知其不得第一第雖不足重然固可發其用世之志之階也而今乃第得因其文以考見其志欲聊以慰方伯友愛其兄之心而余求士之心乃無以自慰矣迺揮涕而爲之序如此云

惜抱軒經說後序

謹按姬傳先生所著易說一卷尚書說三卷詩說一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二卷春秋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凡十二卷蓋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學者凡三變始亂於讖緯中晦於訓詁及程朱諸儒出破除碎義涵泳聖涯經旨於是煥然大明行之既久而後之學者得其淺而遺其深竊其近似而不能力學以求其至於是有高談性命而躬行多遺議窮究事理而於典章制度且懵然莫名其所從來者有志之士倡漢

學以矯之就其善者亦足以刊正謬誤著明古義及其弊也鉤鈲析亂使人如遊於百貨之市眩奇衺而莫辨良楛又其甚者徒執其穴見以與宋儒為難訐以為直莫執其平非徒不足以明經旨而其害於心術也大矣夫學以期復其性而經則備言其旨學以期施諸事而經則備舉其要如醫之有方隨所取以救其疾如農之有器隨所用以力諸出神而明之與時為變通而要不離乎其宗此程朱之旨而學者之所大同也今乃執一名一物之偶得以攻前賢之偶失譬若行師者昧客主強弱之勢而矜言孫吳之陣圖為農者不乘時以力穡而徒誇能辨耒耜錢鎛之形製不亦傎乎又況程朱諸儒於大義所在固嘗明辨以晳之矣今之所偶得者其於程朱猶拾瀋也而侈為創獲是亦自知之不明矣先生之於經不孤守宋儒而兼綜鄭馬以核其實不矜言漢學而原本程朱以究其歸其於為出主入奴之辨者則尤深疾而嚴辨之用光所聞於先生者如此竊嘗以為先生經說出

足以正人心而衛聖道雖比功於孟韓可也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至其文詞之古則後之學者自得之茲不論論其大者云

莊子章義後序

莊子非忘天下者也使之為政其必有以異乎世之為政者也彼自以為乘天下之正御六氣之辨游無窮而無所待矣而視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獘獘焉以天下為事者則不勝其厭而著之辭以剽剝之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又曰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善乎司馬氏之傳循吏也彼自孫叔敖以下五人或詳其一事焉或舉其大凡焉其世不相及而其事皆可以爲世世法觀孫叔敖之治楚何其有似于莊子也市不安則請復更幣之令欲高車則令高其梱非所謂治外乎正而後行者耶非所謂入其樊而無感其名者耶莊子稱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雖其寓言意固有取於孫叔也管子之書有所謂國準者有所謂繆數者其所謂繆數是莊子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說也晏子請爲飢民發粟景公不許且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庶幾乎如庖丁之解牛游刃有餘地矣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而諸葛武侯則自比管樂樂毅之言世不槪見武侯取之其必有見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因之其次利道之勤于行而形其德所謂日漸之德下戒者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司馬季主述莊

子之言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其言平易正直不類今莊子王伯厚輯莊子逸篇而獨遺季主之所述吾以爲莊子之學出于子夏而其才則近子貢惟其達也達而過焉且欲堯桀之兩忘雖未必非後人所亂然其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固已大遠乎聖賢居敬行簡之道矣又其甚者魏晉諸人遂以清言亂天下顧寧有當於莊子應於化而解于物之旨乎漢初文景之治皆黃老之治也莊子雖取于老子而才則過之得老氏之緒餘猶足以爲治也誠得莊子以任之其效亦未必遽下于管晏莊子未必不薄管晏然而莊子之才足以爲管晏也孔孟薄管晏亦必薄莊子然而孔孟爲政必任管晏亦必任莊子夫豈獨任之而已固且大任之是子貢可使從政之說也桐城姚姬傳先生乃余受業師也所分莊子章義獨得本旨蓋第言其學而已然才者學所成也予讀莊子而深有慕乎其才焉先生之伯父範嘗合諸家本互有攷證

余本二先生之說而于其訓詁之難了者取陸氏釋文以詮釋之近人盧抱經文弨之說亦間有取焉屬楚北諸君爲鳩貲以付梓乃序其所見如此云

南石先生制義序

制義者古文辭論說之一體而傳注之遺也自明以來朝廷以之取士而習爲之者顧忘其創立之初意而惟以塗飾爲工於是稽古好學之士皆薄其體以爲不足爲夫庸知其體本尊而習爲之者卑之與我

朝李文貞公之制義以前明化治正嘉之體格倡於國初而乾隆年間山左則竇東皐先生繼之與東皐先後同時者桐城則劉海峰大櫆姚姬傳先生鼐長州則彭尺木紹升新城則吾舅氏山木先生仕驥而山左則閻懷庭循觀韓理堂夢周皆能探求經旨傳以心得而體格則一範之以古文辭余少時從山木先生學嘗裒集竇姚諸先生文爲一編以爲言制義之正體無逾於是矣及侍先君於陳州得謁南石先生而讀其文然後又知先生之文固竇韓之嗣響而近年文家之正體固當獨推山左也夫事有傳之久而漸失其初意者朝廷之法度文家之派別皆因人心思氣習爲轉移有君子爲之維持於其間則可以不趨於下而漸復其初昔漢徐防請定五經章句以爲論語不宜射策而其辭且推及於改薄從忠之道其尊嚴經旨而用意深厚也如此今先生本儒術以佐

熙朝之治化其造郄所陳說雖非外廷所能知而其崇尚忠質以爲化導其可以即文而可得其用意之所在乎若文家之派別讀者當自得之固不足以盡先生之文之美也

存素堂制藝序

今世之言學問者大率以詩古文自喜至於時文則薄而不爲吾謂由乎性情之說者詩古文之道尊已彼依附孔孟之旨必其身不悖乎聖賢而後能一當於文字之間其功不尤鉅而體不尤尊與

若由乎名譽之說者時文雖工謂其志爲科第而無事於自得云爾彼徒以詩古文矜夸於世而不必果有所自得者皆張乎其外之爲也其愈於時文庸足貴乎以其體不出於漢唐故別於古文而謂之曰時文以其爲應舉者之所業故謂之曰制舉業若能深觀乎文事而必其文與行相稱始能爲自得之言則體雖時文制舉業也而可以謂之經義經義者固古文之一體也蓋自明以來稱此者不可數數得無怪乎世之以時文爲詬病也已

梧門先生學富而才鉅功深而業善其詩古文皆足以傳於世而制舉業亦多自得之言當其爲成均祭酒時孜孜與諸生講解孔孟之道至今人皆思之其所定課文傳布海內莫不奉以爲程式也夫學不厭而教不倦孔子之所志不過如是而已先生名其文不敢自居於經義而謙曰制藝可謂有欲然之思者予故推明經義之體之尊使世之言學問者有所取信焉

重刻一隅集序

國家以四子書命題取士蓋導以躬行庸言之謹而勗以溫故知新之業士修其業宜皆能勵實學以應上之求矣顧沿流而昧其原逐末而舍其本師弟子之相授受或且馳騖于卮言之日出以說苟得科第取富貴而已其於言行相顧之道未之有當也是豈朝廷取士之意哉荀子曰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有志者猶患其奪也苟以爲饋獻之物如禽犢者志不在於美其身矣何奪之足云陸清獻公取先正傳文論次爲一隅集以示爲舉子業者就文詞章句之末而推極於身心性命之際蓋不啻講學之書非世俗選刻科舉文字之類也觀凡例中所引朱子言以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爲法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可以見公之用心矣近人以其文平淡多簡略之不知其可貴也余恭

命督學閩中取是編刊行之以訓士於凡例後附錄顧亭林日知錄二則以使學者知所戒錄韓理

堂會文約一首以使學者知所慕夫溫故知新致知之事也庸行庸言之謹力行之事也閩朱子枌榆之鄉也而向有海濱鄒魯之稱誠能即科舉文字而相勸以趨於實學是則余所期於閩士者爰次其語以爲之序云

續一隅集序

文之有法猶人之有體也韓子曰體不備不可以爲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文耳目口鼻與夫四體之不可以偭也夫文亦若是焉已矣今之爲文者吾

異焉未及乎指臂之相使而遽已咸其股咸其腓此陸清獻公所以歎今人之昧乎先輩之體格也清獻之時文章盛時也而其弊已若此夫詞依法以行依意以立理之不窮何以立意法之不具何以屬詞窮鄉僻壤之士尠師友之講習苟非英俊傑出之才孰能無所藉以究夫理法又況乎倖得科第者偭規背矩之無以導之乎嗟乎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言治與言文一而已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余不欲以試牘訓士督閩中學

時梓清獻之一隅集督浙中學時梓姚姬傳先生之四書文選先生之意猶之乎清獻之意也而其言文家之派別加詳焉然非高才生或無以得其益余課弟瑾光子蘭第乃雜取前明及本

朝人文爲是編而評示之其上及化治正嘉者使之明乎體之所自而導之以澤夫古元酒之尚鸞刀之貴之說也其不遺乎近人之房行書者決科之善者固亦有法焉割刀之用莞簟之安之說也昔歐陽公宰夷陵日披覽案牘以求治事固有與

時消息安可泥於古而不適於用也其文不過數十篇而名之曰續一隅集謂夫此一隅之舉而已苟有能以三隅反者則是編雖棄之可也刻既成乃述其意而爲之序如此云

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

學莫先於窮經四子書窮經者之所首務也

國家取士沿前朝舊制以四書文覘學者之蘊蓄其初爲之者闡經訓之旨歸參儒先之講貫上則可以成一家言與前朝之作者相抗次亦鏗鏘陶

治時時見古人之情狀而行之既久習尚漸替士子獵其末而忘其本乃僅取得科第之文以轉相摹倣其有能進求先輩之義法而不囿於卑近者已翹然自異於衆矣若更由是而進求於經史之貫串將以窮經爲致用之本其才固未易數數覯也姚姬傳先生主講敬敷書院時嘗病乎是因爲選四書文自隆萬以及國朝約二百餘首以爲士子讀是足矣不必更求附益但當進求之經史以深其蘊蓄此誠荀卿子所謂接人用枻之苦心也用光奉命來視浙學乃重訂是選以與浙中士子相講習蓋近人亦多言窮經矣然惟考訂字句訓詁之異同而不求大義學使者之訓士又往往刊行試牘以示之趨嚮昔孫文定總理成均時誨學者云學求心得將以明體而達用若臚舉先儒之成說雖五經紛綸不足以言窮經也以試牘訓士又與取得科第之文以爲摹倣者無異余不樂爲是故視學閩中亦惟刊行陸清獻公一隅集而不刊試牘今之爲此刻亦猶是刊一隅集之意也姚先生所以訓士與清獻同條而共貫學者苟以是爲蒿矢而進求之經史百家之言則爲人爲學由博返約之功可漸以次第語之矣刻既成乃申其說以爲之序云

祝人齋先生集序

人齋先生先大父凝齋府君執友也用光不逮事先大父少時從舅氏魯山木先生學先生舉先大父及人齋先生爲學之旨誨用光且言先大父病中嘗屬舅氏爲購取先儒說春秋諸書謂先大父嘗屬人齋治禮記而自任春秋也先大父旋棄世所爲春秋集注未成而用光少時于家宅保疎堂樓中檢得先生所爲禮記注稿八十餘冊喜甚竊不自量欲爲先生寫録續成之自是南北行輒攜以自隨今老矣顧未能成書所欲續成先大父春秋注亦僅寫訖襄公時三傳既以自媿而先君及諸叔訪問人齋先生後人未之得用光在京師訪之浙中知好亦鮮知之者及去年奉

命視浙江學試至海寧得祝生琳乃言先生後人無存者而所爲井辨居詩文稿二冊嘗見之旣遂攜以歸我又得日新書屋詩文鈔二冊後錢學博泰吉又屬祝生卿雲亦攜井辨居日新書屋詩文來與祝生琳本小有附益余乃編次成四卷仍分井辨居日新書屋爲二集從其舊也先生爲宋儒學不欲以文字著故所存無幾而其爲學條理則已見於此數冊及與先大父尺牘中後之人讀其書而考其志行固知爲粹然儒者也先生宗法張

楊園所集淑艾錄及所訂楊園先生集余皆得讀之近又從嘉興李明經富孫所得楊園未刻文二帙余亦思他日爲刊行於世獨惜先生集中有祭張北湖文極言其學行可師法乃訪之浙士無由知其名及其生平之大略也

徐心莽文稿序

心莽侍講領鄉試第一成進士入翰林嘗出典江南試督廣東學旣還
朝擢贊善乞病歸余來浙科試嘉興竣心莽以書寄其古文屬余論定蓋心莽之領鄉薦出桐城李海帆觀察之門海帆嘗請業於姬傳先生而吾友魯賓之嘗稱海帆之爲人與學余是以獲交於海帆而心莽同官京師與余過從亦至密夫爲古文者必本於質行行得其正矣而博學以輔之是以其言有物而有序至於節奏義法之見諸屬辭者旬日間可究其緒也心莽之論文旣云立言不可以無本矣其衡文課士悉與其言相副江左南粵聲稱翕然他日出而洊登卿貳佐

朝廷稽古右文之化著以人事君之義年愈進而學愈篤名日著而文日高余與相切磋而講貫者桐城之家法其益以表見於天下也今序心莽文其以爲息壤之盟焉可也

振綺堂書目序

余來杭州聞汪舍人遠孫家藏書甚富旣蒇試事遂與往還余索借觀其藏書目錄舍人旣以咸淳臨安志見贈並索爲目錄序余所借書以得見查初白手錄儒先論易語之注疏本及王損仲之宋

史記爲尤快意此二書者余所願見而未見之書也而今乃得見之初白爲是錄時年六十有七余今年亦六十七矣顧未能手自著錄第屬錢生士雲爲謄寫一過以俟他日之研究生平疎於經術尙未必能及賈山齒衰而又不能自力以視初白不可愧乎揖仲之文筆未必能及震川然觀其所著凡例固自有學識余既寫得副本又自念向嘗厭宋史之蕪雜欲續成震川之業而力小任大恐其學不足以副其志也舍人家舊有宋寶祐四年

登科錄記文謝及陸秀夫之甲第相次足以助爲宋史者之攷證而其書已佚書之難得而易失也如此而劉器之盡言集魏了翁之儀禮要義謝皐羽之金華游錄余今皆以未得借讀爲憾人事之牽綴而歲月之易逝余雖老矣其安能不念及此而益自勵于學也舍人之藏書分經史子集爲四部部各有子目而所攷證其書之佳否眞僞及得書之緣起自注于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之可觀也舍人遺榮謝客專志於讀書其蕭然自得之胸次不獨爲杭州之賢士也余是以樂爲之記時道光十四年冬十月之廿九日也

觀齋集序

子卿同年居京師與余爲詩酒之會過從至熟也比子卿出守而不相見者及今遂二十餘年道光乙酉秋余使江南過徐州登黃樓見壁間諸石刻想見子卿觴詠時意興去年余按試溫處還而子卿書來寄其觀齋集索序其集中石門洞諸詩刻畫幽勝使吾如重履其地余亦以遊石門洞記寄

質子卿且招之來曰君曷不贏糧爲西湖南屏之遊子卿且唯諾之而不果至子卿之師左田宮保嘗惠書與余言其佐石君相國學幕時有筆記述山川形勝文獻存佚及場屋病利頗悉余亟思得之以自鏡不知其剞劂竣未也人生知好以常聚爲樂以不得常聚爲可念況余與子卿二十餘年之不相見乎子卿長余數歲聞其意興尙豪健治右園得張于湖故宅余不能訪子卿于右園與子卿之不能來武林皆可誦伐木之詩以致其慕望

者子卿請之於宮保如蘇門之晁張讀者當自得之余更爲述聚散記憶之情以爲此子卿之所樂聞也時道光甲午秋八月

録先大父語書後

先大父嘗以朱子近思録例集四子書爲一編因之日自攷鏡其得失有所發明往往條記其下蓋先大父之所以畜其德也如此用光之生也距先大父之沒十有九年矣不及見先大父之所以爲學顧自幼從舅氏遊舅氏爲言先大父生平爲學闇然内閟故語言文字所存者少今之遺集亦後人網羅散佚而僅得之者至於其他抑又尠已年十五舅氏以此書命用光手鈔日夕省覽其時未有知也然舅氏曰舉先大父之學以勗故偶或一時之明輒由是編旁取先儒切近之説以律其身然静而惕然動或潰之忽忽不自振以至於今年亦有十九矣今年省試歸來日尋繹是編懼手澤之易泯輒掇其所記者彙而録之俟後日合諸遺集庶幾覩先大父爲學之全謹識之如此吁先大父既闇然爲己語言文字不少概見其一二存者後之人宜何如珍惜而愛護之顧珍惜愛護而僅以爲是故物存焉亦非所以爲珍惜愛護也用光有志于學竊願循其所以自治者恐終未有所得也反覆此編不勝兢惕之思云

先大夫八倉記書後

右先君及先舅氏山木先生所爲各鄉義倉記凡八通余庚午歳奉先君諱歸里檢出之裝爲一卷俾兒子蘭瑞藏之服闋來京師俾次子蘭滋蘭第蘭豫同觀之各相勵以守先人家法當壬戌冬余乞假歸省先君方爲用光兄弟析產人各二百石而公中債負餘萬金尚未知所處有爲先君謀者曰公家固不貧也債可緩謀償而所捐義倉三千石可收還以爲子孫計俟歉歳再謀出羸餘以爲平糶策則名實兩得矣先君怒立斥之曰汝柰何爲此市井語吾以利鄉人而還以自利乎且其所謂名實兩得者計則巧矣獨不知巧於自謀者適以干天地之怒乎使吾子孫惑汝言先業其就隳

矣既斥其人退復以戒用光兄弟俾不忘嗚呼先君之言如此與山木易齋之所記是眞能守朱子記吳氏義倉之家法者矣吾子孫世世守之毋忘也大坑所立倉當尚有記俟寄書往索取之時嘉慶甲戌十二月之望日

查九峰家居自述跋

家居自述者查實菴觀察自述其歷官事實以示其子弟之書也余見觀察于閩中聞其招降朱渥事壯其才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觀是編所紀

益知觀察之才爲不可及易曰豶豕之牙吉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凡事於未發之初而有以折其萌已發之後而不使棼其絲則理得而患弭蓋萬事莫不皆然而於折獄治亂民爲尤甚余嘗讀漢寒朗傳喜朗之有識蓋顯宗時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所連及者多陷入朗上言其冤顯宗問之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辠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帝意解理出千餘人夫楚獄爲人所難言而朗能言之由是而推之其小于楚獄者固貴于以臣之忠而成君之仁也明矣曩吾鄉盧學士浙言祝顯等餘黨無足治者

仁宗從其言世頌

仁宗之仁過于漢帝而盧學士爲無媿於寒朗觀察之招降朱渥旣使人免罹于兵戈而其署河南

提刑時治劉文煥之獄言去其尤者餘黨爲不足患其意亦歸于仁恕故余並著之使世之言治者有所考焉道光四年七月立秋前一日新城陳用光跋

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

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迺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歙之傳伏生尚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贓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韋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歙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於諸經無論著二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之論經皆散見于語録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宜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列之於道學亦非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薛文清羅整庵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則亦安可

以無傳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王述庵與蓉裳尺牘書後

余於東南諸耆宿皆嘗接其言論丰采獨未識盧抱經王述菴兩先生戊午夏過蘇州乞得莘楣先生書為介紹將往謁述庵先生於青浦會以他事未果時抱經先生已前卒矣自是之後余亦不復作江左之遊惟於自青浦來者詢悉先生之起居安勝以慰而已辛酉之夏與蓉裳農部訂交乃得覩此冊雖不過尋常問候之言而吐辭之雅馴論事之明切有可以想見前輩風流者夫以今望古古人不可見則嘗以為恨若並世而猶不及見者其願見之意宜何如顧往往以世事之牽累而不得一副其願以我之於並世如是推之於古人其前後輩之相望亦必有願見而不及見者然夷攷其所自樹立又往往有終身不及相見之人而其文章氣節與之相配較之日夕相見而漠然無所改乎其初者乃懸絕萬萬也然則見者其迹而非徒以其迹彼徒以一見自詡乃徇乎名者之所爲將以譁世而取寵於君子思自樹立之旨寧有當乎余於抱經先生既有不及見之恨聞先生雖篤老矣尚能延接後輩余秋初將乞假遊江南嘗謀一見以副平生之願今讀是冊輒述其意而跋之於紙端如此抱經先生專以攷據名先生則兼以詩文著余雖素聞姚姬傳先生學問有三端之說而學識踈淺於兩先生之業乃茫乎未有以測其涯涘則又執筆而恧焉以自媿也

題楊忠愍公墨蹟卷

楊忠愍公嘗徧習樂律天文地理兵法於韓苑洛既居部曹又嘗從講學者遊人或謂公柰何干聲譽公笑曰亦視其志何如耳蓋習數以窮委必觀化以探原以此見前明講學者未嘗無體用兼備

之學而世或僅以氣節蓋公非知公者也近時厰肆中多畜王陽明鄒東郭倪文貞黃石齋及公墨跡雖贋雜出然以厭虎賁中郎之慨則姓氏所留君子猶寄慕焉不必致考核也劉君松嵐於太原得楊忠烈及公墨跡既藏忠烈書於應山忠烈祠又以此幅乞松筠庵僧俾之弆守而屬余爲之記劉君可謂篤論世之思者矣余考官狄道典史時嘗引洮河以溉田驗之我

朝胡侍郎季堂所爲松筠庵記有官甘肅時至狄

道見其溝洫相通水旱無虞之言則王弇州所紀公狀有信然者夫典史卑官耳而所爲遺利至垂三百餘年之久然則事苟能爲何利不興然非公講習有素而不卑其官亦奚績之可紀世之慕公者其求公於本原之地可也

袁簡齋尺牘跋

歲庚戌余受詩法於簡齋先生及癸丑從姬傳先生遊居金陵半載往來隨園益熟比歸江右嘗取先生所與書札裝潢成冊時時省覽如與先生相接對於几席間也蓉裳爲先生高第弟子予與訂交索觀先生書札乃示以此冊攷其作書先後其前三書爲時則遠其索和自輓詩時正予初見先生歲也當時余知有蓉裳蓉裳不知有余先生歿後四年余始交蓉裳又一年始見此冊回憶遊金陵時歲已逾一星終矣以歲月之迅駛而悲聚處之難常以老成之殂謝而喜翰墨之可寶余二人於先生手札安得不各致其珍惜也先生故嘗以海內知交書札潢治爲十餘冊余居金陵時嘗得

借觀若錢萚楣程魚門蔣心餘嚴冬友諸君中多論掌故詩文可以啟發後學心志在先生以誌交遊之情而在吾黨則可以爲多聞之助今於先生手札二者之意蓋兼而有之余與蓉裳皆嘗學詩於先生也執筆而爲此跋益不勝流連惻愴之思云

山木先生書冊跋

丁未之秋舅氏檢舊所臨晉唐人書數本示余及習之余得曹娥碑習之得東 [illegible] 賀舅氏復

爲余書昌黎原人以下文五篇歲甲寅始并爲一册而裝潢之以藏於家而舅氏於是歲之春殁於山右矣嗚呼舅氏受吾母臨終之託任余兄弟讀書之事予幼雖隨塾師習句讀然講釋字義則常在舅氏左右及從舅氏受制義業飲食起居未嘗一日離舅氏也歲癸卯余年十六人有謗舅氏者余惑焉思舍其學以從之秋中夜夢伯兄謂余曰子胡然舅氏之學吾祖之學也子他日終以舅氏之學成名因手一屨顧余而哂曰此舅氏之屨也

子其履之寤而若有動於心遂以述諸舅氏且泣陳其悔舅氏亦相持而泣乃授以宋儒書及唐宋諸君子所以爲文之旨自是遂守其說而不敢變也戊申己酉之閒舅氏教余爲世俗之文余不能竟其學己酉秋試既被黜乃省吾父於太平及辛亥春乃歸歸而舅氏以補官北行矣余在太平時有召余歸者余遲遲未能行使余卽歸舅氏固可留當舅氏居外祖之喪服闋固可以補官矣其所以不行者固自度其性氣不堪爲吏抑亦戀戀於余兄弟也而余乃無以處舅氏使舅氏漠然無所向而去既鬱鬱不得志矣及之官而中途喪其仲子愈憂愁無聊遂以勞成病勤官而殁此余之負舅氏也卽余之不孝於吾母也少時或於人言幸其尚知悔今雖知悔而舅氏不可見矣以學業未成之身終不得依舅氏左右恝然如不知吾母之有遺言者余尚得爲人乎丁巳之秋復檢是册而有感於前事因詳誌之以彰吾過伯兄者吾世父之長子名元字愷齋者也居家孝友有至性諸父

無閒言吾母劇愛之先吾母一年而卒卒時吾母哭之慟其生平蓋服膺吾舅之教云

韓幼巖四書文册跋

韓文懿四書文能集前明衆家之長調劑以出之而其造意創言則取諸包長明者爲多今讀幼巖先生文乃知文懿固善承家學也世人每薄視四書文余謂曰應舉文則誠足薄矣曰四書文則固詁經之一體也且唐以詩賦取士猶之今以四書文取士也唐人之賦今人且矜重於館閣中彼其

工於詞誠足愛然欲以見人之性情學術則四書文之不若而一重一輕乃如是世之矜於名而不攷其實類如是可笑也先生文多不自愛惜隨手散去此一首爲五世孫昺得於剩簡中既裝池跋而藏之於家旋失去後三十年其親戚孫君得於保定市中遡以歸諸桂舲司寇司寇屬余識其後余比亦得先大父凝齋府君肄業成均時所作易義劄記近百條於王白齋尚書家皆余家所未有之稿蓋與幼㵎先生之不留稿同足以見數十年

前老輩樸實爲學不自炫耀之意而爲之子孫者則幸先澤之存留務寶守而弗失其義固並行不悖也昔陸務觀記張子功樞密能識其先人遺稿王漁洋因推論之而惜葉文莊之遺集其裔孫文敏未能刻李廷尉丞清之南唐書其子木庵御史亦未之能刻也然則司寇之兢兢於斯文誠足見重於務觀漁洋而余亦得援司寇以自慰云道光甲申二月新城陳用光跋

鑑湖詩集跋

某梅梁侍御以其族祖鑑湖詩集屬題余讀數過於鮑覺生侍講所作序之言深有取焉謂鑑湖之詩足當其言不媿也余舉京兆出陳春淑夫子門夫子期許過厚用光嘗呈少作一帙夫子輒綴籤校其字之誤其循循善誘蓋如此夫子歿十餘年余嘗欲訪葺夫子遺詩而未能夫子平湖人也鑑湖以贅壻家於平湖今乃得侍御爲表章之則余於師門其爲媿寧有既乎侍御今督學蜀中蜀中詩人近年以張船山太守爲最船山詩格與覺生

殊途然其才固不可及也侍御校士能得如船山之才而拔擢之俾有所成立乎能知船山覺生之所以爲異而無害於其爲同者吾知蜀中之俊才自是彬彬然出矣

山木先生訓子帖書後

乾隆丁未戊申間山木先生課余及希祖希曾居石竹山房先生諸子念之純之習之延之及孫伯原居萃雲峰此卷訓語皆石竹山房寄萃雲峰尺牘也萃雲峰距中田五里而遙先生構書室於其

巔余嘗過之與習之昆季講習所學其山頗峻樹木具幽邃之勝余嘗喜就其西崦聽泉聲今聞此書室已毀去其藏書皆散失無有存焉者矣習之次子育仁來就余閩中余索得此訓語迺爲潢治成卷付育仁藏之此訓語雖多言應舉文字然其論文家派別及言學者宜躬行實踐勿爲浮夸口耳之學皆格言也其言陸子因筦庫三年而學進及學者就日用米鹽零雜瑣屑之務而可以研求人情物理尤與許文正儒者以治生爲要語相表裏所謂治生者刻苦其身以自奮非干求乎人以自污也故孔子賢顏子之屢空而稱其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顏子不可幾矣漢儒之且耕且讀及傭力爲學者非皆所謂能治生者乎今育仁兄弟多貧而無以自存者矣其能紬繹訓語不徒以爲手澤之珍藏而反身刻苦以求無墜祖德是則余所望於育仁兄弟者也道光十年八月六日受業甥陳用光敬跋

白鹿洞講義書後

義利之辨之切於人也非獨爲士者服儒衣冠宜以是自責雖不學之齊民苟能辨乎是者嘗見重於鄉黨而其身亦免於禍患矣其不能辨者反是然而能辨義利者之鮮也雖士君子猶難言之而況其爲不學之齊民乎泉漳爲朱子過化之地其流風餘韻昔者嘗見重於閩中矣近百餘年來狙詐矯虔之風其懸置乎義利之辨者乃冠於閩中言者輒舉以相戒余竊爲泉漳恥之科試漳州既進諸生而誨之以喻義喻利之旨頃復取象山先生之講義及子朱子之跋屬南靖陳廣文泰階贊平爲書而鐫之石以勸漳州之士民抑余猶有慮焉夫重朱陸之講義誦之口而反諸身者將爲其實也非爲其名也如以其名而已賓賓然號於人曰吾朱子之徒也而攷其立心制行則狙詐矯虔之風無異於細民是之謂色取仁而行違其得罪於朱子也實甚焉余故特闡其義以立之防願諸生以身爲齊民倡爲其實不爲其名以闇然自修爲勵而不以譁世取寵因以便其蔑義趨利爲事

俾民亦感而丕變其狙詐矯虔之風使人皆稱頌之曰是不媿海濱鄒魯之稱非猶是前此之泉漳也是則余之所厚望者爰書此語於講義之後將俟刻成而寄泉州俾與偕勵焉道光十年十一月長至日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敬跋

九倉斂散籍序跋

先大夫約堂府君奉先祖母楊太夫人命於乾隆乙未丙申間出家穀四千二百五十石分建義倉各鄉而使會山木舅氏任其斂散事者凡十四

倉曰豐裕曰妙濟曰永濟曰大濟曰同仁曰允惠曰綏和曰協和曰和義曰永裕曰盍原曰培原曰[illegible]原曰義積中更頹廢而實存其倉者凡九曰豐裕曰大濟曰仁和曰和義曰協和曰順和曰和裕曰盍原曰培原其散以春而斂以秋則計石而納一斗三升以爲息蓋行之今六十年矣山木舅氏謁選出仕而吾家主計者或乾沒其羨鄉人訟之官官讞之不能審知建倉循朱子法使鄉人捐穀者同稽其出納之意乃斷令專歸之陳氏既逐主計者而吾伯兄青梧府君奉先大夫之命任其事者十二年其倉僅存九其名有更易皆伯兄時定之伯兄歿而弟姪任其事又十二年及己丑吾專以屬伯兄之次孫淇及今年淇持其斂散籍來省吾於武林吾閱之喜其斂散之悉當其穀之斂而有贏者及賑穀錢不以私用而買穀存倉俟散者其數既悉還初建倉之舊而加贏至千餘石焉若守此不變歲有增贏可更立倉以衍大先大夫之緒吾嘗記先大夫斥主計者之言矣其言欲收義

倉之穀以拯己貧爲私產而不以與人其意鄙而其言足以惑人先大夫恐子孫無識者或樂從其說也故斥之特著今淇能知此意矣願吾家子孫長守此意不得以貧而[illegible]此穀不得以糶資而私爲己用庶先大夫仰體先祖母楊太夫人之意可以歷世彌久而不廢墜若其有以貧而橫收此穀而廢倉及任事而巧取其糶資及賑穀錢不盍買穀歸倉而私以爲己用者是爲吾陳氏之不肖子當與族屬鄉黨共黜之今淇方援例出謀升

斗之祿以養母吾乃以其事屬玉士弟炎子蘭翹任之乃記其緣起及斂散之法而序其意如此俾後之人知所法戒焉時道光十四年孟春望後十日也

九倉惟大濟培原兩倉爲吾家獨捐穀所置倉其餘七倉向日皆有各鄉人所捐穀數蓋山木舅氏仿朱子法使吾家與鄉人互相稽考則弊絕而事可久法至良也壬戌癸亥間鄉人之訟者其說雖不爲無據而其意則亦在於攘其利故官斷有分還鄉人穀而倉則專歸陳氏之說今幸淇經理五年歲有[illegible]穀仍歸之倉故鄉人從其法而頌其美淇於癸是冬收鄉人所原捐之數令之領去無餘其領字及底冊存於吾家此社奸猾者之覬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其於初立法之意失之遠矣凡立法不能無弊及捄弊而更立法固不能舍初意而忘後慮何也其初意固大公無我之心也繼自今年歲順成穀有厚積願吾家賢子孫更擇鄉人之愿厚者使之補捐穀而仍前同經理之說則

山木先生與吾先人共守共[illegible]之意永垂於久遠矣爰記此意於序後以諗來者甲午三月新城陳用光跋

新城陳用光實思

送伯芝南歸序

南榮趎不得於庚桑楚之言七日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夫南榮趎所患於仁義知三言者不可謂無見也其有疑於庚桑而就正於老子不可謂求道不勤也然而眉睫之間使老子遂見其有自恃之色然則自恃之病於人大矣哉今有舉其手以示人者曰若何爲正曰俯則正仰則非夫俯仰之間各效乎其時之所宜然不可以預期今執其所見以爲是而不審其時是猶譬據席定向之中禮而以執玉捧盈爲非禮也可乎哉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之不可不審也伯芝銳志而勤學其才足以任事而不能無意必之患以拔貢朝試報罷將歸余欲留之居而語以老子所以語南榮趎者伯芝以吾伯兄兄嫂念之甚不可留今且去夫留而能從吾言留可也不留而亦能從吾言不留亦可也伯芝今年四十

而無世俗之好其求諸古人而得吾之所以語之者吾知其學日進而所志終有成也子其行中以勗之

送登之以通判分發江蘇序

登之少工作字得其父筆法父沒後從姚鏡塘學爲文望見塗轍矣而又自以得諸家庭之間見者務記覽求事理期實用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以丐助於親友者納粟得通判今分發江蘇將行蓋吾家自吾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訓子孫登之之大父吾節庵伯兄以孝友實行見重於鄉黨而不永其年是以登之之父叔皆早歲得科第列朝籍官卿貳而父叔既沒家幾中落登之以弱冠之年走數千里外營葬其祖母及其父母遂挈其庶母弟妹以來居於京師今不得志爲門戶計又當挈以之官登之之才誠有過人者而其用心亦甚苦矣夫人事之不能無盛衰者勢也懼其或衰而務厚培本根以冀或盛者即云爲門戶計然得謂之非實行乎世家子弟往往舍讀書而求仕宦及

[illegible][illegible]家聲未嘗不仍藉讀書之力登之爲龍讀圖索人題詠而未嘗以示余夫讀書何益也以予路之賢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illegible][illegible]爲夫子之所斥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夫求爲可知之實舍學其何由登之非不知此而顧爲是言者徒激於人之不己知云爾雖然有所激不可也是即忿懥之謂也以是心而居家則無以[illegible]講讓而使之化[illegible]是心而治吏事則無以審好惡而得其平以登之之才而不能日

增益其所未足吾甚惜之江南今日之重地也通判今日之閒曹也以登之之才當必獲上而任以繁劇之寄也吾望登之日讀書以擴其才毋徒以人之毀譽爲欣戚而必求無負乎朝廷用之初心則振家聲而保世滋大也吾於斯行決之矣

送劉孟塗南歸序

孟塗與用光同出姬傳先生之門嘉慶癸亥余自里北行過安慶謁先生時往六安未得見見孟塗留數日縱論古今意氣偉然可畏時重九雨中孟塗治具邀余登大觀亭還憩敬敷書院樹木蕭颯秋聲條然與言身世事多可感者既別去十年不相見聞孟塗遊江西粵東詩古文日益進名日益盛則益以慕且畏焉今年孟塗來應京兆試落解將南旋爲予言曰家貧不能不客遊遊將訪其所學今且窮[illegible]嵩華登衡嶽踰楚而歸東覽兩湖天下之秀而自[illegible]徵[illegible][illegible]證先生之所學者科名之得失姑置之一事不足甚[illegible]也余聞其言雖悲其不遇而彌壯其志之[illegible][illegible]也往[illegible]辰年余從姚伯

昂編修處得先生與海峰先生書言將乞假歸養益繕治古文學以誨誘後進蓋先生四十三歲而乞歸此其前一年書也以先生之學居京師猶患不得究心於學歸數十年而始就韓歐之業若用光者其學識何敢望先生之萬一而汨沒於車塵馬足間雖日諷文史間亦嘗有所論著而以言學以致道其有媿於居肆之百工　多矣然則身累之難遣而有志之士[illegible]變之而卒使能成其業者其亦有數存乎[illegible]告人即事即學

若必絕人事而冥心息慮以求其所爲之非儒者之學也是固然雖然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亦悅則子夏以爲病與人事爲緣而愼其所靡則固無與於居肆也余固有志紛華不能戰勝者[illegible]孟塗之樂習靜乃述其言以送其行既以自警且以堅孟塗之意云

送童觀察序

余同年友童尊君以工部主事入軍機既拜爲郎中旋轉御史未逾月來命出爲甘肅蘭州道尊君爲御史時上書論事數稱旨尊君尚有所欲論列者會外擢遂不果聖天子勵精圖治求言惟恐不逮苟其言之有當慮無不特降旨見之施行者雖然天下之大與閭之賤親民之吏聞德音思自效豈無有志之士起而思以循良自任者顧事或有所未易行效或有所未見而爲之大吏者又或未能審知其材能而使之各盡其所長則雖明詔屢下省以傳之郡郡以傳之邑不過案牘之具文而已則爲御史而徒以其言著不若出而任其司牧之責能見諸行事之爲有益於國家也蘭州道所轄者蘭州一郡所理者屯田茶馬之事夫足民以務農爲本昨者皇上因姚文田之奏特下重農之詔矣屯田務農之事也顧其名以之設官職而西北連年荒歉關中陸海之區[illegible]地利固多未墾民力固多未[illegible]盡而爲其官者未嘗一究心於此乎昔韓重華領振武軍出贓吏九百餘人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咸奮盡力既逾二歲大熟邊不復饑而重華[illegible]爲[illegible]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朝廷從其議秋果常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重華所爲出吏使耕地非今時所可行也然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以之處屯田之職訪民情所便而爲

之傳
國家得收富民之必宜若何爲者夫興一利而病或生焉非利之有弊也務其名與務其實之異也務其名則或采貌言之華務其實則必求實事之是蕁君處軍機有年閱人情甚熟出而膺外任介不絕物而和不違衆當無慮乖忤於時者而意又甚務實由其職而盡其才使其效著白於世上以稱
天子求治之意而下不徒爲具文之設施則其所

得藏之爲御史而僅以其言見者不更多乎蕁君工詩賦之學嘗與言當以至官之暇錄所存舊稿以寄質余謂此不足爲蕁君事也歐陽子固言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擴及物之功而以稱
聖天子特擢之選余蓋以是期諸蕁君余與蕁君同舉順天鄉試又同出多曉峰夫子之門頃又同官御史於其行也爲之序以俟其政之成云

送胡墨莊給諫擢延建邵道序

邵武接壤吾新城循光澤行可二日達吾嘗由土關至邵武近於光澤數十里遂至延平夜篝火遊郡署緣石磴歷階登俯視城外山紆青縈碧映帶烟靄中其山川絕可念也建寧朱梅崖先生吾舅氏魯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用光因是私淑之獨恨未得至建寧夫閩中自出朱子後宋元明儒者之學最盛遊其地者嘗有昔賢之慕矣若官於其地而訪求賢俊風示末俗講求利病則兩漢儒者固嘗以是爲汲汲焉墨莊爲漢學而持論不偏頗其籍涇近朱子之歙而其莅宦初地則朱

子降生之尤溪又屬延平近大賢之居論學治民無媿昔賢吾以是望墨莊矣余嘗謂今之言漢學多攻朱子此門戶之習耳夫爲科舉之學者非能爲朱子之學也治經而兼綜漢儒以究朱子之緒則眞學朱子之學者也墨莊亦以爲然墨莊與余以學行相砥礪今當之官余念聚散之多感而又以邵武延平之山川嘗巡歷焉而惜未能與偕往雖嘗慕爲梅崖之文媿不能至固有不能已於言者汀州之武平令鄧君傳安亦爲漢學墨莊舉進

士同年友也嘗與余書言聽訟折獄一以治注疏法行之頗能得其情其言似絕迂而實當於理余復之書謂五聽參觀誠當顧不可有門戶之見存其中也墨莊今得與上下其議論吾見閩人安於吏而閩士與於學其皆由二君樹之鵠而導之源也

送劉松嵐爲河東道序

余初於船山壁間見松嵐五字詩以松嵐爲詩人也後蘭雪爲予言松嵐爲人伉爽敦氣誼與人交

然諾不欺又以松嵐爲詩人而有豪傑之風者也比今年識松嵐於京師長身高顴而意致蕭然以靜及讀其詩感奮身世其識常有餘於文焉余乃爽然自失謂向者未足以盡松嵐也余昔者嘗慕韓理堂之學行而恨未見其人矣及來京師凡山左士大夫之以文字相過從者窺其意向皆近於質直好義達者之爲心嘗以爲近聖人之居而興起於百世之下山左士大夫固宜其多君子也今乃又得松嵐余又嘗謂近古以來爲詩古文之學者類多迂疎不適於用豈其人之性使然與抑因所謂五穀之不熟者與鬻百貨者居積厚則應人之求而不窮徒慕乎足以應人之求也而居積之術乃不工未見其足以應人之求也余好爲古文而嘗病乎是苟有有用之才嘗樂與之遊以冀其切劘焉松嵐官有政聲今得河東道爲天子不次之擢松嵐所以自待以求副聖天子用之之意者當必在是余於其行而贈之言不獨以詩爲藹紓而固望其勉有用之學以爲

余導之先路也

送何蘭士爲寧夏守序

寧夏略得漢北地朔方郡地河以甘肅過陝爲中國患而寧夏獨資其灌溉之利其人尚禮好樸言士習者多稱美焉其地不瘠則利易興習不媮則政易達得忠信慈惠之二千石而一方乃足以言治人咸以是爲蘭士頌也蘭士嘗守九江矣九江地瘠而俗敝爲長吏者不得有所設施而又有迎送奔走之勞以困之蘭士毀己貲以成其廉勤事

以成其能不逾年而忠信服於人慈惠播於衆夫守之難爲也何以獲乎上何以信乎下吾介乎其間任其成而不能行其意加以地僻民偷如是而能賢則信乎其賢矣而況於其地差善者乎蘭士之尊甫雙溪先生有宿德重望今蘭士歷官足繼先美者吾先大父凝齋府君以宋儒之學力諸躬行矣吾嘗謂食舊德之家不獨以能無子弟之過爲賢苟歷官任政而不能自行其學猶不足以言恢衍前人之緒吾蓋以是自媿而深得求乎蘭士也蘭士爲人色夷而氣清語簡而度[illegible]廉潔不足以稱蘭士吾將更期以守之所難爲者[illegible]夏有水利舊矣然抑或更有當推[illegible]以濟民生蓋地近邊民有黠有懦察察弁明照煦非仁得以訟治而無害於成蘭士推其所未及而訪其所可[illegible]行是而擢居牧伯雖以之利及天下可也蘭士好學工詩其能以文學興起邦士固素所蓄積也余從姬傳先生遊則知蘭士且稔其家世頗及去年始申文字之好余以兄事蘭士蘭士以弟畜余詩云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與蘭士家世略同其感念夫所生而各勉其日月余蓋將聽頌聲而以自勵其經世之學也

送服齋給諫外擢之官山左序

人咸言今山左難治吾謂亦視其爲治何如耳夫吏與民之相爲勝負也吏勝民則疾苦莫之聞民勝吏則恩威無所施此雖他地莫不患之矣猶山左然而曰山左尤甚者或謂民習於夸[illegible]然然吾聞嘗[illegible]從其令之愛民而出金穀代償逋帑以請留其令者此近十年內事也只何必不知感或曰吏之習於傾軋也此其患在吏不在民而究亦及於民何也賢而爲人傾則賢者澤不下究矣然程子有言今用之過吾[illegible]有以激成之寇萊公嘗短王文正於真宗文正頗亟稱萊公才文正程子非人所當效法者乎且吾避利若浼則不肖者亦無所介意焉孰誠而不能動物乎夫守己存乎德及民視乎才無德以居才則才之所至或中易其意無才以行德則德之所至或者外格其施吾渾

觀乎不求異於人則信乎朋友矣由是善用其德與才以及民雖難治之地吾見其迎刃而解也服齋居翰林勵於學爲臺諫甚有聲巡城視漕皆舉其職天子既知其才矣今以京察外擢山左而匑匑然無以副委任之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夫德視乎人之自修而才則練乎事而日出者也參驗古今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荀卿所謂大儒之稽也荀卿子又曰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今山左號難治是駭政時也曰惠之則無取乎勝之矣吾嘗謂今爲吏者不獨黃次公龔少卿之行事可師法雖若宜朱博有時有可兼采取之者顧自媿闇於世事不知其見之當否服齋行矣勉循吏之政而致頌聲膺優擢其有以發我蓋不獨爲山左言也

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

菽原先生爲漢儒之學而治縣輒所至有聲嘗與余書謂聽訟以讀注疏法行之廼動中窾要余喜其說嘗述以贈胡墨莊之觀察延建也菽原治縣皆在閩中既由閩縣舉卓異又循資擢鹿仔港同知今來引見詔俞其擢五月既望過予言別鹿港在海外爲臺灣屬地民番雜處雖獷野然質直不若內地民黠詐難究治菽原治羅源武平既嘗著其效矣今之治鹿仔港譬舍注疏而治諸子其黑白可瞭諸掌也墨莊方觀察臺灣以同志之人而官同地其庶

幾如宮商之相應乎余嘗謂爲漢儒學者必折衷於程朱而後品立而可施諸用不徒爲記誦之學而已朱子言福州王伯照劉昭信任希純三人皆以明禮稱而伯照之書尤考訂精確可見諸用菽原能爲吾訪得之乎夫以禮治躬儒者之事而以禮化民至於使外夷嚮化則儒者之效彌見之天下矣

送陳秋舫還官安慶序

昔歐陽子與學者言多及政事而鮮及文章以爲

文章止於潤身而政事足以及物也吾宗秋麓質異才嘗質其文於姬傳先生亟稱之而顧惜其方得官不得竟其學與之書勉以毋受世摧折之患何其異於歐陽子所云耶豈古今時勢不同而所以為言者遂異與大學何為期適於用而已適於用則古今與孰[illegible]同術不適於用則其文辭雖[illegible]亦歐陽子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何足[illegible]言學者[illegible]歐陽子所謂文非適用者又與古[illegible]學[illegible]守寂自以為無患乎外

物之干也及出而習於都會之聲利則與俗俱化故人莫誤於自信道[illegible]於[illegible]居而能觀其[illegible]者出而能貞其守摧折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宦是非毀[illegible]榮辱之間而在乎[illegible]之干[illegible]則先生之[illegible]與歐陽子之言若[illegible]相應[illegible]之相調也秋麓始為令於蜀中[illegible]嘗借胡中丞防守徐州請率健士[illegible]邳永城間既護其[illegible]落撫苴輯之[illegible]且擒賊[illegible]滑竄亳者以是功獲奏請賞授[illegible]司馬秋麓之才[illegible]見諸用矣使先生在其必喜秋麓之不負所學也當滑賊為亂時吾同年友廣西朱鳳森守濟源有功奉

特旨晉一階矣顧與初統兵大帥不合乞病閒居數年今始需次河[illegible]以[illegible]來君[illegible]以為摧折也吾[illegible]之[illegible]先生之言者乎[illegible]

贈譚琴巖序

琴巖使君自與余訂交即以婚姻及今逾二十餘年矣其先公為吏楚北治[illegible]有隱德余嘗詢其實琴巖曰既曰隱德矣曷爲以言遂不言琴巖亦善聽訟而工於辭令能使人聽而樂從之會昌有李祥高者饒於財而其行為鄉黨所信重又能知吃菜事魔亂民姓名令從之索亂民無不獲亂民遂咸誣祥高實為其會主讞從重比上大府將定讞矣南昌黃樹庭郎中兄弟謀所以生之者語琴巖會中丞召琴巖飯而祥高讞辭適進琴巖曰聞祥高無罪而入大辟其何以勸善人中丞愕曰其然顧已

奏矣琴巖曰是何傷[illegible]者人[illegible]聊[illegible]評[illegible]刑部案刑部從其言自檢[illegible]從輕比[illegible]旨褒嘉是非吾君好生之德乎中丞[illegible]提刑率郡守覆讞之由[illegible]高循從輕比[illegible]嚴之論郡守以存[illegible]而決滯獄者數[illegible]事[illegible]秀才[illegible]殺其子考[illegible]而不肯[illegible]安能蔽辜非[illegible]訟者亦不列[illegible]以去有訟強姦其妻者以[illegible]笑曰

強暴之來安有證也[illegible]之詩訟者乃以索財奪文簿於其[illegible]余[illegible]是數事皆非難決而有數年不決[illegible]此見變治之喻也琴巖其官足多矣顧[illegible]以是自尊而蘄求聲譏之道也合[illegible]與琴巖別遂次其[illegible]及者以爲之序

送北溪先生乞假歸里序

人有所得於學則出有所以爲出處有所以爲處其無所得者異是夫學終身事也博誦習於[illegible]謀罔見於今皆學也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皆言學也不然如原伯魯之所譏卑[illegible]公之所[illegible]夫豈以事佔畢爲學而言[illegible]言行[illegible]皆無與於學也哉北溪先生少[illegible]學[illegible]文勤公[illegible]成進士居刑曹遂乞假歸十年而再出[illegible]知於

高宗純皇帝及今

天子由部郎出觀察秦中而洊陟[illegible]藩之寄其處也既有以裕乎出之本矣其出[illegible]無愧

乎處之節焉用光少居塾中[illegible]議論[illegible]求能深知先生也及先生今來爲儀曹郎[illegible]光[illegible]姻家子數侍起居每樂聞其述前輩故事[illegible]學非文辭之謂練乎才與識之謂也而先生亦[illegible]以用光爲可與言者俯仰數十年吾家之[illegible]而得一長者與之鄉舊勸學而今[illegible]於[illegible]生之乞假以歸也用光其能不[illegible]乎[illegible]學之相契無間乎遠近而言行之[illegible]間者[illegible]過[illegible]易源昔楊園先生[illegible]近鑑[illegible]

書以示學者先生如仿其體紀所見聞後之人必有慕而知所勸戒者用光亦欲仿焦氏獻徵錄例蒐輯近人文字勒爲一書以示後人他日相從於蘇山金梘園之間出以相質先生其以用光爲尙能尊所聞也夫

送黃初甫前輩乞養南歸序

余與初甫同歲生少時未相知也初甫已成進士入翰林庚申歲余來京師應京兆試初甫則先來語余遂數數來析疑賞難欲乎其業不自足而若以

余爲可語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初甫也及辛酉余以同館後進修謁前輩禮而初甫則愈抑然其自下自是之後行必與翼言必與諄以前後輩而致親厚之誼者莫逾於初甫夫丹青久而或渝橘踰淮則化爲枳士君子天懷敦篤入世而不改其操此非徒驗之於歲月之間也余是以蓋有慕乎初甫今初甫乞假將歸以養其親尊人環山先生年及耆視聽未嘗衰精神不怠也夫父母之望其子至矣或在側而不以爲喜或遠離而彌以爲樂語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亦各從其時也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固有不必以日夕侍側爲養者若乃居可退之時而徒戀繫乎膴仕則君子恥之初甫兄弟惟二人初甫念其兄弟俱出不得侍親側一旦遂決然引去此蓋人子不容已之情非有所迫而致之者也初甫典試浙中取士甚盛人皆以爲榮余謂如初甫之工文章其以之取士也若良賈之辨金玉望色而能審其眞僞此不足以盡初甫獨其敦古君子自守之道而勇退以急親養爲可

貴也夫南陔之詩人相戒以養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初甫辱親厚余余固有慕乎初甫余之親年逾七十今送初甫之行也能不益養親爲心乎初甫歸其爲我語諸兄弟曰用光行有日矣

送姚石甫序

桐城姚石甫大令吾師姬傳先生從孫也爲詩古文辭皆有才氣法度稱是兼更尤究心於經世之務以戊辰進士謁選得福建平和縣將行乞余一言爲贈世人動言古今不同勢所以爲政者亦異

余謂籌邊以古之道行於今之世[illegible][illegible]之何必不見彼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古今無異情也以夏裘飢飲爲復古何必[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政亦不尚苟同故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求而著之禮經者亦曰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所謂同[illegible]者固非時之謂也昔王介甫以農田水利變北宋[illegible][illegible]言其病屢見於所爲詩[illegible]于時開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也何以不病民而頌之者至名其隄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北水利之說然余嘗思之使今日果有[illegible]祇[illegible]重華其人其所以勸農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必有在矣閒平和俗好爭鬥不易治欲興利須[illegible]除是要在民各輸其情耳以石甫之才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濟寬濟猛所以因地制宜者當何如嗚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見矣用光所疑亦無所質矣適應石甫之[illegible][illegible]所習聞之一端作送石甫序

送程梓庭提刑之任江西序

古者以禮治世刑也者所以輔禮之窮也呂刑言折民惟刑而本之於伯夷降典蓋唐虞三代之遞

相授受也如此周官大行人屬於司寇吾師姚姬傳先生釋之曰帝王建官分職各以時事繁簡而制之宜司空首於虞而末於周稷契益三官之職併於司徒周時禮制繁而刑措不用使大行人屬於宗伯則宗伯司寇之勞逸懸絕矣是以均之於司寇也而大司寇之以兩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訟獄吾師釋之曰先王之意統欲[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矣猶冀可勸諭使息必[illegible]行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訟獄意[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之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乃欲禁之夫聽訟之難也人情之譸變也今時人乃有本無意訟獄特與所訟者讎不相下故致訐之以使其目悶者於是而欲得其情過貴於師聽五辭矣於是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使之不得盡其辭[illegible]非[illegible]之以禮不能也程梓庭先生和而有守勤於職而練於事居刑曹二十餘年稱於其長而遂見知於天子是以由郎中擢內閣侍讀學士甫一月即拜江西提刑之命提刑爲易[illegible]先生猶予先生嘗著立[illegible]篇矣其

施乎身其所以益乎世迺先生與[illegible]先生皆以經學重於世而用光嘗與提刑同與分校之役習於其爲人故於其行也迺歸說以爲言昔康叔嘗爲周小司寇後遂繼蘇公爲司寇提刑之才望人以爲他日必儁內召擢長秋官故吾不嫌以受注於禮爲鄉邦士民慶而且謂恢閎禮治以佐成我朝刑措之風者非提刑莫屬也

送鄧嶰筠同年廉訪湖北序

余與嶰筠別六年矣今年嶰筠膺廉訪之簡重相見京師握手如昔日歡其論事加明意致加閒遠雖酬酢繁劇然常若有餘於事嘗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嶰筠之於仕其可謂能自深於學矣余與嶰筠先後同出惜抱先生之門廉訪明刑其職也故余錄先生大司寇禁民訟獄說以爲贈雖然古今事勢不同入束矢鈞金法不可行於今也且人情之患固有一造不至一無辭而不能已於訟者讞獄而使吏禁諭之則吏或骫法以熒聽然則古人之說其非歟吾聞良醫處劑不必執古方也而未嘗不得古人立方之意是故執古方而不得古人之意者是趙括之論兵房次律之車戰王介甫之周禮也迂古人之意而以爲自有方者是安得司空城旦書之說也彼匠石之運斤成風庖丁之芒刃不頓固有暗合古法者存乎荀卿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統論爲政之方也而於明刑爲尤當嶰筠與余言讞獄數事往往得以類舉之道由是推之將愈進而任愈大雖

進退人材總方略一統類嶰筠其必能不負所學矣乎余才不逮嶰筠又年逾五十鬚髮加白精神意興常若頹然其就衰矣既樂友朋之顯榮而才可進乎古人而念知交之遠別悵寂處之誰語則今於嶰筠之行也其安能以無言乎時道光元年仲春月八日也

送賀藕耕贊善出守南昌序

漢班固傳循吏自文翁至召信臣凡六人皆太守也而著其義於敘中述宣帝之言曰太守吏民之

本此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擢以爲公卿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然則朝廷取才俊之選士君子奮功名之思均於及民課實效爲文學侍從之階所以儲明體達用之才知治道者未嘗有重內輕外之意存焉也耦耕居館中循循積學視學山右勤於誨誘士與民頌既還朝擢贊善駸駸陟清要矣而天子擢以爲南昌守南昌首郡也故事吏部注選官例不得首郡雖翰林出守亦鮮即膺首郡者率先試他郡以侯其後羅今耦耕未及外轉之期而遽膺不試之特擢豈非亟耦耕之才而欲播儒者之效於天下乎夫儒者之效不越教養二端雖宰天下亦由是焉而已班氏言循吏之績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而文翁之爲蜀郡特以教士興文學見稱今之爲郡者簿書期會無失要約而已民不由之以富而士不由之以興也首郡之事劇於他郡或曰謂愈難以行其意豈古之道果不可行於今與抑固有事異而功同者存與藕耕與士之效

既見於山右矣富民之效今其見之南昌大南昌非荒瘠之郡其士之秀者科名之盛甲於他郡矣然則所謂教養者何在也荀卿子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儒者之效周浹旁皇爲一郡而可使他郡皆取則焉則其道雖宰天下可也藕耕好善而下人循吏之績他日必荷璽書之褒而擢爲公卿之選用光既喜桑梓之忭幪於君子而又樂同寮之馳驟乎天衢敢進一言曰盍持而苛護其施毋使人謂黃次公功名或減於今[illegible]將其可也

送[illegible]鄰儀曹擢守荊州序

我國家抗威稜而拓疆宇其廟謨之稟承密勿之贊襄有軍機大臣之寄而當其燕閒無事則綜理機務其制略與唐宋之中書門下等其爲之章京者軍機大臣由此其選也而其出爲郡守觀察者往往積其才望任封疆而躋

儀非獨其地勢然也更事多則才智生依侍禁近久則忠藎篤也芷鄰儀曹明敏而樸誠易貞而練習其才與學吾黨所交推也以京察召對稱
旨未逾月擢爲荆州守荆州爲楚之上游
國家[illegible]勤遠八旗領之以將軍副都統道之以四山達言谿人而軍餉之給須自郡守交際既繁協和難易陽開陰合與爲兩風內以著文武之輯睦外以洽吏民之畏愛理分而綜齊幹遂而枝榮中

和樂職之歌所以克副夫委任者吾於芷鄰企之矣吾黨八九人與芷鄰以文字相切劘者有年今其行也董侍御國華索孫子和義璽爲之圖八九人皆賦詩而屬余爲之序夫聚散不能無感情也以文字相切劘埶也由埶而窺夫道則體用之學備芷鄰他日任封疆而躋令僕其益懋聲譽自今日始庶幾使後之考者謂吾黨之交遊非徒曰埶而已也

送劉銙圃同年巡撫浙江序

銙圃同年由少宗伯爲少司寇嘗語余曰余未習律懼其弗勝任也今由少寇承
命巡撫浙江又語余曰余不習爲吏懼其弗勝任也余謂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是以兩膺特簡于九重而[illegible][illegible]如畏若是信可謂有內心者矣循是以往其爲弗濟昔夫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不特爲行軍言也至于爲政何莫不然曰好謀而成則非謀而寡斷也行軍之威在于量敵彼己戎昭果毅于疆埸爲政之成在于因時制宜

因人器使于庶獄庶慎盡懼則無喜事之心其非獨不以位爲己恣也成則無避事之心其非獨能以位爲己守也封圻之寄環數千里之民而待治于其守與令舉數十百守令之賢否而待別擇于巡撫君審于其職而思竭其才使士君子之知政體者願之撫爽辭而編戶小民密移遷善而不自知則于爲政也何有余同歲生之任封圻之寄者麐萃繙銙皆各以其才守輝映于皖粵而君今繼之余素習于君去年偕奉使事于江南君之策余

也加摯焉况今之行也余安可以無言藩浙江爲聲名文物之邦昔白樂天蘇子瞻皆守倅治之而頌遺利者尙至今非以其風流文采之足詡也君位尊于白蘇而其治績亦[illegible]而移風易俗以仰副聖天子委任之意君其勉之而已

果堂五叔父六十壽序

余家負棲霞山面黎水有樓翼然可以眺一村之勝吾父居之其北五叔父家焉兩家衡宇相接東

西偏有地如錯繡先是吾父自陳州歸斯樓始建樓前有堂曰藤花廳則數十年諸叔昆弟遊讌處也用光居京師昔父讀家觀言台首第兄獨從之樂用光嘗乞假歸半年日侍杖履從容及壬戌秋北行而三叔父捐館舍數年來吾父惟與五叔父過從如昔五叔父治事縝密而性情敦篤其事兄極其恭乾隆辛亥吾父歸自太平鬻產萬金償宿負不足五叔父實倍納其值而身經理之而言語詞氣燗巽且懇焉煦煦翕翕歷數十年如一日用光十四五時不順於舅氏五叔父嘗導用光卒能安山木先生俾用光終事之吾父諸叔父今已析之產而復析之者三五叔父爲立家事如已[illegible]伯父伯兄歿而爲祖兄弟之家計者叔父經理之兩叔父歿而十二兄兄弟之家計五叔父經理之吾父宦京師吾家家計亦惟五叔父是任既倍值任吾父歸家之宿負而今猶歲始終靡勸助三百金夫古所稱孝友之家者長有字幼之宜幼有事長之禮今五叔父之事長既以身教矣而所以字幼

者有加焉則吾家諸幼所以事叔父宜何如以致其恭伐木詩人肥牡羜以速諸父諸舅而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以有咎責諸己而不以弗顧責諸人古人之厚於朋友也如是而況於家庭乎今人所稱朋友者矣而家庭之閒顧未必盡然也其於本[illegible]亦[illegible]乎用光違侍吾親四年矣爲門戶計遠出以從仕賴叔父篤友于之愛俾吾父乃紓其念子之懷今年三月爲叔父周甲之慶用光弗克稱觴於家質言叔父言行

以爲侑觴之祝叔父杖履優游登耄耋與吾父倘祥林壑間用光他日歸家相從於吾家樓前歲時上壽其樂蓋有不可紀極者矣至叔父居平好善樂施教子孫以讀書立身他日必有能承志而恢大其門庭者此叔父之素所蓄積無俟用光之稱頌也

仲兄朗亭四十序

仲兄長子五歲庚子兄從大人補官京師予年十三而仲兄十七耳兄從大人日久益習外事性明

敏雖人所難習者習之不適時輒能持算權輕重決物眞贋必當好騎射音律人以爲上近世尙泰西人製鐘其小而圓者則曰表用以視日之十二時其製絕巧其銖黍分杪轉機運輪之法兄輒能析其器而修治之見者以爲莫能及也喜飲酒待人坦易厚于友朋雖人有欺之者不與較大人待人以質直忠厚爲本于仕宦不爲苟且逢迎之術居太平陳州數年仲兄皆隨侍今自任寧州一遵大人之法余聞之深喜其能體大人之心也余家曾祖以來以積悳累行遺子孫曾祖少時食貧作苦治生計于南昌十餘年不歸家曾祖母以紡績自給其艱難困苦初不料後世子孫席豐履盛若是然遇人有急難拯以千金不少惜及後家益裕而祖父凝齋先生躬宋儒之學大人暨諸伯叔父皆兢兢以禮法自守故吾鄉人人言及陳氏者皆曰是積德之門頃二三十年以來仕宦日益盛矣顧凡爲官者家皆中落吾兄弟五人伯兄與予習儒業兩弟皆幼仲兄爲門戶計乃援川楚例以

貲得知寧州始以仕宦毀其貲及家既落矣不得不藉求祿以謀生仲兄之出非有所得已也予自二十以後隨侍大人南北仕宦與仲兄相聚之日爲多今大人優游林下而仲兄居寧州余居京師不得晨夕承歡左右以今思昔感念身世之際而益勉求乎養志之道則詩所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予與仲兄皆當日夕誦習之不忘夫境不能累人患人不能處境耳今日之境視曾祖時之艱難困苦爲何如曾祖居艱難困苦而力于爲善

今焉必有艱難困苦之境而所以自力者乃前人之不若予觀于羣從子姓間而愍焉懼先澤之或替也仲兄能遵大人之法以居官余故於其四十初度時以養志之說而推本于先德之遺郵寄是言以爲世之利物濟亂之事行其心則必見諸事膺民社之責者雖不必能爲所得爲然以視艱難困苦之時其力爲易致亦惟能念艱難困苦於前人者其心爲易推仲兄其以予言爲何如也

贈集正五十序

學有資於仕乎世或以儒爲迂也然無資於仕乎經術或遺其末也譬諸器然工巧判嚴精備始能舍規錯矩曰我可不範不轉士君子幸生稽古右文之代致身通顯則益務殫其力於學以見諸行事又安得謂其迂顧愚固陋與集正居翰林有聲譽典直省鄉試能得知名士習學於蜀於晉於吳煦煦然與諸生講求夫仁義道德之遂諸生往往爲脩其言而奮志於古者然歲爲文吏之職且及歷任侍郎於六曹事亂能究其利弊之所在翰考財賦察稽功事銓法[illegible]亦與寬爲嚴往往敬愼所事事後焉人稱頌之集正同事魯山木先生嘗謂洵先生之緒論而見之於當官者集正其庶幾近之矣當士子今集正將計偕北上來爲君餞之明曰汝今官則雖當內職若得縣令吾不以期汝也集正曰若能如二叔迺所賜固善矣如得縣令且當乞假歸整理府君遺書且助二叔祖任冬課義倉事以終衍山木先生之志先府君嘗亟稱其言以爲集正遂能以一

甲第三人居翰林惟其識之大乃能膺

國恩家慶於其躬也愷齊爲不死矣夫縣令卿貳職之崇卑不同其爲佐

天子治民一也然縣令治一縣苟患於其志之不能行爲卿貳者可以行其志之所欲爲又患於未能周知民間之利害而奉措之悉當然有其要焉在得人而已使[illegible]求子[illegible]才者之令之爲令者[illegible]擇人之職然能[illegible]吏胥之舞文而任其良善者以理庶事是亦不啻其舉之也推而上之

太守則能察其一郡之賢否而舉措之督撫則能察其一省治之賢否而舉措之不以私意與其間不以簿書期會爲蠹蝕之術而惟以得大體行教化爲先則天下何患不治今集正得不爲其職之卑者而居其崇者徒以明刑弼教之命爲
聖人所特簡其何以無負
聖天子之委畀夫亦居其[illegible]之所當爲充其曩日之公心而已他日集正入
樞廷出任封疆之寄其事愈煩劇則其責益重[illegible]得其要以爲之一以貫之之道也余與集正[illegible][illegible]時日以文事相切磋今同官於朝而今年[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三日爲集正五十初度輒舉夙昔所聞於山木先生者以爲文蓋不啻居家塾時執書相[illegible]辨之情事以爲是亦家庭之一樂也

姚姬傳先生七十壽序

昔夫子以四教而文居其首弟子之以文學稱者有游夏諸子而叔孫豹論三不朽其一則立言是也夫文者學之英華也及其言既立則宣暢義

理啟牖後世遂爲學之終事焉天地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雲物皆是也人效能於天地亦必有其自然之文故善爲文者讀其文如與天地之情狀相寓其不善者天地之氣不降於其心而堙鬱闇昧其文乃無由以著蓋涵泳聖涯而禔躬純粹乃能由其心得而推衍聖賢先得之理者載道之原也研究文事而鎔鑄陶冶乃能得其中聲而發見天地自然之文者修辭之要也自兩漢至唐宋諸君子其所爲文千餘年尊之如一日者胥是道也自明以來惟歸震川氏足當不朽之日及我
朝而方望溪劉海峰接踵而興二先生皆桐城人也姬傳先生爲二先生同鄉後輩而海峰於先生爲父執居鄉時過從論文至熟也先生又承其世父薑塢先生之傳推而大之所以蘊載道章身之事者其功既周而形爲故[illegible]海峰沒後而先生遂爲海內之鉅望者數十年望溪理勝於辭海峰辭勝於理若先生理於辭兼勝以視震川猶有過

焉海峰既稱之使望溪得見先生之文其爲推服當何如皆乎出不及見也且當望溪時士爭尊宋儒猶有一二聰明才辨之士或以宋儒爲詬病然其流猶未盛迄今日而出主入奴顯相排斥逞無不宗漢學以相詬者不啻晉人之淸言矣先生獨推尊宋儒以相救正雖海內學者未必盡相信從來宋儒之所以有功于聖門者賴先生而益明則先生之說雖不顯於今日亦必盛於他時使望溪生於今日誰闡文以載道之旨有不以先生爲中流之砥柱言乎用光從先生所以期之者甚至顧才力淺薄迄老未有以稱也昔曾子固蘇子瞻爲歐陽文忠之門人而非其素常受業者李翺張籍雖受文於昌黎而以視曾蘇之歐陽其業則不逮矣先生今之韓子歐陽子也用光雖嘗慕曾蘇之遺風而以親習之文昌之所業自顧猶多愧恧焉今年爲先生七十初度用光以事拘縶陳州未能親詣桐城登堂奉一觴以相祝輒述其素所聞於先生之論文旨者如此先生如不以用光之鄙

爲務張乎其外其必有以計之矣

壽洪稚存序

癸亥十月余訪王惕甫於楞園惕甫留余飲論及並世賢豪知名士惕甫曰余慕想[illegible]先生而蹤跡相左不獲見也辛楣鶴泉兩先生皆老矣往時與洪稚存孫淵如相策勵以學問之事今余已退居每接文學之士其慕望洪孫不啻錢王人世年逾之相媲爲先後而士君子豈自揣其固如是也惕甫之言蓋以自喜也夫四序之發而天地之氣[illegible]迭出而不窮其發而爲瑰異非常之觀人與物有文著其美者焉故歸熙甫曰文者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又曰士大夫必知文而後可與言學詩古文辭之分立其體者也然待其正且至者則皆足以不朽若夫與不朽之人同時而有相遇不相遇者則事又有幸不幸焉余己未歲見淵如於姬傳先生所癸亥秋居金陵與淵如過從至熟也聞稚存先生居鍾山書院作詩欲投之比至而知爲傳聞之誤乃不果見及來揚

州見惕甫乃以所爲詩託之筍常州今年春長君孟慈孝廉來應禮部試以先生周甲攬揆之辰而索余詩爲稱觴之助余謂先生志行氣節似東漢獨行諸君子其文則法六朝而所爲意言則閒出以王符王充之體其詩則法韓杜不朽之業已自立之今欲從俗說頌之辭奚足爲先生述余于詩雖常爲之而媿其不工於文雖知所從事也而未有成也孟慈世其家學其詩文已具體於先生矣余樂先生之以文世其家也而又以生平願見而未

之見也乃欲藉言語而爲之文則此以應孟慈之請他日冀幸得從子蓉湖惠山之間倘當舉其胸臆所得於諸經者就相質問云

魯南曉七十壽序

陳魯於鄉閭爲著姓陳氏之與後魯氏而世世爲婚姻南曉先生吾舅父山木先生之五世祖兄兄弟也余從子希副南曉之女夫也余婦南曉之族妹也然余少時見南曉於山木先生所稱之曰舅氏及來京師吾邑中官京師者推南曉爲耆舊而予

又嘗質其疑舉時文字兼有師友之誼焉南曉居郎署與其職居臺諫盡其言雖以言事謫官而天子嘗稱其敢言也以是人爭築之歸而延致爲書院長者相屬今居鼇峯者兩年而以其月日爲七十初度之辰余懸所以壽之者蓋魯氏之世德遠矣自西溪西麓父子以名德爲遂啟通政檢討兩君之貴顯而其家多賢子弟及後稍衰矣而山木先生與南曉振興之山木先生嘗與南曉相勗以教導子弟之事也山木故爲吾祖凝齋先生

弟子吾家自諸叔而下羣從子姓又多爲山木弟子余不逮事我祖而自幼事山木先生習聞兩家先世之盛德又見凡來山木先生所者溫恭退讓循循然弟子之職不獨陳魯兩氏之子姓而已也故人咸稱之用爲仁里今山木先生歿十餘年矣吾鄉之士習亦少衰矣南曉嘗以致慨於其家余亦深懼凝齋先生之家法或稍替頃魯氏有南曉以繼山木先生而吾家之爲山木先生者何人也東漢荀韓鍾陳皆獨行之士也范蔚宗不以入獨

行而別爲合傳蓋以四君後皆有顯人故表之以勸世此范氏之史才也凡貴顯者莫非其先世之遺德旣貴顯矣而弗克紹續之先澤其終沫乎紹先澤者莫先於隆禮教人以紹先澤者亦莫先於隆禮南畹方以禮敎于家雖尙未得子而以天道推之終必有爵祿之報余與南畹別二年願鄉人之自南來者先慶南畹之得子且述吾鄉風俗能復曩者淳樸時蓋敎行於魯氏而陳氏亦與有力焉故不爲祝嘏之浮辭而詳紀二家之事以質言

南畹其樂聞焉而爲之舉觴奏乎

鄧東嵐太守壽序

吾邑鄧氏爲著姓東嵐太守少由舉人得四川知縣所至有聲譽而前後辦西藏過師及征勦湖北亂民軍務尤著勞以是擢至知府於是年六十矣余少未識東嵐及去年東嵐以同知論薦來京師始相見與之語果明決若爲人也余好論經世之學自二十後遊四方得樂就賢士大夫訪求當世利病及措置之宜嘗與刑部諸[illegible]聞李恭毅公之巡撫[illegible]南也苗民謀爲亂他郡一武人訊懲之[illegible]恭毅公命布政司以下果能往他郡者衆各[illegible]名上公置不省手出一數目曰大使[illegible]不有[illegible]可單騎行也衆愕然及往擒其[illegible]武人[illegible]民謀爲事[illegible]恭毅公蓋以謀也其[illegible]有[illegible]詞耳而洪[illegible]修古銓爲予言[illegible]怡楨平其鄰邑有習邪教者謀爲亂[illegible]縣之大吏欲以兵往紀君曰毋庸吾能取其渠魁來也大吏詫其大言惟知府某君贊成之紀君卒

以大義諭散其黨與而縛渠魁以獻置一人於法而兩縣皆帖然此乾隆甲寅乙卯間事也及丙辰而鄖陽之亂民起使治稱縣者皆得如紀君楚北之難不蔓延於[illegible]矣余雖識紀君嘗見其天文筆算及治經之博且衆然未之卒業又未與上下其議論今紀君方爲四川之什邡東嵐其有以悉紀君之才乎其他郡縣有能如紀君者乎東嵐去年來不數日即別去其治縣政績及佐辦軍務必有超越乎人者昔之所未言今能以告余乎今

天子仁聖威武方內就理四川亂定後得官者咸以爲樂土而東嵐今方有表率之責功不必自己出其知人善任使雖由是而膺節鉞之寄道不外是也東嵐之族子寅春吾舅氏山木先生外孫也屬余爲文以介東嵐壽余既習知東嵐乃以余所見質之如此若夫東嵐孝友任卹之見於家鄉與其富貴壽考之食報於未已者吾爲吾邑慶且卽於東嵐之治行決之矣

徐芝田丈七十壽序

予嘗喜言管仲莊周之書非獨美其文詞而已水地四時五行之爲政逍遙遊人閒世之自處內以治乎己而外以治乎人管呂梁之遊匠石之運斤從乎水而不爲私焉盡堊而鼻不傷也世並傳老莊亦或稱莊列予觀莊生于老聃列禦寇皆嘗剽剝之使莊生治天下固異于老氏也列子之書張湛稱其旨近佛氏蓋亦與莊生殊莊生之書惓惓于爲天下嘗稱管仲之舉隰朋以其人爲能不以賢臨人昔仲尼嘗許子桑伯子之簡矣居敬行簡之道莊生未之能行焉然而莊生之簡其愈于子桑伯子也惜乎其不遇仲尼也夫達則簡不能簡者不能達者也達有出于天有成于人仲尼之學天與人合下是則或以天勝或以人勝魏晉之清言非知天者也荆公之言法不能盡人者也世有達而不能盡乎人者矣未有盡乎人而不能達者也余持此說以語人人未有能信之者與芝田丈言往往合丈其可謂達者與丈宰新城時與予諸叔善晚又與先君子相知予時年少旅見而已未

之深知也今年館于其家因得悉其所以爲政之端惜其一蹶而家居今年遂已七十矣世之稱莊生者或附會以神仙之說固失其實矣然而衞生之經莊生所言君子不之非也丈年七十而精神意興不過如五十許人此達之徵也世有知丈者其不足當隰朋之舉與達之見乎世者不可必而其養乎己者可自爲莊生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余不及侯設弧之辰稱觴于堂上乃援是說以爲頌

原書闕 四五、四六

言未知其有當焉否也用光館中後進仰尚書之風徽既久及己卯之春分校禮闈乃得習聞其議論辱尚書之知以爲可與有言者今際尚書之榮遇不可無術醻之詞以致其頌祝之意乃推論重華之議而遂以爲質如此夫皇極有錫福而臣能竭其忠藎以膺之無忝此固雅頌之義矣繼自今尚書益衍其算以長承
天子股肱心腹之寄者用光願執筆而竣其後矣

楊柏溪先生八十壽序

君子之所得於天而不能自必者有三焉性質之清明可以成其學矣而所造之境詣不能自必也器量之恢閎可以用乎世矣而所膺之爵位不能自必也氣稟之淳厚可以享大壽矣而所歷之年歲不能自必也然所成於學者深則位可無忝而享壽可馴致若是乎學之不可以已也夫所謂學者非徒事佔畢勤著述云爾也多識於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所以制其身出處之義者有先見之明有審幾之決而後可不負其所學觀之六三曰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程子釋之以爲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夫求道不外乎觀我乃能爲知命之君子吾見有願乎外而進退失據者矣是以深有慕乎柏溪先生之善制其出處之義也先生少時應禮部試眷戀庭闈與其弟少聯先生更迭出入以無違親側既見其孝弟之實矣及成進士官刑曹未踰年遽乞假歸逾十年始來補官京師旋出爲觀察於陝西洊擢至方伯中更黜擢

終陟封疆之寄比以事內
召補禮部郎中值
睿皇帝龍馭上賓朝夕哭臨喪次釋服後援懸車之義乞病歸人或謂盍少行緩以俟
新命之渙渥而先生自念旅力之既愆介然不俟終日也方先生之刑曹乞假也世競頌先生深於唐舉姑布子卿之術謂自審年運有咎故退歸以順受余謂此非知先生之深者苟審幾不決而濡滯以俟年運之通夫孰曰不可而先生決然舍去

以此與懸車乞休合觀之益觀我生進退之義先生之擇之也精矣先生之爲刑曹及出涉封疆政績皆卓卓可紀少晦先生所爲事略詳矣余謂官刑曹力抗權相不衔內侍故入人罪之請及撫浙江治慈谿富人之獄不末減殺卑幼之尊長而使之伏法二事尤足以見其無忝於位之實蓋先生受

睿皇帝之知深矣其屢受

特褒先生每言之而嗚咽不已也先生予丈人行也余少居塾時嘗辱先生及少晦丈之知及官京師先生自江南浙江歲有存問比先生補儀曹則與用光過從尤密期許尤至媿用光無以副也今年八十讌秩之辰妹夫祖救以詩言見屬用光素喜震川壽文多清曠之音無世俗緊縛之辭先生固嘗以用光爲可語文者故今爲侑觴之文輙本先生之學言之以爲如先生之居位無忝旣前見之矣今茲以忝位之行享頤養之樂自是而九十而百歲用光終得繼此以爲言蓋不獨親戚頌禱之私情已也

李松甫先生六十壽序

詩人之壽著獨替蘇州爲夫其發淳古淡泊之音而寫其寧靜[illegible]固之處類非雕繪乎辭章馳騁乎聲譽者之所能爲也子夏深於詩者其言曰吾彈琴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若是乎其善言詩也然夫子猶曰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自唐迄今能詩者無慮千百家其誠有樂於己者皆無人之見存者也然以言自得而類於有道者之言雖以李杜之聖於詩猶若不逮蘇州焉夫後世文士所自樂於詞章之間者誠不可以絜聖門之弟子賢者所自樂猶不概於聖聖人之悉心盡志於詩也前有高山後有深谷洽洽乎如有所立其極通乎天命其廣及乎天下國家未易言也然其所被暨則自得而近乎道者固足以勝專力詞章之文士蘇州既近乎道矣近道者必得壽而蘇州其尤著者也臨川李松甫先生自少喜爲詩其詩實法蘇州雖博采師友間出入於白樂天

賀長江張文昌孟東野之體而要以蘇州爲歸宿其贈公丹臣丈徒步自臨川起家於桂林積而能散富而好行其德先生繼之益宏其緒人之遊君父子間者交頌盛德焉而先生又以詩名才士附之者益衆山東李少鶴憲喬以張賈詩名者也先後皆爲令於廣西立介節無妓誕習先生與之交爲經紀其死生甚至觀先生於少鶴可謂得其友者矣此固爲詩之本也先生次子中書宗濤與予爲同歲生其長子學士宗瀚與予從子希曾同舉癸丑進士學士之子聯珂希曾壻也予居京師與學士兄弟過從至密也今年七月爲先生周甲之辰中書乞假歸謀所以介壽者予既爲之諗於海內同舉生咸謂用光宜爲其侑觴之文余謂先生家世緊總天下人所知也先生詩法蘇州亦天下人所知也丹臣丈亨大耋而蘇州實獲詩人之壽凡同舉生莫不視先生近紹贈公而遠邁於蘇州而予更推本蘇州之近道者言之以見得壽之可必而凡爲詩者其勉以後世文士自域而必求合於孔子論詩之旨也

李繼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慶之初川陝湖北受亂民之虐其初不過羣盜草竊而蔓延至七八年之久而始定使其初有能爲堙穴熏鼠之策禍不至若是烈也湖北亂民初起實在鄖陽而竹谿爲其屬邑竹谿羣不逞者謀應之勢兇懼居民空城逃余同年李君昌平之尊甫繼齋先生居柳溪方病足乃謂昌平曰賊雖多然合則強分則弱誠得健勇數千人乘其未合而擊之我制其命矣昌平受教集鄉人部署以兵法遂以丙辰三月初五日破鼓兒寺及麻河殲賊五百餘其渠魁方學問楊三虎就擒焉而昌平之從兄昌道昌鳳亦擊賊於南鄉有功後其家以節死者十八人然竹谿義勇大抵響應境內卒平繼齋先生以賊雖去而其竄伏於秦蜀者往來窺伺無已也擇地築堡備守禦諸法俾賊來無所掠其後昌平爲戰守諸策文甚美彭文勤以聞於

天子

天子下其議於湖北聚糧於堡寨省輸運之勞者用昌平議而昌平本諸其父者也迄賊定昌平與繼齋之名皆大著繼齋先生今年六十初度昌平思所以壽其親首告用光索爲之序夫人必見信於鄉里也而後鄉里爲之用其惠澤及於人也大則其受報也必厚以豈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繼齋先生讀書工詩善草隸字恂恂君子人也家素封以善施予當中落及遇亂卒以是保其家而全其鄉語曰仁者必有勇不其然乎昌平其益勉

於有用之學以推衍先生之志使他日播其澤於天下隨所用之大小而皆可以奏手而助太平之政治不徒以稱昔鄉里之德見稱於人而已是則先生之所樂而亦吾黨之所援以爲交道之重者夫

陳愚峰助教七十壽序

人之壽或與之曰天與之氣之遇氣與之曰天與之謂壽不爭氣而無與於氣然而善衛生以自全者有時而壽或壽遇短折而無壽或人然而循正道以自守悉善養其氣適矣天之爲道時絀時贏適然遇之爲壽爲夭譬草木之茁於春而亦或以冬殺故纖欲論壽夭若衛生而不壽之爲得也詭道而遇不若正而遇之爲貴也君子尊其人之天而不尊其天之人是故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老子之語南榮趎不獨爲衛生言也愚峰先生工爲制舉業其弟子從之學者大抵得顯官以去先生晚始得一第而浮沈於國子監助教者十餘年助教卑秩也七十上壽

也居卑秩而能成就人材者助教與有力焉雖世之言成就人材者或不在乎此然宜究聖賢之業由文章而推極於性命則矜夸以爵位之顯榮不若讀書考業之淡而有近思也懸揣不知誰何之中而冀其一得不若朝夕講肄之習而能深知也吾故論成就人材之道爲在此而不在彼先生之無媿於其職既有成效矣以汲引之盛心而獲上壽之平格固其理也先生之處境甚困其貧窶之況與人事之拂逆蓋有非他人所喻者先生嘗作

夢說以自廣可謂能尊其人之天之君子矣余知先生久而相見晚辱先生嘗以余爲能知文章之事者故余於先生七十誕辰而爲之推其說如此夫莊周之夢爲蝴蝶周不自知也周不自知而後可以適志先生其得之矣

張太安人八十壽序代

桐城方太安人吾同年張君聰慧聰賢之母也嘉慶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爲太安人八十壽辰聰賢謀所以稱觴者而不敢以官物爲壽乃自長安梓太安人詩三十七首爲北堂詩鈔寄京師索諸同年爲稱觴之文衆以是屬用光用光不敢辭蓋聞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若此所謂孝也已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人子之至情終身以之者也顧其親賢則所以稱其親者愈難而立身之道愈不敢不勵其至太安人賢母也自少能詩既歸磁州公佐理家政上事舅姑下撫諸子孝慈嚴肅動合典則其三子歷官南北四川既殊所以訓之者皆隨其地

而勉以盡其職其誨聰賢也聰賢爲長安令每定省必問所決訟一日未判事則色不懌曰昔七世祖嘗爲陝西參政祖巡撫公復爲陝西布政使今汝官是邦是以見先人遺德矣可不思所以稱之乎太安人之明大義識治體也如此夫親民之吏莫如縣令矣是起化之源也顧今之爲令者循分守職苟其廉足稱斯已矣鮮有議及於利病之當興廢者而首邑有供億大吏之繁迎送奔走之苦辨色從公日晡後始克歸解其衣冠聽斷之事大吏類遣丞佐治之而本居是職者亦若以爲吾可以不過而問焉今太安人獨以古義責聰賢聰賢能承親志以民事爲事可不謂賢乎聰賢舉進士有聲官翰林逾年而外官人或以是爲聰賢惜然吾謂使聰賢居常參中游登侍從擢階卿貳其以爲文章之美則有之矣若欲使之利澤及於人則不若爲令之實見諸行事也陝西秦地陸海之饒稱於古者而近世則每患荒歉鄭白之渠昔人所興以爲民利者今猶有存焉乎吾嘗謂富民之本

惟在務農近世西北多災祲之區不及東南多蓋藏者以民未知務農而溝洫之制官其地者亦未知講求也今陝西邊徼之地亂民之患甫平若因是而講求富民之道爲

國家計宜莫先於此者居首邑而得謝大吏數相見大吏以爲材則聽其言必易入不以供億而以興廢舉利爲務水利決訟其一端耳果而行之更端而次第爲之本古而証之今固宜有謝氏之道在焉此其爲太安人之所以責聰賢聽賢之所以

慰太安人之意乎昔左忠毅公領畿輔屯田差上三因十四議至今人頌之以爲繼虞集徐貞明而建議及此者惟忠毅公太安人果毅公之族也余故以是爲聰賢勗聰賢與余爲辛酉同年余爲辛酉之支故於聰賢言之特詳以是介一觴蓋兼以是賀太安人也若其長子聰賢次子聰慧他日之游致通顯與聰賢同爲名宦以顯太安人之教者福德之隆固太安人所自致當俟太安人開袠九十壽而繼繼繩繩以爲頌云

新城陳用光實思

西湖德馨祠碑

贈刑部尙書明杭州守加提刑按察副使銜姚公芳麓余師姬傳先生之□世祖也其仕汀州杭州時有惠政二郡人祠祀之弗衰其祠在杭州西湖及吳山者余皆嘗過謁其西湖祠有前制府趙文莊公愼畛所題聯額八閩浙之政甚詳余亦書吾師謁德馨祠詩以誌嚮慕焉而公之□世孫瑩重修德馨祠紀事文言浙江布政使春秋遣官致祭入於祀典乾隆三年公之六世孫淮重修公祠錢塘令周君勘復附祠地界及舊置田畝刊入碑記中嘉慶元年有司請再修八年暨道光四年公子孫自桐城復有來修葺者夫子孫之致隆其先德亦必因其先人所莅之地有去思而後能有祠使公無實政而苟邀虛譽當時雖祀之沒則已焉安能歷二百餘年而歲奉之不衰哉公之守杭州郡志載其訟無留獄待上以讞而公之在海澄實爲縣令也海澄德公之修水利者名其浦曰姚浦余嘗嘆近時言水利者第爲其名而實無其事若訟之有留獄而待上不以禮者所在多有之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尊先賢導揚盛美以激勸來者封疆大吏之責也若趙文莊者可謂知所本務矣公祠之在吳山者在城隍廟之東以城隍廟燬于火公實修葺之是以後人祠公于廟之左亦名之曰德馨祠其在西湖者公六世孫淮重建南屏文昌閣碑記詳其事公之□世孫瑩爲福建江蘇縣令皆以才著實能廣循吏之績而思繼公志者其爲元和縣時寄紀事文屬余爲碑記余旣重慕吾師之先德而又嘉瑩之能繼志也爰詳列其祀事之顚末于麗牲之碑而系之詩曰

顯允姚公實政在民民之祀公奕世不湮孰尸厥位孰究厥功古賢太守白公蘇公公其嗣之民其識之肸蠁廟祀維其世之我列其實翳古是思凡爾百職於古其稽

資政大夫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幷序）

公諱堯棟字東采又字松雲李氏世居上虞後遷
山陰之趙墅村曾祖諱士珍河南彰德府通判祖
諱光昭直隸東安縣知縣考諱浚原舉乾隆庚午
順天鄉試仕至臺灣兵備道妣梁太夫人文定公
國治妹也有子三人公爲長公少秉異資讀書過
目不忘爲文章清麗雅贍操紙筆立就辛卯舉於
鄉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授編修四庫館開充永樂大典纂修官
其奉使事庚子丁未兩典會試分校癸卯典試江
西丙午典試福建其官階充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左春坊左中允乾
隆庚戌京察一等授常州府知府調江寧丁父艱
歸服闋選授雲南東川府以母年老改近調山東
泰安再調濟南以迴避門生方提刑維甸歸里居
二年謁選授江南徐州府調福建延平丁母艱歸
服闋授四川雅州府調成都擢建昌兵備道晉貴
州按察使調江蘇按察使署江寧布政使調雲南

布政使晉雲南巡撫調福建巡撫未之任署雲貴
總督調湖南巡撫今
上卽位
命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道光元年九月初八日
卒於寓享年六十有九公少以文學有聲館閣中
而勤敏其職讐校秘書詳覈審愼
高宗旣知公矣又嘗代撰進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覽之而亟稱善焉公又工于應制文字屢任
衡文之役向例主江西試正考官多卿貳而公以
編修被
命與數也其前後所拔取多名士後多歷卿貳任
封疆者人謂公久居京職旦晚可躋卿相而公顧
乞外迴翔二十餘年乃幾陟封疆之任雖未足以
盡公然觀公爲政知大體能因地措施以宜民而
不爲趨避矯激之行則知公固有幹濟才而非徒
以詞章著者也公在濟南時巡撫陳大文治尚嚴
公輒侃侃與爭是非及居延平則一以簡靜爲治
其在建昌中瞻對土司洛布七力抗拒官兵大府

命總兵羅思舉勦之公駐打箭鑪籌辦餉糧設議置礮以擊碉樓蔵役敘績賞戴花翎其自雲南布政使入覲而歸也于途次底仁宗擢任巡撫之命馳驛往滇助總督進勦臨安夷民高羅衣爲亂事至滇而事已平公助勦囚誅渠魁數人而分別治其脅從者所全活甚衆旣奏請緩征建水蒙自二縣之被兵而誤春耕者又

以爲滇南夷番錯處易起爭端恐患豫防奏陳十款下部議施行邊民德之嘉慶戊寅緬甸之木邦新街夷民爲亂緬甸遣兵攻捕議者慮夷民竄入煽動內地公乃嚴飭邊防而于所獲竄入夷民許緬甸求請發還自爲懲治邊境以安其在湖南湘潭商民互鬥譌言至京師獄久未決公至旬餘廉得其實定讞具奏戮十三人而已衆咸以爲允也蓋公之爲政得大體如此其爲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係以說蓋續成前巡撫陳若霖奉仁宗諭旨特辦未就之書及其創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而以公帑五百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士子則又公博聞精識嘉惠士民之大者若其爲江寗建長干橋繕莫愁湖鷗園而誌以詩築補梅亭于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撫楚之名蹟風流煇映世豔稱之 又其餘也用光當乾隆癸丑歲謁公於江寗嘉慶辛未遇公于蘇州見公手寫十三經而質以所業公所以期許者愧未足以

副之也今年公來京謁公于法源寺詢公詩文公笑曰予生平未嘗禍梨棗不以自信也詢湘潭事公曰譌言不足信也始釁由江西商民而繼則湖南之報怨其所云掠殺之子女後其父母皆獲得之則未嘗掠殺矣戮爲亂 首十三人非寬縱也余謂公論得其平惜欲詢以瞻對事而公已卒矣公子冏以神道碑文屬用光用光曷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寫十四經堂詩集十二卷樂府詞各一卷又奏疏二十卷皆藏于家公家世系[illegible]詳墓志茲不具

銘曰
懿鑠李公以文起家究是儒術義穗仁芽壯歲乘
軺中年露冕施吾鈐鍵俾民宴衎新雨之堂棠誌
天褒良二千石式此詞曹委畀既隆外攘內靖不
茹不吐施于有政愔愔宴寢矻矻寫經匪曰澤古
曷駿惠聲素絲之節緇衣之好廉己厚人施不望
報臚厥孅行儁者慕思儀型有位視此銘詞

五叔父果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守譽字季章一字果堂於

贈朝議大夫諱以汧
贈恭人李氏之室爲曾孫於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
贈夫人喬氏之室爲孫於
贈光祿大夫諱道
贈一品夫人楊氏之室爲第五子於用光爲叔父
府君庶出也庶祖母雷太恭人實生四叔父繹堂
府君及府君乾隆辛卯府君舉于鄉再應禮部試
罷歸以雷太恭人病足痿繹堂府君方爲刑曹居
京師乃入資爲候選內閣中書而不復與計偕事
雷太恭人及楊太夫人竭其誠而以其暇綜理五
家生計事歲己酉子吉冠舉于鄉甲寅府君偕北
行途次吉冠遇疾歸遂卒時叔母吳宜人前卒諸
幼子未生也府君傷之甚督課兩孫日望其成戊
辰孫敬曾舉副貢生乃稍慰府君厚于故舊廣昌
黃靜山永年同邑涂級菴瑞凝齋府君之師友南
豐趙勉齋鳴鸞府君之師也其子孫貧乏府君存
恤之靡懈而靜山之二子館餼于家者逾二十年

嘉慶二十三年府君以事居南昌十二月十三日
得疾卒享年七十有一吾陳氏之居中田也自資
政府君以廉賈起家饒于財者近百年光祿府君
嘗本資政之意立祭田以爲義田凡二千石及世
父恕堂府君專以之爲資政祭田又立光祿祭田
亦二千石而更別立田二千石爲小宗義田恕堂
府君歿先大夫約堂府君旣以小宗義田爲恕堂
府君祭田矣而伯兄元愷請于先大夫仍以之爲
義田而別立恕堂府君祭田先大夫旣從其讓產

之意而光祿府君又嘗立陳氏學田一千石凡祭田義田學田共七千石先大夫兄弟五人經紀其事者數十年無替嘉慶二十年府君念諸兄弟皆喪而先人遺意宜如范氏義莊之例垂之久遠乃詳具文簿牒于縣府院中丞元以達于部得
旨旌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兄觀時爲倉場侍郎具摺偕用光及伯兄元之子希祖入
朝謝
睿皇帝召見觀而垂詢焉蓋義產之立曾祖志爲

之而未及行凝齋府君行之三世而推衍益大其具文簿以上于朝則府君力也府君性周密而詳愼篤倫理而喜文詞當初析產時府君年最少食指少生聚封殖加贏焉乾隆乙酉世父恕堂府君歿無餘貲先大夫自京奔兄喪歸謀更舉兄弟四人所受產而五析之以貧世父諸子商之府君府君亟從焉及辛亥先大夫自太平歸逋負多將鬻田以償府君率從兄文晃受田而皆倍歸其值蓋先大夫兄弟五人其宦游者率毀其貲惟府君家

居致贏而爲所當爲不惜舉助于家庭間大者如此其于鄉黨知好推解賙卹不可勝書又其餘也府君旣喜文辭晚年欲擴諸孫以聞見乃攜效曾游江南謁姚姬傳先生及程易疇孫淵如諸君子年逾六十志氣不衰勖于途路求償其意雖以素封之貲不十年間耗損大半然不之悔其居南昌將謀鬻產以償逋負也悲夫叔母吳宜人吳祖姑母之女也能佐府君以嚴明持家課子而任卹於族黨再從姑饒氏許氏貧無所歸叔母養於家終

其身子吉冠乾隆己酉科舉人入貲得都察院知事銜封府君爲奉直大夫而吳孺人贈宜人娶楊氏次壽冠候選縣丞娶王氏妾曾氏出次椿冠廩貢生娶吳氏妾姜氏出次鼎冠娶某氏曾氏出次棣冠聘某氏姜氏出次尙冠聘某氏妾王氏出次慶冠聘某氏妾黃氏出女十一人長適吳永年壻皆吳宜人出次適吳允祥次適吳祖香次適附生前卒次適喻宗畬嘉慶戊午科優貢生候選知縣涂崇禮次適吳允祁次適鄧兆生次適嘉慶戊寅

科舉人楊慶敉次適靖安舒智次適安徽胡逢豫次未字孫六人長效曾廩貢生候選訓導次敫曾次敬曾嘉慶戊辰科副貢生候選教諭次敏曾負曾敷曾曾孫十人昌華昌馨昌櫨昌祁昌斗昌琴昌蘭昌文昌桂昌元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壽冠弟葬府君於棲靈山之陽以書來屬用光爲墓誌府君事先大夫甚恭嘗癸丑歲先大夫欲不出府君亟贊之謂宜謀所以爲處者及既出而歸仍多逋負先大夫嘗誦其言曰五弟之愛我也嗚

呼今其言不可聞而先君兄弟無有存焉者矣乃泣而敘次以爲銘曰

曾祖之澤義以爲質大父繼之宋學是律叔承厥緒植己匔匔賓諸其昆不懈益恭嘉慶癸亥我父居里叔左右之俾筵俾几醲酒速賓言笑申申以娛我父俾釋于貧我父既喪恤余小子欲提挈之俾適于止金陵之寓袁浦之舟喜來悲去摻袪淚流余幼之蠢俾練于事余惰而懲余拙而惎門風往軌塡膺成夢凶耗乍承風木增痛幽宮貞石鐫是銘詞宅兆從卜永安於斯

伯兄青梧府君墓志銘

伯兄諱有光字暉吉後改名曰煦號青梧先大夫約堂府君之嫡長子也其歿於今七年矣吾嫂楊宜人後兄六年而卽世兄子蘭祥卜得吉壤于某山某原將舉葬事而祔楊宜人以書來徵志墓之詞用光乃忍痛而銘之兄幼受業於舅氏山木先生初銳意爲韓歐文繼復自奮於宋儒學山木先生喜而易之所爲作贈陳甥暉吉序也後又喜爲

詩數就蔣心餘編修講習而與其子知廉知節結婚姻以屢試有司不得意省視先大夫于京師時四庫館初竣功

高宗純皇帝命寫三分書貯于江浙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兄以與總校勞議敘得舉人旋復納貲得光祿寺署正銜應禮部試罷乾隆庚戌省視先大夫于安徽太平遂歸歸而綜理家事不復出矣兄性愿而慤用光初入塾兄手寫孝經授之讀一日夜寫竟目幾爲之腫先大夫築生壙于鹿源袁易

齋先生所相度之地也先大夫棄養後有謂其不可葬者兄乃與諸弟謀厝先大夫於西谷之丙舍俟得吉卜而後葬而兄固不及待矣兄性喜書及字畫自京師歸聚書至數萬卷其字畫蓄之數千幅也嘉慶某年某月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娶吾嫂楊宜人楊氏姑次女也逮事吾母魯太恭人甫逾年勤儉慈和能嗣姑致吾幼多疾病魯太恭人嘗憂之嫂慰吾母曰無以小叔為念也羣從子弟得科第仕宦者吾小叔行與偕得矣先三叔母魯太恭人數數舉斯言為用光誦之嗚呼用光遊宦七八年之間兄與嫂相繼謝世吾安得不念斯言悲吾兄吾嫂而追痛吾母也道光元年以覃恩用光得貤贈兄為奉政大夫貤封嫂為宜人寄誥命歸吾嫂喜曰吾小叔其念我也未逾月遂得疾以道光二年十月初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子二長蘭祥己卯科舉人婦蔣氏臨清州州判知廉女也次蘭林縣學生婦江氏女二長適楊□有甥孫□次適己亥舉人蔣知節子立民有甥孫□側室葛子一蘭森縣學生婦涂氏女一適魯濱孫大經大綸大綬蘭祥出大□大□蘭林出大□大□蘭森出吾嫂卒後十二月十日葛亦卒蘭祥以祔葬於兄嫂之塋左為之銘者同母弟用光也銘曰先君之北置余里居祖母所憐十三齡余兄繼北行嫂善視我余婦初來挈右提左課子課孫時更盛衰兄晚易怒嫂能兄宜中落之家周甲之壽魯祔孔安永壽厥後

從兄仁山侍郎墓志銘

從兄賓我名觀號鑑軒晚自號曰仁山世父恕堂府君之第四子也其仕至侍郎矣而接人處衆渾渾無崖岸一如其為諸生時蓋兄天性渾穆不省世間有詭激捭闔習故其在外臺能使以才智相凌轢者自愧服而上官亦樂兄之厚德為霽其威嚴也兄以乾隆庚子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循資擢郎中乙卯以京察一等發福建以道

府用既授福州府知府旋擢鹽法道嘉慶庚午擢
浙江按察使壬申擢江寧布政使調山西布政使
乙亥調陝西布政使丙子
內召為太僕卿任事未逾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越月擢倉場侍郎冬十一月遇疾十二月初
五卒于京邸享年六十有四娶楊夫人楊姑母之
長女也先兄卒子三長希頤嘉慶甲子科舉人次
希濂均先卒次希艮護兄喪至家疾卒女幾人孫
十二人兄之守霸州也有兄弟以爭產訟兄諭以

大義則皆感泣請罷訟有縣民欲傾富室誣訟其
婦以曖昧事兄白其誣而抵縣民於法其為鹽法
道也愍鹺商之困罷供億而慎重於更張審調劑
而斟酌其上下擢廉訪則慎庶獄而不以苛刻為
能也擢方伯則守資格而頻以奔競為戒也其自
號曰仁山蓋以擢廉訪
召對時奉刑名關係民命之
諭旨而寓書紳之意以勵靖共之恩也兄持重而
見事明能不失其機會其於家庭親戚間恩誼尤

篤恕堂府君歿時兄年幼伯兄愷齋督之學甚勤
兄輒能敬聽兄言而力於學及既貴資助其仲叔
兩兄者盡其誼從兄弟子姪之賴兄以濟其困者
稱其情而各適其意官鹽法道時嘗以己所應得
階貤封三叔父履堂府君馬乾隆癸卯三分書館
開有人勸先府君以伯兄貤及用光任纂校者用
光時在家事山木舅氏兄語先府君曰此子他日
能自致科名無俟以他途進也府君頷其言兄為
倉場時以語用光乃知之蓋兄以李虛中術推測

人年命往往中當其病前一月語用光云子行年
某年當慎之又慎蓋兄之愛用光也如此今其不
可復聞矣兄葬于眉山楊夫人祔銘曰
惟我曾祖我祖世父厚德延祜秉命之融值時之
隆實先我兄溫溫儒業從政於鑠外臺內閣惟厚
不渝爰宦爰居爰登天衢自丙溯甲其歲逾卅棣
韡俒翕謂是夕朝入几出鑣樂我同
朝恰余問疾俄痛撤瑟揮淚作述素旐之行馬鬣
之成歲逾周星吉兆既訊紀實是徇衍澤其曼

從兄子玉方墓志銘

玉方十一二歲時從塾師魯東生學肄彙字輒工余與同塾見其背誦所讀書時里中人輒來求書也及成進士書益進嘉慶壬戌癸亥以後遂大成踵門求書者益多書名滿京師識者謂自劉石庵相公外無與頡行者也玉方年十三補縣學生二十二中乾隆丙午科鄉試時先大母楊太夫人病痿痺玉方以嫡長曾孫侍疾不會試及弟希曾舉己酉科乃與偕北行遂以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以承重丁楊太夫人憂歸服闋至乙卯始補官循資格擢至郎中以弟希曾爲刑部侍郎迴避改吏部旋試御史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嘉慶二十五年乞養歸至杭州病七月十九日卒於蘇公祠得年五十有□玉方讀書好深湛之思余自江南攜梅氏算書歸玉方取讀之輒能得其解用其法以計作室用磚數不差丈尺從山木先生學制舉業能知有明諸大家體格嘗一主試河南一分校禮闈所取士多績學知名者其於書篤好董思白聞人有董氏墨蹟輒從假觀之當其觀時寢食俱廢其所別董書之眞僞輒當凡董氏書之流傳者其爲中歲及晚年作玉方輒以意決之不假攷証年月而人皆以爲有神契也玉方十七八歲時得喀血疾山木先生爲治藥餌教之習靜優游于文事而不督課之余與同居西谷別業日則見其默誦韓柳文而暇則聽其撫琴數操以爲常逾二十後體中遂大愈當其少年時人不謂其能至五十也余自二十歲後出遊江南及隨侍吾父於陳州與玉方不終年聚者逾十餘年及庚申應京兆試謂玉方能不應考差試俾吾得不迴避乎玉方則應曰諾而余遂於是年舉京兆及後與余同應考差試見余得使事則必喜庚辰得疾余謂乞養之請可且緩俟病愈而歸可也玉方曰吾思親切且出京師則身心暇豫疾可就愈無慮也及至江南其子延恩與偕行以書來曰吾父病固向痊矣過金閶應人作書數十幅無倦容也嗚呼孰意其居西湖而疾遂不起矣玉方名希祖爲吾伯兄元之長

于吾世父金衢嚴道恕堂府君之嫡長孫而吾大父凝齋府君之嫡長曾孫也母黃太夫人先一月卒於家玉方在杭州未之知也以終養歸而不及見母悲夫妻魯氏前戶科給事中魯蘭枝公女生子一延恩女一殤側室生子一三恩延恩娶其適潘氏姑之女生子一玉方名之曰受多今四歲矣延恩卜得某山某原將以某月日葬以書來乞銘

銘曰

君志專而貌寂兮渺望古而思齊也寄一瓻以成

名兮官刑曹而意與委蛇也期外捷而無內嬰兮曰實下以名宦也是維吾家之宗子兮衍舊德而引後祺也

從兄子鍾溪侍郎墓志銘

吾世父恕堂府君之次孫由乾隆己酉鄉舉第一癸丑進士以
殿試一甲第三人爲編修歷官至工部右侍郎名希曾者吾伯兄甫庵府君之次子也少孤而敏於學工爲文有治事才旣官侍從屢膺使事遂陟卿貳
仁宗睿皇帝益深器之既
命督學江南甫半歲
召爲刑部右侍郎旋
命偕戶部右侍郎成格讞獄浙閩蓋將大用之矣復
命未幾咳疾發乞病踰時終至不起遺疏聞
仁宗爲嘆息者久之吾世父四子伯兄旣早世季兄仁山府君由陝西布政使

內召爲太僕寺卿旋再擢爲倉場侍郎與鍾溪同居朝列季兄卒而鍾溪繼之其撤瑟之辰相距甫半月蓋丙子之季冬也家門方慶振興而有顯望者先摧鍾溪之身雖顯而志亦未究可悲也夫君字集正又字雪香鍾溪其初入詞館時所自號也其官由編修擢贊善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工部右侍郎自江南還爲刑部右侍郎調左侍郎旋補工部右侍郎其使事典雲南貴州江南試督四川山西江南學分校丙辰會試主庚午順

天鄉試讞獄於浙閩其任史館稱纂事充
國史館
武英殿
實錄館纂修
熙朝雅頌總纂官及擢卿貳充
武英殿
國史館河渠方略館文穎館副總裁讀
殿試卷閱
朝考卷直省選拔貢生

朝考卷而充教習庶吉士則戊辰己巳凡再膺
命其充
文淵閣直閣事則
命於閣學時充
經筵講官則署吏部右侍郎時也其與
重華宮聯句茶宴者四其被
賜有
御製詩文集及文綺字畫筆硯書籍不可勝紀晚
名其室曰

賜書千卷之廬以全唐文千卷特紀
恩遇也君之督學蜀中也士多客籍文有假手君
禁約書吏僕從杜其根株其骪於法非甚不可教
者輒懲其惡而導以善其士之有才者獎勵甚至
以故士畏其嚴而仍樂其寬及在山西士習樸於
蜀中鮮骪於法者君煦嫗以教士乃奮與於治經
而詩亦漸諳聲律矣稷山令及校官爲士論所薄
有攻其冒試者倡言欲罷試君不爲動徐開示之
按冊唱名以使諸生進而黜其所攻者終試時士

無譁既劾令及校官而士亦曉然於法度咸悅服
其在江南僅試蘇州太倉松江常州所取多知名
士士爭濯磨而以其未終厥任爲悵也在工部考
核工程愼屬曹司擇其端謹與爲淬厲在戶部時
亦然有曹司欲兼他司主稿者君不同畫諾曰是
嘗辦某事安可兼司若吾所見不當則侍郎固可
聽劾也終皆從君言先是有御史劾總辦秋審處
多紕移貲郎者既得
俞旨及君貳刑部而總辦猶未補人君曰是職安

可贖今所欲掄委雖非紈絝亦資淺望輕者爲不遴資深望重者衆方議而君以使事出矣君之在部能虛懷以接曹司使得盡其言而及其有不可者則又持之甚力蓋君沒而朝士嘗舉其軼事以相與稱述如此君性開敏而喜求實用明輕重愼取舍遇事亦敢爲有氣少時諸叔祖嘗使之勾稽質庫事他人不能得其要領者君至一按其籍主進者咸懾服衆謂君才任治劇也當壬子北上時先府君笑謂之曰汝成進士且作知縣否君曰希

曾雖得部曹亦乞假歸佐叔祖治義田祭田及諸鄉義莊事以究闡先人之緒也先府君喜曰集正有器識矣其爲編修典雲南試還有欲偕置資于納資官主進者君笑謝之曰是得無非公儀子拔園葵之意乎且翰林不可有市心也及爲卿貳朝官之業鹺者或欲議姻亦笑謝之睿皇帝嘗詢其有往還否既知其不相識則曰朕知其與汝異趣也其初得閣學時語同年潘芝軒尙書曰國家之設此官欲使閱題本而兼嫺六部事儲材之意也吾輩可憚煩而不一審其所畫諾之事乎其爲國史館副總裁於本朝大臣之有政績者錄其副以時省覽而於江西之有著述入四庫書目者自明以來皆錄取而纂輯之欲都爲一書而未及焉蓋先大父凝齋府君嘗有輯江西文統之意矣未及爲而遽卒君與余偕受業於魯

山木先生略知先大父之意又嘗奉先府君命偕余同檢閱凝齋府君藏書編爲目錄以藏之五宅故其欲推衍先志如此君之文得山木清剛之氣而傳以所博采及居館中作詩賦皆能工與翰詹都試皆得前列循資遷至卿貳惜其所欲爲者未能究厥志也君兄弟三人兄希祖庚戌進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弟希孟辛酉選拔貢生君事母孝而友愛兄弟篤母黃太夫人性嚴毅君先意承志能得其歡心女弟二人同居京邸諸甥皆賴其提攜

以充裕其家兄雖爲部吿而其家計皆君爲區畫之弟佐治家事以拔貢可得知縣欲出就官君挽留之而爲納貲得同知比得選而弟以病卒矣當癸酉督學江南時與余別嗚咽言曰希曾倘爲能知先人之志事者欲推究之而恐其弗及焉惟吾叔自幼與同筆硯其有以明之也余曰君年甚壯受國恩甚厚今所以報國恩而衍先澤者其事未艾三年之别何遽言是

雖人事錯迕難以自行其意然寬裕其中優悠以竢之君才無不克遂也嗚呼孰謂其言乃若讖自江南還雖尙同居京師二年餘而終以咳疾不起吾今乃銘君墓也余能無感於中乎君之疾自典試江南時勤閱卷而得之亦足見其不苟於使事也嗚呼悲夫曾祖道世所稱凝齋先生也祖守誠恕堂府君也仕至金衢嚴道父元節庵府君也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君卒後一年母黃太夫人攜其子婦諸孫歸後君四年卒於家娶同邑江氏生子二晉恩字恩縣學生側室子一升恩女五幼者未字壻江承誥臨川壬午科舉人李鳴珂嘉善錢沂南豐趙登畯君以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一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爲之銘者從叔用光也銘曰

先君昆弟曰維五支世父之澤伯兄培之孝友溫恭鬱而早世德馨所襲茂於厥嗣三子皆儁仲也

尤才帝眷上承家聲是恢駪駪原隰與與著位和而有守廉而不劌黎水湯湯邑之西鄉居是望族朝頒載揚季父晚登同朝半載再旬偕喪士悲友駭宗生族茂洪幹俄摧高曾矩矱孰繼孰承緊余弱植曷以負重求福不回庶偕羣從列君懿美式告將來幽宮旣安無恫君懷

兄子蘭祥墓志銘

先府君之嫡長孫蘭祥字伯芝吾伯兄煦之嫡長

子也以道光己丑成進士與館選年五十五矣余寓書京師語之曰人生三十年爲一世滋大之訓余不敢忘於辛酉汝其可忘於己丑乎嗚呼孰謂此言不吾售汝以辛卯再省吾於閩遂得病十日而卒也嗚呼汝固有感於吾言而志事不及究吾深有望於汝而乃有弱一个之痛而謂吾能不爲家世慟乎初吾母曾太夫人夢蘭於室曰其得孫之祥吾諸孫其以蘭爲序故汝生而名之曰蘭祥逾年吾母卒時吾才九歲而汝方周晬也當是時

吾家方盛吾母顧深念盛衰倚伏之理吾雖幼嘗誨以植身績學庶幾盛不遽衰而衰可復盛既屬伯兄覲及用光於山木先生誨之學吾母彌留時猶申以遺命故余兄弟事山木汝幼乃別受業於塾師然性聰穎異常兒誦書屬文嶄然見頭角矣及稍長雖亦嘗受業於山木然未知篤信歲辛亥吾府君自太平奉祖母諱歸山木謁選於京師余既漠然無所向汝聞大父中言盛衰倚伏之不可不懼乃能自折其英銳之氣而務斂抑爲醇樸時

時就余問山木爲學之要領及余受業於姬傳先生又時時就余問姚先生之學及吾宦京師汝居家侍大父能先伯兄意而使大父忘其老己卯以後經營吾家所立祭田學田廣仁莊各鄉義倉皆兢兢以無忘先人成法爲念且思有以恢衍其遺緒其爲鄉黨平曲直輒能使人感其言而服從之及既成進士再與吾相見氣益平識益老議論練達悉中理吾方倚汝爲吾助而汝乃舍我而去矣嗚呼吾能不爲家世慟乎汝以辛亥歲爲趙鹿泉

學使拔置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嘉慶癸酉科充拔萃生北行應
朝考以從兄鍾溪與閱卷格試例當補試列二等而歸逾六年始舉己卯鄉試又逾十年始成進士遇不可謂嗇而數不可謂不奇也汝工書固翰苑才而汝欲得縣令以拯貧意甚切雖然得縣以拯貧世俗之說也且得縣者多矣其不能拯貧而轉益滋累者多矣汝後亦自知其用意之誤顧得庶吉士而不使之得授職以究其才也豈非吾家世

之可爲歎惜者乎汝於大宗行第五於伯兄爲長子娶蔣氏心餘先生之第四女孫修隅州判知廉之女也子三瀛縣學生淇溥皆國子監生孫四梁楫杞口三子皆才而苦家貧淇今援例捐兵馬司副指揮以爲代耕祿養之謀今來省吾於浙中將歸謀得吉壤以葬汝而乞余爲銘幽之文余乃忍痛而銘之銘曰

天欲老其才胡不究其施其感鄉人而涕泗固足驗身後之追思嗚呼逾中壽之不可期吾家世其誰與扶盛而毋使及衰

叔母魯恭人墓志銘

吾叔母魯恭人之卒也先吾叔父十閱月吾叔父歿於茲四年矣諸兄弟以書來告葬期且曰汝宜銘嗚呼用光爲先太恭人晚子幼羸多病出入顧復在家中則慈母姚安人是賴養於叔母家則惟叔母是賴叔母並能審定藥餌以治其疾病先太恭人嘗命之曰汝其母慈母叔母先太恭人棄養三十一年叔母卒今復五年欲求先太恭人言語笑貌于叔母之言論今已不可得而叔母恩同於所生用光又未有以報也惟叔母勤儉慈厚之德實足以垂示子孫用光曷敢不述撰示後以爲世世家法叔母姓魯氏曾祖瓊通政司副使祖亭父江官蕪湖縣典史蕪湖君于吾外祖廬陵訓導淮爲再從兄弟叔母於吾母姊妹行也蕪湖君娶吾曾祖之女生叔母叔母吾曾祖之甥孫女也叔母生九歲而魯氏祖姑沒吳氏祖姑撫養之年十八歸吾叔父履堂府君順於翁姑恭于庶姑和于諸姑娣姒仁于衆妾慈于子而嚴于教厚于姻黨而寛于婢僕其于母家也事蕪湖君孝而遇事能調劑之人往往有不及知者蕪湖君兄弟十人敬事之終身不衰事繼母庶母如母而孝於吳氏祖姑也手製衣履以進歲爲常叔母修眉廣顙與人極和而氣質誠樸辨事是非雖尊長前無所諱其或侮之者雖卑幼不與校先太恭人於諸娣姒中爲尤親叔父有園曰西水閣蒔花木亭沼頗幽遂叔母隨大母來園中春秋伏臘五家子孫迭治酒食

奉觴侑食楊氏姑涂氏姑嘗見叔母衣服敝歷治女工與婢姬雜作曰三十年前誠樸氣象惟汝叔母如一日也叔母體素健近六十髮未白及七兄銑沒哭之慟自是遽衰壬戌十月十一日卒叔父自南昌歸哭語諸子曰吾數十年足不出里門乃今不及與汝母一訣耶汝母未嘗以財利自私吾兄弟無間言汝母實助之待妾媵極其寬與吾數十年無忤容吾安能不悲之深也年六十有二子六應泰銑耀淳彪流女三長字魯早卒次適吳吳

氏祖姑孫婦也次適李庶出子六人旭文虎沅魁玘汾孫二十七人四爲諸生曾孫二彪與用光同歲生叔母養用光時彪養于先太恭人戊午歲沅舉于鄉叔母以用光未得舉爲戚及聞用光成進士則大喜頃壬戌冬乞假歸而叔母已不及見矣叔母以伯父四子觀爲禰建鹽法道

貤封恭人葬于白畬灣距中田三十里中田吾鄉名也銘曰

無母何恃用光無母而有母也恩同于所生而母遂棄子于宦之初成也寸草之無知兮何以報春暉兮惟吾家子姓之昌且隆兮其毋忘吾叔母之風兮噫

從兄嫂黃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黃氏新城人吾伯兄節庵府君之配也以子希曾貴

封太夫人父曰道嘉母某氏吾節庵兄爲凝齋府君嫡長孫居吾世父母憂時年甚少能敬聽諸叔之訓而佐成爲家督之道諸叔嘗稱之曰治家如

處劑選藥節庵其爲吾家之蜜甘矣顧體羸弱年三十自京師歸途中得病卒于家太夫人則能從節庵之訓順事諸叔以承祖母楊太夫人歡而教二子以嚴明時幼子希孟在身未生也節庵臨終時託二子於吾舅氏山木先生太夫人則能使二子專志聽山木教雖更延他師助之教而二子之得力于山木者爲多蓋太夫人性剛而明其才優于事既能審進取之途而其擇師之明能致敬盡禮于事師則吾陳氏婦未有能先焉者也二子既

先後成進士官京師太夫人從之居京師二十餘年勤儉持家而好善喜施與希孟旣得拔貢從兄居京師太夫人以其爲遺腹子愛之甚及希孟卒哀之甚未幾而希曾亦謝世太夫人痛念三十年間所履之境前後遂已遽異若此自京師攜家歸行至天津而肝氣上逆病幾殆及歸逾數年雖病良愈而憂鬱不自得某月日得病遂卒時長子希祖乞養歸在途而旋亦遂卒也子三人長希祖庚戌進士官至御史娶魯氏次希曾癸丑進士以一

甲第三人由編修官至侍郎娶江氏次希孟辛酉拔貢生援例捐同知候選甫可得缺而先卒娶黃氏孫幾人希祖出者曰延恩三恩希曾出者曰晉恩孚恩升恩希孟出者曰棨恩重恩曾孫一曰受多延恩出女四人壻曰潘蘭生黃□□郭□□楊□□孫女幾人孫壻曰江承誥李聯珂某某當嘉慶丙辰丁巳間余侍先府君於陳州太夫人以書招之來曰吾叔固與吾二子同事山木逾十年且進取者宜居京師也余時雖不果行及後成進士與太夫人同居余婦來則與余婦相得如在家事祖母楊太夫人時今延恩兄弟擇于某月日祔子節庵府君之塋以書來乞爲銘余念數十年間事多可感者乃敘次而爲之銘曰

昔事祖母門風方盛伯嫂叔娣咸卒以敬歲時伏臘僮僮祁祁躋堂上壽有聽無違嫂之居北菲衣約食子婦承顏有嚴有翼嫂之歸南身事堪唏猶頌舊德式誨庶幾吾家之盛嫂先其享舊德孰嗣庶紹無爽壽七十八孫亦能文吉兆得祔永綏後

昆

例贈孺人涂氏姑墓志銘

涂氏姑吾大母楊太夫人仲女也舅南池先生與大父凝齋府君以學行相友善遂締以婚姻姑夫諱志紘太學生前卒南池先生治家嚴姑旣悲不逮事姑饒孺人而又痛姑夫之早世所以事其舅者婦也而如子南池先生稱之曰賢其教子也繩以禮其御下也寬以法其持家也力勤儉而不以前後處境之豐約易其素守凝齋府君不事佛之

訓而申及子遺命當彌留時姪孫陳蘭祥來省疾謂曰汝曾祖母壽八十四乎曰然曰然則吾何憾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距生于雍正乙卯五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四子四長傳前一年卒婦曾氏曾氏姑女也前卒次傑婦楊氏楊氏姑女也次鳳儀以謄錄議敘爲呂堰驛巡檢婦兩娶皆陳氏一四叔父繹堂府君女也前卒一三叔父履堂府君女也次承仕娶某氏女一適孔早卒孫□人自傳出者曰文輅縣學生曰文軒嘉慶庚午科舉人曰傑出者曰某曰某自鳳儀出者曰某自承仕出者曰某曾孫幾人先君女兄弟三人長楊氏姑享年七十餘次卽姑也曾氏姑早卒用光幼爲大母所鍾愛先君官京師置用光于家每自塾歸省大母兩姑輒爲言吾母曾太恭人遺事及既娶婦則又以語其婦曰汝姑性勤儉而孝于大母晨餐罷攜績往就大母績數十年如一日也大母居余家後嘗居三叔父西水園兩姑輒從歲時伏臘用光侍諸叔諸姑飯飯罷諸嫂氏來侍大母用光始去就塾大母既沒先君再出守陳州及自陳州歸既哭楊氏姑而銘之今逾二十年兩家家計皆日絀四兄觀從子希曾先後卒於京師而五叔父以去年十二月棄養于南昌距姑卒僅一月先君之兄弟今無有存焉者已表兄傑等以墓志屬用光用光曷敢辭銘曰

婦職之恭母儀之崇壽既躋而罔憾境雖約而奚惘系之詞者姪也永妥靈于幽宮

席姬墓志銘

道光二年秋七月二十七日陳子既歸席姬柩於新城俾葬於西鄉包家莊與第三子之婦吳氏同塋域越十一月爲文以誌其幽曰嗚呼姬去我十有四閱月矣自姬死後余婦曾宜人欲慰余問衣問食嘗先意導傳婢俾營視顧營視愈周余愈悲姬不置嘗出門聞人言疾病及醫之難得輒怦怦動於心悲姬之誤於醫也悲夫余非溺于情者姬何以使余悲之不已余悲不已則姬其可以死而無憾矣乎姬姓席氏江西新城人也其父母居新

城西鄉中田村之席家灣距余家里許而近也姬生數歲其父母推其生年月日謂不能育于其家乃鬻于吾從兄嫂黃氏所嫂以其與郭氏女子德卿德卿隨母來京師居數歲庚申予至京師德卿從予學詩辛酉九月初十日姬乃來事余時年二十也姬性婉順而明慧治女紅勤敏京朝士大夫有欲得之爲簉室者託媒氏以請予德卿德卿知姬之不欲遠其父母也乃皆卻之而獨以歸余余字之曰靜娟既從余旋里謁女君能得余婦意及

偕來京師余婦輒屬以分任治家事余奉先大夫諱歸余婦偕行留姬京師嘗與余子婦輩淅食之者！爲食其衣服簪珥二十年未嘗易一新者其能刻苦如此其事余夫婦出于至誠其待余子女皆愛之甚至余子婦輩免乳姬襆被居其室護視其寢食則余婦以爲適己之自視也初姬從余旋里時其母來視之既去悲甚及余再旋里而其母歿矣至京師語姬姬益悲甚自是姬生日輒悲蓋痛其不及再見母也姬生女子子三人未嘗舉男子然能達觀嘗曰子如不賢不如女也其長女適山西祁氏壻官翰林直南齋姬既以爲喜及女將免乳余語姬往壻家護視女姬初不欲往余強之乃行比舉甥孫將彌月姬得疾歸其疾也或謂其久咳之病源深矣或謂其第患暑無傷焉余屢易醫視之自五月至八月終弗痊及九月病遂亟醫者投以補劑遂患痰壅上有謂針之可愈者比針之而遂歿矣嗚呼余之不明當八月強姬服藥時姬泣曰妾病不可爲矣無以藥爲也余方誚其

言爲妄使余不誚其言爲妄而勉從其言或可不遽姬死乃以愛之者速之而謂余悔其能忘而痛其能已耶姬生于乾隆壬寅年正月初四日卒于道光辛巳年九月十一日午時得年四十銘曰

玉襲佩兮胡使之碎兮蘭揚芬兮胡使之焚兮惟委化之難究兮引余悔以自疚兮歸同穴于嫡子之婦兮其靡憾於無後兮噫

子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志銘

道光元年秋七月初十日子告刑部右侍郎秦公

遂庵以疾卒於家是年四月廿三日公嘗致書於新城陳用光曰余衰病增劇恐旦暮入地若知我又素知古文敢以他年墓石之文相屬余生平治行子弟無能盡知者當略具梗概屬瓊山張編修岳崧爲行狀以授子余得書爲憮然者累日既得訃益愴然以悲謂公何相信之深而自知之審也既見張編修問以行狀則自海外來過惠山未嘗見公未幾公弟永平守沆以書及公子紹武所爲行狀來速余踐前言余雖不能文然辱公知如是

其曷敢辭按狀公諱瀛字淩滄一字小峴晚又號遂庵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後也學士子湛政和中爲倅於常州因家焉十傳至諱惟楨者始遷於無錫明湖廣巡撫諱燧者公八世祖也入本
朝舉雍正己未鴻博歷官至左春坊左諭德諱松齡者公本生高祖也曾祖諱寶然祖諱春田父諱鴻鈞三世皆以公官
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兄弟五人于次爲長也幼有異稟讀書能兼人學爲詩古文輒千言立就外祖徐二磯某及從曾祖文恭公皆器之年十六補縣學生年三十二以貢入京師是年遂舉京兆丙申春
純皇帝巡幸山東公獻賦
行在試以能知題所自出已黜而特爲
純皇帝拔置一等
賜內閣中書未幾入直
軍機丁母憂歸旋丁父憂治喪葬一以禮既服闋補中書以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復以京察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尋遷戶部郎中癸丑出爲溫處兵備道調杭嘉湖兵備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病痊補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入
覲乞內用補光祿寺少卿轉太常卿順天府府尹擢刑部侍郎緣事左遷補光祿寺卿擢左副都御史充會試知貢舉擢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旋奉
命以三品頂帶爲左副都御史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兵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以目疾乞

病歸自是家居者十有一年卒時享年七十九公既以文名而六應禮部試僅得復失當直
內廷時益訪求
國家掌故爲有用之學性耿直而仁恕勇於任事意所不可雖遇權貴持論不少假借而不爲震厲之色又勤於其職故雖不爲和珅所喜而不能不循資例以簡缺道府薦其特畀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也公之勇於任事在溫處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獘而民既免役賦亦無

逋擢浙江提刑寀紹台大水歲飢甚有司匿不請賑公請于撫軍曰預報收成乃約計通屬爲言今猝有水患正可據實
上聞何忍立視民死力爭得請及調湖南歲又飢長沙衡陽及他縣姦民聚衆奪米者事數起公既設法擒治其渠魁而不爲株連遍曉諭之民乃定而衡陽大水漂沒人民田廬無算先一年衡州歉收有司匿不報聞而是時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湖南者衡州與焉公言災傷如是柰何不議賑而

議餉力請於撫軍得截留他縣兵米而減價平糶民乃定公之急紓民患如是及其讞獄則寬猛相濟而務得其情在溫處時據乾隆初年徐兵備綿永文檄明釀金埋樹爲會之非邪教以釋瑞安民池聖功等之罪而訊得仙居縣道士李鶴皐以無爲教聚徒衆者計擒治之誅渠寇數人而寬其連染者有差　刑浙江促水師提督援定海普陀之盜警撫軍難之而制軍卒用公禦盜策以戢盜治韓球闖阿三之獄皆當其罪提刑廣東擒治亂民

梁修平而以功讓制府倭公治吳蝦喜之結黨於順德者撫黎民之爲亂於瓊州者懲賭博之號爲白鴿標者而其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與十二人之非盜兩上書於撫軍卒得釋及海盜江文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可證撫軍既以入告而卒能聽公言以釋某尤爲世所難行者爲太常時嘗奏陳廣東事宜謂勦捕海盜之法在討軍實樹聲威戒虛飾而治內地之姦民勾連海賊者則嚴防守必先澄吏治澄吏治

必先固民心其要在清訟獄抑冗濫懲蠹滑睿皇帝亟稱善焉故既調府尹而遂任以司寇之職其在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謂用藥置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奏則睿皇帝己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因益器公故公雖以事鐫級一歲六遷而仍畀以司寇蓋知公之耿直而仁恕爲能勝祥刑之任也公于詩古文及制舉業皆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少時爲齊次風杭堇浦所知既得舉則見重于竇東皐官

京師與王惕甫曾山木先生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姬傳先生而彌有契合焉嘗官太常時用光嘗質以文公策勵之甚至歲壬申訪公於無錫公來舟中語移晷欲留之遊惠山不果自是雖以書相往復而不及見公矣有自南來者輒問公近狀知公推其孝友姻睦之意設義田置祭田修家譜而復以其餘修縣志誨誘後進勤懇如不及而每與余書較若其意有不釋然於中者蓋公之所志者大欲以才副其學而嘗患於不得行其意其官中

外及家居既已卓卓有所表見矣而欲然猶以爲合於俗之難而力學古人固未易言也公所著有淮海公年譜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續修家譜□□卷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六卷板藏於家公生于乾隆癸丑正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辛巳七月初十日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配朱夫人前卒

贈一品夫人子四人長緗武監生江西候補知縣歷署彭澤峽江樂安宜春縣次緗文監生以從其

仲叔某皆朱夫人出次緗承殤次緗業幼皆側室戴出孫七自緗武出者昌熙昌煦昌烈自緗文出者昌熾昌煌昌煜昌焯昌煜府學生其入泮時與公補縣學同歲公所爲賦重游泮宮詩者也曾孫二人若璜若珩某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錫山之麓淮海裔曰生俊傑昌厥世尚書諭德名相次抱仁趨義富文字迴翔禁省歷卿寺中粤越楚勤吏事其學既殫才則試摧剛煦柔播威惠抉剔疑似無障翳意所孤行屹不避終達厥誠溥厥

利其文龍譽才鳳翩
帝惜其歸温語被一星將終伏衡泌遙慟
鼎湖惟掩涕公懷坦坦性樂易我昔與游數談蓺
諾公見屬爲公志千秋萬世名不替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
於京師之寓齋公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
明斷才皆爲兩
朝所深知故中嘗躓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旦

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
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爲
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
証蓋誼在師友間一旦失所瞻侍其爲悲尤深矣
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桂星字
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鎮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樸
父嘉命三世皆以公所歷官得
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
詠詩本生祖嘗奇其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

爲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試己未
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
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
綺之
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
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
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
陳十事疾馳至京

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
發
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
戌擢工部右侍郎充
武英殿總裁條奏
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摭公平日
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
之編修及
今上卽位以編修

召對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職矣旣由侍講擢至通政司副使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兩朝之湔濯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爲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逾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咿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爲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

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爲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爲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卷余爲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叔弟珊今爲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爲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唐嘉慶丙子舉人少爲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旣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潮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虔殤輿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于某公叔弟珊迎其庶

嫂及輿至乾州撫教之爲之銘者新城陳用光也

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旣顯而才終閼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書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

1946冊 99頁
14B

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倪妣顧皆

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贍見稱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公大異之以已主試時失君爲悔也文勤竣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長次揆以召試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

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自中煒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煒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共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温温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餽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

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以得免緣坐時時與某言涕泣思得當以報公也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

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夫人憂貧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關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娶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韶

承惠娶趙氏生子一應融女三長適今景州知州秦承簾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儒兮靖豺貙謂君當顯兮滯郎署以暫居
與余遊處兮蛩倚駏既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
重遇余雖暫覿兮喜摻袪贈蜀山兮雲飛徂遠君
之鄉兮孰與爲娛招于雲兮挈相如庶一見而慰
君兮歸委蜕於蓉湖

尚書銜前署工部左侍郎戴公墓志銘

公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先世自宋咸淳間遷江南丹徒之黃甸村遂世爲丹徒人曾祖京鶯祖士鵬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由諸生考取三禮館校録議敘爲青浦金匱縣主簿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李氏祖妣蔡氏妣張氏凌氏皆
贈一品夫人公少刻苦於爲學嘗爲人傭書以自給而以其隙讀書過夜半不輟及丙午舉京兆而

其授徒勤學也如故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初得雲南以親老告近改得山西署潞城補臨縣以治行稱丁母夫人憂歸服闋謁選發四川署營山供張征川楚軍之過境者能不以華美悅上官而優恤兵弁則能使之感又立團寨招義勇賊來薄城拒守甚力營山無險可恃而賴公卒以保其境補南充晉綿州勸農桑築陂塘行保甲問疾苦懲奸宄事無不舉歲除日過境軍聚衆博州役騶拘縶之衆鬨欲爲亂公蒞懲其役而剴切曉諭其衆衆

乃散擢馬邊廳通判改峩邊廳撫夷通判大府旋檄公來成都助鞫獄自是歷署資眉邛知州成都府通判保寕順慶夔州成都知府資陽書院有欲阻考者公懲其爲首者以法而貰其餘邛州民黄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爲亂公偵知之屆期試士如常日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之案既具公請戮首惡一人而其餘則抵辠有差大吏以

奏聞奉

特旨褒嘉焉擢茂州知州寕遠府知府建昌兵備道在寕遠時雲南永北廳夷人爲亂距寕遠近公練鄉勇嚴壁壘而於永北難民沿江就食者公許其渡江而設法全活之其不願回滇者又捐貲以撫恤之蔣礪堂制府以入奏公之受知於

今上實自此始也旋擢四川按察使江寕布政使以迴避原籍奉

旨調補四川布政使旋

命以二品頂帶署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侍郎銜旋兼署成都將軍乙酉

命實授四川總督吏部奏請兼兵部尚書銜公由寒畯起家官蜀中近三十年始皆循資遷轉同列或軼出其上而公不以介意及既擢觀察不三年遂洊歷封圻特膺重寄公感

特達之知所以整飭吏治者益力又愛禮士子釐正書院規條增義學而敬繹

欽定六諭衍爲詩六十章刊布書院義學俾皆誦習焉新都民楊守一以邪教惑衆公遣人弋獲之

置之法越巂生番結熟番爲導刦商旅掠婦女衆議以兵往公不許但飭鎮道捕治數十人而安撫其被掠之男婦其歷辦雷波瞻對果洛克夷人惟申警斥堠嚴察卡隘而約束將弁不得幸事邀功以開邊釁雲陽鹽販拒捕守令具讞上以夥梟論公曰買由官店則非私梟販止十人則非大夥當以重律非法矣惟當治拒捕傷人之罪讞既定人咸稱明允己丑內

召既入

覲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勤於其職庚寅以原品休致

具摺謝

召見

獎諭其居官並

俯詢其家世鄉里焉六月廿八日以疾卒於京第

享年七十有三具遺摺奏

旨加尚書銜照尚書例

賜卹配張夫人子一於義甲戌進士由庶常散館

改吏部主事累擢至文選司郎中兼驗封司掌印郎中娶同里馮氏繼娶吳江金氏孫一朗女一適乙酉舉人山西試用知縣呂兆熊銘曰

名以儒興政以敏成迴翔資格晚覯殊榮始晉終蜀案無留牘禁蠹矜愚既寬既肅亂後蜀風不愿仍倥既懲獲雜既歸鬻童貞魂毅魄埋齒掩骼綽楔所植以慰燐碧興士於庠莘莘講堂口授指畫如師之詳政所礪只

帝所躔只

內府之珍七十賜只識公京師恂恂其儀望崇見晚再見無期氣沖度遠淳風倏緬銘厥幽宮以勗

儒顯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志銘

道光乙酉冬十一月鮑覺生詹事語用光曰余已未同歲生多高才碩學爲顯官而與余相知深則鶴樵中丞爲之最今鶴樵卒矣其孤以狀乞銘於予予適病不能食且瘵每握筆屬文則心怦痛念無以慰亡友於地下乞君代爲之以塞其孤之請

語之再曰君即自爲之以明余所託之得人也用光於中丞固嘗以後進禮謁見辱相知者而詹事於用光期待尤厚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程氏諱國仁字濟棠號鶴樵先世歙人也自公之祖占籍河南商城遂世爲商城人曾祖焞祖塤父宇瑱皆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皆

晉贈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曾祖妣黃汪祖妣葉黃母曹王皆

誥贈夫人
晉贈一品夫人公王太夫人出也庶弟五人公爲
嫡長少而力學食貧益勵登庠食餼試輒冠曹甲
寅領鄉薦己未成進士以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
散館授職與纂
實録使於蜀秦得人稱選旋以福建道監察御史
巡漕江淮糧艘之運速於去來有所陳奏輒蒙
報可舟抵通潞吏畏丁懷及役竣而奉督學廣東
之

命蓋不由考差得之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屆
其時
睿皇帝特命部更其例使凡任學政者歲滿注選
其端亦發於公皆異數也在廣東破除舊習士風
文體翕頌丕變歲滿還
朝越次擢補光祿寺少卿甫三月擢山東按察使
時搜緝亂民林清餘黨多株連公別白而貫釋之
令有不察其誣而杖斃數人者公劾治之並劾其
上官之不舉劾者及虧空案發州縣吏多罹法公

列款件系言于撫軍人得寬其死又立分年追繳
之限則
國帑亦無虧焉在山左年餘讞定積牘凡六十餘
而越訴之風因是稍沮
睿皇帝嘗褒嘉之而予以加級也擢甘肅布政使
意無偏倚吏泯傾軋公正廉明
上亟稱之甘肅兵糧歲資採買公于豐年預買其
贏八十萬石
上請既得軍糧不乏擢浙江巡撫甫三月調山東

巡撫時
恩詔豁免天下民欠而山東所
奏不實公在浙所辦實惠及民故
特詔調治公于是再至山東矣處勢既便意得展
布室奮蹈假威怵惠陶官民戒惕思變厥習會考
城河決淫及曹單濮范公親往履勘兼施撫卹往
返河次凡八閱月以風疾乞去官得
旨俞允還
朝未至擢刑部右侍郎仍

予假養疾緣事左遷今
上登極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公
于是再至廣東安理財軌以法用人軌以誠市舶
無擾民夷稱便擢陝西巡撫既至京改授刑部右
侍郎充武會試正考官轉左侍郎旋出爲貴州巡
撫生苗紅苗相讐殺有欲爲復讐計者或謂宜以
兵懲之公曰綏靖邊陲但使各相安耳無事草薙
禽獮也既嚴示以義不可私報復復緝其爲亂之
渠魁罪人既得苗衆悅服公旋患病又少腹病痼

綿惙日甚陳請開缺得
旨俞允治裝回籍出黔二百里公薨時道光甲申
十二月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始娶鄧夫人
癸未
覃恩贈一品夫人繼娶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家督鄧夫人出嘉慶乙
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擢贊善出爲廣西右江道
次家相早卒次家頫嘉慶癸酉舉人候補內閣中
書次家嶶家穎早卒皆洪夫人出公自祖父好行

其德始以業贏中落其產及公既貴推其孝友以
惠族人商城與欽義田祀田捐俸以當嫁娶有資
喪葬有助條理秩秩而自奉特儉嘗痛其親之不
逮養通籍後屏酒肉者十餘年其內行又如是是
于法宜銘銘曰
以儒起家究吏業擇義而趨仁與挾受兩
朝知與頌浹康侯蕃
錫輝寶笈公貌恂恂夙嘗接承公友命詞許攝銘
列懿行示來牒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致仕歖齋

顧公墓志銘

歖齋顧公以戶部侍郎致仕歸逾二年以道光壬
辰四月八日卒於家享年七十其同年友陳用光
於癸巳春過無錫以詩哭奠於帷堂其孤子詒綬
以銘幽之文請嗚呼余與公相知自未爲同年時
及同官翰林居京師益相契合數十年如一日今
乃過里第而哭公其安能不爲銘按狀公姓顧氏
名皋字緘石一字歖齋明端文公之兄性成是爲

公七世祖四傳爲翰林院侍講學士仟公之曾祖
也祖維錦父洵三世皆以公貴
晉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薛祖妣華王薛妣
吳皆
晉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異十歲能爲擘窠字顧
年廿四始補金匱縣學生而冠其曹乾隆乙卯中
順天鄉試嘉慶辛酉會試成進士
殿試以第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充
高宗純皇帝實錄館纂修

國史館協修甲子督學貴州激濁揚清獘袪上懷
其
奏改永從黎平開泰學額至今人以爲便也任滿
旋京充
文淵閣校理文穎館總校擢國子監司業晉翰林
院侍讀充
國史館總纂
日講起居注官丁父艱歸服闋補侍讀教習庶吉
上乙亥與編輯祕殿珠林石渠寶笈於

懋勤殿擢右春坊右庶子轉左庶子丙子典陝甘
試還擢侍講學士丁丑補侍讀學士戊寅奉
命直上書房蓋
仁宗夙知公當擢司業時兼有贊善缺公名第九
仁宗以司業職任學校視贊善爲重乃越次用公
至是而
眷顧逾篤矣及七月扈
蹕熱河廿五日
仁宗龍馭上賓而是日辰刻

御筆已擢公詹事
今上即位次日
召見公與同直上書房學士徐頲
上親執公手而大慟也道光元年擢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是年辛巳
恩科
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堂事務壬午典浙江試癸未充會試知貢舉調戶
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乙酉署兵部左侍郎

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丁亥補戶部左侍郎管理國子監事務
命紫禁城騎馬充
經筵講官戊子署禮部左侍郎己丑以疾乞假請之再始
俞允而具摺謝
恩時
召見慰問有加焉公之在戶部也不爲激亢之行而攷覈利病慎稽出納凜乎其不可干以私嘗與

余言學期見諸實用而迴翔于文學侍從之職久及任經世理物之責復未能壹志向專思慮以求稱職爲足愧耳嗚呼公之自言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何如哉公於詩文詩餘字畫皆澤古得其自然之趣見之者如見其性情之易良慎密也自直懋勤殿得見
內府珍藏畫益進
上數以扇紙命作畫以進焉公篤於倫理友愛作弟晉之學而任其婚娶事必加厚公少從吳雲峰

某學雲峰器公字以孫女公歸田後旣出資修端文祠宇牘學士墓前田一區栽樹編籬以垂久遠又爲雲峰置祭田十五畝以報其教養之恩其在官時祿食常不給而敦恤親族常若不及也公之爲文武
殿試讀卷者二新進士及拔貢
朝考閱卷者三庶吉士散館翰詹大考閱卷者四蒙兩
朝錫賚書籍墨刻人葠貂皮等

賜者歲以爲常及既歸以戶部失察假照案降四品頂戴辛卯
上推五旬萬壽恩復公侍郎銜公之乞假歸也余方視學閩中及使還見公於里第公約余遊惠山顧時已歲暮辭不往公猶視余于舟中語移時別去嗚呼孰意不再過無錫而遽哭公於帷堂也公配吳夫人雲峰孫女也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三年卒于京師子三人詒綬以增生得三品廕爲中書科中書娶王氏繼娶虞

氏次恩綬以
國史館謄錄議敘候選通判娶孫氏次元綬國子
監生取楊氏繼娶查氏辛酉同年陝西糧道查簡
庵納勤之女也簡庵夫婦歿而查氏幼養於余家
公爲元綬擇繼室娶焉元綬勤苦於學戊子應順
天鄉試不遇遘疾卒未幾吳夫人卒查氏所舉遺
腹子復不育余在閩中數以書慰公及過公里第
公掩泣命元綬之嗣子曾煦出見余也公孫五人
曾祺縣學生娶毛氏次曾煦曾澍曾蕃曾獻曾孫

家康家吉銘曰
端文之裔文學爨上第既拔星使聯翩寅畏心
彌虔受
知入直登三天邪蒿斥饌
帝曰賢試之吏事覘所研度支名實期無愆樸誠
自矢心悁悁乞疾歸去斠惠泉課孫日持手一編
少歷艱苦學則專貫而澹泊性弗遷儒素不替涇
里傳琢詞紀實垂新阡燾厥後嗣德其綿
工部左侍郎浙江學政李公墓志銘

臨川李春湖少司空性開明而質厚重篤倫理而
勤問學家席華膴而能澹泊以自持宦登卿貳而
務謙抑以取善其爲詩得松甫先生家法而拓之
以蘇韓其于書博究唐宋以來支派而於虞歐爲
尤近所蒐輯字畫石刻石蹟盈篋筒索書者踵相
接也其鄉舉以壬子而癸丑遂成進士其官由編
修五轉而至學士由學士四轉而至工部左侍郎
其膺使事則典福建浙江鄉試而督湖南浙江學
政居浙江兩年餘以道光辛卯三月初四日終於

衢州舟次享年六十有三諱宗瀚字公博一字北
溟又字春湖世爲江西臨川人與余從子希曾爲
舉進士同年遂申之以婚姻而與余交亦最密道
光戊子五月
御試二三品官論及詩公與余同蒙筆詣
乾清宮
上書房而公招余同硯席於一室六月公既奉
命典浙江試遂留視浙江學政而余亦視學閩中
過武林謁公既別去至閩中數以書問相砥礪也

及庚寅聞公以校士勞得嗽疾至失音公體素充
碩及是而聞公瘠逾於常人心竊憂之辛卯春正
月聞公丁本生父松甫先生憂及三月遂聞公卒
矣嗚呼六七年間人事之不齊如此余自閩旋
朝既悲不及再見公於武林而今且繼公視浙中
學已竣事將旋
朝也公素喜余文字余自閩聞公訃後欲作文以報
公顧逾二三年未能成今乃為之誌以寄公之仲
子嗚珂悲夫公先世居臨川之楊溪自公大父丹

臣府君以鹺業起家于粵東西僑居於桂林而樂
善好施為鄉閭交遊所推重公之本生父松甫先
生以工為詩善禮接文士益擴大其家聲五六十
年間海內稱德門者咸曰桂林臨川李氏云曾祖
燕祖宜民世所稱丹臣封翁也嗣父秉仁本生父
秉禮世所稱松甫先生也嘗為刑部江蘇司郎中
既以其階
贈祖考為中憲大夫及公為侍郎三代皆
晉贈晉封為光祿大夫曾祖妣袁祖妣駱本生嫡

母曹本生生母劉皆以一品夫人夫人為
晉贈晉封焉松甫先生於丹臣翁為次子秉仁其
兄年二十前卒公之嗣母駱太夫人撫孤兒宗誠
甫七歲而殤劉太夫人娠公而駱太夫人有宗誠
來歸之夢故公既生而松甫先生以後其伯兄公
之嗣父庶出也其生母為
誥封一品夫人戴太夫人公之奉劉太夫人諱也
既終喪遂乞終養嗣大母戴太夫人居家幾年鹺
業稍替松甫性恬靜年已逾七十乃退鹺業而讓

於庶弟秉綏公實贊成之凡鹺業中應得之財一
絲一粟無所取而自治園林日研習詩詞翰墨父
子以文雅著望於桂林而顧有詆鹺務者謂公不
能遠絕聲利公笑不與校蕭然事外有終老泉石
之意而松甫謂公以文字受知於
朝廷今終養事畢矣不可以不出公乃出公未乞
養時由宗丞擢副憲余與居臺中意殊洽嘗惜余
之不久居諫垣也及再出補副憲居未幾遂擢少
司空其當官明大體務持正而不為矯激之行

上意方向用之而以校士勞不究其志凡知公者莫不爲公惜也公配朱夫人翰林朱章浦紱女子四人聯璧前卒聯珂道光壬午舉人吾從子鍾溪壻也皆朱夫人出聯璣娶江南上元孫氏聯琇聘南豐趙氏孫四長翊勛娶南昌徐氏嗣聯璧次翊華皆聯珂出次翊軒翊耆聯璣出孫女七長適霸州吳曾蔭今東河總督吳邦慶孫也銘曰

承先澤之崛起擅儒雅於中朝曰趨善而恐後申余契以久要愴摶摶之委化目既瞑而餘哀抗孤

志以永慕距朝服而襲哀過三衢而賦些悲前塵於帶水銘幽宮於既窆庶燾覆其孫子

內閣中書潘君墓志銘

君諱蘭生字遴士少居予里西谷同事山木先生與余相善也比余官京師居黎川新館君僦屋後街距予居不數武朝夕過從往往共述少居西谷時兒戲可笑事嘗歎謂吾等幸得列官京朝而山木先生棄世十餘年其令子曩時同學肇光嗣光今亦已沒十餘年矣人生何常而日月之易邁如

此因歎息久之嗚呼孰謂斯語予乃今以哭君也君祖可南翁某以治生起家有厚德鄉里善舉翁力任之父某爲浙江某縣知縣陞同知奉翁諱歸居家遂不出君以壬子年得鄉舉應禮部試不遇以川楚例捐內閣中書尋充方略館校閱丙寅三月病病六日而卒君父母猶在堂也君娶予伯兄之長女予伯兄嫂善擇師山木先生館予家伯兄嫂既使其子希祖希曾師事之後又以屬君君練事而性愼密居富家刻苦無豪侈習順於父母愛

其庶弟嘗欲於其父母所營生壙地築舍立義田以爲家人讀書資丙寅吾邑飢作書請于父運米爲平糶計書未至家而君父已運米千石至邑中賴以濟蓋慕古之力行於家鄉者山木先生居嘗講論之所及也鄉黨有耆儒長者其議論風采足以鼓舞人使趨於善其效如此顧君志未竟而遽沒悲夫君卒于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二子三某某某子伯兄女既奉君喪歸家將卜葬于某山某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朝聞君言兮日暉暉其在几暮聞君欬兮臨中庭而徙倚若夢之不可追兮歲一期而始信君爲已死悲美志之無涯兮銘以昜其孫與子

潼川府知府曾君墓志銘

君諱河後更名華祝字劭崙江西新城之中田里人也曾祖希聖
贈奉直大夫祖瑗官通政使司右通政皆祀鄉賢祠父亭
贈朝議大夫生十子君次居七少穎異工爲文乾

隆癸未成進士歸家居七年謁選爲山西右玉縣知縣丁母王恭人憂歸服闋補四川保縣數月署成都縣佐成都府聽斷各州縣讞獄罪無倖脫罰無溢及大吏以爲能擢馬邊廳通判撫馴猓夷鋤厥頑梗兼管龍細銅大二銅廠課額增裕大吏以爲能擢西藏糧務同知又擢酉陽州知州
王師之征上司巴勒布又討銅仁苗民及楚白蓮教爲亂於蜀前後大吏皆檄君治糧餉事皆辦卒擢潼川府知府楚賊之渡嘉陵江也君申嚴戒備民志不擾會參贊德楞泰破賊賊去君前後在蜀廿餘年屢更軍旅之事至是積勞疾乞休歸居家年餘以嘉慶八年四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五配涂恭人前卒子四長仕驥太學生涂恭人出次仕駱四川候補縣丞前卒次仕騆仕駒女四長適崔熙載次適饒徵輿次適吳載青其一尚幼孫四學輝學載學軾學軒孫女五其長孫女適余從弟沆余三叔母曾恭人幼子也曾恭人君從女也君自幼精于醫用光幼時叔母撫養之其疾病處方劑

皆君所定也及長而君官於蜀不相見者二十餘年君既家居而余以乞假歸乃謁君于里第顧君日病矣其卒也用光嘗視其含斂又數年仕驥卜葬君及涂夫人於扶猗山之祖塋乃以書來索用光爲銘幽之文用光曷敢辭銘曰

起家以文字兮而襄勤以師旅已躬履於顯遇兮
而善全其退所慨長者之再見兮而未獲久與遊
處也

劉芝崖墓志銘

皇上卽位之初登進儒臣以激厲天下凡以進士起家而才守著稱者類邀不次之擢其不試守他郡而卽畀以首郡者劉斯嵋以編修擢西安丁兆祺以知州擢武昌賀長齡以中允擢南昌三人而已而西安之從兄芝崖亦卽以道光元年由霍州知州擢大同甫二旬而特詔調守太原太原亦首郡也海內蒸蒸更化謂庶幾覩儒者之效芝崖兄弟兩與其選世尤以爲榮顧西安武昌南昌三人者今皆擢觀察而芝崖守

太原甫四十餘日而遽卒矣芝崖之世父誠甫司寇余叔父履堂府君選拔同年也芝崖來京師輒與余相見甚歡而余從孫今復爲司寇曾孫壻司寇長子前宛平令斯璋與芝崖之子敘來請銘曷忍以不文辭君諱斯嵒字芝崖建昌南豐人也曾祖霦康熙乙酉科舉人官內閣中書祖秉彝乾隆丙子科舉人皆以司寇官浙江布政司時贈通奉大夫曾祖母趙太夫人祖母楊太夫人皆贈夫人父□邑庠生以君官霍州時

贈奉政大夫母甘氏封恭人君少而聰穎好學世父青渠編修及司寇皆器之長而益力學甲子舉京兆戊辰成進士以知縣用選山西和順縣君時年三十耳而明察勤敏士民稱之和順與滑鄰嘉慶十八年之警君旣團練鄉勇爲衞守而遣兵來和順者君能戢其衆使民不知有兵之在境也調大同號難治君戢暴決獄猛寬相濟擒治土豪旣置之法而於可化導者君能感以言而使之知悔焉有商自遠歸者妻

竊所得以與其女而先置諸鄰以失貨給商商欲重其事以被刦控牽連三十餘人有死者歷二年而莫之決也君廉得其實驗所售貨于他所釋其餘而治商及竊貨者之罪訊十餘日而事白行他邑賈攜貲至大同而以失貨控君訊同行者密使人得貨於去城五十里土中人驚服以爲神君曰此無他惟審其詞色詢其經行所歷地耳君之明察皆此類也調陽曲擢霍州勤敏如和順大同時而新陽曲黌宮修治韓侯嶺道路立橋植柳以芘

行人君所言人莫不樂從及其暇則勸課諸生如其師陽曲之子弟由是多得科第者而靈石趙城士爭趨霍州講舍焉既擢太原釐扶壅滯雖病弗懈莅官四十餘日而君遂卒嗟夫世之爲首郡者以供億大府趨走晉謁爲勞其於治民之事大都委于所延請他郡守縣令而已不暇及君居官甚暫而獨勤于讞獄如是雖特其爲政之一端而眞足以稱朝廷特簡之意矣功未究而年促之非士君子之所同惜乎君卒于□年□月□日得年四十三妻李氏子幾人孫幾人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縣令非卑秩也而世不知親其民彼繭絲以自爲者天亦不與榮其身猶嗟劉君志拔乎流俗而生既遇其時矣才奮於撫字而官既晉其階矣譬騏驥之驤乎康莊而終莫之馳也是豈徒家門羣從及知好者之悲乎

姚子方墓志銘

君諱堃字子方號廉山陝西澄城縣人也先世自山西遷於澄城居縣東之業善里曾祖諱璉祖諱性考諱廷儀由丁酉拔貢中癸卯順天鄉試爲直隸東明西寧無極宣化等縣擢景州知州得以其誥封貤贈其祖父爲奉直大夫祖妣妣爲宜人母侯氏

封宜人子方十歲能爲文穎悟出儕類而勤於學既補縣學生景州令東明時命之受業於羅碧泉學士學士景州舉京兆時房師也歸而以優等得選拔貢生朝考引見以教職用借補階州成縣訓導修葺學署勸督生徒士服其教學使周蓮塘兆基器子方命從學於三原是年得鄉舉其座主碧泉學士也學士曰兩世作門生子又素學徒其可喜逾于尋常之師生矣辛酉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癸酉擢職方司員外旋擢郎中改官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掌貴州道巡北城以事罣吏議降一級調用子方嘗劬

奏吏部吏既退而猶挾部中事權者得
俞旨及降級候補例可得順天府糧馬通判而吏
故沮之不得選歸陝西省母遇疾遂以道光二年
七月初二日卒於西安年五十有七娶蒲城郭氏
前卒子二敬之義之孫二研郎肖郎子方性坦易
喜讀書而不事表暴嘗讀書至夜分不輟其所纂
輯周官小知錄秦中風俗考及隸釋補正等書雖
余與爲同年數過從而未之見也當乾隆五十九
年景州水災景州君請於大吏開倉庫以濟例賑

之所不足竣事未及奏而大吏卒所賑者不能
上聞景州君既卒子子方官兵部舉其俸之半以償
官帑景州君能於例外卹民宜食報於子方矣而
子方終身匱乏雖客游稱貸於戚友亦所向輒窮
歸省老母未及補官而遘疾遽沒嗚呼可悲也已
敬之將以某月日葬某山某原余與陳復庵嵩慶
皆同年素習君者復庵謂余宜爲銘銘曰
君抱負以涉世乃得天之未豐雖困乏于其身曾
不以滑乎其中貌詘衆以愉愉志飭躬而懇懇嘆
穆叔之絕交謂曷不其自反緊淳性以砥礪後世厚
澤之承先宜幽宮之永安協吉卜於斯原

王叔和墓志銘

君諱軾字叔和晩自號心芰江西新城人也先世
居于鄉君祖始遷居城中祖諱某妣某氏父諱某
妣某氏君祖父皆業賈起家質實爲鄉里所信重
及君始業儒工爲文頎年二十九始籍縣學生逾
年舉於鄉丁未成進士以知縣用歸家需銓其祖
猶及見之也初選甘肅安定縣丁父憂歸服闋選

廣東從化縣調南海南九閱月巡撫百齡
奏劾之革職戍伊犂年滿釋歸道光五年正月初
□日卒得年七十有二君伉爽喜任事其作令于
秦粤上官未嘗不交重其才也其在南海會總督
與巡撫有隙凡州縣待質者不能歸之獄則羈于
縣廨前胥役待事舍名之曰班館粤東案牘繁列
班館者恒滿巡撫未嘗不知其非兩縣之所私設
也顧既以是劾番禺遂並劾南海迨巡撫擢兩湖
總督兩縣愬于粤東之總督總督遂劾巡撫

奏不實且及其遣人于黃埔奪取粵中運餉具奏之還摺睿皇帝命大臣馳訊得實罷百齡而番禺南海仍遣戍番禺卒于戍所而君得歸歸後里居無恙者逾十年人謂君伉直之報也余與君爲僚壻相過從至熟當君爲秀才時余婦翁忻州君有知人鑒嘗謂其弟曰汝壻非長貧賤者君既仕宦果養其婦翁家終其身余爲編修時君來就銓京師余將乞假省親君爲助謀其歸資甚力及君得從化亦

乞假歸與余相見於里中語余曰吾有受業師老而貧吾延之往粵助吾理縣事庶幾曹參之延蓋公乎予曰蓋公世不常有如爲房琯之董庭蘭則奈何君頷余言而不能從及君官黜而仍資之歸蓋君之厚于待人多類此嗚呼亦可以觀過而知其仁矣乎配魯孺人余妻之從姊也前卒年四十耳子三人某候選知縣某廩貢生汝誠國子監生子壻也皆嫡出某某皆庶出孫男女幾人曾孫幾人汝誠以書來乞銘曰葬有期矣乃爲之銘曰

仕宦之趨塗其何以見吾或非良于馭也而可名之曰舞交衢或有翼其軾也而轅摧于過都其適然者適然而已矣嗟君之才而不獲馳于軌唯其練乎事而鮮過夫理以稱乎鄉里以壽其孫子

鹽源縣知縣襄城常君墓志銘

君諱□字□□其先晉人也自明初徙居襄城之靈樹鎮而代有聞人故至今爲襄城人祖某父某君於次爲仲子自少好爲詩工古文詞遊庠序有聲旋舉於鄉任澠池縣訓導警惰具有教法既成

進士選得四川璧山縣知縣值王師征金川過兵供張不如意則鞭笞吏民君憤然曰兵以衛民乃擾民耶縣令何事而坐視爲悉按以法一將弁至勢張甚入館舍見君修髯長身方秉燭坐即逡巡去及凱旋詔免沿途州縣地丁銀君方午食聞之急起出詔宣示適丁內艱歸民哭而送者百餘里服闋復往四川例當調繁而大府任以鹽源鹽源故三藏地康熙四十八年始內屬東西綿亘三千里設九

姓土司分莅之號稱難治君曰余於例固不當往然苟能化頑民爲善類庸非吾事耶至則頒律例以禁土司之虐刑立儒師以化土司之佞佛嚴不葬親及以子弟爲俳優者之禁士民習君蒸蒸向化上官亦頗重君矣銅梁有七世同居而以析產訟者累官不能決君往一訊而民服旣以改發甘肅乞病歸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七配萬孺人先君卒乾隆四十九年合葬于村南新塋子一星拱孫二金式金範曾孫二名山

疑山君門人朱其燦嘉慶戊辰科領鄉薦第一余所取士也來告于余曰吾師工于文而勤于官葬逾十年而銘幽之文未具其燦受教澤最深而今者又幸出夫子之門敢以是爲請余乃按其狀而銘之曰

惠於士士旣與惠於民民能名吾銘其藏永厥聲

吏部左侍郎譚公墓志銘

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譚公以疾卒於位年七十有四諸孤旣以喪歸葬於南豐某山之原越十年以狀來請於用光曰先大夫銘幽之文久未備非敢緩也未得其人也親故知吾家世者莫子若又素習爲銘章其不可以辭嗚呼公吾父執也其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尙忠字古愚姓譚氏南豐人也明永樂中工科給事中靑是爲公十五世祖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

贈榮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贈公生子四人而公居長乾隆十六年成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改監察御

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緣事奪職旋授刑部員外郎復出爲廣東高廉道擢河南按察使丁

贈公憂又丁繼母符夫人憂服除授甘肅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擢山西巡撫調安徽巡撫復緣事降爲福建按察使再起爲雲南布政使擢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公爲人質實剛毅而明敏居官任事事舉而未嘗以才見及其有所可否斷斷不稍假借入居郎署出履封疆廉介以自守而惠澤播於民

高宗嘗以他事治寶泉局積獘因得公前為戶部員外主局時無私狀故公由福建罷職而命為刑官其在甘肅值捐監例以銀折糧守土者因緣為姦公不詭隨於衆故監糧之獄興而公名益顯其在山西奏免富民充商派辦洋銅之獘而令以五年採買之貲交鋪戶生息而官為買銅由是富民得保聚其家而鼓鑄之銅益裕又嘗欲以山西鹽課歸於地丁而免富民充商之累未及行其後渭南蔣侍郎兆奎巡撫山西卒成之其在雲南定鑄

錢輕重悉依銀一兩易錢一千舊制令以私錢作廢銅以廢銅七斤易私錢一千而嚴緝其犯法者由是私錢一空民大便之讞獄決囚務得其實命屬吏毋遲於聽斷而有所疑者與大吏爭必平反乃已

高宗稔知公乙卯既命公主湖北鄉試旋調為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與千叟宴

御賜如意竹杖各珍物公配湯夫人有賢德先公卒得年六十八生子男子三人繼室朱夫人皆

封一品夫人後公卒得年四十九生子男子四人其卒也皆以祔子長光被監生先卒次光綸成安縣知縣次光禐刑部主事湯夫人出次光祥癸丑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次光祜四川夔州府通判次六官太官殤朱夫人出女三湯夫人出者二朱夫人出者一皆適名族孫□人朝賀某科舉人為某縣知縣朝□某科舉人南豐居萬山中山川雄厚人謂生其間者頗多碩人長德蓋自李恭毅公湖歿後人皆以屬望公公於詩文字無弗善所訓

戒諸子語及為人作行楷書人爭傳述之用光幼時嘗見公至吾家竊驚異其狀貌公卒為名臣矣用光不足盡知公而以所見聞審者述之為銘銘曰

顯允譚公受知

高宗本其誠樸以奮厥庸閩粵海疆訟棼盜桀孰草薙之公以根拔繩繩負檐匪盜緊岷時其寬猛閩無滯行孤兒懷橘送公道左寃雪覆盆謂公生我再蹟而升終撫滇疆法十六條肅我戎行豐頤

修髯目光如漆款關南蠻望公屏息推其友愛以爲睦姻顧視公家依然淸貧我皇知公股肱方寄一疾不瘳羣士愴喟鄉邦之望兩朝之知我銘幽宅以示來兹

寶慶府知府譚子受墓志銘

子受姓譚氏名光祜南豐古愚少宰之幼子而吾叔父繹堂府君之壻也少時即以才見稱公卿間旣不得志於場屋乃入貲爲通判而擢至郡守其宦於蜀楚績甚著楚蜀之大吏有絕愛重君者而

亦有不悅君者年六十而卒於寶慶其遇不可謂困而要不可謂得行其意也余與君遊從久且密嘗交勗以無墮先人志緒而期於恢大之者聞君卒而痛君蓋不獨親知之感傷而已也君之往蜀也初嘗佐經略軍于達州繼又佐總督軍于瞻對經略總督皆倚如左右手其署重慶府通判能戢亂民餘孽以安商民其兼攝重慶江北廳同知訟煩而能使案無留牘旣補夔州府通判旋檄調總理美諾屯田事美諾居萬山中無城郭都市能不

鄙夷其民而柔戢土司使畏威而懷德旋署潼川郡守以屯田保舉推陞歸州知州而方佐瞻對軍總督奏留於蜀中叙功題補馬邊廳同知能戢胥吏斥去請開礦以侵倮夷地界者而捐養廉補解舊礦不足之稅額居馬邊八年擢寶慶府知府能戢胥役以伸士氣而懲其黠胥役以漁鄉民之利者嘗閱訟牘多無理可笑嘆曰吾察其民風甚樸拙奈何以健訟名甲楚南居寶慶六年知君者謂君之望當得首郡君旣嘗屢辭而寶慶人則惟恐

其去然君亦終不得首郡君少時偕其兄退齋光祥師錢魯斯伯坰及居京師與學士大夫詩酒相過從退齋旣得庶常人期君亦旦晚入翰林也及入貲得外吏人旣交以吏事重君又兼知君嫺于文事四川總督修通志延君爲總纂而君之振興庠序汲汲如不及蜀馬邊廳楚寶慶士子遂多有秀出才異于昔時者君眸子炯然貌威重而心愷悌議論瀾翻不竭性戇直遇事可否無阿隨人忌其才而畏其口故吏事文筆延譽滿縉紳而仕宦

終于郡守君病亟時語吾從妹吾官階年壽止於此命也余幼時嘗謁見少宰于吾家及入翰林與退齋相過從至熟君亦以其時居京師時時與文酒之會退齋自出守施南旋調武昌遂不得相見而君之自蜀楚來京師輒主余家君既兼工騎射篆隸又善度曲嘗取醉翁亭記赤壁賦及唐人詩可被管絃者傳以五音恐中律君八子我之自出者三亦皆似君多藝能君於京師爲詩酒會意興邁往而酒闌夜久與余言身世事輒悄然有深思

及君守寶慶而余督閩學書牘往還復累紙如相晤語雜恢嘲不厭嗚呼余將北還而遽得君訃音矣悲夫君卒後余甥以墓志相屬余諾之兩年而未及爲今乃按狀而銘之吾從妹少君□歲以君官寶慶得中憲之

誥爲恭人子三祖同壬午科舉人兩娶皆陳氏吾從弟雲冕女也錫洪乙酉選拔貢生候選兵馬司副指揮君以後其兄退齋君卒後二年卒娶南豐邱氏祖勳四川候補府經歷娶南豐趙氏妾子五人錫壽貢州安平縣典史錫鈞祖慶祖蔭孫堉女八人壻仁和縣典史王如琮新城縣學生陳常宿州知州朱蘐候選布政司理問吳昌期餘待字孫五人柯煥步瀛映奎桂潭爲塋銘曰

君來就婚見余里門吹篪吹塤兩姓弟昆君之納粟余居京師吏才之喜出於文史起家治邊作守才騫與我數面中年少年君兄有女相攸得所自蜀省楚君實語語貸米負米止止行行親貴家貧子能養親緬厥軼事徵於文字追昔悼今漼如涕泗若君墓銘遲遲報君終得吉卜壽汝後人

曾賓之墓志銘

吾友賓之少承其尊甫厚菴先生之學雄傑於文辭既而慕朱梅崖姚姬傳兩先生之爲古文學晚更服膺姚氏之說躡虛無測深杳迎虛以就實雖較之曩所取資于梁蕭統文選及柳子厚氏所爲者氣稍弛而其意欲壓抑以趨於成志未竟而遽卒嗚呼可哀也已君自乾隆壬子舉於鄉一再應禮部試不遇遂絕意進取養親課子而志以文自

見及丙子冬母鄧宜人促之就試始北行既而戍進士未殿試聞鄧宜人訃奔喪歸歸而與其兄繪啟視厚畬先生塋將以宜人祔遽與其兄同遘疾繪辰卒而君亦以亥亡陰陽家言儒者不之信君兄弟同日卒人以爲有所觸於形家之禁忌君家世有厚德而君復志學不懈豈天之於君子亦聽其氣數之偶值而不能爲之主耶嗚呼天之生才不易而不能維持之以觀其成何也君與其從子習之嗣光及余皆以戊子生少同學志相得習之

山木先生子也三人者同爲朱姚之學山木先生導之也君丁丑來京師余招之居余家與追憶少時同學事悼習之之前卒而交相勵以姚先生之所期及奔喪歸以鄧宜人之墓志屬余爲之詞及至家再以書來未幾而君之訃又至今乃兩脫其稿以寄君之子蓋灌然不知涕泗之交落也已君卒于嘉慶某年月日距其生于乾隆戊子年某月日得年五十有一曾祖琖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妣鄧氏饒氏皆封淑人祖京廣西平南縣知縣妣梅孺人父鴻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孟縣知縣有循績姬傳先生常表其墓妣涂氏鄧氏皆封宜人君娶黃孺人前卒生子仁再娶鄧孺人生子倬佑偘儀仁倬皆縣學生孫一君葬未有期也諸孤以書來速乃爲敘次而系之銘曰

盱山之清君其氣些黎水之澄君其志些磬折委蛇負仁趨義些哀哀閶闔森翼衛些天狃君才莫謁於陛些世有昌黎孰交臂些翱樵籍湜君欲軼

其次些不懈以成乃邁之厲些以葬以學孰終君事些以瞑君目以勗君嗣些

劉葦間墓志銘

洪洞劉比部葦間余姻也既乞病未歸客游浙中往來於紹興寓舍及其子西塘官署者二年餘道光□年□月□日以疾卒於紹興享年六十有八諸孤來乞銘幽之文余與君晚相知而志意殊相得不可以不文辭君姓劉氏諱大懿字堅雅自號葦間居士曾祖誌曾祖妣氏曰□祖袞工部營繕

司員外郎議敘按察使司僉事道祖母氏曰王父光晉刑部雲南司員外郎議敘光祿寺少卿母氏曰高曰丁曰楊曰陳君陳夫人出也祖父皆以君
貴
贈通奉大夫甘肅按察使司按察使妣皆
贈夫人君兄弟八人次第七幼而凝重聰穎好讀書雖生饒家而無裘馬聲色之好惟與同邑能詩文者日淬勵於學旣試冠其曹補縣學生旋舉丁酉科鄉試顧五試禮闈不售及丁未而以捐輸蜀

餉時議敘銓除刑部雲南司員外郎例不能與試則大戚及晚年復官刑曹年近七旬矣與試御史作論策甚工蓋君素欲以文學自見旣不得志於甲科則庶幾爲御史可以發舒其蘊蓄而亦不能得嘗與余言之而意惘惘不自適也當君初官刑部時年甚少而不苟于其職日治案牘夜讀律凡讞獄要會能盡其辭阿文成爲霽其威嚴而與胡莊敏交相倚以爲重以京察由郎中擢福建督糧道牛年調鹽法道皆舉其職嘗攝提刑事渡臺灣治陳周全案多所全活及閩中大吏以賄被辠君獨皭然無所滓
高宗純皇帝
特調補臺灣道加按察使銜慮囚無枉縱而校士也有鼓舞旋以他事鐫秩輸贖復官補甘肅安肅道調甘涼道鎮靜明察利興弊革履勘災賑斥去供張鎮番民爲阿拉善人所殺與理藩院郎中會勘郎中欲從輕比君曰今中外一家殺人者抵罪謂何郎中悟如君議擢甘肅按察使丁陳夫人憂

歸服闋補福建按察使調山東按察使緣事左遷
仁宗睿皇帝知君之守
特旨用爲員外郎補刑部奉天司旋充寶泉局監督吏誦其廉不敢售欺及差竣而長吏留之者再道以病乞休而長吏始不能留君也君配毛夫人歷城人太常寺少卿撣祖女也子十二人肇書兩淮候補鹽運司經歷肇紳杭州府西塘海防同知肇翰湖北候補州同師陸嘉慶戊辰科舉人庚辰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旋考國子監學正

學錄記名鼎來道光壬午科舉人同文震亨履坦蒙吉升階益謨頤年女十人孫十人蘧道道光壬午科舉人邁道道光辛巳科舉人滋輸輿輅軺佣銑韶初余與君未相知胡果泉中丞爲余子蘭滋議婚于君女先鑑軒兄嘗曰劉君篤實人也余既攜蘭滋詣閩見君言論意氣悃款當事理恨未早識君及君補官來京師數數過從益知君家世之詳蓋崇禎末出積粟以活其鄉之飢人者君之五世祖小溪府君應春也其家素豐而好行其德累世不衰及君之身而以官毀其貲三任提刑而稱貸以爲生矣當君往浙時余無以留君而還念君家世身事與余多相類執手惘惘有難以爲別者甫二年餘而君遂解蛻以瞑余齒髮亦衰矣乃爲文以志君之葬能無感乎君命其子謀宅兆于京師今已得吉壤將以某月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惟君之敏而愨兮歷外臺而多惠也余未及見君之少兮知其才之餘於事也晚盍簪于同朝兮顧匔匔其如畏也慕賢哲以攀躋兮交相策以復其

志也感先德之多所同兮冀遺庥于世世也卜幽宮之安且吉兮振儒風以燾後嗣也

徐母曾太孺人墓志銘

太孺人贛州龍南曾氏父光紱母余孺人適同邑徐氏舅成渤嘗爲浙江布政使司理問歸而治鹽筴於粵東夫洪愛太學生佐理問居粵是時家殷盛食指盈百人孺人持家毛密有條理同居者咸無間言其治理問及姑王安人之喪罔不中禮也太學君既終喪復往粵旅歸而遽沒鹽筴事就弛而家遂中落太學君兄弟五人所祖遺老屋數楹祭田十畝嘗出質於人矣孺人愀然曰先人遺產寧不當以勤儉求復得之耶乃力箴黹務節嗇積數十年終能使田宅復贖歸於徐氏孺人與子孫言及此未嘗不淚下也孺人性肫摯而知大體太學君生母莊安人前卒矣孺人每以未及事莊安人爲憾太學君居粵孺人勸之置側室陳氏太學君既歿陳氏無出而守節孺人醵金迎之歸且厚養其母家焉從子名暐歿婦鍾氏守節孺人迎之

與其姑鍾氏偕來同居且以孫思霨爲其後孫曾自家塾歸必夜課之讀且語其子婦輩曰汝曹各紡績以助書聲吾樂此不疲也孫思霖居京師手拔簪一枝製綿衣二襲寄之曰吾聞北地苦寒持以禦冬此綿衣吾七十後所製也今八十一歲不能爲此矣嘉慶二十年四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二子二名昞太學生名曙早卒孫三皆名昞出思霨太學生思霖嘉慶丁卯科舉人思霈邑庠生名曙之歿孺人痛之甚命以思霖爲其後

曾孫三皆思霨出德鍵德鈞德銛德鈞以嗣思霖思霖與新城陳用光友善爲課其諸子學嘗乞用光爲孺人壽文欲以博重闈之歡也未及爲而孺人遽喪思霖持祖母服哀毀踰常人今復以銘幽之文屬用光用光安敢辭銘曰

織紝組紃緊婦職曰勤曰儉非封殖以守兼創失復得終來宅吉自天錫李毋歸來酬庸直敬姜勤績勵文伯不忮不求葆厥德願乎其外終何益吾爲銘詞示無極以勵士夫視此石

約堂府君西谷葬誌

嗚呼先府君棄養距今已二十有二年矣其所以遲迴未營葬事者非敢緩也以宅兆之未得吉壤也初府君嘗自營壽藏于西谷先太夫人之墓左山木舅氏嘗爲作壽藏記後啟視其地不吉棄去乃更屬袁易齋守定之子潛爲相視得鹿源既定營域矣山木舅氏既爲繪圖又爲書易齋之記文刻諸石矣己巳冬先府君棄養庚午春用光自京奔喪歸伯兄煦語用光曰其地不吉盍更諸顧以

術家言鮮可倚任者及道光丙戌夏伯兄之子蘭祥乃訪得邵武張繁露進士冕乞爲相視之及己丑用光得視學福建之

命繁露方爲吳荷屋方伯榮光謀葬事于粵東歸而至中田爲視得今地蓋在丙舍之右與先太夫人塋域南北相距不數百步庚寅春蘭祥啟視穴土封寄福州而來言定四月十九日葬期嗚呼用光爲門戶計不能遵古人未葬不釋服之義出而補官及今復以使事羈身不能歸家負土視葬行

負神明疚心茹痛何可勝言惟其地之近先太夫人爲合於府君初願則府君雖知有鹿源而不知有今地亦權於義之可行而足以慰府君之志者不孝子用光乃忍痛而誌其始末爲葬誌以示後世子孫道光十年三月十九日不孝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福建學政陳用光泣述

王陽明寄其父臬提頭處書男王守仁百拜上父大人尊前家書如是則墓志以示後世子孫更當稱姓故遵用之

慈母姚太宜人墳前石表辭

嗚呼先大夫之棄養于今十有五年矣先恭人之卽世自不孝孤用光九歲時計之至于今蓋已四十八年矣而今慈母姚宜人復不獲享用光一日之祿養非用光行負神明天曷降酷使之志不克展若是雖叫號呼搶不復自比于人終無以釋其終天之痛而追念吾慈母撫字之恩無異于己出而足以宣著吾先恭人逮下之仁者宜有述以垂後世用敢以不孝之詞表于墳前之石以示我子孫慈母姓姚氏吳縣人也自來爲簉室於先大夫而未嘗育子女然性極慈愛諸庶兄弟無不受其顧復之恩者庶母胡氏歿則慈仲兄繼光如其母庶母曾氏歿則慈四弟觀音保如其母比四弟殤而哭之慟五弟瑨光生而以夢意爲四弟之再世愛瑨光彌篤瑨光之婦歿遺二子而保抱攜持雖年逾六十而無倦色先恭人之生用光也幼多疾保抱攜持在慈母所先恭人以爲逾于在己所故嘗語慈母曰吾他日命此子以若爲慈母也用光

旣失恃彌依姚宜人及先大夫官京師置用光于家者七八年迨年二十省先大夫於太平而復依慈母如兒時先大夫奉祖母諱歸里用光隨侍歸則率其婦事之如其姑比用光居先大夫憂服旣闋欲迎養慈母與俱北慈母曰若庶弟瑨光依于吾吾就養于汝庶弟無異就養於汝也以是不果行蓋慈母明大義而篤于慈當隨侍先大夫居南昌時有尼媼勸奉佛以祈子者慈母峻拒之遂絕其往來嗚呼先太恭人秉鳲鳩平均之德而太宜

人以仁恕慈厚應之却不經之言而專志于覆育之事迄老而不衰終受仲兄繼光宜人之貤封而年登八十有二當先大夫官京師時人頌吾家家法謂慈母退讓而諸母各致其敬恭雖先恭人去世久而門以內秩秩如也及先大夫謝世慈母依瑨光以居仲兄及用光皆官外而庶弟瑾光嫡孫蘭祥兄弟旦夕問起居當辛巳冬慈母年八十吾家羣從兄弟婦子咸來稱觴慈母寄書用光以爲慰非慈母仁恕慈厚洽於衆而羣從兄弟

婦子何以頌之如一口也慈母年雖高而視聽不衰惟足弱于步見老態而已去年春遘疾甚劇而旋愈數寄書用光謂無恙今年元旦與用光魯氏女子語終日無倦容比初五得微疾進以藥未愈初六遂綿惙初七巳時遂長逝矣嗚呼用光官翰林八年嘗冀得使事于東南以迎養先大夫而既不及待及壬申北行補官迄今又十有二年使慈母終依瑨光以卒而生則用光不獲具甘旨于晨暮歿則用光不獲視含斂于帷堂先太恭人之音容既邈焉以遠而慈母之音容自是亦不可見矣嗚呼用光其何以食息於斯世也初庶母胡宜人既葬於包家莊先大夫以術家言不利棄其地而遷柩以殯于厝室迄于今未葬及嘉慶二十三年用光第三子之婦吳氏卒于京師用光婦魯聞人言包家莊固可葬地也既歸吳氏婦柩于家而寓書仲兄乞其地仲兄既諾之矣而伯兄子蘭祥延術家視之謂地且有三穴可葬也既葬吳氏婦于左偏而以其中爲慈母之壽藏辛巳秋用光妾席

卒壬午歸其柩而將葬于是今年用光子蘭瑞與諸叔瑨光瑾光遂葬慈母于壽藏而以席氏祔葬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嗚呼痛哉攷之禮庶母慈己者服以小功之服然亦稱之爲慈母梁武帝所以答司馬筠也唐制嫂之服小功韓退之以幼孤鞠于嫂加服以期年蓋律定大法而禮緣人情外從乎律以從政而內加之服以明恩人之所當自盡也吾慈母之于先大夫貴妾也雖無子與女而慈用光無異于所生今制雖著嫡子爲服之

文而援退之加服之義用光服慈母以期年其于先太恭人之遺命庶其有稱嗚呼吳氏婦用光吳氏妹之女庶母方氏之甥孫女也慈母于其幼也固愛之今祔于兆他日麥飯之供慈母固知爲用光之子孫來也某年月日齊期子國子監司業

誥封奉直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

國史館總纂用光表

志亡兒蘭瑞殯

嗚呼吾兒之歿今蓋已百有八日矣生則荏苒歲序雖遠離而有見面之可期不復計及于月日也死則忽乎其有月日之限欲再見吾兒而不可得矣吾兒去年春以送妹歸嫁于譚氏河口之官署冬攜其婦子歸中田謁吾慈母及諸姑伯叔吾慈母之終堂有吾兒夫婦父子及其同歸之胥氏姊侍側吾痛慈母知慈母之以吾兒女在前爲慰也嗚呼孰謂未逾月而吾兒遽死耶吾兒初欲以暮春北來以吾歸席氏喪柩俟任其葬事及慈母歿謀同葬吾兒復欲代吾任視葬事其性質淳厚治事知大體如是嗚呼孰知其意不及行而遽先死也吾兒讀書姿性不爲留而急于求名得科第初銳意爲詩思接跡于其外舅吳子山及兒子治漢宋儒說則又欲兼治之而以屢黜於有司之試鬱鬱不自得因是得上氣病者六七年余以其病亦不復問其讀書事以其屢欲應南試而未果去年乃使送妹以南行吾兒既得遂其意則甚喜及試而又黜度其不自得必彌甚而書來輒言其舊疾

雖發不爲患以慰余及歸中田數月間過四喪事旣不能無勞悴而正月中田有疫疾吾兒初患體熱醫者以爲體弱不任攻治欲投以補劑吾兒初不肯服逾數日疾未已勉服少許氣大壯遂以二月初五日卒于家其得年三十有五歲也嗚呼修短有定數醫之未當與其運之將盡適相會與今世人遘疾多如此此無足爲憾獨吾兒非不可成就之材而吾不能因其性之慤有以擴其識使不狹于心以無遘乎疾是則余不慈之痛無以自解

者已吾兒既歿之後吾玉士弟以書來謂將厝于西谷丙舍吾既諾之矣既而思之丙舍非叢殯之地也其已殯而遂吾弟愛姪使依乎大父之殯以殯之思與未殯而別爲厝室以預遠乎後人口實之藉皆聽家中人決之而皆不可以無志乃忍痛而書之如此以俟吾孫大煥既長能畢葬事而補書其塋域以納諸坎中時道光三年五月廿三日

父陳用光志

壽暉厝志

壽暉新城陳用光第六女子也其父與蘇州譚琴崖舍人元友善兩家之婦女往來如兄弟其母席氏妊壽暉時琴崖妾王氏來謂之曰吾主人未有子及女而君家多男若生男也則已若生女也以女我我有女冀可有子也其母曰諾既免乳女也逾月王氏抱以去乳養之逾年而王氏及他妾皆有孕余婦魯恭人曰向與若約有孕即以女還吾家今當如約矣琴崖雖愛之無如何余婦遂攜女以歸琴崖注選得吾郡司馬行逾時而其他妾生女王氏生子琴崖謁吾　先府君于中田曰是不能爲吾家女也其可以爲吾家婦先府君曰諾司馬以書與余舉是言余亦遂諾之道光二年余命長子蘭瑞送之歸婿于譚氏逾年生一子又逾年而以疾卒于撫州之府署其生以嘉慶十年六月初九日亥時其卒以道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卯時年甫二十也嗚呼余有七女子其長者四人皆嫡出壽暉與其姊祁氏女子及其妹壽芸皆余妾席氏靜娟所生也余第三女適鶴湖王氏者生一女

兩子而前卒卒之時其翁姑皆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今壽暉生子甫逾年而遽卒卒之時其翁姑亦哭之慟曰是能宜其家其事上能敬而其待下能仁恕者也鶴湖王氏家席豐而琴崖之官吾鄉有政聲父母之愛其女而爲之相攸得其所難矣得其所而翁姑又皆稱之曰賢則尤難吾此兩女皆得所難得者而皆不得永其年而壽暉之年爲尤促其母既前卒而吾長子送壽暉歸旋亦卒于家余俯仰歲

月安能不於吾壽睥彌哭之慟乎琴扆將舉其匶歸厝于蘇州之祖塋吾乃忍痛而爲之誌以授吾壻其銘曰

吾見汝貌之豐兮而聞汝之病以瘠也吾忍而使汝遠行兮而汝乃忍而遽折其營魄也汝性敦而識明兮胡不能享富貴以長生也舍父母兄弟以不再見兮而就長夜之毋與兄也其生也於燕其殯也於吳吾欲一撫汝匶兮知何時而得慰吾于征途噫

韓理堂先生墓表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與于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皆闇然爲己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尙兢兢守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衞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

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于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滇人自明中葉籍于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瑚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即揭無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于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作令于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兗沂人習于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于著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

欲為請于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啟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闈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為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于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

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効先生終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餽問以薪酒者相屬逾四十年來安人尚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既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為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為有說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而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于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用光少時從魯山木舅氏學嘗寄贋文字于先生又嘗從舅氏所得先生所寄史記例意始知史記有震川之學先生于山木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往來用光于先生亦未之面也嘗怪近日言學者輒相勵以漢儒訓詁並無及陸王之學者使先生於今日其所致辨者不在陸王而在漢學矣用光既慕先生而恨未得見其人今去先生沒時星逾一紀矣乃撮先生為學為政之大者以應賈侍御聲槐之屬而表于先生墓前之隧至其族系子姓則

備載于墓志銘茲不具云嘉慶十九年十二月翰林院編修新城陳用光表

鄧貫山墓表

先生少家貧而勤于學問嘗假友人書舍讀書誦達旦不輟既舉于鄉遊座師蔡文恭公河南學幕及隨居澄懷園者數年學益進蓋四試禮部而後成進士既以知縣用歸家待選則益肆力于濂洛關閩之學植躬行已非義不蹈嘗曰才足有為當自志有不為始舍是而能自立未之有也居數年

謁選得四川之綦江善聽訟蹈瑕抵隙使訟者不能遁其情及讞之成未嘗事敲撲也調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黃君相不相能而楊在高在位與志聰爭博進在位毆志聰仆死寘尸君相所前江津令遂以君相論如律周秉魯使周景康索周應律財景康盜伐應律樹應律刀毆之傷未至死居尙宇先家應律控之典史典史遣役往秉魯招景康偕役訴之縣中途景康不能行互相怨秉魯毆景康死棄尸崖下誣謂應律實棄之前江津令亦遂以爲應律當論如律也有控宋志聰讞爲不實者重慶守王采珍舉待質中三人屬先生曰死志聰者于此求之先生旣訊得實拘在位至在位亦具服讞定上大府前江津令聞之屬居省會同鞫此獄者謂君相已瘐死獄中弟常如初讞重慶守不可劾前江津令同鞫獄者迺當楊在高論如律讞兩上按察使不右先生先生爭之力按察使滋不說會周應律獄上按察使曰應律毆景康矣景康之死不問秉魯可也先生曰檢尸前後傷異處死于後傷之重不可以爲死于前傷之輕也且應律居距宇先家十里景康死之夕應律父子俱居家其鄰人皆知之何由棄之崖下乎文移再上比先生旋綦江獄始定當未定周應律獄時定遠縣民譚學海爲何人殺死定遠令拘韓奇元等六人訊之具服且從韓某家得所埋屠刀定遠令彌以爲不疑也比至郡迺稱寃檄先生往治之得鄧理瑤殷立立瓚二偷挾仇殺死狀論如律六人者迺得釋郡守胡承璧欲劾定遠令先生曰江津之讞人以某爲操切今周秉魯獄尙未定某何敢居平反之功乎固請之乃已先生治綦江二年聽斷敏而訟日就簡比再署江津適遇三獄理枉獲實心力交瘁而僚寀持之以惑大府非先生聲望素著意不獲伸矣先是按察使嘗語某君曰爲令但法鄧君足矣然則亦非不知先生者而戇言弗受遂至聽熒以此見獲上之難也先生旋丁父母憂歸數年出補陝西之洵陽洵陽民淳樸楚人之流寓洵陽者教之訟因胥役有藉事爲患于鄉者控罷

之遂持官短長官無如之何先生至訪問民間疾苦一切以嚴明爲治而於諸楚猾若無所問者徐廉得其斂錢諸簿籍置數人于法洵陽以大治楚飢運米于洵陽洵陽人患之請于先生既勸以平糶矣而有力者尙蓄米居奇次年春楚人率衆強借米距城二百里勢甚張先生從數人馳諭之皆叩頭曰公活我先生令十二人從至縣十二人請由徑行果先至縣訊之論如法畢中丞過洵陽聞而亟稱之調署岐山旋調寶雞治俱如洵陽當在洵陽時畢中丞再撫秦語先生曰君尙在山中耶秦人以近南山州縣調三輔者爲出山故中丞云然在寶雞時回民田五爲亂于石峰堡先生防守縣境陟厓碥披箐篁民恃以無恐及漢南援兵過境先生爲供其車馬乏困民皆應役如趨私事既平佗邑訟派累者相踵寶雞民乃製錦爲縣官壽過客歎曰君豈有餘財爲供張耶官無所私而區晝得宜乃使民知感如是孰謂廉吏不可爲耶頃之擢知商州再擢知漢中府時先生年逾七十矣

再護漢興道將乞休歸制府宜綿以漢中守方防守西鄉乃令先生辦漢中府事先生募鄉勇相險易爲防守自冬徂夏跋涉山谷得足疾遂引疾歸歸十年就養於子傅安羅源縣官署嘉慶戊辰十月十八日申時卒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故善爲文所著有栟亭文集十六卷其他主端明鹿洞書院山長所誨示士子及在官所修志書復共若干卷先生官洵陽時答大府諮訪事宜諸官行文字皆詳究利病可資考核子傅安輯之爲外集先生所至興學校濬溝渠旌節義修廢墜與時消息所爲必果茲皆不書書其大者嘉慶二十二年陝西諸州縣民人請祀先生名宦祠巡撫聞于
朝年冬得
旨如所請先生以乾隆甲子與先大父同舉于鄉先生用光大父行也顧未得謁見今得讀先生之文及傅安所爲行狀以爲先生眞不媿西漢經生循吏之目顧請祀名宦發于秦人而不能繼于蜀故用光所敘先生治績詳于蜀而略于秦以告後

人之學期爲世用者

曾習之厝志

嗚呼習之余舅氏山木先生第三子也今歿已十五年矣習之與余同生于戊子日月後于余自年十三時與余同一室讀書至己酉余省父太平君得拔貢生往京師始別去然在太平相聚者猶浹月君聰明強記自幼時覆誦詩書三禮如流水子則往往不能舉其詞也長爲文字有奇氣徵引典章制度尤詳核余彌愧弗逮然歡如兄弟十六七

時爲陸王學說禮喜劉原父貢父也山木先生爲古文詞晚與姚姬傳先生以書札相切劘習之兩聞其說服膺之與余約肆力于是以竢其成嗚呼習之志未究而年已促之也使假之年其所至安可量耶君以壬子舉於鄉四應禮部試不遇己未夏病卒于京師君後其叔某君歿時所後母猶在堂君篤實務學山木先生極愛之君亦能志山木之志自父卒于夏縣官舍君伯兄挈其庶母幼弟以歸君能教督之君沒而庶弟乃無爲學者今年其庶弟來京師傫然旅食余悲念舅氏明德愧未有以羽翼之也大興翁覃溪先生所從得拔貢師也今年余數過蘇齋退輒憶君以爲君在與同講肄原父貢父他日其庶幾矣庚午余奉父諱奔喪歸聞君尚未葬蟲齧其前和易柩而厝于佛寺余方謀先人宅兆治郭璞葬書思他日當爲君營之今感庶弟之來又悲君不得同過蘇齋治經學乃掇君生平以志余哀他日葬君卽舁其子以爲墓銘也君初娶宜黃應氏無子繼娶同縣饒氏生二

子曰某某皆余從兄弟壻也君卒時得年三十二

銘曰

春秋母弟非偏詞何休邪說伊川譏鶺鴒在原急難時不如友生詩乃唏君志淵蓄事肩仔天闕不覯鑾皇輝先人明德曷所稽殯宮苟厝窆未治後死之責非吾誰知吾悲者舅氏師

曾習之哀辭

君姓曾氏諱嗣光字習之吾外祖晚含山人淮之孫而吾舅氏山木先生任驥之第三子也山木先

生以君從兄德綬君幼聰敏讀書目數行下長而強記能博通諸經傳說爲文章操筆立就山木先生深愛之年十四爲學弟子員未幾列高等食餼學使者翁閣學方綱至得君仲兄肇光及君文灑然異之而尤重君乾隆五十四年舉君兄弟爲拔貢生閣學視學江西所得拔貢生多博學知名之士而尤愛君兄弟爲作雙貢雙玉歌以寵異之是時君年才二十一耳已而應朝考罷去留京師二年會山木先生出爲令于山西夏縣挈仲子肇光行至井陘子歿君自京師抵山西迎仲兄喪歸壬子科得江西舉明年會試被黜又明年丁山木先生憂服闋再會試再黜遂以嘉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病卒于京師旅舍年三十二耳嗚呼孰謂吾習之而止于如是也君篤于兄弟之愛恭于待人而嗜于學其于人世聲色貨利之好未嘗一以攖其心初承山木先生之訓爲古文甚銳及得拔貢肆意于考據之學癸丑自京師歸過江寧見姚姬傳先生聞義理文章考據三者

不可缺一篤信其說思所以一之者然以家貧不能竟其學體素羸多疾又益以居家鬱鬱不得志去年余自陳州歸與君相見握手驚其病且憊問其故君曰余患肝氣上逆伏枕者數月于茲矣余爲覓解之劑以輔導藥餌未幾稍愈至八月又病後稍愈遂力疾北行余雖慮君之多疾然以山木先生之積累及君之志于學決之固謂天之待斯人宜其厚之以見其成也嗚呼孰謂理有所不可必而今君竟死矣君與余及其族叔繽賓之皆同年生月日皆後于余三人者自十六七時固皆以學行相砥礪也君爲學喜陸王之說余嘗執程朱以難之當其居學舍中辨難迭出相愛而不相阿君既以拔貢入成均而余亦遊江南謁姬傳先生于江寧自是之後君與余在家相聚之時常少近則數百里遠則數千里要未嘗不以書問相勖戒嗚呼朱陸之見雖異然固皆古之賢者余固不足追希朱子而君于陸氏之道亦豈能遂盡之爲無愧哉其年方盛學尚未成乃挾其志而遂已死也

由是觀之天之所以生君之意固亦不可知也已嗚呼哀哉君雖不遂其志而其名固已見重于當世前輩如彭尺木紹升韓理堂夢周王蘭泉昶秦小峴瀛諸先生固嘗交口譽之君始娶宜黃應氏無子早卒繼娶同邑劉氏生子二女二今君之生母及所繼母猶在堂也余悲君之不遂其志乃爲之詞以紀其哀曰

何皇天之生若人兮羌伏志而莫伸秣騕褭而不以就道兮刈蘭蕙而不使揚其芬惟微言之既絕

兮垂一綫于經傳賴後儒之纂述兮人曠世而一見既生才而可肩兮乃中途而蹶之遺稚嬰于在抱兮痛白髮之在堂既素志之莫展兮又身事之堪傷彼翁訿之兮吡兮固濟之以其遇阨斯人之美淑兮僭莫知乎其故誦莊氏之寓言兮彭與殤其終齊惟君之不但化兮吾固不能援是以塞悲

江都柏華紳刻

西谿偶錄

甲戌八月南陵
徐乃昌景名

敘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芰亭大兄爲姚惜抱先生門中高弟子余司鐸太平時久耳其名心谿之而未及謀面也其間公車北上聞其與都中之士大夫詩酒相酬唱聲稱藉甚亦未及一聚首促膝談心心甚慊然前年揀發來南楚權署興寧芰亭曾以郴治中兼攝斯篆其循聲善政邦人士猶嘖嘖稱述之去冬奉檄巡查洞庭適芰亭以靖州監州佐郡岳陽忝與同舟因得昭敘生平乃出其叢桂山莊詩存懸松隨札西溪偶錄從政筆記諸集用以示予步獄數

適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足爲問世治民之資芰亭方謙謙自下以爲不堪告人余曰我輩精力殫於筆墨弗授之剞劂將散遺而無存芰亭笑曰恐爲人覆瓿耳余曰不然君不見近時士大夫人人有一刻稿乎抑獨不務身後名乎芰亭啞然如予言不惟災棗禍梨是破有用之紗爲無益之舉也余曰是更不然君不見世之嗜聲色玩好者揮霍如泥沙襲棄既竭且稱貸而益之此乃眞無益也君曰無益不猶愈於彼乎芰亭乃允余說而強付之梓人余即以所勸芰亭者而爲之敘

道光十八年五月蒲節前三日于庭弟朱翔鳳敘於星垣旅次

西溪偶錄

治河論

南陵何彤文芰亭

古之治河者河治則止爾今之治河者尤不可以不治淮古之治淮者淮治則止爾今之治淮者尤不可以不治漕故治河難治河而兼及淮尤難治淮而又及漕則難而益難雖然自我觀之則無難謂其難者謂去淤難置水難責期難任人難籌費難河自雲梯關西至槃黃壩其塞不一途長而土膠途長則高下難概土膠則堅

厚難除故曰去淤難浚河必先涸其身然後施畚臿以全河之水而欲置之他處是驅强寇臨弱國鮮有不破者往年假道減壩害及田廬是其明證故曰置水難漕粟春初北行夏乃止秋則艘空而南冬乃盡一年之中或南或北浚河非旦夕事也以漕故不能不尅期期迫而功偷矣故曰責期難河自壩至海約三百餘里受役者雖以大糾小以散合總其間奸良不一類勤惰不一性非必優劣參半也一人不如法卽一工累全局矣大吏憂於上庶司違於下殺之亦何濟乎故曰任人難國家惟正之供各有所用大役既舉縻費無算司農不能給其求計吏不能會其入故曰籌費難有此五難智者絀謀勇者却步得此失彼迄無成功非止無功也將治河而河日壞治淮而淮日敝治漕而漕日累縻帑猶其小焉者也顧衆以爲難而吾獨以爲無難者豈有他術哉亦卽其所難者治之而已去淤誠難然湖之所以淤者有阻焉者耳苟深浚而廣鑿之又遵設爬沙等具以時疏之何遵古法不過逢濬去直束水攻沙之說以濟之淤豈難去哉責期難然期之促迫以漕往來之故苟

權爲海運陸運之計使寬三二年盡力於河則河斷無不治者矣海運陸運今已行之何害於漕第不可常耳期豈難責哉任人誠難也然大小皆臣也何遽不忠於所事則以督之無方而用之不專耳督之無方則良者亦奸用之不專則勤者亦惰況奸而惰者耶苟擇能而使之量才而授之推心以與之多方以察之專任以責之儲資以給之厚賞以勸之峻法以繩之將見小大具舉內外畢效人豈難任哉籌費誠難也然富有四海其事易集苟專任重臣會其出入或取賦之餘或括庫之

積或責納於鹺或樂輸於官或權置武功之爵或偶役災祲之農費半功倍蚩豈難籌哉誠如是則寬其期以力浚得其人以課程裕其財以備用酒其道以施工通其塞以復故而河猶有不治者乎河治則淮治淮治則漕治然後東南可百年無恙轉難爲易不得不仰之司河大吏矣

五層議論洞見治河原委潘季馴河防一覽無此簡切（弟李榕陵讀）

治淮論

洪澤湖至今日非舊形矣其非舊形自淺河始也河不通湖治者不知所以治輒洩之湖河竭而湖清清流而濁停其淤而高也較舊一丈餘或二丈此誰之咎耶是湖也蓋淮之下流也淮清安得淤淮源遠又安得淤惟河奪其入海之路又侵其疆域使竭而淤淤而溢溢而竭故今之治湖者苦知有三患則湖治矣何爲三患湖於禦黃壩以外無通河者惟桃源等邑之祥符閘爲黃漲分洩之門其始建也蓋有萬不得已之勢而非以便

司河者之捷於邀功也旣有此門以爲離湖遠黃水由此入其淤隨流隨止迨至湖而濁可變清矣爲是說者蓋非知河者也河沙水六斗泥水之所至即泥之所及烏覩所謂至湖變清者哉始以河溢速求分洩不暇他顧而驅之湖繼以湖淤力難疏瀹水不能蓄無以禦河河湖交病是洩河之爲患於湖也一也湖水常足以河高而欲駕之則水恒慮不足又湖爲河所淤身高而水不可以多蓄往往啟閘啟灞以導之則水又恒慮不足不足則漕不能通遂有借黃助運之說是說也司河者亦

深知其病而不能進行乃輸粟孔亟計無復之亦不得不援以救急夫自禦黃壩至清河以南之漕渠勢甚下路又甚曲河一洩而節節皆淤矣不然而直衝湖口孰能禦之蓋不止壩口盡淤之爲患也是借河之爲患於湖也二也比歲以河高爲憂河高則不能啟壩其實非河高也河淤故水高水高故壩之能啟遂有多洩清水之法蓋欲藉力於湖以敵河也夫河固可畏湖豈不可畏乎河滿則溢湖滿則不溢乎淤既高一二丈則向之所洩湖者如仁義等壩皆無足以資啟壩萬一滿而溢

不東決則西崩耳東決西崩禍在民亦在漕何則路塞而漕梗矣是多蓄之爲患於湖也三也有此三患治之蓋難欲收其功必先治河河之有害於湖而不能有利於湖也亦自然之勢也清濁不同也清可利濁濁必害清故分洩借途皆足病湖然苟不爲所淤而湖得以通其入海之路自今論之卽謂之河之利湖也可也河之利湖莫若深浚禦黃壩以東之淤則湖可出矣湖可出而恃其強弱以定蓄之多寡寡既不憂其阻運多亦不憂其旁溢然後度其高下堅其隄防愼其收洩固其版牐而淮猶有不治者乎故曰治漕者必先治淮治淮者必先治河

洞悉河與湖壅塞之弊故於隄防收洩之方言之鑿鑿足徵平日留心世務未悉今之治漕者亦能取其說而行之否也（弟蔡雲帆讀）

治漕論

漕之槀各艘倂禦黃壩以達於京也以壩爲通塞壩之集各艘以北遲而滙於漕渠以河爲通塞故河塞則壩塞壩塞則漕塞於是乎有海運陸運灌運之三策海運自崇明十潊轉南槎至北槎小途甚直而多淺自北槎經成山折入天津直沽口稍曲而礁多凡行海者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礁何則凡海中非風不行行切急急則力無所施過淺不及避而舟膠矣膠則破不可救矣葫蘆沙五條沙萬里長沙凡在黑水条水諸洋者

宜避之又自大成小成等山西北行經廟島至曹妃澱其間如海螺劉公崆峒小石諸島下多石觸即碎故南吳淞北天津約四千餘里河石之害甚於風水元之運劉河明之運鷹遊門路近而難行不若十潊之捷此海運也陸運自清河縣境糧艘所泊之處至北運河口十餘里或二三十里車若干輛牛驢若干匹夫若干名以次遞運蓋先截回南空艘於禦黃壩以北之漕渠不論帮衛均其受兌者也一邑之人畜器具安能供各艘之用故必取資於他邑於是文檄之繁伺候之苦鞭策之慘有不可勝言者又盜竊散失易換之弊知者不能洞悉其奸害貽數邑此陸運也灌運爲倒灌法倒灌者挹湖水以敵壩外之河也先閉禦黃束清等壩使中間數里之水不流置糧艘其中然後排車湖岸以千計晝夜挹注則水易滿待其滿而啟壩以運艘則湖高於河矣如是者六七度萬艘可運此灌運也之三者皆所以利漕也然海運可暫不可常無論沙石風水撓敗難更僕數設奸人窺伺據竊則大洋中官不能禁是齎糧而與盜也雖天威遠振海宇澄清必無此患顧惟正之供萬

一有缺何以供粢盛給祿糈豈萬全策乎陸運雖無妨於漕然擾及數邑之人畜使不得其體糜帑殃民亦非良法惟灌運其害尙輕且節費夫集夫車水民不擾乎顧官給其值以供公家之用民亦安之苟得吏親董其役不使胥隸毒及百姓民雖勞亦無怨且五日一倒塘用水車數千具不過一二月即畢乃事其費不及海運陸運十分之一粟不易舟舟不易人雖非正運亦權宜之計也雖然海運既有意外之虞陸運又有擾民之患即灌運亦非經久之規以天庾之供而不思良法以垂久

遠漕河諸臣受恩厚何以仰答朝廷則治河不可不盡力矣

海運有齎糧與盜之患陸運有勞民傷財之弊前人行之皆可暫而不可久者也開河運漕已成不易之經惟以清濟黃當於洩流疏淤使河不病湖湖能助河方於治漕計無遺策耳（弟全爾臣拜讀）

湖南水利情形上篇

吾楚大湖南北凡濱湖之區一遇大雨驟漲旁溢洪流汨田漂舍甚至侵入城市以至百姓流離死亡載道守土之官報災議賑封疆之吏請撫綏徵固已軫念民瘼視民如子矣乃自嘉慶十年以後迄於今歲有水患百姓報災州縣礙難申報以此泛濫横行之水委爲天災流行豈眞天之欲殃斯民哉人自召耳請以管見言其大畧今以天下之勢論之水之源遠流長者莫如河其次莫如江而皆歸於海河身大於江所經之處多平衍

順其勢而導之自無横溢患江之身小於河所經過之處兩岸多有山以夾峙之其寬濶處則有湖以容納之濱江濱湖之邑又有長堤以捍衛之宜無有漂決之患矣乃數十年中而被災不輟者何哉我國家承平已久生齒日繁人滿則有地滿之患地滿必至有水溢之患此勢之所必然者何言乎地滿人滿也當明季時張賊屠蜀民殆盡楚復被擾逃亡者半而江西少受其害人民無恙平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塡湖廣湖廣塡四川之謡今則不然湖北江西江南

安徽浙江河南陝西甘肅諸省仕宦商賈以及百工技藝覩湖南為膏腴之地百物所生易於謀食逗留而不肯去湖南無業之民多遷貴州廣西以及川陝楚毗連之區耕山墾土雖羊腸鳥道懸巖絕壁稍有荒土無不刀耕火種若此者已百餘年矣當其始也深山窮谷非箐林則荒草山之細沙浮泥護以樹葉草根堅完如故也及其既闢掘其根株芟其蔓草犁之鋤之土性日以鬆浮大雨則泥沙自山頂而下瀉入諸溪以達於江羣匯於湖其壅滯不去遂變而為洲與渚日積月累洲渚日以高湖底日以淺附近居民從而墾之築之此湖田之所由來也其有田在湖濱者貧人變產富人壟斷書田契必勒寫水濱水涸則因其所淤之土從而益之此私垸之所由來也富人有餘貲借佃田築三年不納其租堤垸既成然後計畝收租此私垸之所以易成也而近時江南之賈於楚者挾其巨貲倩工而築此私垸之所以日多也兼以黔粵川楚之墾山者其泥沙隨漲而下此湖南水道之所以不暢而災無已時也然則計將安出為今之計惟有導之而已掘之而已或有為之解者曰今昔情形不同礙水道者大半官垸民垸而私垸不甚礙焉不知私垸之多千百倍於官垸民垸私垸之築高固甚於官垸民垸私強而官與民弱私大而官與民小私多而官與民少水之洚流非私垸橫塞夾擠阻滯水道而有以釀成之乎或有為之說者曰私垸多於官垸民垸苟欲導之掘之其中有廬舍焉勢將安移其老幼男婦人將安置決堤毀垸其人工飯食費將安出年聆其言似為理而為斯言者各邑之士與農半之各州縣之官與幕又半之推原其故則見小利也苟安也不顧其後也何言乎見小利也無糧之土而民墾之即築土也以其所餘奉之於官賄之於胥役上司有問水道者或曰前日所議毀之私垸已被水潰或曰勒掘已盡久為烏有縱委方面大員佐貳散吏前來查視開局聚議照田斂費託其地方官及委員之家丁為之謹護飽其囊橐而去及銷差不過照州縣前日所稟復者依樣而葫蘆焉無論地方眞情形不可得即繪圖貼說毫無實跡民既得其官官常私有所獲且以為官與民相安於無事也何言乎其苟安也私垸之築例所必禁和

盤托出不顧同官之處分巧爲規避同官必怨向得民財今掘民田民必怨胥示掘不掘則功令不行不惟民之向日所奉公而私餽者皆不可得即民或從命不相拒阻無辨理不善之咎而平時深居簡出恣情聲好以極富貴安榮之奉偶斷一獄即欠伸曰今日勞苦誰肯赴應掘之垸櫛風沐雨身率勤勞乎以故因循而已何言乎不顧其後也以爲私垸之築相沿已久不自我始官垸民垸儻被淹潰私垸尙存可以納賦有濟於公胡爲其議毀也署事者則以五日京兆視之實授者將乞

各憲調濟量移之他苟有能者請善其後否則仍遵我前轍蹈我故智也日後之成敗利鈍非所意及矣且今日之官動曰我進士也我舉人也我選拔也律固不讀經史子集亦未嘗深爲攷求即身臨其地一邑志乘又何曾細閱假手幕友而已聽之胥役而已問其邑之建置沿革則茫乎未之聞也問其邑之山川道里則茫乎未之知也又安能言水利哉不厭瑣屑縷陳楚南水道以與有識者共商之

湖南水利情形下篇

或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水其形勢固瞭如指掌矣言行水其層次固朗若列眉矣然今之官垸民垸有不礙水道者有大礙水道者今之私垸有大礙水道者有不礙水道者且有官垸民垸而藉私垸以捍衞者並有藉私垸以護城隄者有向之議毀而今未毀者今之應築當水道而不能築者且私垸之多合濱湖州縣將盈千焉旣已屬私例所必禁而有廬墓有居民能毀乎即欲毀垸決堤疏河費將安出人將焉置予應之曰此予所以

有因地制宜通權達變之說也今之水道如君山昔在湖中四面皆水春夏皆可通舟楫詢之岳陽耆老衆口僉同今君山惟南面之山常在水東西北三面皆洲秋冬涸出水道已絕不能行舟直成草坪又岳州城外昔自南至北一大沙坪泊舟處距城甚遠今則直泊城下閱岳州志宋時有護城堤自明萬歷之後坍塌不能復修岳陽樓原爲城闕因巴陵爲水衝崩移城山頂樓仍故處然在乾隆末年城外尙有大坪今則無之君山孤浮水面今則三面有洲蓋以水之爲性涸西則衝東也

又如西湖之布袋口昔之水道也今聞布袋口已淤塞冬閒卽難行舟予恐君山之下將來必築私垸而布袋口一帶則已有私垸也水既不遵故道此所以今日有官垸民垸當水道私垸不當水道之說也又如楚南古昔傳有五渚其見於楚詞者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夫人而知之矣其餘則皆不可考雖水經注亦不能詳焉知不因吳蜀時分割荆州漸以墾田泯其古迹乎此近日有今昔情形不同之說也在乾隆時陳榕門相國撫楚奏參玩視水利之官審擬私築監生之罪今已七十

餘年矣（查乾隆二十八年陳榕門相國撫湖南時奏請將築搨林案之監生馬志正等斥革擬罪將湘陰知縣縣丞革職以爲玩視水利者戒奉　硃批所辦甚是又奉　上諭云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姁嫗之惠殊得封疆之體）自陳公去後而私築如故州縣畏難苟安以迄於今積重難返此近日所以有盧墓人民不可遷移掘毀私垸經費無出之說也卽以不爲姁嫗之仁得封疆大臣如陳公再身當其境亦不能出吾策之外而更有善策予策有三請爲一試今之官垸民垸如實當水道而被決者卽不必修任水直性以順其性今之私垸如實係不當水道者毋庸議毀令其加修執請升科以補有糧官垸民垸之缺其西湖水來之處如龍陽武陵一帶私垸東湖水來之處如長沙益陽湘陰一帶私垸實有礙水道者必掘而付之滄波洞庭之尾如巴陵華容之私垸及汀洲有礙水去路者亦必相其要害而掘之然後水可得而治也其治之也奈何大吏嚴飭州縣言出令行不爲姑息之仁州縣潔己奉公不受業戶之賄毀一垸以保衆垸治一縣以保衆縣屬吏有違吾法者責革之富民有違吾治者重究之懲一警百未爲不可彼官雖貪墨寒窗十年始博一牧一令未有受錢

而不惜官者百姓雖愚卽愛其廬未有不惜身家性命者至於舞弊之胥役保甲則重懲之彼民知法之不可玩而牧令之不能受吾請託而爲吾諱也有相與委之而言者矣或又曰如子之言近於不仁其私垸之民人忍使其流離失所乎予應之曰如予言則姑息養奸也養癰貽患也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湖北又高於江西安徽江南不禁私垸之築不毀當水之垸湖身日以墊湖底日以淺一經久雨大漲如高屋建瓴直灌而下湖北先受其災江西安徽江南凡濱長江之處皆受其患是

以鄰國爲壑也則築私垸之劚與杵皆殺人之具也姑息一省私垸之民先害本省再及他省竊恐罪不在民也而在大小之官且不惟旁人受其害也卽如前年湘陰華容龍陽武陵諸縣被災其私垸之民人淹斃者又豈少也哉吾故曰非天之欲殃其民人自召耳而究其所以然則弊成於因循互相蒙蔽迂曲拘牽之州縣與無卓識巨見之幕友及武斷鄉曲把持公事通同書差行賄舞弊之刁生劣監壟斷罔利之豪右先整頓斯三者而後水利以行

呈松湘浦相國（并序）

湛

大淸受命以來重光繼昭郅治允洽軌躓夷易恩麗鴻沕聿曼羡九垓斯綏逢涌原泉八埏遵化元首垂拱於上股肱贊襄於下於爍千古純熙萬年裔皇漢唐彪炳文武猗歟隆哉蔑以加矣昔舜有神禹能格三苗宣有虎臣薄伐玁狁協氣橫流武節猋逝伏波之勛立於銅柱竇憲之績勒於燕然是皆身駢絕域功冠當時者也我　湘浦老夫子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气蘊風雲身負日月蝡蟠之穴光被六幽雲漢

之塗鑿空萬里滔滔猶四瀆之紀地照照若三辰之麗天惠與八風俱翔政與五材並運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銓衡專統圖版攸司總六曹之幾務擅專席之尊嚴都尉長松將軍細柳威震華夏政秉樞機相國之任如此其繁且重也（相國始任郎入軍機章京由員外郎晉秩內閣學士歷遷戶部工部左右侍郎及御前軍機大臣於乾隆五十九年晉工部尚書駐藏辦事旋轉戶部尚書出督陝甘爲伊犂將軍於嘉慶十四年十二月調補兩江總督十六年正月復調兩廣總督加宮保協辦大學士旋授冢宰九月卽拜武英殿大學士）夫九楹之殿非大木不能支千里之途非良馬不能騁是以凌飈之羽豈慮反風曜夜之目何憂倒日夷險

不變其志升黜不搖其心東西兩漢左雄卓立而難攀南北二晉山濤拔奇而莫繼韓范名著於宋廷文富譽隆於遼使爲霖爲雨惟鹽惟梅神理景俗文化柔遠道潤金碧言炳丹青擎天柱於四維轉鴻鈞於一氣杜如晦之能斷房元齡之善謀應爰成務持正守文相國之才相國之度如此其含宏廣大也蓋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納山陰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摩天之刃劈理分肌回日之戈挽夜使晝充國作金城之固定遠伸玉門之威令肅

平河源文加乎日域薛顏陀已遵侯服之制黠戛斯來識王會之圖烏譯陳政狼歌薦功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焉者五十國候月而來銕勒十一部向風而化以至青狐九尾白馬鋸牙海蛤輝瓶蟬蚫豹犬莫不歸琛納贄航海梯山偉績過於郅都令名浮於崔寔蓋朝廷得名宰相則百寮景從邊塞有大將軍則四夷畏服相國之豐功駿烈又如此其彌綸宇宙也故威可以格山中之猛獸神可以愈沈痾之病夫（粵東撫署屢患怪異相國時督兩粵爲書大虎字懸壁間怪遂絕）智不爲僞飾所蒙明不爲無情所混（相國每至烏拉俄羅斯喀什葛爾等處審案明鑒如神片言即服）前後凡二入相五作督入爲尚書既寄封圻之任復膺專閫之司入載庫倫兩鎮西域又嘗駐節藏衛周歷徼外所著綏遠紀畧西招紀行西招圖畧衛藏全圖新疆識畧歷代名臣錄共若干卷班超投筆久廢文章博望乘槎不聞著作撫今據古按里考程紀事三萬餘言安邊二十八要大

龍飛之一統澄龜鑑於千秋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中外昔相國之督江南（彤文）即備員弟子今復追隨函丈忝列門墻垂天之雲無時不蔭澤時之雨靡有不滋

佩實啣華繩規向矩及相國賢嗣故侍郎克亭今侍衛雲團皆不棄樗櫟時施斧斤夫泰山非撮土可益河海亦細流所歸慚悃忱之未舒托毫素之能及　當代名公自成燕許韓門詩派有愧盧劉詎云薄技效長非敢歌功獻媚載賡長言敷陳實事庶須禱之非虛感恩之有自耳

泰山巖巖衆山所崇河海洋洋衆流所宗天降元老
赫赫師松維皇降衷惟性秉彝先知先覺爲後之師
我　聖我　皇乃神乃武天下歸仁兩階干羽

穆穆　天子矯矯虎臣協於一德上下惟均薰風煦夏膏雨滋春克宗厥后克惠厥民厥初撫仕載入郎官穆如清風懷香握蘭迺統六師桓桓虎貔西撫衛藏北俄羅斯　帝曰欽哉便宜行事將軍主之勿疑勿貳樹德務滋立威務熾作朕股肱靖共爾位相臣曰都　帝德廣運日月其臨雷霆其奮臣下遵行惟　帝之訓誅逆除暴取亂侮亡德威惟明　皇圖允昌　天顏怡怡　王言如絲當代名臣（嘉慶十六年相國督兩江於謝　恩摺內奉　硃筆獎以忠清正直當代名臣入字）惟茲任茲左右二陜上下兩江旌旄一麾人醇工麗再制百粤孔揚斧鉞　恩詔宣麻　入覲金闕天降飢饉民不聊生哀鴻嗷嗷登山呼庚相臣啟行流民挈轅生我育我昊天之恩相臣憫之上奏　天子　天子含之下令如水（嘉慶二十二年相國攝篆兩江竣事北旋於下邳道中遇飢民求賑郎回車暫駐飛章入告得　旨撫卹於其歸也州人繪像志感孫寄圃節相黎襄勤河督皆有贈詩）黎民鼓腹含哺以嬉厥惟相臣慰我斯飢相臣之德如運五行相臣之功如築長城古之大臣望之如神今我相臣尊而可親如雲在天如水在地休休相臣難乎爲繼　聖謨洋洋曰堅曰剛天錫純嘏俾熾而昌（道光三年萬壽聖節賜宴十五老臣於萬壽山玉瀾堂繪圖紀事　御製有中外宜勤歷年所不偏不倚柔兼剛之句）祝我　天子祝我相臣　聖君賢相億壽千春

呈陶雲汀宮保并序

夫天生非常之人必厚以非常之遇而使之展其非常之才建其德與功以大其用我　大清享國將二百年矣　聖聖相承天以克肖其德故又生賢人以為之輔其在動閥世祿之家父子昆弟持節秉軸而效公忠者無論已即堀穴巖藪之士苟能積德力行天亦必以兩間靈淑之氣鍾祥降瑞誕生偉人以昌厥後而隆其報符此者其惟我　雲汀夫子乎夫子世居小淹為山川靈氣之所鍾其　尊人　太夫子萸江先生

力學敦行至老不倦家本清寒而見義必為芳嶽盛德不可殫述雖困於場屋屢試不售講學嶽麓時其詩古文詞名儒巨卿無不稱其所學而欽其為人聞安化當年黌宮傾圮　太夫子以一寒士首倡督修步行鄉里扶册勸捐　夫子年尚幼負笈以從口授所學不數年遂成進士入詞林即此一端已知天之錫福必佽好德其他善行丣向捧檄赴資水猶聞斯邦父老咸稱道之然則　夫子之貴　太夫子之德有以起之　夫子之才　太夫子之教有以成之而歷卿貳秉節鉞事功烜赫　主眷優隆默默中為主持者則有天焉惟天能福善故於積善之家生令子惟天能降祥故於知人之主賚賢臣雖然天也惟　夫子能遵庭訓不負　主恩以上報乎天何則世豈無父教之君成之天畀之者乎及一旦得志忘所自來或玩物適情淸娛廢事者有之攬權希旨無所獻替者有之使氣任性剛愎自用者有之甚至聲色自娛賄賂潛通置國計民生於不問是有負於家與國與天也我　夫子由言路而考官而監司以及陳臬開藩分巡總制實心實政所在有聲而撫

吳督吳事功則有為人之所不敢為為人之所不能為者昔撫吳時如籌海運以通糧艘疏京口而復圩田做轉運而紓民力力排眾議決計而行已見　夫子之勇於任事舉重若輕猶憶癸未六月皖江水災不俟報聞即攜帑躬涖各屬撫卹流離禁止搶奪然後籲請獨賑使下民知　皇上廑念災黎饑溺縈於宵旰恩澤出於朝廷得為政之大體此尤其彰彰最著者也他如糴隣封平米價勸育嬰瘞撈尸設粥廠籌義倉次第施行綱舉目張賑卹數十萬活全億萬人力能補天民慶更

生仁聲善政海內咸聞皆由其誠求國是上體　皇
仁故事在必舉而動輒有成至若登虞山拜言子之墓
置祭田奉震川之祀過青山修太白之祠採訪六朝以
來忠臣義士孝女節婦奏請旌表發其潛德幽光以勵
世俗其振興風化有關名教又豈淺鮮也哉及其督三
江也三江制府勢分冠諸督政務亦繁他省膺此職者
舉措甚難至於　主眷民望能始終如一者當代諸
公屈指曾不數人　夫子於下車時首端鹽筴鹽院一
使向皆視爲利藪或開筵慶賀而受苞苴或勒薦親友

而索佽助以至廚綱騰價藉引行私百弊叢生　夫子
乃奏而裁之歸政於督汰陋費禁私販疎官引俾鹽政
以調而向之游食於鹺務者或相與謗之　夫子不顧
也并通飭各省一遵功令毋得受陋規致私侵官毋得
蹈故智揑情飾報（形）去秋代篆東安府曾接　夫子來
札由楚省上憲轉飭下屬者一月之中會十數次焉此
非眞心實力奚克至此至於麾下屬僚有循聲者必保
薦之士人有一長者必獎誘之故舊子弟不能存立者
不遠千里爲周恤之及至公餘閒暇則取其所經歷所

設施者觴樽對客相與從容游宴而歌詠之此直古大
臣風矣雖以之宰天下無難也三江一督安足以盡
夫子之才與德而竟其用哉前年入都述職　天子
溫慰勞苦並問少時讀書處書印心石屋　宸翰以寵
榮之而楚南當道諸公復摹泐於嶽麓書院以傳示之
羨董生之下帷嘉老泉之有子蓋將以彰義方之訓慶
賢臣之遇而共覩　聖天子優待大臣之恩德合乎
天也　夫子因王事奔馳久離桑梓思假歸省墓請於
上前　聖心允俞嗣以防汛匆迫遲遲不果今

秋因閱兵江右公車所至逼近珂里遂獲所請較之古
人著繡衣而晝行旌節而過鄉閭者其顯榮爲何如也
（形）以吳蒙監州邊徼素未嘗肅起居奉教於　先生乃
遠荷栽成獎勵後進遂得以微名濫叨卓薦因懼有負
期許願爲弟子受業請益雖長江萬里職守所羈身未
能至而心已嚮往之矣茲者鳴騶戾止登門請謁敬賦
俚言並繫以序非效世俗感恩諛詞頌德正以識吾
夫子之所以致君治民不惟（形）一己奉之以爲師範且
以示同官者之知所遵循焉至於他日金甌卜相玉燭

調元吾　夫子當必有如皋夔之贊勷周召之夾輔君
臣一德上與天合者斯豈小子之所可管窺而蠡測者
哉
惟　清受命代有　聖君天鑒厥德篤生賢人
俾督全吳用制其軍都俞吁咈參贊經綸堯舜爲君
禹皋爲臣
惟嶽獨峻惟湘斯淸山川淑氣毓秀種靈生我　夫
子卓犖崢嶸起家寒畯致身　帝庭受命秉節爲
國之楨

昔撫蘇吳海運是程探道繪圖　帝曰汝行糧米
沙積舟檣雲并天吳駭伏海若効靈發自十滧達於
帝京
濬我吳淞疏我京口摒息浮言成於一手導其圩塞
復厥田畝或耘或耔十千維耦民賴其利功垂不朽
昔在癸未皖水瀰瀰災不俟報携帑拯之奏請蠲賑
撫卹流離設粥待餓捐棺瘞尸實心實政己溺己飢
功同再造衆口作碑
緬懷古賢拜墓立祀節女孝婦忠臣義士發潛闡幽

請于　天子以敦風化以振頹靡民用丕變　公
心則喜
督我全吳首調鹽政惟　帝曰咨授汝以柄汰其
浮費捕彼強横私梟斯飛官引以定惟彼游民任其
訴病
或曰制府太自勞苦　公曰不然盍觀于古明刑者
皋治水者禹遊逸戒荒協恭奉主敬告蒼天心香一
炷
敬爾在公不諱其私曰有賢良爲保薦之士有材藝

爲說項斯故舊窮之周卹靡遺公餘閒暇情酒一巵
以其經濟發爲歌詩
帝曰都哉作朕股肱念卿賢勞何以酬卿用晉
顯秩嘉乃忠貞業由志廣　庭訓是承畫錦堂開印
心石瑩頒此　宸翰受汝　先靈
公拜稽首陳于　上前循分供職臣所應然歷
年秉節將事承天未遑假歸展省墓田　帝曰嘉
哉忠孝兩全著繡畫行旌節鄉閭
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天道靡常惟佑善人　莫江一

老　公之　先君砥節礪行超倫絶羣積善垂裕遺于後昆謂予不信請看制軍形也吳裳志業未廣捧檄邊陲末由瞻仰休休有容遥爲推獎私心揣度懼負鑒賞請事　公門請益函丈

公之措施功德無量澤我桑梓三吳保障天有甘霖海無驚浪坦易慈祥　公忠弼亮引領望　公端揆作相

呈楊誠村宮保

聖代皇圖固英雄發迹奇風雲歸大將帶礪肇宏規篋劍千年鏽桐珪五等垂鷹揚今尚父燕頷古男兒川嶽鍾靈氣星辰耀　盛時輸囷肝膽壯呵護鬼神維褒鄂行間貴侯王部下隨勳名光日月姓字動華夷到處欃槍掃祟班帝戴熙上公眞應運賤子請陳辭碩望長城是高標弱冠推華陰培玉樹黔嶺毓芝擎舞傳髫稚分符絶勤彌欲磨補天石恥作虛裝錐投筆班超慕揮鞭祖逖追提戈聯卓犖聚米試游嬉烽火驚盤瓠軍門

起伏雌萬言挾韋布一卷謝書癡颯蕭飛霜下山深戍角吹韶原蒐虎豹威已懾熊羆區畫堂堂進艱難事事宜衆和如挾纊士飽可忘饑袖製防身弩花開向日葵當先親仗鉞轉戰獨揚旗遠慮古全勝殊猷溯始基苗樓謳綵裸邪教横潢池遂扼山南險兼據隴右陲洗塵留雨露立盾見仁慈法馭人難犯金分賞不貲合圍收死力設險任他歧碧血丹心濺黄巾赤手笞聲原震鼠皷陣豈限魚麗火礟金精鍊沙場鐵甲披膚功經略倚偉績　殿廷知宇內無餘孽朝端寄遠思邠圻需長子

鎖鑰付專司偶以牙兵祟毋合蔓草滋降卑没生變哲
婦更扶危絕塞新游覽元戎舊指麾五申三令肅四節
十年持有地皆衝耍何方不撫獄决毅尤迅厲置器戒
傾款論事風生座投壺酒滿巵屯田克國壘入壖伏波
嗣河北羅妖鳥逃西控駿驍權均唐節度任重漢藩籬
福相單咸喜靈臺衆釋疑狼煙清斗極鵬翅展天涯諸
部安耕牧長空息魅魑捽槃瓌故曲守積等靈著永享
昇平樂焉辭筋力疲寶刀吐寒鋒大樹植康逵畫錦從
客記鄉關款段騎旆旌擁衡嶽蘭芷挹湘湄甫紀才聘

佛西蕃忽吽鵙燃灰謂同紇卜骨報附氐樞輔飛千檄
征途歷萬戲登壇欣共托蠢爾復何為帽别奸跡得朝
行賊氣穢勦鋤皆躍躍剪撲愈孜孜阿木迷其魄耍羅
獲厭屍沙蟲倏變幻狐兔痛嗟咨連貫雖傳箭危城尙
守埤藏林王則獲設網智高羅天祐紅光現源窮黑水
移計乘除久雪旱勤蓋山碑洗穢巢齊毀摘渠算未遺
從來張撻伐總是慰瘡痍驛路傳書急甘泉捷報馳乾
坤一候尉顏色展　軒羲劬旅全歸矣幺麼縛獻之沛
綸昭異數告　廟鼎先祇　恩自中朝篤珍從內府賚

章身榮錦毳罽謙醲清醴宮傳頭銜晉勳封膏澤施酬
勞重錫爵勸善本無私與國同休戚圖形表羽儀遭逢
逾李廣奕葉仰韓琦冠上翎雙眼堦前桂一枝乞歸閒
畫戟拜表進　丹墀費却卹謁醒情懷故里怡笑言攜
父老辛苦看鬢眉幾度猶瞻　閟重湖又卧治勤宜彰
巽銖拜衛靖邊陲尤擅風騷意非徒競病詞專門偏退
讓健筆轉淋漓好士心成癖虛懷禮覺卑狂歌容杜牧
聽曲感鍾期廣漠閒投轄芒鞋接屐綦扇巾猶宛在德
量信如斯憶作平津客曾親絕代姿皃嫌單翼薄餘早

一斑窺籍幸棠青盼依然戀絳帷順風幾噓拂頑石費
鑪錘武惠類封絹平原好繡絲山河壽雄鎮七十受仙
祺壽世偕鍾鼎延齡卜鶴龜霞光鋪下界海屋射春曦
今日驚無敵前賢合擬誰　君王自神武願誦少陵詩

蝦蟇子荅玉川子詩

道光四年春仲偶見盧仝月蝕詩愛其字句之難讀姑勿究其所寓意畧仿其體作蝦蟇荅語亦柳宗元天對之意一時情興偶然觀者幸勿哂其意之何屬也

碧海泬漻青天寂寥輕風拂拂過樹梢雲絲霧縠細可綶一物上綠一頭三足似鱗非鱗似甲非甲彭亨腹大空而枵其色青黃指爪纖利兩目如明珠閃閃直接青天高隨風飄颻如紙鳶虛空作力能堅牢須臾上天來張口哂舌鼓吻嗑齒利利如尖刀欲進故縮以爪劃天砉然響廣寒宮殿齊動搖丹桂拉折如蓬蒿嫦娥轉身驚欲逃玉釵墮落回鐵腰元兎伏地不敢動拳足貼耳戰慄聲脩脩但見煤炲一搭如墨投水頃刻化眾星攢出如蝟毛驚起十萬八千戶拍手齊聲號中有一人名爲玉川予仰手大駡聲呶呶手指脚跌意氣豪忽然伸紙疾書高吟低哦一千八百字字字欲殺蝦蟇妖付之閶闔風直上青雲霄蝦蟇一見啞然笑一笑翻然倒腹哆口吐出氷輪一个[illegible]容銷此身翻覺虛飄飄斂容攝

氣有良久乃大聲言曰玉川子玉川子素昧平生下此毒手古來老吏能殺人何嘗不許人開口蝦蟇有言爲告玉川公言堯時天上有十日十日並出如火然三足烏滿天飛炙灼禾黍如燃萁天怒大降洪水汨殺九隻三足烏烏飛汨不殺反汨九州之民魚頭鱗鱗在水湄說我當食反不食蝦蟇饒餓何其癡我聞幽都有陰崖岌岌孽孽劖牙利齒陰風刺入人膚肌土伯九約其角觺觺敦其脄血其拇逐人而駓駓參目虎首聲如豺食人之肉以觧饑萬物至此盡僵斃骨拆肉裂凍不醫十日尚然照不到蝦蟇安可大嚼之我恨后羿彎弓扶桑射殺九隻三足烏至今幽都纍纍多死屍魍魎攖屍唼其首髑髏伸爪劊其膚髑髏血糢糊顆顆如貫珠陰氣不能散凝結迷人途幸有温嶠犀照見萬怪圖不聞當年宋玉招三閭魂兮魂兮大聲呼蝦蟇精又言曰公欲使東方龍統領三百六十鱗蟲角插戟尾揮風殺我來天東不知癡龍好癡睡兩眼常朦朧其珠失去尚不覺至今頷下猶空空長人千仞其力無窮猛過絲毛熊大海滺滺霧雨淫淫攝人魂魄不知數蒼龍之耳常癡聾

安肯出力來戰攻公欲又招南方烏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躠將我來啄殺不知南方烏張赤口伸赤舌飛來飛去趕炎熱蓁蓁反鼻蛇其長百丈伏在穴獰獰封狐九首虺三足鼈成羣結黨肆吞齧赤烏見之陽不知謂我何辜忍殄滅公欲招虎於西方白毛倒卷何猖狂猛勇十倍強天狼斧牙鑿齒碎鐵石爪鉤尾戟排刀鎗其貌雖惡其心良有物豕首縱目披髮而鬔鬆談笑不住口物物多害傷赤螘大於象壺蜂轟轟飛四旁虎若欲食早已食我知未必將我充饑腸公又恨北方之烏龜

被蛇束殼縮頸不出來誰知反與老怪鴟將魃來誑欺烏龜卽來亦何用以火灼殼成死灰欲支床腳不得支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黠妻生覆尸無衣巾歲星之事日萬集安能一一留其神熒惑翁與土星素來袖手觀人成太白眞將軍統領天上兵未奉天之命不敢來施行辰星主廷尉二十八宿尙書郎環列分兩行爲天作主張讀律律未熟一時偶遺忘皐陶之鬼已轉世不是蕭何丞相卽是閻羅王牽牛與織女日日遙相望一耕一織尙不暇此事與彼無容商狼星前足短行路多踉蹌蚩尤播旗鼓終日汗如漿枉矢張眊目眊目難端詳天狗守天門防禦暴客行姦強公欲逐之一齊便謫落獨留北斗懸中央此說似無理未免爲荒唐況我無異心只愛明月光捧此白玉盤可以酌瓊醲照此青銅鏡可以鑒短長公今謂我瞎天目如蟲暗地生睫眶何必嫦娥作扁鵲不用金篦刮此明珠藏龍鱗之門公不管火星之犯公不防我暫到此一把玩便費如許太激昴餘天之蠹蠹正多公難一一揮其戈蝕火爲飛蛾蝕水魚龍鯨鱷蛟鼉鼉蝕金爲猰蝕土蚓蝕木爲蛀

鑽枯柯蝕人精血爲邪魔暗中殘齧人不覺人影自爾便短矬眉之蛾首之螓鬢之蟬髻之螺百物聚集安樂窩日蝕一絲不見損有時而盡竟痿瘁金銀之精化爲蚨雙雙疊疊似蝌蚪百物之腐便成蠹細筋入骨陳縷覬食膚飲髓不揮去反與親狎相摩挲卽公亦不免蟲齧文章光怪字僻頗雕龍蟠繡虎右蛇神牛鬼亂叱呵入公之心競銜奚玲瓏穿透如蜂窠彫蟲脫腕鳳出口一字寫出數隻蛾我蝕月月卽脫物食人蝕不歇駡我雖有因慷慨太激烈君莫痛哭而欷歔回家且視赤腳

之婢長鬚奴姿容憔悴形骸枯陰陽之蟲蝕之將無餘公爲作詩一逐敺免使世人煉黃金煬丹硃駐顏大萬方方士將人愚顚吟萬遍寫萬紙交與東西南北風送到洞天福地烏龍啣去藏靈樞

詩必有所爲而作雖藉物與懷言在此而意在彼所謂寄託遥深也風騷之後實難爲繼合此者惟唐之杜少陵韓昌黎宋之蘇東坡陸放翁足以當之其旨遠其詞深有關於一時之得失乃足發後世之深醒今觀此詩言之有物豈苟爲炳炳烺烺者讀者愼毋作尋常咏物游戲筆墨視之目注乎語言文字之中神當悟乎語言文字之外否則隔鞾搔癢癡人說夢矣（舒翁橋拜讀）

賦旌表節烈蘭孫氏詩

天地久平蕩澹然無新奇聖賢語庸行兢兢而自持闇然日不見至理危乎危天地與聖賢脗合無他歧人得天地靈即具賢聖資賢聖不世出天地氣如斯大氣日流轉一呼一吸隨靈氣入其竅淪浹髓與肌如血走脈絡如藥趨肝脾厚薄因其質得之即綱維丈夫秉亮節矯矯世所知所知丈夫賢舉世同其詞成仁與成義慷慨無自私昭如日星列勇若風雷馳乾坤拓懷抱鬼神側目窺大者論廟食小者生其祠詎知天地氣氣中分雄雌餘氣入女子激昂同鬚眉穠華轉冰雪金石歸鑪錘素心一寸中闊大包九逵才美乃餘技貞節尚勿虧古來多美人史冊名不垂古來多才女死後無殘碑風雅助談笑任世相瑕疵所貴得眞氣浩然與天爾儌皎奪明月煢煢守幽娶其淸如冰壺其直如朱絲陰陽苟轉換安見無爲施淶水有逸事聞之流涕演蘭孫合朱陳新婦欣結褵貧家禮節少惟奉翁姑慈翁姑謂新婦婉娩多令儀羹湯識姑性寒暖知姑時琴瑟自和協內外相融怡所苦命不辰七載良人辭三生中道絶九原

末路追幽悲泣堂隅含辛拜牀匳盝衣動怺風明窻淡朝曦欲哭不敢哭惟將心暗思上能慰慈親下能撫遺兒慈親髮皓皚遺兒動嬰咿日對此老幼百憂時時羅姑曰新婦賢無子甘如飴里曰新婦賢女子倚門相蓮花艶汙泥纖月無塵緇所恨月與花尚未毀其婁瑾瑜發奇光有叔如貙貌視婦若奇貨居之得貝竊爲覓富家子黃金慰渴饑大海生波瀾平陽變欻戲青天忽翳障白日慘不㵼嬰鳥何哀鳴老鴉集樹枝殘魂泣露草躍躍動死屍夜寐見惡夢羣鬼相笑嗤旦醒辨其兆頭

赤而忸怩自信姑嫜賢豈忍將余欺羅雀幸無網引鋏安有磁實外伺瘈狗巢中出梟鴟伏弩機暗發怒攫鱗之而不見有媒妁但見多魅魑猙獰眾夜叉猛勢千態羆袒臂狀刼奪握拳恣笑嘻不知節婦節可憐癡叔癡狂詬起倉卒強婦施粉脂但思囊橐飽不計家室宜促婦就車去婦應面強喚恐傷慈姑心潛身故遲遲出戶到邛隴展拜少酒卮無聲並無淚腸結凝冰斷此身付豺虎此心指神祇歸家視慈姑入廚作晚炊帀遶無常珍食貧供饘酏孤兒得食喜不知母心悲婦志不可奪

傾刻面目驚瞋目視其眾人閨長歎憶十年雖不憶一索而得之壁燈暗不明黠鼠聲倏離直立若稿木烏雲一肩披眾見婦不出入房窺所爲闃然見之驚一散空堂婢兒號痛呼天母淚如綆縻隣里問所以四壁聲譆譆慰母勿哀慟詰旦鳴有司有司本庸吏得賄已倍蓰因弗細訊鞫那肯詳毫釐小民怕縣官莫敢相詆訾七十有五載斯獄竟不治覆盆冤難伸日月照有遺荊榛滿墟墓白晝眠狐狸故老述其事往往長吁嗟彼蒼惘斯節子古文在茲宏綱繫元造潛德終顯丕大賢握倫

常世道能肩仔清河大觀察觀察爲吾師至誠感神靈仁德敦澆漓風聞此故事殷殷細詢咨沉冤雖莫雪苦節或可摘封闕與式墓表彰明倫彝謀之賢令尹搜羅得鄉耆問年八十餘傴僂雪霜髭即爲烈婦子一一陳端委吾師大獎異鉅筆翔蛟螭粉屏燒烈字塗丹面劂剞一語動　天聽上領　天子頤　帝曰婦誠烈可以興頹靡　綸音即日下斯名永勿墮貞坊兀然峙恒爲風化基上蟠百尺龍下負千歲龜水火不消融陰陽相猶夷詞臣記事實方冊留箴規僉曰是疇力

非觀察伊誰力能提重泉白骨含春滋揚芳摘其華振興扶其衰賢人一在位庶績允保釐輝煌到幽室彰癉明雍熙如雷啟戶出如日中天麗夫子樹陰德上天降鴻禧食報常不爽眷佑夫奚疑更逢賢太守作啟微歌詩（廣平金太守名不作啟微詩）大雅一時起羣賢得兼皖承寵固愚陋婁感吾師推自慚下里音仰荷春風吹爰歌道其略不敢流虛嗎執筆汗沾脊載拜起肅祇

吉止齋尚書詩集序

形文侍湘浦師有年得與都中士大夫遊其最契者爲吉止齋尚書令子蓉峯月樵昆季有苔岑之誼如金斯鎔如雲斯合不以不才視形也夫草蟲鳴則螽斯應形虎嘯而清風起蘭茝播其殊香塤篪流其雅韻道尙一致心無五交蓉峯昆季與形每月必集集必具酒咸舉酒而祝曰勢逾王公權傾卿相黃白陵積珫珍水流屈粱寶而爲閽使臣羅而守藏氣欲雷鳴奔走烏駭隱中心之劍鬱掩赤頰之怪悅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秋食一毫誓必蹏騎春風半箠報以死生扼腕盱衡彎張劍拔朝朝以天日爲心日日以肝膽相托其背盟也若秦越之視其趨利也若晉楚之爭我等有是乎無有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龍門巍峩鱗次攀附蠱以媚惑炫以英華飾無鹽爲子都誣伯夷爲盜跖辱吻雌黃衣懷荊棘我等有是乎無有也然則限以南北隔以山川勝友如雲素心在指雖曰同乎情亦其契乎天也酒闌燭跋慷慨欷歔往往假景作詩以紀事夫詩人之表也性情寓焉人品見焉其大者淸廟明堂之作金

鐘大鏞之音噌吰鏜鞳彪炳喬皇建翠鳳之旗擊靈鼉之鼓羽翼三頌噴欲雨京其次則周旋戎馬之間鞅掌風沙之際長城吹臺之吟從君出塞之什戰馬一鳴邊聲四起如風雨之灑至而震電相搏也如飛瀑之出峽而沙石相激也其次寫景咏物贈荅問遺期於妥適要歸和平最難者處尊崇之境而不傲寒素秉節鉞之嚴而不忘詞章如蓉峯月樵其尊人止齋尚書之詩不可多得尚書帥澧江南巡撫東魯一切應酬之作概爲不存而獨與石梁程禹門更唱疊和導情抒性前所刻二

舫聯吟與黃心盦所見集椒山詩話久已膾炙人口感導人心今蓉峯等重輯遺稿彙爲一集囑形爲序形不敏何敢言詩特感其不請於當代鉅公而商於蓽門寒士則蓉峯謙謙君子之用心猶尚書惓惓下士之忱也尚書之詩已傳寰宇芻蕘之辱敢並琳琅區區附驥之私一日千里同心之語終身弗諼不至風雨急而綴其音霜雪零而渝其色也是爲序

開首發出數種議論若不知爲尚書作詩敘也者其身分已高行文排蕩徐庾擅長（弟李佩衡讀）

註聊齋志異序

昔人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而註杜者累月經年亦搜括靡遺及讀老杜詩有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殆自道其詩夫使胸中無萬卷書安得能無一字無來歷使讀萬卷書而未嘗破又安能融會貫通如自己出下筆若有神哉近世評小說家者謂其敘事列國難於三國又謂列國三國尚有古人陳迹可尋至水滸一書則更難於列國三國以其從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一何演出三十六天罡配以七十二地煞合成一

百單八人各爲寫其性情形狀已屬大難且又於調轟醉酒打虎殺人放火行竊贈金等事層層犯複因難見巧施耐庵殆神於技者乎夫耐庵生於宋立於元不求見用於世故假水滸一傳以抒其抱負宜其閱歷若著聊齋者生逢盛世以彼其才其學其識而不獲一第無怪其嘲試官謂并盲於鼻也聊齋殆息史漢浸淫晉魏六朝下及唐宋無不薰其香而摘其豔其運筆可謂古峭矣序事可謂簡潔矣鑄語可謂典贍矣其志異也大而雷龍湖海細而蟲鳥花卉無不鏡其原而點綴之曲

繪之且言狐鬼言仙佛言貪淫言盜邪言豪俠節烈重見疊出愈出愈奇此其才又豈在耐庵下哉至其每篇後異史氏曰一段則直與太史公列傳神與古會登其堂而入其室漁洋老人雖間有搔着痛癢處尙不能與之並駕齊驅後之批聊齋者亦可毋庸鄰女效颦般門弄斧矣且近之讀聊齋者無非囫圇吞棗涉獵數遍以資談柄其於章法句法字法規橅何代之文出於何書見於何典則茫夫未之知也卽讀焉如未讀也有執以相問難者十不得其一二焉良以讀書未破萬卷故無從索解人耳其自欺者則曰吾不求甚解毋怪今之能讀書者少而著述愈不古若也吾家地山老人幼卽好學老而不倦其於經史子集旣能強記多求解說乃以通才而不達於命奔走風塵作客依人於公務餘暇取聊齋而註釋之某字句見何經見何史見何子見何詩文集必溯其源而求其實絕無恍惚依稀附會牽誣之弊久之粲然成帙亦與註杜者之詳晰無殊使向之讀聊齋而不得其解者今則渙然氷釋眞可謂煞費苦心嘉惠枵腹矣余於此竊有說焉且有感焉我　國家二百年來人文之盛亦云極矣而二百年中可傳之書有三一代作者皆出於北人而南人未之逮也一爲孔東亭之桃花扇一爲王阮亭之精華錄一爲蒲留仙之聊齋志異然桃花扇前則有琵琶記近則有蔣心餘之各種曲與之相衡阮亭之詩今雖無與並肩者而唐之溫李諸公實其淵源若聊齋一志雖博物虞初夷堅癸辛獨異諸志皆不足與同年共語不惟近世所無卽古人尙且不及然則吾南士人將何以與北人較長角短爭鳴其盛哉竊謂應註書尙有二陸放翁步武老杜者也如官繇帝靑之句頗費搜考小倉山房四六多引用未見書甚難註解應增修書亦有二大淸廣輿記苗疆山川道理風土人情皆有益於文章政事者也先生其有意乎請爲註之釋之增之修之道光丁酉菊月朔一日何氏不才子形文謹序於星垣之旅次

聊齋志異大半假狐鬼以諷喻世俗嬉笑怒罵盡成文章讀之可發人深醒第其筆意高古字句典雅固非紈褲子所能解亦非村學究所能道蓋非具一代才不能著聊齋非讀破萬卷書亦不能註聊齋也然

則詿聊齋者可謂聊齋之功臣而序詿聊齋者實亦詿聊齋者之知己矣詿之雖序之正不易詿者序者或許余爲能讀聊齋志異者徵浦舒其鉄鷺橋氏敬跋

或有問於余曰曹雪芹紅樓夢此南方人一大手筆不可與聊齋并傳余應之曰紅樓夢不過刻畫驕奢淫逸雖無窮生新然多用北方俗語非能如聊齋之引用經史子集字字有來歷也是以　芰亭先生序中弗道及之道光丁酉菊節前六日其鉄又跋

閻千之百戸六十壽序

古者士不分途其人才皆出於學校自左氏有敦詩書而說禮樂之說幾幾乎有文武之分矣我　朝文武並重自開國以來其由臺司而爲提鎮由提鎮而爲督撫者不可勝數初未嘗以其出身限於資格而不竟其用也吾友閻君千之大兄其原籍世居直隸大名之南樂因其曾祖汝器公以百戸仕於楚南其大父景懷公暨其尊人捷三公復以千戸宦遊於楚遂家於靖雖未致位通顯然能世其官皆有賢聲靖之人咸嘖嘖稱道之

千之雖生長將門幼習騎射而酷嗜文墨能作窠臂大字古拙有法並解音律於金石絲竹擊附吹彈無不各極其妙至其言談詼諧吐屬風雅驟與之晤輒不知其爲武人也余於道光十二年因裁郴州判調補靖州節年奉觀察檄委常駐洪市訪捕匪類洪市爲千之分汛駐防因得與時相晤處朝夕談心迄於今已三易蟾圓矣嘗余之始千役於茲也聞同鄉之客於洪者咸稱閻公爲端人正士闤闠市之商旅稱之本地居民稱之隣封之同僚又稱之夫以一百戸之長職不過七品於操

額外所管理者捕盜私宰私販酗酒賭博而已而近世之居此職者或藉此以爲身家計其於操練捕緝要務則又或廢弛焉其於所轄兵丁不行約束則又或任其放縱致滋擾焉甚至各挾私意與同城州縣同汛佐貳相齟齬否則夤緣印官聯絡紳耆狗苟蠅營甘人唾罵而不自恤者蓋往往有之矣此皆千之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也今春余因巡政林端甫去任兼理洪司兩月得與千之同官於此見其於所轄兵丁待之如子弟其謹遵約束也於民間秋毫無犯其於所獲痞類申之以訓詞其杖責果斷也於無辜絕不株連亦何其明而廉嚴而寬勇而文乎使假分防之權易以邑宰之職安在不可展百里之長才而安集斯民也哉嗣余於五月赴道轅敬事仍奉委駐洪市訪緝廉簣黔會撥差均難信任遂暗與千之約凡前後所捕獲者數十餘犯皆藉君之腹心爲干城焉假使知方不訓於平日又安能臨事而有勇踴躍而從公哉千之由乾隆五十八年入伍六十年春奉派出師征苗隨劉軍門打仗七次奪獲器械軍門壯之委駐觀景山堵禦前後共打仗二十八次嘉慶

九年冬拔補額外十七年拔補右哨頭司外委道光十年拔補今職其嗣君亦授澧州司戸可謂世濟其美矣茲於九月　日屆指使之年花甲初周闔市商民乞余一言爲之壽夫余與千之固同寅而協恭和衷而共濟者也今以委代東安篆缺介壽之辰惜未及與諸君子稱觴一醉聊以君之所可傳與余之所欲言者而爲臨別之贈以當登堂之祝焉是爲序

何地山先生詩序

合讀大集以五言古爲最七古次之近體又次之要皆可存之作集內如寡婦吟一篇則孔雀東南飛之遺意也理目擊一篇則蓼蓼者莪之至性也他日自述一篇見先生之去就以道自持慰友贈繙鈎軒等篇見先生之結納以誠相接餘如蓮葉出門行咏古咏史諸作皆有聲有色神情綿邈不雜而及於古至改詩一篇是先生於刻燭挑鬚之餘有悟於古人作詩之意故能道其甘苦如右昔人謂太白之詩以天勝子美之詩以人勝

夫以先生之才與識與學而又孜孜於此篤好不倦吾見其於詩之境未有止也將見其詩之境進而益深也他日一卷自編秩然成集其中之得於人與天者惟先生能自喻之并祈梓而行之以與斯人共喻之也道光丙申仲秋桂節三日彤文讀於星沙之鈎樓旅舍并識

銅雀硯賦

魏太祖征伐之暇築銅雀臺焉飛檐瞰地雕甍矗天金楹熇爍綺閣鈎連晃光內照流景外延紛紛或或氣象萬千爾其上鑄鴛鴦之瓦外通玳瑁之樓粉黛三千衣羅裾穀蛾眉二八妙舞淸謳比聽鸖之館與較鬥鴨之陂幽無何而星移物換玉碎香消胭脂零落笙歌寂寥城狐社鼠木怪花妖紅羊樹化銅雀煙銷望美人兮心傷思公子兮斷腸荒涼兮榛蕪塞路落寞兮苔蘚圍墻歷幾何時而徒見夔跍魅睒兕蹃熊僵乃爲之歌曰蕙

帳飄零罷歌舞泠落荒臺剩風雨遙指西陵一抹煙碧瓦參差入黃土又歌曰製硯呼爲卽墨侯曾經晉魏幾春秋不隨陳壽終三國還贈陳琳檄豫州

第66冊761

何地山先生註聊齋志異序

韓子有云作文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不明愚謂讀書亦須先多識字字不審則義莫解淄川蒲留仙志異一書原本經史子集取多用宏驟難索解讀之而或不識其字不惟無以知其文之妙且無以知其義之所存而有以得其措詞之本意也彤少時讀此書遇奇字僻典扞格不通輙廢然興歎曰安得有爲之註釋者以豁我心目乎蓋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昔人謂著書難註書亦正不易留仙氏無書不讀每以其

所得見聞仿晉唐說部而爲之志其命意修詞選字則皆博取於古而供其筆端夫作者具一代之才積數十年之精力而始成一書註之者非博聞強記旁搜遠考又安敢取其書而妄加詮釋哉迺於家地山先生案頭見有手註志異辨其聲别其異同發明其義理考核精詳一皆本於經史子集使向之讀是志而未審其字未解其義者今則寓於目而了然會於心而釋然且對之而怡然也因拜手以進曰盍付諸梓刊而流布以遺世之讀志異者時先生引晉人註莊事以相謝彤曰莊不註於晉而後人終註之蓋難識之字難解之詞非註莫明今先生既已積數年之苦心搜考靡遺是不惟枵腹者受其惠而著志異者且將於冥冥中感知己矣先生曰諾子其爲吾序

趣是敘註志異者非敘志異也文則極爽暢之致慕

如漲光第評

唐東溪詩序

天地生才原不擇地楚有洞庭衡嶽之奇往往多產高人畸士而澧蘭沅芷又爲三閭大夫所寄興離騷直接風詩開漢魏六朝之先聲沅溆雖古稱荒服實爲三閭所遊涉故寄風騷者閱于百年後猶時相崛起焉唐子東溪潭陽之老宿也年少即中副車嗣乃棄制科業肆力於詩予耳飽其名憾未得見然心識者久之近因友人溆之譚君芸蕃獲睹其篇什其詩一出以眞性情眞學識其遊山玩水諸作幽潔處似王孟淡逸處似陶韋咏物

適情諸作工雅處似放翁奔放處似太白感時紀事撫今弔古諸作悲壯淋漓慷慨激昂處則又似少陵蓋能摒去陳言獨標新穎集古人各家之長而自成一家言者乃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而不求聞達眞可謂高尙其志者矣東溪家固饒衆餘宜園栽花課竹弄月吟風優遊自適雖處城市中而閉戶養高不妄與人接殆淵明所云心遠地自偏者歟夫自古以來擁厚貲者或矜夸縱佚肆其慆淫其儉約者又或躬執牙籌時勤會計以爲子孫謀求夫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如楊子所云者蓋累千累百而不獲一焉今東溪不以財賄驕其志不以名利役其心而惟以恬吟適其性情以好禮用爲詒謀昔黃涪翁謂林師仲曰實夫兒巳十七歲正當擇師取友今東溪無涪翁之屬乃獨識芸蕃延之於家教其子姪復出緡錢修前明米忠毅公墓此其風規落落偪近古人不又於是而可想見其襟期哉予重東溪之爲人今芸蕃爲編定詩章將梓而問世囑序於予予論其詩兼及其人以弁於首願世之讀東溪詩者規撫其詩並規撫其人也

舒鷺橋詩集序

甲午之冬予捧檄沅湘間晤鷺橋於龍標次年春復晤於雄溪詢以近事抵掌而談切中時弊有知人之所不及知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心甚異之叩其家世居溆之竹埛宅於清溪之濱自前明以迄於今仕宦科名代有賢哲因知其所學淵源有自遂訂交焉嗣予代篆應陽卽邀往勷事由是而辰而岳而晃恒掃館下榻晨夕相依開誠見心情同手足鷺橋少予五歲以兄事予嘗出所自編燕遊草竹里閒吟重湖遊舫彈鋏閒詠漁城詩草龍標詩鈔五溪吟舫湘遊草諸集見示囑予爲點定予往來衡湘氾乎若不繫之舟卽閒有久於其任者又鞅掌卒卒無須臾之閒故遲之久而未有以應也今年春以親老撫請養旋以憂卸篆因代務未了歸里遲遲長夏無事乃索鷺橋諸稾逐一披吟得以悉其抱負凡足跡所經有所感觸輒形爲詠歌至其寄託遥深感慨微至非復近世之吟風弄月摘豔薰香者可同年語也鷺橋自幼力學有志用世以數奇屢薦不售僅以司訓策名銓部年踰半百一片寒氊尙未擁坐近復以家貧

親老作客依人亦可歎矣然予於此竊有說焉夫天地生才不數數見也遇不遇有幸不幸自古爲然豈惟今日今以鷺橋之負才俊敏立志高騫乃艱於一遇而不獲展其才遂其志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無所宣洩是以撫時生感遇事興悲不得已而托於詩歌以自寫其苦心而近世又乏賞音忌之者輒以爲激烈太過昧此者又以爲徒托空言究其實則深於詩者必而憐才能用才者尤難得耳雖然莫謂世盡無知己也懷才如李杜雖不由科名起而知章能薦之嚴武能用之今世豈遂無嚴賀其人耶君亦惟靜以俟之而已卽不然鷺橋固以詩世其家者其高祖慕衡公之惹雲堂詩草乃祖遜亥公之約齋詩稾乃伯酉樵公之竹根齋詩草久已膾炙人口矣今鷺橋能傳衣鉢爲替人復以詩鳴將見後先濟美傳之無窮以耐世之豐於遇而嗇於才者其得失又何如哉又何必掇巍科致通顯博當時之榮哉鷺橋素稱知言當以予言爲不謬綢繆數載形跡兩忘行將分手益難爲情因緣述訂交之由投契之久序君詩首以副臨別贈言之義而兩家後嗣讀君詩而

閱予序者當亦知吾兩人相知之深云

流連反復曲盡纏綿作者之苦心閱者之興感俱能一一傳出其文生於情耶抑情生於文耶（愚弟向季賢讀）

諶芸蕃詩集序

夫詩以言志而言即心聲往往篇什所陳其人之性情見焉學識見焉所歷之境遇亦見焉諶生芸蕃生而秀穎髫齔時出語即驚其長老及長能文詞有聲庠序間於經集外尤熟悉於史舉業外復肆力於詩與其鄉舒君鶯橋稱莫逆交舒君嘗向予誇其俊敏前年秋獲晤於星垣嗣予通判見芸蕃客遊於沅唐子東溪見而奇之延館於其家客春芸蕃執弟子禮來謁出所著詠史詩乞爲評定今春頻來又出其與東溪倡和詩見示余

與黃虎癡舒鶯橋爲題其集近復寄續刻投羅辰沅耆舊形之歌詞爲紀其行事蓋芸蕃胸羅全史具論世知人之識而又負其才氣不苟合於世奔走四方足跡幾徧於東南游覽閱歷擴其見聞而所學益以進其一腔熱血抑鬱無聊之氣復藉古人之忠孝廉節智名勇功以寄興而肆志故其詩欷歔之詞少而感慨之詞多焉昔人謂詩以窮而後工其謂是與然芸蕃雖暫艱於遇而抱此不可一世之才豈眞長貧賤者哉嘗閱唐代詩人李頎生而秀悟多所流覽見重於姚合高適不治生產少年落拓見重於張九臯而二人卒因二公之賞爲致身通顯亦可徵有才者之不終窮矣芸蕃勉乎哉士惟患業之不精耳今其所蘊蓄已卓卓如是儻由是而進之豈有終汩沒之理況年力富強當備其才以備
國家之用甚勿以賞音未遇而灰青雲之志也芸蕃勉乎哉

贊賞勸勉無限逕情深合師友贈言之體（愚弟周季賢讀）

舒鸞橋楚南硯材說敘

余自道光八年分發楚南會奉委至甯鄉益陽安化新化諸縣及補郴州判曾代理桂東興甯宜章諸縣不數年間已涉歷兩郡一州數邑矣後因裁缺調靖州判由長沙沅江龍陽武陵沅陵瀘溪辰谿溆浦黔陽會同綏甯諸邑至靖之臨口其間因公由會同辰谿麻陽而至鎮筸因署廉缺由武岡新甯而至東安卸篆後復由零陵祁陽清泉衡山湘潭而至長沙嗣解黔餉由甯鄉益陽一帶過芷江晃州而至貴州前年權辰州判卸事來

省復署岳州通判由長沙湘陰而至岳今年夏奉委一查湖田再查戰船復由湘陰而巴陵而華容而武陵總計前後所涉歷者楚以南殆幾徧焉在郴判任時偶得石以爲佳矣及遊辰靖衡永一帶山溪間於役往來而後知楚南之石可爲硯材者多合楚南各處之石聚而相較而後知溆石之佳歙弗如也端弗如也郴石云乎哉其石之性石之色石之發墨鸞橋硯說甚詳有見其硯者無不認爲端溪下巖舊坑所出且疑爲家傳舊物則其石之佳可知矣其說之不誣可知矣噫斯石也必傳斯說也亦必傳昔柳子厚徒謂楚以南少人而多石不知楚南之石可爲硯米南宮徒知楚南有谷山不知谷山之外硯材如此其多而溆石如此其美鸞橋自銘其硯云發僻地未宣之秘勝前人已開之端豈虛語哉豈虛語哉余亦有硯癖者鸞橋贈以石遊楚十年官雖貧而硯特佳鸞橋不惟有硯癖且有嗜古癖故於前人箋記史譜論說紀錄之後取溆石而獨申其說余喜其說之詳而余癖且油油動也爰濡筆而爲之序

序硯材耳前半拉拉雜雜若不爲序硯材者然其實

乃十分爲溆石出色寫照蓋閱歷多鑒別精也中間遠客歙端近客郴爲溆石作陪陪後更請出柳米二公爲舒君作陪眞無窮出精新筆亦不懈而及於古（愚弟張兆第拜讀）

何都諫公遺藁序

公諱煃字文明號朗峯其先世居江西之盧陵至元時公之始祖安二公始遷於安徽之南陵是爲南陵何氏公父諱梧篤行好義有隱德太孺人孫氏以公貴贈如官公生於正德丁丑十月二十一日亥時幼而好學有志於古人偕其從堂兄龍泉公爽從學於歸震川先生門下三載始歸震川先生集中有送何氏二子序蓋卽龍泉公與朗峯公也朗峯公由進士授吏部主政歷官吏科戶科禮科兵科給事中年甫五十有二以疾終於

官時論惜之公自爲諸生以至服官一行不苟其房行窓稿疏草文集著作甚富皆公手録不幸厄於火從孫　懼其手澤之無存也乃網羅散逸并得公手録登仕履歷遺本及會試文藝論事奏疏往來書札家言粹言等篇抄集成帙蓋所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彤與公爲分房從孫自弱冠後橐筆走京師前後二十餘年在鄉之日恒少於公之行事雖得常聞於父老而公之正言讜論則未嘗得其原本而誦讀之也去年冬因公赴省旅寓中夢從堂伯翊鴻引入一大廈至寢室見有貴人紗帽角帶緋衣端笏而坐伯謂彤曰此吾宗也乃拜而侍立見室中有案書籍紛陳又謂彤曰吾宗將以付汝醒而異之初不知爲何兆也嗣奉檄赴江南厎儀一帶催趲回空軍船因便道旋里省覲老母方邀其族中兄弟子姪清釐宗祠公項以爲久遠計而閤族等乃以公之文章事功不可久而失墜伯之子聯璧旋覓得　抄本撿以付予憶予始悟向之夢蓋夢公也公蓋欲以此灰燼遺篇使彤爲正訂之編次之付之梓人鋟板成書以傳其緒餘於不朽乎道光己亥冬十八世分

房從孫彤文謹序於晃州官舍

晃州胡氏宗譜序

己亥夏彤文惶恐恭膺　簡命來判晃州從長沙沅江逾洞庭之西經武陵桃源及辰沅兩郡所閱黔疆楚邊州縣民情土俗純駁歷歷知所自來每私自誓曰政務首敦倫紀歸民德於仁厚典曰親九族謨曰敘九族民族親則不離民族敘則不犯陌路其族者離之故閱牆其族者犯之故隣且犯坐訟獄速矣夫有族豈無譜有譜豈無規而羣焉勿遵勿守其流弊遂至若此彤承之茲治朔望謁　文武廟因宣講　聖諭由晃之西五里而至龍溪口因會勘黔楚交錯由龍溪二十五里而至大魚塘一年中勸農捕盜屢從晃之東紅岩洞曹家橋二十里而至波州之花草溪又十里而至梛林村其間山峯羅列帆檣掩映而溪側山旁高開閎建祠宇者不一而足族之人春秋祀焉昭穆分焉竊幸此邦古處恪守典謨親敘有無煩政教之須徵發期會三令五申者而三八訟期紛紛兩造號東西堂狺狺不相下非昆弟則叔姪殊與建祠本旨相刺謬雖廉審勸諭至再至三類皆口然心不然甚至集諸祠士民於署堂命

取譜牒所議亟證之是徒飾彼輪奐燕笑几筵或剝或烹以孝以享具文爲而傳書錢穀紛至沓來卒卒無須臾之閒得與諸祠進一解一日東科彙學有州庠來謁則胡生國銓其人醇謹少坐出其族叔祖歲貢生之岐所修胡氏譜請序詰其要作曰敬宗收族敦行平爭嗟乎族果準此何憂乎陌路何憂乎鬩牆何異乎鼠牙雀角坐琴堂而讞千詞不若洒椽豪而序一譜爲能正本清源歸諸無訟晃今析芷江之六里使族盡如胡氏人盡如胡歲貢得爲宋循吏如蘇州范祠堂記之義而超之騷騷乎人文鵲起不日顯揚門閭以仰副
聖天子臨軒策遣親敘民族之至意則懽甚忭甚

姑從輩民歸厚說入即得大體繼於循行閭里見民之尚知敦本繼於聽讞訟獄又見民之未盡敦本末褒美胡氏以風六里層層剔層層破能令讀者孝弟之心油然以生至於氣度之宏肅筆力之奧衍又其餘事其寢饋於唐宋諸大家者深矣　晄向季賢拜讀

勸本族捐興義課啟

西鄉何氏（富以強）距縣六十五里素稱南陵望族非科目不及（無限深意慨）而秀才所不見之地也道光戊戌冬杪因督催楚南圍空軍船便道省親過縣治見王邑侯詢吾鄉進學者有幾乃近年來歲科試不進一人而丁曹孫三姓文童多有取錄充弟子員者豈吾姓應童科者絕少其詩文又亞於他姓歟心焉數之爲數非不多也然全軍從觀於（歸咎父兄歟）壁上一士莫志於黌宮修名不立極於今日此亦父兄（[illegible]子弟）挽回風氣之時而子弟之立志者感慨奮興之會也且請君子亦憶前事乎明嘉靖中給諫公中舉中進士（昔盛今衰無限感慨）國朝乾隆間亦得中舉者三人一時稱盛斯亦必有所恃矣由近觀之會試者僅一人而遊庠序者未之見奈他姓笑何愚竊謂我姓生童不乏穎悟文詩賦策藝之佳者未始無人而年來不獲一衿其故安在則以不專（切中學者）此道一學而事了局吾不患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中式也患在立志之不堅文藝之不能精耳夫文藝之不精立志之不堅學之不進鄉會試之不能中式父兄之責也父兄不能延請學師學師不能教訓子弟習氣

相沿以進學中舉中進士視爲難事職是勿變伊於胡（切中近日情弊）底矣吾意我姓生童不肯奮志者亦有故謂家貧必兼（近日寒士多以此借口究由立志不堅故進富人）訓蒙詩書之澤不列衣食之謀非才力之不逮也然則（子[illegible]中上之好讀書而不好讀書者無從羅[illegible]）爲富人之子飽食煖衣可以優遊藝圃奪幟文場又胡（本）爲其不進學與貧士等耶書云既富方穀孔子告冉有（此引古訓且見富人之）（慮謂皆爲吾）云既富矣又何加焉教之太史公云君子富以行其德爲今之討富者出貲課藝貧者安心就學貧士藉富者以定心志富者藉貧士以振家聲得亦兩得也然彼爲（平心之論使寒）貧士者豈必藉富人以養家乎非也貧士愛讀書其失（士富人聞之心服）也無力富者重讀書其失也無心時勢使然也使父兄以從師考課爲先子弟以文藝習服爲務觀摩之效未（責重富人勸他更加）必不辭耕耨之勤砥礪而奮興矣教化之行已岷而鄰（前引稍）曾矣則仍在父兄之富而有力是望也吾　祖龍泉公（案公之成進士此處又引龍泉之建書院即以先人勵）幼岐嶷篤志好學曾偕給諫明峯公遊歸太僕之門太（學成效欣勸子孫之富者學其爲善）僕贈有序且公家誥封世好楯並與涇邑查廉訪鐸周御史怡偕捐水西書院以八十餘人爲會延鄉東郭錢緒山兩先達講學於桃花潭即今之水西祠堂是也公早年食餼當貢之年適爾捐館維時給諫公用御史查

廉訪及青邑施堯臣銅邑宗敬中在朝共事合數邑之會友爲一代之名臣聲名文物有自來矣諸君何遽不如　龍泉公之好義倡建水西書院而談之我姓生童才力之不逮也（現身說法書君當其點頭）彤生本愚脂少年荒嬉入學之年詩文猶未通曉自負笈白門從姚惜抱陳治峯兩先生遊聆其教益忽而悔悟有志上進遂得微名然二十年京都（衣此一筆文氣更足文意更醒）十數載南楚諸君又何事不如彤菽之我姓生童進取之不能也今吾與族中生童掃除更張務使文風甲於我鄉科第紹於曩時而後爲賢子孫不忘厥　祖除書

知各族長父兄勉力勸捐外其我姓宗祠地址居中四（亍日童子父兄欲爲謀生）分有志之士咸就近約集彤當倡首捐錢百千定每月（討器頁偃進舍試諸一途更無他策亦將勢使然也試）兩課其詩文之優者當獎賞五名其次亦給以紙筆其（看什宦之家詩書之澤大抵多於匠工商賈故代人說）年幼詩文之未精而才堪造就者亦致之考課經費出（何事而不顧書上進富人又何樂而不捐資乎）於公項實惠及乎諸生錢硯磨穿有志竟成族中子弟倘以予言爲不謬吾當繼　龍泉公之志捐廉倡建書院又何不可今定於某月某日開課並邀董事面商其一切議課規條核算後即張貼祠堂是日諸父兄亦宜率子弟修爾容敬爾事如生童之應試焉毋第以具文觀也可

先生此文其婉轉處乃一片苦心其勸勉處乃一片婆心鄉間富人見之當見義必爲塾中子弟聞之當聞風興感吾知西鄉何氏從茲勸學興賢醇儒名臣人文蔚起不僅稱科名之盛也客冬在象鄙人與十舍弟蜀江亦商及此而力有所不逮世間好事竟讓先生先一着矣（舒其鉄篤橋拜讀）

經綸愷惻之意流露行間昔賢云有眞性情而後有眞學問眞文章眞功業（琛）於公亦云然（受業諶琛謹識）

蓮花夢記

說夢癡人也然而悅心思快耳目竭一生之智力不可得忽於枕席間得之故智者亦偶稱道若以寔然穢濁之氣紛然雜投之念凝結而成夢則亦塵土鄙俗而已矣安得有佳境某月日夢出戶行里許地勢一變巍然當面如人立如獸伏嵌空玲瓏氣脈連屬嵯峨而谽谺者山勢之嶙峋也霜皮磨銅翠筠削玉新綠一徑疎黃半林三五而交錯者竹樹之疎密也過小坡山之陽平畦數次鄙屋籬落鷄喌喌犬狺狺花溆柳堤清幽而絕俗村庄之位置也芳草綠蓐而成紋落花紅茵而錯繡迤而東水聲潺湲樹木陰翳兩岸交合攀藤附葛側行百餘步蛇盤蚓曲荊榛幽阻岓花風落片片從上流來力窮其曲折遂得異境豁然開朗蓮花滿湖一碧無際丹碧參差濃香如海詩有云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猶未足以彷彿矣蜻蜓紅衣翡翠綠羽往來交飛上下征逐隄邊有水榭數間隱聞人語頃之見主人出戶瓊琚玉珮飄飄若仙睨之似曾相識揖余而言曰客竟有得意忘言之樂乎其粉香玉膩嬌酣而欲語者溫水新浴之楊太眞也其浩如白羽縞衣素秋淩波而顧影者洛水之宓妃也若張昌宗則泥滓中物耳烏足以當此耶且余謂造物之不可知也久矣若夫長春之苑碎錦之坊黃金鑄屋白玉爲堂鋪鴛鴦而作瓦剖玳瑁而成梁晶簾珠箔飾碧懸璫樓臺則連雲疊雪亭閣則積翠沉香然而星移物換落月殘陽蟏蛸懸戶薜荔蒙墻美人娟娟隔黃土公子佻佻思斷腸曾幾何時而風號雨嘯衰艸枯楊且以一日爲百年者庸人之想也以百年爲一日者達士之懷也吾與子相遇於卒然之間交契於無言之際對名花而忘憂撫良辰而如寄又豈偶然事乎卽此地之一變爲荒烟蔓草未可知也再變爲朱門華屋又烏可料耶然則子何必惓惓於是而謂眞有此地眞有此花也乎噫大塊之文章何所不可眞亦幻也幻亦眞也子將從事於文當於此思之言畢拂衣而去余亦驚寤張目視之月光滿戶

亦是從解嘲荅賓戲等篇得來琢句用筆雅與柳柳州相肖（弟李裕陵讀）

漵浦燕子潭硯石記

道光十年春予借補郴州判郴固多山而產石取數片製爲硯用以作字頗愜意秀才劉生聞之餽一石長尺餘厚寸許底面各殊其皮黃而瘤沈粟仲先生見而異之分其半各製一硯名曰樹皮鴝以銘友人舒君鸞橋索予硯徧觀之謂惟此最良甚類端餘質粉嫩以指劃之卽有痕皆下材也吾漵燕子潭潭底有石質重而堅性細而潤形形色色無美不備其發墨端與歙尚不逮余漫應之舒君亦微笑曰吾固知先生之不吾信也丁

酉秋代理辰郡通判約舒君同往通判分防浦市距漵才百餘里舒君取漵石十餘片示予倩工琢之試以墨材甚良考各家硯譜言沅言辰而不及漵蓋漵僻在一隅而爲唐宋諸公足迹所未經耳去年冬吾家地山老人暨沈粟仲宋于庭兩先生見予製漵硯極稱賞之各持贈一相與銘之紀之作爲歌詩以表揚之欲以發前人所未發嗣予署岳州判金湘門觀察耿退思太守二公藏端硯甚多出以相較皆弗及各餽一方咸稱道之適嵩雨峯總鎮赴都過岳余在浦時曾由鎮遠致書索予硯許之莫由寄今踐其約乃大喜岳之同官惠有亭叅戎洪摹雲叅軍胡芝房明府王平舫文學以及諸虎臣史雲裳諸幕友亦各贈一方如其意以去噫世固有抱非常之才而隱藏於深山窮谷不爲人所見知者曷可勝道奚獨斯石也哉然斯石也非舒君無由識非予無由顯千百年後予與舒君或賴斯石以傳

州同州判說

國朝設官外官於府州縣皆有佐府之佐曰同知曰通判州之佐曰州同曰州判縣之佐曰縣丞考會典儀注凡府州縣之佐皆與印官平行分庭抗禮者也其同通之不附於府而專城自理者曰直隸同知直隸通判不在佐貳之列若同知若通判府之佐也若州同若州判州之佐也但州佐有二府所管轄之州州其屬也府其長也故知州見府用職銜手版屬州之佐見府從同若直隸州亦管轄各縣品級雖次於府而體制則與府無

殊其州同必以舉人銓選其州判必以恩拔副銓選非若府屬之州同州判可以流品銓補之也直隸州啟事於府用移文直隸州同州判啟事於州皆用牒文所屬縣啟事於州同州判用申文亦猶府所屬州縣啟事於同通用申文稟見用職名之例夫人而知之矣至直隸州同州判啟事於府用牒文見府用晚生名帖又夫人而知之矣乃今之現任直隸州同州判候補之直隸州同州判見知府俱用手版稱卑職易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豈作如此解耶孔子云恭而無禮此之謂矣夫國家建官尊卑自有定制太自卑則鄙而人亦鄙之竊恐府與州視此不自重之直隸州同州判將以府經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待之矣豈長官之妄自尊大哉人自賤耳毋怪乎今之知縣見直隸州同州判以平輩視之今之巡檢吏目典史見直隸州同州判亦以平輩視之人侮之乎自侮耳吾故曰不自重耳居官行事不卑不抗乃爲得中卑則鄙抗則傲於國制則有關於紀綱於世道則有關於風化非謙之不可爲訓貫卑之失體而無禮如此等者卽以違制論亦無不可而近日又無人議

彈者竊恐趨而愈下無雄飛速步之風將流而爲雛雞墻犬之甚也因爲此說以諷我輩之爲直隸州同州判者

鷲橋氏曰考官制秦始置郡丞以佐守若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等官漢晉以來隨時更改迄無定名皆郡佐也漢之刺史非今之知州也以六百石而糾二千石居無定所似明之巡按魏晉刺史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今之總督隨書刺史則如今之知府知州刺史之佐亦稱別駕庾亮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宣

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故近日州佐或稱半刺但古時刺史權重宋初懲藩鎭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既非官屬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朝廷使來監汝舉動爲所制故錢昆求補外郡人問所欲昆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據此則今之州同州判猶宋之通判乎近時稱州同曰州司馬稱州判曰州別駕猶沿漢晉郡佐之稱而所謂任居刺史之半者不可得矣事權不屬故縣令不甚敬畏實閒曹耳若再不自重則監州之虛名虛體面亦不存矣毋怪乎今之臺司倘另眼待同知通判而不以佐貳待州同州判也官之卑者至巡檢典史止矣乃今之巡典見州縣則稽謹盡禮見直隸州同州判則分庭抗禮州同州判見知府又何如此自卑乎討差使也求署委也非知府不能轉達於臺司故不得不謙恭以自媚耳卑鄙既如此而求其有好官聲得乎先生今日不自重也余爲下一轉語自愛者乃能自重自重者乃能重公事重公事者乃能愛百姓

國初時稱督撫爲大老爺知府爲太爺乾隆時有府

道亦方面大員之論知府遂稱大老爺道遂稱大人矣查會典通判正六品倘是監郡今不惟通判用紅繖州同亦用紅繖府道轎圍竟用藍呢矣又查會典聖廟行禮州同州判拜墊皆在教職後所以重儒官也今州同州判俱排班在教職前矣諸如此類皆隨時自爲升降相沿已久恬不爲怪因閣先生之說而附記於後

復黎平張飛卿太守書

飛卿先生閣下八月初旬接誦手書因悉爲事牽累以致去職殊堪浩歎繼而思之宦以海名前途原屬茫茫有遇順風揚帆竟渡者有遇逆風落帆停延者有覆舟沉溺者有載沉載浮而終登彼岸者此中皆有天焉亦惟付之不可知之天盡人力以俟之耳孟子云生於憂患焉知非天之所以故置閣下於艱難險阻之境使之愈深其閱歷愈臻其練達以陶養其才識而宏其用乎漢唐以來名流出處窮通得失其見於史冊者勿論矣本朝如臨川李公穆堂太倉王公顓菴以及楚南之陳勤恪公皆屢蹶屢起者也近世如彭滄洲河督顏惺齋尚書諸公亦皆於挫折後終致通顯以此推之則閣下可以不必書空（形）亦毋庸爲之太息而解組有感之作并可勿和未知以（形）爲然否也（形）在楚南數年調邊以後勢類投荒味同嚼蠟自新春握別旋楚銷差僑寓星垣倏忽半載蒙上憲調濟俾得一署理辰州通判信而委札尚未見下也將來台駕北上舟過浦溪尚可藉晤一暢愫懷耳殘暑漸退涼風洊至且作達觀勿爲愁鬱

專此佈達并請近安諸惟荃照不一

復克庵大叔書

八月二十五日接奉大叔來書藉稔起居康健深以爲慰（形）自到楚後遠離桑梓久違鄉中父老因監州僻在邊徼即欲寄一家言而鴻鱗亦難於覓便回憶都中所交遊鄉黨所往來者未嘗不心焉數之然未悉（形）宦況者數年來或未得（形）一音問不以爲忘情則以爲疎懶矣（形）自謂邊隅口分駐深山窮谷中書差不滿百茅店僅數十家往來無衣冠之客日與溪蠻洞猺相對蠻烟瘴雨時復逼人奴僕或以疾亡或以窮去官則日坐冷署除種花習勞拈韻遣愁之外惟有北窗高臥聽山城更鼓清晨霧重不敢啟戶開窗黃綾被內強作安樂窩如此者忽忽五年追憶慈幃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迎即欲遣蕉寄餅亦無便可託此與東坡之謫儋耳情何以異無怪乎王少伯尉龍標時竟棄官逃歸也去春因委駐洪江得離此土秋間委代東安由東安而零陵而祁陽所經歷者諸肖營朱陵寺五[illegible]處浯溪石鼓書院見漢唐以來名人紀載於山川只見九疑之奇衡嶽之峻沅湘之清洞庭之濶殊快人意冬間解餉赴黔省往

則雨雪泥塗來則春烟楊柳總計一年跋涉宦轍萬里而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間有託物興懷之作亦無非滿腹牢騷之氣惟去冬計典內各憲念間曹苦況予以卓薦將來或可得一揭書長史斗大州牧稍了讀書之願以慰先人望子之心第未知上憲量移置於何地好官不過多得錢恐此語未必然也承委籌備祠中公事並寄來知單足徵大叔上爲祖宗下爲子孫之至意（形）宦途稍爲通順俸積之餘定當惟命是從尤所願者令孫愼修將來或列清班或司民社必能繼大叔大人之志以圖厥成而善其後也夢華弟近就何館光景何如同鄉故交如戴蘊山陳譽園陳鏞與諸人聞皆已物故令人有晨星之歎（形）在黔省得晤廉訪楊疊雲先生曾詢及大叔近況諄諄念舊可謂古道君子矣昔年故交悉登臺閣（形）等猶碌碌風塵才與不才不惟相形見絀令人滋愧矣吾姪無他惟少讀書種子耳寒士既難讀書惟望有力者捐貲樂助或賑荒或施粥或明教或勸藝無不可行然此亦佛家之所謂願海也安得有力者爲之慈航普渡俾同登彼岸哉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吾

叔既堅此志又爲鄉黨所推重想此事定能有成（彤）亦惟勉爲好官儉以積財將來量力捐助以共勸此美舉吾叔以爲何如肅此復聞恭請福安並問閤家均好

與沈德峰巡政書

閣下以入夏以來天久不雨出示齋戒設壇祈禱所以爲民也乃閣下僕役有言客民在雷祖殿食雞蛋違禁令者特簽差拘提赴案（彤）昨晤閣下以爲愚民無知乞爲原宥而閣下不允所請意此輩必有觸冒忌諱致干閣下之怒者（彤）姑再申一說爲此輩解焉閣下爲民禱雨若未雨而食雞蛋自宜指名究治如其既雨亦宜包容隱覆以昭息事之度卽以齋論齋之言齊所以齊一其心思也朱子註齋字不茹葷亦只葱韮之類非禁止食肉也　國朝典禮凡祭祀祈求皆先期頒示齋戒但祇以律官而未嘗律民今赫然下令必欲追問在閣下之意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致藐示官長輕違故犯非果有意怒絕之也食蛋者不知此意妄生畏懼（彤）竊憐之卽洪市之人亦莫不以閣下此舉爲當然而莫有敢爲閣下言者非以其食雞蛋有汙雨壇干犯閣下是懼哉彼民既知懼矣閣下必以雷祖殿食雞蛋者究之則非惟無補於地方之得雨而反難防民口之如川其故何也閣下不聞桑林之禱乎夫以湯之聖而能自

訟天鑒厥衷甘霖立降我輩出身加民豈無有過舉上干天和者不雨之故未必非官斯土者之有以召之也如以食雞蛋之小過而必欲治之現在洪市痞匪有竊人牛羊者刼人貨財者奪人婦女者其惡十百倍於食蛋簽差勒拘縱逸不獲閣下烏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乃於無關緊要之件察察為明是使斯民請官借求雨以擾民而紛紛有怨官之議也日後閣下必將追究僕役莫有言者（彤）忝在同官不得不言伏願閣下臨民以寬申以訓詞免其責罰使雷祖殿食雞蛋者幡然悔悟

各自愧勵上追成湯祈禱之忱下繼王烈聞知之風遠邇人民心悅誠服豈不甚善閣下其有意乎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臨潁不勝企望切禱之至（彤）文再拜敬白

謝施潤齋茂才書

日昨道過龍標得以登館把晤飫聆清言別後卽於是日午後抵洪於案頭得觀來函展誦桃源道中紅葉詩知閣下寄託遙深未許外間問津及敬讀為家慈壽序不惟前後起訖映帶有法其敘事則於疏宕中見嚴密其引證則於拉雜中見清晰其接落轉折絕不使一直筆正如老將行師紀律嚴明而五花八門又令人心驚目眩難以猜度此非寢食於古者曷克臻此老母壽序頗多今復得先生不朽之文而可藉以傳賤弟兄及子

姪輩讀先生之作當亦狂喜稱奇拜嘉惠於無既也弟一官匏繫捧檄連年于役中忽遇吾兄得此傑搆亦足為遠遊人添一快事矣肅此道謝卽叩文安不旣

致州同幕周某書

不晤芝儀倏經數月屢於貴居停函中附候起居想已入清睞矣茲有啟者弟以靖州判職司總捕連年奉道憲札委在於辰沅靖一帶地方沿河訪緝今春因洪江林端甫去任復奉道憲札知以洪市五方雜處百弊叢生不可一日無官委弟暫行兼理前充委員尚可委之該管州縣今既身任其事豈可因循貽誤負上憲諄囑致同寅營議是以接篆以來即將洪市痞匪賊盜滋擾及差役扶同舞弊情形備悉致州致縣應如何振刷乞

爲示知乃并無一語復閏月初搶竊之件隨獲隨解因痞匪聚集太多恐釀事故摘其緊要數件備文略爲告知貴縣本州不過使知地方弊端以便先事預防非有他意也乃竟行札申飭謂弟到任月餘不能使匪徒斂跡致盜賊縱橫近之盜賊聞一擾州垣再偷協署豈僅有於洪至林祥林棟每次來洪便有搶竊之件訪聞搶竊之犯無不與林祥林棟通氣者易小備一犯接年在洪米廠率黨持械阻米惡索去冬黔陽書雲史在洪數日勒差捕緝因而潛匿黔之太平鄉今因謠言雲史赴

省竟復率黨來洪非弟同黔陽懸賞勒捕始行離洪聞其黨羽甚衆在書雲史尙且無可如何一巡司十餘名弓兵焉能使之絕跡札內謂弟擅訊捕獲之犯不問其姓名里居何以備文移交謂弟擅受除解交盜竊外有何事件審結詳銷即如周剛亭控梁作昌一件弟前因周姓在敝處具稟是請縣可否發交就近訊詳准與不准均在縣中又何必行札申飭以擅受二字壓倒不相關照之巡司乎謂弟討好兼理洪司原爲會同辦公於我臨口判何益豈不要討好乃如人意耶況洪距縣甚

遠痞匪賊盜盤踞於此已經有年若不早爲驅除任其時行聚衆結會將見愈集愈衆勢必如江華而後止事後再行討好竊恐未及矣巡檢非弟所應爲之官諸事非仰仗於縣則呼應不靈州判非知縣屬員動以札文見飭弟豈爲巡檢折腰仍以委札繳道請貴居停自行兼理當必使賊盜無蹤商民安業者弟亦婉稟道憲撤還札委改絃而更張矣閣下司理刑名嫻於吏治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特此奉聞順候文安

致何地山先生書

地山宗長大人閣下月前接奉復示備叨關注銘戢莫宣遥惟宗長先生起居迪吉襄事賢勞爲頌兹有啟者形於到任後查浦市本年夏間曾有搶竊各案并訪聞有素行不法之姚啟松搶竊貨船姦拐婦女學習拳棒身帶利刃郷市畏其兇横捕快無不通氣歷有控告從未破案因整頓捕快去其疲玩出示招充十一月初有毛安承充當看其人相貌凶惡衣服鮮麗令人心疑即着人暗訪聞其在外兌換金銀愈令人疑拘到一訊乃

敝浦慣賊毛成典在溆有案在辰谿有案兹於十月初二日夜同姚啟明等竊湘郷縣署金珠寶翠估賍約千餘金在浦市各典起驗印封因其金釧有夾斷者珠寶有不全者未敢經手令各典自行呈繳府庫復訊典本衙門差役誰相往來供出於去夏入卯之姚進相交詎知進即啟松自道光四五年起姦佔弟婦有案搶刼殺船有案搶賣江西過客婦女有案嗣於八年姦拐姪孫女藏匿地窟捏稱溺死從未破案因其與毛成典兌換金銀坐地分賍細研窮究因而破案在形到任未久即行訪獲據實通報似可邀免議處而湘郷有衙署被竊之咎辰郡文武員弁有諱盜諱竊之咎若形從而掩亦有規避之咎昨於本月初六日親自解犯交本府王太尊審辦其通報各縣公牘沅陵縣薛八兄捐馬追轉而來年新正王形甫先生晉省必講形不識時務執固迂拙形於此案亦籌之再三矣兩犯均形差役不據實聲敘是規避也餘犯未獲倘在隣省拏獲供出案終破也且近來辰沅一帶盜事者半屬差役彼知官之難於辦案也故其爲惡日益肆如武岡之猺鎮竿之兵黔陽之

易小満其明徵也孔子云不可使知之今則盡知之矣地方一經有案處同寅之干碍本身一處分咸思化大爲小化有爲無其如百姓不治何哉而上官之忌形者或以爲邀功怨形者又以爲認眞事既眞矣必使之假竊恐弄假反成眞耳在官人役重重犯法逍遥然求免過而不得何功之有俟將此書轉呈穉垣太守一覽倘晤形甫先生爲形一解嘲也耑此布達祇希荃照不既

致徐星伯先生書

星伯先生閣下彤自違別以來忽忽將十年矣迴憶在春明時凡大人先生之有以益我者未嘗不遥望燕雲而延佇也彤於調邊後監靖州之臨口曾接閣下手書諄諄念舊心甚感焉嗣致復數函並問夙昔交好而皆無一字見答豈爲洪喬所誤付之流水任其浮沉耶僻處邊徼跡類投荒兼以鴻鱗乏便雖欲時爲肅候起居輒以無所託寄心焉中止惟有誦古人落月河梁暮雲江樹之句遠企而神馳耳今秋因公在省得晤兆晴川司馬詢悉閣下精神如昔並知令嗣已登賢書不禁爲之狂喜雖走馬長安看花有待然養之愈深則達之愈遠也徐亭二兄近狀何如已慶麟喜否其家中景況自淵浦歸身後仍如舊否也伯昂先生聞有喪明之痛不覺爲之不樂至聞仙槎先生有子承家繼典清班則又爲之一喜也彤年已知非景升豚犬尚未一見燕雛之年已臻告存山川間阻既不能效安仁板輿奉養卽欲遣焦寄鮓而閒曹窮困每形拮据公私實交迫焉數年來委駐會同之洪江汛查拏匪類賠累不少客冬復捧檄赴黔護解鉛餉今春始旋奔馳萬里風塵雨雪宦途滋味領畧殆盡當道諸公念下吏微勞於　計典內予以卓薦殆欲驅策駑駘俾勿終老泥塗耳竊冀上憲量爲轉移而州牧祇一武岡別駕僅一晃州例得升轉然垂涎者衆非有大力者爲之吹噓則捷足者先得之矣茲因晴川司馬寄信來都之便肅以布聞敬請台安統希荃照不旣

致岳州黃別駕書

石泉二兄閣下日前因公在岳得以時相聆敘逈承屢啟芳樽常陪綺席作湖山之勝遊聆蘭言若屑玉高會羣仙不拒俗子快也何如感謝奚似邇惟閣下以閒散之仙吏作風月之主人退食餘暇登樓憑弔又不知胸中吞幾許雲夢也弟於季春中旬抵省茲以西是遺缺俾縮斯篆既屬赤緊之區復多虧欠之項補苴罅漏實爲大難吾兄高明其何以策我也前承招遊君山擬謁二妃墓尋欒巴取酒處遍登十二烟鬟步郭璞遊仙之韻乃爲駭浪所阻未暢斯懷遂同登扁山而御風坐仙亭而待月惟憶耿伯宗慷慨而談經濟李謫仙豪放而歌風騷呂子明清明而多頌聲賈頴川抵掌而論治亂張伯高落筆而生雲烟而閣下方且如君家子久放浪江湖相忘形骸之外不欲爲一官所拘束區區吳蒙亦思效吾宗子叔對酒清談一質諸公清聽閣下以爲此日之遊可稱嘉會不可無詩奈以捧檄奔馳未能摛去俗塵一寫風景俟心緒稍得稍閒筆墨調和當搜索枯腸爲君歌詠焉知後之結伴而遊者不將索我輩於千載之下謂當日有若某者有若某某者其賓主皆東南之美也哉春光已去夏日初長臨風馳想聊藉子墨致候起居伏惟萬福

答宋于庭明府書

于庭先生閣下省垣握晤倏忽歲月于役奔馳音候亦疎弟於五月奉撫委查勘湘陰圍田私垸六月復奉撫委前赴岳常一帶查看水師戰船至前月二十七日始行回省銷差得誦手書就悉先生榮蒞肥水握符耒陽想已繼鳳雛之高蹤展驥足於康衢竚看循聲遠播卓薦頻膺矣至於鹽務一節其初毘聯兩粤之處原食粵鹽後因淮商壟斷囑託　部議凡可通舟之地悉行淮綱舍近圖遠不便於民雖經言路屢行奏請稍爲更變屢奏屢駁天下事有利必有弊今日之州縣暵於捕緝復增賠累而淮商更形虧歉正不知將來作何料理也交代轇轕近日已各處皆然但一經接手不無分擘之項惟看清應接不應接應攤不應攤耳至缺之美惡則在宰是邑者爲之潛移默化況先生學養有素閱歷復深正可掃盡俗塵另開生面笑以愁爲語云官似一臺戲弟是梨園子弟尚未出腳者亦不知將來登塲又作何情狀姑以門外漢爲局中人作一解嘲可乎邇來暑氣全銷秋日以深遙惟起居安善閤署迪吉爲頌公餘有何著作希爲示知以廣見聞弟雜作無稿前承賞鑑茲已付開雕氏亟懇大筆一叙耑此佈復即請升安統惟心照不旣

孟塗駢體文

1044冊97版

桐城劉開方來

[illegible]方伯書

[illegible]

長館十旬剪拂使鳴沐薰加被推公之意直欲登百里

詭類金膏水碧銀甕珠船紫□之華青芝之秀莫不思假品藻重彼聲稱一言炳乎丹青片語定其朱紫開榮灑澤已風動夫賢英蓀響徵聲乃波及於闇陋一篇之麗即稱瓊樹之[illegible]乘之[illegible]屆金華之舄揭袂萬古

於[illegible]東嶽於西山者矣昔袁生[illegible]於太傅並邀心賞不惜[illegible]芳擬之於今殆無以過[illegible]遠離親左右[illegible]松之懷[illegible]白日之望[illegible]

[illegible]

遊石鍾山記

余[illegible]峙[illegible]石小孤立其前[illegible]宿[illegible]石鍾之[illegible]慕[illegible]崖[illegible]上聳巍然在望[illegible]拖草冠加首蘿衣在身[illegible]旁倚小舟[illegible]其中恣其游覽[illegible]勢淩波水聲入隙益以風力遂爲鐘音[illegible]於細以今所歷不異舊聞若乃縱觀形勝其前則洪流激蕩挹江與湖其後則[illegible]延遠[illegible]及嶺[illegible]其巓則巨體四裂若斷若連窮其底則曲洞中通半水半地詭

譎態斑剝蒼形石空見心山瘦出骨龍鱗刻劃虎狀峭[illegible]天入陰迷境偪危疎碧華猶濕紺色長寒通入面之[illegible]煙鬱眾竅之奇氣每至陽精匿采遠峯斂形暝色近人蒼林息籟朗月初上微風乍興時有異聲發於中夜天樂獨奏遙和無人微聞石間自爲響應蕩水雲之舊蕭汗天壤之元音誠寥闊之異觀仙真之秘器也余乘興訪奇薄言就道謹書其概以質山靈至於盡石室之幽深增古人以故實願期異日不食此言

縱江游記

歲在閼逢月臨鶉首方來居士將訪故人於江右之星渚駕舟一葉試水半篙遂大縱江而信宿焉於時輕風

扇暑朱火代春水氣昏明結爲薄霧日曈蒸爍鬱作晴霞藻墅四交綺川中合於是居士乃散賞河濱新眺堤右循山之足捫石之膚履露有聲披林出色逶迤以北有廟巍然斷碑欹傾亂榛紫互紺形在壁碧華落身老樹秃枝橫臥當路危峯承石高戴入雲日暮興闌薄言將返忽有二客遇自木端攜手翠微濕衣紅彩小立叢際風來不知高詠古初鳥呼方覺歸路漸黑缺月半黃復於禪棲縱其奇抱吟嘯方永響答未終古佛無言老僧欲睡禪麈落蕊芬泉香送至夜分舟子見促揖客而別乘淵以歸嗟乎今夕之歡已爲陳迹斯遊之樂得之阻風長歌短歌皆雨新雨良時難再對影成三豈可無傳庶幾不負且夫人之所寄非水即山昔賢有云況吾與子爰借長筆以寫佳遊山割空清水摹遠碧一紙暮色半日閒蹤後之視今誰能遣此書畢三嘆挂席遂東

張阮林孝廉誄

嘉慶十九年仲春月之某日吾友張孝廉以疾卒於京師嗚呼垂天翼鎩驚代才空風雲爲之氣寒金石於焉響絕三年不見一日長辭桐枯百尺松崩千丈訃聞之後猶復遲疑慟絕之餘方能言語悲哉人生如寄達者特以解憂天道靈論才士因之賦恨茫茫終古悠悠上蒼虛此精靈奪我良友不其酷與方余與君傾蓋言歡

聯袂展謔行則共席坐唯一榻縱口入挺抵掌三古或命駕西堡則霞日交暉或弄翰北牕則風雨四集相期黃髮永愜素襟豈意良會方終瑰質遽殞轉麈尾於燈下君其謂何埋玉樹於土中誰能遣此德音未遠風味轉墜交遊天下傷吾道窮冠蓋京華令此人死王子敬之靈牀宛在顧彥先之雅操奚聞以此云悲悲可思矣夫洗馬遠夭與已夙彰長史雖亡官能早達而君幼志皇路長登賢書勝流傾心鉅公側耳鯨筆奮其藻艷龍門長其聲華方當作賦西清詩經東觀而弱植先摧高霄遂絕其可痛一也君夙負奇姿雅多妙製濡毫每立琢句天驚沉博之[illegible]雄傑之氣挾雷電

以奔馳深思自矜苦吟心賞如假水旨定成大宗而造物忌才文人鮮壽使夫青松之徑秋月孤明紫蘭之坂春風獨被其可痛一也君以張華博物前哲所稱許慎說文通儒是業是以周覽九經研究三史一月四十五日朞年三百六旬獨抱遺編鮮餘清暇赤文綠字恰太始之靈奇白蟻烏闌供中宵之著草考糾異說已有成書而生命不辰厥志未遂其可痛三也且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行之賓也斧藻其德故白賁可以識黃中金玉其相故春華所以副秋實君行期絕俗志必超羣鶴獨立而不移鴻孤飛而難絜炙手畏熱此心常寒夏侯元之嶽立獨絕千尋周伯仁之河流恥爲一曲固宜久登顯地挽彼頹波而木秀於林風折其幹人殊於眾天奪之年其可痛四也又其甚者雙親日下卜九霄之翰音少婦閨中望三春之錦字而凶問忽至哀痛無生反笑爲啼破歡成戚夷生人之恨事極塵世之酸辛虛室風寒繐帷露泣毀紅顏於未老催白髮之叢生遺孤則教育何依弱弟則形影自弔家道寖間身累滋多其可痛五也卧疾都門遠離親舊瘁精於車馬之下畢命於文史之勞侍榻無人餐荼靡效想其靈爽欲化必有哀鳴貞木將傾不無愁色而家隔天末未聞一言人逢夢中已成再世其可痛六也二千里外難返靈車三十年中幾嘔心血相如之遺文不少長吉之詩草誰收非

其人事有可慮目瞑不覩手澤徒新付千秋於不可知委半生於無何有其可痛七也不寧惟是昔支公有云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以今揆昔誠匪虛辭君之在同里也羣士或妒吾黨其推竹帛爲期道義相與遠取孔氏之三益近慕魏代之七賢送抱推襟有踰棠棣之愛密坐濃酌不虛竹林之遊今庭闈喪一有德遂孤言笑無歡起坐如失臂之秋殘芳羽眾鳥悲號華落一枝盈林改色幽壤永閉昭途孰親其可痛八也以斯八者積於五中無嗟來桑戶之歌有氣長臨殯之慘寸木相隔長夜獨瞑河梁路邈情空膠漆酒鑪地近邈若山河所謂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者或有望乎爰廣向秀懷舊之意遵潘岳作誄之式爲之辭曰

龍眠之麓其水西流誕生傑士拔羣軼儔片紙萬狀一語千秋少志雲霄已覺鳳德壯探霞□乃偃鴻翼吁嗟二豎獨罹厥身去彼昭日謝此華春茫茫者天欲問無言既縱以才胡促其年局途促日長夜獨宿其人其筆如圭如璧春草片石瑤雪一林眷言懷思能不愴心何以慰之太古之琴悠悠百世存此雅音

與吳理菴先生書

自白下言旋清塵莫奉載閱寒暑遂違德音霧雨匿其光輝春風入乎蒭豢眷言道履實切余懷動靜納宜攝衛爰若先生學古有獲味道之腴藝林發其菁藻潘陸

[illegible]其[illegible]蘭寒玉落邇高一[illegible]秋思之緜遠[illegible]於杳渺長松之間可寄其遐矚[illegible]石[illegible]獨振大瀛襟固宜大海迴瀾高山作範而乃屆[illegible]屏迹田間共野老而話羲皇起古人以對風雨[illegible]驕景氣鬱乾霞此子雲此以賦乍愁射洪所以悲感也開家居靡樂客宦滋多酒煮星前琴臥花外園[illegible]照人以古色山餐資我以真言率爾擷芳有時得句送奔夕[illegible]去月消薄書於歸雲書聲未終雜以落葉飈[illegible]飛來隙風此時意緒亦復淒清雖使木奴千頭隨人小[illegible]魚婢[illegible]犀供伐加餐而言瘁孤鳴與凋獨賞終未釋網居之戚也已近者刪風戒途榴火告節命車

[illegible]日問字何時臥清山而未能身將西邁瞻白日其未[illegible]歸已東馳

與光律原書

小別千里長日一年市居鮮歡亭飲自放竹陰在地感夏如秋花光照人薄暮疑暑緝茅十笏踏月半弓碧水泱其吟懷清風益甘韻事遂乃花間小立柳外高眠一峰當門有時縹緲雙鳥窺戶忽爾自言把酒迎晨鳴琴選夕忽忽乎不知　月之易邁也足下冥心太素潛志簡元縱吻闊[illegible]吐[illegible]委長[illegible]出戶則[illegible]影澄秋佑生緘經則河聲壓几鶴聲肩而[illegible]講魚夐尾以候吟咏雪[illegible]能溫[illegible]殘[illegible]不散久已長[illegible]作[illegible]深柳讀書矣濠州地本

平原人多遊俠飛沙入袖高浪拍城西望淮流南瞻江表掌中塵黑眼底天黃曉氣欲來破寒而往旋風忽至振衣以當山川恣夫壯觀賓客厲乃奇突遲回夜飲珍重早涼塵尾談餘馬足遊遍中州接壤心識英豪南國多才應憐詞客僕自春徂夏靡食怠君一日相思則晦明不語三旬未見斯風雨警懷紉蕙滅芳樹蘭不茂命駕無地論文愆時嗟我懷人嘅其歎矣天生吾輩動乖時宜聯之以性情通之於夢寐而又愁以霜露阻以河山處者疏是行者零雨慮其寂寞奉以文史之娛妒彼歡言破其疇昔之約停雲池館增此怨思落月屋梁隔我顏色片鱗之字多杳隻雞之會不常桃花一山芳草

寸水舊遊如昨此情遂孤詩會散於競辰酒歡敗於遠役若君與僕豈其然乎聞君赴籍京華取道白下汎乎澤國行矣天衢前路勉旃莫負竹林之宴後期可待終開桃李之園

誦芬錄序

鄭柳門先生既爲義門支譜以紀舊緒揚駿烈於往古馳華譽於來茲復以所爲誦芬錄一卷示余余受而讀之作而歎曰甚哉先生之孝思也夫流派既遠地望斯頹世業墮其良弓故土懷夫喬木吳中門族非復鍾鼎之榮山東千家莫聞軒裳之舊高門蕩於烽火故事剝於雨風豈僅百年見行路之悲五世歎君子之澤已哉

今義門自宋冲素先生以迄於今歷世則二十踰五列行則一千有奇人不盡書事難悉載先生乃綴其遺逸撮厥菁華內以補譜諜之未詳外以便藝林之傳覽重其事也善其體也故其用意縝密創例標明由河首而泝波濶翦榛蕪而出柯葉凡夫幼挺滄至夙尙清虛振景拔迹之羣擬藻舉實之彥聯瓜瓞於同室茂荊花之一株義氣則喬嶽聲高才華則雲屋天構加以歷世旌揚之典先朝褒遇之恩龍章錫額之榮鶯臺贈詩之美先靈去來之恍惚琴書跌蕩之歡娛山變容於幽棲水流聲於在坐奇石發姿於雲藻古柳滴翠於陰寒莫不登入斯編錯綜妙墨心藏有日手次成書意唯重乎本

根辭不取夫枝葉以覩靈運之術祖德安仁之敘家風不其同乎開於先生支譜已有其論茲復承命爲序索茲寸木懸彼華林雖不足仰窺淵旨庶幾其有當高深也已

與許農生書

園居半載水石爲隣緒風戒辰時鳥報節永言同志靡覺踰時念吾子緜采久宣華思奚託書感草綠慕府蓮紅蔚古意於空濛放今愁於曠朗單辭私賞誰與言歡開自數月以來洞志重元寓神三徑舊懷淡於悴葉芳思隕於歸華量雨厚薄訊春多寡時復嘯傲綴目修園集禽鳥以選聲萃雲霞而綠色有酒在石客坐參差攜鏡置林天入蕩漾話談終晝雲倦日疲山氣欲昏樹陰助暗小犬吠竹人來折花巨魚跳波月出墮地因之縱步散賞河干淺水蕩其春姿雜菲亂其野趣興盡而返索然寡聊琴轂響於獨彈爵罷歡於自酌每思修日朗月與子周旋青春素秋惠我言笑嘉會難得今歲爲期短辭無章聊復博哂唯珍重不具

陳觀國哀辭

余識觀國於皖城之江樓未朞年而聞其卒嗚呼有賦嘆逝陸士衡所以寫悲撫琴思人張季鷹因而流涕瑤華昔贈玉樹今埋陳君空谷標奇弱年擢秀學則有麒麟雙管賦不止芍藥一篇志契陳編情希曩哲乃以童

烏慧早司命折其芳華衛玠體羸弱植摧於風雪載懷舊雨益歎零星遺藁誰傳斯人竟遠青霞鬱而寡色白雪寒而咽聲年短憂長物新人故嗟乎感遊不再良會無多幽局閉其精靈華屋傷其零落歲更宿草風淒白楊逝者川流極望靡地悲哉秋氣薄寒中人百里之訊未通一束之芻何有旣虛皎誓又慘孤裏響已絕伯牙弦中恨豈盡山陽笛裏一言不朽僕敢忘諸九原有知君其鑒此辭曰

生則如寄兮死有可傳何造物之不仁兮豐其學而絀其年痛一別而千古兮冀慰君於重泉

贈龔西原十八字序

1964冊97版

余既尚友千載縱覽九區訪空谷之足音破流俗之目論棲遲洛下之會流連河曲之游敦盤聯歡紵縞志雅雖溫或如玉而利匪斷金善乎虞仲翔之言曰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嗟夫青眼易逢素心難共歲寒乃知貞木水落而見崇崖千里切同室之懷一日有三秋之慕昔誦斯語今見其人如西原先生可以盡之矣先生早標聰察篤好人倫上民奉爲表宗仁義成其經緯飛辯素節摛藻清時秋霜之嚴未足厲其峻春雲之潤無以磬其溫以此區別羣流增益標勝入五都之市必是明珠登九成之臺盡爲寶璧黃華諸善緇衣好賢先生有焉是以鴻漸之儒覩其眉宇鳳舉之使聳其芳聲巖穴之

奇邱園之秀大小冠之子夏東西屋之蓬生莫不盼虎竹之符瞻龍門之阪聞鳳影附盼響神馳乞許子將之一言泡黃叔度之千頃□□□□□□□□□不啻百羽之環九苞羣毛之宗獨角也開性託迂疎時崇剪拂拔雲谿其清朗朽株施以丹青激揚之詞有溢於河漢公私之宴不聞夫春風申其白水之誠易以丹霄之價蓋嘗歷覽終始綜核交游數華嶽之虛懷論朱門之屐分未有如先生之脫略形骸披露心腹者也雖鄭當時之愛客任彥升之揚才縮于所見七士獻子有友五人其相契之深皆莫踰也含宏者易爲容秉直者難爲合故良驥用於九折之坂而廣車便於四達之衢

開之狂簡有甚正平先生氣概乃同文舉以斯稱契殆罕見矣今者一麾出守羣部馳聲雲霞護其靈臺山川納其爽氣借公緒論拓我狹襟慧遠交游遺其風月匡君兄弟留此芙蓉挹飛翠於有形蕩空碧之無際古懷渺渺今別匆匆用獻俚辭上敘款眷亦以見知遇之非偶離合之不常焉耳若先生賜之周覽鑒其曲忱則雖組織元黃未成文采模範山水不盡高深而感由心結言以人宣豈非掏發響於中郎璞呈色於卞叟者乎

贈鄭夢白明府序

余讀書至管鮑推心尹班促膝矢素交於天日輸丹款於肺肝金石不渝其音霜雪莫凋其色未嘗不撫几而

歎揚袂以興也曰嗟乎古風既邈斯義久淪衆口匪支人心如面或元髮而忘舊有白頭而向新蒞茲九州遙遙千載奇才不少賞音實難乃今而得之夢白矣夢白學羅武庫筆擅文河入對金門秋鷹獨聳出持瑤鏡春雉皆馴丁卯之春余以名山之游至落星之渚藉匡君爲介與脇令相知先之以白雲申之以青[illegible]式[illegible]定一日之契傾匪月之娛焉自後余客南[illegible][illegible]伸[illegible]君言東郭每念林宗採蕙蘭而贈芳賦楊柳以言別蕩[illegible]使暢排憂爲歡證風雨之奇懷破雲霞之麗色方其夕曛西匿華筵上陳蘭[illegible]流光酒芳在御擊水晶而影碎勞琉璃而寒生縱口流河[illegible][illegible]約[illegible]清歌互答微風徐來爾

投紫身之珍我有黃環之報可謂窮遊宴之樂盡友生之情者矣退念古人相與名位多符或鶯鶴爲羣或鵷鷺列序余蹉跎方軌偃蹇夷塗劍氣爵夫紫精鼎痕紛其碧繡君循聲方茂霄漢早登而過推鄙人躋之往哲升沉異勢而雲水同依榮枯一時而松蘿相附信足以抗塵今古尚信丹青也已嗟乎谷風著於四詩伐木衰於三季本非貢禹豈因故人彈冠亦有王生不見廷尉結襪余故述茲高誼敦彼世風蓋亦以矯朱公叔之過情而笑劉孝標之激論也

與姚石甫書

載別一歲相思各天流水無波白雲在望以足下遠託

嶺外久羈海南心熱故山夢寒異國海氣激蕩或形諸文辭日精蕁蒸豈宜於居處其間雖有香浦之流花田之豔異雀五色奇卉千叢圍風則琲瑁之屏貯月則琉璃之館翡翠角容於水碧珊瑚冉采於霞丹海國之香品十名羅浮之竹圍雙抱搖蕩精靈飛騰藻色繁聲離俗殊狀異心詎足以亂游子之懷增勞人之感耳僕雖靜伏邸園暫游江表而衣冒曉雲馹戒行或與南皮之游或陪西園之宴繁星欲落神飈自吹無每念吾子忽若忘言匪直意氣之合抑亦襟期之密也足下七載未歸一官尚阻堂上切倚閭之望閨中罷織錦之絲如可稍慰冷歎薄增慶色即當翠旌北指彩鷁東飛慰風月以笑言敘松菊之間闊士生一世感踰百端風塵汨其素懷日月促其元鬢他物猶後此身實難屆粵中濕霧犯霄海風干節亦宜冥進芳酌慎彼早寒遠慰鄙懷亟圖良晤樂事重續勝情不孤想可必於今冬耳言不盡意開白

再與光栗原書

夫令聞華譽君子懼焉繁文縟藻壯夫薄焉是以鄴中七子風尚殊途竹林諸賢出處異軌雖秉志難齊而所業不廢也今之作者海內競雄準之前修里中稱盛昔石甫擷芳於義圃阮林蘅藻於文河筐菽篤志於史裁足下騰聲於經術並皆服迹塵網抗蹤儒林揮六代之

雲英味百家之淵旨淬鋒則練影霄白汗簡而竹節落青五色分章八音殊器而聞猥以固陋盡識英賢訪奇子雲之居聚飲巨源之室月采既匿繼以燭暉衆響合宣羣情乃暢遂使河淮齊漂并流於一川球琳瑣玕萃珍於同圃當是之時俯仰今古咳唾風雲論抉文心辯析天口飛聲則波涌窮澤吐氣則虹卷高霄縱歌嘯於蕭辰極歡情於稚節自謂羅足扶桑拂衣建木矣感會不常良辰遂往春草秋露既深離別之悲夕月晨星復有馳驅之感而阮林先背竟化異物修詮祈其駿足盛氣掩其哀情（謂臨終不作悲語）强力毀於積疲壯懷銷於弱命桂以芳而剪蘭以香自焚豈不惜哉死者既淪朽壤令

儀莫追生者又追窮愁矣志不遂功或疏於一簣學或輟夫半途昔魏文帝云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又曰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三復斯言可爲流涕若使諸君輕垂成之業徇流俗之情德璉之述作不成子長之私心未盡是吾黨果遜美古人而夙昔盡爲虛志也此事有數名山笑人願努力自愛勿使金聲玉振之節遠夫正始山高水深之操輟於伯牙幸甚

與左筐菽孝廉書

筐菽足下歎遐不常年時易邁愁來萬緒生計一絲物展轉以生新人蹉跎其非舊元首未變華恩已凋向者良會人地均娛置酒山阿放懷天外集千古於撫掌設八瀛於吞胸遠色蒼涼遙情激慨悲彼曩哲先我而逝顧此山川並我而存風颯颯其四來雲遲遲而孤往於時晨雪初霽春寒尚嚴恣詭忘歸馨懷及暮今則江波送舟鳴蟬在樹矣朱明欲謝素商未更炎暉見侵有同暴客涼風將至如待故人小飲爲歡長歌見志然每一念昨游未嘗不攬袂良辰停觴永夜也閣足下又下第南歸失何足憂貧乃爲累窮鳥無擇林之智饑鷹有凌飈之思昔趙壹悲憤而興吟李生致嘆於不遇千乘之友或孤履素之心一卷之師乃有佩青之樂嗟乎升沉之事自古難言得失之林於茲靡主屈大夫有闕天之

作劉孝標有辨命之篇徒授人言無資神聽夫溢露雖滋不救枯條之瘁霏霜既厲無改良玉之溫憂能傷人士各有志願足下善自慰遣以永寶修名而已歲云秋矣各自珍重不宣

呈蔣礪堂尙書書

開聞神匠鑄鐘識一百八聲之變太御相馬陋十萬口匹之材朗月炳乎玉津不遺邃谷祥風溢乎金岸獨振纖柯是以蒼鳥將翔假迅吹於羊角赤鱗欲振資巨浪於龍門周僕射之鶯禮右軍張孝廉之受知京尹賞音一日衍義畢生伊古以來有由然矣閒自維薄植得奉光塵縱談太尉之前長揖將軍之側錫之咳唾假以羽毛鏤骨銘心效蛇珠於何日感知書德秃兎管而難言伏惟明公三辰在握九壤注心訏謨遠猷得雅人之深致直辭正色古大臣之事君一心上格於高穹隻手橫障夫滄海天爲民降傳說之宿豈徒霖雨一方

帝假公以召伯之權盡授西南半壁於是牙璋靜秉金鏡高懸萬民爲之改觀百粵於焉起色深心獨運殊績日光方之疇昔可得言焉夫其鋒鏑初消萌芽未盡方開一面之網已逃千足之羣水寶伏其阽鯢陸跳梁乎射虎四民害業千里戒途公尺羽一下鯨卒奉其威靈寸鏃乍飛鷺官嚴其伺察除之以漸故干盾無勞謹之於先故欃槍難發妖鳥四散海氛一清五嶺洗其餘塵

二禺平其險浪此公所以靜鎮消患也邊鄙雖當瘡痍未復民無餘蓄商有獘形或珊瑚滿市而戶絕炊煙或珠翠在室而人多逋賦公獨裁濫科不進贏額裕商乃可裕國足民卽以足

君培元氣於積匱之餘回陽和於片言之內薄裴延齡之言利放李鄴侯之獻忠使夫香月萬家復見昇平之戲樓臺四季長歌醉飽之風此公之所以厚植本根也若夫整一　民風肅清吏治五軍承化眾部流聲農末交營俾殼人絲人而兩得威愛并用合冬日夏日於一身大人震風君子秉斗勤事則晨案廢食矢心則夜香告天千頃波深識汪洋之德量五花版出見經濟之文章

是以嶺南六十八州不殊風教海外五十三國且識威名此公之所以表異政績也公有旋樞轉軸之才重以興仆植僵之治李元禮冠域中八俊狄仁傑號斗南一人而猶降禮青衿訪奇白屋親七十餘士之言論尙恐遺才讀百二十國之寶書仍加勤學門多桃李青呈鏤管之輝慕有芙蓉紅照記書之字若開者食古不過一冊飮香空復十年籍未通於金閨名徒播夫玉署誦萬言而奚用說十上而不行乃蒙公一　顧稱奇三薦志鶚出之絕壑登以高衢奬掖之情有踰骨肉盜驄白馬之論不斥迂奇誇碧雞之才竟忘疏賤者矣若開碧霄縱翮清夜咎心旣負隆私又辜高義然而劍感雷煥豈必

當化龍之時驥別孫陽終不忘釋驂之日是以迹離左右心切宏慈王仲宣則賞憶曩初杜牧之則恩深去後激感之下繼以悲慚企慕之誠形之夢寐高山在望恍示我以典型景星麗天如見公之顏色作論願歌夫刺史買絲欲繡夫平原識小子之半生更無餘憾戴此恩於千古尙有秋光用是訪盧子諒贈廣武侯之詩體上敘傳遠素播德輝無地酬恩代蒼生而獻頌有懷測海向白日而陳辭念天下無道數公蘇明允不輕屈指幸海內有一知己虞仲翔無可恨聲詩曰

太一中判洪均分形或黃而濁或元而清靜則雨露動以風霆其氣積者鬱爲日星降誕名世翼戴宸廷社稷

、永賴明德維馨則有我公應運挺生分天之精與地之靈間氣獨得爲國金城令出無聲庶事以寧三辰爲緯四瀆爲經揖古周召方軌齊衡自昔迴翔蘭臺藻鯷現鳳九采出麟一角厥外無飾厥中有章秉文秉武克柔克剛介圭止水萬民之望乃任重寄秉節四方四方旣和銜慈刻績、
皇心載康隆以三錫
帝謂百粤嶺險海長地四千里濱於炎荒誰其帥之唯
公保障公奉
恩命以靖澤國百部風清五軍偃息四十九論悉中要機坐謹鎖鑰橫流知歸民曰　饑寒公爲致豐澤以時、雨

被以春風民曰姦慝公爲驅殛植此梧桑鋤彼荊棘士慶於都農賀於鄙爾耕白雲我釣綠水商有贏羨工無淫奇自公立法無偏無頗昔也崖疆今也樂土詠歌不足繼之以彝賢者夏屋眾賓春臺金買駿骨芝篆龍媒日惟小子夙究文史雖窮津涯未達神理公如大匠運轂推輪任木不棄造化由身刻鏤萬物助天布春援我高崖起我深域藻玉有華我雕我飾顧惟纖質得荷斯榮曠世一遇既喜且驚長恐淪棄底於無成昔公未見躋山阻水繼接惠光觀海爲止今我違公如去喬松女蘿失依凋其舊容南有嘉禾不可棲翼思公樹德芳草爲殖思公用心滄海輸保我欲誦之不能盡吟願銘厥

善勒玉山岑其善云何亦孑孑擲華畫衡維公之筆何以用之摹天與日鉤河摘洛維公之才出雲扶翳青冥爲開金昭玉粹唯公之質望重雲臺道論宣室嶽鎮淵停唯公之量育物有涯涵虛有狀神移星運唯公之功泯聲與色直奮孤忠東岱北斗唯公之譽草木知名雷霆傳語凡此數者皆非飾辭海內共推人倫之師藐斯小子舊遊仁宇思立程門久窺萊府巍巍我公雲雷在躬不以崇高而遺困窮一夫不獲公以爲憂頤變陰陽爲霖九州大庇天下以廣

王休

立雪草堂詩序

往余客雷陽師荔扉明府署中相與品藻淵流刻鏤物態煙嵐四壁江天一樓吟秋而露葉驚飛數夕則涼風聿至酒痕佷籍詩境寂寞花在席而寡歡客當筵而不樂白眼看士素心有人悅柏之懷不聞夫幽獨如蘭之臭獨結於深微則我程君雪門爲至契焉程君書鱗萬字吐鳳一篇秋月能懷春風善賦樹梅十本虛白來芳種竹百頭殺青擅富當夫水國迎涼霞天送晚飛翠在抱零霞沐襟徘徊修竹之寒反復落梅之句淡墨猶濕禿毫怒飛高思出雲則空氣成采奇情入紙則春水迴姿背谷高吟面山獨立芙蓉取其顏色蘭芷同其恩思感切人天義深師友一卷青瑤之簡廿年白雪之聲此

立雪草堂詩抄之所由成也鐫龍片玉探驪一珠光可燭霄牘且盈寸君紓錦肆有才真患其多我入華林望氣能名其寶

答韓大司寇書

自違卿霱深切軫思蓂莢一更蕙蘭孤秀沐和浴德心已銘夫洪施豚腐吞腥身尚羅於塵累追惟恩禮匪語能宣去秋之末又復接奉賜書誦劉太尉之答章盧生感涕念袁司空之高誼趙壹興吟所歎骨相素寒羽毛秋短奮翼未臻九萬刖足遂至再三俯愧友生仰慚知已斯固命矣尚何言哉先生以天樞之北斗主秋典其中朝康叔司刑周室以敬明慎罰皋陶作士虞廷爲天

下得人谷萌春温地無寃獄凡茲寒氣罔不蒙休惟有詞人每多失志鹽車服罷負崇九方之知中論著成平遇五官之賞彈鋏幾曲坐帷一年公日私辰濫廁餠及春朝秋夜索居失歡猶憶軍門倒屣之時嶺海論文之夕駕迎恨晚歎公孫之異才長揖命言寬將軍之禮數牙旗風靜玉帳春生高閣華燈裴晉公之宴飲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風流賓從疑仙大夫善賦而開猥於眾座獨荷寵矜霏玉卻寒聆韶忘醉壺乍投而星落筵方盛而漏沉歷酒花紅穿檽月白歡傾一夕事足千秋雖復羅隱當口口銀燭玉容之什王勃預念有落霞秋水之篇方之斯樂未云過也睽越各天企舉何地恩深曩遇

感迫今懷河岳縈我夢魂星月想公丰采雖翔虛之鳳一鳴何計夫飛鴻而營室之蠅千里猶望於附驥取伸素簡用竭丹情謹頓首上

唐主簿七十壽序

夫槐松官舍歌同絲竹之情枳棘叢林人有鳳鸞之志關中三傑舊已希聲淮上八公新看入座見習鑿齒讀書勝三十年比楚靈椿爲春且五百歲牛刀小試鶴算頻添古難其人今見之矣如我某翁英氣夙具妙譽早騰先世宗華北宋名高御史平生宦迹西江山愛匡廬朱光庭之明鏡一方謝景仁之秋風數曲他時白羽才信能揮此日青箱吏原兼隱且夫彝鼎雖貴不異瓠瓟

金石齊宣亦參木革一割期乎有用百里未始非才翁以枝官上奉閫檄督龍枝而洪天府解凰冠以給軍儲寸心矢忠尺地載瞀一線桃花之水千帆桂葉之舟安迎趨行後先無阻固已敬慎爲心黽勉從事矣左蠡盡處大孤上流一官山水之間萬艫咽喉之所有石善觸無艘不驚似呂梁之損人等砥柱之壞運翁乃資發甲里招募丁男小則鑿以雲斤大則沒以土屑險平五里利濟一時至於修石梁之頹疏灘水之塞清能見石淺亦生波器備通成事預有立名動絲綠之使恩邀紅箱之褒獎此宏勳遷彼巨鎮曹部尉五色之棒非所願聞韋元將千里之駒乃能繼美巷知戒火地鮮不陂遂使

城郭萬家災難及室池塘一角水各當門人被庥施吾歎其德仕求實用不必公卿治苟爲民豈在旌節未懃三百田惋十千有騶虞而守官或羔裘而尸位我善治馬其人豈踐斯言誰能烹魚小鮮亦微大力如翁勵志與古爲徒是則祥集善家天佑循吏膝前鳳千知爲九苞階下麟孫盡成五尺杖名扶老酒是長生僕等誼忝同官情殷介素冬松固節好進祝斗之辭秋菊有華願侑流觴之酌

與陳伯游論世習書

余交君一朝慨論九沸食土者未豐其肉鑄金者方利其刃嘆柴芝之輕擯丹穴之賞不高山廣河而悲世習

見扶風霪雨而思聖人欲磬今懷先徵往迹夫三極既奠庶物蠢生建馬之族頫既箸海人之孕育亦富精英成寶頫氣爲蟲鷟皇奉羽嘉爲宗鼉龍尊介潭作祖元玉乃程若之產青幹以喬如爲根碧梧百尋蘆能棲鳳黃金千歲竟可成龍故金爲世重由來久矣所謂聖者薄於奉己而厚於濟人者也故神農製藥因艸垂教大禹治河以水爲師實其腹而虛其心道涵靡盡高其目而下其耳天聽最卑承以嚴恭安彼儉素珠寒於赤水未爲國珍玉老於荆山不見工採自習尙珍奇人多情僞穿牖取照百姓之智日生決陂引流十頃之田易潤恥後馬走長先風吹於是詭文回波皆刻之於木流纈

連組亦飾之於鐘破巢而鳥驚開井而虬走銅英青而玉英白地獻脂膏荆人鬼而越人禨俗工妖幻奢有其自屈平已詠蘭舟巧何足奇神羿竟死桃棓然積習所重其勢難反是以許由棄瓢彭咸抱石夷齊食蕨園綺采芝高士不欲扶赤龍釣以自晦將軍未敢騎白馬美畏人知匪徒保身兼以矯俗雖日亮節亦良苦矣夫陰陽倚伏世運推移夏既代春微傷於酷烈日不知夜無損於光明天限以時也朝菌始出命窮三日之間蠛蠓善鳴壽盡五月之望物囿於化也近東家之牆未見而能生慕圖西施之貌雖美無以致歡人貴其眞也膠漆一性而或謂生憎冰炭殊情焦以爲相愛言各有指也

投千絲之網必可得魚張一目之羅豈能獲鳥事各有宜也斥鷃之不樂鐘非眞愛靜桑扈之弗啄粟未得爲廉性各有近也依鄧林作炊未聞其益薪近敖倉而居不爲之加飯量各有止也人行藉足雖急難以手走禽善使翼致遠不以尾飛用各有當也故襲重裘者原以禦風雨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工女不可化絲磁石安能引瓦責馬以速負重須牛勿謂甚微涓流成瀆毋曰非重積羽沉舟宜下漆而上丹莫外鎔而內綱此兼德之要術行誼之明符也夫以冰招蠅既嫌其不至掘室求鼠又患其太多一則致之非類一則取之不仁唯君子爲能得其平矣足下辭富於水機轉類丸破垢取生

鑿璞成璧窜狐而粹不貂而雜信介懷之似石任衆議之成林其可交也如游人之入幽谿俯有清流而仰有嘉蔭其言學也若良工之治明鏡粉以元錫而摩以白旃昔也別我城隅目送逝波之去今者期君江上情與落葉俱飛聊綴蕪言藉以諷俗等莊生寓言之意敷淮南鴻烈之采知足下必見而生感抑或惠我以辭也

開軒對綠疇圖記

維時青陽未晚滄江已波江右陳叔安與余遇於皖城交則新知神惟夙契叔安尊甫秋麓先生標循吏之聲負人倫之鑒吾被其知遇焉令兄伯游以倜儻之質出膏腴之辭吾欣其文藻焉叔安從宦舒州說志墳典爭

光霽采素薄夫時流縟情涯思勇追夫先哲爰有書室爲竝江亭風月待命於牖前蒼翠貢奇於几上謳吟所及庶物效靈誦讀之餘孤懷馳遠寫貌芳草留景春風此開軒對綠之圖所由作也想其徵奇百氏酌要千秋手揖古人目挹來者網珍於元圃斧薪於藝林闕譚扇正始之風敷采飾建安之骨良宵未罄則取娛於一編永日告疲則招爽於萬籟野色就座如約而前暮霏親人不介而至俯仰嘯傲顧而樂之其遺韻塵俗托性邱山則陶徵君之優游閒曠也其遠攬黛色近挹波光則鮑參軍之刻縟纖悉也其息慮林泉肖儀山澤則安石東山之志也其出入煙霞駘蕩巖壑則戴安剡曲之情

也且夫詩書爲饋貧之具雲山有藥倦之功嚴於道者或縱於文章勞以事者或逸以風景亂非騁色雜樹交暉觀夫地曠天高有契乎山仁水智朝華夕秀奚異夫楚豔漢侈游郤學也意在斯乎余素拙文詞辱承惠命謹以所見聊記其略竝質諸秋龕先生及伯游以爲然否也

夏侯泰初論

夫鴻飛難弋高蹈所以全生龍性誰馴忠臣所以獲罪吾觀夏侯泰初天資英特氣概挺立不屈己以徇物不貶道以就時立異於同激清於濁纖埃若疵其潔介石獨厲其貞蓋聞伯夷之風而起者也世人不察或因傅嘏之言而少之夫傅嘏者貪佞之輩黨司馬氏以取祿耳何足以知傑士泰初一介不苟千駟弗榮疾讒邪若仇讐等權貴如土芥竹柏之懷歷久靡變風霜之氣至死彌篤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庶幾有焉雖名高取禍亦忠於魏室之所致也當宣王既沒人謂此後可免泰初獨以爲子元子上必不相容此豈無先見之明者而卒至鳳鎩其翮雉離於羅不能早爲引退或亦事君不避難之義乎司馬景王惡其異己憚其重望因事誅之矣又知其立身無可訾議故傅嘏因爲斯言以相污衊此與魏武殺孔融造飾禰衡酬答之語等耳嗟乎改革之代本自難言權奸在朝豈有信史高下任其揚

抑成敗破其是非始騰口說之波遂流耳食之病千載而後襲已然之迹昧獨往之衷然則人才汨於俗見何可勝論賢者生於亂時誠爲不幸吾竊悲夫議泰初者不觀其大節揆其本志令與何晏鄧颺同類而輕之也

劉眞長論

自魏晉以來競以風流相尙或遺物以表其高或任性以名其達或擁烟霞爲富或以巖壑自娛類皆祖述虛華擯棄政理獨眞長劉氏得其美而泯其弊溫潤特秀磊落英多其識清以邁其度宏以深勸偭上游有先事之見早識宣武負墜物之稱士論所宗衆望咸屬尹丹陽之地政悉清淯無滯生之吟意自曠遠雖非絕軌可

謂通才徒以雅善微言素精名理標期所寄乃竹林中人俯仰之餘有松石間意雖除結習未免有情君子或以為譏然神峰標舉空澗澄清憂國長懷春冰適情偶在秋水無廢於事亦何損焉至於霜幹獨結英風四生氣蓋羣賢量包眾有笑談辭易道義素傾聯天子為素交呼姦雄為老賊荒江野艇偏覓孝廉明月清風轍思元度可想見其高致也已昔人有云不夷不惠亦元亦史其真長之謂乎

書蔡邕傳後

蔡中郎畢生顛沛異世同悲始隆孝友之稱繼標蹇諤之節海內高之謂其忠直非徒以文藻也遭時不幸為

董卓迫脅雖蒙款接亦多匡救其守正不為阿悅可知矣夫比私之迹不見於威時感歎之情乃露於誅後是正能自立異同者若在細人則因勢轉移感則恣附以為奸敗即畏懼而改轍必不敢有此歎矣然則中郎之意乃效欒布哭彭越而失之非果有黨於卓也王允秉性雖忠好為已甚徒因微過坐以重科由是名流解體善類寒心舉朝為之不平君子識其不沒而猶謬執己見過繩固頑不赦卓黨之雄卒致京師之難嗚呼漢室將傾其兆之矣刑之不中先及善人國之云亡再誤豎子雖殺一虎肆引羣狼遂使九關陵夷八荒淪陷兵刃接於門下水火鬭於城中宮嬪枕藉於行宮天子苟活於草莽輿圖裂為瓜豆炎鼎沒為烟塵天換黃星運斬白水豈非庸才闇識疾惡太嚴之故乎撥亂由功不抵過而禮法之士於允尚有褒辭於邕獨為苛議是庖人必以烹鶴為能而豔姬必以裂帛為快也

書洛神賦後

余讀曹子建洛神賦見其吐洩芳華備陳容飾鈎神繪影騁色摹聲亦既盡瓌質之奇矣至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乃輟卷而歎曰此實天人之逸致非世人之所有也夫風詩有如雲之稱屈子有目成之喻宋玉神女之製精而未詳相如長門之篇哀而不豔登徒一賦狀微笑流眄之神招神界言標遺視騰光

之美文通抽思於麗色繁欽飾藻於定情趙皇后之臨風欲仙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雖皆窮極妙麗刻露精誠助彼豔情奪人志魄然名媛曠代尤物移人靡曼豔逸世尚見之至子建此語則精彩動搖神光離合體非常度態異恆情側出橫生無非妥媚前輝後映初無定形是非仙靈誠莫能當矣夫乞靈芳草託辭美人本屬寓言原非專實或前而卻有近去狐疑將飛未翔亦得之想像[illegible]必親見宓妃而目所不接神往代興[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之無不乃也故[illegible]九[illegible]其峻窮隱[illegible]幽之下讓其深論[illegible]則無[illegible]離[illegible]則不花而藥往境之所無[illegible]能有之力之所窮思能造之

片石零柯滋其潤腐骨枯魄被其溫何况佳麗也哉何獨洛神也哉

書司馬遷貨殖列傳後

太史公之述貨殖也羅列故實摹繪世情鄙璣琑碎盡歸妙理嬉笑怒罵皆成至文余讀之而不覺悲憤太息也曰嗟呼貨殖之中人深矣蓋習積所成豈一朝之故哉夫食色本于性生嗜好資于財產乘堅策肥舍斯則願莫遂養生送死待此而禮乃成非必故欲之實勢不容已也故山東之魚鹽重于禮器江南之金錫貴於文辭振古皆然不足爲異是以貨財所在智愚共趨如淵之聚魚若林之招獸未倡而響應不令而風從奸人以

之犯禁吏士以之舞文壯夫以之立功暴徒以之傾義任俠少年忽增勇烈之氣游閑公子故爲矜重之容鄒魯之民棄文學而就利趙魏之女鬻顏色以榮身良亦有由豈盡無恥且天下聖有過夫宣尼尊有踰夫天子者乎以孔子之名待端木之富顯以始皇之威而巴婦以禮屈然則榮辱出于衣食仁義生于侯門信不誣矣故遷之爲此傳也述太公之勸女工李克之盡地力管仲之官山海范蠡之務積著富國之謀足以法後者也稱師史之賈郡國孔氏之連車騎任公之窖倉粟無鹽之貸子錢裕身之智足以風世者也敘韓發之基于博戲雍伯之饒于販脂張氏之興于賣漿胄叔之發于掘冢起家之賤足以譏俗者也至于嗟菽水之匱乏惆妻子之軟弱歲時無以奉祀被服不能自通設爲高名隱士安歸不待危身賢人宜勉于役萬僕乃俗情之常一唱三嘆有風人之意雖曰泛論亦以自悲也以力農爲不如學工商以刺繡爲不如倚市門此固談笑道之實不啻垂泣言之也若夫列國之有都會謠俗之因土風山澤之所藏市井之所出莫不備錄于是棗耀實于安邑橘騰色于江陵栗貴味于燕秦漆飛光于陳夏荻呈材于淮北竹馳譽于渭川豫章黃金豈足盡其寶番禺瑇瑁未能罄其珍牛之角蹄登諸陸地之圖僮之手指亦在物產之數纖悉具賅宏富之材也雖遭刑發憤而

作亦其奉使所至壯游所得胸中之千奇百怪欲觸喉以吐破腹而出故假是以書之者也夫富貴何常予奪無定得之則褒馬自雄猗頓郭縱之屬是矣失之亦槽糠不厭原憲曾子之屬是矣今之儒生既無原曾之賢又無猗頓之富而命弱心强身長衣短欲立行于斯世見重于達人亦良難已夫九府之法既作俑于齊侯三品之名亦濫觴于禹貢傳之異世多爲厲階倫理毀其恩慈肝膽判其楚越遂使良金爲孽殃及人心孔方有權尊侔司命多則氣吞雲日無則色同土灰昏迷一世之庸愚束縛千秋之豪俊誠足慨也夫寸鐵足以殺人寸銅可以生人莫輕銖兩之名長繫億兆之命孜以三

農之筋骨奉以五土之精華易以士女之技能通以舟車之風雨珠玉乏足行周八荒錢刀無家居遍四海以人之重之也夫古今所以攘攘者何也才人之失意者輕視軒冕爭云入山而遷延未就者無其資也士大夫之愛名者喜言林泉每欲罷官而遲回不決者利其入也素非負氣而強于色者以囊充也雅號能言而弱于頰者以橐虛也好賢情摯而久居輙賤者以供給之難周也相知誼深而再往必疎者懼資贍之莫繼也故冉子請粟之舉已成皇古盛事鄭風授餐之咏幾爲廣陵絕響嗟夫古之君子患情不及物後之君子患物不及情濃外而淡中昔始而苦末皆困財爲之故知和嶠名高而晉無妨籌核王戎貴至三公不礙握籌南北阮之富貧人各相炫東西家之餐宿女善爲謀貪泉非汙首陽何潔於陵仲子之廉趙后以爲宜殺角里先生之隱漢帝徵而遠遯彼蓋有所激而奮然長往耳是故長貧而以多財爲非儒者不以治生爲急非知時者也夫先王所以鼓勸人者不過爵祿使陵處有材木之用水居有魚陂之饒何必祿也千金則家比都君巨萬則樂同王者何必爵也傳天下之人輕名器而重富饒背虛聲而向實惠此何故而然耶夫子長論富以巧爲優以奇取勝夫運有升降俗有浮澆人皆不拙巧欲何施世盡非正奇將安用車非季子孰指遺金樹在道周豈有甘

李是則子長之言效于古而疎于今也且夫計然占歲則以水火金木白圭治產則曰智仁勇強後世承平既久地窮于食人浮于財近水與魚鼈奪居在山與鳥獸爭境岩無隱以藏虎豹澤無幽以處蛟鼉千仞之嶺氣弱于輿雲百尋之木力薄于致露溪毛竭于漁子地骨斷于石工民之專于財也若雞之伏卵心之精于利也若兔之走林當此之際無升斗之潤尺寸之基而欲學計然之策奮白圭之能是猶平地造山枯澗汲水其無得審矣是故致富之道古者必之人事今者聽之天時古之勢可緩而致之也轉易今之勢最急而致之也反難古之時以力學爲干祿以令聞爲成名故有學即能有位獲友即可獲君朝元其冠暮丹其轂後世取才不由鄉選授爵不因人薦有司陽持其衡鬼神陰奪其柄世之有高材盛名者百無一得既不克有獲于祿而欲求自給其身夫造化豈能私其意以厚一人天下孰肯捐所愛以濟所憎者哉此財之貴至于莫加文之賤至于可廢被褐者皆爲窮能曳縞者謂有令德社鼠竊穀自恃足糧神鵶泊空或至接飯此乃憤懣之所以不平阮籍所以痛哭也故欲挽澆薄而進于隆古必將碎珠絕璧投璧深淵而後可以厚風俗息爭端不然則九州之地盡成銅山千家之村各有金穴庶幾眾給其欲人厭其求而非是啓利源有不竭之流人心無終止之境

[illegible]丁錢剩伊蒲饌夕入殷家看點文繡旗亭蕤雪淺流作角觸象悔因增虜龍身府之試闕天官垂壁之文其勢不能已也夫子長欣羨于富以爲上領卑錢下艷羣情極了人止耳降圭末世賢愚之界限尙寬食富之資格最辨容無三千不引爲病後盈十萬遂可通神改禪功而奪天命唯富能之是乃子長所未及詳者矣雖然列傳所載富人皆有事實而闕中田蘭安陵杜氏徒以寥落姓名遂能焜耀今古故世之靡衣鼎食者又恨不遇龍門也

上曹扶谷先生啟

開閻豫樟有熊虎之表唯匠石能知嶰竹協鳳凰之音

非伶倫莫採騏驥以離上黨猶記孫陽龍泉纔出豐城豈忘雷煥何者知己爲非常之遇氣開風翮霄程感恩乃必至之情誠貫雲根山骨蒸戴靈而首重葵向日而心傾所以王仲宣插侍中之貂尙憶譽延冀北李玉溪跨征西之馬猶復神繞河東從古紅錦黃緗之才紫電青霜之選未有攀鱗得路而不效辨香之誠附翼騰聲而不切望雲之慕者也伏唯公天上玉衡人間冰鑑雲斤運手月斧琢肝爲宋元象後身文有秋波遺彩生漢嘉禾屬地詩裁花骨流芳於是寒碧冷風頸黃染露錯鶴頭于蜀絹飛虎爪于吳綾傳春色于鼠鬚起香烟于龍尾五雲耀景三色騰輝且玉質素揚金聲丕振人驚筆海容重巾箱庾蘭成射策江南早穿楊葉元校書驅車日下定踏槐花而公乃譚善宜養人學貫經世珠宮玉笥未能布化雨于黍苗銀榜金花只可占乘雲于榴實是以雕輪不需九陌廣廈願搆千間棄櫻桃之酒筵而思栽楊柳于彭澤輕芙蓉之鏡瑞而欲種桃李于河陽遂乃息駕紫都拜恩丹陛帝命清甫爲修職郎官僉日巨山來皖陽郡地泛舟海渚夏侯之朗月照人捧檄江城景純之蘭香在國斗筐瓊露將昭效于百尺竿頭玉鏡冰壺行照耀于五花紋裏羽葛咸思製錦眉梨正望鳴琴雖有蜺旌豹車之門犀帶雁銜之使紅韜裹帷之府赤幢曲蓋之司二千石之黃龍休徵六百秩之白

馬從事莫不重其器宇冀爲循良以墨綬爲能勝以銅章爲可授時値宣州多役令尹別遷欲覓一葉之清誰致十奇之詠太守謂民需神父植僵乃宋登所優閈府日吏選慈君輿仆非張譚不可乃俾公玉鞭就道錦蓋乘風由黃葉林中往紫雲洞口是梅郎降嶽之地收來白雲幾縞在謝公剖竹之方分得青山百里於是下車問俗鳴鸞觀風飲黔首以瓊英食元端以雲實顧山陰之波紋垂地范萊蕪之甑鎮生塵鮫文不藏龍枝無蓄蒲鞭懸而左道攫木鐸敓而正教宣戶奉瑤章門崇玉軸北陌已饒雲子西鄰亦有芸歌始則望紅杏以勸耕瞻綠蒲以敎稼終乃致青鉏之獻瑞見白雀之呈祥孟

氏風存吳公績著由是琴堂多暇石榻餘閒新眺風臺迴瞻月榭或出青絲之幕立馬吳山或被紫錦之囊題詩江閣見人烟橘柚欲呼李白同遊問潭水桃花尙有汪倫在否名勝嗟此邦獨擅風流爲彼都所宗無何絹賜將來瓜期已及荀公然應離榆次陳良翰欲別篴安金錯帷收冰絲紈捲棄碧慮緣沉而出郭望紅葩紫飾以登途士女如雲欲挽王喬之履冠裳映日同攀劉寵之車東郊則鳩杖齊攄南畝則鵶鉏盡輟饋則有鸞文之方絜餞則有蝶局之錦筵公乃醉擁驪駒趨歸鳧嶺復命于節樓戍闘游心于藝圃談林揚潘陸之華敦閭綺之實問江北之珠樹訪淮南之玉山識鳳藻于綠衣

求龍梭于縞帶尋碧雞之英于白屋探赤鱗之句于青門當斯時也王符登皇甫之堂李廸入仲塗之室黃皇獲劉公之譽羊欣受謝氏之知尤生躍藻于林禮晁子騰華于蘇軾而閒則空山叢桂獨伴王孫幽谷芳蘭敢思公子自昔披籖月夜展牘風晨殺殘竹葉之青染盡松花之碧初期刻鵠漸解雕蟲冬郎已詠海棠王筠方賦芍藥人詡九臯之鶴自慚五總之龜不是金心莫謂堪迴地軸素非銀手誰言能抉天章況乎尺木未階寸陰任失三春翠管空自生花十載青袍依然似草輸楊叫之汗血愧王家之燭珠犀則難逃七重革則畏穿三札唯是懷襄陽之疎而望隨州之長城理玉珮與瓊琚

湖秋蒲與春冉題紅豆相思之曲續白楊長恨之詞莫學上之流水孤村傲屯田之露花殘月然而文章無濟佩實宜先雕葉生春徒瀉蟾蜍之水絜花驚座只同鸚鵡之車乃蒙鴟侶交推鴻傳延譽謂鳳鈎霞彩必見宣于卞和龍雀霜華宜早獻于夏育則有同鄉先達當代雄師（謂姬傳先生）分蓮燭于金門佩蕙纕于玉署唐詞部書名拜入望童珪璋漢中郎詔學歸來道高海岳覓八鴻界中之渭府待百年身後之奇才（先生詩有百年身後待奇才之句）而開是時以張橫渠上書得范希文擊節稱文肇有虹霓之氣目詞賦爲錦繡之堆比以鳳毛方之鶴骨且命從遊皖國廣矚江亭同搜元浦之珍共究紫瓊之帙開困

是離六兒城畔在百子山前編柳是勤截蒲如故三年風月空聞紅樹歌童五夜樓臺頻伴綠天仙子非士衡之入洛謬得虛聲逢文舉之開樽忝爲上客沈脾欲倦何有意于櫻筍香廚謝朓未傷豈無情于花梨春酒聽吳娘之暮雨雁下黃昏望楚水之朝雲鼉鳴清晝時維短景日值窮陰雨作雪花水搖冰骨江潮落而鮫龍渴木葉脫而鶴雀孤訪舊城西停驂渡口始遇公於故人之舍用傾蓋于翕響之辰已露珠輝旋傾玉屑程廣平之春陽時雨堪豁靈臺朱新安之喬岳高山儼在銀海對說鷃冠之彥遍談虎觀之英如荀淑之遇黃生移日難去假顧況之逢白傅倒屣言歡以金鏞之號而被瓦

當以琳瑯之稱而加燕石繪文繡于腐草刻朱紫于朽株呼木馬石牛有越嶺超巒之力誇瓦雞陶犬有啼風吠月之能疑瞻霞宮儷觀鏡市且夫錯金鏤采不足以重名山結瑤構瓊不足以窺學府是以漢邊韶以經笥自命齊陸澄以書廚見稱終軍能悉豹文賈父偏知駁馬然必有括古囊今之識尋波討浪之功用五典爲琴箏取三墳爲金玉錯綜萬類表裏八埏始不負宏達之名永克當淹通之目若夫學殊川海心切庖藏起膏肓而無才虛譚左氏排墨守而無力敢說公羊乃公初闢釋經之辭卽以通人見許夫知微知顯振古爲難既博既精鉅儒所愧而開舒曲士之見蒙非分之褎譬猶鶴乘雲車何有殊技驪銜金勒未免增羞然既經龍門虛席以來鳳字品材之後鵉班望采鷺序知名觀相如之文者不訊爲俳慕元凱之學者未嫌其癖頑石居然銀璞沉鱗頓起金音此葢由說項之至意所獎以成而實于識韓之初心所不及料也又況嘆杜生落魄憫虞卿窮愁呼鷹及饑相馬憐瘦披帷問別解囊贈行俾東瀛鮒魚不至待西江之水北溟鵬鳥可冀乘南海之風于時浙右碩英吾鄉大合登瑤壇而校士秉玉尺以量才欲觀璆琳之心思求霹靂之手但以藍田美璧非隻器之所可全收滄海明珠非一人之所能盡採爰請公爲文章橐籥主英俊權衡當此鳩鷹欲化之期鵬鶚將騰

之會雲水之升沉立見陵谷之高下互竦走雞飛梟任織師之別擇圓龍方虎待玉人之品題公則黃心不阿白眉是察程吳鈞與越戟比燕函與秦廬審魯縞而視齊紈衡唐弓而度夏箭如海燕之但知戊己俱見敗羅必蟪蛄之不識春秋始加擯斥而開傾三年之薄蓄劫一日之微長勉力塗鴉未能繢虎已絕伸吭之望深懷刖足之憂乃公與眞夫先生破格稱奇同聲欣賞謂芳生簣錦如將荳蔻湯薰墨灑金城疑有薔薇露染淵雲之元思未絕屈宋之殊豔猶存可冠羣英竟推首善夫以衆士同登鮫室千人共探驪珠有銀甲石紘而敝竽作五聲之長有花王香國而野梅居百卉之先蓋良工取材不盡青牛文梓名醫搗藥非皆赤箭靈砂所以木屑登筐竹頭置室一經沙汰不爲瓦礫之後遺數歷籤麗眞乃粃糠之前達永叔終收曾鞏坡公不失李方立雪有緣橫經何幸開也于此竊喜李延平之秋月可以長親周茂叔之光風得以永被矣不謂枯魚銜悲夜星飲痛中庭椿折南山喬傾泣風雨于繐帷冷雲烟于江館開悽惶往拜驚悼難勝未能效徐孺子之致生芻聊欲代李延年之分薤露且擬丹旐離郡素車返鄉作寒蟬之吟稍敘一時知感登木蘭相送藉圖歎息因伊豈料開先祖卧病蔡牀將歸蓮座聞命柳舍趨返荆扉欲致金莖效靈庶免玉樓作賦奈空中甲馬早下瑤臺雲

裹鶴旗迎歸瓊宇寶公之寶田仍在薜庭之盤石空留月冷虛檽風號疎竹思水馬之對血灑春衫見石硯之遺雲消子夜此時五內俱裂三池盡摧雖欲謁絳帳而末追屨至望清塵而難奉及再造郡署敬承德音而銀驄已歸雲山失主彩鷁既遠烟水無聊徒令畫轂空來元亭虛度未聞季長之笛不見仲舒之帷對岸草以興懷望浪花而悵別扣鐘有待鼓篋徒期今者司空築亭陶潛歸徑花開蝴蝶草長鷓鴣借明于紅裳女郎乞靈于黑松使者然每逢博山烟冷金波影沉蓮子進時蘭生消後念三春拔尤之誼九冬贈句之情未嘗不神繫秀州心馳槐市銀艅艎瓊枝蝦餐野荷忘披絳地停

納根烟樹之間隔恐風木之遇悲縱使白雲入山有時出岫一自黑鵶望月幾度鳴風吁嗟乎巢居咸戴木恩穴處尚知土德何況珊瑚伏于海底登鐵網而價重名都翡翠出于洲中入尉羅而彩炫上國起困鶴于高嶺助以萬里培風振潛蛟于隱崖假以三尺巨浪春回寒谷日轉幽林此雖銘金石于中心無以形嵩華之重劲涓滴于巽日未足酬河海之深而加以魚雁浮沉關山脩阻塵尾琴榻侍側無由馬首樓騷去來相左豈吾徒之會合悉有天緣賴意氣之流通不由地限所願公鶴歸舊列鸞復故行馳妙譽于通衢張英風于廣野行持銅虎坐致緋魚布宋公之陽春遵員守之粉澤果其重

來楚渡則晝戟雕旗之下更謁宮牆如或遠鎭燕關則擷風沐雨之餘再瞻山斗慘綠已同南郭軟紅全憶東華騰漢無憑吟風可必謹效齊人之語奏巴客之歌下竭丹情上祈青注開頓首上

孟塗駢體文卷一終

孟塗駢體文卷二

桐城劉　開方來

與周南卿書

別意難宣盛年自惜春蕩人魄雨驚我心念足下歸自燕臺言棲越地命駕及遠方舟就深無盜華失實之憂有求橘得栗之恨爲此佩玉乃服有華豈其致身必霞之舉僕自判別以後琢玉無計織金未成經蕈室以告歸過虎廬而犯險九登十陟馬遲回而不前一呼三顛鳥載鳴其末已抵里百日鑿井踰尋泥面忍羞抱膝獨宿請新遇故幸知音之有人道古思初歎哀唫之無猜夫冰炭存異室之嫌川岳以合潤爲德求諸同好舍子

其誰唯期珍茲永日共寶榮名濯纓之志常存約帶之思彌切善餐秋菊工樹春蘭雖使海老水乾愛流不竭時凋歲寂孤秀猶芳庶可舒白鶴雙翔之樂破蒼龍單獨之愁也已幸念故人不辭長路惠我尺素穆如清風

開頓首謹啟

與姚幼楮書

一別光塵三移歲晷日走月步懷人有遲暮之悲冬蕚秋花過時有淪棄之歎興言遠道屢虛良辰足下玉楨爲開金囊在篋下言如水織心於淵秉赤石之介操服黃玉之温德而又推誠後彥篤志人倫感賢士於雞鳴交良朋而夙寐目空八極心欠敬人當隻語之甫投覽

千秋其未遠誠以論才斯世結想遐初等類既殊趣舍亦別南海北海本不相及東山西山各自言安有異姓而弟昆或同室而楚越二朝三夕形悴於積思一身五心盟破於變志故獨宏茲風義厲彼霜情無鸎猩之交有鴻鵠之侶沐其華譽則出泥而入脂違其霽輝則迷目而達腹誠文藝之俊雄智能之囊橐也僕才窮動拙體重飛難憂來則湧氣爲山樽空而飛言如雨賣畫販鼠竊日善謀爭雞失羊詎償所獲歲云秋矣恨鬢短而帶長君不行兮怨菊芳而蘭秀今者良駟告疲眠繭爲疾鳥啄人粟向南山而遄飛鶴盜我珠逃東隅而不返心勞志下不爲窮愁目張耳鳴誰共笑語每思雅流宏

器藉鬱靈襟雖復皎日明星亦鑑斯誼寬玉牀而安坐竭金罍以爲歡挹龍淵之廣深洗蜂戶之單狹庶幾三秋桂樹病顔頓起於山阿十歲槐根斧痕見消於春雨後期方近唯珍重不一

弁若亭秋齋小集序

送暑迎寒見新代故值微霜之警夜爲秋風而動容遂坐高堂同娛永日椒漿既設桂酒斯陳衝風揚波與女游乎河曲帶蘿衣薜有人來自山阿相知猶新盡懷未敢彼美獨立求媚應難弁君若亭以在公之暇爲宴飲之歡坐有光風室生香靄瓊瑤爲饌出彼精思芳馨作膏華我顔色且夫一葉初落百草戒嚴時既助以悽愴

人又申夫哀怨青楓被徑東方日高黃猿彌天西海期遠蟬寂寞而無語燕翻飛以辭歸山桂叢生悵王孫之久去湘蘭徂謝令公子之多言何以舒憂惟此行樂更新異日駕白螭之車入紫貝之闕啟沙棠之舨張瓊水之簾集光景於立玉梁中玩遺芳於青雲衣上珠被夕爛翡帷且開見明燭之將闌惜餘暉之未畢逞志究欲匪徒藻繢之娛易中和心不假鐘鼓之節則今茲之會雖未足侈梁壇之樂觀猶可爲清秋之盛事也已

小園記

歲月不淹榮華欲落風其漂女歎柔木之無枝荃不揆余誓芳汝之作佩僕性耽高隱居愛幽遐有一小園乃在南山之陽大河之右煙波中積雲氣下交百步以外盡容竹松十畝之間半樹蘭蕙江籬繚乎屋次杜蘅周乎室前薜荔以製帷取芰荷而引蓋外則有蘼蕪爲檻內則建辛夷之楣百卉競春媚獨居之君子眾芳盈列似滿堂之美人初見天高忽焉晝晦月華夜麗照芳菲而欲盡雲旗有無猿迴風而恍至余乃流連光景接慮交游以芙蓉作裳不煩理弱且將勝境遠比口林雖無層軒曲檻之規制惟羅幃之具綺戶朱綴之飾曲瓊翠翹之翔彼文殺穴之壽珊金渦磬之侶旁容修態縣視遺光兩露荷蔓延日月流密風生駭雨鳥集如雲白

露先零凋其下色青春未謝留此華英誠足勝環堵之安歌嘉蔭之盛也已尺地非寬寸心自遠偶成此記以貽後人時歲次攝提仲春既望也

與魏默深書

春驚旅思遇感勞人臨歧路而懷疑怨靈修之見遠身無繫飾思結嬋媛採落蕊於中林問佳期於北渚捐余寶璐聘子奇璜啟靈鎖於寸心沐芳華於纖手致辭歸鳥託嘉樹以迴翔寄言浮雲與飄風其上下玉虯息駕瑤象綴驂眇眇愁懷遲遲春日天生若木神共揚夫靈光余處幽篁誰能善茲窈窕足下靈衣在御芳菲滿堂陳席蕙肴淨塵荷屋雲君將降謂下土其信芳蹇修不誠匪高丘之無女伸思莫共進酌徒勞近已返轡故都競驅前哲鸞皇導路孔雀戒行晝初茝於山皐夕懷椒於水次游淵欲雨陽鳥猶南洞庭不波木葉自下瓊茅百束須求之杜若洲中玉英一車云得自芙蓉天末善持昭質永立修名唯珍重不一

贈竹嶼通守序

驅愁東走戴慶南行徘徊燕雀之廬逼近魚龍之宅一舟碧水同抗白雲美哉斯游允矣君子竹嶼別駕交厚於古天富以才展卷則坐游千秋好賢則甘心一面鹿呼老小得草弗私猬爲功曹遇虎不懼氣雖激烈度自溫良揚朱冷腸非所預學墨翟熱腹得自性生在冬猶

春釀雲作雨是以弩滿而發海騰欲飛吐洩於文辭紓徐爲政事子青眾姓毋字一方佩我貽刀對人操斧彼臣銜潤轉枯爲生水父息喧使川如鏡虎狼之謀頓破猢猻之言不與方軸圓輪隨材而使朽條腐索運舊如新相士風塵遇吾楚越不言而醉未別且思一誠感通化五心之乖異三人同路（謂子堅子靜）關六目之光明乃者授館城隅披襟天半大造客日濕土易陰（時陰雨連旬）風伯無家空虛是托雨師娶婦淵潦滋多匪農畝之有秋乃寓公之小厄假酒消日以文解憂病鶏不鶉但能啄粟餓蠶作室祇恨多絲倘賴足下晨夕共言波瀾各出階古今於掌上置海岳於几前鳥飛遺音能聽以意龍喜張口微見其心唯其宏此遠猷煥彼上國知來必須鑒往利君仍不忘身逐自名之城鳥斷爲害之田鼠由是六喜三福萃於一門萬悅千歡來當同日斯則鄙人之所心祝交遊爲之目試者矣良會難得此才宜珍因有他行書以爲贈

贈陶子靜序

勞人善恨秋而名愁鍼失而徬徨弗成鏡弊而文章不見囊狐多術一變郎仙童女無媒十年難字君家羣季似五龍之俱超我累一身恨三蟲之作蠹陶君子靜生有殊資天畀異識尅身整己習魯國之容儀棄禮急情笑吳人之說懸白璞祇德丹石爲材良期晚而怨春獨

宿久而恰夜枳棘生路愁客孤行蘭茝在山使君媚好開織錦無采燒香弗芬事過撫膺憂來搔足一花百葉當秋不支千雀萬鳩與鶴爲敵理珠囊而有待心束於身餐玉蘂而未能吞饞於腹去辛就蓼珠苦禍多避井入坑陷深難起見前飛與後走思左措而右揮望遠何悲水淺太厲待方不至魚敗酒酸餌芝豈能釋懷折葉藉以蔽日絕除禍口永立權門枕萬卷而床高履千秋其足定夙昔所期如此而已若云志篤匡時才思濟世極據斗運樞之量收改柯易葉之功堅此金城液茲鐵郭是猶蚍蜉無力戴盆上山蝦蟆結羣從天請雨雖有精誠之積未窺時勢之宜足下坐茵窮經乘軒有日知白守黑駕黃買蒼掘地索泉期於必得傍河燃火防厥未然游關則旦往暮還與至則伯歌叔舞積祥爲室抱福歸房雍榮之朱草時新文山之紫芝常茂善護冬植各寶春華唯珍重不一

贈沈閏生序

蹇驢不材使人失步神烏來見告我無憂僕與閏生志在一鳴肱已三折遇覽魚蛇之族羞過蜂蠆之門四手共身所□盜失一口三舌欲語先防有遺珠棄璧之悲無覆篋傾筐之慮媒氏惜齒女敢自明祝伯善譏神不我福足下寢食一經錯綜百氏心游黃虹之野口歌白雪之詞占明夷之於行垂鳥雙翼慕尼父之善釣獲鯉

萬頃昨者邂逅道周興懷河側倒金罍而共語贈瓊玖以足交朝霽暮霞爲文助采春栗夏棗非時孰真且夫女工未嫺則絲布如玉人心有異則金木爲仇以吾二人與道合轍所嗟窮惟作客恩多如山蓬室零霜桑華有蠹渴蜺爲怪據井弗遷貧鬼守門破盆不去思濟深而無楫欲登高而乏梯羨彼蒼龍唧水以去誤於白馬乾口而來何時懷寶嘉鄉結廬歡國剖赤貝爲器飲白鶯之泉西陵東山各言所造右螯左酒聊洗故憂後會非遥鄭重千萬

與周伯恬書

夫雲屋之構須柏桂以爲梁匠氏不才用蓬蒿而代柱

僕與百恬俱負異資同嗟失志四時茹菫三伏採芑口口口而無從憂叩門而難遂賣袍續食逐金失丸望朝日則有木蘭墜露之需對初春則有雹梅零蒂之感路逢土偶覺言語之煩多身非銅人識雨露之榮苦足下探元有日吐黃爲經仗義席仁劈情卷欲珠玉錦繡比君之文辭河海江淮窮天之奧府而以富侈千卷貧抱一邱餓其體膚天將玉女憂在心腹神使宣言緬爲曩初益深縈綣夫百丈[illegible]川衣[illegible]取榆風[illegible]心敬言蘭臭異齊賦詠命火寸衷險於山川如吾與君以瞀投漆惟我[illegible]心穿於臭而[illegible]遊責[illegible]之德抑顏鋤氣似立地之木難托隱棲微遁結廬之桃鵲

壯夫忍屈尙冷怨唇公子恨饞口饑責手尙望昭茲德與錫餓光華三古寥遥取書作友百年懽悅與福爲娛此則夙昔所深期吾徒之盛事矣言不盡情雖自千

一

再與姚幼槎書

今夕何夕懷人乃在北山此時彼時[illegible]生下[illegible]里僕昔挽駕國門褰裳河側憐匏有葉未[illegible]決以竹[illegible]爲竿但能及淺不謂逢君道左要我城隅[illegible]書誠白茅表潔何以爲贈解雜佩之瓊琚豈不懷[illegible]畏崇朝之風雨自出都以後僕夫云倦朔氣其涼舟[illegible]謝彼中流江漢窮夫南國三秋送客詩人有采葛之[illegible]九月無衣公子

深履霜之懼日昨重取得與晤言跳[illegible]出迎覺衣裳之顛倒濡首沉飲忘日月之晦明今者[illegible]違好音已增永慕維子之故使桃李而無芳云誰之[illegible]藉楊柳以言別子口難遠我心長饑秋以爲期嗟難[illegible]矣足下感深零雨望切小星佼月近人錦衾有室誰[illegible]求女必宋子與齊姜最難寫憂惟冬夜與夏日卜築[illegible]止金玉其躬紘歌有暇惠而過我

與萬香海書

駕我乘馬言出門庭舍爾靈龜乃[illegible]貪饕肩壓易騰口多勞嘆陰凝之成冰借密雲而[illegible]族人難笑歸妹久遲折其右肱斂形神而無[illegible]復獲心意而

畏言矢白賁之貞乞黃離之照喪羊未必無悔射隼更欲待時二人同心友傷我別三歲不孕婦怨夫征望深九陵期愆七日悔後先之失利幸西南之得朋（香海家滇南）內志相親不在婚媾中情可白寧用史巫德合元夫遇艱配主繫金柅而不決比玉鉉而非才翰音能飛何須鴻羽寒泉不食無論雉膏括囊之戒宜存介石之操毋奪澤中流竭天際誰翔矣動下頤君子所箴欲壯前趾行者爲憂且夫天在山中驗聖賢之多識風行水上見乾坤之至文才固學成思亦神界但守黃裳之訓休占朱紱之來鳴鶴有聲在陰遙和小狐濡尾涉川忌深童僕之卽次未安主人之責言不至思獲三品孰益十朋藉尊酒以爲歡向邸園而窮步豚魚知信可格以誠鼫鼠何功侈張厥口伏祈上丁習藝先甲趨功日風日時值微寒之初履既雨既處期令德之克終守正則十年復常轉吉則一握爲笑南山有鳥雁共高飛東鄰殺牛不受虛禴善爰容止嘉惠德音

與方彥聞書

別懷四載偉抱千秋日往月來想君容止燕南趙北勞我夢思足下空際宛鴻文中鳴鳳構難縱說通古今之變苦詰甘對釋彼我之懷擷芳於草區招響於禽族玉版金鏤之字得之遂初湘蘭沅芷之情深於公子與余乍見不啻夙交酒渴於歡初夜促於談末殆有神契非同面朋淵拙鬻楚珠自寶燕石徒言無益使口未若使身用晦而明爲腹不欲爲月誰歌夏屋眾登春臺求榮無半通之銅拯病乏一丸之艾感時生歎恨白日之易秋獨處鮮歡畏黃昏之近夜興言求友亦鮮其人今之文士競狃世習造骨於紈綺無怪其弱飾貌於花卉僅得其姸至其所遺亦多可議失志則藜褐短其氣風塵厚其顏得時則珠玉溺其心粉黛食其意徒消逝日坐謝名山又不計是非專徇憎愛任意月旦隨物丹青未平其心先戰其口善則掩瑕以著美怨則洗垢以求痕無復直道之公難定人倫之準求諸合志尙屬吾徒且夫名之所在無翼而飛情有獨深不膠而固雨露潤而心不熱霜雪厲而盟不寒十度詣門識許劉之交密千里命駕見嵇呂之誼誠自玆以往吾與君共之矣相見何日北語先悶唯留意幸甚

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由唐及宋駢儷之文變體已極而古法寖微

國朝作者起而振之因骨理而加膚澤易紅紫而爲朱藍窮波討源以雅代鄭意云善矣法云正矣然襲末流者既不歸準衡追古製者亦多滯形貌八珍列而味爽五官具而神離良由胎息尙薄藻飾徒工情旨未深意興不飛之所致也夫道炳而有文章辨立而生奇偶爰自周末以迄漢初風降爲騷經變成史建安古詩實四

始之耳孫左馬雄文乃著家之必祖於是枚乘袖其緒鄒陽列其綺相如騁其變子雲助其波氣則孤行辭多比合發古情於腴色附壯采於清標駢體肇基已兆其感東京宏麗漸騁珠璣南朝輕艷兼富花月家珍匹錦人寶寸金奮鋏鍠以競聲積雲霞而織色因妍逞媚噓香爲芳名流各盡其長偶體於焉大備而情致悱惻使人一往情深者莫如魏文帝之雜篇氣體肅穆使人三復廢卷者莫如范蔚宗之史論馳騁風議士衡之意氣激揚數切情實孝標之辭旨雋妙至於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衆有華耀九采則劉彥和之文心雕龍殆觀止矣夫魁傑之才從事於此者亦不乏人大約宗法止於永嘉取裁專於文選假晉宋而厲氣借齊梁以修容下不敢濫於三唐上不能越夫六代如是而已若夫文境所及實非選理能拘求其絕軌尙有可言者昔劉勰辨騷有云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是知詞者依騷以命意者也賦者托騷以爲體者也後人知賦體之必宜宗騷而文辭則置騷不論惑矣夫辭豈有別於古今體亦無分於疏整必謂西漢之彥能工效正則之辭東晉以還不敢乞靈均之佩無是理也故良工哲匠宜取實於楚材落葉滄波多問源於湘水含愁聲志爲哀怨之宗耀艷深華開明麗之始夫騷人情深猶能有資於散體豈芳草性僻不欲助美於駢文蓋經有未窺抑知者猶寡宋大夫之悲秋氣孤懸此心屈左徒之怨靈修遂成絕詣故欲招恨九歌微遊四海通辭帝子修問夫人造境於幽遐攬色於古秀煙雨致其綿渺雲旗示以陸離隱深意於山阿寄遙情於木末則離騷不能忽焉三代既往百家競興抉義豈皆淵深造辭頗多精奧引喻奇古老氏首發其端鉤理元微蒙莊曲盡其變禦寇之旨譎誕乘虛破空關尹之論瑰奇鏤塵吹影夷吾以峭鍊制勝不韋以淹麗爲工荀卿質而文韓非悍而澤並皆祖述遙矜雕琢搴象語大則釣巨鰲之首稱細則截秋蟬之翼索深則沒波於歸墟之谷窮高則抱露於中天之臺搖衣得風難鼓動物以盆爲沼易欺游魚陽春雖溫未見芽不土之木造化至巧安能卵無雄之雌冬蓮春菊格於時令棗肝梅應乎化物有定分言無端涯故欲激盪靈淵江洋奧府闢圓道方德之蘊想柔心弱骨之傳招清都之化人求絳宮之薤女氣馭鳳鶴力席蛟鯨使尺簡之中可以反山移海寸管之末可以起雷造冰則周秦諸子所當效焉文奇而理典言古而意新河伯山精驅川岳於隻句聖男智女束乾坤爲兩人破嶮成夷憑虛構實匪金能富不翼而飛出明入幽似大易之取象含風吐雅本上古之繇詞則焦氏易林最宜法焉內含平壤外爲深淵縱斧儒關鑿石義路鍊六經而成彩繪八幽而有形則太元法言皆有取焉　拔懷四

維縱步六合宓妃可妾雷公能臣上與鴻荒爲徒遠尋沈冥之黨自晦其素任土蛾之諳青虬平覩彼蒼見壤虫之讐黃鵠言道恍惚振彩飛揚則淮南鴻烈亟宜習焉至若羅珍列異耀神炫靈緣文不足名其奇白阜難以盡其狀甘華甘果之芳天縱以味膏稻膏黍之種土謚自生枝頭日月分照數國山中鳥鼠聯爲一家則山海經之博麗未可後焉刻畫纖細模範高深被朱紫於煙嵐施丹黃於邱壑鱗甲難潛其影飛走莫遁其形寫迹修張鏤景工妙林巒何幸得斯人之一言山水有靈驚知己於千古則水經注之體物不可少焉奇抱別開靈衣在御內篇言修煉之旨外篇寄遁往之才沉麗獨步有飛仙之氣逸博聞多識藥空談之腹貧抗靈規於雲衢覽高懷於陸海口茹八石胸秘六奇鶴羽已奮於重霄龍章豈陳於晦夜逝景難追感飛矢之如電溫辭乍出覺冰條之吐葩則抱樸子之超逸亦足多焉扶桑九枝桂林八幹服水玉者則有靈蜺之仙須火龍者則爲玗琪之樹開明虎狀稟金精以証崑墟勾芒鳥身銜帝命以錫秦穆纓如之貌能兼三形子夜之尸分爲七體鳥酸有葉黃蘿吐華不信歐絲之人乃奪蠶職安得沙棠之木制爲龍舟則郭璞山經圖讚之古逸有可取焉杜伯乘火流精上替管輅論雨下刺東井吳有人言之鳥魏記鬼目之菜中土城制既標女墻高麗民居別

爲婿屋木弓竹箭彰其利羱羊端牛助其饒離人人禽東韓五十國之殊俗架空走海大秦二百里之飛橋穴底之徑深及九梯果下之馬高止三尺交龍用之飾錦六畜竟以名官則裴氏三國誌注之宏富尙資採焉凡此皆筆耕之奧區漁獵之淵藪知能之囊橐文藝之渠魁儉學得之以拯其貧高才得之以伸其慧若既熟選學又能擇善於斯則煮海爲鹽本扶輿之妙產煉雲生水等大造之神工挾策府之殊觀極斯道之能事其於前修庶幾能不圍矣雖然猶未足以盡探本之功也夫文辭一術體雖百變道本同源經緯錯以成文元黃合而爲采故駢之與散並派而爭流殊塗而合轍千枝競秀乃獨木之榮九子異形本一龍之產故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廢且夫烏生於東兔沒於西者兩曜各用其光照也狐不得南豹無以北者一水獨限其方域也物之然否因乎地言之等量判乎人世儒執墟曲之見賸埒井之波宗散者鄙儷詞爲俳優宗駢者以單行爲薄弱是猶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夫駢散之分非理有參差實言殊濃淡或爲繪繡之飾或爲布帛之溫究其要歸終無異致推厥所自俱出聖經夫經語皆樸惟詩易獨華詩之比物也雜故辭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辭驚而創駢語之采色於是乎出尙書嚴重而體勢本

方圓會蟄齊而交亦多比戴記工累疊之語繫辭淵詞對之門爾雅釋天以下句皆珠連左氏敘事之中言多綺合駢語之體製於是乎生是則文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幹草之有花萼初無彼此之別所可言者一以理爲宗一以辭爲主耳夫理未嘗不藉乎辭辭亦未嘗能外乎理而偏勝之弊遂至兩歧始則土石同生終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唯通方之識絕特之才乎今欲隔道康莊伐材衡岱錯研乎三極涵泳乎百氏窮源而入天遂流而至海非深於羣經括囊先典則詞術亦不能造其至矣先生吐辭東觀如河漢之決金隄奏牘西垣若金石之振雲陛剖符章貢之間置身空同而上

窺情測貌揖古人而進前詭勢瓌聲窮物態其恐後而過推栘散得附楩楠謹以所知就正通識知先生必不孟浪其說塵垢斯言也

書文心雕龍後

自永嘉以降文格漸弱體密而近縟言麗而鬬新藻繪沸騰朱紫夸耀蟲小而多異響木弱而有繁枝理詘於辭文滅其質求其是非不謬華實並隆以駢儷之言而有馳驟之勢含飛動之彩極瓌瑋之觀其惟劉彥和乎以爲鐘鼓琴瑟所以理性也而亦可以陷淫擁蔽文章所以飾情也而亦可以掩情故名川三百非無本之泉也寶璧十雙皆自然之質也是宜尋源於經傳毓材於性靈問途於古先假徑於賢哲求溢藻於神爵而後想盛事於青龍以前磅礴以發端感嘆以導與優柔以竟業慷慨而命辭故其爲是編也縱意筆區徵采文圃創局於宏富之域廓基於峻爽之衢騁節於八鸞選聲於七律樹骨於秋幹以立其體律顏於春華以豐其膚削句以郢人之斤刻字以荊山之玉精暉以鑑其隱流雲以媚其姿國風益其性情春秋授以凡例爾雅助其名物騷人貽以芬芳故能美善咸歸洪細兼納效妍於越艷逞博於漢侈獵奇於兩京拾珍於七子分膏於晉宋振響於齊梁歷世體製罔不追摩六代雲英此其總會者矣且夫眾美既出通才實難達於道者或義肥而詞

瘠豐於文者或言澤而理枯彥和則俯察仰窺宵思晝作綜括儒術淬厲才鋒騰實於虛握空成有夫天文炳於日星聖言孕於河洛此原道所由作也指成周爲玉律以尼山爲金科此述聖所由名也伐薪必於崑鄧汲水宜從江海此宗經所由篤也黃金紫玉瑞而弗經緣字黑書古而非雅此正緯所由嚴也奇服以喻行修芳草以表志潔忠怨之意與瀟湘競深駘宕之懷挾雲龍俱遠未嘗乞幽於山鬼自能取驗於雲君此辨騷所由詳也故明詩以序四始之嫡友詮賦以溯六義之屬國樂府以古調而黜新聲頌讚以神明而及人物雜文以廣其波譎隱以窮其派諸子以蕩其趣史傳以正其裁

誄碑弔引宂至而哀往箴銘論說莊贍而切今於是綸府既允王言依重詔策則溫以雨露檄移則肅以風霜封禪則隆以皇王祝盟則將以天日章表奏啟則飛聲於廊廟議對書記則騰譽於公卿分之則千門森夫建章合之則九面歸乎衡岳文家之審體詞人之用心莫備於是焉故論及神思則寸心捷於百靈論及體性則八途包乎爲變論及風骨則資力於天半之鸞鳳論及情采則借色於木末之芙蓉論其夸飾則因山而言高論其隱秀則聳條而獨拔示人以璞探驪得珠華而不汩其真鍊而不虧於氣健而不傷於激繁而不失之蕪辨而不遏其偏覈而不鄰於刻文犀駭目萬舞動心誠

曠世之宏材軼羣之奇搆也前修言文莫不引重自韓退之崛起於唐學者宗法其言而是書幾爲所掩然彥和之生先於昌黎而其論乃能相合是其見已卓於古人但其體未脫夫時習耳夫墨子錦衣適荆無損其儉子路鼎食於楚豈足爲奢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棄不重哉然則昌黎爲漢以後散體之傑出彥和爲晉以下駢體之大宗各樹其長各窮其力寶光精氣終不能掩也

跋郝氏山海經箋疏

余覽郝氏山經箋疏而不能已於言也曰嗟乎鴻荒既邈邱索亦湮自禹奠九州益名百物鑄奇四表圖象萬靈納流沙於日前羅大荒於掌內君子之國大人之堂赤脛之鄉元股之地白帝之所主紅光之所司朱蛾之所飛黃貝之所產水馬之所出琴蟲之所棲莫不登記於是羽民毛民之居詳若木建木之蔭著神多龍身鶉如人手異采之鳥出自鳳詒五色之石竟司鵠羽菌人易死非年夭也魚婦偏枯非體廢也然則三代以降闢宇宙壯偉之觀開文章奇麗之始破華夷外內之限復古初地天之通其是書爲之倡乎夫以章亥所覩禋祀所加錫重嶺以皇人之稱寵名山以天地之號山膏善詈色如丹火湯谷有神狀若黃囊月遺后羿之妻國標雨師之妾凡經之所載郭氏既備言之矣若乃詭類殊

品窮色極聲雖分拆其根源未盡證以故實故郝氏重爲疏以明之是以枝分葉布波譎雲羅摭採靡遺纖悉具列覩夫祝餘之青華迷穀之黑理堵山之天楄少室之帝休雞榖一叢羊桃幾樹蕪華製食箭篛悅顏條實初生嬌類嬰兒之舌蓍草前世曾爲帝女之尸此其考異於叢植者也鮭魚則冬死夏生盤鵰則宵飛晝伏窮鷹鶚之宅問蜜蜂之廬野富林泉澤壞所以厚狡兔山僅沙石天地所以薄騶蟲或以二鳥導前或以四蛇自衛三頭遞起人伺琅玕之樹一腳孤立鳥勝雷霆之威此其証奇於動物者也若夫龍首之黃金雞山之丹雘女牀之石涅稷澤之玉膏水氣鬱精凝成碧綠山靈呈

秀結爲白丹紫色之螺可佐十朋之貝翠羽之鳥工助六珈之容此其驗用於珍寶者也至於崑崙九井雲蓋三層西北來風爲石夷之託足蓬萊靈府乃玉主所甘心且夫共工之頭尙能□□四極豈有女媧之腹不可化爲十人夸父之渴死固宛女丑之掩羞非誕王母弱水往來唯有颷車羽輪湘妃洞庭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此其摭實於神靈者也故語其侈怪則如彼究其博麗又若此故知此書者九鼎之釋訓三古之遺文瑰異之秘圖神奸之軒鏡鳳積之珍藏魚書之別錄者也是以洪範之傳衍其離奇王會之篇獵其怪艷大禹之本紀同其詭譎管子之地員本其鋪張穆天子西征之書飾

以芳澤淮南王墬形之訓附以波瀾各取一端難罄全美故子政得之以富宏材景純釋之以資多識張華祖之以著博物酈元本之以注水經迄至我

朝化澤旁流遠物畢至郝氏又以今事証彼前聞而是經益信而有徵矣故尊之者過其實訴之者鄰於偏不得其平宜其爭也夫不睹雲陽桂竹豈知數圍之大不覩元圃木禾詎識五尋之長事有可驗奚必過疑理有固然亦非篤信郭氏有云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然則非博物達觀者難以語於斯矣郝氏之疏曲證旁引頗具苦心余喜覽其言遐想舊事拾茲奇豔觸我古懷引伸爲奇比類合采聊以所

記書爲跋辭

書郭璞山經圖讚後

夫川瀆之奇邱壤之美金石瓊瑰之器神物怪變之名珍禽殊獸之形嘉木艷草之質吾於山經箋疏已備論之矣今讀郭氏圖讚竊愛其辭意遂歎息而言曰夫一芥莫容斯爲弱水寸草不蓄乃號狂山猥人之所居鮫客之所慕神山以金銀爲闕雲館則玉碧搆林烈山之女以木石塡窕帝俊之妻爲日月宗主近水以北越海而東人卽龍魚之衣民食鳳凰之卵玆色者不一其族角奇者已百其身雖登圖經未傳歌咏則景純之讚不容已矣且夫栖林啄蕊鳥慧能言包玉含珠魚肥有孕

婦人得荀草而練色仙人服水玉而乘煙玉女之手自挹神漿幾升鉄頟之兵日飲天酒三斗杜衡可以走馬礜石易於肥蚕炎霧欝隆風來可扇叢薄幽靄竹靜自陰凡經之所有讚皆及之是故氣爲寒暑眼作昏明所以摹燭龍也皮充武備角助文德所以美靈兕也既麗其形亦奇其肉所以表殊羽也或狼其體或虎其爪所以狀異産也朱實雷照碧葉玉津所以頌若木也園客是採帝女所蠶所以譽神桑也類獸獨妬則穷寃是佩鹿蜀宜男則子孫如雲熙葩津頴則桂樹納其英黃實紫柯則建木挺其秀大人之市爛若朱霞女子之國浴於黃水罔不諧玆鳳曲勝彼禽經至於述穆王之遊稱

西毋之異敘瑤池宴飲之會想詩歌贈答之歡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域外之事難以具言則深情遠致見乎辭矣雖力敵九象未詳淮水之怪神而肉兼十牛工寫炎方之巨獸亦可稱韻語之傑出步易林之後塵也已余嗜奇有癖食古過貪嘉此瑰辭織成丹字請附篇末以質邃初

北園記

桐城之北大河之濱有勝地焉取靜於紛喧造幽於空曠東勢於中邃含意於高翔一碧分其淺深羣翠互爲掩蔽增以曲沼翼以飛亭名之曰北園友人方竹吾之所居也前臨大山阻以洪流後接平疇雜以比舍就竹

爲牆倚樓成室萬類集於豐蔚四時無改貞萋沙石口其聲音雲霞助以霏藹化工造色微施輕素人家入圖如坐丹青誠棲息之名區宴游之奧境矣其山則飛崖刺日疊巘分霄騰霧冠峰橫霞平嶺新如點黛濕若綴嵐近瞰人而下臨遠揖客而聳峙其水則清泉當門素湍激石淨同委練響類鳴琴急鮮靜鱗淺無藏甲若山雨漲發則驚濤天來其植物則青松隱秀綠篁布陰桐飲露清朔受風細梅矜早貴菊甘晚成桃李之冶容芙蓉之洽豔爭美獻異者羅列而四周又有能言之鳥擇木之禽報曉者不知名呼人者雖辨語芰荷之花善覆鴛鴦蜻蜓之葉工化蝴蝶或欲雪而鴉先噪或將雨而鳩急啼猿徒竊果乘月而來麗族問香穿林而至殊品怪羽者交集而中藏於是主人倚曲檻窺遙天騁俯仰之懷洽仁智之性疊石作几敷草爲茵約新知集舊雨招塵閒之逸軌想區外之遐踪相與論古初衡人物窮山海之殊觀搜仙靈之秘迹迎羲車於晨初送月駕於夕末泉無鴛漿之美酒有鶴觴之娛接手異饌飲之歡濡首等口沒之戲接筵拂席愛十畝之池波纓繼帶皁少百尺之風觀雖未能去來虹陛升降雲臺亦可以滌襟驅煩縱目新眺使消溽夏者不知暑歌陽春者不言疲也余與方君交最深而宴飲於此者亦久故樂爲之記詳書其美用告同人

南園記

南園者吾友姚伯山之居也其地限於城內不能如北園之閒敞而庭宇狀麗景物繽紛奧曠咸宜廣狹合度亦可以洗塵慮而悅視聽蕩寒雰而煖心骨余既歷游其亭院周覽其動植浸潤其水月含吐其烟霞乃感而言曰夫宜都之美待酈元而乃彰曲水之游得右軍而始顯今伯山已抗踪古先斯園復標異城市其人其地皆足以傳矣爾其春日闢麗雜霏騁妍花送媚於初晴鳥繁辭於欲雨啟牖命酌對客飛觴遲雲翰於未來待曦軒而方駐七既謝職金乃有聲青松因雪以逞姿紅蘭得露而發艷四時之樂皆有可言唯當長火司令廣

厦騰煙霞爭擁夫朝陽雲未馳於雨府林不流澤爭陰坐此清涼頓消蒸溽赤翳盡滌白埃不飛小池開清流□注碧荷影動下戲綿鱗青泥色沉中隱黛甲亂石介立土山動搖不起勢而爲高長因心以成遠峻無飛峰接座遙阜入軒單舟狎藻之羣疊翮乘波之會而室富今古地閒風月人已共適俯仰自寬亦可免緣石騰俊之苦窮谷降深之勞矣伯山乞文於余而未果爲今此記成而君已在京師將錄以寄君致故園之風景於遠人且使見江南折梅之信動小山叢桂之思也

弔師荔扉先生文

吉日良辰登山臨水芳草與王孫同路落葉和哀蟬共秋苔屬有情尚難忘此何况蘇三耆[illegible]咸爲黃昏鶩[illegible]厄於天意耀豔掩於七色奇思消於隊露瑰質淪於凝霜還氣如存休化文木寸心不死定爲菤葹先生玉貌[illegible]似華酌共傾張宴於宋宮布飾於紅壁非鐘磬之[illegible]旌方策是娛賓烈椒郎發潤蘭薄丹鳳鳴而自舞蒼鳥[illegible]尋飛騁步高巖聳軀嶕峭氣吞縣圃志抗瑤臺一入入幽遂成孤往片時判爲今古寸木界其人天幽途險多毋爲木夫所得天驅才逸終非土伯能拘任回颷之所經使豐隆爲前導死歷返里向西海而問程生眼無方致中洲之宿莽閑感深知己誼切斯人當嚴寒下戒之宵憶掩雲上征之日華燈明燭想謦欬於生平秋菊春蘭共芬芳於終古投此江水佇看靈風

雩都行記

自貢江泝流而上石壁深高沙渚平淨兩岸霜樹隱紅風篁駭翠足以悅旅望而慰羈心至雩都取道由陸則層巖刺天高霞翼嶺或連崗成奇盤旋千丈之際或孤標秀出獨冠羣山之巔茂木高林側道稠峽百里以外盡爲飛嵐終日所行不出青靄頹亭小憩微雨散雾野花無風自成馨逸秋草飲露不識零寒若其地削丹崖灘多豬石虎牙角立龍潭獨沉淨湍回清流瀑懸素盈谿蓄霧傾凋懷煙翡翠一羣宅無定在蝙蝠百歲身能倒懸予徐行經此仰矚俯瞑目不周玩蒸若有會心焉

至於騰危躡險淩高降深駭魚匿淵驚川聒谷激沙絕岸如聞崩聲危磯中流恆有傾勢奇觀譎境奔赴而前乃以精靈與之應答鼓勇前進空曠忽開左右桑麻後先橘柚村落漸多人煙聚處若地隣僻野則絕少林棲每當日暮途疲雲深徑闇月出山寂並無哀禽草動風腥疑有英獸惴慄之懼行李難免既抵揭陽則土勢漸平飛巒出秀暫焉棲寄可以憑襟爰述其端用志所歷

孔城北游記

由孔城至敎喜岡平壤蔓延雜樹交蔭南瞰龍眠因卑見高西瞻霍嶽若近而遠亂阜在地形同委粟孤峯特天挺若單檣又三十里抵慈濟寺崇甍[illegible]

華宇睢檐聳入天表繪采紺發赭白綺分霜鐘傳響於紅泉之中月池流影於蒼苔之上石粉所記金光所流觀者恆有雲霄之想其後則秀嶂截空層陵斷霧連峰疊出直逼人前臥石忽騰側豎劒杪高柯負日寒木被潭始則碇水濛流伏於草際終則頽波崩浪會於澗濱葢吾宗之祠宇即在斯焉於是瞻矚先搆結想神棲青松惠人以長風白露示我以寒澤褒回忘倦移時始歸見曉禽之息飛看暮獸之孤往日光穿漏霞采丹黃山影倒谿水色青緑歸途欲罄歌嘯未終遂以所經退而爲記

嘉樹記

余家中庭有老桂一株茶花一本先世長人公之所植焉鬱鬱離離葢二百年物也其樹根異而枝合三冬九秋迭爲香色互相回抱則有華實交資之意焉榮於時晚則有同保歲寒之心焉故其擢英階下聳幹墻西曲房連延崇樓隱蔽近日時少而得天氣豐風雨莫敗其妍霜雪難殺其勁孔城之嘉植未有久於此者也當其冬蕚破寒秋華隱秀丹霞助采於其上白露濯姿於其下高條依碧低葉戴紅桃李同豔而異其性情蘭蕙殊芳而聯其臭味自非良辰佳日瓌質靈襟能解彼睇顏發其薰烈春夏之交則繁華掃空古色猶抱蒼翠雖老風日常新時有好鳥珍禽拜鳴樹側主人對此亦復樂之歲往留青室虛延綠閒居倦憩偶一愛玩可以忘憂豈必百尋之竹上巢翠鸞千歲之松中藏青犬乃足爲異哉余思先人手澤之不可忘而懼昔日嘉蔭之久無傳也於是感嘆命筆而謹爲之記

査口記

距皖六十里有査口焉土壤平衍風澤清曠余以孟冬過此經川原之縣延見水木之明瑟露篁隱飾紛翠飾覯霜楓表途鷩紅綺望既至其地外絕囂浮內含邃曲微颸初拂鼓吹秋音流雲半垂纓帶山腹中有村落悉屬農棲斬木于頭禿山之半斷岡兩舌開池爲三田既碁分地非繡峙縱覯其前則河無靜瀨沙縷淺文清彼

激流似往而復巨石欲墜若危而安角菱腐根絲楊殺蔭野市孤僻橋航競飛脆魚素鱗和餌呑月小鳥翠色銜草出湖山巔漸高可以升眺雖近無□覯亦取暢遙情每當雨霽烟褰遠峰適至林寒澗肅爽氣自高行李所經用資游矚記而錄之亦百弓之便區一時之寓蹟也

與朱魯岑書

必欲矢誠太乙結想靈區揖鴻衣羽裳之流招鹿裘皮冠之士練精餌食懷道宗元棲神於枯歲待形於委葉割棄慈愛剖擊性靈固非生人所安若乃發志塵霄縱心邱壑目送夕雁手弋晨鳧近水既異漁商在山亦無

樵陽居崖翠發使春舒容古木青寒照秋閣色此宿情之永慕游神之所宗矣足下家璧抱異挺秀含芳摛雜騁之深沉窮幽煙之冥緬巖長肅月不廢古懽清霽素朝獨聞天籟與發南皮之會感歎上林之詞別我初春思君踰紀臨川對郭空自嘯歌泛舟褰裳孰與娛慰何當買山共居因崖結構東西竹柏入雲淺深左右楸桐負日俯仰小浦激浪飛亭翼空室靜喧虛常延曦月或攜杖四出尋高降深石亢無階沙漲如雪鳥翔碧宇背雲面空魚出綠潭衣苔帶藻晤對之樂彼此甘之至於命酒暢懷凌檻望遠山阜飛舉若乘風勢而前樹木蕭森乃在霞氣之表自非宿遼踰途凝霜逼景未嘗不遇

幽延賞觸奇駭觀良願豈孤斯言期證見青松之在徑想柴芝之爲人清風明月如或晤之，

贈陸祁生廣文序

今使植孤介之操抱肥遯之德綈袍華於朱黻茅茨艷於丹極可以謂之高蹈而幹時之量弗聞焉騁精八極勞眺三辰託迴飈以遠翔指弱海而言邁可以謂之逸軌而垂範之美無取焉至於藻厲名行履蹈法度生雖晚近而兼周雅之才居遠瀟湘而多楚騷之怨則我陸君祁生卽其人矣祁生淵才亮茂雅度宏毅清裁有標世之稱素業負絕羣之譽羈貫之年克荷先猷名父之子敦尚家風而且含寶守信本自性成篤學好古捷由天授揚藻於時彥藏華於當春固宜神龍噓雲憑尺木以致雨棲鴻得路階勁風以凌虛匡贊清時宣昭懿德而乃局志一官秉鐸百里是猶鸞鳳競粒於庭場龍麟雜廁於芻豢也開交君七載縱吻千秋朗月照人不自覺其暱近惠風披坐猶時襲其清芬離思易長良會苦短唯期敷陳德教雅好人流無秉心矯迹之奇有揚光發輝之望庶幾獎我善類宏彼士林抑下扶高排方入直足以陶冶薄俗鎮靜頹風使車笠之盟長溫陰雨之刺不作今之交道久難言矣風誼凋喪黨習糾紛軒己而輕人是同而非異互爲腹背各有肺腸荊棘其中而蘭蕙其外金石其始而冰炭其終如君亮直清方純篤

閑雅以云求友舍斯誰歸所惜羊仲多貧長卿善病圍花有偶妻守藥爐刺鳳爲嬌女求神艾是蓋由絲竹之感損謝傅於中年芳草之情牽王孫於遠道離愁伐性風景攻懷等蒲柳之早衰有雲鶴之清秀固儁才之爲累亦多情之所致也開近年以來奔命風塵效役書史夜對月而無興晝御酒而寡歡稽中散疏懶不堪張君嗣疲倦欲死惟煙墨宿緣文章痼疾則結習所不能暫釋者因承惠愛輒領光儀累辭無文卽以爲贈

出皖城與周石甫大令書

久陰忽止長江遄征樹蘇今日之晴山留去年之雪早寒清厲春陽寂寥言念光儀輒勞寤寐先生吳下名流

漆園仙吏賦氣踰夫雲客孫蔚美於錦工江淹夢花才因多毀陶潛種柳志豈在官偶爾操刀遂同懸鏡騁雖有續騁龍無方飛其奇懷發爲暉藻雲執勞素海苔滑青五色寶玉之衣手自組織四寸金壺之檢神爲封緘造色則崔含之錦雲調聲則岑華之纏管取精則鍛石之髓御氣則金輞之車寫生則取骨於錢唐之古梅言懷則寄情於漢皋之芳草（時將赴官楚北）書倉告溢經苑恆春開相知十年投分一夕飲我流雲之液坐我崇霞之臺照以綠桂之膏食以紅桑之實訣示丹醴字印朱泥仰沃德馨幾醉靈府逢回今遇咸嘆夙心欲翔火藻之階須入瓊華之室以冰絲爲弋黃鵠或來用香金作釣白蛟始得黽勉前路悵望霽輝何當柳暗花芳天清霞蔚共數晨夕重罄懽情唯珍垂鑒不一

觀水山房詩序

大江浴碧飛巒獻青表裏雲霞送迎今古是爲陳君小麓讀書之所小麓生當綺歲雅有素心結契六朝得詩數卷裁制文錦切磨香瑣超光之駿一羣瑤華之輪十乘自錄其作名曰觀水山房詩鈔皆可誦也夫其依情作骨振步修容圖妍於石葉之花導源於金泉之水如鏤錦栢如繪霞桑如燃恆暉之燈如操曳影之劍其好潔也則藉以碧蒲黃芫其發秀也則濯以赤陵紅波辭之麗也如此意之婉也若彼故能芬芳菲佩悱惻動神丹蜜之雲氣因蒸出青砂爲甕功以積成每至曉聽告晴夕簾延月懷人木末送客江南感流金沉雲之聲誦皓露秋霜之曲焚香搆句命筆抒情若不勝公子之懷風人之慕焉然而文園病多洗馬體弱四時之暇難禁宛轉之思一篇之中屢含哀怨之旨鵠飛天遠鶴音秋高靜女令姿不在豐脂感黛天人妙服無取奢帶修裙約而能工斯足貴矣夫覩塗修之貢始知鳳羽滿車坐海人之舟曾見龍膏數斗余與小麓論文四載銘寒三冬歡娛共樽笑談窮晷君之用意自謂能知願燒陰山桂脂添照蔓金苔色莖黃葉綠仙草故多奇葩肉紫骨青神蛟信非凡味請言其略以質當時

張辛田詩鈔序

夫鳥善使翼故不忘乎飛翔人各有心誰能甘此獨處辛田足下天生桂質神與芝香宿尚沖虛素工藻繢柔軟香滑採靈草以御仙盤曲纏綿結冰絲而成字若玉之華四映蘭金之檢中含昔在髫年曾同游宴坐紅葭之席焚綠桂之煙刻木有文螺之卮調玉爲倒龍之佩酒酣閒適興發登臨履淺卉而背城坐春陽而面閣好山入座常有露容古人忽生若在醉眼雅懷夙契靡日忘之別逾五秋珍傳三卷流連歲晏纏綣都門詞則焦泉之華響則含英之樂雖復雲側素竹淵洞紅藕元龜負寶於青泥黃龍弄姿於紫沼塗修之國緝鳳羽以飾

車蛇洲之人張豹皮而作屋未敢比其光采[illegible]此瑰奇僕延賞風晨披情露夕坐默而心私語聽阻而耳不飛永懷所覩長勞遠睇良馬在野以春草爲糧文魚入水食落花而病離居之苦甚於忍饑唔言之難誰與破岩思君佳什貽我素心願以斯言遠承嘉命是爲序

芥生詩草序

吾友朱君芥生境貧才富志廉學貪沉思於九淵之深抗懷在八柱以上青玉書簡白銀爲編貫月之槎無以窮其勝遙香之草不足爲其芳有詩成集鮑覺生侍郎及吾鄉諸君子選而刊之誠傑思也當其沉酣百氏錯綜羣言繁花獻春流雲送曉出怪於險川嶽陡覺橫生

懸辭於空風靈爲之交關燕南江表羈思歸情悲喜一樽離奇數卷同游之聚散無常而君之詩亦因境而愈工矣余力疲往籍遍感今游未能盡得隋珠亦嘗自寶燕石永言著述良愧推崇仰惟前代作者將欲攻辭先求制勝既奇其骨乃豐其肌赤手而戰古人白頭尙悔少作寬縱此筆刻求寸心故能舒卷三春驅使百怪紙驚墨走字騰句飛思徑孤詣來靈合起朽蘊於既死藥枯魚而使鮮堅能斷屈盧之矛利可破唐夷之甲昔有斯志世罕其才夫織女報章聚重霄之雲采千將鑄劍萃六合之精英吾當與芥生共勖之也

靜峯詩草序

余始識方丈靜峯於平梁署中華鐙共夕春酒傾晨靜渚波恬遙岑壁立睹驥千里莫之能先見虎一文已知其武良會既邁別緒滋多游魚躍色於文波言鳥聯歡於高樹眷言舊雨益切予懷去歲邂逅汝陰縱談秋末靜峯出所爲詩卷見示以鐘鏞之洪聲兼絲竹之淒唳古秀之態隱於幽奇鬱怒之思出以溫潤正不必乞輝於淵精之闕索珍於浮玉之山而後爲異也夫形動者影從川瑩者波湛靜峯逸興飈發亮節金固其視非分之貴若冬華之在林不義之榮類秋風之過耳叁惟天懷獨曠故能吟咏彌工矣開以文爲命右旅猶[illegible]口燥辭多得酒不潤身織力弱迎風欲偃安能雄步藝林爭

新錦肆過蒙推許良用增慚夫詩之爲道太上修意其次織情連氣而走千言百鍊而鑄一字故玉杓之貫其銜也必由青雀鉄輪之重其駕也必待元駒情密古初力踔凡近所願爲靜峯道之也

與張鶴舫書

將欲馭飛龍以登少廣乘鵷鶵而游大荒縱橫四維揮斥八極竊泰帝之氣毋揖姑射之神人非生挾仙才文多悟境莫能與也然則不至北海無怪河伯之自多未讀南華誰云泰山之爲小瓦不問石石不問瓦本一氣矣雲者爲雨雨者爲雲有異致乎先生潛心于古與物爲春思鳴德輝中心竊比于鳳欲求時夜左臂願化爲

雖不師成心長鑑止水鄙折柳之唱倚槁梧而吟罔象之元珠可求帝鄉之白雲不遠漁父數曲秋水一篇最所服膺因之縱意以爲無終無始自本自根者道也孰短孰長有左有右者分也分有定界道無窮涯緒餘以爲國家塵垢可陶堯舜鳧脛非短鶴膝豈長八千歲之春華尙嫌其暫九萬里之風信或以爲遲鵬飛在天蟲言滿地夫百昌齊奮于土萬物皆出于機虛白生祥室以人重不黃而落草得秋先涉大川而葦容身觀冥伯而柳生肘非因物駭各以類從是以高言難止衆心大聲不入里耳箏竽競響豈諧虞廷之音狙猨裂衣何論周公之服程生馬馬生人徒爲氣使夔憐蚿蚿憐蛇各

有心知我與子遊形骸之中君識馬於驪黃之外水火之冷熱不可强同桂薑之芳辛自堪共喻何當握手痛敘渴懷如內熱之飲冰若大旱之遇雨豈必副墨之子授以德符洛誦之孫語其道要誰能化蝶自見夢中之形子固非魚請詢濠上之樂

答光栗原書

節序屢遷德音終阻君留冀北余滯江南繁花共怨鳥分春皎月與愁人同夜易勝薄酒難爲寸心安得斯時忽見吾子出腴辭於揮霍結甘意於咲言蓋松濤之下竹露之間有舊日之遊迹存焉詩酒敦槃不可常矣晦明風雨如將遇之何當披袂相逢散髮驚呼奇文共識

破我字妖宿疾頓除針茲心蠱懸衡平理杭泉聽聲思濃而古語皆新與淡而虛籟易合長歌水碧小隱山青足了半生有言偕樂未必金華之籙可証飛昇庶幾玉塵之談永追正始

答姚幼槎孝廉書

築臺青嶂之巔置身白雲以上揖山靈而就坐招風伯以來遊詩即蒼穹酒澆素月非吾子不能共此樂也故每當春江言別之初秋葉迎寒之後登樓眺遠作賦懷人與酣雲生語罷劍出空消獻碧遙天開青會萬類於崇朝渺千秋于瞬息神往送古手揮謝今然每思吾子覺耿耿不能去于懷也夫人之相交神若與謀迹合而

使之離才高而制於遇心有獨契身不自知或對面而起河山或在天而聯肝膽交誼本無寒熱世情自論榮枯不圖天心乃與時賢同見何以我腹止容君輩數人豈其好劍之偏或亦嗜痂有自蕙蘭在澤殊名而共芳竹柏當秋異幹而同性相見何日一往此情近狀奚如斯論然否書此代面不宣

贈查梅史明府序

夫幹理敏捷不皆亮特之才性行淑均必賴淵懿之識故無九皋之鶴不能流響於紫虛非四淵之龍安望生陰於白晝何者分各有大小用各有短長也梅史明府天才英博器量緯異吐詞則凝辯洞達決事則明慮淵

深雅慕九能素衷純固篤好三古清尚宏通發藻豔於春葩拾芬芳於木末羣髦仰鏡眾流趨川而且氣志休懿風操凝峻和長輿之孤松千丈周伯仁之長河萬里非不善釣好用直鉤明知易撓恥爲曲木嗟夫世固有丈夫其身而婢妾其性者如明府之操行可以風矣夫其出綰墨綬親秉珠衡明足以禦繁智足以靜歷整理庶物精達事機父老頌其陽春士女沐其膏澤德音悅暢英風播流加以宏獎人倫崇邁世教索太行之騏驥想西岐之鳳鸞留精拔茅垂神幽藪興感於和璞致慕於隋珠此尤近日之所疏而高明之所急也夫性有相反煎水本難作冰勢之所加浮石可以沉木轉移之力

存乎人爲先黻冕而後旗常內身家而外殿陛此士習之所以滋變也揚雨露而抑烟霞退彝鼎而進金玉此世風之所以難清也聞每與明府概論當時低徊往古追人才升降之故推學術汚隆之由未嘗不歎風雅陵替菁莪衰薄而不能無望於有志之振興司化之扶植也虞翻有言所譽依己成所毀依己敗今之論士大抵類此矣而枯槁沉溺之彥憔悴專一之儒任不當能罷之司身不處龍鳳之署雖制行狷潔厲節高邈曷足貴乎然則藻鑑之稱激揚之任昧精道德抽引人物畧尋常之高而取萬仞之崇使浮游之物能知四時之氣此殆士之所期於明府而亦明府之夙願也願終勿怠而

已且夫開基植緒非其人莫當勉精勵操待其時乃顯闘愧無宏雅之素徒有雕琢之能窺星象於埳井之天求山形於盆盎之水矣此一瞬未見三貍過蒙矜期遂忘形迹談深燭短興發颷生幾欲揮元陰而使溫揖古人而就坐然而賞音匪易知心亦難比螭於龍各有其神變以水受月始識其光輝破雲霧於崇朝披肝膽於永夕模範淵岳刻鏤珪璋言豈一端志在千里請以異日各証斯文可也

贈章完素明府序

夫以鳥養鳥一物自樂其天唯蟲能蟲庶生各適其性善問途者游於逍遙之域善治生者貪于苟簡之田故

五石大瓠宜浮江湖之上百圍散木願老山谷之間人馬亂羣人獸亂行非至人所謂無我也于蟻棄知于羊棄意其達者之能忘機乎開素昧蓀先欲濯靈府以無爲首請事斯言生時于心未遠有志不躋高山而或蹶平地屢觀濁水而竟迷清淵舒肘一尋即能知度有喙三尺難以言憂我自不怒虛舟人多致怨飄瓦先生秉衷以仁托宿于義等漆園之放而傲尤甚有子祀之病而曠亦同非蟲臂則鼠肝隨乎大化絡馬首穿牛鼻豈有天然羞爲名尸不被絡使大治聞金之語且棄曰妖魯國乃君之皮去之爲幸過而不損有如風日守河善在養生姑使陰陽爲寇視喪足若遺土王駘所以守宗

使其心如死灰子綦之以隱几且夫身有眞君逆焉鬥謨大爲眾哀順之則昌言沸如波風靜而不息飆輕似羽人栽而莫勝神龜之藏廟堂雖貴曷若大鵬之負天日不怒雞飛君見朔以天池吾將隱於邱壑詠茅園餞鼬之遷蓄水聚鼃蠙之衣上下風之雌雄取其神感左右角之蠻觸化彼力爭游心物初善尾道後行當置柄百尺之觀揖君千仞之山放覽無涯各言所得視空但見對馬於道火猶醯雞不爲虛辭要以他日

再贈鄭夢白刺史序

人因交遊就故謀新天恐德孤使吾見子夢白刺史素知春與不謬秋常角馬童牛識古今之病玉楨金幹爲

邦家之珍兼子美午美之才息晝人夜人之禍開顧左失右銳東忘西持斗酒而祝如懷以明珠而彈飛肉資累於堅無待深求化白於泥恥因習染黃鳥別夫灌木豹蠶困於枯桑欲濟無裳翻憂涉水將飛得木誰利登天幸遇吾子足稱解人震驚則一字動心淪浹則千言入骨論赤天而忘熱窮元泉而非寒且夫晚歲爲客昔人所悲兩多而澤瘠肥雲潤而山殺瘦見羣峰之叢竹小萬物之丸爾近嶺多春占星憶國斗再南而謀隱日一北而早歸雖復刻厲文詞徒搖精魄不田而穀此理本虛負舟上山其勤安用足下珍茲一角弋彼三飛善飼鳳鸞潔高梧之風露羞交烏鼠賈貧黍于春秋相對

輸誠於斯爲厚冠雖弊而愈履子能惜名衣未成而作裳我將改轍謀身計拙授館情殷千里告行一言爲贈

贈呂伯謀序

今將卜上丁之辰求大丙之御追野馬之影馳常羊之維寒府熱府調其氣添毛風羽風窮其物化觀三千里之擊水求七百歲之赤丹等萬類如飛塵以一身爲浮芥則必揮手寰中飛蹤事外而後可也若乃道在處世志存匡時則宜揚日月之光輝渥雨露之膏澤宏江河之志量大雲雷之經綸然而斯世雖寬此才匪易讀書萬卷不能決一策落筆千言無以應四變求其業專實用而才足有爲者無如我伯謀孝廉矣伯謀生富辭藻

學有淵源見事重閉之中馳神八達之外不詐詐不姦姦識有先見兼老老毋賤賤虛能兼容懸鏡照辭植表望遠其於交誼亦異恆情開就火乞溫無井寄汲缾則春蘭耀日身則秋菊被風顧影于日曜不覺其短鬬面于槃水但見其圓爍膠以冬造冰于夏欲前手而掩雙目何以夜行斷右臂而爭一毛所得利小木無術以作釜鉛有時乎爲刀夫鵲巢可以養鳩雛者固也蜂房不能容鵠卵者狹也謂左則左謂右則右盲者受制於人言意東而東意西而西愚者難窮以方域開之寡學非同特珍君有曠懷謂可共語近朱則赤恨不時親先黑後青無從加染自灼何能救火拯溺遂至濡身祈福有

壘愧病歲之芻狗得時稱貴遜旱地之土龍食量腹而衣度形並無過望天谷和而地懷氣尚須待時且夫倒生受挫比嚴霜爲刀鋸枯物重榮奉春風爲父母故伏龔雖弱可令搏貍乳犬何能敢于噬虎恩之所激也養由抽矢能使猿啼孟賁探穴翻爲鼠嚙用貴其宜也伏願足下抗迹清時策名天府善使羣力妙展訏謨以孤月之明分爲百星之光奮一雷之震能散羣險之齊黃髮歌德縞帶蒙施雖有出苞拆甲之叢冠賓銜華之植含牙戴角之獸厚脣弇口之蟲前爪後距之儔外骨內肉之屬莫不各如其分自樂其天出入于醇和回翔乎寥闊豈不休哉開近者遠游重嶺獨造幽林山聳没雲

谿深無景善于狀物聊以縱情瞰枯楊之心空而不死叩文梓之腹清而有聲侶青鸞而尋高期白鶴以超遠經世之事但望吾兄惟是雨雪在塗歲景云暮葛屨五兩履霜正難紵絮三千禦寒非具未審足下何以敎我也

贈蔣滌初明府序

滌初明府足下自昔離居無從駕說潛天潛地疲我於神思如玉如瑩想君之風度麟鳳爲德愛服周孔之言牛羊用人久薄申韓之術一昨邂逅得輸積愫比龍于蛇奬飾過甚牽馬以驥期望良深開履素有年殺青盧日掌饒文理宜喜詩書腹非盜囊豈慕金玉士宜尚志

知朱紫不爲光榮女有令儀惡華丹之亂窈窕猶德[illegible]獲種善及時無山雉之肥有木雞之槁恥事霧縠並棄雲英且夫五官無心當餐忘御三年不目對日如盲業貴於勤仁在乎熟良舍其策恥爲人御般揮其斤得自性生然而秉志雖堅遇人匪易金口木舌斯道誰宣羊質虎皮此類非少譏子思之銀佩捐尼父之象環白璧一雙我持欲獻綠衣三百色如之何幸有吾子樹鴻卓之義肩文雅之雄寒谷枯林春陽能使生息震風凌雨夏屋始爲帡幪政異繭絲文如錦肆極才思之巧剪花能解憫民用之耗割草不痛伏願恢茲清德惠彼黔黎敬賢輔身黃心尚須得翼遠讒如火赤舌毋使燒城土

民共瞻吾徒幸甚

贈朱魯岑序

手文愁破腹器忌盈愛潔則與茶辭盧佩謙則知白守黑誰能執熱含一勺之涓泉自削以觚借五經爲括矩足下手長於袖目上于天畏清商之告寒愁白日之毀暑高步有露長戒妄升沈耳于闉不溺近響葆赤子之樸守黃兒之中國已寒域得春昏辰利月而乃過推鄙陋欲叩迷津索音于朽鐘責榮于枯木譬之拾芳春夏而秋冬爲期射兕東南而西北其矢其不得也信矣夫火焚其獸匪獵犬之鮮功殺盡於雞歎文雉之無祿古有同慨君何獨悲唯望出彼淵言實以天牝使素車不

雜以翠蓋海水無蔽干天航守舟待風終須有濟紛題遇雨暫乖于時何損窮愁長期榮美

藝園記

藝園者外舅倪醒齋先生之家塾也先生之族聚居雷池者類皆棟宇綺文樓閣鱗次飛獸接空迷禽闇日先生獨規十畝之地以爲讀書之所華不傷質整而能疎所貯惟金石圖書若干卷起土爲固周圍若城鑿港通流四面阻水其中有田足耕有圃可種雖無重巖疊嶂之勝飛泉側瀨之奇而壇宇紛羅風烟披薄旁隣繡壤外連大江遙峰秀崿飛翠於檐前長塘曲池蕩影於林外坐臥一室錯綜百家煆煉歲時浸潤古昔藝園之名

所自來矣當夫花氣破萼草甲萌芽雜樹叢柯能令景薇小竹細筍漸礙人行紫藕牽絲綠蘿蒙幕老梅數本醞釀古芳冶桃千株低昂春色於是信步出眺置酒爲娛延矚晴初驅愁霜旦鳥語墮石人來穿雲遠火生烟望猶積氣游魚在水視若乘空俯仰之暇則課子孫宴賓客慰情弋釣託志羲皇仲長統樂志之言何以過此哉閒往來大雷居是園者甚久熟其景物用綴駢言蓋欲以飾美於園林非敢云錫榮於風月也

孟塗駢體文卷二終

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甫稚存並轡於江表而撝約亦抗音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飈流實將據中葉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盛力變奇境壁山鼎扇鑿空趍趙以角諸家難分勝負第吾觀其志恐難爲繼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同者譬如經塗九軌佩玉徐行眾人所能學也求爲不同者則駕雨乘風神騰鬼趡焉得人人而學之雖然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艸而契古歡託微波而展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也鄱陽陳方海

綠蘿山莊
駢體文集

光緒二十五
年刻鵠齋藏

原序

文不爲韓歐而爲潘陸徐庾此胡君之才勝於人也予嘗縱觀無始默契萬有知宇宙造化之理無獨而必有對屈指細數歷歷不爽庖羲作卦一畫後即以耦續奇知一之不可孤行也六經之文整散并運特渾涵不覺而烜烜與兩曜爭輝不可磨滅者則有晉之史蕭之選陸宣公之集宊男子目不辨光乃欲軒散行而輕駢麗豈不謬哉且吾見今之爲韓歐文者矣胸中積無卷軸惟撦拾街談巷議膚摹碑版敷衍成幅尺類屠酤葱肆中淩雜短簿又附益以諸儒理語而自詫爲明道覺世之文布帛菽粟之品祇期達意痛屏俳詞其黠者又篤而豎秦漢之幟咯咯爭持狋吼不已幾同猪嘶狗嗥不可入耳而其人方偃然自負步闊睨仰若是者胡君固恥之矣若夫駢麗之源流本末潘陸之何以爲徐庾徐庾之何以爲王駱王駱之何以爲燕許爲元白爲温李與夫柳州之精嚴眉山之宕逸廬陵之典則羅給諫徐東海之支門別調在胡君方且以綜博宏恣之能垣睨而

縷析之矣既信之指又奚袚

乾隆癸亥孟夏上旬通家生臨川李紱撰

序

夫淵迴從極闕流揚砥柱之靈管鑊岑華廣樂越環天之節是以起衰八代朝韓吏部之詞宗發難四聲立沈侍中之韻學文章流別倚伏於世運興廢旋轉推挽乎人情初無難易之殊高卑之等也三代以前辭皆渾噩兩京以降文實淵懿建安開對耦之風而道窮於燕許元和振清高之響而績潰於元明習尚移人遷流成俗居今思古厭故喜新能無感歟我朝陳其年先生以鳴盛之和聲排別裁之僞體授毛朱

以偏師進尤吳而傳翼功不在昌黎之下文且登東陽之堂可謂屬目一時抗心千載族祖竹巖公名爲晚出才實代興遠則陋臨海盈川之位業奉蘭成孝穆之瓣香近則滌善卷思綺之靡音導石笥倉山之先路廣迦陵未竟之志獨寄干城折桐城全盛之鋒不依門戶使非勇餘搏象智妙探驪其孰能與此哉惟公毓秀稽山蜚聲學海湖頭問卯青染秋衣河陽種花紅迎竹馬千言下筆新題句藥之詩三異覲風馴舞山雞之鏡策陳賈讓箧中出河渠之書議建唐裳域外置東南之尉才高製錦掬消水以濯纓游倦迴車過朝歌而解組於是夢繞蒓鱸志隨雲鶴洵訏且樂匪我思存不醉無歸在彼空谷江湖千里折留陶令之腰燈火滿城望斷寇君之轍清風雙袖奇書五車乞鑑水以浮家傍蘭亭而築舍壺中得地問田園其未蕪山阿有人披薜蘿兮宛在委山訪祕如入嫏嬛之宮梅里藏眞卽是神仙之尉馳素書於郤聘長謝徵君紹絳帳於傳經重辭都講蓋簪裾之畏中年而卽堅樽酒之懽晚節而彌盛焉夫其安步當車

登高作賦靈光百仞標赤松黃石之姿壯彩萬重燭懸圃羽岑之寶親定名山之集覆瓿已謙獨游大雅之林扶輪不朽解探秋水笑郭象之因人篇擅思元喜張衡之自注古邱可作猶見江表衣冠絕學能傳無愧越中文獻風雲倏變歲月不居蠹蝕殘編羊災賸簡而斯集者存同碩果籠乏碧紗舊德之湮數典是懼因爲大索善本愼選梓人筆精墨妙豈徒刻篆之工河北膠東應有連城之貴庶幾異書耀眼及景輿以發論衡新語沃心待孝標而行世說時維

光緒己亥秋日族孫念修右階氏謹序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一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illegible]

進　呈南郊大禮賦

維　聖皇之建極洽至德於洪鈞統含元以順紀隆大孝以配京法三才於參化乘五德而合神保合太和陶鑄羣倫廣輪不夜柱軸長春八眉應象九翼媮民若及萌卵信孚甿鱗神沙蟠木日寰月賓七表炯盎六幕薰蒸年穀茂雨暘均璇樞朗景慶呈紺露瀰濩金芝輪囷羽伴軒鶩角比堯麟貢瑱琯於弇石

輂玉歷於河濱固已昒貞觀之槖籥於變化而妙儀象之機緘於絪縕於是載膺多福仰承靈志聿稽古典肇崇大祭登山合符明堂製器榮光炯炯以芒寒肹蠁囘囘以菁萃驗洛水之端圖採周官之羣議惟天子斯能右天則竭誠而郊見焉惟　聖人足以崇聖則絜德而配位焉爾其爲壇也天根低陋地垠聳昂南璘千雉北擁九閶闕城鳳矗宮樹龍翔白檀太行繚其右魚池龍井滸其傍邱憑高而爽塏土面陽而燥剛繚垣則步圜十里啟門則向達四方白玉擬東西之高柱[illegible]雲絢內外之宣牆更乃楹列二廊觀雄神樂藻井垂蓮觚稜棲雀雲幢連蜷以繡颺金松盤曲而翠攖燈竿則珠轉鼇山服臺則蘭鋪鳳幄成貞應北極之端門輦道合中垣之邸閣神廚護羣帝之翠旌仙府振伶工之寶籥況復墠式渾儀壝迴輪廓紅鑪丙嶟綠磁丁鑿三垓既尋丈之不淆九等雖咫寸而必度欄沈碧以瑤輝瓦青揚而玉錯法倚蓋之穹窿肖太微之迴薄俯一氣之鴻濛攬兩儀之磅礴指東海於雲萊挹朔山於大漠杳杳乎如

身躋於蒼旻濛濛乎直氣通於碧落後則金釘珠戶宇肅皇穹中藏圓殿旁翼神宮牕明朱雀幔捲黃龍靜穆清閟列主是供儼三垣之帝座萃萬靈而居中其北則玉樹蕭森瑤林重複幽兮如山深兮如谷屼大祀之饗殿合上辛而祈穀龍鱗隨御路以珠蟉鴟尾映皇乾而金簇洵巨做於中臺而閟同於有伽其西則高闕參差齋宮惟右綠塹重池青圍巨柳浴堂香靜於芳蘭靈井甘同於天酒三門則銅獸啣環九梁則彩虹齊首階或土而茨用茅松生棟而雲在牖

超黃帝之扈潯邁夏王之衡阜總靈矩與淇暉誠繼天所未有迺其牲物畢備充牣蕃滋族蠡不作博碩腯肥芻牧有所牢柵有祠每或羣而亦友復降阿而飲池青精匪叱銀杏盌騎徵懋德而赤孳明眎感至孝而白應伊尼太牢之薦尤重所司黑脣黃脊白豚瑩蹏選犢維中辨色皆齊譽椒何貴方犧尤奇角如繭而如栗名或特而或犧庖丁見而舌吐盌戚遇而目眙洵皆協簿正於漢祀式爾牧於周詩亦有柔冉咇茀纖英旖旎苞荔莎蘋荃蕙蘭芷金錢紫莖翠雲蒼耳益母青青各公纍纍虱寄鶴名牙拈龍比徵脫則盰盰瞑瞑遐矚則襹襹褷褷他若榆柞檀栖椅桐漆梓巖桂海榴緗桃穠李杖立仙人月移渾子槐出火而花黃椒迎涼而綫紫乃至環壇冪歷神叢數里古柏參天高松凝髓萬顆龍鱗千年麈尾宋道士之華谷倒生秦大夫之岱山並倚杳窅窱翳睇眯嘯香蹷覆金卮要皆熙皞之所滃浥而一氣呴噓故陰陽因之和會而萬物豐美於是按靈軌稽雲扉稽樞運肅瑤墀位必列之在上靈必鑒於在茲上帝南向諸

神右之降而兩等陪祀攸宜玉羊金虎黃道紫微招搖北指華蓋中垂漸臺車舍礪石酒旂柳張爍乎朱鳥斗牛烜乎紫霝龍虎分躔於賞罰日月定位於東西迓火車於豐隆酬銀竹於屏翳雲將翩白鴿而靈蜷箕伯鼓青蘋而塊噫五斗跱星宮而玉笏九子翊天吏而黃綬色總黑赤度合疾遲座班輔弼品序尊卑金黃鏤版素丹絢題位號禁密光景陸離徧周天之三百六度合圜邱之二十四折罔不名隸神霄職佐太儀於焉乃卜乃蠲既脩既具太宰預庀巫咸戒旅百司受約天潢咸與江淮供三春之茅耤田上干畝之黍張幕於太乙之門選射於澤宮之圃屬九品而集事維虔先十日而飭期以豫是月也壺更銅漏澗動金泉於卦爲復於統爲天二曜璧合五星珠編芸生若繡荔挺如烟葭灰飛緹室之六管綵絲添簾影於三竿　天子爰乃就路宮即齋所屏萬幾一聽覩履姍席而坐必遷常沐湯盤而衣惟重素嘗秬鬯於鬯人韲玉食於玉府達精意於溟涬儻浮景於笑語神要眇以內含志沖漠而寂佇窔翅埒服形於

明庭㛳默思於台祖夫何吉臨諏日禮届頁辰於是揚旄頭指明星張七萃擁八神馭催羲伯仗肅勾陳雷公振鼓飛廉清塵銀河尙淺天雞未晨用燭徧設爟火有煒鳴和鸞之噦噦策飛虬之駿駿左赤驥而右騄駬前紫鸞而後斑麟皮軒四駕香蹬千屯驕引玉輅鞶載金鉦鼂九旒於花蓋漾五色於繡幡映赤熊於畫扇卓白鷺於文茵武旅則鋒麾黃鉞淸遊則紫爾綠滕夾龍旂而班四瀆扶鳳輦而下五雲捧騶牙而銀鎗互煥懸豹尾而玉軑恆尊復有巨象囷脊

注鼻獠鬣寶瓶按隊錦帕成羣逢梁解試䏶拜知馴簫笳遝奏鐃鼓競喧鹵簿萬騎扇秩五門羽葆蚴蟉而讋乎靜治欽飛轇轕而闐乎無聞時維從官環扈文武畢集保傅凝丞諸王貴戚岳瀆三公之官天地四時之職南向省牲東來視滌贊駕司於太常奉齋屬之宗伯侍中跪而奉盤太尉酌而舉冪琚瑴珉蒲舄金芾赤茷弗濟濟乎有容蹌蹌乎有則於是我

皇上莊凝就日敬致通冥壇案是卽大裘以登藉茅無咎掃地惟誠履翦藻之渾素上豐桑之芳馨量角未握注器則彌既積樂而設次復奠玉而牽牲實陶匏而酹明酒列簠簋而進太羹既於萬物之本而返始以報尤於一緒之纘而躋位以升欽惟

太祖乘六羽而鈞天合撰恭惟　太宗御二龍而穹顥聰靈迨我　世祖牟籠隤礶步驟乾坤固已瓦甒秩五齊之沉雲和娛六變之鏗而　皇上孝思不匱致慇獨勤緬維　聖祖之奉三而治胥默契夫得一以淸典從緣父帝重感生取特尊之至義仰微垣之眞精況乃神芝九葉蓍草百莖寶

纖煜彩靑龜獻靈雲護玉匣光照銀瓶巍巍崇效大瑞顯徵望金鳧兮陵樹遡玉鷟兮霞笙巳作賓於帝所豈陟降而殊庭爰特頌我將於伊假答緣起而居歆較諸有虞宗堯夏后祖頊成周郊棄殷商禘嚳祀黃帝於雲門娛乎王於孤竹報治水於勤官祗威靈於祈穀唐代述靑邱以陳疊漢京尙紫壇而設幄接五帝而䎛愆考三王而俱足洵百禮之磑磑成一人之穆穆第見尸脂若海燎火如城靈衣紫繡光氣黃騰幣薦蒼而肖色璧奉圜而象形毳蕭草於馨臭捧

圭瓚於黃青玉簡祕而諱署素俎潔而午行七獻則
有腥有血三酒則以昔以清拂紺席而致饋望紫烟
以燔薪揖畫覆之繫飾勝水沈之彖純合八陛而均
通以氣貫六絲而各貴以誠翳乃太師振樂天王觀
舞玉磬玉笙靁鼗靁鼓山立朱干雲翹翠羽紀列維
八諧聲以五旄騂尾而絲瑟朱絲而音古奏王夏
歌大呂扣黃鐘揚玉斧四時成行八風叶譜鶵鶴欲
來白鳩乍舉考簇圜而以徵從宮拂毛鉞而先文後
武衍凱安之合商按雍和之引俎宛雲承之樂神儼

鳳儀之應拊四變而致鱗羸羽毛九成而順陰陽風
雨況夫德足以相配位足以相參功足以相贊氣足
以相涵於斯時也呼吸通謦欬傳文虹低流光團飄
風翻而嘘摺雲氣滃以迴旋冏陰垂而空熉雯褭袪
以揚禧閶闔洞開天神降焉玉策琳珥絳節緣軿天
蓬攝響阿香執鞭蚩尤馹翼旬始互騫長弧竦導匡
衞交聯諸眞几几羣宰安安飇太清而颸忽憩繫會
而流連佩繽紛而似响衣檄惘而如瞻　帝若
顧而嘻　祖若拱而前宛磬折於堂戶恍揖讓

於弁罔炳丹葩之熠熠迴青冥而嫻嫻　天無
形而若語不語　祖來格而無言欲言爾孔熯
矣式禮莫愆天人既交降康是駢大福穰穰而戩聚
至精濃濃而豁甜　皇王萬壽朝野熙恬由兆民
而萬類合四維而入延黑水紺霜之野紫瓜白草之
田萊亘濮鉛之杳斅喙蠕動之頑靡不煌煌而均依
舜日融融而縵覆堯天又奚必師封禪於七十二代
追靈紀於萬八千年蓋惟孝也故能制禮以受祉惟
仁也故能協應而乘乾惟誠也故能達諸沈墨而默

漠惟敬也故能用其恤遂而精專迨夫受釐既畢溥
將周應還坐通天沛施恩命封三府之錢布九重之
台啟湯網以宏慈建禹鼓而廣聽百工霑鷞鶚之觴
杯九種賜茱萸之錦繒海東之孝婦加褒濟上之名
儒受聘矜寡是膏耆齡式敬租減今年逋蠲萬姓瞻
丹鳳以揚休望金雞而誌慶七衡垂照而寒減暑成
六位噓春而日暄雨潤則見炎荒鹵磧蠱尾皐塗擊
壤踴躍祝蜡歡呼詠登豆於雅樂揚柴望於禮書紀
岱宗之五瑞擬天保之九加驗宵光於寶篋指昌期

於帝符要皆大道之貫極於無聲無臭而家法之敬承乎先烈先謨以視合宮在古製郊始虞來牟編頌桑林告雩青黃黑帝之畤縞羝云亭之圖志禮樂者曷極夫孰得與之並軌而齊驅敬爲之歌曰　帝德廣運浩無方憑資始兮報馨香如弓如轂帝中央姊視結璘兄扶桑二十八宿五緯芒風雲雷雨咸贊襄更從罔極懷　先皇　四配於昭蒲越旁各攄至德奮精光玉霄顧之樂且康蘊隆純嘏茵苕張格澤熒熒燭丹黃注隨雲漢昭畫疆黃海岸高波

不揚朱晃白馬瘴霧藏黍生寒谷繭吳鄉胥遊化日占舒長奉天默本契蒼蒼剡兼率祖拔天草饗親饗帝合一陽靈旗共瞻仁風翔東珪西琥璜赤璋鬱尊玉琖矢騂剛義超漢雍周禘嘗馮馮翼翼接混茫錫範自合徵幟昌小臣捫籥慚班楊幸瞻左肸欽豆房鞠歷扐管矢頌颺希踪練日叶鏗鏘於萬斯年勒典常

進　呈詣學慶成賦

盍聞東序視於夏廷上庠省於虞帝岐周振靈臺之詩景亳秩彗宗之制鎬京重祀割於牲牷洛邑敦承筐於劍佩米廩躬頒醬酳親致樂陳八風射觀六藝詠喈鳳以舟迴樹靈鼉而瞍鼓乃至永平漢年貞觀唐世端拱盛朝建隆大紀薦太牢觀禮器廓宮牆新丹繪或登闕里之堂或執東廂之饋仰翠蓋之遠臨欽黃幡之三詣伊自昔之令主莫不行幸辟雍器疊茱祭憲老乞言序賢興悌齒尚習鄉嬿詔師氏莅澤宮爲聲名炳蔚之區而首善尤人文會萃之地惟天生民恆性具備秉各正於四德綏陰騭以五事故治

則聿隆作君之任而敎則繄維作師之寄我惇我庸九有旣郁郁以陳常而先聖先師萬乘亦賓賓而獻幣然其尊道竭誠崇儒肅志典禮一新敎化四暨未有如我　皇上之穆皇而恪閎者也爾其中和建極文治誕敷詩陳方岳學建郊都小侯就學騎士習書開兩試於甲乙廣四說於生儒正郊廟之禮樂頒虞夏之典謨畢父則金馳鑄璽經師則玉馬聯孟固已鏗鏘魯壁砰訇孔闈而　皇上仍怡然其渺睇穆然其遐矚顧周膠以神往契殷桑而志孚謂耆犢

陽郊之祀既躬脩夫珪邸豈赤旄齒訓之師敢或倦於屬車爰卜於上丁之吉日集昕鼓而命輿而乃欲揚鐘鼓之靈先崇輪奐之赫經夏屋以加崇敕冬官而課績取礪取鍜是尋是尺桷本徠松梁緊甫柏湖臨蝦榮之亭樓界滈棠之宅金絲嬈皇子於舊宮白砰軼文翁於遂室崇教莪坊成賢表陌閑邪則寶塑胥屏廣業則金吾許闢由是架宇巀業築宮歲㮮盤盤囷囷寶實枚枚赭牆低護朱櫨洞開綺彩龍之颷倏刻靈鳳之徘徊泉涌地而皆璧梁簇雪以俱梅有如大成中殿巨麗瓌瑰制侔天極式倣帝臺黃金數仞之柱碧玉九層之階圓板暈龜青而甲坼夾隙攢菱白而花開翼以兩廡之靜侐肅以百堵之環迴至若特祠啟聖縣蕆恭陪銀鋪常迴玉扃無壓表紱麟之退瑞體封鬣之邈懷靡不概雲蔽日革鳥飛翬景禮門而美矣仰安宅而康哉至如堂煥彝倫亭標持敬門飾廣居房編退省務多而上舍名文守約而論堂揭行延閣垂簾高齋鳴磬羅四教之信忠臚八目之誠正天地應翕闢於陰陽智仁悟山水於動靜博

士之所摳衣司成之所提命高版砂塗明牕犀釘淋青漆以爲屏傷朱欄而識徑洵指授之獨奇允藏游之悉稱加以栽培灌植古木蕭森樛松五粒黛柏千尋翠滴銅環之雨清披珠絡之陰西垣而外繫卉交臨梨花紅㷊槐葉青深景斜陽於石砦布曉市於雲林杏繽紛而覆壇宛若檜偃蹇而培土猶今又豈止鄒嶧之桐黃莫並魯都之梜赤堪欽至於羅列後先低徊古昔探車服於新宮緬型儀於舊跡則有庋藏玉笄牀疊金題龍筋夜鎖麟角晨披則崇文之故基也貫魚詩殘摹籀古畫研生鼉點披臥虎則岐陽之石鼓也馬喧金勒餅志紅綾典追記塔步述登瀛則前進士之題名也馬鬣翳蒼龍鱗冒黑瓦拂琉璃墀凝琥珀則許先生之手植也津逮之富尤難殫誇九邱八索百釋三家珠船玉鏡金海寶車易略微密詩故精葩甲盤帘篇長蘆渾邪歷班七曜谷纁萬花斯篆之菌蠹程隸之槿柎黃庭之摹絹坐位之鉤麻潘氏之譯詮楊柳亞公之草勒枇杷袁陶揚蘭亭而鳳翥金丹摹松雪以龍拏礙積玉軸帳揮絳紗昭示

模楷萃撮菁華洵足證明誠而互觀於時習探姚姒而直契於無涯乃至從祀之位尤精選絜諧首四科配崇十哲鼎續沂封雲搴嶧穴錫侯則郚土汧茅考藝則桑琴原禓欽投璧於涉江探鳴絃於墓鐵訪姑幕之遺楸拭宛句之高碣咸緊親隨行敎面承問答受性道之密言訂天人之絕業下迨后蒼禮疏毛萇詩說左胡傳葢高杜徵葛昌黎嚴儒墨之防紫陽著頓漸之別漢唐宋明之英關閩濂洛之傑要必其羽翼金縢闡敷銀匣論則擇而能精儒必醇而不雜荀卿之謚性詎收王弼之崇虛是紹靈旗對颺奠楹互設藹藹乎若親洙泗之賫鏞雍雍乎如覿尼山之日月　皇帝乃先期致戒擇日以蠲載清載靜惟一惟專宛遠泉之可遡恍梁木其曾攀駕和鸞於六駃啟帝閽於九天洙輪碾地黃屋凝烟金叜劚戟玉節鐓鋋彤弓花葢朱扇錦旛開兩曜之圖畫應三辰之迴旋藹總總而綵錯杳軫軫以仗連葢其鳴鈴之盛鹵簿之虔猶必乎桃葦之雩帝玉輅之祀天也時則令值仲陽勾芒[illegible]序紅藥初生紫桐半吐燕巢珷瑁之梁鶯拂金衣之羽垂楊低輦路以陰濃文杏拂春旗而豔舞宿衛鳴鋍環尹節鼓黑甲屯雲繡袍沓雨扈列禹皐乘驂朱虎橐銀管而文必馬班侍錦簾而業皆伊呂度鐵溝於玉蝀之橋穿金露於瓊花之圃指丹暉之熹徽拂綠翹之容輿膀過里之致祠擬造階之陳脯得其門而詎止采茆升斯堂而宛親拭履於焉周廡廊瞻榱桷辭象輅登紫幄僾圩頂憬月角靈緬魯原狀懷東郭思揭栖栖誠通莫莫一人宵密而志微百工駿奔而跐錯御史告以詣厨司成奏以視濯自坫及簠由鼎而鑊豋鬱氤氳庭燎煜爍籩實供典設確授器詳秩節渥既尊學之肅如亦辨儀之紛若其祭品則花賫明粢菹笋芼芹栗黃棗赤芡白菱純鹽堆晶虎繡疊藁鱗朱目作亨瓠之獻黃衣代束脡之陳少牢則柔毛剛鬣特牲則白腹黑唇太羹苾苾旨酒芬芬業升香之攸備伫來止之足欣則有如君賜敬嘗於正席公養特設於還輪其列器則龍勺雕篹犧罇黃目洗畫龜文鼎鼓豕腹銅籩絺巾椓俎瑤足爵戛琖之製三登殷瑚之數六狀雲之罍凸

丹銀爵地之瓚熒碧玉釧侚鑄堅泰從瓦樸覩豐笥之寶陳邁刀球之古續則有加謁桓廟而欹器曾觀入閟宮而金人是矚其奏樂則雲門八佾大卷九成彩翟寶籥石磬匏笙鼗敔虎伏編簫鳳鳴朱干玗乎舜陛瑱管比諸周京合周規而中折矩應玉振而叶金聲驗䟦舞覩龍升詠三和奏五寍歌傳來格曲讚天生則有如正關雎而耳盈師摯聞韶濩而味淡齊庭維時　皇上登降以節安侑盡禮舉冪捄捄奠匜几几結朱襪之輝煌搢大珪之豐美絳帛圖龍黼純畫水懸掌大常贊先侍史題若無言齋如肅體袞衣浮黃耳之香祝版署寶淋之字度宜左而有右敬徹終而貫始初獻惟灌縮茅酌醴極上下以求神應雲雷而醉止亞獻告幣纁元有紀法乞誨於周行儼泰山之伊邇終獻致牲和羹大哉識明德之惟馨庶哲人其錫祉繼擬褎帷玉當操几麟臺想作史之遊鳳闕抵承師之里續一貫之心傳奉時中之微旨聖知聖而確奉爲先型謙又謙而退居於弟子禋事斯畢樂奏終章毛血是瘞圭帛告藏敬尚凝而未散恭

猶篤而永將對越穆穆降福穰穰唱傳贊引俎進齋郎乃薦脈而受以福胙徹奠而受以福觴況六籍而無非至味比五典而悉屬笙簧則見雲氣迴榮光洒赤虹垂紫霓載宛章甫之袞冠恍麛裘之委佩扶摯弟之軿輿集先儒之韋帶玉書璚璀絲琴綷縩璺窱醴而風馳駕象瑤而雲邁候浮景於九圜渺迴翔於嘉會要皆毖祀無愆温恭不懈故能以睿思之淵深感鈞天而如在於是大禮慶成孔惠孔時爰維稾道爰念啟微天開立極經成吐詞微言具在大義昭垂既已集大成於繼往尤當開後覺於來茲遂乃啟黼座於講室萃儒林而詔之時則黑幘蹌蹌白襦楚楚生徒繁盛不勝計數釋耒橫經習書振羽沈郁浸濃涵今茹古辭擅離騷經明論語春秋則嚴助來吳禮記則高堂自魯博學則賦奏黃龍名儒則論高白虎莫不竦漆簡以環庭驕青衿而溢廡更有安南侍子高麗陪臣椎髻纚氈翦髮折巾海航鴨綠山絙羅青貢奇魚而求窺正業偕馴雉而北學聖人亦復改其謭陋化我大文委贄負笈挾冊垂紳況復衍聖上公

先賢博士蓋結兩生騶鳴四氏顓孫從陳端木自衞理學象賢神明繼嗣或道伊洛或涉沂泗或呈皇極之陂或上坤靈之志或進北海之鳴琴或獻西京之祭器各守遺傳聿襄行事奚啻冉閔偕從顏季共侍環七十於一堂總三千於弈禩既而進經講藝敷奧宣宏範陳睿聖典析允恭發五子之易簡正四分於雅風孔演埒海山之量戴記喻橘柚之充尊聞述見並歸折中而　皇上廣思隆法密察正宗念大學之授受尤孔氏之全功用提本末厥剖始終身心之所復格致之所通仁讓之所效好惡之所公淇竹致研精於圭錫周桃悟成化於琴鐘表裏洞達體用玲瓏堯眉溢采舜聽加聰則遡三代以迄唐宋孰有如是之式敬而彌隆雖然　皇上之所以敦事素王者禮之崇也而其篤信聖人者道之同也若夫乙夜紅籤深宮綠紙圖發黃珠府探黑水觀文畫奇耦之爻稱制斷帝王之史蓋適符乎賛易而序書刪詩而定禮緒尋軒昊統續虞唐功參穹壤治法陰陽行夏時而乘殷輅齊七政而度四方蓋聿追乎上律而下襲祖述而憲章火德乘乾雲師紀世心統古今性涵天地動惟化而靜惟神舒爲仁而斂爲義蓋妙合乎聖智之旨全巧力之兼譬山呈華水畝獻嘉禾封泥升岳沈璧觀河廣殿奏披薰之曲康衢傳擊壤之歌蓋方篤乎導行而植立綏來而動和是故任大道之攸歸信茲文之有在摩厲俎而常新誦緇衣而如對前致永瞻旁施餘瀣誦法錫稽古之榮祼將獲賜金之賚普天率土咸知我　皇上能紹生民未有之傳是以奠乾坤至正之位自此作人愈廣樂育彌神城漸柳築野被梧巡貢髮之域削船之濱譽髦之士飲食之民黨庠益懋術序皆振造端小子德沐成人琴鳴涉緣硯鑄參銀晨書編柳夜讀燃薪傳俱識瀆校悉侔麟黃知共盥白俱安貧教迪則六行始脩倫明則百姓自親學昌則人心胥正道一則風俗咸湑奉席唯唯觴酒誾誾萬邦乃協三物是賓東帛盡圖中之寶圭窬皆席上之珍非鄒魯之言不習非龜蒙之蘊不陳大經著而鎬如江漢要道揭而炳若日星誰不欽一揆於文章之淑世仰三兼於人極之陶甄

爰有東海下士獻策北宸幸觀問道快覩明禋心維化範把翰揚塵乃作釋菜鼓篋之詩敬以俟採風之咨詢釋菜詩曰

猗維我　皇德本自然聰明濬哲知生行安上春釋奠躬事維虔先聖後聖巽焉牆焉觀木蔥蘢圜水淪漣烱煌熛赫永我萬年　鼓篋詩曰

講堂設幄　御座高張德音秩秩聖謨洋洋父老圜橋俊士負牆精義所闢如日當陽矢茲文德觀於四方都傳巷習大化風翔

乘槎觀日圖序

赤燒魚眼夜闢三竿雪湧鼇鱗天浮一氣靈筠葉紫芃芃鮫女之乎宮若木花紅煜煜眞王之絳闕鏡火之風颺七萬瑤輪則擬借鼉梁天臺之淵弱三千雲筏則哆吉鴿駕羊脾熟處燈浴烏而先明牡蠣高時荳銜烟而乍黑大哉坎德麗矣陽宗蓋巨觀無過東溟而變景莫如初旭昔經賤子曾訪天孫晒金蜺於瓌洲伺朱禽於岳觀一雞一樹宛窺芝草之田如蓋如牛祇隔梅花之磜然而圓羅遙濯晦髮全窮石旣瘠而莫攀車未毳以爲齊依稀灰野賸憶傳聞縹緲璇房惟憑指點故神豪決眥雖欽靈壑之咸宗而御愧輕身終慽神飈之未御乃有立海雄才梯天奇士詩抽雲彩僕旣望洋而驚賦就朝霞君正俟風而舉夢三山之飛鞋願拓心胸睎十曜之虯枝恨無羽翼於是遠圖積水妙寫飲沆念步景之非遙託乘槎而甚便雲垂鳳紫載是天琛水濇葭紅浮仍樵樹往經南斗晶熒蚌吐之珠到認方諸影爍龍啣之燭九光炙發六日吹潮拄杖測瓊池穀鞋淩丹壑悟乎談於

稊礜水正三秋析雄辨於車蓋天譏一握傳來恍惚渲出淋漓詎徒誇博望之奇蹤抑亦並乎思之洞視矣顧書生苔室鑿止一坏遯士松牕穴惟兩甕燕闕仗劍黑山之白草黏天吳苑吹簫朱桁之紅塵匝地何從放浪遂此飄颻毋乃虎頭幻成鴻爪嗟乎鄭澤之形火布詼諧本屬寓言漢廷之狀金燈逸氣無非自寫矧僕也共十年之埋照挹千頃之汪陂旣已悉其瓠稜請爲陳夫旨趣爾其神超瀲澤見闢鴻濛閒心則流水桃花浩氣則洪濤木葉蒿淋積卷邈若憑

虛紙閣孤燈熙加負旭屈大夫好長予佩恍逐青虬陶徵士自愛吾廬儼依丹木則綠烟渺渺無非方寸之珠淵赤暈瞳瞳要屬當年之寶鑑也若乃香承班馬述祖詩騷紛九鳳於明毫蟉六螭於迅腕夢得金輪之句燁兮頳流韓公黃木之碑洒然練舞彫壺鐵網疏博物以何難蜚蛭文魫役靈奇而斯在此則懸鉦出嶠折葦航波特曲揄漢瓦於文芒抑罕譬湘篁於墨海也更若通脩白虎林奏青蘋博士勞宣室之求館客赴浴堂之對趣隨四輩識繡傘於雲中武接

千官聽珠簾於天半花籠鵶尾疑從碧渚移來日繞龍鱗親覩形雲捧出則閶傾葵藿路入蓬萊既仰摹冕玉之簪光亦隱況紫宸之香案也且夫茫茫宇宙毫岱原齊滾滾江河[illegible]蟭窔定廓糟舟之見堂坳可喻風摶達籠鳥之觀焦石止同杯瀉毫流花雨可徧微塵山縮須彌僅需一芥拗明若彼蒲桃種何妨收入縑囊悟出如斯竹葉舟任取汎從盞篋嗟乎氣吞雲夢性化滄桑夢中之斜壁黃塵堂上之并刀赤岸自來屈指均此會心況乃以舒節之奇姿發鑿空之

慧解綠莎方沼不異元洲赤紱圓檣便侔禺谷騁飛光於駒隙曾奚燠而奚寒遡陸海之蟻酣任可纓而可足當前具足易地皆然孰見影之非眞洵披圖而如揭始笑鸞吟夜宿向惟王母天壇魚記春生舊乏仙人隻履浮杯怯渡我則何如畫扇旋飛君眞能者譬若熊蹯泣釜允輸二者之得兼亦如蜃氣凝樓實跨一層而更上海鷗擘至河鯉緘來歎我友之邛須羨伊人之宛在熱生酒面題斷雲漢之圖清沁詩脾賞偏寰瀛之壁鬱儀此會合許鳴鑱帝、女如窺還應

贈石方車員蓋試諦推宋玉之大言東沼西陂愼勿訝馬卿之亡是

王弇山集杜詩序

泥陽石碣傳長虞奧綴七經闕下朱門石曼卿暢裁四韻雲帆楓樹巧妃水國蓮花司馬靑衫妙匹梨園白髮結鄰勁敵續銅仙辭漢之歌博望孤徵趁木客遷家之詠梅花源裏雲鎧三唐揚仰詞中水渦九辨莫不點蘇寘李創百衲以名家攟謝挈陶雜五紋而號俎至若法崇取上獨採羌村語必驚人惟耽夔府

則沮洳土室文山述變事於黃冠晚色空牆嘉州懷故人於白馬陰房青火險敵縋山茅屋蒼苔幻逾叱石然而納瓢未滿濡壁無多遜祕府之千篇乏鄭鈔之廿卷則寸絲製錦蠻誇朱絳成璣獨臂蒙輪詎勝風雲寄握乃有南鄰老友西閣鴻才役赤岬以呼丁抽白鹽而作雪草堂石爛十門聚何代之成菱砥室花深三峽集斯人之古句鹿潭伐葉喻借海棕鰻井看雲靈驅石筍金桃野寺或仍細閣尋僧翠竹江村不定秋航送客嗒焉自喪兀癭背其重爬李爾皆圓緯私心其先寫乃至醉拈鷄鴨麗賦蓬萊郵亭寄落月之思仙谷狀陰崕之景遊絲吹雪鳥爪皆珠點漆調冰魚鱗俱玉璧翦泓而取水依稀快截銀河褟坼海而移圖彷彿豪翻紫鳳譬若玳筵舞劍儘通草聖之奇亦如粟尺裁羅端滅鍼神之跡淋漓樊本顛倒蜀碑與來漸及等身看去何妨積案允生烟霧洵叶笙竽半山未足踞其觚漫叟烏能悉其奧且夫赤霄雄渾原總大成白帝蒼茫統包众體柿巾黃米靈標康水璇星花成藍田核抵開元金匱是以荆公授東辨洗馬以矜才山谷題花效縛雞而取勝宛邱學步僅倣玉華樊甲尋源已標鐵網況乃高枏繡竹直供鐃鼓之漁畋金盌珠簾雜化龍賓之風雨君誠既聖揭獨步於江南僕且從王羌服膺於舍北矣嗟乎多寶之樓扉自怪禁七肘以測璃璖百花之醞釀方馨刱千渠而浮龜雁憶昔樽開九九徑劚三三綠楊摹靈汜之杠紫筍埒雄飛之島君則橋東訊竹幽居亦訪野人江上惱花狂飲曾攜酒伴石欄點筆字織檯林銀甲彈箏宮移荳壠遂使山花山鳥幾侔韋曲之高莊此夜此時儼入杜陵之信史晶晶雪壁灎灎雲罍屬手成青隨毫綴白方訝環來郭市龍蟠定許無雙兼疑鑄出雲門牛跡惟容得一詎意蜀山萬點俱逞鬼工越穀千紅任教神運是則芟松狡獪神超雷雨之垂陰刻燭沈酣力過鯨鯢之掣海者也總之勇非賁育則規目苦其無庸美異嬙姬斯工顰懼其罔效相諸怪怪必有同然溺厥多多豈由强襲彼夫周行寰宇博極邱墳篤忠愛于九重寄沈思于八表以故騎歌天育悍敵雄師薙寫秋畦逸同隱士碧梧紅

稻炫金翠而非濃白鳥蒼鷹貌纖微而不瑣君財奧窮二酉品擬三君談經操汾水之龍屑刻信篤山陽之雜黍祕窺蒼水銀編玉字之書微註玄天麝墨榴砂之硯更復弄蘋南浦酷似成都穫稻東屯差如瀼上洞尋靈寶鐵鎖爽而經攀牘載公車泥功淖而屢度金鑾獻頌親叨玉筯于宮櫻宣室求賢復紀口脂干塊竹取懷全似須事奚詭斷章既可以贈君觸緒何嫌于作我獨是西川往事正値流離天寶當年恰

逢喪亂曲江細柳頻煩野老吞聲舊屋松迴更苦嬌兒垢面白頭拾橡秖痛飄零病肺懸鶉賸餘憤鬱而君則頌摹朱露對擬白麟觀朝而歷紀廂桐退野而耕喧候鳥十二街之槐巷憑從翠幰吟詩三十町之黍田遮莫葛巾釀酒潮溝博士奩藉人依河渚先生無勞薪負此則夢占江錦蒽肆之餤無生思逼玄鍼瓜州之夢不作境岐憂樂遇異菀枯宜彼輕枯槁于陶潛而此掩清新于庾信也十聯遙寄三種微哦澗中之潛鰥知聽鶯畔之寒花欲笑愧非韓子欣占萬丈靈芒願續歐公更結千家小註輞川本色自託清微玉壘餘波偏徵流麗始識偃師妙衍粉髹藏至變而靡窮蠡母巧思凹凸屬微形而悉肖蘭亭若再應添布襪邪溪甕臼堪謎定屬江沙禹廟藏頭歇後具足老成對白抽黃匪嫌洗拆將此日戲爲新句業並君千萬里橋西倘異時重過平臺請和予以百花潭北

進　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有序

粤自神皇御極爰定三辰羿帝乘時乃齊七政軒邱紀鳳豩元燭華蓋中垣孤棘號龜合朔識孟春上甲

南箕寅位野被流沙東井秦分壇瞻汜水聚五行於奎璧白羊兆炎宋之圖書聯九曜於房心赤雀啟蒼姬之雅頌貝連鶉火近日驗以甘經珠貫牽牛封山紀其祕牒遐稽銅漏載考玉衡惟聖人奮至德之光斯乾象有合符之應我　皇上欽若昊天孝繩祖武黃支拂菻咸被薰風矛趾鉤町均占文露爰是彼蒼乃眷大瑞昭臻値四陽布候之辰覩七宿同躔之慶澄澄碧海冰鸞隨細柳之車歷歷白榆金虎侍含樞之殿重華紀歲捧近珠盤大爽如秋升依玉檻剛

馴執法儼鐵柱之朝君辰擢陰精宛金甌之命相六符胥應詎止重輪五使均環瀛徙兩珥珠繩一貫如聯樂正之宮商寶匣雙開似合明堂之蒲穀況乃營室爲閣道靈區娵訾賓羽林貴炎垣臨天市夙號紫宮度入并州原稱清廟自高陽首交天歷時昌承著歷宗及太初再會焉逢大小始全餘數若乃天寶熉析木承嘉燦乎榤而四星睽黑帝之郊九子斥蒼精之舍艮維同色若彼難逢司命循行如茲希有今乃數無盈縮景合東西當子丑寅數刻之交應天地人

三才之會候符蟲鳩拒松齒羨方山薺兆禾麻散錦詎惟河渚煌煌色正煜煜階平愈以昭帝座之華光驗歷元之來復臣理昧張弓測晰倚杵虬彫碧玉欣占宿映懸壺龍注黃金喜覩芒騰抱箭統天統地已覈班書星烏星虛祇懷遷對四分可積知銀甕之旋呈九道無偏卜瑤車之恆煥爰稽首拜手而作頌曰

帝德巍巍瀰綸寰宇璣正璿臺管平玉府五部均和萬靈鼓舞蓍草凝雲嘉禾在圃遂乃陽清涫耀浮光位當日氐候在少梁五精魚貫二曜鶼翔琲懸佾佳

珽煜扶桑高陽而後靈符匪易寶惟至孝天蟠地際太室明堂乾乾惕勵道合敬承功高善繼所以七衡應茲皇極舜日增輝堯天生色鞴扆彌謙慶歸世德尊祖敬天均推維則自茲光被純嘏永臻皇矣上帝大哉聖人作訛成易粒我烝民胖風甘雨億萬斯春

笠山圖詠序

西樵擎翠戴雲鐫霍子之銘繡嶺分青覆箬綴桐君之誌秦皇轍古舄崦如篔少伯池荒苔峰似傘仙壇蓆帽石人狀寫圖經釀舍烏巾楓叟神傳角扇鶴翮

松露島門之覆幘雙龍聽杉源甌野之寶冠處處盍遐心望岫擇居雅尚蒙蘢而椎髻歸田撫景恆欣髣髴顧或情耽愚谷求靈卜以無從跡閟殘墟問佳名而未有探神僧於霧窟詎皆夙號蒲衣叩玉女於砂牀奚必曾名巾子曇花證仄莫做靈幪禁柳溪殊誰爭高蓋遂使碧簪俯彩白乳吞聲自非名輩之描摹孰慰天工之匠巧此吾友徐君笠山圖詠所爲作也君七星在手五岳藏胸結廬則楊擬湖東寬鏡則冠高城北稻花遮路門臨漁浦潭西芸葉連涯人在

浣紗江上寒馱黃葉晴踏玄雲思戴笠而追鄭子眞谷口之躬耕願買山而效王摩詰城坳之獨往但連珠亘地驅至何從半玦干霄擘來奚自偶睇一卷之秀得諸十畝之間高止龍頭囬同首柄亭亭障雨恰方毛女團蕉冪冪遮烟絕類詩人斑籜浮江隱約穆雪依稀爰謀環堵之儒宮自作讀書之隱窟豕牢雞柵屋倚枯桑豹席螺杯牆圍短橘壓金柑而試釀樹入牀頭支玉柄以觀棋水周舍下規巖設霤摩古篆而奚屏掃穴藏書覆神經而詎苟從此飯憑吟顆撮

任編臺既得似於象形又何傷於推意疏汀紅葉任疑釣艇攜來斜日黃茅莫認牧人荷去微茫孤現秀野均標允班西室之涌墩端似南華之喻園昔朱晦翁武夷茅屋圖看虔壁之槎陶元亮匡阜籃輿譜繪編籬之蒻嶺拈雲白隱居續發松風斗貯磁黃居士漪賡柳浪歷觀枕漱均有流傳況此室衡可無卷軸新溟海鳥還從晏玉傳聲叢竹山獐巧借橫綃絢彩激者嚎者籟合萬吹山耶雲耶屏摹千疊潑幻師之靈藥徵木客之幽吟綽兮娥眉宛然魚齒譜諸仙谷韻傳琴弄瀑嵐忽頹其的微落珠影出鏡心響醫佶流其生動戴蒲行野山中人原即卷中搔首當聰江上山總歸堂上始詣雲安之遺嶽麓無詩五千懸布浪涇湫松十二靈鬟虛遺湘芷僕車笠前盟家山好友莊詮尹註所服膺者白石先生斯篆倕銘曾把臂者碧山學士歷芙蓉於青累儼乘天姥神醫品薛荔於宮商似聽叢臺舊話用拂枯毫聊當嚆矢丹厓何處招隱在桃花源穴之篇黃帽歸來贈君以椑柿山居之賦

游潭柘寺觀經藏院玄奘取經圖畫壁記

西山潭柘寺九峰扆負一瀑雲淙靈潭則穴徙蒼龍怪石則詩鐫玉虎禮先紫柏禪師雪磵之瘦壺光發花黎公上妙嚴之踝印路自戒壇分岔而右翔在幽州未闢以前偶值殘春特尋勝地山深候別寒巖簇未謝之緗桃碣古名存凍蘚斕已彫之枯柘芒鞋峭緊似踏金沙銅蓋團圞悚看珠絡錫磨頭白尚誇神物之隨鐘鹿女籃香猶狀生緣之數草既而撥灰供芋倚石傳甆爲談經藏院之迴廊引示取經圖之畫

壁百五十國歷標西域王都一十九年悉按予奘聖跡遂乃捫蘿曲轉躋磴偕窺訝金繩之飛揚極丹青之變動若夫雪山萬疊迸爲流沙黑嶺千盤遙通毗舍新陶度索懸度則鐵絙橫空洹曲穿林靈窟則寶階映樹乃至城隍隱現寺塔參差閃金匱於泥中認鐵門於峽口龍天詭譎道俗殷豐或螺頂而錦衣或麟身而白帽夫人茉莉髻鬘垂肩羅漢松林伽黎覆踝而孤僧震旦萬里西游既摹白馬以馱裝亦倣青蓮而規目羼羅胥頂貪乞王城應器隨身泉飲浴井

白檀樹下或爲捧軸之從容黑象窗邊還作銜寒之僵瘦分人寸馬變化何窮方石危梯纖毫畢露誠奇匹於銀牛之授記而妙逾於石龕之繪圖也時則日隱雙鵰風鳴千樹同侶且舌橋而動色老僧方指畫以乞言爰郎羣游就揚能品幻誰和藥如偈探七寶於香山來擬聽經試再喚二青於紅篋

臨川南園記

溪頭挑網蒓花胥呂谷之長巒野際開荒竹色蔭柴桑之方宅五亭三沼寄將蘋洲羣木高峯賞心樵隱

識芙蓉於前苑飄香屬下杜門遠薄桃柳於春畦過雨在洋川池上望春野樹接先生黃帽之廬古澳平沙邇學士翠華之館歷稽高跡多愛園居載考嘉名尤稱南角顧境殊人外雖割潤而何奇地愧山幽郎籠邸其奚貴湖上之薛鄉末乞詎誇竹逕青菘壇邊之高士非眞爲事松花白石茍非絕品盧賦小亭脫遜鴻儒奚銘陋室臨川武峯之麓有南園者吾世叔巨川李先生別業也爾其連樊窈窕碑漢高輸英巨迢遙靈支西壁懸匡瀑吼秦源則紅樹中分沃野岡

圍鄭谷則青林四合皇桐峰畔藥塢猿啼白馬橋邊蓮塘鷺立神林號楮疊嶂名華卓金魚而古石秋丹鎖玉蝀而春溪畫黑珠攢五壘隆隆疑驚笋之雷翠削三尖巍巍架浣花之筆更復諳風勝古佳興隨時曲籬圍鵝鴨以分鄰高壁種枌榆而立社風生幽澗水碓春鳴雨歇平田漁燈夜散交飕寶屋盦無竹裏疎鐘短彴紅欄大有松間舊咏樂誠可獨垢亦均離爰是特從草徑之陽小作棘樊之勝琴臺鍜竈積樹成埤釣閣漁庵疏泉作牖問果園於錦里依稀十畝

之間做茅屋於玉川不過數椽而已牕虛敞六徑曲分三籬衣留翡翠之巢壁鎖印鼪鼯之跡牀橫竹簃暑室皆冰卷束穀皮秋倉俱石林處士之詩屋不乏寒梅劉江夏之書堂最多深栁雖復搆傳玉茗景詫金梶茱萸啟九日之芳亭羊角幻三山之靈闕天然巧匠詎跨吾廬邈矣遐栖自成爾界況乃車屏深跡雅卻紛華戶閉空山尤研邃密奏馬賦之龍臺細栁長裾不改荷衣列崔門之畫戟高幢清供依然笋粥短僮奉帚竟日蓬頭野衲求書有時脫腕鷺瓢訂友

數長物以無多鴻寶名篇發深鉤而甚妙從此山雞紅尾解助予經古玃蒼髯定知畫漏梭山悟道卜精舍之偕傳渤海牋經識崇臺之共賞嗟乎石淙杜剎金谷垣傾平泉之醒石奚歸綠野之短松安在所賴巷借文名瀨因釣著虎談別墅能爭五栁之高鷗狎孤亭足駕三桑之勝碭中倚樹便彰井竈於荒廬詫上誅茅不朽江山之故宅旰以今日豈其然乎舉似此中良有以也某千里懷山十年抱甕夙昔杏花壇畔沐吾師函丈之勤經時廬草園西接猶子通家之雝而乃露葵折處難忘蓮客孤庵池草涵時頻話張公舊嶺指陳歷歷夢想依依宛手榼其貿綠儼肩與之徑造張仲蔚蒿居久寂不離村後村前杜少陵花徑堪摹只在舍南舍北伏承提耳敬仰高蹤敢曰嘔心還疏小記紫瑣萬軸緗隨豹谷之齋闕青壁千尋題作鵝湖之講席

重修秦氏族譜序

支夢蛇於郿衍遞息馬於酈園必使盛炫膏粱睨攀左戶則祖商非冉杏壇親淑微言鈞鐸銓鏞栁簡並

雄高第班先鄒後八廚則標最陳留鳳集麟游萬石則貴侔戚里壠亭魯邑堇布鄭方悉可逞其枝梧統足喧以巫野而具識者不然嗟乎山湖山師路根路子世家之推本皆同栁因栁宿張出張星簿狀之承訛尤眾況乃菡陽覈紀非時徵衹派既眩以脩魚悍復侈諸裂兕五祠蒟社樹詫青牛八駿瑤池御誇赤驥迨諸金策晉鈞天之醉石槨詒霍冢之銘附會始禹敷脩織之初荒唐極戊卜雍郊而後自非學殫百氏孝貫三靈方偕目而為九品之董狐騁良才而作

四龜之班馬若我友張炎者孰能嚴汰悠悠獨標井井也哉爾其代稽天寶里式泰君武高士於三畦祖校書於九日穴山製硯祇敘詩才釣海垂綸惟言隱德盱臺搆則喚猿巢鶴若耶溪之故宅儼然間裳衣則畫屐荊釵麗句亭之諸詩足證他若歷城高閣翼國元勳暘書煜高廟之金瓶遺変屼昭陵之石馬橫稍破壘晝軼麒麟下馬辭王勇輕貔虎徒以簡亡或脫祚涉難追闕疑尙等郭公引例僅同顓喬雲來罔互房從無淆濂一字於風霜賸千秋於徵角是則志

堅乾硡性印涼涼才任喻以翠虬斑已寬乎豹叉豈若譜鈔北地劄表箕乘傳纂南華定援龍豢等臚甲乙五行浪說三烏眷合東西百卷憑談二柳且君族書道賦鏡夙冠南州束帛翹車向庸左掖即從大越近數貞元析甘滂綿瓞之里麾遷車水種槐之橋巷時則琴迎帝子館築王姬資奉車以苜蓿之園召貴壻於鴛鴦之殿朱輪十乘白牯千蹏匹數確於石家擬占淮於王氏通譜牒者非無洛水之尙書驗告身者既有城陽之內史茲乃務聾號郭悉歸黃王無虞鬷烟之嫌止鑿事巫之陋至於謹毘嫡庶九宗正婚姻之大防辨昭穆之齒序說經提甕娓娓千言薦黍炰羔諄諄三復始識鯉庭授受龍井刪增慈孫之錫類迴殊儒者之法言可式從此環廬倚樹世守遺書讓壚芸瓜倍懷飲棬柴車鹿挽犁樂爾於犀梳獻豆馨椒治友于於烏幘方于池畔寶樹停鸞司馬門南玉盡卜駟不可謂行樞遐做全無保姓之鉅功世本躬修無與崇恩之實效也謹披赤軸用弁素油知牲腊之永虔羨樗桑之不濫若乃確原受氏載考生

民則大廉自脩女華柏翳全非童律鳥馴獸狎皂游徵似吝虞水德金祥黃屋別基吞卵世乃謬傳陶子併後庭堅悞泥高陽率疑伯益似此枕樟蔑辨甕飵憑呼漏奚擇於冒魚眛且同夫指鹿君誠刻意業已擅摹小像香薰入剡之紗巾僕則深維請從疊縮疏屏界畫避箕於玉版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一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二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座主少司馬臨川李公五十壽序

粵自宮亭九派星浴文昌廬岳千尋靈分天寶山中藜杖陸文安倡理學於鵝湖江上牙旗陶士行建勳名於茄浦青陂嚙雪冷山傳北使之貞臣白社栽松湖水記南州之高士墨莊竹蠹才鍾三劉醉石花馨清出四隱衞三宮於漲海螢溪則信國勳王陵九域於雲林精舍則棱山悟道蓋乾靈坤輿川原盡會西

江故天德人文冠冕獨尊南極然而峰攀靈盎孕秀焉窮江湖仙槎濯流奚盡誦墨池記於秘書集裏詎難酷似南豐數元祐碑於大雅堂中豈必更無山谷綠陰亭古楊柳依然青草洲深鷓鴣猶在珠簾一幅仍標吉水之樓玉磬千秋未改匡山之館則求以苞承屵弃履錯英賢綜妙績於五紋應神林於一代我座主臨川李公固其人也公天下楷模文章宿老漢司隸高揚激於龍門唐侍郎擅芳華於鳳閣悟融頓漸瑩駕冰壺奧徹方圓運輕鐵網烏啼高柏泥封威里傻臺能倚宮槐寒薄春廚菜醬敘甕文於繡口揚骨鯁於黑頭顧此猶青瑣之美談黃樞之恆職也至乃玉衡黍案銀海天空覈經義於三場乘軺車而萬里碧雞祠古金採沙中白馬潮雄珠探海底識奇骨於牝牡驪黃之外悉異材於楩楠梓杞之叢遂振皇墳陋祛唐帖此則三英座上力恢學海於東牆五色雲中顯耀文星於北斗矣更若五兵入典密掌戈殳九伐專司兼資飛輓關中督餉給租船而下黃牛洛口輸漕占水運以通赤馬斯時也宣房歲決鬲界恆

枯値河渠屢變之餘正輸轉維艱之候黃睡箭駛到苦春泥虹泗蘆寒還愁野凍來需顧絹沃野軍以造舫遲留耗或暈沙郎罷兒以貼錢送別東南歷運迂甚穿褒往復周年困同返壤而公乃精逾劉晏算匹耿侯梅根則堠戍無譁瓠子則雲帆不斷乃至息疲水次便築敖倉數代瓜時聽輸邸閣唱籌莫滯來同黑水之屯轉粟無勞不待黃河之入奚俟靈誇斜谷馱曲木以驅牛利倖洋山刻精金而佩虎從來鑄硯夙最儒林詎意抽鞭郎憂圖計薦文章功業既統涵

眾妙於猶龍即土穀木金自隨露一斑於全豹譬如天漢止窺纖管便知三百六度之週迴比傚岱宗偶出片雲自成七十二泉之浸灌燭龍光於牛斗如公者更復幾人數人傑於淇鄁吾師乎要爲未有後焉磨寒家蝸廬窮士菌蕈石鼎辨蟲魚於赤堇厓西芋種沙田隱藜藿於白樓亭畔綠聰憔悴敢喻蛾眉丹篆淒涼枉輸犢鼻乃骯髒野骨得中涓而收作拳騶擁腫之樗逢巧匠而裁爲玉笋郎今屢躋春官長羈燕市而絳帷歷酒仍決追風青簡許文謬稱唾寶推袁此事賞新詩於烟柳皇都說項逢人誦小記於桃花源穴立玉河之夜雪縴擬誰人坐瓊島之春風杳志幾月奚翅慈湖侍蔡元定師朱廬陵拔萃獨首蘇公元獻知人頻推孔氏日者直沽柳碧西苑桃紅屬王事之孔殷正易年之願假三門酌酒載悉黃龍萬舳焚香御眞青雀爰致如岡之頌用伸觀海之思銀屏杳靄錦纜迢遙擬歲星於方朔笑神仙玉杭之書屬安石以蒼生吼羣輔金甌之傳

鄭雲叟布衣詩序

綠蓑東郭釣徒織可爲裘白石南山牛叟短繩覆骭蜀毛紡鵠隱羨萊棲越甌裁雲清標陸製幅巾故李韋帶家風潛脩自有深衣守樸無如大布況乃行吟澤畔紉蘭已謝紫茸獨寤槃中續卉仍耽白草滄性攘袂業署散人樵厭披裘屢懷素友然而文翻束晳多服襴衫經訪劉歆賸乂羔袖黃冠秤藥還嫌綢繆之太枯白髮談桑每怪披苫之甚陋三袪方領思以我以何從五丈兼絲欲贈君而無自則有七愁孤咏綺傳鄭志之才三絕交推賾擬雲將之侶鹿牀對客黑緣則皮紉山桐駿屬探幽灰治則花栽吉貝非荷非芰萬縷均纍一暑一寒十年未解姚伯審手縛梁史特愛蒲練盧昇之獨處龍門用儕藜粥蕭蕭蔽膝楚楚齊腰時尋東里之野人訂作南鄰之酒伴竹翹濡墨雅稱長裾石目題樽偏宜小袷挂從蘿薜詎誇曹國之詩人集勝芙蓉祇笑咸陽之王子紅藤曳杖白板敲扉君既安且燠兮僕亦睨而視之清風乍挹太璞無影靚衣服之在躬美其人之如玉寒璫任咏端屬高流谷口堪偕眞成絕品且夫轂城鑄鼎黃金

必有前模炙庾揉弓靑柘非無成則竊嘗史窺一行傳考先賢按厥姓名深加歎異自昔年編五代義愧六臣搜介士于沉淪表畸人于隱閉時則黎陽津口曾有鄭公白馬縣中亦稱雲叟緬維往哲均此布衣今君行世小同象先悉合其或相如在漢遐傚藺卿抑豈詞客歸陳偶諧蘇武爰爲挺儫而比更從豫督以經似則惟三異蓋有四爾其居鄰賀監屋覆枯茅宅倚江彪園栽古橘漆書蠹嚙石牀讀南海之荒經銅洗砂斑土壁洒東齋之靈墨則墊巾竹下何殊避

跡華陰解帶松間恰擬拂衣少室也薄譏覆雨堅戴笠於雞丹操潔凝冰卻溫表於狐白闊中季布諾重貧交楚國莊生義舒急難則倏倏箭席還如辭貴柔臣槖橐麻鞋不愧步隨南竄也仙摹北海篆妙鍾壺法嬈南宮技精書畫雙藝賭墅仍工樵客之清吟一石留笐便作釀王之佳賦此則能文擅藝倣練寫而誰先飲酒奕棋比入山而共勝也若夫厥初學道便着羽衣晁昔辭家即捐縫掖松飡五粒全非鹿洞經壇藥去三蟲已近漁山粥鼓君則盥臨盎藩苦勵儒

前圖馬書竈精研聖學雜談甕牖合名君子之亭犢抱犁田秖鍥愚公之谷斯則絕世之奇踪不若依仁之中道矣更若黃衣不返訴髮局而言慎紫朮堪尋勸畚隨而趣別金成白磔友僅山癯幣絕元纁交麾節使君則鴻妻偕隱鳴機而小謄如椎燕客從遊刻羽而高歌倚雪婁君卿五侯徧歷餉可爲鯖倪元鎮三島咸間香堪作贄則往者之立枯不若今茲之肆志矣昔居蓬戶卜止延津舊服鹵疇耕惟大陸嵩峯遄往但覩佛跡瑤笙西岳高栖僅及明星玉女君則

排閶望璽遊匹靈均訪曾浮湘跡侔司馬磯橫釆石亂白鷺之春濤塞繞紅鹽肙盧龍之朔雪則放浪於江山殆勝拘墟于籬壁矣伏薺隱草意在孤行友鹿羣麋道存獨善形圖月帔空林詎餐石門種習山田荒野止耽玉寶君則志勤運甓算擅藏樗柵塘之船可拯儔廣柳之車能載客伏南陽而抱膝臥許稱龍指東海以解紛飛堪喻兎是則濟世之鴻才又過潔身之高節矣凡諸較絜灼見短長拊丹竈以從跨喻香薪而似積訪此冊之于夏蠻懷小冠問今日之李

膺定高漢黨從此踏車任聽愈發奇光織衲從誇益增佳致朝鮮貢後價騰蠻女之船泥鎮來時聲倍丁娘之店譬若扇經謝執蒲葵立貴于隆冬茶得巢移豌荳恆傳于老圃艮欣把臂聿愛等身豈徒詩落人間佇識畫標屋壁獨是天福求賢之歲長輿察隱之年共慕三高曾聞兩召書卿彩鳳南臺虛諫議之官使遣鳴騶左闕待拾遺之補及至情堅泉石始返黃麻號賜逍遙仍褒丹嶰而君乃一椽風雨寂守田居萬軸琳琅長埋通客賦題鶉鴨慨薦禰之何人禮注

含桃問徵雷而奚日即至巖邊松席舍後竹林瓠瓢未給明膠經本徒勞硃點則躅追嶠嶠遇制蒼蒼固宜蹇繩武于山棱其且惜掄材子紗苧者也至若絡冰示滑或訝水手浣雪驚奇從猜火鼠風含卻暑薄疑圍竹蠻藤雲臥留溫軟詫扶桑海樹裁花文士各有咏歌持橐名卿最多酬倡私念鄙人老矣愧無黃帊之珍遺試觀君子焉如請讀紫棉之麗製

諸母千佛繡幢頌（有序）

千佛繡幢者吾友襄七尊人吾年伯母諸太君所作也九秋齒錄序屬同年千里都門居鄰陽巷銅瓶水碧竭廬白塔之揮毫士室燈紅爰述青廬之刺血褸言純節出示勝幢隱宗鏡于針鋒按名經于授記雲皆似帳兩悉飛花將酬身毒之三皈乞續頭陀之半偈夫自昔貧尼補塔曾鑄毘婆牧女擎糜夙供檀特持花掩地天宮之飯鉢皆盈施奈成林王舍之寶坊遂立不過誠通一界力乏全身尚能示笑于僧伽猶獲証因于妙喜況乃金沙香海悉顯圓光銀樹風輪盡摹華鬘長眉閃澤降來率是黃龍靈乳飛空騎出

無非白象合眾香而成國依稀薝蔔恆纍聚多寶以爲船彷彿摩尼似粟此則三緣四諦已周摩竭提觀七滿八平倍足須彌山數矣且夫一常悟道詎有旁門三教同源從無墮義摩騰未至儒墨業共九流震旦初來釋老原同一志文昌七曲出邛池而自作歸依毘目十仙睠法海而還標知識王清少相異謁慈雲羅幢貴王幻參寶月文殊示化分身詎礙儒生華藏觀空結友何分長者更若嵐毘園主太室嶽神徑山白服之翁嵩谷青衣之寵亦皆摩頂移樹記瑞拈

24A

燈供洗祠以穿湫謝揩笻而墮瓦上看俱淨盡別陰塵沙任皆流奚分取舍蓋般若首捐身意而道德亦患有身菩提祗屬覺人而天民並崇先覺嶺橫峰側蝸總耆闍汞素鉛青鎔均蘇伐而毋乃識空塵刹諦廓法輪綜白毫于正正如如現寶髻于心心佛佛虎龍日月儘護花宮矜籥詩書悉登寶筏闕令尹度人作記青牛合馭丹輪願將軍行教傳圖白雀仍依石硯深深綵綫徧綱浮提密密神針奇通非想獲無心于象罔予珠到處皆珠化有指于孫龍白馬何嘗是

馬亟之繡栟映彼金鈴知三昧之皆通識四維之俱槃嗟乎爪紅髮紺詎止刊碑石赤天青何如畫壁一軀阿育猶題變海之銘萬德彌陀尚有落花之偈矧從致一具足大千訶贍尊者之能飛敢效維摩之無說遂書疊韻以証信心頌曰

高乾厚坤萬靈氤氳羣聖卑尊辰垣曜府瀆四嶽五細逮貓虎有尸有神樞玄握眞恆沙無垠惟孔盡性惟釋太定惟睛立命三元一經如日月燈放大光明自莊嚴刦莫究其合位殊業別譬彼同塗剖航裂輿列聖嗟吁厥有賢毋韋孟是友式穀爾後葱嶺鷲峯稽首天龍了義圓宗矜立願誓福先佑嗣爰手巨製幡旄旌麾繒帷荻枝翦髮貿絲慘淡攻苦霜寒雨暑精答靈語綵錯金圈滿大願船頂首駢肩或紙衣黑或霜袍赤山立雲集禹鑄斑斕唐塑巑巖嗟彼何關盥手決眼霞舒霧捲齒髮宛宛緬帝釋迦洎鳩盤荼逮龍藥叉寶綱瓔珞舍利孔雀祇陀園若紫氣蕭臺青鳥蓬萊弓觸高禖迄龍沙止自龍漢始玉冠玉履嶧高泗深弟子傳心書策瑟琴衛齊鄒魯漢渠宋廡

弁貌俱古乃至娑婆萬象森羅羣神若柯聰明正直忠孝馮翼文武維則嵯峨天齊並南北西烏咮鱗蹏濟淮河海濤輸汐鎧皴龍刷彩馮夷江妃水佩風旗果是耶非幽都恍惚變相檮杌晃旒秀發鞭赭勾芒溝梢庸坊馬祖蠶娘若髻而竈若禓而奧紫姑窈窕醫王社公雷神井塎豚柵牛宮彼披髮者泰厲在野鬼雄其寫凡諸總持位置參差百不一遺如方寸掌現一示兩大地瞻仰印以智珠無釋無儒色蘊空虛衡以願力有論有律法界充塞毋繃如斯惟毋知之

母誠可師泉窮霄裂青燈幽咽一針一血是母繡朝母則勿勞佛亦悲號寶池玉局琪花翠竹無執數足是母繡成母心則寧佛歡喜生謂母求福種粟斯粟無心自獲謂母執觀玄之又玄露柱可捐母果無漏鳳毛益秀八王續奏寶維靈根神力存存增德利門幢歸何所靈竺之西清淨之宇慈竹森森迦陵愔愔懸象來今日予君重合掌作頌爰代䟽諷月現千江是一非變爲見眞幢若參轉境密諦徵詮廓然無聖

呂賓年東池垂釣圖序

羊裘隱澤客星家憶江東鶴駕臨溪仙客磯橫西渡謝公潭畔網鯛全烏道士莊前得鮮半紫海鼇投糈曾傳鴝鵒靈巖沙鱮披貂猶憶蘭芎孤岸緣蓑細雨季眞則宅寄烟波紅樹平臺少伯則池分山澗盍畸蹤瀟洒昔人每托觀濠而水國蒼茫吾土尤宜施笱則有冠玉奇姿壺冰妙影城南嘯樹宵疑羽士前身渭北投綸恰合磻溪舊姓愛治芡而野處自號釣徒曾擬棹以晚歸恆稱漁弋沈復泉探澤沸宅占漣漪冰簾玉瑣浸宋福王避暑之宮寶盌銀橋浮晉護軍修心之寺紅鵝就浴池水交通白馬如拳山泉遙注樓橫青鏡滋苦蕺於秋烟園照玻璃映殘梅於夜雪參疑三遊揭訝千金綽容鸂鶒之浮沈寧止芙蓉之被覆以故黿食易飽鰷隊多飛唧珠則赤鯉鬐長漂箸則銀鯿項縮春菰雨漲鱖上桃花秋荻風生鱸隨蓴菜香池貪細如遊長者之天宮碧海書遙擬陵夫人之貝闕於是登皋舒嘯獨愛垂綸涉澤求蹊偶容盪槳枳籬茅舍枕疎汀楊柳之間檜楫松舟在淺水蘆花之岸長竿籊籊樹拂珊瑚短尾褷褷鉤沈翡翠

斜陽繫纜閒尋白鷺之盟小窗提笭醉注烏梅之記臥傍鮫人機室洗雙耳以頻來歸經溪友柴門罝敷頭而徑去翁洲既北錢井以西肥任留經鮮從作鱠父來鵁鶄何衡新婦磯頭風出鴛鴦詎羨桐君江上顧十年黍谷舊栫虛抛千里漁陽藏罟已爛依依別岸之橙杳杳孤涇之鶴盼歸舟而不見賡晚唱其何時爰借生綃仍摹故景憶散人之設蓆追籜成冠樂蠻子之無租結荷作袂圖規枉渚猶有寒胥輯展湘濟非無雪艇沙披雲錦疑葭菼之初生影入風絲訝

蜻蜓之儔立指蓋輸於丹井依稀彭祖家山數高墖於珠林恍惚海王舊堞濯纓濯足求其人宛在水中某水某邱知我者邈焉天際神傳春繭趣抉針芒誠邇士之遐心抑雅人之高致也嗟乎賈生垂涕知白水之焉從王粲登樓詎滄溟之可即然而釣懷漢鯆原許描摹餌諭河鯛無傷寄托比若燈寒旅館何妨夢繞山川擬諸畫見蓬壺更覺心空雲海别乃野麋腕繫終老江干水鶴解樊仍歸澤畔武陵猶在問花路以窅遙西塞重歸認栅氊而未悞劃綠涯葺芷固別成戴笠之風流而踏浪驚蒲亦自具解竊之實歷雅標置壑之情恰稱生楓之幃僕得偶忘筌羡思結網回踊之濤千頃付鄉心於夜火楓根桑乾之水七輪飽旅食於寒筒孥下驚從槃礴快覩逍遙得茲妙寫居平頓令狂颿遡右衛風人流連淇岸𢛳兮忘歸劉高士想見秦源欣然欲往一雙屬玉本逐孤舟三兩村家應容短褐擬乃翁於浩水定須其譜漁歌詢予隱於苕溪且爲先編詩話

上嵇制臺詳議河工書

氾生澶濮歲衝白馬之隄溉入儀蘭廣汕金龍之口黃深御淺去來之患甚耿嵩河濁淮清性力之鮮方穀洛别乃亂花秋漲竹箭東橫三空之榆柳無存兩涘之馬牛不辨社婁郝右沉竈生蛙兔伯岡南乘船入市當河隄使操槖躬耜之會咨縣大夫施環賦楗之謀謹紓蠡莛之徵敢作芻蕘之獻夫河者淤通不一變徙雖常固百川所竝宗亦四瀆之最險也爾其源噴星宿譯詫火敦淤折昆侖圖標大雪出禿髮僮之西鄙高疑天上而來經悶摩黎之東便湧且地中而出百泓乍聚已滙蘭河九股猶清便岐葱嶺雖幹舟易渡囊葦堪泅束從鐵豹之嚙躍任黃狐之跡而深驚叵測狹懼砰訇濫觴業異於岷山狀地不同於王屋既自闊提奔轃鵰撈紆盤會於闐撈玉之河納霤翕受蜆之海五天竺國懸梯則蜂窩嵐昏三受降城甌脫則龍堆沙漬猄羊野馬腥添六斗之泥鹽澤皮山倬助九千之力宋河渠之志書備載元帝師之譯本昭垂脈絡胥明合兮可按也至於導從積石入自鳴沙合灞滻涇渭之流併淇汾澗瀍之注礬山競

引祀貉加靈捲雪咸歸驂螭貁怒析砥柱而從高瀉下三門則疑鬼疑人鑿呂梁而自隘趨寬兩岸則如霆如颶所幸大伾洛汭堤土乘高壺口華陰逕行在險錢鏹無俟於命官巢窟不聞其徼帝迨至東經兗豫南下桃渦地卑而滓穢易停土脆而梁防善隤甪瀕銅瓦絕少危磯閘啟珠梅從無峻谷於是崩騰莫禦奔潰難支河決之害可屈指而數焉自昔殷都避墊盤庚誥勒三篇洚水沉蒙帝世勤咨九載周王中葉爰戒徙砯晉國前年廼傳禨穡迨漢醫浮以遞隋

唐泊梁晉限而終元宋頓邱瓠子湛玉年年渤海平原漂廬處處茫茫瀆口泥膠屯氏之渠淼淼清河樹護元城之塚天臺魏店幾倖王莽前河橫壠新鄉不止商胡舊埽乃至八方祠宅郭固旋災六塔纔平館陶又困白茅集之霖雨怪蛇則禍侑千艘烏攔鎮之逆流梢柳則費逾萬束及前代既資漕運遂併淮安就趙皮寨爲分水之巠支以飛雲橋作歸墟之要路金陵末祀原武爲魚土木先秋滎陽拔樹黃堌之功屢壞何曾臺護三仙黑陽之績弗成枉議工停八柳

以至蜎場渦口崔鎮沙灣油房李崖之焦勞濮濼張秋之瀰漫草牛困鄉舊石虎徙隧閭任誇龍骨之專車孰見馬頭之底績則甚矣歲修空費春料無憑此堯憂之所以倍深而禹緒之所爲莫續也第五行之性生剋相乘百谷之科節宜有道按自古治河之策原難爲上爲下爲中考歷來堵決之方要惟曰塞曰疏曰濬疏在河尾分支灑澤若九河之馬頰鉤盤是也濬在河身瀹滯排污若二股之泥車龍爪是也塞則修坍補漏但制狂瀾審曲隨窪惟遵故道固七層

之鴈翅溜深而魚肋旋消束一綫於鼠頭底刷而黿鼉焉積蓋激而在山者謂之障順而就下＼謂之防畚築之大功原卽平成之捷效也是以負薪沉璧漢皇帝親築宣房道海遮洪陳太守力營高堰金隄既就東郡弭災石堰新城滑州無恙至若地衡徐邳世拔嘉隆池扞蓮花河菴芒稻一圍細荳團圞王子之陂千里垂楊蜿蜒將軍之廟莫不千丁捧土棟壓魚鱗百里飛芻捆矜龍尾則爲今日計者惟有專精橛梟謹事簽樟蓄馬廄之薪柴豬魚山之竹石由坎墉

而例推戴壩盤車滚水傚流茓以息游波就縷堤而重設遥隄謹伏防秋封甘棠而摹古埭杓刳杏葉具有成書椿插梅花非無新式若乃悉臚要害詳志掃迎則淮南八淺之湖浦口三官之廟湍危漕汶先事黃陵閘鎖瓜儀遥連白塔他若五湖驟溢禹廟如浮四界平吞姑山欲動犂林灘駛包牛市而愈洶柳浦烟深拍龍潭而倍迅更且磨臍郭貫竹口陳橋芝麻白嶺之洄縈樹玉溝之溲尤當印官早飭心索寬儲續宋司空之成勞法平江伯之遠慮波縈落馬稍作

支川闕截梯雲密開涵洞夫然後候麥黃之諸信預急明灘竅柳青之眾泉兼資挖底則分鍛分濁塞將無事庸疏就淺就深築亦兼能代濬矣而或疑遂旂鼛鼓大役難興山伐涯芟支糧易匱窮年累月既不甘爲委壑之塡柵木懸絙又不容爲息壤之竊則有奏輕繕故制譎營高哃勞民於伐桑沮耗財於鬻布者不知土方一尺估僅三分樁木五枝値惟半兩餘麻秫米支銷俱有官牙鐵鍋香油折算非無定價以故置霆或稍可百縉粉搨非定需萬貫炭煤炭木物

既賤而且多索竹索茭事復蠱而易辦昔于公柢夾船沉絡計時僅止三旬徐武功鎔鐵徙珠破糧惟盈五萬安平鎮三百八十里贏劄岸於一丸時和驛一千五百丈利安瀾於萬世察府中之吏牘詢河上之水工則凡乘檁甚畏下錠生疑要皆塞荳以閉聰無與錫圭而平土者也即或經援放海史據遷民謂小智始於白圭曲防弊於戰國舉若截流湜逆之艱何如棄地弗爭之便然而耘瓜飯芋疆塍全異洪荒摯轂摩肩廬齒蠻猶上古鞠場蔥肆吏民皆環市而居

盧橘鯽魚鮮貢亦問津以達若使預憂魚鼈聽宅蛇龍則是江淮無萬家之城河濟失千金之業揆厥斯今殆難肯可且夫城依三兩盂門向有鮌隄會數百千飛派亦傳堯築互石經於媧后澤徵彭澧之均陂秩雕簍於臺駘卜敘汾洮之能障更若勞紓頳尾汝旁夙咏緣墳景觸黃桑淇上亦云有岸此皆兆從十紀遷自三王閼相亳之播遷先趙齊之壅遏是知貢待詔止唬之喻全屬妄談而宋神宗徙邑之言未爲得計也若夫移湖莫定徑堉無時天池或皆以守星

陰沴終成於謁者懸畚給廩未免侵漁僱役包工半參無賴枵腹有拘丁之苦貼錢生嫠婦之悲坐使縮坂多鬆捲攔莫繼雨隨黃雀潦淋刻踙狼窩歲歷青龍浪薦非徒蟻穴吏告則鈐以笞背民訛則置若弁髦一旦淪捲漫卑蹙凌伺隙有司避譴而飾報則云河有神大吏庇屬而具題則曰水之性脫使補凹不怠搶築無偷里胥無燒草之扣徵丁男無荷蓑之白役決嚴夜盜淺用急疏時風雨於四防勵官民之二守何患應龍氏之沉冀仍湁酸棗濮陽無支祈之沫

渦并崇竹郙陽武至若河淮迸一漕溉兼收衍義補謂始見熙甯明紀事謂叙緣永樂勢以互爭而必鬪何如迴花市而徑下直沽物以兩大而難安不若界艸變而中分禮壩顧元光鉅野興國韓郙咸平之埽抹王陵天禧之濼移清水固已猛駈九折直貫三洲濮鞏穴以上漂互汴門而猥集又況蠙珠獻瑞原註濰遵橘柚包香已闖泗達洛倉下口受轉運於江南隋苑西湄引糧綱於淮海鴻溝未割夙裏長源蒗蕩孤分早連渦浦皆豫川之確證亦修堨之古蹤是可

知瓦子南遷所墩北受挾建瓴而卑嚙本逐地形利輓粟以上輸■承天運奚待役興賈魯爰入徐州夫督劉公始穿孫渡而欲使竹筦畫限鐵鎖分流茀弗深攻夫水經而遐思夫洛典也嗟乎紫山雖邈漢使曾探黃浦猶存先型未泯繩名臣之故武勿求永逸之息肩試已驗之良規勿厭補偏之腁爪勿狥中飽勿阻道謀勿視蔭而苟安勿謀新而炫智勿束溼於乳虎之威勿補牢於亡羊之後左繩右矩確守專官沐雨纚風行其無事將見穴游鯉鮪洲立鴛鴦隄走

馬而恆堅坡臥羊而不動魯桑夏漆灌淤生肥譙絹吳鯔緣堧集貨歲漕四百萬紅秈直指神京物料五千餘黑牡永虔望祀誰謂湯湯順軌未能起五社之謳歌活活安行不足慰九重之睠顧也歟乃若銳希捷徑獨矜奇謀擬改沁以就漳欲濬睢而給饋嫌五港西橋之久積闢朐山而另作海門破九龍磬石之連岡出瓜步而南歸江瀆鐵猫杳鑄谿憑張福孤莊金虎重頒運借田橫荒島竊恐積夾虛記翻滋滅頂之凶鑴石無功祇甚迴湍之害要惟公勳銘鐵履識

洞晶燈刺龍則水怪潛形投馬則河神退舍固知力拼褎唾自能駕偉略於中洪業茲棻山無事抱深憂於杞國爾耑申副墨仰瀆轅門倘如敝蹻堪收倘冀寒葑下採緘帛書於赤鯉祇衞向若之哆談呈玉匣於黃龍并擬俟清而作頌

送段晴川侍御典試還朝序

墨搨百二十帖採琛値命世之雄儒經兼八十一家占璧貫藏書之精氣金鼇冠首桂統予林驄馬乘軺竹收丹篆在郟山灑水普欣六學之騰芒況官燭風

簾共事三場之拔萃則紺珠既握紫庭業佇以登書而錦節遄歸清酒盃忘於作誦嗟乎此豫州鄉試之役某所爲於晴川段公心維秋賦眉舞筐承謂其功軼於鄭何而鑿高於崔李也夫蘭文赤匣方員肇自皇人鳥跡金縢參互原從至聖經學者理邪衆說靈步三光陳諸綈几之前則仁符義協準天地而緯陰陽修之茅屋之下則琴擬箏如治人心而綜物性是以申公詩訓漢禮南宮陸氏典文唐嘉東壁秦博士年高黃髮詔殷濟壁之徵梁侍郎業著靑緗幣重露門之聘他若金華敷論翠嫣臚篇窮巷而致裹蒲白衣而超列棘從來懽被每屬斯文大率風移類由此道至於歷稽鄉舉亦重明經學通翃孝廉之科奧闡署督郵之板謝毫束錦還授童郎董篋題杯適膺舉首以迨官除調露儀撰封嵩沈廷卿以義疏輿賢洪士曹以易通入第莫不緒揚四聖典勵三年烜載牘之公車謦鳴絃之賓豆既而身言制雜詞賦條更賞五色於日華涵九章以海島郎或試靈圖之縡象許冠陽髀問中候之黃魚例隨論孟而牙抽白鈿止尚

[illegible]門軸卷紅璃惟求一藝祕四分於家塾孰誦虞微祖千乘於學官誰談景略甚至審球眩晃理璞冬烘元燈止限瞿鏤論義盛推齊魯刻鹽彷佛謬指儒宗飾蚓依稀無傷學究而漢臺漆漫孔宅金鏗恕稿入於駑衰疲局終於柯爛紅紗忽忽器等藏虛赤勤熒熒讖同略鄙閡生靈之耳目忘至致之精微豈眞祖習之荒蕪要亦文衡之紕繆嗟乎是宜公之力主窮源而痛湔堙道也何則五典應諸五常本似剛柔健順奚容釋宇之偏隳九經配以九土亦如南朔東西

孰許黃靈之半鉠以故尼谷九備勤刪定贊修桒正襄帷統順詩書禮樂夏以墳爭宿列典挺珠連兼財斯渾化而入神不該便支離而就曲火林玉闕祗哂魁堆鼠坻牛埸盎窺淵海公乃周情獨企孔脈孤尋拔許慎於麻衣索井丹於鐵硯遂令九師膝席百兩低頭豈非圍棘所寡儔而化麟之僅事歟且夫六經之旨固分則殊途而合皆一貫者也惡宮作志洪範逌附春秋晉使觀書易象胥名周禮明堂白牡亦載工歌鄭館緇衣曾標后記乃至祥嚴退鷁戾指高

鳶續離黍於亡餘徹圜天於形上車休縏蜉德印陶唐餗覆金鉉義通家父叶九成於鳳下無非制氏宮商推五器於羔生要郎曲臺凶吉更若陟方五十檀弓之野證蒼梧菈止三千輈氏之旂詳朱鳥器諄玉琢恍繹瞻淇戶睨遾緺隱詮築傳姬爻姒正任參稊柳稊楊鎬制虞巡互勒狩恆狩岱千門具洞百節交疏倘必拘我相以偏徇泥此疆而任畫何異笙球繫會僅誇九孔之夔[illegible]炮漬紛陳止饗三分之穇餌又況山瞻岳鄙郡覈軒郊本石典所從苞亦珠封所自

孕自彼神龜出洛龍馬騰河始彰戴九之爻爰啟重三之畫而羲皇舊國乃著苑邱西伯高臺獨歸羑里貫刋神禹九州幾盡入河淮篇述盤庚三毫且不離耿相誌白旄於牧野厥垂攸誓之書食黃卵於洛師遂有洛營之誥更若合百十一篇以序雅並南申而咸隸東都者非無蘇轄車攻據一十五國以觀風例豳曹而不環中土者止有盧令騶鐵而且司徒封孟商敘乎禽元子依山周墓白馬東山赤舄依然鄘衞遺墟清廟朱紘猶是成周新邑惟分椰不登經曲獲

麟互記會盟而黃華則候應天中白羽則微存嶽胤於是靈符鬱鬱代產豪雄宅土茫茫歷綿道籥伊川耆板遙宗乘羽之韜纏卜堣鶉衣親炙魯原之負杖邵通謝洽其爽淇泉尹錄种圖交依盤谷其餘結窩樂道振古揚商易窮嶽降之英何限漆雕之業第以綱疎緯鐵璧臨收黎繩衣遂隱於芜牆閉戶終淪於草澤何幸嵩恢鴻教壹主徽言括蝌蟉蟲轄之豐華顯虎伏龍盤之醖釀山探少室詎數神經院振嵩陽刻輝汲冢視彼薦嗌白蠻點眯朱衣論售禹事便矜

擢桂之宏才賦賞堯仁祇敵長楊之健筆何啻官奚相馬騄擬孫陽陵戸磨刀妄希薛燭也歟今者蔥衡駕路鐵柱還臺颺言鳷鵲之巍樓獻士芙蓉之別殿行見辭修誠立德懋言深副入夢於視三占委躬於蹇二一裳窺粉繡待補山龍帶拂斧華看鳴水玉而且書讐祕省鈎五子之神機簡攷古文著三家之令甲覯升白虎奉詔研同門對銅龍發題答難決諸吏事則黃華騄駱積著輶軒古柏聽烏功存載籍當不第煥以人文答　聖代之梧萋和　天章之雲縵

英雄入彀僅誇學士之朱繩沆瀣同家但詫仙人之玉斧矣雖然松聰憶昔凝滯猶多柳簡商今參差屢見震齊巽出定位弁於先天酌告般巡小序更諸後世魄明逕序簡錯桃林天水違行彖疑蔥嶺以迨覽參呂相詩美齊桓剛芍藥於漢牋更木瓜以宋注帝告尚存伏子何以逖等由儀召南始自古公奚以繫歸君禋辰房紀曆丙癸難齊子伯傳疑赤高互異凡諸頻觸曷勝思覃尙希析理爭芒砥流作柱闕前賢之飣餖針舊注之膏盲用以上達舜聽偏風禹甸僕且未能也紅亭十里僅援王式之驪駒卿其有意哉寶典千秋須壓長楊之斧鳳

西征大捷賦

維　皇帝御極之二年重華既協元化燕翔聲靈遐播神武丕揚驗景風於白霫之國頒瑞曆於烏邪之疆河池積石朔雪炎荒梯山入貢測海來王九譯獻恆支之青鼠三詩奏槃木於白狼固已統歸仁於莫外布懷德於無方況夫蔥嶺遐陬交河片土幕隸龍堆釀呈馬乳沙中黑磧原爲漢室邊郵帳下黃台

本屬唐家部旅誌受降城之龕碣尙識將軍酌淬劍渡之川泉猶名公主均披禹甸之風累沐堯天之雨自宜戢芮芮以安居先丹丹而歌舞奚乃恃彼泬寥憑其險阻小遲天攙大千王斧遲白象於金函愆紫瓜於玉府值揮琴之帝三危亦有蠻苗當恭默之君南國乃鬧荆楚於是天威赫怒整我六師拜將軍而盦朔命通侯以定西雲鳥則圖傳繡軸山川則米聚黃扆帝軒蝮螭釜合符爰治兵於涿鹿少昊氏神人致福乃宣武於九黎爾其斧鉞彤弓油幢畫鼓馬控

飛狐士揚哮虎鐲翻青海之濤箭落紅厓之雨則軍容之壯武也挐奮示廩峙糗供儲石騰秬秆饗飫牛稌數流馬而山名積麥載明駝而塞指飛芻則饋餽之充餘也虛拔天時高乘地勢弓凍弦鳴衣寒鐵碎入天山而夜雪兼程穿銅峽而堅冰不避則師徒之用命而勇銳也方金結陣偃月屯營書同甘誓策比亂征責金鵝之未欵數白馬之不庭則行罰之正直而光明也況復示髯元戎提枹大帥畧駕鷹揚勳高虎拜陳戶牖之奇謀報國無待捐金羊叔子之盛德籌邊止須緩帶遂乃飛梯斷臂棧道揞喉氛澌野馬霧掃蚩尤應蟠蛇而圍龕谷驚燧象而爇拋樓梨樹壇西毳布拔賛婆之營幕駱駝嶺北魚鱗落卒敎之鍪兜金桔則寒因麻里黃旂則夜豎松州蝗當轍而力微終於裂臂狐跳梁而足短遂乃膏矛庭犁藥水觀築醋溝鴨堤乃就烹之梟禿髮爲歸命之侯賦入紅鹽版黃河之一曲市通白氎銘紫塞以千秋更乃雄喻枯摧迅同水決瞬息而消河隴之烽崇朝而蹀崑崙之血憑三日之征師奏六神之偉烈若較兩階之舞羽無俟七旬試追三捷於駕車何須一月厤禳無可擬其功洪源詎能方其業誠振古所罕聞洵侮亡之獨絕既而振旅入塞飲至策勳花擕苜蓿馬獲騄驎挂朱弓於烏崙之寨洗雕甲於蒲類之津畫角揚歌鹽夏之梅花向日鳴笳唱凱瓜沙之楊柳生春光生七廟喜動至尊御門樓而獻俘坐明堂以勞軍萬里還鄉義士之衣皆換錦九重錫命列侯之印許雕麟而　天子乃地慈彌篤天惠轉殷謂武功之既振尤文德之宜申矧伊告捷之日正逢釋奠之辰典符訊馘禮合出征應魯詩之在泮協周禮之受成爰以豐琰勒彼大文算金城之駝馬耀璧池之藻芹萃瑟琴之藹藹集衿佩之彬彬習馳騁於六籍之囿藏軌連於百氏之門以禮義爲範躬之大介以詩書爲澤世之文茵葢已銷兵氣於日月之耀而化鼓鼙爲羽籥之振由是滄海若大陸馴雪山戍稺赤縣風涫翬金柱於萬國調玉儀於八埏保合之功愈篤柔遠之化益神行見莎車姑墨月氏罽賓於闐烏秅疎勒赤斤僬僥汗彌訶陵大秦表通藍市使欵玉門蒲

桃香棗石胆獨銀大珠花毬硇砂白眞蒼雀巨卵綠魚飛鱗巽呈銅粉寶鑄犀麤莫不踵三宮而稽獻共甄陶於一氣之洪鈞粤若稽古服獷柔獠蠻絕淖野水搴髦身持節而詔貫胸之國鑿空而徠一臂之民雖各紀於象鞮又烏足擬大猷於聖人敬抽毫而作賦揚玉燭之光煇非敢效燕然之銘鍥諸黑石謹以續平淮之韻頌我紫宸

洧川縣清明祭孤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厲壇無祀之鬼神曰自昔國殤在埜九歌參司命之筵公厲分壇五祀肅諸侯之禮磔雞晉寺法踵葦茭拂卵虞廷制先桃梗凡以羣孤之祀所以惘畏壓軫希求慰強死之不平杜疾行之依附猶之政先鰥寡饗致嬰孤發稟以賜貧窮行糜而矜衰老司其牧者卽其主寓以國者望以施人鬼之趣雖殊幽明之故則一也是以燭溪湖上物彪官修通郭門邊驅辜吏掌車迎赤豹竿陳樸樹之濤戶掩銅蠡碣改菩提之院乃至睦州賢令東莞靈神衈朱扉而省牲卯平墀而入夢莫不時規三孟式按六祈統憐精爽之無依徧賜游魂之露足況洧土樓堤善決斥鹵恆飢自蛇乘而弱肉先糜洎龍鬭而漂尸疊見更乃前朝兵燹屢受剪屠趙風子恣焚掠於前李自成肆橫兇於後坑塡寃卒槩注孤孩白骨若邱山青燐徧原野焦城霧黑啾啾倀鬼之宵啼廢刹衫黃咋咋非人之晝語雖 聖朝燮對華光徧照於六幽而寃魄難招逢裸或羈於雨渚嗚呼唐陵麥飯猶生過墓之哀蔣廟蟲災尚有乞祠之祟況此焚巢隱痛弔祭全無爵鼓餘青雲礽既絕氣歸天而膏歸露覆宗則死總無歸三食肉而四食香不祀則鬼焉求食脫復柔毛不設葷菜唐捐謝邑人之瓢齎廢男巫之茅衎傍徨披髮團飯何從悉窣跛行塗油孰丐遂致淫祠冒託竊牲妖比於白猿戾氣橫抉吐疫瘴侔於青草此則雌雄互逞風雨難時要皆非爾之罪辜實係有司之翫愒也今者春當季月候及清明康溝之芹葉初芽寒食之棠梨半紫帋灰隴上拜掃家家蘭草河濱歡娛處處而獨令鬼雄寂寞匰主淒涼穀矜醋炭之祛除莫郵鍼毛之

饑渴心所不安也亦情所不忍也爰是特修蜃器載酌犧樽菹爾者主城之大神獻爾者左符之命吏蕭烟滃鬱任作迴翔椒糈氤氳莫嫌菲薄至於荒榛臥鹿城南杜預之塋古柏啼烏岡上靈王之寢嵇康亭瓜瀆有琹工頁止祧亡非無介士曾墳久廢蝕枯骨於臧沙鄶邑經遷舁舊君於屋社以道溺人水次難婦亥中鄧析子之所經謀張瞿父之所曾志俱亦各憑野荕獨處幽篁向無芻狗之陳舊乏乾魚之薦惟冀桂旗竝揭茅馬偕乘均黑黍之斯馨祓黃錢之小糈蛸蝗不作百里年豐札喪恆彌千邨人壽白楊風泠華芙蓉莫怖奇形藍靛睉長尊久竹旋生樂處謹書祝版用告皇尸視掩骼以同仁遵獻燭而非諂濛濛雩雨颰颰旋風靈連蜷兮既留黿歸來兮莫爽想金輪之轉藏人羊原比於連環沾瑤席之升香車馬定增以富貴統惟乎契悉此丹誠

倪稼疇天台紀遊詩序

鶴招華頂滄海如杯鴈過清溪赤城似繖石梁濺雪渢中之蓋竹修修玉洞尋春溪口之桃花寂寂盱衡

天路量絜台星昔賢恆夢入以探奇此客更形忘而紀勝若乃篋中行卷獨趁靈虛笠底山瓢先尋神迹九峯樹古訪玉室於深苔雙闕雲歸嘯瓊臺於孤月流看瀑布香散曇花神僧示滌器之筒仙客指燒丹之竈茅蓬寄宿黃獨晨煨藥院期人紫莖暮採則上下寺三幡全會何難韻擲金聲東西源雨洽兼摹不異圖披石鏡又況氣每凌雲思皆占月何來支嶽宛李白之飄颻幾見寒山儼蘇公之脫悟景中會意潤滿花香象外遊神雞鳴茨隱綠雲青黛遊仙或遜以乎微黑壤黃猿招隱窗傳其朗潔高矣美矣敢之闢之端知風骨之超凡彌覺山靈之不負嗟乎百年過隙能消幾兩芒鞋萬戶浮雲可抵一奩筠管何期縑帙誇我硎行驚窺素楮之斑斑似卽丹邱之藐藐相期拾瑤草願女嫁而男婚應得入金庭試子歌而我和傳爲一絕自別殊劉阮之逢人題識雙標知定異豐干之饒舌

黑龍潭祈雨疏

神水瓜而告旱乞橄欖以禦災潭漂玉虎之頭泥洗

石牛之背統徵樊祭脫寓威靈尙將鞭脅職於雨工頒賜甘於田祖若夫澤枯緊久作解唯專自應移白石於須臾捲滄溟而頃刻矣惟神貴標海藏功佐漭師長三百六十族之游騰雄二萬五千河之吞吐出乎震勞乎坎猛驅乎甲侯封詎睨淵靈風爲馬雲爲車徧福蒼生王號仍依婆竭山心一勺深藏貝闕珠宮石眼千年悉護雷公斧吏刱復精分黑帝色應辰星主壬癸而適符析乎黃而不雜是以茫洋莫測變化咸周厲歆井邑之包羞或值旱乾之禱祀豕占白

蹢感郎隨心馬騁縞衣應皆如響今者蟯戕鄭藪魃祟時門范宮之焦土蟲飛制澤之碨碣龜坼天驕赤日二麥將枯[illegible]涸黃崖三農莫展自四月不雨回頭六月無多既三年薦饑屈指七年有幾雖復山川徧靚牲璧靡盌乳牛則淨倣大雲土塑則色依緊露白茅持鼎傃慕殷王驄馬傾瓶眯迎僕射而嗷嗷如故滌滌依然北郊之典任修南山之雲莫應自非權能翻陰軸柄足轉康年俯悻具足之誠孰挽暵乾之烈昔者二頭谷口曾役神僧七肘帷中向誇密咒寶山古窟化白馬而移湫掃塢叢祠茀黃蛇而隱樹倘若玉泉賜額金井留碑駭彭蠡之剪花嘲霧豬之散萩莫不迅挐墨硯默鑒繩壇洽嘉霔以滂沱昇膴原之優渥況以神之帲幪甫草密邇高檜呼主伯爲曾孫奉雞豚若先嗇曰靈曰涷當尤切於已饑我理我疆詎遂忘以士穀即使仁枯獲沴氣暴生殃或因撫導之乖方或係怨咨之未達將積薪環艾䛐宜獨咎長官而爍石流金困又奚加竆巷是則察諸案牘神固當傳語於越巫總閉盡江湖神亦可備陳於天帝者

也用是特虔醫祜徑瀆標屏罄蘆根芋壑之深憂希蝡躍蟻封之巨澤伏冀瀟瀟盈澮颸颸隨車副百穀之待生順三時而勿害務使玉溪瀉玉沙水沉沙鄉收七穫之禾隴秀兩岐之穗始信禮珪布潤百源之祀多慚掣鎖流膏四瀆之封足酎醲椒瀝几餅餌家家刻棗銘碑荻粱歲歲自當彤庭奏牘庸超吸酒於銀盒長令乎土歌豐瑞駕薦圖於玉匣神其俯聽勿予吐焉

與祥符王大尹書

伏承祖道旋出夷門趁紅螺蘸甲之餘聑穩朱鬣嘶風之後轡總高城回首睞採鳥以難忘而上路盱衡愜皇華而頗暢于家山郭三月春陽謹摹騁望於軟鞍猥瀆臥游於尺素某自朔逢紀卯夜宿朱仙月値生明曉行尉氏時乃平蕪雉雉雜樹啼鶯謁岳少保之巍祠經梁孝王之故苑花發白杏依稀簫管遺意岸踢黃河彷彿英雄餘恨既乃堤沿八激闕望三塗覓虎牢之舊城睇羊圈之極浦萇列高塚饋有寒鴉阮籍荒廬尚存修竹茨碑石爛銅駝舊里之長街榆

欓香餅白馮前朝之古寺或驛牆山路側帽拈題或曲几孤燈含毫紀事眞覺杏花着雨郁郁既我吟脾柳絮沾泥處處供人詩料所惜十晨判袂一揖分岐覓推敲則有賈無韓希倡和則誇劉少白回憶新亭高晏艮嶽偕游欣賡石埸之魚絲醉臥瓊筵之花影直使蹁躚曩昔恍隨鹿幘之夢游寂寞中途轉佷龍門之不見矣至若履行原隰訪覈州鄉陂沙莫定均輸蔭附尤多隱冐靈河原武非無難就之堤工蔗席潟綫亦有宜裁之稅項雖畫疆分治不應越俎而謀

但一視皆仁須切同舟之濟更當面商鍼末共策淩砦絫石畫於同官禪瓊膏於節使爾谷風正厲玉體自珍長道悠悠諒同睠睠外附寄紀行詩一帙深慚下里就正高齋固知跂予之謙鳴不作方家之背笑也

代庶常上徐蝶園相國啟

伏以九重贊化紫衣高八柱之勳一氣調元黃閣重三垣之望協平成於上下和伊鼎而布商霖賡喜起於藝軒補堯天而浴舜日象五慄御騶之至願在三

豕躊鳳之輝儀道喜承尊情殷睨步恭惟某官業佐垂衣功參提羽彤庭密勿周太保總羣輔者萬二千人綠績從容唐令公歷中書者二十四考始從探杏早掇巍科旋自燃藜屢優清秩樹看溫室筆橐甘泉精思則玉算虬壺博物則珠疏龍館侍雕几而揚謨敷典非唐虞之道不陳掌石渠而紀月編年詎遷固之書足擬況乃出膺節鉞入寄聰明俱惟亮我天功允足昭其大業油幢雲擁雨連青筱春江講院松深經賜紅璃寶軸開王佐聖芙是龍圖激濁[illegible]清儲惟

麥甕受司空而平土總揆偶軒代之蒼龍覈憲府以揚霜奏事避桓君之驄馬乃從枚卜特晉台階奏四海之昇平輔一人之恭默錦心繡筆補五色於山龍玉尺璿衡平萬邦於天秤芙蓉闕下小駟乘車龍鳳堂前花甎賜坐黍黃扉之軍策雪嶺貢其金鵝揚紫禁之文謨寶圖應以玉馬四方辨而三辰正邁二相之佐股陰陽節而風雨調駕八元之舉舜美哉金筋卓矣紗籠登庸成交泰之風占斗洽神明之治某等出始蒹葭目慚梓杞乍拋白紵之衫倖賜黃鵰之錦看花侍直竭附韓門染翰趨班其霑邊笥宗匠石於方員平直花乎若秋水之望洋備藥籠之溲渤砂芝岑爾如眾山之仰華伏願材翹東閣席踵西河張安昌説精論義毋嫌班伯之躬承韋長孺業本經師别抵乎成之獨授星明貴相本繫文昌官備三公原兼辭雅承師而問道知玉輅之猶然容眾而慕賢諒石壇之故事肅瞻鴟尾仍綴鵷行卽荀監之中書致賈瑣之北面春風錦瑟敢儕東脡於三千夜雪銅盤幸鑒披肝於尺一

又代上徐相國啟

恭惟某官西掖宏才南州貴系緇衣論道漢司空卽周室之三孤綠綬朝天唐僕射寔殷家之二相火珠玉鏡羅二十八宿于胸中朱草黃雲調三百六旬於掌上門趨銅馬屢拔東觀之書峯壓金鰲夙視西清之草海門秉鉞像鑄黃金烏府凌霜面稜紫鐵廷臣推爲冠冕天子重以股肱黃髮皤皤白麻欵欵成天平地本同伯禹之圭作礪爲舟何俟傳岩之畫沙堤如帶佐日月於無爲樺燭生香飾丹青於神化裴晉國中書偉望重譯詢其年齡司馬公夙夜純忠婦孺識以姓字庭容旋馬不起樓臺館卻懸魚從無海物賜繡裘於便殿致主在黃農虞夏之間數鐵券之家藏論功軼房杜蕭曹之上允宜夾日丕賴迴天住竦一以恆高魁象三而正合某等倖脫魚鱗獲承臯比册鋑以繩驚馬夙稔戒言布鼓而過雷門向殷大叩特以雲泥渺隔壺杓虛操附鳳鬧以焉從掃龍門而無路何幸紅方披藥適窺書壁之風濤碧許吟蟾遂映冰壺之秋月攝衣卽席還傍金鉉鳴鼓橫經其瞻

青藜股車亘歷發天經地緯之微孔序毛牋識帝德王功之大池攀羅樹祇愧神仙閣是龍圖合宗儒者梧桐夾路謹聯吉士之後車桃李環門敢致先生之束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二終

晁刻鵠齋藏板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宛陵書院記

塾家序遂憶生平所讀之書立長須經欽　聖代既章之典則夫列槐倣市合更鄒魯於棐鄉覆櫟題齋宜葺堂壇於蔬圃固服官之先務亦成化之大原此宛陵書院所由創也粵自鬴禴白馬序列東西玉化黃魚學均左右有虞氏教垂視麵下庠並綠鳳於迴舟周公旦詩製烹瓠序室續靈鼉之建鼓下至命

承天子致立諸侯頖宮則水漾茆芹米廩則習蒡榆芥九年法備莊偏四郊一道風滔歷行三代既乃宗宮禾黍并及靈臺大國魚麗別開璧鉊擁彗行而議橫處士呼航盛而說創名家鄉校瀕危論堂久廢甚至宮鄰故宅發毀藏書機坑諸儒遂名宛谷孟氏明倫之旨枉說齊梁漢高過魯之祠未遑庠序及當武帝始自文翁剖玉壘之銅符闢錦江之石室巴人子弟願入金錢蜀國軒楹悉圖賢聖由是風行州牧並禮師門大則黌池半以壅水巖傳笄俎歆先聖以捋東膠次則茨宇創諸名山玉策金縢聚生徒而開書院孔林遺瓮河涯洙泗之堂鄒國殘碑墓左中庸之舍河間樹古還祀毛公鉅野薪枯遐宗曾子更若泰山萬仞岳麓千秋玉淵訂黎蘩之頭石鼓擴烝湘之會沈沈白水匹南岳之蘋藻藐藐丹厓跨東湖之鷳璲閣王宮畔揭號紫芝匡裕廬邊仍名白鹿以迨織簾古霤抱膝荒廬樊川講學之區車諸囊螢之迹莫不方列蛾術類獎雲從資五夜之寒籌賜九經之定本蓋百氏之言日熾而軌諸大道則詖淫絕而正學

明五常之性本同而澤彼微言斯砥礪深而氣質變協瑞圖之玉馬騰治世之絳螭此所以翔書有圃歷邃古以無殊育士需林偏羣黎而莫外者也而乃禬人舊國偏乏精廬軒帝鄰郊獨無藏室問多材於東里則羽修裨創全無玉硯歸臺景王路於南虞則邱櫟城茅止有香山諸寺豁山雅絕詎奏弦歌圃澤賢凋孰吟風雨嗟乎北海之黌堂誰嗣西河之石窟虛存投斧毀殷裹糧奚適紉繩倀倀負笈焉從劉公琪廢慨潭州何嗟及矣倪若水廟修閟里豈異人哉由

是待減俸錢就營郡巷迹懷苟宛仍鄭大夫食邑之嘉名鈚獲西倉郎宋遺州市樓之古鎮齋依修業高垣則坊補金聲閣跂尊經小巷則街臨玉帶深深甘穴泉注青龍隱隱明溝波承白雁織紅葉而作錦愛看君子之花翳蒼檜以成林宛睨聖人之植塏居通邑靜凝陰闕縮繩而位合就陽授室而地符中國遂乃隸敦椓祚工獻新圖戸裁穆野之桑梁採周岡之柏杏堂桂閣約倣珠闌月峽雲關全規石洞覆亭誌樂便厺顏井之銘闓戸覩機擬和周扉之韻至若像安重屋直望黃匡仞濯泄池借呼赤溜士嗜瓦甓稱學士之蘗藜張室青簾樂先生之置杖慈𦾔采石美隸滄江倮容業冢千三奚止景題二十而且巖巖高座聘則韜儒壐臺圓冠承皆髦士執經辭隴書焦溝鄭隧之英鳴鼓升堂抉孔思周情之奧珠琴寶瑟絕類西唐綠帙青練差希東魯而某亦係碩長幼疇給墳墟授一編而議明誠第兩齋而分甲乙雲垂玉篆夏冬發竹簡之微樹蓋乎塀朔望習桑弧之禮銘新警濯奚假湏盤列陣雄文無須馬壘豈第教校夛戸

振晦雨於雞鳴夫亦化卬依風毓彩翎於翽鳳也特是從來論說向有學官率士藏修歷崇橫宇十六懸編鐘編磬伶工之庫捋虡堦三萬卷牙軸牙籤博士之掌倅延閣彖環綦組繡畫珠庭乎酒壺樽藹賓玉杖是以桂陽修敎襄邑興賢蕪湖益弟子之員昆陵圖孝友之傳亦惟是儒聯舊廟敦黼冕於欞門術咏先王凍碰脩於奧阼若乃椰溪斲礎花閣翹甍宮碣石以承篋垣鈐岡而擢秀得毋剬硃七里適成刈楚之疊麻對異三雍祗作咏莪之枝指而不知四科廣錄擇且侯諸太常一藝能通升必由於司馬書社之青衿總萬豈能磬核蒜蘆上臺之黑犢盈三詎暇全收黃小郎近代屢增餼廩歲廣諸生春于秋篇幾凌太始之七子逸壁殘帷奚第荊州之三百要之令刊選舉成數難加政握宗師異材罕進而此外白苫久困朱錦初緣歌市中以賣薪隱海濱而牧豕噫嘻廱己虀粥難供䡾轉悠哉蒲編曷借葦團茨簷之下牛宮馬磨之間舞勺焉窮飲瓢曷極脫使棄同社楪塞任蹊茅研六籍以無從誦百篇而莫授白襦未逮繹

帳難逢豈不下忘蒙養之要功上負誕敷之至意歟矧復歷觀射圃徧閱齋廳五經甯乏生員九品嚴當師氏而實樽助祭惟知執饌登牢執贄升階止較壺漿簞帛臥碑如昨率長荒苔碧石虛懸鞠為茂草亦有銳廿皆精力行監課之方文綴豨苓雅辨離經之志鄭虔官冷解勵寒氈伏勝年高能知脫簡而壇竄緣寅贖說科名樓攀青雲惟攻射策行尋論孟依然擢桂之資墨揣王唐劉說穿楊之技求若詩推韓傳易嗣田生明玉版之醇醲護漆文之同異傳家經術

足被脊黎夫子文章直通性命硯憑涅鐵狀任穿漿全無徽尾之勤焉得破荒之謝何似衣摳董舍簡肄畦門互探活水於神源俯視浮雲於餘子稷鉏乍了指點新知輿輅借乘商量舊學始識要約鼓篋廣助闔橋遽亭會友蘐泳澤而尤寘小學希賢搨證人而不愧者也且夫光磨玉鏡本應璣旋俗易黃圖原嘻風偃即此疆分百里戶審千丁民稽赤坂之貞淫教蒙青源之粹駁自彼妘桀恃險貌鄒崇貪食溱洧以民貧介濟沼而賦重時則怨生萑楚慨寄烹魚局濤

釜之吝嗟絜衣裳之瑣屑洎乎司徒寄帑庶弟分地射王遲繻葛之軍寘母慘重泉之誓頻年奔操禍釀雍姬一夢徵蘭駿升燕姞遂乃浚誇山谷隧中之聚會成風人懼萑苻澤畔之雛剽互伏折檀折杞覷佩玉以無慚乘馬乘黃侈釋冰而自喜下逮穆疆入魏負黍歸韓值九國之戰爭扼山川之要害廬田牛馬祗說居稠幕盾覲鼙惟言擁勁狗屠諾仲遽尋睚眦之仇犀首紿需競習縱橫之智殆若楚咻置嶽便更卷舌之侏離幽土封秦頓改獻研之忠厚鐘鳴應氏

滴磧斯須水變從盂方圓倏忽何況玉房寸豁賦厥性而皆極緹履雙鮮胄乃形而合踐商周虞夏統遠心傳禮樂詩書共漸道訓而有不人修五事家敘九疇追素韠之古賢躡緇衣之風好占星紀德里印三君問渠知駘博凌七子度亦喻復王而莫許疑適我而難誣此則作應天章尋關聖緒莘莘子弟殖功尤急於田疇秩秩斯千集事宜先於教誨爾爰從經始迄此落成磐碩渠以書名汁班黃而紀實若夫返求體用深析幾微融踐義之精粗叩眈思之次第則野

栖室壁理學堪繩州隸榮波典型末泯兩程伊邇請緣右維以求仁一德吾鄰試續耕莘而問志

田易堂遺稿序

柑垂古井一人緬太傅之石牀竹截秋亭三祖惋中郎之寶笛函尋太華簡認黃櫨解鎖揚州硯珍紫玉問紅籌于顧渚讀書則彷彿荒堆訪漆檻于蕭樓文選則踟蹰古巷蓋名喧文藻江山尚慕遺蹤而想貫精靈觸鏡猶於故物何況雄探標鎮奧摹赤石之醲精清寫秋聲巽抉黃文之秘勝如易堂田君之遺稿

哉嗟乎臨海丞篇雄九陌購奇亦侯佗年觀閣令志載三分採錄仍需後薦山依馬記江例潘詞類皆蠹投藤箋碑捐草堂墨池之青草生蛙玄塚之白楊作柱爰是言工行遠世久論齊能文許翠柙之扛鶴口稱銅鐶之估然而徧觀別集歷數方家說理偏于趙苟吐芳始諸楚宋鹽官常侍目著隋書羅璧通侯錄兼虞傳考玉人于漢幘崔侍讀裒以萬言賦綺翼于吳郊沈僕射騁其百卷弘農思險神山菁青鳥之經蜀相才奇斷岸勒黃牛之記又乃宋徵南北唐迄初中大歷起八代之衰廬陵批六經之竅甕牖巴峽樓橘寄其深愁復塞羅池熊羆貌以怪狀亭臺隱岸僻號琦玗甲乙題年豪名傲帚鑑湖出守總玄珠白傘之深微鹿洞環徒發綠樹青山之點悟莫不涵茹漆字經緯緗囊集先代之絕言齊百家之雜語以故煤松一寸聿仰高山汗竹千秋還藏敝枕茂陵雨歇臏聞天于求書昌谷園荒猶有故人乞序釋雪賁于敗穀拂石硯于寒蓉宜參不朽之三合表成家之一若乃夢睽繫露妄逞連珠巧遜成風肓誇碎錦隱篇十

入彀哺抵其詼諧綺語三千麝噴傷以婉弱是雖磨厓擬酉厠部從丁綏疑酒甕之儒傖孰致緹緘之校墨何則封赤蟻之垤者詎能齊鐵網于天門而銷鑠鄉之盈者未足並銀宮于海市也君則幽窮怪牒十華玉券之文廣極平阿七塵沙提之注蕭皇國紀選叩蘭臺軒后歸藏深鉤太卜五行徵暘雨六籍飽琴箏測竹樂以觀圖削木皮而代帙加以前忘馬足微析軀毛論不詭于章縫識詎埋于糟粕因宜玄思泉涌遜漢雲浮追班范以高騫緯陰何而卓立韜箸出

沒綍比遊煎煙彩飄蕭便厺飛兔史評遼宋論公懸日月而不刊圖解陰陽思邃入風雲而互變沙匿雁足山賦牛頭反騷則韻逼湘纍累行則工逾汧瞀他若遐邱新窆鄗縣神宮揚虎視于青碑頸龍飛于白水瘴煙羃羃樹狀檳榔遠道綿綿花封荳蔻碣頭陀而寺古廢司議而江清縱送咸宜錯綜悉備于是聚驚五子麗伏三都龍國購其成編雜林辨以初稿歸亭西蜀人誦楊經遺壠南陽家收樊子且夫馬媵鄭疏正聲每發于畸人彪論山言勁氣多由于亮節涉

江月璐妙在孤忠望海春蘼奇存逸與自來垂世悉本立誠矗地負於言先振岱高於絃外茲乃棻腸覓齒飲卽廉泉蓬霧桑樞履皆方石聘諸侯而擁篲堅辭狐腋之溫集勝友以燃糠頻勵雞鳴之因歌酬燕市遊倣龍門帝廷方買骨以金黃書客秖感眉而帽白迄今閭傳軼事介想危言迴困敦於巽辰值觀光之盛典紅綾詔密渴夢賢臣玉斧柯長願收名士泉埋鑿臥知蟫最於三更黃虀驪蒼懼日迷於五色記投蠶紙款豕牛心雅欣陸贄之莊田預透包拯之關

節乃君且夙羞奏記郤謝陳篇兩豆塞於休哉雙輪脂諸莞爾三清有路甯求箭筈通天五月堪裘肯藉輸袍覓解嗟乎賦雄豬尚不登續食之書曲奏沉香枉撰登科之記三年黃甲文園誰降一點朱衣戰場奚定惟是錚錚莫屈碣成虎蔚詔錫耿耿彌堅自作川藏石韞斯則萬尋宋璧卓自龍晴千丈和松植從魚網將縹絲總蝕倍欽儒雅之當師鈿匣復新益賞文詞之有自矧夫僕也絜偉人於城北園共梅花拉詩客於橋西山鄰蔬草吟同維迪半豹曾窺訪蜓求

羊一鵙互借猶憶平臺點筆局室寒簾桐陰數連屋之牙籤苔畔倒迴風之畫榼蜀巾蕉筳覿兒孖臏短竃漿脈共看題石捷逾鶤鵬汗砂販以淋漓秀訝芙蓉抄白園而鄭重何意天星幾易遂成銅狄之摧摩海水將塵永作金犀之解障素練穀似翰索茅亭完手澤於螺紋悵心交於龍腹詢知濟泣獨步足拯後進頹風假刻雜拏合作於今鴻寶所借惓惓往事遽就凋零冉冉流光迴殊存歿再平湖於賀監淒涼酒舫煙沉詢廢宅於方千寂寞青驄雨濕竹林會絕邈

若河山梓澤墟成買存谿阪徒使娫披宿草酒瀝生芻誇揚緝補於神鍼崇奬紱淒於敝篋則經橈折處尤深白馬之悲書摛開時秖甚黃壚之慟矣迺金迺玉嘆擬何辭或草或眞愴餘此日貴哭中之宿搆謹援韓子以論文惜濠上之前遊請自惠施而寢說

洧南卓君廟碑

江村高石擁河伯以呼郎野廟枯楓呪越巫而號鬼檀浮漲海像設金華樹羃岑溪祠喧銅鼓在俚俗之籲牲冒酒任其曰姥曰姑而有司之禁黷坊淫

可筐可釜是以薛公論楚廟毀鼻亭樂守分哭禱巖房祀貌章郎之絲祈向喚寀上陰經酹粵女之紅絲擬撤山中古屋況乃拓陰田鼓法蟻句龍沙上靈旗制方后稷豚蹄野祝依稀黑幣黃琮穀樹春蔣彷彿周槐殷柏則夫置從人里端合名田祖於枌榆即使屬本陰祇亦宜視夫人於不穀何居乎洧南之有卓君廟也爾其邑曚射犬目黃土以封壇倒枕雌龍奉白榆而卜稼囷巳吹豳擊豕儼然五祀之原沐種觀蠶允矣百家之義而乃遐求確系上迴靈居則抽棘之殷毗采蘋之村嫗僉云卓氏厥字文君漢司馬之故妃蜀王孫之嫡胄嗟乎享矜不忒致尙從嚴苟珖梳之可報之功奚鈿盌有足陳之脯以予博求祭義徧印禮書知鄉先生之歿而預祭者固可如生而彼姝子之類而能歆者要難徵信請從玉版準厥鄰其就彼諺言發以諸難彼夫宓妃玄扈翠羽留祠諶姆丹陽香茅築觀夫人錦繖賽峒戶以蕉黃烈女銀瓶祔忠魂而血碧率皆嚴誇娥避原爲挾管之臺村憶姊歸舊是鳴砧之石伊則笮橋故址棧隔千盤錦水

前遊天懸萬里哆上宮之皓體美人乃托喻之言陪梁苑之朱輪詞客尙未婚之歲芣閭似黛總之遺鈿濩水如羅幾留濯錦其可疑一也抑或法施勞定祀亦頒乎星辰捍患祛災禮且懸諸沈寢是故提饑示教青衣敝蠶室之欞扉擲布麾軍白艾謹浣娥之紐豆濤馴紫海爰袪天妃雨鼓黃陵始迎帝子伊則朱紱明鏡止擿書牋繡帳金爐第供詞賦奩錢計萬莫資杜宇開江僮指分千不助巴人發卒燒舂法古詎稱甘祈治鐵財雖誰褒舊德其可疑二也即不然而

隨方顯佑印事揚靈耀赤石之彩煇驗白龍之瑞現則曹娥玉券向借迴瀾瞿嫂珠簾亦褒護國蝗除鄞縣虔迎聖井之金鰻沙撒皋亭封並官坊之白馬伊則嫁時寶匳祇逞芙蓉歸日羅裙旋悲蔓草蛩荒祿器甯邀靈鳳重窺臺數聞琴豈有乾魚再晏何來萃降卜禰荊傳費吉日之椒漿煩士人之茅屋其可疑三也郎或琴溪渺渺額綴心香鬢社沈沈碣傳筋露鴛鴦圻上非無嫠婦明璫荔子磯頭亦有姚娘畫壁竹杯設奠詎閃旌幢薜佩歸來焉聞簫鼓然要皆節

高抽刃氣溢投匡明皦日於中心勵秋霜於百世伊則揭臺表行罔企姑嫜立壁紓貧不羞昆弟當筵窺戶擲體雪以全污僦舍當鑪逗遠山而祇辱誰言香火卓比青楓何意簋摙倖叨亦忝其可疑四也雖然障提六井禋致千夫蔦蘿則翳已烏牽櫟樹則圜皆牛蔽自來咸秩豈返始之無由遂古毋祧諒崇恩之有實且邑自闢龍恥靚殺虎湮名戕鐵佛以附災絕白猿以去惑柏岡麥飯莫奠靈王南席茅苴向忘游子本異國君之信鬼亦殊恆少之藉叢脫使用甲匪

安家尊有愧當亦桃花之泥偶早沈茉莉之磨輸久折而乃盤供歲歲不廢黝牢釵綴年年尚釵白燕意者范宮上下制澤東西素承烏爪之援勿譏蛾眉之賜於是麗鐫犀壁高斲丹楹摹白霓而縉裳揖玄蟬以似髩而考其閨姓偶合琴心望郎西河音胥清徵侯延褒德門楣祗似臨邛賦誦求衣宗碣原通汝野是以譜從繫卓輩則稱君倣龍媼之爲蒲例仙姑之是柳泊乎變移陵谷遷遞殷周青簡德其四書白扉更以三老山河綿邈罔測神功風雨淒涼孤傳華胄

搜形管而姬姜伴寡僅知魚尾曾吟索香奩而姑姊形單幸有鷄囊可識於是溪談蔣妹類作遷延山嫁彭郎臏資附會豈識冥驅田鼠闇朽春茶託尊猶是聰明配德依然正直血毛酒醴符石相之謳思水旱陰陽匹俞侯之助化是則覆巾勺一宜挹清泉卜瓦牲三合勤赤坂白羞霧誕好憑季女爲尸碧許霞追端並元君介福一眚既雪二祀斯馨固薦敬之卮言實事神之確詒也嗟乎甲訛楚歆能隨吳胥虞賓塗白鷴以鬚丹鄰令跨金錢而尾赤卮臺字劉悞指金

人羽衛聲淆杠捐縹瓦他若東吳水碧謡三女於瓊篝西蜀花稷覘十姨於繡戸乞靈自昔率舛王黃語怪斯今益增鼠樸自非情通宣室博極臺駘誰清墉北之塵霾孰駁齊東之紕繆至於微音何似盛德焉如原配食於權輿攬揚芳於疇昔或白紈照面生有奇光或銅斗傷心死留正氣或汲收斷竹羹黃頰於高堂或城護雜桑繡紅旗於斜角或嘆枯海郡孝婦白其多寃或戚蔭塗山少姨處於最貴或金鶯香祝尙懷賢母之紡磚或斑虎車隨曾拊高眞之靈石凡諸歎者必有一居所借祠雲零落里閈模糊啼鴉幾換垂楊歸鶴并無華表石麟寂寂拭銘款以無存鈿鳥叢叢認工人而莫辨遂使瑣牎軼事全等闕文綺袟幽光適滋漏竇骨枯荒塚慒騰玉釧誰家帳肅遹風洛度金鈴何語是又媧陵如夢職生湧柳之疑曹誄憑虛倍甚落華之悵爾要之棠梨開處人合呼孫燕子來時日應饗戊神其來格定知餔餟非徒予則應官敢聽臨燭未正謹更木主式彼該脩復撰竹枝譜請琴瑟翠珉三尺一昭綠綺之誣彫几千秋永妥黃梁之薦乃製侑神之詞而繫之版尾曰

燭城兮木古酢溝兮霏雨旋風吹兮簫鼓神之來兮何所飽桑野兮匪鴟曳桂旗兮廞虎帽玉鑑兮久塵羌絕之以豔女春有韭兮秋有菘蠶有絮兮牛有宮默所庇兮初終穰之降兮恆豐婦執牢兮毳供翁拊缶兮酒濃香煙滃兮睇笑通靈巫傳語兮申錫融融爾壽爾富兮爾耄爾童州之望兮雒耶嵩仰華椽兮亞爾庸屆萬禩兮始此樂繁會兮焉窮

上溧陽史少宰序

周京兩佐戚衎平臺漢世四侯茅承瀨水閟宮錫頌王官揚白牡之詩瑣闥陳言戚里抗青蒲之諫中郎入籌績耀蒼梧監衛題梅文雄金井八卿三相魯國公身依日月之光兩地參天磐石令書闢乾坤之奧蓋自高賢曾亮代美直臣黯鷇魚忠歷多君子況乃風清六典懸金鏡以迓寒緒續千秋發玉苞而學遂則天門屹立景從尤逾於東山懸蓋匪遙古測倍殷於北斗伏惟夫子大人經蘊帝師道傳王佐精神則珠樹瑤林博奧則玉蔬冰鼠龍門崒嵂拔神湖黃嶠

之千尋鳳管玲瓏絢古澗白雲而五色清通簡要膺簿領以偏尊祇愼廉平掌文昌而獨貴柴車疏食毛孝先之移風黃紙青囊山巨源之啟事絲綸世典筆珥承明謀議頻參鐘隨長樂才搜南海詎遺明月之珠貢入西川不受燈籠之錦品九班而悉當公亦如天咸一德以無私心誠似水近者一人眷注四輔推崇亟需綱紀之權特寄風霜之任省連豹尾奏書而筆賜金龍臺肅烏栖賜詔而冠圖黑豸尤足驗沙堤之將築知熟釜之當銘允推黃閣儒宗佇看黑頭公輔某識止管窺才嗤綫折家住謝敷宅畔僅窺鏤石之殘碑遊經倉帝臺南孰覩封泥之靈篆而乃偶賞甘泉之奏便許留崇未呈流水之音先叨知藏卧姮雨潤詎比裁成鼠飲鷦巢甯窮涯蔽願挾經而北面揭附綿帷縱隔壤於東垣如攀玉鼎疲馬得孫陽之左顧便蹉跎而長嘶頭砆獲卞氏之手摩任黯驄而亦貴敢裁百韻仰瀆三台惟祈便札耳提定識肆鐘心解茲辰卯翼與列在青氈講席之旁他日書卿酬知須黃雀巾箱之上

中牟章梅湖大尹艷體詩序

元和進士錦靴傳教舞新詞東睦才人玉筯製登樓古曲筵前引佩燭映薔薇帳下啼妝髻拈翡翠玉人自領鎖眉恨託修珠寶釧曾施佳氣濃題合鳳自來障邑代工印粉之編詎意郎官更踞翦紅之寵況乃縣名鄭圃夙長荷花牆映牟山尤多樹杞珠簾遺挂魯恭祠畔射臯則彩雉如繒佛肹城頭窺鎖則穠花正播黃門憶偶之鄉白水藏謎恰甯大夫挾妃之所似繡土山柳色不乏三絃官渡鶯聲甯無雙槳望斜陽於金谷香塵之舞榻非遙泣細雨於青陵靈木之遺墳尚在則地稱佳麗詠皓齒以偏宜官比藐姑賦折腰而更易遂乃印牀畫永獨寫盈盈簾影春閒偏摹盼盼斜鬟插翠長釵以燕子橫梁窄袖泥金小衩以芙蓉繪褶輕肌宛轉疑紫玉之成煙往事依稀憶瑤姬之是夢花陰黃犢桄靚巾車月夜青溪加竊鈿盤驕兒曾吠紅梨摹搨扇之香樗子誰尋白鳳記吹簫之侶別有韻翻子夜格倣明姑懊儂梧樹之歌估客梅根之樂黃絲澁布妙逼回愁花枕蒲環奧適十

柰讀機中之織錦甯誇玳瑁梁前看鏡裏之梳頭何啻水晶簾下是則無題何淺倚醉非工秋思蕩婦雖奴僕以何奇夜月嫦娥總銜官其奚愧嗟乎空齋菊老寒甑魚遊荀奉倩三年未娶全無捧硯名姬蘇子瞻萬里辭家并乏之傳歌舊婢月圓月缺夜值何心花落花開春愁焉事然而蓮生鹿女鏡影原虛蘋飾蘭香鐘聲本幻櫻桃永巷道場曾喻維摩修竹低甯酒肆非無校尉今者并刀製錦數考早栖鳥爪彈琴中年獨處六宮粉黛長疑北里虛名九曲屏山祗切西方幽思魚牋皎皎夔玉星星既惆悵之原多任風流其爲怪玉溪生恆工綺語不礙靈犀彭澤令一賦閑情奚傷白璧端合國風之正厥惟鄭志之艮僕也硯其冰蟾驛連金鴈接圓田之芳草尋常心折佳期息溱洧之春蘭漸次風移遊女驚從魚素捧出鶯黃訝秀色之堪飡風芳詞而甚妙從此繡靴畫鼓何須翹部西頭薌澤羅襦祗憶餅爐南畔連乾許換我見猶憐團頂誰縫鄉當獨步聊從雙泊迴波遠寄三臺小序贈之以勺藥莫刪香草之吟投我以木瓜永誌瓊瑤之好

徐笠山文航簡鈔序

稚化狐而斥其鼓橫流鑑製芙蓉圖神馬而注皇墳載道言詮蝌蚪渡需寶筏或存形上下之分獲勝珠船要無端東西之別況乃壇鉤石篆機肖覬川襲抉丹書遊瞳飲海鄭牋虞訓千秋槎上之河源沈義胡綱一綫沙中之蜃市則夫第龕九黑玉股錐般更射策於三場踵墨經於百帖勺斕映寶幻匹金牛頓刻浮紅奇逾白壘自非冥探縹帶細揀鈿牙方三翼之受多轢八槽之致遠則人文闃寂莫實浮梁聖義凋荒不殊流梯離婁枉睇仍遺赤水之琲璣方丈徒神孰覩黃銀之宮闕文航簡鈔者始從慶歷迨迄國初凡爲制舉藝若于首吾友笠山徐君所手定而名之者也嗟乎賦標門而示鑰詠臚格以傳鍼赤松之書版名林玄圃之詩鈔著苑類稽選彙代指迷津倣禍客之善呼擬荒人之坐剏然而調言璅語任發纖濃怪牒神經適豪詼譎綴肉引三騅之奧奚關魯說齊篇語官揣六蝨之谿焉與周倩孔思殆若川僧瑤楫

祗設烝徒雨駁銅船僅吵古物階前竹葉賸談畫壁之容舠湖上梅花聽訝春流之滿筏獨惟舉業壹闞譏言驅濤必入泗之泉濯錦惟浴沂之岸知憑自寸紫宮敢眩歧分差止爭蓬繡柱奚容悞中特以黃紙著刊經之令白禰睠釋禍之資競算婆蘭各崇雕鏤訊招招於白鯉叩須則友悉腸肥望渺渺於黃龍同濟則仙皆肉啖遂使價售鸞掖稿辨雞林運輕俗等租傭載重嚚鄰估客瓠慚五石孰土塑之能浮卒罔千人詎石長之堪負劇心漫費借面奚庸將適嵦破冢之詭隨抑莫配梯山之勝概矣且夫越舲吳艑制則全殊江蜑海舸用原不一是故火雞入貢南溟則艃疊鴛鴦白馬通江西蜀則樣垂鸚鵡玉簫坐處但愛沙棠金霧披時還剗文桂若乃捕魚舊識另宜九里之簰伐荻遺民未取七帆之船就深就淺艉堅統悉於船師爲特爲方貴賤惟懸諸舟牧歷覩彼岸胥繫操人疇曰斯文獨無司命而君乃秘搜圓枕巽發巾箱綱散軼於刼灰振幽靈於壞壁芒逾絕漠詭詫燃犀陋石簣之匪乎薄瑤泉之尙腐乍如風利蒼隼

喻以奔騰并似雲飛翠虬恣其蜿蜒或孤伴青翰舒薰繡被之香抑巨埒烏犢滿積璃總之寶亦有清分沙竹計人而恰受兩三叉或椓睨牂柯列艘而宛雄五百要皆言仍是寓左則非紿竅實隱觀虛將任觸芥非小而杯非大目漚刖泳瓜皮釣可浮而銖可沈論勢何如木葉從此千金覓去螭頭任號指南一葦杭來鵬翼眞應化北毫拯苦海巧厺般若稱慈棹指高林洵許粵人能制豈非象枯賦筆妙通君子之淑淸情化琴工幸遇良師之款乃也歟嗟乎稅貪雲礦耶竊江陵米脂揭弄槊之竿煖閣慟移宮之疏脫非消逢睍見剎遇陽生禍且酷於陸沈人幾亾於黨議而乃經傳石室偏存洒雪之黃鐘帷下棬樞尙證逆流之金鉢始識趣符升進耿耿難磨性協常安悠悠不昧君誠有力能收掞電之功僕解循行肯怖撞雷之吼鴨飛悟痛合信牙檣鷗起憑虛絕超錦纜續五行於太乙便爲墨瀋之漂蓮驚一節於貝邱永作談淵之靈竹

雪舫大師五臺遊冊後序

若謂五臺有路祇須驀直前行如從七佛求師但發淨心卽見香生繡口要在無嗔法轉金輪何嘗有字然而銀槽秣馬神龍舊過長眉石鏡歸龍幽窟曾安香杖度寒山於大雪勒搜精舍青甄遡張海於洪潮肅仰華園寶樹虎林石堅證摩竭之名經雁蕩湫深符諾羅之夙記旦以瓠瓢易眯或示前緣鐵鎖難攀當徵異蹟檀臺萬仞詎無現鉢之鐘欄寺千秋寗乏覆新之餅若乃沃洲道者岫悅若廬岳沙彌年觀化化古潭花密拈彩鳳之啣奇盤石松遮見白牛之動步履乎扃於靈闕東林般若之臺銘玉鏡於王城西域菩提之刹則三千身頌偏出宣揚十二時歌法同讚歎月鉤隱約咸聖者之藏機木葉斑斕亦異人之現化是可知石渠遐探何妨步兩步三椰標橫擔合唱峰千峰萬矣又況雄標代朔本曼殊敷法之場境號清涼亦阿育信心之地仙花爛繡飯擬雲蒸靈鷲堆銀座看霞積龍工製就尙存紺髮刀函螺鈿吹殘永記黃縑觀塔魏皇石上馬足苔蒼漢帝臺前佛光燈耗仙栖五百界小八千指香象以卜鄰認金獅

而叩闥則芒鞋踏處尤宜參妙德之眞如擬笠攜時何怪索均提之法偈嗟乎鎮分兩戒本異探符地入三摩恰宜垂語幻紅樓於粥院總歸妙色空空緬果嶺於中臺詎詣上人瀌瀌且夫吉祥大智素屬常尊師利神通歷登上首王宮設飯分身羅筏之齋淨土談經領衆祇洹之樹乃至裏金現宅燁長蓮花認雪居巖隱拈藥草凡屬徘徊赤軸鑽仰銀書佝丕布髮之香泥聿等捨身之絕厂刱復泉窺太華瑞像仍今窟禮金剛香煙宛昨玻璃盞滑亦從某甲提心繡毯墩高時許山僧問宿洵知珠毛不遠寶掌應來牛涔點點宜追無著看雲鶴性蕭蕭須讚隱峯飛錫獨是岳連光紀自來久誌神仙住說心王歷刦已傳菩薩時則化人總至方石全潭震旦雖通氈衣未入林埋覺路焉誇澡罐金龍澗屬迷津奚顯浮圖白馬更若朗公素髮蛻骨留皮解脫黃睛埋頭入定超超細徑依稀婆子針鋒吼吼枯株髣髴聖僧鞭影將曰彼皆住世未詳眷屬緊誰脫云郎是化身豈可文殊有二登山肯約我亦同流作賦憑高公其轉語贈鶴聲之

一一遙知松柏均榮數花手之三三請勘龍蛇誰是

書隱仙岡李衞公廟碑陰

維隱仙岡之絕巘有李衞公之舊祠玉冊儼然翠珉未泐雕俎則黃羊節賽或云戟倘埋沙畫屏則驄馬驕嘶競詫鬃能滴雨然而欒公立社繫思多在甘棠甄子祠鄉慕德或緣維梓公則庭趨侍趙籍本雍州宅相依韓姻惟蒲坂山踰積石海西乃向駐行營峽溯夔江嶺外則曾開幕府迨迄橫行白道深入青林破輔公祏於瓜船拔蕭皇后於毳幕西南北雖均樹

績鄖許鄭總之經行何事櫜弓乃歆曲宥若謂誕加野廟不應額賜崇甯脫云王例零陵實未符分長舍以予官稽令僕地按職方則神固魏司空李思順也自彼奏嘉立長勤扈遷都經營洛以卜瀍遂錫田而寓鄭覆舟賜塚本依杜預之墳僕射名陂舊入韓王之苑冤臺牘里統紿春畋虎澗諸溪原資谷汲而其富施姻族才振羈寒鄉閭思玉帶之風流朝野重金鉉之聽望郇翁伏臘已盛當時處守資銜久標歷代朱副使之舊聞足證章聖皇之祭碣可憑洎自官俱

丞相胄竝隴西迺令巾勺之互淆終使魏唐之莫辨盍李藥師疏列西岳雖禍夫亦所知聞而李文穆器賜東園惟竹史乃能指識也嗟乎報功應恪稽古須詳苟形似之任移將望訛其曷甄夏啓肩諸鄒人商湯邑於西亳召公分陝共和亦有召公虞仲文身夏墟乃封虞仲遷故君於海上齊太公詎釣磻溪膺大寶於沙陀漢高祖不生芒碭乃至太丁有二風后緊雙平陽侯鐵衣塞外姓曹豈復曹參南越玉玉匣岡頭系趙何關趙尉凡諸糜沸孰可雷同況茲藻采蘋

湘敢使桃僵李代爰是大書墉北壹掃齊東庶祀事之孔明竭亂臣其永耀淩煙雖壯自饗陪陵邛嶺匪遙莫憑野語否則貴均都省定更疑涼國之尚書并將宋茲淇陽且又悞珠厓之太尉

鴻臺賞雪記

沙田白草鹵磧黃羊圖韓惠王之遺岡期李將軍之其獵俄而前驅未鼓密霰如篩遂弛銀角之弰轉卭玉宸之觀同官蹕至廚傳借隨消黃竹之嚴寒揀紅螺之劇飲牛心行炙厭肩燒爐倒麴車而一石援髡

搜麪市而千篇和白爾時没靴無粟掛背生溫浩觀六出之奇霙更陟三臺之危磴俯德士銘龕之剎旣若珠幢睇靈妃濯髮之盤旋如粉鏡以追麟埋須塚龍蟄湯林司馬懿之軍壘依稀岳武穆之蓄城慘淡枯桑折竹盼花則樹樹寒梅野堠郵橋喻縞則山山飛絮乾坤一色岸谷千秋晃泡影於池臺泯高卑於歧路自謂奇情幻設直批湘臯之鼉鱗幽思遄催遠睇灞橋之驢迹矣嗟乎汎輕舟而訪戴尙憶前游臥敗屋以僵袁詎非故態一自形勞案牘政拙催科冗稅於制田塞決河於板廠遂至偶倣旗亭之小集頓誇姑射之仙姿是知銅章之塵俗難言而皂蓋之墟拘信甚也旣而同雲徐散緩轡借旋睇堆鹽而紆飲馬之空池撼碎玉而穿牧駝之高埭郵燈明滅犬吠遙聞林徑昏黃人蹤杳絕迨及重門啟鑰小閣含毫銅龍之漏已更金鴨之屏半掩遂乘餘興特記賞心并敘羣賢勿辜清事冰壺誰勝恍登千尺之蛾眉銀海全空須借三山之鶴輦

藥園賦有序

承乏涓上衙齋偪狹殊甚數椽外幾無橫肘息肩餘隙夫官舍雖蘧廬然閬闠囂塵汙而沫之亦必於其似者以爲適況石肓煙痼其性者哉丁巳冬左偏得廢畦可畝許縱長而橫殺築以爲圃窪隆坦仄疏密悉因勢之本然而鑿之邱之逕之室以奧之亭臺以敞之雜植眾卉而名之曰藥園恍若籠太山縮條谷從十巫上下提囊於几案間者乃就組本草而賦焉賦二千五百一十九言計藥名凡五百四十七種辭曰

若乃石麪候生於代北金鹽乞種於淮南桐花必桐君之塔桂枝惟桂父之潭則翹題韋於影立督郵適以帶懈何曾處中裩而埋同沙蝨吐軟綿而縛似金蠶豈知黃秫種於潯陽丹砂採於句漏月經湖漲綠楊搖子於圯橋澤瀉虞城赤柳寄生於井寶莫不茯類田居泉如汀漱埒重澤之徜徉絕戴星之鞅㥯蓋惟上池水之滌瀌旣清無患五色符之泥人或垢也況乃彈九土小雷矢封周裹荷注塹堞擅名邱鄭原

鉅圃豫本中州數經楚猾鄙自桓鳩盟傳瓦屋征逝醋溝苦縣鄰李耳之宅復陽壯郭公之侯鯢魚樂漸澤之釣美草盛甫田之蒐更復軒於郊附扁特醫游子桑林莞仙沼波浮有般孽金鴉而禱雨大周盈赤宰而泛舟池界滙麻風帝休宛壇而卦畫河通沈璧神禹㞐穎山而廟留將歷考諸乘志胥餘土所莫儔爾乃薦自守田來耽處石鹽此圖更錦茲學擘獲禽奉貫節之諳生稻努獨春之力猶幸方民安堵返樸消痛風移芍藥警息蘿荷豐歌盈甒游絕俳蒲池淪

紫芹肆筒盛青裳之宵燭耕占紅杏催錢稀曰紙之夜呼翁則白頭翁之飲井子則蒼耳子之弄雛吏人退後齋宇空疏荒徑穴鼴鼠而當道短籬採蘋朮以摩廚噪槐根而烏頭喜嗔莎隱而鵲腦孤雛緊天澤薄荷俸受米餔墨看綬色銅視印株固披鷺臥儕夫閑客而臨聰靜比乎山都柰其房苑無多中庭偏窄地不容氈雞栖寡隙無花果之紫丹乏柯樹之翠碧齊墩果長蔥茨放杖僅依蒴藋企遊逞夫消遙恆大苦其蹢躅遂乃應候而占顆凍營室[illegible]視鈎星商陸

漸以代舫甘土賓而架衡東方宿莽之丙陰地厥敝而平淘河引霤懸石規硎通草闢遐斵木栽楹燕雀預賀楠梓是程周垣衣以錦荔括樓芟其紫荊藝百本而性皆入品匠五構而地各隨形聊隨寓以扶老將大就而命之以香名爾其網戶離南達如爐底數丈遊波一泓潦水落半天河融兼地髓吹沙之玉柱旁通插犀之赤欄陽起漏藍曲折依稀九日之空心翻白逶迤彷彿百枝而無尾羅繖金苔汞流白芷交蒲柳以參差豔芙蓉而徙倚影聚紅蝦喚漂黑鱧文

蛤孕璣紫露含蕊翡翠結以巢深鵁鶄穩其沙止何勞擬曲於腐腸端合洗煩於酉耳由是辭孤猪沿芋田捫野葛披木蓮欄油淮木砌疊古磚指菴閭之在即覩樊籬而儼然甕牖則五稜無壅木宋則百節交連黃土則細圬高壁白茅則低蔭采椽而且簾箔懸鈎屏風畫粉金罌帕覆石牀幕隱白魚辟而囊馨玉榧憑而几穩葫蘆黏紅麴之芳香蝌蚪蓄黃文之藥本符博帶之夙欣更無心於熱忖遂乃東廂轉扁明眎乾皋巖推青黛匡削金膏玉延作嶺紫脫成坳坂

肖羊腸之曲尖摹馬耳之高石鏡光熒訝山精之欲照金盤簪栿疑木客之堪樵他若桃花石上之斑柳架簪中之粒乍驚白虎之■行道駁青魚之卓立圓玄鮫淚之彈輕銳訖雞冠之怒急藐白羊之仙題淩黃牛之峽入竭千態與百穿睨八渟而會及其後則紫梢花翳淡竹葉迷密蒙旁其續斷聯步眩以合離矗地樓以濠俯墝玄臺而堞齊倣神屋之互設希太室之肩隨埒鳳凰臺之岡峻哂麒麟塌之塚低於焉弔古四望寒皋析目鴻臺隱嶙柏岡迴伏東里之楸

尚存北林之棐猶簇牛脾則千步峯青馬領則半邊山緣鄭莊隧闕於淩泉鄧析廬歸於當塗赤龍浴水而名淵白馬通橋而誌屋七里懷杜父之河三亭緬王雎之谷注盤白及於雁陂認匡黃連於虎牘更若甯亭則管仲搜疏梁苑則長卿躑躅大行則王母簪高玄扈則洛神珠煜任旋覆以曼遊載消摩而興觸更乃畦樊枳棘甍蔓芎藭聽拈黑丑訣遮黃良張梨一樹梁柹數行芫青匝地椒紅覆牆長松脂滑卷柏珠香行唐叟子阿魏妃王臺殊酸棗含蘂甘棠生梅

含以白雪甘菊傲以粉霜海棠之歌勝玉豉木蘭之飲是金漿黃愛强陵之板栗紅裁周舍之山薑蔓菁分種於蜀相稟盧授訣於楚狂其他甘劍留求羅晃占度絡石噴芳淩霄洒素茵冬青而不彫苞山丹兮香附亦有半夏隨枯迎春彙布鳳頸粉交龍牙並聚以逮無名異卉香茸無數白土粉勻石櫚杆互葳蕤定風颻搖承露扁鵲之所莫搜長桑之所未注宛含聯而鬼藏緋司花而神護時則錫以白幕灌以缺盆代雨師之膏浸防風母之軼奔應條响金鈴於青苑

射影燒文燭於黃昏欵凍而錦城奪綵交時而纛谷爭繁粉蝶迴其粉蓝香麞臥以香根桂肥屑以桂蠹竹密嘯以竹猿倉庚踏枝而對語海燕休羽而成羣銀杏啄鷦鷯之鈎吻金桃留鵁鶄之人言則及已而無非中藥囿宜占斯而郎以名園翔復黃符出宰尚滋哦誦志取蚤休能慚貫衆文無方朔之詼諧骨美虞翻之疎縱雖要章躑涸曾嚴食粟之譏而手版升推未羨懸刀之夢赤衣使者從無鮮答之交濃綠劍道人差樂蛇醫之術其重箱縕袍負盤石供斗穀焉

求敗瓠傴用棗滮摩碑麥燋覗蠒鳥龍尾渴於池頭白馬骨高於櫪縫書耽白信織紅荳蔻之花篇愛明膠闕紫鴛鴦之弄結盧詎異乎野人何怪昌陽之雜種叉且慈懷知母雜戒方賓盂看神水室榜長春悟當戸之宛童則尙想劉孤露澤鮪索縑之趙李則惟餘王不留行方且涵茹地膽驅使山筋悟舜華而質汗引堯韭以致神惕露葵之衞足象忠果以立身竹筍之冠預作澤蘭之佩刻紉握象牙之脩管坐豹皮之方裀倣石鼈之小記贊黑犀之古珍蘩露釋江都

之傳連珠續傳毅之文邛遲致石生之贈序邱索窮射父之洽聞更乃銅壺漏靜寶鼎香薰曰春雲母泥煉雷丸粉和麋角茹猥杏仁經玄及而食沆瀣庭黃結而守庚申跂六丁於玉女郤三彭於皂君白玉髓兮丹若就紫霞杯兮酒徵醸九尾羊兮金星窟雙頭鹿兮石帆雲芝可攝兮懷白犬鯉堪乘兮思赤鱗屏桃葉兮伐性想棚梅兮驗勤益明緣以觸類庶中任其引伸配君臣而奚毒俱適合乎太眞艮無極於予夷何妨鑴壁鏡而云云且嘗縱觀巧宦之途感多多

其眾病也險倍常山苦方碧海防巳毫差續隨症改正需百藥煎鑱請爲敷常而解若夫食饕雞千課利木奴重緋緗而裝靑紙混薏苡而譚眞珠是病肓於金屑也請爲藥之以丙虛鏡鼻多朦覆盆傴瞳僕蟛蜞而妄飡判鷹毛而疊字是病中於合昏也請爲藥之以益智屐酥黃蠟堤枕紅糟捍海而夜明砂積聽漏而敗鼓皮淯病加於太適也請爲藥之以博勞白蓮玉杯黃龍湯液楊梅奉而制府登蒟蒻獻而凉州易是病患於急性也請爲藥之以方石至於仁頻以

之藥戾決明以之藥訌遠志以之藥迂威骨以之藥庸植葱示惠鰥之效易茶收去苛之功蜘蛛霍爭名之痼蛤蜊爲侈食之攻砭聾公之苛印悉隨在以靈通至若隱忍車前竊脂偷暇玷水玉於蒼蠅戀穭荳於駑馬强仕之血竭奚爲行義之苦心莫寫倘漱藥於此中將摩羅而自許庶拯拔於萬一作千金之方舍則有柳泉漁父桑野丈人杖懸烏犍犢岸皮巾從容門戸欵語因陳促敗席而言曰譩譆僕蓋預知子之久矣彼夫賓門升詠負釜擧銜赤節鎮岳銅弩治

兵以至高梁出守武威誘經崑崙顯窮源之跡集搜震屯田之名總不過等諸太空之野馬又烏足儷至勇者之守氣而撓至靜者之伏靈然則藥園地主一寸璃田之丙恢恢乎水瀉華池之大綠山連員嶠之曾青含神農之五味合岐伯之五行湛藥井於大薊耿藥房於楚蘅包藥市於凫國調藥鼎於皇嶺神訪葛之藥性滓注蘇而藥經貝齒作秋冰之釋石肝保夜光之明固已姑射現城頭之碧雪靈臺納海上之金莖又何必尋朱孺之溪叢追花犬而乃知枸杞入

魯班之石室友赤松而始辨茯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三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四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重脩洧西唐魏鄭公墓碑銘

有唐特進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文貞魏公墓在縣西三里洧水之陽丙午冬以野燒戕其基柏而埏甓亦多崩圮遂率鄉之耆老脩其壞而樹之以石禮也自昔地闢九閽世啓萬齡纂九鳳而躋大庭駕五龍以調鴻氣時則佐偕蹕岳默應三能聖輔皇人昭兮四后雲師紀烏祗列職以助無爲垂矢和弓惟效璽以垂世用洋洋焉無位蕩蕩乎奚名既自白馬承禱赤烏銜瑞始補袞衣之闕爰資礪石之勤迄諸殿賜曹參城封魏絳慰託孤於畫室般枚卜於金甌李皆多難思良承機需助甚至冤爭伏閤懇述援裾阻玉泉以抗章伏青蒲而洒涕乘橋當駕欲汙車輪避燕陳書還焚諫草豈不以非心待格故諤諤屢致其深憂一德難逢斯蹇蹇孤行其雅志然而竭狂多忤觸諱非恭履虎尾而恆凶批龍鱗而正逆鄭侯請苑遽受疑猜蕭傅陳災旋成毀隙此所以駕驂自古開閤斯今金鉉之就曰雖殺而繇綏之迴天罕奏也獨魏公始登諫議繼代侍中錚錚而面且戒從諤諤而顏爭敢犯馬市獻歲而外止荒侈者數十萬言山宮罷役以還條治平者二百餘事財其謀參黼扆色正丹墀凜十漸以慮終諦九功而敷德能使虬髯天子匿鷂知慚馬夢元妃鳴鸞致賀詎非論根道義志切黎元式龍比以無危絜平良而獨正者歟且夫剖心總烈未彈玉枕之妖置笏雖忠莫止金輪之禍州吁釀亂衛碏徒爭孝己埋冤商霖莫救良以事關脈第斯密友難言愛溺褫髦郎强親莫折何況巍巍鳳閣赫赫龍顏對長樂以需巡奏承光而待可公則艷妻方處抉辰嬴以示嫌遺挂雞忠飄獻陵而悟主宮娥歛舍遂直有司愛女分奩力視資送而且赤旋病足青雀投懷稱心之塚已封括地之書俄上乃能確援周法劃弩隋驕上奪嫡之私寬杜移居之過寵即有宋姚在後房杜居先五龍建捧日之奇勳一柱表擎天之鴻烈翠琰疊疊詎足彌其前茅青簡班班詎能踞以左席待是良臣入侍僅稱王珪大紀推賢惟肩

劉向乃當日颺言露觀款奏雲屏引君勳指唐虞自道無非稷契毋乃傾金注玉驟希皇古之斧鑄擊鼓吹笙妥脫神邱之孤竹亦知九州九道岳瀆依然五服五章黔黎猶是烏芸任咕墳驤則共此鎡基獻捱憑誇嶷瑣則均茲宮羽谁是文成謨典世近洪荒仰黃收之神靈誦漆書之佶屈於是德駕邁種后誶文思談秠秬則便疑赤雀經卿述隨刋則定捘黃龍許驶要則功修六府臣職何殊閤度九重天工奚擇當日者無論編經賜段約禮賡詩悅釓緩之和歆儼及

斯之之讓職郎此不阿不負全等弼違無黨無偏冏衛吁戒粥復承周恣隋淫之後專敬多粹冢之君湖宮逞跋馬之私仇御案試食芹之倉猝以覘浩參玉筆穆侍彤車郎席而拜美言襄陵而危儆予一个一古誰易誰難殆較五臣而倍費經營視八伯而尤需臚智爾若夫入關事蹟領籌歸秦眈金甌之新恩忘玉鈞之前恕潔已者或羞其忍詢成仁者更訾其崇仇嗟乎是猶視藪之迂談守株之淺見也夫青宮審德例不隨朝黑幘居前從無賜令凡以承華紫綬博

望銀章原同賓友之班素総君臣之禮又況留侯作少餞郵出自王言山濤授官乘華袁諸帝命呂師召保仍爲周室之元公蕭禮嚴經猶署漢家之上相郎至孔郎庶子王尹宮詹應貞之要典銅扉衛𤣥之清陪漆硯晁生自濟旋改舍人句踐臣吳厥充洗馬半亦中書寄領博士兼銜制誥錫諸黃麻轉注由於玉几固非騣妥曾直三綱之義難回亞谷經封五等之恩莫易則公之後從上將始入春坊量才實稟於神堯改秩亦承夫太上殆若冕斧冕黼辨章總受欽咨

龍赤龍蒼拜命焉能自擇身非倖嬖肯爲索屨之偕殲分自公臣敢蹈竊弓之隱叛抑又年稽武德屬數西宮當射設之人圍允建成之上請段撓白羽喬斥黃冠尉左率業隸軍書秦將軍幾隨征馬豈第賦長沙之鵩鳥再傳梁王止周發之鮑魚復諄孺子也哉然且積薪任置似弈憑移莫回青綖之書孰駁朱批之敕從茲論曲徵彼宅揆洵知逐絳虬而可登磨金魚而無玷郎謂讒言雖郤殊禮曾叨何難東海而東自應北山之北然而濟蒼生者不爲小諒安赤縣者

詎肯虛生彼夫夷吾定霸尼父稱仁百里知亡驕人許智漆身豫讓十年奚礙中行厭樂由余萬里何妨荒國乃至歷追賢聖遐遡姒姬費昌臏作逋臣膠鬲且為遷虜佯狂箕子五紀躬陳憑馬商容一椽受表憶遯荒於微子把茅乃忼慨以從周縷汞錢於阿衡接履方依回而就桀緇帷嘖嘖莫吝謏聞玉版纍纍從無貶語則夫揚寓賢於新汲美諍臣於曲城固當媲三古以衡才不復指一青以掩德矣夫稷施旦業六功舊典於司勳益配皋從百辟广標於經義以故

祠褒蜀郡碣誌文翁駕幸梁城塚修魏忌况茲孤蘆莫覆華表將摧可無冶堲之徵忱亟表虔烟之遺業用是載封予室并勒豐碑倣半畝於青梧護一坏以黃壤白狐嘯雨冀輝漳水之銅盤銀雁浮光定駕方山之石靁見善如不及永其尸而祝焉懷古欽英風庶有聞而興者

銘曰

鄭公達節業冠有唐方濤駕腨列傳厥詳勳高鳩邑際協弩羊是宜百世肅祀乃鄉惟此宛陵在淯之滸繄昔貧遊以廬以旅屬履陽邱登弛原圃鬱鬱杉篁尚存故宇而劍若冠亦奄於斯高差及仞敢即綠苔土人懷德葆祠以之楠圍石閈檜覆銀池自宋逮元翕然冢壁刻馬微凋嘷狐未宅詎歷年多墓門有棘高岍頻遷况乃蔭蠶予司茲土按秩以文呂珊杜窆卒史具存譬猶賓寓館芺其垣公擘尤巨忍燎諸原乃率旬師乃勤蘽鍤經始先庚成以後午石採三亭松移五鬣隧道蕭森泉門颰沓仍緣計步禁彼薪烝牛羊勿踐樵牧毋登剝瓜薦牡釃酒如澠罍如永奠

精爽是憑緬初卜兆苑樓隕涕踣馬喧儀賜黃奚二碑屼龍書吹軫羽騎何意消沉纍惟黑痣自來反復錙黍匪詭漢陵出盌橋墓淪駝惟德不朽惟功不磨赤虹耿耿恆貫山河峻矣斯邱高山仰止虎臺嶄嶄龍淵瀰瀰式是千秋頑廉懦起玉匣陪陵勿膠前史

任處泉移居快閣詩序

鏡湖之有快閣自陸放翁始也鄉憑九水地即漚亭宅近三山人稱漁隱聽詩檻外柳姑祠畔之鷗繫纜橋邊梅尉郵西之樹騁逸才之曠世消絕景於長湖

境本無丕韻蓋獨步矣顧子衡金匱孰睨龍門文愧藍田敢揞鹿砦宋大夫詠亭故宅惟敎庾信重居白樂天種樹陽坡止許蘇公對古況乃郵尋南北往事都非坂指東西淸芬已歌鵝兒涇仄季眞之古觀全荒魚口梁推范蠡之芳洲焉在洗丹舊井猶有沙蘆拄頰危亭僅餘汀草而乃欲煴𥉌堂之紙閣琉冰井之盆池便追萬首於梅花別釀一壺於楓葉自非幾神蠖屈蘊匹龍雕詎能淋靑漆於雲屏發斧霜於玉斗也哉乃有金鰲仙客紫馬雄才挂冠而盛擬風流

縮版而孤搜勝蹟披榛排草獨補高梯臨水依山仿摹小築八隐柳挾白樓黃鶴之間一逰蘅香花徑蘭亭之北投竿欹枕紫蘇如棱弄笛憑欄紅葉似拭名異書巢而依然北崦姓殊笠澤而彷彿西郵固滿輸閑客之心盟而力纘祠官之禹緒矣矧復牀頭萬卷紅牙綠玉之編渡口雙篷畫雀舢龍之艇偶田翁而賽社杖曳蘆輕環稚子以傳經硃研鐵古疏籬臥甕悉是黃藤曲几揮麈無非日尋以硯寶章投老枕屏紫閣之娛吉澤浮家藥笈黃絁之夢筍淘杞粥盡入

吟篇樵逕漁磯妙供圖畫儗引繩之珠貫恍合券而華句始信晚晴餘景異代獲其同心廉石新題畸蹤暢以尙友謂非响續千金而光生一曲者歟嗟乎鈞臺荊岍高岦嚴陵石室成都聲伴卜子孟圃揚淸之搆珉碑再記揚淸蕭家文選之樓珠海亦標文選山陰曲水更著西園褒府高齋三移東瀼要以遙情默注總西小其匪孤妙悟晉通郎壺三而可四是則菱陂涯寄桂棟涼詩足徵雲夢之兼吞并識鵷鵬之俱化也適披長句爰賸厄言羨任昉以早休驚陸郎之

再造滲淫遙睇久切徘徊聶許旁援更申擬議證黃冠於天寶蜻蜓浦近放翁已慶其德雙例紅璧於湖桑楊柳塘連快閣何妨於有兩

題若思堂詩賦冊卷後

班孟堅客冒授賦驚才獨擅名香白樂天嫗可解詩傳世無妨號俗固知纖錐滌雪離石舒霞貴有臥松埋劍之幽思立海垂雲之奇氣資壇中以密密拓象外而恢恢然役鴉雜蝸蟠背作從心之變化埃飛馬轉總爲乘帝之吹噓何則會意者斯其眞而君形者

乃其靳也洊茲佳妝頭引千言即舉前因用呈三益緘筒郵至盟露題還擬麻姑之長爪似與負暄者當膺併癢背以新咫覆木客於深山如見採箸人倚石聳吟肩而益瘦

謝張仰峰寄閩中鮮荔枝啓

莆學士三十二品特譜眞珠唐宮人一十五夜劉傳紅錦龍牙數寸紫奪游家鶴頂千年甘逾巴峽法石之寥肪正白豐疑姑射冰肌福州之肖柿全朱赫晛炎官火傘從來珍果側生首重炎方自昔洪塘異品

尤推福種第斑誇玳瑁向惟蛋女嘗新色覆胭脂舊止蠻邨開宴若夫遠道便乏時鮮脯白曝而膜乾漬紅鹽而味敢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孰追貢使之紅塵一日變色二日變香稔悉詩人之畫序液從生齒僅抵罣梅霜總先包雜同餉橋何意七閩之溽暑乃承雙髻之飛頭歷焦核於培州隨丁香於南海深籠計顆石背無侵小印緘方蜜脾許割釘攢紅蘇蔕赤蚌之初遺玉裏丹繒恍賴丸之乍吐素瓷滿貯雪肉仍香翠蓋纔離臙脂未減小牕僵北清簞棋旁沁久渴之詩脾潤欲枯之病肺蜀薑頃刻較捷何奇仙酒逡巡密猜奚護詎待種隨昌歇盧頎金叵之頻移丹引硫黃始博玉環之一笑飽食不愁內熱君其肯惜傾筐官銜俱是曹邸僕且微吟洗我懷人寄遠倍勝瓜投對使還書敢忘芹答箸船曾訂擬窺火齊於三山茶硜遙分先報月團以百片

偶水大師印譜序

將謂化城清淨不事尖鋒王舍虛無悉捐文字則經馱白馬雪山之軸首題貝寺涌青鴛銀士之胸前出

卍蘭規醮目三點成伊栞畫梵園一圜示幻墨鋒之三十二相髮猶加德加安字母之四十二門智且唱佗唱縛況象頭得定自合明尊熊耳傳宗更須表信覩玉宮於祇樹應丕玉虎威儀證大品於曇華恰用金龜比勘此間神騃亦有朱瑪彼土靈山非無鐵券刦從無始金䥈綴鳥跡之奇定入觀音紅爪結蓮花之秘若謂鏤塵道外辨璪心分塗油燭梵網之嫌捉象露齋關之漏孑山噴麝渺隔風輪蒼水雕蟲不離火宅則法稽華藏位數茫陀眾莿求王子之師工術

幻如來之巧小孤石窐諸搗玉指深撥同育泥城銘嵌金毛古柱樹神降處雖名關以成文螺頂藏詩驗香泥而現景沙門河渚辨指同修錄詫金剛玉談解切是知欵遏碧落無傷黑白眞詮潤剖藍田正合方圓妙悟矣無如空修多泥名相偏狗疑透壁之非眞謂參珉之弄挑鍾家密識郤視黃庭夏笑之幽封戒摩青玉磬囊吟赭臘推笠澤詩人米帖籀丹柱說襄陽晝史譯清暉之小記總之鳩摩鑿祕閣之圖書從無鶴勒遂使蘭闍漢鈍鹿野禮枯呪止摧魔書惟罵鬼

微塵白骨都忘滕室摹碑晚節黃花不借鹽官作偈嗟乎鳴彈指於一千世界執觀詛是圓通搊死心於十二區分苦行宵知遊戲何意寶洲一岸倘住詩僧香室三身兼成韻友吟屐天鏡已操蓮葉之舟象透機鋒更劇桃花之浪蹲鴟觚觚比鍥囊以尤工倒薩脩脩絜封泥而更古蝸從測屬業匹珠函蝟任摹蟠全輝玉押若乃四牙回互五色旁推占鈴語之微音作針懸之妙旨則眞如互一正合毘盧窖點提三咸皆賓主蓋印者固慈室之總持慧門之勝諦也自昔

壇成犍闥首矚金般塔啓毘尼房瞻珠觀於是文標現地沙揭留牀湖七寶於翻經傲五銀於摩頂淒淒立雪一花叩諸佛之心浩浩流沙五竺冠中天之度憶月支之說偈寶數名王述風穴之談禪提拈大德鬚垂瓔珞海雲入如夢於無爲閣映琉璃寶髻就陀羅於三昧以逮大師獨授居士密承講經呼合掌之宗豎拂示發光之海總栖三爾合擬牙封地證六通儘公符稅則雖煎誇油栅搗費冰臺角斯刻以鏤殳摹籀文以象晷而義存夈默相現光明不可謂非別

分東土之指環直接西來之鼻紐也且夫竹中拋石總屬機關樹下磨磚無非作用力攻瑕於紫琰何殊堅固之林浮波偃於文犀便照莊嚴之海蚪蝦蠖屈喻龍則五毒珠降重疊螺斑擬蛤則千枚粟化均纖縮鉅竹杖衡身碾細陶鱻桐花放手方則方而圓則圜戒定慧任取同歸名可名而道可道古隸篆統憑入室炳諸葛苑輝彼顧廚允堪點頑石之頭何待斫天龍之指即謂智龕倉雅習類攻儒宗彥聲圖律讖逃墨然而迴雲霏之始則蘿圖席筆吉祥訪河出之

年則蟣畫重胎寶歷廻至尼山漆簡化自淨光苦縣珠囊來因迎葉關門令尹乘陰啓書板之最先明月儒童探賾悟博文之至邃是卽形刊隼尾象琢龜文悉東壁之靈符罄平呵之徑牒三元渺渺八會焉分一氣茫茫九家奚擇試看鉢花未釋詎非鳥篆縱橫卽今貝葉猶存何止龍頭菌蠹多文許質公案憑推將鑄鏻其毋同孰知璣之有礙特是慈雲繡錦出本無心法乳占鉤夢非有跡一瓶一鉢甯耽藥草成方非有非無詎戀菱花舊影奚乃偏搜葛粉嵩駁綾幖不爽因緣胥登歡喜嗟乎禪師講席澡瓶亦誌紅銀菩薩浮圖妙像猶藏綠纈衲投雞足祇識重來拂弄龜毛唯徵往劫詩題廬阜爭扃高毬絡之函筭受天合通甲秘珊瑚之軸凡以教揚震旦道貴流通法等河沙功存願力況此隆平合度本則蒼天磊落通微原生至道鴻碑獵碣廣收甘露之山衞鄣周籌魚貫旃檀之海比諸玉爪雪僅留痕譬作香林壁從涅影洵窺六妙足埒三車春浮樹翠遮魚鳥宜偕剪尺流傳無熱池紅照胭脂任抵星醫解脫空空色色師無

疑山鬼之號潔潔淸淸僕且聆諸天之讚矣至於泒尋十刹學遡百城正因得自雲黃非想承之象白么絃出韻指儘飛花禿管封倉門經裹鐵既而釣魚臺譜親當衣珠化鹿蕉術密貽心鏡爰於玉筋之精工還作硃砂之狻猊總之題齊署姓依然海躍天翔製甬安芒仍是牛泥馬木趙州師猶有這個果豈眞輸龐居士不昧本來彈應入妙遂汙楮穀舉似芝英異小越之黃紳況大蘇之石女認取章分龍鳳化身卽是法身若教佩伏虎猿我手如何佛手

行郊白柏岡憩華嚴寺記

饁嘗麥壟車躪柏岡斜隣張伯雅之殘碑云是周靈王之遺塚金鳧久沒石馬全埋雖惠風始暢而懍若悲秋總坦道無陂而驛如乘險荒蹊寒竹野廟深蘿擬經倀鬼之從貍似有饑烏之攫內荷劉伶之長鍤詎足澆愁倣阮籍之短轅差堪寄慟爾更乃轉尋石路小憩香臺摩露柱於桐門印華嚴於龍藏倚松解帶[illegible]沙鳥窺人摘果提籃山僧設供短垣曲徑引人則步步莓苔小院廻廊入後廻深深花木則有數重

石竹繡寶網之春茸一架茶䕷霏石欄之晴雪蕾遮悉茗樹絡多羅斯時也病目頻揩繁鬚徧數如窺薝蔔十笏洒其繽紛似覩芬陀七莖現以爛熳香爐噴處頓息塵勞抝枕欹時幾忘抵掌至於馬陵遥瞰虎牘徐沿均晉鄭於蟻甜一孫靡以蟲化青青山色祗同髻鬟之蟠螺森森風猗總是瓶華之涌乳轉覺殤彭悉妄名利皆虛殆五斗之可嗤而六塵之胥幻矣匆匆借坐刻費行廚草草題名莫嫌疥壁證妄念於青楓根下便作有生石火之空覩憶故鄉於黃琢山

前何如此地金沙之絕景

[illegible]山王隱君墓表

昔聞靈沮大澤實產龍蛇氣磷炎山厥凝砂乳況乃蓮珠歷海表秦皇驅石之功高鏡熒臺巍句踐栖兵之堞金雞擘影山壓烏江白馬橫空潮浮朱室是故戈船乘霧晉徹侯亂定番禺仙嶠浮雲唐秘監詩高湖觀問金錢之高塚王碑則香像檀薰數鐵馬之成勞戴傳則青禰竹古第蘭臺執簡半邵棠温樹之詞而漁浦侈談多胥雖攀龍之跡至於倫偹六行精貫三靈訪仙草於荒廬認獨楓於隘巷則寒江赤鯉躍自傭蚳病榻青梅錫從孤子海濱窮士引洛水之鯆鮮癘疾餘生蒔高山之松柏卒皆皴甘郤絮餕苦鈎蠊混蓬髮於販屠絕葭鳴於刺草自非詔搜瓜瀆劄表桑樞讓肥徵白叟之希聞嗽毒訪蒼苔之爛碣則郭鄉號悌或訛郭毋之阡許葹標賢幾眛許公之植而乃樓尋北幹樹眺西陵卽隱璞之平平按順名之悃悃究與楊琨稽箭均登海上圖經屯轂廉珠並祀江東俎豆白楊蕭瑟尙知搏士之墳綠筍參差未改

原平之宅此無他縹囊既綴則幽光已徧於輶軒而銀管經題欺軼事難灰於延閣爾君諱孚先字作周紹興蕭山人也爾其客耶邀柏祖寶墨於金庭裔兮尋苗衍朱輪於玉頂巖耕鹵牧流光旣代美溍夫困指金還獨行乃復推長者玉篋注易香水栖園孟襄陽亭卽名垂戴次君經從姓著此固侯家外傳業詳衣白於山人別洞宗圖久悉居貴於神系者也至先臚三紀德統萬提功挽車而紅粟徵籬進菓而赤烏巢梲由是舉樂心於執玉更篤因心凜遺體於屬毛

便推一體友從惟孝義本同於棣即生悲事當約述焉若夫叢看義竹屢繞同根射操肥牛惟云作隱經傳黃口鈞深連後之署田夯青黎讓倍分時之瘠則常華任詠嘉樹憑封將德語其猶庸抑計爲之俞易而乃試玉炊於瀹炭業遘死亡歲柱砥於橫流偏逢急難三喪受值猝正燒塼六尺遺孤痾方毀室蕭蕭謝巷岌岌陶籬在微棄者緯永二餘而務酒者說憂七返君則義同捨宅孝借爲動雞半菽於餞鳴壯四龕於白屋丸松製埆繞安感動圍竹成陴復危紀竊

時則屈聱入相業陳馬寇之芻秋塈稱師瑕道瓊園之䟦天復酒甬芻敢璋攜鼠磨牙幾遷石圭乃復裔其蹇蹇易役悅悅貫白虹以寸丹劃赤蛟以短鐵卒使湖濱採蕨復依永相之尉嶺上栽杉竟並將軍之南族敦羣葉萼發稷斯歲休露以知仁渦遏毀而識功而其菜求髯贖碁賭香夔莫改怡怡依然歎歎裔御服糲宿存弓反之痕新息袞冕詎作釜羹之憾差乎集莨膺秀樹獨陰連內苑高樓治申岐於玉笛南交辯里表廉讓於珠江詎非彼遊龍尾之康衢此

歷羊腸之峻坂歟且嘗悉稽鶺豆偶數屢綦概中處於塤鑪邈明倫於子似三綱燦揭至雁序而始裒五品攸分獨鴒原爲最薄何則盇呂磧伊鼎義法崇卑閔御貿薪居由顧復溫太眞婚貽玉鏡非無姿首之歎吳公子心寫紵衣雅擇同心之契即有柱傾朱髮維鈌鹹灰亦黑子之偶肯詎金甌之恆玷獨至封胡共室煮荳頻聞鬩鬩羣遊閱牆屢見狂鴟閔子詩貽破斧之年參虎居林戈鬻凶斤之代淒淒蜀道尺布興謠渺渺湖宮流矢示變乃至田家飲乳茅屋呼君

快馬磨之齒擯遑羊羣之奴畜燭投紅蠟還笑火攻井掩銀牀旋誇謨蓋糠肥枉嫉護麥屑於陳侯隱瑁無炊辱貂裘於季子艮以借鋤取帚每致猜嫌析器分財易生枝隟班貧贈布甯如蠶室之捜衣賦弁陳肴未抵雞壇之誓笠遂至鬱親日廢本性恆乖視東帶爲異人指代箠爲僅事而君乃使啓覘擅美獨雄藏室青縑梓杞生馨別樹吹樓赤職此則一坏乾土全鍾寶氣於靈泉五尺貞珉合擢金書於神質矣嗚呼富春長者臏說衣裒剡縣小兒惟傳抱[illegible]石家流

廁史匹甲乙之名盛氏刳肝誌但壎箎之姓類推空谷詎乏伊人桑蕟而井竈空遺骨朽而舟船枉庋自來搔首每作踟躕是處登高劇增感慨矧乃慈孫面訪家牒親窺鏡湖之門巷儼然石室之琴書宛在用題蘭室振彼澆風并作碑官先茲乙稿倣金甕而字密定趙順里之駢狐鑴石獸以岡連永匹儒陵之下馬

送昌平王公總督湖南序

入股肱而出父母宋尚書誇都督之碑川江漢而鎮

衡山周天子省職方之解洸乎建節遜矣分荆麾旌實開府之貴臣零桂乃上游之重鎮是以七州閫外付擇尤詳半壁天南屏藩獨壯招携懷遠非徒郇伯之才節用勤身不似陳州之簡嗟乎頒幢耀碧假鉞玄黃扼吳蜀之咽喉作荆雍之唇齒非我少司馬王公孰能惠普青陽功施白土也哉彼夫侯承漢代長續熊君官備虞廷州臚荆牧蒼梧萬里皐陶歸布德之祠文竹千秋召伯美茇棠之化是尚碑參疑信祚出渺范皆恍兮其難憑姑舍旃而勿論乃若陶公治監羊傳披裘蜀武侯之統領長沙唐衛公之宣恩營浦必調蠻楚歷郡封侯澧達巴陵通江號父李皐之三十二戰捋轉餉於蕭仲謝安之一十五州縣登樓於庾亮乃至疫拯金匱瀨拒青泥數官絹以標清勵菱車而訓儉要皆望兼將相誓帶山河趨朝而職補山龍出牧而勳傳圭卣以是五溪受毅九姓輸徭仁風浹而石鸞高翔陰雨沾而雪龍胥伏何則蓋俗安呰窳則崇巫尚鬼移風要貴於典型勢阻江湖則帶蛋含蠻保險尤資於彈壓也且自貢刊神禹止及衡

陽郡置秦皇不踰冷道湖沿青草澧沙則道別東西廟版黃陵吳魏則界分南北他若竹王遺址雞翁廢城喧銅鼓以賽神梯石盤而入貢白鷳啼處源瀉點黎紅虎來時祠連歸峽或則月彊夷播或則更隸牂牁使臂何難折箠尚易今且重重瘴霧縣入狼江密密深箐峒編驢嶺算坪木柵荒陬統載圖經馬鹿花獞土物咸登王會田膏牛牯仍待修陂溪號麒麟均容洗甲劇冠周分之二百廣逾楚舊之五千甯非承鎮撫以[redacted]廣寄藩宣而更雜者歟雖然券湛盧於內

試盤匜業題神鋒詫驛驛於星馳闐圃曾窺先步溯昨風觀吳會俗整明頤卿天語以乘驄駕星軺而衣繡時則行都舊習歲耗侏儒霸國餘風人仇睚眦詭言競倡羌爾白馬之潮剽掘公行半毀金鵝之墓甚至飾箭互訐蹋鞠羣嬉馬醫之室奏鐘鏞商女之牆衣文繡謀新舍舊維帝其難侚巧趨奸於今爲烈公乃禮修射兔農課栽榆楝焦丞而不俟魚枯駟灌氏而無煩水濁泮林垂椹頓改鴞音江渚燃犀莫孳蛟卵雖復袞衣三月市中絕朝飲之羊京尹崇朝鞫下稀夜鳴之鼓捷方草偃不愧承塵號比雷殷何難亦步則夫推諸刻石驗彼登壇鐫縹瓦以諭三苗扇青旌而康五渚赤沙岸側戶結菰蠃白竹圻南年封騂黑銅魚十二各共芊氏之桃弧犀甲三千祗作虞階之翟羽殆若蘘雲臛石需六幕而必周綵鳳隨球應九成而必至者也又況荆揚卑溼土並塗泥吳楚輕揚俗皆勁悍嚴朱圪雅原宗屈宋之蘅蘭巢石揀生適抵要專之矛炙黃金象齒物產無殊火耨刀耕廬疇畧倣是則舉斯加彼即往知來允如籥炊釜以和羹駕輕車而孰熟矣特是龍旂鵠印轅門之節制皆同橋戶楓團方面之機宜各異竊嘗山探紫蓋磯覆青楓聆傖備於夷歌覈沮洳於雲土若敦舊履詎之寒咨辛女遺屯非無隱弊試即旌門之祖道謹當幕府之陳書厥有四端請紓一得若夫鶬鳩郡北塘盡黃陂狢犵山南菑園白霧槐堤竹汶新畬少定墾之田螺女狠人土斷率古荒之畝而白丁易竄庯絹紛淆黃籍多訛豪強互併畎非上則而賦困茶鎉畔異西州而訟浮虞芮則冊塡四柱壞按三農催科宜急於均輸人戶尤先於定籍焉更乃九江湖闊洞庭之山嚙湘君七澤洲深町口之瀆浮羅子腥祛騁馬每賴堤涽虐捍雎龍端需固櫃而盧塘樊堰屢塌洪波桐市麻溪頻添決口三十六瀦之夜月孰搴右史成渠五千餘石之秋糧帑覩龔姬樹埭此則勤懷禹績墊繫堯憂禦災之落竹宜勤障澤之搴茭尤急焉又若槃瓠諸種山阻金樓克孟羣酋闞憑石孔紫薑弩毒月跳巴蔓之墳金筑厓深牛鬬磨眭之廟每人禽其無定亦跕躧以爲常近則白厓黃石盡給官鹽豬

馬金雞悉輸賓布馬郎弭耳熊軾班春鬼方詎敢衡殷槃木何難慕漢此則教頒五禮約示三章合追銅柱之宏猷宜更班衣之陋習焉更復江連赤壁奸回之囊橐恆多隘鎖烏林窮里之相翔易遑輪浮北渚尚擬楊么肝餌東陵非無柳跖蒹葭淅瀝難消估客之寃橘木斑斕歷梗租傭之運但逋逃作藪卒在漁船沉命彎弓類緣鹽販被橋餅肆能探黑白之丸沙市蠔欄慣治蝦魚之蠹此則野廬祗禁宜專市舶之綱官閭伍當修應飭鄉坊之保甲焉嗟乎樓船計驛

式瞻申伯之遄行綏帶臨州詎侯王生之辟語祝融萬仞睨濆銘高洮治千汪侍看嘯月惟是吳民臥轍方占白鹿之輴褫曳攜醪正挽黃龍之舳一年借寇誰上彤扉雨社思粱祗酬畫壁則犁琚八尺徒殷肩曩於湖西盡角三吹又張驪駒於江上矣爰汗咫牘敬達前驅祗愧山言謹當輿誦遷方六鎮應參駕柳侯郭令之間矚仰三台請先觀珠室瑤星之野

劉戒謀宛委山人詩集序

嚮承廖寶集後漁洋蝎躔龍次之年鈞出圭黨之野春莊筍繹絲繡方唇野觀蕙香檀鏤賀髩盟雪鷗而筴古荳斑則硯匣青璃譔赤棗而機方麴細則簾移白訪時乃賓元唱絕競聚詩人融萬名喧共稱巢父一筵東郭黃金鸂鶒之篇萬首西村白髮梅花之咏會方金谷製續鹽亭枕江以竹樹誇碑友石以姓名列序則宛委山人其一也夫宛委者固吾大越之奧區而實揚州之巨鎮也彼夫鹿裘高臥瞿硎式隱士之銘蓬席孤吟甫里著先生之集柳江種柳人號柳州梅雨題梅稿傳梅麓乃至橋鄰丁卯洞借琦玗美

郢客之新編署使君之行卷率皆登高始作不離千水千山然而愛僻無多每僅一邱一壑若夫虞臺藐藐次長三經禹塚峨峨秩均五岳石帆一面應求烏以分丁菸戶千秋先白槷而祀巽十二卷書呈玉匱統包寓縣山河七萬里海望金沙直對蓬萊宮闕自非豪吞月蝕健躒雲垂方目眩而瞋難孰與酣之搖熈君則香爐投簡夙辨青鞋硎井觀碑愛摹赤石踏靈風而叩穴雨中之瑤鼓親聞發霞鬴以升梯巖下之金書幾探以故景哦傘石匋搖千巖詞和樵溪綽

雄半壁法陰何而製狤𨆪嘻東海之魚聯沈宋以鳴鏕射湜南山之虎是則鬆碏齾僻陋錫篇已凌寒谷之描簹并躡幽人之結桂矣獨是山封會計舊蓄瑤琨社屼夫餘曾捐瑋琊疏洮黑字藏翳姒后之朝衡嶺黃符秘自軒轅之代紫庭神檄篆疊琅書藍石精芒視騰玉版更乃圖扃負勝骨扣專車證汪罔於尼邱指盤陀於風后方且奇爭東壁異冠南浮玉龜未許總其靈銅虎猶將挫其鋒而乃以百篇闕麗欲掩神栖五字矜長謂窮笥韞何異纖纖乎蟻撼朋干

丈之楓僊儷金蠶食覘七襄之鳳可乎不可似有微分然豈其然詎宜卿法不知白華楊柳七經肓屬微言黃鳥鴛鴦六籍無非古訓漢祀之冢琦天馬總源纍纍之珠楚謠之月璐秋蘭本出漸漸之石且夫人文作祖莫踰倉書聖學開天無加羲畫而𨔶特牛於荒古已垂乎鼖之音徵伐梓於窮桑早譜璇宮之門漁罟佃網世並三墳熊㖽雕爭曲先五典又況文言作賭歸藏之韻葉工歌皇極無偏大傳之詞堪瞍誦肩征版後不刪五子長言閭里壇中亦致孤鶵促句

此皆奧堪鬼泣章埒雲扶漆文祓讓其葩石隸猶推以正則夫曰詞曰弄乎黃本頗盱心以歎以思蠕動尤資闢戶誰謂碧莎裳短不襲茗鳴之烟霞香雪塵寒莫嘯梅梁之風雨也耶若乃裙濡白練閒倣渭南酒滴紅槽或宗樊甲小亭看奕偶耽清簟疎簾古寺尋幽半寄魏花盧橘則幺絃孤振妙決樊籬別調橫移正存變化聲猶聾人入市奚拘堯額產肩綺席迎賓焉事周盤虞杭郎彼木禾酉崒譙峴嶢巖雅視地門亦倖天井而秦皇遺甕別拳若上鴟夷氏國飛組

偏秀雲根記索玉屏髣髴血妬千花羅帶依稀眉浮半月更若深深古屋漠漠平林宮娥以掛葉偏禱處女以竹棹試舞峰坳藥臼非無新婦之烟鬟潭汶蓮田亦有西施之皓腕蓋化工肖物可名詎俎常名而天籟隨機與我毋甯作我峰橫嶺側總面目之需眞瑛獨芳孤詎夠繩之可待然則赫蹄任酒欵段從騎憑借喻夫時花聽沾膏於囬雪將毫端酒落固已隱驅赤帝之龍廻而天畔參差又宜統作錦心之芥納也差乎仙臺北望紅樹方枯淏水南流白榆已換數

珠槃之腴滮雲門則草漸壇平拂畫壁之殘煤天洞則松皆兩剝西園鳳籤舊侶誰存北垞綠苔塵縮籤蝕而君獨函題上品紙貴中州踏十步之靈光屼雙聲之獄碣要之聲宏有本實遂緣根杜少陵博溜今古始擅金鏗陸平原注盡蟲魚爰標玉積又豈徒强摹帶荔便役文貍姿目香蘭遽翻黃鵠絹慚輞口足矜傳誦於當時才愧樊川解樹風流於千古僕也兩今兩舊歷賞詩筒烏去烏來共看山色賦小園而妨

帽久曾知子之來揚大雅於扶輪嘯至阿其所好而況歌抄長恨倚女經誇扇寫乘霏中書雅貴丹匡樓閣屢勤太守之鐃鳴黃葉村莊每謁中郎之屣倒齊諸物論各且披聲寫自我心記綠領異括連岡之條幹儘雕紅尾以呼龍詩尺凡之琢琅定化白桐而幻鹿也

新修桃源縣上下石櫃銘（有序）

雍正丁未冬十月總督湖南兵部侍郎昌平王公乘大江水落新修桃源縣上下石櫃告成將紀其事於北匡之方石屬某而爲之銘嗟予此固沅江之絕險而黔地之要衝也夫熊君故國漢表東西羅子遺疆夢跨南北均承岷而祀瀆亦寢頴以分州類需石激之防始補地維之缺是以盧騰赤鯉耒陽貴入頭之塘廟像黃牛蜀道壯三峰之峽洞庭波惡偃虹以一岸攢沙鼎口風盲放鶴以兩賢誌碑地若渠傳右史囤勒考功倣柳葉以圍隄築蓮花而寒沔莫不攔超河厲疎蹀雲陽息沈馬之怒濤捍牧羊之怪雨然而潯分岐殺蒸合皐平湘君罕攻碕之白黿龍女無剛沙之珠蚌竹絚任下勞費猶輕鐵鎖無須冲坍絕少

惟沅水來從戕爽遠歷辰瀘下激浦以灘高滙潼汸而渡急屢怵舟航之戒頻生澤洞之災請按水經詳陳地理溯自牂牁霧毒萬厂蜷蛾尾濮茅深諸谿雜還青蛉河外重重則嶺盡靡天金馬關西處處則山皆積雪嵐蒸天漏溢總移山瘴淫泥黔穴誰無水於是馬銜躍浪蜩蜈掀瀾貫鐵柱以倍雄注金沙而迸沸第七盤迅悍尚夾巒岡八旬紆廻金遮搖箐雖復節驕瓜蔓漲逼桃枝能噴子蟎之腥莫遏黑龍之憤及至鐔城出峻錦水穿平地則卑溼多窪土則泥墊

恆脫機懸辛女任作桑浮築號劉公一從魚弗譬若千羣鐵騎快野戰而愈洶亦如一勇朱髦屬朽株而倍易粉復漳江閣下通道門高爭九水之歸墟阨五溪之要害綠蘿樹暗只抵翻泗白馬天低全疑鳶墮巴陵之廣足瀉未通青草詩湖枉渚之曲能分尚阻赤沙巨岸所以振滔屢發捲廬便擬空桑潰決時聞困磔難追怪竹意亦重輕伊始未擾陶竅遂從橐籥以來凝爲骨族要之兩儀之鑪治原分牝牡陰陽而五總之盛衰互有短長生死生天成地本合剛柔制

白戕黃迭存顚例故常則循途潤下一似重樓滄海百骸貫靈髓之通變則隨地橫流翻同赤斧神鉦與國受春蠶之食況乎水源善鬬豈徒轂洛爲青川本碣石之漸苞孰謂海田之無變然則旁溝肆虐水驛積刑不與邱陵比德總有博藏金桂厚藉風輪終疑瀕危豈非霤積之明徵川騰之至理歟特是漆林米巷悉枕魚梁土堞[illegible]垣半依鮫館祀青牛於社木正農工商賈之會歸數白鯉於橋[illegible]恰吳蜀巴黔之孔道脫使罔支其壞任復以傾豈天意之渺存竟神功

之萁挽於焉昔經儒吏曾建訏謨卽東西灘之棄堧建上下坊之古櫃三門總駛底柱能支八海雖高之罘足障是故龍肥認肋揭欣羅帶漣漪芷窨生香久絕雷車轟擊近自秋霖苦汎山水交攻淋蟻穴以如灰標龍鱗而若秭河殊瓠子乃傷決口之薪縣異栗陽井畏城門之血橋名利涉苦葉虛吟渡卽呂眞折蘆馬濟萬家悲其懸釜半壁困於稽天公乃握箸躬籌運箕獨倡楗方熨斗壓肩鼻之深宮厓鑿壺頭移將軍之穿石洞丁鬼斧不惜金牛漁客仙林甘輸玉

筍遂乃盤方岏岏鉅脊零陽削峻稜稜製均末土若雄溪若樠溪若力溪若無溪若酉溪陽侯遙避便同誓水之犀爲左梼爲偏梼爲越梼爲箄梼爲磨梼水怪潛祛此是射潮之鵠且夫唐經眉蜀舊復蘘頤漢專商顏曾穿龍首徽侯分土非無膚犢烏羊古縣修疆亦有泥扁白獺而或倣絙過費署椽多稽宿庭而未止八年燒草而動騷萬戶公則遂人卒役始占營室之星蠻蛋歌功未滿舞千之日工垂萬石惟減官廚寶詫千金不抽商稅子來效捷巳溺嬰專覘樊惠

其尤神踵禹敷而孰杇從此枝枝舜竹永奠黃沙歲歲秦花任霏紅雨敷涵大小不侵龍戸刀耕夷盡西南統便馬人輻輳固宜刊諸赤石代彼乎圭藐野起於湔溲儷山高於岣嶁丹砂奚待始堙酸棗之餘波玉版甯磨定誌甘棠之瑞堰

銘曰

禦災平土首急庸防駘障汾澤媧涸冀方應龍乃戡海鳥爰藏考厥初制實始洪荒逮漢治河唐則捍海鐵醮龍書石平魚碌歷代循沿櫃籠無改要在水衡

乘舟嵩委他諸川瀆存之有司計畝徵粟以墳以隄往往偷息視蔭而嬉霖潦所屬白竈蛙栖惟此武陵溪秦縣漢南極駒町北通沙羨沅水東流羣山中斷險軼地網瀏鄰天塹發源遐僻溪壑交并龍蛇象蚧引樴納腥每乘洪迅奮若雷霆岸谷易位牛馬眯形厥有杇智全乎作補採石遏流屼然中矩譬止橫行屯以羆虎涉穩居安悠悠振古天地之運故必有新金剛雖堅亦杇於陳聚沫所激流同束薪可無纘緒斡蒼以人惟少司馬擁旄作牧耕綏羅洋文敷嶽麓筑枯樂臺負藺胥服回顧沅南崩濤未滌爰憫昏墊集事鳴謦復此故蹟搖彼窟巢黃陂靚厚赤岸方高虢斑鹿骼羣懾而逃沅有室廬向憂胥溺今此地平牆桑朧麥沅有賈船向虞瀨仄今此迎神淑磬桂白熊湘宦蹟夙競南風犨喧一洋傅築饗白公鄭封劉峴歷數焉窮絜公以此垤俛於嵩要之偉人左宜右有窺以一斑具知跟肘鐵牛像雙銅龍出九應與洑祠圍牆竝柳櫃新何在城南兩門壇珥白杏豎戴青鴛峩峩二柱風雨恆存後有來者視此銘言

張景留養正錄序

天地位而君師立扐蓍旋以坎屯山泉隔而純一凝覓棗乃云作聖計時晒早或疑彈且求號瞎著由微誰悟石禁穿霤白馬瀉懸流之險沮洳實朕二徽青牛騰偃蓋之精甲拆原胎兩葉玭梁百尺直始從繩金鎖千門正先縮版方憑針指毫釐窮乎木之遙機驗鐘鳴荏冉識玉壺之漸乾高坤厚苑苑之本事胥均泉達焍然歷歷之始基不爽剡乃齒登玉版□獨先黃心廓丹臺千惟肖赤種方土苗尚在無善無惡

之初鑴未金磨正當可北可南之界是以壽臺演易牿喻童牛別殿雝經垤推蛾子漢博士縷堇苴於內則不離金璲小觽齊仲父次醬酒於山高特表荣羹虗豆鉶看束髮憶舞勺於十三稞迺生形感積分於一寸粤稽大訓歷謹童觀詳始教之微言衍剛中之本義第石扉典古解之專門玉鏡詞繁文多散見五方六甲班書惟略序鄉庠八體十家蕭草乃偏攻字象迨至考亭掘起墜緒旁搜特脩小學之書用協穉生之旨拂髫拼席確守河間買肉和灰遐尋巖屋竊

欲依經作傳證義因章廣貽草市之塾師句授瓜廬之序室瑬瑬縞帶袖木簡以可甯婉婉蘆簾跅水盤而倣效無如綺荒蓼賦雜遝柳占耽詩而眞與世違失學而一從兒瀨槁憑作塚未次蒙求墨總成林暫遺幼學然嘗考研經籍評騭規程蘭臺之四十五篇玉宸之二百六部孔君爾雅止注蟲魚楊子方言惟通贊餙文垂詁幼僅司圜令之名將編就咨疑但匹高梁之課少誦示兒於孫氏罕援藝黍藝粱集誡子於開元孰抵類皃類狗至若龍龕四卷龜鑑一函三

字韻其成經千文廣而著牘呂東萊記餘青史綴外傳於少儀史直翁沐假黃扉贈須知於童丱譜名狀物帙尾紺珠摘左臚班錄肩寶鼎陸埤似釋云云諷詠之前劉記標通切切書程而後大率雅殊鸞掖質近兎園等蒼詁於漢求異緇衣之尼撰麋軒麋脯未戒口容蘭葉蘭支詎先胎教是郎牖偎愚砭扉想道存成羌路其猶蹊窺天明而尙管殆若鳴槹活活妄希貝闕於天吳豈其擣蓼焚焚敢竝金輪於丹峙耶乃有晴牕勉學殘竹巍登小徑通名穿藤揭示問里

居則金芝出地唐萬和留孝感之山迺家學則壁月觀天宋橫渠啓正蒙之奧深防嵬蔽豫謹少成尊魯論弟子之章證周易童蒙之卦三墳似玉盡入筌蹄五典如珠未嫌糟粕拼沙覘志密徵松柏由心奉灑承甘確喻牲圭後海乃至力窺金版徧發縹囊玉匣注以馬圖銅覩本諸蠶室曲臺秘府石搨王謨勾股方軌緝收曲藝彩雲畫鵠瑞露摹蟲序漆簡之源流辨銅棺之體勢循循絜白并識多文娓娓香孑兼資博物從此卷刊黃卷家被朱紘乘陰陽之未漓化地

壚之習慣鑑古則瑩厺乎粉坎流衆以必行璞完而磨比礲諸艮止同其靜育功將禹汝信合許儔允悏犀角之㝵緯保睟盤之秀矧復仰觀俯察途本同歸遠致深鉤道均一貫投魚獨岸摯情猶感神明擇蕰供匭璜節亦通性命銘觴書鑰總屬惟危鳴玉和鸞詎難知化他若長簫鳳葉歆蓋鶩飛決背而機緘悉呈按節而靈祇聿降烏乃魚化宵何別於精粗布即賾成更奚分於形器此則標粘皂木部插紅牙更將絜繁露於王宮埒提綱於斗口矣嗟乎六朝遜降濕

浴全荒三代惟遙黨州已靡誇雪警以神仙盛斑絲於子弟烏衣巷口劇美凝脂纖袜筵前賸矜剃面赤欄鬭鴨甯知向校農求柴縝乘騾焉問孔經周法遂致風流習錮放誕情移喪炙盤而無憖券書驢以見誚退哦韭二則駢臂之訂茫然出倚槐三亦捉髮之勤罔奏倘使格言豫誦中道先從循穉凍於金池慎培芽於瑜珥則沙經泥汰由五刻五分而積諸歲月鄰鄰終且欺霜遷藉麻扶即一莖一節而累之丈尋挺挺咸皆如矢洵知毫猶提耳實有裨於聖功憫獨

憂心匪售訌於小子鷽音自好尙屬凡禽燕翼雖存猶當下駟都消鄙慢恍揖我於簠簋籩豆之間雅好文章業備君以華實珠璣之美爰爲對白做君子之贈言更述膺黃序醇儒之獲賞蔚諸山而蒸暨蒲繩樞乃有斯文藏東觀而奏南宮金櫝已增別集

丁芝田羅浮夢樂府序

冰簷索笑傾城畔野逸之廬玉枕遊山橫榻記華胥之譜春吟東閣樹指鴛鴦午臥西堂人疑蛺蝶垂垂暮雪江南之驛路三千靄靄朝雲臺上之奇峰十二

流鈴白鳳述素手于瑤英跳脫藍絲比香心于蓴絲蓋幽姿清潔無逾尋梅而神境迷離莫如致夢然紅牙譜曲各有專門錦瑟翻聲恆偏一致寫江妃于鏡匣莫占小玉弓鞋斷月女于瑤琴未援盧生磁枕揚州杜牧杳隔寒香月夜昭君詎窺疏影陳季卿烟波竹葉渡頭不是孤山楊太眞秋雨梧桐檻外全非玄墓蟻國之空槐出火誰尋畫閣銅瓶草橋之垂柳依牆甯憶霜禽粉蝶若乃兩美兼收七情俱備未有若趙師雄羅浮夢梅事也爾其人當遷謫境接仙靈粉

鬚以鳳子名虫玉骨以龍公號竹鐵鞍橋畔紅翠欹斜花首臺邊彩霞溺浥溪波泛箸洒風雨于空中石屋懸藤窺星辰子洞底時則殘杯月暮試探高枝薄袷天寒獨尋春信踉蹌孤屐峰頭影弄冰蛟寂寞荒壚牆角鋼梳玉鳳數點殘星半鉤新月彼粲者之何人候媚然其來至素裳褵帶攬短袖以迎門羅襪瑤環拔長釵而貰酒松林徑黑誰掛臣冠草旆燈紅願遺予佩纖葱掬飲濃薰迷迭之香小拍聽歌細按江城之曲迨乎惆悵更闌淒凉酒醒南枝黯淡看雜落

之橫斜北斗闌干悟苔痕之醉臥香梢如畫定知倩女之魂嬌羽頻啼便識玉娘之使又豈若幽人紙帳僅誇清夢于空牀處士新霧但博虛名于高配則有夢錦奇才絡冰妙手分驢背之新詩演龍城之舊錄綠毛小鳳解幻雙鬟金眼風鵶能充疾足輕桃賤柳儘舒笑罵之文禁雪迴風別作呴煦之力符燒翠竹花田飛抱朴之砂結緗紅絲鴛牒薰魮姑之艾檳榔登頻漫譏南嶠婚儀藤菜和羹巧合春魁佳話豪飲之平原第一親迎玉珥之輪皓肌之姑射無雙新嫁金釵之客文情都麗科曲皆工知離趾之髯掀恍美人之心許湯玉茗雅編入夢尋來春透欄邊吳石渠妙寫探園擲去香憐骨底九宮總邈何以加斯百種雖多烏能望此僕也老大無媒浮沉未嫁忽雷宮女曾翻院本子琵琶鐵笛仙人偏隣元詞于絃索驚茲花月新聞端屬梨園絕唱卿眞解事頓覺催人我見猶憐還疑止渴從此曉風婀娜任徵是處軒聰試看夜月昏黃更遇何人環佩按將玉樹更訊里居協遍黃鐘請揚姓氏靑衫短髩指令威仙鬝前身碧篠明

樓傍陸氏暗香舊宅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五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富陽縣觀山春江第一樓記

孫伯符之舊國城壓寒濤嚴子陵之故山臺臨絕岸龍門北瀉樟巖之白霧茫茫蛇浦東迴瓜渡之綠楊歷歷鴟夷漂處雪山既直牆黃梅蚌殼灰餘赤瀨且平吞青草險推富邑悍數春江蓋縣分吳地任教雄概之堪憑而水下黟巒正慮狂瀾之莫障也乃有雲根穿水橫截潮頭地骨連沙遂成峽口枕鮫宮而壁立依稀神犢之淵黃負雉版以天參彷彿泗龍之映黑萬家烟火統入三峰百里江天總歸一覽顧從來福地類有莊嚴是處名山均宜構架譬若兩重綺席倘乏金蓮繡屏孰留上客之徘徊亦如一尺挑鬟必須鈿鳥花釵始顯妖姬之靚麗茲則吳皇遺觀業化蒼烟宋尹荒碑久埋碧蘚覓曉鐘於廢寺斷崖則香象奚歸想虛閣於高壇古砌則白騾幾換天橋樹暗賸有雲封石洞泉深惟餘花落賓旅鉄皇華之館送迎傯折柳之亭豈非製錦所合籌而伐礬之宜亟者歟我薦師長垣楊公秩高萬戶化奏期年刻石犀而捍桐洲倣黑龍以械笄墉峩峩湖鼻路鑿冰苔羃羃陽陂畬收火米由是暇乘朔易勝選東阿即觀山亭之故基擬春江樓之盛舉綠篁被谷本是無雙畫棟飛雲還名第一若夫斜臨莧浦下瞰龜川隱胥口之歸帆辨海門之遠樹是固朱欄倚笛北山駕以書臺雪壁揮毫東門慵其酒屏沙長沙小景會難去江北汪南登臨獨步者矣特是天規圖畫甯無遂役之勞峯仟崢嶸詎免水衡之費而況錦官城上儘說籌邊鐵甕關西憑誇望海黃岡剖竹非無南去之遷官冬暢吟花不乏東陽之貴守斑球舜竹州前之堞俯瀟湘白白吳蘋亭外之湖遮烟雨率止僚官具晏州宅夸詩披鶴氅以焚香探牛心而行炙即或花題益部高竦金牕張郤徐州密塗蘋土江通夏口漢陽則黃鶴居衢路入碕巖溪左乃赤松當隘河邊鸛雀雄匹南薰京门芙蓉勢連北固乃至岳陽百尺橫浦三重收吳楚於洞庭控廉欽於摩嶠亦不過經談玉尺術詫黃囊驗六戊之孤虛位四神之羅列究之砂徵魚

裟何與勤民岡矗龍樓奚關經野以視涇渠化鹵杭井疏鹹先樸樹以營壇通羊腸而置驛毋乃玉龍縮柱尙非繩版之要工金鳳當門不敵米鹽之至計雖然自古史傳循吏碣表慈君生梁而事紀歌謠配食而形留圖畫要皆智高炊釜徹逾晶燈屑釘亦寓遠猷蘋鍤動成奇績顯則望觀景卜全分舜儆堯憂微則臺榭陂池郎抵幽廬夏檋是故江傳松柏原爲移灘堤穠桃花恰因去葑馬伏波景開穿石本資避熱於鳴鉦張乖厓游縱春湖亦濟呼庚於鶩餌刿公最

先九等用莁五官蔬供式以高陵星戴踵諸單父豈復訓違茨土第矜滿桂之風流工費彫鎪僅作弄珠之點綴此則意推甃甋聲察邪呼固可推後樂之深懷而并伏攸躋之碩畫矣何則蓋原矚陘眺事代覩農澤阻邱憑策同設險望炊烟而支竹澤即一鄉一聚其猶然省桑土而謹桿烽甯大邑大官而可廢今此崇阿藐藐恍疑砥柱環苞重屋瞜瞜直抵崑崙最上望杏花於五堰則錦溪白石毗鳳畛而列陰陽計豈市於諸場則花塢梅潭夾魚山而分上下埭思倣

召擬牐黃爲郡憶肩牟誰馱彩稚穰貢六千一百數點點於桑芽漁者四十五家認靑靑之荻笋凡屬夾江吏舍闢草私田經黃册所審編頃靑旗之相度者舉憑丹蘿普悉丁黃視饁當以驂停舟搖省其蹴陟詎不仙侔姑射察比神明視載稻以尤勤較任人而更逸歟更且攬鄉計十正餘杭松浦之上游壓郡當三實吳會丹陽之要害赭龕北望洋接蓮花羊許西標臺浮水竹四十里沙金牌石燦若星羅十二瀨林鳳池蛟瞭如米聚海國野猴擊柝胥聞水店山橋索

騎何待而復沙前百步蛋人紫蛤之船檻外千檣賈客紅鹽之舶餅爐酒幔緯訝銅街白芷香貍嚚疑藥市是固慮兼徹土策并宮山鵠圍繡柱儼同白狄之臨闕梅絢虹梁即似青城之有堡豈第若庾公乘月止賞秋宵謝守臨牕惟看山色已哉且即狀沓風水願探堪輿就下民之塞向而顧坏爲慈母之憫寒而加祿則夫九澤九山之通氣原似一呼一吸之在身漏腹乃殃蓋屏則固所以精緣損兌始稱金鑰之完堅祖事藏風亦賴雲屏之障護證諸地脉環或有然

順彼輿情宜將爲異是叉幢隣華墅豁敞舒坪倍揚袞甫之仁風而適助江山之壯麗者也嗟乎吳公遺塹陸令危欄全司馬帆高檣於東安糜都監記脩梁於北陸千秋風雨歷享賢勞一勺牲醪雅酬名宦良以蹟留鍜厲斯骿蒲難磨人受㤿懞則謳思愈切今乃訏謨獨寄郎在璵鉤組幕之閒鴻烈孤超別行沙鳥風帆之外始識玲瓏八面識埒交牕洞達于門捷淩畫地白門枉設孰爭纘緒之神謀黃籛虛存莫奏勞心之實事是役也揆從駟見畢自芸生移皆步社

之瓶瓴減止官廚之醉豈白鼉待鞭效匹靈臺朱鳳曾儀瑞儀阿閣在野老偕前蘐柳預擬甘棠而及門碑首題楊敢希官絹然而卞賢蒲邑餘美猶多荀子蘭陵高芬曷極倘謂磬大功於拾級尚嗤玄豹之一斑脫將配洪澤於飲江須壓黃龍之萬斛

杭堇浦松吹堂贈詩序

玄黃一息青蘋作萬竅之枅號緗素千秋粉蠹發羣言之飇豎其爲吹一也第泠泠比竹譔曲緊二肅肅鳴條語同各萬繡幡紅雨苑東牘說飛花香穗黃金河朔曾聞擘柳娟清秋於北渚洞庭則木葉微零鷥瘴海於南荒上水則芙蓉颭颭銅烏响處合翠篠以瑽琤白鷗翔時獵紫蘭而旖旎驗送寒於一百五日計轉信於二十四番任假善鳴均非爽籟獨至陰厓浙瀝馬鬣生涼孤徑颼飅虬枝出響蒼髯嘯雨叶細筧之珠泉夜鶴移巢裂空山之黛壁則囊看噴土總屬清音舌許古天無非靈籟殆若集戢郊島冥含餞鼠酸蟬詞和柳陶刻劃枯桑瘦石蓋塵飛馬轉咸憑借韻於宮商而颰快纖靈統貴析酲於心耳嗟乎此

杭君之所爲以松吹名其堂也夫自昔伉生學道遂室迷青秦氏賤書荒廬胥黑詩丞壁漏濺濺水以栽雙處士庭深戛隱巖而竦七凡屬乘高領吹滴露看松皆抱甕之閒情織畚之高致爾君則褰帷赴召便鑰山居躡屩登仙久參中秘池頒雪繪北門敞碣石之宮燭賜金蓮乙夜賞淩雲之賦似宜淋漓殿壁拂染宮綃賡別館之葡萄奏上林之盧橘石橋南畔甯懷扈閣傳聲溪水西頭詎憶涼臺沁骨而乃揚雄壚宅祗聽江嚌謝客京華不忘邱壑納御空之浩浩玉

堂則五粒槎枒跂蹺塊之翏翏銀海則三針鼓沓盪
絚末爛遙補溪春珠佳塂彈仍摹風入況復枰攜响
玉夙經偃蓋披陰注續糠金胥削樛枝代管換錦囊
而米貴未抵脂香沸石銚以泉廉何殊谷汲此則坐
依鈴索全方列子之適甸尻化飈輪別蕰秦皇之封
五視彼颶分瓮口浸淫止葬蒼梧穴訪沮陽揮霍惟
言黃竹行書粉閣悅江水於歎潮夜讀茅芺駭秋聲
於落木何啻蘆吹希予圃之遨鶴嗽匹蘇門之嘯嫩
要之華堂林野本逐神行激水堰沙悉由趣別是故

心超隤確則森森埒高閣之霏雲而負聳崚嶒卽謖
謖擬勁標於峙嶽蓋聲固起於緣心而象亦生於得
意者也君則擘牋迅脫雅逞金椎隱几蕭疏向欺玉
骨瀉靈湍而千仞儼蒸海嶼之霞探祕篆於三朝宛
覆天門之匱於是胠其空洞髐彼縱橫舉海立之研
訇挐溪迴之蕭瑟早朝銀燭莊比鐘酣臘日金罍綫
去節勁亂五詩而雒白壯掀麈尾之濤班七發以蘇
黃鍵射龍鱗之雹以至溪沿白石廬記円盤霓裳補
一拍於棃園錦瑟步九歌於蘭藉亦復靈兼竽籟奏

掩筆簡[illegible]疑蔣子之敬嬺細作嚄致之瑳徑蝶化周
而周化蝶會心焉畫町畦風乘我而我乘風將景安
分彼此自宜嚴培舊列不廢行綯穹指新蟠長欣篋
扇嶺蚓琅琯依稀炎夏題看閣望蓬萊彷彿海山臥
聽蹉乎少陵野屋灑面如霜長史魏壇飄花滿椀人
從垣北訪雨夜之餞吟客引鵬南談烟梢之獨嘆不
過邀描解帶樂寫披襟衍南郭子之緒餘縮西射堂
之沉聞豈意綠綈積厚渺吞臨海淸潭玉斗翻奇搗
撼徂徠舊院綑縕窾坎兩俉憑虛鼓舞吹噓一歸乘

帝是知檻前竝餘簷角流鈴甯僅標禱含之[illegible]崢抑
自喻雄攻之杼軸矣若乃蘇堤舊侶競賦山楹延閣
尋公爭銘硯井攻倩郤水之幽淙或狀披蘿之晩陰
或覿如白鶴悅戶外之碁鏗或降擬綠蘿託林端之
柯叩一剛蒼鬚羃歷互揚金谷於名山一且白乳奔
騰併況瑤箏於便笥妙物者即通彼物何妨爲化石
之巧闢出機者仍入此機自合背鏤添之隱感從此
雛圍罷眼任髞陶孤盤映龍皮永育謝肅離離潤側
定傳縛草之堂習習棽邊其羨春粱之舍始識靈由

人致高譜仙名瓊臺學士漫誇涪右之藍天竇嶺醇儒祗汗海東之翻草獨是吹之爲妙也蓬蓬南北體本無方眇眇精粗動俱絕跡秋蟲春鳥咸紓大塊之不平語繡辭鞶要任靈臺之偶觸舌含舌散遇郎成章門暑門寒物甯有待奚乃詩宗霽晚獨耽勝友之捐雲睡足皇人偏喜此宵之翳日不如剔牙貌古雅合歌鐘飛節亹凝怡同碎玉無論隱君四靄曾植華陽道士三蟲專求天井張處度之屋下棲白鶴以環齋草表徵之砌前伴黃花而依主乃至秦山聖者堯

代飛仙免絲絡以危窠琥珀調其眞汞馱經淪鼎摩頂皆蒼行雨尋羊呼名胥赤要以秀無改葉裸足參天長百木而尤神涵五行而倍異半心窪嗡全殊蕙拂蘅離百尺微撓更踰椒馨桂馡栩復證苑枯於乎箸盤桓即懲熱之蕭悟喧寂於達觀箕踞正抽毛之布僕經耳洗待挂山瓢君恁心通合編籟記編雙扉而善也試詮白犬於金陵披千首之穆如勝話青牛於玉策

募修天長觀疏

玉堂旨酒汝南肆之異人總能闊自壺中金霧朋總雲萊山之妙景詎得移諸海上往無不復三霄難免以三災廢必有與七寶須圓於七變況乃湖標一曲觀賜千秋瑤臺則隱霧藏星鏡石則如圖似畫亭環鷗鷺李謫仙旣棹以酒船岸夾芙蓉史丞相復恢以琳館以是壯淩玉局麗佚金庭石總鏤狂客之覓杯土寶炷麻姑之長爪紫翠房環吞十二巨冠東南空青林巖亦五千世經唐宋然而浮雲易變高岸頻移法侶罄其丹渣船官侵以廨地蟏蛸網戶孰迎絳節

颷輪風雨漂垣安寘金罍藥裹蹉乎黃牛蜀道猶傳再建之叢祠蒼鼠龘溪尙有難忘之遺構矧此乎洲寂寞紫府淒涼鳳之久惜其塵埋燕麥敢遲於穠闘第式追九鎖端藉庀材製做三茅焉能役物跨城頭之白鶴斷難草屐空啣鞭湖上之蒼龍未必梅梁解化希魏史官貸盈千斛債券誰投效沛亭長不持一錢大言奚補伏祈當路澄助斯千乞眞人白水之方圓滿道士青谿之願力歷山金嚴道治悉隨奉五孝三寥陽毀易遷宮纔好是尋是尺煉砂未就敢謾空

囊按葉難成勿嫌俗氣南海帝謀北海帝有緣莫換何人赤洪厓打白洪厓當面休教空過香烟聚處便結仙都衆手移時甯憂王屋黃紙案記緣開封但請書名白玉笙歌按步虛定須報德

山陰言氏大宗譜序

若乃烏衣巷古瑯琊貴數王家黃犢支繁京兆天高韋曲芍陂營野脊壓東西達澤標竿阮分南北封諡號叔衍廷尉之七人路截馮亭紹侍中之三葉表五宗於金匱商周虞夏之遺第四姓於朱輪甲乙丙丁

之次然而銅溝鳳閣焉抵高山水碓魚陂不如禮器煌黃金於寶祏祇疑乙羽無稽哭白草於荒墟幾詔熊安妄拜惟是塚臚賢聖壑指中和歌安叟繼之廬陋廓飲瓢之巷杏花寂寞曾看弟子成墳檜樹陰森時有諸生習禮嶧山廟近樹識遷居冉塯鄒深茅知自牖或裦衣沙薄勤薦栅於守先或朱韈綴銘報艾薪於稽古溝依白兔著書之舊院頻移庭苍緇帷講學之方壇未圮此則世家歷歷系碣迢迢邹三堂之椒衍獨長而一貫之葉光自確也吾越言氏之居山陰者大賢言子後也門通白綠代誠文學之祠坊倚青陽夙守弦歌之墓遺盟誌石本繫守祧聖井探泉原推主器既而歷更五代播應三遷隨玉册以西歸扈黃麾而南蹕屯田支使揭寓夷門承旨尚書更居孔渡旋自敷文守越提舉留家乘洗馬於危崢樂蹲鴟於沃野棠陰築室遂長子孫海上傳經遙承禮樂詢開元之大誥戟門麗矣金箱積饗社之微言板閣依然石硯迨今牧伯尤式宗祊几筵先王穀之俸錢廟戶擬亓官之祿發松株六百蔭似紅牆卒史一人

守均青碣爰是裔孫孝思徘徊龍鼻愫想菁莪傚盛錄於眞宗修靈圖於慶系金鏤石獸條分行敘之光土鉎窪樽縷數裼裘之澤藏同手板投用冠簪匹克國之正枝巽宋均之世本恭承傳示儼覩英賢敢想流風彌懷將聖粵自疏江畫野之年表海分淮之域地本蠻方人皆荒服時則文身入海患偪龍蛇鴃舌耕壟呼從鳥獸山留會計春秋莫示夫銅官庫脉大庭易象不通於木客雖復仲雍繼治泰伯來游延陵倡逃野之耕句踐致渡淮之霸猶且攜豚詢苦習任

同川採藥投荒俗仍拔髮黃池爭長昧法服於好冠檇李寒盟莽彊詞於靦面更乃墓前燕喋指天不異楚傖江上甚州擁檝頻煩越譯于名收既世號訛賜甯知刪定之功詎識性天之祕自言子朔勞北學親炙聖人參筆削於護麟侍燕居於噫雉遂使光生白墡奧闢予夷家絃魯壁之韋編人悟泮宮之漆字降從赤伏遞及黃初朱翁子學擅芷蘭嚴由拳賦侔標柿千爻顧問俱出南州齊紀梁書悉從西部金盌石洞別崇鄒魯之名白苧華亭其把機雲之秀石林著

集笠澤裁書詩詞則范崑游楊理學則何王金許三江環處幸仰文林萬壑騰時最稱才藪源尋待後本返開來均叩洙泗之傳心貫關拳見之啓昧較視參乎避寇商也崇師尊過逕駢臂之傳沼吳遲步光之說攻存頑惰何殊熸火義輪蘊發菁華豈止蹄涔海若夫景行有向低徊每致空桑遺跡求覩儀慕亦存汾鼓是以吹臺剩管夙弔梁王古棣甘棠迄思召伯望諸墓畔懷屠狗以神飛蜀相祠前述聞鵑而淚下城闉下馬玉杯蝕愴高陵山徑籠鵝角扇題楼故宅

若乃夫子懸書之甕溜臺進賢之門隧謁鷲山封求姑幕凡遇秋陽之提耳尤深泰岱之仔肩屬彼奧區僅其躔跡而攴抽青史猶墜緒之難忘室望丹崖尚其人之宛在何況春桃夏李親觀百禮於丞嘗野耒籌經共保千秋於壘鼎雞爐鳴磬夜課交聞豈圃芼蕫谷泉共汲則圖披龜鑑允宜愛等於雩臺管拂麟毫更甚情深於壓石矣獨是表依渤海昭穆咸從禮效眉山雲仍未缺漢相之嗣傳六世柳西本屬大宗邾子之肩序兩妃齊出自爲嫡長而乃蒲輪刻印但

識南沙苦蓋單練莫知東海器存釁洗青衫止會儒生彊之瓜廬黃冊幾同編戶杉翳華表風雨淒涼黍稷簠簋春秋零落此則姓論百濟空悲結驪之餘支人閎深山倍惜俗沂之宗子要之斗墟寶燭龍泉之羅必雙蜀岸山移皐氏之鳴必合況乃四科獨殿一體具優積慶既多遺芳尤篤禮醇儒於武夷九曲封徽亦後考亭賜家廟於姑蔑三衢權魯曾求端操脫使奏逢臣雖第寮孔銜考大德之題緘感紫陽之勤記鏤屏畫像給與儀鐏圭寶鳴珂降頒龍節瑤琨隱

澤均登禹會靈匽㧐括連匡便抵虞山手植將他日卷袞齒序方玉牒而詎遜維城即此時帙載衣冠佇金泥而允爲左券勤哉述祖美矣生民望闕里以誰多刊東山而奚愧擬諸繪事文翁石室之圖喻以史書司馬華池之序

文學傳秉元誄

某年某月某日會稽文學傳秉元卒於隨侍之天長官舍春秋三十有四嗚呼哀哉慨自士睦顯學俗僞要名五陵脂削互詫輕肥三舍譬孺惟知章句卒之闒楂定論沒世無稱金蟬則腐骨同灰斑扈則弁髦等敝雖有許史之鍾鳴北第未如徵士桓碑邪溫之樂播西都不及黔婁私謚惟君降湖騎龍文占夢雀髻從挽角已誇黑象之舟齒跚推棃便注白膠之傳奧文搜綠綈張茂先手畫千門捷解妙紺珠鄭欽說謎猜七已毽毫一寸長韻千言泣山鬼而睇幽篁挾水仙而騰怪鯉更且西園公子素薄蕭衣東觀名儒絕嫌數墨奇餘算握崔司徒藏兵甲於匡衣陰惜程夯陶士行絕樗蒱於賬簿數治安之三策詎難更朔

明堂極同異於五經甯數雜書延潏特是孜孜鉛筆虛負經綸落落麻衣恆艱科第遂乃羸牛劣馬壯晞髮於名山鞀維燀湯侍供甘於厮舍趨庭杜甫高賦秦帝之碑遠客子安或賦滕王之閣鳴沙磧冷飄零紫塞三千暮雨祠高尭倚碧峰十二既而嚴君移秩愛子甯親適自雲中復趨涇上謁泗陵之松栢酒滴金鳧題宮閣之櫻桃花飛銅雀石梁城畔文壘雄摩雲母山前詩盟獨主然而壯志難消美人恐暮史公足跡本非行樂之資彭叟腰纏遂托留年之術於是元朝金簡經寫黃庭守魄煉於泥丸參月圓於子夜坡名白虎存金虎以調鉛井滌蘆龍馴火龍而煉汞劍平棗樹訣問希夷盌釣鱸魚符傳元放緊三豪之甑於晨炊驗漆燈於古識蘇子煎茶之歲尚欠其三退步嗟七尺其何如既而桂蠹成災松脂爽效裂瓦賈生隕涕之年僅過其一嗚呼覓青羊於蜀肆後語奚憑愴白馬於山陽故人安在珠泉丹冷空啼五夜之鵑繡谷花殘莫醒重來之蝶數其抱負虛鬱沙牀累欷生平應鐫石槨爰是禮援馬洗好述嚶鳴寄一

哭於寢門詳四如於邱里松風蕭瑟謹當思舊之銘鶴月依稀永擢緘書之室

辭曰

傳巖版築實始殷商樓蘭奇績延及義陽有宋建炎南渉淮江時維給諫命守越邦剖竹成陰廟祀茲上瓜瓞以綿代纘祖武經立儒宗勳開幕府瑞竹生庭靈禽巢宇纍纍卜世簪笏莫京惟君獨秀乃以才名電流雲起玉色金聲書傳黃石篆識乎星屢躍丹池泥沙困頸蠟白虛喚玉藍徒泣時則尊人新任大邑千里勤勤萊斑鮑汲載唯承命流覽山川竄穿江峽鹽詭湟泉石閭訪嶽地脈尋仙磨臺蓮鏡盃浦茶船塊壘徒澆雄襟莫寫既息廣陵晨昏多暇托跡求仙虛舟飄瓦得悟雞蟲呼從牛馬白砂婉轉絳節飄颻漂深日現海巨雷號青溪道士拍手相招豈知君必用以解嘲鄙人瑟居亦耽乎音每屬香名如泉洗耳昔館魚橋星當鶉尾剝啄誰歟適君歸止時維夏五蘊隆蟲蟲獲君把臂穆如清風山看桐柏鏡和芙蓉敝居咫尺屐朔交通文苑談餘參同互解符指封山

龜探歘海君曰眞筌子午安在發蔣微酬舌撟汗駭束裝揖別杪秋薄寒菊枝盈把臨水登山自云北省獻歲當還豈期一別六爽五詹遲之又遲雲帆戾越泛棹蘿山紗巾毳褐蕎啓磚柴如梅投渴問君何爲十年契闊君曰尼甚再困鄱湖近爲家君景逼桑榆市希梅隱山愛林孤爰預歸捐先人敝廬狡兔欲藏必爲窟計燒棘抽芙山田并治外郎遠游帙摹柳記鼻漫多汚請頫絕技孑然而諾君遂欣懷遂登土城列坐莓苔歌傳龍佩舞弔鸞釵沃以大斗日暮始廻野店山橋盤桓無數木落蕭蕭復言之署謂予再歸當修禹步蕙櫋荔帷石帆同住予有祕錄源出海蟠君請往購丸劍而旋蒼蒼雲木高葵龍涎瑱書共印玉磬偕宣詎意別筵卽君凶候羽輪不還藥爐永覆命赴心驚泫然涕隕氣數何憑顏殤跖壽君有嚴父親之功昇綬卑末墨髮短皆絲君有慈母倚閭望歸魂飛渦口目斷離君有孺人綦巾歲盛白雪賡琴銀華拂鏡君有子女孩幼未競織素齒嬌哀師額正乃君永辦依恃皆孤親悲死子妻求死夫素帷寂寂

弱息呱呱斯人斯有命也天乎蒼蒼生才必封而殖況乃如君素期卨稷喻特以瑋擬純乃錫胡不使通而反俾塞積善慶餘天道無訛維君世澤貸登鳴珂尊人栖棘擬鳳尤多奚乃嗣子蘭敗昔歌飲食寢處或由無節君則好道五禽瞽屑針必南斯黎甯北竭胡以守虛反遭短折凡此蹈覈莫解其由或者天上新成玉樓或者地下鴻文待修倘恍莫據何以解憂往歲君言吳牛病喘冒雪揚舲尚猶選愞豈其勞頓扁盧莫轉抑別有疾遂乃不免星騎托尾鏡墮悲蛇鵝經委篋繭室埋沙白楊空葉寒柏無花賢人應讖遠近同嗟況僕與君誼同骨肉管鮑情深蕭朱義篤西楚山青、東吳樹綠發彼幽光千秋彌馥

魯秋塍文集序

澤灑春醪而瀆漢漾在翁洲擲硯以前山乘海雨而飛靈奇出委穴藏書之外則魯秋塍著書之所也而浮祉纖豔奧抉精微闡六籍於千秋齊百家於一貫則其所著之稾也夫昔者書呈乎甲乃敘九疇匣撿黃龍遂佚一畫洛扉漢石四海況其宏深薜鼓師琴

三辰喻以朗耀於是申公訓授卽藝名經戴氏刪增依經立解獲麟據粹衍孔甲之叢書御馬推微釀韓嬰之外傳竹林蕃露議拓春秋脂夜恆風傳稽洪範乃至楚蘭托喻蜀草竊乎好色本之國風鈎深法諸易傳赤刀兩序昆侖俑瑤器之神圖黑水三危廬嶽倣名山之遊記莫不範圍隻義商徵從諸籠葢羣言青藍任變遡文爻而始諸九六合旦雅而統以十三固皆天地之大文而聖哲之能事也迨自論侈閎大語事芳猘是荒怪於兩龍摹谿巘於五蠹青萍結綠止炫書殘乎猿漏卮惟研詞賦遂致微言莫續厄等秦灰要道虛湮東同漢錮甚桓譚之寡要慚鄭衆之未精詎非侮聖之私心何與覯人之盛化且夫經學之所繫大矣哉乾坤十翼具揭天心河洛三家原占皇極刻玉版而摻牘扉載悉通環堵纖微採黃輿而蟲寫魚陳要驗靈臺黑白乃至隱書義斂大樂仁煦譬河淮而淺深互抵朝宗比櫨橘而甘苦均歸適口商周虞夏一綫由傳貴賤高卑五常胥賴悠悠軫葢歷歷几帷正儒墨之大防立耆黃之定紀是以石渠

漢刜古發淹中甲庫唐頒疏勤祭酒認紅箋而賜帛會白虎以研鉛學舘獻其釋文徵侯綱以古訓洎當炎宋尤輩眞儒程朱廓九聖之徽濂洛應五星之會石整新解句櫜中庸种放奄圖秘超象論時則傳名道學舘置生員下則崇四術而盛緗囊上且繼同風而輝玉燭他若秦師法令晉祖老莊戰國縱橫驕蘇張以詭辨南朝靡曼矜徐庾以芳詞究乃熸書遄白馬之降縱誕致蒼鵝之孽錦帆璧月習遘荒淫黃棘藍田民凋戰伐蓋治亂本諸世教危微具於人心徵

聖斯醇亂經則弊此所以鶡冠腡宋止輸東魯韋編鼠卜蒲苴不及西州漆篆也君則篇高金　獨現天根句軸銀毫偏搜月窟曾嚴王巧冥含六藝之芳柳蛸蘇雄一屏二家之雜郎有麻衣小別或賦荆臺筰俚能歌曾銘蜀棧薛公傳後快寸鐵之胸攄紫微閣中炫六經之電取要之樂經蘷拊將懸匏俱協鳴鈞貢自禹刋即怪石均從上賦功倖起廢力敵針肓紹蹟緒之茫茫醒諸公之碌碌行見術輕小道家脩公戸禮容圖辟淫辭人識昌黎詁旨又豈止學矜多識

漫闢瓊林博應宏詞惟視玉海對阿大祀祇誇奇本之斑斕賦奏離宮僅賞長楊之淹麗獨是施梁注易夙寡論辭蓑固傳詩未工歌頌歐章京卜詎聞白芷虞騷夾錄鄧師甯壇黑龍草疏更若孔穎達五經撰義鄭康成一代稱師皐偘傳徒服虔寒難而句奇語重從無字繡鴛鴦色正芒寒總之評推騄驥澤中牧豕安詠曹娥門外騎驢誰箴冀牧惟子政解拈縞爲子雲能賦璇題此外寥寥終焉嘌嘌至於固遷雄卓末窺東海專門潘陸翻瀾不入西唐精舍齒難復角

尺短皆然葛且殊裘杪差莫易何則疏通者就德而巨麗者矜才彼兩美之難兼固一言而可決也君乃既精既博籠華實以同筐一緯一經合魚熊而共釜錦移黼織楮郎球雕豈徒文苑之白眉實亦儒林之赤幟矣雖然情深節妙本在躬行膏飫光生要需心畫蓋君以承明清秩博士巍科屢譬天祿之書幾立射宮之學而乃聽雞籌於絳幘偏愛抽簪惓鶴髮於青幃獨勤藝稷洋洋河水席繼遊梁寂寂柴門稱暇養晳此則餐求紫堇恰符孝子之陔岡幣執纁裳隱

合艮工之琢器不中不與甘協供飴以佃以漁幽貞履坦以故智圓心鏡出言而迸作涌泉機屬毛錐迎解而全倅破竹爍如咸在請驗誠脩能者雖多毋懷義襲至若健追兔越詭詫蛟翔長江絕岸之奇三壁五車之富則中朝觀寺競珍汲守鴻碑小市兒童徧習徵之佳稿眾皆先我已占珂馬之一毛僕亦解人焉畫殊蛇之四足

沈南塘影贊有序

僕與沈君栖均瓠落葉切醪醇隱殊牛僧而人則牆東書過羊眞而雄乃研北山依龍尾植樹環廬帖倣鵝羣催花滿徑往者碧雲十幅銀鈎每乞飛毫紅樹三秋石實留煮茗業學竹硯並覘茅堂恰少長若方山積圖書倂秘室魯叔山無趾偶據槁以誰先楚骿臂子弓豬絕韋而差似而其偃波勁鍵結霧縱橫或連錦之盈銖候擘窠之經丈奚翅現一珠於寶掌森森偏發其光華拾兩翮于仙匡默默私增其矆睛屬傳阿堵委扢裁成敢罄素心還呈乎覽跋案頭之筠管勝添染頫以三毛賞絹上之花瓷倘悚露扉於

半面贊曰

種山西峴萬栝蒼蒼宮遺操槪園記流觴桃蹊茶塢可淪可筐蜺岩在昔躔跡斯藏彼美貞幽踵林裁字遂耆玉杯奧摹石鼓養菊行榆掩關僻處屼屼高標冕茲南士更從多藝妙擅三餘研煤濡墨工以圖書蒙被畫腹題版易酤鴻碑鉅卷價溢璠璵海內諸侯惓惓厚幣賦擘苔牋滑磨棐几膝席交迎求觀草隸寸帛胥珍帙緹薰桂并從蹄舶徧歷河山奇探岳觀險歷殽關銅梁珠海波詭雲譎靈臺醞翕變化無端遂乃淋漓蛇驚虎臥曲貌藤枯瘦嚴隸餓希賢詎微品能或過當並名山千秋傳播歷稽大越蹟始二王廡欽墨沼習嗜筆倉娥碑禊序世寶裔皇永師受法迨迄宋唐以戈則虞以絹維郎琳擬空花徐驚怒石靈氣盤紆鎭輝斗劃詎意緊君粹狐以白僕昔選幽蒐裘新築曾乞摹章屏箬醉墨妙絕通神宛疑劍驅左壁匆匆至今莫續心乎愛矣獨寐以之欣從檀桿暢挹松姿青蔥峭蒨恍其衡茨蔭凡詎物廼鶴廼芝樹聽疑巢花憑結友決眥以精應題壘藪乃至純修

許肩載附璞則愛緘錐銛奚剖

攢宮探梅記

出郭二三十里偕行五六七人屐探攢宮舟停新步地則山家籬落剩有苔梅時則谷口東風始開凍萼一枝斜映亭亭縞袂之魂萬樹交橫冪冪寒廬之雪溪沿御路徑涉宮園覺襯屜其皆香恍點衣之尙冷爰乃郭祠訪碣宋寺摩槽濯素足以沿流捲紅螺而藉草暢何參軍東閣徬徨之興摹林處士西湖清淺之吟此一時也何其樂乎既而夕陽西映蔓壑南尋

趁一斗之餘酣弔六陵之故跡冬青舊苑歷鎖重門頂骨高碑儼依露井然而墟經亡國事感遺民雖復驢背催詩瓊英照眼而經馱白馬別生玉匣之深哀飲借黃龍尙抱金牌之餘恨

沈心玉古調自彈集序

資弱而脫夢尼邱竊玉者取貌或膺圖畫入關而恆思豐邑掇市者倣門可似枌榆豈知人臥蔥靈迥異緇林之圩頂山殊碭澤全非赤帝之雲芒是以鼎釁噥人祗同瓦缶賤希浣女甯取荊釵反古未恆生今獨樂不如與眾耳枅圈曰萬吹皆然唱弄歌行四聲尤甚梨香柳嫩似陰漏逗青蓮雪素華朱步雅弱謗繡虎騷沿蘭秀襲笑橫汾賦疊鯤脩戲銜賜夢按食茹之一闋或嫌朱鷺多柔讀槃木之三章別取白狼獨掀然而變化成於擬議規矩運乎方員歷覽詩豪每崇古意檄飛弦急縷悲而壯續擁離箭溢刀鳴讔濁而奧成獨漉長歌變徵篇製鰕䱉大曲移宮句徵楊柳游仙短髮積薪則金絡雌龍妖女遺光式穀則珠環鳴鴈敘白檀於隴塞適當巫峽巫山匹黃鉞於

巴賨亦奏俞矛俞弩第笙詩補鈌舊止六章鞞舞更訛向惟五首秋暮庾信僅傳螢火之風寒倣劉楨孤綴能山之雪青驄柏下李王孫鼓油壁而詞單黃雀籬間曹子建應箜篌而節短卽謂陸文繡得偏述朝游江筆花穠悉搜雜體撰高明於郊祀不遺赤白青黃極燕射於歌辭備盡宮商徵角梅花雉子踵釣竿者四十三篇桐柏鶴樓式鼓吹者一十二曲而松銘紈扇預止卅八蘭汜澄觴趨惟八子類金靈於君馬不踰漢代饒蕭發瓊蘂於採蘭鉅溢枚生絹縛是總

194冊97號

28B

纖纖勝玦熠熠追華罔羅未徹於百家洞視莫周於萬古一音獨奏甯誇鳳闕球鳴五色猶徵孰詫鮫宮錦煥嗟乎草瑩梲而字藏變蚪尙矜綠帙之奇文迹軒黃而史迄獲麟猶最丹筒之能事矧夫霜吹蘆管巧止圖屏雨洗花杯捷需響鉢而乃欲翱翔百氏陶鑄先民刻楮葉而宛宛皆眞貌蘅香而姍姍悉肖若沈君之古調自彈尤足異也原夫樂推估客著攬仙人江南之蓮記田田牆上之棗收纍纍紫騮覆錦苦憶從軍黃竹堪箱絕憐兒女澄川冉訪衔孤子於留

田荒塚琵琶弔明妃於朔塞凡屬引方霹靂詞近流涼協菊部之銀箏譜梨園之玉笛是則旂亭互畫樂府爭求本皆漢魏之餘音抑亦陳隋所迭和者也至若龍圖鳥篆降觀天策之雄裁燕子盧花迄讀文山之忠唳瓦信哆怪何止千門石筍標奇詎終四傑花攢詞窖人人秀七字於銅丸錦築詩城虎處並兩峰於玉壘而瀼西果爛從無題和汀洲笠澤蒲荒總乏賡酬笋葯驪龍既探甯使篇孤黃鵠經題任敎筆閣他若統移盟海代泊輿濠問幾社於雲間核山人於勾曲雲槎松雪帙壓牛車漁石滄溟編疑蜂窟總復評推金翅品冠瓊筵曾無綠綺之擬愁孰作紫烟之代別而乃揚風扢雅俱合神行測海探江均歸妙絕袪蜂腰而刻削集宋鈔元逞花骨於汪洋謠秦歌漢殆若歷四門而游賓市悉香衣華鬘之皆珍亦如觀六代而振工歌合幽頌韶箾而盡美銀毫幾禿玉屑交霏言長允創於雞林嗜癖奚同於羊棗要之游龍鳴骨乃生香葉之七堇踶女歐絲寔據海桑之百俠從來學府歷釀情緣豈有騷壇不存本事爾其書窮

索素直溯龜文物博臺駘仍兼龍鮓探九山而字赤桂茶披誰首之經彖八會以書黃玉石睇龍池之記煤昏柳屋誦合冬春雪映松䆫部研甲乙杭圓易警絲亂需分搨馬牝其誰知任麥漂而不覺是則神栖渺渺如游桐鼓之辰業將意卻靡靡祗服采蕣之佩矣況復鉛黃閒寂脩眉之謠諑偏多蓬藥淒涼方柄之齟齬實甚障狂瀾而不信技慌屠龍伸孤憤以何言入乖捕兔蒿單石罄饑椽如誰粉蠹絃雌病黎似我季子之貂裘屢敝穆生之醴酒焉從豈吾道之非

欸何人生之至此卽或賦摹雲夢鼓操漁陽適逢楊意之知遂得孔融之薦千金白璧逸聘魯儒幾驛紅麈徵隨漢詔題封黃帕長毫洒龍鳳之堂餅出金盤小饌賜麒麟之殿方擬紅雲一朶便值承明驂馬雙珂待游縣圃賈長沙召登宣室雖前席其何難朱翁子經奏離騷甯束薪之再困猶且剸遭擠袖■女逞其工讒影中含沙射工售以巧何千尋文梓獨委泥沙四尺珊瑚不收鐵網白襦徒泣藍璞虛歸嘆馬角之未生望龍門而不見迄今背牀支樹石鼎緣苔鵝

懸倍甚於曩時瓠落尤窮於晚歲硯銘龍尾積書則竈北塵生山傍蛾眉敗屋則階前蕣塞將軍衙故詩客狂佯遺懷乏秦獄之消憂媿俗甚周臺之避債是又茫茫大地合■文琴滾滾諸公莫薰繡被將風吹別調固惟堪心寫於自怡而懽極明彈尤祗應希蹤於古處也抑有進者昔杜陵號聖祗敘雲夔摩詰精禪惟拈花竹鳥生秦氏不登光祿之吟蒲鍜揚州屏絶柴桑之高豈不以天機任觸幻賓等諸桃人故步非工棄且同於芻狗所以鄙人把翰只喻遲浮獨痟

抽思都捐轅跡山中招隱何曾桂樹三千堂上移樽詎假鴛鴦七十何乃半生約契我酩卿酥十載論文此竽彼瑟則夫珠援記事椎解連環試郎廣以微詞請爲陳以妙喻今夫魚腸出冶非無火色之驚人貝齒鏤盤不過波斯之炫價而與之鼎觀軒鑄篋賞周銘炎陵揭亥日之銅碑闕里發牀頭之丹竇會原臥獸玉盌猶存洛苑埋駞土花已蝕則精神慘淡便生故物之徘徊光彩斑斕愈作皇人之愾慕蓋怪生於罕有貴於希是知襲故之勝於謀新而應時之末如

求舊也山齋竹蜜水碓苔堅南郁伏賞其奇東谷還呈吾贅敢同匡鼎說郎解頤可似于桑笑堪相視一曲幽蘭之操任郎賡木客之鸞音兩言斷竹之遺知勿亂花奴之羯鼓

答制府王公論改桑直司土官書

蓋聞握金針之祕者務除準上之懸疣請玉牀之塵者難假臥旁之鼾睡況乃六麐耀郭五鳳書年奇肱皆赤縣之蒼生左擔止金甌之黑痣此則訏謨既定招攜合效於摧枯勝算歸多發難無疑於破竹也惟

公嶽鎮衡灞江疏沱瀆統吳楚之上游典巫黔之重鎮板楯木蛋化戢桃弧屈芷姬棠香霏龍節周吉甫憲推文武適抵分珪蜀武侯托重零沙總揕勤鼎而近緣桑直遠介麻寮僮向氏之案穢爲土司之爭襲爰規大定議改流官顧物論難齊謀夫不一或云挺[redacted]之須防或謂羈縻之已足或以雕題烙蹠難柔桀驁之情或言板屋畬田何利烟荒之土特垂簡墨就詢芻蕘請排檠室之謀歷指振蓬之勢蓋土司之號自古所未有也考自虞徵要服殷克鬼方髳人覲禑野之師冉服厠揚州之貢新田采芑周遏蠻荊荒谷投繯楚依羅子下至鐘離推長漏臥封侯竹王以銅鼓稱神筰君以青衣主漢板楯七姓黃龍清酒之盟無弋三河白馬參狼之種犵狑獠獞始著羣酋苓趙楊安厥分醜類其下者大率黃筒匹布例隨郎火輸賨其大者亦惟青箬斛鹽自稾精夫約族非若蒲桃欵使限黑璜於殊庭柳葉稱王涉滄波於重譯皆置驛其曾通亦計妻而可算者也既自魏庸嚴始蜀授羅伽冉雄命治辰陽宋鼎改官東謝遠臻前代徧設

長官濔江夏侯之提兵迄佛圖關之定亂紅厓白水統加夷目之銜砫玉奢香例給女官之印然而角崩閩囷匱跂靡常畏威則峽號永通窺弱則囿誇天險木驢溝上或煽碉錢鐵鎖箐中遂爭寶井迫至芒部田州之役思任其呼之倫象陣時喧龍衣屢製是無他斬蛟者未徙其穴而困蹠者或齎以糧論者所爲於有明之一十六世惜其狃習而姑安武選之百三十員謂可乘瑕而漸削也至於桑直一區附偕墨色裔帥槃瓠據辰巫沅酉之交當粵貴川雲之界腹中着眼酷似臨洺斧底看河難援大渡況乃美坪直入溪路無多索口斜通山嶠未惡碉房架木險無紅鳥之厓毒弩從禽地絕金蠶之蠱漢將軍之入陋甯待樓船齊相國之告功何須棧閣以覘岡攢白象池阻金鵝盤[redacted]之六十三山辰沅之八百餘里語以地利證彼山經何翅絜莽蒼於[redacted]都肩峻屹於天井特以畱辟叢雜鳥獸哀號山疑鬼哭之悲驛乏羌平之穩於是林危拾橡路栗盤蛇談吒馭以神驚睨裏邅而色動而不知商人白舫府吏朱牌咸畫地以造廬亦

貿茶而入奧雲山一一曲折箐巔要領區區往來素價則單車造壘大纛開牙宣舜階之羽干立漢家之城闕尙覺熟苗傳語適多卷舌之頌而鄉導先行祇作鞅鞭之聲也且向氏假憑顯爵世蹉積威馸山子若牛羊視阜輿如土芥傷殘人紀瀆亂天經米魯受其銀環羅哥酖於金屑醵錢科會亟立花頭挾弩彎仇幾同蕃戶井蛙無禮猰犬辜恩格任後於七旬貫已盈於三尺今乃亂生匹嫡變起鬩牆實沉肆曠林之征戈類犴訐爵樽之陰事鬼謀曹社驗魚爛之將

亡人瀆河橋讖絲焚之莫治加以巢離木柵正爇南冠簿對霜臺恰鳴冤鼓楚太子之東地未入淄中南越王之長纓先歸闕下惟牛糵纂蠻溪剌以焉從擊蝕硌硌嗾姨徒而莫主此及天心可券預占九淖之欲平地氣將回顯卜三危之易竄者也即謂夾江小吏夙矜天驕羿木羣蠻率非王土溪雄楊柳不登括地之圖橋屹鴛鶩詎列職方之辨而縣規墉壑悉版丁黃或疑勢敝於眾民抑且功欣於廣谷則嘗世稽五德紀溯九頭步伊祁之海隅按神農之日表白民荒徼帝胄分鴻黑齒遺墟神妃誕交熊湘渺軒后駐以瑤輪石紐慈慈媯王孕其玉骨雲陽建國厥著長沙風后分籓劃臨汝水更若珠塵玉琯九疑紀市之陵石獸銅碑萬里茶鄉之墓鼻君報政邀稅營陽昌意求妻遠婚瞿上是皆苗隣爛土部接烏蒙率聖蹟其雅躩亦王功所遠播然則後世之界師銅柱棄引珠厓要亦敷文德而未周布大猷而尙隘遂使芒芒禹跡隱留化國之潢池縵縵堯天朦蓋神州之甌脫詎不緒忘夢父典昧衡巡詰宿后以無詞問宅交

而溢愧歟且夫浮蒲磔葛兩間之覆載何私岸腫風聾五性之感通胥善自彼習耽鏢角教昧農桑混蛇蝨以同居待絲茴而作貨於是鬪牛賈勇罕事刀耕掘鼠誇能恆休蠶織鐵溝四面徒爲蠻棘之場銅甕千尋祇鬭高欄之狠甚至馬童吹笛行歌而俗混人禽魅女肱魂魘肉而妖成狗馬短裙椎髻未覩冠裳乳酪腥醅莫嫻觴豆罔獲歸仁之路孰頒定志之科遂致衍長荒茅狉倖野鹿則脫遇守如渤海歲課榆蔥官擬成都家修羽籥山用燒棘無非藝黍之南東

石窌傳經循是烹葵之長幼而乃掇爲末土託作頑民豈緊天地之不仁度亦財成之憾事也抑且粤追十紀近證九邱曷詳淮海之交地察鹵原之異句吳斷髮於越文身萊夷之壤逼黃城淄子之關襲赤狄武陵紅樹五溪則向雜夷歌巴國銅梁九曲則惟傳渝舞迨及尉從漢置道自唐分仰日月之華光沭圖書之至教嚴宋詞賦競奏江南譙紀功名竝巍蜀北餘吾驛畔英英鮑氏之驄郎墨城邊烈烈田橫之客白楊丹桂利盡陂塘玉室金庭美爭福地此固確方窺鏡灼比鑽龜知用夏之功神而時騐之效捷矣若謂唇亡處齒黿縛憂桑恐釁激於彼茫懼憤生於諸夕則巍巍帝德六幕咸翔赫赫天威九夷胥服黃河列障氣消木葉之城青海陳兵訊執龍駒之島朱鳶黃瓠盡入輿圖桂蠹松鵝悉充歲絹夏以六螭駕日則燭火成煇五緯編珠則攙雲退舍何況草坪叢爾茶洞幺麼鼠鬪穴以恆饑狐跳梁而尚短乃復重煩擬議過作趦趄何異暴秋陽而伺爐凝霜決孟津而或憂捧土也耶矧復監遷清井縣立長甯棄易羅濛

邑名通道點蒼祠古蕒蕖已列雄州金竹巖深桐梓旋更古驛以逮甸圈鳩水署設狼江築城而美宜賓析郡而標遵義西江成於聽調北宋始其歸誠改土纍纍平蠻疊疊而肱麾莫梗鼻飲皆靡從無銀豹之狂永絕銅人之叛郎或應龍投燼雖鳳懸旗傘頭嚴雲夜之指艫凱日勞鐵鉤之緣木要亦潘花未種邛竹遙聞誅後至於防風啓先資於納土乃若蜑編金齒壤則青神平細賧之重闢通硝場之故道則買牛買犢胥無西爨難馴我理我疆未有南人復反何則食泮林之黮將飛鴞自改其音剪土穴之芒斯辛螫遂亡其毒先咷奚慮郎敘爲誣擒且勝於渡瀘喜更超於下瀨愼勿使罷仍河套失蹈安南一方之陰雨恆枯而九姓之侏離莫抜也特是披萊籍籍務須潤澤之方革面匆匆大有未能之事則夫法修里域力貸疲癃墾塗泥而正溝塍抜柞棫而通商旅遐方異物不貴紅椒漲水妖流永彌顛涂陋更葵屋禮示桑弧謝嘆酒於漢郊摹講堂於孔里務使華風普被九真長誦任延毒霧旋消千載咸知新息將降桑防巘

正費經營恐兩咨寒尙煩詢度至若目前利鈍上段指麾固當卻四座以勿喧亦可決兩言而不再矣薆風巳勁羽扇方涼竦望高旌敬白連紙青龍待祭顧隻椎而碎九環白鴈初廻謹千慮而陳一得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五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六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上王大中丞乞爲先君入通志書

十月廿六日志館辦事官經歷某自杭來越伏承傳諭先君以公舉孝儒應入通志未知印結曾否已上感泣之褱奚容言罄然近見鄉人入志頗難竊有下懷仍須上達伏惟書徵外史獻能比丞社於三年傳列職方彰善拯春秋於一字南陽風俗承詔東京楚國先賢垂範新野臥龍雛鳳迹耆舊於襄陽樵叟漁

師識英雄於泒上文裁蜀道勾延跡錦里之先民師立豊垣譽予冠渚宮之故事冉褒雅操悉記吳風蠡柘深謀歷編越絕以迨行裒純孝士緝宏文匹玉版於九州拓黃圖於三輔類皆論參月旦望敷衣冠憑巷說而第蒔龔品清流而欽廚顧則夫作丁公之佳傳原無索米之多求緹郭倈之世家不待煩言而私請者也然而荷梓桑之公籲觸毛裡之深情諄求訪者典隆於黃紙之明文侍筆削者跡邇於緇帷之函丈倘使猶然捫舌匿不陳情非徒記室笑其豎儒郎輿人亦疑爲佷子矣先君子窃修希聖至誠通神揭養生送死之誠罄月窟天根之秘劉之堇石之榆夏之松栢宛然壁合鄉垂孝感之名鄭之牋孔之疏陸之釋文燁兮薪然臺繫經傳之號凡所爲化行鄉里語錄門人合昭潛德之光應入揚州之記者則有司故牒鄉校公詞業經洞鑒中臺歷塵掌簿無煩副墨之屢凍再瀆兜乎之明聽顧勅修伊始胥吏之駁義極苛條貫初頒校勘之吹求方銳已旌則致疑於難究自保則見略於無聞拘例甚龍挑深文倍鼠獄或

使徐碑賈廟白社空埋文獄蕭歌碧馹枉玷齋時餽鼠謫處士於孤山壠上冤魂誑聘君於冷道雖人槩如玉此必足信其無瑕而芳且疑蕭昭質全辜以自勵猶億方山後役癸歲前番備修一統之成書奉纂三江之合志時則總提舉者趙河陽實綸詞之名宦任論撰者黃梨洲爲徵聘之碩儒東箭星羅春榮霧集增刪薛志宜獲精詳韻頑李經諒無紕繆乃即近稽衡鎮切敷越州敘孝行則有唐止採丁與表儒宗則入宋全遺湛若孫因古榭劖宛騷章虞所荒廬不

登圖繪更若康子元儀參東祀許伯會序列新書夏淳遂學親炙姚江林景孤忠潛移宋寢其他賦竹抄松之節墮梅湧醴之祥懍懍何窮臧臧咸在而縹囊概郤銀管全刪抹埵灶於殘膏眛劫灰於敗楮遂致書堂莫認學井無尋舛逾紀子之闕文繆甚召公之脫簡何則矜持太過將朱黃意竭於旁搜而詰難頻多斯蒼黑或迷於偶眩也是雖執事擅三長之美羣公挾五志之能薈萃磐南山且直壎東觀安在前車之鑒近遂絕四難脩云智者之慮神更無一失且夫

通志者詢周草澤貢受雲屏雖治朝寰宇之權輿實史氏蘭臺之稿本也彼夫雲龍紀職槐蘇分班抗珥筆於丹墀任托孤於畫室紅籤紫誥廬直承明白駱蒼龍乘參鹵簿以迨符分虎竹纛授龍旂聽訟而舍甘棠論功而屏大樹大抵勳留金匱誓在丹書圭卣錫諸明堂譜牒藏於石室賜書請謚例注起居奏事遷官胥登實錄是以良才任馬直筆從狐無勞使証輶軒不俟圖收故籍若乃遁跡嵁巖之士藏聲江海之儔採菊緣籬覆苫倚樹雖復行侔蔡董恩續孔周

擅賦碓之逸才卓還金之高義而羨蔡寂寞結絮淒涼交無樓護之五侯薦乏陳君之四府注書穴硯臏有名山藏蛻標巖并無貝石脫復鄉賢未載典錄無聞總有羅散帙若龍門敘室衡如日表茅茨上漏詎知原憲之貧士窟冬寒誰識孫登之笑罣思空谷載數景行卞務不載於夏書初樊未廁於吳志　龜詹尹僕見楚詞荷蓧丈人倖叨齊論又若周叔先聲於韓信衞平卜夢於宋元皜魯國之兩生蹇野王之二老究且白帷易燭赤軸全虛入沃洲而止見遺薪登

箕山而更無舊塚夫孰非咨諏弗及文獻無徵一經陵谷之遷移便託名稱之湮沒此沒之所為悽生栝棬危得失於毫釐恥悚餅罍望激揚於載籍者也況乃幽貞化俗側陋揚芬原待著於方言匪顯通於祕館溯自詛盟疊載天府崇登夏官繪林阻於丹青司徒版廣輪於驪黑列邦三物典具賓興明廷六官約存副貳迨及中田髦士稍縣淳民孏睦記諸族師德藝屬之黨正閭胥州長遞獻九里左塾虎門歷褒三行宜若芸瓜無漏伐幅攸躋字充冊府之緗暴溢羽

陵之蠶然且傳僃左氏書繹周王金縢止及一二公玉
敦惟推盟圭彝人陬尹總屬公臣鱄設桑巫亦非適
頭惟一蛇綿上焚山獨揭子推二首疑年執役偶攙
絳老外則華門有幾禋禍伊誰從無歸馬之餘文絕
少獲麟之續筆迨至史刪南北書就喬熙始乃列奨
藏修并亦覆尤定省引鮮拾橡開卷犁然茄菜巢烏
分門幾更若夫子長紹明於麟止孟堅綴輯於永平
則首陽軼事尙惟孤竹短章城固畸踪猶僅王孫數
輩要惟前此者七賢之傳未剏薦紳雅病其難言後

此者九域之志迭成紀注斯能以實指今先子供惟
薪負賦但茅誅列籍不過諸生歆鄉爰稱祭酒上則
羽旂左掖原無封事之陳次則束帛南宮未受安車
之聘截蒲臥澤乖卽超諸昔賢芙草應門執亦儕於
古逸倘此日園林未改郡國無漏將異時徵名珉琄
之函草傳麒麟之署孰從召彼故老再爲訪此隱淪
時乎一夫鑄錯難成日總再來侯淸有幾則夫九京
本末百國章程表揚更急於祠碑闡揚尤深於杜兗
矣憶昔親隨負杖祗事總笄侍鉛槧於鯉庭覘冰壺

於鹿柴淹藏費說獨剖微言左癖騷愁力研妙注板
床矻矻石窟偈偈銘座則百丈匪高探匧則五車恨
少上至寢門雪夜墓隧湖東皺肌而神賜山梨負土
而堤圍水橋投林茁筍方此何奇對槐巢鷹翠茲猶
愧時則隣人歎諸壠畔小子識之燕居竊謂守先待
後儒修應達四聰立體順名人紀足苞萬象軌闓伊
小詢射匪榮自當表繞梓於參膺顯淸芬於乙部庶
使坐虎皮而講易不隨摇者亾名奉鶴髮以溫衾應
比黃童入謗孰意傷心廿載頓易存仁頫首三泉徒

慚毀瘠一椽風雨堂中之琴瑟虛陳百歲晨昏墓上
之楸梧已拱嘒其泣矣何日忘之每思汗竹之遙祇
甚蓼莪之痛微禽作啁尙識恩勤戾獸感時亦知獻
祭矧茲覞然人面有生統具五常卓爾聖徒立品應
先百行而一規一矩任付子虛其德其言莫傳不朽
員冠柱㡀方領虛長俯仰何以對三靈春秋何以告
二蔫夫是以刻旃肖像對遺容而愈切哀號滴露研
硃展手澤而彌增怵惕幸茲躬逢敘事目覩含毫核
游息於藘簾副對揚於玉几羽書下眠已刻瓜期星

使遄來復垂爲問墨池似海彤管如椽君子之好木無阿善人之報甯或喪弟還環子影惴惴私心尚從鉒金鉒瓦之局中更禜憂墜憂崩之意外誠慮報章重疊悞爆秦灰令史遲疑尚希梗略汝南遺柳恳鄭釣於陽陂零桂寒池没蔡春於敗曰雖没者光爭日月青雲未損其聲施望並斗山白屋不衰於傳誦而没悠悠緩事泄泄後時則淚憑沾土條方轉甚於割肝罪且通天數更不容於擢髮爲此謬疏蠡測仰矚龍蹲據王修社日之悲干孫盛陽秋之几伏冀涤輝

蠹簡寶發牛場採金版之定評飭玉王之審視俾使傳依孝德上從朱朗楊威志附儒林得尾王充虞喜獨楓枯後更有斯人大竹凋餘別嘉爾德非特九原枯骨懷結草於予泉一寸靈光矢啣珠於丹府將圭森曦魄定酬秘寶之菁華經煜山川并慰靈神之醞釀危防膚剝豈曰嘵嘵預切陰綢諒知悃悃馬鬣之封三尺業跂予而望予秋麥光之紙八行謹對使而

先百拜

丁槑遹詩集序

孟郊生畔嶺入蒼雲沈約樓西溪通罨畫白蘋春日柳吳興韵寫汀洲紅樹烟波歷魯望家浮笠澤菰城蒼莽茶渚清芬徒毫累涜於南川靈瑟久傳於西顧況乃玉釭曉幕品似餘杭寶劍西園才夌鄴下自然予緒疎梅宗劍閣清吟率爾風流淺草續香山別調固已甡門高揭齋壁濃書紺泉燮細墨於三君白石壓長箴於八友而且符分漢竹馭叱嵴東國大夫輿濟承雲李庶子泉題飲馬鴻毫細麥野雉晨飛虎澗垂楊晴晃畫浴山梨高塚銀舡酹丞相之祠古栢寒

泉皂盡誌封人之隧河憂吾鄭塞出伊涼裂白馬於洪流裂黃貂於夜雪笛中楊柳玉關之夏磧遲青渡口桃花冰井之春山牛豬此則千鈞喻以强弩久斗逞其芳才誦步輿人樂賡馬客者也乃至故侯寂寞舊尹飄零僦茅則山近狂人種黍則岡嘶逢母南冠淚漬短髮星星北寺魂飛廻腸夜夜汶倉猶在艱難病鶴之糧蓬澤徒深憔悴枯魚之索雙目之鶯花幾度比庾信以尤哀二雷之松菊全荒憶陶潛而自惜此則往跡皆陳前游如夢金箝玉鎖止伴牢愁銀硯

紗屏俱傷留滯宜其鬱孤日以尤深寫憂心而倍妙矣僕官代三川鄉同百越燈明樓閣夙悵元白之倡酬草長園扉差擬蕭曹之畫一私憐詞客鳳詛長篋不謂鄙人馬兼被斥短轅去國仁或疑爲婦人長鑣歸田過竊附諸君子指賀監荷花之館歸哉鷗鳥迎人對阮公修竹之林行矣驪駒送客叨從甫餞乞訂胥鈔留截凳之片言誌投竿之後會嗟乎銀鐺鐵冷陰房之鬼火方靑燐背書長請室之冤霜正白鄱陽奏記止急明心夏勝尙書詛期聞道而乃絳官磊落

不鳴庶女之悲花篋凄涼猶作溺人之笑賢者不可測不誠然乎詩家有別才此其是矣江南寒樹消上斜陽匆匆屬國河梁渺渺苕溪詩話品若村之美酒君其賦黃帽以歸來探禹穴之奇書我且咏青鞋而始此

臨甫徐節母六十壽序

美若徐公圭竇之小山加笠住當臨浦漆鐯之别簡爲莼雄白馬以鏖文方劉敷頊縛黄雞而作黍似范如張曾偕北地之羈栖每述南村之景物平沙翠竹槿籬則岸逼三江細雨靑秧蓬徑則坂連七寶洞丁斲石樸遍皇風溪友提魚腥充蜑戶而其縞衣執釜椎髻綠綵紡落瘁於萊妻載筐勤諸冀婦則委畚著軼俗移黃竹之塘提甕鐫幽字滿金雞之峡三秋天末一夕燈前宛窺夾岸之花穠並美短釵之薪負旣而浮邱雲暮墨翟香螺洛水春温書緘靑鯉人原截髮縷陳杞嫛之崩城仙擬逡花乞證麻姑之記海則其伯母張太君略述也夫賢媛著說例始臨川列女黶篇溯原宗正然或蘭臺玉管惟矜班女才多栢館

犀梳止訝王姬徇貫乳姑堂上劬櫟嘗羹佐讀牖前功伴斷織則皆友瑟之坦途抑亦奉臡之恆語也母則精金百煉煆試熇熼勁栢千尋嚴支廣莫溯其蓼集甫自桃夭當一體玉龍鳴佩之初值兩髦泥馬修文之變雷公炮藥莫求人鳥奇香礴女剝肝不起芣苢痼疾當斯時也身其際者綠鬢作髽婚未三年黄口提孤長無六尺牽蘿補屋撿箱乏可賣之珠鬻字供炊裂指鉠長甘之蓄愁鴟嘯雨噴宵孤燈滇鯉敲凌焉期弱息而母乃投艱自淬多難無疑霜蘭則九

死窗回泉穴則百身願贖傭機償債圖拆繡以遮寒索飯啼門頻藏糜而哺餕乃至荻灰畫字親傳繹帳之經馬鬣封塋功就麻衫之士皴肌鵠鵠嗃[illegible]婁婁補銅儀而維缺胥完匡青帶而柱危悉正剏復垂帷郤稼第五報以傭耕隱幔傳詞東山服其慷慨豈非里名崇讓還萃異人臺峴懷清適全高行將遲之遲而稽勺愈靈比閒所聞而郝儀尤冠耶且眚星占婺女野按揚州驗燭海之騰芸數銘山之表潔小樓約髮寒喻梅花野塚埋萓枯生竹筍楓青嶞嶺非無涅石之詩泥白留墩亦有懷沙之烈更若牛國拒掠花塢損軀皆義並於禹清類芬爭於翟素第或銀瓶獨抱入坎虛殉粉扇悲書舍生過激則含飴出險適慚卷上之崔陶合獨居貧翻愧女中之嬰曰蓋立孤難於死節具有成[illegible]慷慨易於從容原垂確論豈若毋之難徵入簇遊刃無傷利顯盤根得必自妙秋水爲神玉爲骨依然齒豁瞳方檳榔生子竹生孫親見珠雙驥兩以祖摩井告慟斷臂殘形洵知完璧之智優并笑椎環之跡鹵矣雖然夫人東海汲井奚憑女子

西河採蒲孰証乞銀屏之厄語遜賢則處處鮑宗祝青綱之高筵寫盛則人人巴穴自來步障悉尚浮誇疇是升堂足成砥礪而僕則稔知我友夙慎修詞諾師季布之黃金誕戒驕生之赤縣綠樽往事既某邱某樹之難忘玉琯玆辰甯何有何無之待覈蒲陽江永合移苦節名泉郭墓山高便覘清風誌石詎靈飛於六甲詎羨斑龍王母之神車慰遠道以八行定儔黃鵠陶嬰之佳傳

余元平清風堂詩集

椽依櫟樹繩床隱進士於江東鏡第芙蓉葉榜呼狀元於天上解佩去朝市逸民則郭外傳經煉石補星辰司馬則海門留記皂巾尺五徵吟志孝節之高碧血千秋危語錄甲申之痛自來邳望夙冠南州高門既等崔盧遺篋復侔騷雅蓋自宋諫官曾三卿命久衍青春白髮之詩而又前尙書第一策名彌輝石井鍾橦之集則有緒垂貽厥妙擬鶯停經授小同清如鶴立異採寶海張車騎三篋彝遺密悟銀床劉侍中五官並用青蔾夜燃白鳳春翻校書肩秘閣之鴻儒

奏賦賜南宮之召對而乃土鉶細甑獨愛千言石杭斜欹偏工四韻沙漣翠竹逸宗蘇海之仙石裂蒼厓雄匹杜陵之聖況乃清豪馬跡思托鸞翔秦臺則海望三山夏變則碭探五子九邊蒼莽和朔塞之鐃聲二水瀉溪弔吳宮之花草笠擔曲柄囊挈單衣鴟都序其漆經螺嶮烘以石炭黃金駿馬燕昭之臺矗青雲綠鎖鴛鴦蕭后之樓迷絳雪時則僕方待詔君正壯游畫輪聯寶犢之尺蹞繡陌接銅駝之寸步柳潭青壁並命登高瓜市紅燈分曹射覆森森沙苑麗左

輔之蒼龍杳杳齋宮望神壇之白雀驚才詫其綺絕襪形拖以自慚羣讓蛾眉恆欣驥尾既自贈分繡段跡閒瓠籠征夫既疲馬千山鬓子亦孤松三逕行行且止天涯之消息茫然去去奚留海角之孤亭何處十三陵金鳧夜雨詎知寒食題詩八百里沙鳥春波誰其長橋貰酒何期遠道遙寄十聯并荷可甯乞傳三昧野廬水店悉佳興之皆同幻女天花詡清思之倍勝益知老去進步彌工試即簡端尋源確論太引商刻羽本有二難選和從音原非一律若乃浣溪秋

與黑蔌實俑子山內完宮詞白雪亦貽謝朓辭橫汾水趣沅芷而步澧蘭鋁誦淮西改生民而塗清廟則奧窮石室始可悟以方員律逮瓊林乃得供其馳騁然或事疏山栗祇號書廚物博海鳧徒譏衲被玉驄三疊虛規若士鳶肩嵴嶸雙聲僅畫齊姜螓首是則冶詞致礙平原又患其才多澄汰未精黃門更嫌於質勝矣抑或頹然自放但挾空夸率爾成章遽希獨繭木蘭寺後坎泥快入諏諧瀑布巖邊累練聿同野戰參軍蠻語博士吳趨既已病其貧寒亦頗嫌以坦

率不知殉農險怪自祖淮南栗里沖閒一宗鄴下招隱之青葱峭蒨亦涵乳竇金泉供奉之俊逸清新不廢蒲萄盧橘則未窮二酉又將誰詫泓崢莫擁百城亦更漫矜蕭瑟也而君則心涵玉海不受纖埃腕脫山墳一空諸有以故練濃歸淡化質存精唾珠玉以隨風縛騏驎而赤手江楓涼雨愛堪蕭氏之奴柳色潮聲解可白家之嫗銖衣霏霧知紉繡之皆凡珍閣乘空陋馭婆之非壯允宜附諸歌錄冠彼詩林禮遺搆於賜書揚扶輪於大雅嗟乎提囊入蜀握管依劉

醍甘勒南海之珠厓斫竹補西川之茅屋類皆得諸遲暮闊彼升沉斯巧酌夫自然乃獨臻於高妙自來有作取並從深即此證今則應無遠況僕素佩蘭言遙思柳葭淒淒往事倘懷光射殷盈渺渺離羣未擬歌酬悲藥覽修容之入尺弗如沓尚疑城北乃公做勇氣於百人所畏者業抵市南爾客正懷夢草又値刋棃思搔首以問天幾服膺而汗地尹吉甫嵩高作誦眞覺穆如王子安日落成聲自然無跡拔驚爽籟屬愛清音用煩錦鯉片鱗徑汗紺螺高頂證佳評於

處士定跨折柳之雄篇招反舊於王孫尚有栽篁之古寺

公請敏公住明覺寶掌寺啓

黨子谷石頭菴到處天多剩月若耶溪雲門寺一般路淨無泥凭教直　千山撒手處橫擔榔㮚也要高提六位安心時踢倒淨瓶三緣不揀精麤匠大究須安放既已從九子山金沙轉路脫下草鞋何妨嗣千歲僧石壁開堂添將茅蓋伏惟和尚說安樂行証若提心通宿命於紫蓋仰人受密記於白厓藏主妙禪悅味如菴摩羅果識玉版之非眞示正法眼若優鉢曇華擬金輪之作現福衫乞食悉徧神州鉢袋薰香正阪末土爰有刺涪古跡寶掌名藍路誇清堂摹詩泚則黃金洗骨忝六招提刹竿之冠標千具胝晏坐之雄顧乃薪火無傳花龕乏主竹林缺崙誦之比邱柰苑作久虛之方丈自必定高珠觀慧洗金田力能修役縫子合盤方會打無麵胎餺飥擬申供養乞枉道場而鶴性難留雲心未定始謂寶垣新帀不堪雲水單身又云海岸孤遊欲禮潮音瑞像遂乃十方口

誦三輩心維仍希言下之承當更作從頭之答問夫五燈競燄本來同出誰家七衆分修到底各歸甚地諾巨羅蒲團谷口尚自許後來人借兜欄楯七重掏留孫飯鼓城中未聞交彼侍者承占利沙一樹況此筆倉松古丹井泉甘隣雪嶠之妙胸倚辨才之香閣正好犍椎獨倡爲獅子窟巧度沙彌奚須錫杖頻飛向蛟門山別求生活老老大大如何住處不尋巍巍堂堂休問從何來至伏願青猿早答白象親騎摽一指以聚徒俯三身而導衆鯨鐘鼉鼓幾曾賣弄家私

霧柱風幡只要證明大事慈雲青覆鴂鵠均榮香帳如臨龍天共喜行見白花巖大士印滄水以點頭莫辜青葉髻如來跂碧峯而招手

駱肇翁臨流枕石圖贊

李北海鐵書攻紉曾攀黃鶴誇仙米南宮玉軸摹眞舊擘紫鸞用寶自來絕技每出經傳歷揣專精尤推石隱蓋懷珍莫試多溷跡於囂塵而澆壘無從或寄情於小道灼龜鬻餅有托胥然訂豕辨魚得心奚訾又況才宗四傑青牛紺幰之宏篇歌按三公綠綟黃

鵰之貴胄詰師楚依重逾兼金交擬吳侯醉方醇酎迷籌卽席腰鐶當轅折五鹿於鐏壘拯一瓜於岸獄斯人也斯會也固已干靑雲而自負貫白虹以無慙洎乎密覘莪膺老栖堂徑則百城高擁如覲象負之藏三品分行騤逼龍威之案溪頭凌髮獨引盆池籬畔鄰杯剗嘗醉石離復一廛近市入體傳書勑棗倣諸棨碑賸花骿以衛姑而寸田窈窕漬幻珠宮尺澤慨泒別雄金篋將達人之誅㝵詎碇天游而遁叟之鴻漸須追壁畫矣僕也屢賜乙稿夙次庚年文經封塚尚希副走於京師墨賞臨池祗擬遐尋於空谷驚窺拂素巧狀貞幽訝邱壑之儼然識蘊含之有在珠林重疊自淩禿兔於沙彌玉枕依稀定似修羊於石室遂題阿堵并及疇曩贊曰

有介如之貞而弗守其硜也有湛然之清而適準以平也觀市者矚之爭也游藝者仁之聲也浩乎其所納者五山之冢八海之渟也困代以肱也濯愉以纓也十水而五石幻師之抉吾情也倘泥似於形也猶羅氏之數晛而翔者笑諸冥冥也

暨陽趙羽九南魚集序

嘉傳丙穴酒馨戕罩罩於清歌化憶天池風負聘蒼蒼於糸偶吳鄉蘆葉玉劃詩屏越島梅花錦搖間札蓋南瀆萃芳華之藪而魚行達竅妙之機則夫泉涌文犀濤驅香麝寶海振千秋而鳴磬玉池網百氏以啣珠固宜貝闕喻以雄奇石潭示其靈幻矣苐吞非丹篆菁巖詎比牛沉授未黃衣藏室秖成獺祭步浣花之百韻無非朽瓜驗瑀矜倚馬之萬言孰埒盈車裯礚乃若鴟夷井畔倚樹成廬玉女潭邊穴山作硯

織千絲於鐵網典墳邱索之精醇吐百變於紅樓沈宋班楊之醲邃金鶡萬丈先生方扃岫以深藏白鹿千人弟子乃叩帷而請讀大倖笑爲險極探驪心雜北穴之浮沉名揭南溟之澴濟則夫洋洋活趣潑潑遐思業應裝囊白以流傳亦可擘雲藍而細論者也夫洞庭泄秘蜃威啓黃熊之書宛委藏奇軒后窖金龍之簡自來麗澤盛鍾揚州趙細匹諸韓詩謝書肩以班史冰廚石室海西越絕之編綠綈銀壺江左蕭齊之記范子安七千餘卷擔橐塡門王仲任八十五篇牆垣置筆他若赤城挨賦綠嶂題詩玉海駕乎異人銅盤轢諸仙品漁翁西塞咏白鷺於桃花太守東陽糅紫莖於楊柳寒梅繞屋香結書巢修竹當樓清開茶晏莫不遊沙比怪吐墨同鮮熚疑黃腦之貫斂矯若綠鱗之掠駝郎君邑帶輸紫石秖號新州鼓出黃精僅稱古縣亦復譜綜玉璽集耀瓊臺辯禱馬之逸詩播牧牛之遺稿灌園洒洒揭標向若之驚藝苑恢恢迫挾忌筌之樂既自半山翃以制義人比重於科名株守訓蒙墨追帖括勵難薪於敗甕惟知僑鶴

瑤泉誇折竹於寒氊止習嘉魚玉茗磨抄齊甲便訝談天子說燕丹翻疑畫鬼於是栝均郵索掬甚游涔忌六緯之繇飛謝九師於龍負昆明秋典狂說鯨鱗東別春潮甯搜虎狀達乎江環吳越虛留孔墓之簪人異嚴朱誰壓梁臺之硯紫毫花盡驛訖夢以文孤玄碣松深石刓岑而韻絕吾甯結籍餌孰求仁此所以達人來冰語之譏而賢者切香癖之懼也何意慈情洸瀁濇滴冰蟾銳志深沉繡移紫鳳洒辭林之風雨恍驚泉客揮璣泣淚數之鬼神儼覩鮫妃弄杼君誠豪傑熱肯因人僕本迂疏好因稽古此則妙欽蒙泊定知浮鯉之堪傳經代攤玄自識淪淵之必壽者也又況在淵在渚用物偏精可釣可杜會心獨遠滔波隔浦蓴膫子之芳辭甚雨流圖喻視萌之密注綱細鱗於急水貫消長夜清風乞通印於霏烟似覩扁舟斜日任拈蓮戲聽寓艺垂究披翳日之雄談洶屬觀濠之別解抑且溪尋干吉浸本東南浦泳山遐位原丁巳倣山經之奧麗儘驅黃頰青衣軼水注之離奇合狀金鳧赤驎把君十卷則徙徙俱配鳶飛寄我

入行將稚雅悉綴鼇擲較視山中辦藥僅注藤花席上揮毫惟工柳絮尙覺吻濡之未暢終非騰躍之有神殆使僕辜恍若之懷而君作猶然之笑矣若夫寒從帶荔欲陳車轍之淒涼餞厭滄楟故作泥沙之崛強儆一椽而制樹妄比吞舟悰十上之引雖自傷點額則滄洲孵傲豈其我見拘墟雲夢堪吞何至此中留芥爲祈觀者請拓心胸寄語同流勿云鱗爪譬諸石鼓擊桐應大扣之鳴舉似金針返雖作神車之指

上座主臨川李公代祀禹陵序

迥自虞廷巡守始秩山川周室懷神爰崇壇坎青封白時旣隆羣望之羔騂火德金行尤重前王之劍舄雙杉冀野穀林蕉致丹陵一鏡橋山翟道虔齋黃帝竹簣五舌典勛風堆石獸千年祀修沙尾望珠邸之烟氣漢家之琯訪蒼梧進鴻冢之山圖雍竈之豆歆青牡自來首出胥答神靈凡有慶成藐申昭謝然而黑沉捧盒選必醇儒黃帕封函來需貴使奉花綾之嚴閟署名止許公孤格龍駕之淵微契德端須賢聖銅盤剪水待遺卿監石感金泥崇頒太尉陳龍圖淸標一代中天乃注禮官班景倩奧探六經西岳始充冊使迨及明堂圜水之年社首方壇之世莫不討譊銀海諫列大夫顯返珠禰臣稱中禁固知代天攝禮遠超有事之恆儀卿命通誠大異虔懸之舊式矣我皇上御極之二十年化成繼照德協重華軒宮則輯端三千舜野則封山十二西流錦鳳隨天馬以來王朔稹銀桃並旒縶而歆貢靈調玉燭郊見三霄孝貫金燈袞連五聖總繩繩於一緒啓井井於歷朝爰念禹功特申遺告黃扆視草求大賢於畢榮旦繭之

班紫陌乘軺簡耆望於稷禼夔龍之上蓋會稽夏后之祭惟我座主臨川李公當使命焉寶琥煜煜道登白馬之壇彤節翩翩遙遞黃龍之瀆柰宮牆之幸厠隨耆老以偕觀竊覩吉蠲寶探蹈舞夫人皇出震原以參贊兩儀哲后乘乾本爲柔嘉九則緬維有夏實奏成天極四載之憂勤著八年之荒度辛壬癸甲拔攢樹而編青羌河漢江淮蔡渦神而窮赤岸底龍門之鉅險梁州則砮磬始來平馬頰之洪流岱谷則鉛松乃出一絲一粟胥賴隨刊九澤九川悉由胼胝故

危微心學龜書本紹於唐虞而疏鑿神歟葦撫終高於巢燧今公道傳應律緒合陳謨揚上帝於告成報明奕於作乂梅梁風雨胥郿鐵履之勞宧石松杉聿介乎圭之福從此物陳筱簜命復蓬萊殿殘舉之明禋瀆墳墟之舊緒開鬟黑水鳳翎連肱敢澹清黎龍民鼓腹宮卑茅蓋六屆察其敉敉來緯柳梯三壤登以上上使星臨處便育蒼生仙氣占時端書大有是雖扶胥寶策囊肚瑑書璧沉溫水未足比以勤民符禱辰星孰能方其重本又況峄高玉匱夙號天承洞

啓瓊樓原藏靈寶紫庭密探古珪森日月之光華滄水遙徵秘篆列河山之體勢棧鍾七寸劍鞘千秋偶皓璧於階前侶黑書於巖下候巢白鶴翁依拾箭幽溪澗躍金龍屹長研砝仙倪永與高闕烏首歆祿窴舞奇碑螺書護蘚岌岌楓柟之谷修修竹箭之匡莫不矖並帆留蹟同扆負備垂越絕成書顯載春秋實錄而公胸藏萬壑才埒三臺鴻文匹怪瑰於山經妙注瀆精微於禹貢升梯思古合得銀編鏤壁題名便成青字讀摹卜子操卯登稽搜猎探藍石之琨琰藻

發赤衣之繡此則鄴乘良刳比集鳳以尤奇賦自名鄉燭牽牛而始稱者矣且夫杜陵遐謁白沙猶詑荒庭司馬孤探予石禹誇靈穴況乃日啣天語版奉寶書耀合釜之新符報歌功之大典遂使靈邀釋節慶洽金箱睟漁浦以宏庥庇烏田而賜粒彩雲遺祀實過王褒金篋乾封還羞方朔將他日特書瑞簡栖神允贊答陰郎此時偏閱中經咨輔何如宿岳也哉淩泉窺酌菲執經喜立高帷井待探硎觀禮幬非小相豕都亭之便坐薰內府之籹香敬卽雲披耶當海測

若夫犧陳黑牡鹽鱗紛從灌酌黃流彝彝具在鵝笙夔故振唱舞於花甄龍勺雞彝煥紛髹於蔣席泠泠鳴贊肅肅升香數以九而以三時或明而或闇惟天子使例遵予晃之盛儀則有司存請按金繩之確注

夏雨笠詩集序

大如珠而小如霧黃經之咳唾皆珍秋比松而春比蘭白髮之親知有幾則夫雪葵署卷玉笥成鈔幻浮蜃於靈芝退射鵬於絕技將唱爭禹慕君應自信風行而序委齊都僕又焉辭蹉卯也夫嘲花弄雪例屬

騷人比玉方金類煩知己元微之酬經硤洞歷徧長慶之吟白樂天豪伏釜陵盛述彭陽之稿皇碑抵絹踔賞逋翁冰篆如螺仙推供奉至如蜀隱之奇而欲搏佐書之窮乃始工辭緬青衣噀誇白霧大率燈借淒雨展其名山柳塘暢皂筴之深杯花市並紅梨之促杖而其厄窮互憤困頭交譁遠傷杜甫之貧近慨唐衢之淚亦復新褾錦錯屢悼才難古硯銅斑均悲俗巧然竊怪沾沾競病役役推敲惟含詞苑瑤華囿採靈臺金鑰將集評栗里終疑達道之難而賦出平

原仍詠緣情之悞矣若乃僕於夏君則不然今夫大鳥奮垂天之翼江麼詎傲以蛟棲神龍冠游海之山壤螘焉誇以粒戴何則志別乎高卑而辨懸於大小也若乃敘兩人之聲應撰五字之詩魔感或百端體凡三變綜其前後約可陳焉溯自光穿東壁飲覓南隣園賡文士之梨桃經注沃民之柤柳江彪宅畔寺訪金人彭祖山邊石尋雲母斯時也聯方號璧貫且如虹趦青旗而沽酒誰飽誰江主白社以盟花一顏一謝此則篇名六箸什紀五游皆修禊之餘酣封壇之陳跡也既而潘仁鑷髩漸屆中年謝傅攜秤適當强仕俸米囊之六百鄙人方書急河渠草奏牘之三千我友且對陳郊祀時乃圖希倣俠策變摹賛違情滿擬春陵撰樂預規皇夏此則花門蘆子別作三眅藥裹棋函統成一笑蓋築金之感激方深而醉石之流連胥略也然而蹇緣磨蝎韓蘇之病恰相向悲寄啁鷃范蔡之厄仍有二自彼一鳴被斥五薦無憑放左徙於江潭埋參軍於葵藿方自謂屯由骨相只合窮愁拙本頭銜焉求梯滑而君亦栖栖南北寂寂風

雷覓九方而馬骨猶枯奮一尺而魚鱗莫換問千秋之奇字虛登倉帝歸臺惋六義之孤經枉弔韓嬰舊塚笥至遺琛覆採穢席叨迎著玉版以藏名捲珠簾而奉對而乃一麾秩散十舉言空田中之黃雀仍饑夢裡之黑熊杜射訪溪村而雪甚孝廉則依昔空舡漱石頂以泉寒逐士則猶然懸閣嗟乎文章多憎詞賦虛工豈眞所壞之難支何至相隣之適似也獨是瘖鳴老馬哭指豐碑着縗之忝寄櫻桃擯海之愁紓薜荔適增傻語或感江山動效悲歌亦成風氣又況

五陵肥馬無非戀戀身名萬里孤舟祇是覘覘利達竊謂笙吹瑟鼓布聲本尚溫柔蠖屈龍藏治寸尤須深梓貂褕王案原貴德之讌談盛觴朱顏亦好修之比頻嘗欲儵儵浩浩一騁天機優優膠膠悉袪宿習無如羅仍視藪鑑則無源泳扉漏閨戶之方賦几眯飲瓢之樂君則漆文玩易已悟坤乾鏡檻鑴詩倍勤洒掃蒿芡蓬戶業厺原憲商歌赤軸青箱幾立夏侯經學玩金蟾於照穴郤倉雁於成羣根已天窺窮憑理積以故榆槐橘柚任作引伸蚯蚓蛟螭無傷變化

溪柳之自揑何處依稀得意背忘春禽之對語相關彷彿浩然獨露此則摶風失浪罄除滕厲凄涼炊黍蒸藜并化田園轍跡蓋始知往哲之左給而益證予言之券合也嗟手振性靈於紫雀此中本貫三才止禮義於青虯自古原通百福如觀石磴貴努前行似累銀丸就甘中墜君誠深造已登梯闥之三休僕總未能尚覘毛錐之一戰即謂游絲琢句夙尚隨波舒錦標才劇嫌說理不知風吹揚柳着題不得爭許露落芙蓉即景堪垂家訓更若山中蟪唱鏗鏘孔氏之

門水上葭寒蕭瑟毛公之詁沙揚箕宿茅屋詛其秋風纓濯滄浪草堂證以潭水莫不黃朱任作彩色恆新俎豆無祧遺芳愈穠書脫章縫之腐絕無蔬筍之翳悧又波瀾愈壯於日斜追琢原深於疇昔譬猶命秦工以彫夔石煩越冶而鑄周鏄彌添蟲鶴精工益駭雲雷細膩倘必晒僉指褻訛相援輪是蓋執一之偏心無與反三之妙悟者也顧香山娛老洛社投閒半由嚴譴之來回或審成功之當退至恭金鑾射策紫陌尋春則曹松尚厠臚傳轅固猶堪博士而君籌

廚海記枝缺鄉廣謝小札於金泥既廣床之白楫市依柳市即比華陰門借雲門爰題通德勒諸右簡陌入叢書洵在碧池處士之先更超錦里先生而上若夫音諧清越鍵足離奇宗雪悼而匪枯匹瓦棺而去濫石寵沙苑信埒史書烏鯽予犀覈登異物則君誇餘勇久從百韻以傳僕是小巫專請一言而敝注連滄海掀蘇公變眩之奇峭立毋匡兼左氏青蔥之勝

餉王山人蠏啓

風生江岸千林殘荻吟黃月上湖陂十里秋沙耿白

涼波高餤郭索蕭蕭夜浦明燈蟛蜞簇簇禕蕭蔬至長卿之夢協投門笞簮提來彭越之囚仍露介螯酥玉柱妙稱和糖殼頂金膏偏宜點酒實糟邱之一賦嗽啖咯咯奚嫌按臨海之十圖食指栩栩每動田家風味水國饔飧厨人獻以小鮮野客忩其大嚼乍同海物已費千錢遙憶山居特分一器捕從餌石一行噓沫猶腥餉及履霜數日輸茈已竟肥上珍於白蜆莫猜爾雅之爲蜞促小樣於紅贏休問予經之後蚓烹經細火便洗沮洳持對幽花始成浮拍若將解試

薑橙之味努力加餐脫使醉依皂莢之方請君入甕蓐床久寂竹甑方寒漫疑公子之無腸謹佇先生之捫腹此時猝猝愧未裁連瑣之新篇他日源源請再助換詩之佳與

吳東田樸庭詩集序

荒茨漁舍春波曲繞青門野笋詩莊山路斜通黃琢彩雲五色冒舞榭之寒芎靈鶴雙飛認隱君之古木蔓垣左右巷陌交通堰水東西衡扉互向身將隱矣菟裘營福地之林泉彼有人焉躡屐送予亭之蘊甕紅牋署姓山陰則客是吳融綠樹移家溪上則居分項里左原誌癖樺若金燈飲亦疑仙鮫如玉樹齊祖之百函暗記不遺陀寺之碑王仲宣七子交推辭覆車箱之局談雄桂苑篇妙竹林醇釀薰錦贉於樓臺創磕撼緇帷於風雨然而子安注易祇命騷才袁朗工文偏稱詞客烟離士舍非無獨立之吟峽寺江船時有登高之賦松陰黃刻或倣蟲書椰外青旗揭題馬射廣筵迅脫寫團扇以彌工古壁㳽漓貯山瓢而易滿帙裝玳瑁硯餉琉璃獨尋花徑之酒夫乞序樸

庭之別集嗟乎吾越江通珠浦舊築文臺鎮屼瓊樓原封詩窖遇從擁檝始自藏書襄陵韻創稽山占米謠權射的羣臣江上質妃白犬盟詞木客溪中愁絕鳥鳶奏曲下追公回虎嘯內史鴻飛戶生苦筆之花人唾斑蔭之玉石門築舍謝公揚初日於芙蓉曲水傳觴逸少敘清流於修竹黃雞秋黍秀詫嚴維白鶴幽扉逸傳顧況素琴花落方雄飛卷疊醉吟石硯苔翳秦高士亭標麗句更若挪菇祠畔范蠡巖前瓊臺振鐵笛之孤吹劍閣富冰枝之萬首類皆情深旨雋

上逼澧蘭語樸詞淳還追山木戛乎南弄麗矣越吟恢登六義之堂允入九歌之壘既自西崑乍變麝奩誇玉虎之柔靡南部翻新狐穴逞篠驂之險怪淸希竹雪芒槌則半入覆窠銳擬花潭粉面則祗成依樣陋惟買櫝虛甚鏤冰岌藍石其將頹悵綠文之寡色而君則精思杳杳天然庾信之淸新別趣冷冷宛爾蘇公之宕逸明珠夜照詎假雕鎪生翠春飛甯由絢繪纂蘭亭之絕倡大雅奚慚續草市之佳篇正聲猶在則使畢綜四部徧歷千門騁銅丸陣馬之離奇探

石粉痴羊之瑰異取精既富便役龍蛇用物能神自成颶霈將健覆相去何難踞五字之長城吳踵若何端可作三江之一柱也又況才人痤筆之倉文士藏書之館橋接平霞池通洗鉢短垣翠雨小松已過人長爪徑蒼烟古榦全同蓋偃皇墳爰語板度如雲漢鼎秦鐘檀脉若海千峯對戶依然紅樹孤村一曲浮家仍傍黃冠舊宅斯則移堂就樹借景題編逸才更易於追仙細律尤宜於入聖嗟乎中庭敝潔漫誇別墅之幽篁此樹婆娑何似小山之叢桂瑣牕咏碧含

臺奚羨五城石路歌青好事合宗一體雲根臥讀雪後閒評金精騰柳瘦之芒石葉馥非花之氣君誠號傑詎曰嘔心僕未能豪但應拭目從此林間雜集無異添裴潭上偕遊恰欣得謝一垣東郭數武西鄰持布鼓而誰喧投錦囊兮甚便綠楊泳月亭皋靈氾之橋碧玉酬山重振少微之閣搜驚春卉織評秋蒲自慚老不如人彌愧倡難和汝如從賭墅已知算九等於局中比値邯溝且幸觀五花於壁上

祭高安朱相國文

嗚呼自古之稱相業者勳數蕭曹誠推房魏依日月之末光際風雲之盛會非不勃乎其攀鱗隆然而誓帶至於論授金華書探石匱嘉禾黃犢之圖奇木白麟之對則又凹鴻硯以疚心牋羲圖而汗背周堪通術韋相明經裁竹書以飾吏事抗石典而綏昇平詎不竦大儒之雅度邀師傅之殊榮至於臣標社稷望繫蒼生調玉燭於四序洽赤珪於萬靈則又慚姚宋以居室遜平勃於漢京况於燮理陰陽裨資參贊擬負俎於保衡匹覩裳於姬旦弩羊則夢入軒廷朱虎

則讓參舜坂苑致麟游譯通雉獻綏邦而鄉美和羹
柔遠而州平咽麪巢燧羲農之治搨指掌於三年阜
夔稷契之班宛左肩於一眄是圖赤芾所罕儔而紫
垣所僅見宜其永補堯天恆賡禹甸鳴玉珂而宰相
名坊直黼幄而通侯紀殿若乃東閣塵生南衙露泫
仰泰山而且頹坼台星而乍變是雖檢叶占璜勘鐫
賜券而畫室讀七沙堤怙斷失九有之具瞻謝一人
之倚眘自應愴元老而灑如慕哲人而永歎惟公道
隆一德位總三師領顧命於玉几協交泰於黃扉以

學則鑄顏淑孔以勞則釐晉銘匜以守則魚殖布被
以文則虺誥豳詩以謙則解衣握髮以遇則賜筋燒
棃其出而建節也潤三江而救五嶼其入而乘綬也
修六府而敘百揆洎乎白麻宣草黃閣蹲鵷兀一柱
而擎天獨卓侶五龍而夾日以飛寅而恭者赤舄寬
以緯者緇衣典崇卑而無忒節風雨而皆時鼎黃耳
而羹斟雉臛佩乎玉而歌和龍墀以視金甌預覆羽
扇勤思司馬公之盡字走卒裴晉國之名播荒夷卜
副茲泉好哲王以漁釣庸登聖筵圖艮弼於胥靡猶

將絜六相而韋先古昔睎八元而胍踞今茲且夫畫
灰之頑議事或祕而難知而洽象則其應也焚草之
密陳公或慎而勿露而聖謨則可證也維我　世
宗憲皇帝之御極也緯緣練布膳郤厥珍御純衣而
三浣輾木輅以四輪堦土茨茅青瑣絶盟山之臺榭
綵供梟職練裙無曳地之嬙嬪則恭儉其最著焉壤
則三農籍躬千畝減浮稅於魚絲勸深耕以稻酒啜
孤頤老春秋之典頻行貸籽蠲租補助之頒歲有則
求痍爲至切焉城圏寶井山入胭脂分白厓之虎竹

埸青海之龍旂棃樹壇西禩負絶名王之帳龍駒烏
畔壺漿迎天吏之師則武功之赫濯尤甚昭焉莱釋
先師橋園多士匡山則經賜琅函曾廟則牢修金戺
宏詞籲俊交移東帛之安車博士增員徧習烹瓠之
盛禮則文德之誕敷尤莫尙焉維時左右厥緊乃公
參密勿以寧王馬獻大猷而啓銅龍鍾太傅之乘輿
許登殿上張車騎之橐筆每侍禁中蹇蹇納誨悃悃
效忠舉流承與海測夫孰非股肱之力而萬石之功
何意委形促促乘化匆匆城頗隳以樺燭物劃擾乎

紗籠緗黃髮之番番人生至此誦白駒之皎吾道其窮於焉輟朝易素悼震九重輦賻絹於內府給祕器於園東望車臨諸委巷穹碑製自深宮備哀榮於一代顧何捄於反終且嘗歷數世家博稽載籍類均享夫耄頤幸年多而施澤天皇之翼紀萬齡商佐之齒傳二百倕僚而殷受者老彭堯官而禹薦者伯益師尙父之持旄七旬衞武公之儆詩九秩乃至魏寶公之入漢蜀范生之仕特郭令二十四考之中書越公八十三年之宰孰莫不並鶴去龍方松似柏獨至

公而不然實蒼蒼之夢即嗚呼黃金鑄大夫之身已成往事白玉作仙人之𢺮祇益心傷老成既謝典型遂亾龍門閴寂馬塚淒涼自晏叨乎孫竹並履錯於門牆莫不盱衡天地擬議四方謂崧高之降維嶽將雲白之去必有鄉維某叢以眞實是皆蠡測之腐腸無論山君王屋眞誥廣桑芙容之館迎丁度黿鼉之窟府劉沆悉雜語之悠謬原外道之荒唐即彼星乘箕尾極對弧狼而傳說掌惟巫祝孫韋職止畬糧詎足了生平之舟礪挈天地之維綱孰若公之㤥㤥功

業炳炳文章丹書藏之盟府玉版鏤諸明堂足以垂兩間之不朽煌千禩之耿光所痛者向往徒殷斯文乏主侍寶瑟以焉從叩韋編而莫語更復曩昔周旋夙承獎許上林蒙獻賦之售西掖謬掌綸之舉松厓石室親聆座上之微言雪夜紗帷屢載燈前之清酤彼夫大澤深山雲扉壁府總懷殺之臣隣追負暄之婦孺尙猶懷倚較之圭璋慨潤枯之霖雨矧茲禮愼摳衣義歷負土思築室之倘遙慟服衰而奚補捐百身以徒哀起九京而誰與能不交血淚之霪霪訴丹

誠之縷縷惟希揮麈未忘乘鸞無阻凝壯氣於爲山鑒生芻之代脯麒麟入畫請廻天上之朱輪薝蔔移香定降雲中之綦組

鄭雲叟印譜序

版摹黃鶴古文舊嗜蠹魚書護金龍奇刻星羅鬱屬越聽廠勝斗詫銅罌禹海題豪土埋玉硯翠壺韻薜刻丁則異發荒墟赤石拳螭夏后則銘留遺窆淒涼金盌鬱漂頂骨巍亭縹緲丹芝菌蠹山心斷璧莫不愛同宜鼓好埒湯盤綱斷髀於千秋費裝潢於一室

況乃逖師璽節欲匹范金遡法沮倉擬耑切玉黚黃屈曲突山鬼之髯鬐漏白依稀映飛狐之怪譎新幖壓赭帖重蘭亭小縫折朱圖緷夢岸樕猿召鶴捧薰桂以題名傚爵規彝入蟠螭而寫狀則山中花曆宜漆金石之雄編溪上茶經須得琳瑯之後錄矣鄭君雲叟衫裁白氈牋擘藍雲國所稱東海之布衣南林之詞客也買山剩芧曾吟隱服于黃箐補屋更茅舊种荒蹊于綠野而乃屠龍剩技偏事刓鋒雨粟神工兼精繆篆三符四印翦屈細以金斜一白半朱節垂

圓而玉滑莎牆蝸繡諸君咸載酒以求觀花簇魚飛維予亦藏刀而滿志爰綜鉅冊歷譜方員更示鄙人共爲賞鑒夫山眉廟考始自周秦墓柱祠碑盛行漢魏久湫瑄璜祝蠶勒詛楚之文韓城寶樽晉姜熚保孫之鼎白圭乎璧崑崙則紀跡弇山貝帶金罍贊皇則吉鏡癸日更若匜箴司寇闕詠孝廉夾江之碣蝕酒宜瑯琊之臺歸秦帝以至荒求疏佗昧訪循蜚鈎堯鑿於崆峒辨史刋於書府宫天作幣皇肇尊盧塹谷園金布莿軒后是可知紫霄識漾原傳神聖之心元律裁雲自壽古皇之秘矣至於巧施駝鈕妙入鸞綾則并相佩於蘇君授軍著於賜氏兩京文士謂取鴛鴦八會眞仙章分龍鳳周亞夫之故宅處垣亦有澗銅衛將軍之舊名破篋尚存古玉他若送梨眞蹟赩耀貞觀斫鱠新牌脂粘東閣紙披粉蠣快晴驗褚氏之藏軸捲珊瑚垂鄒辨勾家之僞榆林道者別寄深徵鳥鼠山人牘標邃遜類背搘衣染赤雅闕囊笠之鄉蘸甲塗油私署圖書之府若乃詣臻更上名擅無雙則伯氏栩以坰殳孫壽先其和璧歸安碝磔珍

伴赭白揮毫白石鏤瓊妙葴小紅度曲蓮花的的王順伯核勝錦連椰葉垂垂吳子行輿通石汁洎乎近代尤著名流泖湖餘興乎斲琴寶安博酣于沽酒晶鏤炎海二王亦許蠅栖凍發青田四面仍輕斗覆此印吏之大凡文房之勝概也然而廉非楚相未容優孟之衰冠才異中郎詎羨虎賁之陪飲竊嘗廣搜八體徧考三家知集古之甚難識攻堅之不易今夫義抽趙郡夾注川滙經續郇亭氏詳山牘三均二近齒唇自別毫芒九隻六雙奇耦各從定位苟使踳駁索

隱轉簪連環釋卦而日七全悉拔數而悉弦互缺鍾埋泉底剝悞晉魚組貫林間泐訛瑪虎則未研易注甯知府藏之音不本說文虛撰菴閭之旨甯云珍秘只益咨嗟次則三分鳥跡搆藉靈光一寸蠶匡闢資鬼斧鄉枚寂寂律嚴本喻鳴刀遊刃恢恢腕健夙誇扛鼎脫或師心作古藏圖而妄效匾蠣刻意求妍折角而遠誇倒薤黃天眛認墨等偖肥碧落悞參尾甬燕掠則鋸牙凹凸鐵線輕浮帨椒殿之翳睛倀函封之失臂碣來布[illegible]之譏具夫悉筌之趣又若金陵山

畔墩摹謝公巴子城西坡追白傳字從摩詰曾皈竺國之經卿着蕭閒別副雲林之號抑或秩鐫執法不解秦官降述庚寅莫知騷句敢鑾奴於直閣黃扉猶病其拘疑犬子於長卿綠字終嫌其陋則四聲未叶倍貽筆塚之羞一字恆難卽減書巢之色止涉瑤函奚登棗軸嗟乎雲臺已墜鄙功久闊王元石室全述刓角方徵九疊何意釵頭細鏝貌盡枯藤鼎足懸垂悟通霏霧從長棄短雪漁之故步全超酌古宜今石藏之遺風猶在矧復敦援宣榭樂識周鐘修辭卽以

立誠解頤還能猜讔硯山犀帶苦換仙經竹搭烏氈勤覓石囷輟耕編裡賸餘歲之三千鳴軋樓頭壓長亭之七十以故香雲細膩滿挹風華棠木斑斕儼然典則游海潮林而瞻妙座悉鶩鬘帳金鈿臨洞庭野而合咸池盡詠綵旄錦瑟從此邊從澆廚頓併蕉雪之林格任搆碧承貴爭山之典附諸畫記配以詩筒幾疑此日一人端許君家三絕伏尋跟肘敢振宏聲敬佩飄揚還申不次獨是鴻都聖白本才士之贅餘雜汁濡丹實儒生之小道托水仙於陸子當時祗目

散人儷小令於徐霖列傳不離方技廉纖類賦焉事蟲雕磊落如君奚甘楮刻不知多才餘慧每旁及於杆梓隱遯無聊半借澆夫壘塊柳陰激水偏喜煆爐鼠跡鄉髭曾留塑壁野翁挾笛裂烟竹而雲飛從事横綃繪山羊而角潤而且和弓俪矢利用等於神明蔦甑鈞車靈奇效諸變化自來弄物俱有聞人況垂注夫斯文又何傷於子墨卿誠獨步聽假苓芝僕病未能叨分犀鎮抵臥游於探篋彌耽生綠之脈歌骨立於標鴻[illegible]續汗青之簡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六終

望三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七

會稽胡　浚竹㪚著　　族孫念修右階讎校

蕺山書院記

兖聖侯蒼梧畫像春秋漑棣吏[redacted]文翁赤水遺刀齊晉叓巴賨之陋清湘樹密玉易千秋白社蘋香石人一岸月林藐藐韡韡魏井之金壘石鼓峩峩擬孔庭之寶瑟但詠詩射兎任培舊學靈心而結屋牽蘿半屬昔賢幽尙豈識柳堯梧舜鑑吻矛暉栗北鉛南孫憑素染輪揉隱栝戴寠詎限規繩爐碾礱諸負子

奚分黑白則夫振青門之巨鼓何難感聖於鮫人鞴赤堇之洪爐應合鑄顏於桐子矣城北蕺山之陽有書院者山故越君遺跡而院則我郡守永城李公所刱舉以嘉後學者也爾其梁絙瓊玉貝環瑩文德之高林栈皮芸囊刮壞泐家人之古篆虎皮授易座壓東陵槐谷安徙市逾西華第蕭齋之甲乙三詩龍骨之章畫海畝而南東六月蟬鳴之餉緯披彈六雅肆敦三固麗正之乘超抑嵩陽之薪積也茀蘆窺夾峴履拭乃勤襘咏高壇紳書始切故建安漆沮仍愜往

哲滄洲益部瓊篝止廓當年石室至若紫莖遺枏事屬尋仇烏啄殘山謀深霸國訪驚雷於計泄五行僅察地參災勵填土於屏檐七術乃伐榮燕穀邱歸馬歷焉補鳴琴寶茝魚腸奚闕負劍且嘗巖搜禹祀山跂姚封緬薄海之退邈按揚州之古牧地從靈匱夙闕神圖天煜文昌昔垂大訓寶書龍德藏秘籙於南浮玉宇蝌文鑰微言於覆龠乃至平林鳳集碣萌淇水之歌深谷鳥飛業倡耕田之操九山並列端貯琳琅萬國會來寅無斧藻而乃騁樵頭之卜術戍占汲

汲青龍頒桂實之成方丙戸沾沾赤荳函封金簡杳忽策府之探使走予衣不入王宮之夢郎至賢如賜氏聖若尼邱結駟求南奉琴自魯而犀甲兼黃池之敗則屈盧既以迎郊龜山振白雪之音斯長頸迓其操縵方將法摹赤烏訣奉予狐疑墨海之匪磬視珠庭之總腐七十子文章天性瞠若各邅十二公易象春秋判如汝豁今乃即林移栖借澗烹瓠跟利里之荒榛肘譏臺之斷埂是即哀文已富築舍背精四術儷諸金絲九經賜其玉版而擷岑尙酷味蒞猶辛執

追豹谷之聞風甯抵鵝湖之養正然而龍伯灼番鼇之骨柴誓未許坳觀麟精化神木之瘤雷雨尤難灌測晉於授几屨接凝香奉多轂之雄談獲破荒之偉論蓋謂宮摹銅柱則松尋而節未憂多駿買金羈斯馬喻而駕甯取泛況越郡値山行水處之鄉正秀競流爭之會披萊舊俗本習沈雄操概餘風向諺砥礪則使驅範學府步式儒宗力紅絲以鳥耘舞雪毫而猿化天祟鬼事另剖圖書習戰仁攻別移山水秘藏青複燁區治之芙蓉異述朱髦飛海王之驫歸將六千君子轉爲曾賣之朱干三百戈船不載禹疇之寶篋耶更復螢丹雪皚卧傚薪勞鹽黑蘁醎嘗厺胆苦冰憐惴惴抱綠笥以竊搜戟迦行行努青箱而遠涉雖宮茵葶載贊者列以羔翟樂野壺豚贈縞者埒之篻籜殆若蛤璣象齒遇良工而彩發鉏鋙亦如桔梗芣苜當豚對而珍逾昌歜則推豪命傑例均致胙之噌吰起懦剬頑恰並審聲之蹝踔又且雞冠禦侮問首資强犀角歌商學先秉毅謁斑龍於鄒廟壁立守其巖巖訪石馬於嶲山效逃矢以閭閻摽門鼎覆卻

擁篲以辭嚴負郭瓢空褰握椎而勇倍彼皆化虧一間粹契三堂飫江海之詠游邀春風之問答猶且法天行之健奮絕同流成地德之剛堅依忍性先型卓爾舊跡非耶則末遠兮伐柯越曷牢乎守墨矧復經尋鐵樀傳核丹筒辨蘭檢之未剛印竹書之或可形弓賚德命錄姬侯黃髮思賢誓收嬴伯兩狠擾攝柳樊採東海之雄驅鐵園遊板屋美西戎之霸乃至朱文歷歷金匱班班褒五殺於關中憶枳蛇於海上黃金乘馬著論稱仁白水酬狐釋經引實是均五覇悉次三朝假句注之弗遺灼儒歸之易信倘謂洞唯扣石溪定沿金織簾必種苧之祠浣筆需愛蓮之沼殆猶易序而採蘞無異刻痕而求墜也公拈斯解草入風雲僕聆茲言宛驚河漢始信智珠原在妙甄薰穴之丹美箭匪今詎醜鹵沙之白允高綠野突過青霞陶險鷙於冰厨發英華於玉笥嗟乎城環石竇吹殘之畫角空悲水矚蒼天矴後之樓船幾換宅留內史賸表銀鈎圓弔靈文旋埋金盌甚至經馱白馬泉分藥樹之紅池舞按黃龍岫割梨花之錦薦辨刲灰於

越絕撫斷碣[illegible]苍阿角齒虛谺虎牙枉峻千年莽莽任驕壞其誰屏七聖悠悠總車來而亦昧乃頓使痕窺陳篋鶴聽吟風虬畫壁於藏書匣朱櫨於歸德轉笑水嘗惡垢溪泛嫌邪確同夏蚋之疑椿全似井蛙之語海又況山陰從事雅受韓詩東武先王曾膺戴禮一盤春筍潘太常館屼南山數樹枯楊石子重室標隱岳麓征翟畝海門續宗旨之微易玩龍場鑾雨發艮知之悟考亭提舉以來和靖僑居而後經鈴史鉞代証人心南岳西林輩傳道統而危樓人譜小學義圖且擁架以買山并檢蔬而號蕺則貿從學化隤假人靈彌徵通復之根機倍顯東南之耆券特以禮裒豆龢政急米鹽銅魚止課唐瓷紫馬唯探秦碣湖膏鑄鏡誰洛遡而伊洄樓竦披雲孰曾圖而閔繪更且戟門種杏妄叨監簿池亭書巷裒緡枉費賢艮疏牘馬梧隙地綠竹狙侵茂樹叢祠蒼雲馬繫遂致五車彩匿九疊精嵌圍焦苦於三年謬毫釐於千里匆匆卒卒此處弦歌寂寂寥寥昔時歲貢奕棋命葛柿林悞北寺之交杯酒從韓梅崦恨南園之記穴山老注尚輸墨數韋編橫嶂詩才猶是鳴喧蚓竅而公乃硃研松露立霏觀嶺之明霞筧引花泉重瀹姚江之舊派百川比障極已拯頹半水如璜覺誠覺後豈若櫪間飼馬但著官清城上聞烏僅傳吏孝尚書長慶辟文士以酬吟都尉南陽聘隱君而化俗至若茇棠佩德銳擬成金謀野乞言謙懷攻玉則夏屋匡山之賦時習進其誠明長沙岳麓之碑仁必揭以性命九枝青檠固芴燭之無他萬丈丹梯蓋登高而必自他若辨矜夏革問哆縞獻珠玕麗賞宜春賦摭紫梨節竹憤嘲墮笏暫呈獺髓之編墨揣專門但博獅蠻之帶縑帷任下桑柄從拴三多卽丹府之馳萬卷亦白沙之垢自來玩物大抵云云疇曰希賢莫期矯矯望五雲於黃閣勿辜時雨之功俯八海於青霓請作浮雲之覩

答吳樸庭進呈　臨幸臺山賦冊書

攝提柔兆之年舜宅堯都之會歲唯八月駕幸五臺萬騎雲屯四朝霧集蟯合符於軒后法時邁於周王典甚鉅也足下恭迎駐蹕目覩陳詩仰瞻玉輅之光

遂發銀毫之彩詩人之賦麗以則既摹白雉靈臺君子之車庶且多并擷紫芝寶窟爾日三臺擬薦一介失辭奏書未達於明光趨召遲遲於乙夜縹囊寄示璽牖私評鋪張則雄匹兩京奧軼則博窮二酉湛盧出治寧無天帝之下觀結綠生虹定博荊王之剖視僕於此時固早知虎氣之必騰而鼠坻之足寶也今者德音復惠望外驚傳備詳三輔之風行業動九重之天鑒蓬萊殿上氣賞凌雲龍鳳堂前聲嘉抵石捲珠簾而傳詔閶門則錦賜楞蒲啓玉鎖以藏書別殿

則函裝玳瑁雖復馬卿白鵠揚子蒼螭褒靈節於龍墀訊子虛於狗監庚子山華林馬射獨推楊柳春旗張平子陳寶雞鳴高擅虹蜺華蓋恩承大賚彼但殳前懽敘來游茲爲薪積且自詩垂吉日紀載時巡入皇羽騁寒明爰帝圖披乎扈銀繩玉牒祀日觀而封泥黃晃形車禮河壇而沈璧以迫迴結元於蟠木訪至道於崆峒載爲止及方州東馬未窺邊障巧爭吐鳳狀設梃其何難技郎影蟲揚蓂圭而尙易若乃清涼萬仞冰雪千盤道場本屬文殊梵塔原傳阿育金緺澡罐尙存聖跡留貽石虎銀鐙亦有神人化現顧其形居四塞勢控九邊扼井陘句注之衝襟伏馬飛狐之險泉漂太華直接黃河石聳漫天遙連紫塞龍堆下望雪山則歷歷旃廬馬邑西憑黑嶺則重重土堠乃至常山孕畢具識寶符夏屋留堆曾埋銅斗望瓜沙之遠戍俯代朔之雄州五原洞悉於掌中九姓均讋於轂下爰是載揚神武盛飭軍容誓七萃於羽玲振六師於秣韐谷蠡須卜角稽黃鳥之旗司馬將軍環扈青龍之駕頌岐陽之大蒐臚惟石鼓堪銘文

環道之親升詎是赤符能識況乃三朝彌篤一豫無忘奉長樂之慈宮侍大安之寶輦鐘鳴金闕頻稱上壽之觴杖披黃尖不隔寢門之問昔者庖犧之封泰岱尙怱華胥帝鴻之欵笄屯未偕附寶周文晏縞太任詎沃兒航夏禹浮江修巳莫窺龍負今則車扶白鷺仍懸含飴福飫黃駒還娛饋膳洵七十二君所未有爲五千餘歲所僅聞孝治協萬邦赫聲震九有謂不當烈欽甫草擬祝卷阿滿方俊乂之和歌另寫昇平之共樂者歟特是羽非飲石曷稱王猷筆未如椽

孰揄大伎足下胸吞雲夢識俯叅稽其積卷則陸厨邊笥之傳也其放辭則宋艷班香之亞也是以含咀悉妙斟酌胥工叶車攻馬禱之鏗鏘妃騶駕檥乘之佶屈以之充應制何愧堂升以此代賡歌何慚海立固宜五紋綦組香薰豹尾之中一片宮南韻播螭頭之上榮操巷遇喜卜天顏似陪靈鷲之車騄勝給處虎之筆札始知傑士文章之餘直比琳瑯而鄙人曩昔之言毋庸河漢也雖然表呈紺席少陵郎注叅軍頌獻金鑾太白立班供奉雋日華於五色非無散尉

之藍田貴紙價於三都曾授親藩之記室更若土爐劉亮水磑噌吰大牙廣引旌幢長楊劇侈羽獵莫不署登郎吏谷謝王官對左掖而吟花直承明而視草而足下徑辭靈瑣返著深衣陰符尚作揣摩鴻業無誇潤色硯山鑄鐵別將錦續名峰書庫臨池自鬭琉璃掃地指兜羅綿界又隔雲霄經雜寶光林恁依鉛槧意或芙蓉鏡下定須雙闕之傳臚羞從鵷鷺樓前秖趂四垂之染翰要之翠虬擘漢聳身自始三泉赤驥弛韁伏櫪終期千里窮年矻矻任作沈浮袖物恢究當變化矧又交敦槐列名記樞宸禮先東閣之翹材寵倍南宮之東帛人惟求舊孰屯宣室之膏擧郎所知須憶南昌之榻繡墩述會計寶蓋驗祥符當軒屢誦於宮人拊石早頒於樂府奚必三年刻促栩名纔附龍鱗六月徬徨廢櫛斯酬鵬翮播柴在郎刻玉將行禮儀定引羣儒練達原推宿老惟冀六麇封禪更叅太史之書佇看驅馬丹青重訪聖人之窟報書差緩乞諒天慵後會方殷伏希珍重

劉文學鳳岡詩集序

金塘啄宿魏文士古風步躁西園鐵鎖吟江唐賓客今體豪推南省從來詞客臏數肩應一例詩評劇談

駕白然而贊盱五代志核三分寶釘則謔引荊隨青瑣則網空韓竇洛妃平視作汗髡輸碁客相知羣羞覂之敗而高臺公讌亦慚長坂之遒蠻俗巫歌莫洗乎都之薄遂使華池蟬翼並睨升堂綺席梨花翮思爭坐蓋鑑滕予錫則砯甌甯喻其超而礪傀黃金斯苦絮莫流其摯所以偏師易入其宅徒誇妄希孝子之綿孝祇愧杜陵之有杜也嗟乎暇分絳樹豈無竹箭

龍門蹊覘青柯詎概芙蓉仙掌類推刻燭代著積薪石麟後左卒以標宗朱鳳軼郎官而號史始甯披篠掩太傅之薔薇僭耳栖榔壓許公之鵁鶄要皆靈紓勞佚旨判毫釐草堂之潢汯皆眞抑柱之雲千始妙何況金池性溢一空朽柳疎杉犀植神行別趣坡九坂馬固宜鏦逡考石煜硒雕瓊指南皮作河伯之醢評西塞爲箏人之腊如劉君之鳳岡詩集是已若夫石欄點筆鑄但詩僧練帳藏書搜惟律祖聯璧人於東館短轅刻賭騎羊搼玉漏於西崑細雨偏賡射雉是卽壇瑄茶晏几筆苔篋訪古寺於海椶稽春江於沙鴨而巉巘未歷馳騁多拘載無墨翟之囊傺乏唐衢之淚竭來幽事無非蒲抗松花遮莫濃情不過千絛楊柳此誠反胃之眭多抑亦蜂飛之疾痼也君則釜山石古銳發銀縞快闇垣高欣支士甑斛斯徵考工圖核器辨芒莖陳戸牖長者車繁門衮莞席顧乃卿重卿卿士方矢職而貧淒復淒淒天且困嬛以疢揄經報社莪已刪詩應門慨穆氏之駂負槖恨齊卿之贇猶且田荆萎紫涕漬亡琴蜀瓦埋香神傷寶瑟

而徒與雪軒文士硯并發人酬松扇於青帷壞室之中赤羽觴於淥水春溪之上將蒼茫獨立動心之增益良多而悱憤交乘觸物之纏綿自至矧又靈驅陶穴博逞予洲醸蘧塚之十車緯唐籤之萬卷淵藏無價泣自成珠椎運超神唾應積銃以故寓悲歌於剪綵興倍租船托深愛於霏藍書堪齋閣藥道大幻總爲虛靈劍舞公孫一歸渾脫而茫茫感遇的擬射淇渺渺懷人緯九湘水唐安草長續遺挂於黃門宛委山高銘畸人於青壁先生緯纊勁發吭增卽此數章尤欽四絕視彼集矜汝雖才訝東平誦雪裏之高山賦園中之珍木殆枉承白傅之褎亦須詩黃初之盛矣嗟乎吾郡山溪東海夙隱方千潮接西陵向遊謝客放翁萬首甓甓花下之巢秘監千秋歷歷湖陰之宅一觴一詠具列前賢如玉如金合繩往跡猶憶越臺片壤周鼎初年遺民長玉塵於東南名士簇繡囊於淮海荒陵弔古梨洲則韻逼冬青絳縣遊仙梅市則工逾水碧山房炫寶逸迸三張江寺拈花綺傳六子蕉琖題扇錢太學在頭陀夢境之間竹縷春衫毛

西河踞蝨弋樵書之右乃至黃能道者直木眙編金雀閨人鑒紅探篋而雜時走也甫及弁兮向從卜夜之燈差覩生風之袂既乃老成凋謝聲律榛蕪清新別做金元密微專求中晚蛩吟敗菊誰尋白嶽香灰鴉棲寒梨虛說青藤墓碣方謂廣陵絃歌永絶徽音流徽人殊更無和曲何幸鮫蒲新樣遷雖鏡浦樓臺龍鼎餘酣再振蘭亭壁壘一函目怵萬丈芒寒非徒亢五字之強宗不且壯千巖之靈氣歟至小總讀曲旅館眠燈或履晦於雲安間取材於藥轉不知換移

鎖骨妙具化工箏換珠胎正存巧變平原辭贍綏聲悉茹策阿韋孟棖深諷諫原規小雅栗里之鵰鴉丹木遙尋記室之源流蜀川之草色黃鸝酷似扶風之忠義抑且廣徵總集歷據徵言証墳素之緒談抉管綜之異趣柳仍傚國蘇恰摹莊永和與金谷爭長暢訓以竹林肖體悟善鳴於堅石鳥蟲衍東野之隹文數隨大於漢東驪祚栩西夷之奇傳更乃詩義之榛山苕隰楚畹印以椒蘭彖辭之小往大來滇池寓其鵬鷃殆若探花窨蜜第留香菜醇精煉汞成金總脫

丹砂臏滓極諸參互例彼詩騷諒爲作者所同然詎曰斯言之欺予若乃新售海內志在流傳甞付伶歌心期爭購叩門欵欵折簡頻頻句美玉之序權生爲太乎之卜楊子則山中小冊業選嘉名醉後枯毫便移鸚語翠匡之岡可裂定翻鐵遂以驚人丹山之鳳欲求謹署墳臺而位予

壽朗洲香奩雜咏序

玉溪生櫻桃永巷韻絶柔鄉金荃尉孔雀屏風魂消情種綠楊樓上擘簾則人憶樗蒲玉鏡鑪前貰酒則

斷聽腰裹雖狀摹巫峽雅抽聲容之芳華而夢覺揚州半屬少年之薄倖也朗君羸腰似腊老病垂垂短髮如絲年華種種而乃經案繩牀之畔刻押雙聲藥爐茗碗之餘偏摹十索長裙跣地熨小釵之細摇高髻盤雲鏤橫釵之鈿鳥重帷粉撲彷彿輕肌悛闘箏鳴依稀絮語則豈其錦衾愧釋贖擄處士詩賜玉女名虛更入道人清夢嗟乎佳人南國本托諷之微言處于東牆亦設辭之騁辨眞訣之以三以一尙拈姹女而衣青道場之無住無依猶狀纖姬而髮甜是知

閑情縷願照影憐顒凡諸欵欵之研䂙端卬超超之予箸眼從高著捧許微窺是編也況支骸於摩詰定爲天女之空花擬鼓瑟於湘靈題作大夫之香草

東齋贈墨賦

蓋聞重思貫乎鬼神研幾通乎恍惚初誠有來告之靈機感精致降光之神物是以虞吞玉叉殄咽文石漆紋詫硈生之彈繡紙訝蕭君之擘以追檢啓昴精簡探河伯騰一雀以玉黃挺兩龍而圖白莫不冥漠互交天人合一發六藝之幽微垂簡編而胥實則有

瑯琊公子東海大需博搜七路遐探九區鉉鐸微而窕尹說考胥鼓而式孔孟更乃上推十翼流觀六虛密疏道篇隤按言堀察五同之無異參九卦之懸殊時則麟剖來南鯉趨侍越閣倚龍山斷臨鼉窟屈嬰女之星分古海王之宮闕而乃諦當予箸意郤踵屣壓銅壺之夜響避畫角之晨催删依東嶽搨彼高齋基仍築土地即披萊篠錦翠而作幔松玉碧以墮釵若夫鱣織皮毯簾垂銀蒜坐據隱囊臥憑欹案數一室之珍奇更參差而無算則有稷劍醴鼎葵洗象罇

琴彫玉足石供銅盃奧篇侔乎藏室隱帙埒諸端門鈔有竹素之異籤有青緑之分至於目送手揮文房列具銅蓋番鎮玉蟾冰注硯洗石而星熒紙蜀濤而粉護柙翠羽而管脩含青羊而毫腐極精妙之無雙均無忝乎神助獨乃鐵凹所貯玉海所研黛惟麝擣黝末蛟旋無踰魏井之石不離上黨之烟蓋墨則猶然常品而未足名予也於是注拓施譬傳增費直反覆草編蹢躅縹帛睨探厲山之源思踞蘭臺之脊而乃旨眯象天意夢叶曆陰陽之變未窮剛柔之情罔

測怪牝馬之奚貞瞠見龍之何德乾奚事而金寒坤胡爲而布嗇痒時日於尋行非至神其誰釋維時中宵几坐心罔弗甯几憑曲木屏掩紫莖石竈則茶鐺漸冷彤盤則麻火猶明彼美何從翩然來至山隱脩眉鳳戔古髻響瓔佩而風旋振煒萃而雲賦歛衽致言詞無媟鄙歷指按垣詳陳家世述句踐之雄風敘允常之冑系憶啄蝦之舊歌數斷蟒之祕計然而跡本異乎羽野事且反於漢皐胸藏奇耦志析象爻已奧窺夫姬旦將緒續乎有庖爰是異徵鑒度妥闡元

包陳杏柰之來往信刎復之長消殄柰介石簠易膚撓叚固志於黃革喻柔㯓於白茅朱唇玉屑錦舌蓮高醇啞虎緯彼析龜毛許焦林之倘捘脰許古之漫謂又以幽明殊途存疑滋㴋信物未徵設言䄂秀致彼絳人出前翠袖匆豈蘇放園非杵就邁安期之醉摘驗客卿之常壽塵無白玉之蒙價溢黃金之購蓋鄉晨之欲旋而復有贈墨之奇靚焉爾其名同石液號陋松滋光爭璧鏡栗似圭玉裁烏而執塊蝦採綠以譁群豈鹿膠之可合詎蚌珠之能輝洵十螺之

莫匹諒一品之何奇以梲韓助丹卷宋獲寶通大儒作羲皇之見道士指靑邱之貽允集靈所最特爲闡罕而見稀蓋易之爲道也變極風雷廣涵天地負以龍傳策從龜契陰陽判魂魄之交屈伸盡鬼神之祕原異夫五典之常經九籍之恆義而墨則用晦而靜守黑而紀化靑衣而伴譯含玉泉以永珍瓚丹縉之鳥篆幻形几之龍賓而且作雲能異墜雨維霙黃水奮石林之彩予霜媾寶鼎之烹孰神孰物何器何形既兩美之必合將類屬而義精荷沓沓之欵實宜鬱

通而慧生然要非精誠之發極久孰能感召於冥冥抑又聞之於越之先未通上國兵謀惟大夫之篇天綱止陶朱之卜經則養魚詩乃伐木遺書旨供於藏弓談弩詞歸於逐兵彼王女之嬋媛諒處閨而尚獨創統覽夫國書要至精之未讀奚玩畫之見三又解爻而具六甞縩穟之厥初遽胞煤之先熟抑知神明變化無在不周汾鼎治於皇古而能爲漢世甘泉之留弇山荒於西極而能爲中上白雲之酬則夫神墨之贈要亦天使闢其遂地使副其求聚百精而應以

所取役萬靈而恣以所投豪傑所遇詎等悠悠獨不見師襄有七絃之授而文王可以琴晤劉向有五行之著而洪範適與神謀

芝田詩集序

夷光石榭靑苔隱花底之雙鉤逸少山亭彩筆洒松陰之六角弔隱君之舊宅古木垂雲啓待制之荒園寒梅壓雪昔經壯歲曾集名流借探北郭奇蹤高振南音雅會時則銘衣賦酒雋悉三東會埜冲川雄皆七襍春燈高讌鄴臺則舞紅氍夏木幽尋戴宅則

柑攜青壁壇開玉敦鼓摘銅丸蕭蕭白馬佳篇冉冉紅蕖秀什迄今數載恆繫中懷恍經蜆海之夢游屢憶蘭亭之絕倡厥有龔天絕品序屬龍頭芸嶼仙姿盟推牛耳楊柳黃河之曲首畫旗亭野棠繡嶺之詞獨傳內院則蘭毫臺敵箕白隅於君才之孤出艮多予美之景思尤切原夫百函欲吸四庫縱橫訪蜀鏡以知年疏秦碑而得韻拔皮帙古吞天撓玉篆之三柳節編長隸事總珠船之五以故索句金鏗吐詞玉潤赤魚陰火緯海外之靈奇紫鳳天吳儼夔州之雄摯唾綃成紺屬手千言驅字如羊從心百變或白雲抱石飄颻竹杖芒鞋或紅燭迎人宛轉珠簾畫棟或水鷗水碓荒江妙劃纖微或垂柳垂楊長峽別紓使愴或紫薇橐館游仙匹西苑於君房或碧樹關山紀事倣北征於臣甫靡不鈔來紙貴播出伶誇老師既揚秕而前名輩亦執鞭而後咨嗟濡扇胥服驚才颸沓登亭咸觀麗句若夫賤子迨及茲辰業稱總角前交尤最同心密契范少伯高城左右衡望炊烟賀季眞湖水東西橋通書巷春羅小徑看野竹以開樽夜

雪孤蓬訪溪梅而繫纜至若香林蹴象蠟炬三更曲水聽鶯籃輿入尺屐痕齒齒寺西探栝樹之泉笠影團團江上錄薔薇之石咸悉追其肩臂應以宮商叨奇賞以偏殷賡醉吟而頗數既而繁臺花發僕宦伊嵩易水風寒君驅燕朔緘懷雨舊長河則錦鯉浮沉盟等灰寒往事則白鷗寥落望巍宮於碣石何止三年阻短駕於夸門詎能千里遂使苓車蛸網麴櫨塵封慨迅景之難追悵所歡之不再嗟乎松臺酒盡宛然遼鶴之辭鄉梓澤人遙幾等雲龍之焚硯垞南舍北石榻空秋花外江頭銀琵安在猶幸龍淵吏髮遄歸蝦菜之船半屋儒衫聿返尊羹之駕春魚苦笋重訂黃墟山鳥跡桐仍尋白社覓舊題於銅牛橋畔依稀小字煤昏績壯游於銀佛龕邊恍惚前時樹老出其妙製屬以新聲彌欣得友之歡羞慰杜門之寂至於凌顏轢謝孃阮爭陶步進竿頭毫添頰上比似香山萬曲絲竹肉總近自然喻諸寶塔千花日月燈莫非妙影閣陸編於茅屋老倍詩工隋杜集於花莊晚驚律細適窺斲驚稱爲推敲審諸四韻之中厥有二

長之擅蓋其南游朱雀北走虞龍入句曲以求仙登昌平而習禮披松岳望青瑤之氷瀉杯中窟石嵩棲釆扈之書印掌上則歷覽既多斯才情益富也核齊雜語意證前儒史茶龍蹻之原書系訂牛亶之古譯山經水注另闢新牋蜀刻蕭評漸成定本蓋選續既精斯性靈愈出也幻爭鼇擲悟極聾懸金煉治其彌精絲絡冰而倍巧挾五丁之絕技漸入鬼工悟萬竅之虛號自成天籟則彀熟機中斯跡超象外也嗟乎昌黎之傳東野無非有托孤鳴協律之賦南園祇是

憂生借喻茫雲亮節剸爲文輕庾信頁謨翻因詩掩況君至行忘劬逸才曠世家藏諫草侃侃一廏彈文薦重移書嶽嶽三君品目而乃蔡牀漏雨棐几蒙烟採薜荔於山阿搴芙蓉兮木末郫田耕牧祇號風人皐廡遷流惟名詞客是郎龍彫兩晉虎繡三唐亦皮相而窺全奚舌橋而汗讀然而江南橘頌向本學宮瀼上柑林原儕國史奕棋金盌奧亦躐於黍天公譏朱華才郎伴諸命世凡揮靈氣統會九流倘發英光羽陶萬類故出則梧蘐鳳鬫露臺仙掌之吟處則桑

老雞鳴穫舍羌邨之作趣本歸於一致詎曰空言境偶出於殊途孰云二義則輞川倡和固應共信其可傳而栗里逍遙抑又何妨於獨步也特是僕也種黍東皐誅茅北渚門羅羣雀業辜題石之圖徑撫孤松久謝流觴之會數舊交於春蘭秋菊落落晨星驗衰病於短髮疎鬢絲絲新雪是以陶泓毅絕止閱黍同好時慵拋惟翻圓覽篇羞醴濁疑百一之當焚林擬魚乾愧六三之未和而君乃冥搜丙夜始自丁年懸市門而千金萃山齋之萬首非花寸寸衆體兼臻雄

葉修修諸家畢貫翁離曲訂從作者詎有贅音琵琶行傳誦他州全無鈌字洵知源泉湧地宏聲之出不窮劍羈干霄寶氣之騰必上遂於艸堂徂暑盥徹濃香弁於蘭譜當年追思陳跡焉知來者將有感於斯文我則行之憶周旋於曩日野橋雜樹山郭時禽冷冷誦拂清風歷歷神馳素景樓登黃鶴更誰夯崔顥之烟波園寫鳥椑試好記潘仁之蕭管

送李存齋太守乞養歸永城序

若使香山老去耽別墅之琴樽綠野歸來悅涼臺之

竹樹則採薇南指挂冠僅日如幾祖帳東行入畫惟言止足莊名道士曾何繫於天綱谷選王官又奚關於人紀豈若迴舟石載堅承玉玦之歎豨釜甘不易金蟬之貴將來分虎竹原云孝可移君去上麟符亦引歌曾謠毋道均遂五義統生三應合欽烏鳥之中情豈僅倣驪龍之藏尾郡侯存齋李公閎峻漁山才雄鳳閣踵蠡軼栢鄺八百里之春波杭海疆山勵六諸侯之清簡顧泉銘苦竹鐫古閣以雖黃而含隔山桑望慈雲而恆白馬嘶舊浦祇憶循陔桂滿高樓還當陟屺日者戟扉晝靜鈴閣香濃驚汗溢之告黠識鍾鳴之應蜀爰是經觧千騎立邀雙旌即藝黍以伸懷乞負薪而承志雖閶闔如綸綍甚切賢留而■門一暑一寒雖遂孝治遂從東府聽此懸車慰厥西山許以終養嗟乎泉留清白閣駐蓬萊計功夙著神君披草歷垂名宦祖鑷南郭白沙題太尉之碑水酌西陵碧樹疏司空之廟渠塘利溉築鏡留青樓閣供詩垂簾說彌學臻賢聖范公推百世之師閭應星長明守則三江之續要皆徵倅頴鳳想絕烟霞綴比龔榆倩邃松菊雕盤冉冉誰蹤萬石之醇畫戟森森莫肯三休之計而公乃行春纔徧遽悟刀藏催角方暄便甘畦灌又況牆圍粉竹仍修舞綵之娛磴瀉紅泉祇作浣觴之汲文魚入釣不俟敲淩黃犢牽犂無勞易米此則勅成顧頷樂備浮珍披蘭蕙柏匪屈子之能方種秫資英詎陶潛之可擬所借廉■海蚌乍喜還珠潤裛芃苗方欣雨玉杏花邨裡巳無方版之催租蓮葉潭邊業罷春繅之買絹至若竹林舊館載草巍亭聘名士於雲門繪古賢於石室三時給廩墨飲青鵝雨漏題銘規依白鹿遂使習流覊氣衛金簡而業足千秋負卒餘風載石航而文袁六籍朱幡一別似失高天白馬遄旋如求慈母然而盱評篤性甫確仁聲指龍口之栽棠例羊腸之酒漪則又未嘗不高曾子於分餞而羨呂公於芨舍矣爰從飲餞用致贈言賡四牡於飛騅傾百壺於野筵虞時前席屢接西園翰墨之香此日攀船倍深南國巡行之愛堂名五老邁者英於芑碭之邱園送之百錢衛父老於若邪之山谷

謝穆東王少宗伯薦舉宏博兼辭再陟書

玉軫獲鍾期之賞水仙絃絕於高山鹽車逢伯樂之知山子鳴喧於虞坂何況詔承揚側典副升公感知已者在於文章受品題者形諸薦牘也哉浚跡沉蠖屈技薄蟲彫焚膏之警枕之苦功挾冊抱書廚之護月繩牀紫鶯泯傳海內文名粉閣紅藜久絕山中窟想今者才求博學敕選宏辭倣三唐清萃之科依沐宋服勤之制上林奏賦專待馬卿延閣讎書顒思劉向訪孤貞於嵩岳特揮彤几之隣毫召還客於長沙

預製黃盤之鴨錦虒虛桂觀鑰啓蓬池數求禮過於闕門嘖舉儀隆於束帛而親事疏陳名士首列鄒儒拭拳軸之棄材涵驪黃之上選漱滴菱綾密字如鴉宛轉蒲輪祇車似水書郵彩鳳榮幖軸於衡門帕覆黃能飭乎纔於空谷遂使候門椎子畀飯降翁驚看匹輩之旆旂滿擬三君之羔雁雖復短生陳組盛耀生徒翁子要章事請鄉里病還梁苑歸蒙楊意之吹噓地選河西重沐竇融之抽擢諸公袞袞詎足多談賤子容何修得此且夫制科者固選舉之特恩策名之異數也自彼唐庸進士漢舉孝廉等續食於公車甄題名於拔解詠珠韻飯尙守規條試墨塗朱但須合格是雖慶金鑒而擢桂縣白馬以看花猶然五道之舉塲仍止三年之功合若乃試憑紫案策對丹墀公卿數抱器之能天子重臨軒之問馬庭及第緋比龔黃夏竦登科選評姚姒左伊右呂卜相業於開元賓典珠墳最儒生於長慶乃至殿開白虎頌獻金鑾鄧景山博樹聲於高才孔文仲奮麻衣於極諫試題十二牘字三千儼公傳寫之宵圖宛襲漢宮之前

席更乃網羅學海嘉寵詞場尤矜麗藻之長備極遷除之美邢宜孫叟騶蹤登瀛韓琬崔咸各希乘緩碑售啓母魏魏鳳閣之仙班曲度將軍嘖嘖龍標之詩尉白少傅軸承紫誥光爭祕省燃藜苗帝師名覆金甌捷報京闕跋木他若滑臺從事京兆書郎蕭尙書遠抗侮裴揚舍人朗吟樓殿桂陽作賦旋踏沙堤鼓城授宦遠參花掖莫不聲騰文苑藻掞天庭訖言則仗肅螭頭從獵則車隨豹尾青梧觀裡刻燭裁詩丹鳳樓前垂簾修史豈第若扇移孔雀僅誇天上之傳

賸髮錫櫻桃上妓牆頭之濡墨何意翹翹刈楚并及菲葑皎皎留駒不遺蘧翟叩呂蒙之夾袋濫覘虹垂覬狄相之藥籠揭懷鳳附稿明堂以六論檢霜臺之五詩連茹備出鴻慈推轂總由朗鑒花譬鄭昉誰喻新恩寶愛樊君孰摹貴德浚素存欵欵夙守硜硜憶春風於使座屢切題鄉感暮雪之行廚恆薊寄腹凡屬生平師友曩昔周旋偶徑一飯之權曾受三餘之訓修修飯管承懷白雪之知音羃羃紗帷每鑄黃金而肖像矧復窃探虞袖徑達堯扉盱衡玉笋之班咫

尺金華之路如執事之今日者哉抑且賡稽青史歷考黃扉知人詎之至公引重非無先達山濤著啓臧囙推廉嚴茂舉於片言子尼扳諸一字借布衣於幽谷雅閒適節之書讚瑰寶於帝廷曾動垂纓之請趙文子之好士管庫者乃七十人漢通侯之薦賢超宋者或二千石降從文士遷及儒林梯給事於珠英辟掌書於鐵網鐘銘山寺吏表天卿笛媚香亭仙驚少監長牋賦篤古觀銘龍徐季海辭校理於集賢蘇居山卓茂才於異等率亦締先杵臼倚或門牆叢芳草

以贄文之蓮花而入幕千蠲雙龍之構燈前互逞分曹二善一茳之居井口欣臨其汲半生膠漆寧負所知一會風雲夙窺何以而後與執事識荊無自御李何從詎承倒屣之迎未執掃門之役才慚倚馬試總闕於萬言門悚登龍名未通於一刺而乃數竟懶慢跡略雲泥信一鶚以偏負圓二龍而無倭韓魏公之不需面識詎足抵其搜揚孔丞相之惟恐人知無以方其旌録拾纖取腐吞炭奚酬洗垢摩瘢卿環曷磬總私門報謝本辜爲國之片心而大德難忘敢恝載

天之數語此所以賓階未接門狀纔投而緘呈兩紙微忱先布於汾亭璧抵千金殊感尤深於越石者也抑又有請者浚籍寒邱敝居僻海濱自少本無宦情異時頗成書癖詩圖高障劇愛考槃易注孤舟刻占履道以故挂名西國早辭鸞掖梧桐出宰中州不戀龍淵楊柳離根倚杖但牧雞豚野外提筐隨收芋栗沽濁醪而泥飲嫌甯被肘之農揭土韭以茶供喚郎蓬頭之子加以頹年多病晚歲殘經廢盥櫛似虞生咮牝牡如董相藥爐寄命柳簡燀思謝軒冕之往來

卻親朋之慶弔揔䰐曲几情若聾矗瞶背窮簷兀如槁木以清狂則若彼以純樸則如斯脫使青瑣追趨玉堂視草何以備占對肅具瞻協穆皇於拜颺羑委蛇於退食司空圖之墮笏王碣何堪鄭文舉之醒眸華堂曷稱此則饗海禽以鐘鼓束野鹿以串羈徒乖寤宿之宜止作朝班之玷又況是科之設也玉盤賜饌黃案頒題飛書猝猝限卯辰午未之數時射覆范范馨甲乙丙丁之四庫自非識兼大小學極古今巧筆奪芙蓉捷才匹鷄鶡孰許楊穿百步花探九衢在

宋惟三十三人有唐僅一十四榜洪景伯弓銘克敵猶煩鋪卒之解題韓昌黎手抉天章尚愜揚優之放黜崔羣婉麗別第賢良杜牧才[illegible]台因方正夔府妙千言之聖獻賦而試參軍輞川冠一代之名署銜而由鄉貢湝翁獨立月際監丞淮海深思奏除博士乃至留雲麓之疆記眞西山之大儒一旦博而不宏一乃宏而不博其餘碌碌焉足云云孰乎酒之能賡詎璇璣之可侔復且密拈全體高揭化源辭參刪定之微學具治平之用草廬命世夙擬皐夔竹簡垂謨原臚益稷考千秋之儒術覈兩府之名臣臺官疏陽毳氈使節清標澤潞建炎學士諄諄封事之危言韻廣中丞侃侃易名之駮議仰潔身於韋澳蹇稱蟬冠許實錄於范同直追狐史更若益公入相勲著紫衣孫傳從遷忠埋碧血平原勁節笏木馬以尊王京尹嚴驕化金魚而易俗裴晉國亂平淮蔡從容繫九域之安危陸敬輿詔下奉天慷慨激三軍之忠義胥亦卷抽三等坐賜兩廂聯青襦以叶宮商近香爐而裁箴序蓋修詞立誠乃業卮言詎詭閎中經天緯地曰文

曲學甯云博我浚則何人妄希此座無論謏參袞職業莫蒼生駭敝舌而能橋柮寒肌而且栗卽此錦囊隸事雪璧揮毫宮圖則疊昧霓裳腹稿則思艱墨瀋小齋枉贈石枕慵吟靈穴虛探金書未見攀柳河東之孤吹非曰能之跂劉夢得之雕瓊何嗟及矣苟復齋函應命捧檄呈身何異譝跛鼈以傲孫陽腊腐鼠而紿鄭賈將虛聲慣聽適貽冰鑑之差左顧雖殷反受紅紗之誚矣是以一經勸駕便遲私情凡於節使轅門上州鈴閣俱已各申奏記堅返書詞均叨眶潤

之私曲遂烟霞之痼苐恐當塗未信命節難迴不知短技之五窮仍作荒郊之三聘榮翁畦畔轍跡重來箍者階前吏人再促則十年種樹一逕誅茅適以累其傷傷又且滋以僕僕惟冀俯矜孱陋伏諒巇巖達匪石之寸心賜回天之鉅力使騎牛狂態免謁中書食蚓餘年永稱野老則義關進退望尤切於雲霓悱徹始終惠更深於系擊至於宏加釁沐猥荷栽培則默默靈臺輝輝嫩日知我不殊生我藏之何日忘之計此時日遠長安業已遙瞻鳳闕獨深捧土之思倘

異日海觀高密則將伏謁鱣堂敬執摳衣之禮謹修尺素肅候起居兼瀆台庭統詳委曲桃李之屬門甚幸愧未贊東封儀於一辭荳榆之賦性難移乞并貫北山文於再造

戲封管城侯制

四百枚落欽入聖指揮師合雲名二十階數協建官摹畫功應日繫固門牆之必置實提握所最親貴稱雖翹任資鸞竦咨爾錄尚書事毛元銳質玄金寶體合乎黃頁趙國以推艮筮中山而應兆銳首則肖惟作弼雩漆頴上之毫帶刀則吏偶垂徵寶錯臺中之跗䐗嚴象齒早入中書祕寫龜圖原稱文子應規合矩舍短從長冠卯地而或除錐處囊而立現貲高三品獨專翡翠之牀名重五侯勳策珊瑚之架況乃旣職典文亦偕修武强竣鬱夘力掃千軍健許橫稍圖窺八陣綠沉洒洒倣黎白以含花青鏤沉沉掃塵紅而倚馬長鬚怒磔不聞鼴鼠之啼一角魁梧宜上麒麟之畫爰是遙徵毳幕入廁璇臺煉五色以補天緯七經而注玉翠拈竹埤不殊槐棘之班香洗花泉便

是蓬瀛之壁述治功於仙掌展也大成宣聖志於春坊直哉如矢才負題柱職許橫簪行見玉履占聲銅牀煥彩正心絕學揭闓直諫於儒臣賚夢奇徵重覩旁求於仙客昔張車騎側階久橐何須故舊之恩班定遠食肉相投猶佩殊勳之印歷披方略灼有規繩況此酬勞可無賜沐今特封爾爲管城侯食邑會稽郡兼內廷起居注嗚呼渭川千畝恒供兔苑之租傭邛地三星永作鴻都之君長爾其動循握素益勵持丹藉瑞草以居前卓漏聲而匪懈用嘉正色以獎盡

心

戲封即墨侯制

黃金龜紐漢家有白石之通侯紫禁龍圖祕府秩玉堂之學士蓋褒德莫先於厚重而取材特貴於方圓道以默成節因介著咨爾知鳳翔軍事石虛中潤發秦梁堅分漢柱蘊龍璧以山輝隱鼉磯而穴處斧柯晝爛曾看仙棋眉子春妍不窺玉鏡鑿觀禹海畫受羲爻識取友而得端人豈研幾之爲墨者星辰上應羅二十八宿於胸中海岳平吞莫三十六峯於掌上

洎乎賞拔沉泥窋成琢玉九重墨篆入帝鴻氏之軒握一囊丹書祭鄒人子之筆削圖涵大極鴝鴿占巢術比結隣蟾蜍在腹仁惟靜壽齊絳縣以年多義以方裁弔驪山而賦切既而出鎮方城入陪右史禮輕琥白笑黑時之蒲藺補耀絲紅職彤廷之袞繡金池燦燦浴賜溫泉鐵面錚錚飲惟廉水玉環亭上捧依紫翠之屏銅雀臺中賜拜琉璃之匣食馬肝而奚毒踏龍尾其享耆是用職任淸予資余吐納潭名紫石絅蠹粉以陳魚苑是青花釀麝薰而咏醉南滇已接化原掣水之鵬北苑親隨珠即朝陽之鳳允堪鍥竹端許藏冰騰壁水之奇光副銀臺之祕選朕禱祀惟虔研磨若渴推心以坦思鑄金而事大夫貴德惟予敢磨鉛而憑天女今使水中丞持節封爾爲即墨侯食邑三萬戶嗚呼親承懷袖禮賢寧止於股肱盤鍾山川見毀何疑於左右墨池一勺誓抵黃河金鑛千秋策均青社愼爾寫心之寄承茲同席之恩勉式勾三汞成絕四

戲封松滋侯制

郎官雞舌文章特重攡予柱史螭頭道德高推守黑但使東山騰晦跡之光即右輔重[illegible]衣之望咨爾予香太守易元光筑陽仙骨樂浪珍材薛少保重其香名褚先生友以予德品高螺子編成書牘三千氣吐龍賓坐鎮樓臺十二雖山澤之淸癯實宮門之祕寶及爾挺脊錦囊觀光玉殿拔眉耆老推轂咸尊豹尾辛勤取錖獨壯青烟土竈乍辭偃蓋之峰翠餅金盤入對蓬萊之殿倘方待詔斗賜珠璣內藏論貲谷量牛馬恩呼萬歲識使者之功深價累千金知客卿之

座賁昇明立我案頭職玆池上枚從朕卜任覓來禽笏是躬摩恆欣搆爵庶使將軍榻畔莫辜白練之裙僕射班巾足染黃麻之誥況乃勇擅踰溝勞深梓掌淨翳氛於銀海國醫奏其神功競爽氣於春山京兆言其嫵媚隅分錦製璇璣匹七政之圖卜食金縢圭璧預三王之策奚止侯從西漢偕丞相以持文靈示東齋瞻鴻儒而注易昔曹公拔絳曾築銅臺盆部祠黃舊登石室今此南華作副孤竹分胎洵徵九子之祥宜錫雙龍之誥茲特封爾爲松滋侯以隃麋城爲

食邑領郡如故嗚呼金壺灑地朕已悉子於方圓玉玦當軒子且益堅其磨涅倘期發猊突兀永耀文房木葉氤氳徧風墨吏毋忘潤色勉爾調和

戲封好畤侯制

下秋繒帛金箱需方正之材萬里同文玉几頓卷舒之任攀躋既附於龍髯宣賞合騰於鳳口咨爾文館書史褚知白蔡黃門之造就左子邑之薦揚衍波奏賦於宮中陟釐申條於海上來從衣褐雲藍涌浣花之潭使許和番濤白及扶桑之蜥須南山而稱君子

節本夷齊補東觀而號先生文雄班馬版明白玉映鳳閣之桃花襴繡烏絲織龍宮之苔藻加以積絲累才學悟殘機木屑竹頭功存相杵書移從事跨十部而更賢價重洛陽總三都其常易設從魚網盡擴英豪徹頂桑根無憂陰雨樓經修鳳壓膠東河北之奇帳許藏龜掌軸赤書黃之祕朕百番求士三等官人奚思蘊藻之功用擢淸華之任孫登傳粉授春秋於雲母屏前貴擬渾金正樂律於沉香亭畔立班鵠白哉詔鴉靑修書署學士之銜芾棠敷召公之化纂呈

博物帙頒側理三千俸就山陵庫給蹏躈九萬兼之敗絮寒補勵出守之淸貧郤贐空還成歸車之介德箱留鴻寶汪神仙而驢皎如銀寺異慈恩燕帝子而花紅似杏宣麻匪式剖竹奚慚宜頒苫蓋之區就養芙容之府今使持節封爾爲好畤侯原官統領萬字軍略連中郎將嗚呼五祠陳寶雄開錦繡於掌中百二秦關夙遶烟雲於天上寶鴉占瑞端藉橫簾金虎生芬允當出鎮但從尺寸無忘敢曰繭絲有賴尚期展手助予澄心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七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八

會稽胡　浚竹巖箸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賀莊書石憲副海甯尖山海塘告成序

龕赭礫虎牙而對峙雙匯壯黑水之門斗牛注龍尾而空浮一綫激雪山之怒圩連大小馬牧濤洶麃望東西鼂來風惡甚矣哉小亹中淤𠙶口西廻瀕海之患深而尖山之險最也我　皇上祀殷湛璧軫切爲巢遺謁者以監隄命佐卿而障澤[illegible]絙竹絡萬夫捍白馬之溯釦砌金䗊百尺竪黃龍之廟棟花溪外勁捧土者家家楊梆坑西勞負薪者歲歲而乃陵褱莫及灰積無功石龜之眼恆殷鼃蛙之沸愈甚黃灣拔木都尉以備筏遵經赤岈登焦大令僅徙高應卜二百廿四里何曾隄復開元十五六萬金不抵石[illegible]精衛於是舜聰畢達禹握尤勤咨辰律於九官續毳舟於四載特簡晉陵莊公以海防節度總其任馬鐵符十道賫自宮中强弩三千隸從帳下乘沙縮版過紫鳳以歸幢許汎鳴鼙斬白鼉而冒鼓鐵從弱次星訖珍躔滔天之沴旋消不日之功俄就嗟乎是何捷

勝於堰流而效神於採石也僕嘗官稽都水典覈防川歷觀溝洫之書統按疏排之績昔者河衛鉅野竹下淇園水決滎陽菜流虢堰二江避沫蜀守鑿以離堆六輔穿渠秦工先以瓠口更若陂與鴻隙曰澠乎腸埭傳古竹之名港紀甘棠之跡雖復議高放淳習敵宣汾寧茭不過支流辨藿無非漢地至於洲採紫貝礁間黃牛從無七柵之經營罕及三門之措畫郎至蠶河若禹烈澤如翳乎赤埴以成天錫矛圭而鎮瀆黃支丹粟統櫛雨風積石流沙悉覩畚茇而茫茫斂室渺渺龍堆漢江止曰朝宗碓石惟云夾右一若圖披荒徼畫玉斧而不前邊厭蠻方棄珠厓而弗問豈不以地機噴薄張翕隨時興母廻旋長消莫定瀾憑駭紫浮巨鼇以難廻沙郎颶金穴神縮而善徙建瓴似屋焉誇敗郭之無虞荷鍤如林敢謂浮天之可架矧尖山之役則其難尤倍焉彼夫甌閩接越牛習魚鹽淮海維揚舊通溟渤然而滄波漲暗紫室颸祥摟横北固金焦稀吹雪之崩騰洋隱南交汀劍少連珠之轟孳獨至鳳皇墩右烏鵲橋南爲轉信之襆喉

正積流之門戶靈胥挾濤盛指歸墟海救驪龍又爭入睭隅高彈以雷吼衞知毀蠏將軍漂下船而臺空詎止磯危羅刹更乃陂陀盡折灰鐵壁存塊亡竹籠之遺樁爛梅花之舊鼠巢野樹鹽倉之洪口頻增龍關城門卑壩之坍工愈急抑且近徵怪事尤詫叢談試陳異物之非常足補齊諧之希有前者河莊從磔萬嶼收柴覘填龍伯之宮欲賜鮫人之粒乃夾船下樓莫堵巖門倚秸沉荊僅如稊米時有崑崙善沒蠔蛋能泅效食緯之探驪作燃犀之測怪油衣染蠟正

入波心乎股拔苔適鏡山腳則重唇白腹聚族而衞幽宮偃頷珠文潛穴而吹陰火或賁蛟人面依稀互國之靈或蚪錯貍斑髣髴江神之使既而腥豣猵畜珠雹浮空揚赤帶以如箏現赭鱗而盡逆潭殊生米畏禹步之難馴殿想玻璃識火精之易變驚心忽忽反命忽忽前則幸丕勇士鶩雷巧脫於神泉後則慘甚摩訶涌血遂同於西塞嗟何及矣不亦難乎疇分墊溺之憂孰提射潮之勇公乃一勞久逸底蓬嶼於安瀾經始旋成變桑田於巨壑是遵何道便使塵揚

豈有多方遽完壁立且自元脩石固宋築雲梯始寍護鵲子之孤村甫上塞桃花之懸罌率皆抽丁輸粟履畝供芻刷蜑戶之舸船罄水衡之帑鑄釜千錠萬漏向難苴緡算孟牢費猶不給今則鑄牛不耗吠犬無驚版倉高下不科賦步蒼頭木櫃縱橫耒耜盤山綠樹乎蠣聽柬偰儘圈蘆赤樹憑枯堰從遮柳要之精誠匪懈則寘躁均孚忠信無移則波濤任涉持鞭解算則材官屏竊壤之偷挈畚無侵則役者勇分糧之赴加以暑怨郤蓋辭食捐腥稅屐將諸辛壬投馬

肅於函鑰因宜馮夷退舍河伯廻眕天吳戢陽谷之瀆淪神女息灌壇之風雨萬工鳴杵活土背堅千步如霜圓沙自擁始識南禺之挨地寶由土策之回天縱有勞矜發卒文紀禱神滕公補玉字之洲趙守固湯灣亡貲若推捷足俱三駟之能超脫試平心洵一狐之獨貴編之與頌載入圖經昀昀廣隰端追櫟尾之歌歷歷脩渠允並上庸之竭獨是曩時裹飯十年雅並金蘭此日持旄半壁復蒙桑梓既從盤固堇致芻言敢即泥塗再申棠請夫油雲作穫澤枯詎限東

西時雨成霄仰發奚拘菽麥而吾越溉資兩鏡滙涯三江啓二十八度之方梁時三十六源之狂潦卻鹹煮秫始自湯侯錮隙鎔鉛繼由蕭牧近者湖深易滲恍疑漢柱銅穿撼積多傾已作秦橋石岌倘許乘茲起野鑪賜觀成剪棄柎於此州做蓬篠於彼蜉將見泉流莿閘一緉洋池歐滄花繯並呼瑞筧公如勁後定方召伯之名垂僕見爭先預擬京男之跳助

陳月泉詩稿序

緞酺摹白麟於隴首芳華掩青兕於夢南二十四品

之中芙蓉落落三百五篇而後楊柳依依躍金淵之精芒步瑣臺之逸響弓衣纖處定識遐傳鹽角翻時端推絕唱然而牢籠百氏馳騁千言拉蛟蚓而雜驅吐珠璣而幻變則綢繆之本事具存焉悲歡畢露刻削成真激悽惋於登臨炳乎貴於諷諭則閱歷之孤情獨注焉知此者可與論月泉之詩矣夫白軒遒使逸緒更騷人簫管音亡派傳樂府江中香草衍兒女之黃桑樹上鳴鴿蔡中郎之翠鳥班姬長信裂素紆悲部對河梁濯纓念別下迨六朝自晉四變終書擴

有宋之五家殿勝朝之七子王楊李杜各樹長城顏謝潘張悉詡巨海珊瑚鉤之夙話娓談璧弼鄉菴白雪樓之餘奇另闢梅墟樓館方家總總集類班班率皆遜雅以眠風要亦求去而始博沫騰七寶乃成日月之宮窨滿千花始就神仙之醞至于讌鷰詛壁莽鰈更刁翕冥電而勢雄咽寒蟬而句棘則武王對酒得自縱橫楚史甘黎慨緣蹇躓長鏡同谷凄凄亂髮之吟短幅蠻江曲曲迴腸之淚迨及猿聽巫峽鮮戲匡州莞漁笛於紙屏更蛋歌於銅鼓大約奇才抑塞

則寄托尤深險境岨峿斯性靈倍著他若藍田輞口樂叙田園金谷河陽盛矜管杓賞白蘋於洲上醉黃花於石邊便惟光景之流連無復取懷之踔厲夙偕名輩屢折叢談舉証詞場莫移定指君則五行並下三篋靡忘篘玉版之隱篇磬瑤輪之怪牒精思則鳳髓龜毛博物更蟫膏麟角固將韻諸雅雅緯入纖纖歎清唾以皆珠嘔靈心而即錦況復硯經鑄鐵詆甚窮愁管任鏤青偏供佗傺席門負郭稀存飦粥之田簿尉提囊莫致笙簧之聘至于三年篝霧萬里滐沙

訪銅柱以攀槎叩石鐘而擘荔烏蠻驛畔山楓乃贅雨疑人紅豆巢西瘴鳥且啼烟似鬼此則鬱暑鐘以洹湅變縟繡以悽紋腐心之奇氣難磨而失職之善鳴何似耶夫閉戶者罔希騶玉斯揚葩麗而不豪膏車者無暇燃薪將振秀淫而未則是故流人山茱叶且無徵遊客巢鷹捌猶失鹵若夫先生河渚漫叟窳亭唐山人撚紙投瓢裴居士披蘭浮艇劄拈花竹縷逑琴疊求若登燕然而勒銘臨碣石以觀海潼關盧子事補蘭臺沙箸江瑶志增桂海郎又龍賓避銳鳳

咮辭長是知獨秀之易標而并吞之難企也似此宛成璧合暢作珠連含萬卷之醇醲統百齡之窮泰盈箱具積授簡從哦始識崢人未許美併而狂語不當漢怖矣純鈎在匣敢誇薛燭之清臚圓扇傾心擬繢塗高之典論

寶嚴寺公請淨長老開堂啓

飛來石松風一帶微音悉破聾瘖清晤溪雪瀑千尋滴水原無滲漏總炙茄拈餅不在語言文字六時各印機鋒而豎拂鳴鐘要令人鬼天龍四衆俱生歡喜自非上宗獨指不辭玉齒之勞勞誰云妙法難思一任銀輪之止止伏維邢尙心空半偈漏盡六通詮奘法師玉華之藏藍裝白牒黃纖化越大夫苦竹之城頓現香幢寶樹白椎導衆朱點拯迷在行化則曰天人師於流通則爲聖義諦般垂慈誨夙似烏窠巧弄予機全同鳥臼況今寶牀乍出香筍遙臨掀鑰孔以開堂登妙衣而敷座香爐春雨悉是天花石傘婁雲方成輪髻滄水繡衣之使願隨一千三百衆挈眷之班黃巖玉匱之神已儲八萬四千門利生之供自合

門宏甘露旨揭毘盧演百喻之深微淨六塵之玷雜郎心郎佛轉掁處孰識鵝鶵三車是聖是凡恁麼時祇在芙蓉一岍昔如來警衆偈宣白鶴池頭初祖談因聽慷黃龍殿上禪師南岳細勘車牛開士西江讔傳黑白乃至芭蕉喻彈椑樹橫衾丹霞黃蘗之庭蜆子龍牙之席莫不各標大意直顯眞如闢五印度之祕筌證四韋陀之要論似此諸方畢集大衆咸俱尤要一塵一葉拓開此地之小叅豈容無說無言泥定從前之黙示伏願鉗槌密運階級唐捐審法器而安

心肆辨才而提耳海潮林楞伽峴莫負勤參虛空鼓須彌椎不離這個色卽空而空卽色勿拘寶誌之初言渠非我而我非渠請下曹山之轉語蒲團一喝便伏神通竹篦三條卽成語錄務冀乎天震石鶴子望具而點頭[illegible]然石壁光輝金龍魔伏壇而禮足

文孝[illegible]山先生誄

雍正六年三月十八日孝廉幾山周君卒春秋五十有二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嗚呼哀哉溯自象爲佐躬耕於虎牘龜龍呈祕畫於圖書天地舒其大文神明通於至孝於是負薪藝黍卜元統貫三靈編柳吹藜纘緒均輝六籍烝烝洞洞緇林則一閱一會本本源源金匱則有濂有洛降及鈎燈穴火飾譽稱純賦柱鏤冰矜工號傑遂使里名嘉孝祇慚有道之題銘墓誌思賢詎副安仁之累德蓋自行衰於七體文弊於六朝大道幾湮淪風久錮矣惟君色養盡歡聞知廣業牙籤北海名山富讎校之藏錦石西域負郭極園林之勝若乃分田卹娶仁擬范公贈客提金俠推季布名士繪方機於雪壁重臣枉頁馬於蒼苔是猶

龍伯之文鱗珠人之薰桂也至於書倉訇劉學府深醇漁獵恣於青緗神明伍諸黃卷縱橫四部丙丁甲乙之廚澋瀁千秋虞夏商周之櫝書搜魏塚易悟姒山海辨東西兩徼上下犀當蹲而必洞牛觸見以無全他若劍名玉詁之書璧友毛公之傳謠中赤雀奇抗雲籤注裡黃牛詰盆石鼓莫不旁窺胜錄下騁叢書方金鉦以兼收治紅爐而悉化以故史摹用白經注埤蒼文旣辨以古今識亦兼以大小著春秋於南越輝玉室而耀珠林述于役於北征紀黑龍而銘銅馬斯時也槐堂泉涌桂殿雲蒸臨川投國士之知南陽啓冠軍之目新牋夏正都人喧紙價以求書乍錄吳風洋貢贄沉香而叩閣此則肩隨班馬心續程朱固聖義之必傳抑至言之獨絕矣矧乃泣北風而護奈循南陔以採蘭性篤天經情殷地義孝泉晚汲慈茱春供脩脩凍蟹之紅鱗歷歷寒天之綠筍以陰以雨寢門之至則三或皸或採負米之途以百乃至失明代哺侍飲躬嘗求瓜獲寶髻之靈灶艾試風池之痛庚孱陵之呼斗禱或捐軀石中令之浣裙勞皆裂

指土脒七尺革帶十圍泣下恆投憂來不解白華未喻以純潔素氛盦戢其冥通夐哉至德有懷允矣永思可則嗚呼傭書扇枕孰云江夏之無雙錯繡飛毫詎讓內黃之第一獨是孝堪從政文許觀成既資彙之無窮將闡徵其何既更復叔孫辭魯業解朝儀伯始栖荆原精典故山川掌上辨作訛成易之功兵甲胸中藏天地風雲之祕無如人阨其用天奪之年歲値龍蛇姿埋虎豹坐使隴中奇士僅傳翼火之慈烏海畔宏才止長翻堦之書草少陵憂國但號能詩都

監勤民惟標篤行感芒然之止此知舊者之如何嗚呼漆燈照夜來日方難玉盌銷寒生平已矣阡南松柏悲白馬緊空來城畔芙蓉數青騾其安跨凡厥鄉邦頂沸統擬山頹況余曩昔同心敢忘雨舊書馳生紙深慚黃絹黃絲銘勒中泉豈曰玉琴玉磬謹按狀略用作[redacted]詞特遡清芬兼傷零落賢齊賣筥空山匹林慮之碑感似聞吹落日擬山陽之賦詞曰

在昔有漢任令躬修居貧力養色思其柔供甘棄紱毀骨廬邱聖支不匱世莫與京迨宋文明賢儒蔚起太極通書抝惟周子動靜觀終陰陽原始誠復誠通備傳心旨是君先業有則有源行皆屬蜀道固存存顧非殊奚孰武之捫譬負析薪或怯而奔越之鳳林山川清[redacted]中有神峯倚天削玉是曰幾山萬靈爰族苞孕英賢惟君是篤天才國器展也性成截蒲當簡問稻知經淵能不覩檻虎無驚卷吞丹篆典契瑶笙花葯參差玉欄錦塢水竹亭西子園最古閒宋鍵關披三羅五駈役靈怪精融物吐所以著作變化無端或追翾室或倣龍盤或八家粹色正芒寒或三通覈

紀物名官或理而醇天根月窟或子而弁馬蹄齊物或似諸奇飛鱗恍惚或步騷芳叢蘭錦瑟時浙左右斗山二公西河竹垞羣匠所宗每意名園鼓棹儀東質篇橋舌目曰文雄歲節盦親慈顏遘疾藥苦親嘗器甘躬滌夜籲高天嚙肌洒赤似含軼宗伊其誰伯黃童及壯鳴佩論堂拳驕始拭實維南陽爰志經世盆其游藏橅田兵制聚米[redacted]桑然於嚴君飡視衾省若玉是執愛深日景迨及[redacted]苦投軀血迸梁有雉巢松無鹿警庚子浙選衡持大儒士欣盛遇賀君賢書

君意不爾泣然雙矑高堂安在辜勞負劬凡諸令望特舉其概其他軒舉磬竹曷載如俯衆山兒盱華岱猗歟冠冕南州一代僕也束髮挾冊周旋薄採其藻既比爾肩愧黃績食序復齊年倡予和汝漆固金堅高郭東西簪卿杖我支寺紗屏齊園金鎖綠樹分隣紅藥接舸艣分忘歸賞然析可太歲在卯計偕京師君帷琳館予榻瑤池竹林瓜市騷坫酒旂載歷寒暑倍爾依依憶重五日同陟圜邱是晨霽爽玉葉青流東眺溟碣西指桑溝乘風長嘯萬柏颼颸君時灑酒聲鐘目炬慷慨遼金踟蹰顧禹歷敷津原如室飯金同游傴駭汗下如雨河橋朔雪班馬蕭蕭告言此別注易衡予予亦分符鄭魏迢遙三年雰雨南北魂消驛使傳君叅籌督亢道出伊陽當經淯上白飯青芻懸簾日望詎謂空期花孤鶴悵去春歸田乍欣初懷問君積墨何如曲臺答云多病硯匣塵埋旋予浮湘隔歲歸來棐几靈書松垣藥臼再晤花時形容槁瘦訂予稍痊芒鞋烟舳欵欵清言雙荷未漏始青高鑒眘德有神豈知斯矣遽殞斯人文星化石孝井飛塵鱗傷內蠹誰悟其因遺稿留編時衣囑斂有德有言中禮中儉名輩懷辛膏生望斷況予殷勤能無永歎粵稽古昔來自降嶽去或乘箕必顯其庸何至於茲鳳鎩鸞籠豈以泄祕造物所攻或謂前身天台授記昨定今不智不聽三或謂醇儒來開往繼奚僅文詞使鳴盛世良材不遇自昔傷心河汾野處江都陸沉惟君亦爾欲獻曷任然而熟計何病於今著述雖精或憂盲駭君則流傳通都薄海月旦高推久而或改君則餘芬巾模步楷抑或孤陋寂寂桑麻君則歷聘紫闥金華或恐絕業莫世其家君則令子繡虎珠蛇俾爾若斯既穀且鞏奚必櫨扉乃云荷寵卒塚未灰經臺尚聳孤子乞言惟誠是總孤潭翳櫟岑石埋莎靈捐舊館藏坎山岡翩翩旐引戚戚鈴歌親朋一慟傷如之何今日林邱昔年華屋百行千文一杯具足白鶴悽烟金蠶灶木回首生平人伊誰贖古今舟壑聖喆均齊惟不朽者超筌軼蹄矢茲哀响惋璧揄圭允追陽夏永紹濂溪

沈可山漁庄詩集序

笋摩繹嗣祖龍詰製秦碑苔刮黃天野獵德窺蕭刻婁柯續鬼韻叶參同覆米題庚讔猜越紐鐵船埋處崖鑱鼠舞之銘石楔斜時水露龜言之塚嗟乎領雄丁巳豈無銅漏摹奇藪浸斗牛詎止翠壺蘊寶然而弖搜門寶集數秦稽沈編止詫九中陸雅惟殘三詩村名長史遡刋仙才巘鍥郎官未致史褒白波龍氣孰追烏烏鳶青鏡漁家盦抵的玄的白獨放翁生花萬首爰栝三唐迨廉夫楊柳一篇揭透七子竊意瓊臺不匱賸鍾霏藍錫浦猶熒倘容濯錦綠楊泛艇

擬消狂客之金龜翠竹流觴旰費羣賢之皓繭既則芙蕖灣口麗噪詞人航塢山前綺傳詩伯步九成于開府字亦從山祖入咏于隱侯樓仍標沈霞蒸粉石玉船則別長西施啞走珠盤前海則新居泉客漁汀疎柳閣倚浮湘鮎岸枯樗唱移小海松花壇古或賡丹井喘鵑苦竹崢高獨振寒濤飛鷺暮雲縹緲夜雪迷離業題焚硯之書僅缺汎舟之役泊乎河山杳隔一鴈恆遲林徑初還四松已老草深玄塚雲門之舊侶全稀花落朱扉再廟之前遊不再吟臯秧馬解穠

如烟令記松根迷籌若夢蝸廬之倡鹿柴無酬燃籌燈而夜夜徒紅梳短髮而莖莖欲白左記室宜春巷伏誰復賞以青慈陶徵君匡阜山行正爾遂其枯槁而乃欵扉載酒尚有西鄰攜卷投珠欣承東老銅精劍吼似酬雪壁之槎枒珉甲函斑乞序鹽泉之瑰怪魚油龍扇品蝶般般琪樹金芝之歌去雅雅天花幻喻寺鐘恍覿蘭香羈鳥幽思溪棹宛披竹色感秘枕于磁針蝌漆依稀曾缺圓壺記土物于石覓梅魚彷彿看迎拄杖嗟乎彭蠡之峪嶸夙著荒江始見香爐岐

陽之鐘鼎俱移大野猶存石鼓溯昔瀛臺賜宴東閣延儒黃扉擬赤羽之題金盒試璇璣之賦湘靈寶瑟議立學官明堂火珠詔開科目時則棗花細錄西河發其驚音龍爪新聲阮亭主以牛耳辮傳閩竹櫟園顏荔歎之房黃鏤屠刀竹垞記金塗之塔荊溪名士枝賦瓊聰瘴海遺民梅看玉鏡披心白鳥宋尚書啟高會于滄浪天上紅梨高詹事鑰私書于紫禁乃至銘山窺困之流蝕月鏤冰之彥莫不金羈齊鶩望若登仙油素分標來同聯璧而君則巧爭拔幟勇擅蒙

輪紓異彩于羊車喧卮言于鶴氅千金綠玉擊响而驚銀燭之筵九日黃花停帆而賦珠簾之閣碧雞坊裡我笠卿車皂莢橋邊前于後唱伶官譜團扇宮女識洞簫翻綠而闋注三雅揮麈而角推五鹿八廚四傑悉許讓其追風二陸兩潘咸皆退而避舍他若神僊白足酷愛宗生帝子紅蘭遥欽江總臺暄公讌索賡華館魚防壁妙滄洲喜和青天鶴錫美哉劇目麗矣比肩洵裙屐之葵丘實琴樽之蒲海也嗟乎茫茫世變別來杳隔紅塵冉冉陰馳老去徒橫白眼顧襧衫之落拓阮籍猶窮慨藥杵之淒涼長卿自病固已好達竽瑟鑿枘方員數十上之蹉跎卿五悲而怫鬱又況一犁春雨漸銷郭臺之田四壁秋風兼洒楊烏之淚土牆黯黮翳入止秀蓬蒿板戾蕭條長物惟留書畫倚敗椒于樹底差近覆苦刈短藿于山中幾鄰採稆諷涉涉孤蓬之句緩傷泡影皆虛讀依依懷舊之吟誰悟海桑已換斯則君誠好事固知工者之宜窮我亦憐卿抑又迨今而何傯也所幸光騰中夜繡虎無驚景步西榆神駒彌健涸邪溪而百鍊雷公尙守其爐擷衡嶺以三齊滄使未還其繡孜孜晚歲矻矻午聰抄拼閒工篇羅漫興元珪任探眞鐵笛之和吹黃絹應題殆玉卮之後勁是則脩鱗化海春糧豈囿于榆枋寸寶居囊量谷何難于牛馬奚必侯鯖未散樊雅恆鳴鯉庭桃李始壓時流鳳閣榴花遍推宿老嗟乎羅衡黃榜崔顥白衣南陽辜負地之才供奉困登科之記然而紅紗賜冪玉笛親調安封侯氣概千秋魁紀公光芒萬丈苟斯文之未喪雖獨立其何傷獨恨草間之村逕方通花外之小車已暮朱華始苗未踐明玕銀海將昏纔許枯樹策珊瑚之架輿殊倚馬飛牋碎琥珀之鍾飲謝傳花椎鼓卽使山稱野店偶生見獵之心抑或經衆繩牀牽次披裘之律其柰香罷歇絕白社凋零王子安禊谷鶯殘許元度隱山鵠去茶圍笋堰膭對斜陽酒滴香厭全無遺老此則歸方華表刻話昆明所爲披金剪而踟躕哦玉蟾而佗傺者也息心洛誦屈指杼封適有感于盛衰遂附言于遺麗一束斑藤之紙旣夙疑泄靈冢于苑山千層鐵網之才請例引逞淫畋于笠澤

上座主臨川李公乞序書

書探石簣欣隨青雀之舟座隔珠庭幾易蒼龍之舍雖紫霄萬仞仰高未遂於擔簦而絳帳三年結夢恆深於舍瑟竊惟庸質分審散材括羽銜竹箭之銛抱策局蒞蘆之陋書摹銅隱罔跂盤盂牘探珠叢莫窺管籥特以性耽箴縷志湎研覃慕郭縣之摘鉛倪齊都之施硯是以一官巖邑便治荒茅再遣徵車仍辭艮馬述秘牒於黃書玉劵倣古史者百三賦登高於緣嶂丹林半國風者十五板牀隱樹賸續蒲編土窟

研硃漸成幾袠然蟲書濫字竄希隱鵠之肩雲蚓竅規鳴敢謂雕龍之似夷圖哦錦荔詎薄風騷錄注神鱸孰鉤予要而乃荷承函丈曲賜絣幪裒六藝於高壇沾一卮於便坐金華席上詩首則偏說魚牋玉笥叢中掌錄則盛推籊簡乃至詔求拔萃科闢宏詞朱弓錫神臂以待銘白璧訪儒宮而廣聘花磬瑀管賦探班京蒲裹雕輪經搜戴禮猶復誇茲鶚擬欲借瓊枝譽彼桑榴堪登繡帳遂使鴉涂黃紙遽騰赴隴之書蠹冷青縑並預凌[illegible]之薦雖椵爐楊柳壹守稽備而鼇室桃花儼膺賈召凡諸始末悉屬栽培樞捧土之寸心鏤肉枯之大德是誠仙閣斂室未足喻其高深渭竹秦毫不能罄以縷述者也顧化劣時雨答問多慚度挹春風燕居罕值憶自燕都拚掃正届箸陳青海之勞洎乎鄭圃分符又當節建蒼梧之邃以至旗綱黃鳥蠻撫白龍率黎畫室之機宜無暇縹緗之評跋迨及牢脩夏空旋駐侯城始自高遷暢隨行敎鄗碑卬閣揭盤詰之源流礫雀甑蘭示巾韋之變化遂呈宿搆上瀆台嚴自忘下里之嘔啞妄冀高雅之

規繡又復擊珊瑚之節揭許排沙濡蝎粉之牋還題積玉更且心維右簡預訂首章謂奇文冠白雪而始傳亦能品附青雲而益著如宍嶧索不靳鴻篇脫剖江魚當貽新序嗟乎嬰詩奚貴遽叨石室之賞心薛易盦神乃獲汾亭之印可且嘗才稽銅井詞數金泉昌黎善東野之鳴壯武貴洛都之紙芳園曲水述賴王融病樹沉舟揚需白傅乃至廬山禪記昌谷馬詩伏君之金版神君貞白之瑤壇怪牒亦皆河東噴麝江令裁苦喻篆鼎以倍珍指玉箱而爰顯久矣哉舉

凡中集之傳人端賴高名之序意也然而柴桑五卷蕭統緊誰河渚千秋呂才孰是論殊魏典空汙紺頂之螺識異桓譚詎測斧心之鳳譬諸士偶項桃人而渉海翻憂滅頂之先沉亦似貧家紉蘆絮以禦寒祗晒皸肌之無益是以斤斤小冊未乞通儒炎炎大言尙虛副墨伏維　夫子大人緒續麟臺製褒鷗閣范陸曾王而遞倚天爲宋後之一人楊袁舒沈而還得髓駕陸門之四子祠碑墓版字悉提金壁記鐘銘門經固鐵鄭康成鄉名特立人襲經箱蕭夫子海外威

聞競投文贄何幸不忘卵翼許作鱗攀恩既渥於生三褒肯加以字一將品題果逮允知碌碌之大行抑列奬能推實亦譏譏之倖遇矣若夫華門手撿紙闇胥抄詢隱澤之叢書核擬注之通論則頊盱刋葉賦備投壺祠碣韻其蕉黃文函況以霞赤江風臘月非無文旨之郵達火寒山不乏清齋之咏以至竹枝度曲花影塡詞區目微等於芳林卷數差浮乎玉海匪曰藝成之美聊云具體而微各具言詮業存條貫至於潘令閒居之作歐公內制之裁率逞麗辭歷行偶

對敘或驚以過縟指且訝其多枝則四庫縱橫原徵柯則百家剖判悉炳針傳請以管見之紆畧吐蒙求之鄙今夫文稱郁郁夙具雙聲謨述洋洋雅矜綺合自昔傳標左氏經立公羊魏王殉逸簡於斧堂呂相責諭盟於强國皮冠翠被工諧顯尾之鞭繡質青純細逭莊門之寶俘官剪馬戰數當年水雒陂滏解呈分野於是土鼓兆六瑩之奏濫觴成四瀆之瀏漣事美增漸成末茂盛姬奧詰斟酌旂鐘越絕鏗鏘秤停銅桂逐臣諫主援翠鳳以匹靈鼉遊客明心擷明珠

而妃夜璧陸子愼微之語書洛圖河晉晨出穀之文俯筵仰栖是皆六無栩儷四末萌駢尙爲鐘呂之互生猶作旦施之並立則夫降從晉宋遞入齊梁騁緗緹於枯樹青苔炫金翠於紈牛絳鶴要亦三光愈煥九數加靈固丹元必致之精亦蒼者自然之運也旣自柳子厚不矜雕琢韓吏部力事別驅始斥陳言務芟近體由是人崇刻意類師五緯之寒芒家習孤行多郤六朝之秀色歷逾五季共奬八家或宗僭耳之奇或賞臨川之峭或隴岡高墓體尙紆餘或峴首孤

臺格遒摹擬總或旨尋經詁聱牙羣伏以振衰而其解可嫗妁遊刃終歸於就薄是故錄藏仙室拙諳詞臣神降羅池蟄彰史氏傳宗居士仍貽凡弱之譏寶誌山靈旋受喪心之訕別岐昔路北詎勝南畧喻新人緣終愧素娛復上沿大歷下訖元符卽大筆之恢恢證諸公之佼佼清泉盤谷釀祖雕華石碏東平賓厹賚蛤第一等將軍之廟洛思妙次麒麟廿九日宰相之書瑞數還哆龜鳳他若謁陳樞密絮漬文忠潮州百世之師瑯琊四時之景横排河岳密搆雨風繪

幽香之數言指列星而一氣亦復煒同縞貝緻效連珠襲選樓之舊嚬忘墨淵之横騖何則有意之矯除者不盡而自然之流露者爲眞也然猶曰此文士也爾其子攻堅白歷紀辛黃覺空譯於海幢靈怪彙諸雲笈以至九流厖雜百氏參差率皆故作支離惟求洸瀁而圖冠句屨出自莊生絭紘文施疊經荀況麥生榆死瑱函則竅導於參同樓組牆銀寶髻亦泰提於長者軒皇鏤版狀鹽羽以非單石氏談星算杓魁而豈獨圯橋上畧杯海無差鬼谷陰符龍蛇恰類是知禹于作籟原非靡曼之故同風水成漣要豈刓鎪之强肯然猶曰此雜家也至若信求帝籍蒐考山藏式司馬之稱良驗董狐之秉直事關記敘祇尙謹嚴法寓褒譏例刊粉澤而晉書稱制既波合以脈連南史論交復星奔而川騖劉度支雲帆紅粟全登漕事長緘沈中丞甲帳珠簾獨載思鄉短疏卽曰時移體弱本愧西京世降辭支業殊東觀則龍門之傳貨殖栩栩獨騎張鐙蘭臺之志秦分板板山櫃鄂竹黃收白馬德頌如天玉檳驪羊靈占推策以彼但徵實錄

猶將不廢雅事何況搔首蓬茨揩頤水檻則輿綿反覆奚嫌葉葉之相當製倣連環何礙鶼鶼之共逐然猶曰此史氏之微文非聖人之制作也則夫農昊先天而後齊梁好辨以還上誦唐虞次研周孔爲冰爲赤說卦見於九師從虎從龍文言踵乎四德結繩一繫宛爾桑扶枯楊二爻天然谷應而堯典之詩四宅逯字配以星辰箕範之敘五行形几臚其鹹苦嶧桐泗磬貢刊澤水之年舞室歌宮訓授乎王之嗣他若嚶嚶邐邐南山思婦之吟藹藹梅梅東海周官之禮

往時柳色早俑朱華凍後驪鳴聿先予玉薦爲始卵恆宛轉以相承探綠兼藍更再三而示複是皆音矢金玉智探淵泉經曆寶之精忝振皇人之密緒方且雙蹲似爭一足殊夔恍圜府之夐凫協弇山之鳴鶩將夢中紅錦孰非坤藏兌說之餘音抑帳裏青牛端爲榛憶苓懷之膹複也卽謂後繁前簡語不同年古質今文慮非一致然而仰白於之古木豈其蕾卽盈尋量黑海之脩鱗詎卽生而計里秋蓬轉蒂釀金根白鷺之儀野樹遺巢胎鋼柱黃龍之壯歷覩邃古悉

係始基何怪詞人厥恢後勁且夫兩儀燦燦闓必因開六合茫茫奇無不耦詢容成之璿篇旦昏配以陰陽指豎亥之金甌岳瀆分其牝牡以及香奩琴瑟班尾雌雄坎離則以降以升葭黍乃一清一濁蓮翹虹映黑闇朱揚巧歷焉窮微塵易數乃獨於赫蹄酣彩謂繩櫱而輪揉餅面揚芬疑鵠緣而玉飾詎非白眼之妄瞪度亦錦心所竊笑也特是行施鏤錯易乏劉灘句拾纖穠須歸簡淨阡哀京兆倖斷劍而迴光寺勒長干趑脫丸而始快自彼豎儒拘泥下駟疲孱椈

粉翅而依圖琢玉卮而無當曾拈蒼耳易入柔尖滿砌孫華適流多蹟聹飛雜遝朕董笨之潛心刻翠依稀障支公之名理貪荒務誕操止蛇神得正忘奇塑惟土寶此則死灰正黑腐粟虛紅宜無解於世嗤又何辭於物玩嗟乎含栖蝸角蠻無握日之雄曲變鵬留焉嘗渡漳之漏是以生平對白不律方員暇日嬈青但期縱送竊欲烹徐煉庾仍追蠶室之神咀陸含潘巧貫紗行之氣假鐵網流蘇之瓌瑋更割以亢桑胠篋之空靈卽靚妝膩理之鮮妍復緯以中說予經

之精粹楚椒續蕙對桂蹉而彌工[illegible]易陪鍾用以反而益妙匡驚石髓化隸事之新痕阪寫羊腸滅神鍼之舊跡竹樂桂蹇欵入幽思赤子朱邪朗如出話更乃懸當變處酒銀竹以迸飛腰值忘時轟紫瀾而忽起幻玉壺之引客作石鏡之俑身噌吰何病於談林探摭蠻尤於學府至謂旨符假借說或止於空言力往旁通意反蒙於澁體孰知則古實先民之確証引伸乃造化之靈機試卽舊章復陳固陋昔書頻呂命通天曾述重黎易解明夷蒙雖亦稱箕子烹魚溉釜

人慨西歸歸籀酒徵茅屐追南至小戎板屋文茵虎韔之華太室疏屏黃目犧罇之麗更若瑤臺娀女喻托楚臣寶劍夷王信登穆滿博物之駢犂汾崇多能之尾釋河鶴成履跡於墳三率取精於車五麗矣晉矣豈不然歟左之右之曷其有極脫若安茲局促猶怯翱翔睹此瞬斑莫廻驚怖則豈其金錞足鼓不如瓦釜之雷鳴桂觀蜚廉未若平原之試望也哉第溲景方悞篇春末經篩祗疑畫虎之形訛敢謂解牛之技進狂言忽發踵汗彌增伏望鑒裁以爲然否倘若

芻蕘可擇葑菲無遺并祈採入銀毫用以光茲綾牘今者鋟梓已集定藁粗完業搜馬傳之牆亦有雞林之問而鎮浮圖之尖頂莫邀九乳飛來准結綠之價售未獲片辭估定刈葵龜手預盥薇香望斗清矑幾圓兎魄爰是敬脩幅尺再瀆典籤緬退食於袞衣乞火鳴於靈瑣八行兩紙候申淇竹之平安九鼎一言想迫吳桐之爆爚惟冀紫宸散後洪音發以黃鐘丹地公餘逸氣騰諸青鐵雲章遙錫倍勝琠璠仙氣如占儘過纔段庶幾牙籤目重羣售海上書鈔石櫥名

暄肯讀山陰詩細獨是孫尼受教夙撰緇衣邯鄲尊聞代揮黃絹造微成書闡野馬於關中辨色聆聲贊和風於洛水自來壺艇悉預刪脩致飮海之推崇作摛光之返哺而洩門牆嘿嘿歲月悠悠經笥無羽翼之功藥籠寡參苓之效亭前奇字渲說周旋紙尾鳴鈞全辜曩昔則珠忘徑寸直疑報爽於昆池玉認四環又愧恩酬於華獄矣辭取達意彌切悚惶書不盡言曷勝瞻戀

劉豹君古學試帖小序

松藏宛委螺碑虮南瀆之詩壇花近蓬萊麝墨擬東齋之經注邇投孟於紅燭十年則舊事茫茫賡遺挂於黃門五字則餘芬歷歷雕瓊絕品久播清才飛素佳篇夙欽老友況乃鯉庭眉白最三搬以尤艮鷗閣藜青續五行而更覈軒經玉剝奐發靈浮華鼎金斑奇疏複篆豹皮璀璨鴝眼晶熒齊參軍壓團扇於梨花粲舍人妙長竿於翡翠綽擅一時之領袖獨標中宅之長城適自取婺爰窺試帖依稀紅錦靈葩摹雪兎之毫彷彿珠簾細蕊屬風鵝之粉虹垂赤岸駁陶

井於封虡彔跋青蘿辨懸山之在華秀應志絕筆許稱神吳興祗愧其印沙安仁漫誇以披錦嗟乎紫淵鬼彈本尙離奇黃秣參神原宗奧邃迨唐科定爲文律斯博物苦其才拘刋黃雀之千言限白雲於六韻芙蓉賦鏡盦抵長楊盧橘唫花全殊斤竹何意箭參善狀妃紫玉以聲遲颸沓凌空匹黃金而卷重此則敷高文於銀鳥聿厺佩玉之鏗鏘探至寶於驪龍倏跨烟樓之突兀者矣數峰湘瑟一縛阿房疑二郯其誰過估九方而已驗從此竹林共會合雄耈酒盟槃

郎今芳國孤騫巳貴敲冰細紙短緘寄示揭射睆眸眾寶紛披試申更緒自昔一家泉湧僅詫眉山八斗風從止傳鄴下他若汾亭珠樹鏡殿銀河非三絕之難兼卽五枝之未並何意文章鼎峙宛齊海上鼇峰翰墨川沖各妙池頭麟管以今睎昔玉軸應超郎一方餘金薤誰埒屬以數語業驚窺全豹於一斑舉似乃公請先賞夢花於五色

藥錄廣牋序

神農經千八十種麪丸證對黃鴉仲景書百十三方金匱煎收白虎倉公避席論析陰陽伊摯逃耕法傳湯液續桐雷而置對修天紫背之功按唐蜀以披圖鈎吻黃精之辨總使玦磨烏玉靈芝記悉載於蒙筌要須囊匹珍珠瑞草經別添以補注蓋用殊緩急機倍捷於剝膚而命繫死生間不容以續髮歷詳方技訖數名醫抽疔攻伏魘之呻吟澆雪破複衣之僵凍芫花一撮黃絕蟯瘕蒟蒻千金痛回螓首乃至吐蚘驗髮斃犬塗瘡咽梨汁於投山剖蛤精於濯海烹羊太過或許研砒碩果生災僅須擣麝捷勝爪幕靈近

漸腸豈長桑之禁授偏奇抑本草之味嘗獨確也然而汪編寇義類有參差雷炙陶秤尙多紕漏採山樽之苦葉權云熱而震云凉疑石莧之毒苗前曰無而後曰有甚至蔚麻雜糅萍蘋紛淆合射藺於烏頭眩南星於虎掌牌虺雷草犀石蒜古今旣昧其定名仰天皮敗扇燈花日用且忘以本效似此呼蘄任餾代李憑桃爽配合之宜戾甘辛之性卽使智窮玉髓學膀丹溪修入臧若秦越人解三縛如姚法衛究且膏肓莫挽經絡虛談彌增二豎之凶祗博十巫之笑則

甚矣夃門之藥錄固需繩謬之廣殘也何則胥形天地原通川谷雷風定位君臣各應茲鈎毛石情殊畏惡則溫涼互逞其恩仇數起毫釐將肝胆亦睽以楚越是以三升恁苦曾消齲齒之風五石雖精或甚鈌盌之熱枕偷荒塚換蚘蛀以屢神藕拭宫厨覘瘢痕而巧中丸膏任作骸竅隨行詎緊求且惟新總在辨之以旱顧網羅未富芰嗜仍偏鑒識匪精管窺不盡虞山虞谷非土訓其誰知蘭草蘭花郎專官而侚悞岐根獨葉博物難周蠹竹殘蒲引援未當茲則徧搜

玉冊悉萃銀囊証祕典於黃岐參神經於岳瀆腎腸心腹巧悟殷盤砮磬琳琅不遺夏貢籠包赤箭奚嫌馬勃兼收石肙黃英亦並龍衣作譌字增朱墨類別根莖驅七志若雲濤臚三品如涇渭務使榆芽荳莢引伸無可遁之形石硍蘆刀觸類有難移之用至於文豪洸瀁思積毫芒鈎玄要於六微溢菁華於萬卷雖復呂楊共訂林掌交參葉師詑以枕中葛洪喧其肘後倘覺靈笈啟鑰祇爲巫者之棄茅高石研硃猶是巨人之部嘍也要之十年風雨夙冠儒林一逕蓬蒿向推經笥探蟲採蓄識名原出三詩爲蟫爲蠧取象全宗九聖乃至漢渠魏塚柳簡蘭臺胥抽青綠之籤洞徹蠹琴之版故能異綵銀腊靈識金鹽狀草木似嵇生疏蟲魚勝劉氏從此銅人柾鑄寶鑑無庸新陳悉正於七方水火恆均於十劑懸壺在肆天折無虞負局登門孝慈永賴多多益善啄啄奚憂鶩窺靈苑之珍合贈素書之序雖然訣談杏塢雲囊曾訶回生夢憶鈞天脈治猶傳勿藥契瘖葬地乳揺旋瘳鬼哭針肩錫靈亦爽古固有飛煉唐捐刀圭不事方將

視剸犀掘鼠統爲萬物之敝箄削桂咀芎胥作三墳之龐柏恢恢批卻悉中乎機嘿嘿調神是遵何道如云巳解定知鴻塚之六元苟亦無然試證龍宮之百問

秦振炎六十壽序

座高繹幔布衣推一代之經師祕發黃珠石室續千秋之聖緒語勢夃則翳蒿厭芋業或付諸空言數微權則釋痾針肓功實參諸成化魏文執學堂之幣燕昭禮碣石之宫記重儒林史崇道學莫不一甍一粥

如璧如金心傳赤烏之鴻書名揚黃龍之密檢何則畫雉膏鼎食出則班朱虎於雲楣而蠖屈泥藏退則印孔周於寶鑑涂分九達致本一揆也僕與秦君甲舍牆連丁年席共髮從錦束接杵臼以定交毛騁錐飛辨彝雉而示稿山隣木搭屢駁乎流漏譯銅盤偏抽奇字方擬草徵載牘便登金馬之廬賦賞投壺郎賜黃雖之錦顧乃一編皓首寂寂蔡羨八尺青氊蕭蕭板榻雖復列槐擬市杵穀成鈔請業者三千餘分經者十二類而秦書疊上虛倣貂裘孔疏專門未頒

虎觀蜀人楊得意幾曾詞薦凌雲弟子呂步舒詎復卷呈繁露題橋枉詫轀櫝誰沽此論者所以惜涓人之買骨偏遲而象罔之求珠未盡爾雖然文裁儷體學闡微言固所以廻邪說之狂瀾而立人心之中極者也自昔占雲紀職命鳥分官燮理佐以公孤番宣杏諸岳牧下逮舟車鼓鐲不遺司馬野廬蠶薨娣黃亦設斂人韮氏獨至贊吹六籍玉寶三墳儷珉石於都門授滐文於左塾則尋行數墨悉委諸生立學增員唯憑博士固知寒苦白白方領青青衙爭糊椒之

文章統綮乎黃之氣運是以毛萇舊詁句並齊詩矯疵重爻圖承馯易範推蔡閣劉子政志亳社於五行館設湖溝嚴孝源備纂盧於三品乃至崔專設難申闕傳疑伏生合二典於今文荀爽綜九家於說卦露門學士講聚生徒國子先生異排老釋式贊堂於東海瓊華藍草之牋築精舍於西唐石硯韋編之席悉使人知要道戶返淳風闢靈臺而決若江河拒橫議而驅同犀象斂人木蛋並識五常板屋廬簾胥賓三物謂非論堂之憂並禹皐而藝略之庸伴鴻牧歟君

乃疑酬百問奥抉萬言揮麈尾而揚虞夏之微文坐虎皮而析乾坤之精義鄒師許記統作南針瓊鼎收鐘俱承北面胡翼之齋分經事循循方矩員規周茂叔圖說陰陽了了光風霽月斯則門齊高密臺並扶風筌聖諦而獨尊解客嘲其奚必且自程蘇列黨朱陸交譏東萊忘守約之功新建近宗門之旨草廬盤澗未達眞源白沙圭齋半耽虛悟抑又甫訛紀逆裂繻之古注空拋簡錯武成歸馬之原文未正九穀更司農之注全忘澤草山絺六壬判太卜之占未識天

楓地棄腐儒凝滯外道偏枯芸芸倍甚於焚絲偎偎幾同於射覆似此一邉功令確守宮牆振清風以伏陰排靈沙而取寶絕塵獨妙批窾孤行自當景翔鳳於鄒山俯靈鼉於越海詎必金鑾召對玉署分曹偏搖青瑣始愜登仙制草黃麻乃酬稽古獨是龍門作史顯賴通侯凫國攤予疑生僚友而漢傳金華之殿[illegible]予圖之亭詞脩而即睨風行書出而立成金奏[illegible]屋梁仰對尚棘爾室之塵埃名山副藏差遜諸公之臺省詎知鳴琴挾策大儒夙隱河汾冠楮扶藜

賢者亦栖草澤吟小車於花外蘇門久謝弓招著錯緯於山中薤谷曾無祿及更乃畜蜂養晦牧豕傷貧辱縫掖於胥靡困員冠於傭賃究亦聲高施孟義壓嚴畦斗山之望愈隆薪火之傳不替脫脩名之既立總陋巷其滋榮向使我友文售鷄瑪晏博櫻桃浮沉桂觀之間俯仰蓬池之側豈若帳開青複廣育[illegible]才瓚式黃流共談仁義島夷投贄遠求蕭子之書列國承筐交擁騶生之箸又[illegible]拾蜯海上決踵怡然書葉巖邊鳴絃不輟則所以譪飛葩於銀管澄朗月於冰壺者自有至樂之[illegible]存遐心之所寄也歲當初吉正遇攬揆即敘邱言薄酬庚會約欽座右請依白鹿之規誕卻予中不離青牛之記

童璞巖借庵詩序

廿四體秀傳雪壁夙欽迅腕之青虬十二幅畫證山屏別吐予心之嵦鬣小題行卷自署借菴在觀者旁推微旨互瞠蝶幻花狂而鄙人評跋隹篇專擬韋肩柳跂韻方獨藺爽匹孤吹幽情則褰箬提鹽冷趣則東薪煮石畫邃廬壹視將偃浮統會以靈光橐治專

精斯刻削均行其神妙拓紫潭之星斗何妨溪亦從吾嗎綠鎖之園洼轉悟几能褒我何況涵茹萬軸馳騁千門悉敵珠虎玉之隱篇罄桂海蘭宮之奥帙而乃石牀噴墨劉絕纖埃砥室含毫揭成點雪以視香凝坐處尚縈畫戟於胸中瘴溼來時祇懨秋鱅於江上一今一古以徵以商殆綺才之清絕胥均而孤夢之蘧然更上矣山村黃葉草閣青簾適窺麗句之驚人敢贅雅辭而序意若夫語參鏡影注引幡風持黃卷之送袛謬錦襠之問宿暢悪漉漉焉與風人何似

諓諓賸添詩話一斑乍露統占霧豹之圖花四韻彌
馨不借池龍之香菓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八終

逵刻鵠齋藏板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九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沈可山辭桐詞序

將使曉風楊柳軟茵按二八之紅牙深院梨花纖爪擫尺三之紫玉麴塵畫舸笑寄絨繩梅雨紗牕夢迷檀板綺屏殘燭愔愔脉脉於輕烟金鎖重門弔茫茫於荒苑則輞川積雨不如六醜遲聲夔府孤城未若三姝小令蓋淺斟帳底爲事儳樽低唱筵前奚煩鼉鼓此所以小山公子拍妙波紋博野郎中名喧花影尋春寒食撈燕掠以梢紅送客新城憶鱗狂於粉綠又況隱囊舞臂夙擬神仙紗帽籠頭舊推名士纖簾江寺彩毫則長架珊瑚槳纜蘇堤畫榼則倒懸鸚鵡酒帘低挂暗記如蠶繡綠輕催鳴箏若語則案翻青玉宜爭樂女之售角譜烏鹽恰稱旗亭之畫顧或謂詞標一捻半屬哇多情寄三臺劇嫌騷反是胭脂於北地無非花淺花深壓金粉於南朝不過亭長亭短方諸碧玉絮彼黃流女則哂其小家酌奚臻於大雅嗟乎山名行雨詎知總攀涼風水憶凌波誰悟均承玉

井攷自鞋捉金縷韻發南唐劃映紅紗調行西蜀尖巾細裹醉妝忿荒主之酣愁黛空思殘夢絮窈娘之恨乃至宣和樂正元豐判官渲晶枕於橫釵記鹽橙於點雪蘇子贈天涯芳草歌付名姬陸放翁池閣殘花心歸去婦影拈露倒屯田則行役偏工沁詫泥斑冠柳則踏青獨絕青山臨鏡秀逼梅溪白石裁雲音逾竹屋乃至帙哦秋澗槖數圭塘嬋娟或擬美人跌宕全倖醉客燈前元夜非無腸斷之春閨門外鞦韆詎乏移情之古德遂乃竹枝邊猥濾別風詩柳絮縈牕幾儔變弄方疑挾瑟之過悲亦似舞筍之覲止然而鬘傳菩薩賈基涓水朱樓唱出輕盈原始隋堤錦纜上皇西去雨鈴綴蜀道之音詞客南遷鑾鼓奏湘神之曲田田蓮葉早播江南唧唧木蘭久喧市北關門望鴈長相思業肇侍中車戶催牛清商怨已萌督護是皆時當六代技冠三唐揚銅雀之餘芬擅黃驪之絕品猶且能矜刻翠艷尚搓酥採荳蔻以封函問鴛鴦而作字是可知花花霧霧原非白傅之淫思小小盈盈正合盧家之古意更乃詩徵刪後樂証房中

尊短斷於倚歌原曼長於鬲指則觱篥促句已見諸三百五篇鐃簫短歌盛行於一十八首上邪朱鷺遞作參差暇豫黃阤另成流轉更若軒皇遐渺夋帝眞淳搜棡鼓之初中按網罟之前後風吹珠柱獨操南薰地鞏金甌還聞擊壤穹桑苞裹咸池鯀氏之篇瓜葉綿蠻頌上箕山之隱三分亳社玉馬占謠九尾中塗白狐援瑞亦皆盪盞盪鋈悉任叠雙戞玉敲沙不拘五七每每減字便含桂殿雙成緩緩偷聲端孕玉樓一片斯則酒邊琴趣無非駕辨之元音東澤西樵

總屬漢漳之遺韻也即謂書傳翡翠鄉止溫柔冠整芙蓉情羞兒女然而托西方之興微詞拗自山榛紓南望之愁豔意稼從湘桂逐臣澤畔詠喻蛾眉賦客牆頭諷陳貝齒忝予說偈繡帷不礙佳人通贄投詩紅粉何嫌夫壻指鳳皇而祝媚豈眞綠綺之經挑誦蛺蝶以憐才未必靑陵之解化寶從擬德旨悉皆然花不沾身幻均如是矧復弱輕秦柳逸駕蘇辛却嫌脂粉之汙不受塵埃之嘆李居士一林秋樹止有白描號夫人兩點春山惟誇淡掃香風細細欽敘春簾暮雨瀟瀟狎題古寺海棠初謝恁消十二欄干荔子猶香刊落三千珠翠固宜堂逵春草畹襍秋蘭舞迴製就補朱華淥水而無訛羅嗊傳來較黃鵠白鳩而更上嗟乎訪先生於茅屋已驚蝕月之噌呟數耆舊於花葬賸覩歸風之窅裊雲移蒼狗往事都非湖指金牛昨遊宛在白楊婀娜猶藏蘇小之家紅樹依稀未斸錢王之浦假使靑年躡跡定次龍吟郎今皓髮披香如窺鵝管觴行玉女知法曲之必傳盤捧金人識吳音之永貴至若題看銀字名揣研牋取蔣澼之

成言悅高桐之幽景龍門百尺舊斲瑤琴晃國千秋曾鳴石鼓句貽崔令擬空井之生雙怨寫宮娥協早秋之墜一以故峨眉院裡日斜影許填腔更漏篇中雨滴聲教入閣繡簾垂處小聰則淡月蟬鳴朱戶侵時孤夢則畫簷鵲起都從鈿帶嵌入乎雲那更瓊籌別猜黃練愛孤生之足賞總半死以猶憐合從蓮社新編舉作芸聰佳話則豈其愴餘灰燹築宮識綺語於阿房抑或將潔倣雲林覆井和高人於閟閣

祭夏雨笠文

嗚呼憶從連席交締青雲誼最渥也黃雞供黍白犬監壇髮始束也香廚隸事石鼎聯詩燈與杓也梅訪書巢茶淘學井邠魯析也白板敲扉烏巾占席寒日曝也迨卜西鄰居則斷金出更僕也集枯集菀中道浮沉境殊各也米鹽細屑婚嫁倥偬瑣更駁也千言白和五斗伶酣豪目若也撥灰欸語隱其三山游五岳也灼龜塚畔網鯛陂前預所約也詎意橫舟涉不巨川藏乃壑也老僕持書茆茭雨夜蹙予愕也經鈎典釋孔思周情君之學也韶鏘龍詭霜挾濤駈雄且

卓也石函鳳髓鬼磨銅棺奧而博也金聲注韓玉色摹予奇而確也杍軸無方靜或山林壯臺閣也時而幽逸若採空山菊籬落也或為瓌麗虞乩銅盤殿珠縚也至於迅脫韓嫣金丸以彈雀也若其嚴峻龍伯負鰲骨數灼也擬議變化如龍嘘雲迅而攫也怒罷木拔吼虎厓摧搯甯膊也醞藉所窺謂宜金馬持爾橐也薦雒山長科止孝廉遇何薄也盤中苜蓿堂下鱣魚猶硯柞也齒搖髮短牘睨公車何數數也意者伏櫪鳴所不平顧希樂也抑或三獻寶則必售無虞詠也介邱松折棗瀆梨殘豎頓虐也修門未居古治全遙慘兮酷也六州之鐵三品之金鑄均錯也士則髆髆氣則蒼蒼奚汝縛也招呼不費孤陋交資緬如昨也坏修環堵業訂名山諄我托也傷哉永訣一別天涯胡刺促也匠石既亡楳楮之污誰與斲也鄭人既逝編草之癥誰與藥也生芻白粥斗酒并陳雖云酌也迴腸漆痼病肺膠沾此猶鄰也何以慰君微則南華覺圓覺也至人達觀星其含珠天地榔也銖分楚越縷別蟻蔦徒形梏也惠施之戚桑戶之悲可一

視而相忘於寥廓也

印範後序

陸放翁着衫摸刻封記渭南米襄陽制玉安名歲權辛卯芝蟠术譾貴則等於魚符峽署亭庸信且同諸龜紐印刻者纔緘魚素軸欸龍簪固柱下史之私鈐而山中人之密記也特是靈宗八會益滅全奇祕發三皇陰陽最古留孫珠塔四牙卍淬銀題姒后泥封五岳龜旋石刻文漫委穴詑青玉於蕭年篆蝕侯銜暈黃金於謝塚下迨內史群鵝之帖將軍驄馬之圖

柵欄貞觀窯鏤清賞究之八瓊擬佩任作蚴蟉三氣摹章要歸繩墨是卽巧淩軍曲異匹方回終需一定之範圍始正百家之趨步平時手弄頗著叢談此帙尖鋒正符左券點朱悉要豖白胥勻噏斗覆之無型證臼刳之足據譬諸功令便爲爭讓之三章舉似圓編宛作屈盤之五總從此文淩薤葉凍颭桃花任猜爲貓爲斯總屬可傳可法而且韻拈陶菊詞摘湘蘋探金鎖以證予借珠林而示博一邱一壑獨寄遐心山鳥山花悉徵別悟是則纖殊漬桂儘憑運巧於簇

中妙且移榕抑又寄情於象外矣鳳窠藥煖螢渚蘆深緬坦履以貞幽想堅攻之滿志纍纍任昔只抵售香鑿鑿如斯詎云易餅倣周詩於馬阜定逾貞白之精思藪漢姓於蟻蓬須匹方壺之摹本

綠蘿山莊記

杭八百里巨湖洲上合當芷葺荷編住十七山靈匱峰前分揣麋群鹿友而古邨壇北止帶平田環堵城東恰臨小汊紗苧之澼餘扁石既難飲食恒借仙芽之撥有危磯頗亦町畦稍遠殆若人忝海岍枉拈天上諸華亦如塞出居延不見回中一騎未療烟霞之痼孰談杭瀣之緣每按邱樊輒慚莽蒼顧念壺公壺內亦長琪花園客園中非無香草岸須彌之寶殿旁從吹沫成山藏廬岳之瓊樓只待抽簪叩石界分麤細要卽心成路別莊岐總由人斡又況鄒西漂宇覆自筐籠海上移山飛霧風雨晒化人之香髭雪山則磔割華雲乞瘡叟之書刀焦窩則泉鳴瓦竈雍南王屋舊說夸娥蓋頂姑泉夙傳舒女牽亦靈溝待裂容石經逃吼石鯨而本乏天工命金鼈而全非地設卒

且九嶷竝秀三目爭雄匹詩瀨於投金壓書巖於覆筍始悟塵飛馬轉總在天機蟻戴鼇游何生智別奚必捫陰厓於孔子方剪松風依邃谷於康王始嘗覓水也哉由是卽從南野就築西莊地則正帶雙橋郊則仍兼半郭謝敷壞宅古木猶存賀監歸祠殘鷗未去奴酤婢織差入市而匪遙芋食葵烹乍分畬而甚沃八家三兩詎無遮玉之詩才野水東西亦寄上流之漁者而籬根芒阪葳長松蘿習加山阜之名久作鄉州之號當年築路臏勒遺書此日迎神歷鑴古社

深深覆屋儼姑蔑之叢祠冪冪垂陰合鄮陵之福地遂乃例援郢墅里聚雲門引徐鉉以歸山誦劉詩而借緣固探若之遁思亦拈花之別解也若乃源摹六六徑指三三數桂樹於山幽按柳行於堤勢則玉臺積翠高削三峰沙覘翳蒼紆縈九坂花籠翳隱緯嵩少之相當雨合晴離抵羅浮之善變此則兩厓拔地互作主賓一線分天自爲宮霍固鑿楹之大概亦衆土之定形也至若椒厓直上仙掌孤擎篠隊斜通神翼半掩瀉龍湫於絕反水簾則花濺明珠灘鳥淺於熒

臺石鏡則桐圍璧玉星璁的爍岡射芙蓉雪竇玲瓏破窺燕子綠錢點處紅翠啼時倣天洞以藏書肖雲臺而置榻十五峰依稀誰傑壺玉盆金五十盤彷彿無餘巖芝之岫杏是皆躋焉草屨坐稱花茵希二韭之支空印三茅之穴地者也若夫冒紫藤於谷口覓紅樹於牆東厰有介邱截分峻嶺北則一林桂白略似畸田南則萬點梅寒幾倂大庾秋叢偃蹇恍玉碗之當粱夜月昏黃謌縞衣之儼含風前佇立隱覺貍從涑後孤吟還聽鶴唳斯又撦笻即至捫葛無難殆絕

勝柳子厚之瘴茅謝承嘉之斤竹矣由是跌玉枕度烟籬右尋種藥之寮西下期眞之磴碧標黃石杳絕人聲坪埒青柯趵惟鹿跡碁枰屼屼射的巉巉神人無取箭之勞樵客有爛柯之趣而舒屏作錦竦蓋方雲含夕陽而金彩萬殊納爽氣而玉衣千狀甘蕉粉籜障綠爲天朱槿緗榴燒空作鍛洵披襟之絕境亦晞髮所最宜北則萬玉蕭森百弓平敞驚綠雪而非亭足清風而有峽葉零没膝深藏裴姥之堆銛長齊肩密掩左思之涸臥惟三品秀止五如刷鬼斧而彌

眩青蔥蔭女牀而獨增寥泬其他重瑰疊礫積峽交峙或疑道士之眠苦或貌山魈之披荔鐵橋宛轉門憶垂榕玉版參差墩嘻茁筍爛船何處婢娵聖女之帆楓杵誰留斑駁仙翁之鼎乃至剔規犀伏怒晃麟樂插繡竹於雞冠架銀薇於熊耳一吟一咏悉賞籠力如鳳如龍盡宜糝黛而且隧當少闕砥値粗平蔓紫鸞以障空移玉蟬而補隙梨香杏粉約孌女之窺妝梅秃瘦髮宛跂魁之突鬢每遇黃庭書誦白墮春攜援卷葉以岍巾削涼瓜以留客爰精件飲不待秦鞭

介友看題無煩寓筆何翅杖前縮地足下籠邱白靈詭態納五岳於箱中一尺濃皴蠡九華於案上且嘗家占牝牡機察高深導淮而桐柏匪孤配嶽而疆蒲有耦隴高積石厥冐洪河豚首崑崙揭環弱水艮以桃花溢岍始全張翕之機瓜蔓浮天倍顯空靈之妙譬彼百枚雪浪尤須大邑之磁盆十二靈鬟端賴湘妃之明鏡茲則柴門乍啓便响雲淙石路徐廻叢喧赤瀨蒲尖覆渚浴雪鷺以神清蘚滑當梁躡彩虹而股栗霜橙數瓣酷類江源露筆三竿巧同湘岍固已漁人乍入欲尋槃纔之洲漫叟遙歸久拂鐫銘之壁而乃遙扶略彴徑度嶢崝摘五雲以命溪夾兩山而得澗洞簫浦上密映垂楊畫舫烟中橫穿芳杜上窮溝水青青九節之菖蒲下認灘沙欵欵雙飛之鸂鶒而又巖分涌溜助作鳴珂瀵溢神膏凝爲寶盌奚止數渟僅八計泖惟三洵濠濮之達觀得烟波之微旨矧復濯纓湖闊洗墨池深拍空而雲錦千層剗地而琉璃一色彊殘浮磬青沿點遲之螺島似隨波金聚啖花之鯽雨添硯滴悉柿葉之橫塗月上篷艄恰蘆花

之可宿照海棠以紅欄透迤而是處分洲嬝河柳以金明曲折而隨灣布牐湯湯沸沸汘汘洒洒總有白沉翔鵝頑浮剝鯉瀹茶瓢於玉帶棹葉艇於青羅抑亦彼爲稗海之方家此作瀛洲之飛夢矣更復流渠境下洗玉盆西賸開半畝清漪小作一篙新漲圖披蛺蝶遂翾方塘培伏蝦蟆能噴活水此則菰沉黑米蕖褒紅香玩庾園二寸之魚養漢殿千金之蛤務使陰陽適合探佳水而不異佳山動靜咸俱得一邱而便有一壑加以龐頭交讓陘畔恒春堆錦被於蘢蓯隱繡墩於沮溼蜀潭甯數嵆狀焉磾持竿彌助其蒙茸護甗盆添以掩映豈若山磵綠嶂莊賜黃冠闢滋伐木之驚人剗作浮家之痕跡審諸奧曠端屬兼優語及登臨尤成其美其栖止則先人隱几原有敝廬賤子誅茅新增窟室油欄綠畫照清淺以粼粼砂版雕紅暈蒼茫而瑟瑟夾牕四面不蔽晴嵐洞戶交連如披密藻列三楹之書畫無非宋繡潭模羅四楅之鐏彝大半姬饕鴻紐魚聽琴曲鶴避茶烟愛小淀之珠藏哆高齋以玉漱人異王雜而堂乃周水才櫛杜

甫而舍得枕江可以樂饑可以冥道矣於焉石廊左轉
飛霤南尋有[illegible]秀之小軒倚栖烟之曲岫帷裁白紵
只護牙籤囊屑黃香帷堆綠帙子篇乙部羽陵蠹竹
之遺帝典皇墳金匱靈蘭之祕以追圖窮括地記撮
捜神薈四部於金縢萃九流於陶穴朱黃手比似入
平阿鈕皂眉臚如登小酉物其多矣且往觀乎誠覆
簣開之名山鑿坏中之延閣也乃至寒愁鶴語暑畏
龍呼別啓凉堂更求燠館軒甯蘇署對十鳥以來風
舫或歐眈聳雙肩而賦雪溫溫玉炭土穴潛通皎皎

冰壺石牀低映倣寒衝之繪壁畢暉戴粟袁儷踵午
臥之書裙只和張茅賈葉時或明玕振籟冷絮飾空
簷前之綠蔓低垂牆上之青虬小戛地爐紙帳擁毳
觀書清簟疎簾科頭看奕詎非挾鄒律以尤神駕義
皇而更上歟亦有[illegible]莎灌綠翟羽高飛垣黼衣青龍
絳疊砌博山直上森絳樹之岡繼半月深雙溯乎洲
之雲氣張曲江之老去原有書堂李約之之歸來詎
無蕭字凡屬縹瓔命晏玉麈談乎彈棊箏以寫心具
枉矢而博笑燈花香炮就作行窩犬吠雞鳴每叨雅

集而花梢滴露石上研硃坐蒲褥以經團酌瓠瓢而
柄曲則點易之居也楣穹癭木戶織頑荊臥隨彌勒
之龕偈逝維摩之室則淨名之栖也杖攢峭蒨竇斲
青濛卓玉女於匳邊僂丈人於庭下零陵九點未喻
離奇海印千尋疇爭夭矯則石林之精舍也碣支靈
氣杠截魚腥紫莖漾其新痕白犀浸其倒影春風騎
宕闕花鴨於欄邊落日曛黃現蒼龍於窟底則環碧
之歸亭也然後緩躋窈窱截陟崔嵬度雙闕以索千
峰限三霄而登一柱乎流詎遠黏起層臺銀海胥空

忽攀小榭無論南園剪韭西舍春粱除敗架以瓠青
撲疎籬而棗赤石田水磨盡入盱衡漁網繰車均歸
指點郎至測斗牛於吳會覽嚴壑於東南繞作雲連
悉成棋布南瞻禹穴羅夏后之龍書西眺蠡城欽海
王之犢鼻釣磯突兀祇憶任蹲學井迷離企懷何隱
白蘋江北荒荒巫女之碑黃葉民西寂寂龜公之塚
遞及鄭泉孔塢江蘗陶芝符採菊之睎蹤協羹藜之
坦道者昔人雖遠陳跡非遙益令人發仍羽之遐思
堅績毛之孤躅爾大約統尋搆架歷據泓崢因高略

似城南就淺微踪池上淪漣之勝在交絡而不窮舒舒之奇惟崒然而無倚梯乏三休之峻以勢險而徑懸室非百堵之繁第突幽而阼奧汞矜其善灑則激之以梁欐藍取其能霏則凝之以翳薈時禽上下聲出管絃晴霎飄颺幕垂組縠又何必網怪鱗於黑水鑰蜺骨於蒼屏北海之北爰覯神人之居南山之南乃有愚公之谷嗟乎石家金谷呂氏瑤池楊王冠雲洞於柳洲張府亞珠園於葛嶺泉觴閱古舊是青衣館數橫江原通赤壁莫不匠凌玉潤雅逼青墩不過椒藏八百之馨碓擁三千之富解襦滅燭狎比姬姜飛蓋呼門客皆趙李甚至玉門萬里賜沐無由粉署三年乞湖未許板笪何所徒傳西宅之車輪梢竹奚長柱問南溪之牆屋求若船揚萸泝笠挂茶寮採河渚之黃精弄尸鄉之白鵠寒林獨立遠火微明野岍初廻柴門斜露便似負醞花於慈肆希釣鼇於埒人以是知羣垢之難離而幽期之罕愜也僕則散財拳曲業謝斤繩騖馬蹣跚杳忘冊鍰畢向平之婚嫁渺成五岳之閒身慕楊子之耕桑遂補一壥之佳景晚

菘早韭適佐徜徉布襪青鞋壹從放浪尤幸集稱胜稿殘續神輸匣中之金雀長髯掌上之玉鴟恒滿歲豨深鎖參百問於斧鈔欵段徵行和一枝於歸路藜經穿膝足用龜支歷許知寒時憑猿報即有臥鶯剝啄或嶺憒騰話費淹留不嫌粗糲亦止論文舊侶尙齒前盟汲泉湖上之名僧荷篠田間之野老而東薪煮石倩水舂秔骨支離而天任其慵心空洞而物偕以化不已盤桓蘧澤較張乎眞之濔洄而偏長管領衡門視秦高士之栖遲而更獨也耶特是乾坤納納高岍何憑世事匆匆蘧廬總幻讀蘇子瞻凌虛臺記具知成毀相循味吳子華延壽坊詩可悟繁華如夢且即近徵大越略數先賢角巾競尙買山高屐爭哆睹墅息柯亭畔陳公倒屐之坡讀易山中宗袞栽梅之洞城東書室再割珠泉宕口山房新經石簣迨至仙客化松之碣美人浴粉之塘悉改家園俱爲別業而乃白駒纔瞬蒼狗旋移拾縹瓦以焉從問板橋而已斷則使返三舉一視昔推今驗消息於始終徵往求於晝夜何似蜉王緣硯盛陳空谷之翔翔鴟子栖

林覘作考槃之讔述嗚呼噫嘻是猶常譚未越乎老生而雜譬不離夫外道也竊嘗基尋鏡檻跡訪珠簾其爲化焦上於須臾現浮雲於恍惚者自非俗士郎屬豪家德未修而貴盛難延品既瑣而菁華易竭若乃丹邱列觀綠野連橋東陽之月峽壺天太室之烟廷樾館司空閎跡高臥王官逋客投閑僻栖長者下至鵲灣春水三層黃篾之嵯峨蓮島秋雲一片白鷗之縹緲雖復枯楼半朽珠柏全荒蔓生而書庫將傾雨暗而釣船已失而纔尋杜曲自憶岐公偶說盧園

便知內侍間贊皇之珍木至今尚指平泉弔學士之幽林亘古難磨陸渾樓登李白便呼李白之樓鳥住方千郎是方千之鳥才子井頭之樹總印孤精丈人屋上之烏何難兼愛蓋世固有足恃者原不關彼物之存亡是以有譽處兮要總視而公之輕重抑且花橋天遠尚至琴臺栗里人遐訖珍醉磲岡經龍臥草廬之古碣如林湖記鷗盟鏡閣之秋菰未變玉壺小寄荆棘無侵絳帳危梯刲燒莫換歷稽多景詎曰無徵恁容食稾之狂奚礙爽鳩之樂是可知從前蕞鋪此後禽魚固獨快雲海於高腕而默券瘠房於細管將他日者罷皮溜雨喬木年年岍草披沙耩魚宛宛賦臺有棗韓政觀夾道難移植井看葉晉靈光巋然無恙綠樽游客認點筆於斜欄白髮園丁護剩丹於曲突即不然而銘鑱斷壁百仞想其淵懷地載方輿千紅誌以手植總屬幽人之吉何傷逆覩之明而況世事如棋人生行樂快塗中之尾曳奚煩話極三桑欣澤畔之寥翔詎復憂懷千歲鳥來鳥去任教山色依依漚滅漚生遞莫海波浩浩倚聰寄傲弄月掀髯

尚覺衛公之囑石未免沾沾而雍門之說琴徒多擾擾也第山中繚曲物外優游一時之山鳥山花經歲之寤歌寤宿可無尺幅永此一區爰是特致君形重煩子墨效北郵之敘記代南垞之畫圖匪云俯彼同儕聊以告諸來者至此外礙渦隱現西隅壽記樟公麥隴高低南角光添柳宿餘酣未歇儘足經營隙地猶多陽宜點綴竹籬少許待別藏數百步於紅英夾岍之中葦箔誰披請更注五千言於斑扈穴山之下

金颭言海槎集詩序

圃分古竹徐偃王几臏孤洲池渝秋芹薊子訓藥鄰舊井白雞祠畔徑斸香橙蒼犬墳西臺摹酸棗數重花磴金龞則碣石初移一榻薑綫玉馬則山墳未蝕認柴扉於市隱醉既名鄉振銅鉢於林居詩還作磬秋杯紅螞唱絕高桐夏木黃鸝吟工疎樹熤熤九華之照泠泠獨繭之音綠具登琴白皆倣紵楮生久貴均抄吹管之新詞伶女爭歌業購琵琶之妙曲況乃青苔片石止隔重門黃鐵危橋原通小巷閒來倘茵紫囊之會匹香山老去投簪白髮之願酬金谷蔦磯

苔冷畫舫年年禹穴松深芒鞋處處涼月葡萄之句惟君每郎事以紆深林鸜鵒之章曰予亦倚歌而和竭慚礫後數訝鞭先屢叨茶晏庚遊倍竹樵溪甲稿嗟乎吳都蒳蔻曾濡乎晏之毫昆阜琳瑱例待雲門之序參軍品謝的擬芙蓉散騎誇蕭箴推楊柳乃至長慶次池西之集平陵紀櫟下之篇率皆鳴揭才人纘煩好友琵琶鷺扇賞玉海以冠篇婉轉龍梭緬紫臺而題首剡復巖千壑萬頗憶周旋雨晦風淒疊欣爾汝趙國靈蛇之請已成跋予望之滕王孤鶩之酬

自愧何其久也約瓜幾爽結鯉頻催責將莫償於西鄰啄且何辭於北面爰鼓青田之餘興爲移黃絹之譏談謹致贈言迄揚詩史蓋先生諸作郎吾越所稱海槎詩集是也原夫海之爲量也茫茫浴日岍圻三桑汨汨浮天川輸百谷貢連鯢蜃沉香白氎之船蠹隱鮫宮紫貝黃金之闕九萬里鵬飛鯤化何北何南八十分縣赤州神如稊如芥大哉引晦渺矣朝宗誠珍怪之畢儲乾坤所并括者矣而君則汪洋獨擅異匹禺京滅沒無端幻踰象罔任含沉吐凌紫鳳以風

培曹駕劉方驅丹虬而水立樽前花裏似濯乎流寺壁溪亭如噴金霧至若取精藏室役使滔繩翻玉鵲於長牋漉繡蝶於斑洗海外之荒經甚奧依稀網郎珊瑚岷陽之古字偏奇髣髴織俱綃絹管騰璀璨墨洒青紅譬麟鳳以橫洲壓魚龍而作市雖復塵渾大浸蒲類洪波緯笑傲其堪凌任硏訇之足埒要其博掺萬卷沉浸恒多麗貫千門涵茹悉備郎陶冲而爲阮曠浩吞駮石黃烟自麵製以迄楚謠杳三融天白桂則五言命伯洵無異於歸墟百韻稱豪又奚讓於

向若更復臺攣句踐夙望驚潮郢服盲詁舊耕廣舃而泊乎飽曲江之餠彈分土之琴乍牧魚臺重探驪浪城臨東海本齊管仲莞蒲鹽筴之鄉漲睨南溟亦漢趙佗湟浦樓船之澳濟銘黃木山接三神閣何丹匡沙看萬里拜叢祠於黎母獨洲則蜃氣迷離問瑚島於田橫大竹則馬銜恍惚陽沐陰火號入描摹夏癉冬雷全供開拓昔劉夢得竹枝湘岸俯猜神物經持張燕公芳杜巴陵猶指江山獲助何況籠沃焦之巨谷超越無拘暹掛席之祥飈泖瀜確覯固宜其格高放溜鴻溶直抵於渾成詩擬天潢變眩還儕於屈汪也嗟乎帆凌赤石望寄青邱杜陵寫雲氣於方壺蘇氏揭重樓於霜曉是皆專蛾象跡徑狀魚腥眄香水以匪遙絜紫瀾而合稱若乃卷縹密意冊署嘉名題玉鏵以東濱鏤牙籤於南渚梅林乞士或號洋溪箬粵詞人還喧瀛嶼髭撚星塚漁石發以清新目怵碁泙蛟川忞其綺合乃至曲汀語險橫浦思遲著鷗鳥以方盟哆鼇鱗其曾釣亦皆盛援動地妙比積流以見滄爲更上之籌借觀海爲大成之目然或宗謠祖

弄脣襪猶存畫盛匳中町畦未化春悲諷蕙盈箱不本靈臺江泠傳楓摘句匪云完璧是卽放懷拋轂僅抵牛涔銳想移情秖同饜飽豈若茲之統包萬有畢肖鴻濛橫騖千言咸歸呀呷視木生之賦轂君自成君緬麻姑之証桑我仍襲我將八紘盡注類觀焉取行潦萬里殊懸持論寧容咫尺哉適從三復聊續諸言更致一辭還申疑義夫山求天檣濟必需腐國訪寒荒來應駕船是以皇娥鼓瑟乃桴木之是憑羽客編毛亦蠡舟之共汎輭牀玉梡事載諸蠻坐槳烏艚製存南越要以寶洲絕險非一葦所能杭神宅靡涯豈懸壺之可涉今乃旣方海澗復舉槎浮謂借景之流連卽隨波之遊戲睨晞沙臥大欋形枯倘翼風乘終疑岸險不知閭廬出水破橋原解龍升西溼周天應紀猶聞月貫客星蜀肆曾訪銀河仙馭堯年向垂寶櫝意者截衆流於二十四體隱猜石取支機窮靈源於三百五篇直寓津窺飲犢濤驅冰齒何嫌奉使之偕隨泉湧絲裯眞似虛舟之不繫總有推遷志雪擲帚盱雲詎邈躐夫方家孰遴厺於靈籟君如曰可

請付小紅僕旣云然還浮大白他時逸興敢忘包鼈之歡暇日披函且作憑蠡之測廖十洲之浩劫永高王敦於花潭託三島之秋雲恍棹珠船於査浦云爾

家粱再廬阜吟序

有鐵券丹書之剖而栖乎別號仙廬無石函金冊之封而紀勝乃云名岳葢其靈含牛斗異表岷彭奧雙闕於雙峰納九江之九派自非輿高彂引固津逮之末由而脫無才駕龍彫亦品題之難稱矣是以風乘彩暈惟孟襄陽咏著香罏影落銀河獨李太白擅場

瀑布白龍躍處蘇髯豪三峽之奔騰紅鯉馴餘白傅妙二林之幽邃他若龕依邪舍響逗乎扃谷漱康王句誇白練峩峩金闕叶館矚於王神漠漠丹霄詫錫飛於樵叟方諸淨土便爲二乘之聲聞舉似崇巖僅抵一峰之畏壘乃至盧敖避俗司馬升高陶令赴其籃輿邕公縛以茅屋而玉淵潭上從無隻字磨厓金竹坪前絕少千言書葉豈非心超乎映思入微茫三泉之皎潔莫酬而九疊之嶔崟罕狀歟雖然連基絕阜山靈旣有前緣掩謝吞劉詩伯寧無後勁又況債

春清節五暗夙慕皐橋奉賜奇才四韻宗承秋浦而乃溪囊獨挈大屐孤攜度錦澗之危橋遵白沙之淨路側峯橫嶺悉符竹杖前游谿月山雲詎泥草堂故物而且洞尋白鹿樹胥經帷潭照黃龍花圍梵塔錦繡谷蜂鬚杏老恍逢仙客泥倉石門澗塵尾松深疑有沙門晏坐時則紫烟若帶白水如盆人間之榮願盡付芩通物外之高胸別藏天地是以吐詞泉湧屬腕雲烝揮毫而雄匹三宮噴墨而酣搖五岳詎必服膺歌鳳俯首披榛燈緣聖記便推黃鶴題詩洎向潯

看遠擬驪龍罷唱獨是上霄左右香谷焉窮疊障西南洞天曷極百番素繭任摹白鶴之碁十日鹽虀詎徧青牛之跡老夫耄矣恁華山鳥之一鳴能者從之須作河犹之再摖三石粱露濡桂葉尙將遲爾以玉杯五老峯金削芙蓉重請和君於石鏡

石魚磬銘（有序）

昆池月冷孤鯨伴織女於機前岳壁雲深雙鯉候仙人於醉後三五寸山燒乎刻腥發膏烟十二枚寺印相思交留聖跡牧奴取礪冶刀乃交海澗中漫叟賜

凹行舫則德泉湖上以泊櫓鄰鄭縣兩化千山簇雜尾以名王偶孵窩而狀昏每玩怪石酷類多魚匠苔卧之磯磯幻蒲依之筵筵而其穴風澌瀝穿溜清泠叶靈籟於天球譜新聲於水樂脩鱗乍動宛瑤室之數聲纖齒谺噴恍雲韶之四片岈巾諦聽倚杖孤看洵妙配於管依竅神於響躍矣顧懸贍筍畫屬太餅蟲根揣雲彫朮經句氏總使詳郭矽農之冷石足破烟中詎能如孕後主之研山便供几上茶寮烟歇綠玉誰摹沙檻潮生白磁桂認醒幽牕之醉卧惟餘瓦

雀知更清小榻之詩牌止賴玉蟾滴水乃有矩分隊睫偏愛吹沙器餉山人巧搜靈壁晴希十翼鼓倣三窺隱玉尺以成勾暈銀絲而畫踄晶盤擎至依稀箬葉空游尺素緘求彷彿梅花候應詫周階之設頌獨泥縱潛驚泗貢之刊浮頭連蹟豎遂乃陳之草閣伴予莼樽拂檀架以磨光弄犀槌而試韻時或涼衫月夜清簟花晨簾敎則水縠霏微壁畫則烟濤洶湧蘭蕪重沓香抵寒蘋竹柏交橫影疑密藻瑣瑣應角訝白豕之鳴吟蝴蝴隨筆凍黃花之子蠨蝲猜枷貫垂

睨珠唧霞裾透於鏡心幾笙忘於爐畔自𢡟樸嗤纖鐵寶壓浮金菹紀戲之匪珍君周數而尚拙華陽物換全輪通印之奇海上仿迷總傀鳴鄉之趣爰議鐫語代敎石言快縮地之無扃羨臨淵之宛在庶使巢鳥下處不關黃雀之囚風雛藕華時永匹文鰷之隔霧銘曰

魚玉而餘士魚金而買以組璧品貴而譯古不足當夔之拊魚歸而欲以嬰魚鯀而鶩其聲縱長兹以清瞽不擇以縣爾庭惟此防淫嵩摩旁琢鬃尾[illegible]萃緊

精則路挾中秋之音而寓觀濠之樂繪銚臨池纖漢傍壑亂小叩於觚鳴擬欲喚水仙而定覺

姚雨方詩序

燒燭搆思刓險着瓢煉字歸奇譬諸幽探神罾第使楚淼三峽未若嵌崖絕峽蒼藤翳日月之輝黑水薄[illegible]蛇之怪亦似仗觀武庫與其長鈹千屯不如縷血[illegible]瓊趙七葉藕花之淨吳鈎屍魚腹之芒盎盎斯豪多多未善賞斯茅屋話續苕溪擬哀詩苑之金鍼偏儁文臺之玉屑有若思[illegible]小[illegible]老將之沉雄有若

目怵鈎章貌瘦童之寒苦有若泉菓赤鴈刻酷神道有若月蝕金蘂陰森毛豎有若錦囊彩溢瓦棺篆鼎之斑斕有若敗楮煤昏寡哭羈寒之蹕厲有若白楊拄屋倀鬼隱其惺啼有若紫鳳移圖荒姁促以急就亦有褰帷說劍咄咄靈騷援式四龜匆匆韻易淸漣綠篠嘻彼法以瓜長白勃黃牛呀緦師而氈棘青龍寺古頹虬則詭逼囊沙玉華宮殘蒼鼠則勁牢捲地統當吻決快愈頭風撮翡翠之小牀襲檮蒲之異錦年從丁數穰孰爬經野豎已占可誰伯印石篋土屋

斷則駭以廟廊鶇杏充莎雋或傷於婉弱俳均鼠筷鳴飢驢黔窣逢濟客之孤嶺詎覓韓陵之片石而乃唇焦正劇頓咽刮霜背汗方滋陡澆冷水霹靂偃蹇山叢擅砂壁之場菌蠢膨亭石鼎奪銅盤之席珠聯勾四洞羅心腕冶躍錘千總歸爐炭愜夢游於天姥不須剩訪丹邱獲神物於豐城何用別瞻紫氣則有敲冰筋束柳下緘來盡石盤攜燈前品後俯牛騎而澗仄蚓場彈鋏之畸才抗鵰射以師偏敲石詮予之

別集

王惟允內丹要旨序

致紅泉而吞景規止霱中啓乎谷以調元三仍統一石鐳五合牀頭或煮山川玉爲千秋海畔還乘風雨訪青牛之變化聖身則倏徧流沙馭赤雀之毰毸靈氣則全浮古冶推谷神於本際溯浩刦於帝先豈誠方固求多夫亦道之有要也顧疇曩結件曾解坎離少小期眞向務子午山尋桐柏匡窺五岳之圖冠式芙蓉頂煉三花之氣至於雷聽滄海日隱崑崙證返骨之三千固重樓之十二珠囊篆密頗受師傳金縷

褊高差攻諸詁而乃青姑未滅黑子難升治爐之天鼓之鳴纚髻絕圓光之現良以經名玉佩惟解流觀函署金籥卻供汎覽黃婆姹女焉知共住刀圭白虎螣蛇誰悟均藏黍米蓋騁博則射盂或妄悅多則問鬢猶粗固宜詰昧希微效岐亥始瘦驢自餒未生洞口之瓊花仙鼠空飛不長心中之火棗若乃一提捷示獨推暘谷之傳七返俱周別訂陰符之註則王君所著內丹要旨一書誠易髮之眞詮息胎之要義也夫白山岁虎玉洲跂麟繆務魁壓出旁門覆斗非無

異傳呪龜乘虎列仙曹者百二十官服非飡花皈聖師者三十六法西山仙史寶劍能飛南岳先生玉壺解語乃至懸符責魅踞井呼錢跙祕籙於青城幻素書於黃石要惟藏能生羽藥可輕身河車就而變動乃神天馬行而虛空自徧自來通德均在歸根除卻疑丹誰云撮要第九成釋雪多尙五金揭出乎霜每誇二一石機喧伯禹臏談雲母鹽硝方致王君劇採訶黎菖杏而不知法傳寶鼎正驗丹田月白徵諸納新日紅配以吐故衣青練素無非尺宅之陰陽子桂孫

蘭要卽兩扉之嬰兒姹復蛭峒玉子天日張陵修伏水於鉛爐照奇光於石室而經摩羌榻亦本精思符受長桑先由閉氣凡諸黃白例合乎丹固知卻粒之外求不若塞關而內鏡矣雖然旨惟貞一要則提三久矣哉土釜之難窮而玉匙之罕授也若乃枕中萬畢祕自淮南輿上西昇敘從關令黃精乍厭尹公度續圭旨於風神白犬恒馴魏伯陽抉參同以耳鵲雀橋宛轉藥鏡題篇鶴月微茫瑤笙有集功標龍虎原道總四蕊之全精釋金珠悟眞駕百章而上他若牖

牒文始剪釋亢倉白馬證其微言赤鳳約以靈髓類皆明科疊疊悉記雲籤閣籍泒泒俱充書棟蝕唐微百部漢志諸家緒紛而祗費旁搜簡複而莫知重定譬猶訪神山而涉海但覺迂迷珠眩芒疑何處眞宮亦如欵貢使而登船第驚鱸綠髮朱更辨誰爲至寶何意徑採竅竅貫徹云云棄三蟲而無藉凝脂合七寶而冥栽奇樹巽風坤火確印歸臍脾祖心妃瞭如指掌足使虛能生白中郎胎黃審幽關以爭錄狀蓬壺而僅寸更乃論南陽之服散評希夷之坐功痟掃

龜飛大姍禽戲杭推玉枕盛煩枝葉兼存巾覡金巾務使眾流俱截斯則舉辭尙要落點成丹詎甘爲火鑑之餘音而止踐雲光之舊迹歟且夫韋編作繫義取同歸石几傳心唯宗一貫驪魚在野薇六義於單辭水火成疇建五行於會極更若纖纖芥子山納[illegible]璃渺渺蓮華海騰寶筏經流胃合變谷風雷雨之司萬執規操盡段臬桃梟之用乃至兩儀倚附六氣細[illegible]推升降於初基窺清盦於乍得死生晝夜各本環樞鏡碓輪衡悉乘工宰千變咸宗守約兩端惟貴審

中眾妙皆然積靈莫遁何況絲筋紅腦結從混沌之先玉醴金漿羅在細綿之內脫使訣慚陶隱指遜礌鳴雜瓦釜以任喧鬧金針而不度無論庚吞朱篆癸沸紅鉛徒滋銀海之狂花枉作瓊樓之岐路而郎此居拈正室貫揭泥丸汗馬手以費猜訝蠶叢而罔認何以使五牙得見萬象無爲孕紫絡於丁年謁青華於卯日今則七門洞闢顯示倀倀二寶匪訛立醒夢夢六爻文武一息抽添翻錦舌以如潮變黃芽而可券雖謂瓊枝待折配四百字於紫陽金匱堪收衍五千文於函谷可也特是欲通觀竅雖上保形患在有身非徒修命魄入魂交槃始子開丑闢以還中有靈臺隱藏圓郭從封至封萃乎黃治炭之精可名非名運黑白靈砂之妙是以臥風致膝廣成首語無搖結草居渭河上祇研鎮樸九能觀內月詫孤[illegible]花林中雲矜一縷青烏公三試不[illegible]位貶登眞白石生一切無營仙仍美遁要以裙飛青羽無補覆基腎長蒼綫不離滓質蜂憑猶飯終須返性乃圓李總如瓶必待自然変化何如碧字更取極尊庶使紅塵獲聃至

簡空空洞洞應知此外無他默默昏昏試問其中何物

題陳巖商山四皓圖後

山摹上洛荒茅彷彿藍田嶺狀高車密樹依稀蒼野紫芝曄曄幾憶逃秦白髮蕭蕭曠誇定漢貌甚癯而似鶴古裝則博帶長裾服善變以猶龍野具則笠籠瓦竈丹青入妙顧盼如生詎特蠡眉綺髻歷售能品之千金抑將黃墓園機倍振清風於百世矣然竊嘗世評孝惠傳廢留侯詳晏待之始終據禮迎之前後七盤迢遞已謝南山四輔從容業游東邸時則嗣皇仁弱諸呂縱橫野雞恣寵於牝朝人彘痛聲於宮廁乃至王封異姓酖刼親藩白馬違劉氏之盟蒼犬釀趙王之祟究使未央喋血永巷囚孤左右相奚挽土穨南北軍幾危羹沸而乃大猷莫建祕計無聞上無以格主而耀龍飛次不能防微而祛鴆毒則豈其慮聲純盜別無羽翼之智珠抑將厚幣能邀果屬衣冠之贋鼎不然何以就龍淵之深谷夙推皦皦於邳游而乘鶴禁之安車乃作靡靡之旅[illegible]也邪要之封侯

辟穀本異凡流博浪狙仇原饒奇策蒼海君之力士世均莫揣何人黃石公之素書史且深疑鬼物又況事緣骨肉職傳亢良詎無意外之經營巧勝鑄前之口舌豊碑驗鄭每費三思小閣披圖翻成一笑數重墨彩漫驚龍井之神毫一抹紅霞且例桃源之遯跡

山陰劉邑侯生日序

砂牀飼雀談仙令於羅浮玉舄飛鳧哆神君於葉縣兕觥瀲灩炰羔似切於公堂鳳管彫鏤吐蜃或疑於海市乃若渠併漳水爲田歌其稻粱化擬灌壇貝闕

避以風雨雙桐植井喚鵓標清四柿垂街獲禽著譜剏復化成以久銅章最東部之褒學數仍優玉硯擅西崑之美則海山勒頌花繁直埒於蓬萊水國鳴絃竹剖原同於姑射我山陰邑侯東亳劉公法孅蘭陵治高榆次芍陂香煖桂叢則分自燕山磬石煙霏竹牒則傳從漢閣范僕射緗縹鎮合探月碧之珪呂定公酌水西江本作黃金之礪五雲倚蓋共擬三台一雨成霖先膏百里藁香繞郭篠布連山在閭民旣經擊壤而歌稚野人亦敢繪圖而紀蓋公之所治者海區徙障山宅分吳固秦縣之舊疆亦浙東之劇邑也邈昔車舟馬檝絕志民愚稻飯魚羹吏嫌俗窳樓船備食習流則畫止二千玉版登書戶口則業盈五萬乃至貢[illegible]綾粉唐經敘支解之殞刪隱丁孳南史載豪民之猾十九道湖溝石爛葑草頻生三十團海竈烟腥鹽沙歷壅塘沿黃竹嶺畫金牛占丁丑以幀長第庚辛而貨下貿哉舊事孰誇感鳳之非難遯矣靈徵詎曰產芝之易覯公則陰滋黃埆雉悉桑馴清徹紅橋鵑俱椹花徭蠲山石鮭領獻於斑貍鹵築江

塘捍驚潮於白馬朱絲春洗溉利銅姑金鏡秋寒訟平針姥營塚則盧矜風雨孝褒何令苫鋪築倉則社足秔稌恇笑臧孫玉磬加以奏先七縣治逮十年麻溪溢桑柘之垣籬栗里識兒童之名姓碑鐫高碑樹悉成園詩刻春林竹仍似祖柳姑祠近祝篝之畫鼓頻喧梅尉山深嘗筥之青旂幾到温皆喻玉精綽推鹽端高長史之垂簾尤勝臨淮之脫粟且夫野無序室則魚生僅可稱廉州乏弦歌即鸞降猶難免俗是以鼓山記石朱幡集湘會之生徒廬阜披榛黃卷啓

山塘之精舍公則阮摹嶽麓臺屼侯岡衍東魯之遺經闕西園之舊館龍蟠腳底片片雲生蚪譯梓中人人霞蔚將紅亭鼇步悉高揭於玉三等五之中綠字龜文儼重覩於壁半扉交之際此則循循良吏數熊嗜其誰兼燦燦人文振蛟騰而益懋者也至若門高列戟歷賜金釭粟詫圖籬猶藏赤節桓裳自布提銀甕以仍炊班史恒香授綵絺而成課要之思徽三惠又奚誇周雅之如川抑將政始一家僅足抵禹功之積石矣今者荷栽第碧鳳鏤冰清方占旌節之花正

熟紬囊之釀爰從濡墨用佐稱觴綜曲巷之徵情揚慈君之令德恭承嘉惠接杯夙等澹臺敢作曼辭數甲惟同繹老十三眞訣詎做予山尺一泥封足徵黃髮券司空而氣紫漫誇函谷之紅泉指著作以林青便是金堂之朱草

一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九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嵊北鄉孫氏重修族譜序

張祕書四山勁節奮丹霞赤水之光徐僕射三世雄文擅石鼓錦屏之秀自來名族多在嵊州而問雁難稽尋源莫覩者則系圖未炳於縹緗而宗禰或凋於荒燹也然而門推奕奕漫附梁公胄筭遙遙妄稱閔子十八世鄭侯藏鼎幻設虵邱三千里泉振餘塵謬牽戚里則魚從冠鄭適眩蕭蘭狐總加兮益滋鼠璞甚矣青牛孤竹千秋之昭穆難忘而白馬空桑一綫之榛梅宜愼也嵊北鄉孫氏者望出青州守承嫣姓考先人之遺塚博平則原記栽桃析別洞之分岐衞圖則牒殊射鴈遷自唐酺漢臘代苞莒水營邱將軍以故主名田孝子即甘泉號里迨從景德始自宣公抗十事於龍圖魁九經於蘂榜於是侍郎繩武器賞醇儒參政承家賢標史論旣而變斷泥馬幸讖金鼇邊四日於中原衛六飛而南渡徘徊萬壑無如此地之避秦直入千山甯比昔人之徙蜀始耽美箭偶卜

銀抄旋慕靈芝再移赤石峯連太白恰謝公游賞之巖飯委餘糧正神禹告功之地青林四合椎檫交陰赤瀨中分鳩鵲不斷由是嶺緣姓著溪就盧環綿綿者宜爾子孫秩秩者保其家室僕嘗閒提斑鐸遙訪翠壺覩屋舍之儼然羨衣冠之如昔竹林水碓並服先疇鐵硯紅籌人攻經帖奚必金庭南去栖仙始有桃源石洞西探領異乃標楓嶺至於卷窺家傳略數諸房述妣祖於生民衆祕雲於羣從金魚歷歷如觀星宿之沮紫鶯繩繩何限猗蘭之葉固知來方孔竇祖庭之記非虛盛似吳門賢錄之垂有據特是向披類例尙有閒然舊示仙源不無率爾蓋自大使柳營亳素竹溪復補朱黃寓松竹梅三友之嘉名爲孟仲季鼎分之定序而傳書溫靖不本蘭臺裔混公孫或連楚室況復丁添千指海閱三桑椅桐之垂實愈蕃薑韭之封畦日廣而乃上從蒼色下迨豫梁松皆莫染以煤椒或全疏其掬譬若瞻魯者止誇日觀罕知鳧嶧華不祀瀆者惟舉天彭槪略松婁查浦緦功奚察齒序焉憑非徒分類之宜詳度亦象賢所難恝也

乃有慈孫懇懇首念繭根載筆勤勤仍參蟲弋法漢書而似表倣周禮以圖宗制合三長陋截八病記範則臥麟生色徵儒而牧豕齊聲還就鄙人乞書右簡夫志搜百卷姓台千家夷觀五類之條分不越兩端之顯弊一則社南社北附跂清華一則公玉公沙訛仍疏略顧石家孝謹甲乙亡名虞裔神明夏商失緒友喧縞帶五人不得忘三紀贊彤車九子惟能舉一例可援諸子伯倓祗類於陶陰縱闕綱羅尚無點竄惟是山東五邵夙榜華腴江左諸王雅侈門地纔符

胄廟便矜尺五高天偶合瑯琊郎詫十三祕帖鴈門四世謾指汾陽金陵再傳劉誣狄道甚至雷盧聲近蒲癸任其遷延蹋益人殊祖龍忿以附會理更食李乃遠紹夫剬瓜章本封郭更別宗夫埋棧郎若南華劉族東眘裴公系商新定之函張素燉煌之稿閥皆右姓才悉通儒猶復談解邑於承非溯陸終於有國赤松往事盛奬留侯白社殘碑厥歆高士其餘命博更復何譏若君宗易援田何霸傳楚相歷書兵法非無命世之英映雪標霞不乏覃思之彥更乃東蹻姚

井部堂之碧血如新南矚瓜橋天子之紫岡猶在策瑜胶責業赧東南鑨鑛陞撰科魏慶歷人既邪而亦族世總易而非疏凡叨桑梓之互連類作榆槐之借合茲則遐承血脉獨揭仙盤祇拈弈禩之薌其孪炫高楣之鈒鏤參鎮之溯流枕石郎一蔦其何傷居士之補破甘蠹任百家而亦可賢能希聖安覘横貂子郎為農無嫌抱犢主器但羞贗鼎守祧敢濫圓筐斯誠精過靈珠識高龜鑑矣嗟乎茅呈三脊芝上千莖紫雲哆宮殿之祥黃帛曳承天之籙宰臣俯仰首領

玉清羣鬼縱横互阿金匱溯昔天書之降洎當封禪之成舉國如狂振滔誰遏而待制獨危言不懼中立無回陳旱沴以止侈引聖經而悟主則此之守先勒乘確擬珠巾數典原初凜同鐵畫葉交枝覆未容桑柳之寄生擔摧流綱肯許青黃之互混務使喤嚴答相辨力居巢謂非履方無忝家風徵信原由祖德耶至若依依楊柳數尺墳高灼灼桃花雙輪騁重月躔斗宿憶文士之生辰窩傍蘇門識先生之隱處豎簾幅幅字具密於溪藤曲几年年情倍深於行葦此則

永言益摯緣類本以遞推貽厥偏長闕來宗而弗替將貞觀之二百九姓因應遞此殷懷河東之一十五篇俱復輸以名款爾雖然考諸租籍尚有剩言蓋君宗舊數登稽今推入剡刀方合火居則謂其屢遷封已殊雷井且疑其或改而不知彼疆之七里即吾邑之兩都事始馬丞割繞憲廟沈隱侯餘鄉築室似會郡之分吳王元琳異縣披烟實嶁山之接嵊脫使罔追沿革莫悟併分或稱陶晏之遺民或謂求山之版戶從茲商數曷勝髴撅舜耕豈係吳田概邑奚爲越

浦買臣衣繡詎眞東武伊鄉巨君樵風何故山陰爾貫虹垂聖感古甯會稽之郵碑誄娥沉今孰上虞之長總之郲闕眢析曷免更驅嶽記唐封難拘屬潁何其處也足解避陳擬薦之徵疑我且直之并資地理水經之別注

硯田集四書講義序

漆字刊碑漢別六經而署小墨氊引令元綜四子以名書論述三千統承五百考授受則講堂檜老親承井豙之遺序師傳則遂祉杉高遞及齊梁之席顧玉苞晃朗經翼聖而乃尊金鏤亐微必因章而始著是以賜人七卷注發亐岐漢學三家說行齊魯璃彫紅軸蘭臺姿知本之圖帶曳黃幖儼屋出中庸之說以迨讚條虞喜解縷龔原要略創於吳興記蒙業諸臨海戴公設問石鼓編高俞氏鉤深玉泉學古莫不人標緹帙家疊瑤輪攙指掌於赤城錄信心於白水迨及三年定試八比程文金楊刪百氏之乖程朱暢一家之旨閎深談虎人記雲莊悟察飛鳶語搜石室邛摹岑蔚北溪黃鳥之詩要總明新上蔡白鼉之答殆

若百川沸雪指碧海以同歸五曜聯珠順紫垣而一軌但說存燕傳易涉支離法纂徒人不無重複費蘆簾之短燭尋行或等刻舟塗竹硯之迴鉛起廢乃同鑿竅即至游楊侯呂亦蹈偏枯金許何王難除牴牾纏韜祕閣非無傷巧之譏橅拾門人尚有未成之恨他若甬東膚說甌越提綱憤參朮舌之繁脉望荷珠之餐適滋淆亂倍甚拘牽詎揚塚璧之精芒祗類端門之依附嗟乎十二家之管窺誰最七十人之几奉全遙玉馬喧豗經師幾換金鱣寂絕聖義徒荒此李

君硯田集講義之所以不容不作也夫自乎黃啓籥珠淵萃六氣之靈沙息分形玉鏡燦九疇之序赤緗綠字五敎恆垂黃冕形車一中代授既自臺墟幪奏世遯嬰巢萃棘紊以天經搏燹汨其恆性黃金捭闔爭一閧之浮夸白馬逍遙競五車之舛駁於是絕韋覺世雅說詩書傳食拯迷高談仁義木金水火原天命於最初雞鏇蠶桑表王功於至近務使人依繹帳從一貫以徹高深簡發縹緗踐五常而勤燧礪今乃狐縫一腋僅爲辭章蜜釀千花半資歲畢拓石磬之

舊草燃麻乃或覘東塗採邢昺之剩文荷杖且僅酬北面何翅沈亭好畫全念火鬣窺䫀楚客攜珠止識薰椒鬻櫝要之講鐘肆鼓無非磨杵之始基寸縷絲鍼實抵安絃之漸悟朱黃嚴覈便息岐趨黑白分明卽昌正學剏復就深就淺赤蚪之累垤儼然以錄以師白柳之撓箕濶似是雖象拘繩墨跡類語言總閑出入於神池并繫盛衰於鴻寶又豈若緯從均注讖諧五老之游河義別崖研術謏兩楹於掘斗子張篇盡務多重衍子張曾子卷亡湜博復臚曾子且夫玦

生黃湏尤化石而斯珍花染紅藍惟謝青之足貴彼夫賁堂釋左針發盲中太學談經語喑紙上職方爰述九邱隨以雜言神輸付讐五子袪其錯簡頁以道通形外務在入神理卽規中路須致一君則牖穿匡壁糊敗甓以會陰陽巷枕方池晝晴沙而觀奇耦五千祕籙拒龍首之枝辭十二靈棋謝鳥情之曲說而且廿年土室書證同安八尺香廚藻摹丁酉洒冰蟫之滴水自合觀川役雪兔之千毫已堪封塚於是露皆密意向悉眞詮窺列星而獨俯乎天索至寶而冥

窮赤水圖參變合快闢龍山編議明誠孤承鹿洞祖司徒藏燈未倦立言總析秋毫朱翁子漂粟何知起例應方時雨洵足峰攀躒九湖涉玄雙聳桂林而恰稱游乎妃葉簡而均堪導窾矣嗟乎象經安錄海術鬻抄桑門譯河上之冬川公椽妙南華於秋水唐司馬索窮隱事帝先則榆罔參盧晉殉農注述奇覯海外則鰠魚扶竹廣稽萬卷類有發揮夷考千門厥譁錐指而心勞物玩羆湜闖多奚關夫子之文章何與聖人之天道卽有剡山印樹百問鑽書漢閣吹藜五

紓列志歷泉神霧胥靡魯國之縑囊玉鑑珠林女子河麋之粉印然亦訂綠雜採閩止異辭至明尚愧秋陽偏勝安希粱木何似高山獨仰欽手澤於龜蒙寶唾虔聆廓耳提於鄒兗直使坦如魯闕荆棘都芟卓比雩壇旂旆不易彖環五寸恍綦組之能鳴繡紋千絲宛玉文之待織允推學府合最儒林豈徒喧孔以名叢端可稱臣而擬素獨是劉章馬訓各有齟齬許義丁音屢分軒輊萊原萊草甯云編竹之粉光火郎火官焉指若華之寶啟人疑號柳孰一釆而一盧子已淆桑詛似琴而似孟乃至怪嚴嚮隱斥洗耳以沾名器核陳宗辨鳴求之是寶亡匡昧昧白弟糾兄三譏諄諄鬚終藥始至於古經大學撰自曲臺止傳闕里遺書未有武城確指在大小戴名儒孳誦原無可傳可經而南北宋倡學覃思始取或分或補長沙太守小吏伊川鹽官大儒宏推正始討改後之三十餘本淆序中之四十二章亦軸紛紜玉箱顛倒此皆異同待辨涇渭難誣合嚴鑰鈗之誰眞甯許鹿獐之槪混君乃罕衰眾妙第舉專門倣細字於巾箱功寒篝

於白蓋以覩典求石閭著擅玉杯侍桂宮以授班騷草總而難鄭尚覺我言之娓娓適供子佩之青青而不知禮重舊鴨席顯朱虎一經矻矻早懲紅勒之頹風三物殷殷久尚紫陽之絕學是則金針已定石畫當遵緯凌章相於肩蕭而竝劉君於釋孟者也雖然鐶參金鑄君方待占龍頭門擬磚敲僕則已輸麟口此時皂帽業印三經他日黃樞緯消半部猶復枉靈磁而取曲欣枯壤以增高就乞小言遙緘東郭則虛同玉谷愈詑謙光妙匹丈函適瞠病目冠龍圖於七志彌輝鄴架之籤襪螺髮以千言敢炫雷門之鼓

王古岬藏碧集詩序

埋射貍之冤血土花暈斑駁於三年嘔夢鷺之苦心玉葉透精靈於四變在英辭獨步原殊慘鏶之悽悽而刻意孤行總屬難磨之耿耿溺芳塵於蜀窖斲古蘤於雒山其物變遞分其治爐迺一也況乃博鶩龍鮮束跂牛腰續元次山之漫踪負李左車之奇識滿牕敗籜雄騁千秋繞屋寒梅深藏萬卷固已掇玉鉤之膏馥具納斗珠淯牙軸之秀華悉滋丹府更復氣

淩湖海助護江山策疲馬於九州拜卷龍於雙闕席陪虎觀曾沃金盈路入羊城屢摩銅鼓詩欽黃鶴神仙畫壁之樓賦擘朱華帝子珠簾之閣長城飲馬密雪如篩岱岳探松青天若蓋陸放翁白沙甘露詎匹遠遊太史公蒼梧九疑甯誇豪舉是則槎枒中野瀵湧華池壓勁筆於三康續繁音於四傑譬諸夏牒浴日月而百寶叢生舉似漢鋣合虎龍而五金並液以故銀臺賸稿待譜雲韶石屋新題悉裴日薾乃至明月棹歌之韻板橋驢背之吟莫不歷肝畫苑之高屏徧覡郊居之細壁猶恐和人原寡知者尤希但矜倚馬之飛揚未鑒撚鬚之刻苦爰裒婺尾之課密徵亥首首之年寓意殺青署名藏碧嗟乎戰毛錐於菊部或忝趙七之縷濡闘遺杼於鮫宮孰印漕綱之柱逆褫之設難若夫澁捹銑谷朧哂霞宮狀峽江而日月胥昏驅海市而蛟螭互雜則夫專求渾樸獨尚輪囷宜方韓子之囊沙或比孟郊之埋劍清虛應律景事從眞閒居則竹譜蠶經雜志則松珠蠔鏡則夫蕭蕭

意遠密密功圓合追記室之熒金應匹步兵之沿雪白駝訪寺紫籜尋山勝友多而攻錯彌深躧跡廣而取精益富則夫北征未遠南宅匪遙埒夾清於長史詎曰其然次點漆於少陵孰云匪耦更若丰茸嘻油罽追琢擬瓊枢拈石枕而文奇揭瓦棺而語奧秋蟬春鳥時時足寄會心野店山橋在在可徵樂事奚乃故爲危語別作深思甚兎禿於指挑喻蚖燃爲瑙化而不知逸才曠世畸跡侔天智窺地軸之風雲籍飽石扉之蝌蚪方擬長纓尚許秘室憑窺侍桂觀以騰賤扈蒲關而應制而乃半生腫膾臏博蘆簾萬里馳驅未更席帽青衫矻矻壯年而詞客飄零白髮垂垂老去而美人遲暮依山種荳鑿地栽菱仍准四部之寫心還作千言之埋照不紓不棘任爾春容一咏一吟甯無寄托鮑參軍牧雞有杖知崛强之尚存盧典籤繫馬槃松識幽憂之未泯然則巧拈互護疊絢朱藍詎非別珍不朽於絳宮并將隱結遺瘕於紫石歟一函鄭重久負緘魚數語翻瀾敢汗標鵠若夫文徵流別韻核古今任舍沈吐之徵王後盧前之次人乎

胥矚請質方家僕也何知敢誇定論略冰蜡而俱渹須塽柳湞之莊塗病鶴而加痤定記梅花之塚

鴈字賦

爾乃淒風戒節九野澄清飛鴻高舉陽鴈羣征關口之黃楡留影洲中之紅荻傳聲植杖平原遥觀空際陣結新圖箋翻逸勢八體從排六文隨置分行而忽寫雙鈎平列而偶成一字疑連錦之舊標訝懸針之別製豈倣鶴之皆仙抑題鴻之任戲翩向榻而影庥矯書旛而狀麗摹奎宿以鉤同寄天公而牋異蓋已

分鳥跡於主賓而效蟲書於兄弟焉斷者爲磔屈者爲戈墜者爲側曲者爲波簇疑結蚓橫似遍螺游甯待鵠摸豈需鵝勁健比龍鱗之密參差埒蚊脚之多斜而亂也若釵腳漏痕之疏密迴而翔也則枯藤芳桂之婆娑孤影弔鬪文之零落迴峰矜折筆之透迤逐侶而橫䃂纚疊失羣而脫簡青訛天末映圜錢之細楷林梢噴濃墨之擘窠上谷之仙禽宛爾桂陽之爪板奚過況乃江水盤明塞岡硯紫邊草如麻霜楓勝綺雪飄白練之裙霞織金花之紙越田之陌界烏絲湘岸之苔鏽側理既黝黯以互觀任差池而偏擬若其南飛北向風翥霜騰則季海得家傳於渇驥隱君擅書斷於饑鷹雪嶺朝翔星河夜度則蕭行之體耀銀鉤斯篆之文垂玉筯柳高出晚菊散行斜則薄公入能品於蟰樹夫人裁別格於簪花兮渚紛投方塘亂憂則長史觀劍器而入神雷氏聽江聲而悟法其他眾象方圓隨變得諸在心極以所見畫爪泥中墨數藏鋒橫翻驛口鴻都壁帚野渡沙平銅槃著銘荒江斷岸瓦楷香篆波汰雲排金剪玉釵卿蘆唼藻

松孤薙倒樂府之朱丹槧狂塗瑞志之赤研硃深協注雅之蒼雌石濡黃穀弓之皎銀編炫寶或隨風而解散隸之法或帶雨而成急就之章或隱葉而點紅於爛柹或臨池而印黑於秋塘或隨軒而肥摹於楊李或晞涼而妙儷於鍾王皆太空之結撰而非絹素之可方則有鄴下才人秦川織女弄水神仙度關行旅題接羽兮綵牋製歸翔兮錦杼思帛繫兮天長托信傳兮廟古驚寒窟之龍藏聽秋墳之鬼語眞覺綰字字之蛟蛇而挾篇篇之風雨僕則異是狎同鷗好

養作雖兮道悟忘機之訣釋參無字之禪悟成伊之三點玩說極之一圈覩彼翔空之鴈不異於戾天之鳶總復追踪書聖比美草賢要亦各覩其羽翼之向背而羣序之後先將無心而成象皆莫之爲而然倏飛還兮無跡但一笑而豎指於冥冥之蒼烟

春日尋陽明洞天記

春山雨後仙臺壓半塢之穠桃沙徑烟中禊事倣迴溪之脩竹洞亭橋窄怒泉則雪雹晴飛藥臼山凹密樹則翠帷畫翳金龍躍處瑞簡猶存白馬刑時齋壇未沒一觴一咏青衫之醉舞僊僊如鏡如圖赤帝之靈踪歷歷獨至幽尋天洞劖訪陽明方擬谽呀萬仞具藏玉篆銀書窈窕千盤妙稱瓊樓珠戶而乃一卷出土僅侔茁笋團圞寸鏄通紐正受孤藤束縛同人目曠羣季髯掀共疑禹穴黃金之簡探自何從并指龜山白玉之經謾尤實甚嗟乎莖華眇眇向現林幢粒粟纖纖猶藏世界漢陽門之裂壁曾聞金餅貽人房州井之枯泥亦許琅宮留客龍蛇互雜境本絕以思維凡聖隨機悞總由於分別且嘗源尋白帝困覓

朱陵憩漢柏於三宮聽緱笙於二室太虛太乙夙著琅書蓬兮總玄向臚眞誥而金繩徧禮從無隙似靈槽鐵鎖高攀總乏穹如厦屋卽有玉壺矗笋石室噴虬青霞一局以爛柯赤水四牕而射日金陵勾曲潛達峨眉兮蓋淩虛暗通林屋而石牀深鎖崚嶒仍是巖竅乳窒熒光淅瀝何殊泉竇束薪炬火曾無嵩館之仙人寶帳流蘇孰擬雲臺之弟子況今飛觴藉草倚杖尋花等一切若秕糠攔兩儀爲扃牖方將頂摩風后肩拍苗龍梟心篆於香爐寄腹書於石匱丹泉一勺只抵頭盈石甕三枚便爲凹枕是足底且悉成靈境而胸中又具有太乙奚必空杉洞腹巨竹生毛踪尋白鹿務期大滌之眞官夢踐黃龍始遇羅浮之散隷揮毫率爾適應翏翏洗盞欣然眾皆唯唯遂卽累梯之興用當泥壁而還

暨陽賢達傳序

三江沙闊桃鯔飽夫概之鄉九乘雲孤竹鼠弔句無之寢白楊尖北井漱鵾夷紫閭郁西堋疑龍子探詩人之廢宅鐵厓則凍剪氊珍索孝子之遺廬金潤則

殘松黯翳青山城上烟荒㜸舍蘇祠綠樹橋邊草没千家古岸芒鞋繚複麴榼氤氳偶尋五泄之靈奇遂睇千秋之綿邈緬意寶陀孕秀會爭鐵屐鴻碑玉女娭精須照金罍鏞篆顧眹諮耆舊傳考先賢望烟之往事茫茫種芋之遺蹤寂寂苧羅片石僅誇西子珠簾桃竹懸梁止識東華珍閣柳仙甕穴罔悟誰人楊氏銀欄詎知何代嗟乎司馬公之不再孰傳紙白於零陵習鑿齒而已遥甯紀藜牀於襄峴樹疑高壠枉認麒麟穆没荒田虛標鵲鷺裝磃久蝕陊甃全灰慨

蒼狗之易移恨白蜺之久化既而黃泥峽路適訪紗溪紅刺山屏恰逢郭象牽蘿窈窕評文桐竹之廬剪韭從容留客梅花之館小牕短燭出示叢書高帖濃煤劇談往哲則有卷逾鄭柏例倣金華總八柱之山川揚一州之賢達柱摹逆血毅魄如生梁紀驅烏冥通若夢估犀還帶均沛澤於同樓吐鳳成玄蚿微言於石硯乃至鳴冤抵讞鑿髻崩城茁枯笋以林香湦荒苔而壁裂莫不黃紈胥逃金管咸抽洵足追典錄於會稽埒春秋於吳越矣嗟乎吾郡鎮雄標帝星注

黃姑鳳產游麟原栖威鳳然而始甯唐析東武隋分山陰擬自先秦永興始於西晉猶且孟嘗出守早聞墨浦之珠虞國回鄉揭表隨車之鴈王淋泖水鐵飲南徐鄭吉渠犂殺屯西域他若長君詩細仲任論衡採薪峨搕虎之祠投水帆沈衣之廟類皆比肩漢語接踵絜陳獨暨陽邑肇諸稽封經句踐而乃鼎鼐斷碣僅鐫孚石於元明藐藐神叢斗扈黃麾於高孝惟巫娥苧舍簪顯蕭齊都尉藁棺一當劉宋則豈其珠林含氣故爲嵩岳之暹迴抑亦玉笥藏奇早作昆扡

之散軼也耶嗟乎竹箭擅東南之美播名倘俟圖經寶珪爭日月之光啓祕猶需中歷況乃黃磚嚙水白屋栖山苟青鏤之永忘孰珠巾之可覆以予曠觀石室徧考蘭臺悵望流傳厥非易與夫野王二老偶失標名東魯兩生未叨記姓黃花借隱晉書遺種秫之妻白牛孤行文子眛負苓之丈至於康樂侯好游列傳字蝕山居方城尉逆旅舊聞稿亡乾膜此仰屋之大凡藏山之最厄也若乃山中馬牧敘置兎而無詭源裡桃林述烹雞而不爽而或才非良史識止中人

東觀譏爲可焚史通病其太俚拈甬端於月下祗唔虛靡續枯木於夢中翻疑詭誕東萊大事文改妻河子京新書怪疑札闥此則核疏日歷綱漏淵林業不足以研精詞何從而行遠又或陽秋未當軌範無憑雀称貶袁粲之忠龍沙登蔡姬之辱馬醫鐵治憤薄儒林鹽女士船佻貽穢史修幕推之嫌隙寶正書年序河洛之亂離呆卿訛表此則談論委巷全無縞黜之眞知旨謬聖人殊失艾椒之定品於是漆文易滅玉版旋磨鸞臺畫省之藏飊烝黃盧之傳亡同三篋

甯知下馬空陵疵甚五難并没飛梟舊里譬若鐵船渡海篙工與翠羽俱沈比諸泥馬浮江粉塑其長韉胥溺何能待後焉侍傳八君則罔羅千載規矩六經刮苔碑而問箍翁尋槐閣而求緯楔儒林獨行密証法言孝子忠臣精求實錄晶晶皦日燦燦鏤金羞冤苑之騁才薄龍門之寫謗足使鯉湖萬頃倍增珠貝之芒漁橹千尋恆發楩楠之彩以視范坰備史趙曄外書陳康撰永甯之編謝沉作吳越之紀香承生結躝續何難紙艸澄心乘超奚愧從此玉池光燦家家

盟安息之薇黃絹謎題世世壽河中之橐皮之砂版襲以文衣允爲潛德之金鉤洵屬脩名之玉鑑抑或謂二男五女方統揚州萬壑千巖秀全禹會是以志拈石簣乃兼女野牛分絕記漈鄉并及龍邱鮎岸種蠡計泄互耀蘿邱舒沈袁楊同登越問今則藐焉百里蕞爾孤城抉深不過浮塘毓萃甯離石鼓卽使紫芝燁燁碧血淒淒瓊芳堪儷大夫寶髻可名長者風壇入夢追騄駬於神山沸鑊捐軀化鴛鴦於宋塚要之網珊瑚而畫島畹蘭蕙以分區恁耑甕牖之精奚

動輶軒之目不知璧珍垂棘尺長自壓連城鏡獲火齊寸鑒無須夷則劉復地窺游釣賁立儒而愈覩祉共枌榆示亦趨而更確則使朗披外史畢望先民飲山浦而念成勞測蠡洲而風清節硯遺孤寺儘足流連碑沒荒墳總生愾慕則士羞移橘固知据事之小心而鄉愛維桑尤著聞風之切效也尋章奕奕告别匆匆快徵笠底之見聞得跋毫端之士女昔年應詔已獻螭頭此日論文還濡麟角惟冀宣諸史館黃綾輝地拔於琅函更期副彼名山緣字傚天承於蘭石

漁莊先生生壙銘

某年月日漁莊先生可山沈君營生壙於蕭山大螺山之陽其山癸其向丁其邏女柳之次其爲所也匠邅而納隨緘圖屬賤子以銘其碣嗟乎卓哉何豁而備也昔者徹侯西渭志樂牛亭帝子東阿歎生魚嶺卭陰七尺隱君則孤櫝貽鈴灞岸千秋左相則十松覆榻李謫仙遊經姑孰悅謝家歸鳥之山杜元凱卜預首陽做祭仲臥麟之塚率皆文驚雄帥旨合畸人吞九鳳於綠綈煒萬花於玄鏡然後能滬觀石紐屣

喻沙牀駕黃牛而題繭室之詩數白駒而哂牛山之涕若乃路搜騰埈樹訪嚴墩跡覩丑地之蟾蜍偏嚴庚門之桂樹則安陵阪上隆土標玄臨頓橋西圓珉隱隱銅崩㕣水非無七女深池石爛中鄉不乏五官遺柱閶門賃客或傍要離上谷神君還依士會二十里姚家鄮縣送時之石鳳猶存八百年楚肖唐宮賜地之玉魚未毀上至油澄夜紫驪山秦帝之陵銅椰脊腥虎阜吳王之寢网頭斑竹窖犨簡於絲繩海角冬青讙蘭亭於玉匣凡屬留琴乞誌埋甎成埏堆橫

金粟之嵯峨邱積珠塵之細潔要亦凄凄柳翣踏門東而白馬方哀肅肅楸槊數江北而青龍已換求彼先期樹圖服日燒磚援鄭令以爲鄰繪齊嬰而作主歷稽玄室稀若晨星何則氣盛者鐘鳴北第忘電露以浮軀而志衰者日薄西山諱松楸爲嚴事也夫有終有始變化靡常一往一來鬼神莫遯輿黃辰黑本萬物之蘧廬骭玉喉璃總百年之行客是以死歸生寄至人矢淸議於黃龍魄化魂生儒者合微情於絳象邱山零落秖算歸根茺箄侈華但求得正此則一

坏知返四尺求藏固物理之自然亦[illegible]之成數而世乃沾沾曳履戀戀形骸癖和嶠以金錢案向平以婚嫁甚至白雞入夢忌說溫輿赤馬推年𡁻資冷水香爐吟罷籌大衍以增疑黃閣參時闖縗麻而被斥究乃變生倉猝事起倥傯惧佷子以江潭棄捨遺於山麓孝經枉囑黃壤俄侵堯典奚庸白楸易蠹何嗟及矣能不悲哉誠投老之計疏洵有身之患大君則琴樽無恙阜窺中野之薪齒髮猶强便擬藏舟之壑香楠花外細撥銀沙黃竹林西遙分青壠人殊秦頡

乃爲市宅之停車地異洛城恰比陂陀之躍馬更復儀刊終制時服咸周禮按諸儒幅巾早製石牀似水愛藏藍脇修琴蜃炭如膠別錮華陽短劍秋花菊候雜樹鶯時拊掌懸吟提壺任酌方陶公之自祭此更多閒較傳奔之撰銘何妨托醉則固其胸藏萬卷隨時皆可樂之天以故能棘話三停是處足已聞之道要之處繁華而願息無異仗隨丹鳳揭營金谷之涼臺丁老大而防危亦如蔭視黃桑先拂象牀之角枕噓天喪耦無嫌如槁如灰徹土闕心正妙未陰未雨

且嘗劫觀賢聖數察彭咸超凡莫踰西昇出滅無如南竺而玉棺葉縣曾葬神仙寶掌雲門夙函舍利葛洪鏤碣蒿尖乃寂寂三花迦葉團泥杖底且層層七寶乃至橋山劍舄龍扇幡幢蔭蒸佛髮之園桐柏眞宮之窆固知松門比比丹竈奚憑棗葉纍纍香薪亦爾何況螭迴荏冉鼠嚇紛紜受甘脆以腐腸濡銀黃而溺性雖伊人是玉雅拔雜羣而鑄骨非金終輸狐首是則豫肯卜宅乘化留臺固智高楞里之建宮廓勝長沙之賦鵩矣矧迺叢埋陶犬林竪尤奇地出金

鵝烟霞絕勝須花重疊綠樽則狂客前遊石笋參差紅粉則西施舊宅橋連白鶴側珥三臺嶺揖金雞下浮半月俯臨江之絕巘則老僧倚杖啄桃而鵝鶒羣飛滙浴美之絕流則越女梳頭照鏡而鴛鴦如畫更乃羣山遐矚萬壑條推即白蘋黃葉之糾縈爲朱鳥蒼龍之環護東瞻藥塢梅仙之廟映孤杉西眺龍湫句踐之船浮亂荻一錢江上臘祀豚蹄雙鯉城頭畧餘馬跡洛思歎洛漢堋狼籍牛羊龔墅饑龔覇邑依稀鐘鼓竹探胥若麻採猶多莽懷古其焉窮宛登高

而可賦他日者無論寂居有覺華表能歸便當濟閎之朱樓直抵生存之緣野而即此窟邱即遠大隆營高碣貽文士之手捫柏蓑騷人之淸吹鄰非燕子尋窪而岡識服牛傍即芙蓉瀝酒而陵名下馬誰謂拂苦臥碟僂壑盧子昇之達觀藉草呼朋不篤司空圖之解脫也耶即曰西州高士士使侵遼漢世王孫襲欣曳布徹莊生之微旨日星統齎含埋搖季子之雅談魚蟻何分厚薄視此闢明署笑踨道宙神虛空尚傀夫瓦甕瓔顧終疑於苗縛而不知茅羽之制存通

禮窠槐之典出先王踰等爲奢矯情亦過故常則侯蹲餘躶便議牛馬覃遊燮則物土銘官安取狐狸夜食更茲方瓴壘甓不鑿銀池縮版繩基絕非石槨金唯有諾誰求箔上之蠶卜止誅茅就斵埏前之鹿郎使麗牲有樹亦惟錦里詩碑就令譯蚪須殉要郎梓州文掾叉豈若魯榆置撥宋蛤燃灰青梧蔽日謬言橋墓之羊駝碧草粘天妄堤原阡之門閣固知錦囊命世冰柱推豪自超下士之拘攣亦異褊心之谿刻者也至若蘆花屈曲脈訶穿珠楊柳毾毿峰矜連傘

青囊披式互微天馬尤高玉尺談星競說貪狼最貴謂紫蘭之必馥旁赤松之可期試郎私心爲陳管見古者掩泉錮臭本代藁梩卜兆筮圖全緣昭穆厝陵陵而澤澤但詳城路村溝絞夏夏而冬冬莫問辛壬癸甲既自圖行白澤說捌青烏始傳枯骨之經爰有玉關之訣龍樓寶殿巧形紛黛三千太乙天罡遞趍矛戈十四徐人報惠碭山之竹策旋生郭毋畱殯江岸之桑田可待於是人哆風水家習山岡凜五戸以如痴驗九禽而若响竊意清先滴後詎有爐錘澤女山男何關胎腹其在九山絡繹譬似根攢珠樹偶成隱現低昂若夫四瀆漩渦又如水瀉金盤任逝東西南北何來渡峽遂有捍門秖管郭之楔傳實曾楊之囈語而且鮒山窌項氏國墳部姬公釁雕甍於杜中孔氏駮石龕於泗上富陵鑿玉就擇山陰瘞野蒼梧不嫌紀市詎有南針之秘更無倒杖之書而鳳舞交推峰屯互獎騂黑之鋋冠百祀炎黃之裔編九州郎此及三奚難知五更且數年盟鶬向察冥冥疇夜鳴雞側聞侃侃浣躬械窬罕令萬石知勞餓活翳桑不

責彌明償德靈巫幻術鎖蓬戸而勿窺嬰女章臺擲數金而肯贖豈復白楊風雨更希鶴化書生青石雕摹僅爲騆乘孫子掀髯其笑賁素遙緘諒亦鐫銅牌以慊闖披絳宮而莫逆者爾嗟乎彭宅里莛林出雨剗緣古簡能傳石子岡櫟顆如雲誰信刀環能吼惟是湘中水碧歲歲尊鱸海上山青家家菊茗玉釭花撲狀頭之白酒恆馨瑙軸香薰硯北之金鉛未歇壯遊如昔儘籜冠藜杖之娛來日猶多增竹譜魚經之注月千年而始見魯城之穴恆虛居百歲而爰歸雍

194冊 97 版

34 B

門之絃可輟君其愛玉體但看桂樹冬榮達人垂大觀任取棠梨手種洵知此樂正屬無央亦悟今茲無非豫立爰是礱以手礪篆彼朱文或留猜未爇之釭或剪效經行之爪務使塢同皂莢遷延待紀劉綱樓望梅花堅固如依蘧瑗幢幢馬鬛騔騔龜趺覘小宰以非倫代醉吟而差似俊哉奚自芙蕖灣口之詩八文者匪他修竹巖中之逋客

銘曰

永興際海惟北是疆上有廣鹵衍自石航其高厥畝下則胥汪蒲荷冥冥環我盧牆維彼漁者既蟹亦罙爰從舟室更里以莊有美一人在陽之滸剪菊園籬倚桑結宇左列圖書右琴藥杵星斗羅胸錦含繡吐白鯉潛聽赤蛟驫舞晝桂浮桑維君是主逍遙澤畔以日以年統伴嫌寵原踵瓜船糠秕萬有罩坤洞乾反覩骸竅稊米渺然曰眞曰樸我所孰賢回瞻東阜倚屏坐氈君謂此佳況林其石或似排衙或如執璧或羆而登或人而立或截肪鎧或朱砂赤生平愛採仇池靈壁復此溪磴羅青釐碧爰規乎竅景陽測陰

壟惟參畝坎不求深竹松幽密狸鼠無侵几有砥案宛宜書琴洞罇在肘可釀而斟琅邪總樂詎遜斯今回溯君初迄強始壯塞涉盧龍山採綵嶂橘賦淩徐驢乘駕闔稷下江南縞貽相望炙轢爭雄送鈞互唱豬沫行空袪衣絕傍憶歲在卯萬騎觀耕燮金韜玉君以諸生採懷奏策如鸑斯鳴承帝曰咨屏記某名珠簾傳詔玉筋調羹濟濟多士寵孰與京鵠舉必高騄馳恆驟自古文豪屈將致究而君不然安以蓬陋圭表可中遽甘蓬雷喻鼈同跛隱松並瘦藏尾猶龍業鶩罕覯矧乃佳城營彼崔嵬髮殊嬰短鍤笑伶埋如蟄未沍先致其坏匪槩二氏洗觀夢猜曲室高談雅聆軸懷丹匡乳竅欣符逸才亦謂吳興緬初陶復靈安餘溪或原或麓尙書若堂河間倣屋徵士吳羌將軍縣北迨隱侯碑益禺尉福龜喧慶樹鳳依淡竹非無秀吉嘯鬱嗟葱蟬魚鼎戟衍我麟盉而或岠岋遂崞嶃嶐望鬣迷柳訊墉無桐何如所好惟吾是從北首北鄉定諸從容吁嗟先生逢肩甾亞理具神綿心通物化樓豈慕吹磯甯按卦暇日優焉紙牕茅舍

復此墳如林圖川畫明夜一規如衡之下瓢瓥此舉洵哉軼倫用製銘語勒瑶鍥琨物機出入默任所存至如珂里寶帶朱門迄子六行末茂以根所方酌斗奚贊云云

義烏縣李氏松濤書屋記

若幢若蓋若耳若併若決三門若騰八海若逞錢王之弩競蹙千鵰若鞭伍相之車沓馳萬馬石鐏銅滴似奇仙槎草閣蘆樊若浮小艇遂乃八牕洞闢三徑徐探駭乎谷之生寒訝太陰之出雨時則鴿溪一線玉虹宛瀉以靈源龍竇雙峰翠漲巘洄以別島重以森疑紫鳳恁隨萬竅之怒號鬭擬蒼龍欲動千山之鱗甲激蕩者幻逾駿館蕭瑟兮隱積靄粱畫壁恣其臥游赤池神以觀妙自覺十二回之豪君獨寤止消箕伯之揚沙而二兩株之移我俗情遠勝馮夷之擊鼓也北牕十日正值留髡東道雙杉恰緣訪戴和石蓮之近咏業驚快濯冰壺睨金粟之前身何用別尋石窗爰鏡鹿砦就役龍賓記靈籟於蒼髯汚醉書於青艦偶來樹下九雲夢已恢楚使之胸歸去山中五

大夫定入華陽之夢

杜雪峯蕉林詩集序

王右丞輞川馱藥仍欣綠篠酬詩仲隱士河渚連茅尚例白牛賞賦每從秀舍酷愛清辭非徒見獵之難忘夫固沃醇而易醉也顧敦曾玉琢壘時雅歃潘張荃憶金摹暇日經攀左陸泉劃石甕飲蕉則其洗龍湫花冒烟籬酒麝則同縻牛塚乃至木蘭花外楊柳津西開筵白蜆之江摹版金蠶之墓隄修瓠子擬日追於穎林城弔荆卿和風寒於擊筑類皆樽前結伴計字推師花裡分曹濡牋命伯滄浪與會習偕名士三千宛委傳乎仍有騷人百五獨至土城片石秋葉虛黃靈氾孤潭汀蘋枉白宮尋西子誰傷浣石之苔島嗜方干孰嗜寒山之笋籬東採菊凄涼臒有孤吟舍北看鷗蕭瑟惟餘獨影腰鎌刈葵藿狎鮑俊以安從把酒話桑麻佇孟清而不見嗟乎亭遊皇甫只在比鄰涇隱逍遙非無舊舍而鳴琢入堀靈鼓恆喑窗非梓里之深慟緊且柴門之雅憾乃有燈光透壁別似西家柳色遮牆巧連南郭城坳古木同看都護之

黃雲簷外秋山止隔美人之碧牕硯匣金雀劇墮眉毫管拔青虬適穿手軸逐江一逕賃郭雙扉開奇枉載酒之青鞋訪寂賛偷雲之縹紙掌中玉栗驚從雪唾凝來格首朱華實[illegible]絲幻出則杜君之示我以詩稿也夫足傳空谷聆音尚慰踐栖貌憶前型捉對猶堪虎士何況臨渦奮腕捷駕書鞭按月知銘覈逾辨鼎箱隨鶴檢玉籤金鎖之書牕共雞談白額青霄之解而其緯爲聲竅煉入歌章剪紅匹鸚鵡以尤工湍綵奪芙蓉而倍巧岣碑鐔塚觸手生奇燕竹梅鮮

含毫俱韻珠簾高閣吞帝子之長洲鐵笛孤雲壓仙人之荒井絺衣挂處白舫移時秀轆轤而玉許船遶協鏡奩而錦堪帕覆足使弄傳麋蓏便欲低頭會舉鷹臺楨驚罷哨又豈第卷投芳草僅爲顧況之咨嗟製示梅花猶待蘇公之鑒列也哉且夫知分大小識貴化以蒿翔趣別微粗痼或沉於礫斲赤璋總美懸黎或並其光白雪原高流徵乃居其上丹梯徑絕進步焉窮乎谷川歸鳴謙奚盡是以柳州峭削投荒猶企陶潛左蜀汪洋懷古仍欽庾信才如供奉瞠黃鶴

之留題藻似平原伏白狠之驗志而乃近觀裙屐每閱悲懽罔知東面之慨祗作夜郎之大無論曾披昌谷解誦隨州藐宋雁以兵呼嚎楚蘭而僕命至於四聲覶悟便詫吞劉五字甯專輒誇吐沈拾朱門之腐飣謬矜鐵網珊瑚沾銅鈸之殘瀝即許金莖沆瀣亦有獲心思古學步稱先而闕籥僅敎山人快閣盛宗待制石鱗銅翼醉抵油囊茅屋蘆樊珍逾玉版貌扃乎以穠織狀含睇以蒙魁不知山陰實祖儋州渭南本源同谷滄氈書憤胎飽肉於花門試茗書尖抗堆

鹽於馬耳特以山超紫燕妙絕塵埃海掣金鯨巧存變化以故淒同鬼語淺似譎言畫玉面以開生滅金鍼而無跡乃且黍摶駢足蚖肆盲喧戸拋萬物之精微體樊千言之顛倒語冰貽笑自昔曾譏服艾如狂於今尤烈君則筆驚風雨不炫能飛語雜蛟螭詎爭嘲臉畫長蛾而八字尚從明艷沉吟估皓璧以千金猶事神工雕琢依依白社序讓盧前寂寂青簾伏甘鳥瘦殆若登之呆而望海神飛玕樹即嫌此境爲凡亦如量粟尺以裁衣心識鮫絲便說越羅非寶奎其

上從漢魏下迄金元定沈宋之錙銖抉陰何之髓骨縱横馳騁踔鍾品以尤精歷落嶔崟較白書而更確玉筐椽斧百體兼㨗蟠蝀鴛鴦諸源悉探猶復巧能若拙寶且如虛假隍覆以題函借雷聞而喻旨固知守雌日益見少彌光愈足揮湖士之瑤臺并欲釀山南之玉琢矣獨是煅經刻酷思或取其過艱意率清虛跡又疑其太近愛黒貂之數騎何爲朦視開元悲黄雀之役羅奚故不追正始然而六虛迭運本貴遷新萬竅齊號從無襲故譚憑賭婦誰云花必五莖坪異剗兒詎復耳皆三漏翎復情紓箕畢半生之取舍懸殊境絕雲泥浮世之菀枯迥判所以紫騮任好庾不徐沿白芷從佳顏甯謝因玉階仙仗早參詎蹈王楊畫角邊愁遠別全刊蘇李更乃蘭亭寄唱芸閣成篇彭陽絕世之編湘泮驚人之藁宏科乘億絹晃珠林異品張融集標玉海率亦芙蓉江上別裁新樣之機鶴雀樓中獨振孤吹之目卽至經研四始樂按九源瓊華之豔改徂松赤雁之奧非陀馬蝍螺祝稼謝山鬼於喃篡霹靂撥琴卻水仙於披藻妙在自成杼

柚屢換町畦爲楂橘之異味而同甘作邢尹之並妍而各態倘謂傷春托興定須湛湛江楓行役言勞務取霏霏雨雪巾箱罔隸祗晒張空繩墨休拘蝎誣追曲則宮中挾瑟鳴鳩之典故何尋野外悄弓逐失之短章孰偁天支無韻千秋莫嗣徵音月蝕鼇牙五際誰先成法是則一塵無翳正由密密之意深百節堪疏端屬恢恢之技進而且淚沾孝箏白袷著其纏綿襲惜焦桐玄雲應以忼慨柴桑味淡壯亦露於長纓竹林名狂慟且生諸遺管從此礄磝互訂同看宅胖荷花爾汝交歡各寫溪頭鸂鶒鄉更雙闕合喚靑蓮門識三江盡栽碧梛甯謂葫蘆有樣始爲幼婦之好辭芝草需根可作雅人之通論歎嗟乎調淩歆扰何須畫想袁安巷接回軒奚但書倖懷素僕丌雅集試績敖許君是眞宗恰承杜曲悠悠世胙欵欵琴觴請借橋東訊竹之餘更爲郇北惱花之贅絜樊川之二十一卷應借烟柳以推豪踵草堂之千四百篇須傍雲棕而入聖

彌陀寺藏經樓記

初篇二十萬頌惟皮骨土不中梵書譯師一十二人統人法喻均歸祕藏清涼聖宿觀納眞珠娑竭王宮色收寶印銀書銀紙四分則寺仰祇桓蓮葉蓮華二部則臺先般若蓋心空四諦亦須貝葉傳因而法總三祇要在旃檀作供經律論之會萃而創樓猶經史子之區分而有庫也郡城西三十里有彌陀寺者代經皇祐地志高遷冠諸勝幢而獨雄爲十住舍之最古華敷優鉢肘蔡中郎探笛之亭樹覆波羅當梅子眞掛冠之墅金繩四徹夙稱鹿野平阿寶帳由旬舊

作雞園祕室三乘妙義悉貯金函八會靈文俱裝白氎續化天而翻者聲聞藏戒律藏摩訶衍藏均從白馬馱來次毘尼而雜者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各有青猿捧至文殊結集而後爭奘歷險以還樹葉流傳竹林記誦高且厺諸香積護亦證以雷音然而指畫脣疏尊承未竟迷盧受法全無千柱之莊嚴功德名輪總之五張之寥廓如來七喻石壁奚瞻梵王三本金瓶焉寘譬如嘉客在堂而不筵不几枉煩犨擁車迎亦似散錢滿屋而無榜無標孰冤泥需盜誨爰是任持雪觔大師特從信受盛作旃延即阿蘭若之北園建脩多羅之重屋七重欄楯樹估檀鏤四霤飛簷瓦方銅鑄接王舍而雲連妙鬘玉梁詎俟乘雷映長湖而河似新頭銀殿脊須指月搬柴獨任運甓堅攻務使眞詮爭舍利之光明正法獲金剛之堅固不可謂非勤逾麥積之造龕而虔勝闍臺之緘石也獨是頭陀導眾具挾神椎結髮緣名倘須轉語蓋樓之普揭者大藏而寺之專號則彌陀也自彼鼓音密記界別娑婆祇樹宏宣國欣淨土語接引則音流白鶴

蔚寶樹以分行證薰修則池湧青蓮湛金沙而徹底舒詮支譯原爲萬德之總持肉髻圓光統概六方之最勝是故法聽入滅惟茲不逐三災便即留餘獲此總超十刧乃至緣推僧肇論擴天親經則菩薩處胎品則藥王本事法華娓娓歷說往生三昧津津亦云得見研四周於瑞相境依寶網垂鈴參十定於華嚴妙納耳璫瓔珞當生彌勒修一念以證慈示疾維摩拈七華而浴垢現從大智莊嚴論述有琉璃輭出神通大涅槃美無沙礫更若報搜賢刧記憶悲華大雲

之微笑熙怡般若之妙音衝激人天無旣紙素何窮磐白鷺池之敷揚盡火龍窟之圍繞莫不智般皎潔景切光炎想衣祴而誇曼陀跋華宮而思懸鼓頁以四維莫障則微塵具現天冠五濁能離卽隻宇自圓淨鏡是則攝皈依於秦本將赤珠自足孤明悟標識於刹竿卽白傘無妨搸掃也師從諦聽意殊不然謂夫體一者用則殊本同者末或異卽若華纓光髻僅見妙嚴日月燈明沓臚序品五陰罕譬況實行以芭蕉四恐危言林早修於藥草座敷七歲惠染千人悉

宗趣之隨方亦津梁之不一乙橫巳右天天之烏兔斬新蓋覆爐薰刻刻之乾坤月闕倘必揀存藁本概郤筌第嫌蛇足而縛汝緊誰誇蝨心而喫茶恁甚且夫馬鳴鶴勒聖跡纍纍龍舍猴江經行歷歷不窺本行詎知蔭樹貪蠶未閱須挐甯識賣花捨象摩鄧伽母本文則名異楞嚴海雲比邱續志則化殊法界乃至仙山鹿女河岸華師百喻之磨石爲牛十喻之消砂飼蟒猶之儒者道宗一貫襄琴風骨亦須多識多聞道家妙括五千藥鏡雷書端賴分科分則今此備衣經日並鑰精盧使象寶之恆垂儼螺吹之未散於淨覺義爲不墮於轉輪住爲大戌不亦永標震旦之偉觀無負西來之遺教也哉僕朗駕監拂割契投針遂依丈室之談玄卽應戒壇之素記若夫子抄淨住論撮陶神笈多色印之倫槃豆莫辯之類並存禪閣咸附化城而藏獨言經者一則彼卽燄燈之緒一則此爲緹帙之王統繫獨尊等崇無上耀赤日於須彌山頂不矜營火之微光禮白毫於歡喜園中胥略毳樓之散衆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一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

乾象賦上（有序）

賦六合者愚甚踵之不可已邪然竊怪三家互狀天體獨渾儀歷傳於代至謂璣衡卽模式所倘譬諸軒鼎既亡驟取汾脽之掊寶之妄耳遂占術推用惟旋蓋七曜起於天關伊耆南面而視四星之中蓋其証也卽漢史載十二辰野列東西南北舍亦顯據乎衡測算是知太初尙用

勾股自張衡臆挮千古悠悠遂無駁而正者至班孟堅所採劉向諸家說志五行以淩犯鬬食流隕爲禍福所必驗抑又過於牽泥乾隆癸亥寒宵露坐憬然有觸遂攄所見以賦之辭繁不殺意在補星經而繹大傳亦拚嫌張鏡成公綏陸雲公諸作數語寥寥爲拆綫也

大矣哉乾行之不息羣象之昭回也原夫匃蒙乍剖溟涬始呈元氣混沌至精窈冥剷闔闢之變化升水土走輕清太初者幹道之萌也太極者[illegible]物之精也於是純剛積氤氣凝滂沲現瓠體成穹宙窿伏坦幽齊明梘以九道間以七衡釀以六氣號以五行恆昌遊以左轉非觸柱而西傾蒼蒼者概之以色渾渾者泯之以聲以方則北玄南赤以數則五晬四更以帝則舍樞耀魄以居則標闕玉京虛毬功以六幕旋廲罡以九層浩浩焉芒芒焉何窮何際孰陔孰垠開于困敦閼自天靈肇逮協於妝首椮亭毒於顛贏去地者二億萬里成位者萬八千齡從鬱曰奧從情曰旻從紀曰顥從野曰鈞乾龍驗其擱水日驥喻其揆程

張弓揣以摩盪墓蓋狀以覆栟冠兩儀而統鎮合三才以大盇若夫居高理下粹[illegible]海隩雕刻衆形爐鍾百族叶日紀於昏晨奏歲功於寒燠動惟直而靜惟專寒爲冰而赤爲玉洽雷露以形流錯風霆而數足易贊易知詩歌於穆凡所爲剖至理於機緘著遊神於樞軸者皆儒者之常談姑舍旃而弗複也又若境詔化樂界悅常融香爪華鬘黃曾玉隆聚瑀沫以淇雨吹金輪以盛風百陌疊衣香之市七寶關日月之宮禳有麻而終有酪角主鳥而柳主龍孕推神母娃

著天翁照青受葦映緑喧虹帝以醉而錫版王乃木以稱公㝵九首之木拔簇萬柱之華供玄闕晨飛而雀白碧城畫湧以雲紅是又二家之誕藝尤不足當談理所折中蓋天之所妙者神也而所著者其文也難憑者想也而易見者其象也則夫舍之所匀度之所紀曜之所經辰之所次應有州國之殊步有飛流之誌位有魚枵鶉蝎之分道有黑白青黃之異野肖物恆朝符官制下鍾山川上昭朔晦按覆矩之舊圖覈清臺之古器爲順爲逆或妖或瑞堯翼禹參璿衡

鯨彗環六府以列居抱九門而錯峙矗四柱之鼇雲冠十煇於蜃氣皆縣象之昭然固可畧陳其次第夫民之所奉者惟君爲大而象之所生者以帝爲尊帝之所宰莫若三垣辰以建極厝以起元經分緯布悉拱而旋統常明之百二十攝眾曜之萬一千其中垣則曰紫微正臨北極控制四鄉建訖定易是帝之常居而臨之以朝夕者也上垣則肘翼睽軫厥名太微闢門主式端冕平辭是帝之外朝所以考節而稽疑者也下垣則左屆房心是云天市外夾兩牆內列諸

肆是帝之臯門所以納賈而陳陛者也爾其紫宮閟密斟運中央尊伴握鏡流精耀茲崇之以太一配之以天皇華蓋簇金枝而覆扆天梯凌鐵鎖以遮廂攬九星以作紐馭萬神以爲綱旁則三公虔侍四輔交勷翼以宰弼導以丞匡尚書掌納言貴相理文章柱史記言動司馬職綸纑文昌考九品之祿籍大理肅五服之圜牆三師佐邦政於魁下六甲候農時於杠旁亦有月輝幼海星聚天潢女史傳漏內廚醞觴勾陳踐正妃之金紐後宮符女御之玉筐其他前驅則

有天棓武備則有天槍懸圖則有天柱偃息則有天牀整疑槐序遂比椒房恍銅樓之鶴駕儼丹陛之鵷行乃有魁杓合斗直北煌煌枕參虎白攜角龍蒼振機而槃萬有揭柄而指四方是皆謹制度劃陰陽均節候定分疆據會府之喉舌任居高之轂杠一十六[illegible]役颶霖而莫測七十五度懸丑艮以獨昂以華以岱載玄載黃各仰觀而自得均援式其可詳南則帝座再中端門豁豐實九卿之外藩乃列侯之內府三光萃爲彤庭五帝聯以朱組翼東西華之禁門張左

右掖之廻廡擬鳳闕之葱蘢埒竹碑之容與亦有均庫阜財旗營授斧輦道清塵漸臺臨浦明堂布政之宮靈臺觀氛之所玄戈謹以斥烽貫索塡以牢戸靜室簇以旌旄內屏蔽以玉履黃星偕而玉佩鳴白雲㬎而芝岡拄屈曲栖咸鉤連夾拒炯漢殿之威儀皖周京之繩矩後則幸臣貝帶從宮革履郎將觀容常陳宿扈儲侯龍顏賁雄虎旅合將相以奮揆備公卿以胏胕少微隋博士之蒲輪執法聳廷尉之鐵柱郎官則傅粉含香謁者則譯犀欵砮五侯則列邸觀雍

三台則宣符弼主復有太史掌日大夫肇擧議士分曹籓臣受上帝師當受教之巻蒲太樽絜鳴鐘之金許莫不銀礫成形水精晃靚麗朱鳥以相攸依黃蟥而廓寓至若大火之野析木之陬二十二宿井闈咸周下有擊轂之車肆上有紩布之市樓天下之所交會大帝之所遨遊旗標設位座正垂旒市宫質賄天相聯蹹七公參燮理九紀助嘉猷宗正序昭穆侯人館車舟宦者供荆帚御女護衣篝水衡居然都尉大民儀當小侯太僕策于金之騏驥司空除九陌之苕

溲遂乃縱觀微債屯馬設桴金錢溢爽珠玉扃幽斗嘻操槪斛訶唱籌帛度價其緜枲屠肆品以珍羞八穀稻肥而麻濁積薪爨爨而燎熛允賈師所橋舌灼販婦所竊求雖然是猶居奇者之恆貨也若夫賦榷三壤貢橐九邱應門左右䍐莫與儔彼夫宋斤徐翟海蛤山楸奏柘蜀鐵周絺晉油九河蒲絹三巴弩矛齊乃鉛松入貢燕則鹽豕爲售韓則幣矜赤豹梁復稅重氂牛他若鄭賈抱玉越冶鑄鉤魏珠照乘趙錦充袠兩河擅松柏之利南海富玳瑁之洲吳桑則蠶

收八繭楚橘則樹數千頭要皆有財因土產物從州精取墟息調勒所由亦復白榆之歷歷若爲襁子而裹餱何翅天子率羣侯而觀市集珍怪於大小之共球至乃統選靈圍度周乾鑿四七依方仲中鉤角擬就國之翰屛抵分茅之墉壑其東則亢爲疏廟角履天田直加平道旁嘘進賢三門洞闢四表如弦天王值攝提之次周鼎定壽星之纏榆莢死而根見蒹葭零而叢騫他若大辰正火神宮隱璇客延箕傲于滕尾連騎宦在廐斜輻橫天平甦赭袒服美白顚折威

刺以金矢積卒伍其殳鋋東咸西咸防泩[illegible]焉棖扉固左角右角任兵刑而李將專別有庫樓突兀車府喧闐天門左敞梗河北延鍵閉守諸房側糠粃揚於杵前乳垂露以沈布江瀦浸以潺湲魚噞亢池之霖霂龜肸帝席之筍氈左驂騰而萬騎出天雞鳴而八風旋卷舌來來識去讒之宜遠頓頑肅肅知立儒之當先西則藐藐白羊耽耽封豕降婁聚靈實沈守紀五車轔於帝舍三柱峩諸積水胃氣雄馬牧於冀方奎精兆蚪書於倉史陽陽國而陰陰國天街之界別

華夷左左更而右右更由藪之德含仁禮更有積瘖秆肥咸池鱗鵷婁色[illegible]番畢疏罕駛葆取觜觿簝需附耳衡石廉平九斿旆旌休掌列藩舌囂餘子大將軍以薄伐揚旗六諸王以掩羣擊箠圈金虎於天關射白狼以長矢軍行參股汲玉井以丁東會聚髦頭旁白衣而颯纚又乃船覭浮戈弧肝張鬼鉞訓止齊囷豐億秭陵嶬獲多節倖蕩玭積尸憯肅殺之瘠痍附路備巡行之壞圯九州則城郭依然五黃則河梁宛爾一園一苑薄御宿而小芙蓉乃庾乃倉潔神粢

而陳廪芑其南則軒轅鎮蟠熛帝驅鶉長沙義楚輿鬼分秦東井守門南而作堠南河對鉞北以饕津天都燦朱襦闕邱象紫宸積馬寮總功之禮騰龍鼓雷雨之神柳口芬膳夫之俎軫車貴冢宰之臣翼守蠡西賓雕題於遠客極輝狼北祈眉壽於老人加以誅怒如秋德喜如春觀成如導[illegible]如墐爟位燀其櫓桔木府儲以寶珍天廟潔豆登之薦軍市通鍋馬之陳懸鼓鳴鏞器府於以和大樂給漿賑粥天樽所以濟瘥貧亦有社惇蜡報稷蘗部種父行禮丈后族稱

民青邱煩監指於二亥東甌接貫胸於七閩轄御風而恆健子總髦以知親野雞時夜而喔喔天狗迎吠而狺狺四瀆成渠高原於以防潦溢七星在頸員官於以知屈伸其北則趖執紀長綱提訾赫清廟巍巍離宮弈弈偶代越以國多滙池泉而海闕左旗大將之謀南斗宰衡之職壘城高峻北落門堅控制之櫓譙陣壁森嚴羽林軍操周廬之戈戟九坎溉耕八魁捕獲鈎轅瑲輪瑜嚴佩飾扶筐猗帝苑之條河鼓備關梁之阨注吳會於北亭煥圖書於東壁數牽牛之

兩角竭思飲犢流槎跂織女之七襄尚想支機贈石又乃羅堰縱橫虛堂閒寂哭泣哀生曰杵糧積蓋屋紫蘭之橑墳墓青松之宅馬月近而廐盈鼉漢離而川易螣蛇遊霧而能飛匏瓜繫腰而不食河神望幸以定乘玄武叶光而垝傎王良矯捷逐斧吏之覘礌須女嬋娟佐天孫之蓏帛乃至規外遐昀極南低測語紅海之浪山淩珠厓之霧汐附圜而臏依漢而碧三角如鉤十字如拆水委如湔海山如擘船浮南以遭迴石礁滇而的皪附曰雩以軍供波斯招以賈舶

伽犁候以芃前小斗割諸帝側馬腹鞭長烏喙吻礫鶴皓隨軒蜂黃藂蜜異雀侶孔雀以成羣飛烏逐飛魚而振鬣猪尾出而秧稀蛇首垂而吐劇鄏火烏於三霄泳金魚之五色此皆譎漏神宮詭驚淵客奇形末照於銅盈異態不圖於白澤披星經以罕垂考天宮而未譯亦復海上娟娟宵中的的對社鄰邱爭桴競笑揚車騎之末光叨頡頏之左席其他四門之附五列之奴駢肩噎嗪主傳充巫贊罰品亞祿命官胥革車連索敗曰離珠虛梁郎路殊口依烏矛盾合用

弁籥併區錢鑄旛以象攜鐵凝霜以斬芻礪石資以攻錯酒旗愚以大酺天高美以臺榭水位奠以江湖軍門嚴以擊柝屏溷搆以穢汚雞王主以異鳥狗國野以沃且司怪司非權六宗之賞罰門胡門越啓五道之通途乃至近稽得秀氏辨族盱則有人懷遠邇臥警帷幄勢抑闍寺孫儆侏儒伯樂相以神駿豕韋[illegible]以霸圖傅說作商家之霖雨奚仲動夏后之乘輿句龍配共工之鴻烈造父業秦豆之神輸取鍛攻瓶土司空鳩饕鼓於北闕蒸藜抽棘農丈人勞斲耒於

東畬又若民師複號雲紀杳呼支空砥若徹糧井如土公廼召御女其姝東宮銀牓上將雕弧蒿廬杊杵蠵臛行厨官以從而愈盛屏乃內以無拘非長狄而尸倂京觀異雍州而積甚疆蒲赤芾寄承流於二紀王鉉右鼎足於三孤方且此三彼五前唱隨喁若兩風之襲后爲二仲之沿虞或者曰此在地之騰精而未準乎昭昭之潤烜莽莾之歛舒也然而泉餐池浴桑晏衡禺白人木建赤羽輪扶是畫象莫如隆照也而日杲於房之徑餘魄成以免體負乃餘三珥誌慶

一曲昭蘇是宵象莫如夜光也而月皎於留之昏初蓊翳白鵠蒔湧蒼梧離畢而九旬滴化坎而百穀稃是施象莫如淒滄也而乃有雲雨以致其濡譴夷始震奄澤云徂濯黃蛇之薺劍怪玉女之投壺是動象莫如震曜也而乃有雷電之奮作霹靂之怒驅夾瓠沒井貫梁絡魚耿金雞而激[illegible]哆鳥鵲以瀠紆昴著象莫如雲漢也而乃有天津之通濟涉天漢之受舳艫歷觀諸象據案可臚座差貴賤當異密疎爵依毳驚物偏蝦蚯始從禁密下迄海隅近者比封支於郝

霍遠者方與會於徼盧強者擁致師於不注弱者似乞盟於落姑悉皆奉寒門爲皇極環天乙爲宸居此列經之坐位而未及乎趨舍之疾徐也於焉櫛比橫圖旁羅迴眺偏揣渾元縱眙朗照散求五佐顯衡兩曜始自伏留迄諸穴抱揆升恆之代明矚實虛之在廟木則監德支名重華帝號首善居仁協恭惟貌現室而爛青章出箕而豎天皓福德居之而國昌赤沆映焉而禳名火則制受徵垣德脩禮晉霍美主揚罰憂反道凜方伯之伺驕飭鴻臚之受弔鳶鳴鷁退沙

揚而力掃霾塵蘗識鸐謠童化而精成戲笑土則應斗戚元當嵩扼要地候裁年宮音君調合戊己以降康宮必思而主奧甘符黑壤神姁含四庫之英理應黃中天子布萬方之詔水金則月緯秋清陰精癸謀細極垂黝上公披縞畫雍梁以州強槃寒溫而行躁義虧言失參天畏革政之威數氐附羌歸格野悟息兵之智妙玄象昭融遲踞速踔候別高庫類從淫燥既承帝而命司亦傅天而使効歸循分野之垣均位衍敘疇之德邵會舍而慶表璿機同色而輝增玉導

聚井則赤帝符膺入房則蒼姬跡肇大圭則宋闡七經臨宮則齊申五教義熙則祥啟入關太初則朔行祠寵四連或忌以陽禨兩隱原神以地效洵歌舞所樂祈允吉凶之畢告而其散爲餘沴逞以殊好衝猾蒸炎拊雀鮎兆沸翟荊猿賁登擣盜咸漢歆鸞拂樞凝鰭滅寶懲貪官張示耗黃彗白藋之陸離六賊五縱之眩眊或似幡幢或如馬騄或秉周伯之圭或樹蚩尤之纛或蛇黑而伏行或鴿青而怒梟或山壞而炬燃或毛拳而角瑤或銀暟而槍攢或衣蒼而首掉

或鼈立而氣張或雁赤而尾翹或墜沙以金篩或亂蓬以雪拗或匠曲輈之工或似連環之巧或劍若而弩如或麻厹而竹肖或月助以閃尻或響含而焜燿或七暈若軍圍或五芒如拚掃或曳練若高機或張弓如內操或披髮若髦驅或抯旃如攻造或天保賀松承或種陵如瓜料凡屬靈憲經題洞林曾校奎皆以升險爲康莊附太儀爲厦突日居月諸焯火孕金日行中道月守太陰積刑積德仰照所欽若一人之友淑如雙目之揚黔人王致姊兄之敬事柴壇有朝

夕之獻忱而乃扶桑根爛若木丹森頓於連石之野靡於鳥次之岑叟妻御而出海夸父追而投林翕金鴉之爍爍驟白駒之駸駸景短景長覘乎陸之遠近春高春下聽乎刻之淺深此曜靈之暵物也蘊依出坎值數終壬瀸阿響執穴鼻斗斟測金樞之成壞盼玉宇之升沈堯階之蓂卅葉仙斧之桂千尋寶鏡無翳釋闕而白鱗戢戢銅盤濡水吐津而珠蛤霝霝此斯征之紀度也外光內景交會所臨表裏所錯施受所任望以反對弦以斜侵朓以近死衝以虛闇有父子之義有賓主之誼有臣道之斂政有妻道之嗣音出庚出丙在尾在參合璧誠瑞縈磨非祲含玉而應以元位象　而順以天心散布者得之以資煩爣順動者得之以伏霾霃遵紀者仰之以統天地正時者奉之以作候矜此四八之通乎宿會而三五之亘乎古今者也

乾象賦下

至於算網幾微律攻晷漏筴以日迎時從民授汁八節之錯綜數六爻之復姤休散錦之有章遡洪爐之

始鑄太史歲以積荒挈壺刻乃致候三紀源流昌勝殫究昔者形變權輿稼螢飮轂粤有三皇攬荒作后時則化疾風行神存幕覆百靈有順軌之能四象無犯凌之躁然且正紀火周支分閹茂嵩羊耋而肇元緒黿入以分晝此古天之始也既而風湑符讖烈山辰貞上元朔逢甲歷寅就軒不死而龍遊以髯昊紀官而鳳舒其咮高陽則重命黎諄放勳則虛殷鳥卯虞廷維七政爲先姒王以三正作首綜六術畜五戊析九圍詳四守協天德於張弛謹人時於藏耨迨乎

湯武之革命也應天治歷順人明時象金火以纘緒統子丑以閏奇司空尺以深景馮相敘以幹枝吹詩而迎暑以鼓正弁而告朔以後流火陰呂彤日雩期刊木除道鑽燧闔扉用丁用子備覈靡遺漢則太初畢聚地節祝犁魏則乾象駁斗黃初決迷泰始乘以鐘律大衍捷以策蓍皇極正母法之剝換麟德齊調賦之參差三統承八十一分之奧窔四分晒二十三家之喔咿其他法追顓帝疏用許芝景初丑易觀象王蹟輿和鉛墨天保錦綈崇玄舊更乾道新披餘元

鳳之增損辨景龍之是非甲子踵於延闇戊寅沿於義斯印五紀於瑞莢躔千歲於神龜積百萬於大業秊八千於開禧西征合中元而表上開寶搜草澤以天司迄乎前代譯獻島夷地有面心之考表有南北之推皆昔賢所未有超百代而法垂其人則有大撓剛相鬼區常儀律倫算首夏昆唐羲殷巫周佚宋平鄭裨魏鮮唐昧尹皐子韋火正自醫甘公在齊潛龍筮執終古圖攜梓慎卜以澤水石申經以天維史儋悤以時櫟裊尨雜以射貍王朔候旗星而瓜媚唐都分天部以璣封平至張衡蔡邕之詳確劉歆洛下之精微高堂耿詢之別見葛衡祖暅之質疑馬還典石室馮履兼紫薇淳風矚鬼役一行遇神師欽紫府於薛令邈黃道於賈逵議七歷於宋仲設四科於劉基都水監袁諸家之數利西儒申乎際之幾自此以外耳曷勝提姑撮言其大概祖容成而若斯其器則橫簫憑望轉運爲機府緘寶器臺秘金椎銅史箭擲玉管馬馳渴烏注曲靈虬噴澌矗雲柱之崒嵂漾水槽之漣漪格四隅之十字隱二極之雙規以管則溲以

輪則欹以權則寸矯以欹則平施以樽則應震以軏則表陲複壺建壺殊其式天牙天指別其宜釜仰嬟四遊之婉轉簡方肖六合之依稀亦有珠梁銅漏石表土圭毬裹水綠丸撒天檠衡渠納吐輪扇成闉雲同製呂荷振佯錡昭華之管鏤玉嶰谷之甬容栖閧几之尺廣三寸景符之丈迄九甍樓則鼓鐘聿備燈則龍鳥無睽又豈若斛蘭任柱膠之咎開元貽鐵澁之譏其法則乘有通數進有列衰餘有大小行有疾遲求目而知初末加時而得盈虧辰法則交巾無忒

朔端則天正均依五策則總求分秒三竿則統候躔離更有璧强半翼尾弱均危纏囊細揲銅律孤吹數全奇耦位正夫妻問鴂準於孟幼披蘭出於雄雌屬應鐘於亥該颺太簇於根棋泉冰視動灰緩憑飛兌九逢而黃華秀離土臨而玄鳥歸卿頤挺荔辟復解廛進三號於紀首合八卦於精思播農功而各順釐庶績以咸熙亦有綫交丙外案式東西望銖斜正履寸山泥窮萬里於載日本四達於王畿幽都丹穴邠骨黃支近測橫野遥觀犍爲際柳江而窮林邑踰柱

嶺而達會稽吐番占荒徼於狼跋骨利訶曛色於羊髀自和林而暨大岳由北海而屆高麗作書無爽刻鏡咸知洵天工其人代悟大造之無私凡聖人之欽若當㡳日而遵之然且三等交攻五曹互舛涸異秋冬分疑淮兖朔得寅而復訛桴當橫而昔遠食申卯之中難伏辛庚之課短隆冬之火向西亥月之龠未翦纍纍銀釘悠悠玉版博士徒囂疇人任典求晝一而未能孰荒唐之可免豈消息之無憑諒算經之智淺蓋自古之談天者三家鼎足祖述紛紜宣夜之立

厥初未聞周髀以蓋儀則以渾最後則西洋之效技謂洞曉而徹曛流覽成編指南具在宣學師匹洋始印佩惟有渾天寶傳歷代髀經雖存彼專此贅以僕觀之渾不如蓋試洒墨於雲藍卽辨言以示概夫鏞鍾一振瓦釜不能肆其鳴驪珠既握魚目不能溷其爭解紛塞難固貴有獨斷之定評也爲宣夜之說者曰天本空虛了無輪廓日月星辰自然浮躍象飛鳥於籠中擬奔潮於大壑而不知皇矣上帝普昌九寰密周三合統備十端生民序以精寶大祀禮以郊壇

皆哲人之崇效爲右典所莫刪脫漠然其無有何人事之相干抑運轉其皆妄奚囘斡之足諼郎謂有形須壞有質斯朽成象於天若綵樹之燃燈異黃輿之突阜畢凡圜角所形光是而物則否也顧更造者陶鑄之狀雖同暫聚者變合之態不久彼夫綏綏翼霏鈴鈴雷吼荓生滴馬之鬃電爆脫梟之日颶黃雀而青蘋雲白衣而蒼狗或旋發而乍收亦此牝而彼牡苟列宿其猶然奚貞觀之恒有體不易方圓刻不移卯酉數不缺三三章不差九九矧夫郎應地之無疆

例貧生於博厚五岳居方八川下劉納藝跋於金牀殖貨財於丹藪皆渣滓之既疑與泰鴻而齊壽總有川竭山移岸崩石走亦止如記隕硌於宋都援飛苡於漢缶即彼說之齊東洵旨高而誣厚實二虞之矯狗并黎生之徧狃宗渾說者則曰循環無始上裹下包內斜隔於后土外鼓盪於洪濤唐虞殫其聖哲張陸部以錙毫搜彌綸以曲盡爲九野所莫逃然而極高奚仄於丹霄經靜顯過於青帶螭崦息而止係陰蒙冕西翔而非關地礙謂似卵而如丸劃適滋以惶怪更如入水需㦬生金圜酏述有熊之言引葛洪之對尤取義之末精使軒渠而更倍彼大澤之含珠洎東流之濯溉任潏淈而灝漾兮要皆地之所載也詎高天之有漏兮孰溢而出乎其外也次則半繞下匝必有彼方隅緣隈道諒可梯航而三身紒髮四舌短裳槃陀栗弋澤散不姜瑳邱視內奄蔡酪漿已程廻天漢之使大秦壓蓐收之汪象鞮之所未達矛鉞之所未將均戴天而平視無陂側之可量始識沼環貽笑水運同盲楊賦踊於捫籥崔銘陋其面牆任燧方

而諸喻又曷事乎矜張洋歷則臏指小輪矧言宗動雖窮頂面之詳未脫雙單之用是猶製襲乎範銅而捩需夫流汞至謂啓明出於晉分長列森於乾棟二法權高六符輔眾娥隱心維飆暉目送極司夜之剛柔迄有捄之伯仲鉅者倍黃卯之百千細者掩赤縣之橫縱厥大安容厥辰焉其孰納柳之能藏奚出松而始烤又謂裹似蔥涵凝僨石凍汨鍾乳而殼輕透水晶而光洞洋髗會探其蘊株海客經觀其凹縫尤闊大而不經更譸張其如弄仍非坐致之頁方豈緊常安之奇中獨蓋天則疾喻蟻行側摹笠倚護隱映之眞規合依附之微旨三十六度入南而廣狹何殊七尺九寸驗至而短長有底唐志未通之論尙覺兩於多岐漢儒違失之言究未研以確指更乃表算爲周股推即髀歷考植竿代緣測晷陽城之弦是勾斜八極之直皆股睨細盡六分廣通萬里盧江之所適從荊州之所侍倚俱甘戾治之衺莫易周行之砥是固駁蓋者之難擠其誠而釋渾者之宜化其痞也且夫通天積蔀數若微塵不知其法第視其人粵自庖

犧氏之作也聰明出震睿德乘春紾離蟄而造器悟髮趾以取身著吉龜凶極參兩於秘數畫申啻教徹終始於乾坤是天下之至神也黃帝之代也合瑞披山黴師制命法九竅以定九宮調五氣而操五勝南湘東岱淳蟲蛾鳥獸於萬靈火赤風酸識膽腎脾膻於八政是伊古之至聖也乃至周公德成文武志感風雷卜瀍卜洛多藝多材授靈鍼於獻雉聲執豆於燔柴幽贊觀爻繫易則龍飛虎變時趨致告製詩則河翕神懷是又擅以巧能之通變而極以大智之化

裁也而乃皇作於亥生帝因於亭禪還贖演諸商高墮緒修於姬旦壹俯振於蟄蟲較低昂於土炭信乎轉於燭龍証退行於玉彈審步趨以無加受範圍而弗變彼三聖之達天尙相承於一綫絜星歷於諸家固精粗其早判苟憲章其由茲孰製圓之足算知玉燭其永調析分杪而罔亂禮致無難轂蕃易券仩表瑞於輪重當告宵於珠貫特是擁閼異位焠鑠殊科躋曹時有驚絕恆多動搖厄以疲瘁淩歷爽以結和閒盈縮之見譎或早晚之蹉跎揭用騂而莫挽儘觀

玉其如何若乃隆安鳴於東南元康裂於西北雲髻黑以亂風禐樹頹而罩屋中開而雊雉驚雷晏曜而流盂似雹隕草雨毛下蝨散續木酒成冰血瀏似墨石甕飄瀟圜錢歷碌非禹德而櫟金詎頡書而燕粟風中之破甑如灰露下之落魚似馥次則日有食之告凶最遲自彼周詩詠卯以朔春秋以來三十有六遞漢甲徵數難更僕乃至三譲之掩侵五精之闕縮參畢月圍虛危金蝕心距乙侵玄宮罍壁方口生灾右旗恣毒欃逼天綱犯吁鬼目勦蚗牛西韈分狽北

爽入苑而天馬來應守房而江油服續西掖於太微逆東藩於熒惑天江土塞劃知竭水之無功河鼓蓬移早悟上書之有獄更如婁合鉤絜井淹金木滅罰奎爭紀熒袇逐初元舌分景雲張宿迹奔效悚於破襄記隕灾嚴於殺菽駭雲中而欃自壬生拔朝鮮而苐當河燭其他出船貫渤之祥抵璧透雲之屬防火憂飢犯權歷哭深淺難剛逆遲罕復是皆亟見而弗奇奚能罄陳其纖曲若乃綱羅冥怪抵掌高談訊兩珥之讖冠畢半暈之朏唧掩烏作戒屬李有嚴三分

遽退五色加酣血潜如照環剝如嵌光蒙於昏霧闕蔽於黛風咎徵於飛燕現沓於明蟾黑子驚棗卵之鑢切晶氣爲縉帛之裂緘貫白虹之蜿蜒夾赤烏以琵琶彎夜明而在晝劃一影以分三暝黑而旭暾海上霜清而智滿斗南凉州烈而烏煽江左晉而齒尖淘鋌金而湧流酒香子以廉纖伐鼓雞栖拍匡山之颮浪揚鞭馬荅驕蜀帥之兵鈐他星之異踰詭勝讓塡貪而避恆失而潛澤芒而黑濁守而氄蠢炎紫貫烏喙白含次妃行豕奉御憂籍經天而互形錯落闕

中而似賈勁銛上將掃而天統戚中台拆而壯武殲昔代徵經武庫猝履焚之誠周年辰孛星官逞讙請之占又有虹流節感電繞樞嬗三武聚而馬輿揚越一含逆而呂獲厓僭客犯座而史奏后失明以屏覘天使向觜參之部國皇觸牛斗之嫌晝長平而昴蝕阻郊祀以萊隴西陸交狝化首山之神叟南宮含耀啓鄗縣之飛駿又有矢枉摧以楚霸類長甚於齊店載之庭而宛刈殺玉衡以斗傀磕江都之赤甕爚萬龍角珠簾布貫復甘泉之禱祀瓜流訇渤海之昏阽

孛金景犯鳥駕庚攙龍蛇皓攫粉絮瑳黏牆栗隤壓蓋霹雷詼砯營而悲蜀相逆鬼而獗荏男白馬輿妖危竟天於夜覩赤咩示禍神夾月於廢詹他若旨風闖壞迅霆蕘磿夾巍人立鬬奮鯉貪白龍霧暗黑豕兵兼夜霰汚入山之跡躅春沙灾繞珠之櫟柑觸羊賈其黃羝介龜雨以青髯曳鐸之驟齊陌上繫牌之鹿天宮奮撼黃壇而燭滅飛白飲以階露舒州乍雺米黑而散甯菰採天雄密布雪紅而冒豈嵊甜遞及志修自固經著始咸綴術之所訂遁甲之所探祖錄

之所集庚苑之所拈鉅從易素細入米鹽墨宄易侯瓊點更籤要亦下修人紀上俟天監眚稽霧聖咊正酸鹹因五事之得失覩八政之慊懰然後覆傾作異輔德殊凡彩竿响谷禎孽兩厭縱有幾矩在石計寘盈奢誰復能奏同入而力與詡返舍以功參是以王者體一受符乘時臨御基命深維勑幾顯著懾臨女之靡常祈禍除於孔固震肅成於東征保省山於西顧納雷雨而弗迷搴風雲而作覩乃至四表典述六幽詔諭數日以勤盤銘防陰而葺牖戶坐細旃而若

璧[illegible]神歷壞社而益嚴戲豫總視聽與貌言迄文章而制度俯覽玉几仰瞻銅柱皆不顯之所臨殆無時而不與天遇又豈侍誇蔀首於旬朞當配命之隆數乃若大裘藉藳瓦甒摛羹幄紫壇而薰燎奉蒼璧以加牲畢時邁於其子配厥初以感生迨及布礫咸恪出納交寅戩靈畤斐琥曰珪青演雩舞於辰角齋穀祈於帝辛則祈天之誠也朱輅迎炎鐵驪廷盛器疏竟以迭施臭膻焦而各正朱鬣騮西帝之祠青龍布春王之政更乃五岳周巡四宅爰命謹公蠶以獲桑

致於耜而望杏祭先而物檢脾肝宮御而樂殊瑟磬則順天之令也立相依斗翊衞觀禮瘞戴匡而命司寇倣近門而設刺奸處士敢授餐之典左將示建鼓之權小星節九嬪之夕御策兆五輅之班傳含俑使臣於蒼駱文館優學士於金鑾仰杓南而司徒佩玉搴陽守而太尉高冠則法天以懋官也日永甯身風條肆赦應太白以治兵及農祥以出舍虛中坏城郭之蕢塗露降補垣閈之拆鏄饗老恤孤違溝處榭選貙虎於孟秋封穀蒲以仲夏四陽壯而殘退艮庸一

陰生而闒停鑄罷則承天以贊化也不特此也山龍並繪粉米成章黼領斜幅上玄下黃則象之以衣裳閶闔天開泰階楯列閣道朱輪玉堂絳節則象之以宮闕三辰辨色七宿依門虹騰畫簴獸采金根則象之以車旛春膳雁薌秋齊禊醬嘗黍從新獻麋救旺則象之以七鬯聲雷虩震履翊妃嘉望雲而驚神變就日而挹光華則象以清明之齋潔幽獨之無瑕仁育中規義征合矩贊羔雁而合死生狀旌旄而馳風雨則象以刑政之宜令禮樂之邁古至於宥密之地

澹泊之天道存穆穆功緝綿綿形先漏漏機塞涓涓神運專廣弼任仔肩具官府之妙用得往來之眞詮彌兩造之訢合互四時之變遷況鬼謀於聽覩配聖能於朗宣修巳以敬執德以玄存誠於無妄裕出於淵泉安無爲於尺之禮恭默於寸田軌調鴻於泰壹闢絕軌於鸞連其達天而昭事者固莫得而窺其所以然於是對越潛孚受以多祉馬圖出龜書啟樂府徑宵門理玉繩紓瑤光蘂日華瞘天庭紫神闕明光率壽璧懸白中貝連無徙降似湯虎行符堯緯甘露

藏山榮光蔑水慶半月於玉階壽一星於金阤卜貢婺於歸邪美飛慘於旬始穫多而格澤生災親錄而宗人錯綺諒復旦之縣符孰再中之足齒卽有擊咎伏靈繞絰卒起白石兩綿黑精入氏要解以衢室之乾乾明廷之亹亹條六事以責躬飭三風以省己師太戊之姑桑景武丁之訓雉周修德其勝妖孰自求之難弭蓋六沴之作匪繫必凶禦之卽爲五福之降忽之斯乃六極之窮周叔輿之言具在元史臣之序僉同凡三極之否泰恆視乎一氣之感通以故當食

免眚郤禳弗祟大風可止於幾邸十日無傷於餞昧齊候以一諫而芒消宋景以三言而舍退沒瓠別兆於入秦屯渭不關夫守歲平城之圍則有徵天寶之聚乃滋累句踐以苦心復國非關斟踵之熊熊蕭王以推腹中興豈在注張之晣晣且夫百六之窮陽九之壞困於赧革於羿江都蹇於御舟吳越屯於賜第振古明明斯今惴惴而舜禹[illegible]之以總師成康屆焉而繼嗣盤庚方相都以誥民文皇幾刑措而致治敬怠適懸壞支頓異豈在天者當所爲而弗爲抑在人者有所致而始致況乎天之示戒原仁愛人君而不忘以惕厲也化洽權天山都猗帝猶恐晏酖儆鑴捄噎代嗖誦於王宮當韜揮於聖世而豈必盡由於叢脞之黷干僭狂之上甞卽如西漢孝文守恭輿義臺惜金靡嬪無繡曳而乃畢陽逗以火侵梁壁轟以狗墜又若宋祖乘炎烝民作乂雅樂和音雄藩罷衞而乃蒼氣亂以河中青營奸以本位又如唐代昭陵削平海內志慕姒姚任專房魏而乃覺妖三怖於貞觀君象再虧於元會又若建武東京攬綱任吏烈著允

楯禮成封祀而乃孛生薦彙五於丙寢晦食踵景三於癸巳卽至皇數三君帝推五次質備亶聰德金光被亦且濁霧生幽振滔汜冀亳都之魃暘恆塗山之雷海沸墳逆府以沉菑雹彌旬而傷刈翠嫣昌甚雨之疑黃犢受靡鋒之礪豈其廣運多衞尙留擬議夫亦就吁咈之殷懷作不言之示譁是故謂天變之不足畏者妄也而必如劉向所傳董生所肆攬李麥傷厭程岳悴火註西宮石推北地辰伏醜奔麓崩恆廢信白蜺之夫高識黑隼之暴昝詫拔樹於蠹燕附色

川於戰邲象不虛觀臨皆無貳迹旦明而聲效如聞揚疾威而禳除無計則又病其射覆之或誣而刻舟之過滯然則聖人者懷斗麟飛握褒鳳雋觀築臺康兆崇園陛禋式九臣分求二至右黔嬴之居歆秩清都之位置超玉[illegible]之三千擬銅盤之十二保七變於太和研六虛於確隤總由神極知幾異全顧諟命立君心效憑民視[illegible]無極於篤恭會眞精於默契尚覺海島之逞能嶽臺之殫智不離乎形下之跡象而未達乎形上之奧秘也[illegible]策肥糠竅惟蠹牖覆止繩牀

負暄而擁敗絮步朗而發巾箱韡正則僅知收芋參昏則止辨蒔桑據禮則神惟及霤引詩則月但占霜而語乃掞圓作蓋抉漢分章測四衡於列闕跋九閶於清陽何異井蛙語海稊米觀倉詎漢垠之可接奚參變之足量抑知南俯按頤北高例脊氣嗌風筋夏呼冬吸百脈爲經君心作極雙柱吭以山支兩星隱以眉尺備長藏於洞沉行湅[illegible]涎淩緯享衢之周含宛大圜之厚積刿夫才踔天心理窮月窟擷無盡於三靈籠有形於萬物環堵而扇和風一瓢而生霽

月任率乘而崛頸囿內視其無[illegible]土芠下莞高卑隙也土牆圭竇長垣列也踝穿版[illegible]角坐中也朱黃在手權衡當也石鐺紙臼旗市譁也山經海圖役矜牽也載芟載柞實天庾也杞木精著壯果園也沙鴨呼名三淵備也濁酒徽醺岠馬滲也鏗爾舍瑟宮徵和也柴扉剝啄客星臨也萬卷藏胸燦玉斗也倚馬千言辭紐纓也屏畫山藏輝天府也玄著超超極諸無象之象而究不知其所至也浩刼敵兮萬象新洞一理兮天與人浹予昔以雲蓋化予尻以毳輪冀弗違

而先得希奉時而永存是雖跼甘土室棲但蓬門坐羞習井陟未崑崙方且觀心獨坐杳然而自具一天又安得謂上律無關於陋巷自强莫肯以覆盆賦就南牕躊躇捨杖恍若森八柱於毫端跰三神於几上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之十一終

綠蘿山莊[redacted]文集卷十二

會稽胡　浚竹巖箸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坤輿賦上 有序

有形必有際也運器可竟緯躔而終古莫知地量者入其中而視大有所不盡也計穹蓋自辰而舍而度積算道里奚啻億萬計而下之千里僅當其寸是知准戊望街方袤無極躃踵可竂舳可爛輪蹄可斃而欲蟻穴穿而國惘不知外有太甯鑾輿觸方疲涉於跂踕之遼曠參彼証此中處詎復異耶然下士約畝而宮數堠而軟歷覽冢之峷溟之汪陵遷岸徙洎通都荒澨廣谷幽林人物之煥夷翹動苑枯浩乎其目游胸溢覺黍米中皆可納而吐也爰披圖索記韻篇以耦賦象之隻至前史歷論著夷鶩蠱咸委厥性爲濁陰爐冶呰蒙耳非駭也故特箸之

兩儀定位卑以承尊有秉陽之乾德卽有厚載之坤元地道者著有終於變化而剖湛濁於胚渾者也是故九邱應以九野三壤協以三垣五味配五行於皇極七表埒七星於帝閽乃至四時合望二伯象籥十端則十形具足八紀則八柱巍存積刑德而通日月之義闢朔南而啟寒暑之門晷萬里而刻知升降轉四游而序別涼温鬱黃泉以作奧偃青表而爲根蓋其始也元胎乍兆五色纔分樛渣澄滓漸積囷輪本天先成而地則後其定其終也后土厥闢解晦去昏六府旣治成施見恩則兩旣化而一乃著其神至於道以謙流德於貞就情以信孚基以陰搆壤分毛食生獻死受其養物也則仁切於資生其載物也則親加於履厚宜乎安之爲大輿怙之爲媼后洵橐籥之下凝倍能多於上覆其爲體也綿綿膞膞晦晦芒芒含殉囧暨廣大有常於功爲底於物爲方於象爲釜於色爲黃形則有高有下氣則一柔一剛語融結則谷牝而坙牡視榮落則翕閉而闢張缺東南而虛濊漫陡西北而耆杓綱中蹷外潰經短緯長覆盤差似倚局粗當包卵而原非中矩砰鮽而止擬坐航積山川水火金石以成軸合陵澤萊洹磽墾以迺彊或舒

或塞或陰或陽軒如鳳翥蜿似龍翔穹者如龜負屯者似峰狂谽谺若牛口委曲似羊腸欹危而或如累卵局促而亦似車箱圓似彎弓之持滿坦如平案之磨光不毛而窮或曠莽敷菑而栖或秎糧或爲宮霍或作瀦防或阻以林樹或達以川梁或赭鞭之所動或靈藥之所嘗或九逵而三市或土窟而蒿牆或湊比而社帷汗雨或沉寥而吹猛飆涼始諸雨戒究於四荒濮鉛祝栗日下西王存多鷃於九阻之表盡編駒於八極之旁要皆肉以壚糞骨以石砫借氄毛於草木脈血氣於川江納流不溢載重無傷[illegible]功所自布刀幣所自將分一氣而暗瘦偃腫異其受辨五土而核叢膏筴殊其鄉孊施悉徧含吐焉量關經丑統紀自元皇水歸水出耦其浸山銅山鐵互其藏林松林棘懸其岨地泥地浣錯其艮測深幾里納海奚汪斜中安放遲右孰勦禹治焉能罄其至虞論安所發其肓而況隤然之外泮岸胥亡附元氣而徑依於穆瀛洪濤而直際混茫星歷之沙嚴未確聖者之議論安詳初未若鑄銅儀而仰印周天之應度憑玉衡而

便知斗極之戴匡故俯察之難倍甚於仰觀而占象於蒼蒼也雖然滌源以內羅風皆所載其功度索以還鑿空猶能知其處動有器而版乃圖髀存經而亥暢步則夫三光互映萬物成聚夔魍厥栖流波是注鏐鐵所自生鹵斥所自賦圭卣之所經殖寄象之所偶覩皆聚米之瞭然亦探符而統具則請以子墨搜遐有君導路方指白蒼界瞻郡部將示掌以縷陳更孰逃以地數又奚必異珺蘆灰怪搆玕樹談造劫於風輪罔支空於金柱華夏之域炱值土中受氣獨正清淑所鍾其產族蕃而利厚其人性和而材通帝王之所代紀賢聖之所比踪有君臣長幼之序有政刑禮樂之功有城郭宮室之璝密有農工賈牧之殷豐則職方慎掌禹貢昔同夏官司險周侯紀風常寬西蜀郭仲南雍劃道里於路北就行幸於駕東吳地之豨墳鶴市漢京之桂殿梨宮嶺表之犀蠔沙箸岱畎之怪石鉛松毫素咸在聞習見重摭實則眾皆先得闢靡則巧歷焉窮要先民所既作雖多談而弗庸惟是大壑汪洋高山駱繹起伏坳窪枝分蔓析塹白沙

以限飛劇黑雲而爲春商旅遵之而道通王公守之而險扼其所以輔方輿之形勢者試樞提而要摘山則崑崙其首也汝隴其脉也五岳其正榦也四鎮其分擘也爾其乎圖崔巍神都崱屴絳樹天參瑤房霞積過青海以[illegible]高度黑城以嶂闢指百谷而出鳴沙下三危而辭積石亘兩紀於迎乎趍三支於邐迤若奔馬之分馳似湧金而四溢以銳而峰以孤而壁以側而崖以頓而邑以平而巒以重而陟隮狹扈坍冢崇嶺仄歸聚眾阜陽隨朝夕各井井以繩繩按五經而莫易其北支始自洮雍摩雲四塞藍田合黎朱圉太白崆峒斗嶻陳倉鼓泐玉華之路恒皛胭脂之土太赤九嵕清暑以膹寒孤雲去天而未尺褒斜繞棧以雲連子午當關而棧直太乙終岐杜陽鄠隔岸闕皐蘭龕堆積麥崦玉狠之台圍峽金牛之紿敵乎扈披以靈圖橋山祠以墮爲驪山石徙窨秦帝之金燈繡嶺泉温掘唐妃之玉笛次乃徑下三川透迤東郎横貫王城左海爰極洛則伊闕轘轅鄧則外方桐柏齊則猺艾沂朐魯則蒙羽亀嶧王屋青迷天門翠滴唐子抱杏花之岡夸父夾桃林之驛有列姑射之河滎有華不注之霄碟夾谷序績于汶歸三塗協占於洛食尼頂圩而毓聖邸水環而宅稷梁父禪增首陽靈劈瑯琊海濱之臺穀城圯上之冊之萊主月望神山而芝草依稀砥柱中流拄鬼門而菼華湍激是皆捍延涼護馮翊包宛申衍畱益天應中心地開肺膈冠冢神之五千截震兌之二億而且靈掌岩嵬明星的皪玉井蓮香雲臺花密則華岳爲實沉之精而豫州是職焉二室炎青三臺霧碧甫降周興啟生石坼則嵩高居四方之中而登封爰敕焉望壓魯齊控連淮貊履秩石封祚探金策則岱宗爲出震之帝而東方爰宅焉此樞榦之最貴所以輔堪輿而平九則者也一則別從代朔廻絡幽燕太行千里盧奡珠穿醫閭則珣琪所出而叶光之關也恒岳則實符所藏而總乎之天也其餘代雄高柳朔吼賀蘭牟那奚望句注紇千黃花漢柵白彪天壇錦屏銅鞮玉鈎石盤柏谷風谷壺口壺關白登吁漢皇之厄黑風猖箕伯之寒鳴條煜秉鉞之烈析城据洽水之艱藐藐呂梁繫

石而鐵船古爛峩峩夏屋漬沙而銅斗春斑更若胥靡棄傳介子焚綿懸舜耕而象[illegible]臺殊現以花嫣阜落臥諸斥壤仇猶蘄於莽烟雁門投蘆而傲避羊頭堆黍而龠傳隱耐鶉衣卜子授鑮經於石室戰師貔教晉侯鬢桐鼓於阪泉乃至井陘出峻以定以宣白檀險其右翼銀治嶋以左肩嚮獨鹿於深淖瀨五馬於大川盧師神伏龍之術浮邱栖相鶴之仙白馬嘶而金隄決紅螺椎而石炭燃鄒生吹黍之谷雍氏種玉之田平壤流星之讖黎陽趣滏之鐫木葉鎖盧龍

於塞外桃花引青犢於潢邊馬度居庸束兩厓而書分薊鎮鶴歸華表達四郡而遠訖朝鮮是皆崛崎嶕崿坱圠巑岏崨鄰頤脫境限裴旆砦巖棗白窟洹凌乎展右臂而獨承鑰北門以倍堅南則嶓塚之山首分南紀褭綿雅於八州沿漢陰而萬里疊嶂重巖曷勝其指丙穴鱗潛中梁翼峙天社蟇頤長秋象耳宕渠園名羽人丹晛鶴鳴隱於漢原雲臺逼諸智水定軍蓊漢相之塚祠射洪歸蜀儒之臺址赤甲燒去白鹽霜抵冶利銅官賦標玉壘青神之廟猶存白帝之

垣未圮武擔規遺鏡於山精鴻冢秩嘗禾於郿時巫山草縟朝雲暮雨之臺劍閣纑縋蜀艮秦坤之拂莫不跂僤轘腰光搖决背於焉穴狄盧戎城探柳子馬跡蛛絲渺無極已磐石藏磬繡林合綺構木迴軍梧桐結體楚岡斑竹之悲蘄寺黃梅之旨虎牙錯而如交牛鼻彎而似弛綠林之雨夜恒秋赤壁之燒痕尚琖重門則白虎斜闗孤碉則黃牛未毀妙三夫人之嬋娟秀入學士於巑嵓更乃洪饒上下溧瀉表裡峽墮泰鐘竿牽嫩欀靈駐麻姑隱逃梅尉控金焦於海

門矗韶秋於贛浹陵何背而獨陰谷全幽而疑鬼鬱洲冠鐵柱於清淮匡廬卓香爐於彭蠡石鼓湼委髮於金精丹臺液修必於玉笥白岳雲齊黃山海擬瓜步彤戈蜀岡金邨九華之銀土獅旋八公之黃芽鼠舐雙尖龍虎尙褒玉册之神仙一抹柴桑猶想籃輿之徵士則又別生蕘笋之幽情另引披蘿之芳趾右則岷山作祖井絡貫精奥掩茂溼鬭暨天彭蛾眉之雹暑凍龍尾之樹冬榮一則由汶鍵而盡乎建鄴一則從福越而遡自昆侖其爲岳也則衡山配朱鳥於

南極而有石稟紫蓋之崢嶸其爲鎭也則會稽歆白嶅於丁方而有玉書金簡之奇靈其他離堆灌口嵎崍文城青石瓦屋紅匡玉京靈陵溪疊馬穴嵐撐禽駭陘竈猿呌空舲灧澦之大如幞高梁之峻有銘毬夢花於白社暈淚竹於黃陵赤碑嵌諸岣嶁青草續於洞庭九嶷塞斗二別湖驚楊岐古路穿石荒堋綠蘿近栽桃之洞黃鶴倚啖棗之坪百人灰以戰艦二酉扃其積經大愚耀紅樓而毫白小孤浮雪浪以螺青英巨驗雨風於石像甘露泛文武於金瓶更乃龍

蟠天矯馬踐崚嶒危而岸寡邃而支硎伏而慈姥莊而[illegible]亭三茅繡衣之觀兩柰紫餅之坑林屋則牀存字秘祖堂則雨墜花輕采石則空磯蟾冷靈巖則香徑蘭生此江南之佳麗尤天下所莫爭又南則始分廻雁遞卻南嘗九疑而外雲狀槎形以五嶺爲門戶以三樵爲奧宴以吳農爲賓稾以祝融爲建瓴緣扶胥而周南粵繞漳浦而豐東溟數羅浮而峰者四百以太孕仙霞而嶂者九十有零乃至碧雞見於夷筰金馬祠於漢廷籠箐邑於羅甸點蒼封於畹町泉山

阻屬海印浮萍烏蠻柳桂黎母匡瓊番禺千覽之巘武夷大隱之屏金鼇戴山而閃閃石燕御風以泠泠吳羌大滌沃洲石英五泄九鎖三衢四明高蓋植竿之白燭柯觀奕之枰雲門塔寶掌天台隱翠旌峴銅龍鼻鑄堇錫恣歐烹鐵[illegible]刷水而蛟伏金華叱石而羊成雁蕩神僧之記釣臺避世之耕桐君之覆桐羃羃木客之伐木丁丁鳳舞龍飛天目萃臨安之磅礴[illegible]梁窆石宛委蒞大越之朝迎此則秀徵牛斗異婡揚荊泄菁華於陰竅承陶鑄於輕清其外神嚳槪日

小牖通星岳崇阿曲陘絕陸平塞童江厲岫穴嶺橫拓劉熙岨嶠之釋統伯益鈐稷之馨悉少剛之布氣殆不勝其數計而名名水則浮重準平利膏四噢其引晦而納污則大瀛盡包幕之功而海若王以百谷其滌垢而出雲則獨流爲灘瀍之經而朝宗仰夫四瀆瀆首河源遐瀏星宿火墩濯窪紫山破洑瑞千歲以一清折萬里而九曲三山似鍬奚徵玉檻於涼風九股無泥未浸寶階於天竺泊乎前歷諸羌沙衢鹵躅兼休循之重源受蜺羅之穢復枝蒲類之渦漩納

忽蘭之滲漉新陶塊其白鹽仇摩撈以綠玉乃從素而轉黃亦去清而就濁浬海西入塞北道閣門套絕漠繚酒泉之甎城灌燒當之板屋冒石門以懸噴隍土樓而環複裂二華以潰蒲酒三門而駛竹廝兩渠於大伾疏九河於鉅陸洶天臺於滑曹埽石堰於澶濮桃花之漲信天稽榆柳之險工梢束漢守則馬白禳灾周王以貉乎介福馬頰湮而徙礫無恒龍首穿而引漕相續譬率然之行豐草首增城而尾掉於五沙若雲漢之竟高旻終瓠瓜而津起於析木又有灞

瀍澠洹澗遲甘穀涔楚涑澍洱蕩沙浴區菶杻櫃湯蓄扈鹿潠出驪山淆承虎牘滽滽之獺多鱗決決之鮞捷足蓬池湛而入溱柳泉瀨而注役洛錫九疇之文涇崇兩驂之卜沁東之林樹圈丹淇上之竹竿冒綠沮漆壁綿陂於二周汾晉雄圭盟於五服渭流則璜刻呂徵伊水則空桑神告乃至瓠子多衝榆谿可掬渠豬涓微卽魚氾毒泗濱之磬千秋汴渠之糧萬舳洮河發黑字之藏京源導黃堆之澳鄭白之所經營漢秦之所祀祝莫不噴雪咸歸捲沙競逐發天紀

之鏗呟助馮夷之悍速南國之紀大莫江如濫觴於氐道合沮於鮒嵎爲荊揚梁之祀望有漢沔漾之目殊乎龜錫放伯之貢黃龍負夏王之艫黿梁叱穆滿之駿鮫館泣泉客之珠東而爲三峽溢而爲五湖播而爲九道浸而爲三都有虎鬚虎臂之傾覆有魚脯魚復之盤紆有長柳橫桑之危渡有荻藺笙竹之野廬始併渝沫灾權巴渝旁帶溆浙中會彭蕪蘸遺臺於漢女劉崩灘於孟涂殲舊城於糜子析大川於句吳則有石犀刻誓霜猿飲雛郭歸綿竹口入蘧餘瞰

黃金之孤峭駭青林之巨洿蔡洲臥幽宮之鹿沈鄉躍洞泉之魚度口美其鮒鑊習池緩以菱梧徵颶撼石鐘於湖鎮潛穴神地脈於貝區壅堋緬李冰之白綏逆潮轟伍相之素車乎衣爲河神之使金堂郎湘靈之居文鯱含磬紫蚖如渠苔衣孝子寶網豫且吞七澤於雲夢薄二山於丞胥汨小帆而東赴撼浮玉而下趨其他梓潼托諾蒲鵝宣余賨潰合沅漳滈會灘柳江種樹殷湣投書滋香荔於蘆荻脩濮竹於葉榆漁浦三山之長棲龍陽千樹之枯株江夏之洲題

鴉鴨湟溪之澗接菖蒲烏蠻汶橫槎而過涉白牛合照鏡以涵虛巢縣窪染門之污血宮亭返布席之變姝仁皆稻茂富亦礦輸任舟車而檝馬總皆協建福於神符復且南副長淮北加大濟涌瀵詒簪決瀾乘氏逗桑預以湯湯洗桃邱而瀰瀰闢廣武以成滎屆公琴而納洮併張磨以方川呷天漿以達軓聚百脉以融膏現三洲而出沚壽春通芍陂之五門小索兼蔘溝於二棟鳴交雷澤之神發照射陂之矢注洪則嵩倚髀埋引潁則許經耳洗蚍樊湨之墳梁界徐揚

之州址崩鐵絙於浮山與赤符於陶汜揚召旟而平夷引杜泉以爲醴出梁鄒以中分夾荊塗而對峙滎邗溝於晉氾湛韓臯於楚郢和許宜甃氣能變枳澇潏雜籠溝森榆子涓九莖以生禾漩一陽而化雉菖鴒限其方隅紅梨潤以連理康浪之白石千枚刅潭之黃熊三趾勒土貢於鱘魚昭大瑞於獲璽渦中則怪鎖支祁井畔則霸欽豕韋木魅則奇駕六眸水靈則異鬆八尾神八面以鳥身魚斑鱗而鯢齒宜秩祀於上公洵富侔於天市至如九藪餘漾百川漏滴絡

石峯菱沉牛乘鯉貨筴魚鹽卉吟蘭芷柤美濯纓白瀕春絲味自牙嘗品依陸指脉葭之所邇洄拾月之所徙倚鶬鶊習予以羣游蒲荷或榮其紛旖義主冬藏日專壬癸爲瀆爲沱或源或委沈志桑經孰殫末始而總有靈海以爲之歸墟極來同而方止至於海之爲量也混合委輸谷乃無底天際杳翳尸浮奢比浴朝日於三桑颶惡風於八裔宂踏邀路之童野拍觚絲之姝化修鯤其若咦遊巨鼇而似蟻連島則萬萬有餘宅神則千千未已淵幻色以烟黃室粘腥而

不紫注沃焦而增滅無痕括乾坤而北南胥眹回視中州渺乎無幾不啻若洪澤之芥舟太倉之稊米要之宇內之山本同而末異域中之水本異而末同而俱能出雲雨任艨艟含龜砥孕薑銅殖貨財而給材木聚鳥獸而坏蟄蟲作盛王之桑梓受聖人之濬封厥腥羶以各足交炎朔而偏通此赤縣之大畧固可按圖而得其始終至於黍或青驪菽登赤埴蔬擷葵壺樹畦棗荻布九穀以菖芽候三農而杏白則田疇之易闢也塞塗紫土隘阻青泥闢臨白翟戍起黃腄

踐華以爲墨壞湟漢而作湯池則堞櫓之塹齊也谷汲山居火耕水耨宅豢雞豚園圃橘柚里誇冠蓋之繁巷襲珠璣之舊則壓廬之輻輳也爐埋鐵繡椎築金明馳喧九陌峽鑿五丁啄周詩之木拔弛秦客之雞鳴則王路之蕩平也是以美擅神皐寡磽鮮瘠稆秸咸收息坉無棄宅土可以度經軌審勢足以攝采衛時則亶聰出郭賓嵎餞昧視風水之所貞晴[redacted]蒠之所萃爰卜皇居乃成都會命司徒以建邦繩方畿而作對凡匠氏所旣營固歷歷其具在彼夫蜀稱險峻襄擬咽喉代雄重鎮荊扼上游鄢郢必爭之地金陵帝王之州不過守要害集車舟安割據利屯留俱不足當體元之正位制域之大猷爰乃荒畧沙禺僻捐皃狄地相阜安勢衡指跨惟彼冀方面嵩倚華四岳周環兩河曲瀉振策而獨[redacted]其高建侯而盡俛其下故鹵蒲以之敞唐虞安邑以之居有夏魯中淮岱跨邳連邾山巃防甑水合沂洙得廣土之秀氣蘊鉅野之上腴故曲阜爲大庭之庫窮桑爲小顥之墟西眺雍關憑高阻絕數檀竹以利鐃[redacted]殽函而險沓洵

大湊所長安允臨深而不拔故周秦以之制諸侯漢唐以之朝六合風雷起險壘壘成潰障九阿於河北貫五渡於崧陽版吉土以和二氣準道里而均四方故庖犧都宛而厲山仍其故實赤劉定洛而炎宋復籌汴梁第乃幽戎悍以剛山西貧而确豫都平而可驅奎分閩而寖弱求其氣厚勢寬泉深壤沃聚陸海之蓏梁壯天府之墉壑作極四方孰當燕若爾其式占坎艮躔次尾箕會推渤碣縣列雄坻薊邱封恪漁陽宅姬畫地則河均白壤占天則極應紫微密雲樂涙扆其背滏陘石匣護其西軒轅之所駐蹕顓頊之所總師[redacted]皇朝定鼎曰止曰時揖仙閭而作案抱滄海以爲池亘龍橋之宛轉儆鳳闕之參差象九天而開閶闔道入宅而正毬至蠢駕皮舟望合宮而朔奉玉環石砮隨重譯而額稽允超嶽而軼鎬犖萬世之鴻基此神州之大勢所以敞幅員於百郡而固磐石於一維者也若夫野畫疆分郊制隍繕度測天旨里方侯甸定四履於磧谿正八輔於屏翰勤納貢於時巡吉成功於封禪輯瑞玉以合符臚黃籍而調絹

粤自皇首提山靈蹻蜀阪才區囿以中尊反山川而陰湨葷禪相仍窟檜遞換地詫輿官方經燧辨犓庸郭於平阿備畊耕於沙羨於焉五帝代興詣黎命監高陽之定州以九有熊之剖國乃萬踰蟠木而濟流沙理靑羌而治赤岸列叉駘縉葴以譜繁畢丸海楄溯而轅偏既而洪水滔天一經中斷維時帝嬀出於東夷之野憂佐彤車奮咨玉骿揭四載之隨刊祛九年之氾濫高山既泥大川爰奠喬下而復顓嚳昊之隩區肇域而增幽并營之州貫夏襲堯封殷因未倦塗山之玉數仍盈瑤臺之舞功尤燦自後伐扈征肩殪窮滅灌攢樹緡淵社遷過半然至亳都蒞統其共受而茅苴者尚有三千之助祼周則二陝分郊九畿列傳任地官以廣輪大功臣以封建二州入於靑雍五等首諸尚且越裳之馴雉北飛孤竹之距虛南偃乃至巢密杞婁騶麗萊蔓凡蔣胙茅彤瑕桃氾鮮虞單蕭夷儀郪卞棫林鄭遷郇陽莘塈郜亭詩君鄐城邢墁優支子於翟泉貴武穆於趙藺畀毛泉以特敦邑褚亭而綿段與會則鱓鮀亦齒鷟旂採風則莒稹

未殫星弁降自春秋迄諸王赧縮酒茅荒詛盤珠濾替王狩於河陽毀明堂於岳觀殄滑臺於韋先噲還城於魚爛歷劃地於併吞混乘車於爭戰半同虞號之偕亡或似茲黃之僅見遂乃秦起西垂虎視乘便邑盡連衡人殲塗炭廢溝遂以陌阡削公侯而郡縣置象郡而嚳桂林逐匈奴而收代雁銷利兵於咸陽之宮起長城於[illegible]洮之垳此古法之一變也下迨累朝歷稽成憲制數革沿邊犁近遠算布粟於圖經考帶礪於誓券唐道則五十匪虧漢部則十三可按元則撫龍谷而慰和林宋則復米脂而平湟鄯乃至當塗鼎立於孫劉典午陸沉於涼漢六朝互剖於建康五季瓜分於泉劍耶律之奚霫紫濛完顏之金源大散領轄則有府軍州國司空京兆之表更設官則有守尉令丞都護中書之級判方物則有麝鼪膠席壘綾茶紵之重輕古今則有原鹵條蓨蒙冢嬉施之譌亂地糧則有官牛士賈之定科人戸則有老小丁黃之土斷是皆察理成文養材取贍神下襲於秉蚩答方居於除墠修坐睡於鉏鋖蕭沉霾於瓘瓚別水土

於淖泔列品位於貴賤時玉燭以內甯攘鐵門而外捍增七曜之華光驗八風之和扇纘紀命之定邦師矩積之拯墊要之國闢日訏號傅益渙始祓海東後臻南畔且未匪遙墨離可踐乎菟誠投白狼詩獻開元則軍統安人熙甯則河歸圜練袖江則晉啟人烟臺嶺則佗開宮殿珠厓收漢棄之餘玉門絕虜侵之患迄乎庫鐵頒儀文皇應讖鑾服脊香威行牙緬披筆竹於羅施致枸醬於搋爨美哉其大而無憾也況乃一人出而萬國甯至治洽而同文煥拓神器於寶

圖耀皇祇於金鑑岳神鞬而山呼海櫃馴而波晏珠塵之蓍草叢叢銅盤之露斯湛湛要荒戴豬衣之頒侯伯錫彤弓之讌更且施德懷般招攜策善羽舞咸格角崩亙勸桑植歸流泗城設椽彭湖籍廈門之崑身仔尾上延平之印篆子負纙於短裙驛懸組於左擔更梅峒以買牛泒鯽潭而通堰黑苗之銅鼓無譁赤欵之火珠計串視三唐則東增遼渤之圉較兩京則西踰瓜沙之瀰南荒則燒礐徇其近郊北庭則咽㛖猶非遐站圖廣輿者大越乎萬七千里較方鎮者

奚止於一十二面綱緼畢顯其醕凝均物普昭以化贊以視虞夏規模炎黃板塹長垠育終笄屯敫限誠至聖之極功蓋倍徙而無算此所以三靈昭事含章首急於地平一統全疆輿宅斯膺夫皇眷雖然此猶握以效法之環中而未竟其撰也

坤輿賦下

至若直盱廣莫迂察浩涸澤貽沅塞野楄垠灰舍暟烏道偉越龍堆堠踪鹽澤閻記天臺徽聿蘭之根以擔數碎葉之闉以枚問遐陬于爛土語怪狀于敦脈

渺大荒于吐火咋絕域于無雷窮不周之闔戶悉意土之成坯訝聚菅之徇習怵燃邑之匪夾合戊于于斗建透罕車孑天街夷畎種而風類番草逐而月尾張騫持節所或至甘英賫糧所旣迴西西陲而東東極北北溟而南南垓生三芥芥得一恢恢何窮何止奚覆奚培木樓若粟蠡幕如埃璃宮煥設鐵扇横開磴百梯而猶少沮三仭以終埋自陽城而弦股曷勝其橋膹而裘徊蓋中國居巽巳之徧者形之未全也而建中于東南之運者勢之未盡也是故左例矛掛

右依瑚入荒訖不火昏推不粒含氣通人四周如一其東則有眞番沮咄拂涅末盧藍夷投馬文身伊都白山粟末黑水安車乙支度瀚弁辰封蘇赤斧樂以旄簫秦韓法以觴弧祖佉台于百濟屑橐離于夫餘挹婁貢楛于洛邑日本受經于鴻臚亦有跣臣巴利髡貌州胡逐祖號裸怯小稱奴竹斯倭附苫氏島居新羅官以伊尺馬韓侈以蘇塗句麗豢其白豕濊貊靴以駭魚勿吉奏沉船于乙力邪馬挾事鬼于彌呼又有敷答探野郡支爲吾強推石索短陋侏儒水貊

製弨秦王解書對海之珠千兩躬臣之象幾株鼊嶼之附庸百國鯷壑之奉諭廿區闕白之島門螺對徐福之山塚熊無海人金而美肉蝦夷巧而長鬚狗寶則信甸盧鵲女邦則晢止婦姑邪久則布堅任甲扶桑則筍美堪菹藩蕀衣毛聘流求于渴剌井闕項眊信耆老于沃沮氣黃投國烟綠遮驢颷分善惡更積乘除稼葵漫野綿栗充閭厥醬令諸王稅囊椒賤于園蔬山鼠之大伴海㹀嗛羊之詭勝野驢黑雉風譯而經獻赤棃先續以待茹金漆貴于青玉白堊絜于

194冊 97頁

眞珠錦衣躍躍露紛于手戲爭握翠曲和吹蘆刮紅鹽于木末灌銀汞于塹隅悉月程其莫爽惟里日之可疏其西則有皮山秆彌月支怛密鉢和烏萇丁令安息副貨白蘭高昌烏弋于闐驢分央林悉立賒彌尉頭難兜悒怛婼羌仰穀之飢末國鳴駝之熱條支之眩且吐旄秋薩之瘴宜倉鶬色尼悉萬之朋姑墨龜茲之役危懸度于阿鈎驚大禾于粟特軒渠翔繡鸞以傳書吠舍感青猿而獻蜜滑匣亂衮女于氊帷身毒化樹神于[illegible]窟加以寶出波斯法敷摩揭大宛

朱髦康居白氈藍市通販于滇池車師哃威于重合樓沙之帳從蠕蠕拂菻之殿聾瑟瑟仗那挹以鴿投短人懼其鶴睽檢蘇王之廨畏猶然葱嶺之山城譜漢主之琵琶依舊烏孫之沙月又有鉗敦罽賓薄知疏勒大食莎車焉耆折薛仲雲合貓古登榜葛寒宕天方謨斯呼得西夜拔豆溫宿迦畢正印度於濫波舛吐蕃於禿髮叠伏別以倒流三童岐以缺舌烏稚則惟畜馬驢疵斷則盛典寺塔嫣留則道假禾何沙奇則壘摩史拔新檀則龍鬼昏肴瑣里則白藍羅遲

高附則鞏斷尤專默德則針經未滅錫蘭則謀話靈蹤溜山則使輸方物是皆馳驅詹葍之林屑沒黿鼉之穴屬帳鮮模銀錢幕列採礦鑄瓈琢鍮製鉢鹽綠通明雌黃芬烈火齊蟬輕金剛玉切煎鬱金以香蘇紋珊瑚而網鐵薺樹之膏拉脂油榴花之艷同緗纈葡萄窨以缸罌苜蓿肥其駼駃白草非霜而怒芽金桃擬拳而巨核菜則蔓菁顆葱藥則訶犂華撥露犬晚嗥神龜畫蹄辛熊奮蹄赤螭鼓鬣翅鳥吐沫而璣成膚羔萌土而臍絕明駝矯翼而雲垂蒼雀翩朔而甕挈首岐鼈封角株桃拔其他小國尤多䈥竹詎匝下西洋而曾有詔宣道五船而俱能表達其南則有諶離悉董邊斗哥羅咄霸滿刺單馬婆婆弱水樺國呂宋干陀黃支拘利黑僰投和蒲端薇于拫嶕祿賴現于滄波都軍千歲之棧婆登九熟之禾百花之甲陳玳瑁三佛之字倣貝多盤盤種糖而獻葉丹丹馭象而吹蠡赤口濮之貫頭乏布丹眉流之板屋無蓑復有都元婆達巳程多摩邈黎蘇祿逋租闍婆夫甘橦趫斜仔藤科彭亨翠綱勿斯露搓白狗獻琛而錫

爵紅夷擲寶而賀皥荏葦則塚經王毋眞臘則天漏女媧交趾則漢創徵貳占城則宋獎莆詞赤土則綠魚舵翁烏篤則玉象經馱又有火山燃木金鄰繫戟皮宗迷渺勿巡幺麼柔佛產倍六坤居那憔僥之脰矮促困沒之嬪娩婀南毗以布珠招客渤泥以笛鼓登歌扶南壯榔葉之壺賓童旅木蘭之棄焚敦之綠膠護猜頓遜之紅鳥如鵝黑婁之墨林鱉黯白頭之皓髮鬖髿文萊之箸墊覆屋萬老之燕菜成窩林邑界馬流之柱杜薄交疊華之梭羅斛稟縞衣之政瓜哇俟翠葦之過麻逸灑香薇之露無論交甘果之柯樓稪毗騫老神王於暾栗瓔披羅刹拜聖馬於露珂醲椰花以千日縫穀皮而五紇濮牛四蹄而皓縞䳙魚八足而嵯峨蠵兕綿而縛急鳥認箭而舞傞淪脂硬而成珀生金飛而若蛾蠟醲蕊而凝滓蕉綴子而勝荷黑麻鑱溫土以候雨白羊時瘴毒以禳瘥狒狒搏人以妄笑猩猩解語而狂酡飼胥王以珍果匹龍子於神娥考南蠻於史記蓋據案其無訛其北則有

屠各吝因奇斡賀魯黑濮貊歌赤沙丹古谷蠡且渠
卜蘭當戶檐欃名駒婁莎勁弩香童散以髮鬈質泥
召以風雨撐犂之廣冢冰天渾窳之宅雄荒土咄陸
建烏鏃之庭同羅設軀林之府阿豺之天啟可寒廻
紇之城標公主木昆之伏竝火燖羅便之界過雷翥
乙弗止飯魚蘇阿蘭末聞鉦鼓更有鬲昆薪犁都郭
苾羽處密月皈萸鞮甘侶提暾啜分鮮卑山阻濫葛
綠羅川以及朝鐵勒保汗山而提旋桿輕就稨罕之
陰慘白遵斡難之渚烏桓貴糯毦於婚家休屠禮金

人於祭所雪君汲潰水以綠皮祉崙橦大磧而胥宇
伊吾霜淫孤龕悵椎髻於鄉思骨利幰黃短漏罄輾
脾於夜煮他若車鼻之牙房斛薛之沙鹵羅護洛傒
之遺冷陘天皇之祖嗢素石口之屯僕骨濫東之伍
都波以結草覆椽葯人惟生苔綠樹拔野之石化枯
松俞杅之貂爲畜鼠駮馬方蓐寢以漁流鬼乃皮溫
而舞悉彌楯雪以從禽驅寐跳漪而納履大漠偉其
尰軀結骨與以言語麻林之瑞有麒麟鹽莫之欄無
特牿烏傒之糧藉魚罟豆千之酪眈馬乳何核鑊鎮

國之匡突騎亞御樓之爼吐紇穴土而重裘野乂甘
人而長距蘭柔駭孤絕於彼方蔔牙陸荒匡於極浦
史擔野狩數弦課淫獺之皮鬼彪宵行頤頂齧脆蛇
之脯窟祭靈神臺媒天女高木窆埋生銀商估牧圉
則羣色駝騤圈畜則谷量豚豭逐麞則勁没巴㓨牽
犬則果煩綵縷佩髦止識芳雜播穀惟生藊黍棗中
碍雷電之下摧松外惕蟒蛟之雜處此則肱塞尤長
蹄林更溥蔽見日於禺疆竦望洋於糸武雖然是猶
上國所既通者也若乃露匝六幕荒憑四陬眺黃牆

之萬仞盯紅海之五洲坼地而各滔積水占天而不
繫昂蹈則有栽苗墨瓦量蘼讙頭乾馬韈刲孟鳥不
周茶盤黎米歹塗蓋猶民毛民羽司彘司幽路陳嘯
魅林氏乘騶犁魑尸踭王亥族匄大嗥舟接不雲桑
儔印第鍥葉拼林節蚘拂郎火礮納多雨裘無路飲
劇拂蘭居稠月母風而育猨大人坐而削舟淑士斷
粟廣之野女子畏軒轅之邱丈人玉泉而芝瓿善士
縞帶而朱裹亞梅紅桃而白柰翁加綠凍而黃鏐馬
邏方合飴而飽牛黎乃無骨而柔北齊鷲而獸役西

把畸而天佯系姓賚而蜮射乎股皴而軀求相柳九首而鵮食畱利一足而夔游黃祁對於三島朱葛遠乎七州吒蘆之香棠葉葉鬱國之金霧浮浮丈夫之居穌子君子之飾姱倩鵠嗛腹而仍壽菌蒸淫而能咮奇肱要舞十於文馬天臂續剖蔗於瘦牛河伯使朱鼠雨師妾赤虵壽麻超景响拘纓理冠旒三面反諸擁戚二身近乎儀騷嗎枯泉於奴米潤沓瀨於厄歐孕羌種以六月沉了髻於三秋交脛戾蹏以逐文長股探深而捕儵四鳥隨張豹而上下十巫樂豐沮

以綢繆夭壽互異形狀寡儔皆各要以太歲顯定體之宏收乃至朝雲麟身鹽長烏首西齊解占北朐善呴輙沐鮮男拂壞貸耦井巴虫餔層期羽潴鄂匹老楞袜依女丑鬼塔風料羅鑾夢嘔乎纍甘柤沃氍白柳乎豹如貍青花似韭涕竹巨而刳船鑿玉堆而没肘鸞煎續弩之膠楓化食沙之桯神禽備乎黃於衞山屬羊變黑白於飲藪青騅並出中容白犬自爲牝牡睜視肉於開明飫進柸於貳負潛窖之骨可燃食土之心不朽臊炙蠏而鹹偷伯釣鼇而灼數氐莘尾

而陸行腦決蹄而壙走浣腸纖蠶以躡流聶耳豢莬而捧手黑齒徵王制之不誣紅毛參疇人而詎苟貫胸洞以靈臺大踵跂其履腨無腸之腹若蜂壺深目之眶疑盎缶甘鳥食於濮牛縮蝟寒於環狗吸鐵烏之濃雯酌玉饋之遺酒利末之孫亦能軍建山之擀乃可剖德亞之冊引春秋浮提之鏡無塵垢稽羅豗挪以吻鈎移池續茅而眉壽野女侁而無夫毒人殭而不軔石湖刺鯉而梅攻沙弼息螭而霆吼終北漠椒以出環厯火吐燄而自口西周仍秀以稑穜南亞

或移其崙阜白民誇施粉之漫塗烏鬼堤捲髯而左紐冬之舞扇歌喉雪際之瓠胥餔罽蒂小兒於密葉尙存纔石之乾枝撈長袖於中單盛詫浮瀨之遺叟是又譎倍躄仁怪殊美醜樹護園神貨嗌寶毋安訓難詳澄書尙狃迢迢赤水之東點點瓊田之右邀百川而左注西溟望七宿而南瞻北斗計年而祚失邈深辨音而鞮迷唯否亦復羽蓋幢蠪樹城蚼螻障火溝炊布銀河守吐滿月而安貞絡彈丸以悠久愈以見成形之牽制彌多而祖物之蓋藏無偶含大小以

無窮造始終而希有者也昔者騶子逞志浮夸洞消息之蓄變察窈冥之萌芽創八十一分之奇數恣十餘萬言爲一家視齊州爲中田之井小裨海爲繞角之鴉儒者按經而誹譎王公擁彗而咨嗟以今算昔子𡰪勝加由生京而生秭自有涯而無涯置尉則八千最邏問津則十萬匪賒振轡則赫銷御駿之軸挂蓬則歲逾周星之槎軼諸祿嗣之邑梢縣之袞箎欽徐翟會蒞卜砂掃塵銘勒下瀨船划牒攢五壘岐蘖三叉方一海而尙猶不足又遑問乎其他亦烏能析

三三而不縮章九九而可查蓋當日鎮蕃有制朝宿無奢京師以千雉作室大國率萬井僑車禦戎以太原爲鄙伐夷僅淮浦浮艖問鼎則子懲荊楚輸盟則蠻棄閩巴辨檥則來嗜介葛好冠則陋笑夫差以故倍一加八謂窮僻而極遐孰知猶是眡息吹之塵於野馬矜拘墟之見於井蛙善乎夏革之對曰東行至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問豳之西復猶豳也則安知鄰終髮者不更有高檝而斜笠羃深土者不又有抱犢而驂騶其隔於彼此而不復相知也耶

特就其絲字曾鬘漆文夙肆玉冊云云銅碑晰晰採遁甲之成編譯島夷之古誌分虎竹以建牙焚龍庭而命吏喧畫角於天師輾錦車於中使山名拾遺社徵述異事載支僧飛傳鳥騎識鉢拔於駿帆數雲尊於齋隸刊史而諳竹島之程途給札而錄檀王之世系奉鏤器之車磔獲透罌之舍利彼見所見而師授如斯郎聞所聞而祖述在是至謂九邊獷纛諸番狠戾趨利心貪荏金性忮疑成性之多偏委降衷之未粹惟予獨謂不然尙將庸其擬議彼夫阪險隰平沙

蠱塵細安抵服牛順符御驥均資雷雨之膏其色黃驪之配中五六而胥以合天終七九而咸乃成會是以凡屬懷生羣遊大塊豺獺猶知報先雎鳩尙能別摯何況同爲萬物之靈均受五常之畀諒三品之難誣孰四端之不備惟是照阻日晅動疎颷逝未經廣運之化裁不解無偏之法制辨十倫而素暗儀疊泳百家而從無傳記駓駓猶太璞之黎元沕沕皆渾淪之風氣宜其有質而無文習愚而損智殆猶中國之初也溟涬始開僮儇塞慧憑藙飲以無猜托嬰巢而

任意度隴而莫適西東候時而維觀榮替則試爲舉合雒於皇年數因提於上世聊節比以銖衡知符藏而龜契爾其穹廬列帳邛籠呼彫縋梯似塚礐石爲碟編棧搆重苫之蓋干闌架積木之梢則古亦有穴居而野處翳茨而搆巢吉縵橫欄鹹蒿生欗榔麪麄糕摌冠草雁拾夅蟻以充糧剝赤鱗而代裼則古固有揳木而衣皮啜膴而飲血烏滸兄讓土壑室并摺滌帽角聘逐壺笙青塚省株欒之恨黃台締娘子之盟則古亦有儷皮之未製野合之徑情木櫃槎懸金罌水腐葦裹薪棚柴薰腊露瞰大鳥以爲祥肥寒貂而不顧則古固有委壑而任狐狸衣薪而忘封樹乃至鍥木等於結繩踢蹄傚諸捉矜槲餔匹以手搏笳吹似以拊塊披髮宛綯闖之未施投輪卽剝林之既太蘭官祧紀烏何殊龍祠與蹑虺絕類儺周祭之繹尸合殷名之不諱過此以往曷勝占對固猶夢夢於不識之天而豈眞有樽節之可離秉彝之獨昧脫使化承歌敘效感脩齊納之以軌物妙之以張弛演籌湯以禍福嗾萩示以孝慈習彫巷之秩敷覩繡裳之

盧儀奮書升於司馬肄應雅於笙師聽鳴琴於孔竇脩祝蜡於伊耆參負圖於赤篆悟賽祉於黑犧章粉米於醫嚌畝南東於已尼述桑虞陳鏞之祭赫羊湛採藻之池以文犀爲助酹之幣以白旄爲戰見之旂俗馴山木欲遂風箕當亦如魘呼之得醒弱喪之知歸同風而自滌其醜穢一道而共樂於恬熙卽或漏臥時叛犢溝屢攜諾邏焚市平城獮圍豈乏璽書之慰勉甯無褫帶之羈縻似乎黃收之神化難格而皂帽之輕黠可疑要在河深而膠寸寒十而暴稀詎足語懋日新而而革洽久道而風移且郎邪考中原綠疆析理卽敘書功不回誌喜卽遂古所化成諒無分於彼此自昔猾夏防嚴同倫同軌書掌服庸僅數千里外則萊卽萊夷盧爲盧子梅里擯吳鯛陽攖芊瓜州爲允姓之戎潞府卽嬰兒之裔夢南惟羅紋庸麋渭北盡豲邽羌氏大越爲剪髮之域山湯乃獻蠙之氾永昌倀沙壹之居成都神柏濩之治以逌洮隴未歸甌閩互牴姑蔑皆衢熊城外秭斥南越爲彫題噱滕衡以金齒彭原負義渠之嵎平涼錯狄人之趾銀

城則光祿宣威嘉州則夜郎無禮姚安艱七縱於渡瀘貴陽冞三年於克鬼夷陵射鹽女之青腰武溪穴槃瓠之斑尾何嘗不椎結嬴乘毒弓箐倚豎左纛以車驅捧革靴而足舐迨夫一朝纂義汪濊普沾依夫出布計口受鹽登司農之玉版賜經庫之牙籤晟懇立武功於西北嚴朱倡文學於東南射瀆則臧君血碧鸑堂則鄭氏墳酣蜀郡則儒同鄒魯燉煌則隱著騰纖廣漢則賦宗司馬湘中則藻美羅含雲谷則先生築舍曲江則孟子垂簾合浦則海還珠母淸江則

匡出琅函郎水則黃陂砂井彩雲則盛札張纖方且雍雍寶瑟挃挃霜鎌門歸紀德泉潄揚廉嬈深思於蟋蟀賡美頌於魚驛戶康貓虎之祭家供餄粟之甘藪八埏之財賦冠九牧之纓簪皆已然之美效復何別而何嫌抑又和夷績底越裳聖占目書經備饒藥表謙穉騎解擁墳之業閩誚革露體之慚南交守任延而飭嫁娶丸都化箕子而服農蠶末從外現全量可詹固率土而人無不善又孰限以卑法之並參而如曰烏言似晰燕喋疑癰懼絲綸之曲誨裒入耳其

如充則鄭璞而周鼠淮祉而吳儂五方之言語固不必其畫一於商宮而如曰尾穴深泥韋纏獨臂恐綦組之難加將犴求其焉叟則犄佼而冥毛壚大而沙細五地之量身固不必其鑿毫於面背而如曰瘴禽無雁邊樹惟榆處厚生之芝用恐諾癸之待呼則襄橙而荆栝闢蟹而汶狐五材之紛產固不必其合轍於山虞且夫羯苦寒而蠻病於燠者平土之正局也朔燥高而訛溼以卑者履已之定規也而炎海有乎陰之亭福島爲液甘之野末亞之樹密寒生多獸之

滃輿日寡冉駹腹芒暑以冰堅宜縮足高凉而風寫焦國之夏始勾萌伊耆之山連冢社是皆値嚮從離依方得夏北戶陽迎南流支迓亦復御十日而無焦流五金而不冶其爲應乾値坎介酉當申踰蓬婆之隧跨骹髯之津則土磨之火山熾灼流沙之鬼颶焚輪師子之五龍閉旱牙賣之四時若春瀰滮則沸湯炊釜室韋則濕地叢蚊務塗則谷滋稞稻脩鮮則城夾檀筠木奴垂奇府之金彈花師簇亞河之繡茵以迫番兜恒煖耶堰時溫湯城花淀層檀布巾煠飛羽

於昌壘洒鳴溜於大秦奄蔡蔭楨松於遠岸蘇薤拂楊柳於輕塵孔雀呰都延之翠尾梧桐萋小石之半雲刲沙丹而黛蘳竺[redacted]毒而薑辛毋斯啖蔬以辭熱海拒凍以鄰鄰納山汗而療瘤赤坂觸而熱身渠搜夏烈而頭痛暮門霜稀而瘧呻宿利冰藏美臨渠之碧溉悅般石㯳駭徧地之黃淪是叉鬱䡐共類葱莊比鄰碧瞳互市白蓋通姻均二庭之驕子咸四域所未賓似宜威六出而花鶯掌席裹三寸而木健皮鱗何以紀候而悉倅交廣藝粱而巧合恩新可知生

生化化無遠弗臻運誠不貳妙物皆神無之非長財之上無往非畜德之人其獸宰於始素之中耆罔冥以待夫首出之陶甄特是生民芻敉牖蒙覺屯誕敷文德序有所循定訏謨於形几大恭默於黼純擊壤之歌韙韙康衢之室溱溱叟是柔遠而通八蠻之道安邊而懷五狄之倫調瑇肉爲大庖之餽錫旅獒爲常貢之陳請秘書於甲部贄侍子於成均清水之壇無需鼓金城之旅不待振譬諸青纂告成而始以致五蟲之潛化赤泥既發而乃以事百獸之率馴書乃

爭城欲逞拓境貪狗利不殖之上貴難得之珍圖遠而不知近失務廣而莫戒荒勤橐街哆毋寡之首尋蹶遺楊僕之軍萬騎出居延之塞十年戍青海之濱財耗水衡之庫血糜耕鑿之民觀兵縶暴黷武匪仁恢封未厭不殺奚聞是適以一人侈天下之奉何與於普被之湛恩是故三五以來郎人爲治穆穆沄沄內外之戚疎有辨封域之廣狹奚論梧州盡以舜陟柳谷終以堯蹔幽廻結元之狩扈止乘龍之巡錫圭南暨於逾霍止旅西竟於荒幽畫大渡以壄轉餉閉

陽關而絕和親乃若昆夷惟喙而卽已葷粥止逐而使奔翡翠烟昏大長之書詞不責楊花渡澗太師之湯沐弗臣不害其聲名之洋溢大化之眞涫至於嬴政北伐元鼎西征大業發難於遼左天寶喪師於天門川色怛邏頸係番君愛節竹之紉節搜宛馬之蘭筋宛崩城之寡婦號窮巷之孤孫隱積屍而雨薇抛飛石以樓焚率皆百勝之覆轍詎砥厲之足云蓋準以地勢則內土局而殊俗曠冠帶少而附落繁要其居正而大成位而尊若轉車之有轂也若平準之有

鈞也若天垣之有紫宮而衆星畢效以環拱也若人身之有丹府而百體皆從以屈伸也所以哲后陳樞大人合德立泰折於北郊舞咸池於方澤配騂犢而進黝牲瘞黃琮而埋幣帛四陛壇崇兩珪邸飭柴舉望三雩祈源百靈器以旅名山榛杖以肅先嗇水沉玄冥之醪社種勾龍之柏珠封禱川后之白圖石礎固天齊之玉策肅事梅梅隆儀卽卽其次省方敷土置槷書高侯頒彝器邑築耿囂城朔方而雲覆分國社以土包坂黃泥而平原隰桁朱雀而濟風濤族編

黨飭候積廬招合九夫而共牧命三監以瀆郊魚陂漆林巽其則鄉庠胥塾正其交汲郡之沙看銀漬益都之里是錦標極星冠之審諦儘操矩之焦勞下則蔌芋隨宜菘菁辨種桑騐社求粦吝介董羊骼緹灰茜華郭擁禁魚鼈以數罟敵樫椐於峻隴金剖歷以通泉玉採黎而飾韓漉沙而形可釁周鑄鐵而治能富孔無撮土之是閒無流膏之任壅亦惟是鮮原斯度溫帶是臨倚皆居齒衞本腹心路喉陂脊湖帶江襟門左右之殽蒲秩秩岳東西之龍駱孱孱互犬牙

而錯名都之繡蟾雉尾而貢作乂之金於焉庸以輔相功以定甯大紀綱於政之所本極囿匿於力之所任總盪盤而猗歟築室鄉采男而命曰和羹務使闠巢不毀譏畔無侵園徵鳳集沼數龜姙丹甑漉漉涙井涔涔舞通腿端煇滅鐫礳器車垂而自轄寶甕滿而可斟朱草奪百精之秀白澤服九瀛之黠遊五老於濁河之渚鑄九鼎於首山之岑豢白麟於郊藪獲朱雁於上林蘭州之泉涌醴冀南之石無音穿巖固其印發榮光應以璧沉謝赤精之熤熤彌白毛之森

森鹽井不驚於焰突社松詎畏以風陰方卹陋生花之蔥篠洿池絕化鯉之鮀鼉徼嗇分掌候尉咸欽岡陵致祀徠綱成吟保金甌於無缺奠鐵圍於最深成昭昭之下濟配赫赫之居歆正中極於卯酉準上規於古今饗鈞天之奏者何愛乎偓歌之應鼓探睡驪之穴者甯拾夫剩爪之如鍼固以文治所未及皆博厚之餘氣而自有本末之緒可究而尋也雖然形有帝乘道從幹繫範圍曲成亦皆如是放之則應準乎無疆約之則密藏於本事播篇章之士鼓端始於三

推乙地之寸晷調鴻氣於金鈎要歸諸九級明廷之
尺陛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卷十二終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附錄

會稽胡　浚竹巖著　族孫念修右階謹校

會稽山賦（有序）

中古九州肇畫以會稽爲南鎮奠厥揚野龜山白玉上經云過三百五十里俗以覆龞一峰當之誤也前人置辨詳矣予更考史記所稱始皇登會稽山祭大禹望於南海望海郎今秦望而禹志炳於宛委且刻石稱會稽而右極山陰陽明洞天亦稱會稽而平陽在兩化之左亥步圜窮與厥經修廣吻合屹朱明而標赤帝之闕有以哉顧雄鉅若此而遂古渺無賦者王龜齡會稽風俗賦所載僅曰巨者南鎮是爲會稽而已其石帆石傘石簣香爐天柱玉笥五雲宛委秦望又皆橦爲別峰末云洞鑿不足以盡山僕家回踊之北去山十里而近春秋暇日捫陟殆徧因爲核據志乘搜羅羣書上極巖巒林壑之奇下盡草木鳥獸蟲魚物產之富旁紀宇館之盛仙聖隱

遯之所棲古今人物往來之所及設問答之辭一一取而名狀之竭見殫聞摹寫全目略備讀是賦者廼知與衡岱華嵩頡頏而無愧焉

遠遊先生徧歷三山周探五岳還陟鴻岐載登灊霍遂弭節於東南將覽奇於巖壑廼造越絕主人而問曰會稽爲天南巨鎮僕竊心慕久矣然傖荒遠涉擔屩初弛尚未得其要領之所在吾子生於異域長於杍封貫龍威之祕橐披鳥喙之雄風蘁曰解臨江之碣冰廚搜樂野之宮豈大國之鎮望反略焉而未窮其間崇廣奚似物殖奚豐古今何蹟凡聖何蹤願玉齒之一啟得權量乎遊轍所旣從果孰贏而孰絀僕將肅志而洗聰越絕主人乃唯唯而對曰上客姑坐僕請縷而言之會稽之山疆臨大越野畫揚州日占丁巳星分女牛望祀埒於岳瀆爵命錫以王侯配震澤之廣浸對醫閭之大邸界青荊而宅墺引淞浦以爲流登於秦而禪於夏封於唐而紀於周作鎮見於職方書解保險肇於吳越春秋表四千年之禎瑞有

三百五十里之圜週赫少陽於炎位洵渺匹而穿儔其陽則遙望天合萬山虧蔽蘇大遮天灌篁布地鳥獸悲號雲雨通氣瞰五泄之玲瓏阸九乘之形勢駐日嵬而坤栖崿山聳而巽峙譙峴突兀以崢嶸湨水窪洿而騰沸極攀越之崎嶇罄遊觀之靈異其陰則俯臨郡郭下見滄溟竈鼉出沒魚鼈浮沈尾閭激三江之溯湃湖渠納萬壑之浸淫雉堞浮黃而雲起駝峰變紫而颶陰麞天炅於夏蓋揖象蝸於梅岑連嶂積暑鹽而飛雪冥光燃夜火以熒金翼長風而一睨

緬霸勝之獨欽其東則若邪溪水紆瀠屈曲練截飛嵐畫披廣麓蘋葉碧浮蕖荷香馥雪鄰射的之梅青望香山之竹箭堂豐白而凶仐樵風朝南而暮北菱歌聲峭兮鷗飄蓮舫花深兮翠浴則又以明媚妙其嶙峋而奧曠之具足其西則崦嵫淼漫限以浙江潮汐應候萬馬奔揚浮鴟夷於伍相觸强弩於錢王崇阿爲之震動巨木爲之摧殭石名羅利宛在中央孤亭翼起欄[illegible]週裝[illegible]所畏[illegible]蠆之所穴藏實玆山之艮趾蓋險悍而莫當爾其爲狀也崤崒嶕嶢

崄巇巖嶭横亘蜿蟺縱修岬嵑洪泉下通元穹上嶠雲氣中藏星辰倒列坡敷寒花磵凝伏雪西崖餞陽東崗見月塼坳雨霧上頂日烈卽一山一候之間而渺乎其各別其峰嶺則糾紛落繹四十有三始於秦望迄於石帆覆鬴爲足法華爲肩衡防障缺塗棟當偏憶家皇祊對曲如環太平觀嶺南北遙聯獅昂而踞龜息而旋象齒齦露鶴翅翻騰石傘建華旌之颺曳鵝鼻比花蘂之鮮妍宛委則金泥鏤石何山則蒼碣埋烟陶晏則秋蘿無際刺涪則夏木爽然玉笥青

圍於硊屋黃龍翠滴於珠龕宜王顧而瞪目更釣臺之栖仙又若柯公分黛木禾流丹西白立虎牙而孤磔兩化剏馬耳以雙尖金字爭明於屋角眞網靈影於漁竿卓筆屼天南之高柱香爐浮盧岳之晴嵐絳闕明而朱華耀銀沙積而白鷺寒玉山倂於羣玉蘭渚賦其採蘭溪雨初來兮望鷗鵝之翔舞山花如繡兮看新婦之嬋娟日鑄兮夾飛玉炭雲門兮宅認青鐔莫不奇分菡萏妙逼鴉鬟惟遠也故皆綿邈而廣博惟高也故皆雄峻而森嚴惟深也故皆委折而幽

峭惟秀也故皆美好而娟便雖佳勝之多有此實其體勢之大凡至若林洞之多難更僕數徑闞淘沙岑連茗塢嚴號錢公村名神禹金凫沒趙宋之墳玉匣走山陰之岨三甕啟芳醞之封雙筍有奇葩之吐鼠研探於天梯鵲橋架於鬼斧艇舟盪崖而長凹藥曰摩空而莫杵陽明則珠戶瓊樓風穴則瑤笙畫鼓鶴影仄兮窺波龍尾垂兮出雨輦路夾兮緋桃祀壇封兮豬圭島栖隱兮寒深石飛來兮痕古鳳咮鄰兮硃殘蠹齒靈兮粒茹花徑曲兮籠鵝蓮田平兮種黍眞

陸地之蓬壺實人間之縣圃其壑則勺水四出訇礚分馳細涓鳴澗高流截霓停而爲淵折而爲溪迅而爲瀨豬而爲池谺谺洒沫涸洑成澌雄瀑挂東雌瀑吼西銀河倒瀉噴雪鳴雷雜沙如錦厥爲陶溪菲泉一掬明德餘思寒源尋兮若鏡白乳潄兮如飴劍湫凜冽以淬鍔聖水幽墨而藏螭少伯養魚之澤稚川垂餌之磯平水乃徵之所憇樵徑實鄭公之遺硯沼爲內史之所滌麻潭則謝客之所嬉明覺澄泓於石壁清晤潺咽於招提苦竹泠侵於石馬芙蓉繡簇於香獅五雲洒松風之颯沓半月藏桂影之光輝水簾雄千尋之奔溜化鹿轉七十之瀠迴盞鑑水之膏腴灌溉實以是爲源派之始基若夫井則有葛甕何胥潭則有僕射鹿跳橋則有鬬牛積玉川則有沈釀金雞載酒呂藏於狂客浣紗影照於西施墨瀋供將軍之揮洒竹符動台鼎之郵馳柔融剛積下潤高巍天一闢巧谷神逞奇山之麗土而屬地者勝狀如斯其物產則百木之材厥爲最美檉檜楮樟櫟椿榛櫪木蘭栟櫚石楠文梓棣雜隱夫楓騰羽士祠松則紫蓋

千年陵栢則銅柯再起皂莢鬱而升仙丹桂紛其墜子柘桑布縩於嶒隈橘榆搖金於谷底杉葉薄而遠飛桐心孤而半死蠟垂實兮冬青楝開花兮春紫文癭懸散材之科紅淚漬相思之理蘇木施駕於珊瑚黃檀香匹於沉水地盤森寒燧之柞楈爐頂偏東皇之桃李瀰漫畏佳不知其幾竹箭之富職貢上方秼級篠簜篻簩篔簹龍鬚挺節鳳尾含涼紫伻南海斑映瀟湘筋柔弦弩貓巨結舡射筒斡銛於盧矢桃枝管截於笙簧苦製筆而揮沉綠金織簟而號流黃來

風防露萬束千行園林珍果繽紛各實銀杏楊梅蒲桃檰橘栗鎛秋黃梐心夏白柿蒂烘霞櫻腮爛石鴦梅雙肥海榴半折綠看嘉慶之繁金愛枇杷之滴鵝梨零亂以垂紅雞棗離披而晒赤每日至以出山更街塡而巷溢崥崥之間庶草芸生藹莎茗蕭藍芎慈蔗留夷蘗本射干穀精龍牙鴨腳虎鬚馬鈴仙茅碧脊神草赤莖蘘荷插鏡結縷拔繩蘭芬香豬荔暗廢城龍池蒼耳石鬢金星蓮半枝而奪艷蕙九節以敷榮眉嶼東風而蕉暗葛巖夜雨而苔生墨蓼含辛而定霸玉芝辟穀以延齡依沙緣厂郁郁青青至於枸杞忍冬茴香枳實山查蔓荊薄荷側柏白菊紅花紫蘇蒼朮禹糧療飢黃精輔食天花粉香首烏鬢黑女貞並貴於河車茯苓騰彩於琥珀則藥物之豐多悉本草之所備述其他眾物所出更饒邪堇銅錫禹貢琨瑤砆石積釜美玉韞苗丹赭的礫水銀涌漂金葛製越宮之遺縷紋綾組禹穴之春繰兵坑則龍孫擘脯日鑄則蘭雪飛濤蜂釀黃而割蜜柏露白以煎膏竹紙截粉衣而鳴杵苔泉釀紅粒以成醪桴筏卿載

並於薪樵富倍於天府之國廣逾於陸海之郊試掀髯以屈指誠舌敝而唇焦其獸則虎豹之猙獰猢猴之矯捷岐角之麋獠牙之獵狐伏幽墟豺緣深樾艾麂黃猩文貍青犴洞迴返顧之獐樹抱立枯之獺蒼嗥柏下之魂特幻薑根之屑貘帶箭而白鼯攫穴岡而翠裂麟獨遊而定圓鹿駢行而趾缺毛君倡麟角之文風袁公試蛾眉之劍法竹鼴嚙果於青叢松鼠酒花於蒼窟看或角而或毛任網罝之羅獵其禽則林有翟雉沚有鶺鴒畫眉啄木巧婦卑居晴催布穀寒噪雪姑鬼鶻多口兩爭食怪羅四眸而歌呼鸜鵒能言而雪羽石雞吐綬於錦絢受籙集棲林之鳳夾蓋飛颺彩之烏鵲通靈兮拾箭雁應瑞兮耘燕翁何悲兮頭白雀何食兮脂腴巢繙釋兮有知風之乾鵲弔錦衣兮有南翥之鷓鴣謝豹嘑兮花如血鶺鴒怒兮兩似酥黃鸝聽兮兩聰谿金鵪迸兮一拳孤皆競遷於喬木亦翔集於林隅高滸深溝尤多介族鰷鱔纖鱗鮎鰷偉腹石蝦鬚長溪鯿項縮蚌蛤孕珠螺蛸吐墨魷垂沫而翻漚蛸反毛而現肉元臺之龍躍黃

金柯潭之蔡孖白玉枳蛇渡水而兩頭鮫鯉穿山而四足沙蟹六跪而二螯箬魚半身而比目或泳澄波或緣高木西風雷雨襄陵谿谷則伏鼉挾以變騰鼓洪濤之萬斛爾雅之所忘禰虞余之所未續惟靈秀之廣孕故能資生而並育若夫古今祠宇梵刹仙宮五步十步或西或東金碧照耀揭漢縹虹隨所去住不可勝窮最鉅則永興大祀突兀山中輝九旒於華翟樹雙闕以蒼龍列十一朝之龜碣歆九百載之牲琮則標帝主是山之靈府所以出雲雨而職凶豐北陸紅牆實維禹志山開遁甲之書碑勒岣嶁之字雲埋窆石以朝寒雨溼梅梁而晝晦則是山所以得名而馬遷繹之以會計更有棲神舊觀龍瑞新銘望彩虹之雙覆緬玉虬之上征則是山所以有極乎之號而洞天因以見稱別乃五色雲中蜂攢名刹廣福檀林雍熙獅窟普濟金繩雲臺寶筏廣孝尋麗句之亭永欣撫辨才之塔靈峰望疊氣於天根明覺印馬蹏於石髮花嶠亂艇則顯聖之香河松月孤鐘則平陽之珠闕憶洒面之溪風宜青鞋而布襪更乃竹林割澗天柱疏山南竺跡古資壽基殘天章麗乎錫杖禹寺映乎瑤闕淨聖懷丞相之隱遁石屋思元度之盤桓香閣畫留於鴻鴈天衣花發於杜鵑崇福誌名於御覽深居作記於青田告成欣權載之息書閣驚草聖之傳歐廟礪存兮孤井鄭祠舟臨兮平川芳草春深兮弔虞姬之屏幕靈旗風滿兮舞握登之豆筵參差高下偏綴雲巘木石增其掩映巒岫助其壯觀奚數南朝之四百八十北魏之一萬四千乃至光發珮三圖傳璋一白璧凝霜乎瑤點漆蘚閉金書蚪蟠瓊刻風骨車長棧鐘蠹蝕啟刃鏤山馬鼎記日神珪探兮烏兔明寶鞨摩兮星斗出鐵屐埋兮幽泉深金鐸鳴兮連峰坼黃天剎兮蕭刻斑靈寶藏兮南浮密几桐木兮幻仙人劍芙蓉兮煩太乙御香馳兮望玉梁樓船去兮空斝石鐏于樂兮叩妙伶永和帖兮藏眞蹟呵珍怪於山靈總人間所未識爾其望陵祠圯思古亭昏基傳巡狩額匾懷勤潦避瑞室巷揭義門茅長荒根於坐石梅含凍蘂於昌園草際鼓吹之宅池頭蘸碧之軒小院鐵衣之閣茂林曲水之樽碁賭遊

時之墅筆封退後之墳寺口有松花之壚坫碑前有看竹之樓垣美箭通謝公之舊里迴潭傍西子之名村別館迎賓於獨婦山陽愴廟於先君丹青畢而危臺竦甲盾栖而故城存徘徊林谷俯仰烟樊憑往事之渺闊邈遺躅之芳芬則古蹟之星羅而碁布固非徒誇惝怳於傳聞若乃前朝人物或隱或文或釋或道高士名流仙靈佛號耽焉而居慕焉而造躡焉而捫卧焉而嘯亦車載而斗量姑且言其大要則有何氏三高王家二妙秦校書之長謠孔稚圭之遐蹈慶

緒應其靈星巨君觴其薪燎季海掩其幽扃惠連歌其運曜祖之解紱而神怡張彪亡命而節耀雄飛欬杭而埋名伯安結廬而深造碧髯則有丁固之夢徵金背則有任公之蹲釣栖眞則有梅福之挂冠絕技則有歐冶之鼓鑪葛元卧石陶景凌霞苗探秘籥葉篆靈砂繡衣持滄水之節紫庭刑白雪之瓢天帝裴炭於爐橐羽人分飈於舟艖浣女踪迷於苕藻玉妹跡近於桃花致羣神之大會指降仙而非誇若乃智永住於南山寶掌來於西域洪偃工詩辨才妙墨摹

骨開隋帝之顏露巢破宰官之惑道林聽櫪馬之嘶法公冠山狙之沐曇翼開十峰之堂浮休愛九墩之谷澈杖錫以閉關一漱泉而枵腹清化之香盒芽茶契眞之黃花翠竹雲巖芝澗之中論心見性之屬院墖興興戒禪具足聽魚磬之在林而茲山亦疑於化國翔儀之盛寓內所無觀於黃帝狩於有虞禘於姒后祀於無餘穴探於太史園築於子胥梁求於魏使釣樂於陶朱谿含毫而繪棟斯頌德而陪車宋紅葉而尋路蕭白衣而購書子安耀崑阜之玉王彪銘峻

嶠之珠顧逋翁聽夜嗁之鳥何次道習藏影之魚王龜齡濯崔嵬之流點梁安老榻殘刻之糢糊陸游濡醉墨於高壁孫逖卷香幔於淨居叉甯止修禊有咸集之少長而給庫有從學之生儒其他唐則崔王張李宋則錢范秦蘇元則吳萊韓性之輩明則劉基高啟之徒詠畚鍤而尋難足玩泉竹而悅花蒲仰修廊而經禹鑿歷翠嶂而飯精廬或登輿而磊落或望雲而踟躕或覽海烟而心了或度石薛而行徐湍無時而寂寞崦嵫日而空孤蓋自有神聖之躔跡賢哲之

睢盱斯愈知冠極於朱鳥而靈傑之非虛是故懸磴孤危徑路險絕者則見於酈元之註貢入王室利遹遐邇者則衍於梅溪之賦溪谷噴薄江湖交通者則表於薛公之詩隱遯停賓適逢有客者則載於上巳之序核諸所傳經諸所遇盡之以古今證之以書疏此會稽山之勝槩亦約略而已具吾子浹旦南出城阿槳移輕桂笠罩涼荷憩於水濟道於陵坡結芒屩捲畫羅涉窈窕歷逶迤躡岩嶺履嵯峨度略彴下陂陀照紅泉濯素波識元氣之磅礴驗靈液之融和睹怪物之現跡盼神卉之交柯蹴紺宮之銀地叩瓊室之金科發聖真之寶秘問食貨之平頗仰昔人而伉慨撫前蹟而摩挲將以目而實耳然後知子言之不訛較視鴻岐灊霍之雄五嶽三山之峻固將彼少而此多於是先生聞言色飛神詫睫眩亂而莫交舌橋咋而不下極炎朔之所經蓋未足當茲山之一勝避席逡巡星言夙駕

竹巖先生據舊經賦會稽山首尾薈萃峰嶺凡四十有三是山雄峙東南爲一方之鎮得先生賦而

山之磅礴蜿蟺瑰偉傑特雄峙一方者呈露於四千餘言之中按吳越春秋禹會諸侯計功茅山因改名會稽後人遂以茅山當之其後秦王登秦望距茅山南二十餘里李斯刻石又在秦望西南十餘里史並以爲會稽蓋刻石山其源而茅山則委也夫周官職方以四鎭配五嶽必形勢略相等區區一山何足頡頏岱霍而又何以鎭一州應九野乎故有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爲藪澤有三百五十里之會稽爲鉅鎭一州之內形勢高下停峙亦復相等顧名山興雲雨利民物又爲萬方玉帛所會古昔帝王陵寢所在非先生之博贍奇奧不能賦也讀是賦可以知會稽之雄傑可以知先生之學富而才練矣抑刻石山爲會稽首領秦望而外別支有五或奔赴府治或包絡錢清曹娥兩江而匯於三江之陡亹所謂三百五十里者蓋統衆山言之賦因舊藉猶割據也然其形勢已度越尋常矣先生綠蘿山莊文集刻成於乾隆丙子越明年手定詩集刻未成而先生捐館其嗣君景南望乘踵

成之其後望乘於舊笥中檢得是賦示予予亟賞之趣之梓不刻文集後非先生手定也山陰吳鳳翥跋

竹巖公綠蘿山莊文集二十四卷爲乙未年遊宦廣陵所得比來編輯叢書業經梓入以壯縹緗今春偶遊武林書肆又得詩集二十三卷篇軸繁重一時無力開雕深以爲憾但卷末補遺忽有會稽山賦一首以文而錯入詩中想係當時校者所誤今爲錄出編附文集第十二卷坤輿賦之後俾是編首尾完善而體例亦歸一致云庚子仲夏族孫念修附識

綠蘿山莊駢體文集附錄終

姚春木樗寮文續稿

丙子仲夏蟫隱廬印行

序

舊鈔本擕寮文續稿數年前得之於浙中不知何人所輯凡為文三十一首時架上無擕寮全集無可校核置之篋笥頃甫得全集校之則集中所有之文凡七首餘皆未刊實得二十四首按擕寮生於乾隆之季當時學者競攻漢學蔑棄義理擕寮獨漢宋兼采晚年益守其師桐城之說遂成通儒著書甚多或著而未成成而未刊均載其門人沈曰富所為行狀中全集已刊者有通藝閣詩錄二十四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和陶詩三卷擕寮詩話三卷近人又輯刻其集外詩一卷據行狀有文續錄若干卷稿藏於家此本止一卷又文錄為擕寮自定其續稿自當名晚學齋文續錄不當用擕寮更不當以已刻者羼入則此本非其家藏之稿而為友朋門人所輯斷可知也頗疑所得名家集外文如潘稼堂李南澗馮雲伯諸家大半為肆應之作蓋當時刪薙後人又加掇拾者惟擕寮此稿文雖不多然皆有關學術文獻無空之道辭之作因為刊布以傳篇末多著年月大率為道光二十七八年擕寮沒於咸豐三年蓋均晚年之作向來編文集者必削除年月名氏其作文之年遂無可

考致後人論世無由今仍其舊用資考覈原乃自稿本傳鈔不免譌誤顯然者正之未能定者姑仍其舊云丙子首夏羅振常校畢并識

已刊之七首今列其目曰陸清獻公日記後序（道光二十三年仲秋五日）
曰書秀水沈孺人家傳後（二十七年季秋）
曰跋王山史書晦庵題跋後（此首無年月）
曰吳仲倫先生墓誌銘（二十八年孟冬）
曰國子監生陸君墓誌銘（二十八年仲夏）
曰節孝沈母吳孺人墓表（二十八年八月）
曰直隸通州州判王君家傳（二十八年仲冬）
以上各文刻本均削去年月此本未去今附記之

樗寮文續藁

小學彙

婁縣　姚椿　子壽

古無所謂道學也。道學之名。其起於小學之廢乎。虞書言道心惟微。其後言道而不必兼及學。蓋自司徒典樂之職。三代以來。禮法兼備。其教之初者。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不引之於優柔之中。而進之於忠厚之質。夫學而知之。中人所可自勉也。學而為人。小人所由自棄也。春秋以來。其義莫詳於孔孟。唐宋以後。其辨莫備於程朱。自程子首表章大學之書。朱子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小學之篇。以訓蒙士。其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內篇備矣。而又輔之以嘉言懿行。使已進於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遵而用之。其効可覩已。竊嘗論之。父母有子。未得謂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謂臣。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教化不可以驟幾。人才不可以驟得。非有以涵泳而漸漬之。則其高者淪於虛無寂滅。其下者汩於記誦詞章。雖欲自拔於俗流。而負追乎遐古。其道無由。必先以此為之坊而立之極。然後大程子脩學校尊師儒之請。可得而行。朱子貢舉學校之議。可得而用也。至如宋儒。非漢唐所及。固不待言。即以宋五子而論。其先後難易。則周子倡之於百家異同之時。有廓清之難。朱子集之於統緒未一之日。有會通之難。二程張邵倡和發明於邪正未判之際。有推明之難。其始終同異。則周子主理。而太極即數之所起。邵子主數。而皇極即理之所寓。明道寬和。未嘗無嚴厲。伊川嚴厲。未嘗無寬和。張子主豫。其貴知禮是矣。而著書萬言。朱子主敬。其重力行至矣。而格物是首。豈非皆務乎存心以造乎盡性而達天乎。故竊謂道學一傳。惟宋史宜有之。其後元之二許及劉。明之曹薛胡羅。雖俱得朱子之傳。然或偏而不全。或守而未化。以云夫子則可矣。而豈得與朱子並乎。若夫餘姚之禍。烈於象山。同甫之學。源於伯恭。則先儒固有定論矣。總之以小學為主。則士皆篤謹。而四海之風俗可敦。以朱子為宗。則學有會歸。而閭閻之人才可起。至於養廉恥之原。重愛敬之心。而作直言之氣。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也夫。

論古文

望溪評沈氏既叔文云。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皆不能雅潔。

古文中不可入語錄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而謂今文士惟卅南冠雲足語此。得晥叔而三。猶謂耕南學未篤。然則謂方氏專尚義法者非也。方氏之才。未為極閎。以當韓歐。誠有不逮。其備研經術。殆或過之。近人好侈才者。動以桐城之學相訾謷。既無以知其深。拘拘迂守者。才固遠謝。又弗如方氏之好學。則其嗤為薄也何有。

論有明諸儒

予讀有明儒林傳序。言宋史判道學儒林為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史臣之意。蓋以　國初諸人。所言道學儒林。廢立合分。議論挬如。此論宋史宜立道學傳。而明史可廢。所見當矣。至謂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此則史臣抑揚之詞。論雖有見而未盡也。夫明儒原不以訓詁見長。制舉之興。意在明體以致用。觀夫正嘉以前。人才之盛。初亦何亞於兩宋。而謂其性理襲宋元之糟粕無

乃太貶與。此猶之　國初諸儒考據精詳。其上者尤以進配漢唐。誠過於有明矣。而性理之述。則遠不逮宋明。此亦左右佩劍者之可以互相笑也。今以江門姚江末流之弊。而譏其先此者之已失。毋乃因噎而廢食乎。善乎桐城姚先生之言曰。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皆不可廢。而必以義理為主。有能兼習而益精之。則善之善者也。有志之士。或當進而究心於斯焉。大天下之理。非由粗無以致精。聖門上達由於下學。達自邇高自卑。而本不外乎末。灑掃應對進退。即精義入神之所由始也。而謂可概以糟粕詆之耶。

評漢唐前後三良將優劣

後漢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段熲紀明。皆名將也。然其品第正自有優劣。有唐李西平晟。渾咸寧瑊。馬北平燧。功名亦皆相等。要而論之。西平如威明。咸寧如然明。北平多用權術。以擬紀明。不為過矣。夫武臣之用。於世誠不可少。然而諸葛裴度世不數見。則如此諸人者。豈非時危運阨。君與臣所當亟思者乎。漳浦藍鼎元。為朱蔡二公編歷代名臣傳。唐世其所備也。以咸寧為武臣之知學者似矣。而未盡。而以北平輕

信吐蕃。謂當原其心。夫吐蕃之詐。非獨城知之也。以爲可原。則然明之殺陳實。豈非以爲奉主命而宜然乎。何以辭爵謝咎。恨毒沒世哉。然則武臣誠不可不知學。而學又不可以易言知也。

咸社圖說

咸之爲卦。內艮而外兌。艮止兌說。論取友之道。宜必內有所說。而後外有所止。而卦之取象及是。夫朋友之義廣矣。自非仲尼之所謂損友者。豈非皆有可取。故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虛者。君子所以納天下之器也。然而說者謂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豈非咸之感以無心。凡所謂主靜。所謂蹈空衝乎。皆以此義與予門人葉生蘭。起自寒素。游學四方。有名譽矣。而不幸未遇。歸而友教於鄉。所從游多一時才士。相與名曰咸社。以取集益之義。合爲圖冊。將各書姓名。以考其日月所業之進退焉。蓋昔朱呂之切劘於此義爲交盡矣。徒譁虛聲。以竊浮譽。吾知生與諸子。所不肯出己務於說。而不先基所以止者。是豈予所以說此圖意哉。

道光丙午閏重五日。姚椿引。

復顧訪溪書

訪溪先生左右。椿於左右。非有相知之雅也。先以枉顧。又重之以文辭。皆非所敢當。甚媿甚媿。然使默然不報。則非惟獲戾於左右。於愚心尤有所不安者。故畧道其私。惟垂詧。左右之學。雖未知其深。須訪諸南一。畧悉梗概。謂初氾濫於漢學。而後乃折衷於程朱。前見所評張君淵甫文。已信其言之不繆矣。至得書。則所言益信。至於以文事相推。雖所言皆當。而以施諸鄙人。則殊爲失辭。椿之於學。蓋粗知大畧而已。束髮時。先子請塾師爲講宋名臣言行錄。及壯而出游。時方盛言漢學。心亦好之。友人或以文辭相稱許。又

私心竊喜。遂稍稍背去父師之說。特不敢顯爲違異而已。其後乃始折衷於桐城宗老。宗老之言。在季兼綜漢宋。而不肯自居講學之名。然其閒居言論所及必稱程朱。一日。慨然謂曰。宋以後天下。乃程朱所留貽也。彼時心訝其言。雖不敢以爲非。而亦未敢深信以爲必然。以爲先生之曲誘後生云爾。迨後歷世稍久。頗見各種痼蔽。未嘗不慨然興歎。而其病未始不起於詆毀程朱。然後知先生之言。深切著明。而椿之受病已深。雖欲悔之亦無及已。至於文事。亦僅能粗究皮膚。不足以與於古人精微之蘊也。今左右乃舉

以爾於桐城三家之列。過矣。然若謂其一無所知。則又似乎欺左右。而非直諒之誼。竊自揣其才。殆所謂有志而未逮者乎。德薄而譽虛。蓋皆志小謀大力小任重者。有以致之。斯時茫乎如涉大川無津厓。方將呼卭須以濟之。以漸少免乎淪溺。而豈自敢謂有所得乎。左右誠有志乎斯學。則望一心致志。以為衆人倡。而無如椿之一前而一却焉。則後來之所賴者深矣。近日所見。南一最為致力。既為左右之所許矣。幸相與切磋而終究焉。至於相與旁推交通。則椿亦不敢過為遜避。然遂以為斯道之先覺。則世或自有其人。而椿實不足以尸之也。因南一之歸。畧書報意。拙文率未更定。所存者多不足觀。今在南一所屬其就正左右。幸有以教其不逮乎。病天寒。書不成字。謹此申候起居。餘俟續盡不宣。椿再拜。

張嘯峯詞稾序

吾鄉王述菴侍郎。以詩古文辭名海內。其中年尤喜為詞。吾鄉前後從而和之者尤衆。大旨以南宋為宗。而折衷於姜張二家。如華亭張子嘯峯亦其間風而興起者也。嘯峯之詞。宗其家玉田。而予以為有不必盡似者。玉田生當南宋之末。其詞多寓黍離之感。覺者苟不深維其故。則亦無以會其微妙。嘯峯生當清晏。意在歌詠太平而已。然其用意婉曲。乃復有與玉田近者。古今人之相及未可知。其同不同。或有當索於意言之表者與。予亦少好為詞。中年以後顧不暇為。今乃讀君之作。私復有感。頃又與君論壬寅年間𠸄夷犯吾郡事。君所居雖不犯賊鋒。而其事有可與鄉人同悲者。君獨能倡義衛桿閭里卒以安集。吾觀南宋詞家。如辛幼安陳同甫諸人。俱不甘以詞人自限。然則如君之所為。固亦賢者之所宜盡心也夫。曾君自廬州歸。方刊行其所為詞。遂書斯言以為序。時

在道光丙午季夏下旬。松江東余老氏姚椿。

陳古芸韻雅草堂詩集序

吾郡青浦。自晉二陸以來。代有聞人。而岑溪陳氏近尤多以詩鳴者。吾所識若明經達烏頓郡丞韶。皆其人也。而顧未識愛筠古芸昆弟。獨聞其人古處自愛。不與俗子為伍。皆嘗受教於王述菴侍郎云。其後與彝山何氏昆弟游。然後畧悉梗概。而猶未得詳讀其所為詩也。今年春。古芸之子淵泰。以其先人所為韻雅草堂詩稾八卷。屬為評校而序之。稾已為吾友何子古心所論。予復為卒業而言曰。記曰。溫柔敦厚。詩

教也。傳序二南。言風詩之作。繫一國之風。與一人之事。夫一國之風。與一人之事淺矣。而聖人必録之者。豈非其鉅者。必先於其細者驗之歟。昔侍郎序青浦詩傳。謂其溪山清遠。而地偏境寂。無紛華綺靡之引。故其巖穴伏處者。輒以孤高自勵。今其俗亦稍稍不同矣。而孤高之士。未嘗不出乎其間。陳君之詩。植骨清厚。而詞采瑰豔。有緣情綺靡之風。與其人殊。不相類。又記問淹博。多傳鄉邦典故。使侍郎而在。必能為之欣賞而無已也。郡丞明經。已墓有宿草。而書田亦化去數載。獨予與古心。論定君之詩。不重增人世之感慨也耶。道光丙午季冬望日。東余老民姚椿序。

陸萊臧詩集序

天地之奇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盡。吾郡青浦。地勢平衍。雖有峯泖之勝。而氣脉不宏遠。然畸人瑰士。往往出乎其間。陸君萊臧自少為諸生。有名庠序。既而以進士試吏於閩。則大吏交罷之。而士民之稱許者。尤歷久而無異詞也。閩之山水。奇險偏僻。自漢始通。自唐而始以文字顯。其水陸之癖。見於南豐曾氏鞏所稱者。幾無以自達於中國。而其人才之盛。迨宋元之季。至稱為海隅鄒魯。豈非山川之靈異。鍾於人者尤奇哉。君以清妙敦厚之材。其於文學政事。固皆有以得其深矣。不幸未究其用而卒。獨至文字之存於簡冊者。四方交稱之。而吾黨相與誦之。此可為士之有志而未遂者。撫膺而一歎也。且夫人之材。罕能兼營而並美。故豪健者多躓。平易者苦弱。今君生清遠之地。而宦乎奇險之區。擴以所學。而交劑其才。其於天地所以生人之心。亦可謂無負也已。予與君初不相識。道光甲午年秋。乃得晤於家鄉。君之所以顧予者頗厚。而予乃僅一二見。其後得數通書於閩。又據不幸以卒。此尤予之所為深悲者也。君之子宗鄭。編君詩既成。屬予以序。屢請而益勤。予雖無以知君之深。而於鄉邑再世之情。則固有所不能已者。故不辭而為泚筆云。道光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姚椿序。

堅香從弟詩稾序

堅香從弟綜其前後詩凡若干卷。請為論定而序之。予先以屬何子古心。為之校核。而後為言曰。詩也者。中聲之所止也。過乎中則亢。不及乎中則弱。二者交譏。然非他人之所能知。惟在作者涵養其性情。有以潛體默會而已。堅香少以才名。聞於鄉里。既而游京師。客四方。所涉歷者益廣。則其所陶冶者彌益。今觀

其所作餘壹以植體綺麗以立言於古人稱詩之旨誠為有得古心之言曰情語似義山豪語似達夫慨歎得少陵之遺閒放有樂天之適古心之於詩用力精進有公鑒而無姑息者是其言豈妄為覬說哉堅香倦游而歸晚乃論定其詩而以屬予及古心不可謂非無意也吾鄉稱詩始於二陸緣情一語後之談藝者宗焉昔者子夏氏之言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則任情以言詩固大失乎先王之指而怫情以言詩又豈吾性之固然哉予少亦喜為詩老而頹廢不復能致

力而於詩之源流正變得失之故則亦曾聞其大畧故輒舉荀卿氏中聲之言與夫陸氏兄弟所以論詩者為堅香告焉其必有以正予之說也道光戊申仲春十九日從兄楷序於郡城之晚學齋

青浦洪素田詩稾序

吾鄉之言詩者以二陸為宗而二陸之言詩也又以緣情綺靡為之主於是言情者多而罕及其源豈非其流弊之所及固有所必然者與青浦詩人洪君素田才士之傑出者也其情致綿邈固與古詩人為近所為樂府既能深得作者之意而相與上下晚年和陶諸作尤能深悟得失而窮達其理趣非淺學者所能窺見雖其近體之作閒沿習乎晚唐諸家而能不涉淫哇之響豈非其所託者深故其所出者遠與失詩之道廣矣不可以一例拘不可以一塗廢放蕩而無所歸束者其失也野牽就而無所寄託者其失也隘二者交譏而野之為失尤甚豈非為其於古人風雅之意尤遠也與君所為詩雖未知於古人何如而究其所作則固都邑之翹秀也豈不重可美哉君又工寫生花卉少得惲氏法於外家槎溪許氏偶一落筆世爭寶之君頗藉以自給生平喜音律兼工填詞

多與知名士游今所傳諸翰墨意謂皆君寄託之所寓云君名樸字鳳章世居青浦縣之章堰顧後乃移居黃渡黃渡詩人王竹所初桐嘗為黃溪四布衣詩選又激賞君畫法君因推廣王例為黃溪詩傳復為補傳於是一鄉之文獻大備博聞稽古蓋其天性然也予與君未及相識君同里何子古心詩人也以其子卯驎之請屬予序其詩辭之不獲於是畧述吾鄉前輩論述之說而以愚所見者附焉時在道光戊申孟冬月婁姚椿序

題元遺山樂府

遺山樂府一書。予昔見其目於盧抱經學士集中。學士甚稱之。未得見也。後聞友人吳江郭祥伯有寫本。許假觀。祥伯善詞。顧不甚許可。以為未變體時所作。予觀其高邁豪放。誠不逮東坡稼軒。較之放翁諸人。則已翹然特秀。蓋詩人之緒餘。文家之逸軌。代絲竹而賢博奕游息。君子所不廢焉。學士經生家。不甚研究聲律。而祥伯為詞家。專門刻意朱厲。徑術各殊。諸家之評。吾竊以張叔夏言為正。至謂彷彿周秦。則亦不盡然也。

綠川名賢畫象題詞

嘉定自宋以前。地為崑山縣屬。迨寧宗嘉定始分斷。而以紀年為邑名。是時人士。猶未甚顯著。及元明以至 國朝。則彬彬然盛美矣。邑人程君序伯與其賢嗣拜衡。偏借邑中故家所藏畫象。摹而傳之。而名宦寓公。亦附見焉。并詳述其事蹟。昔人云。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夫容貌之可想見者乎。予多識斯邑賢士大夫。會陳子梁叔。以斯冊見示。乃為粗述梗概如此。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婁後學姚椿謹題。

題吳氏脩所刻孫伯淵伊墨卿兩君墨蹟

伯淵生平專宗漢學。詆諆宋儒。揚惠戴之餘波。而益甚之。當惜翁沒時。其家將請講院冬季修脯。伯淵既諾之矣。乃語江寧方伯。請當由其夫請。是時方與督部交洽。方伯為惜翁年家子。不敢言。見人市朱子語類曰。是與近人所刻勸善書無異。蓋明人陋習也。不如觀孔子集語之善。墨卿少時。從陰靜夫明經游。其太公光祿君。亦喜言正學。為 高宗所知。蓋嘗問業於蔡文勤公之門。墨卿名對。 高宗問在家何為。曰讀書。讀何書。曰讀有用書。歸以名其齋。然其後卒用辭翰名當世。其知揚州。治荒政。能盡心焉。揚名頌之。嘗言吾少而慕道。中歲叛去。以此媿吾父及陰先生

也。蓋兩家之學如此。伯淵晚歲嘗及游從。墨卿未獲見也。游揚時值其病篤。其子來亦未晤云。

書王耕伯教諭崇祀鄉賢錄後

王君人品卓絕。其大父為白田先生。外大父為朱止泉先生。皆以講學為任。其所宗者微有異。白田研極文字。而止泉兼究心性。又別於陸王之所謂尊德性者。君父□□兼承兩家之學。而君復有自得。故其學深粹。官陝西時。畢中丞（沅）。方以宏獎詩文為事。亦復深禮賢哲。君方官白水。有清名。畢將為調繁劇。君堅謝之。人因謂之王孤冷。服闋改任教諭。蓋即先正陸

清獻公遺意也。在青浦。與故王侍郎昶最善。扶植派弱。亟建陳夏二公祠。人以為難。其他事具詳所上官文口中兩江總督長文勤公。為公授業弟子。過青浦。必先謁見。其後道過寶應。以肩輿私至。君臨行謂之曰。望君為好大人。予為好百姓足矣。自後幸勿再過。長拜謝去。此數事或有諸公具疏所未及詳者。故附述之云。道光乙巳孟冬。婁人姚椿記。

書文秉烈皇小識後

文氏著此書。紀載詳備。是非不繆。明季野史之佳者。獨其謂盧象昇之敗。由違坐營副總兵李某言。聞李提而輕進。用致覆沒。又記韓爌之死。與他書不同。夫盧之忠毅智勇。諸書載之多矣。自誓必死。終踐其言。豈以李一言之故。妄有移易。即使憤兵輕敵。猶當以死國故。為賢者諱。豈當責其智不及料。等於同時諸臣之冐昧輕進哉。爌清節重望。久孚朝野。蒲城之破。人皆擬其必死。而諸書所載。則謂其老而昏耄。倉猝為賊所虜。不久遂亡。獨文氏言甲申二月。自成破蒲州。督輔韓爌死之。爌於明史及王氏史稿皆無傳。無可參考。意者喪亂之餘。傳聞不審歟。抑以東林之故。過而予之貶。予之紀此。非敢有所予奪於其間。亦以

名義所在。不可不辨耳。秉於明為世臣。於　本朝為義士。名節自立。其所以處身者善矣。予所疑者。不敢不存。將使後之人得以兼詳焉。

文秉字應符。吳縣人。文肅公震孟仲子。國變後隱山中。有告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辨。徐曰。不敢辱吾父。願就死。臨刑賦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日灘頭弔白雲。妻某氏亦殉其旁。語見南疆逸史義士傳。

文肅孫點。字與也。隱居竹隖。工山水。不輕予人。詩見別裁集。有小傳。予向得其詩殘稾一帙。既而失之。頗自悔也。

書姜子刲臂詩後

唐以前未有以刲股聞者。自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民間乃以是為孝。而韓子非之。宋子京著之唐書孝友傳。然而其事不絕於天下。朝廷間亦未嘗不少與旌之。豈非以獨至之行。有不可廢者與。近儒嘉興王氏元啟言曰。韓公此文。當分別以觀其持論正大。又能反覆窮盡事理。信乎善矣。卒也辭語輕脫。大失其平。致貽後人訾議。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予以為此文李漢編諸外集。意者韓子晚年亦

有所不慊乎心。故門弟子承其意而為之斷。昔者予友顧徵士德言。嘗有此舉。其晚年以為諱。予告以此意而未及著諸文。今茲故人梅孝廉春次女踵而行之。友人姜子皋為詩以述。復以屬予。予謂其事其辭子詩盡之矣。故復舉斯言。以書其後。使覽者毋惑乎韓子之辭。而致為一偏之論也。道光丁未孟春月姚椿書。

顧孝子記畧書後

周官大司徒教民六行。首孝而終以任卹。所以示民厚也。顧孝子巽之既卒。韓君璜終其喪事。君子應陛

又為之記畧。可謂不欺死友者已。應陛又以傳屬予。予謂予所述當矣。紀事莫若實。使疏者言之。不如親者之言之可信也。至於孝子得天之薄。世之人皆知哀之矣。夫復何言哉。戊申仲秋日。里人姚椿書。

跋鮮于伯幾臨蘭亭冊

昔人評漁洋吳興兩家書云。太常不及承旨之秀麗承旨不逮太常之蒼古。南北之別。意者在此。此卷舉力渾厚。當是鮮于得意書。公每懸臂奮筆。自詡腕絕觀此本是立幅裝為冊子者。紙渝墨敝。而精神煥發然亦不能再付潢匠矣。予勸月滄鉤勒入石。當必有

意也。

跋張天扉經史法戒詩後

天扉此詩以樂天康夫賓之樂府之體。將少陵退之子瞻忠厚之意。其格則古所未有。其義則君所亟聞。若以陳諸經筵講諸資善。而使樂工侍人。日夕歌誦所為裨益。當不在大學衍義資治通鑑二書下。起聖人於今日而刪詩。此與荀子成相篇及香山新樂府。蓋法所必取者也。

六行軒姜帖跋

錢籜石侍郎論 本朝書法。謂湛園書當於神仙中

求之。不必與尋行數墨家。較量工拙。而梁山舟學士亦每推重湛園。及陳星齋太僕以為 本朝第一。湛園自是傳人。其詩古文皆脫去當時氣習。不獨書也。其論書云。人皆趙董。我獨鍾王。雖未盡然。大概近之。學士每言姜書以臨二王為最勝。此如熙甫文學史記。不盡似史記也。湛園年七十。猶應扃試。逾歲遂為淨薄少年所賣。瘐死獄中。可為嗜進不止者戒。然當其館明太傅邸時。不肯與閹人交通。風骨故卓卓宜其筆力如此。此冊慈谿胡氏所刻。少海其寶之。

國學生陳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朝偉。字煥文。號蘭圃。姓陳氏。先世居江南上元。明嘉靖間。遷居浙江平湖之乍浦。至君凡九世。君父生子三。君爲季。未晬而孤。兄及姊皆幼。迨長。以其家之艱劬。雖從事於學。輒以持門戶爲亟計。年將四十。用佐其婦翁起貲。乃從事木業焉。尤以敦篤行善。有名於鄉。而教子佩蓮。以繼其志。嘉慶庚辰秋。浙東西病疫。死者衆。然恥請施棺。君名同仁堂匠氏告之曰。施棺當充裕。急畧吾廠木資。周給其恥者。則使來以籍貲。既乃去其籍。先世塋葬觀山常山。觀山四。常山十八。其頹圮者。君皆培輯之。甃西塚外大小石橋皆

修整。先備水龍於城外。城內火起。倉猝不及入。於是又置一於城內關聖廟。其旁近棺厝。急不能移者。又添設役夫二十名。使之遷舁。餘貲付他質庫。爲經久計焉。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暎夷犯浙江。君先挈家屬他適。命佩蓮專意官諭設義勇事。先是閩有饑。制府命招遠商。君運米萬五千石。往其地平糶。折耗萬計。大府優奬之。至是又命君父子。專主捐輸。君既自輸銀二千兩。復又勸諭至逾萬。僉夫丁一千二百名。充義勇。黃巖仙居人寓乍者。多無賴。君皆僉入。給持籍爲揩考。事既以集。而衆亦靖。踰年。中丞劉公。以閩兵至乍。諭君以重設。君不辭其勞。當夷破乍時。君所有悉被掠。聞之色夷然。事定。或謂宜聞諸官。君慨然曰。身外物何足多校。控訴不已。徒飽胥吏橐。累及鄉民耳。是年。　恩詔免被兵處所錢糧。君曰　皇仁不可以不廣。命凡佃舊轄畝一石者。止取六斗。其臨事識大體如此。佩蓮以義助　恩授候選同知。議叙知府銜。君以是封奉政大夫。晉朝議焉。而二子佩堃佩瑛。亦授議叙鹽運使提舉司銜。予惟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本俗六安萬民。而睦姻任恤之媺。又以教萬民而賓興之。然則里閭耆耇博篤懿行。爲上

所尊禮。是三代之盛軌。而王道所由始也。是宜爲銘。君娶石氏。封宜人。子三人。女五人。孫十五人。佩蓮實來請銘。銘曰。

爲善於鄉。爲德於陰。天之報施。視爾淺深。德能格天。反風滅火。古昔有之。是誠在我。先靈洸耶。子孫繩耶。人言云然。此其徵耶。

姚氏盤龍塘阡表

吾姚氏系緒遥遠。肇於虞。詳著於歷代之史。而吾宗獨不幸。自七世以上。昧其所自出。自高祖以上。又或失其名諱。蓋自高祖以上一世曰茂泉公。再世曰慶

泉公。三世曰繼泉公。濬德田間。獨其生卒葬址。詳誌於神主之陷中者。使後世猶得以考見。今據所知者載於篇。凌石公諱天麒。生順治甲午年。年六十而卒。與高祖妣姜繼顧同祔葬於茂泉公諱允倫盤龍塘之八畝浜。妣顧氏在焉。其上世繼泉公慶泉公。皆葬横雲山。自茂泉公下。曾祖考有成公。諱士英。妣徐夫人。葬吉祥匯。祖考柳村公。諱宗侃。妣瞿夫人。葬計家塼。考通奉大夫一如公。諱令儀。妣許太夫人。葬東佘山白石山址。三世皆以通奉為公貴。贈如其官。茂泉公以上。世代湮遠。弗克彰著。又系皆孤傳。蓋自凌石

公而始有子四人。有成公次三。尤以積善聞於鄉。人稱之曰三佛子云。盤龍塘在府東四十五里。達於舊江。亦曰蟠龍浦。其地勢廣長凡八十里。地有浦有涇有浜有港有匯有口。而八畝浜之名。不見於志。不知為志失之歟。抑或為他名所誤歟。志云。步其徑僅十餘里。而迴復逶綏。逾四十里。形家以為佳穴在焉。然亦不知其竟何如也。計家塼吉祥匯。皆去城近。而横雲佘山尤著名。或不致迷失。盤龍塘去城獨遠。它日子孫。或不能往。故特為之阡表之辭以紀。嗚呼。吾祖宗世德之懿。至吾兄弟而發越殆盡。椿既以虛妄之

學。謬竊文繫。捷又以儒官獲祿。倖晉一階。未及有所報効而災疢及之。今者蠹暮德弱。計弗克有所增補。欲思有以永其澤。惟著文字以示久遠。用待子孫之有力者著其事。嗚呼。世之君子。有以哀其志。而吾子孫尤當深念之也。道光二十六年冬月。孤孫姚椿表。

刑科掌印給事中趙君墓版文

君諱柄。字衡西。號斗垣。姓趙氏。先世居上海之浦東高昌鄉。始祖訓用。耕讀衍其家。高祖宏璧。以孫秉冲貴。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曾祖綸。祖文録。以子貴。贈奉直奉政大夫。配皆贈夫人宜人如例。君考諱溶。

軍功議叙縣丞。奏留四川補用。從征軍營。卒於王事。君以孤童自奮。文學發聞於時。北游京師。從叔侍郎公供職　南書房。命襄辦繕注　御製詩文集。由是益練達時事。嘉慶十八年。中式江南鄉試舉人。閱三年。成進士。君所居官曰國子監學正。翰林院編修。掌福建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刑科掌印給事中。所任職曰　國史　實録館纂脩。道光元二年福建浙江鄉試副考官。三年會試同考官。從祀　西陵巡視東城者再。奉差稽查興平倉南新倉祿米倉事務。況瘁從公。卒致委頓。未及中壽謝世。悲夫。卒以道光七

年五月。年四十有三。君自入官後。為學務研究　朝章　國典。蘄為有濟實用。衡文拔士。時稱得人。其官科道時所陳　奏。多涉當世要務。劾河督嚴烺。違例以地方人員濫保河工。巡城時。劾宗室興安於中途攬却官倉米麥。及訪獲蔑倫弃死重犯。皆奉　俞旨褒賞。而稽查興平倉。復劾奏監督誤放米石。致失限期。亦奉　俞旨。人皆以君為能舉其職。將大有所表見。而不幸遽卒。故其所可載者止此。配鍾恭人。寶山人。有賢行。來歸後。承姑葉太宜人教。維謹。其後贊夫訓子。皆可稱述。卒以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年六十

一。子一。光勳。予家與君世有交。舊所及見者。上下凡三世。而顧未識君。獨於朋舊間聞君才行之美。其事皆有可徵信。今因光勳將祔葬恭人於君塋。屬為表墓之文。時去君之葬期也遠。乃考漢人金石文例。為墓版文。置諸隧外。以影君志事。以畢光勳顯揚之心。後之君子。庶幾有考焉。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婁姚椿撰。

顧孝子墓碣

孝子姓顧氏。名翼之。字聖扶。自號雲門。為婁縣學生。居邑西郭外。父壽高。潔善鼓琴。孝子傳其學。奉母終身不娶。人問之。孝子曰。娶婦以為親也。苟不善。且重累親。奉母必具甘旨。自奉乃甚菲薄。人以君為過。母歿。遂茹素終其身。人尤以為過。君曰。母病篤時。思進某物。謹白曰。聞病者茹葷病且甚。俟少間乃敢進。既固違母心。而卒不起。此何心哉。葷者。俗所謂魚肉雜物也。君以積痢。卒茹素致泄疾死。嗟乎。君誠過矣。然而世之不及者多。得託乎中以為名。而不自知。則君之為過也亦宜。君卒於道光二十八年正月辛巳。得年五十有六。友人楊明經秉杷為之殯。志韓孝廉應陛述傳及雜錄。君可以不死。予特纂其略。以揭諸墓。

君重葬其親。其卒也。見夢於從子煌。乃克葬於湖練濱。碣之曰。

孝為恒行。獨至者性。天定人勝。可以言命。吁嗟乎可以言命。是為孝子之堋。過者生敬。

馮少眉墓誌銘

君姓馮氏。名承輝。字伯承。自號曰少眉。先世自吳興遷居松江。為婁縣人。五世祖諱祝。嘗客鄂文端公幕府。能詩有聲。君所嗣親諱大淵。為乾隆癸卯科舉人。蚤卒。所娶盛孺人。以夫弟大紳子為嫡嗣。君也。君承厥母教。勵篤於學。與同嗣弟繼耀。俱以弱冠為縣學

生、而繼耀亦蚤卒、君哀兄弟多故、又體豐不良於行、遂不復事進取、盛孺人卒、未及獲旌於　朝、君既得請如例、又為六世祖妣高孺人請焉、所居錢涇橋北、其西為明夏考功允彝自沈所、而陳黃門子龍就義地亦相近、君手繪二公遺像、以考功子完淳祔、為二軸、付直指巷僧守之、歲時與邑士大夫、輪主其祀、君於學尤耽詞及書畫印識諸事、詞最得南宋諸名家風格、畫合文惲兩家法、印章繆篆、參會元明諸氏、與夫近人之摹秦漢者、最自貴重、不輕為人作、其論金石刻鏤、謂會稽禹穴葬處、非舊地、元潘迪所釋石鼓文、有訛誤數處、著兩漢碑跋二卷、及金石前一書、多書古錢帶等事、不分卷第、書將蒐續未已、蓋其性篤嗜而喜多能如此、長洲王學博芑孫、謂其以歐趙金石之餘、兼吾邱鮮于之風尚者、信乎其近之矣、君性泛愛樂施予、然亦不喜近俗人、所與交則必有終始、類皆一時知名士大夫、予中歲後、多出游在外、君每作詩見懷、及歸、亦不數數見也、道光辛丑、予在楚中、驟聞君以昨年十二月卒矣、年五十五、悲夫、以口年口月口日葬於口所、娶沈孺人、先君卒、子二、晉昌秀昌、予自楚歸三月、晉昌請追為之銘、念以累世交舊、義不可辭、其文曰、

以為介邪其節通、以為華邪其行恭、匪窮而工匪封而崇、是迺畸士之幽宮、其諸聰明知慧文誼兼隆如古之所謂大馮公者邪、道光二十八年歲在戊申孟夏月、同邑姚椿撰、

汪孟慈文

臺靈
禹奇
眞序
僧彥
盧八
厓鐵

禹拜關

炙（从灸）
襲（巳）
伏（从犬）
蔡碑
舊已
爭藏
鐵鑿
跋關

答吳山尊先生書

喜荀頓首山尊先生閣下昨承賜覆敬閱尊體右臂作痛此是風濕積于筋絡律以巢元方之法鍼灸最有靈驗然古人謂春夏忌鍼灸靈樞素問甲乙經之術明江瓘已謂失傳則外治之法祇屬無益不得已惟以膏藥治之日來梅雨新晴積濕蒸人肌理伏希調攝百宜以迓釐福不勝慶幸承示吳君頤山費筍本醴泉銘所撰跋尾引通志略載率更書二十三種今攷率更書為鄭氏所未見者如子奇帖夢奠帖勸學帖溫彥博誌僧邕禪師舍利塔銘蘇孝慈銘二張季書與夫人帖與黎明達書與盧八書天氣帖九歌凡十二種鄭氏未著于錄或碑本湮蹟復出亦未可定然鄭氏所錄僅據耳聞非關目見則昔人已識之矣跋尾又云化度寺夫其中訛攷解縉摹而集以謂宋靖康之亂氏藏井中其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椎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據解縉所言亦與此跋小異跋尾又云相傳有解遇已毀本未毀本而牟史元刻不與焉據此語本鐵函齋書跋未可深信宋元明人金石書所錄恐當時所見之原刻見在已經重勒試以金石文字記關中金石記寰宇訪碑錄攷之顧氏則曾經碑下手拓攷訂孫淵如丈亦曾游學關中其時畢秋帆撫部搜羅金石上之內廷多資幕府文學之士為之攷證若醴泉銘果為翻本則淵如丈無容不知今顧係二書并云醴泉銘在麟遊淵如丈于他石重刻者一一注明此碑不言重刻可知麟遊本果係元刻且關內金石記亦謂醴泉銘在麟遊不言重刻本似更可據也伏乞是正

鑿摹

與升又皐

與嘉湖侍郎書

嘉湖侍郎執事僕前于羽堂使者臨發之夕得讀誨椷是時酷暑使人煩納亂飛堂庭敗肌手不得專力於書乃草草報命未也展詞夫僕非有過人之學行也父師之教集益良多友朋之資所得不少外人好之者誤以為少有學行願執事勿輕聽人言而以僕之所聞於父師友朋者為他山之助一得之愚則泰山河海未必無補萬一於千里訂交之盛心其庶幾乎僕聞皐陶之語大禹曰在知人所稱九德有味其言孔子視其所以三語本文王官人之篇孟子亦述之而孔子眾惡必察眾好必察與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語可謂明且清矣孟子左右諸大夫國人皆賢察然後用之語與眾好必察眾惡必察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數語相為發明僕無薦士之權而有知人之鑒自少讀尚書皐陶謨及論語孟子反覆玩味數十年來以之取人雖有所得要皆不吾欺也夫國家之治亂視乎人材風俗之盛衰本於學校乃觀隋唐以來取士之法不及古人人才不盛學校亦衰東邦策論取士僕能知古知今有體有用無患乎人才不出學校不興猶恐樸學之士長于行誼短于文詞一日文詞工拙不足以覘實行則吏部進退人才是可補國家學校之所不及誠使其人經明行修通經致用羅百工藝事胥賦之人皆可升之廊廟如以為傳說伊尹太公後世罕見近觀李林亦為胥吳間田野老安在無人材雍正時李衛即胥販也而為名臣是升舉之文不足以覘其實行也久矣夫學乎天下之道終以好惡絜矩為仁者能愛人惡人何也本之以誠意持之以修身善善而舉惡惡而退不至如春秋之郭公則治平之法孰知知人者哉以人事君大臣之道備矣闢門明目達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以堯舜事其主非禹皐之臣哉勸人以堯舜事其主非禹皐之友哉夫是之謂良臣夫是之謂良友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不宣喜荀狀

久

僕架上

河漢拜

遺線當作綫

古均仍當作

韵補

與某大夫書

前蒞引堂使者匆匆東旋奉寄寸箋未暢鄙意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厄最甚自秦至宋凡遭七厄朱子始疑僞古文是非始定閻百詩令其子詠取諸類四十七條大全集六條彙次成書名朱子古文書疑今其書祗少廣州經解未刻古文尚書疏證今經解盛行疏證無重刊本恐久遂弗傳明梅鷟尚書考異在百詩之前久亡刻本至嘉慶時始有傳刻不絶如線年可匆懇我尚書之學經解大備惟疏証不可不亟為流傳僕上只一冊亟取奉寄非徒一時傳播實欲千古長留如皇侃論語疏七經孟子考文羣書治要之類豈非佳話儻集好事君摹刻執事之名亦當不朽想不可漢斯言至今古文并列則攘觚如星行尚書疏段茂堂王氏尚書撰異并有單行本并列於廣州經解前東使於琉璃廠得廣州經解想可備觀也惟未知何人所傳耳至易圖明辨洪範正論易漢學孟子字義疏證皆經解所缺不可不請之書又韵學至魏晉以後三百篇古均遂亡明陳季立第毛詩古音考始斷從古至顧亭林炎武音學五書始昌明之至江春修水愼修之十部分為十三部名古韵標準戴東原震分為十五部名聲均表蕃韵考段茂堂分為十七部王先生念孫分為二十一部段亦晩年分二十一部江晉三有詰閒門著書與段王暗合深為段王所許王之二十一部附見其子文簡公引之經義述聞江書名詩經韵讀羣經韵讀廣韵四聲正入聲表楚辭韵讀先秦韵讀諧聲表等韵書說而後古韵之說定今經解有顧之十部戴之十五部而無江之十三部是有祖無禰又無王江之二十一部是有父無子不有十三部何從引而申之為十五部不有二十一部古韵之說何以定論且經解刻音學五書亦略而不全此猶四肢五體不備不全未覩其五書不能得其會通也四書朱王毛西河攻之太過經解刻毛書不刻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亦未覩止也有好事者補刊經解豈非千秋盛事哉丁酉七夕甘泉汪喜荀狀

荀卿

顛傅廢

戴不勝戴盈之辨

孟子戴不勝戴盈之趙注一云宋臣一云宋大夫不以為一人王伯厚姓氏急就篇云禮戴彥自注宋戴公子文之後有不勝盈之（四）兩人并舉亦不以為一人至邢疏乃謂戴不勝字盈之（一作乃謂戴盈之邢戴不勝字盈之）案疏為鄙武士人偽作不足置辨闕疑君若猿

本朝大儒頗疑其說且述其孫學翼之言善于四書釋地大以鄒卿伯厚所未闡餉以士人（一作宋人）偽託之書豈蒙聽採之說補先儒之闕失（佚一作）善知其惑也且不勝進善士于君側盈之不能行王政一人所為豈顛倒若是盈之事他書無所致惟戴不勝見於孟荀卿書荀子（一作所稱戴子當即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為戴戴不勝僕薛居州傳王者（釋名剌載也禮記月令戴勝釋文戴）本作揚氏說必有所本是亦不以戴不勝戴盈之為一人也奈何廢諸家之說而剸意求新哉（一作揚氏所本縣此往哉）

二避字似應皆作辟

靖言庸回解

貞觀政要君道篇魏徵曰靖言庸回不能惑也戈直集論引虞書靖言庸違按庸回共工同時人名亦作康回楚詞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以康回爲共工名誤也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蓋通釋康爲庸是也今按魏徵語亦以庸回爲人名回與違通尚書後案云詩大雅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春秋晏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避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違是訓違爲辟與回同按王說甚確惜未引魏徵語以爲之證（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譖庸回服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

三國志陸抗傳引書作靖譖庸回詩常武徐方不回箋猶違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厥德不回注後漢蘇竟傳注並云回違也又書泰誓下崇信姦回傳詩小旻謀猶回遹傳鼓鍾其德不回傳左氏文十八年傳靖譖庸回注昭二十年傳不爲利疚於回注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注晉語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注晉語夫以回鬻國之中注又以蝦其回注公室之不回注並云回邪也廣雅釋詁二回衺也國語周語以逞其違注晉語若有邪質注並云違邪也是回違二字義並同

微

叢子

至于敬寡解

尚書梓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按小爾雅寡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又叢孔叢子引呂刑哀敬折獄敬作矜（孔叢子雖係僞書然三代兩漢故書雅記動見稱引亦如汲冢竹書未嘗無所本也）此敬寡疑亦矜字矜寡即鰥寡古音近通用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詩何草不黃何人不矜詩攷引韓詩作鰥尚書大傳洪範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引書作毋侮鰥寡是其證也又齊詩敝笱鰥與雲爲韻楚詞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是古人讀鰥爲矜故集韻通作矜

木本論語釋文發勤記敬寡解郭公解字數確駁正郭亡尤確所謂論古有識也王念孫識

歸

西
幷 并

急救章

救當作就

郭公辭

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左氏無傳公羊穀梁并謂郭公名赤即歸曹之君失國而歸于曹杜注左氏云蓋闕誤也自曹羇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左氏故不采用姜笥按周之封上公者無郭國虢爲上公者郭聲之轉郭公即虢公也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孔注郭叔文王弟王伯厚補注引唐書世系表云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虢通作郭其證一公羊僖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穀梁傳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虢通作郭其證二公羊晉師伐虢傳虞郭見與虢通作郭其證三左氏春秋昭元年會于虢穀梁作會于郭其證四急就篇郭破胡顏師古注虢叔周王季之子也受封于虢其地今陝州陝縣是也後爲晉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氏郭者虢聲之轉也其證五隸釋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其證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其證七元和姓纂周文王之弟受封于虢或曰郭公其證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郭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東虢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又古今姓氏辯證與此并同其證九通志氏族略虢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其證十姓氏急救章兒匡袁從虞裴郭自注郭氏周王季子虢叔之後虢聲轉爲郭其後爲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國也其證十一路史後紀虢仲虢叔文王敬友二卿仲曰西虢遷上陽爲南虢而留者爲小[illegible]滅之叔爲東虢平王奪其地楚莊王乃求其裔孫叙封之陽曲曰郭晉滅之其證十二（據路史則本可據此證與他書符合存之以備一說）以上歷書所紀大同小異并以郭爲虢聲之轉元和姓纂新唐書姓氏急就章并有郭公之名尤明白可據陋儒不得其說據齊桓公問郭亡一事改易經文以郭公爲郭亡不知東虢亡于春秋之前西虢亡于僖公二年此時安得有郭亡之事郭公之見于春秋或朝聘或會盟書闕有間其事不可得聞必求其說以實之則鑿矣（春秋大事表云今山東東昌府東北有郭城按古今異地同名者不可勝數安得以後概前耶）

李伯樂化度寺碑文云虢叔乃文王所咨郭泰明人倫攸屬蓋本蔡中郎集之唐見識

唐顏魯公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郭本虢叔之後又郭公廟碑銘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於周之虢叔號或爲郭因而氏焉李唐以前譜牒皆掌之官故二碑皆書之鑿〻不必盡藍本於中郎集也（吳樹聲識）

郭莊碑
篇中皆
有更正

苑嘗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解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據此則孔子嘗有是言有子引之以證孝弟爲仁之本以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明是釋上文之詞古人語皆有本不必引證書目如後世著述家例先秦漢晉人猶沿其義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應據

公伯寮非孔子弟子解

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寮文翁禮殿圖弃以爲孔子弟子（朱竹垞孔子弟子攷引之）漢書古今人表公伯寮列第四等與南宮敬叔孟懿子爲伍殊爲不倫元和姓纂通志略并同廣韵止謂魯大夫不以爲弟子困學紀聞以謂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諸儒聚訟紛紛不已不知孔子稱弟子名而不氏稱公伯明非弟子且孔子言其如予何一匡人一桓魋一公伯寮皆與聖門爲難者寮之罪雖從末滅然以升堂入室之人不應攻擊同志使公伯寮果爲弟子孔子必以非吾徒拒絕之今日其如予何先生于弟子不應出此言也攷今本集解馬注云魯人弟子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引馬注一本作魯大夫知馬不以爲弟子可正今本集解之譌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解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注云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公孫丑篇湯一征自葛始遂溯用兵之始而言此處既曰始征則載字不得又作始字解趙注後一說于義爲長詩小戎載寢載興文選注十引作再寢再興呂氏春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載再二字古人通用又按朱子奢豳州昭仁寺碑云殷后二十七征路史云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于諸侯按路史不足據依然讀載字屬下作載十一征與趙注合二十七征與朱子奢說合非無本也

釋抽字義

毛詩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云讀止謂遒讀之讀史訓爲抽紬或雅號說文籀从竹擢聲擢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抽（通言籀本說文手部擢引也从手擢聲抽或从由[illegible]）（書所見本作籀邪）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有敗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據此則抽籀二字通用惟改抽作籀未之深致善前景方言抽讀也史記太史公自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如淳曰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曰謂綴集之也抽訓爲讀毛公本漢儒相承之故訓師古改作籀字是不知抽亦訓讀匡謬正俗與史記注同出一人之手何以自相矛盾不審本人料誤之書曾及此否又按廣韵抽拔也或作紬紬引其端緒也與史記紬字正同

撙（从尊上條八不从丷）

釋撙節字義

禮記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撙猶趨也正義撙趨節法度也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乃退讓之事釋文撙節祖本反猶趨也七俱反稅也向也義與鄭君合錢少詹事養新錄云撙當為𠟃說文𠟃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繜屈仲尼篇尊貴則恭敬而繜其義皆與撙同春葡案六經所見之字說文不載者甚多若據說文以改曲禮未免有改字且說文字義亦與鄭君不合致說死撙節安靜以藉之此撙節義當與曲禮合

釋頻顑字義

頻顑與嚬蹙通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注引孟子頻蹙而言謂人嚬眉蹙額憂戚也頻又與瀕通說文解字涉水顰蹙又與顰通方言顰懣也郭璞注顰音頻謂情懣也廣雅亦云顰懣也

篇中戚顑字應作顑說文算　也故可應孔子戚顑食舊蒲並衆庚書戚顑而相合皆此字顑頷字混蓋朱注孟子始之陸繼輅識

覽

伊尹歌晨露攷

北堂書鈔卷十八引韓詩曰命伊尹歌行露九經解鈎沉列入召南按呂覽湯率六州討桀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孔穎達商頌置我鞉鼓疏引此云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護之樂別曲名也據此則行露乃晨露之譌當是商頌注文余仲林誤入召南也

刻

久幷處之書

青史子攷

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盧辯注一云青史子雅雨堂刻本凡例云疑校讐與註相混以無左證姑存之細味此語是未審盧註所本是書刻于揚州戴先生震為之校正不知何以失致書前按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青史五十七篇註古史官記事也隨書經籍志青史子一卷蓋其時已非完書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未著錄則其書亡佚已久其有單詞軼說可與大戴禮并錄者風俗通義引青史子云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平辨古通書平秩東作）故以雞祀神也文心雕龍亦載其書宋人氏族之族亦列其篇目通志氏族略云英賢傳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古今姓氏辯證云漢藝文志有青史氏其書五十七篇世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說蓋本於此據此則鄧名世所見之漢志作青史氏與大戴禮正合又姓氏急就章注云青史氏漢小說家有青史子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據此知王應麟所見之大戴禮作青史氏與盧辯所見本異至以青史為作者姓氏則漢志所未及也又按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疏似有脫文按此節與保傅篇所載胎教相類疑亦青史氏之言

處

曳盟盜

關船幫

彌德參

議禁曳刀手紅鬍子盟黨强盜教匪會匪械鬥惡棍銅船鑊船遊幫水手不用

肉刑說

自漢文帝議廢肉刑後人無所畏憚論大辟者歲以萬計而四川廣東福建三省為尤甚世固有謂肉刑不可不復者又有刓眼釘掌剔足筋諸刑其慘酷與肉刑等而民終不可禁邇書苗識凡殺人者抵死為從者使大指折損不能持刀既可以全生復可以弭亂從此不禁自絕化奸為良豈非三代上德禮政刑一以貫之可為終古不變之良法美意哉願與良有司參之

刑舊

衰迫

駁救生不救死說

今之幕友治刑名者大率救生不救死直省州縣刑部司員亦如是用心竊以生者幸逃法網無以警戒將來死者含冤地下無以昭雪疑獄天理

國法置之不問無怪人心風俗不能為之轉移且有為死者索命之人可勿戒哉即如謀殺故殺改作誤殺强姦改作和姦雞姦改作舊開盜案改作竊案昔犯此作為從此風一開必致普天下祇有軍流徒罪而無死罪甚至逆倫重案可以梁照作誤傷題

奏變請希冀邀

恩試問官吏何心甘而為此若非受賄受屬舞弊營私祇是不忍之心迫而行之天下有幾人哉是其託詞于救生不救死尚文飾之辭也執法者審之

大學說序

上元曾君興之以程朱之性道勵程朱之躬行以貫生之文章闡貫生之經濟下壽奄化君子惜之所著文十七卷刊行于世人多以文士稱之其子嗣傳懼失其真迺復梓大學說一卷壽萌慕曾君之學行壽其子能讀父書以女子子妻之一日其子以其父書請序于壽萌壽萌以大學有曾子曰一節似記者之詞或曾子述孔子之言著以為經記者述曾子之意及先民之言分以為傳禮經之精義存焉較之曾子十篇蓋相伯仲後人不知誠意在慎獨慎獨在好惡以大學為理財之書侈言平治流於霸術聖人不若是也唐堯允恭克讓協和萬邦孔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德立功其在斯也夫惟孔子言仁言敬自曾子始言誠子思孟子因之好惡在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本誠意以愈推愈遠是以平天下在絜矩用人理財皆本此好惡之誠而已曾君之書所未及者因并著之汪壽萌撰

尚友記自叙

昔阮相公撰儒林傳未成遷漕運總督以其業囑壽萌藏之名山壽萌因補其缺為家傳若干篇所以備史臣采錄也未為史官不敢作傳名之曰尚友記潘少司馬錫恩為丁卯同年生撰文苑傳史傳未成調河道錢學士林為壬午薦主撰儒林文苑傳亦未成臨蘇以手藁付壽萌因屬其門人王按察使琛校梓復補二公之闕附尚友記大儒如湯文正陸清獻孫徵君經師如閻百詩惠定宇戴東原程易疇王懷祖王文簡（伯申先生謚文簡）以有國史大臣傳湯陸儒林傳（孫閻惠戴）及阮集（王懷祖）湯銘（王文簡）嶽志（程易疇）故也然當補載尚友記刻行吾歙汪雙池江慎修吾揚朱止泉王白田無漢宋門户之見實事求是躬行實踐蔚為大儒江汪已配食（儒林傳）朱子朱王名在儒林其書當為世寶之至陸清獻為薛胡後一大儒尚友記補傳未成所以難成因傳藁萬言未定草耳壽歙守朱子晚年之教不習禪學師傳如是也至王文成之學陝甘河南有之此可告後之明道者户部員外監督翰濟倉掌井田科事甘泉汪壽萌撰

梁

甚

甚甚

宋十行本春秋穀梁疏跋尾

汲古閣十三經注疏舛誤不一穀梁尤甚向苦其難讀庚午冬得宋十行本是正脫訛稱快汲古閣本經文訛字脫字如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脫公字莊六年三月訛二月十四年鄄之會脫宋公衛侯宣九年楚子訛楚人襄六年庚辰訛庚寅昭八年陳侯溺脫侯字傳文訛字脫字如隱公八年惡入者也脫入字泰山之邑也脫也字莊二年爲之主者卒之也脫主字二十四年譏而日之也訛月之二十八年無外災也訛我災僖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脫吾字重明字二十二年稱亂于上脫亂字二十三年茲父之不葬脫茲父之三字宣十年及之訛友之昭十一年一事注乎志訛註字襄元年故卜免牛也訛免卜六年可以書弗受也訛何字宋本俱一一不誤毛氏所刻是從九行本翻本原書脫誤或不如此之甚甚矣校書之難也

者

侯

臧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此碑明神宗時始出得之者錄于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此本較顧所藏本不少一字其爲初拓本無疑碑稱右扶風隃麋侯相掾隃麋漢書作隃唯續漢書作渝此碑作隃可正續漢書之譌碑稱曹全討疏勒之罪定郭家之亂孝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以同產弟憂棄官又有善政於民是其立德立功宜不朽於後世范史顧不爲立傳使非有此石之存將以全之行事湮沒不彰其何以爲士大夫勸乎以知金石有功名教也

朱竹垞題此碑云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嘆此碑爲難得朱竹垞太史先予生百年已歎是碑之漶漫予後生百年而得是初拓本其寶重當何如也

乾隆乙巳先君得漢畫象石門於射陽後又得周玉虎符齊陳逆簠於江都肆上因顏其居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日夕坐臥其間復以所藏金石文字羅列几上命壽筠侍先君每執一器顧壽筠曰爾以是換酒壽筠固辭先君爲之色喜其時壽筠年七八歲違家不遠有爲無成今且十一年矣痛心昔事聊復書之

又畢作俾

漢溧陽長潘校官碑跋尾

漢溧陽長潘校官碑今在溧陽縣學碑云羅蕠竹之廪蕠即孫字五經文字引經典釋文云荪又作孫（今本釋文脫文）案孫荪本一字蕠竹即孫竹也此碑作蕠可為陸氏之證且足補今本釋文之闕又俾字作畢案荀子宥坐篇畢氏不達注讀畢為俾此碑畢正作俾知楊倞非無據也禽即擒字精碑作猾隸釋據所見本作溷曹全碑陰同廝即虜字唐公房碑同碑文隶賞南無之　有夫　德之絕掾凶字有夫二字外覽百家衆儒儒字脩　之迹脩字復從三年復字反夫俗之禮夫字凡七字皆洪氏隸釋所未錄今、按其文猶了然可辨焉

著

唐萬夫人墓誌書後

嘉慶十七年揚州南門外葫蘆門人家治地得甎誌一蓋一式以寄喜荀喜荀園購得之誌作于大中六年有序無銘疑是其家所錄非出文士之手然樸直簡淨深合古人誌墓之例當時駢四儷六之作卮言日出或有所不逮誌稱萬夫人歸于閻氏之室考閻氏為唐時著姓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其遷江都于書無考元和姓纂所載廣陵郡望有吳氏胡氏韓氏顧氏皋氏洽氏劉氏林氏馬氏景氏戚氏獨于閻氏不言望出江都意者遷徙無定或蓋土之寓公輿誌稱窆揚子縣界江濱鄉白社村案舊唐書地理志揚子縣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元豐九域志真州大中祥符六年升為州治揚子縣地東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三十里東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二十里考唐時揚州城在當蜀岡之西今之郡城南門相去僅十餘里據誌所稱揚子縣界則唐時揚子縣與揚州相去較宋時尤近王存書雖宋時之疆域也江先生鄭堂云方輿勝覽揚子縣城在城外十五里即揚子橋據此則今之南門外正與揚子橋相去不遠尤為確證誌稱夫人終于江都來鳳之里又所稱江濱鄉白社村并方志所不載考唐宋時揚州古地名如稽神錄所載通津橋太坊揚子縣北徐氏村羅鄂州集所載文樓巷并足補方志之闕附誌于此以告後之脩方志者

詞　履

漢諫議大夫何公碑文
昔孔子志在春秋子夏傳經公羊爲學漢胡毋生嚴氏顏氏拜傳其業董君繁
露發明大旨至公注公羊春秋今文孤學列於學宮一家之言遂傳于世我
朝曲阜孔氏武進劉氏拜爲是學三科九旨所聞異辭素在　京師校刊宋本
心向往之尋以學治河事出使濟甯徐君宗幹葺公之祠命爲之記者范書稱
公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論語孝經拜爲之注復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經師大業祀于孔廟著爲令典喜荀履公之鄉慕公爲人淡於榮利不仕州
郡進退以禮綵甄懿行公以太傅陳蕃不畏強御當世知名辟參政事遂以黨
錮修學著書伏以漢之黨錮君子居之列公大節千載昭然公禁錮既解羣公
表進道術深明拜于史毋復侍講惟恨年止不悅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
議公出處卓絕上擬孔門學海經神同時比蹤姓且公卿有舉勿廢喜荀不敏
爰綴疏篇昭告儒林以諗奕世乃爲詞曰
儒通天人學明行修風角七分經緯典謨旁涉厤算顓治春秋求古求是入室
問禮堂叢書
操矛郵表百世仰鏡爲流式公之靈祝于道周
道光二十有一年六月汪喜荀撰

試

大清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初公行狀
曾祖璇萊陽廩膳生
祖元方進士官同知
父之模官江西督糧道
山東萊州府萊陽縣初彭齡年七十七狀
公字紹祖號頤園世居山東萊陽以考觀察公葬京西之呂村遂占籍順天宛
平公祖宰夏邑有惠政值歲饑殫心賑卹所全活者甚衆公實生於河南夏寓
縣署幼而岐嶷善讀書十歲通史鑑大義十八入學爲附生
高宗東巡公迎
鑾獻賦
召試
賜舉人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擢御史遷給事中五十一
年分校順天鄉試五十七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明年分校禮部試公官臺諫
數上疏言事以是受
高宗知由光祿寺少卿累遷至通政使督湖北福建學政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擢兵部侍郎
召還京旋授雲南巡撫是時雲南民困於鹽法貪吏握牢盆計口授食而重責
其直民罄產不能償有忿戕掾吏者言官陳其弊
仁宗以疏授公公履任即奏罷官鬻鹽之制令竈戶與民自相市而納其課民
困大蘇又屬邑有里馬里夫採買勒折諸苛政悉奏革之民頌其德建生祠數
十所至今尸祝弗替以親老改京職授刑部侍郎六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
在卿貳多所建白九年以劾奏失實褫職逾年
特詔起用出撫安徽山西陝西任刑部工部戶部倉場侍郎擢兵部尚書凡四
方有大獄輒
命馳驛往鞫再以事革職復起用爲部二十五年今上御極擢禮部侍郎逾月
升兵部尚書調工部道光三年

上幸萬壽山
宴賚十五老臣公與焉
賜詩褒公云宣猷昔日知耿介善善惡惡剔無遲于是知
上之知公不為不深無何以年老致仕
給予半俸越一年卒
賜祭葬如禮公之為疆吏也潔躬率屬僚友莫敢請寄所薦之匪先廉其大率民望者寵章勸之萃吏惴惴戰慄如負芒刺其橋虔擾民者脅易輒不敢逞而閭閻陰被其澤是以所在人畏所去人思立朝剛介不阿事有不可義形於色儀宇魁壘雖屢仆屢植忠侃之性至老不衰身受
三朝知遇之恩歷中外克舉其職清風亮節海內士大夫無異辭居家孝友惇睦厚於義而疏於財其天性篤厚然也公生於乾隆十四年六月十日卒於道光五年七月十四日娶王夫人子二銘岐議叙鹽大使紫熙舉人孫四慶彰舉人慶鈺慶彪慶彬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王文簡公行狀

曾祖曾祿邁植貢生
祖安國官吏部尚書
父念孫官永定河道
江蘇揚州府高郵州王引之年六十九狀

君諱字伯申號曼卿先世居江蘇蘇州人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諱開運治尚書有聲
國初為高郵學生員高祖諱式耜博通五經刻揭貢生秉性方正貧而好行其德不樂仕進以所學授弟子年老於家曾祖諱曾祿名諸生雍正元年選拔貢生理學湛深學者從遊甚眾祖諱安國吏部尚書謚文肅祀鄉賢祠
國史有傳父諱念孫永定河道著廣雅疏證讀書雜志母高郵吳太夫人君穎異篤志於學師或化適君於書義未通者皆識之歸歸一一請益師大奇之年十歲手錄童蒙須知置案頭省覽講朱子小學及呂新吾先生小兒語于日用間即仿而行之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取爾雅說文方言音學五書讀之日夕研求入都以所得質於父父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乙未成進士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陽湖孫淵如先生觀察山東遺書以君樸學受知為賀讀足以鼓舞向學之士辛酉貴州正考官癸亥大考
欽命題擬潘岳藉田賦君為古賦以進取一等第三名擢侍講閱陳恭甫先生遺書謂是名儒分內事不足為不朽千秋者異持以是鼓舞天下之人使不疑貫孔無文章亦斯道之仔肩也充日講起居注官甲子二月
駕幸翰林院與詞臣致柏梁體聯句君與焉又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為韻賦詩
御製東字音字二首其餘字
命儀親王以下三十八人各分一字賦詩君分得竭字韻
賜宴暨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注杜詩及名茶文綺箋絹硯石諸物

蓋 廉 猶敎 爲 晉

韻不獨用於詩也詩韻二字太俳似宜改作官韻或韻書亦可

上還宮詩頌
御製幸翰林院錫宴禮成復得長律二首
命諸王及分字諸臣和韻君復賡和二首翼日暨王大臣等恭進
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頌冊嗣恭纂
皇朝詞林典故充纂修官書成進御
上以卷帙浩繁纂辦完善奉
上諭交部議敘是年又奉
命擢
御製詩
賜紗一端是年翰林院保列一等送吏部三月奉
旨准其一等六月擢右春坊右庶子旋
簡放湖北正考官丁卯
簡放河南學政是年考試試差君以未補官不與試例不開列銜名
簡放學政蓋異數也君抵任訪有某某違
旨密奏
命新任隸撫按治皆得實君課士於阮芸臺先生捐廉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貯各屬學宮至今中州人士猶曰士子知務實學皆王宗師教云中州字音近古爲韻語往往不協律君手訂詩韻一冊令諸生攜歸勤肄任三年而豫中士子鮮不諳韻律者君試士必公服涖堂皇披覽試卷竟日無惰容俟諸生散盡而退三閱寒暑無少間戊午轉左庶子晉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秩滿旋京辛未分教庶吉士旋
派隨
扈木蘭賡和之作甚多既至灤京奉
命無庸進哨留任熱河校編
避暑山莊所藏
高宗純皇帝

虞歉 寬 政飭 廉 祖 直

宸翰自乾隆六年
駕幸避暑山莊至嘉慶三年凡五十八載
宸翰三千餘軸編次既竣蒙
賜文綺又蒙
恩自木蘭行宮
頒賡韻至灤京以
賜皆有紀
恩之作明年擢通政司副使君以銀臺專司各省題本吏兵二部奸胥舞弊要賂令壓擱抵任數日廉得某省一本時日皆逾窮治之而壓擱之風以絕是年
命稽查右翼宗學癸酉八月擢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時畿輔歲歉窮民乏食而京城米禁嚴君曰米之例禁出城也原以防京兵之乏食及杜回漕之弊非禁民食也我雖無地方之責而事關民瘼不敢不言遂具疏以請是摺
留中從萬載辛筠谷先生更有是請米禁遂寬是秋教匪林清犯禁門冬聞有
議修葺
圓明園宮垣加高培厚者君聞之具疏切辯更陳所見蒙
召見
溫諭久之謂爲忠誠爲國君退而焚草其事其辭不之知也甲戌
簡放山東學政
諭以整飭士習並
諭東省大吏某聲名平常前往密查具奏君之任即廉其事以
聞復奉
命查實再奏遵
旨覆入
上遣使往按得實以此知君實可大任又山左州縣不能和其生監生監亦數數干公事前使者或袒生監或庇州縣君曰庇州縣則吏不畏法袒生監則士不立品善平其曲直善治吾士量吏治其吏於是士習端而官方亦肅先是林

爲　覺下仰從　世宇添世　字方字句　謹敎　爲　爲棄　敎　敎　爲　僕　異衆　爲　敎范衆

清灘事教匪多山東人若准任青以正風俗尤務毋於泣學講書後進諸生教之曰爾等身列黌宮讀孔孟之書孔子以攻異端爲戒孟子以正人心爲本爾等受

朝廷教養優於庶民必正己以正人斯不愧謂之士會

仁宗諭學臣課論說以化愚頑君國攸關

訓化愚論其略曰凡人躬逢堯舜之世即當仰道堯舜之化生長孔孟之鄉即當謹守孔孟之教當今乃堯舜之世也

皇上厚澤深仁教養兼備牖民覺

訓諭周詳無非貽百姓以安全納百姓於純正爲百姓者若不遷善改過何以仰承

堯舜之化乎山東乃孔孟之鄉也孔子大聖極言異端之害孟子大賢有距邪說之功無非防左道惑人教愚民之陷溺爲山東百姓者若不棄邪歸正豈不虛生孔孟之鄉乎夫邪教之不可習也有二一曰人所共憤二曰法所必誅何以言人所共憤也盜賊之徒夜聚曉散今邪教之會也亦夜聚曉散則盜賊之行也禽獸無禮牝牡混淆今邪教之聚也亦男女無別則禽獸之行也人倫由此而敗壞天理自是而消亡甚至結黨橫行謀爲不軌則罪大惡極盡所不容僞有餘孽竄伏正百姓所當除惡務盡亟欲翦除者也何以言法所必誅也恭讀

大清律曰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或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新例載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皆斬監候又辦理白陽白蓮八卦等邪教凡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惑衆者爲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擬絞監候爲從者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是邪教惑人法所不宥一經發覺斷難倖逃乃愚人受人哄誘遂至陷於罪而不知以爲可以求福詎知福未受而禍已成以爲可以謀利詎知利未得而害已至甚至結黨滋事尤被誅除今試問定陶曹縣之教匪有幾倖免者乎

共　廉廣　棄　直　郎　廉節

國法昭彰難逃顯戮此山東百姓所共見共聞者自今以後曾經習教者可不悔過自新乎未經習教者可不率由正路乎至於上年滋事之要犯奉

旨緝拏尚未伏誅爲山東百姓者若能訪知要犯潛匿之處縛以出首則可謂

尊

君親

上效順急公不但可以免株連之累抑且可以邀

獎賞之恩矣若夫士爲四民之首生員身列膠庠讀書明理其沐浴於

堯舜之化也最深其講求於孔孟之學也最久誠能仰體

聖主化民成俗之意申明古人黜邪崇正之言爲之剖辨是非指陳利害勸以毋習不法之經卷毋傳不良之符咒毋從八卦教之滛邪毋爲一炷香之愚妄毋學金鐘罩之拳棒毋效鐵布衫之伎倆毋結虎尾鞭之惡黨毋連掖刀手之兇會躬行孝弟忠信以爲之先講明禮義廉恥以使之化庶鄉里愚民知正路之不可棄悟邪教之不可從相與遷善改過以進

聖天子蕩平正直之訓使天下知承

堯舜之化者惟山東爲最醇聞孔孟之風者惟山東爲不愧此則督學使者所厚望也若夫坐視同里之人陷於邪術而不救是謂之不仁任邪術之橫行而己亦受其害是謂之不智

國家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安用此無用之腐儒耶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山左諸生尚其凜承

訓諭風勸而感化之哉又撰見利思害說其略曰古之君子見利思義所以安於正而不入於邪也下此愚昧之人縱不知義之爲義獨不知利之有害乎見利思義固不易之經也見利思害亦保全之道也即如邪教之蠱人甚矣爲百姓者或甘受其愚而深信之則誤於好利之一心而未嘗思其害也蓋愚民未閑禮義廉恥之節但知錢帛之可以謀衣食而免饑寒也則汲汲圖之而不恤其他彼爲邪說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誘也於是借斂錢之說以邀之其入教也則己之錢入於人手其入教而又傳教也則人之錢入於己手展轉傳教則展

爲

陷

轉斂錢愚民信以爲生計遂相與從之馴至持經習咒結黨滋事甚極而不可捷罪大而不可解豈非見利忘害以至此哉夫天下之利原不禁人之自謀而令義之利有利而無害不義之利有利而即有害此不可不辨之於早也今使爲農者耕耘收穫以取其利爲工者備物致用以取其利爲商者市廛貿以取其利自食其力自養其身非不謀利也而以之爲身則身安以之爲家則家安不聞危亡之禍起於一旦者惟其義之合於利而遠于害也若夫八卦教之溺邪白蓮教之兇惡持避劫之說作斂錢之計此天下不義之利之最大者名爲謀利而實欲驅百姓於敗亡之途陷百姓以誅滅之罪彼夫定陶曹縣之邪教亦嘗斂人之財暫肥囊橐矣乃不轉瞬而身遭顯戮妻子伏誅昔日所斂之錢今安在乎然則斂錢之舉利一而害十此不辨而自明者人非至愚亦何苦舉身家性命以徇區區之小利乎自今以往爲百姓者誠能見利而即思其害取之有害者拒之則心不至於陷溺身不入於姦邪雖有習教之徒欲借斂錢之說以相誘吾知爲良民者審於利害必羣起而攻之惟恐或後矣若夫舉首輝等之要犯萬一潛逃而來留之則有窩藏之罪執而獻之則邀懋賞之恩山左素矢效忠之忱嘗切舉公之誼諒不肯使逆亂之徒少延殘喘以虧大義而受株連之禍也並恭繕進呈乙覽奉硃批發還刊布以曉愚民丙子冬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君遇外省京控案詳酌輕重以定奏咨每遇奏案反覆推求必將情事切要處指明陳奏京畿道所擬不當者恒手改之或於召對時數奏仁宗以是深許君明敏有爲焉丁丑充會試知貢舉未入闈會閩省龍溪令朱履中訐李方伯賡芸受贓事總督某劾方伯罷其任旣對簿事無左驗而案事者持之急方伯不能堪遂雉經事聞仁宗知君持正不阿

廉直

直

僞

命偕少宰熙昌往治斯獄君未入境即廉知方伯清直有聲至則悉心推鞫悉得其情乃抵朱履中等罪獄遂平反李方伯之官於閩也所在皆有惠政君抵閩士民林光天等臚舉方伯惠政呈請捐資建遺愛專祠案既定因據情入告上以斯民直道之公得旨允行又奉旨交辦賴乃鶴及鄧謙觀控案至七月而竣事未旋擢禮部右侍郎戊寅轉左侍郎二月與重華宮茶宴恭和御製詩賜硯臺茶甌是年仁宗六旬萬壽恩科命充浙江正考官己卯春命充會試總裁自嘉慶戊辰以後科目文字競尚詞華士子轉相放效以儷青妃白堆垛餖飣爲工是科君與同事諸公督率房官別裁僞體一以清眞雅正爲宗此後文體遂爲之一變試峻命兼署兵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武試貴能挽强武舉於會試時皆强增弓力見長及覆試不符每致停科君監射令所注弓力必以持滿爲度故中選之士覆試無不符者尋以慶節前遇忌辰不請旨燕會素服未合例左遷通政使十一月復授吏部右侍郎庚辰充朝考閱卷大臣是年秋七月仁宗駐蹕避暑山莊龍馭上賓君恭修仁宗實錄上夙知君學行特命充總裁官君率纂修各官恪恭將事敬謹編輯閱四載而書成辛巳

上紀元
特頒恩詔凡應繳官項子孫代賠者查與豁免時君代繳父賠項已完至二萬
有奇其餘豪
恩豁免君歸告諸父父感激流涕而君亦自此負累始輕夏畿輔及山左旱蝗
上軫念民依令所在督撫飭屬惠行捕除君具疏言捕蝗一事胥吏一經奉票
即按畝派夫及率人捐撲則又故踐禾苗即無蝗地畝亦肆行蹂躪藉端索費
是爲民除害之事轉至貽害於民恭讀
欽定康濟錄捕蝗必覽所載捕蝗十宜以設廠收買爲最要之策其法或錢或
米捕蝗一斗給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實則不假胥吏之催促而趨之若鶩
非惟收效甚速且免作踐騷擾之患請飭武英殿將欽定康濟錄頒示直隸山
東大員令其相度機宜仿照捕撲疏入
上以設廠收買立法簡易速如所請以行秋充浙江鄉試考官復充
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二年三月轉左侍郎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八月署刑部左侍郎君以吏部兩部事務皆繁而刑部事關民
命仰體
欽恤之意雖暫時署理每日兩署皆至經數月之久不懈也癸未充會試總裁
四月
實錄遂呈
上以在館諸臣恪恭將事
恩賞抄卷旋奉
命教習癸未庶吉士冬
派武會試正總裁明年春充
經筵直講大臣四月
實錄告成

賜宴禮部
賚緞馬銀幣
召對時
優獎勤勞謂總裁中惟君一人始終其事十一月署戶部左侍郎乙酉充
大考翰詹閱卷大臣丙戌充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官
朝考閱卷大臣丁亥蒙
恩擢授工部尚書凡侍郎升尚書皆由總憲升轉君以忠清亮直
上結
主知由侍郎徑擢尚書一時驚爲
殊遇謝
恩
召對
上諭之曰朕之徑擢汝尚書者爲汝人好非祇爲汝學問好及俸深也君仰承
恩遇圖報之思彌切先是文肅公在
高宗朝嘗任是職父又歷官水部諸曹君秉承兩世遺規素精算術在署治事
嘗取奏銷冊親行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百萬執筆以計日不移晷而畢僚屬
皆驚異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另案懸員率藉自肥而所修新工或反
遜舊工堅固父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君隨侍任所習知其弊故官工
部有請
旨嚴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奉
旨允行時值淮黃不治航海轉漕關孟二壩方興挑濬淮鹺積累帑課不供君
請延衆議考古籌今夙夜拳拳無時或釋惟常蒙
獨對凡有獻納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故
宸衷所陳莫由知其梗概七月充
武英殿正總裁十一月

畀　蓋

賜賞紫禁城騎馬明年署吏部尚書充
朝考閱卷大臣庚寅調禮部尚書君曰昔我祖文肅公任大宗伯十年清操亮
節炳耀人寰吾今復居此職其何以紹前徽而爲報稱地也復任後見署中有
文肅公楹聯云松筠存貫直日月照心清君緬懷先德亦撰聯語云夙夜惟寅
承祖德靖共爾位答
君恩擬懸於先文肅公聯右後以憂去官不果辛卯復署工部尚書父病篤捐
君曰吾不祿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汝母葬已三十年土穴不宜輕啟如有
朽損傷子孫心且死而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之何益汝其識之君奉父
柩歸里遂卜葬於江蘇六合縣之北郊遵遺命也君在里嘗於止齋銘中語曰
行年六十官一品也是人生合止時吾年將七十五古人致仕之年惟祖孫父
子四世承
恩安敢乞閒自耽安逸乎甲午夏服闋入都舟經袁浦閘洪湖淤墊欲至高堰
一觀後不果往易簀前夕猶言及此事曰吾位正卿
國家之事何一不當講求以備
顧問高堰之行未果吾至今悔之在里時聞海塘坍卸曰事關浙右生民
國家財賦吾當講求其利弊焉
皇上撫陳之時集前人籌議海塘諸書參考而得其要以疾革未及上蓋公忠
體
國之懷無時或釋也十一月十二日拜署工部尚書之
命越五日卒
命卿員二十四日繕遺疏入
上心軫悼奉
上諭工部尚書王引之品行端謹學問素優由翰林洊躋卿貳擢任尚書方資
倚畀茲聞溘逝殊爲軫惜著加恩照尚書例賜卹所有應得處分悉予開復應
得卹典該部照例具奏欽此旋蒙
賜祭一壇

蓋　爲　蓋　爲

遣禮部尚書汪公守和致祭於私第
頒祭文一篇
賞全葬銀五百兩
予謚文簡
頒墓碑文一道
賜墓碑銀三百五十兩君性極方正而善氣迎人事君以誠持己以正待人以
恕扶下以樸服官四十載凡有陳奏不自留稿密勿所陳雖子弟不告徧歷六
官領部務二十年無日不詣署嘗曰事無業闕一日不治則積積多精神不能
周徧則察稽疏而弊竇生矣故兼綜他部時日赴兩部不以事繁而或曠也吏
部總司銓政宗例有兩歧者書吏輒上下其手君任少宰八年吏不能爲奸後
奉諱在籍有吏部書吏伺親串中詢君起居者曰是亦可以少休矣爲若輩惜
悲如此則在部之嚼奸覆弊可知至於議定公事不爲兩可之言不爲從衆之
見君爲少宰時太宰某公議以官員遇生祖母之喪父故在先本員爲庶長孫
者令承重雖任丁憂三年君力持不可議未定而君奉使典試浙中持議者遂
奏行之君還議以孫之於祖服止齊衰一年嫡長孫父故在先遇祖父母之喪
則持服三年蓋以承父之重與祖爲體宗祧大法於是乎在其於祖母從同者
一本相承敵體之義也至於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言乃具疏更定前
議云臣部前奏請將父故之庶長孫爲生祖母服喪三年乃推廣孝思之意惟
是情有所伸禮有所屈即如次子三子其受父母之恩與長子同若其身先死
父母後歿爲其子者不能代服三年之喪且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服三年爲
本生父母止服降服一年庶長孫之分原止侔於諸孫生祖母之恩不能加於
父母蓋緣情則罔極之恩即終身持服不足言報制禮則承重之義斷不能加
於支庶仍令其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奉
旨允行汪文端公官禮部尚書奏題缺主事新例名實不符請確查更正事下
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會議君獨然其說疏言官人之道以量才稱職爲先我
朝定制於內外官分設題缺選缺循名責實題缺以勵人材選缺以敘資格二

墓　舊　舊蓋　誤

者判然不同亦復竝行不悖溯查乾隆九年欽定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保題而吏部銓選例內亦載明各部郎中員外主事題缺令該堂官揀選題補成憲煌煌具今未易追四十八年清書則例告成忽於除授門內增纂題補主事既較行走先後一條因就成誤遂與揀選門本例大相矛盾今以後起訛誤之文謂可仍舊換之於理未為允協總之題缺不論資格方與國家簡賢任能之意相符若以題缺主事獨與選缺同較行走先後而繫閱不分賢愚無別於整飭部務鼓勵人才之道均無裨益至謂恐開奔競之門則各部院堂官於題補郎中員外皆不慮其奔競獨於題補主事慮其奔競此不待辨而自明者請仍照乾隆九年原定章程題缺主事令該堂官於屬員內揀選題補以符舊制使題選義例分明庶人思自奮賢才不致淹滯而部務亦日有起色德州盧相國見君之議而難之遂列名與君合詞另為一議以上蓋不敢徇衆以自欺也在部時接僚屬甚謙而公事是非究之必詳持之必力故屬吏畏而愛之莫敢干以私嘗論居官之道謂清慎勤三者清勤皆從慎出宜以慎為主任學政時挾滿之京饋贐有成例君既辭以謝曰我眷屬少養廉足以自給出使各省所至絕供帳饋遺同官屬吏皆服君清操凡兩任學政四主鄉試再充會試總裁悉心衡校試藝而外兼重經策經生名士一覽無遺以故所取之士學問經濟皆彪炳一時焉政事之暇惟以著述為事自庚戌入都侍父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之於冊過庭所聞亦備載之迄庚寅成書凡三十二卷名曰經義述聞不為鑿空之談不為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熟於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初入都時因許氏說文屢說古人名字相因之義發明古訓因作周秦名字解詁一書皆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成是書時年甫二十有五官山東學政時因錢曉徵先生所釋太歲分太歲太陰為二義有不安致明漢志太歲在子為在寅之偽因於試士之暇為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考與周秦名字解故皆合刊於經義述聞中又因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詞小學釋之者如爾雅粵于為曰之類所載無幾自漢以來說經者

反　變

或以助語而釋以實義或不知助語有二訓三訓而皆釋以常解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雖以毛鄭之精猶未免此誤君因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為經傳釋詞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君說經無所不究尤精於轉注假借之字幼承庭訓精通於其父古韻二十一部之分於九經楚詞諸子之有韻者剖晰精微又熟於篆隸遷變源流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詁訓凡漢唐諸儒就借用之字望文生義而未安者君釋以本字無不冰釋理順退食之餘侍父側以致訂為承歡之具父所著廣雅疏證末卷即命君為疏讀書雜志十種亦多列君之說而君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以證成父說芸臺先生謂學通惠戴二家顧千里謂近代通儒程徵君經學錢少詹史學汪明經文章君父及君小學天下五人而已皆知之深也劉文清公贈君楹帖云特學深思心知其意聰明特達文而又儒論者謂非君不能當之君不惑於二氏之學居父母喪不令僧道懺悔曰俗謂此可祈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豈祈之可得謂為此以免罪則是先自誣其親也又不信術數陰陽拘忌之說里俗書而或中曰偶然耳又曰十干十二支自人名之以紀時日十干十二支之分配五行亦自人命之焉可以其生克言吉凶哉居父喪有以回煞宜避之說進者君泣曰是何言也吾親果來是吾子僾見愾聞之所願望見顏色者也安忍避哉又世俗喪事凡親賓來弔者奏鼓樂君以為非禮命設而不作生平篤一本之誼族人之貧者歲時皆有贈恤冬有衣費應試有路費置田數十畝以所入為貧助族人之用終君之身如一日賦性真樸一言一話無不表裏如一與人交不設城府要於忠信遇事謇諤未嘗有所阿比亦未始以清節陵人於聲色紛華澹然一無所好服官數十年不畜妾媵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屬不求精美寢室中古書數架無玩好之設居恆以盛滿為戒故位登極品清約如寒素晚年稍喜蒔花然不求精貴僅市中草花位置庭中謂聊以取生意云爾官翰林時購貂裘一襲服二十年未嘗易迨官卿貳得

賜庫貂則命速成之曰我將服以紀

恩也馭下最寬祇獲有小過多容恕之而約束仍不稍縱奉

末　敎

使各省家人畢無獻佚擾毫末君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卒於道光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原配沈夫人廩貢生同邑諱業廣公女
孝謹德讓勤儉持家歸君逾年而歿累贈一品夫人繼配范夫人原任布政司
經歷
貤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大興諱鏜公女孝慈勤儉侍養翁數十年凡一飲一食
皆手治以進君自爲諸生至官卿士從不問家事范夫人綜理家政內外秩然
君奉
使中外受
命即行從不貽君以內顧憂治家有範而能恤下僕婢莫不畏而知感教子最
嚴句有過不稍假以顏色飲用不務華美雖膺極品之封而家居衣猶補綴親
族里黨賦䘏之先君八年卒

貌

大清中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副使顧公行狀
曾祖漸
祖階升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父愚高贈通政使司通政副使
江蘇蘇州府吳縣顧蒓年六十八狀
公字吳羹號南雅其先江寧人自始遷祖沖齋公徙居蘇五傳至國本明歲貢
生孝行詳郡縣志私諡貞孝先生崇祀專祠以曾孫溶美官
皇朝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生子五次玆明長洲縣學生有聲
復社是爲公高祖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稍長肄業紫陽書院受知錢辛
楣先生謂其文安武韓蘇非貌爲古者補附學生旋食餼與會有諸生之獄公
亦遇難幾不測既而科道風聞參奏
天子遣使來吳廉聞得實獄乃解舉江南鄉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充
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
咸安宮總裁戊辰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
大考一等三名
擢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雲南學政具疏以經過河南地方風聞蠹吏奸民入奏奉
硃批留覽嘉慶十八年癸酉逆匪林淸之變奉
上諭及
詔書公奏逆匪等於
大內森嚴之地尚敢肆厥猖狂
圓明園距
紫禁城三十餘里不可不豫爲之計伏願

教　甄　解

皇上端拱法宮之中當警堂上之戒謹以養德敬畏答天奏入奉
硃批有正人心厚風俗爲本之諭
上命各學政擬禁邪教示一通公所擬條示最爲剴切
上命刊布仕滿奉
旨仍留學政之任公自以受
聖主逾格之恩且念邊士寡陋
昌期若惟尋帖括尚詞華何以廣通書類仰副
睿思於是嚴飭各學教官時加訓道約八條示諸生首正心術次端行誼三明經義以定其趨四參史學以擴其識五辨正文體六講求詩賦七審音韻八論書法有能全讀三禮六傳者令於素所默寫至二千餘字無譌量爲獎賞又擇其能詩賦者俱令應試逐卷面摘其誤公又恐其務浮詞而鮮實用也有砥礪廉隅爲鄉評所許者必予之獎飾謂學政與諸生勢分太疏隔
文廟及登堂獎賞時爲時甚暫不盡欲言每屆試事已畢進諸生口講指畫娓娓忘倦滇會省垣故有書院二所肄業不下六七百人令逐日進署與之講求身砍行之道當自書朱子白鹿洞規並孝經鐫之石嵌二書院壁間採訪孝義節烈輯爲采風錄以昭激勸又於署西偏顏其軒曰樹木擇士之才而質者留讀其中公使滇四年凡經所甄拔發名成業者蓋十之六七迄今滇人士尸祝之每公車北上雖前此曾遭擯斥者必進謁問起居以不得執贄從弟子列爲恨公歿後請祀名宦祠先是公在史館時撰大學士和珅傳甫成即奉視學之
命因以稿付總纂某至是進呈而傳已爲人刪易
上謂無以傳信嚴
旨查問總裁以公原稿進奉
上諭頗詭老無不是乃得不坐公奏請各省考試武童於默寫武經外復默寫孝經四書各百餘字仿照文場經解詩賦之例能作論者以孝經四書爲題更試一場不能者聽奉
旨交兵部議格於例不果行

舁　變

今上登極擢侍講學士恭疏謝
恩同日遞摺請停捐例再疏稱方今吏治時勢所急綱領爲先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尤要奏入
召見
中正殿仰承
今上天語褒嘉稱所言都是者三會奉
上諭保送軍機章京毋庸迴避大員子弟又
諭左都御史松筠爲熱河都統公兩疏爭之奉
嚴旨交吏部議降三級調用改編修公在學政任內奏上十數疏不避忌諱至是
上閱實錄知公賢擢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授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復
授侍講學士謝
恩之日上書陳西域事宜以爲逆回滋擾不難鋤匿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請於喀什噶爾一帶添設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求
皇上慎簡諸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畀之此任以康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必能萬年無事交議允行公寄家書有此時西域尤爲可憂因於謝
恩日上一極痛切之摺數
聖度已容不以見罪受此
重恩但知圖報不復愛惜身家光年三年兩次病已垂危現在實爲餘年不趁一息尚存稍效涓埃更復何待等語尋復充
日講起居注官
擢通政司副使時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公以爲饑民與豐歲糾合易於生事釁泉不盡去終爲國家之患緩治之則養禍源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格其非心必謀其生路復疏請變通鹽法聽民傭價自向有鹽地方收買隨時

文 達 歷知

時納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往一俟豐埸產旺丁力既紓即令課歸丁辦隨人往販不分疆域如此則豐課必倍於前疏上交議不果行公孝孝忠愛憂國如家宰

皇上起諸降謫之餘舉竭忠蓋誓以畢生天不假年賫志長已嗚呼痛哉公性嚴正言笑不苟砥行立節時以古名臣自勵持己待人一主以誠居恒未嘗廢書一室之間詩酌畫又羅列左右至家人生産則未嘗問也夙敦孝友痛念遺顯在二親既歿之後春秋家忌泣下如雨至老不衰公既以文行卓犖負海內重名與人相接喜稱節烈事名臣言行名儒著述聞記不忘尤喜呂新吾先生遺書人來求書輒手錄以贈人與戚洗馬陳通政主持風化尤達政體爲清議所歸從游者日衆其教諸及門猶吾子弟望之深故責之切自戊辰以後凡庶吉屬公教習者時一進謁必以努力讀書爲勸月課詩賦不少假藉公詩文宗法蘇長公賦則六朝唐人爲宗多未留稿書法在歐陽率更張伯英間晚年專法褚登善間畫梅蘭理門求者無虛日手書小楷大學中庸孝經至數百本以貽親友子弟謫官八載戇直之性猶昔外人雖嘗以是沮公且爲公勸而公不顧也公生於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喜荀受知最深公嘗以身後之文相託自以未爲史官不得作傳公歷官至三品例無請謚之文謹具事實上翰林院國史館論撰道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後學戶部員外郎汪喜荀謹狀

敦 解 舊 窮

清故修職郎安徽天長縣教諭張公行狀

曾祖

祖

父

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張宗泰年八十三行狀

君姓張氏諱宗泰字登封甘泉人乾隆五十四年選拔貢生

朝考二等一名以教職用選安徽天長縣教諭奉諱去官服闋選合肥縣教諭引疾歸先世居揚州城北黄子湖再遷郡城母體氣多病前以侍奉翁姑相繼奉養疾遂加增君率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遂膺選拔母久棄養猶發之日君欷歔泣下既擇職天長迎父就養父歿君年逾六十哀毀有加凡喪葬祭祀悉依禮法君少時廉隅自飭既官廣文閉戶讀書以端品望門下士林君道源曾奉楹帖云不爲天下第一事業讀人間未見書君以懸座右天長學宮久圯君履任後適有捐修試院桌櫈之役以試院所餘兼修本城縣試桌櫈士多慕義以出納必謹爲諸生所信遂募學宮升高兩廡暨兩廡之後占者歸於公其他依舊制而整飭之並籌兩丁祭祀樂舞諸費俾要永久事皆勒石去官之日諸生送者數百人君雖爲儒官無時不留心民瘼凡遇水旱偏災本縣而外如盱眙州境奉委查驗君務推廣

皇仁戶必親到口必親點力屏陋規凡十餘年皆實惠及民所至頌之巡撫後官大學士朱文正公泗州知州後官奥撫左杏莊先生心契焉三膺卓薦君不欲出膺民社力辭之遂奉諱里居益安恬退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以君名應

詔府縣採訪確實已加勸轉申矣君不欲居虛名力辭不就君官合肥後以重聽遽請告歸在官不及二年職事修舉殊異官天長時於興舉節義尤時加意以合肥幅員較廣窮鄉僻壤湮沒者多君探幽顯微惟力是視時梁鄉農家有貞女從容就義君不遠數十里親往致其至誠旌表天長志書百餘年未修君採輯不遺餘力節義事蹟舉尤詳勒成志稿十

卷門人何梯刊行君嗜學出於天性研究經史百家寒暑不輟著周官禮經正誤一卷爾雅註疏正誤三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乙部考日長編十一卷行世未梓者有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二十二史日食徵校勘舊唐書唐書天文志疏正唐冬夏日志攷質疑偶存若干卷拉詩文存稿藏於家經史之外旁涉九流具有神解在君爲餘事未嘗以藝自衒也君在官居家一以嚴肅自處教人先教品績學家世寒素自奉儉約晚年食指日繁君怡然自樂以澹泊爲家人先於兩弟友愛尤篤深以四世一堂爲慶未一年遽以病卒君生於乾隆十五年二月三十日終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李繼配吳子三榮光稟貢生候選訓導閏生廩監生早卒學金監生孫六振緒早位丙先甲豐邑北甲奕孫曾孫一之瀚

書孔君佚事

喜荀於嘉慶十九年夏自京師下第旋里校勘唐文與吳學士同館又爲學士校元本玉海日夕相見惜未獲聞孔君父子被難事於後二十有三年孔君子昭本來京師始見此冊揚州從未有道其事者冊內題跋近始有阮相國教行它文士並不著錄喜荀居京兆三十年揚州人物知者蓋少鄉人焦里堂孝廉黃春谷觀察裒然成集于茲事顧不之及何哉喜荀上年以廣陵團練呈阮相國欲爲明末仕太守十餘人請從祀史閣部祠後又言於當事請從祀王文簡及伊墨卿太守於桃華菴若孔君不當祀昭忠祠邪謹識於此以告鄉人焉

黃妃塔興廢考

按吳越王錢俶黃妃塔碑記謂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瑞具創窣堵波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宮監宏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為率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致潛氏臨安志記雷峯塔云在南山郡人雷氏居焉錢氏妃於是建塔故又名黃妃又曰黃皮塔以其地嘗植黃皮蓋音訛之耳西湖遊覽志謂塔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則雷峯以有七級五級之異然潛氏臨安與李敏達西湖志均述塔之興而不紀其廢豈頗以為在後耶不如周煇作清波雜志已有雷峯失火僻遺偈乃衆人使時已見其廢何待今日且煇之曾祖與王安石為中表是煇之成書在潛氏前可知何以潛氏昧之李敏達又遺之真不可解矣考之以貽誚黃妃塔者

跋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自序）

案原表言臣德秀言伏準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庶進投進者此乃序述原始下伏以句方屬表文如後福云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夾複封全實其當時實事不必照述故表前僅從伏以起盡用騈偶而表本但述如干卷似此方合體式然其中亦不可漫無叙意從攝陳言考其原表述當年撰時之境較詳而書之體例轉略蓋其時以書有條目不必再及之也惟擬者必補所未備始成式為文言之體故述遭遇事從簡而作書之條例一一剖陳庶可免西山未盡之言而不同未呈啟篳之之譏因錄其詞如左

臣德秀言伏以羲文演易首傳惕厲之文洪範陳疇獨示大中之極如精一危微之學在定靜安慮之功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基於明德欲人君撫其皇猷誠意所以正心示寰宇之綱例齊家推於治國冀民德之歸厚孔門發其微言曾子傳其宗旨復皇之馥起孟聖教之昌明臣本愚受書析心入奧如六經根柢在二百五十字之迹衆說披羅成四十三卷之論上則典謨詩易各擷其精下則忠直董揚倍損其謹曰為治曰為學帝王百序本之分亦觀人亦知人聖賢究隆敗之要異端正學既不可以亂清王道霸功又復深於抉擇則人才而忠於有辨首政體而義利攸關主宣驗觽肯之由田里探休戚之實事天本於修己則敬畏立慕當修懷手豐遊則遑欲宜戒言行欲戒儀立重徽本修身進王倫現微史戾功基內治國本富明乎論教外家兩察其滿嫌凡茲治法之可師皆引陳言而考驗微經藏見積積墨之如山來陵風霜冀消流之入海栄浮雪之龍鱗羞同是譯行吟幸化日之重光仍見堯天咫尺恭遇北闕而　公臨亮軺從龍仲丁則祭永為瀾水明神愧余非范子奇才敢並旄纛膺績是為記

麒麟閣功臣頌 并序

漢甘露三年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當世美之顧高祖功臣陸機有頌而茲獨不及可乎因規模其體稱述功德并書其名如左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頌曰

火德方武帝賢用志我定奇業我建大功下及藝能亦達帝聰睹茲圖繪恍然祠廟祠廟伊何肯茲傳像忠自自矣何慮不學昌邑可廢伊尹復作明堂入輔國鈞兩提杜陵之英田甲非偶父諺治亂家法能守是識八法慈訶戒曰雅善操丙如君取友莫莫龍頭傳附韓王爲騎當匈式雅鷹揚出門既鑒王蠢不傷從佐三君無僭鴻麗營平與熟吉之方如充壯其獻武震大漢家衣命將武操神兵猶虜軍我漢獸無東也四犂暴英賓侯夭高平獻侯武嚴自持權稱外武經斡穎枚副封安去其閣周如畫集實董易貢也義少卿溫溫外然內精以冤濟猛暫此其年獄門不啟潛龍無聲陰德所感金獸是膺下車門閭式昭德音桓桓幼公法律精讀詒欲名醫實典方藥定策之初謀贊帷幄功比朱虛分賞班爵安車就第優禮彌隆宗英我我天潢之脈實惟陽城輝我王室甘泉名對未失主統七朱輅車千里遠出鄉鄉黃稱賓師京房承悟易理相住高郎經頌遠落來華倉皇一莖而應功偉敢竭來海入文蕭生翹秀何堪夫待出處不苟為撫和親策觀長久永明建旗卓氣不朽子卿叔忠萬里獨遠還漢節不辱鬢髮單頌收單欽海飛鴻過山裂書血寸心常冉咦我數止蒙如過舟青不滅勳績昭著當年甚備始於鄭侯李武仁洽神物來鶴錫名表揚崇閣是留鍾此英俊在麒麟閣立德立功煒煌千秋雖論既沛誰與增減日輝非才自外慚愧

麒麟閣功臣頌 有序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士因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也圖一時之盛與千載之英聲矣頌之者自當仿陸士衡高祖功臣頌而補後之然陸頌每人數語參差不齊而唐虞煙閣贊功臣者人祇四語則當時之頌可想而見因互意仿摘陸氏而體裁長短則法於唐頌文頌曰

孝宣中興執定社稷羣公交勉戮力王室王室既安乃念勳庸何以酬之圖之閣中博陸辰翊伊尹之匹至人不學三殘帝廟往陵墻攝鬱龍家風雅善魏丙儒術在胸龍韜英英實惟虎臣萬騎是領鷹揚是勳營平宿將老謀畔略寓兵於農屯數量敵高平嚴厲得義之秋權稱外戚光事善謀博陽溫恭獨有異人世有陰德爲漢純臣幼公明律龍平訟獄功比朱虛爲帝親開宗英貴冑名對甘泉輅車千里興懷往賢京房之徒郁郁菁菁一莖頰應花頌何馥青宮早如東海蕭生先持不受終贊昇平千里持節杜我子卿承雷可喻鐵石其心凡此數公同爲王佐千秋如新遺想示我我懷勳業紀之嗃辭慚閣雖次且表共襄

擬班孟堅燕然山銘

惟車騎將軍竇憲股肱王室作主元輔充廣德心宏昭神武乃於有漢永元元年秋七月與執金吾耿秉覘卑邊圍幽冥攸國威靈奉辭代罪秉龍虎之韜鈐握朱元之神策爰馭元戎暨諸番侯王君長雄師勁旅萬有餘乘雷旂動而蔽霄號鼓震而沸淵高峰奪賞深谷興蒙逶斷犇虎超黃蹄板插函象斯瀚都落歷谽通惡累代犒誅鳴金落曜劃地指轍遣子出樓蘭之區縶纓詣屬國之府溫禺夫鞮私要稱臣累復收其鋒鏑千櫓甲胄積象如峰陳閱滿野旅龍驄穿犒城捉色方歡聲之雷動將星言以遍邁於是周歷險阻窮探其形勢躭馬居跨祁連轢幽山封燕然拓衛霍之遺迹踰高文之窟仇將士以寘朝廷之威德沛恩澤其油油下以光元匡之韜猷虜絕域而無休斯可謂主臣一德與天地而同流者也乃竊刊貞石鐫詞刻勳敢為銘曰車轔轔兮旐泱泱伐獯鬻兮悍朔方有征無戰兮中天章濯王靈兮燭八荒天子聖哲兮萬壽無疆

藺相如論

天下惟智者可以言勇智勇全而後可以竭忠如其人其藺相如乎當其奉璧往秦也同朝無敢前而已獨任之是勇於任事也知其地未給備而又料璧之可還則勇而智矣雖然是猶未盡其勇智也在是言之侃侃而出門氣不踐其諾伊古以來比比然也荊卿之事非不見之乎易水長虹非不慨然壯屬有成此朝食之概乃一擊不中船消藥囊視相如之從容者異矣夫荊卿之特勇似甚於相如何竟夢蹤乃屬無他負血氣之勇而智不足勝之故能言而不能成也相如當趙璧已與秦王又無歸田意此時若一爭論則璧亦去矣乃睨銅而持其出關道而送之歸何其智也然非有睨柱之勇則彼稱書去壹如秦不加之罪而且禮遇之者則具勇有以服之後使秦王擊缻與曹沫劫盟相似矣今讀之尤覺鬚髯生風然秦王之魄業已奪於返璧之時相如亦逆料之故可一往直前秦亦不能復言也惟如是之勇而又負如是之功宜不能甘為人下乃因廉頗之嫌而避不敢出又似無能為者迨至舍人進諫廉頗負荊始知不矜其勇者正所以成其大勇則勇之中又兼有忠焉吾故曰智勇全而後可以竭忠也三代而下若相如者上不負君下不負友亦豪傑之有儒風者也

況鍾朱勝論

從來通神明於虛者其要有不必緣實而先以寂然不動者察羣物之情人者以其平易近人可狎而玩也而不知已在涵蓋之中一旦摘奸發伏遁不及遁然後懲創自如迎刃而解此其學惟況鍾得之也若夫威厲已加於前吏胥已革其弊剛狀肅之後宜有春溫此時若縱更張非獨改前轍之善且閭閻元氣亦恐無所休息但當斂才華於不用守舊章而革由雖不必有違古之嫌疑而惠政則一也此其學又惟朱勝得之矣蓋鍾勝先後為蘇州守鍾膺呂震之薦擢知新鄭知視事羣吏環列請判牘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撲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疏減賦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鋤強植善民奉之若神及其去也兩請留之況鍾之政可謂善矣雖然民但知其擊猾之善而不知其難不在蠲賦置簿導事獨難在其初之佯若不知也使其視事之初喜怒偏形則羣吏得窺其性情先自護著我轉無以燭其奸惟以佯若不知者使其不為我備適賊志盡露然後因而復之如影已入鏡中不得謂鏡中非影也一蹶既發以下便勢如破竹吾所謂通神明於虛者也若朱勝之繼鍾為守當盡善盡美之後增無可增故以靜處之曰夫貪吾不多受賕隸貪吾不行枉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肅清民安而化之迹其局量似勝寬於鍾不知勝處鍾之後則可若當鍾未來之時豪猾舞文而先以勝之仁恕待之豈未必遷化其心而適長其玩始知兩人乃相濟為用有鍾以濟時之弊有勝以養氣之和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於二子可以論之矣

王陵陳平論

自來氣節之士恃其一往之銳不難犯顏極諫而曲全大局我非所能也當高后欲王諸呂為王陵平俱備顧問而陵有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語當時僅之平乃謂無所不可似平長蛇承全有不若陵之凜然生氣者且陵以直言不為高帝所愛封不過安國而平素受帝知於諸呂之事竟不力爭其報稱者安在即不知帝高后之時權已在呂若陵一類之後高后果能縱服國家之事為一偏激變生則其禍尤烈乎已深處及此欲遜忍而順從及事有可為則與勃定計誅之史書稱其本謀始有見夫欲平自以面折廷爭不如陵而安劉氏保社稷陵不如己雖陵耶無以應君子略迹原心正不必將高眷論也

丙魏論

夫剛柔並克詠於風詩寬猛交施仰夫鄭僑外此全才獨擅二美俱呈者難其人矣然不克兼善於一身而獨能同朝之共濟譽致周秦而後莫如丙魏之賢溯夫博陽定侯者政沐循者治尊慈惠釋醉吏而車茵可濡豈廷尉而師石無隅保護曾孫至盡之寬頻當調和元化問牛之喘維股又不獨麗棄吏之舊章責宦婢之代善表彰胡組郭徵卿未當自遺前恩屬舉杜子不聞更言私事足使夏侯歎其陰德而克受褒封位尊關其幽光而俾永世嬪也若高平憲侯則嚴厲持躬端嚴植體舉賢良而擢第風有令名居諫議而奉公更標風節削封事去副封數言路之開豫史周行必集異聞而吉來貫之奏識則論必有宗收山海之事權則補無例援所以守河南而額郡攀留者數十人侍關北以調元知陰陽者一再奏又不獨明堂致古月令徵文元復靈元青六孫寡少卿勤其慎事何足慮哉而議者獨謂丙之優容過甚似近委蛇魏之嚴肅自矜終形刺峻苟中庸之義近元異傳之裁不如三代下本全量之才一介臣惟貴專門之學況乎鹽梅並列味以異而齊調笙磬同音聲雖殊而翕合即丙之嚴不如魏之寬不如丙而和衷共濟何嫌於一偏同德相商豈難為二境是二人不忘同時義有抑揚之判而既欲共執誰為軒輊之分所謂異經論之用依然鼎鼐同和居伯仲之間儼若埙篪相協者也豈必通盤宗而始累泉評定閱而才功驅恩即讀漢史之陳觴班家之舊說已足上並蕭曹之見畫下開房杜之雍容韓林自聲永垂千古也已

王導謝安論

今夫觀人必於其微而論世當推其大東晉名臣咸推王謝迹其生平梗概大略相同如導年十四陳留高士見而奇歎為將相之器安年四歲桓彝即歎其丰神秀徹後當不減東海王濛且有亹亹逼人王導亦謂器之之語此才時人品之閒者也及既貴導勸帝收賢人君子與顧榮賀循紀瞻同心共輔王業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卒挫溫威實內外咸能輯睦此公忠體國之同者也或謂庾亮當舉兵內向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讒間遂息桓溫陳兵新亭欲害安等於坐安從容謂溫曰明公何為壁後置人遂笑語終日坦之慚焉此雅量足以定變者之同也帝有奪嫡之意導日夕陳諫卒定太子桓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安輒改所具草屢旬不就未幾溫卒事遂寢此識有獨斷而名器不妄假者同也石勒侵阜陵季龍掠騎至歷陽導兵南出幸皆遠遁符堅強盛諸將相繼敗績安指揮征討所在剋捷此文武功之同者也吳人不附導因帝觀禊與敦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中人看乃相率拜於道左安慮桓氏失職終或怨望乃以三桓分三州遂俱帖然此權術之同者也導以蘇峻猜險勸庾亮毋召之而卒作安疑劉牢之不宜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果一以亂終一以貪敗此知人之明又者也他如導興學校安欲營宮室又皆因時制宜草輔分內之事無待論其同異也而其異者若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事帝論者有管夷吾之比安放情山水累徵不就至四十餘始仕進人有如蒼生何之歎導聞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安服用奢靡往來游集有聲妓費百金是也導值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乃與朝賢製練布單衣人競服之練遂貴而得售安石用葵扇一意也而此為公彼為私又不免同中之異矣他如家庭之閒導不能消敦之禍用人之際導不能料事鑒之敗而安獨子弟並美以成淮淝之功則安優於導矣然導

畜 縣 粗 篆 鄉 鄉 曾 增 節 歷 楊 篇 鑄 漢 典 纂 贈 實 瑯 吮 揚 節 贈 類 寫 積 衛 歲 蜓 淵

章思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　例晉通奉大夫　欽加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加三級

紀錄四次顯考孟慈府君行述

府君姓汪氏諱　字孟慈號荀叔江蘇甘泉人先世居歙自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諱華始爲其族忠武衛孫諱承清當北宋時自唐模遷古唐至府君凡二十七世六世祖諱文耀明餘姚縣知縣有善政沒祀於社五世祖諱應鍵明末不仕隱於同里鄉十里先生童師其畫法知名於時高祖諱錫京字快士工詩文篆刻著有文字原篆泥法工木軒印範紅木軒山水篆冊樂道僕居殺伯曾祖博君祖妣鄭氏千里先生女孫也祖諱良澤字子震工篆刻具有家法厚德高風鄉里稱式甘泉縣志有傳曾祖妣喬氏食貧惜隱祖一元字兆初江都增廣生矜立名節不苟取予邃於算之學性至孝

欽旌孝子入祀孝子祠以府君貴晉

封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妣鄒氏故無錫處士諱鼎女以苦節聞事載揚州府志

封太恭人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博聞强記通知古今爲文鉤貫經史鎔鑄漢唐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言著述學廣陵通典經義知新記大戴禮補注國語補注刊行於世

國史館儒林傳稿有傳

晉贈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妣朱氏質愚處士諱光弼女事鄒太恭人以孝聞太恭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道光二十一年

旌於朝入祀揚州節孝祠

晉贈太恭人府君初諱喜孫先曾大母鄒太恭人苦節四十六年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府君因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府君生而穎異六歲入家塾先大父手寫弟子職急就章授讀又校正今文尚書衛包未改本授讀過目成誦先大父自序云尚猶生子一經可遺府君八歲先大父病暑亟託孤於鮑封翁志道乾隆五十九年先大父應浙江鹽政戴公全德之聘赴杭州校勘文瀾閣四庫書十一月二十日終於西湖葛嶺園寓歸府君哀毀如成人禮未

彝 惜 淚 解 實 卿 漢 鄉 樸 輩 讀 鄉 慎 嘗 書 著 柳 摯 稱 傳 傳 體 楊

親爲

入塾先大母朱太恭人親爲課讀比長延同里通儒魏先生惠孝丁先生瀚蒙先生佩金教府君以根柢之學年十六究心金石書畫就正江鄭堂先生藩以詩請鄭既司親考質之先生益加稱賞鮑封翁病革命其子懋爲員外樹堂侍御延府君入家塾受業甘泉鍾先生懷始治經著羽礎録府君性至孝侍食於鍾先生思以石青魚供先大母不得澗下洽賤先生贈詩有今日客居能憶母汪倫垂涕食鰣魚之句年十八江都令王公遵源縣試薦札爲鴉解十三經注疏與同儕夾策問拔第一是年受學王懷祖先生念孫年十九權揚州守李公知裥郡試置第二江甯守張古餘先生敦仁以府君通經學言之督學劉公府君以病未就院試經解遂不售是年吾母范恭人來歸年二十甘泉令陳公觀國縣試揚州懷古詩拔第一時古餘先生調守揚州試香羅臺雪賦拔第一同里阮太傅相國延修廣陵圖經明年督學吳賓齋先生督院試以第四名入甘泉學嘉慶十二年丁卯揚州守伊墨卿先生秉綬課士拔取第一贈句云樸學尊許注清詩擬性情洪桐生先生梧贈句以薛漢許沖相況鄉先輩王懷祖先生念孫劉端臨先生台拱段茂堂先生若膺程瑤田先生易疇皆稱府君能讀父書好古有識是年應江南鄉試受知萍鄉劉金門先生鳳誥掌德趙文恪公懷玉中式第一百名舉人房師爲陳桂齋先生觀國也金門先生嘗以第一人相期許文恪公稱府君無稽氣十三年戊辰應禮部試受業鮑雙五先生桂星之門先生亟賞府君五經文曰承明著作才也是科首爲主司以試帖中時銖誤字置之丁丑禮部試罷以文就正董文恭公誥文恭公決爲名元詩題桐生茂豫府君以柳咏對桐適文恭公尤爲激賞主司抗請老而未售丙戍試卷罷以文就正姚鏡塘先生學塽李芝齡少宰宗昉極被稱許時名尤噪復得之英煦齋相國時府君已官農曹相國不令入署剸事授阮體書令加功學習揭榜前一日治饌爲府君守榜榜出未提亦未出房府君曰得於此而失於彼命也吾可以已矣府君凡八試禮部先後受知蔣秋吟先生詩唐鏡海先生鑑包吟樹先生漢錢金粟先生林與焉而未售是府君因計偕入都終鮮兄弟先大母家居缺定省府君時以爲憂鮑樹堂侍御出資爲府君乾職

撰
窮當
宿
睿
體
韓宿
指
景眞衾
盡
久場
派
捐效
關嫌
兼
當
拜
款虔驛
稽牘
寫

內閣中書迎養先大母至京師二十年乙亥官
內閣撰文中書舍充
會典館覆校於
朝章國政博覽强記竭日夕之力嘗以
禁門夜闔宿於館內二十二年丁丑充
玉牒館校錄和國董文恭公以多讀書通掌故入奏
廟朝稱名者再時各直省嚴緝教匪府君爲文恭公言愚民被脅于賊者請勿
窮治以存
國體公韙之二十五年庚辰奉
國諱不飲酒不茹葷宿於
內閣每日詣
景運門外哭臨者三夙夜在公假寐於同僚某公案側既卒色府君以衾二合
之見衾不見表帝使某色加諸身也其事君盡禮不欺暗昧如此道光元年卓
巳先大母以府君父因場屋勿勿不樂旋居里門府君思就外任以博大母歡
乃就職知州先大母不許府君復改官員外奉先大母入都簽分戶部山東
司行走府君到部查淮南捐輸報効自百文敏公迄今積至五千萬之多分綱
代交尚有五百萬未繳府君以鹽務日形疲敝證關系綦未便袖手引嫌請于
上官豁免存款河南司兼河南司主稿府君於河南藩庫錢糧河工動用各項
力求覈用毫髮不少欺罷小展河帥娘爲先大母咸稱府君慮有干涉疏請于
先大母先大母戒以公事爲重毋瞻顧私親也府君欽遵以書以河南居天下
之中賦役並重河患尤甚嘉慶二十四五兩年河決之後元氣未復所有官欠
吏蝕民欠攤征被災之地穀料另案驛站之征在在均需察核以求無爲民困
乃向稿簿書案如山積伏几與糾戴星而入獨自主稿不假手書吏奏牘之文
皆自己出條分縷晰手稿數十百通下筆如飛書吏侍立抄寫手腕欲脫畢相
告曰可怕可怕道光二年六月東河總督奏豫省另案工需久經奉
旨停辦距三汛無瀾後復請動帑府君力言於上官奏駁奉

興
漏船
虧解
款
款增冒
解
帶儘收
節靡
據冊
墊
蝕釐
盡
員舊備
款
款
傳
傳備
冊攤帶
請

嚴旨申飭河南撫咨梅道光二年戶部咨河南司查姚興累賠項如數豁免
請免追銷案府君查二年豁免一百四十七頁案件內無此二人呈堂查辦作
河南司稿行文查海洗帖府君以商人鹽課正項錢糧逐年虧缺暨海會船私
漏出洋闌稅短解部之項較從前減半而河工動撥二三百萬所關匪輕作
戶部庫管議文以入撥之欵比于最多近年州縣代賠舊欠前後挪移不能年
清年欵勢必積增愈多地名指款報免又河工動支地丁正項千係乾隆年間
所無以致河南皆撥冊實存無項作河南撥項條議文以河南應解地丁外攤
征加價及帶征積欠經費有常應臣不得奏請豁免雜稅各欵亦宜儘收儘解
作河南藩庫既用議文以豫省河工稭料不敷攤捐州縣養廉甚至多年之欵
咨部請追州縣將顧考成勢必於正賦而外加賦貧民作河南攤捐河工稭料
銀兩議文以豫省倉儲據奏銷冊報有多年未補者皆係歷次墊賞作河南倉
儲議文以各省積欠有官欠吏欠民欠官員民欠官整民欠五者不同各省州
縣情形迥別積欠之端侵蝕入己者固多因公挪移者亦復不少請釐積欠在
因時制宜作戶部清查積欠議時河工用度浩繁乾嘉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
欠在嘉慶二十二年
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府君亟言于英煦齋相國和畫行豁免大
袁某懇于滿洲司員某移河南司設法存案府君議行案撤案不得銷毀覆議
定數欵一東河另案遵
旨報明已用若干請
旨撥帑不得含混一道光元年
恩詔豁免一百餘欵應補行咨文一文書毋許積壓河工尤重一查辦書吏侮
弄案件及盜用印結一各司題奏案內夾單例抄應令該司抄單印付毋任書
吏傳抄以杜弊端一題奏皆存案案應編成門類以備查對一駁奏銷冊存庫
後又三十萬兩不得指為關係款項一本省督覆戶部行查文書不得諱言錢
萬錢千錢百錢十萬之內一奏銷冊檔應註明年分款項名目一河督撥帑庫
銀十四萬緣追還款一案內應追還歸款銀兩務須登記存查一駁查未結案

開隨登
款
幷款
續
彙
兼彙
節
叁斷虧
閱簿
擬耗款
節彙爲
竊彙
勞
充解
幷彙
羸
允楊增
僅

件行催應解銀兩應隨時登記一該省冊檔與則例不符應查明更正一條有
動支銀款標與成案不符應查案同堂辦理一條有奏報另案工程銀兩與撥
冊不符應飭查地丁冊彙報藩庫實存冊一彙報藩庫實存冊數新收開除實
存銀數應查對撥冊地丁冊數目一地丁冊與賦役全書遵報不符應行查更
正并咨該省行令遵冊款式與全書一律一地丁奏銷據藩交代另案奏銷以
及動款正項錢糧在千兩以上者奏查在五百兩以上者咨查一續完雜稅題
彙錢名目各銀數應查對撥冊曾否登記一條堂諭查開款項數目應實心稽
查府君條議呈堂大司農多所采用是年秋纂充貴州司主稿貴州司兼管各
關權稅府君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與同官蔡君紹江孫五名鄭重相砥礪
數有駁議上官命籌天下州縣虧空府君作書詳說之上官命交江南司存記
府君嘗敬觀
歷代聖訓會典則例各官書及名臣奏疏檢閱隨書分年分地以三十年之通
制
國用擬史表之例仿杜氏之法區分有定款有定數有定款無定數無定款無
定數三等以觀出入之節書備之制向來考史籍以考奇贊可為府君書出
稿繕者一人府事之文直出本
思沿路免之量恢不足出省請上官建台之六年丙戌兩師割千百謀撥貴州
藩庫款項以充軍需者府君以貴州為省隔謀且去兩陲運遠解餉
非便止之是年有奏撥庫項實辦海運餘米之議有指商米價貫羅臺米之議
並為上官建業米停糴之請免米稅令商船自徠通行天下此法既行吏胥不
擾州縣無虧倉廒剩船之費可免州縣不至此虧後此商賈不得屯積居奇上
官稱善請
晉先行七年丁亥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瓜洲閘及縣新城擬增設羅泗
關府君以為揚關統轄南北為賦稅之要地至于分口小關吏胥多有藉稽查
以肆擾害且新城至揚僅四十里已有瓜洲閘若再增設羅泗關似重徵擾民
有傷

增
商繞
獎捜
體
禮攜帶
刑準
裁革蒙
儀
釁鄉郎
與兩
爲節
遂
兩彙與
踰
解
叙
僅
舊彙踰檀
舊

國體力主議駁裁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屬挑夢擇一例征收者有議以儀
徵商船飭令至本洲交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繞道至瓜洲者不獨舟人不便
于行且恐滋贖府關吏之弊府君皆力止其議有崇文門海巡于長安街設出
裝載玉器大件索詐不遂送交刑部刑部咨問向例于何處查稅府君答復曰
入關進城有稅不聞搜索于肆市紛紛滋擾政體枚關宜請釋放有武舉入都
應禮部試攜帶土宜綢十匹香蕈四十斤崇文門海巡索詐不已送至刑部刑
部咨問府君府君議以例載向來士子入都應試不稅土宜正
國家所以優待士子相應釋放可也刑部皆準行時兵部議禁蒙古馬入關
咨令戶部裁革馬稅府君議曰驕馬所以備車需令將行禁止則內地無良馬
矣
本朝二百年來修養生息內外一家不許驕馬入關則蒙古失其生計恐開
邊釁兵部遂不果行八年六月奏補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府君因先大母年逾
七十呈請終養與顧南雅通政純嘏等，況馬人饒南淮退出處兩君皆勸以
終養為重復累命于先大母亦不允府君痛念先大夫怙稍先大母苦節教育
恩思罔極冀補官選侍以
馳封外王父母稍慰親心由是一意補官遵請以本身封
馳贈外王父朱光照公為奉直大夫外王母成孺人為太恭人府君既官山東
司員外猶兼主貴州河南兩司稿上官倚賴特甚府君管理關權不與監督通
書亦不令書吏勒措需致人罪於關稅額內盈餘逾限未繳者設法催追陳明
上官行查沿途州縣本省藩庫有無解部交庫以憑核辦有關稅解部吏胥需
索經六七月不令納庫解員因而託病告歸者有解員病歿而餉未上庫者
議紛紛府君記例載奏案稱戶部各司發給解官實收批迴自各庫咨到收訖
付文之日為始限三日內註明月日交解官收執因飭書吏檢查書吏僅呈出
十日限期之條楊有，逾限檀敢揭存案以致奏案府君因自檢
欽定臺規道光元年
硃批奏定章程據以請于上官仍復舊例解餉人員投批三日內付庫庫收二

實著為 踰 廉 產 場弊 弊 業 攢興 實場遺 弊帶 席 疏換 斷 為廉 滿 嘗 瀕 帶悍惘

斠革

日內給發實收批回通行十四司至今着為例乖革吏以息累議章定章程數款一張庫兌收鋪銀不得逾限一解鋪解銅官員短少庫平及飯銀照例著於新任扣除不得請扣引

見停其升轉一查抄祭壓凡田地有墳墓者不得入官潘相國世恩王相國鼎並獎許之九年八月户部保送倉場監督首及府君倉場之弊花户森商為通出入官吏交困積弊為難或勸府君辭之府君曰避難趨易人臣禮乎嘗盡吾心而已引

見時奏對錄

旨卯家

記名以倉監督用十年正月補儲濟倉監督時朱幹臣先生桂楨為漕督丈望之先生數儀為倉督或贊于大吏謂府君為初頤園先生一流人恐興大獄大吏各有戒心府君聞莫寶齋先生治倉場法監督倉場不過車馬不隨僕從以杜驛獲需索之弊向之持倉場短長以為利藪者見府君輒為退避有留帶入者非事不干已必加以禮貌左右設櫃探取米樣貫入封筒加以印押一存倉舍一上部號有以米粒紅朽升斗短少告者當堂陳明即將吏役懲辦換補于米袋外再加印押差役護送出倉隨出倉後辨言紅朽短少或移挪印押無踪索詐有頂戴者詳請倉督究辦無頂戴者命立杖之外米之業片言立斷內出之藪隨時懲辦不使一事頓積一處就是致滋訟獄於規例一無所受行之經年不厭不倦由是受知大吏許為廉能京察屆期望之先生以府君明白諳練辦事認真保列一等而吏部以歷俸未滿三年咨駁先生深為悵惜祠調海運倉監督以丁先大母朱太恭人憂去官府君事太恭人至孝居嘗五十餘年東太恭人慈訓亦養嚴教篤次京秩既久清介自持屢賞日甚嘗午夜進團衛事日晏僅啖粥度嚴冬衣薄綿不出聲然於太恭人後來菓肉之味與貲告貴以供旨令吾母奉起深治疹瀕以遲一物不甘終日不悦太恭人有疾府君診視脈息觀調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府君初入都恒以遠遊悃惘庚辰在京聞先大母在揚所僦新宅多怪異居處不安晝夜兼程十三日抵家省視每夜每次進

戕兩復 恆 藉竟未嘗 廉實 踰穆 鏁寶舊 飫 華盡解 兼體 益 譚柳 與 棠 業畝 棠久 備備賓 稻 數

場值宿

安幾處水銅住京秩迎養入都色養蒸蒸出入必告主官倉場值宿官舍太恭人病足府君恒夜半視疾晝而交作奔走道途壬辰正月十八日太恭人棄養府君稽棠而卧衣絰晉主朝夕哭奠四時之食未祭不敢嘗時古禮之廢府君攷証

曾與戴正張湘甫孝廉厥劉楚楨大令寶楠黄竹農孝廉戴傳劉孟瞻明經文淇諸先生修通古禮以治喪葬著長服答問記實既葬逾年始就林少穆撫軍則徐之聘主講江蘇平陵書院安徽涇川書院明年就陶雲汀宮保澍之聘主講鎮江寶晉書院安徽翠螺書院每生講堂反復訓勗諸生寶晉書院舊有學田若千頃為豪史侵蝕以致肄業諸生考課無膏火之資鄉試無舟車之費府君告之上官力加整頓卑然豪史盡復田租每月正課外加以策論詩試經解兼習院體書於額課外復送會文數百卷府君逐卷詳閱丁夜日無暇晷於時問字論文户外屨滿潘芸閣先生贈句云問字客多[illegible][illegible]門童小一身忙勘紀實也於是書院生徒文風日進院試允列前茅者科名則有李承霖許兆培左駿章史性仁韓掄元經生則有陳維祺戴植柳榮宗胡遵格等皆所識拔一時稱極盛云十四年三月府君服闋痛念先大母祿養不逮懷盡養思不復出山適户部侍郎敬公徵奉使海塘府君往西湖葛嶺園祭莫先大父徽猷之室越日謁見公命往海塘訪問居民商旅以治塘事宜令不與州縣通府君復於公所並言海塘宜石土若用料埽湛水沖刷一去不返如何能守公韙之據以入奏遂促府君入都十五年府君入都户部尚書奏留本部管理井田科主稿井田科者雍正二年怡賢親王及朱文端公奉命於畿輔近地瀕海有水利者行井田法開墾數樣遷旗人之無業者一夫授田百畝户部福建司員主其事別置關防曰户部管理井田科關防府君主井田科稿以井田之制久廢稈不易復而溝洫不可不復有溝洫則旱澇有備澇則放水實以通河旱則引潮漲以溉田低地種稻高地種木棉如是數年而漕運可以漸省爲利無窮因作溝洫圖議是時户部奏准直隸熱河旗租自嘉慶元年以後未結積案四百餘款府君言僱料之要期于有繹

獎隨
款舊增
歲久隸
礦著
隸
著升
止
準獎
總
蒙
美隨勤
倚
康

國用亦必除頑去苛勤地之弊首禁擾害善良宜隨時結案大吏稱是府君
因議定章程數款一係地新設租銀不得加增一永定河各處水沖沙壓地畝
不得勒令交挽一查抄入官地畝歲久年湮丈量不得需索擾累又於直隸熱
河旗地應繳變價花利等八款已歷多年未據報解呈於上官擬請奏請飭督
臣嚴查有無解庫遲速報解應追花利地價及估變各項計已有確數者三款
已估能增者四款未估無實在確數者十二款久經行據着追行咨直隸督州
增估各案酌量分別辦理並將實在解交各省庫貯送解到部以清積欠於地
畝前經勘議入冊未經取結到部各案查明實非一任事隔多年無屑繳照向
例紛紛取結則於直隸熱河咨文中明列部之時送部銷案以歸簡易其有冊
檔無存勘議短少原租輕減地畝無着並無村落佃名及適值水沖沙壓土城
房屋坍塌莊頭逃亡何年何項何人入官無從質對者由內務府直隸熱河查
明切實申覆戶部於文到之時公同酌量核准豁免以免積壓需索之弊十六
年十月奏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十九年經大學士總理戶部潘蕅斬叠世
恩戶部尚書英紀公戶部尚書今協辦大學士瑔偉堂先生官俊戶部侍郎令
兵部尚書文孔修先生慶保送河工引
見奉
旨記名
召見
垂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
諭奉
旨發往東河交東河差遣委用欽此六月到工隨同東纂勤公防守兩河凡
遇老共老年多方詢求于隄工泉源濟運賑務靡不悉心講究恭勤公深相倚
重所陳機宜皆蒙實譽澤沒蓋恭勤公稍勵撫郵濟民復以談土日高大堤
漸見卑加石工以工代賑府君贊襄之力居多霜汎安瀾恭勤公以府君任守
防護不遺餘力入奏府君因言河自西來水性就東迫之使南非其本性王猛
千來其利十倍今之利津誰不謂然恭勤公深韙之自嘉慶二十五年儀封閘

歟
層潤
柳勤歸
府學
會
濬
熙斷
雨與
嘗滸
繞
濟
覺
艘滯
畸備
增

口河身日於日高而有違隄築隄層保固令往一段草隄較前立為一平府
君屢有刷深河身加護北岸之議未幾恭勤公遽歸道山府君悉陳其害與人
書有云路厚無論至嘔血之語府君學習東河多所究心謂沁之性迅常高于
黃入河為害淨沙四溢河本狀流齊水文出汴淮泗之水為沁濟所奪而性不
能平既不能使沁別流又難復王景故道使黃水東行惟有分殺水勢深濬引
河堅築對壩加以磚石使由地中行而已與濟甯州牧令孟沛遠係樹人先生
宗幹議濬泗水下流之府河橫河經戚而堤府君謂周定王時河從戚濟普間
運時濟州河決自北而來不與甯開河決澶州自東而南北流斷絕胡胐明謂
百詩皆請河不兩行上流宜合下流宜分其說與禹播為九河不合禹之九河
何嘗不分上游宜分所謂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至海同為逆河不得
不合作河流分合考以駁之或謂河流入海宜從何出答以北為水位土厚水
深山高水寒河不外決
國朝定鼎北京背山面河流二萬里自西入關東流至海泰山峙其東大河繞

其前
大清河為眾水朝宗萬世之基也或以江水環隄為問答以江無增淺之法惟
濬海支流疏通海口並上游隄防宜用方石築隄鋪孔甯鐵用銀錠鎖縫和三
合土隄外碎石坦坡為一勞永逸之計揚州運河底與通平高寶城依于隄府
君謂宜開諸通江支河高堰外宜加運隄以資捍禦作淮南運河議以聲勢所
以蓄清斷備黃濟運黃浸流深不待再議墊高清口既難出水河身日覺淤淺
宜酌移清口於黃河之下游築對壩而東水河既不得隄亦無害作架黃
壩議二十年河督文一飛先生沖以衛河水淺官剝民船不敷濟挽出閘遲滯
阻前屢侯委府君督催重運出山東境府君會同臨清州牧令曹州太守李雨
三先生天錫籌備剝船撥調回空小米草船協濟並飭人丈量力撈淺於北
水門外安設木壩二十六道以資蓄水又請咨豫撫宣讓懷慶之小丹河九道
堰丹水濟運又請於河帥移於松宗雲合肩寸不紊朝而兩漕運無候復委防
守微山湖擔河六十日增隄浚淺水晝夜修防又河帥以為不避勞怨結實可靠

與

學滿 垂 蒙垂 讀 著場 廳

二十一年學習期滿保奏奉
旨發往東河以知府用欽此府君具摺謝
恩蒙
召見於圓明園大宮門
垂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甎工者否府君以黎襄勤之成法對可以
堅久耕於至為搶險挑溜起見則甎工亦較稭料更為得力
上嘉納焉
陛辭請
訓仰蒙
諭云汝是讀書人學問素好朕知道的今朕用汝外任須要實心辦事不可習
尚浮華照看所讀的書作官辦事纔不負讀書一場府君謝
恩後即赴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北搶險府君會同下北
河同知後升河南河北道嚴行庭先生慶祥晝夜搶護不遺餘力化險為平未

拜揚 辭詞書 傷 着 勤 聽

幾而南岸祥符汛決星使王定九相國鼎慧甫學士成中丞牛鏡堂先生鑑
河督朱鶴溪先生襄今雲貴總督林少穆先生則徐會委總催料物復委覲祖
餉四十萬兩分在揚以銀易錢解豫府君以揚州雖商賈雲集兌兌銀錢取數
不能一定而早晚時價亦有不同以四十萬之多在揚易錢必致錢價驟昂使
市賈不便小民且恐工需轉致遲悮爰請仿以銀數解工大憲韙以入奏
二十二年祥工合龍大憲保加知府銜府君固辭不受三月山東東昌府出缺大
吏以府君題補詞以咨文到部逾限未果七月中牟河決民舍盡覆府君議給
房價加給口糧議造渡船拯濟溺民二十四年委會辦查大嘯府君會同部司
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烈風雨雪不辭勞瘁獲致火搶奪工料逞兇人命匪犯楊
元杜隆等二十名法治之地方賴以平靖大嘯賴以攀閘等工合龍議敘奉
旨候補知府汪 着賞加道銜欽此二十五年二月河南懷慶府出缺大吏
以府君悃愊無華辦事勤奮題請補授奉
旨河南懷慶府知府准以汪 補授欽此府君下車之始日坐堂皇聽斷凡

聽 畫 拜舊 久康

遇應提之案不稽顧惜而有提審之事不改易時日故歷任未久審結積案百
數十起鄂雲浦撫部順安閱兵過境道路肅清無一擧涉上控者撫部謂府君
曰向來懷慶上控案多今乃無之君之勤于聽訟可知矣先是二十三年河內
縣民李百福調戲李邊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賄匿報既而說詐不遂
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又之未決府君悉心推鞫盡得其情擬李百福於
法
旌李邊姐於
朝獄遂平反並訪拿積棍郭金台懲治制漕劣生陳清等案不可悉紀遇解犯
過堂時偶有一隙可疑必反復推求有冤抑者立出之暇時輒邀行郊野諮問
民間疾苦懷地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化以北武陟以東每值冬時有匪徒
府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並傳諭各村莊守望相助出示以昏
夜執器械入人家搶衣物者許民人打死勿論盜賊之風為之頓息郡中舊有
覃懷書院歲久頹圮府君捐廉五百金重為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

虔久 拜 鄧滯游 纖

終日品騭文藝講貫經史學者不倦丙午科鄉試闈郡中式者十人闔郡數領
解文風稱盛由是郡中人士益知嚮學郡城普濟堂養濟院歲久均就圮壞府
君捐貲修葺以養無告窮民冬季人給棉衣二件又於例給口糧外每人日給
錢二十文此外流民乞丐一體照給至節婦烈女查有不能自給者飭該縣申
報如原武田氏麥姐武陟宋氏守節不自給府君除捐廉資助外並勸地方紳
士募中親友及該氏宗族償貲孳息按月給領養贍其有守節撫孤貧不能
請
旌者府君令該縣查明確切申報為之詳請
旌表府君規畫水利至纖至悉郡境濟河發源於濟瀆廟分支於柏香鎮東貫
郡城至龍澗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
不暢河身節節淤墊嘉慶十二三年間濟水盛發下游為沁水頂阻勢趨官道
漲注成河土名官路河繼又別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黃仍未暢洩每逢大雨
溢出為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府君下車以來徧詢故道形勢親履查勘凡行

帶邨 興 濬畝廉 宗邨舊 爭熙 鄉有 久 邨 堯洲 表拜 京 邨小莊蓋 蒙 邨底

劉功出示勸把推恐沁水泄入郡城役用水旱平測量郡城一帶至龍涧村水口較之沁河外灘高出數尺可無倒灌之患乃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興工府君親行督飭對濬河身及四門城濠逐段挑濬深通一律七月工竣濟河還復故道計自柏香鎮至龍涧東西七八十里得水流地一萬二千餘畝府君修復濟河故道引往沁河仍恐夏秋雨集沁水暴漲倒灌濟水灌入郡城捐廉募工在龍涧村入沁處新建石閘一座隨時啟閉以重防守又於柏香鎮分支處建石閘一座如濟水源大即啟閘分洩豬龍河正支趨溫縣入黃上流之勢既分下流之防亦固規制周密水無泛患郡內西王曲村舊有河形壅塞已久居民爭水致訟府君親打履勘督飭興工分水六道引沁流以資灌溉得水澆地三十餘畝河口建閘外加入字石橋以禦沁河伏汛居民立碑頌德名曰新閘注於河郡內五龍口舊有廣濟永利利豐三渠引沁入渠旁又四達資灌河濟溫孟四縣地畝既稱沃壤惟近年以來各道河渠久未挑浚淤塞已甚有涸不流之處府君復修水利督飭興挑總計別任二年賞挑浚者除新修濟河外府河下五堰自河內七里屯起至二仙廟止長六十里利仁河下五堰自河內鄭村起至城河止長十六里豐稔北河自河內屯柏香起至金塚村止長十二里大豐膜自河內南修構起至王莊村止長三十里大有堰自河內南信鄉東起至皮莊止長二十五里永利渠東支王帶河自濟源營堡起至河內馬鴻村止長二十里此皆籌自成均利在百世者也懷郡瀕臨沁河沁河發源山西由濟源枋口匯東入河內境交安泉兒渠諸水至郡東北金鄉與丹河交會而丹河自九道堰奔騰南下入於沁河勢益浩瀚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大雨洪旬沁丹漲漲水高九尺有餘漫及沿河村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府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廟至武陟木欒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躬五晝夜之力將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碶緊處所捐廉赶築甎壩堤身賴以鞏固又親赴被水村莊散放饃餅分給席片搭蓋竹棚暫蔽風雨工穩水落始請緩征繼求撫鄉大吏入告蒙

恩於郡賑給口粮府君又親赴各村眼查勘撫慰目擊情形惻然視下災民迎

僅 廣拜 嘗 曉 蓋學 蓋與畫 體 窩 鄰 選 鍚脇 振覺 蓋 濬 亂

道途左顧感泣曰此吾儕真父母也是年饑饉轉吟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日眾禁之不可府君出示勸諭富户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等候歲有秋照價不償者許禀官追給并勸富户煮粥分路以賑窮民之無告者如法行之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為式捐資煮粥饑民賴之全活甚衆嘗查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與輳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外躬親農民諄諄曉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七年間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府屬獨輕高阜之區間督疏濬水澆之地頗獲秋黍賴府君之勤於水利有素也蓋府君為秀才時即有心講求用世之學迨由郎曹

恩外任無日不以民事為念終日孳孳不已嘗與友書曰吾以身許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孰意斯言竟成讖耶府君體素健年逾六十猶矍鑠神明不衰自二十四年中年工次冒宇大病頻冒風雨雪自秋徂春備嘗艱辛而外感受濕暑頻年更患脚氣然調治至秋郡愈今春因公晉省歸途感受風邪忽患口角流涎左手麻木醫治甫愈力疾考試闈場文武生童悉心校閱得文童張殿然篤十三經者拔為選首武童左右開弓技勇雙絕者數人府君甚喜揚發之日坐堂皇親獎勵之夏間又患腳氣復因懷郡苦旱力疾祈雨山麓至時發時愈七月間醫治日就痊可迨八月初二日禮祀社稷不孝等以府君足疾新愈請委代祭府君曰社稷為一郡生民所繫地方頻遭水旱祭將以祈福民如何可代不允所請是夜大風祭畢而歸精神尚振初三日早起陡覺頭暈氣閉痰壅醫藥罔效竟於巳刻棄養嗚呼痛哉府君身殁之日實無以斂合郡僚屬紳庶捐資賻贈又建立祠堂既又合詞籲請崇祀名宦歸櫬之日懷州紳庶焚香執紼送者數十里肩相錯踵相接也其為遺愛所感戴如是府君自雍任懷慶星辰日旰忘餐處極焦勞風霜露二十六年夏秋暴雨丹沁橫流晝夜搶救于奔命旋遭旱魃步禱稿壇親登王屋山取水而歸獲數甘霖水旱頻仍災黎徧野是安輯流亡商重賑卹復疏濟水之流濬渠百里晝郡卿之壞鑿井千家心力之瘁盡於此矣游達今夏又告旱陽潔入大行山步行崚嶒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取水歸郡始得大雨更天遠道涼露深宵

策 學才 體 與勤襲 康 學 婁稟靜 穆增 廉 御 與 照

獻父山作著灑點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嗚呼痛哉府君持躬嚴正居心仁厚砥行礪節時以古名臣自勵生平於學校則因時整頓樂育人材於郡務則不厭詳求必持大體河防水利則規畫形勢慎守機宜災荒賑務則精心經畫實惠及民持己待人一主至誠慈悲如侃好善若渴每與人言勤勤懇懇使聽者忘孝之心油然以生恪奉官常無隅自飭遇公事有所建革皆能獨出己見不爲利回不爲威祛常於楊忠愍公祠焚香自誓不負國家不負所學居官中外發奸剔弊發實鉤稽每爲胥吏所切齒在郡時主揚興大吏意見不合則面諍不已然不盡諾大吏屢以强項稱之而當時如姚亮甫總憲祖同初春圃司農楊藻林少穆制軍則徐帥仙舟撫部承瀛朱幹臣漕督桂楨楊至堂撫部以增陸立夫撫部建瀛莫不禮貌相加期許甚至如李月汀觀察璋煜姚石甫觀察瑩徐樹人觀察宗幹陳頌南侍御慶鏞諸公皆與府君督求氣慮以經濟品節互相砥礪其海內知名士如顧澗薲千里李申耆兆洛陳碩甫奐許印林瀚同郡劉孟瞻文淇吳熙載廷颺王句生翼鳳羅茗香士琳楊季子亮諸先生皆文章

致棋 謹 撰傳 寶 叢

漢祥 屢 久

道義雖處歷數十年違隔數千里而辨難經義書札往復幾無虛日生平謹篤師門師事阮芸臺太傅與大司農紀秦權國河督栗毓美祭酒深家吳實府君亦執禮甚恭嘗試受知王觀察逢源觀察下世久嗣君亦早卒府君於其家歲時存問餽贈終身不絶府君精於岐黃遇有疾疫施藥施診有延請不問寒暑昏夜立即往視有同人喪偶孫兒弱女大小數人病疫僅倚老嫗祇候老嫗亦病府君日入其室診視因而染疾逾月始瘳終無悔心宦京師時與戚晏臺洗馬人鏡顧南雅通政純郭蘭石大理尚先捐貲公建恤嫠所賑養嫠婦又於春秋兩季捐貲理瘞自宣武門外東至

天壇西至廣渠門又西至南西門荒冢無主者爲之就地封卸勤以數千百計同人有客死京師者必親視含殮經理歸其櫬任東河時與濟甯刺史徐樹人先生共訪先賢樊子之後爲復奉祀生廢尼菴改建樊子祠并復任子鄭子之後奉祀生爲各建祠割王露僧舍以祀漢何鄭公爲文刊立碑石明末揚州守任公民育以城殉節墓在濟甯府君徒步訪得祭奠而封樹之年丑督餉兩淮因

舉 舉 覺 康蹦

祥

與劉明經文淇家太史廷僖諸先生首倡請旌明末揚州殉難貞烈婦女千餘人建坊入祠歲時奉祀漢鄭巨墓在懷州府君爲之封樹訪其後人鄭玉成教以技勇三年有成河南學使蕭公時擢拔貢冠軍府君復送入營伍使自食其力以養其親其懷親好義類如此府君少孫抱痛每與人觸述先大父遺行輒泫然流涕序次先大父所撰述學廣陵通典遺詩年譜刊行于世於先大父手澤片紙隻字蒐存藏之終身勿失表章先世懿行爲孫兒編集名公先輩所撰傳誌詩文爲汪氏學行記并校刊之於揚州郡家賢塋側立祠以奉春秋祀事爲先曾祖兆初公伯曾祖伯高公請旌孝子建坊于祠前先大父校書金山精法樓告終于杭州蔣園府君各祀先大父木主於其所海內鉅公爲文勒石爲先大母朱太恭人請旌節孝建坊於郡城禾嘉巷口還先大父母忌日必變服茹素悲泣不已並府君孝思誠篤出於天性也先是適畢氏祖姑爲先曾祖母所鍾愛早寡先大父迎歸友愛倍至撫其孫畢成之貴生至於成立復以次姑妻之先大父昇養府君事祖姑及次姑如大父生前次姑又寡府君亦迎同居會官京師祖姑以年高不耐跋涉府君割宅分廡以奉逾數年祖姑及姑相繼下世府君哭之慟撫視遺孫畢復曾啟宗與不孝等無異迨畢啟宗病歿又爲之殯殮聘其妻娶親族有寡老者歲時餽給始終如一性本儉約衣服飲食不辨美惡口不言貨亦不甚問家事晚年閒蒔花木訓不孝等曰吾非玩好欲常覺胸前生意滿目居恆未嘗廢書公餘輒手一卷雖寒暑不輟早年淹通經史博覽圖書於文字聲音訓詁政治沿革得失多有心得下筆爲文皆有關世用不作無益之語詩詞則長於風勸指事類情著有

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孫兒編大戴禮記補註且住菴文稟且住菴詩稟若干卷不孝等侍奉無狀遭此鞠凶天奪吾父何其太速覺孫露思毅纂述遺緒與綱淌惆倢灌罪戾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七月十六日巳時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初三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二由江蘇甘泉縣附生中式嘉慶丁卯科舉人歷任

學隸熙舊備

內閣撰文中書
玉牒館校錄
會典館總校官
武英殿覆校官
內閣漢本堂管理
誥勅房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儲濟倉監督戶部湖廣司員外郎
欽差東河學習河南懷慶府知府
欽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夫
覃恩加三級例晉通奉大夫配吾母汪恭人
誥授奉政大夫乾隆戊戌進士前廣西全州直隸州知州諱澐公女
誥封恭人
覃恩例晉夫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貢生員嗣堂伯碩甫公後娶同里布
政司理問何公溯次女繼娶安徽議叙知府江公日增女次廷熙國學生考取
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娶安徽祁門嘉慶乙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原任雲南迤
西兵備道謝公莊女次介繳考取國學生考取算學天文生娶安徽桐城贈通
政司知事姚[redacted]女三長適長蘆鹽知事同里鄭承培次適甘泉附監生朱錫
五早卒守志次適上元廩膳生胥嗣復早殞孫二長紹芬（不孝廷熙出）殤次嗣
（不孝保和出）殤女孫五人（不孝保和出者二不孝廷熙出者三）不孝等苦塊昏
瞀語無倫次詮叙百一挂漏實多惟冀
父執者倘不棄遺孫告之佚事（不孝等）當爲補述以彰先德以徵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不孝孤子汪保和廷熙介繳
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晉加太傅

予告大學士在籍食俸前
文淵閣直閣事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兩廣雲貴總督河南浙江福建巡撫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己未癸巳會試總裁丙申廣試殿試讀卷官壬申大
考翰詹閱卷官教習庶吉士
南書房行走山東浙江提督學政翰林院編修友生阮元拜手填諱

瘦石文鈔

瘦石文鈔卷第一

岷陽　孫錤　野史

外集

送歐陽藝園明府致仕歸湖南序

祿豈待豐妨滿則退年不須老有疾便歸如我藝垣邑侯者植體儒林游心文苑既風且雅似儉實腴得性分之樂孝友即是文章崇寬大之規鞭笞兼存撫字入蜀廿年宦郵兩考夙有去志囊空伏臘之資別有歸心胸貯湖山之趣懷古思鄉初明特表漢闕感昔抱恙莊易慣作越吟肆於客冬爰撫病牒恭上當途大府憐才謂韓愈可惜小民載惠句白傅無歸侯竟毅然不顧於獻

歲之春再牋請終去矣竊謂從政州縣有七畏引疾賦歸有五樂推原厥故可得而言疲則蚩氓之情詞譸張吏胥之譎變蠱惑本詐也而見爲誠本曲也而飾爲直苟悉其弊難爲哀矜如得其情不勝狂悖是一畏也頑則豪猾交于多之爲貴奸蠹婦虐有事爲榮夕侍堂階承順可喜朝入州里凌偪非常民罹其害官不盡知又一畏也繁則簿書句稽朝往暮復錢穀出入此縮彼盈雖欲辟之吏一以爲體制雖欲損之吏一以爲官防又一畏也劇則憲司之升調靡常境土之繁簡不一及瓜而代載寶以朝即有殊勞先論資格即多建白猶借吹噓又一畏也狡則陽僑之徒用下近上（此輩多與吏胥串同出入寺舍）藉公居奇以身發財買官作貨近之則請託多方遠之則誹咪百出與爲貌交焉知心異先弗革面後將噬臍又一畏也險則宦海波濤可沈溺己大吏喜怒能榮辱人擇地而蹈受侮既多當官而行掣肘不少又一畏也又況意外之賓客一刺乍通易衣而迓要津之任使雙旌奄至扶病亦前言笑不根于中酬酢必願乎外又一畏也由此乍辭簡書何異遠道息肩卸負由此不親案牘何異下士曳踵升天頻年臬臼付彼新人畫者葫蘆看他依樣懷故鄉之山水長謝三巴抱此日之琴尊且謀一醉一樂也於是出不必呵於塗於是入不必謀于幕部民有竹何妨款門野客尋梅亦聯近局二樂也行

矣況錦水之濤穿巫峽之阻兩岸青山雲泰畫本一江白水船載書聲宦緘碑與兩川鄉心印到五湖三樂也歸哉門無凡鳥室有藏書三徑未荒五柳如故東阡北陌甥舅咸賓溪社花郵漁樵聿至悅親戚之話舊樂琴書以消憂四樂也若夫身名俱泰出處無慙紀政事則召杜齊稱論文章則歐蘇接響蔚爲宇宙之鉅觀是謂儒者之偉業夫然後勉子孫讀書以報　主恩共妻孥齊眉而終祿養作　本朝之循吏爲異代之傳人五樂也嗚呼世有七畏則侯與人同今有五樂則以爲侯所獨焉惟念錤也落拓　盛世涸跡泥塗哀樂中年抗顏著撰如臣寒士與侯淺交文字綢繆詩書契合亦既多

歷年所矣他日者終萊母之天年畢向平之婚嫁江湖有路五岳待我登臨烟月逢場四海皆予昆季則老布衣尚思訪吾侯於洞庭岳陽瀟湘雲夢間一頌盛德未可知也請浮大白以誌狂言

與逢孫說犬

子傻之畜犬善搏噬而毫斑郁愚逐寵以虎名客亟稱之旦食東堂投骨於地虎狺狺與衆犬爭無以異也逢孫手飴待睨而笑曰虎亦若此哉太翁多言請爲之說遂作刺曰

犬生三傻四尺爲獒西旅底貢召訓於朝越漢高帝敷逐秦鹿狗與有功三傑爭烈後暨新息戒其兄子畫虎不成類若此矣他如黃耳有若烏嘴致書隨論夫亦可喜或續貂尾或質齊客悠謬謔瘈狗詞人國甚者吠堯狂者嘷曰茲固非類更僕難悉迺作皮相有彪其毛僉曰君獒良於臣獒我儀圖之獒姝夢夢懷利爭食有虎佰仲嗚呼小子惟惡爲命毋俾苟苟敬昭祖命

記道士說魚

惟翼曰戊午昧爽送客竹里吹笛沿鵞坡南至於桃花潭水（地名）鶴聲響空紫氣塞淵有道士大耳修髯綸巾羽扇揖入饌溪魚操几設讌具即蓬萊清淺滄水洞洪神仙聿宮水族攸隩道士謝非仙亦非魚又焉知其族則固以請迺莞爾曰瑣瑣尾尾隊合羣繞唼花吹浪相羊

蘋藻迹多措大貫籠宮嫂目不睹江湖之涯身不涉洪廣之島此一族也豐若無骨滑若有餘出身巨浸效技華廬霞旃金管璧月玉壺妖姬挾瑟名士吹竽供人匕箸卜夜歡娛桃花秋水永謝江湖此一族也恒恒公子至竟無腸迺救甲胄纘緒戎行橫行泥沙落魄酒場心醒骨醉樂死禍亡此一族也脅鮮強鱗領無慧珠因漲桴流導津及渠力弗能遠暴腮湘滸含沫自煦驤首菰蒲苟竊升斗希潤豐腴此一族也意匠戛匈雲烟出腹狂風波山罡涌樓閣蚌女憑闌天吳橫竹下有鮫綃妻妾聚族此一族也八耦虙羲十朋郭璞高文盎背多智囊腹曝沙肩聳覗客脰縮老殉金錢殁賈枯骨此一族也瓜葛龍種雉蝦天驚有目不睹翼水而京肆役鬣番拔山沼城腸萬劍齒口血甘人此一族也載沈載浮圉圉鹿鹿夜徧珠宮熟遊貝闕魚蝦列導黿鼉館族鼻息雲生吹噓湯沸此一族也身長千里額分太岳箕口吞舟揚鬐鼓刀怒抉波濤魚人豬屋頭洞五湖俛仰百谷此一族也璇室萬丈固寶深眠能大能小亥豕窮年用則翻天合則蟄淵首尾變幻不見其全此一族也遐遊海表擲杖成橋下瞷十族驕騖洪濤鱔鰍鯽鯉率都於淵既供獺祭亦格繩豨幺麼細碎族類繁齎生若爲魚請寄處焉言畢大笑擲瓢而起扇引白雲長嘯風馳門外青山流水瀰瀰鷗鷺忽飛道者遠矣

壽

194冊79頁

40A

爲賤息汝愚疾病恭禱本縣城隍尊神疏

竊鎮庸愔陋儒。生四十八歲矣。承先之念。感舐犢以彌殷。啟後之謨、倚負薪而莫必。憂可傷人。窮則反本。敬疏愚悃。恭禱　尊神。洪維尊神。孝弟忠信。聰明正直。綱紀犀浦。保障鵠城。于小臣有師保之尊。于兆庶兼父母之愛。而賤息汝愚抱痾經年。僅支皮骨。求醫數輩。未效。竊孥咎由臣傲很召殃。質本脆患。雖勉強學問。而寡過未能。已辱在泥塗。而名心不泯。凡茲日用之行習。惟覺疑殆之交乘。百年來門戶單寒。八年中骨肉淪喪。撫衷兢惕。畏聖賢之責備。維　神怙冒。挾日月而照臨。今者屬在私情。弓箕任重。撰諸名教。孝享望深。癡迷匪躬。傍徨無告。迺眷嗣續。上乞哀矜。若謂修永理自適然。夭短數尤不爽。此則下愚之不肯受命。而泣禱於　大神。俾錫童子。遂其成長者也。倘單省愆矣。強爲善以答　神庥無任悚惶匍匐待命之至謹疏。

求佛

維西方聖人。先天設教。道心居人心之前。後天奉旹。諸有因無有而著。不可思議。窮於語言。強名曰佛。尊迺稱王。此凡民困阨有禱焉之謂求。二而禱焉之謂慈悲。慈悲無所擇焉之謂廣大者矣。今賤息汝愚嬰疾兩年。嘗苦百草。尫羸已甚。皮骨僅存。臣於前六月十三日。恭蘧

本縣城隍尊神。雖蒙昧賚。而昔醫多庸。極知耆長而遐齡。待與感深鞠子。罪在小臣。改過常憚。爲善近名。程意尖新。行事激烈。忽近圖遠。私欲交乘。析理不眞。詩書鮮據。尚論古人。既周以詳。反攻匪躬。則寬而恕。未免怨尤。嘗離災譴。獨念此子。雖章句未通。而存心知體父志。苟過失不免。而疑赦可援。童心恭竭誠悃。上乞哀矜。脊茲騃。惰俾若成長。大千世界。草木共螻蟻皆生。不二門中禪修與儒行一律。此則　聖人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天之悳。莫不覆幬者矣。若臣者。君親未報。綱常東人。淹忽中年。愈多涼悳。傾別傳衣鉢于吾道。益廣我佛之慈悲矣。立忠孝於清旹。不負如來之廣大。死生將之窮達不改。　大神具察。惟以告哀。謹干。

越嶲大堡新城銘（并序）

惟十有三年夏四月。四川提督前果毅勇侯臣楊芳以越嶲土夷怙惡不悛。奉我

皇帝簡命。躬赴大營。晉討雲蠻。不火之鄉路接。虓虎風發不毛之地。河隊跕鳶。侯於是張　本朝之威靈。建大將之旗鼓。孫武九地九天。匪徒革面。諸葛七禽七縱。將以攻心。歷數其頻年之逋逃寇攘。虐我邊氓。何難爲祟朝之草薙禽獮。桓予大武。侯迺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范湯解網。師禹舞階。知　聖慈許其自新。稱　恩旨待以不死。饗姬畨女夾道。壺漿繡額雕題。望塵羅拜而侯猶

復計慮竟性荒忽日久患生因睎疆隅仰宏 廟畧攙城大堡壺遮小醜彼若讐服則同覆載遂其生成彼若鴟張則启門戶而爲撻伐所謂有備無患善後得宜者矣客有自軍中來盛稱新城然頗嚴其鉅艱不果城也囑下士預銘以趣膚功銘曰

蜀南之陋寔爲建昌夷火朝騰夕照錦江大渡河內邛黎爲殃牧是州者厥計靡臧漢武鄉是得上策有唐韋皐亦匪土客逮宋元明修彼矛戟擾我邊陲需我玉帛於鎫口楊侯新城丕基夷猺懷來則冠帶之去順即頑則羈縻之羈縻不可則勦殄之維茲新城崇墉言言維茲新城執訊連連維茲新城攸馘安安一勞永逸暫費彌患凡百有位惠我兆民誰其尸之示此刻文

新年賀糴賤啟

邇者農事將興糴價頓減天心慈愛與情父安二月絲五月穀免庚因年千斯倉萬斯箱惘丁樂歲使菽粟如水火家修孔姬使歎晦無窮人世登堯舜則寒士鮮鴟鴞之羨而野人多狼戾之歎豈惟白屋可封將使黃金與土昔聞其語矣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以詩文集寄舒白香（步蘭）

白香高士舒先生足下錤綴文小丈夫耳生四十九年矣才非繡虎技比雕虫雖薑桂之性及老彌辣而蒲柳之質望秋蚤衰惟少也賤壯不如人單著撰以長年繼雨風而皓首江山如故楮墨不靈日月常新窮愁無術爲此寂寂我亦笑人舉世悠悠誰稱知己茲肆於本年將拙著詩集釐爲十九卷文集十三卷謹栽棃棗攻木已竟就有道而正焉副函如左乙未六月岷陽布衣錤上

恭賀李孝會覲察椹雅札猓夷晉秩啟

非錯節盤根無以別利器弗遺艱投大河由貴老成謀夫孔多我戰則克是曰牙爪斯其股肱如我成綿龍茂道孝曾李先生邦君閣下者居常志忠信爲鵠踐步駕仁義爲輿詩書具干櫓之才俎豆攝軍旅之事本年春仲承 后命徂征峩邊雅札等猓夷唐家覲察即是將

軍閫外大功多出儒者范龍圖胸有甲兵臨事尤慎羊太傅風生裘帶奸謀迺成孽然熊羆之度令肅風雲皇矣我斧之間威驅蛇豕三捷入告 申命有加今而后知才惪優者勞亦劭官爵高者責彌重也錤謹启

爲望叢二帝公牘本縣轉呈大府上請祀典疏

若稽興滅繼絕迺帝王之盛軌圖功報惪又經禮有明文凡詩書所載半屬輿情苟祀典攸關須遵 功令洪維 本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監古百王嗣我皇帝陛下俱本先王爲政而帥天下以仁邦畿隆 武周之壽日月諧其升恆 太上徽 文母之名天下資其孝養蓋外事內事皆 聖人知宮中府中爲一體茲

於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恭逢
皇太后聖母聖人普天大慶萬歲節。懿命冊立 皇貴妃鈕祜祿氏爲 皇后位承 兩宮贊 大君以出震。 母儀九有。備 飛龍而御天。於是 皇心豫豫特沛 綸音。首加恩岳鎮四瀆。該地方官有榱桷頹圮藻飾未完者。奏明修葺以致誠敬。ム等鑿井耕田。仰爲我帝。水源木本。軫念前王。有若職國鄉望帝杜宇。論其悳比諸方岳。爵冠三公。叢帝開明。程其功。已患江瀆。班絕諸侯。雖稱帝或僭於夏而式序。迺昭有周。況人飢人溺久痛手足於當年。斯我將我享。益望追崇於異代。擬乞
天恩上邀 曠典。溯其顛末。民得而稱。初。黑水青城。僻處天末。蠶叢魚鳧。地壤蠻荒。人茹鳥獸之毛。家食草木之實。望帝俶則壞三巴。敎民五穀。作梁州之元后。爲岷土之先農。工部詩史。尊爲古帝。大尉釋鳥。迺誤舊周。此九昭著在人耳目。賢愚有具憫念者矣。厥昔楚峽洊夷開。龍戰山崩。陸陵懷襄。川原昏墊。叢帝嗣興。徙治瞿上鑿穿巫夔。濟平苴巴。大江載軌。蒸民復粒。巍巍神禹之功。奈受杜宇之讓。君臣一悳。跡諸二帝。固未能後先重光。醜於七雄。當選過廟。貌復乎北宋。新都蠶支。冕微。本紀逖矣。西土華陽國志。攸載延及。留喬兵燹。鋒虛松柏遂無子遺。遂入 國朝。歲月滋多。圖經罔有。確據陵墓盜爲民壟。是可忍也。（二王墓道郫思盜葬者在縣二）廟宇撫作農舍。不其餒而。（二王祠屋今爲民居）有前任重慶府綦江縣故敎諭臣孫澍。屢荷當塗垂問。博采舊聞。肆創前志。聿追上世。以風鄉人。夫小民安食育腴。長享樂利。使無望帝。則不知畊使無叢帝。耕將奚託。故杜里爲君子者。懼物大精多。廟之風雨失調。阿興伯有之厲。爲野人者。悼祠荒墓缺。律之棟宇攸芋。亦羞秦守之功。（秦太守李冰亦治蜀水者今灌口祠宇甚盛）壹迺子來羣焉。醵助煥故國之新。猶原稽守冢。循死王之除典。廟比顧成。爲此恭援 恩詔。侈陳前烈。乞轉呈請府道。經由藩司。察核列銜。申詳督憲。具文咨題。奉旨立案。附隸岳瀆。載祠祀典。不惟二王之盛悳。至善民心不忘。將見 九重之崇古報功。 上章靡既。民無任慶幸之至。謹呈

農屋八客頌

爲上公肥遁幽隱。心休體佚。居中田。無願於外。不惟鼎鉉大烹之味。絕不能知。而亦未嘗設身想口食。菜把輟箸。高臥。皆復讀書已耳。一日偶行圃。第諸菜品目。閑丁舉至數十種。公多不相識。惟擇其習與周旋。氣質近似。且於耆舊耆長。有足徵者。晉爲農屋八客。各繫之頌其詞曰。

既便懶人。亦號高士。得氣之清。得味之旨。韭客之清者也。根飽風露。甘於粱肉。祿靡幽人。名動華屋。蔣客之饕者也。有辛其性。磊落其形。光炙聖者。幽贊神明。葷客之

穀者也。貧賤不辱。富貴不淫。味參禪悅。節抱虛心筭。客之嘉者也。託根江湖。名在上都。臨風招隱。鱸膾爲徒。蓴客之逸者也。淸不絕俗。淡不累物。先生兼之。誰嗣芳躅。菉蘋客之淡者也。晚有盛名。早歷冰霜。抱腴守寂。與子偕臧。菘客之隱者也。凡玆八士。當世所謂名貴人者。皆知之。客久不見則思。二必俾使者物色而後得之。然或禳以腥膻。筆以魚鹿。寘諸尊罍。閒點綴高雅風味。不專用也。八士滋不說。性又不能頫仰趨旨。遂退歸農圃。饌食爲上公。而他客之挾荼苦芬郁附麗以晉者。有若薤之家。茖葱之和事。芋之君子。瓜之故侯。蔓菁名士。萵苣園官。或馳譽於豪門。或見偉於淸議。固非迺公所同志

農屋雖常啖。其根姑具存而不論。

後志後序

權輿天造草昧。地剖洪荒。盤皇巢燧。既多詭異之文。農黃羲軒。不少譸張之說。夫子刪述。識其六者爲經。太史秉書。擇其雅者爲史。三五以降。類可知矣。若夫梁州提封。禹畮。奠壤冏幾。江沱風壽人之化。南國首列。貞姬蜀山從偶王之戈。西土聿稱義士。諒非釣天啟佑。則井絡精英不效其靈。苟乏明神憑依。則坤元旁礴不鍾其異。或者以爲都江西上。下武之封建無聞。太華北來。神禹之震育不典。則上由堯舜六七世。亦越春秋二千年。皆弱之肉。强之食。龍蛇與星日爭飛。牛鬼其箕畢齊好。是天能擅神異。開益都野之山川。而不能生元后。作益都黎之父母也。豈有是哉。然而拘方域者。難以語大瀛之廣也。翕衆庶者。無以測至人之行也。今攷蜀先辟。望帝杜宇。叢帝開明者。蠶叢俶大。魚鳧自尊。君臣相保於戎隅。車書不通乎京室。時難則相與疇咨。事平則相爲揖讓。上下之交。志亦泰矣。方冊具在。縉紳周知。甚彼好惡龜尊頫迹。惟漢太尉國子祭酒。許氏說文。誤讀爾雅釋鸜爲周燕。註曰一曰蜀王望帝全其相妻。慚亡去。化爲子巂鳥。愚竊以爲不然。夫宮禁事祕。外人難知。中冓言長。君子不道。杜宇始也。劃三巴之草棘。邁迹便人。繼也陋七雄之戟殳。離勳古帝。重丁洚陻。徙治瞿上。後庚黑

水光宅岷陽。稱王於樹藝以還。想當中歲竊帝於昏墊之後。必幾暮年。方上將比惪唐虞。豈倦勤廼故以辰贏自累。若卑猶齊賢魯隱。卽失智何至以夏南自汚。此固宜讀書論世。嚴我輩之平章。觀過知仁。更前王之月旦矣。若謂北面而朝。生甘傾國。西方矢思美。正懷春。則魚網攸設。築河上之新臺。燕婉有求。戕舟中之愛子。言莫予違。尸汝荆以獨樂。禮豈我設。要彼婦以同車。有前事之堪師。亦譎計之良得。賢王是故不爲。下民廼增多口。鷯未奔而狐已綏。鵲旣巢而鳩爰處。當深宮遲暮報之。欲得不畏國人疑猜。以太上有犬彘之行。得不畏相君跋扈而復遽將國遜。趣以身亡。倒台太阿。授卿巨柄。雖

在下愚涼曰不可維厥哲后亶其然乎若謂叔重確有所據姑無論一曰是古昔先民何人之詞卽今汲古閣影鈔宋本先朝徐騎省正誤於前一則愛而知其惡本朝孫平津闕疑於後一則憎而知其善二書家有可覆按焉至謂世守莽蒼年代荒忽二君遺行異物志穢悳耆書既堪徵信則道將志懿悳碩著豈單包荒直猶三代烈如二王諸君子必丕識其穢悳而不懷其懿悳匪獨厚誣夫古人亦覺存心之忮刻也不然無論虞奚食牛商莘負鼎大賢未辨薄俗爭譁卽素王殯五父之衢何難罪以棄父都君賓二女之館尤當坐以違親吹毛索瘢握瑜詆瑕彼若宗非此州之子遺與何小人而肆

無忌憚也昔唐太宗英主也司馬公醜巢剌王妃之非而不汰其盛悳晉文公賢君也左邱明譎秦穆公媵之失而屢多其膚功禮經曰悳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愚以爲二君卽實豐淫行優黜彝倫杜主則嘗劭其惡保巴土之悳開明允宜美其敷治汶瀆之功量功準過與廢續亡上告
天王載厠祀典矧又事屬子虛義歸烏有也於戲羲翁盜嫂史公且亮其心井毋妃甥儒者具原其迹苟侈譚姬孔外無人倫是顯誚堯舜後非君道矣必有取爾將爲用之若夫子觿天下有之何必在蜀在蜀者既是古帝在天下者又爲何王迹若所云愁稽於傳商鼠酒爾烏衣王鄭蛇當孫白帝予大人虎變必至食人上公膺揚不離飛鳥以文害詞因詞實妄吁可訓哉何其謬也或者姑將闕疑卑之無甚高論不知古人大節攸關卽爲昭代名教鉅防歿世無稱善人滋懼以怨報悳則民益偷故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祠不翦吳泰伯段文昌改淮西之直筆終碑韓退之然是則非草野布衣所知其當道大人先生之任也夫丙申五月既望汝陽孫鎮謹

瘦石文鈔卷第一

孫瘦石文鈔卷弟二

岷陽　孫鎮　野史

外集

擬上大府

道光戊戌閏四月癸酉署郫縣事王云稱轉奉本府諭藩司蘇言成都屬邑客秋薄收本年入春㠯來雨水不節米價騰踊凡紳耆載有糧田之家各行量力捐輸施惠桑梓云々嗣又奉邑侯示清理十家門牌編聯保甲令無業貧民就近本郫富戶減價糶米俾不至於流離失所然後貧富舉安事既平鎮迺就所見聞並所計善後管見爲書以上大府其書曰

竊維華陽黑水古稱陝區岷右青城利擅天府迹其十畝之入可爲八口之糊郫々豐登地無凶歲家々樂業天降康年　王用聿取十千　帝版當途大萬不知饑饉之憂惟縱耳目之欲入其城廂則酒肆列都屠門相望倡優襍遝子弟縱橫訓之㠯禮讓則目爲虛文敎之㠯詩書則譎爲陳迹雖祖考維稼穡之依而孫曾鮮蓋藏之慶故於去秋薄收本年因雨澤不節遂致糴價翔踊姦人牟利屯粟即是屯膏富室營私居奇豈輒居譎令已宣乎先甲（皆疊奉司道府募捐）倉轉閉而呼庚癸婦鰥夫沿門索糴弱妻稚子入市爭糧馴致一室父子亦分乞米之錢屢見四郊彊暴肆與負芻之梃有識靡[illegible]富軸未免勞心鎮涸迹艸莽寄傲烟霞託農爲生懷慚憂樂將書作稼志在飽溫惟是緬眾口之徂飢何能屬饜飫迺遵大府之功令敢顧私財權輿於閏四月初六日捐出銀叁百六十五兩貳錢買米柒十貳石四斗按日給發本郫大小貧口并不索取價值小著成效妄意可行今請通飭成都府屬州縣於本年秋收後廣爲募捐采買穀石分貯州里或（以如本城）與商舉本行息無事則境宇充盈有急則財賦立具然須未事豫而後臨事無虞尤必上台發而後眾人聿和時務二策附呈采擇謹上

戲爲嫁毛蟲文（道光十三年）

四月八日浴佛既嫁毛蟲岷陽舊俗也阿羅漢具訊郫黎僉曰斯蟲也面目可憎且負其毛能螫人也我佛慈悲故嫁之阿羅漢曰善哉善哉則又曰嫁之爲言適也我佛慈悲將鄰而迸諸四夷乎抑傳其羽而轉諸高門大宅乎曰吁唏哉咨女下民聽予說佛

有大和尚黃金宮闕身頎而長面如滿月會啟龍華有眾請誦誕集沙門施於檀越神州赤縣苦海窮島幽憂寡嫠煢獨雜老世界大千凡諸苦惱接踵駢肩佛腳是抱迺眷西顧宅曰昧谷厥蟲爲毛倮而聚族匪螟匪蟊緣巖附麓實繁有徒繩々肆虐別種紅毛應聲而起謂佛高居越在萬里首[illegible]溝壁縱攫闠市護法曰嘻此其

細矣怪哉二蟲則何以興裁秉凶德伊誰云憎無翼而飛不肩而乘著鷹卷啄黃鳥沸騰今朔八日律中孟夏風伯雨師雷公畢駕惡驅桑田穢祓茅舍蠢々蠕々借日而嫁毛蟲急々如律令走阿彌陀佛小大稽首婦蠶於宮男田於畮諸黎皞々又朋淫酒阿羅漢於是鼠思厥畜頂禮世尊而作偈曰

諸經說法非法非々法若曰法爲蟲可憐卽是可憐蟲卽是不法我如來大神不畏我如來大神不敬我如來大神我今敢昭告爾百姓於如來大神有持戒修福能生信心者一切諸般罪惡皆與懺悔永不墜入三塗六道胎生卵生毛羽劫塵如來大神遂大歡喜遂大施捨曰於欽念哉允若茲善男子信女人

友人屬擬爲四川提督ム甫單銜奏請修建昌衛大樹堡城上　皇帝書

年月日臣自建昌衛旬當公事回四川提督任振旅曰歌聿稱　鴻福全師而返寶稟　廟謨疆場之外雨洗干戈尊俎之閒風生裘帶一身康彊皆出　君賜全家飽暖共荷　天恩臣非不知安可偷而懷有不能已臣非不知責幸塞而策有所當陳夫閫外之事師武臣有所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明不忠國有常憲豈爲臣寬然事關艱鉅計貴詳審勢難獨異謀必僉同如臣獨異不惟顯背於督臣如臣不同且恐重稽於部議臣是以再三顧慮十反圖維策成自疑牘繕復毀惟念臣年已六十矣生長邊陲出身行伍遭際　太上皇拔擢盛德官臣總兵重蒙我　皇帝策譽至恩授臣提督膺爵通侯階官極品鋒鏑餘生已逾暮景犬馬報主尚待何時又況今日專奏失同寅協恭之罪小異日師興貽　陛下邊患之罪大是以獨據管見專請聖裁竊臣前次奉旨問罪南蠻駐軍大樹堡爲建昌門戶實猓夷咽喉地執平夷山形鞏固規爲保障儗隆堅城除建戎幕外築板屋若干閒足庇駐防軍士警聞則出闉望烽遏敵寇退則度地與民襍耕大爲游牧之閒足供臂指之使卽有鯨吞無虞尾大庶幾馬腹不詘鞭

長臣曾履梯境土忖度原隰與督臣往復札商彼謂既設城隍須增官守事緣締造費滋豐多且猓夷自古爲患前人捍禦不資修鑿自是老成愼事至忠體國不知三代尚矣唐宋元明幅員之廣不及本朝什一我　皇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自建昌至衛藏萬里而遙自越嶲至猓夷千里而近前代視爲外國道尚羈縻　聖朝隸爲附庸誼均安集卽今豨豕唐突尚可逭其誅夷若豺虎憑陵豈容寬其責備有城則民視城爲安有城則兵藉城而固彼若效順則解寬大之綱宥其冥頑彼若爲殃則致腹心之攻戕其萌孽由此有備而無患邊塵不驚由此暫費而永彌官事不攝另紙繪圖幷仰　天

鑿比伏波之聚米山川宛在目中類充國之屯田利害決於塞上雖專匪僭惟斷迺成伏維　皇帝陛下察臣杞憂事非妄作憐臣葵向志在効忠無任激切屛營悚惶待命之至謹上

爲譚守貞徵詩文啟

女蘿春秀妃笱冬榮牽桃李之穠華効松柏之勁節如我唐昌譚守貞者是可閔矣請爲當代縉紳先生陳其畧焉若夫從一不二允宜範於寡妻之死靡他遽必誅夫處子案未舉而恩何有廟待見而誼克敦始焉聞訃怨結郎亡既迺矢貞憤截女手較斧臂伸旅婦之烈仰哭則天日迴光比斷指爭殺男之雄喋血則庭幃變色

豈眞將種（守貞爲武生譚鎮超季女）扣寶刀曰拔肝殊有英風矯同懷而抗節（守貞兄引大義見責亦決不從）故不必登山化石同桀一日之忱郎何難抔地及泉肆抱百年之痛而翁俯徇所請阿母往送之門嫁衣經歲烈昔秉畀陳人冰雪三冬廣柳迎歸少女昔也老犂祇犢益深壤息之悲鳥鵲孤飛重起孀嫦之歎嗟々爲知己用懦夫慣作常譚執新鬼喪弱女敢爲異撰雖非中道固難爲訓於閨門維此獨行詎可無聞於天壤伏冀騷壇喆將儒林丈人鑒茲駿烈鴻文炳泰東之光辰彼淑女葩什叶二南之詠則是經々緯史丕顯女宗佇見磨鈍厲俗聿光名教謹啟

鵝溪小學徵會文啟

竊謂文曰載道固空疏者無成友曰輔仁而獨學者鮮益凡是吾黨須當懋茲遠猷苟有奇文豈得不共欣賞又況三人同行尼父尚取師資若夫一字臨文杜老輒原出處堅木如攻知巨室固煩大將他山有助必寶玉迺爲國珍嗟乎賤子無兄弟世多昻須諸君富才華誰堪知己鐫謹啟

峴陽新廟肖神象成爲錢香士邑侯祝文

維王功隆教稼慶衍周京緒續隨刊名膚禹甸協魚復之巍功天荒地闢光蠶叢之盛舉地啟蜀山茲敢恭範王家類徇民稱於戲苴巴之黍稷如故聿報馨香　國家之俎豆維新肇禋明惪是守土所恪供者維　大神

賓式馮之尚饗

爲邑人公請故侯劉有容入祀名宦牘

竊前知郢縣故侯江南山陽劉迺大者初由賢舍拔補成均繼繕　國史選爲縣令詩書畫三絕攸稱慈惠廉百里聿著飭吏治端本儒先敦教化謹循孝友有弗率者移之郊移之序開導分明維正供者緩其二緩其三撫字諄切嗣因糴貴益部之蛙黽跳梁卒奉簡書鄰國之萑苻爲戮　明府意固不忍也乃宣　憲令給耕牛發耔種首安懷土之村輿肆騎鶩馬罷烝徒直詣與戎之賊壘諭以毗福亟賣刀買犢而自新示之哀矜飭徙薪遠突以倖免盡卓茂恩信夙宣四境小民識其秉心

公孫神明兼治五縣羣盜因之斂迹固不必蒲鞭示辱鈇鉞爲威然後知　聖主之寛大吏治之嚴肅也制軍侈爲保障　天府錄其賢能首遷萬邑繼擢忠州導以雙旌驅出高車一丈良之五馬占來吉夢三刀而　先生所至闢汙萊力溝洫益敦本計訓課農桑遠樹風聲旌別良莠農民牛馬縱牧日暮屬諸使君負販錦貝拾遺遠近歸於刺史治未及期俗革其舊比及報政人與維新盜攘不作魏尚固久於雲中牧圍咸懷寇恂重借於河內故未惜百姓安之益劬衆母何嘗計十年不調遠殞我公耶蒼茫身後江南北夢愴鄉山卓犖生前川東西碑縣衆口溯其高雅則彩筆挾烟雲之氣宦囊僅

有吟箋稔彼清廉則露冕入山水之鄉官閣惟餘畫本州人因是擬窀穸刺史於屏風山陸宣公墓側蓋謂先生風流文彩抗希古人政事文章媲美名宦矣計至眂右士夫相弔銜恤不異於二人黎庶長號制喪擬通於三載爲之徙市者五日朋而賻金者三千恭將庶志循濱上臺昔嗇夫有後靈修尚戀桐鄉令刺史無兒銘旌未歸梓里宜聽郫氓請往迎其柩並恤厥孤家返南鄉墓存西土遺愛示千萬年稱令企一百歲旗亭楊柳尚號宰官縣圃桐華空題墨韻愚賤之頌禱愈烈循良之德善如新顧一抔黃土年〻風雨僅崇四尺之封十里荒原灌〻蓬蒿莫酒九京之恨雖藜羹麥飯薦享不

忘夫田家而荔丹蕉黃俎豆未馨於　天室豈惟甿里耆舊之憂抑亦蜀都祀典之缺也爲此謹詳　賢侯事實援　功令以陳言遞瀝閤左輿忱邀　國恩而入祀

伏乞　俯垂察核曲賜申詳士民無任感戴之至

一故侯有容先生姓劉名迺大江南淮安府山陽縣人由附生援例肄業國學畫書詩俱入能品時六館有鄭虔三絕之目後以　國史館謄錄議序雍正九年部選爲郫縣知縣

一故侯治郫以經術飾吏治民以事至庭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嘗建申明亭於邑東闔民有弗率者則書其劣蹟於亭之左經時改行則以其名移之右故其

敎不嚴而肅不賞而勸

一郫地平衍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侯倣周官暨宋儒程顥法度鄉井壤地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民孤寡鰥獨責之親族鄉黨無使失所行旅出於途盜賊有所衛疾病有所養其有不幸死亡者買義家兩區隨時皆掩藏（義家一在郫西城二里一在城北二里俱侯於雍正十一年任內捐廉俸所置題字刻石現存）

一民間鄉塾侯因公行村或於暇日親至召父老與問疾苦鄉里有無盜賊蹤跡隨取兒童所讀書指示蒙師親爲正句讀焉鄉民立社侯又爲設科條分別善惡民故愛之如父親之如師保也

一雍正十三年秋成〻都府屬成華十六州邑歲欵薄收屆冬十月糴價翔貴不懲子弟乘閒劫掠郵閭爲暴侯旹役武闈大府檄帶兵迅往勘治則民皆負戴相聚入城堡矣侯乃宣　憲令給農田耕牛籽種諭亟種麥無或失時因單騎入賊壘開示禍福羣盜遂羅拜解散各州里皆桉堵如故

一故侯於乾隆元年調知萬縣五年擢牧忠州正己率屬諭令各敦本計教民孝弟力田其治州也及所屬不異於治鄲州人及他邑之從侯教也無異於鄲人之服其德化越十三年大府擬以侯調守成都原積勞勤遽終於位貧至無以爲殮一子旋哀毀卒遺孫二宗典宗謨甫數歲困不能歸里忠人遂擬葬侯於屏風山陸宣公墓側已卜日矣訃至鄲鄲人村號巷哭爲之閉市者五日醵白金三千兩往恤其孤並迎侯柩忠人不許鄲人迺具牘□大府大府以鄲爲宥容桐鄉聽其請葬侯今鄲之南關外一里並其子附厝於側邑士夫暨村民老稚負販樵牧歲旹伏臘上侯冢至今九十八稔祭禱不絕

一故侯畫詩書俱入能品隸書尤勝詩稿身後散佚惟錦官驛有虎渡慚爲吏梟飛豈是仙之句長老相傳雍正十三年侯治盜旹感懷題壁之作也蒼蘚疏淡

一遠多作渴筆然鄲人重侯手蹟求之頗難村農至有

張其幅於先祖香火位前烟薰塵涴與墨瀋淋漓一片民以爲侯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一故侯治鄲嘗於本邑城西官道兩旁種柳百餘株至今人稱之曰劉公柳乾隆四五十年間侯歿久矣邑徵士許儒龍爲作碑記較古詩人之視召伯甘棠勿翦勿茇者何以異又縣圃桐樹亦侯所植圃上有堂題曰墨韻雍正朝果親王履蜀畝時所書也侯前任鄲與人書畫末署墨韻劉某其後牧忠州與人書畫亦署墨韻劉某由是觀之不惟鄲之人不忘侯盛惪亦可想見侯當日之眷〻於鄲矣

附錄通志職官政績

劉迺大字有容江南山陽監生雍正九年知鄲縣鋤強植弱興利除害後調萬縣遷忠州所至究心水利（在萬則開便民池於泮水前爲石甃百餘丈自擧人闢引水入池以便汲在忠亦有所疏鑿民以爲利及卒貧不能歸鄲人思其惠走千餘里往迎其喪葬於鄲之南郊建亭於墓道曰流芳並置田爲祭掃經費迄今松楸鬱然）

傳經室文集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傳經室文集序

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譔述宏富於道咸間最爲老師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以經進御故行世最早而遺書未刊者尙多此傳經室集十卷則先生所纂襍文也竊嘗論之六朝以前文筆綦嚴非夫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文士不以之編集故昭明之序文選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斯其義已當時惟王粲集載難鄭康成

尙書事困學紀聞云凡有二篇顔黃門嘗舉以問鄴下諸儒皆曰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此雖北士見聞之弇陋亦以魏晉文集少有此體也降及唐宋則論著立意之篇入集矣逮　國朝則攷證之文亦入集矣龔定庵有言本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蓋休甯高郵諸大儒以其樸學倡導於世學者承流靡不爭以攷證鳴一名一物有說焉一字一義有訓焉簡絲數米則筆之爲札記爲脞錄又以其成篇幅具首尾者悉舉而納諸文集以爲龍蛇之菹故稽　國朝一代別集自桐城陽湖古文家及一二爲駢儷之文者外凡名於藝苑者胥是物也就其善者亦能庀經畬函雅故比諸不賢之識小其不善者爲之或且繁言析辭碎義逃難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而疑古蔑經諸異說漸亦萌櫱於其閒至是而集之稱濫而集之體龐誠九流之所不能賅而七錄之所不能部矣昔俞理初目所造曰類稿近孫籀廎亦題所著曰述林彼實感夫文與質之不相麗而思有以正其名也先生此集固不離乎攷證者近是曩吾校刊揚子劉伯山通義堂文集繁

徵明辨致爲淵肆先生博不及伯山而翔愼似過之至其他文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亦皆錯華比采鏗鏘可誦則又非專治攷證之儒所能兼逮矣雖此區區小集或非先生精詣所寄而要未嘗不可見先生爲學之一斑亦安可少也哉校既成因僭述文集與時遷嬗之槩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癸亥端陽吳興劉承幹

傳經室文集目錄

卷一

禘說
魯禘說
輗軏說
有馬千駟說
旅酬下爲上解
斯焉取斯解
學如不及解
植杖而芸解

賢賢易色章解
巧笑章解
古人言教名目
田稅軍賦說
什一說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雖萬鎰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卷二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易言西南東北解
復卦彖詞解
臨卦彖詞解
損益二卦解
升卦說
革巳日乃孚解
賁彖傳解
剝彖傳解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易祿說

卦變說
兩儀四象八卦說
駁虞氏解解卦義
易總說
易扐說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作爻辰補義書後
作互卦卮言書後

卷三

說文通訓定聲自序

說文
通訓
定聲
轉注
叚借
聲母千文

卷四

書說尚書學凡例附
夏小正補傳序
小爾雅約注序

孔子三朝記序
刻參同契序
古今韻準自序
儀禮經注一隅序
六書叚借經徵序
離騷補注序

卷五

臨嘯閣詩餘自序
朱氏支譜序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朱賓齋（培文）桂林山房詩鈔序
朱謙山（鍾）鑒玉山堂文集序
胡伯臣（文銓）詩集序
施秀亭（文鍾）詩集序
近月樓存稿序
平西域頌序
郭年伯雲遠舍人八十壽序
李春園明府六十壽序

卷六

蘭谷族兄挈轅圖跋
佩韋之室跋語
書明史後
書雅堂昌黎集後
書趙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復貴池拔貢陳信存（之瑞）書
蔣宮保節相壽啟（爲張蘭渚中丞師誠作）
請期報幣復啟（爲鄭士榜廣文作）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重修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爲劉別駕文蔚作）
記宋助教俠事
記劍俠
風霾紀異
卷七
家奐亭先生傳
僕者陳忠傳
余君振昌小傳
吳卿憐傳
孔方傳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虞貢生謝君墓志銘
謝母縣眞文（爲謝夢漁作）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卷八
孔孟紀年
杜少陵年譜
唐李白小傳
唐李益小傳
卷九
荅太歲太陰問
靜天說
明嘉靖大禮說
養拔二字辨
楊昜一字辨
管仲卒辨
四配十哲考
釋鬼
恕字銘（爲朱鏡蓉作）
卷十

文字聲音源流
石鼓考
策問二首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擬舉巳求賢詔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禘說

禘於文爲元帝祭五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大傳曰不王不禘凡諦審昭穆與遞及毀廟之說皆非也所祭者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位東面以太祖配位南面兩主而已凡鄭氏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人鬼主后稷爲三禘及南郊祭感生帝又禘兼羣廟與禘各于其廟諸說劉歆禘爲終王王肅禘及毀廟買遠祫與禘一祭二名胡寅天子有禘無祫諸說皆非也周禮曰肆獻祼亦曰追享即禘之別名凡以殷祭爲禘以饋食爲禘混于大祫以王制之夏禘祫禘爲禘混于殷代時祭之名以祭義之春禘爲禘以郊特牲之饗禘爲禘混于時祭之禴以春秋之吉禘爲禘混于喪畢之吉祭以商頌之長發爲禘春秋之禘太廟爲禘混于時祫皆非也其時則舉于孟夏凡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禘又三年祫五年禘又禘夏祫秋禘大祫小諸說杜預三年禘五年祫孔潁達禘祫相距各五年徐彥禘祫皆三年毛氏禘以春諸說皆非也大抵諸儒以祫混禘又以時祫混大祫更

以魯國通稱之禘混禘故聚訟紛紛迄難合轍不知祫合也周禮曰饋食亦曰朝享此爲大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禮記曰祫禘（即禴）祫嘗祫烝此爲時祫則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者也禘以追遠爲義重在肆獻祼肆者實以俎而陳之祼者將以瓚而行之獻者奉以爵而進之肆獻祼屬陽故舉以夏祫以合食爲義重在饋食饋食屬陰故舉以冬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即夏正之孟夏四月也周之禘及嚳以后稷配魯之禘及文王以周公配夫天子之郊歲有四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夏之大雩秋之明堂由天而推之五帝日月星辰方丘社稷山川或一歲一祭或一歲再祭由隆而殺也天子之祭宗廟歲有六仲春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大祫仲冬烝羣廟四祭毀廟一祭太祖所自出一祭由親而疏也（據漢儒之說則禘有三王制夏曰禘此爲時禘夏商之禮也周祠禴嘗烝外以禘爲殷祭五年而再行之與三年之祫異此殷禘也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五年一祭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此大禘也凡禘必羣廟之主皆合食故曰審諦昭穆爲禘自唐之陸淳趙匡爲異說而後儒聚訟紛紛矣）

魯禘說

禘享帝也康周公故以賜魯然惟周公廟祭配以文王其禮同于天子之禘始得謂之禘厥後乃僭用于羣廟

雖不享帝統名曰禘矣（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卽春秋所書之禘僭後之侈詞也）且晉無祭文王之事亦大其稱曰禘矣（襄十六以寡君之未禘祀）名實之紊相沿不察故如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則立新廟成而吉祭因喪未畢而書之也僖公八年禘于太廟是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致夫人而書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亦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躋僖公而書之也公羊曰大祫穀梁曰祫嘗魯語曰烝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是祭武公廟因叔弓卒而書之也（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武宮卽世室不毀之廟非成公六年所立之武宮也公羊則曰武公之宮服虔曰韋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殆因傳有禱煬宮之事比例而附會其詞初無確據）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是祭襄公之廟也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于僖公是合祭于僖公之廟因躋閔公而書之也實皆時祫不及毀廟主王制所謂祫禘（此殷禮之名周之禴也）祫嘗祫烝也其孟夏之祭文王于周公廟爲禘孟冬之兼祭遷主于周公廟爲大祫歲以爲常書不勝書春秋略之或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非禘乎曰此或卽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夫子於時助祭也因魯有禘故凡祭傳皆以禘稱之時俗相沿成習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所賜何謂非禮非禮蓋指此也（或曰史角之錫始自惠或曰行父之請僭自僖說亦不一當以明堂位爲據）然所謂不欲觀者專歎魯君臣莅事不敬非譏僭禮亦與陽貨時事無關或人不察乃與夫子論禘則制禮精微之意以及儀文度數之閒或人既不足與深論而羣廟之僭臨事之意更有不容不諱者故以不知謝之指掌二語猶言于天下之事悉能一一盡知非必如禮記所引之旨也曰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祫禴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祫嘗夫子不及觀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與二十五年左氏傳所云禘于襄公萬者二八（本作二人字之誤也二人不成舞）考其時夫子皆在魯而萬者二八尤與不欲觀意相合曷以見其爲定公八年乎曰昭公十五年夫子年二十有六尚少且有事云者簡略之詞並難定祫也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注襄公別立廟則非祫可知也至以不欲觀爲歎公室之卑則又何必既灌而往且夫子是年適齊其前後時日亦不可考在魯與否更難臆斷又兩祭皆在夫子未仕時既非助祭何以得觀繼之夫子所言或大禘或大祫或時祫或常祭之從魯稱禘均未可知必欲揣而知之則順祀先公之明年夫子爲中都宰又明年進司空司寇前後居魯十餘載于情事爲近耳又按易觀卦盥而不薦焉

醴注云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如此解不欲觀以明灌禮之特盛其義亦古

輗軏說

爲政篇輗軏包注未爲愒矣後人聚訟乃將衡鬲下面又牛馬頸處有缺所謂軛者以當輗軏之名不知此名爲軥亦謂之烏啄又謂之轄不得便指爲輗軏考車制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轅駕牛其形直一牛在轅內牛頸低故轅前無須曲而上也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在軾前者一丈四尺柏車轅長一丈八尺在軾前者九尺羊車

考工不言其度不可考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輈駕馬其形曲兩馬在輈外馬頸高故輈前不宜直也輈皆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軾前曲而上者一丈凡轅兩端下橫六尺之木一其名曰鬲輈端下橫六尺六寸之木一其名曰衡衡與鬲上面皆平下面扼牛馬頸處有缺以隔牛不使外縱也曰鬲以其上平也曰衡以其下面扼頸也故鬲與衡皆可曰軛鬲也衡也軛也一物而異名也其缺處則有專名曰軥見左傳又曰烏啄見釋名又曰轄見說文至與大車之輗小車之軏則一槷無涉包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蓋端與軛本不連屬但以繩革縛之未必堅實因用一橫木固抱之然後加縛所謂輗也輗上軛上轅上想各有枘鑿連繫之處今雖不可考其形式要之輗必有二左右各一以爲轅與鬲之關鍵相持令固而後縛之也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小車之衡即大車之鬲衡鬲亦可通言耳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輗即鬲此誤解橫木二字爲鬲不知橫木即輗非鬲之衡在下者也包注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蓋轅亦與任正之木之通稱即輈也輈端與衡本不連屬因于輈端上曲處用一關鍵以鉤之所謂軏也輈上衡上必有鑿以受軏如轄之貫軸似當用鐵或如輗之用木軏上輈

上衡上各有枘鑿相持之處亦難臆斷要之軏是輈與衡之外另一關鍵之物也說文軏車轅端持衡者轅與輈亦通言之詞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軏即衡非是至曹寅谷四書摭餘說并謂小車衡之下別有一曲木名軛斯又不通之尤者也休寧戴東原先生撰考工記圖其說與鄙見合而言之不詳且誣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當咫尺之輗軏更不能不爲包氏訟冤（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見韓非子○說文輗或作𨏮或作棿軏从元不从兀愚按易劓杌書杌隉皆訓不安亦謂不安兒象小兒頭囟未合形元始也兀則跀也以大者求之但與鬲軛衡三字義無涉其另爲一物無疑○[illegible]同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端）

（曰軏牛車輗端曰輗此又一異說也○羊訓善蓋字之譌非以羊駕車○墨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所引不同○鄭注論語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其解甚明晰○太元經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曰拔則鍵可知矣○別取曲木爲輗其說蓋本于皇氏疏他無所見然皇專言大車而曹之升又變其說專言小車）

有馬千駟說

按有馬千駟猶曰爲諸侯也左傳哀公八年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此其誼孟子繫馬千駟弗視也同或曰下文引詩誠不以富故知有馬言富子曰此二句舊說本在子張問崇德章此章則有闕文程子以爲當在此章之首則易繫辭傳引經之例胡氏以爲在其斯之謂上則表記坊記引經之例文理皆順但未見其必然耳且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聞以馬富者備也古與福同訓故洪範言富而貴在其中古貴字謂物價不賤故从貝非後世顯爵之說我行其野小序刺宣王之詩其時富字原兼貴言至孔子時雖已分別然引經當仍古訓也周禮馭貴借貴爲位後世所用富貴字殆本于此

旅酬下爲上解

凡主人酌酒奉尸與賓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旅酬之禮始

于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觶而不舉（此後有獻眾賓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非旅酬）兄弟弟子阼階下舉觶自飲酌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觶而不舉于是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此旅酬正禮也弟子舉觶是下爲上由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眾賓酌酬兄弟之黨眾兄弟酬賓之黨此爲無算爵之禮賓弟子亦然猶旅酬之下爲上也皆逮賤之義爲字孔疏讀平聲謂下者飲在先是爲上也（愚按言行禮同于上）胡瞻麟讀去聲則代上之意也又孔以卑幼見答于長者爲逮賤朱子以遞遞相承及沃盥者爲逮賤義得相兼至任鈞臺以旅酬之禮在繹祭時行之則據少牢饋食若不儐尸則無旅酬而天子諸侯之儐尸在明日繹祭也然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而少牢禮所云乃謂下大夫不儐尸禮殺也其三獻後主人辯獻堂下并內賓厭後兄弟後生亦舉觶于長遂交錯爲無算爵是闕旅酬正禮不闕無算爵一節也以此推之天子諸侯繹祭時自有旅酬正禮如絲衣之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可證正祭時亦當有行神惠之禮如周禮司士禮記祭統所云賜爵者也且中庸言序昭穆序爵序事燕私一直說下皆正祭日事不應中間插入明日一事使文理不順

故讀中庸亦正可以見天子諸侯旅酬之禮專主繹祭說似泥若所謂內賓之少者與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于其長實足補注所未備確覈不磨又鄉飲燕射旅酬皆無于弟舉觶事而推天子諸侯祭禮則旅酬當亦有四次舉酬又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惟禮器周旅酬六尸（文武與四親廟）此祖宗相酬也周禮司士禮記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爲一穆爲一卽旅酬之終無算爵之事也又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則此正下爲上之事

斯焉取斯解

按此章是美子賤治單父能咨詢賢士而任用之也說苑孔子問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得者三學益明朋友親戚益親子曰君子哉若人又子謂子賤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曰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又有賢于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宋書子賤宰單父辭子孔子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顏行過于陽晝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厚味子賤未至單父有冠蓋迎之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鱎也旣至請其耆老賢者與之其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亦治子賤任人故逸巫馬任力故勞家語子賤爲單父有才智任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則此節取字卽汝得人焉爾乎得字上斯斯子賤下斯斯君子無疑上文無德字下斯不能斯此德也

學如不及章解

程朱釋此章皆鶻突後來講家直說如學如不及猶恐退又說成學如不得猶恐失又說如學如不及又恐失之皆非是古注則謂學如不及子熟雖得猶恐失之本

文無純熟意於不及下強添熟字爲解亦非愚謂此卽大學知止有定之功亦卽文言知至至之之事如不及猶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是狀其至之之定力猶恐失猶曰心嚮往之毋迷其途也是狀其知止之定識之字卽指欲及之準的言如此解乃覺字字著實及與失從來不作反對字郤見如是以俟達者定之又按如字若依古注作倘使解亦可言知所當及之程而因循姑待不卽及之則猶恐終失其所見之明也此以儆學者能知不能行之弊

植杖而芸解

芸香草也此芸字假借爲䎆䎆之或體作耘除苗間薉也䎆有二詩曰或䎆或耔此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也又詩曰以薅荼蓼此苗既成後陳草復生有莠及董節生乎其間又以耨薅之耨頭金廣六寸入子苗間所謂立苗欲疏也耕用枱廣五寸薅用耨廣六寸丈人之䎆當在苗既成之後不則無取乎杖

賢賢易色章解

此章盡倫専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未學非虛擬之詞乃實指之詞卽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

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之類卽召忽荀息亦是當與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節參看爲時文者好作闊大籠蓋語實非此處神理吳氏以爲子夏抑揚太過亦屬認錯孝子不匱如舜之大武周之達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諸葛豈不學者所能爲哉至首句賢賢易色是指夫婦一倫朱注當云賢婦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下當云必其生質之美雖或未嘗爲學我亦謂之已學也

巧笑章解

按巧笑倩兮倩叚借爲𢒉字清飾也盼目白黑分也素絢句總上兩句言如繪事之先布五采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也蓋凡笑則面有紋理如素之分布成文目之黑白相間亦似之故素正所以成絢夫子引攷工畫繢之事後素功明之子夏因悟禮之節文所以緣飾仁義智信之美質使昭昭然布于事而有條不紊者亦猶是也集注因誤鄭氏謂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亦尙混又按繪色會五采也與繢同訓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據說文則繢爲正字繪爲叚借

古人言教名目

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爲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

是也禮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書敬敷五教五常之教也禮經解五教詩書樂易春秋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四教卽詩書禮樂也論語四教文行忠信也三教後世所謂儒佛老也兩教漢時所謂名學也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老子聖人行不言之教

田稅軍賦說

古者大師用衆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之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

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隱其事于溝洫鄉遂洫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田稅輕而軍賦重正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爲表裏臨事欲重得其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得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車輦當供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實受田三十六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廐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所謂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千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實二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人實三百四十二家三十人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供之稍縣畺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封國之采地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七三四三七五）馬一萬三千七百十一匹細（九三七五作一匹）牛四萬一千一百三

十二頭贏（八一二五不計）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贏（二〇三一二五不計）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贏（八七五不計）如六遂出師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畺邑供之采地助師惟出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之法愚另有細推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故不及車甲器械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家一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國非也遂人以下劑致甿（即五十七家出五人）又曰簡其兵器又曰登六畜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縣師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畺三等之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即兵制都鄙之法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九家之法尚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強混是貴信古

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匀配給總以百畮爲率故孟子曰周人百畮而徹據鄭康成通率之說則井田法（每家百畮助十一畮一分一釐不盡）爲九中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畮貢九畮零九釐不盡）爲什一中之一其數皆畸零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尚可通融湊合至溝洫法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界以五家二十五家五百家二千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聯割配紛紜殊非政體安得曰十一家而貢百畮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井田法（每家百十畮助十畮）爲什外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畮貢十畮）爲什中之一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不盡即什中之小九分不盡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兩說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云什一非約分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一字專頁周人百畮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半助十二畝三分七釐半）合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其鑿一井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愼說文井字注所謂八家一井象構韓形　罋之象也井方一畝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一百畮助十一畮）合九家亦得九十九畮如溝洫法（每家百畮貢十一畮）合十家得一百十畮也惟周官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漆林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孟子白圭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必加而字之字爲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子此篇什一同爲子數也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說非也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稅其五十七十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既定更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約授五十七十而用足周則彌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非也井田始乎黃帝不始于夏洪水之後禹特脩之而已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殷十二家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當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

若云十二家則公田只六十畝矣終難牽配則亦非也一井之田肥瘠不至懸殊則袁氏三代皆百畝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之說又非也至金氏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尤爲無理豈夏商之士工商皆兼農耶惟舊有周尺狹小于古之說謂周百畝七十夏五十其地實同合之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其論較爲允協但逐細推之得數亦不甚合只可存其大略而已若欲合數夏須以方九尺爲步而用十寸之尺（則當周之九十九畝稍絀）殷以方八尺五寸爲步而用九寸之尺（則當周之一百畝稍贏）周則以方八尺爲步而用八寸之尺（按夏以十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六十四尺百步爲畮橫八尺從八百尺積六千四百尺是五十畮爲積三十二萬尺也夏之五十畝當殷六十一畝奇當周七十八畝奇當周末一百二十二畝奇殷以九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五十一尺八寸四分百步爲畮橫七尺二寸從七百二十尺積五千一百八十四尺是七十畝爲積三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尺也殷之七十畝當周八十八畮奇當夏五十六畝奇當周末一百三十八畝奇周初以八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百步爲畮橫六尺四寸從六百四十尺積四千零九十六尺是百畝爲積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尺也周之百畝當殷七十九畝奇當夏六十四畝當周末一百五十六畝奇周末六寸四分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二十六尺二寸一分四釐四豪百步爲畮橫五尺一寸二分從五百十二尺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寸四分百畝爲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尺周末百畝當周初六十四畝當殷五十一畝奇當夏四十一畝弱萊仍以八寸爲尺改六尺爲步每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百步爲畮橫四尺八寸從四百八十尺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尺方六尺爲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改定二百四十步爲畮橫四尺八寸從一千一百五十二尺積五千五百二十九尺六寸今以十寸爲尺改五尺爲一步積二十五尺二百四十步爲畝橫五尺從一千二百尺積六千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一百八十丈積九千尺○積步求畮二四除之積尺求畮以長廣相乘以六除之反畝爲步二四乘之步化爲尺以五乘之尺化爲步以二乘之）

雖萬鎰解

萬鎰有主價值之少言有主價值之多言二說似皆可通趙注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又史記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又前漢食貨志黃金以鎰爲名然則萬鎰云者即二十兩計之衡以今時黃金之值大約得銀四百萬兩就玉論玉似不可謂之少且萬盈數也凡言物之少者不應以萬計故以玉較國家玉自輕國家自重就玉論玉尙未說到國家不得先以萬鎰謂形玉之輕若果輕玉何不云雖有璞玉於此止萬鎰不然何不云今有璞玉于此雖一鎰而必以値四百萬兩者形其少耶雖玉之爲寶者或更有累其數至千萬萬億萬要之以萬爲少詞總無是理況禮喪記朝一鎰米夕一鎰米方氏注米二十四分升之一鎰本觔兩之名其數可以言米何必不可言玉或孟子只言璞玉觔兩之重而解

者誤泥于鎰之。必以名金因以價值當之耳夫萬斤之玉亦不可言少主少之說展轉思之究屬牽強揣孟子之意若曰今有萬鎰之璞玉爲王所寶宜珍重愛惜不輕予人者然雖珍重愛惜以其尙是璞不得不使人彫琢而必盡授其權于玉人正惟寶玉愛玉之故耳可知國家雖寶貴愛惜不得不予能治之人治之乃獨不然是何異以玉使玉人仍掣其肘而教之至壞此玉乎言萬鎰不過作愛惜國家影子注補愛之甚也句正是跌出至于神理故知至子二字是從必使反接非與萬鎰比較若將國家與玉較量輕重便多窒礙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告子殆爲公孫龍之學者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子高欲正之謂子高曰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昔楚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猶龍之異白馬于謂馬也子高退而謂平原君曰春秋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詩曰素絲不言絲素禮有緇布不言布緇驪牛玄武亦然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色以名別內由外顯楚弓之說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欲廣

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公孫龍子云公孫龍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爲白馬非馬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其白馬論云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黑黃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黑黃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城郭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詞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此篇文字眞所謂白戰不持寸鐵者又堅白石論其辯亦同外更有通變論指物論名實論諸篇法言謂公孫龍詭斷數萬以爲法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呂氏春秋公孫龍言藏三牙甚辯孔叢子作臧三耳○史記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之○莊子公孫龍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至達矣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無所開吾喙魏牟曰云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樂正子輿言公孫龍之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其尤者有善射者後鏃中前括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之說又有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孤犢未嘗有母之說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考中西厤法皆以角爲宿首因閒闞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爲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壬辰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千餘年（按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太西云六千八百三十九年）又據竹書紀年考定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今史鑑多七十二年蓋承劉歆厤譜之誤故與孟子語不合歆不明厤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厤譜後漢尙書令忠早議及之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厤譜誤以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今周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也（按惟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眾多云云孟子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推至趙岐卒于漢建安六年而其出亡著書則尙在延熹時僅四百五十年而云五百餘者蓋趙以孟子親受業于子思而生必前于烈王卒必前于赧王也惜乎趙不著孟子生卒無所據以考信耳或曰此統孟子生時而計之）

傳經室文集卷一

傳經室文集卷二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易言西南東北解

中土人物所居之面以大地全球渾之天體祇在東北一小隅所居在東北則所向爲西南也而以中土之天頂言之則赤道爲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春分日在東北之赤道一交秋分日在西南之赤道一交也以赤道之南北極言之則地平又爲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夏至後大暑前日在東北之地平一日冬至後大寒前日

在西南之地平一日也然則因所處在一偏故視太陽之行非出于正東沒于正西所謂東者乃在東北所謂西者乃在西南也彼居赤道一周之下者則寒暑晝夜終歲如春秋分而赤道爲正東西矣彼居黃道一周之下者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而黃道爲正東西矣此天之四方也至于中土之地爲全地中十五分之一耳其徑本計二十四度四千八百里今版圖日廓較昔爲增大約爲天體東北亞細亞一大州中之一處而在其東南故以天視地不啻一粟而以全地視中土又不啻彈丸地有上下東西而無南北所謂南北者準于天而言之地面之南北天之南北也猶天有東西南北而無上下所謂上下者準于地而言之天之上下地之上下也地雖有東西而無正東正西以偏在東北也故易詞不直曰西而曰西南不直曰東而曰東北準于天體而言也至主乎中土爲言則曰西郊西山南征矣以天體之西南喻文王之西岐以天體之東北喻紂都之在東也卽王室如娓父母孔邇之意六州所以歸也吾故曰易彖詞非文王作爻詞非周公作特有曰自我西郊者則當時作易之兩聖人必生岐西耳孔子曰易之興也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孔子

之不以彖爻爲文周作可知

復卦彖詞解

復冬至之卦也太陽周天行度一歲之中有盈縮卽西法所謂高卑行也今時自冬至至春分黃赤道交行八十九日三刻十一分爲盈初自春分至夏至最近赤道北極處行九十二日十時六刻十分爲盈末二限自南陸面歛于北陸故厤家謂之歛自夏至至秋分黃赤道交行九十三日七時一刻八分爲縮初自秋分至冬至最近赤道南極處行八十九日八時三刻五分爲縮末二限自北陸而發于南陸故厤家謂之發但此四限盈

初盈末則每年遞消一分縮初縮末則每年遞長一分故隨時不同計今道光初年距商末約三千年相差二十五時盈初限當爲九十一日一時三刻十一分盈末限爲九十四日十一時六刻十分縮初限爲九十一日六時一刻八分縮末限爲八十七日七時三刻五分（時刻分據今鐘表法）蓋以大地全球絜之天體則中國人物所居之地面在東北一小隅故太陽行赤道外近南極自人視之爲遠爲卑行赤道內近北極自人視之爲近爲高近則正射故暑而晝長遠則旁射故寒而晝短（太陽每日行黃道一周而天挈之東移一度故非日之行眞有遠近天實挈之使遠挈之使近也）知此可與講復卦彖詞矣復反也出入無疾者太陽出入于赤道內外至冬至而無可疾速行漸遲也朋讀曰明日爲大明自南而北則近于人故言來也咎文从人从各各者相違無咎者不相違也（或以日月爲明解則冬至不必在朔月雖出入近于黃道而一歲有十三次周天其往有十三次其來亦有十三次則反復其道者十三次矣與來復之義屬）反復其道者太陽一周天反而復于其路厤元所以起冬至也七日者冬至至秋分二百七十七日七時四刻此九個月爲萬物生成之時人所喜悅冀其來也除九個月整數餘七日奇舉尾數而言也冬至而後天道發育以美利利天下故占曰利有攸往也孔子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曰天行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其義昭然若揭（盈厤縮厤生于最卑行最高行前古最卑行在冬至前近古與冬至同度今時則已後冬至約四時五刻二分有奇其差測得每年一分一秒十微）秋分至冬至閉塞之時人所畏厭故臨曰至于八月有凶（秋分至冬至八十七日七時有奇三個月整數內虛二日五時奇則自復言之曰七日復自剝言之可曰二日剝自臨言之曰至于八月有凶自觀言之可曰至于三月有吉其理一也○復卦七日焦贛京房揚雄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范長生郎顗關子明王弼而下十六家皆主六日七分之說按山堂考索有辨雖十二條王昭素宋咸何楷所駁甚正而下四家皆主自剝至復隔坤六爻兼復初陸績虞翻侯果褚氏莊氏而下十四家皆主自姤至復按臨卦言月復卦言日詞例兩岐龍仁夫一家主自復初一陽厤六爻反初按既復矣何用再厤朱子語錄十家皆主本卦震體之說謂震屬少陽爲七位于東爲日于剛爻爲長剛長之體氷于坤下是爲七日吳鼎易堂問目取此按此仍自姤至復之說日月字不便借用以太陽一周定日故謂之日以太陰合朔定月故謂之月豳風一之日二之日加一之字猶云十一月之日十二月之日耳與此不同）

臨卦彖詞解

臨大寒之卦也（大寒見魯語）文王時自大寒至秋分二百四十八日奇約之爲八閏月雖似夏正之八月卻不作酉月解猶云八個月耳蓋秋分中氣須按年實測亦可在戌月不定在酉月也太陽自冬至後行度漸遲至春分後每日不及一度故晝永夏至後晝雖漸短然每日仍不及一度至秋分後乃過子一度而甚疾至冬至而極此所謂天行也孔子曰剛浸而長剛者晝也長者晝之

永也繫辭剛柔者晝夜之象此其義也大寒以後太陽自南而北漸近于人故曰說而順春分晝夜平故曰剛中而應秋分以前天道棣通萬物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秋分後太陽自中而南行愈疾愈遠于人故曰有凶凶文指事象穿地交陷于中閉塞之義也然秋分至冬至不過三閱月而晝又漸長故曰消不久夫論太陽之行則秋分距冬至與冬至距春分皆過一度而疾但秋分後則由消而極消冬至後則由消而漸長其理不同夏至距秋分雖似由長而消然消卽消前之所長其行每日仍不及一度則其勢不同此人心向陽之意所以不同也彖詞至于云者自大寒至秋分其日久幸其難至于消也子曰消不久者自秋分至冬至其日促又幸其不久而卽長也設使聖人于復卦言之則曰至于九月有凶（臨卦八鄭元虞翻何安而下十四家皆主周正未月是爲遯褚氏而下八家皆主夏正酉月是爲觀范長生荀爽王弼而下五家皆主商正申月是爲否按以上三說以爲遯乎遯則亨矣以爲觀乎觀亦有孚矣以爲否乎否自與泰對不與臨對況公劉時已用夏正矣諸家不過以陰生爲凶然則午月至亥月皆凶耶如遯例大壯可言十月有凶如觀例大壯可言六月有凶耶如否例復泰大壯夬乾五辟卦皆可言八月有凶耶必不然矣錢一本三家皆主本卦兌體之說謂臨以三爲兌主兌爲少陰爲八位于酉爲月于柔卦爲消柔消之體至于坤下是爲八月巽鼎易堂問目取之按立說甚巧是从泰卦三陽消起臨一復二坤三剝四觀五否六遯七至姤而爲八意指姤月也然月字若作太陰解則二字不可通若仍作三十日解則泰正亦何可用姤謂月字竟可不求甚解誠闕至于八有凶成命語予且自本年十二月順推次年五月方可云至若自本年十二月逆溯本年五月斷不得云至種種繆展所謂愈巧而愈拙者也況以兌數爲八兌位爲月則姤卦巽爲少陰爲八位在東南爲日而恰無八日之文推之觀亦可云八日夬亦可云八月而易之用數藏歷有九六七八其曰一人一車一握一矢二軌三人三獲三錫三驟三歲三日三接三狐三就三品三年三百戶十年十朋又何說邪夫伏義卦位文王卦位以及納甲之類種種數日原係後儒附會然漢人有以之解經者至于三男爲七三女爲八解例太寬尤漢人所不取不得以復卦之七日兩說巧合數爲精確也剝與大壯不言七日而復卦上六爻詞又曰十年矣）

損益二卦解

嘗讀雜卦傳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而歎聖人上律天時實能洞悉于天行之終始也天本無度準太陽之行而設爲度以古法平分四限當得九十一度三千一百零六分二十五秒則此四限太陽皆應歷九十一日奇然而秋分至冬至冬至至春分皆祇八十八日九十刻零九十二分二十五秒則太陽于平行外益二度四千零十四分也春分至夏至夏至至秋分皆須九十三日七十一刻二十分零二十五秒則太陽于平行內損二度四千零十四分也此律家所謂盈縮差但其差絕非勻派一自多而漸少一自少而漸多故律法有平立定三差以測其每日參差之數如春分前子正初刻至春分時夜子初四刻命曰初日黃道適足一度交春分後

一日其度卽盈二分九十七秒是爲最小之益差遞及夏至初日益至四百八十四分八十四秒是爲最大之益差交夏至後一日其益度少損爲四百八十分零四十一秒矣又遞損至秋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內有損也交秋分後一日其度損五分零五秒是爲最小之損差遞及冬至初日損至五百十分零八十五秒是爲最大之損差交冬至後一日其損度稍益爲五百零五分九十一秒矣又遞益至春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外有益也天度所損之度卽日行所益之

度天度損少日度益多則晝短日行所損之度卽天度所益之度天度益多日度損少則晝長此四時盛衰之根也（此以明末歲實言之凡歲實隔年稍遠其尾數卽微有參差總須隨時實測卽盈初盈末二限每年皆有遞消縮初縮末二限每年皆有遞長且盈縮生于最卑最高行其行亦有歲差洽律明時所以取諸革也）損卦夏至之候也夏至日天度積贏二萬四千零十三分五十秒三十二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北最近天頂晝最長益無可益而爲損之始然所謂損者損前之所益也夏至以後爲下以前爲上夏至後所損之度分與夏至前所益之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曰損而有孚孚者言損益之數恰相符合也二盈兆長生作二軌軌卑輙跡以喻半周天从春秋分兩交勻剖之爲二道也享亨古通當以可用絕句與上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合爲四德也子曰二軌應有時應者損益之數相應此以半年言也損剛益柔有時者損于晝而日漸短益于夜而宵漸長此以一日言也總釋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厥旨微矣益卦冬至之候也冬至日天度積虧二萬四千零十四分四十一秒六十一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南最遠天頂晝最短損無可損而爲益之始然所謂益者益前之所損也冬至以前爲上以後爲下冬至前所損之度分與冬至後所益之

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冬至後陽氣漸長故說民如以前民用務民之義對物言不對君言也行至春分黃赤道交是爲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左氏所謂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之義也凡易言地皆以水言之以全地之中水居大半猶之言天皆以日天言之以推步之法必準于日也冬至後百果草木發育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而統贊之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天人一貫之理也損時倘盛而實爲衰之始益時尚衰而實爲盛之始盛衰互爲倚伏孔子于損卦

互言益益卦互言損比物比志也

升卦說

升文王伐崇之事也文王自岐遷程程卽畢郢在岐之東（路史曰王季徙程）崇在程南克之而作都所謂作邑于豐也程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豐在今西安府鄠縣自程伐崇爲南征故孔子曰志行遷豐而國愈大卽君子順德積小高大之義也初六定策之始孔子曰上合志上上天猶詩言帝謂文王也九二孚乃利用禴受命于祖也（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禴于畢）九三克崇如入无人之邑左氏所謂因壘而降也六四飲至策勳之後行大享禮于岐山陵

寢故孔子曰順事（史記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之墓于畢則此乃文王祭太王王季之墓于岐山也）六五升階建豐邑立靈臺辟雍也詩所云遹追來孝也上六作邑既成安民休衆也冥之爲言靜也不息之貞不動而貞固也消不富者消兵甲不驕滿也按文王釋羑里賜弓矢在紂之十三祀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卽昆夷也在岐之西采薇詩序及逸周書武稱解皆言西伐昆夷北伐玁狁爲一時事玁狁未見他書恐非確實又韓非子有舉鄠克莒侵孟舉鄠自是滅崇克莒自是伐密因孟子引詩作徂莒而誤至侵孟一事無可攻殆不足信）明年伐密須（今平涼府寧州在岐之北稍東或云卽姬姓之密陸縣[illegible]紅氏在今河南密縣非也此姞姓）明年伐耆（史記又作飢或云卽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在岐之東北非也書西伯戡黎西伯自是武王非文王也）明年伐邘（與耆俱無考據史記注當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在岐之東然近紂都恐非文王所宜伐謂卽左傳奪邘之邘亦非也愚按韓非子有侵孟之文孟或盂之譌今山西平定州有盂縣爲古仇由國或卽文王時邘國于是在岐東北）明年伐崇（卽豐邑今西安府鄠縣古有扈國也在岐之東稍南紀年局大戴自程遷豐周書宅程三年遭荒作大匡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皇虛自結韤繫云云）逾年而薨蓋自羑里之釋至是九年矣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受命者受紂得專征伐之命然則紂之十三祀爲文王立國之四十二年而乾鑿度稱二十九年伐崇考之年世有不符也當爲四十九年（尚書大傳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其前後不同當依史記爲是）又按詩居岐之陽傳謂相其高原而徙都爲所謂程邑也是

指遷程在伐密時然密在岐北少東今平涼府寧州是阮國在岐北少西今平涼府涇州是程在岐直東今西安府咸陽縣是阮程兩地不相屬則所云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者出師時在岐陽渭濱駐兵少息或祭所過山川耳與遷程事無涉

革已日乃孚解

革彖已日乃孚有六說皆未明于孔子所言治厤明時之義也太陽一周天爲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奇（今鐘表法）卽自今年冬至距明年冬至之日數所謂恆氣也古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厤元起算甲子至癸亥

名目古以旬不以紀年旬法六十一週一歲六週故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明年必己巳日卯初三刻奇冬至也計閏三百七十而又爲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但不在朔日耳（內有閏一百卌二月又十七日四時六刻奇故甲子之周應三百六十年而爲三百七十一年也）然則已日爲太陽一歲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不愆于期故孚所謂革而信之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所謂順乎天也所謂行有嘉也所謂革去故也故孔子統一卦之象而揭之曰革君子以治厤明時（離爲日離象就已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以成既濟此仲翔納甲自成一家言可勿深論卦應天氣天

以六節自甲至己其數六猶六日也七日則庚更新之象矣　之說以庚爲解易不言庚日乃孚也戊己于干爲中而己已過中故受以庚改更也此朱震之說亦以庚爲解離夏兌秋夏秋交革之時中央土寄旺故曰已日此來知德之說易不言戊己日乃孚也庚爲更革之義自庚至己十日浹矣乃者有待之詞也此　之說亦以庚爲解先庚一日爲己居丁火庚金之閒革之時也此　之說易不言戊己日乃孚也己竟也十干之已亦謂成功者退也此王弼之說以已爲已事遄往之已試問何日爲已日天有十日甲至戊爲前五日己至癸爲後五日變革不當輕遽宜在後也此蘇軾之說易不言後日乃孚已字亦從無後訓辰巳之巳與已止之止字畫音聲本皆無異皆羊里反以陽氣至巳而盡出至午則陰生故轉訓爲既爲止也日在澤下尙未出地必如日之加巳照臨四方照著天下乃信從也此　之說以巳爲辰巳之巳按說文己象萬物辟藏詘形己承戊象人腹巳爲蛇象形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象蛇形也已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象形三字音聲略同字畫迥殊意義亦別且易不言巳時乃孚也）

賁彖傳解

賁天色也孔子故以五行言（襍卦賁无色也无字是天字之譌賁或謂黃白色或謂白色予謂孔子歎其非正蓋青白色也）卦是泰來泰上坤下乾尊卑易位而曰天地交者蓋以卦德言則陽爲天陰爲地以卦象言則虛者爲天實者爲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訢合無閒其位自正故不曰地天交而曰天地交也凡大畫卦位初二爻爲地道三四五爻爲人道上爻爲天道此六十四卦之通例所謂兼三才而兩之非勻配也賁彖傳所言柔剛柔者氣也剛者質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者上爻之柔降于二是天五行之氣下分于地而成

金木水火土之質也故曰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者二爻之剛升于上是地五行之精上繫于天而爲金木水火土之星也星雖有大于全地者而自人視之不啻彈丸故曰小利有攸往者五重天無刻不運行所謂天文也文明以止者五行之產各止其所六府之用交資于人所謂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百五重天或一年周或二年一周或十二年一周或二十八年一周以候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聖人于五行之用財成輔相以利天下（利有攸往往字與文明以止止字相對彖辭應以亨小絕句與既濟同彖傳中不剛[illegible]錯四字○紂之時五聚于房房仍周據而與見春秋元命苞宋

（符瑞志曰孟春六旬五緯聚房）

剝彖傳解

剝霜降之卦也柔變剛者變曰永爲宵永也小人長者夜屬陰喻小人順而止之觀象者觀日行甚速之象愈遠于人無術以止之也君子尙消息盈虛者消謂自秋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于一度于太陽爲疾于晝爲消也息謂自春分至秋分日行每日不及一度于太陽爲遲于晝爲息也盈謂二十四恆氣計每日盈一百四十三分五三三四七七五也虛爲日月合朔計每日虛一百五十八分九五五六一七一也尙配也君子一身動靜行藏則而象之合于天行也凡易言天行皆指太陽天言不指恆星天言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蠱辰月之卦也春爲木故以甲言巽酉月之卦也秋爲金故以庚言此言春分至秋分之日數也春分至秋分半周天太陽之行每日不及一度故兩氣相距一百八十六日厤家所謂盈末縮初限也減三旬週餘六日故先後三日蠱卦彖詞是從春分順推至秋分甲日之前三日辛日春分則甲日之後三日丁日秋分故孔子曰終則有始（有讀爲又）天行也巽卦九五爻詞是從秋分逆溯至春分庚日之前三日丁日春分則庚日之後三日癸日秋分故曰无初有終終者癸也始初者甲也巽九五動成蠱于五言者爻詞宗彖詞之旨也蠱者事之壞而當飭巽者事之順而當行春分至秋分萬物咸遂收成之時作事者于是終始焉（以始終爲言者子夏而下八家何以蠱必言甲巽必言庚平以命令爲言者王弼而下四家令甲之名起于漢申命非申金也以旬甲爲言者蘇軾一家蠱巽二卦並不反對也以卦圖爲言者馬融而下四家馬氏艮先巽後來氏巽先艮後筮皆牽合來于蠱據後天圖于巽又據先天圖例更矛盾矣以卦變納甲爲言者虞仲翔而下六家虞牽合賁无妄張惠言又添小畜泰睽朋來添隨震俱附會以辛丁癸爲言者鄭康成而下二家則似秦客廋詞矣以巽兌爲言者郝仲輿一家以巽木爲甲不依納甲亦非方位也以紫日爲言者朱子語錄三家膚淺已極以互卦爲言者錢國瑞四家蠱取中爻震木震之出日之甲春之始蠱事之壞反終而原其始也巽取中爻兌金兌之說日之庚秋之中巽事之權裁其過以歸于中也易掌閒日取此然蠱亦體兌何以不取巽九五爻正體離何以不取且其云蠱亦言于象合上下而共有事巽言下爻中命之主獨五則亦後人既全讀三聖人之詞而爲曲說耳周公爻詞原不句句宗文王孔子釋文王之詞則宗文之旨釋周公之詞則宗公之旨至象傳則獨抒己意以發明其理全易皆然發不過以蠱爻言父母因謂上下其有事以巽大象言中命行事因謂君之出令不知文作彖詞時非先知周公有父母之說公作爻詞時非先知孔子有中命之說也究與本文何涉）

易雜說

近時說易者蔣根庵以應比爲主不取卦變黎世序六十二卦皆變末既濟葉佩蓀主于移易不取變易蘇秉國主于變易不論爻位連斗山兼取交易移易變易而

無不易之爻晏斯盛不取圖書並廢互體任啟運以河圖之五十爲全易之要李球專主互體不取卦炁之類孫宗彝引易歸禮于易之中无專主反專主于易之外愚謂易固不可爲典要然各有所偏鄙意解易當先釋其文則爾雅說文之類爲本次求其理則合于經常之道爲本次考其典則務當于古義至于一卦之中而取象襍出一爻之內而上下不蒙則固不必強經以就我定欲使古經如今人文字也（解易先須識字並須考此字在殷末周初時作何解）

（愚謂爾雅說文外最可信者古人名字相附之義）

卦變說

卦變之說亦起于後儒宋朱子有卦變圖李挺之有變卦反對圖朱子發漢上易傳有六十四卦相生圖元朱楓林有十辟卦變圖六子卦變圖明來知德有卦綜圖何楷有乾坤主變圖本朝毛西河有推易折衷圖言人人殊周難畫一卽虞仲翔消息升降之說亦多所附會更有所謂特變者兩象易者以通其窮究於古聖人作易之旨未必有當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則八卦之爲六十四亦祇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耳聖人以乾元觸類而長參伍錯綜發揮旁通所以參消息而神變化者間遇微旨亦不可盡廢

愚故作爲兩圖一散卦統歸于八純卦所生所謂因而重之也一散卦分屬于六子十辟所生所謂引而伸之也舊圖無六子生他卦者愚不謂然

兩儀四象八卦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中也有中卽有兩謂乾坤也兩儀生四象謂既有乾坤而生坎離共爲四象也四象生八卦謂既有乾坤坎離而生震艮兌巽共爲八卦也宋儒以太少爲四象並造太極圖固屬無稽卽虞氏以四時爲四象亦有未盡下文言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天地四時必準于日月故乾坤必繼以坎離也崇高下四句言有位有德之聖如庖犧者乃能生八卦以示後世也易道備于乾坤坎離故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仲翔說易深細以既濟爲乾坤之定以納甲著坎離之義可謂獨得驪珠第設例太拘取象太泥致有穿鑿附會啟宋人之疑謗耳宋人以空言談理纔不失聖人之旨而于釋經之體未合字句文義全不擺解謂得大意要于古聖立言之法奚所見焉後人讀經之法奚所嚮焉善乎程子之言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能通其意者也

駁虞氏解解卦義

解彖依虞解亦當曰初仍宜之四故利西南臨初无宜往四故无所往五來復二故吉二早往五則吉今上往字作應字解而郤非无所應來復指四復初與彖傳乃得中鬩背矣爻詞初六无咎實不可解只宜曰占得此爻者凡事無咎而已虞謂與四易位故无咎與彖傳剛柔之際爲陰陽交易及无咎者善補過也之義亦合但爻詞言无咎者不皆不正之爻坎六四无咎象傳亦曰剛柔際也不可通矣愚謂剛柔際猶柔承剛言陰陽比而陽在上者耳九二獲狐得矢無宜變之象象傳亦曰得中道也則直曰二爲田離爲三爲狐爲矢坎中爲黃占得此者貞吉而已六三虞既以二已變時爲負又以二未變時爲乘爲寇仍曰艮手招盜則且字難通而以三變爲貞吝變而仍吝何貴于變愚謂到艮爲背故曰負惟背可取到彖也初二地道爲車三位人爲乘坎爲寇盜此爻不中不正占之者貞吝而已九四虞言二變時艮爲指四變之坤爲母四既變爲坤則二亦不復爲艮末可兩取而又忽以臨兌爲朋則二又不變并初亦不變更以坎爲孚則三不變而初又變以經文就我例太無條理愚謂震足下爲拇解者拆而爲陰也而汝也

坤爲朋四變則體坤故朋至而五陰同孚于二矣此爻明言變占之者凡事當豫計也六五虞言爻既變陽爲君子坎爲心故惟爻未變陰爲小人坎爲孚然既以二三四坎爲孚則爻已變而二爻中正不得爲小人矣乾鑿度曰陰得正爲君子陰失正爲小人孚與退不能同訓也愚謂六五柔得中爲君子九四不中正爲小人惟有解者陰爻拆也得中故吉有孚者四變則小人退而五與得正之四同孚于二矣此爻亦無變象上六虞言二爲公又言離爲隼坎爲悖是三射三矣愚按乾鑿度四爲公當从之離爲隼爲射獲之則隼化而離變矣繫于上者隼飛必上射之而乃獲故於上言之上爲高墉也統全卦言之則變爲師而解之所以必變爲師在師又必變爲升則不敢置一喙耳

易總說

有中古聖人之易有孔子之易如乾元亨利貞不過占詞言大通而利于正耳孔子借釋以教天下後世而釋之爲四德爻詞利見大人亦不過古詞大人太卜之屬卜筮之官詩大人占之是也而孔子釋之爲乾坤合德之大人蓋古人最信卜筮孔子借卜筮之書申其義理以垂訓所謂因勢而利導之也

易抄說

三代之書莫古于易莫完于易而亦莫可信于易然夫人童而習之至老而不得其解者多矣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想乎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然則彖詞爻詞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之聖人大約西岐之人生于殷之末世而彖爻之旨不同蓋出兩人之手曷以知其西岐人也小畜小過皆曰自我西郊隨曰西山升曰岐山于是知之此千古所不肯言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昭垂萬世不必以文王周公重文周之聖亦不必以易重也若夫周易彖象之取義

易爲譌字周彖象皆叚借字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人首坤故曰歸藏然則周人首乾故曰匊易言帀六爻皆易也彖者掾也言取虛義之畫而緣飾以辭也象者像也言想像虛義之意而說之也或曰彖亦豕也故遯卦古作遂豚是體薦脊是折俎猶云彖言卦之全體爻言卦之分體也說雖近怪而亦有意理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焦里堂循雕菰樓易學一書以九章之正負比例爲易意以六書之假借轉注爲易詞雖其閒不無心得而傅會難通者十居八九吾賞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固此所謂有詞而無理者其一旁通卽升降也謂既濟一卦之外皆當變易本卦初四易二五易三上易無可易則旁通他卦亦初四二五三上相易此本虞氏而小變其說者其二相錯卽比例也比例分十二種蒙革爲困賁之相錯故困蒙睽蹇爲旅節之相錯故中節繫蹇家人解爲豐渙之相錯故豐稱蔀其家鼎屯爲噬嗑井之相錯噬嗑食也故鼎雉膏不食需晉爲比大有之相錯大有衆也故晉稱衆允比樂也故需稱燕樂小畜豫爲大壯觀之相錯故輿輹見大壯小畜謙履爲臨遯之相錯故尾見履遯小過中孚爲歸妹漸之相錯大過頤

爲隨蠱之相錯大過二之頤五成咸咸則過以相與中孚二之小過五成咸咸則與爾靡之所謂與卽咸之感應相與而歸妹既成隨則係于蠱蠱既成漸則係于歸妹故蠱二之五卽大過二之頤五歸妹二之五卽中孚二之小過五漸係歸妹不能兼隨卽不能兼大過之過以相與隨係蠱不能兼漸卽不能兼中孚之與爾靡之故云不兼與非相錯則兼與之義不明也咸損爲艮兌之相錯艮艮其輔卽咸之其輔咸咸其腓卽艮之其腓損傳一人行三則疑兌傳行未疑卽一人行之行兌以朋友講習正發明損之得其友也其有四圖其第一圖尙有

理故錄其大略如此其三時行即變化也變通也二之五爲大中爲元上下相應爲亨所謂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剛柔正爲貞位當爲利所謂剛柔正而位當也先二五變後初四三上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如乾二先之坤五成同人比四之坤初應之乾成家人坤成屯爲當位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其道窮矣此亢龍所以窮之災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爲失道若以小畜通豫以復通姤小畜復初四雖先行而豫姤初四則未行以豫姤補救小畜復之非此不遠復之所以脩身也亦成一家之言雖云千慮之得

作爻辰補義書後

九重天皆左旋宗動天最疾恆星天次之歲與宗動等但每歲不及宗動天五十一秒計七十年二百十一日有九時一刻盈不及宗動天一度積二千一百十七年有奇不及天一宮積二萬五千四百十一年有奇而與天會此堯典夏小正中星所以不合于豳風月令左氏傳也然則溯周公繫爻之時至康成注易之時相距一千三百餘年恆星歲差已十九度有奇公之時女不次元枵之舍危不居娵訾之辰推之他宮皆然不必取象如鄭所云也雖然孔子曰觀鳥獸之文陸績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經緯之文仰以觀天間亦符合亦足見易理之無不通焉康成所著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于唐人正義者寥寥數則玆據漢志三統術倣其意補之名曰補義雖穿鑿傅會頗多謬戾聊存以備一家之言他日倘當推周初之恆星宮度繪圖讎校依其不合于古而欲以義與古合者以斷通貫玆適以他事未暇云

作互卦卮言書後

孔子曰易有四象所以告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由是觀之易無體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消息虞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皆易理也周公之言未必皆羲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意未必泥文周之旨而旨通夫八卦變六十四世應之法也六卦生六十四爻之之例也四卦統六十卦卦氣之說也反對五十六卦兩象相易五十六卦旁通六十四卦兩象自反四十八卦六子肖體三十卦義或有取均不可廢後

學墨守宗尙入主出奴膠其柱而鼓瑟則皆失之偶遞
經傳互卦若干條雖穿鑿支離卮言無當或亦章句之
一助云

傳經室文集卷二

傳經室文集卷三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說文通訓定聲自敘

天地閒有形而後有聲有形聲而後有意與事四者文字之體也意之所通而轉注起焉聲之所比而叚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竊謂轉注肇於黃倉形體寡而衍義叚借濫於秦火傳寫雜而失眞而幻丸之屬反正推移造字之轉注不離乎指事也咸需之倫悉須通變造字之叚借不外乎諧聲也至於叢脞參差連緜而始肖

其誼弟兄爾汝依託而本無其文取類多耑拘虛少悟不知叚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叚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爲記也夫三代秦漢之遺聲以世遷九州南北之迻言因方易欲橋古今之舌而出於一軌固所不能將執經史之文而歛以一筒尤有不可然則當如之何曰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狀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三者皆從其朔而已曷言乎以字之形定一聲也東重童龍數傳祇循其偁束帝啻適萬變不離其宗融強秋粹之省文徵諸古籀迹狄豐農之厜㬪正於古圖豕冢九元轉由一語朿讎廿竊从豈冏聲呂鬲容尊於重文而得母棘弜卯䢅因鬭讀而疑音此齊桓伐莒之謀東郭能言其狀光武命名之義九禾可訂其聲者也曷言乎以經之韻定衆聲也火譆衣稱知與爔字同評朝叶苗高信自舟聲少變侮雖每而異母朋猶鳳而殊風音別求裘部分截雀或句中而安韻召旻歲旱之章或一語而成歌周頌駿奔之什靡膴伊減朕洫當證之韓嬰螟螣春揄蟦啗堪稽于許愼考工鄭注其鏄斯搗屈子王逸許予不顧焞爲推而怛爲慸可讀班書荅爲對而竇爲熒當從古寫淺㦤即群經之僥脩翹誤俗字之倚求福不那易儺而語言

方合飲酒之餕變餖而義訓始通此鄭商之誦湯可用九有爲九域楚莊之稱武疑以一句爲一章者也曷言乎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也關叔即爲管叔甫侯本是呂侯驩兜匪異渾敦屠蒯原同杜蕢茭滋易言箕子伊尹詩頌阿衡蓮山禮箸厲山帝俊書稱帝舜若茲之類厥有三端其同音者扶服蒲伏與匍匐而兼偁過迆逶迤倚委蛇而並用气借氣而餼出艸假草而阜興鄦國爲許而三傳皆同頌兒作容而四始代誦種穜酢醋因音而互譌悉愛㥏憂以聲而昧本疇𠷎書曷語詞不必元文叔少昆羿偁謂相承別字是也其疊韻者洚水

猶之洪水畜君原是好君序榭篠可校禮經毒篤竺試雔漢史貉伯禡皆禡牲之用褩絧緐總杲布之名明都孟諸洵非兩地燭趨豕聚故是一人陳易氏而爲田芀改姓而作弋辛夷可爲新雉蟬焉豈異寶安薰香用以代輩義不妨於相戾孳息取以爲止訓亦見其交通是也其雙聲者和桓波播禹貢可詳侮務斢仇雅詩偶借奠定帝舌音之轉圭觸涓脣吻之通密勿蠠沒與黽勉非殊踟躕躊躇覞峙躕不異黼裳示省獵義可思素衣朱綃繡文宜訂台余卬我皆施身自謂之言戎若伊而悉启口俩人之語懆懆多譌慘慘僬僬或讀伾伾誐假胡何出音微分侈斂徒但地特助詞本匙正文開口雅而閉口烏啞啞亦其天籟燕人庬而周人貉蚌蚌又屬方言馬莽蘿蛸更姓祇憑語轉蠅羊鵜隼殊文不過聲移按諸詩歌相曰胥更抑曰懿參之古語磬爲倪亦鼎爲畐是也此何休之讀公羊所以有長言短言之辨而高誘之注淮南又別有緩气急气之分也若夫如此爲爾之爲爲旃兩字便成翻語蒺藜即茨茅蒐即韎三代自有合音月少眇而手延挻自諸以成字婁條邾而於引越相足而爲言斯又先昭魏炎之儔注書別爲切紐沈約彥倫之輩行文律以四聲者矣夫所見異辭陸元

朗文羅經典有志復古陳季立音溯詩騷余少歲蟲彫中年蠖伏哦陳編而洞席憶緒論於趨庭旁及六書自攄一得部標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聲爲經而義爲緯將使讀古書者應弦合節無聱牙詰詘之疑治經義者討葉沿根有掉臂游行之樂渴半生之目力精漸銷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刱氾濫未竟蹐繆倘多愳不能書先爲此敘非敢謂萬川會海導西京爾雅之原亦庶幾自世本支演南閣說文之譜云尒道光十有三年歲在昭陽大芒洛涂月元和朱允倩駿聲譔

說文

庖犧視鳥獸之文贊之於易虞帝觀古人之象記之於書正名爲禮樂之原學文繼孝弟之事書契所係非淺尟矣昔黃帝史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婚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尙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太甲篇在昔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

訓纂滂喜者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具三倉中不箸爲然自始皇時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于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書便習傳妄釋虵繆世俗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愼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箸作爲說文解字一書於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

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其功殆不在禹下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踳或朼沾私減眞本不傳復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毒變遷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改古經而習俗書眞迷誤尟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古者號雙弓竟成典故柰爲一木莫識由來凡涉沿譌均宜石奮之章一不足于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令且粥闓闢又幹支廿二託名標識許書泥古甥爲正文所解鮮通千慮一失譬猶山藪之藏疾瑾瑜之匿瑕茲輒釐而訂焉夫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形聲謂之字但偁說文者文可統字也述說文

通訓

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之也通其所可通則爲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爲叚借如网爲田漁之器轉而爲車网爲蛛网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偁轉而爲鄣坊爲堤坊此通以形又轉而爲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也至如角羽以配宮商唐虞不沿頊嚳用斯文爲標識而意無可求草木非言橡斗登乘乃作盈升隨厥聲以成文而事有他屬一則借其形而

非有其意一則借其聲而別有其形也若夫麥爲來而苑爲宛家爲長而蟲爲彤汙爲浣而徂爲存康爲苛而苦爲快以爲叚借則正以爲轉注則紆且也齎咨涕洟皆疊韻齊莊中正皆雙聲肇漢魏之賦體勃猝壽蓼爲合聲充蔚終葵爲翻語開齊梁之切音此通德釋名似轉注而實多叚借方言廣雅半叚借而時有轉注也夫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叚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釋全詩而轉注叚借亦終晦欲顯厥恉貴有專書述通訓定聲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隋開皇初陸灋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辥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爲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又百五十年後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闕亮辥峋王仁煦祝尙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愐復刊正切韻五卷別名唐韻（按晁公武云唐韻增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蓋誤讀孫序幷注字入算也今云唐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誤以宋之廣韻爲唐韻元本也唐韻之於切韻當略有附益耳必無字數增至之理）自儀鳳越二百五十餘歲爲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按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譔韻英十四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見南部新書宋陳彭年等校定之書疑取韻英本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故改名曰廣若仍唐韻之舊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總之廣韻必非唐韻元本較然可知）其時戚綸別承詔刪取切韻字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又三十一年當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叔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又有括遺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嵒因韻略於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幷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五卷吾郡黃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已刊於宋爲紹定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所撰重刊者相傳誤爲劉撰也）元熊忠用其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幷拯入迥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字三千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譔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戶牖至國朝顧炎武

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夫以雅正俗則正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正之以經韻方音自異古語雖遥字體從同原無二本聖言所箸埋可交推述定聲

轉注

小學之綱有三曰形體曰音聲曰訓詁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也諧聲者音聲之事也轉注者訓詁之事也知斯三者而後知叚借叚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寓音聲之事也惟轉注一法言人人殊許叔重說文解字敘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孫愐切韻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之類當之徐楚金則就考字傅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丂于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明之犬走爲猋爾雅扶搖謂之猋于猋之本訓轉其義飈則加風注明之鄭夾漈通志略又妄分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四事楊桓六書統則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此皆以形體言轉注者也國朝戴東原始發互訓之恉其言曰轉相爲注猶互相爲訓老注考考注老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卽轉注之法故一字具數用者曰叚借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而吾鄉江叔澐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如挹彼注茲之注故立老字爲部首卽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之外耆耋壽耇之類皆是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凡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槩數字者爲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說有根據可謂突過前人矣竊嘗論之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者昧於形聲老屬會意楷沿今隸紕繆顯然謂側山爲阜反人爲匕者只指山人已成之形爲阜匕續生之事

卽所謂指事象形者因形而製字指事者因字而生形也謂丂字加老猋字加風是以形聲中聲義隔者爲諧聲聲義近者爲轉注穿鑿之弊必至有如王荆公字說者至若妄分建類互體四門以考老履屨等字爲建類主義以鳳凰羅耀等字爲建類主聲以啼啻唯售等字爲互體別聲以猶獻懋惆等字爲互體別義旣無條理且多俗字舛繆尨襍直以此事爲兒戲矣謂三體以上展轉附注三體四體不過數字悉屬會意或兼諧聲牋陋之談不足置辯大抵言形體者綱領旣乖彊設條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惟互訓之說於六事剖判

分明然亦有未盡然者夫六書皆以立教也保氏於國子既教以會意之老則考之訓焯然知之既教以形聲之考則老之訓亦焯然知之而復合考老以重申疊究不巳贅乎況創傷也傷創也裼但也但裼也之類同意相受矣不可謂建類一首而考仲子宮老實不足以盡考槱師老矣考亦不足以代老又何說也且謂爾雅皆轉注則亦混于叚借何以言之初哉首基哉者言之開也不得轉注爲始始則才之叚借也錫畀予貺錫者釗也不得轉注爲賜賜卽錫之叚借也爾雅注彣章許書注文字注彣章則哉生明賜土姓可曰始曰賜注文字則哉爲詞錫爲金不得曰始曰賜體用之閒致不侔矣吾所謂未盡然者此也竊以轉注者卽一字而推廣其意非合數字而雷同其訓許君自敘考老之指惟江氏分部之說得之許不曰老孝而曰考老者部末孝字子亦會意意不專受於老也雖然轉注一法許實誤解正有不必爲前賢諱者許書所謂同意相受惟老履疒㝱數部耳他如木部有植物有器物水部有地事有人事日部有日星之日有日時之日尸部有橫人之尸有屋宇之尸首雖一而意不同焉不特此也保氏果以是立敎則凡形聲之字皆卽轉注之字六書何以條分余故

曰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叚借者本無其意依聲託字朋來是也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之爲轉注一聲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爲叚借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爲他訓者曰轉注無展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曰叚借依形作字覩其體而申其義者轉注也連綴成文讀其音而知其意者叚借也叚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叚借數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轉注一字具數字之用而不煩造字轉者旋也如發軔之後愈轉而愈遠轉者還也如執轍之一雖轉而同歸試卽以考譬之胡考之休爲本訓老也考槃在澗爲轉注成也弗鼓弗考爲叚借攷也攷者玫字之訓也又試以令譬之自公令之爲本訓命也秦郎中令爲轉注官也令聞令望爲叚借善也善者靈字之訓賓良字之訓也轉注無他字而別在本字故轉注居叚借之前叚借有本字而偶用別字故叚借附六書之末若此則訓詁之法備六書之誼全保氏之教著雖起北海南閣諸大師質之應亦不易斯言事比當仁理惟求是故不避專輒而著其說云

叚借

說文解字發明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而轉注叚借二書則略而不備言轉注若革朋來韋能州西七字言叚借若屮疋詖𣪠𡆧爰哥身縣完畀併臭洒姚鎬十六字又引經史及或說若玎璧等五十餘字箸者如斯而已夫叚借之原二有後有正字先無正字之叚借如爰古爲車轅洒古爲灑埽有本有正字偶書他字之叚借如古以堲爲疾古以莧爲蔡有承用已久習訛不改廢其正字嫥用別字之叚借如用草爲艸用容爲頌也叚借之例四有同音者如德之爲悳服之爲艮有疊韻者如冰之爲掤馮之爲淜有雙聲者如利之爲賴答之爲

對有合音者如茺蔚爲蓷蒺藜爲茨也叚借之用八有同聲通寫字如气質概書氣廩動竫乃作靜敉仁蒩通用威義將衛總爲紛帥今國書凡同聲字統爲一體作書時依其文義而顛到上下之知爲某字某意即其理也別有託名幖識字如戊癸取之戈兵戼戼假于門戶有單辭形況字如率爾原非畢網皤然豈是鄱巾有重言形況字如朱朱狀夫雞聲關關用爲鳥語有疊韻連語如窈窕無與心容蒙戎非關艸寇有雙聲連語如易文多說次且書歌舉言叢脞有助語之詞如能爲可通走獸於焉或託飛禽有發聲之詞如弟兄異乎君臣爾

汝同于乃若此皆本無正文依聲託事誼不在形而在音意不在字而在神神似則字原不拘音肖則形可不論故凡語詞習用之字如者矣乎哉嘫諾吁否皆乃兮于乍各曾毋尚知曰粵雖寧欸曷多从言从口从白从欠从丂从八非是則皆叚借也叚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非博覽旁求潛心精討烏能觀其會通與古人心心印合如相告語乎

聲母千文（許氏說文解字有正篆有重文凡萬五百一十六名形聲居十九其象形指事會意三書爲聲母者才十之一今略依條理㠯次其母倣梁周興嗣體集爲四言命曰聲母千文）

一人首出爲天下君登三咸五千世同文医古伏氏隶

乎公孫臣倉覽筆畫日圖雲周才孔思启辟戶門舉肰詹仰夐莫與侖粵予小子弇匠彖昏幸熏先惠敢步後塵大員規合臭气壹壺兼勹九帀眾共北辰雷雨解甲歲月開寅不息則久是用生民父母妻妾仲季弟罽師友以外品庶繇國士農工族各敬司存配匹壺閑刀匕執爨箕帚糞埽㕞巾臼盥東西畺里州邑山川乂安匽夏建牧設官剢宰丞相廷尉平反爵尊簪裹坐異班聯贊毀皆系悉戒容姦爪衡內㒼退食委蛇卸萬綏患亟苟忘罷爽望𠮦尹岳皋棄禹定功肩勞肱吕夾弼封圭報庸侯男甫（讀爲𤰈）敦叟韋非原苗兖弗絕皇彝丹冊敫

若臬鼎易教至普元亨利貞六爻位立四奧彖井頪類履覵比顯廾冥坤順离麗艮莫兌寧工柬煩冤斷自二典朋居歸禾暴秦毀椒禹肖囧牙晉頤靡竄夾盜晉圭于今能辨爲巢殷武素王手制易抄句杳羅競辭懸黃竹早逸白水朮全吏家安討齊㳄及扩（讀爲韓）毛尤騰卓潛如淵泉疋亡史繼字表發戊左㝡觀突赤高差劣楚申好善宋戌昇兵未向秉直旻嬰省刑禮志曲囍彪函充庫非祭冠婚室几鼎俎肅晷告虔承盬夏（讀爲櫻）黍帶壴豈弁豆登豐舁卮舟上仰壺鼻右頪取逐禽遷臬取尺午凡此法㒼米鄰益算樂象革鼓石磬弦琴吹角引羽徵幽頁心后變昔命毋唐罔全貴孚（讀爲桴）瓦缶末契玄音莧戟矛盾朱干彤弓叒殺華刃口舌與戎示兆抑危揣揣則凶止戈无谷爭鬥辱船㝵田力畱く巜勻聘坰林道衍臧亢來年甾園米㐭曰亩春召香宁鬱邑色別酎酉巫覡祝宗占卟卜棄友崇暴尼龜長矮短谷矢般䣄炎艸妃鹵誘射昌衞知醫俞扁扁曹作愽兒豸弄丸奔奏奴卒須眉丈夫舍敳計巨寮終吞初義豐率道信夏乘車蕠貧辭米由豢從單罔仁克已參孝守身庫崗本業再弋多闡屮卉叢莽弓毛丰屯婉絲玉女土鹵少辛中熊縣馬眾丑蝶合仙鷹飢薦蜀鼠甘堇包（讀爲庖）曾聿扇東具芻焚攀蓼安朵癹丰加斤韭秝瓜蓏可付夕飧喜匠攸需冓采谷木牛棘猷桑析岳斳鬵氏氐亞爻卑斯死業丵支分卪果實算枚骨兮要粟鹵介受某天喬龠阜飛走盈方禺夔虎兕豚希莧羊爪鼠突戾侵弱敗弱見兔卡犬尋鹿辱章（讀爲麞）桀尨吠堯旅敖（讀爲嫯）會京獻非毳寇烏或朋鳴意而燕乙吉了商庚另寒㐬旦旋日交青（讀爲精）翟衣寉佩雀奐臭美鷟甚隼爽（讀爲鷞）對乃死央雔棘疊㐱厶　梟弄亢佳婁丮霍䨥曳連行賊辡（讀爲辯）穴丙科斗尾丁雙再枼昜甜美互背冬因術井春涉負仌耿黽介貝蟲魚之閒蚤眾蝕豸子孓便員鼠朿卤毒蠅　乳亂楙仔延入耳伊威婦番（讀爲蟠）染鼻貶罰呈几羈囚尸困折足閉臥獄牢宄器幻覓去脊處肥乍看赫髩奄　丼劫灰筋骨血肉慝疾就衰老彭宦隼（讀爲隱）乏顛毒幾八徵兩集七闘廿敢卯冒酉孰壬森巳北盤孕彗孛朏丂朔旬帝戌帥政癸乙說因郵廛戍役畜制夷羌僉數墨龠企我國光十百蠢葡寸火且樊執从幼習必也正　名休乖亥豕又東扁甗秀惠其質益保嬾負屋扇恆長　笑貌勿佞畐彔壽慶永流昰昆

傳經室文集卷三

傳經室文集卷四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說（節尙書學序）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稾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愼之命亳姑君陳康王之誥君牙冏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武時又逸其一

武成是也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三篇旅獒畢命是也亡逸凡七十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連愼徽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曰以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枚賾所獻僞本於眞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皋陶謨之半以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爲三十三篇而妄於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冏命十三篇於建武永嘉散逸之書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三篇武成旅獒畢命十二篇故今五十八篇中凡眞書三十三篇實三十篇僞書二十五篇疑皆皇甫謐據摭他書所引依傍爲之間有杜撰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之劉炫復造濬哲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僞之末流耳先雖謬者矣（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聖證論東晉汲郡紀年皆適與晚書說合）亡書有殘章賸句見於典籍所引者如商書帝告見尙書大傳湯征見

孟子史記仲虺之誥見左傳孟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孟子墨子尸子離騷呂覽史記潛夫論說苑周書如嘉禾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作雒周官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陳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文則漢儒已目所未覩故漢時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堯典連愼徽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不分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不分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逌王若曰以下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所謂二十九篇也其後又得孔壁眞古文以較今文增多二十九篇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盤庚分多中下二篇太誓分多中下二篇武成旅獒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也其實止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本咸有惟不析篇弟耳且康王之誥實亡乃衛賈馬鄭於顧命分出當之者則實多伏本二十三篇也但此增多之眞古文漢建武閒武成一篇又逸西晉永嘉之亂二十二篇盡逸而太誓殘篇僅見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祇存三十矣

尚書學凡例

一晩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

一篇弟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爲敘

一地名山水必注明本朝在何省何縣

一注中某某也某也上某爲叚借下某爲叚借字之訓如倘上也高也言倘字借爲上字上字之訓則高也此依詩毛傳壞木壞瘣也調飢調朝也之例餘仿此

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弗廢實事求是頗有折衷

一逸篇之句閒有見於古書所引者零章斷句既無全文或難究解亦復略之

一注中某某也猶某也所謂猶者皆轉注之誼如既汔也猶盡也汔之本訓爲水涸其引申之誼則爲盡也稽計也猶考覈也計之本訓爲會算其引申之誼爲考覈也

夏小正補傳序

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爲古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小正汲冢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稽厥譽勳宜列經典顧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未尊顯古注闕如至宋傅子駿得關澮所藏單行本以校戴書乃取經與傳之錯廁混淆者釐而訂焉然斯傳之作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纖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延君僎著也知者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且萬用入學傳稱今時大舍采夫大舍采禮秦漢寖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余慚弇陋而性嗜古小時

讀黃叔琳斠本繼復閱近儒箸述擇善而從因心爲則手稿一冊以課家僮問業者見而善之遽爲授梓爰塈數語于前覬博通之士有以裨補其闕失云

小爾雅約注序

詁訓之書權輿爾雅自後小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廣雅廣之而小爾雅十三章最古亦六籍之襟帶百氏之綱維也漢志列孝經家隋志附論語類皆別爲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而藝文類聚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子古文見於孔鮒書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即孔叢子第十一篇然孔叢一書不箸前志殆魏晉人依託而

取小爾雅入之其閒如走爲我之類或有附益亦難悉據詩疏選注名所援引或稱小雅或稱爾雅則省文也爲之注者東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略近吾鄉宋翔鳳嘉定葛其仁均有疏證犁然燦然余復取陶宗儀說郛何鏜漢魏叢書及余有丁孔叢子緜眇閣本郎奎金五雅堂策檻本陳趙鵠衝雅台刻聽鹿堂本胡文煥百名家吳琯古今逸史吳永續百川顧元慶文房本鉤稽異同罏慎裁補誼會其通說反乎約仍錄爲一卷以資循覽焉

孔子三朝記序

昔朱子答張敬夫云至於文字之閒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旨哉斯言朱子之所以卒爲大儒也孔子三朝記七篇具大戴禮中前四篇盧僕射無注後三篇注頗疏略今臨海洪州倅頤煊學持根柢諸所箸述具有家法吹詮斯記紹美前修非向壁之陋

儒實升堂之通士拔沷心賞敘而授之手民

維時陪臣執國故千乘言設官之制也議用田賦故四代言政刑之法也君弱臣強故虞戴德言三常之禮也桓僖宮災故誥制言事神之節也邾獻亳社故小辨言禮樂之政也吳齊郊戰故用兵言禍福之原也四世失政故少閒言君臣之分也夫魯爲望國至於春秋而桓公以弟弑兄文美以妻弑夫羽父慶父仲遂以臣弑主意如以臣逐君文美以妹而淫於兄哀姜以嫂而通於叔穆姜以君母而報於臣悖亂極矣然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何也蓋魯之亂在上而

其下之人心風俗猶尙近古故其後二百餘年國亡至楚漢相爭漢兵圍魯尙聞詩歌之聲則周公之遺澤不能留於子孫而尙留於草野可知所以然者魯典籍具存流風未歇韓宣子曰周禮在魯仲孫湫曰猶秉周禮而齊人謂魯之歌且曰惟其儒書爲二國憂孔子此記求治之大綱小紀燦然具備惜乎事勢淩遲空言莫補亦徒爲儒書之傳後耳

刻參同契序

參同契者東漢上虞魏伯陽所撰也書成密示青州徐事徐景休景休爲之注至桓帝時授同郡淳于叔通乃

行於世考說文易字注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蓋契下篇之語時書未行故謂之祕許君博采通人伯陽亦其一矣書理誼與衍文辭該贍音韻雅古叚周易爲論說而非擬經取人倫以罕譬而非導注舉納音以紀名而非遯甲淵懿邃賾一歸於正涵抱朴希夷之祖典而空同苦縣之演流學者深造自得之殆將與道大適迴非異端所爲教也第其書自後蜀永康道士彭曉妄分九十章割裂本經闕屛箋注散無友紀如墮雲霧中其自撰參同契明鑑訣一卷今亦不傳後儒大氐依據彭本而其閒復有同異朱子晚年作考異一書亦謂疑誤未祛

夫欲甄理古書於千餘年後談何容易矧今距宋又五六百年乎余老而慕道喜讀其文病眞本之不傳積棼稀而難紀著雖君擲之歲偶檢舊篋得先君手鈔古本如獲鴻寶先君子中歲精進學道歷有年所所錄珍祕道書不翅數十卷余少壯寡昧習勿究心未省有茲善本今幸閱而稽之知卽通志藝文所載陰陽新略周易周參同契三卷參同契三相類一卷此朱子所未見者也按參者三也天地人三才也同者合會也契者人凡也言人身與天地二而一是書約舉其要取也三卽參也相類亦卽同也易其文耳又魏君自序委時四句隱

魏字巍從鬼委也化形四句隱伯字伯從人白也陳敷四句隱陽字陽从阜易也柯葉二句隱牒字牒从片枼也枼卽札也札卽契也末云吉人乘負負者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古文作㫕今誤作負也安㝵長生㝵者所依據也古多借隱今俗作穩也此八字者以身教也歸也迷難宿胸悵莫剖決幸睹手澤昭若發矇不能私祕爲枕中祕亟出授梓公之世云

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之不同亦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

猶自諧律呂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即韻書也自漢末魏初孫叔然刱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於呂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於沈約切韻撰於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別無適從矣然二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當時以意羼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蛬字注云蜙以蛬蜙樅等入冬韻非也此以意羼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爲一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爲一百六則微特盭於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音而并不可得豈非重悂以貤繆哉夫虞書賡起無平上周南芼樂無去入昔梁武帝問周捨天子聖哲之對迄未信用不爲無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紐圖舍利之字母三十守溫變爲三十六凡末流之踵事緐析更無論矣余既成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道總總焉又慮一百六韻之頒行四代習爲功令諸應試拼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反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爲數類用韻者但取一類之字相叶庶宜今宜古不繆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信好學之君子或有取於是焉

儀禮經注一隅序

聖經賢傳片詞隻字悉垂典要均足寶貴嘗鼎之味豈飽一臠彰物之采詎侚片羽而在習業則有資始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與其不讀毋寧屑略僅冢小子性非穎特全經之授慮艱上口强識記誦耗積時日妄率己意綴章節取經記注疏一隅是舉聊爲埻課速成非益剟裂緐積敢忘其咎

六書叚借經徵序

叚借者六書之用叚借因乎聲不審古音末由憭也上古字少故自叚借秦火而後經師口授傳寫失眞乃多尨雜典籍中十居二三學者僅而習之至老而不識其字者比比矣唐宋諸儒解經者輒望文生義以借字作正字遂至傳會遷就繆於古訓此讀書一大蔽也余嘗于諷誦時剌取其字爲叢記久之成帙因編次錄焉依陸氏釋文之例十三經應以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孟爾雅爲敘因弟子束髮授經多從四子書始故學庸論孟列于諸經之前

離騷補注序

離騷一百八十韻金相玉式豔溢錙豪爲後世詞章之祖荀卿賦篇瞠乎莫逮所謂智者刱物也有複句如紛

總總其離合心猶豫而狐疑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賢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也有複詞如願竢時乎吾將刈延佇乎吾將反歷吉日乎吾將行雖九死其猶未悔覽余初其猶未悔雖解體吾猶未變孰云察余之中情孰云察余之善惡聊須臾以相羊聊浮游以逍遙聊浮游以求女日忽忽其將暮時曖曖其將罷及榮華之未落及年歲之未晏及余飾之方壯是也有複字如朝夕凡六見靈修三見好修五見前修兩見修遠三見眾芳二見偷樂二見幽昧二見嫉妒三見抑志二見弭節二見前聖二見淹涕流涕三見余馬三

見陸離二見反顧二見中情三見余情朕情二見芳菲菲二見九歌二見保厥美委厥美三見淫遊二見康娛二見菹醢二見湯禹儼二見繩墨二見浮遊二見鬱邑二見延佇二見吾令六見繽紛二見歷茲二見世俗三見瓊枝二見偃蹇二見遠逝二見周流三見雲霓二見鸞皇鳳皇鳥四見發軔二見求索二見上下四見亦何傷二見多艱二見度字四見愍字二見姱字三見溘字三見羌字二見佩字八見齌字四見是也有長句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是也又文選汲古本凡世字民字多以時字人字易之葢依唐本避諱也道光丁未十月養痾居內日臥誦屈賦閒起讀王叔師注有不慊于心者忘其弇陋輒爲補訂如左

傳經室文集卷四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臨嘯閣詩餘自序

朱明珠於海外挂席無風巢飛雀于樓中穿簾有月吹愁龍笛紅淚四飛咽假虬籤青絲千結生而善病悟水部之前身長亦言情愛玉臺之新詠寫纏綿而盡致借拍散以流音種來優鉢之花春人易感踏偏兜羅之彩秋士多悲則有瑇瑁筵前玻瓈屏畔荃蘅香鬟死央翡翠之幬蘼启期新瓔珞珊瑚之幕瑤枌傳璧玉麃佐肴

吹緱嶺之鶴笙桂旗颭碧奏秦臺之鳳管蘭袖翻紅非云有語皆香固已無情不豔芳草淥波夕陽古道驪駒乍唱假絲竹以喻懷錦襪初牽贈瓊瑰以結佩一聲河滿千縷情絲三疊渭城兩行淚玉江文通一賦宣其然乎李都尉數言誰能堪此東風起西月沈開書閣敞銀屛蝶夢不來寄相思兮千里鵑愁易化問前事于三生金鴨睡而桂炭消玉蟲飛而蘭膏暈繡簾不卷羅幃半張熒熒一鐙迢迢孤漏寫怨當歸之草織愁將離之花又如柳絮飛榆錢皺水不風而自波花無雨而還墜一百五日鶯啼南陌煙寒二十四番艸引西池夢冷青衫有淚誰邀青眼之人紅粉無愁倩拍紅牙之板物以時異情緣境遷茜窗開而紈扇招涼梧桐落而鉢衣閣雨仙人盤裏珠露聲沈王母簾邊玉波影瀉夫容泣露美人遲暮之悲蟋蟀吟秋公子淒涼之賦此固蠻牋錦字供我魂銷檀板銀箏鬪誰腸斷者也嗟乎一池皺水何事干卿千疊亂雲傷心惟此即空即色遙參兜率之天非豔非哀小著惜華之字從此落花片片休撓徐陵何妨虛諂垂垂吏題韓偓旗亭賭偏待招畫壁雙鬟牙譜偷翻自擬靈芝九葉乙酉竹醉日惜花詞客書于臨嘯閣

朱氏支譜序

吳郡朱氏漢晉間爲望族陸士衡詩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所謂四姓朱張顧陸是也吾家自故明封光祿公逮於駿可系者才九世九世而上闕焉莫考駿父岧峰府君搜羅他邑宗譜至十數家覬先世之傳有以連綴貫徹而下而迄不可得謹案古皇朱襄氏渺遠難稽此朱之一也帝軒轅至曹安八世曹安至春秋邾子克十二世克至禍十五世國滅去邑氏朱徙沛此朱之二也五代史梁高祖爲舜臣朱虎後則左傳朱毛疑其裔此朱之三也東觀漢記云宋微子之後以國爲氏宋滅

奔碭易宋爲朱後遷南陽之宛爲東漢朱祐朱暉所自出此朱之四也通志氏族略朱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錢塘義陽太康河南八望而鄧名世姓氏辨證沛國之派又自有丹陽義陽太康永城四望駿考朱襄朱虎及漢朱暉皆與吾宗沛國不涉吾宗蓋自邾滅於楚子孫去邑爲氏徙居泗水郡爲漢沛郡之相縣今江蘇徐州府宿遷縣是數傳遷吳至漢武時買臣爲會稽太守所謂富貴歸故鄉者以東漢之吳郡十三城西漢皆隸會稽故也又數傳至三國曰桓曰據桓領青州牧假節生異據爲驃騎將軍生熊熊生宣宣後至隋曰子奢居蘇城飲馬橋仕唐爲宏文館學士數世至唐末曰茲者生四子次曰瓊次曰承厚瓊之曾孫曰長文承厚之曾孫曰昱昱裔子分居崑山元有德潤者官征東儒學提舉其六世孫希周明弘治進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靖自崑仍徙蘇城吳趨坊恭靖曾孫即吾祖封光祿思親公諱相也駿聲爲公九世孫近獲觀樂圃先生自敍支譜參互考訂爰知前有統而不紊後有緒而可尋謹輯斯譜以示來茲亦以成先君子博采旁搜汲汲未遑之志爾至徽國文公嘗讀其裔譜有茶院君自飲馬橋遷居黃墩則亦子奢之派第原流不可斷究異

時綜覈得實庶復補綴云

按希周秀支未遷郡城者有天麟字遊初崇禎進士改翰林院編修甲申後唐王擢詹事順治四年永明王以禮部侍郎召之不至兩年擢尙書尋拜東閣大學士乃謁王旋辭位七年王在梧州再召之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明年四月從王之廣西病卒西坂都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禮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大宗小宗之法亡於是世譜興焉譜所以維宗法之窮也隋唐時官有圖譜局爲專門之學宋以後乃家自爲之譜學不講則族姓散無友紀幾何不骨肉而塗人之秦越而胏附之乎昔劉誠意放周官太宰九兩五宗校定譜圖始祖而下系五世爲一圖以明五服之親第五世復列始祖之左下至九世爲二圖以明九族之親由九世而循次列之皆五九相承以暨於無窮此善法也雖然統譜之作難矣世世苗裔散在四方者訪之非一人之力而他譜有異同者稽之又非朝夕之事則勤而難成不若據小宗之足徵者家自爲書略於古而詳於今略於疏而詳于親世謂之支譜此亦善法

也夥屏山朱氏爲文公後道光戊申之秋修葺世譜獨詳唐末茶院君一支以迄於茲昏娶卒葬必以書有子無子必以書遷徙遐邇必以書而且壟墓有圖事實有傳子讀而善之謂可由小宗以追大宗由大宗以溯鼻祖尊祖敬宗收族基于是矣抑余嘗謂譜之廢廢于貧且賤者十之三而廢于富且貴者十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世之微則攀援著姓而强附之貴者或傲爲忘先世遺澤虐族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强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于是譜雖存而實亡今屏山之成是譜也子姓各受一部藏于家節各有字識乃別編字號爲總冊書某號譜藏某裔庋諸祠以備攷覈則庶乎非吾宗者不得附是吾宗者不得遠無前言之弊可以永永傳示子孫法不尤盡善歟其族之人多有聲于庠梘言渠步無忝名家子繼繼繩繩昌熾殆未有艾也又按朱於漢晉間爲吳郡望族至隋曰子奢者家蘇城歙馬橋仕唐宏文館學士數傳至宋大儒樂園公諱長文余祖也今讀是譜謂唐末自歙馬橋避亂徙歙篁墩則徽國亦宏文公之派第原流不可晰究云裔孫鏡蓉奉譜徵余一言因不辭而爲之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家集之編昉于趙宋三劉祖孫父子學行並茂後之人拾其傳文廁存崖略而已宋末柴氏四隱高才亮節藹穆然見栗里遺風焉若詩歌之流播者段氏二妙則金人之清辭也許氏欸乃則元人之樂致也錢氏三華則明人之佳話也大抵一門之內文采風流輝暎後先具有足傳于世者屏山朱氏爲晦翁裔孫辭章學問代有淵源多鉅人碩士伏海內雖潛德弗彰而流風餘韻於茲未墜嘉慶間賢裔吉中有詩乘之輯其叔謙山先生梓之以行仿史傳例不錄見存逮今又三十餘年其間歿者存者後來之秀者各有饌著彙之復裒然成帙足以踵往哲而繼前徽和會舍人善承家學念篤宗親敦年來或錄諸楹書或訪諸蓬篋就名山之業成一家之言故家文獻蔚爲鉅觀佳士名篇綴於後勁余讀而稱善者再謂兢兢抱殘守闕之至意與夫孜孜敦本收族之盛心咸于斯乎在遂樂得而敘之

朱質齋（培文）桂林山房詩鈔序

桂林山房詩鈔者吾宗質齋茂才所自訂槀也君徽國文孫屏山居士生而早慧長乃益醇言成壇宇行束圭璧既耕道而獵德亦華春而實秋出其緒餘發爲雋詠厓鑽在手綺密則披藻爲霞錦繡其腸俊逸則凌雲有

氣郁郁乎撢五際拚羣雅之才也方其壯志煙高激情風烈湖海之胸既拓江山之助尤多搖嶽滚洲驅雲喝月戴幼公讀書精舍王子安作序名區泌潏黃公之灘屢屢賡勝之嶺曲江虞韶之石羊城越王之臺靡不恣厥遨遊挹其佳勝撫魚腸而虎趯攬馬首以龍睨邈焉驚風雨而泣鬼神爍三才而燁萬有矣若乃佐人王粲不無侘傺之詞失職崔駰容有牢騷之語時則退而緜野遠性風疏家有青山澄懷雪潔廬鼇峰而講德席馬帳而橫經譬之以其文穠之以其藝惟夫過庭荀爽侍坐彭宣問字杜林受詩韓固罔弗資其規鉥倚以彫鏤織雲錦而下濯錐川酌天漿而秀滋神瀵是又季和師表汪如千頃之中有道人倫渺若重霄之上也謝光祿之明月門無雜賓王子敬之寒氈家祇舊物惟以著書爲事益多歌詩自娛時擁被以尋章或當筵而染翰古製則捐夫贋鼎新辭亦築其長城遂致神禫雅音遒麗縱令揚子雲悔其少作枚少孺閒有俳詞正復抽祕騁姸不嫌斷錦謝華啟秀詎廢碎金僕仰謝士安作敘之能俛慚敬禮定文之託婁妾鵠髮笑結書之未忘卓犖鴻編擬秕糠之先導既訢雒誦輒綴駢言

朱謙山（鍾）韓玉山堂文集序

前明以來專以八股取士而古文之學衰所予乎賴以不墜者有數大家數十名家維持之雖不爲秦漢之文而于唐宋則已庶幾余謂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扶氣類明志節宏道而教俗非直以言詞爲工也矜纂組薈叢儷青媲白之長弊弊焉從事于所無用以取悅庸衆人之耳目志于道者誠鄙而夷之余司訓古黟到官時繫馬堂階下即知吾宗有謙山先生者讀書負奇氣以古文自豪然恨不及見其人今讀其集浸淫乎唐宋八家子律之疾徐抗墜靡不中節而所論著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其志度凝遠才氣宏放又融融熚熚揚精騰光有不可遏抑之勢信乎所學有本非競爲浮詞勦說者可同年語也謙山以名孝廉偃蹇伏處不獲出其才用之學表見于功業而徒是箸述遺編傳之其人且又若存若亡于宇宙之內亦可慨已雖然自古富貴而名多澌滅惟博聞積學之士垂論箸以示來祺雖殘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文苟傳又奚憾焉其裔奉所藏稿將授手民余竊喜謙山之有後庶不至湮沒無傳也爰因其請而爲之序咸豐辛亥紀元太歲昭陽作噩星在鳥帑且月某譔

胡伯臣（文銳）詩集序

拾遺供奉而外稱詩家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雖韋孟儲岑未能或之先也其自題輞川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說者謂畫者無聲之詩詩者有聲之畫其畫獨絕千古故其詩亦獨絕千古評其詩者或以秋水夫渠倚風自笑或以上林春曉芳樹微烘余謂右丞尤通佛理天機清妙脫然畦封如風簫之過也水月之印也香之於沈棧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離即之閒驟欲去焉而不可得殆空諸所有而又無所不有者矣伯臣廣文博雅嗜學兼精繪事聞亦餐於禪悅無塵俗芥其胸臆有煙雲養其性情故其爲詩

時近右丞不期形似而神或肖之夫世俗之詩句鍛字鍊徒事翦刻以取工於一篇一韻之閒正若緪弦於黃鞔革以木泠淪無以別其器摯曠不能定其音反不如巫師覡女婦人孺子之嗚嗚喁喁者猶赴節而類情此其詩雖謂之非其詩可也伯臣自有其詩不必求合於古人之詩而鮮不自然有合於古人之詩之意是豈隨響附影爲姦聲之變雜者可同日語乎抑史稱右丞閨門友悌多士推之伯臣於其同氣引瘠推溫綽綽有裕西堂春草之思往往形諸歌詠則其行誼亦於古人無少怍者余尤樂得其詩而敘之也

施秀亭（文鍾）詩集序

五言起而三百篇之詩亡八病興而十九首之詩又廢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而意匠之所司也規摹音響之末點竄字句之閒志之弗存詩將安附夫李杜揚鑣不必與建安合軌韓蘇主盟不必爲開元繼霸何則時勢遷者感發異境地判者性情移譬之清風盪空而川谷殊響飛霜降夕而鐘磬互答涉樂方笑不能爲騷懷憂已歎非堪作頌者也秀亭施君綺齡終賈長而益豪文雅英雄珠璣在手中年拓落而風雲之氣不損終歲牢愁而神禫之致自得因寄有託矢諸詠歌詎謂洪音所奏

必合鰋魚之鏗鉅斯皇當具驪龍之爪與若其宛轉附物怊悵切情懷天地之寥廓抒性靈之眞宰擥厥雄篇則士衡積玉拾其儁語亦安石碎金縱使杕郎中閒有蕪詞揚大夫悔其少作正復司契含章佩華銜實覗世之衣冠優孟自附壇坫者貢贗之鼎致不侔矣僕承敬禮定文之託乏元晏作序之能不敢論甘而忌辛益蘄循川而至海他日凌雲之篇既奏華陽之集方成當有金聲玉潤鼓吹休明揚鳳翽而徹小者豈一編所得罄其彫宋又豈今日所可窮其崖畧哉讀既卒業輒言以贈焉

近月樓存稿序

疏傳之後有達人焉補鄉飲之章誦曲水之義世所傳廣微集與摯左並稱蓋典午一代詩人也詩含神霧曰詩者持也康成注禮曰詩猶承也竊謂詩言志以性情爲主而持之有學識承之有師傳大要不失乎温柔敦厚之教者近是若眞意不屬斤斤操蔹黍圭臬以規仿於古人格律聲調之閒遺神明而拾瀋滓吾未見其能工也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丹陽虞琴東先生系出元城先生天資亮特讀書目數行下嘗所諷者輒不忘自其少時爲詩已矯然殊絕於俗補博士弟子後即貢成

均不屑屑倖功名爲亟務肆力于根柢之學洽覽通微谿淵博無涯涘性不事家人生產日鍵其居戸口吟手披每至戊夜不輟其精勤有如此者遇有辨難談古今事得失論人高下則縱橫踔厲抒所見時時屈其座人率亦以此遭忌謗其伉爽有如此者平生急人之憂遇包貸雖黽勉無不應然屢有橫逆搆釁至訟先生于官先生處之泰然墜詠不廢逮事解輒不知其所以然其惇篤有如此者中年失儷省曾子王駿之言終身不置媵服則評丁卯詩人詩心嚮往之其恬淡有如此者加此故其發爲詩也盎然而和疏而靜茂而有閒譬練湖之蓄也其不汙譬沸井之達也其不窮無噍殺燕安敖辟之音無鏤鉥戌削檝縛之苦不專一家而壹以性情攄其所學此其足以嗣響詩人而踵武其先哲焯然可傳于後無疑也且今世務爲浮僞假薄之行見有顯爵高位或其人標榜足以致譽者則附和請爲弟子而於桐子之命傳道受業解惑之師轉而嘲之寖而逆之又其甚者而倍之比比皆是而先生之自命其集也獨以近月樓名近月樓者其師顏鶴照所居齋也先生尊聞行知在三之誼久而彌篤記所謂雖離師輔而不反者視世之浮僞假薄恝然無所摯于衷其爲人賢不肖何

如哉則信乎詩之有以持其志而承其師矣令子澧與余同爲黟縣教官戊戌之春將以先生詩壽之棃棗屬余序之令子植品績學如其先人斯序也不請之名公鉅卿而獨以命迂疏扼窮侘傺無聊之予彼其性情學識亦所云不隨流俗者耶余抑感先大父及先君于楙學敦行皆有經義若詩古文饌著藏于家而不肖迄以困躓顛躄未遑授諸梓以傳也序先生詩又泚然不知汗之何從也

平西域頌序

我朝自乾隆閒平定回疆以來六十餘年濛氾我池昆

命我阜聲震無雷之國悉主悉臣光臨不夜之城吾胞吾與詎有陽梟陰獍自外生成短蜮長虵敢于蠢動者逆裔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始則伏穴西藩繼思游魂內地寄殘喘于安集延之外貙又生羆孃么麼及布魯特之人蛩蟨負蟨於道光六年七月誘阿爾圖什回子跳梁沙漠犯順邊陲竊破喀什葛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忘其蛄春菌朔之危肆夫豨突狼奔之勢一嵎可負竟爾鴟張四顧自雄陰思蠶食且有窺伺阿克蘇之志焉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萃兩省之貔貅軍與二萬濟八旗之羆虎師試三千親授訏謨特簡上將以長

齡爲揚威將軍楊遇春武隆阿爲參贊大臣統陝甘諸路大兵暨吉林黑龍江勁旅芭鉦薇旐電掣星馳九天九地之兵戈矛照月四正四奇之陳旌旆生風明年三月我師在渾阿爾巴特遇賊敗之進至沙布都爾大敗之又進至阿瓦巴特連敗之天網三驅直搗不毛之地星旂七萃如入無人之鄉拉朽摧枯一月三捷雉藏鼠竄萬死半生方四城克復之時固一朝翦滅之會惟是擬䵶摧腐鋌鹿已窮飛炬銜煙連雞失勢　天子重勞師旅軫念兵民謂窮鳥逃林不必焚巢之急枯魚泣釜無須布罟之勞命烏什以西量留官兵戍之其餘以次凱

撤既昭聖武亦邑皇仁然而孤禿盈凶合就燃臍之戮五攜遺孽難逃傳首之誅鴞未變其惡聲狐猶逞其媟伎天奪之魄時復生心冬十二月己亥將軍偵知張格爾將乘歲終入卡爲亂士皆隼疾倜然爲一昔之期時維鷹揚闖焉入三危之地跕鳶夜渡驚大兵之有神闞虎朝餔料孤注之無路蝸睛思蠋迍邅從阿坦台而來螳斧先摧窮追至鐵蓋山之下超距之徒踰嶺侏儒之軀墜崖數片尸居一朝面縛當元惡就擒之日正大除改歲之辰天且弗違民皆稱快在昔周宣北伐近在太原殷武哀師不踰荊楚而詩詠玁狁之六月易陳鬼方

之三年詎若茲算寡九重開綱有自投之獸地踰萬里破竹無九頓之鋒象示參旗七日聞其吉語驛飛露板一旬達于長安誰能去兵聞諸左氏之語我戰則克有如孔子之言盡殲巨魁永綏邊徼環瀛喜洽戴斗愉騰一曲鐃歌聽策勳于太史兩階干羽仰媲美于中天小臣無骨封侯幸際軒祁之武烈有心報國慚非韓柳之文章謹志五言聯成百韻

郭年伯雲遠舍人八十壽序

蓋聞化礶酒郡守闍圖令艾之容春到鳳池門闌誦思東之句姑舉徐廣猶讀五經山陽尉元宜處三老靡不

澡身浴德玉色金聲故能履福衛而登壽車享康梨而躋鮐耋者矣洪惟雲逵先生有道淸門細侯高廡胸藏二酉身是金僊腹有三王生徵壽骨既耕道而獵德亦華春而實秋平輿之二龍皆才南頓則五行並下仰僧彌以知法護擢越石而借楚金洵洞林之鉅儒亦燕臺之上客也萓昆進德允宜上計之書孟喜譚經蚤中孝廉之選乃者雖龍匿采霧豹潛光饒阜明羲皇之思兼陳登湖海之氣雖復署銜雜樹領職薇廳羣知李嶠之才文章宿老爭識仲舒之博古事瀾翻而天上五花人閒一佛青規得地賜錦便還丹轂忘情杜門卻埽豈非九旋之淵毓潘未足窮其深千頃之波澄撓莫能還其性者哉是故觀金心之在中驗黃髮之受祉采之中論厥有三端當嚴尊覲察歇歷外臺紀綱庶愼君常幹旛晉北佐餕坫南虖池雁門之區犵鳥獯花之地近彊制水遠陟珠厓藉令效王謝之輕華慕原嘗之豪舉逐名聲于韁鎖捐幽贄于莁葦觴酌淩波其前絲竹抗墜其後詎不足以嫓八廚之名士傾四姓之小侯而乃遠性風疏淸脩雪絜吳祐廩汗青之載王駿謝衣囊之名荆州胡威敬問匹縑湘川孝緒不書官紙史稱令子君有同風剏乎萬石之門三朝孝于惟孝八斗之才一世名

益蘄多蒲柳緝溫舒之經綺紈非班伯之好黼藻道德醖釀中和則所謂聲聞之壽不爽不忘者焉洎夫息意時榮怡神家衖畫孝友之傳著淸白之銘肅太邱之門風飭顏氏之家訓虞詞能對折彼委笄綜緝可遣撻其命駕所以賓家有丹桂之挺馬氏皆白眉之良分長孺之一經舉張詹于七世展驥則公才公輔銜鱣則經師人師薈三虎之炳文總五鳳之齊翼抑且晨集問安之輩不辨羣孫書聽傳呼之聲已見四代庭誥肅若德星蔚然此所謂王澤之壽九疇首福者非歟今夫航航者言爲壇宇廣厲者行有枝葉神峰內峻道宇外張隨武子之治家勤有軌憲謝光祿之接物門無襍賓然而大方無隅上善若水呵祖約之啼籠嗤滑沖之散譽雲心雨人起膚寸而亦霖柏性茂旃處嚴阿而猶薈江秉之之贍親串寇子翼之周故人劵或焚于遺奴田則呼其續命尤濠衷之極則見穆行之芳型豈與夫蹉跎爲仁蹴躍爲義可同年而語乎是又行芘有福方受九寸之符陰德所基應握期頤之算所謂行仁之壽論符偉長者也至若渡蟻驅鴿以生物爲心梵夾貝多亦逢人所喜早議小山之饌聞持蘇晉之齋淸禪懿芬錫羨凝祉于以拓肩于四皓八公之側抗手于三山五竺之閒引

翼曼氊慶昌枝裔豈不宜歟某等承乏珂鄉飫聆斐德表正開夫弟八歲豫頌夫千秋翊旗翼之儲精得酒以酉賭鸞龍之舞緜振美于辰斗注長生先紫陽之十日花餐益壽展彭澤之三旬慶衍自天仙行于地看此日松身鶴骨是汾陽二十四考之年華卜他時蘭檢芝泥褎羅侯一百七旬之歲月是爲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方今聖天子鴻開壽寓寰周騰嵩嶽之呼能紀重光函夏緩星雲之彩五百年必有名世値申伯之生辰八千歲以爲春秋邁亥文之算甲經濟本文章巨手一代偉

人宰官即菩薩現身萬家生佛如我春圃老伯大人者根蟠仙李節仰時苗孫康之序維三馬氏之良第一幕東公盛德得鄉先輩宗風住僕射遺喫有古闇八遺志倘爾雲霄而上定魁著作之班乃以金鏞石鼓先聲爲墨綬銅章初步廿年拔萃曾空伯樂之羣半刺剖符止遣益州之夢在郭元振初年作尉聊藉鶯棲而裴子餘富路知名便看驥展則有長平古治上黨名都山近北樸城開南解署條銜於司馬車試緹油躡仙履於飛鳧庭閑蓄杖即以週班資格晉秩參軍還因佐郡賢能之官神武地是邊關衝要星參野而域冀州人如太守淸閒臥長孺而嘯成瑁夫兩郡疊經捧檄祗賃龔黃一堂雖聽鳴琴權知緊赤及報三年之最酒徵百里之才星旆西發晉陽雷封北膺趙土博陵閱犖千家之鱗屋晉恬廣漢名留四竟之鼠牙永靖宗德湖名賢世澤祠建二程勦強蛩鄰邑政聲關蹢八度乃者時綱讀禮姓名先列御屏追乎入記題詩需次旋膺帝簡洗眼到水雲深處汴州作宦杭州壯心猶霖雨當年易水移旌劑水安洲攝篆初遷蓬島名區尹賞多才復換群荼大縣欽挹鶴湖之水弗教蕁擷三秋遊停蠡宅之舟那識蛤分五彩至其身披案牘手洳詞章膏黍恩濃頸棠人健自

能御老何須井有丹砂其仰詒謀不讓家傳藍譜陳大條之策宜防既議建大蘇縮二妙之圖仕版亦名登小宋景祺有僕兼齒爵德而建尊三介祉無疆備富壽康而錫極五看此日星聯旗翼荷九天稠疊之榮卜他年壽丞蓬壺上百歲康彊之頌是爲序

傳經室文集卷五

194冊 99號

44B

傳經室文集卷六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蘭谷族兄犖韓圖跋

蓋聞南昌留迹梅子眞世號神仙江都策名董師德人欽台輔聰明標格青袍黃綬之閒廉慎垂聲秋菊春蘭之品雖居卑者祗爲一命之士而愼簡者實爲三緊之官也吾兄蘭谷少府爲都轉公曾孫家傳治譜胸有智囊元瑜之書記翩翩景行之風流藉藉芙蓉池畔既已汗漫而遊射鴨堂開復亦爲貧而仕已卯春奉文鹿邑

小試牛刀清水比其風清隱山傳其吏隱人稱慈惠方廣邱之回身我獨賢勞似盱江之報政單言折獄則李丟臣之才竟日錄囚則盧莊道之敏茅舍有鳴雞之樂花村無吠犬之驚斯眞四十年未嘗見此亦數千戶不忍相離者矣乃者易袁有日借寇無從或取韡而捧足或具饌而齎錢或候路而閉關或叩馬而扶轂徒勞人爾歌曰挽鄧侯不留幾時復來邑然思劉君不樂心眞似水酌杯水而何慚口不言錢還一錢而已足披圖如見遮傳遮道之輿情立頌非夸聊紀戴星之德化固知斬襲赤縣非鷹鸇百里之才佇看望重青雲有鵷鸂雙飛之瑞謹綴數語聊述口碑小別三秋無任心寫

佩韋之室跋語

弓玉書獲鄆謹言歸春秋幸之是室爲堂之後西夾縱方積八弓故校中地也乾隆閒爲狻焉思啟者有之遂失其舊既而易主六十年於玆矣朱子晉康聞而咤焉遽以錢二百緡償若直復歸於學是舉也豈曰好行其德亦以媿世之見義不爲徒以利爲利者余性卞急遇小悁輒不能忍因弟子之請余顏斯室也師西門豹之意書以自箴時道光壬寅孟夏之月

書明史後

前明一代之亡在任中涓英宗正統中王振掌司禮監上呼爲先生陷正人劉球辟瑄權傾中外其後土木之變將軍樊忠捶殺之族滅景帝景泰時曹吉祥監軍號都督迎復英宗後殺于謙天順五年謀反誅憲宗成化閒汪直掌御馬監後掌西廠用事至十九年罷黜由優人阿丑諷諫也武宗正德閒劉瑾陷御史涂楨繼矯詔下朝官三百餘人于獄惟大學士李東陽以模稜得全安化王寘鐇反乃伏法東陽殆自比陳平狄仁傑矣至熹宗天啟閒魏忠賢掌東廠天下建生祠二十六所客氏封奉聖夫人楊漣劾其二十四大辠遇害並殺魏大

中熊廷弼左光斗繆昌期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諸賢及信王立乃敗懷宗崇禎改元磔魏客屍而二年以後外事仍用太監曹化淳張彝憲等然上嘗謂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言惟糾內臣又曰士大夫負國家朕不得已用之斯言也在亡國諸臣其亦內媿于心也夫

書東雅堂昌黎集後

余藏明季徐時泰東雅堂昌黎詩集有本朝顧嗣立印章按宋寶慶時王伯大留耕氏取慶元間魏仲舉韓詩五百家注重訂集其善者彙梓之宋末廖瑩中又仿朱

子離騷集注例削去諸家姓氏自為一書亦頗多增益至東雅堂徐氏翻刻廖氏本而顧君復校定之為秀野草堂本重刻於康熙己卯之春此東雅堂殆其所藏原本歟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思翁常云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又云臨書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頭目手足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言目擊而道存也此卷為翁醉筆無矜莊刻畫而神觀飛越眞所謂橫風疾雨不可端倪者吾家和龕博雅嗜古書法遒晉遇名賢眞蹟不啻飢渴之於飲食零縑斷楮未嘗忘而舍焉米顛有言神物爭存亡不爭完毁斯賦雖頗殘闕正如鹽車之馬得九方歅者款段之不至英風頓盡非翰林子墨之幸而翁跋所云知我者與主人襲以示余展翫欣賞輒跋數言歸之

復貴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乙卯三月二十九日）

接誦手書並賜教大稿數種僕正避亂山中于流離顚沛之時獲觀通儒饌箸欣幸轉深十讀醉心五體投地記前明董次公卦變考略一書其自序以六書為說謂六書明則大易如日星本朝毛西河仲氏易易小帖諸書亦多以方位為說申明易兼五義之恉以愚觀之均

不逮先生之湛深精覈發先儒所未發乃眞不朽之業也僕曾有六十四卦經解入卷視之不啻壓糞土飯矣謹誦欽言深願附驥以傳惟此時逼迫危慮端憂寡歡又值抱病兼旬握管不能成句字畫指南精義已經默識茲先將原書寄還一俟心緒稍安當謹謨就呈政其辱承指教之處僕檢閱六字注內因許說未安已妄有糾正似正與尊意相合也

壽宮保節相壽啟（為張蘭渚中丞作）

敬啟者茲値姑洗調陽淸和紀序逢生申之華旦為周甲之昌辰翹仰鴻禧莫名雀抃伏惟宮保中堂親家大

人帶礪勳門堂皇相業公宛爲社稷器久徵一德之孚子通乃文武才頻渥三朝之眷花甎翔步清班則玉筍前型柏府峩冠亮節則金城夙望持玉尺而雕龍繡虎人坐春風飛青錢而東箭南金鏡澄秋水洎乎握麟符以陳臬洪崖鑴德政之碑乘熊幰以開藩瀛海秫旬宣之績三吳持節循芳躅者猶仰蕭規兩浙建牙隸仁宇者彌懷棠蔭抑且覲青天于蜀道羣稱諸葛之後身領白雲于中臺一本蘇公之式敬宜乎國恩稠疊晉宮銜而曜炳前星家慶駢蕃蒙橋蔭而祥符列宿眷孚荃綍久隆開閫于八州卜協殿枚更藉陳圖于三輔風開雉

扇羽儀則翠影長春日麗蜺旌珂佩則錦衣不夜合延垓而辰拱人欽皐呂之宏謨分樞密而寅襄帝識富韓之藎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秉節重以秉鈞克明拔海內之人才壽身益以壽世所以考績而綸褒優裕揆覽而錫賚蕃遝佛號萬家祝富壽康而錫極五仙衣一品兼齒爵德而達尊三某忝在葭親復叨蘭譜企椿煇於南極如聞天半笙璈仰桃宴于東方恍挹斗間雨露情殷放鴿地隔趨蹌謹陳下里之詞與賡南山之頌竊願登高梅鼎嫓汾陽二十四考之勳猷更看籌添蓬壺縣召公一百八旬之歲月肅泐蕪簡恭祝喬齡敬請鈞安仰惟垂鑒謹啟

請期報幣復啟（爲謝士穆廣文作）

伏以天香百斛冰輪騰天上之輝人月雙圓玉鏡照人間之瑞彩映屏前之雀文定厥祥聲和洲畔之鳩卜云其吉恭惟姻臺大人眞州芝第譙國孫楣附蔦緣深門自慙于王謝萃絲誼重村幸託于朱陳以郎君鸑鷟令儀韶年騰譽在弱息蘭施下質姆教疏嫺媿逢巷之非姿兼葭倚玉羨錦堂之華胄籥管和聲茲承月老之傳書敬諳星期之迨吉江蓉敷豔花搖雙炬之紅庭菊生香蕊結同心之紫歡言嘉禮慶洽良緣惟慚篠笥荊釵

九十之儀莫逮竊喜鸞編鴛牒三生之福永諸香薰宮錦之袍此日兆徵彩筆玉茁藍田之種他年慶溢珠階從茲家室具宜詠桃夭之花灼灼更卜子孫逢吉叶鳳鳴之韻鏘鏘辱頒儷雁之文虔報雙魚之簡仰祈荃覽垂鑒蕪忱謹啟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家和會舍人築南谿別墅既成復於咸豐紀元之歲因其中隙地搆室三楹顏曰樂道山房而屬余爲之記余曰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此東方朔之樂道也恬于勢利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揚子

雲之樂道也凡人各有其性情而所以自樂其性情者必有所寄世俗以錦繡珠玉狗馬詭奸爲可樂而汩沒其性情實則別自有其性情謂可樂者舍是無他道耳君讀書好古存心利物家素封而鄙夷廢書營財之事不屑屑以爲意至於世俗之樂尤去之若將浼焉攷其行殆騷騷乎莊辛所言君子之富矣夫順理而不失之謂道環流無不備之謂道是故寄其樂於山水山水亦道也寄其樂於翰墨翰墨皆道也寄其樂於左圖右書左圖右書則無非道也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循是名也當必有

同乎東方朔揚子雲之所樂以上幾於古昔聖賢之大道者願以余之言爲券驗也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婦之德恆而其變也節在易節之中孚曰苦節貞凶仲翔謂二三變在兩離離炎上作苦蓋陰窮於上夫婦之道苦也然其兌曰安節亨其臨曰甘節吉則所謂貞婦人吉者雖變而不失其恆矣凶者其數而吉者其理不易之義也我朝仁恩敷洽下逮嫠婺許天下各采其邑孝貞節烈年例相符者繇學縣官上之大府聞於朝給帑總建一坊以旌苦節於是窮檐編戶凡生飲冰而效化石者靡不景光褒赫怡然遊烏頭綽楔之榮於庠吉矣屏山朱氏考亭之枝胤之望族也被旌者甲其都族人承瑋乃言於眾曰東漢桓榮有言先君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今吾宗亦猶是矣願宗祠支祠外節孝闕焉無專祠曷以妥貞魂崇孝嚮宣皇仁勵風化耶是後人之責也父老咸韙之爰度址於太和宗祠之東偏隙地而少狹隘族之好義者捐所業拓之諸所營建則瑋一人肩其任勉日鳩材庀工爲堂幾楹比屋幾間楝宇靚深黝堊如法不數月而蕆事焉瑋又輸田於祠歲權其入爲春秋享祀贊族之人亦醵金爲會附

之貲以給自是數百年貞靈遺爽皆得循世次奉栗主以入俎豆馨聞牲醴罔缺俾後之瞻仰肅拜於祠下者雖華顛毀齒猶將歷指其室而誦之曰某某淮陽陳婦之孝也某某漆室魯女之貞也某某白姬守墓之節也某某趙姊摩笄之烈也其富者懷淸而貧者高行也其才者謝娥之嚴肅而樸者梁妻之善哭也從一而終是謂吉德揚於王庭是謂吉人盥而觀薦是謂吉禮榮之斯敬之敬之斯愛之慕之如是有不激勸以恆其德者蓋亦罕矣是雖一姓之事然而表幽崇善激揚貞風吾見他族踵以行者將各奉其擣芬而揭虔其世祀敎教

化㩁風俗胥於此乎在然則爲之唱者可不謂賢歟其從子鈞於祠之落成也諗於余并乞數語貞諸珉以示來裔余故家于吳上湖之與屏山同族也因不辭而書其緣起如此若輸地之名字及各輸財如干則別列于右云

重脩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爲劉文傚別駕作）

江震縣學在治東門外即宋開江營址也舊在治西建炎時燬於兵紹興初移置今處宋末又燬於兵元至元中都元帥寗玉重建殿宇恢宏舊規厥後興廢變更遞有新故典記具存五百餘年於茲矣道光癸未之歲吳中淫雨蘇屬咸被水患余奉檄來茲土勘災勸輸繼領賑事入閱月告竣時冊居垂虹亭側覩宮牆之欹傾殿堂之黴漏房廡之圮敗廨署之荒穢怵然於廟貌久替曷以肅多士瞻而禮且素而教且寙也嗣鄉之紳士請以前義振羨餘爲重脩費事逡巡未舉乙酉秋予適權知縣事急籲於上憲既得請爲料庫貯振餘得錢四千緡有奇即於八月鳩工庀材都人士咸樂趨事擇中之賢能者董正之墜者興蕪者葺侵者復偪者恢有宛有移或拔或塈百廢具舉不十旬而蕆事焉繇是望其門若翼斯張軒如也仰其牆若帶瑤光而拂長虹峩如也

歷驪道而進屬之其殿與閣若垂虡雲而景嚮見森森如也其整以肅其堂與齋爽塏若旭始升其廨宛延若繞電恢恢如也其閣以敞而且緻有垣汲有井室有几筵庭有桃李庋貯有所庖湢有鄰粲乎若列宿之就次舍而各適職也其裕以博又念前明洪武初學有日新時習二齋令廩膳生肄業其中即今東西齋是今江治松陵書院半圮存空名尠實課而學宮既就理緯有餘地因即以二齋爲生童月課舍居山長於尊經閣書院舊額移懸閣門制雖未備始基之矣工既竣司事者屬予一言記之予惟庠序學校之設其關於政教風俗者攷之古經昭然揭日月矣夫何俟贅一詞若我朝之重道右文崇儒造士大化翔洽幾二百年雖僻壤偏隅靡不歌詠聖澤而沐浴膏澤也又奚以記爲惟是上憲之修廢舉墜多士之樂事勸功是役也不縻帑不擾民以事則敏以工則固以規則稱以化則興而曩余之怵然心動者獲再至而快覩其成雖有司之職其中心慰悅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抑有進焉江震祠祀哲人若三忠之節三高之風三賢之學胥足儀表百世魯頌泮宮之篇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自茲以往行見敬業樂羣抗心希古士之氣與習駸駸乎蒸而日上儲爲國家有用

之材益於此都人士志慶焉飭脩者誰江蘇布政司賀公長齡知蘇州府事額公騰伊也請修者誰權知吳江縣事劉文緻知震澤縣事孫枝秀也監修者誰署吳江教諭錢杏湖震澤訓導劉巽也董修者誰邑之生員黃有熊等七十有九人也至輸貲之紳士某某商民某某則有城鄉各義振錄在可稽而知也捐輸不繇起於廟工而廟工適藉以有成也謹撫其本末而書之如此

記宋助教遺事

宋助教大樽仁和塘西鎮人詩名滿寰宇余耳熟之歲壬申內舅氏舒鐵雲先生自東浙歸謁之縱談因爲說

助教佚事初助教官京師與舅氏善時以俸滿候推選舅氏公車不第將南歸詣之別助教曰能少俟乎當借君旋耳聞之駭然叩之故不應再叩之泫然欲泣下少閒屏左右曰吾習占巫書死弗驗明年三月敝廬有祝融災吾老母在堂思有以避之也姑漫應之比返僑寓烏戍距塘西百里許間稍闊疏來歲三月憶助教語遣伻偵之則所居成灰燼繇是奇之是年秋助教寓書舅氏謂一難平一難又作且禍不測將于明年正月三日晤君于烏戍及期果往索酒食甚歡徐曰吾筮得明夷之離離爲重火而夷于明難將及吾計惟吳郡包山可一避之舅氏請從助教曰君方有三卿之遊必不果從第于某月日可會于吳門都市中耳以其說不經笑之僮僕亦無不匿笑者助教故略不措意會松江太守鄭蘗舅氏名齋書幣適至乃拊掌大笑繇是益重之後四月舅氏隨郡伯至蘇散步書肆中忽一人直前握其手舅故短視諦視之則助教也復拊掌大笑時助教所居果復火物無一存而人藉以免于是立談移晷謂之曰吾不復見子矣吾無他憾恨不得送老母終言罷嗚咽舅以其夙有神契無以應也比舅氏以人事牽迫卜居吳門金獅河畔書問梗塞殆十稔前歲試春官有同號

生操浙音叩姓名畢即投地再拜曰父執也舅氏愕然轉叩之則助教公子新捷省試者也初助教愛西湖靈隱山水嘗寄宿于寺一日作書召其子略曰人之有子本爲送終吾冥期已迫可速命櫂祖母年邁勿令知之洎公子往則方與老僧奕爭一子公子固屏息不敢語助教亦似未嘗覺者局畢顧視公子曰後事備乎是時儕眾十數無不竊竊議或以鼻笑之公子固心知其異即蹤受命助教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汝當得科第至占筮書吾死後當焚棄恐累汝也吾詩自選五十篇後遇吾友舒鐵雲可索之序汝善視祖母及母吾逝矣遂閉

目端坐而化如解脫然至是公子爲舅氏述之初助教偕舅氏出都每至逆旅必呼營妓共宿而禁舅氏不得共蓋又善導引術也

論曰昔裨竈言鄭當再火及期不驗豈擇術未盡歟抑古今人洵不相及也觀夫焚書戒子非有大過人者則自負神奇矣又聞某相盛時助教謂其無令終後如言然則察微知著爲天下之至明者非斯人吾誰與歸

記劍俠

古者劍俠吾未見其人也然紀籍所載班班可考以余所聞某觀察事庶幾近之初觀察頗廉介談咭欲每公退輒詣旁舍讀書一童子執役事漏三下始就內寢日以爲常會中秋節近制府某需餽獻甚亟不則中傷之遂枉法得白金五百置書篋中時秋高夜靜月色橫窗觀察執卷伊唔神少倦忽飄風入戶神骨皆竦有滿妝處子飾墨紗幞頭衣粉紅綃衣當案而立觀察故讀書習知前古怪異事亦不驚愕惟呼外廂童子童子方囈囈作夢語遂迫視之則處子後復有一人赤髮深目鬚髯如蝟直前謂觀察曰公得枉法金盍壽余觀察未應而處子手中出白丸摩弄澂決光若匹練觀察懼發篋示之盡攜置大袖中獰鬚人語觀察曰吾輩遊人間世

殺人不濡縷以公廉正未敢遽犯然不義之物非公橐中所宜有故來取之言已挾處子升屋一縱逝觀察悟遂移疾歸稍稍言于人

論曰異哉劍俠之爲也微觀察廉直素著其能免于匕首乎雖然制府有黷貨名而不過問焉豈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與又聞制府後以墨敗而觀察獲保清譽則取償于俠者厚矣嗚呼此其所以爲俠也

風霾紀異

嘉慶二十有三年四月八日乙亥時加酉三刻京師有暴風起辰巳上塵霾四塞室中然燭始辨色翼日天子乃下求言之詔時欽天監違無占奏上諭讓之鯫生越在草莽微無言責恭閱邸鈔惕然知懼伏思聖王御宇災異消萌大臣稱職蒙眚過絕今遇明良曷由示警謹按雲風天之客氣其發見與政事俛仰最近故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脩禳於易巽爲風卦在三四月繼陽而治象人君誥命有時飛沙揚塵怒氣乘也發屋拔木怒之盛也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有華孽裸蟲之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有金木水火沴土蓋心者土之象土失其性而爲災也京房易傳曰

潛龍勿用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猋發屋又占曰獄吏暴風害人又易飛候以風日配宮商角徵羽五音占或主兵或主疾疫若夫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恆風同象晝而晦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過在瞀亂失紀風于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專恣而氣盛又京房曰天雨土百姓勞苦管輅曰大風昏塵此爲時刑劉向曰天戒以爲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暝故天文正義云天地霾君臣乖五穀貴夜妖與雲陰黑青相近而其

凶或至於稼穡不成皆感召之理或然今天子聖神文武率土近光豈左右股肱有不能宣揚德化幸怙祿位以蒙罔爲跋扈者歟抑時無專恣陰陽相薄如蕭子顯之言歟宋儒云數術之驗聖人愼而不言故新唐書獨異于前史惟著災異而削其事應要之恐懼修省以弭譴咎君子之事也爰考次歷代史紀舉其尤相類者錄如左以備有言責者覽焉

傳經室文集卷六

傳經室文集卷七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家萸亭先生傳

先生朱氏名先宅字阜民又號萸亭徽州府黟縣人文公二十世孫也幼而敦敏喜讀温公綱鑑目數行下暇輒抵掌傳說纚纚千百言具有條貫學士大夫之能史者或遜其精熟嘗謂諸子姪曰此千古得失之林也子孫雖愚多讀書達事理自不爲非又嘗云兄弟同氣聯以和宗族一本待以厚朋友輔仁久以敬如此則持身

涉世亦可無大過矣少隨父樸園公懋遷時事方凋攰或勸他圖先生正色曰人貴自立余父子辛苦備嘗擧服乎茲食舊德力先疇之謂何而敢棄基況懷安者敗業廣在勤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厥後家隆隆起方古陶朱公是固其先仁厚之積實先生之才之行足以振興而光大之也爲人伉爽有大度而處事則縝密無閒凡所緯畫洞中機要由其智識適倫翕然爲人望故有不言而人信之不動而人敬之者性孝友豈弟與人交不設城府又自逡巡退讓未嘗以衒鬻爲能貫其身儒其行表所蓄積然矣至如修黌序建考棚捐書院諸義舉赴之若渴具書邑志其他施櫬瘞胔甃衢以利行出粟以拯饑遇事急人之急皇皇焉日夜惟恐不及又難更僕數也尤重問學一時根柢樸學之彥與夫詞章勝流至者皆樂數晨夕文酒相娛或上下其議論則輒驚座僉謂先生固碩士而隱於市者兄弟三人季弟貢士輅讀書家居先生夙夜必偕相與討論今古規過獎善肫肫然閫內有至行卒之日集家人而論以一言曰和無他語及私季君每一追憶流涕不食曰天奪吾好兄弟吾亦從兄地下耳踰年果卒時人惜之比之子猷于敬云然則經世之才也醇儒之行也通士之學也先生

兼之豈與夫學孳錢刀仰取俛拾至于卑瑣齷齪而不顧者可同年語哉其孫鏡蓉請于余曰族人重修支譜彤將竣其大父庸言庸行邑之人習知某生晚不能得其軼事大懼先德之蔑以詔後嗣也輯其有據依者廑如是是亦可以傳乎余曰記有之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吾子之論議質而覈不亦信乎詳而擇不亦明乎汲汲思永其先人不亦仁乎其何不傳之有矧余朱樂圃公後先生徽文公後若推而上之二公同祖唐宏文學士則與先生支派雖分淵源不異尤當謹而述之乎鏡蓉所示事

略頗有義法因刪潤爲傳如右他生卒子姓及朝廷議敘俱載譜系中

駿聲曰余司訓黟學甫至即聞昔有兩君子者一爲西遞胡氏崑泉一爲屏山朱氏莢亭皆豪于財篤于行勇于爲善而朱尤謹厚持繩尺繼交其孫鏡蓉恂恂儒雅好讀書諸浮僞事屏弗爲所當爲者雖任人事如其私卓然有祖君風則先生之厚澤盛德所以詒穀後人者又豈有艾哉吾以其孫之賢卜之也

僕者陳忠傳

陳忠吳人前明採花贈詹事陳文莊公僕也性嗜酒遇

飲輒醉而勤練任事智力過人幼時文莊讀書從旁竊窺口作伊唔聲遂教之讀資不慧而勤苦過學人夏月毒汗被體蟲嚙膚不少倦也熹宗朝公始通籍時政出委鬼朝士多候其門公旣名節自持而忠亦不屑與豪僕伍愈飲酒酒後則取向所讀書隨意吟覽或擊柱長嘯或拊几痛哭公亦不之禁會朝廷賜忠賢鐵券公當草制躊躇未有所定夜分秉燭危坐忠突至公前左持壺右握利刃公駭叱之忠曰主無恐奴欲請死于主耳色少定睨公笑曰主以魏公何如人也曰閹也曰主自視何人也公未應忠投地大哭哭已取壺中酒傾滿自

酌慷慨謂公曰奴少事主洎今日主遇奴厚主讀千古書出處進退宜卓然奴不知魏公何如人竊見氣燄之高後必傾滅主今日草制明日加秩使爲魏公私人魏公一旦敗主自視何如人也主遇奴厚奴不忍見主之敗請死主前報主言訖涕泗交頤下遽操刃欲自剸公大悟起握其手曰止止吾從汝吾不草制吾不草制忠適喜叩頭遂飲盡一壺酒公喟然歎曰仁錫男子也而智出臧獲下哉使忠不以戒仁錫仁錫不聽忠言千秋萬載後謂仁錫何如人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忠也今而後請弟畜汝忠辭不獲其後竟與諸陳齒爲公以

忤旨放歸每宴集賓客必推忠于己上而述其言不置口云

論曰余從曾祖母陳文莊公後也嘗過其廬懷宗御筆在焉未嘗不往復歎息想見其爲人忠之事識者兩賢之士苟耽寵榮利則逆耳之言必不可入非忠無以成文莊非文莊無以納忠而世之奴顏婢膝不畏清議者良可媿矣

余君振昌小傳

古黟余氏邑之望族也有篤行君子者諱慶元字振昌其世系具家乘不書書其行事君幼孤事母夫人有至

性每侍疾覩湯藥澣廁牏衣不解帶者常累月人稱曰孝事其兄友恭無閒言爲人矩言楷行斤斤中繩度然性和易不設城府親舊無貴賤長少率歡愉相浹洽遇有緩急未嘗以不足辭亦無纖毫德色也夫俗之薄也兩厚往來饋問一徵終歲不相過雖戚屬如途人如君者可以風矣君輕貲好施慕義若嗜欲里閈推爲祭酒邇年海疆事例首捐急公嘗偕兄遠服賈於湖北廣濟縣治道路孤塘關具舟拯溺慷慨樂輸徽郡之重建河西橋也不待募而解橐以助至本邑書院考棚之設與夫歲施棺櫝見義必爲無少吝尤著者城中通衢故施礫㞚碥不利于行君悉易以砥石所資無慮數千緡工數年未及竣而君卒凡其不殖利不市名皆類是君援例授職州同知加二級例封奉直大夫道光二十六年以其應得議敘貤封二代而君旋于明年以疾終春秋四十有六無子他日以兄之次子後焉子爲邑校官素耳君名以不習故知之弗詳謹述所聞於君從弟輝亭先生者而書其略如此

朱駿聲曰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吾觀余君生平殆所稱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乃既使繇縣人無子而并嗇其年方今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如君行誼庶以

應徵而不媿而君已前卒天之報施善人固何如耶豈莊子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耶雖然黟邑掇科名登朝籍者誇素封而享大年者均不乏人而里之人獨嘖嘖稱君不置口豈非一鄉之善士所謂歿可祭社者歟噫是亦足傳已

吳卿憐小傳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媚數歲教之歌便能爲新聲及長韶秀出衆且嫺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爲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牀帷供具華縟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燕見輒詣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數年之閒游至方伯或曰卿憐力也卿憐旣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爲外援寖至黷貨冬日織孔雀毛爲被實以香屑又嘗爲西湖遊侍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如神仙然會制府以貪敗授首西市卿憐仍歸監司時滿洲和相國珅漸用事朝士詣其門者多得顯秩監司方失憑藉欲陰結相國飾卿憐爲處子狀盛設車仗詣都獻之果大獲愛幸如在制府時監司又有恃而不恐顧卿憐鬱鬱不自得又善病相國愛惜倍至每以隱事爲卿憐告當是時後房佳麗不下百數色蓋天下之色聲蓋天下之聲而相國覩之

皆下乘卿憐又時爲新詩以媚之値二十初度相國預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尙書侍郎紊附相國者且親至爲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鵠立俟者數輩股爲之疲而卒不可見者後相國敗收繫請室邏卒入戶則卿憐方食燕窩未一箸也貲產籍沒相國賜盡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卷私橐遁歸吳閶陸宅巷將求薙圑禮佛自懺夙孽會某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

論曰制府抄籍時閩有見其繡牀榜聯卿須憐我之句予思之殆爲卿憐發也相國眷曙等于制府而卿憐兩

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不祥人也顧獨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尟克令終懷安縱欲于內罔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媚寵以求福而得禍者又何心哉初相國既敗卿憐爲感世詩廿四首傳播人世云

孔方傳

孔方者其先銅山人也系出錢氏始祖曰金刀佐黃帝利天下在歷山佐夏禹有功在莊山事商湯善富國所至之地莫不享其利焉然善用者王不善用者亡周成王時其子孫曰布爲九府門下客洎景王欲大用之鍚名曰寶單穆公爭之不得然亦頗順于民及齊管仲取拘於棧臺者散之國中由是子孫不絕于世漢興有秦泉繼又有俞莢天下輕之至孝文有四朱是時多隱聚其族貲誼請下令禁止吳王濞鄧通私鑄焉鄧通亦羅致之由是出吳鄧門者遍天下武帝初用五朱咸以爲賤因擢之上林苑三官元帝時貢禹欲盡廢之朝議勿是也王莽變漢制始用契錯等有四品其後壯者中者幼者小者多至十六族而五朱微迫光武復用之桓靈而後品又雜蜀吳各有私人舉錯旋踵魏明帝更用五朱晉因之故自漢至宋文四百餘年代有廢興而五朱

迄爲鼎族至元帝渡江開用孫氏舊人吳興又有附沈充者號爲沈郞朱武孝建時始封五朱以國號歷南四朝北三朝不衰然微者來子赤生輩亦往往出焉至隋而五朱族復盛唐乃置監于諸州權其輕重一用開通元宗時從宰相請斥惡者億萬絕其後代宗而下禁聚驀者死宋京師諸州亦有監厥後撥戶廣收厥材此錢氏之派也其子孫嘗自語曰吾受孔子戒內方而外圓天下莫不重之有二品君者謂之曰郎以孔方兄稱子重子者子以弟畜之若何應曰甚善名我固當遂自號爲孔方兄云中山君毛錐者聞之怒曰銅山子臭世之鐲

潔自愛者孰甘以兄事孔方往此之曰尖頭奴惡得爾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曰處則深藏出則充棠富國强兵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麗刑余贖我爵余鬻造禍歸祿子孰與我錐曰不如德者歆之敬者藏之潔者廉之子孰與我錐曰不如之三者皆出我下怒者何爲錐曰夫八卦開天吾佐庖犧六書造字吾佐蒼史刪定贊修吾佐孔子龍跳虎臥吾佐羲之鸞鏘鳳鳴吾佐杜李模山範水吾佐荃熙自爾炫燿于世鬱鬱不得志者屢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孔方默然然自是益嫉毛氏相傾軋毛氏輒不勝太史公曰錢氏依勢能富人能困人能貴人賤人莫之與京矣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其族陵夷衰微輒欲與角非識時務之俊傑已噫世無錢氏毛氏子其昌乎（師轍按此傳先大父十三歲時所作）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廩貢生謝君墓志銘

道光七年冬揚州謝承燁將奉其妣李太宜人匶祔於考蒼蜼公之兆公安窀穸時塋石未備承燁乞予追志其壙先大父與公世父海嶇先生同舉於鄉予又於李有姻連而公孫增奎比從予遊聞其家世事頗稔不獲

以不文辭謹按謝氏先世居陳留陽夏自晉太傅文靖公十四傳至彥俊公仕爲歙州教授遂家於歙西中鵠鄉子姓蕃衍號謝部又三十九傳前明應天府庠生贈公諱紹芳由歙徙金陵者公高祖考也贈公諱應璜者公曾祖考也贈公諱人傑由金陵始遷揚州者公祖考也誥授光祿大夫乾隆壬戌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重赴鹿鳴諱溶生者公考也有丈夫子三人公居長公幼而穎異爲外舅桂林陳文恭公器愛嫡母早卒繼母海昌陳太夫人博涉書史工唫詠幼學一秉慈教宗伯公解組後延門下鴻生鉅儒相劘礪遂精舉子業補學官弟子食廩餼有聲於庠嗣朝廷頒四庫全書度文匯閣公充收掌益得盡讀中祕書學益淋顧以堂上春秋高家世治揚鹺爲家督稍稍及外政公智識過人處事緯以學問凡所擬鋠靡不井然有條目乾隆乙巳歲祲宗伯公倡捐輸粟公領其事數月心吞手揔饑民全活者無算嘉慶甲戌捐振亦如之人嘉公之襄誠慱義而尤服其聰强精敏有經濟才也其他脩文廟葺宗祠捐理微族祖塋暨施藥施棺之類見義必爲不以綿力少怠性純孝生母蕭太安人病公侍左右不櫛不剃者百許日籲天祈禱願以己壽一紀與母尋果愈閱十二年以

上壽終僉謂至誠所感云公容儀温偉居父母憂毀瘠幾不勝喪其篤友于也嘗曰汜氏七世張氏九世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處不自克耳時雖事彫勉公身當其敝辛苦措拄獨任勞怨不以累弱弟以是內外無閒言爲人伉爽通脫四方賓客至者無不慕公雅素一時賢士大夫名流碩彥或聯文酒讌或締縞紵歡推襟送抱咸以爲今之古人夙重氣義赴人之急如其私有不能嫁者贈之奩不能葬者助之紼困于逆旅或病不能輿者多方調護資之行見於其宗茉石觀察所譔行狀皆志實也公甄綜家政三十年無私積常著文章自娛不以

衒世援貢士例授訓導曰無失書生本色也後以捐輸得再邀議敘公之殁也族人爲公稟主從祀邵伯甘棠祠歙之人亦奉祀於歙縣宗祠君子以爲宜予雖未及見公稔知公之生平卓然有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已配李太宜人有夙慧通中壘傳旁嫻琴弈尤於黹紩逮古鍼神然勿以才藝自尙深識大義乾隆辛丑歸於公時君舅已歸田廟見後宗伯公曰新婦雖逢宦愛女顧勤約有儒素風是兒佳婦襄內棟緯繕有度事事得尊章歡昕夕視膳問衣必躬親之不假手臧獲二十年如一日疾則與公承湯藥弗跬步離迨棄養凡儐奠繆幕

歲時膢臘彌謹以故刑於娣姒閒祁祁如也子姪自塾出常令圍坐一室叩讀所講業自攜縷篋刀尺篝鐙課之至戊夜不勸平居不御華飾身自奉者泊如而陰德耳鳴偕公黽勉爲公諸善舉太宜人贊成之力居多輒有傾笥質珥以資者了無難色尤持大體未嘗以一錢私其家父中丞公故介潔泊捐館舍況益清公嘗躬理外姑喪葬婚弱弟往來亦時捐橐盡誼太宜人必慼必謝其兢兢守无成之義又大都類是烏虖可謂賢矣自公之殁崎嶇茹辛訖無軒容咍語道光乙酉歲孫增髫年入頖戚鄙走相賀以公之不及見也涙涔涔者彌日

未幾喪長子菀結不自釋太宜人初以屛當委重積勞病嗽冬月常不能寐至是愈劇卒以是疾不起卒之前夕會舉長子殯權厝哭之慟翼日神志澄澈氣息漸漸端坐而化聞太宜人晚年繡佛誦梵咒茲豈釋氏所云解脫者歟公諱士松字心如號用舟又號蒼崖廩貢生例授修職佐郎即選儒學訓導以子彥昭職贈奉政大夫議敘鹽課司提舉加一級生於乾隆壬午三月初十日丑時卒於嘉慶己卯六月初七日午時年五十有八配李氏雲南晉寧州籍乾隆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巡撫諱因培公第五子例封孺人累封太宜人生於乾隆

辛巳十月初四日申時卒於道光丙戌十一月二十五日辰時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彥昭增貢生嘉慶戊辰恩科挑謄錄候選布政司經歷議敘鹽課司提舉例授奉直大夫先太宜人一年卒彥昭瀕苦積學數困於有司應京兆試俛得復失竟齎志以殞得年裁四十配汪氏例封宜人誥封朝議大夫工部郎中諱廷機公女先彥昭卒次承煒廩貢生候選詹事府主簿改知縣即用配即汪宜人妹女三長適議敘知府張鴻次適附貢生崔新次適候補福建縣丞陳源孫男六成者三增邑庠生承煒出今後彥昭聘陳候選州同家堉女奎太學生

郎選從九品承焯出聘厝候補布庫大使鍾女封彥昭遺腹女孫二俱幼承煒出墓在甘泉縣之西山張家礙公考之藏也始卜壤而封焉即於西偏十二步別營新壙以道光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先奉公匶葬於左爲主穴枕乾趾巽冢婦汪祔昭次之左今於道光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祔李太宜人於主穴右長子彥昭亦祔昭次禮也系以銘曰稽古申伯于邑于謝世有哲人南國鼎大惟公懋德揮綽高明歿可祭社曰鄉先生女師婦師天立厥配以昌後昆卜視百代西山峩峩秀栩丸丸我銘斯猗弗諼弗刊

謝母懸真文（爲謝夢漁作）

維某年月日宜祀之辰某謹以瓣香束帛清酌庶羞之儀敬對誥封太宜人謝母李太宜人之遺像而讚曰鍾潁水以揚芬兮歸陳留而啟祥展靈儀而敬仰兮式冠帔與珩璜莘俎豆以昭格兮降神馭于雲鄉緬徽音而如在兮覩繪彩之矜莊迓素旐共翩翩兮悵俄頃而鸞翔已仙佛之兼成兮留遺範于姬姜撫雲輀之將發兮愴執紼而徬徨安窀穸于幽宮兮卜雲礽之繇昌謹讚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歲陽上章歲陰執徐涂月癸未朔

越五日丁亥宜祭之辰某等謹以束帛瓣香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皇清例封太孺人誥封太宜人潘年伯母陳太宜人之靈曰嗚呼寶婺星寒素娥月缺天姥峰頹麻姑海竭孝筍悲涼靈萱摧折樹靜生風鵑號皆血碩人云亡徽音未絕恭惟太宜人潁川薰質茂苑蓀楣幼而婉嫕長實溫慈絜吟林下花簪茂漪無聲具饌有色採絲芳金雅度溫玉韶儀動禮靜義女師婦師履祓辰媛作逑君子笄珈山河蘋蘩沼沚曰贊曰襄以甘以旨將饋特豚藥調變餌珍獻樂膳杖敬屨祗歷有年所不失尺咫鴻案相莊雞鳴是飭春有和神秋無濃飾風追

蠶提月還絁織安不忘勞貴而彌抑約以奉己豐以御賓金釵時拔寶笥頻傾嚴以治家恕以待人泥中衈婢襲下憐貧儉以持體寬以贍姻流黃百匹麻青萬緡祁娣姒坦坦先後偕勤堯綸儷執箕帚鍾郝祇和姬姜愛友旁洽比鄰下逮嫛走有德斯傳如碑在口相夫力瘁課子心殫晝徵冀紮胥勉熊丸易書倒篋作被裁紈智識房杜訓師孟桓中和聖善溫惠嚴端維茲懿行篤生令子長也脩文四珍濟美緺綬垂青封泥頒紫無眉不亘有才皆綺厥有文孫八慈七甫子又生子賈家三虎麟趾鳳毛德星攸聚來春仲月稀古年華方勸三祝

同晉九霞恆春指樹長樂看花何意柏冬遽歸香御杳杳霓旌翩翩鸞馭古佛土中衆天仙處嗚呼女宗圭臬婦道楷模賢聲嚴嫗遺令班姑宜垂彤史與古爲徒蘭徵玉穎莫罄揚數某等獲與嗣君同舉于鄉心欽母範分屬子行敬攀蘊藻祇爇名香雲軿降鑒來格來嘗嗚呼哀哉尙饗

傳經室文集卷七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孟紀年

孔子宋微仲十五世孫也曾王父防叔避難遷魯爲魯人父叔梁名紇居于鄹前母施有九女無子妾母生孟皮足廢母氏顏名徵在生孔子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生三歲而孤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孔子十有五志于學十九娶宋幵官氏踰年子鯉生時仕爲委吏會魯公賜鯉因名焉明年爲乘田又明年去官設教闕里二十四歲喪母啟父殯合葬于防三年既祥彈琴不成聲禫五日乃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朝魯往問官焉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敬王二年魯昭公之二十四年適周見老聃萇宏因歷郊社觀明堂入后稷太廟歸而弟子稍益進孟僖子屬其子說與何忌學禮明年魯亂之齊因高昭子以通于景公時景公三十一年孔子三十五歲也處齊三年聞舜韶樂周廟災知爲釐王三十七歲吳季札聘齊觀其葬子于嬴博之閒而說之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因曰吾

老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反乎魯魯定公五年陽虎始執國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授弟子五十歲陽虎作亂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不果季桓子穿井得異物以問孔子孔子曰墳羊也時被公命爲中都宰明年冬遷司空溝昭公墓又明年遷司寇皆因季孫之薦孔子任司寇七日誅亂政少正卯夏相公會齊景公于祝其汶陽之田來歸定公十二年爲魯墮郈墮費欲墮成弗克與聞國政三月而大治明年春齊人歸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三月郊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援琴作龜山操遂適衞主顏讐由時靈公三十八年也衞祿之如魯明年或譖孔子子公懼獲辠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圍之既得解還衞主于蘧伯玉家居頃之公與夫人南子同車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醜之遂行道于曹過宋宋桓魋欲殺之乃微服去鄭遂之陳以司城貞子爲主焉陳閔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孔子五十八歲在陳有鳥貫肅慎氏矢集陳庭死孔子辨之秋八月吳侵陳孔子去陳過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彊盟之以毋適衞卒反乎衞時衞靈公四十一年老不能用明年晉佛肸召欲往不果趙鞅聘之至河聞殺其大夫竇鳴犢舜華乃作陬操又反衞主蘧氏靈公問

陬明日又行將之蔡會昭侯遷于吳在陳絕糧復至陳明年聞魯火曰其桓僖乎秋魯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康子立乃召冉求孔子于是有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陳之故蔡明年之葉旋反蔡又明年楚昭王二十七年王救陳次於城父以禮聘孔子孔子自蔡往焉王欲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止之乃自楚還衛時出公立五年矣願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七歲亓官氏卒于魯六十八歲魯季氏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作猗蘭操哀公之十一年冬也吳聘魯使使者問專車之骨於孔子孔子以防風氏對明年子鯉卒孔子知魯

終不能用乃敘書刪詩正禮樂贊周易爲萬世規七十一歲魯西狩獲麟夏六月聞齊陳恆弒其君請公討之不可乃因魯史作春秋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年七十有三後一百七年而有孟子焉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居于騶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魏公子仉臂女也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未三歲喪父母仉賢育之教之周顯王十一年孟子十五歲就學于魯受業子思子子上白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私淑諸人也學成居鄒鄒穆公賢終事之周愼靚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始遊梁爲梁惠王之改元後十五年踰年惠王薨子襄王立去梁自范之齊爲宣王之十四年王以爲客卿迎母就養愼靚王四年母卒哭不止弟子以五十不毀請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自齊葬于魯在鄒居喪三年喪畢反于齊處乎陸者有日遂自嬴見王於崇王仍以爲客卿先是燕王噲讓國於臣子之國大亂周赧王元年齊相儲子勸宣王伐之乃使匡章將襲破燕孟子勸王置燕君王不聽取焉趙立燕公子職爲王燕人畔齊王終不能自克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薨周赧王二年孟子六十歲之宋過宋硜於石邱至其國知王偃不足爲

治去之王餽贐金七十鎰過薛孟嘗君田文餽金五十鎰明年聞魯平公使樂正子爲政喜甚又明年以樂正子薦適魯沮於嬖人臧倉不遇歸時魯平公之六年孟子六十二歲也周赧王六年游於滕文公初卽位居滕二年知世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徒又述爲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世多疑之周赧王二十一年孟子七十九歲燕昭王使樂閒迎孟子孟子以燕將有事齊故所臣國不往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戊申年八十有四是日日長至鄒人痛之廢節賀禮

小史氏曰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自五霸興而人心僞三綱淪自七國分而世道詭五常斁使無孔孟萬世之天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然天欲寄其道而皆窮其身何耶曰人習軍旅我言禮樂人尙功利我言仁義此固所以窮阨其身之具也天欲通其道於萬世不得不窮其身于一時亦天之無可如何者也以余觀兩聖之出處生同歲產同地少同孤老同困魯定之相猶是齊宣之待也樂克之雅猶是何忌之素也梁惠滕文之願教一如齊景衞靈之待用也儲子距心之知賢一如孟僖季桓之慕聖也然而晏嬰子西之明何異王驩臧倉之悖淳于許行之謗何異州仇微生之嘲過宋微服之危何異在辥戒心之遇天蓋將爲千世百世計遂不能爲一人一身計假令孔子而用必非春秋之天下假令孟子而用必非戰國之天下假令春秋而用孔子必非今日可師可法之孔子假令戰國而用孟子必非今日可儀可象之孟子管仲之才非小于孔子其小者器也孟子之智非大于儀衍其大者志也由孔孟而來至于今二千三百有餘歲三綱明五常正異端詘楊墨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教垂其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其緒炳然猶日星江河人人得而見之醇焉如布帛穀粟人人得而賴之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孔孟無以淑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一室烏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天何嘗以待管樂之心待孔孟哉余故紀而論之以諗萬世之讀孔孟書者道光十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授崔子聯保

杜少陵年譜

杜甫字子美族望出京兆杜陵居襄陽後徙河南鞏縣晉杜預少子尹十二世孫曾祖依藝嘗爲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元宗開元三年（乙卯）四齡觀公孫氏舞劍器六年（戊午）詠鳳皇八年（庚申）能書大字十四年（丙寅）與崔魏輩遊有聲翰墨場十九年（辛未）年二十遊晉遂下姑蘇渡浙江歷剡溪二十三年（乙亥）自吳越歸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丁丑）趨庭兗州旋遊齊趙二十九年（辛巳）年三十居洛陽寒食祭遠祖當陽君于洛之首陽天寶元年（壬午）在洛陽作公姑萬年縣君墓誌三載（五月改年爲載甲申）作公祖母范陽太君墓誌四載（乙酉）在齊州撰皇甫叔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北海奇其才先往見之五載（丙戌）歸咸陽六載（丁亥）詔下應試藝詔李林甫命尚書省試凡試者悉皆下之八載（己丑）閑至洛陽有謁玄元廟詩九載（庚寅）在咸陽十

載（辛卯）年四十進大清宮獻廟及郊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又作秋述十一載（壬辰）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十三載（甲午）進封西嶽賦十四載（乙未）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移家奉先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二載（丁酉）四月脫于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房琯兵敗罷相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載爲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晚離官閒至洛陽是年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狀有試進士策問五首二年（乙亥）春自洛陽返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自負薪采梠兒女餓莩者數人寓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庚子）卜居浣花溪營草堂二年（辛丑）年五十閒至蜀之新津青城作唐興縣客館記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居成都草堂七月送嚴武還朝至緜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遣弟占歸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是年上嚴武說旱廣德元年（癸卯）春閒往漢州秋往閬州冬晚返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有爲閬州王使進論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國文二年（甲辰）春之閬州嚴武再鎭蜀春晚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有上武東西兩川說永泰元年（乙巳）正月辭幕府歸草堂（新唐書云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其母奔救獨殺彝此說出雲溪友議不可信）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焉大曆元年（丙午）春之夔州又居焉秋寓西閣有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年（丁未）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歸瀼西三年（戊申）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己酉）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時欲歸襄陽不果自是率舟居有衡州送李勉及回棹二詩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于岳陽是歲有送李銜詩及風疾舟中詩公夫人宏農楊司農少卿怡女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孫嗣業于元和（癸巳）合窆于偃師西北首陽之山前距子美之歿蓋四十餘年矣（明皇雜錄載甫客耒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新舊唐書亦云在耒陽遊岳廟暴

（水驛至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官饋牛酒大醉一夕卒皆傳譌不足據）元稹爲之銘墓又稱其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自後論杜者咸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平生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生時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甫自謂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世號詩史韓愈于文章愼許可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詩聖之名洵不虛

（附段柯古言太白戲杜考功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按此詩李集不載杜亦未嘗爲考功流俗傳聞劉昫以之入史陋已）

唐李白小傳

李白字太白自號青蓮居士晚稱酒仙翁系出隴西漢李廣後涼武昭王暠九世孫父名客家蜀之緜州白生于長安元年（辛丑）生之夕母長庚入夢五歲能誦六甲十歲通詩書涉百家開元三年（乙卯）年十五好劍術作明堂賦一篇性倜儻任俠弱冠時嘗手刃數人開元八年（庚申）蘇頲以尚書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謁頲奇賞之東巖子者隱岷山白從之遊數年不迹塵市郡守舉二人有道科並不起繼與友人吳指南遊襄漢泛洞庭指南死白慟哭若天倫猛虎前臨堅守不動權殯湘畔後數年爲營葬東至金陵揚州不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圉師以女孫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郡督馬公一見奇其才白曾上韓荊州書荊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對曰酒以成禮乃大悅開元二十三年（乙亥）遊太原識郭子儀行伍中時郭有薄過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水已而去之齊魯寓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縱酒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壬午）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朝白應詔至京師遇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賀歎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元宗玉眞公主亦薦揚之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飯爲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時年四十二矣詩才與陳拾遺齊名又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杜詩有李適之蘇晉張旭焦遂無裴周南想前後存亡屢易杜據當時言之耳）白入翰林嗜酒沈醉常召撰述以水沃面解醒所製出師詔宮中行樂詞泛白蓮池序清平調龍池柳色詩皆應詔之作數侍

宴因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鞾高恥之摘清平調詩句以怨太眞帝三欲官白妃沮之又爲張垍讒譖白在京三年自知不容於幸近乞還山帝乃賜金放歸就從祖陳留采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厭後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閒前後十年惟遊梁宋最久與杜甫交在斯時也（李杜相遇當在天寶三四五載閒）天寶十三載（甲午）年五十四遊廣陵與魏萬同（即顥也）至秦淮數月别後往來宣城閒至德元載（丙申）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時爲節度使重白才名辟爲僚

佐及璘逆命引舟師東下脅以行二載（丁酉）璘敗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崔渙宋若思爲昭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又上書薦之廷不報乾元元年（戊戌）以永王事論死時汾陽功成請以官爵爲贖乃詔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未至成遇赦得釋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授韋渠牟以古樂府之學上元二年（辛丑）遊金陵又去來宣城歷陽二郡寶應元年（壬寅）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杜詩山東李白蓋東山倒字依從叔當塗令陽冰所是年代宗卽位有拜拾遺之命而白已于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二

卒時賦臨路歌一篇

唐李益小傳

李益字君虞隴西姑臧人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行第居十始八歲燕戎亂華大厤四年年二十登進士第明年至長安有僕秋鴻隨之二十三以書判登拔萃科授鄭縣尉久不調北游河朔幽州劉濟辟爲營田副使獻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十八載多在兵閒憲宗聞其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淩忽諫官舉其幽州怨望詩句降居散秩尋復用爲祕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長慶初益東

府試官時所送進士趙宗儒年七十六罷相已三十餘年而益猶爲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尙書致仕卒益長於詩歌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賂得唱爲供奉歌辭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峰前沙似雪之句世以爲歌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句名妓閨秀輒誦之爲尙書時有宗人庶子同姓名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爲人夙有癡疾多猜忌防閑妻妾特甚時謂妒癡爲李益疾云初故霍王有寵婢淨持生女小玉王薨弟兄以其賤庶遣居於外易姓鄭遂爲娼家女才色雙絕益在長安諧

慕繾綣遂約偕老居二載日夕不離厥後益授尉之官時玉纔十八益二十有二玉曰君至三十可別娶以成大禮玉亦願畢入空門耳益之任後假往東都覲親太夫人已爲聘長安甲族盧女益家貧涉歷江淮貸婚貲而自以負約不令玉聞其事音問遂隔玉痛憾成疾嘗以幼小上鬟時紫玉釵遺侍婢貨錢拾貳萬賂以訪益益二十四就親長安終不欲一往玉許玉偵知之日夜悲泣病遂革時有一豪士挾益行强之見玉陳數語一慟而絕後月餘益婚於盧忽得心疾時有所見輒疑盧曖昧事繼訟於官出盧其侍妾有廣陵營十一娘者最

寵益出必以浴斛覆之封署爲識又嘗畜一利劍謂侍婢輩曰此信州葛溪鐵惟斷作罪過頭大率所近婦人即加猜忌至於三娶率如初故散灰扃戶之譚著於史籍益逸事時時見於小說家妄附綴焉

傳經室文集卷八

傳經室文集卷九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榦爲陽地枝爲陰然則太陰即歲陰歲陰即太歲後人何以强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即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即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積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後之六十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年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其前不可得聞已考漢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之歲是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漢制排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差一算於是以排定之辰强命爲太歲以取合於歲星所次之辰（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則太歲在亥）因以古之攝提格等强命爲太陰爲青龍而謂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寅則歲陰辰太歲酉則歲陰亥）凡以求合

於古之歲名（攝提格等）與當時排定之年名（如丙子）及實測歲星所在之辰名（如星紀丑）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爲此至於今則又大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逮今道光年間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三統之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十四年甲午爲厤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不云閼逢敦牂）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下云丙辰）以歲星所在紀星曰星在大梁則名實不紊而今之時憲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即又不合治厤明時所以取諸革歟倘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上古之紀年斯厤之萬禩而不變當直曰道光十有四年太歲在强圉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得毋笑其讀爾雅不熟也

靜天說

地圓如瓜上下前後左右太空冥冥皆天也人在天中可謂之天下亦可謂之天上並可謂之天前天後天左天右當命之曰人天天無重數渾淪一氣取人目所見有質而最近之月乃指其所麗之處曰月天又上之曰

水星天曰金星天曰日天曰火星天曰木星天曰土星天曰恆星天因各曜之高卑不一故命名以識之曷以知有高卑也如恆星天角與亢相距翼與軫相距其位終古如斯則知凡可視之七百八十三座一千七百八十七星所麗其一天也而土以下各曜則今年今日見其在角明年今日見其在亢矣且土與木今年今日皆在角明年今日土在亢木又在氐矣推之火日金水月皆然則知各所麗之各一天也夫恆星之行每日自東而西一周而溯之三千年前寅月子時角在正東者今寅月子時角在東北則知此外更有一重挈之而行而又高於恆星其上或亦有有質之物特非視力所能及矣麗愈高則動愈速命之曰宗動天然宗動天有兩端不動處在勾陳星之旁如機之在樞則以理度之此外終必別有一天常靜不動以安樞之處因命之曰永靜天第宗動天已無所見祇以恆星天有移動知之永靜天更不過以理度之則安知此宗動天之外不更有萬萬重之極動極速者相包於無已而特窮於無可見無可測乎是所謂永靜天者亦究而極之之辭並不得定爲宗動天之外卽此一重也然係無可見無可測卽謂之永靜也亦宜

明嘉靖大禮說

明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大統於憲宗爲庶孫於孝宗爲從子於武宗爲從弟此傳國之變也當是時據漢哀帝宋英宗爲議者守經也然世宗非預養宮中與獻又祇生一子而欲別立益王子崇仁以後興獻而又非出於孝宗武宗在位之命勢必不行其以考興獻帝興獻爲議者達權也然既考興獻因遂稱孝武爲皇伯皇兄則孝宗三十餘年之天下一傳而竟斬其嗣情有不忍故楊廷和等欲稱興獻爲皇叔迎興獻妃用王妃儀仗不由中門入所謂守經而不知達權愈爭則帝心愈不安矣而張璁等欲去興獻本生二字謂兩考並稱則綱常紊而稱孝宗爲伯所謂行權而不知反經愈爭則人心愈不安矣然則若何而可曰今俗有一子兩祧之禮行之當日最爲名正言順武宗遺詔云遵奉祖命兄終弟及之文是顯以親弟視世宗同父孝宗也不考孝宗是謂忍心害理興獻則無支子子有天下而假他人之子爲己子則直嗣反絕也不考興獻是謂貪利忘本故宜稱宏治爲皇考孝宗敬皇帝正德爲皇兄武宗毅皇帝興獻爲本生皇考獻皇帝不稱宗斯尊尊親親兩不相悖矣又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宗廟者瞽瞍

之廟是世宗別立禰廟於京師用文武佾各八止奉時享人情之至未爲失也修輿獻實錄奉母后謁廟此虛禮浮文雖不必行亦尚非必不可行惟睿宗之稱世廟之號太廟之祔皆名實不當徒彰非禮至於配天以興獻配則不通之尤者陳洸隨全何淵豐坊嚴嵩諸人皆鄙夫固不足數若夫大獄起而大禮定一百八十臣均獲辠譴此楊廷和毛澄等無處變之方世宗乏錫類之仁而其後張璁桂萼輩亦匙容人之量云

養羖二字辨

說文解字弟五下食部養供養也從食羊聲羖古文按羖从攴羊聲與養異字古文叚借通寫耳當分羖爲正篆廣雅釋詁一養使也即羖字之訓故从攴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訓女使虞本作羔亦訓女使謂養讀羊已見上兌爲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駿按羔讀字當作恙陽恙皆羖字之同聲叚借）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傳斯養也謂人之臣僕漢書翟義傳引作民長解誤也）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女養疾）禮記文王世子齋元而養（注養疾）檀弓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炊烹者曰養）論語爲政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也）陽貨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疏謂難畜養非）孟子娶妻非爲養也（注謂親執釜竈）管子輕重乙五乘者有伍養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豎牛因獨養之又外儲說右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後漢書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臣者傳易以役養以上經史所用養字皆即羖字也又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傳與養日養夜同訓長非是凡養訓長者謂字之借爲羕非養本有長訓也

楊揚一氏辨

楊氏始見於春秋傳楊食我戰國有楊朱漢唐以來惟漢書揚雄傳寫揚从手旁說者云子雲好奇之過其氏特自標異然古有吹律知姓者有避諱避仇易姓者有以功以惡賜姓者若無故而自更氏族則未之前聞此其說非也雄反離騷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據雄自敘系出有周伯僑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周衰而揚氏或稱侯會韓魏趙興偪揚侯揚侯逃于楚按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傳女叔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石經初刻楊字从木不誤）是楊國滅于晉後爲羊舌肸采昭公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即其地也在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與僖公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昭公二十二年傳劉子奔揚在今河南河南府洛

暘縣者迥別叔向之子楊食我以邑爲氏者也考宋羅泌路史云宣王子尙父幽王封之爲楊侯疑伯僑乃尙父之裔卽春秋前滅于晉者雄敘或頗疏略而其字則必非从手也後人徒以子雲好奇又有雄無他揚于蜀之語故傳寫獨作揚貤謬至今[illegible]三國魏志陳思王傳裴注引魚豢典略楊德祖答植書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豈德祖之氏亦當从手耶唐孔穎達尙書堯典疏稱楊子法言宋大中祥符之廣韻治平之集韻司馬光之類篇字凡有姓者注皆云又姓楊注有而揚注無知北宋之前尙未有从手之說矣夫楊揚皆形聲字誼別

而音同諭六書叚借之法如鄭鄦之鄦國今作許祁呂之呂侯或作甫遽數之不能終大氐習非成是相承不改故以楊揚爲通寫備屬沿譌以楊揚爲殊族竟成杜撰至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竟據漢書譔字并春秋之楊食我與楊氏大夫俱改作揚意欲胥古今氏楊者而盡揚之謬妄不已甚乎因影士胡亥銓得銅章一文曰揚雄私印徵詩于余既爲作歌而復辨之如此

管仲卒辨

偶閱襄平李鍇所作尙史管夷吾傳大書特書曰桓公四十三年夷吾卒以爲據左傳殊不然魯春秋僖公十七年傳曰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是追敘前事非記管仲之卒也古書雖不可盡信然如管子呂氏春秋莊子韓非子韓詩外傳尸子淮南子說苑列女傳新序論衡尙書中候春秋文耀鉤博物志金樓子諸書頗載齊桓管仲事而于齊桓三十九年（魯僖十二年）以後如春秋所書會鹹戍周城緣陵盟牡邱救徐伐厲會淮伐英氏滅項諸役絕不載管仲一語足證桓三十八年（僖十一年）冬管仲平戎于王後其存沒卽未可考未可必其與桓公同年卒也稽管子霸形篇載桓公請閒所始于國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衞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于是桓公命各

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衞云云又考呂氏春秋管仲有疾篤仲死後桓公逐易牙豎刁常之巫衞公子啟方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之言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三人作亂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衞云云據兩書是仲之卒疑在齊桓四十年（僖十四年）城緣陵後決非卒于桓四十三年（僖十七年）也焦氏易林歸妹之夬云孟春己丑哀呼仲父明德訖終亂虐滋起似言管仲然睽之恆又云孟巳乙丑哀呼尼父且以左傳爲直記仲卒是桓公卒于十月八日乙亥而上文有九

月仲之卒必在此三十餘日中仲死而一月之丙卽大亂如此亦必不然檢查朱子綱目周襄王七年（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後冬書齊大夫管仲卒是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四十一年（僖十五年）管仲隰朋皆卒及十二諸侯年表四十二年（僖十六年）晉重耳聞管仲卒去翟之齊之文太史公必有所據非姑妄言之者晉語四重耳適齊在魯僖公十六年時子犯曰管仲歿矣多讒在側史記殆據此惟朱子繫之于冬不知何據揆其事理當在春正二三月牡邱兵車之會前也又按桓三十九年（僖十二年）會鹹四十一年牡邱四十二年會淮皆兵車之會而論語以不以兵車稱管仲之力四十年城緣陵穀梁子曰桓德衰矣則此四役恐已非管仲所行事但無確證不敢質耳

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來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爲先聖南向孔子爲先師西墉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學升孔子爲先聖仍東向顏子爲先師配焉（曹魏齊王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廱配以顏淵實弟子配享之始）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

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人悉與享改立侍爲坐像曾子亦特爲像坐亞之餘皆圖像于壁不祀二十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始令七十二賢俱祠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子與顏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理宗淳祐元年黜之始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顏曾思孟四子配享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子十哲殿中東西對列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三年升先賢有子列東哲之次爲今之十二哲（四配東西分列不知昉于何時俟考）

釋鬼

無形與聲者鬼乎無形與聲惡知其爲鬼有形與聲者鬼乎有形與聲惡知其爲鬼謂無形聲晉侯之于二豎亦既見其形而聞其聲矣謂有形聲則胥天下人而鬼之可乎昔倉史作書鬼夜哭阮瞻作無鬼論鬼至韓昌黎柳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子謂彼所見非目也心也陰凝而鬼至鬼者吾身之陰氣也陽盛而鬼絕無鬼者吾身之陽氣也天地一鬼也月一鬼也日而夜天下一鬼也睡而夢我一鬼也何適而爲鬼亦何適而非鬼若

沾沾焉必欲窮其有無予將諗之曰子以爲有則有矣子以爲無則無矣人有以懼鬼來告者作此解之

恕字銘（爲朱鏡蓉作）

墨翟曰恕明也許愼曰恕仁也賈誼云以己量人爲恕李登云以心度物爲恕是故三恕以端身述于王肅家語七恕以進善著于桓範新書厥誼宏矣吾宗伯和舍人寬平君子也其爲人無虛憍之氣無膠壹褊急之心無頡滑㥼盭刻察之言盍服膺斯恉而能深于研說者旣書一字箴于座右復請余銘之銘曰

吾與吾敢自誣鏡有模人與人無異身陶一鈞勤循省萬物性皆平等一以貫三自反吾知免縣諸壁思無斁室生白

傳經室文集卷九

傳經室文集卷十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文字聲音源流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外尙有夏侯該亦作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研音韻李季節槩音譜杜臺卿韻略等見唐韻序陸法言語又張諒有韻林段宏亦有成書）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反語起于曹魏孫炎四聲肇于齊永明周顒故當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梁武帝不解四聲隋開皇初陸法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薛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年乃自定爲切韻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箋注）唐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尙邱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愐復刊正切韻別名唐韻五卷（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越二百五十三載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

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駿按宋定之書似取韻英本增加至二萬餘字故改名曰廣若與唐韻字數不異何處之足云乎廣韻必非唐韻元本）其時戚綸復承詔刪取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又三十一年爲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字數增倍得五萬三千五百廿五字則實非今所存十卷之集韻也時先刊脩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于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嵒因韻略于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併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韻略五卷吾鄉黃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金正大六年于宋爲紹定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文郁所撰重刊者相傳誤以爲劉撰耳）元熊忠用其部類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併拯入迥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三千一百餘存字八

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聲音之道淪胥以亡此音聲之不可不正者也（宋吳棫撰韻補五卷誤采古韻然多舛誤朱子取以注詩與騷金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併舊韻二百六部爲一百六十部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爲四等配隸顚倒其前後亦變亂古例而無忌憚者明樂鳳韶等奉敕撰洪武正韻十五卷并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全乖古法雖頒示天下迄未遵而用之後楊愼撰古音五書其二十一卷附錄一卷此襲吳才老而談古韻者亦類疏繆按自三山陳第撰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發明古韻厥功甚鉅至國朝顧炎武毛奇齡江永戴震因是推衍遂詣精密○又按今佩文詩韻收一萬有二百四十四字）

昔黃帝史倉頡沮誦仰以觀天文俛以察地理始造文字及周宣王史籀又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

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又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省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尙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大甲篇在昔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訓纂滂喜者蓋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具三倉中不列焉然自秦始皇時有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於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寖假習傳妄釋馳繆世俗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愼懼斯文之墜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于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第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踳或肌沾私臧眞本不傳復多疑駮且代有製字體冓變遷至

唐盡以今字改古經而習俗害眞迷誤匙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此形義之不可不正者也（鄦昚字叔重汝南召陵人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罷職復充太尉府掾推南閣祭酒又嘗校書東觀于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撰說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凡二十有二年而命其子沖獻于朝賜布四十匹）

石鼓考

唐韋左司韓吏部皆有石鼓歌宋蘇子瞻有鳳翔八觀石鼓歌其弟子由和之元明詩人吳立夫李賓之輩亦皆有作良以法物流傳足寶貴也歐陽永叔集古錄載韋應物以爲周文王鼓至宣王刻詩然韋詩具在曰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又曰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不如歐

194冊97頁

所錄也南宋程大昌雍錄據左氏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爲成王鼓董逌亦云今時海寧陳鱣云周文成宣皆都岐東與西歸不合惟史記秦文公三年東獵汧渭之閒水經注引其文于汧水下而盛言汧水之多魚與鼓文適于汧水適合文公四年爲周平王八年當時用籀書鼓正作籀文而文公四年始遷都汧渭之閒其時尙居秦州西垂宮故曰西歸自鄜且詞亦與車鄰駟鐵小戎相近曰天子永寧公謂天子曰樂天子等語皆祝平王之詞蓋此文出于秦文公也按水經注又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周禮所謂虞矣則鼓文有吳人憝亟語疑謂此山之人宋鄭漁仲樵釋音則據殹丞二字李斯小篆見秦斤秦權以爲秦始皇鼓明楊用脩愼亦謂晉王右軍唐章懷太子嘗言之按小篆有始籀者有同籀者大約同籀者居多其與籀大異者許書乃別出重文耳非籀止說文所載寥寥數字也殹丞二字不足致疑近俞正燮孝廉斷以爲元魏世祖太武皇帝物按太平眞君七年二月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是時六年九月盧水胡蓋吳反于杏城十一月車駕西巡七年正月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則石鼓所言丙申爲丁亥後九日也言天子太武皇帝也言嗣王或即五年總百揆之皇太子也言公則扶風公處眞平陽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討胡者也言吳人即蓋吳也其字體則世祖始光二年二月初造新字千餘者也然終牽彊何以言之總揆者明著皇太子不得謂之嗣王蓋吳亦不得謂之吳人陸友仁研北雜志據北史西魏文帝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以爲魏文鼓按是年宇文泰欲革晉季以來文章浮華之弊因文帝祭廟命綽仿周書爲大誥奏行之因謂西狩時詩體亦必仿詩然唐蘇勉嘗記石鼓事勉爲蘇綽之孫詩果綽譔斯大等作豈有數典而忘其祖者金馬子卿定國又據後周書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狩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以爲宇文周鼓馬田山薑雯又以鼓文有吳人字謂宣王時吳未通諸夏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不知吳者虞之叚借又以藝祖字宇文祭河神誥用之周文武無藝祖稱此更據贋本妄言不知文有執無藝也古物既無年月款識可憑當以韓愈李嗣貞張懷瓘竇臮徐浩趙明誠及眾傳舊說宣王獵碣爲定而近時陳鱣說秦文公則尙有依據也其鼓大小不甚均頂圓而下平大率高二尺許圓徑一尺有奇初在陳倉野中至唐始出杜

詩所云陳倉石鼓久已訛也太宗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之勉紀其事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子廟而亡其第八之辛鼓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或云五代之亂鼓又散失司馬池肇置府學其第十鼓有作僞者摹入向傳師疑其不類乃訪得一鼓字雖半闕驗之書僞贗眞因易置之）徽宗大觀二年移汴置宣和殿字窒以金（方密之以智通雅云移汴辟雍）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至燕剔其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教授虞集得之泥草中仁宗皇慶二年始置國學大成門左右（虞伯生云鼓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則論入辯何與金人棄之之說不足信）其文史稌作刻鼓旁剝蝕殘闕有言四百九十七名者宋周越古文苑載孫巨源得之佛龕中唐人所錄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四名者胡世將資古錄也（世將云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有言四百六十五名者歐陽脩集古錄也（一本作六十三）有言四百六十名者梅堯臣詩四百六十飛鳳皇也（按韻語不足據）有言四百四十六名者薛尚功鐘鼎款識也有言四百三十餘名者元吾衍以甲秀堂譜參薛尚功者也有言四百七十名而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名者趙夔東坡詩注也有言三百八十六名者元至元元年五月國子司業潘愜山迪取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等數家之說作石鼓文音訓而勒諸石者也（自元迄今五百餘年又磨滅七十八字僅存三百八字矣彭元瑞跋內府所藏王澍臨石鼓文則引潘迪載三百九十九字并）有言三百二十五名者明劉侗帝京景物略也（李日華曰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述勝潘迪所錄凡三百二十五字）有僞造全文七百二名者明楊慎點竄粧飾爲贋本以給世託言東坡手摹之本得自李東陽者也乃其集復云六百五十七字自相矛盾至文之踳繆朱竹垞彝尊石鼓文跋辨之審矣國朝乾隆五十五年御製重排石鼓文并序凡三百十名重文二十二純皇帝親定首章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則命廷臣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爰爲新十鼓刻之與舊鼓舊文並列國學別置十鼓于熱河夫子廟中復有御題第十鼓臼口平面詩并跋謂韓歌爲我量度掘臼科之句蓋賦所見覈實垂世稱盛事焉按內府又有舊藏趙文敏所釋當時拓本四百有六字王澍臨石鼓文墨蹟四百六十八字（余曾見乾隆朋蔣醉峰和所臨虛舟老人傳雲館珍藏搨本石刻其文四百七十有八較內府本多十字）汪由敦臨楊氏贋本七百二字彭元瑞皆恭跋見其經進續稿中

策問

問論語章句學者僅而習之集注固宜恪遵舊文亦資參訂能養即扈養之養取材乃木材之材主皮非貫革之稱後素巽受采之說鞠躬盍闕原是雙聲文莫司存皆爲連語承終乃吉祥之誼適莫非執一之辭朱張未

必人名羿奡不生夏世吾與汝吾與點詎是許詞忠未知清未知豈爲虛字孝乎惟孝句讀難謫潔與其潔元文非倒公冶之縲絏疑纆季路之衣裘衍輕賢色卽婦德婦容享禮兼授醴受醴大師未宜讀泰婦人何必非服哀而不傷統言關雎之亂槃而不食當謂匏瓜之星誄禱非作諡之哀辭餼羊乃饋容之牢禮仁能守之所守何物聞斯行之所行何事至於束脩以上有馬借人內顧足恭雅言宿諾必尋厥說庶得眞詮夫理學勝而訓詁微講章繁而注疏廢斯讀經者之蔽也有能博采而折衷者具著于篇

策問

問大學列冠義之前三加所以兾善中庸次坊記之後六德所以教民論語譔自諸賢[illegible]傳中尉之間王知道孟子成于一手絕異外書之文說孝經然而義則炳若日星說或判如河漢誠意以前章次古本不同衣錦而下引詩分節亦異古人固多誤歟憲問之不在其位豈是重文互鄉之與其進也何爲倒置有惡之下訕上因子張而衍流聞津之行以告涉丈人而增字虞仲係周章之弟盪舟本益稷之文袗絺亦辨色之辭至穀乃進善之義專對疑爲專對方人原是謗人凡茲承故習非皆當實事求是至於大文七篇尤宜攷覈折枝爲按摩之誼持戟爲侍衞之人文王化興王叔師注騷可援旃勳曰勞丁公著音義須稽禍實博之爲禍完夫子叔疑之卽子叔詣迹熄之迹當爲迒匹離之匹當爲疋出畦之畦當爲吐溱洧之溱當爲溍伐奄三年考妣三年成句均宜連上與人樂樂與衆樂樂二字當讀一音稅冕則斂藏之稱義襲同色取之意歡樂爲勸袗衣爲珍頑夫爲忨少艾爲外可磯爲徼不備爲邀校人爲駁欒我爲效放蹕爲致畢郢爲程獵較爲郊多幘爲懷讀蓋爲書而得解梏亡爲攪而始通汙不至直讀爲誇所不辭

借聲爲異封而不告則爲娶君子不亮實爲勑正心亦忘字之分戴蓋或乘軒之義湍原疾瀨頷是鼻莖開介豈謂候然鬱陶當從繇喜甾爲畱草之長追爲鐘遂之擁圭田乃畸零之田放飯卽擇手之飯夫布固不同于晦稅容悅倘不至如鄙夫去他國之道盡心之篇非復奉天下而路羸瘠之誼差優得侍同朝四字爲句去齊宿晝一邑可疑大師非太師之官曾西乃曾子之子若夫爵祿舊籍本殊乎周官惟泗注江不合于禹貢費辟之君同小國伐燕之世異史遷則皆當據孟子以訂羣書不宜援他書以疑孟子也有能留心講貫者條具于

篇以說卓識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讀書當先識字識正字尤當識叚借之字欲知借字必審古音經史中借字十居二三所借之字必與正字同音不則疊韻或取雙聲舍茲三者無緣借也魏晉以後始有四聲古無之如觀諦視也以我諦視物曰觀使物得以諦視我亦曰覲猶之以我見人使人見我皆曰視也易卦名彖象爻辭諸觀字以一誼爲轉移本無二讀且卽春秋之兩觀亦本義本音矣兌爲羊羊鄭本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宋本作揚又本作楊按皆借爲養定公十二年公羊傳斷役扈養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卽此養字虞氏易作羔訓女使羔者恙之誤字蓋又借恙爲養耳若解作牛羊之羊則兌爲羊已見上傳此爲贅出矣繫于苞桑苞本也與詩竹苞苞櫟苞棣書草木蔪苞同或曰植也或曰叢生也或曰抱木也亦皆苞誼之得通者石經初刻作包包孕也則爲借字書洪範思曰睿五行志作容訓寬春秋繁露及伏生五行傳則作容鄭注容當爲睿通也按容者㕡字之古文與容形近而致譌又與容形近容卽濬字濬睿誼通故本亦作睿要之皆容譌

文耳無偏無陂唐書藝文志載開元十四年元宗以聲不協詔改爲陂困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爲頗近儒顧亭林言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今足利古本亦作頗按陂阪也頗頭偏也陂頗皆从皮聲明皇不知頗字之古音幷不知陂字之古音故多此一改呂刑耄荒說文目部眊下云虞書耄字从此虞書疑周書之誤賈昌朝羣經音辨云作耗按老从人毛匕耄从老又从毛是二毛非誼故陸德明改作耄然省匕未省毛仍於六書不合說文無耄耄字當作从老蒿省聲之薹字也眊耗皆叚借字猶禮記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之借旄旄訓旌旗竿飾古用犛牛尾注于竿首故曰旄聲同而誼則迥別詩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正與下飴謀龜韻協稱疑腜或作脢傳寫誤作脢毋通無而遂爲毛詩之膴字也如彼遡風文選月賦注引作愬遡卽泝字逆流而上也愬告也古本或借愬告之愬爲逆遡之遡耳降予卿士坊本譌作于此如爰其適歸之爰譌奚終然允臧之然譌焉家伯惟宰之惟譌冢朔日辛卯之日譌月所當亟正者周禮妢胡之笴故書笴爲筍杜子春據儀禮有笴云當爲笴鄭康成云笴讀爲稾而唐石經笴字則作笱近儒漢讀考云可與句相亂如尙書盡

執𢪔或作執拘說文敘俗謂苛之字止句苛水郡國志注作苛水皆其類也按此說蓋以稾笴爲雙聲之段借不以苛笴爲形近之譌字故从唐石經作笴以音定字其誼較長惟又云若如今經作笴本訓矢幹何必易爲稾則未思古無笴字鄭不从俗字故云爾也總之稾本禾稈引申爲矢幹是正字笴者矢幹是俗字筍者竹胎也是笴之形誤字笱者曲竹捕魚器也是稾之雙聲段借字前弱則俛俛者頫之或體頫玉篇靡卷切俛史記文選皆音免表記俛焉日有孳孳釋文音勉毛詩黽勉李善引皆作僶俛頫俛二字古無府音也考工此字故

書及古本各本無作勉者或今本有之恰於段借之理不爲悖儀禮士冠禮啐醴捷柶捷石經敖氏俱作建按士昏禮亦有啐醴建柶之文作建爲是所由誤者因注云扱柶于醴中扱釋文作捷李氏集釋誤會以注釋之字移於經文云陸作捷後人遂不加察耳士虞禮沐浴櫛搔翦釋文作揃張氏作鬋按翦者羽初生也今字作翦揃者搣也鬋者女鬢垂兒也今字作鬋三者皆段借字正字當作𣃆齊也今字作剪禮記檀弓使子路問之石經宋監本岳本均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諸書所引證之則作

子貢爲是郊特牲所之爲言敬也按說文無所俗因禮有所祖別製此字从丙賓則訓求福之祈字足以包之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石經作陪按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增加之意借反也凡物反覆則有兩面故亦爲加倍二者均得爲正字成二年且避左右石經且作旦按夢必在夜則作旦者誼爲優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志律厤志漢酸棗令劉熊碑並作以之漢志顏注之往也往求福也正與下文敗以取禍對則之以字相承到寫無疑公羊傳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監毛本故作賊據漢書五行志曰痛隱而賤

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賤不誤按此借賤爲殘不須改賊穀梁傳宣十五年其曰潞子嬰兒賢也近儒惠定宇云曰當作日其說可從爾雅釋天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論衡是應篇引作四氣和爲景星風作星而無爲通正三字邢疏引尸子則云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白帖亦作四氣知與上文四氣和謂之玉燭同辭唐石經作時非也釋草蔠葵蘩露五經文字云蔠釋文作終石經考文提要曰周禮終葵首左傳終葵氏俱祇作終則作蔠非說文無蔠字釋鳥鸉白鷺雪牕本注疏本分爲楊鳥二字按經典釋

文有鸞音揚則分者誤然許書不錄蔦也此皆按籍可稽審音可定者幸際右文之時謹條所知以對

擬舉已求賢詔

我朝定鼎以來至朕六傳罔有淫僻之主毒痛中國且蓄養士卒逮二百年計口授糧恩深澤久一旦有事何至忘國愛身寡廉尠恥見敵卽潰遽張妖氛有如今日此皆朕涼德薄祜靡示激發以至于斯若竟俛首外夷玷辱華夏則朕上無以答天地祖宗下何以對中原黎庶凡在死節之士亦必含恨九原社稷可殉斷不出此今內無匡弼俌翼之臣外尠智勇忠義之將機宜坐失朕實厚顏爾天下臣民衆被辠廢員等倘有能殄殲乃醫擾平梟逆伸天討而蘇民命者功成之後朕當裂土分封比古元侯以彰偉績布告海內朕不食言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德動天地則休徵之物應焉治隆化育則游豫之風睹焉是以崆峒訪道見大隗於具茨耕鑿興謠考民俗于康野誠以宅天衷立民極經萬禩垂無窮也至若雲隨夏后雙龍躍于瑤臺風逐周王八駿鳴于瑤水雖遙車馬之雄軌未遂蒸黎之實望我大齊誕膺寶命錫受宏圖天剖神符地合靈契龜麟獻其禎祥龍馬昭其圖瑞革正朱命于劉有光握金鏡而海內無私綰玉璽而寰中有上豹變虎變感乎風雷日月建極保極邁乎殷周秦漢元穹之心既屬眷玉之厤有歸皇帝質中上聖氣備四時制隆羲黃規廣虞夏其君天下也威之如神臨之如日養之如春涵之如海猶復丕顯丕承用恢謨烈克儉克勤上符訓誥履盛滿而弗居勞宵旰而臨政誠可謂惟精惟一無怠無荒者矣儲后重光濟美德耀青宮監國撫軍才標綺歲問安視膳申孝敬於龍閣稽古好賢集文章於虎觀遵循夏啟之賢規步武周成之懿軌又況推恩及物布德柔遠同宗敦葛藟本根之蔭異族懷廟社苞桑之則風雲龍虎登稷契而薦夔皐禮樂兵農參望旦而兼散奭扛鼎拔山之勇超乘投距之士出奇握算之謀橫槊磨盾之儔雲蒸霞起星聯霧集加以經緯乾坤榮鏡宇宙年穀豐稔兵甲銷息朝廷編纂有鄒枚董賈之臣州郡撫循有龔黃杜魯之吏幸成均而講學開綸章以頒制書瑞物于靈臺紀殊勳于宣室冠裳襟帶之國請吏入朝荒徼梯航之人重譯畢貢金玉兕象之玩充于廐邸仁壽休和之氣積于祇昊於焉朱草生素蠢發醴泉流器車出誇甘露之多慶嘉穗之集方將陟泰山而開明堂躋中州而相帝宅定肆

覲之儀於禮官訪后土之議於儒宿洵可以問俗觀風優游暇逸者矣于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節當上巳時值暮春思對上靈默通萬物追姬公羽觴之美念秦王金人之瑞爰適芳園舉茲禊飲龍樓乍啟鳳蓋遙張青旗舉而楊柳闇色絳節揮而桃華耀采熊腰虎背之士執戟前驅鳴珂簪筆之臣隨班後侍既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經鍾阜之崇岡過石城之古址帝幄高開龍車乍莅舉袂揮雲明妝炫日執金觥而臨流擊玉斝而環坐采桐華摘萍葉聽鶯嫣拾蘭藥肴蔌紛錯盃琖泛浮追古樂于雲英行慶典于畿飭太師陳幽雅之詩舞人

獻羽葆之節既競气而繁聲亦合變而爭節所謂師師濟濟穆穆皇皇者矣爾時華裔雜沓觀聽踊躍黃髮台背之叟扶杖矢歌椎髻鑿首之徒厥角稽拜獻南山之壽祝東海之福慶國祚之炎昌羨皇圖之磐固比飲鎬而非誇陋橫汾之未武瞻斜日而暢高遊壽慶雲而展廣晏金駕既啟玉輦旋歸有詔曰嘉會羣臣共製雅什表揚盛德賡播休風四十有五人其詞云爾

傳經室文集卷十

傳經室賦鈔目錄

簫聲吹暖賣餳天賦
消夏灣賦
守口如瓶賦
旅館賦
荷露烹茶賦
冰蠶賦
擬嵇叔夜琴賦
經訓乃菑畬賦
大麻蠅賦
六角扇賦
學染甚丹青賦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簫聲吹暖賣餳天賦（以題爲韻）

春風拂拂春草迢迢燕來社日鶯睨花朝香散荼蘼之徑煙霏桃李之橋宜雨宜晴敲長街之粥鼓若遠若近聽深巷之餳簫則有我擔而負爾盤而盛先前呼而後應亦此倡而彼賡喧來綺戶前頭丁簾乍揭傳到小樓深處午夢初驚豈慈母山中之竹宛仙人陌上之聲萬花塢底千柳圍時音流清濁韻叶參差試春衫之薄薄迎朝旭之遲遲一百五日韶光句留且住二十四番風信次第都吹爾其削石紋方玉箱折枝低編竹短蔗漿膏流杏酪香滿蜂窪漫和由斜運而依依蜓板頻移過前陂而款款棗糕味冷醾出餘寒琥珀光濃裝成輕暖維時雞子宜雕鴨頭入畫徘徊蹴踘之場延佇鞦韆之界吹從城北非關黍谷重迴響度牆東幾認秦臺一派泛蘇蘗兮頻煎滿洛陽而試賣若夫海棠院靜芍藥窗明當曲水之瀰鬆鬪聲思味偶小園之鬪草入耳關情助予規兮嘅時勢鬧驚鸚鵡兮喚去輕清浮螘初嘗趁膠牙之美製撲蠅爲戲試塗扇之新餳別有上苑探花

之使長安走馬之賢踏青處處拾翠年年愛風光之絕好正時節之可憐過千村之變火僅萬戶之藏煙淺白輕紅唱遍豔陽之地黃甘烏膩歌開駘蕩之天彼其淑景難逢芳華易歎感觸懷人悲深行路辨來餳味憶麥飯于滹沱聽到鵑聲憐鷓鴣于雲樹此又境遷乎情抑亦情殊于遇春忽忽而不見苦吟嶺外之篇心悁悁兮有懷愛讀宮中之賦

消夏灣賦

太湖瀰靜縹緲峰橫白茆峻削綠石崚崢中有鹽池環之如城地疑瑤島宮是水晶高挹羣峰之秀低開一鏡

之平漾波心兮寒潔洗天宇兮澄清昔闔閭嘗避暑于此地而消夏爰以得名其為灣也可盤朱比明月還殊曲九里而羅皆雪疊繞四圍而紋作華紆影瞰雲鶴浪浴霜鳧驚未飛兮拳立魚不驚兮鱗鋪空欲生寒尋來玉甃淨無可唾清絕冰壺月占三分瀉出千條之練風吹五兩飽懸一幅之蒲則有輕裾拂水長袖迎風或浮彩鷁或策花驄數金釵兮子細聞玉佩兮丁東裊涼颸之瑟瑟曳纖步之弓弓藕開雪而腕爭露白肌淨冰而粉不流紅顧而樂之路入煙波畫裏清如許也人來雲水光中爾其香生波縠浪簇水芸敵冰奩兮鮮媚隨霧縠兮納緼四壁散餘霞之綺六郎宜初日之曛聽翡翠之吟花疑解語穩鴛鴦之睡風自披薰倘結社兮八遊淨土偶采蓮兮歌遏行雲豈玉井之難語何太液之足云別有彩幘如雜紫莖似帶芡排珠兮萬斛顆顆皺圓菱搖鏡兮一匳花花晻靄采千頭之橘金許盈囊罔巨口之鱸玉堪作膾白舫如臨萬頃坐之子于雲鄉蒼葭宛在中央溯伊人于秋瀨米家書畫之中張子煙波之外維時墩雨晨開認苔衣之新浴涼颸午動謝紈扇之低擎覆桐陰兮蟬林晝靜亂星影兮螢火宵明盈盈水遠側側寒輕容與四顧欸乃數聲作羲皇上人得少佳

趣領松石閒意緯有餘情此蓋類九折之迂迴異三原之寥廓或濯足兮淪漣或褰裳兮游泳宜鶴載而琴偕更鷗盟而獺證邊奇胸則磊塊都消滌俗慮則塵埃胥淨何須招涼之寶珠不藉延清之古鏡思牽秋士徐歌白雪之篇座有冬郎高發清風之詠恰似成連鼓櫂移情在滄海之間倘如漢使乘槎放眼有銀河之映

守口如瓶賦（以富鄭公座右銘為韻）

北宋名臣東周世胄律己功嚴匡時學富志勵惕夫奉盈豈寒于清淵過宜善補欲寡未能敗或由言剏敢多又直使心如止水瀝不流丸非徒意重防城器將投

豆原夫言也者聲出于心樞同乎行伊惟口之啟羞毋寡尤之猶病或游或屈辭繫于周如流如簧箋參于鄭惟器欹則覆理宜受之以虛必囊括斯貞道在持之以敬不窺夫瓶乎形非飾外器本虛中斟酌在匜蓋之閒談何容易灌溉借潢汙之注信必由衷大腹如壺敢騁滑稽之智解頤似鼎非矜彫辯之雄以不出而訥然型垂文子惟莫捫而愼爾德仰武公庶茲瓶之足式無偷口而致窮于是取義既精守身無惰口不瀾翻舌非箕箴心有鏡而如懸玷在圭而豈遜如器之能止眾止滿以自持如盤之日新又新勤以自課何妨效挈瓶之智

辯無取乎懸河彌欲防羸瓶之凶談豈期于驚座遂大書而特書爰置左而置右出言早戒夫濫觴悔過倍嚴于飲酒有壇有宇恍盂方而水方惟默惟淵詎以口而戕口宛若立監佐史爭盈缶其何難卽當挹彼注茲罄恥罍而奚有故其名堪垂鼎政若建氐駿望隆于岱斗鴻猷炳如日星皆由言無失德神有常惺防口甚于防川雌黃不設有爲本于有守堅白無形法言侑座韻語書屏偶觸目而卽以警心乃不失口一出話而未宜放肆有如斯瓶是豈徒凜戒石之箴飭官方而不媿更何異鐫緘金之字防危漏而常銘

旅館賦

風指眞屋雨洗秋光螢流殘暑蟬送新涼簾垂地而不捲葉侵階而生商影入潘安之鬢愁來宋玉之腸則有江南學士冀北征人春風待價明月前身偶下陳蕃之榻差避元規之塵坐一室而容與拜五經而紛陳時誦龍門或書史籀長句則刻意青蓮新詞則幽思紅豆擁飯而指擫情腔消夜而珠排列宿忘湛湛之露華驚丁丁于蓮漏野馬如飛風寒客衣征鴻將至元鳥思歸坐三秋之瑟瑟夢千里而依依蟋蟀聲短梧桐蔭稀橫暮雲之晻靄規新月之纖微心還同夫寸草時眷戀于庭

闈遼遼轅下駒矯矯雲中鶴鶴不避風塵駒還就羈絡障泥錦組多駑駘拂羽高枝乃鶡肎憶鱸羹蓴菜于當年感玉宇金風之寥廓歌曰蕭條旅館早秋天待得春風又一年最慕吾家小萬卷黃扉留迹便歸田又歌曰桃李風流思不禁悔將華髮易華簪秋聲吹下江南路定有相思一片心

荷露烹茶賦（以翠液交融雲腴欲舞爲韻）

玉井搖紅琳池疊翠衣瑟瑟而鴛眠蓋田田兮魚戲金莖曉擢花爭墜粉之姘瓊露宵零川獻懷珠之媚數升天乳借石乳以流香幾瓣仙芝襲水芝而同粹味眞不

辨于盧仝品亦未商于馬異爾其松下風清桐梢月白捧盤承去暈四壁之輕煙打槳尋來浹一身之涼魄滴時顆顆以仰受而常盈聚處瀼瀼惟中虛而能積氣借八閧之煙火石鼎流丹彩分天上之雲霞琳腴釀碧將以挹其菁華庶幾傾茲瀝液爰是埽來落葉儲有香茅烹從竹裏煮自簷坳槐火石泉之畔琴簾禪榻之交藉以浮油之草蘂以沈榆之膠扇乍急而松聲煎欲沸而珠拋盛宜椀鳳覆是綃鮫非陽不晞試詠澤陂之什其和可飲不占井洌之爻寫從青玉案注向紫金筒攜自雙聲嬋擘來三尺僮浮蓮子兮深淺飛藕花兮玲瓏絕勝醍醐快雙眸之凝雪能清肌骨覺兩腋之生風細嘗蟹眼龍團涼芬乍挹好配月芽雷莢素彩旋融且喜酪奴不比酒腸之窄彌教水厄頻添詩膽之豐當夫擘湖目而臨曲檻披荷裳而對斜曛蜜潤三危之水脂凝五色之雲瑪瑙之堯瓶晃朗琉璃之漢盞氤氳看翠甲之垂渾似青錢欲擲認紫英之放恰疑粉臉初醺含英咀華色香味清機徐引漸牙染齒身心意觸處俱芬彼經傳陸羽譜紀劉翁碚有蝦蟆人爭扇峽洞稱玉女調製水符胥山閧之清液弄太上之丹腴曷若傾天酒于芙蓉綠分翡翠賚仙漿于菡萏紅薦珊瑚漱玉洽洽更勝玉環之潤肺餐瓊瀝瀝何須瓊爵之承酥六椀兮靈通坐擁招涼之璧一甌兮睡足夢懷消暑之珠是故露滴芝金露垂柳綠縱橘成花潤松滋沃浣手則一架薔薇洗目則千枝金粟孰如訪名花于君子取謝方諸比清飲于僊人味眞同欲逾桃膏桐乳之香異葭白蕭濃之俗作何消受麈尾鑪煙儘有因緣吟匳棊局借曼倩之寶甕擱趁晨涼解赤松之綵甕消除午溽聖天子恩液流天祥膏覆宇玉聚珠聯佈文沈武適殿陛之餘閒樂風光之和煦商略茗經評題花譜未央宮裏甘露千溥太液池邊澤芝四吐日南之味積九重氏北之星明尺五窗雲乍展試鳳亭鶴嶺之珍活火初烹訝綠腳黃翎之舞倘亦子尙之能諳實爲又新所未覩非仙掌之承霄如衢尊之徧戶又何論乎紅冰結岫餐甜雪于嵰山淑氣流金飲神泉于懸圃也哉

冰蠶賦 以唐堯之世以爲黼黻爲韻

考拾遺之外記溯偉瑞于伊唐衣被周乎積雪經綸豎乎扶桑產青鶴于羽嶺貢神龜于越裳衮耀華蟲之繪幔凝獬豸之光嘉禾則宮芻自化扇暑則萐莆生涼逐天麻之滋至東蠶事之呈祥是蠶也獻由東海產自員嶠猗桑陰翳蜜櫳香饒葉辭風戾枝謝霜濁絲方成繭

雪或封條有角有鱗巧織天孫之錦不濡不爇休誇泉客之綃工未攷于姬旦珍留致自祁堯其爲繭也得尺則尺縱之橫之千層團結五彩陸離或討金鋌高挂或疑明珠下垂乙乙若抽類冰紈之絡雨絲絲入扣逾斗繭之搖池陋日南之璀燦嗤灘北之紛披原同天上七襄自成經緯絕異八閉五緎不數緗縹其爲錦也雉堞遜其文明魚油輸茲豔麗流蒲桃芝草之華具龍走鴻翻之勢質殊炎地火蠶吐燕粲之絲種出瓊邱鼷鼠讓卻寒之毳抽從玉甕兮勻圓韌可金鑪之牢繁濯宜甘露不爭江水之妍耀似碧金豈羨蜀羅之製宛組織夫

堯天煥文章于帝世其獻之也輝映蓂階彩騰松丙涑無需乎七晝七宵勞不等于三眠三起稍杼柚其短長徹晶瑩于表裏入青揚之餦餭珍並珠瑤賤楚越之羅紈色移朱紫玉版登之而休符副禕受之而色喜物相雜則成文能左右之曰以妥是以成黼黻也隆袞冕肅容儀元黃紛纁青黑兼施雜以藻火開以宗彝色訝煙霞之染章同雲漢之爲光三眸之睫煥八采之眉舒紳于形車白馬垂裳于土階茅茨服既成乎陋彼蒲衣之子安且吉也迴非大布之時此蓋盛德之所招化工之所主適符龍精火德之祥亦鍾獸舞鳳儀之字數逾百二十枚之異并雜架箔揹簾登蔟二十七日之常奚侯灑掃擊鼓疑從王毋同分長命之絲試問元妃豈入支機之譜頒宜五服可曾錫及皋夔奇勝八蠶應不隸于宛窳僕僕者非萬石之野蠶斑斑者稱九重之藻黼方今聖天子重耕織以勸民勛農桑而育物賦政則之紀之綱下令則如綸如綍民咸挾纊于春臺臣濡毫泳于赤紱宮歌藟葛之覃戸蔭柔桑之菀子女解幽風之什永以思艱丁男佩月令之經從焉弗咈繰盆者星聯珠聚何非盛世之冠裳盈筵者霞彩霜華均作太平之黼黻

擬稽叔夜琴賦（以題爲韻）

琴者禁也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旨其制則取象乾坤其材則鍾靈山水其氣則呂陰律陽其聲則濁宮清徵度以三尺有九爲長調以八十有四爲紀自宓羲氏有作而含太古之遺美女媧之簧蹕爲朱襄之孫以起八闋斯興六英爰作薦龍門于鬼神友窮兆于牀第庠揮太師之弦燕鼓嘉賓之喜其感物也迥極乎穹溟微通乎蠉跂蝡動于金石溢喻于聲婢玉霄之宮播其音金仙之國習其技蓋妙髣可以言傳非他樂之所能擬昔堯賜神人以餘樂舜操思親而愁凄襄隊哀蟄眇叹

拯黎去狄郝山思士礌谿神鳳舞彰越裳拂圭斯乃帝王之化隆而德齊也由夷登山徵箕幽陸伯奇履霜介推沈泥息陬將歸邱陵逶迤損一聆而審貍鼠由三終而解鼓聲傳商頌者聲隱隱鳴單父者神折折斯乃賢聖之妙契而自締也至于歌北風以騁發操南音以徐攜師文叩而甘露降瓠巴鼓而元雲低精洽倫之絕藝亦目想而心稽復有琴高入水涓子幽栖稷邱撫泰山之側冠先按睢水之西尋霍里樗里于鴻渚訪敵期鍾期于鹿蹊四皓采芝八公扶藜是又蕭然世外而莫知其端倪固不同于卞和之慘龍邱之憤朝飛之怨引別

鵠之悲嘶也若夫商梁奏霹靂雍門調鳧鷖宋曲雪積屈騷風淒于孺之譜鸞鳳伯喈之辨螗蜋郎子牧羊桓公舞雞梁鴻不俗司馬奚詆則審音好弄之士達邇響之縷斐彼其參雅麗于蘭閨假餘閒于絲籥則亦有伯姬之母五殺之妻誦思歸之涓涓緬貞女之娓娓楚妃奏于殿陛蔡姬理于清閨憶玉姜兮華陰媺陳女兮山稍耽瑩律之思縱望古之目總茲雅材彬彬郁郁代不一人人不一族大氐治其性情則從同而又各肖乎境遇之所獨吾試升杜孟之堂造孫登之屋尋長側短側之奇習大遊小遊之熟偕阮氏之琵琶挽呂安之車轂

向巨源以低昂對季流而往復遇王烈爲再鼓授孝尼使三覆訂向期于九秋術伯倫之一斛清談助王渾之郎長嘯和仲容之叔爰斯時也采藥乍歸鍛煙方罷拂清角之遺張龍吟之亞遂鍾試擽繞梁欲瀉綠綺羌貽焦桐如借養生論置其旁太師箴藉其下試疾打與緩挑旋瓔鳴而珠卸韻流竹林之居響合柳陰之舍時喜則鳳雖皇喈時怒則雷奔電射時愁則霜雪漂零時憤則風雲叱咤既氣靜而神恬覺形骸之悉化希高士于當年發廣陵于清夜乃歌曰幽蘭白雪何處尋采采粲粲洗繁音牛鳴盎中誰登木停指誰識此時心祕弄有

時奪造化素書一卷石室探知音元希音亦古一絃不如無絃琴又歌曰師襄兮不遇鬼谷兮難晤伯牙兮誰顧君山兮多誤至人不見兮空所慕琴兮琴兮感于賦

經訓乃菑畬賦（以約六經之旨以成文爲韻）

穡妙喻于昌黎譬良田之播穫惟根柢夫羣書乃文章之祕鑰硯有田其勿荒學不殖而將落矢三餘肄業之勤得四時讀書之樂方朝耕而暮耘譬一樹而百穫戒窺園于董生師窮圃之沈約其開墾也羣疑勤蕪穢之芟多識效篝車之祝對非取以斷章風而勞其三復心勿塞以其茅文既富而方穀致朕畝之不終庶爾耕之

亦服旨能得乎數千利巳收其什六其陳修也綆以汲而不斷目爲耕而無停螢光點白藜火然青誦還漂麥窮或隨星研思朋于涇渭索解絕乎畦町種必鋤夫驪莠境無慕乎佗苓雞昬而乙丁抽架課睛則庚子陳經其穫饗也胸貯于倉之富才收八斗之奇或爲經庫或號經師思無越畔詞不繫枝心苗乍發春水方滋熟非荑稗破是藩籬匡衡解頤之日倉曹抵掌之時既敷菑之勤也豈鹵莽以報之由是文苑摛華藝林振綺三年通一是勿忘勿助之儒五經無雙斯多識多聞之士糧饋貧以療飢牙有芬而蹊齒劇談則井井有條縱言則

鏗鏗乃爾解理則目無全牛積累則心還術螘稽田穫美富之原辨味得菽粟之旨是惟紙爲良田筆爲耒耜力穡以多聞豐年以義理本仁爲膏腴講學以耘耔稟情農之息肩黴米人之舉趾富或阡牛饈無訛豕畦不病于夏時陰尤惜夫寸晷乃復稡擷百家芟夷諸子涉獵羣言縱橫古史惟遜志則有幹有年卽得朋亦侯癯侯以書田非石文圃含英巾箱未貯隴畔先橫時敏等于克敏邁種由乎邁征看智苗之孚甲奚儉腹而呼庚花有文而水落草如帶而階生洵雜林之重翠豈燕麥之空名盍闢我疆而經爲南指故登于岸而學有西成

俯士探諸丙夜勵爾辛勤無遐稽乎八索無遂取乎三墳詩含五際易重一斤禮以爲耨風自可熏糞心如糞田之沃曝書當曝背之耘雜巳膠而鬧雨裳未錦而鋤雲勿需泥以散惕致伏莽之紛紜試觀夫農圃之小道端可識夫天地之大文

大麻蠅賦　并序

散步庭中有蟲止牡丹上長半寸許翼銳而厚背下垂如鶺鴒初疑蜂蜢之族諦視之大麻蠅也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豈纖蟲中亦有得長生術者耶余讀酉陽雜俎大麻蠅乃茅根所化茲豈其種耶爰賦之殊

張詠之立言遜歐陽之走筆聊備小言典故云爾

遲鈍疑癡衰殘未凍非鷹頭之騁威附驥尾而嫌重側足類夫蚳蜂距躍方之蚱蜢紙污點以盈隅筆寫生兮扛鼎其過耳也如下士之大笑其奮飛也儼議人之高張掃之撲之扇同管蔡于樊于棘名穢商桑刺史杖閭眞爲盲目棘端標穴應召雄兵集王思之毫袖開十步隱段君之字眼底千行豈豆孰而象形疑藥化而飛饈聲自亂夫雞鳴行不怯夫麈拂集儒衝座上之瓜抱苻堅宮中之筆倘長安之小兒抑海隅之弔客負暄窗隙赴汁盤中胃不興罌痕太重王方慶體段殊豐鑽故紙

其眞難喻細楷而無當未應觸梁帝之嵇韓豈許穿廬君之紗障不畏涼州之舞如傳勒畢之音想魚驅而益能笑虎捕之何能鉅公夢中奚堪集鼻獵人扇上不怕塗鴉自能避贋何煩買冰相彼利豬奚翅蠅蚉豈倘藩而未拔抑善射而得名有此偉軀不愁蝗豹庶幾呼夢之賴而尚無忘溺之致請雪人閉逐臭之名羞耳畔經秋之到

六角扇賦（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爲韻）

王右軍情耽墨妙望重書宗錐痕入木玉筯藏鋒力搏鵾鵬筆走虵龍作隸淩邈飛白駕邕邁斯游而軼武瞻

鍾張而比蹤購之者持金錢兮五萬求之者悵鐵閾兮千重彼蕺山之老姥乃萍水而相逢手攜班篋質類文蕉七葉製異六角名標不雅不俗非豚非雕迎風微拂斂袖輕搖殊團圞之明月動謖謖之涼飈評題五字心手雙調形如山立勢若波跳取一握而爲笑錫百朋其猶饒投之以珠玉贈之以瓊瑤方其書之也力透紙背意在筆前其縱橫則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茂密則隊鳧戲海羣鵠游天其堅勁則孤松挺雪翠竹衝煙其精采則春花濯露秋月沈淵恍星羅而入目宛雲披兮及肘洵疾書於得意亦翰墨之因緣爾乃徽傳慍色嘖有煩言思弃捐之未詠幸筆墨之無痕奈何煙霏霧結鵠點鴉翻賈用不售情以爲冤爰是告之姓氏諭以更番求須善價誌宜勿諼將以試于今日奚弗懸之市門也則見物以羣分人咸爭取集矣如雲觀者猶堵什伯摩肩三五接武不數雲納賤彼雪羽如伯英之書龍猶弗與之書虎恍一顧而空羣得十倍之賫斧挈便面而重來謝曩時之詈訾乃一笑而遣之蓋深藏之良賈想夫腕下筋盤指頭被破發幽杭而潛偷翫殘碑而久臥凝思波恬馳毫雲簇故金響之旁流動玉音之遐播門生之棐几盈盈道士之籠鵞箇箇揚茲扇之仁風更入朋

之奇貨費庾翼之芝封辟元規之塵涴傳佳話于當年紀書評而羣和爲之歌曰虧光仄影仙人貢五離九折形殊眾輕盈素扇與伯仲蛟龍入掌淸風美唐賢作賦行藏諷卷舒學取南山鳳又歌曰五朶雲飛驚突兀百鈞勁弩一時發鐵肉裹就筋與骨想見逼人眞咄咄至今墨池流不竭一形眾相寶金闕

學染甚丹青賦（以學之染人甚於丹青爲韻）

昔庾溥樂賢俊之舊興修庠序兮黝黶爰誥誡夫生徒樹訓言之卓犖氣雜昏明質分純駁黃金未鎔白玉在璞將湛漱其身心復薰陶夫禮樂濯以江漢取左右逢

其原被之文章僉始終典于學想夫澡身浴德滌穢濯疵沃以性道湅以心思涵濡于五經之蘊浸淫于百家之詞德潤于身比秋陽之暴絬敷于外同夏練之披爲丹者鉛當思少成若性近朱者赤豈必下愚不移玷我者庶毋爲浼也斐然者知所以裁之爾乃湼而不淄墨白既分質兼以文紫朱不掩燿爍方之衣錦闇然而日章經綸譬彼繅絲舒焉而仍斂白能受采尙振飭以有爲青出于藍毋菲薄而自貶深入具顯出之功大醇細小疵之玷欲使儇清履潔五色成文要先滌慮洗心一塵不染是故修其入事䕶厥天眞漸之進也如五入與

七入資之深矣日新而又新表與裏相符何其郁郁華與實兼副雅稱彬彬有美在中兮心如結無瑕可摘兮粹而純長倩重盈襪之貽書詳纓緎魏照喻素絲之附師判經入當其組羣言斧藻出話有章浴百寶光華織文如錦青蓀照自劉帷丹篆吞于韓枕有時被絳衣而再拜敢告成書憶曾執綵字之一編偶然忘寢亭美而學製早得力于窮經勿勢猶治絲致悔心于拾瀋允占黃裳居體自克含其輝光益信白沙在泥不盡關乎資質素能加絢豈猶百不如人暴不禁寒敢曰一之爲甚染之既久彩自輝如水弗得則不彰譬淵源之有本

光自他而有燿豈一覽之無條素履常貞文明以止黃離元吉藻采堪舒比畢戟之卒蠶愼終愼始方百工之居肆吾愛吾廬有文章黼國黻家想見精光炯炯其著述經天緯地詎同白舌於於原夫佩服聖賢者知至道如布帛組織仁義者薄古處之衣冠素化爲緇澤躬須謹虛能生白用力宜殫異學紛紜尙知防其漸性靈澄澈于兹觀其淵既稼然其內美斯灼若而可觀公旦之碩膚几几伊省之文思安安讀道德之經李聃守黑洄頻黃之學姬發迎丹亦有藉麗澤爲漸摩目濡耳染向名山而挹注酌雅稟經詔禮詔書肄業比秋冬之獻功

貢功苦成材無畧刻之停事無閒于淺深之候質不渝于霜雪之零知藍蘗之膏腴異色懼蒼黃之反覆殊形爲纁爲緅爲緇鑒變遷于鍾羽而揮而塗而益通被纆之湯銘黑守者迂試辨北濰南潢黃中得正豈淆濁渭淸涇當其學業未優何敢望登壇而奪錦倘使學成致用能無快知己之垂青

傳經室賦鈔一卷

先大父紆隱黌宮潛精墳典經史詞章百家九流靡不探賾箸述百餘種已刊者近廿種說文通訓定聲刊最刻流傳最廣華夏儒生咸樂諷誦扶桑學子尤深精研搦說文會歲行祭典馨香崇奉傾慕至矣寰海內外綴學之士翕稱經師而不知　先大父學問極似家竹垞兼擅眾長儒林文苑俱當主壇坫也　先大父修學次第始基小學縱以經史緯以詞章旁及天文地理麻算醫卜之屬其學皆歸於實用不爲空言故文稿不甚自重遺棄孔多存者百不一二其文精深博麗雖專家弗能過也曩者　家君校錄　先大父遺箸家貧無力刊行藉同志之助先以經史小學付剞劂其餘詩文詞雜稿尙待續刊藏諸篋衍命轍保存世變滄桑飄零江海輒以自隨散佚是懼邇覯康子遴宭於都門談藝論道形神無忤康子適今茹古博覽多聞惘雅故之淪亡揚前修之墜緒搜羅遺稿廣印流傳以惠後學徵稿于余爰取　先大父遺文犆加編次釐爲六卷舉以畀之海內君子喈讀、　先大父之書者亦有樂乎此也民國七年六月孫師轍謹識

先大父傳經室文集民國七年康子遴宭任代印行編成六卷畀之踰年印就擬呈　先君審定而　先君即世匍匐歸里讀禮之餘檢理遺篋於亂稿中獲文一巨冊審讀知爲　先大父之作與印稿相較重複者十之一不同者十之九解經之文尤夥胥前稿所無考證淵博闡發精微啟前修之茅塞示來學以康莊洵研經者所當耽翫也襍文亦增補匪尟幾益全集之半乃復爲編定合成十卷賦一卷坿焉方思商榷康子重行付梓康子遽殞感日月之不居傷人事之靡常追襃　先子眷念良朋不禁泫然矣民國九年雙十節朱師轍又識

韻蘭序

94冊97版

韻蘭序（并引）

錢唐梁紹壬應來著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予色授。頗見妬于同儕。而月下盟言。誓同枯菀。蓋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爲之序云。

桃開千歲。人間爲短命之花。曇現剎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若無多。況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漚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鈎斜。騎鶴下闌闠之影。普歌金縷曲。轉鶯聞嚦嚦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聲樂籍。馳譽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幺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衆裡目成。暗中心許。擁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携手相將。保毋鄂被薰香。銷魂眞箇。妒之者以爲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爲比翼之鶼。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賣金鐶之合。執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葯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秋風作王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煙。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脩。使閒天果屬有情。得知己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屋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沉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鬑鬑潘老。能消黯黯江魂。則與其彌子瑕之色衰。毋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況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凉。蕭瑟風悲。買絲誰綉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璧情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莖賦什。顧或者謂終胥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匳。終傷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

何雀臘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況書劍飄零。稽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沉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眞。試讀南華秋水。

香艷叢書六集卷二終

深柳堂文集

深柳堂文集

烏程沈登瀛金坡著

歸安丁　桂景顏編

原鄉非孝豐地辨

吳興立郡始于孫吳歸命侯寶鼎元年領縣九其在于今不屬湖州府者四餘杭也於潛也此不改名者也陽羨之爲宜興也臨水之爲臨安也此改名者也夫人而知之矣仍屬湖州府者三烏程安吉之名仍舊而一分爲長興歸安及震澤之半一分爲孝豐永安則爲武康而分爲德清亦夫人而知之矣故鄣之爲廣德在明昧參半之閒惟原鄉故壤鮮有言及之者言之自明嘉靖朝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始而原鄉地之失其舊亦自掌故集始徐氏之言曰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鄉入長城爲一縣改原鄉初廢于隋開皇九年至武德四年杜伏威復置七年省安吉原鄉入長城是非貞觀元年矣又曰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鄉之名遂泯夫原鄉之名不泯于武德七年而泯于麟德元年此眞不可解之言唐志止言復置安吉並不言及原鄉何以知其併于安吉將謂同廢必同置則東遷長城同併入烏程後長城復置亦可謂東遷併在長城乎又曰所以名爲原鄉者以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治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而不知其爲原鄉也今復建爲孝豐又曰原鄉在安吉之南卽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卽原鄉縣基也言之鑿鑿似乎有據于是方輿紀要以原鄉城列于孝豐縣一統志亦以孝豐爲原鄉舊地雖精博如錢詹事大昕其所修長興縣志辨證亦踵其失反以舊志古蹟仍載故原鄉縣爲失于限斷則戾之甚矣夫原鄉之立大約以原鄉山得名考晉書宋序傳長城人錢宏聚黨藏匿原鄉山則原鄉因山名縣如義鄉國山之類非必有取于高平曰原也予謂欲求原鄉所在先求古安吉故安吉與原鄉同分于故鄣者也安吉之地定而後原鄉所在可得而知矣考二縣之分雖同在中平二年而安吉在先原鄉次之故吳興記曰又分立原鄉是也安吉分故鄣縣南置記有明文水經沔水篇注云南江又東徑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亦與吳興記合原鄉之分記不言方位然不分于安吉而又分於故鄣必在安吉之北不問可知矣其分自故鄣則當爲東鄉奚以知其然也宋永明時立綏安縣故鄣長城各有分地綏安今廣德州在郡西必故鄣西境與之相接乃可分隸又梁末陳高祖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不割原鄉而先割故鄣則故鄣在西原鄉在東又可知矣又唐志長城武德四年置綏州更名雉州并置原鄉縣是原鄉與長城同屬雉州必壤地相接而是時安吉別隸桃州儻原鄉卽今孝豐在安吉之南則當屬桃州安能越安吉而屬雉州乎由是而推原鄉在長城之東故鄣之東安吉之北有斷然者或曰原鄉旣非孝豐則當今安吉歟曰半在安吉半在長興古安吉之地今安

吉止得其三分之一孝豐得其二益地之分合非可臆度必史志有明徵始可共信故鄣廢入綏安見于隋志已後未見自當在今廣德錢詹事謂分入綏安安吉兩縣則無徵不信原鄉并入長城見于唐志已後未見自當在今長興明時以長興之晏千等三鄉分隸安吉此正原鄉舊地故曰半在安吉也使如徐氏說謂原鄉全在安吉錢氏謂故鄣半在安吉是於漢故鄣舊縣所缺無幾矣攷府志疆域長興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安吉東西廣八十里南北袤七十里孝豐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六十里姑用開方法計之各以廣袤相乘長興爲方一里者一萬五千六百安吉五千六百孝豐七千八百合安吉孝豐二縣尚不及長興二千二百若三鄉未割二縣地應更不及長興夫長興本烏程之西鄉耳故鄣與烏程皆秦漢舊縣而故鄣曾不及烏程一西鄉有是理哉是知原鄉之半尙屬長興而故鄣全縣皆在廣德此長興之所以大吉安孝豐之所以小也又孝豐之廣視安吉多五十里豈非孝豐爲古安吉地分於故鄣全縣之時故東西廣而南北狹安吉半爲原鄉地與故鄣東西分壤故廣與袤略相等乎然則古縣存于今者惟烏程一縣安吉則名存而實移於孝豐欲求原鄉之地當在長興安吉閒而其故城仍應入長興古蹟此不易之論也掌故集之說皆與史背辭而闕之可也

永縣論

續漢書郡國志注烏程下引吳興記曰西北卞山有項籍祠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縣是說也自晉書以下地志沿革未嘗及之後人遂疑郡國志注永下脫安字誤以武康舊名之永安縣當之雖以吾鄉董氏斯張備志之精核其引吳興記亦作永安惟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永縣城在府西北漢興平初吳郡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置三國時廢大淸一統志及王尙書鴻緒明史稾皆從其說以予論之良是永縣之名雖無他據然其非永安則有斷然者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武康今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自序云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考靈帝無初平年號獻帝有初平而無五年初平疑中平之誤然無論爲靈爲獻總是漢代不得稱吳自序與志相矛盾予謂宋志州郡本吳徐舊書必有依據又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武康縣本漢烏程餘不鄉之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于東南三餘之閒故吳大帝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而分餘不鄉置永安縣據是永安之分立沈志但指爲吳李志并指爲大帝無有言興平者則興平二年之所置非永安一也或曰予疑約自序初平爲中平之誤安知非吳興記誤中平爲興平乎曰興平或誤豈并太守亦誤邪許貢之爲吳郡太守見吳志孫討逆傳及裴注所引江表傳實在興平二年夫孫策未渡江以前太守尙有盛憲見宗室孫韶傳及裴志所引會稽典錄則許貢之所分非永安二也且永安之立其東北境

分自烏程卽今德清地其西南境分自餘杭卽今武康地俱在烏程之南苟以許貢所分爲永安非特時代不同於道里亦未洽且不當蒙上西北之文古人著書必不若是之疏則西北之所分非永安三也既非永安其爲永縣無疑矣或曰子言雖辨其如他無證據乎曰永縣之分不久卽廢或孫策兵旋至奏而未立均未可知故記載極少然謙之之所記劉昭之所引獨不可爲證據乎予疑長城未分以前卽其地夫以地勢論之實于西北爲宜蓋烏程所轄極大東至今震澤之平望鎭東南盡有今歸安德清之地西北包今長興之界而宋之義鄉國山皆有長城分地後入陽羨今爲宜興其始亦烏程地也惟北至太湖西至原鄉卽今安吉則無改舊畛

總計之東南地多平衍雖有山林皆非險要西北高山深谷有負嵎之勢故許貢欲自卞山以至陽羨別立一縣以爲烏程聲援觀于孫策入吳縣人嚴白虎聚衆與策將戰率皆馮藉諸山可知當時地形利便實無踰此厥後晉太康中分西北立長城分東鄉置東遷長城至今爲大縣東遷仍入烏程雖曰人事亦地勢使然此紀要一書專述形勢顧氏所爲獨具卓識也

與紀師泉論王旦書

師泉足下王魏公旦固有宋之賢相也然如足下所論推許過矣謂宋治莫盛于仁宗仁宗之治由于得人固也謂仁宗得人之盛由于魏公薦賢所積是舉韓范文富諸勳業盡歸諸一人不有實證何可輕言今止以獨對滋福殿數語爲據愚竊未安嘗案仁宗諸臣列傳惟夏竦傳云王旦數言竦材呂夷簡傳云始王旦奇夷簡他未之見又案魏公之卒在天禧元年而韓魏公生于大中祥符元年富韓公文潞公生于景德元年四年皆在成童之際以年齒而論或恐魏公未及見也范公之卒本傳不著某年紀亦不書無從推見然明云以晏殊薦晏傳亦云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又云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而晏亦由張知白以神童薦龐籍則夏竦以爲有宰相器章得象則仁宗自言所以相之之故似亦與魏公無涉至予

李迪王曾後皆相繼入相仁宗初立太后臨朝主少國疑權奸未去非王李二公正色危言幾于不測吾意魏公所當薦者王李與寇公三人耳乃疾亟之時止舉寇公而不及二公何耶然則史所言薦可謂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吾不知其位至宰相者果何等人也恐勳業實不及凌李二人故作虛語以掩之耳未可遽爲薦賢證也今師泉信之又舉仁廟諸賢實之吁果如是豈特有宋一人三代以來亦僅見之魏公果足以當之哉且天書之設帝嘗憚公矣而公反從之知丁謂王欽若之姦而不能斥以致用寇公而不終夫古未有不能退不肖而能進賢才者也故曰惟仁人放流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也亦未有不格君心之非而能養君德者也故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魏公于成君德舉賢才果能盡其道而無遺憾歟如未也其可謂之大臣否歟然則魏公將不得爲賢相乎夫魏公固有宋之賢相也維師泉許之過故不可以不辨若魏公者豈得不謂救時宰相乎哉

又案欽若之逐寇公既詳寇傳復于魏公傳舉之史臣有深意存焉蓋欽若得君未易卽去而此時有可去之機夫欽若不嘗請幸金陵乎果聽之則土崩瓦解不待靖康而已成南渡之勢矣夫南遷猶可何有于城下之盟況澶淵非國都欽若之言片言可折非城下盟則帝無所恥而封禪不必舉封禪不舉則欽若可不用既非城下盟則寇公有功而無罪有功無罪則當復寇當復則欽若爲妒賢嫉能飾非文過以矛刺楯其姦畢露雖欲不逐焉得而不逐逐王復寇一舉兩得何快如之計不出此雖遲伊十年宰相亦何補哉君子讀史至此深有慨焉且魏公而不得于君也吾無責焉耳魏公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則吾所未解者也書語未盡故又及之

重定兩晉南朝吳興郡守表序

職官之有表仿漢書百官公卿表例也然既曰表則當別其時代序其後先秩然不紊一望而知乃爲可貴若使晉宋不分齊梁相雜甚者父居子後弟列兄前再典名邦不言兩任一麾出守反列雙旌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則有表與無表等

亦何取乎湖州府志郡守表兩晉南朝仍舊志最爲雜糅唐宋以來歷官有記題名有碑斯無差謬登瀛略爲攷正將晉宋齊梁陳五朝之表重序一通其舊志名宦無傳而史傳有事關本郡者卽詳錄于各人之下無考者或列于一朝之終或列于某帝之後似與舊志較有眉目其唐宋之表不及爲附錄志後以備後之修志者采擇

長興邢志條辨序

嘉慶元年階州邢公澍以進士移宰長興越七年聘嘉定錢詹事大昕爲總修重修縣志凡數年乃成其計二十九卷體例既得采擇亦博而能精較諸舊志相去遠矣惟是纂修非出一手史傳無徵不能不因舊志間有差誤及自相矛盾者亦所未免而瀛所最致疑于是書者則其沿革不取故鄣并不取原鄉而反從掌故集原鄉在安吉南卽今孝豐縣地之謬說也夫漢之故鄣與六朝之故鄣名同而實異漢之故鄣未分之故鄣也則故鄣固爲故鄣安吉原鄉亦爲故鄣六朝之故鄣既分之故鄣也則故鄣自故鄣廢入綏安今爲廣德州地既分之故鄣非特長興不當取安吉亦不當載未分之故鄣不止安吉當載長興亦當取蓋原鄉故故鄣也原鄉省入長城卽當上承故鄣矣而詹事不以爲然書內建置篇攷辨甚力似故鄣眞與長興無涉而原鄉實爲孝豐地矣此亦智者之一失也余故彙錄于後而條辨之餘有所見亦附焉

南林鄉前輩私祀錄序

道光丁亥之冬亡友盛君眉菴死期月矣金丈山甫撫事感懷謀于瀛等欲公祭之孫君愈愚曰匪直盛君可念也猶有前輩在且同人未集不如俟之來春越明年正月之吉集於妙境菴祭者北硯施先生書城邢先生及眉菴爲三人又明年己丑之春邀張丈秋水爲主祭惟時紀君師泉謀所以廣之且議每歲一舉于是公舉九人曰九煙黃先生若雨董先生草亭周先生白雲紀先生南江董先生散木謝先生敦山曹先生菊町董先生秋室楊先生張丈留心掌故遺文逸獻無不備悉特舉二人曰孟樸孫先生鈍叟茅先生皆潯上寓賢衆所未知者也共爲十四人然是議出自倉猝庸有未盡且師泉必斷自明以來故所舉止此瀛與紀君石齋頗不以爲然屆庚寅祭期議增朱文肅公數人張丈金丈以是舉宜闡幽達者可舍焉石齋曰非也曰此雖私祀實公祭也當論品學不必問窮達所祭諸公未必有過於文肅文肅之不祀鄉賢已爲缺典况里中之祭烏可舍諸議久不決于是止增四人曰友龍潘先生爾就張先生瀛所舉也曰鄰如王先生石齋所舉也曰南谷董先生衆公舉也合前祭凡十有八人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是張丈和之并繪精廬小集圖愈愚復爲文記之因謂瀛曰文肅諸人宜增也瀛請其說曰妙境菴古薦福祠亦曰厚德菴文肅之家菴也菴後舊有文肅祠今雖廢而我等祭于其菴是于文肅爲地主烏有祭其地而忘其主乎此不待議而當增者也夫文肅最達者也

達者可增則諸公亦以次可增矣子其考諸傳志將諸公行事彙爲一錄以備同人采擇焉可也瀛不獲辭于是發所藏書摭采各門其著者徵諸史傳次則郡邑志鎮志其隱僻者更徵之各人詩文集忠義則有張柳莊朱公申有子諸先生名宦則有紀明齋董青芝朱平涵諸先生隱逸則有史約之趙心山諸先生文學則有余月山董退周趙長文陳雁宕諸先生寓賢則有龐夷簡袁胥臺李臨川王元趾張西廬諸先生于元得二人明得十四人 國朝補一人凡十七人合前十八公統爲三十五人各本原文不敢妄加潤色惟合纂接續處及無傳者不揣固陋略爲補綴極知棄取尙有未當然不過鈔錄一通備諸先生之增損豈敢以徵文考獻自任哉錄旣畢爲之識其緣起如此其同人所有詩文亦附錄于後

南潯著述總錄序

湖州府志著述本鄭芷畦先生湖錄分經史子集四部以類相從敘次秩然縣志鎮志則以時代相次蓋一郡之大人物旣多著述亦不少若一邑一鄉則不能備焉今亦仍其舊第其人著述多者原以四部爲次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其寓賢之書舊志不載或載而混于土著之中瀛仿蘇州府志例補錄于後又譜錄一種雖有粉飾然世家望族一方瞻仰不可盡廢祖撰者不一人續者不一時有難以時代分者因與流寓閨秀方外並爲一卷極知寡陋遺失且多所冀博洽君子勖其不逮云

題主位次記

先輩之序次以時代爲前後固已而位之分合宜如何書曰約之史先生（左）夷簡麗先生（右）二公元人也當爲第一位曰柳莊張先生（左）月山余先生（右）心山趙先生（左）胥臺袁先生（右）明齋紀先生（左）臨川李先生（右）六人者自明初至中葉者也故爲第二位其第三位則青芝董先生（左）平涵朱先生（右）遐周董先生（左）長文趙先生（右）四子者隆萬時人漸逮于明末者也故又爲一位其第四位則公中朱先生（左）元趾王先生（右）西廬張先生（左）孟樸孫先生（右）有子朱先生（左）若雨董先生（右）九煙黄先生（左）友龍潘先生（右）八士者不皆卒于明而純乎明人也故合爲一位次則阜亭周先生（中）雁宕陳先生（左）爾就張先生（右）白雲紀先生（左）鈍叟茅先生（右）五君皆國初人也故爲一位位第五再次則南江董先生（左）散木謝先生（右）南谷董先生（左）敦山曹先生（右）翹如王先生（左）菊町董先生（右）六君子者雍乾時之選也又爲一位位亦第六至于秋室楊先生（中）北研施先生（左）書城邢先生（右）眉菴盛君（附右）三公與眉菴吾等所師友者也故以七位終焉夫三十有五人分爲七位位各五人夫人而知之矣今必若是之參差不齊或者有所軒輊於其閒耶而不知非也蓋古人之中有同朝而不及見者亦有生不同時而曠世相感者又有師弟友朋父子昆季萃于一時其閒分合各有意義而仍不紊其時代斯爲得矣則非此之分又孰從而分之哉若必以人數多寡爲斷與兒童之見何異故備記之後之題主者依次書焉可耳

重修聚星塔記

南潯之爲鎮始南宋理宗湻祐之末前此猶未著爲古烏程邊境東至平望自太平興國三年割以東五十里之地隸平江軍吳江縣于是始爲湖州東出之門戶既爲要地商賈于此輻輳人物亦于此殷繁漸設况務置官守而南潯片土遂屹然成巨鎮顧地勢稍平衍既無丘陵以爲鎮壓又乏湖匯以爲豬蓄運河貫其中一瀉無餘論者以爲洩氣太重此前明嘉靖時董大宗伯所以建浮圖于東藏寺前非特爲一鎮計亦爲一府水口計也第基阯建而工中輟故俗以半塔目之迨　國朝康熙中其元孫芝筠徵君重修寺宇并爲塔合尖以其規制未備故名曰聚星閣迄今百五十餘年矣風雨之所剝蝕霜雪之所侵淩日損月壞直有傾圮之虞巡檢胡公見而傷之曰是入境者觀瞻所係此而不修何用守土者爲是時虞部溫君適以假歸里爰與寺僧商之分請董事鳩工庀材各効其能又得通判陳公署通判郭千總陳公先後勸捐相助爲理其事迺集經始于丁酉季春竣功於己亥孟夏費白金千五百有奇凡土木之工三分居其二再漆塑象鑄字及架木石工十五分之二鐵冶之工十分之一雜費亦如之其下層三丈則仍舊貫其上層五十五尺皆易以新材雖未能上出層霄爲一方表識而亭亭卓立于塔之規制略

眞遂稱之爲聚星塔今而後東境管鑰稍有關鎖爲吾鎭壯觀贍爲合郡固門戶豈淺鮮哉後之人毋視爲易易也塔旣成寺僧請書其事于石以垂永久同人以其事小不足以煩能之者謂余于此事悉其顚末命記其緣起余謂是役也督率調劑胡公之功居多而諸君子宣力與寺僧之勤勞亦不少皆不可以不書應與捐貲者姓名次第附于後云道光十有九年歲在屠維大淵獻畢元月里人沈登瀛撰

留雲閣圖記

潯之東有道院爲俗名總管堂堂後之西有樓翼然境幽僻余生長于潯三四十年未嘗一至道光庚寅之冬舜湖張君春水來寓于茲因造訪焉登而四眺頗極軒敞西則市廛鱗次而不染囂塵南則帆檣出沒往來于俄頃閒而無風濤之險東北則平疇千畝棊布星羅洞庭兩山若列屏障震澤浮屠亦可指點而得登臨風景四時皆宜相與歎賞者久之但惜其無名一日張君特顏之曰留雲閣而張丈秋水先生又爲之圖余因知君與張丈之用意深矣潯雖僻處一隅然名人逸士流寓此者代不乏人如元則有龐夷簡明則有李臨川王元趾潘友龍　國朝則有周草亭諸先生是已至若袁胥臺知其在法華菴矣孫孟樸則築梅花館居矣黃九煙隱居于墨谿矣茅鈍叟嘗主豐草庵矣謝散木自題談昔齋矣又若張西盧先生有遷居之意見董若雨之詩張懸渡先生寓于夕佳樓見楊秋江畫冊與君同姓者亦不止一人乃數

百年欲求其留題下榻之所已杳不可得無他地雖以人傳無其名則不能傳有名矣而無圖以徵之無詩歌以紀之則傳亦不久久且無從問與無名等今西樓得君寓之名之已足以傳又得秋翁之圖諸名人之詩歌則其傳無窮吾知他日修潯志者必大書曰留雲閣者卽道院之西樓以寓公張某而得名也可以按圖而索豈不大快是樓若待君而闢矣余爲茲樓幸且爲潯之後人幸故不辭而爲之記道光十一年歲在重光單閼橘且月柳橋沈登瀛撰

朱文肅公傳

文肅朱公國楨字文寧號平涵其先從事郞朱仁福從征方臘有功卒葬烏程南潯鎭遂家焉四傳生栟澤祐進士十八世生公萬歷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艱起補檢討歷祭酒告病家居湖俗逋賦紳衿免徭役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公倡均徭議衆大譁公曰是難以口舌爭者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衆始大服復移書巡撫極言實富差貧之弊計畝定役法稍變貧民得蘇戊申江浙大水致書撫按力請蠲卹天啟改元起禮部右侍郎辭不允壬戌入都行至中途請告回將抵家三年正月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時閹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入都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讓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復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尋加少傅

東南又水疏請改折司農以倉無見糧不肯覆公力言之乃改折三分魏忠賢竊柄公佐葉公多所調護四年夏楊忠烈漣劾忠賢廷臣多勸葉公出疏至有詬之者葉公慍甚公請容之及葉公密忤忠賢決計去謂公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韓爌也葉罷韓爲首輔韓罷公爲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姦覘公蔑如其冬嗾李蕃劾公公遂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師晉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諸升轉皆本自述行狀及請卹典疏參以府縣志封贈南潯志傳葉臺山董遐周諸公叢文集皆合明史及府志傳皆誤）賜銀幣蔭子中書舍人進行人送歸月廩輿夫皆如制崇禎元年遣行人存問加太保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肅予祭葬子三穉絟紳紳字公申邑諸生廕授中書舍人崇禎時以建言廷杖卒孫鑑如鎔如俱絟子鑑如字有子以祖廕授中書舍人（南潯志作任後軍都督府都事此本行狀）甲申之變爲闖賊所執不屈死鎔如字右陶乙酉南都亡起兵南潯北拒　王師尋敗被執語不屈大帥斷其喉吻友人潛抱屍以楮封其喉殮之歸其妻王氏日痛哭斷腸死（事見楊秋室先生南疆逸史跋云得之鄭氏湖錄五行考中鄭氏采邢推錄失其名楊跋亦求其名而不得今案朱氏家譜知爲銘如絟第三子也）明末二十年閒烏程三輔臣先後擢用沈文定漼于天啟辛酉進文淵閣溫文忠體仁于崇禎戊辰進武英殿歷首揆秉政最久居相距不過十里一時傳爲盛事惟文肅立朝不數載當逆璫肆虐門戶水火之際獨能不阿黨不樹黨潔身引退歸田後留心典故成史概湧幢小品諸書子若孫恪守家訓不敢以貴胄驕鄉里卒能爲國捐軀無忝大臣于弟國論鄉評咸推重焉

楊秋室先生傳

楊先生鳳苞字傳九號秋室又號西圖老人歸安廩生積學工詩古文辭于經史無不讀經長于考據史尤熟于明代正史外遺文逸獻無不鉤求考索嘗以明季五王事蹟紀載多失實欲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同邑溫哂園睿臨所著南疆逸史作十二跋以見志惜未及成書其于吳興掌故亦留心搜輯陳无軒焯向有湖州詩錄之輯鍾祥彭公志傑宰烏程時欲付之梓因以校補屬先生先生爲之增錄數百家并考其姓氏里居遂裒然成巨集朱莊史事吾潯一大案連累名人不少所有著述泯滅無傳友朋詩文多諱而不言于是參校二十四人姓氏雖博者亦不過得半然其間多有莊氏慕名引重身未履潯者特潘吳諸君惓惓不忘故國是其本心對簿時不肯致辨甘心就戮故承審大員亦無從昭雪（陸講山查伊璜之釋可見）其事寃其志亦可悲已先生一一考證之人立小傳若者曾任其事若者未與其謀庶諸人之沈寃藉以稍白矣其用力之勤如此古文雅近南雷謝山一派而多跌宕詩則神似竹垞樊榭而別寓經世之才然惟儀徵阮公督學浙中一識拔之餘則竟無知之者先生少時爲人高雅樂與知己談不屑與世俗伍人或以此嚴憚之晚年更和易近人接引後進無倦色蓋涵養之功深矣瀛少時聞先君子談及先

生必稱曰楊三夫子心竊疑爲古人及長乃知爲里先輩其人猶在然先生時授經子郡城陳氏不獲晉謁嘉慶丁丑之春因與金丈山甫孫君愈愚約重午之節先生必歸家相與造訪執意先生已于去歲冬杪竟溘然長逝是亦瀛等之不幸也夫卒年六十有四無子其友人楊明經拙圍并其祖父葬于城南道場山生平著述惟西湖秋柳詞已刊行餘多散佚所有詩文雜著藏于其門人陳經家其閱四部書往往丹黃並下作文多從說文一筆不苟世爭寶之不啻何義門先生校本瀛嘗假得先生所批鮚埼亭集其補正處甚夥因倩許君海樵手錄之先生之學亦可略見一斑矣配張氏嘗舉五丈夫子而不育四十餘而喪偶故不再娶近世德清許君周生作三文學合傳謂先生終身不娶者誤也

施北研先生傳

施先生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諸生好學不倦于經史皆能悉心穿穴而尤致力于金源一代文獻先生之言曰金史文筆高簡敘次不失其實紀載亦較詳非宋遼二史可比然元時修史已在順帝之世及其既成發行省刊刻後值盜起未嘗繳進明嘉靖初南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瀛案此明成化時總督朱英重刻之本若元板亦浙江行省所刻）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其時金史止有浙江祖刻本卽元時未進之本其板已亡流傳絕少久而後得十一年刻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神宗之世北監亦刻于是士大夫家始有其書故前明諸公集中含宋金華王義烏大家外未有論及金源事者以未見正史故也然板雖有二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較十七史尤爲難讀因爲之辨體裁攷事實訂字句或從本書紀表志傳參互而得者或從宋遼元三史比較而得者或從金人歷朝著述及宋元人之有關史事而得者積二十餘年之久讀凡數十徧漸積成書爲條四千餘爲卷十名曰金史詳校家貧不能全梓因節鈔二百餘條更名劄記分爲二卷刊以行世（近有太倉蕭曇著經史管窺內論金史諸條全襲札記亦可知此書之善矣）又以金源僻佐其典章制度既莫能詳遺文佚獻尤無論矣且後人偏袒南宋紀載多誹謗之詞因仿南宋雜事詩例作金源雜興詩八卷詳爲之注大旨紀遺佚辨誣僞以詩繫事以事存詩而已（時青浦湯運泰仿楊李樂府體作金源紀事詩八卷瀛嘗舉以爲問先生曰詩自佳但半詠南宋事且以金史未熟無所發明因取給于續通鑑綱目中以足卷帙耳非深于此者不能道）金史之纂多本之元遺山故遺山詩文集與金史相出入因以讀史之餘取元集箋注之考之史傳證之中州集又證之劉祁歸潛志等書約數百博采精取亦積十餘年而始成文集二十六卷詩集十四卷（卷目仍依原書）年譜一卷補附一卷其徵引本事甚詳典故稍略方茶山方伯觀察蘇松時聞先生有此書遣人徵聘蓋方伯亦注元集未成見先生所著大喜自以爲不及欲彙刻之適方伯陞任河南欲邀與俱往先生以不能遠涉辭遂錄其年譜及精要者以去會同里蔣君枕山願刻是書且聘先生

訓其子先生欣然就之遂于道光壬午先刻詩集箋注及年譜補附等已風行于世其文集箋注方將以次刊刻旋以先生歸道山不果先生生平服膺漢學古文似潛研堂集詩喜隸事枵腹者讀不能終篇要以五古爲勝而先生所自信者惟詞嘗謂吳君半峰曰溽上詩餘久推王鶴野先生然終不脫竹坨伽陵窠臼且少靈氣往來可見先生之精于此矣所著周易考異未成禮耕堂文集多釋經之作外集則酬應之文詩集詞集會計會二冊皆未刻藏于友人家惟論金史五帖及吉貝居暇唱附刻劄記後案先生家極貧少年嘗授經于外中年棄舉業樂市隱寓于溽北顏曰吉貝居暇時與里中楊秋室邢書城張秋水范白舫諸先生相倡和而城中楊

拙園駿村嚴鐵橋亦常過從所著之書亦多成于其中致足樂也已巳之秋不戒于火其著述盡付一炬今所存者大半多出于記憶補錄之餘而先生亦不能安席于是矣自秋室先生之逝瀛等以吾里存者年皆篤老失今不以時見後悔何及適先生館蔣氏因與孫許諸君不時造訪先生亦以故交淪落樂與後進接其爲人誠意眞摯每見必諄諄勉以力學無馳騖之談惟不喜宋學嘗曰宋儒空言無補從其教凡先儒訓故傳注皆可束之高閣矣又曰毛西河集不可不看雖所見稍偏然推己及人亦見其不欺人之處猶憶甲申春月金丈山甫作十憶詩先生見之曰余老矣亦當贈諸君各一首念他日毋相忘後惟金孫兩詩先脫稿餘皆成而未繕寫蓋是夏先生已苦目眩不能細書及邢先生卒先生哭之慟遂徧詣諸友家意盡然若無意于人世者及秋病痢不二日即卒年七十有■無子嗣子某亦無出相繼而歿嗚呼何學之崇而所遇之窮耶昔者何學士義門校兩漢三國諸書最有名乾隆初從方侍郎望谿請令寫付國子監附校勘中至若汪越之讀史記十表邵泰衢之史記疑問無名氏之三國志辨誤杭世駿之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厲鶚之遼史拾遺皆附正史之後身入天祿石渠之室者又能登其著作固士人之榮遇生不能入而死後登其著作亦不可謂非稽古之榮今先生所校金史不減義門且無泛作史評之譏安知他日無方侍郎其人取以進　呈或錄附校勘或全附正史

之後耶先生之著述不亡先生之心亦可以稍慰是所望于世之取藏其稿者

邢書城先生傳

邢書城先生典字綺封書城其別號也烏程諸生少受業于同里丁蓉齋先生之門及長從吳晚青先生遊丁長于詩吳亦博學善古文辭先生耳濡目染盡得兩先生之指授于書無所不窺凡歷代之天文地里兵農食貨諸志　國朝之疆域典章制度皆能言之鑿鑿旁通壬遁醫卜星相諸術晚更棲心內典然大旨歸于明體達用不屑屑于章句訓故讀經務盡其理要論史必推本于治亂興衰得失之故文章平正通達而法極謹嚴詩亦雅近宋人先生居溽之垂虹橋下與

瀛居相隔一水而孫君愈愚與先生比鄰瀛時讀書于其映雪齋先生每朝夕過從前輩之中惟先生相見爲最數耳其議論亦最多先生爲人慷慨好談酒酣耳熱蠢發其鬱勃之氣絕非經生家言家亦赤貧未嘗置口談道讀書泊如也其所得者深矣惜世無知己僅以諸生終可慨也夫卒年七十有一所著課子編先生最得意之作詩文集若干卷其門人著錄之藏于家

盛眉菴傳

盛君眉菴名朝勳字介眉與瀛同里同庚及長同受業于馮夫子之門其補博士弟子又先後皆在郡庠故相交最蚤君天才亮拔又能刻苦厲學少孤家貧不能多購書每從友人處假讀讀畢再易以爲常遇要處即別紙鈔錄蠅頭細字積盈數尺其用力可謂勤矣同人嘗勸其著述而君謂學與年進古人定論多在晚年故不肯輕易下筆蓋欲積之使厚耳不意道光六年仲冬竟以暴疾卒得年三十三傷哉檢其遺稿止有唐述山房日記二卷皆平日讀經史時有所得而筆記者也于輿地之學爲多古今體詩百數十首自題曰雞肋偶存亦寓少作不足存意家子敦及張君淵甫等校錄之藏于諸友家餘詳于孫君愈愚所傳云

馮筤園先生行略

道光十有八年某月某日先師筤園先生卒里中識與不識皆慼然曰良師亡矣子弟安所依歸其嗣子鈺等泣謂瀛曰

先君于學業不可不傳鈺等方寸荒迷不能詳敘惟子知先君子爲最深其代爲述焉瀛不敢以不文辭謹案馮氏系出南唐戶部尚書名純宋元之世子孫散處江浙明嘉靖初富保公諱章始遷長興和平鎮其曾孫江西按察副使魯宗公諱偉復由長興郡城是爲華樓橋馮氏支祖魯宗公孫樂天公諱美玉舉順治丙午開科解元丁亥成進士官蒲縣知縣先生之五世祖也曾祖震昇君諱盤長興廩生祖孫一君諱世義府學廩生父鸞齋君諱益時烏程增生孫一君繼配爲南潯姚氏孫一君歿鸞齋尚幼隨母依外家遂居南潯鎮先生諱鳴盛字上鳴晚號筤園學者稱爲筤園先生少孤母陳太孺人督教甚嚴讀書不至丙夜不睡年十八補烏程縣學博士弟子員旋食餼試輒冠其曹學使者以優行咨部戊寅　恩科以第六名舉於鄉三應禮部試不售故事舉人年老未經挑選者　寵以京銜乙未會試後援例呈請得授翰林院典簿知先生者咸爲之惜而先生夷然不以介意也蓋先生一生精神專注於時藝既以此自見亦欲以此教其鄉人子弟自是無復用世之心矣先生之言曰時藝爲拜獻先資爲之豈可以苟顧才大者可因端而竟委力薄者須由流而溯源故理境必以陸氏王氏之大全爲準的而後上窮乎先儒之傳注典制先看閻百詩四書釋地江慎鄉黨圖考戴東原攷工記圖等書而後徧讀十三經注疏論文宗旨以吳蘭陔八銘選本爲主虛縮一門從方朴山王已山兩家入手直

閫金文毅公堂奧尤爲獨絶之詣晚刻質園塾課論文之語具載其中故及門不下數百人無空疏之病無躐等之弊其尤高者遂能博通古今著書立說卓然有聞於時皆先生有以啟之也由是吳越閒數郡之地無不知有擕先生者瀛獨謂先生之僅以時藝名先生之境遇累之也方先生少時今學士儀徵阮公督學浙江以古學振興士習然實學每縣不過數人其餘類挾祕本以圖僥倖先生能直寫胸懷空所依傍凡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朱竹垞經義攷曝書亭文集閻百詩潛丘劄記及全謝山錢竹汀之經史問答皆能貫穿賅洽研求至當所爲經說刊於試牘及經解萃編諸選者亦可以嘗鼎一臠其鄉舉時主司爲高郵王伯申司空以通經名海內得先生二場經藝尤心賞之遂取以進　呈瀛嘗私謂使先生有負郭數十畝當以經學顯於世惜乎家貧親老藉脩脯以養門弟子來受業者無不思工時藝以求售而先生亦遂耗精神於時藝之中不得專力於治經故曰先生之僅以時藝名境遇累之也先生雖貧臨財不苟見義勇爲弟子中有貧乏者盡心訓誨而不責其贄嘉慶十年以前常教授於外後以陳太孺人年高即家授徒踰年而太孺人卒是時館穀所入猶薄拮据喪葬咸克盡禮又推太孺人之志葬外祖父母又爲祖母姚太孺人外家營葬數棺先生生前娶沈氏瀛之從姊也外母年登八秩歲時饋問不少缺及其卒也謂瀛曰他日葬事在子其地則予任之即今所厝

骸字圩地是也他如修郡城支祖祠復長興祖塋侵地力所能爲無不克盡先生之厚於親族又如此先生素病怔忡醫家謂平日勞心所致自乙未出　都步履維艱語言不順類乎中風然飲食如舊尚能批閱文字今年春忽感時疾諸醫束手尋復平安竊謂此危一過福方未艾孰意八月之初偶染癉疾不數日而遂長逝享年僅六十有三嗚呼痛哉先生三子長鉦邑庠生次肇模季我仁今歲試亦列邑庠先生嘉言懿行不可殫書茲特紀其大略所愧瀛識淺筆弱未能闡發維是言皆有徵不敢溢美伏祈當世立言君子俯賜采擇錫以傳誌非特泉壤有光將先生之子若孫與凡及門皆感激不朽云弟子沈登瀛謹述

震澤縣志沿革書後

古有烏程縣之平望鄉有長興縣之平望鄉二鄉相距甚遠不容相混烏程之平望宋初割屬吳江今兼屬震澤縣長興之平望在水口鎮即今吉祥鄉是也乃觀震澤志之論沿革竟以長興之平望譌爲烏程甚可異焉其言曰平望之名見於晉書陸曄傳蓋以曄封平望亭侯爲據也考漢時長安城東有平望亭孝景廢后薄氏葬其南見外戚傳晉陸曄之封以預討華軼功是時元帝初鎮江左當孝愍之世長安尚爲晉地則曄之受封未知爲誰地也志引其事已非確證而又引舊平望志言漢錢林棄官隱于平望鄉且引陸羽經錢林故里詩注之以證舊志之確遂謂平望之名不始于晉時則

更誤甚考湖州府胡志寓賢傳錢林隱于平望鄉陂門里子山之東（原作梓山誤）案于山屬長興今震澤之平望無山其非錢林所居之地明矣（胡府志林傳不誤至注云案今平望鄉屬吳江唐以前屬烏程則大誤長興縣邢志林傳引張志注云今吉祥鄉有陂門里古平望也又引譚志云在水口鎭與吳江之平望鄉相距甚遠是說也所以正胡注之誤即可以正震澤志之失）胡志修于乾隆初在震澤志前雖其于林傳誤注吳江之平望而林之宅仍列長興古蹟是亦可參考得之又顧碁谿尚書長興志其書已古于錢林傳注云故宅或云在子山或云上閣步雖不實指何處總爲長興地也修志者何于鄰府縣志俱未之詳考邪至平望以西至南潯五十里之地實于宋太平興國三年割屬吳江不聞先是之屬于吳也志乃據盧熊蘇州府志王文恪姑蘇志史明古吳江志謂開元末吳割大湖洞庭三鄉易烏程之平望而平望屬吳遂疑烏程志不載此事而以宋初割隸吳江之說爲誤何又不攷之甚邪考顏魯公於大德七年刺湖州嘗與元眞子東遊平望驛若開元末地已屬吳當云吳平望不得第云平望驛也又攷湖州天寧寺石幢其爲唐苪文琛所造者在乾符六年時去開元已久而其題識稱烏程縣澄源鄉宜陽里住居平望驛南云云則開元易地眞無徵之說也震澤志與吳江重修志俱家杲堂先生總其事先生考古之學篤實不苟故二書稱近時名志讀先生文集當分置震澤時曾以吳江舊志建置沿革之疏略著考一篇至纂新縣志遂參用之然于一鄉之源流猶有所託爲甚矣作志之難也

歸安縣志建置書後

是書康熙十二年署縣事通判寧武姚時亮知縣鳳陽何國祥所修主其事者邑人嚴經世建置志據圖經所載高晃之奏謂古吳興郡倚郭管烏程吳興兩縣案吳興縣不見于各史地理志及諸傳記此必無之事高晃所奏云云不過欲分兩縣借爲口實未必確有所據否則當云某朝不當僅以古字概之志乃引唐書沈伯儀傳云湖州吳興人疑唐有吳興縣以是分注其下不知兩書皆誤也齊書修于梁代爲時不久郡縣雖紛更紀載未必盡闕使有吳興縣州郡志豈獨遺之且文學傳明言靈鞠烏程人則統記之誤有斷然者至新唐書之誤則疑其刪改未淨所致葢修史之時網羅事實凡家傳別傳墓誌碑碣無不采擇諸書容有不作當時州縣而書古郡名者如沈伯儀傳或作吳興人修史者易以湖州而吳興二字失檢不削遂若爲某州某縣人矣葢伯儀舊書無傳僅見于禮儀志中新書但據其郊丘明堂配帝之儀補入儒學傳別無事實可紀其人當不甚著顯宋時年遠不知其詳但書其州郡容或有之否則使有此縣既補傳其人何不補其縣于沿革乎乃地理志絕不及焉此吳興之非縣不待辨而明矣再考代宗皇后沈氏傳云吳興人所謂用舊郡而失改者非其證歟又案古曾有吳興縣吳永安三年立建安郡改漢興曰吳興見晉宋齊三書地志又宋齊州郡志交阯郡亦有吳興縣而建安之吳興倚郭圖經之誤取高晃之說

殆以此歟書中誤字及失考者甚多惟在讀者有識不爲所惑案凡例云纂修始于暮春成于季夏以一邑之事經百年不修而踵事者歷日無幾悤遽成書宜其簡略舛錯而不能詳善也

困學紀聞八箋跋

右困學紀聞八箋十冊四十卷合淮安閻若璩長洲何焯鄞全祖望淳安方粲如歙程瑶田嘉定錢大昕四明屠繼序黃岡萬希槐等箋刻之者也案百詩義門二箋久已行世謝山賦豀易疇竹汀四箋未見專刻若屠則名校訂三箋（實校五箋）萬則名集證本各自爲書然屠校閻何方全程五箋萬止證閻何二箋是編合訂之又加錢箋于楣上尤爲完備惟是書係

坊刻訛謬甚多并卷而題曰七箋脫去屠氏卷口題曰五箋集證則脫去錢氏書名亦覺割裂不如竟易八家牋爲允也原本二十卷今各分上下從萬氏本尙有自序凡例補遺數十葉此已刪去矣瀛將桐鄉何箋本屠校本萬氏集證本參校并摘錄補遺中要者數條附于上方然僅及十一而已且是書雖經八箋而其中疑義尙不少所徵引處亦未能盡詳益可以見尙書之學爲不可及矣

萬氏經學五書跋

右萬充宗先生經學書五種共十八卷附錄一卷係舊鈔本得之書賈者也瀛案是書其子授一先生次第刻于康熙年間後燬于火乾隆戊寅後其孫福重刻之此本猶爲未重刻時所鈔（春秋隨筆後止有子經孫承天承式較刻可見）因取重刻本相校對其間脫誤字尙多一一爲之補正而重刻本之誤亦有如士喪禮第九條爲儉其親也儉作歛特牲第一條蓋亦首重粢盛矣亦作自有司徹第十七作八之類是也諸經皆以經文爲目惟儀禮商不載故每條前以一二數別之重刻本刪去未免相混皆當從鈔本爲是至附錄內重刻本止有省志傳墓誌行狀三首此又有鄭禹梅先生跋翁傳及諸府志列傳雖大同小異無關輕重亦較多焉字畫端秀首尾尙能如一（惟春秋一卷前半另人手）不當以有刻本書易視之

元祐黨籍碑跋

戊子春季予得元祐黨人碑一紙正書八分額首有序云皇

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諸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至蔣之奇凡二十七人曾任侍制以上官蘇軾至朱師服四十九人餘官秦觀至梁汝能二百七人武臣張巽至李基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至王化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一人共三百三十八人除內臣二十九人計三百九人後有饒祖堯跋字稍模

黏不能全識略云慶元戊午（宋寧宗四年）借末桂林始識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鈐轄律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斯舉也似不爲無補云云知爲南宋重刻本然瀛案宋史本紀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八人御書刻石端禮門二年八月辛酉詔張商英入元祐黨籍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姦黨碑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復彈糾（饒跋所謂徽宗圂隨感悟是也）高宗建炎三年四月乙卯大赦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中外自陳紹興五年五月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九月壬辰詔元符上書邪等范柔中等二十七人各官一子六年正月癸酉命給事中中書舍人甄別元祐黨籍（饒跋所謂高宗亦繼昭雪是也）是北宋實有二碑元年所立黨籍除內臣外眞元祐諸公不過百人至三年蔡京并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之多紹興時所以有甄別推恩之舉也有志復古者自當以初碑爲正否或從紹興詳定本（見王阮亭蠶尾集跋）

（所引晁氏客語）斯爲精確惜饒氏見不及此仍以第二碑爲主且紀云三年立五年毀此云五年一誤也紀則王珪章惇並加此則章惇兩見王珪獨遺二誤也其字亦不甚佳疑又爲後人重刻本不足責也而瀛竊有感者原京之所以立碑之故誠欲掩萬世天下之耳目豈知適爲君子增光其碌碌者幸而入籍方自詡冒爲君子然後之閱者止此數十君子赫赫照耀耳目閒其餘仍在若有若無之列至于章惇曾布張商英李清臣輩豈眞爲其所淆哉然則人亦勉爲君子耳入籍不入籍又烏足爲君子重輕哉

又案王跋所引內有云張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即甄別時所進）臣等詳看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云云九十八人與紀百二十八人不合不知紀所載連內臣張士良等而言劄子所計除內臣而言第二碑三百九人紀不連內臣故合原無誤也至王應麟困學紀聞攷史條云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則訛九爲七矣誠恐閱者以他書所載反疑正史所紀失實故附識于此

復古桃源記跋

右碑在復古桃源南壁中明神宗三十六年立篆額正書文凡十九行行四十字七世祖數愚府君所記也按記及縣志推尋之則復古桃源即尊經閣故基循濠而西爲今本香亭

張氏祠稍北有橋曰古桃源（俗名對街橋）土人於近地掘之時有水泉流注蓋定軒舊阯也然自宋迄明屢經兵燹已夷爲隙地數愚公雖云復古然因者少而刱者實多則縣志所謂遺阯猶存實復古桃源之遺阯而非定軒之遺阯乃既不錄是記并地之歸于沈氏亦未之及竊意脩志時里人倪南琛太史主其事於桑梓地宜詳而尊經閣下所往僅據張氏族譜語並不詳考之而究言之何耶今碑尚存亟錄一通備郡志館采入（時方重修府志）以補當時縣志之缺又考縣志薦辟載明神宗十二年沈某以人才薦授潮州府通判今按記內佐藩佐郡次第則始爲布政司經歷都事之類後乃爲通判志亦微誤當云以人才薦後仕至某官方合道光三年二月既望登瀛謹識

桃源小隱記跋

右碑之立在復古桃源記之次年亦篆額正書文凡十六行行四十字今在桃源西壁中即吾家故居售于吳氏者也噫湖園之復不過二百餘年乃參差數十間之屋盡歸他姓止存此桃源片石草堂一間可慨也已雖然由前二百年而觀則爲王爲楊爲陳爲倪爲張（在宋元間）易五姓而卒夷爲隙地由後二百年而觀雖荒廢而猶是沈家故物此固藉三賢之遺澤以不朽抑亦先祖之靈默爲呵護者乎復復古者而復古是所望于後之有志者文莊先生憲臣作字昆明震澤鎮人著有燕超集列縣志文學傳道光四年三月沈登瀛跋

昭靈侯廟記書後

吳江城隍神昭靈侯相傳爲唐曹王明未知何據此記元沈時齋先生爲今雙楊鎮重建侯廟而作其說多誤如謂王諡曰恭案唐新舊兩書俱不見王諡又曰郡民去思朝命立祠今吳江縣城隍即王安靈之所棲而蜿蜒示異邑人異之先天中遂錫廟額案吳江立縣在吳越有國時曹王既于睿宗世錫廟額則縣尚未置而謂爲吳江城隍之神乎又案曹王後雖緣章懷事降爵遷黔然尚爲郡王迨中宗時其孫已復舊封豈有睿宗時錫廟額反降從侯爵之理考太平寰宇記止載先天二年敕立祠于松陵不言錫廟額故宋吳江縣石處道修廟記謂吳越王奏封明史鑑吳江志亦謂廟建於梁開平四年初立吳江之時是說也猶爲可據蓋吳越新建不考前代典禮故耳記又曰王以帝子之貴能脫紈綺之習施實惠福千里六百餘年之久吳人至今家祀而人祝之前後守郡者鮮儷焉登瀛考舊唐書文苑孔紹安傳子禎高宗（原作高祖誤）時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于爲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于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于此案王之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在調露二年十月（是年八月改元永隆本傳作永崇避元宗諱也）見高宗紀及王傳中然則王豈有功德于蘇而祀之哉訛以傳訛

爲耳又考吳郡志表王于調露二年刺蘇此本之寰宇記則王之在蘇亦無幾時也余謂昭靈侯之神固有功德于人者也有禱必應其驗如響冥冥中豈無司之者要不必指其人以實之必實其人如孔長史其庶幾焉然而刺蘇之賢于禎者正多也時齋先生私淑王著作信伯之學爲有元儒者何沿俗傳之訛而不知正之也

文昌武安祠記跋

是碑亦七世祖敦愚府君所記也篆額正書凡五百十五字十六行行三十四字末行五字卽刻于觀音閣記碑陰爲明神宗三十九年本在守貞菴俗名大菴者也後一百四十三年爲

大清乾隆十九年族人將基地捨于昭靈侯廟是碑同神象均遷于玉皇閣中又六十年爲嘉慶十八年里人又遷神象于今文武宮而碑尚在故處又十一年爲道光四年仍孫登瀛見之乃率匠遷是碑于文武宮樹焉宮之先爲倪氏家菴俗名小菴嘉慶某年閒毀于火里人因二神之無專祠乃卽其菴新之爲文武宮地爲小菴之地神爲大菴之神一旦相合亦異事焉三月望日登瀛敬識

沈氏捨地碑記跋

右碑在震澤鎭昭靈侯廟東壁鎭人吳千里撰記我沈氏施守貞菴地于廟事也我沈氏自敦愚府君再傳後分爲內四房外四房菴爲先祖姑守貞地則內外四房所共也碑中所載捨地之人子亮三房叔曾祖也載裕卽厚菴伯祖秉誠卽先祖考皆二房人也廷宣卽廷銓以聲相近而訛與天符皆大房伯祖也軼堂四房叔祖也皆內四房之人而外四房止有起雷族父且列董事之內餘俱不載未知何故捨地于乾隆十九年碑立于三十一年前所載之人是時已有卒者故後列王千族祖叔曾祖子亮子也秀岩族父軼堂叔祖子也而先考漱泉府君之字亦列其內非前後錯誤也祖姑貞像旣遷于玉皇閣右樓吳君千里題其額曰安分守居倪君萬霽譔聯曰志凜松筠操名垂金石宣今額亡而聯存嘉慶十八年先考以樓近戲臺演劇時觀者上下其閒嘵雜囂塵非樓神之所故謀于道士遷廟右園內并新建祠額曰賢亞北宮惜祖姑守貞之世與事未得其詳俟當博訪之道光三年上巳之辰登瀛跋

守貞菴建觀音閣記跋

是碑卽文武祠記之正面篆額正書凡四百九十九字十四行行四十字中有擡頭三行虛四十二字末行十八字剝落者十二字難辨者二十一字款三行不可辨者六字爲前明穆宗四年吳虞部函所立者也其記建閣事無足重而前半敘毛孺人守節事有關風教乃邑志非特逸是時事并楊巡司之名亦不載何耶惜是碑旣遷于玉皇閣庭中爲風雨所侵已有損壞處而文武祠記在碑陰故得完好猶憶嘉慶癸酉年閒爲查先祖姑守貞事曾言是碑苔蘚塵封無一字可

識後再過之已仆地矣今年春因家研池退甫之好古同瀛錄文武祠記因命匠人轉其面洗刷約略錄之如右以備他日修志者之采入昔人謂金石之文可以補史乘之缺洵不誣也而吾尤有感者毛氏之事在明初距作記時已百餘年乃至今四百年後尙有人搜求之而樂爲表揚豈非忠孝節義人人共具固有不感而自孚者抑亦孺人志節終不可磨滅乎然則先祖姑之守貞豈竟湮沒不彰是在後人之留心搜訪耳因碑記爲家乘舊物附錄于兹并贅數語于後

沈沖霄翁八十壽序跋

右文莊君聲先生作沖霄其舅氏也先生名世芳君聲其字別自號玉京父元臣字忠甫明神宗三十二年進士官中書

舍人伯父卽昆明先生憲臣弟兄皆博學工古文詞列縣志文學傳先生少承家學詩文繁富所著巢雪集三十卷續集十卷惜未刊故縣志未載年前瀛友紀石齋家退甫撰輯震澤鎭志因從其後賢得見是集先生母沈氏（父諱大有母陸氏見先生先妣行狀）故與沈氏往來唱和者極多皆錄以示瀛瀛今案沖霄翁其字與我六世祖鳴霄府君字輩相同似爲羣從弟兄乃先生壽我六世祖序文未嘗有甥舅之情第述交誼之篤何歟我沈氏舊譜雖失而數代墳墓班班可考沖霄翁與其父贊山翁均未見祝版其非我同宗可知姑錄此文以俟考

六世祖六十壽序跋

是序亦君聲先生作六世祖鳴霄府君諱宏度明神宗三十七年己酉科副貢瀛家舊有譜牒乾隆初震澤修縣志時尙存不知何時遺失故事蹟鮮傳文得莊先生文乃知六世祖始艱于嗣立五世伯祖爲後晚乃得我五世祖纘黃府君又案先世丁不甚繁至七世祖斅愚府君始有四子六世祖其季也其伯仲叔之所傳今所謂外四房者是六祖既得纘黃府君再傳高祖履端府君與伯高祖漢年叔高祖文木鄖培昆季亦四人所謂內四房者是至近世內四房之丁盛于外四房序云自是而振振而緜緜不啻豫爲之讖矣子孫當謹識之不忘己丑冬日六世孫登瀛謹跋

石城先生遺墨跋

從高祖石城先生諱棟（松陵詩徵作棟誤）初名嘉楠字晉隱爲明季

遺老嘗與顧亭林王曉闇歸元恭吳東籬諸先生結驚隱詩社積學工詩著有浩然堂集雖擅八法而遺墨無多止有正氣歌及游武林律詩兩紙近又得莊君亦垞所藏一紙蓋當日贈莊君之高祖禹師先生者書法逼眞王歐曉闇先生集祭沈晉隱文有云所尤工者揮豪落紙傳鍾王之墨妙盡顏柳之祕理洵非虛美敬付貞珉嵌置祠壁永爲吾族世寶先生遺像相傳爲呂君海山所作神氣如生因囑蔣君霞竹之郎臨摹勒石猶想見角巾方袍遯跡林泉之致焉道光十四年季冬從元孫登瀛謹識

書劉孺人傳後

劉孺人瀛族高祖石城先生之配也傳爲先生所作今與先

生絕命詩同附于遺像上謹案傳中所稱庚子實爲　本朝順治十七年孺人于是春卒則先生之卒已在天下大定之時乃遺像猶作明時冠服何歟及讀此傳親舊以時服來訪孺人語遠之云云然後知孺人固出于忠孝而先生之志節亦如在目前矣夫鼎革之際殘明遺老以不薙髮不易服卒至甘斧鉞而不悔者所在多有況敎愚府君于神宗十二年以人才薦官至潮州府通判鳳賓府君亦于三十三年以文學薦官鄢陵縣知縣先生之曾祖若祖也傳中所云世受國恩信非虛語則先生之勵志以此顧是時吳中大夫若曹村之金虞山之錢皆身受國恩而終不能自持先生以諸生感先世一命之榮獨不苟如是則其志節爲何如哉今觀遺

像不媿名士風流而一種介然之色百數十年如昨殆陶靖節之流歟惟先生亦曰予慕柴桑瀛始第以文士目之眞皮相也嘉慶己卯仲冬登瀛謹跋

書莊方壺先生家書冊後

此莊方壺先生之家書也先生名元臣字忠甫前明吳江震澤鎭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見震澤縣文學志是書有月日而無年歲以瀛考之當爲三十三年事家書中云吾封差已擬在山東魯王府縣志奉使封平原安丘二王考明史諸王表傳魯藩有安丘而無平原他藩中止慶靖王之孫懷王邃壁初嘗封此後改襲慶王餘未嘗有封平原者當爲鄒平或東原之誤魯王表內有鄒平王壽𨰻東原王壽鏌皆魯荒王之第九世同于萬歷三十三年一以長子一以鎭國將軍襲封然則平原非鄒與東之訛一字卽安丘鄒平東原三王並封志脫去鄒東二字并平與原爲一而訛三王爲二王也蓋安丘溫僖王東原溫懿王同于二十七年薨鄒平康順王亦于三十年薨其時相去不遠其嗣孫嗣于或同時襲封并命一人頒冊亦事理之常其遲至數年之久則明季弊政大抵如斯不獨襲封一事無足怪者書末云吳江新縣公姓倪名承課浙之金華人乙未科進士先爲桐城新建二尹甚有惠政故與選君乞得之據今新修蘇州府志職官內吳江無倪承課名此可補其漏至縣令可以從選君乞得則斯時已見文選之專權不待崇禎朝矣又書末沈鳳賓云

云知此書卽附吾六世伯祖寄家者縣志爲薦辟表沈宏毅字鳳賓萬歷三十三年以文學薦授鄢陵知縣是時方應薦赴京謁選歸耳其冊爲翁君穆齋所珍藏君名榮光國學生先生之里後學善鑑別書畫收藏名人遺蹟極夥與余友善因書末與先世有涉故舉以爲贈道光己亥夏五曝書于庭出此展玩恐後人不知其由遂爲跋之如此時翁君下世已三年矣不勝感慨云後學沈登瀛敬識

跋王曉菴潘稼堂兩先生墨蹟

右墨蹟二紙家退甫得諸張佩葱先生後人轉以遺余者也前絕糧詩五首見于王曉菴先生集其爲王先生手書無疑詩後云并錄呈政想尙有尺牘故不著姓名兩先生爲金石

交退甫斷爲錄示張先生者頁是後詩一首署吳琦姓名案徐俟齋先生居易堂集潘母吳太君五十壽序題注云門人潘耒時避難變姓名吳琦奉母居山中蓋稼堂檢討以兄力田先生牽連史案罹禍故權從外姓詩當在是時作今不見遂初堂集者想少時所作未存稿耳王先生學貫天人吉光片羽流落人間固可寶貴潘檢討出處雖與先生殊三復曉菴集與潘次耕書未免爲之歎息然潘之出山亦有大不得已者較世之希寵干進輩大相逕庭終不失爲文苑中完人況皆贈張先生者張名嘉玲字佩葱桐鄉張楊園先生高弟子見震澤縣志儒林傳因合付裝前輩風流非特人品學問迴不可及卽技藝之微不求工而自工古人事事勝人豈虛

語耶道光辛卯九秋後學沈登瀛敬記

文木先生畫跋

是山水一軸族高祖文木先生所畫也上題五言絕句一首或錄前人詩或自作瀛不學所見詩集甚少未敢懸定錄以俟考謹案先生與石城先生爲再從昆弟與先高祖履端公爲胞昆弟今清池頭三房之分支祖也吾家溯自七世祖數愚府君以下代有聞人如六世祖鳴寰明經六世伯祖鳳寰大令五世伯祖豫章茂才伯曾祖義復茂才皆列名社會王曉菴先生所謂執騷壇牛耳爲江左司盟者也然翰墨流傳後人所見絕少惟此幅爲族兄浩所藏舉以贈予予深喜得見先生手跡重付裝池謹識數語于左

跋吳桐郵畫

吳桐郵學使之先舊籍震澤之八角亭故與晚青先生爲同宗昆季其遷南潯未知在何時其居則在余家之左今深柳讀書堂之東楹卽吳之舊宅也學使工詩畫其碧梧山館詩集早已散失戴馥塘太僕著吳興詩話陳无軒學博選湖州詩錄皆求之不得止錄其在京遊覽詩余訪之數年僅于丁蓉齋先生西泠草中得秋雨聯句用韓孟韻五古一首而已至其畫之流亦不甚夥今得是幀并絕句二首獲一兼兩不禁狂喜戴太僕云學使工繪事自題山水詩多清絕洵不誣也亟錄之并識數語于下道光己亥之春里後學沈登瀛敬跋

跋吳晚青畫

晚青先生名山秀號人虬震澤諸生嘗客授南潯後遂寓居焉潯上從遊者甚眾施北硯邢書城温也凝諸前輩尤其高足弟子所著小梅花庵詩集六卷文集十二卷猶藏于邢氏惜未能付梓其畫贈瀚青三兄疑亦其同宗或曰卽王鶴野先生然自署號而直名他人未必然也姑俟再攷此與吳學使幀皆爲秋琴計丈所藏弃丈歿後其家不甚珍惜吳君半峰見之以一爲鄉先達一爲鄉寓賢皆吾鎮之流風遺韻恐其流落他處故囑余購之己亥上巳前二日重付裝池而并記之後學沈登瀛敬跋

精廬小集圖跋

精廬者何潯上之妙境菴也小集者何私祀鄉前輩也是集之舉發于金丈山甫成于孫君愈愚廣于紀君師泉始舉于戊子所祀者僅三人定于今歲共三十五人曰史徵士龐修公二公元人也曰貞愍先生張洪余山人律趙徵君金其孫詩人儁袁僉事褒紀員外灝李叅議樂董光祿綱成其弟文學斯張斯張子釋隱說太傅朱文肅公國禎其子中書舍人紳其孫中書舍人鑑如正義先生王毓蓍張節士儁孫茂才濬節愍黃主事周星潘茂才爾夔凡十有八人皆明產也至於　國朝人文蔚起則有周山人篆陳山人忱張山人眉紀秀才遠茅秀才星來端文先生董封翁熜其弟孝廉浩其子大令豐垣謝布衣洲文貞先生曹秀才大斌王大令起鵬楊

秋室先生鳳苞施北研先生國祁邢書城先生典附以盛秀才朝勳合十有五人尤其選也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往歲之春張丈和之并繪是圖以永其傳而瀛竊有感焉嘗讀朱文肅所作趙徵君傳序曰潯名鎮也然三百年來無一人祀于學宮心甚恥之自文肅至今又二百年矣仍無一人其恥不愈甚乎然潯不以爲恥者葢有可祀之人雖不祀不爲恥不當祀而祀則祀之愈增其恥鄉賢之設其初舉也至嚴至重故入之者以爲榮後世徇私濫祀有志之士幾欲奉其祖父之主以出者是以得祀爲恥矣夫以得祀爲恥何如不祀之爲愈乎茲之三十五人中節義文章名宦隱逸各行俱備半可列于鄉賢然吾程學宮恐轉不若私祀之合于公議耳是舉也烏可忽諸因付裝池而敬跋之藏示後人未始非潯上掌故云

跋子敦札

家子敦兄於去冬卒于　京師寓所海樵姊丈于諸友處搜羅其筆札彙裝一冊以寄慨慕之思意良厚也瀛前已略檢數札矣此二信一爲癸巳之春初到太平試院所寄一爲戊戌仲夏寓　都中所寄以其多規過之語故什襲珍藏茲復檢出合并同裝以見直諒之友不能多得吁花牋十幅筆墨如新而頓作古物能毋人琴之痛況頑鈍之軀仍無寸進冥冥之中何以勿負此良友耶書此以自警想海樵諸君見之亦當同慨焉道光辛丑三月朔日登瀛弟敬識

跋家藏法華經後

余族舊藏道釋二氏經各一部一爲水懺經係宋人墨蹟字大徑寸書法絕佳一卽此經七卷爲元僧慧敏銀書惜膠黏處受潮略有黴變然自元順帝辛巳迄今四百九十五年猶幸卷頁完善字跡不損亦可貴也舊時分藏於長次二房次房三卷漸次歸余今歲長房姪孫纛亦以四卷歸于余余不敢私有置諸宗祠與族共珍之惟水懺經不知銷沈何所矣吁先世著述及聖賢典籍手澤所存何可勝計迺百餘年來流落殆盡甚者蕩爲煙雲劫爲灰燼欲問其名且不可得況其實乎惟此二經膾炙後人之口不僅豈真懺佛之護持較勝于吾儒耶則水懺一經終當爲合補之珠還未可知也書

此以爲劵云道光十五年歲在乙未冬日復古桃源沈氏後裔登瀛敬識

羨銀定價議

爲賦稅暗加仰祈定價以甦民困事竊考府志田賦烏程之田每畝徵地漕截折銀一錢四分七釐零非特比之歸安長興德清爲多即蘇松漕糧甲天下而條銀猶不及烏程此先儒鄭元慶所以有重賦考之作顧民之病不患其數之多而患其數之無定遠時不論嘉慶二十年間每銀一錢合制錢百八十文左右今則二百八十有零矣曰銀價日增也然嘉慶時櫃價百八十市價百二十是羨餘六十爲加五費今櫃價二百八十市價百六十是羨餘百二十爲加七半費不過二十餘年之閒正價增四之一費增以倍有增無減再幾十年不可復問矣夫國用不足而行加賦亦有定制今國無分毫之增而民受暗加之累豈非歸于州縣之私橐吏胥之蠹飽也哉古者聚斂之臣損下以益上猶不可有況剝下以肥己病民卽以病國其害何可勝言然則非定價不可顧定價而價有低昂價低則病在民價昂則病在官惟額徵之銀仍隨市價羨餘之銀定以錢數永不加增約以嘉慶時六十文爲準每銀一錢外費六十今市價銀百六十文合爲二百二十文將來市價有增減則百六十者隨之增減而六十文仍舊也夫漕糧耗費較重不過加二半今有加四之費亦至矣極矣如此公私兩便民困稍甦否則價日增而欠日積亦何益哉今治下呈控者紛紛然皆不諳上下之情而爲一偏之見將何折衷故敢私議之如此湖州府學附學生員沈登瀛謹議

錄梁鴻傳示第八女

今人謂夫婦偕老者爲齊眉云本之梁鴻傳此亦斷章取義耳非本傳解也且孟氏之舉案齊眉必于適吳始見者以皋伯通之察而始著其實自入門操作每食皆然非至適吳時乃加敬也讀者當于言外得之然則學孟氏宜于少年初嫁時始斯能至老無媿余故名第八女曰宗孟字以少齊約孟氏事繪篚牀請罪更衣操作霸陵偕隱舉案齊眉四圖而節錄伯鸞傳于後以示之俾知所則傚焉

錄鮑宣妻傳示第九女

自趙宋以來婦女多以節烈著于是史冊志乘所登舉不出乎此而其循庸行守常職者雖備四德三從之實類以無奇而不載此甚非中壘傳列女之初意也余案正史之有列女自范書始今觀桓少君以下若干人其所傳或以儉德或以孝義或以博學文才其以節烈著者樂羊子妻數人焉耳序所謂但搜擇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也唐魏鄭公有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余亦謂女子當願爲賢婦不願爲節烈婦果賢矣何患其不傳哉故余名第九女曰師桓字以細君并錄桓少君傳爲繪挽車提甕二圖以示之

余長姊適丁君夢坡早卒守節撫孤備嘗艱苦次姊適震澤

吳君蔭長蔭長亡後五十日從容殉節尚已然非二姊之樂以節烈顯也不幸所值境遇然也余前之爲此言非薄視夫節烈也特以常人所學在彼不在此耳圖既成追憶二姊事而并識之

錄姜詩妻傳示第十女

姜孝婦事婦女無不知之以有躍鯉記傳奇故也鄉里演其事所謂蘆林相會安安看穀等劇觀者幾爲之垂淚足見孝之感人深矣然形容其姑太甚孝婦之神不泯恐非所樂也余名第十女曰敦龐字曰潛江即取諸此因錄本傳并繪汲江風阻寄鄰紡績力作供餽涌泉躍鯉四圖以示之俾悉其顛末且知婦果盡孝姑亦未有不慈者也

漢書表傳不同考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安丘懿侯張說八年七月癸酉封三十二年薨（子）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孫）孝景三年敬侯執嗣一年薨（曾孫）四年康侯新嗣三十一年薨（元孫）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又博揜完爲城旦

登瀛案共侯奴嗣十二年薨當作十三年又據表則安丘之世襲至武帝元鼎四年元孫拾始失侯

（百官公卿表）孝景五年安丘侯張歐爲奉常　孝武建元元年中尉張歐九年遷　元光四年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年老疾免食上大夫祿（登瀛案五年應至元朔三年）

（萬石衛直周張傳）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區）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又云）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登瀛案功臣表及張歐本傳乃安丘侯少子未嘗襲侯爵百官公卿表誤加爵又歐爲御史大夫在元光元朔之閒傳中元朔當作元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宣平武侯張敖九年封十七年薨（子）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謚其（孫）六年（當爲十六）哀侯歐嗣十七年薨（曾孫）孝景中三年侯王（案傳作生）嗣十四年有罪免

（百官公卿表）孝武元光四年宣平侯張歐爲太常（師古曰歐音一后反）

（張耳陳餘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宣平侯（又云）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又云）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功臣表作廣孫誤）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大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元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登瀛案功臣表則生是武侯敖之曾孫傳中子生嗣上當脫去子哀侯歐嗣薨六字也據傳則張偃之復封爲南宮侯非宣平也表中未明晰至歐之薨功臣表言其在孝景中二年烏有孝武元光四年尚爲太常之理百官公卿表此條應爲衍文

（百官公卿表）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廷尉、十年廷尉昌廷尉嘉　十五年廷尉宜昌　後元年廷尉信　孝景元年廷尉歐（師古曰歐讀與驅同）

（張釋之傳）曰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又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又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又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又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　又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又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

登瀛案傳中序次甚明斷無三年卽爲廷尉之理表中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疑爲後三年之文誤移在前年耳（通鑑亦承其誤）若移在後三年則表傳處處符合矣

唐科目錄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士焉其科之目見于選舉志者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寶應二年楊綰請依古察廉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至制舉之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新書志文約略如此舊書選舉無志然考兩書傳文但渾言明經制科而不言目者固多其有目而不載于志者亦不少今將新書傳中所載科目首見者詳列于後載于舊書而新書缺者亦附錄焉庶唐代取士之法可一覽而知之

英才傑出科（李大亮族孫迥秀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志不載）

茂才（楊再思弟季昭中茂才第志不載）

業奧六經科（祝欽明擢明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志不載）

童子（已見志）

岳牧（員半千舉童子對策高第凡舉八科皆中俄舉岳牧既對策擢高第[redacted]志不載）

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志皆不載）

孝廉（蔣欽緒子沈以孝廉授洛陽尉志已見）

八科（崔融擢八科高第　瀛案此與陸元方傳之舉八科皆爲科目之名非比員半千之凡舉八科皆中陽嶠之舉八科皆中爲八次登科解蓋細玩傳文似覺有異所謂因文生義也下四科六科皆同志不載）

賢良方正（崔愼由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志已見）

四科（李懷遠擢四科第舊書作應四科舉志不載）

秀才（韓思復舉秀才高第已見志）

孝悌（蘇瓌舉孝悌已見志）

道侔伊呂科（張九齡擢進士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志不載）

宏辭（又曾孫仲方擢進士宏辭已見志）

五經（張嘉貞五經舉已見志）

大禮科（蘇珦子晉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志不載）

手筆俊拔（許景先由進士第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 志不載）

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席豫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 志皆不載）

拔萃（齊澣及第進士以拔萃調司法參軍 已見志）

六科（裴守貞舉進士六科連中 志不載）

明法（李朝隱明法中第 志已載）

幽素科（解琬舉幽素科中之 志不載）

鈐謀（崔圓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參軍 志不載）

詞藻宏麗科（楊綰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 志不載）

才識兼茂科（韋處厚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又舉賢良方正異等 志不載）

有道科（高適舉有道科中第 志不載）

才兼文武科（王翃擢才兼文武科 志不載）

道舉（元載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 志已見 案志云元宗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亦曰道舉）

草澤文詞清麗科（王縉舉草澤文詞清麗科 志皆不載）

神童（吳通元舉神童又擢文詞清麗科 志不載）

書判（李鄘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 志已見）

博學宏詞（齊映舉博學宏詞中之 志不載）

（舊書有明字）孫吳倜（舊書作做）儻善兵法科（馬燧父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 志不載）

軍謀宏遠科（樊宗師擢軍謀宏遠科 志已見）

博通墳典（志已見）

才可百里（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對策第一又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 志不載）

平判（崔宏禮及進士第平判異等 志不載）

茂才異行（高郢及進士以茂才異行高第 志不載）

直言極諫科（柳公綽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閱一年再登其科 志已見）

孝廉（韋綬舉孝廉又貢進士後擢明經 志已見）

超拔羣類科（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 志不載）

文學優贍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 志不載）

文儒異等科（殷踐猷舉文儒異等科 志不載）

廉讓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 志不載）

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釣屠文藻宏麗等科（孫逖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釣屠及文藻宏麗等科又舉賢良方正 舊書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 志皆不載）

銷聲幽藪科（殷善思舉銷聲幽藪科及第 志不載）

革命（郭宏霸由革命舉 舊書作郭霸應革命舉 志不載）

舊唐書傳

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科（楊綰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具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 志皆不載）

賢良文學（皇甫鎛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新書止云登制科不詳其目 未知即賢良方正文學優贍兩科史文合舉之抑月有是科目歟）

兩經（盧邁兩經及第以書判拔萃授主簿 已見志）

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張薦祖鷟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凡應八舉皆登甲科新書八以制舉皆甲科 志不載）

開元禮科（辛祕登五經開元禮科已見志）

明於體用（元稹兩經擢第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入人稹爲第一志不載）

三史科（馮伉登五經秀才科又登博學三史科新書作宏辭志已見）

深柳堂文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４
作者＝
页数＝７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